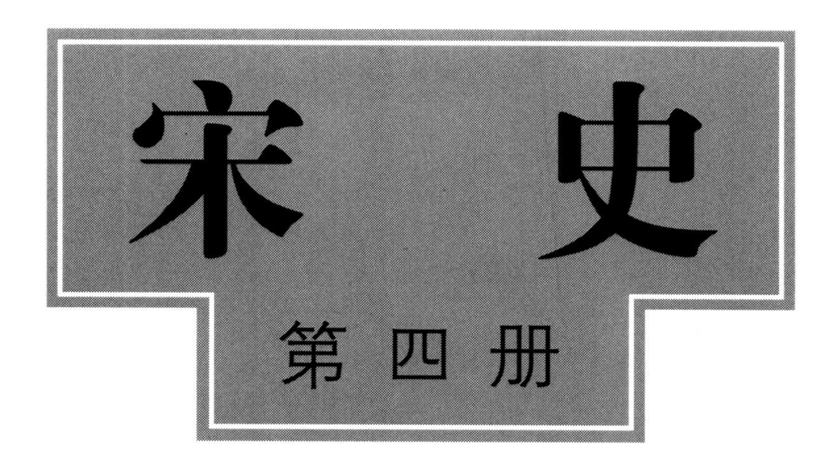


宋　史

第四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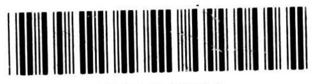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史/倪其心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1-1

I.宋… II.倪… III.①中國-古代史-宋代-紀傳體②宋史-譯文 IV.K24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3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宋 史

(全十六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67.5　字數 16,66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1-1/K·94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宋史》16 册　　212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晋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達　吴洪澤　吴　鷗　佘光煜　佘和祥
佘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琙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樸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偉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陞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闞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𤰝”、“畮”、“𠅻”、“畆”、“畒”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襢)
辯(䛒䛒䛒)　蓋(葢)　髣(髣髣)　善(譱)
飆(飇飈)　剛(㓻)　料(斾)　觴(觴)
餅(餅)　詬(詬)　躪(蹦)　舐(䑛)
豺(犲)　轂(轂)　檽(檽)　疏(踈䟽)
蹠(蹠)　罐(罐)　騮(駵駵)　搜(捜)
諂(讇)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蠃)　鎖(鏁)
齔(齓)　齎(齏)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威)　柝(㭿㯤㯤)
欸(欸)　悖(痵)　秣(餗)　蜿(蜿)
垂(𡍮垂)　奸(姦)　彝(彝)　腕(擥)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轎(轎)　旆(旆)　誤(悮)
蹩(蹩)　剿(剿)　篷(篷)　烏(烏)
唊(嚪)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㦸)　媿(媿)　潄(漱)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剿)　腰(署)
斗(㪷)　絶(㡭)　犖(犖)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闔)　麯(麴)　彝(彝)
愕(愕)　髡(髡)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宋史》全譯出版説明

《宋史》是元朝末期史臣們編纂的紀、志、表、傳俱全的紀傳體巨著。記載的内容包括北宋、南宋。全書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浩繁的一部。其紀事上自趙匡胤"陳橋兵變"，下迄陸秀夫背負幼帝蹈海身亡，記載宋朝十六帝二王共319年的歷史。

元至正三年(1343)三月，丞相脱脱等上奏，鑒於遼、金、宋三國的制度、典章、治亂、興亡，"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用以"垂鑒後代，做一代盛典"。同月，元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相脱脱爲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吕思誠、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爲總裁官"。(《元史》卷四十一《順帝紀》)正式設局，分頭纂修三史。從至正三年(1343)開始纂修，到至正四年三月修成《遼史》，同年十一月修成《金史》，五年十月修成《宋史》。

至正三年(1343)任參議中書省事的蘇天爵在《三史質疑》中提到，當時保留下來的宋代官修史書，有"太祖至寧宗實録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餘卷"，還有理宗日曆二三百册，實録數十册，度宗日曆若干册(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五)。元順帝至正年間正式纂修《宋史》時，又在江南等地購求殘缺的官修史書和野史、傳記、碑文、行狀等。可見元修《宋史》雖在宋亡後六十餘年，但宋代有關史料大都保存。在史料的處理上，《宋史》的編纂準《春秋》史例，疑事傳疑，信事傳信，不以己意妄加竄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原始史料的真實性。

《宋史》卷帙之浩繁，爲"二十四史"之首。篇幅長，又急於短時間内編成書，故參與此書的編著者比較多，有中書右丞相、領三史事阿魯圖，左丞相别兒怯不花，都總裁脱脱，總裁鐵木兒塔識、太平(即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史官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褧、王思誠，干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譚慥、張翥、吴當、危素，另外還有提調官納麟、伯顔等23人。

《宋史》本紀共四十七卷，記十六帝二王，其編排順序爲：從宋太祖至宋欽宗爲北宋，時間是從公元960年至1127年四月，共167年。從宋高宗至衛王爲南宋，時間從公元1127年五月至1279年，共152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爲元，時爲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七年。1276年宋恭帝趙㬎降元，已表明南宋亡國，所以從這一年以後，《宋史》紀年改用元朝的年號。

《宋史》諸志也記事極詳。諸志的卷數和篇幅佔近三分之一，僅次於列傳。志書有《天

文志》十三卷、《五行志》七卷、《律曆志》十七卷、《地理志》六卷、《河渠志》七卷、《禮志》二十八卷、《樂志》十七卷、《儀衛志》六卷、《輿服志》六卷、《選舉制》六卷、《職官志》十二卷、《食貨志》十四卷、《兵志》十二卷、《刑法志》三卷、《藝文志》八卷。《宰輔表》五卷，記載整個宋朝的宰相和執政。《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記載兩宋的宗室。列傳部份，《后妃傳》、《宗室傳》、《公主傳》都是記載皇族中的人物。《諸臣列傳》一百七十七卷，類傳有《循吏傳》一卷、《道學傳》四卷、《儒林傳》八卷、《文苑傳》七卷、《忠義傳》十卷、《孝義傳》一卷、《隱逸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方技傳》二卷、《外戚傳》三卷、《宦者傳》四卷、《佞幸傳》一卷、《奸臣傳》四卷、《叛臣傳》三卷、《世家傳》六卷、《周三臣傳》一卷、《外國傳》八卷、《蠻夷傳》一卷。

《宋史》的優點是：一，內容豐富，體例完備，志書詳細，列傳繁多。二，史料真實。《宋史》基本上是照宋代舊史而成的。在修撰的過程中，文字不加修飾，史料不隨意剪裁，衹是稍加排次而已，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記載。三，是一部最系統、最全面地記録宋代歷史的典籍，也是探討這一段歷史的入門書和基本參考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

《宋史》的不足：一，存在着歷史的局限，同屬一事，記載矛盾。多處出現一人兩傳，內容迥異的情況。清代學者趙翼説："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廿二史札記》卷二十四）二，記載錯誤，史實失真。由於宋史志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宋人所修的《三朝史》、《兩朝史》、《四朝史》和《中興史》，四史體例没有劃一，元史臣將各史之志彙爲一志，未能融匯貫通，因此首尾不相應之處極多。

《宋史》最早的版本是"至正本"，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杭州路刻印。次爲"成化本"，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兩廣總督朱英在廣州刻印，後來的版本幾乎都是以此爲底本。"至正"和"成化"二本，今存者已是鳳毛麟角，難以覓見。"南監本"是明世宗嘉靖年間南京國子監刻印的。"北監本"是明神宗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刻印的。"殿本"，是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局本"是清德宗光緒六年（1875）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五個書局刻印。"百衲本"是 1934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用"至正"和"成化"二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訂了一些錯誤、脱漏之處，在行世的諸本中，是較爲標準的版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是 1976 年中華書局出版，以"百衲本"爲藍本，糾正了舊本中的訛誤、脱漏、衍文、倒置等許多錯誤，成爲《宋史》最通行的版本。

《宋史》全譯主編：倪其心。譯者：倪其心、李更、陳捷、顧永新、曹道衡、黄曉琴、劉建梅、吕玉蘭、楊麗嬌、陳曉强、趙燕、王學晉、于潔、汪聖鐸、張耕、王麗萍、舒雅麗、盧華巖、張和生、劉瑛、許紅霞、王嵐、劉虹、寧德衡、陳曉蘭、劉寧、吴鷗、馬辛民、劉延捷、李晉卿、閻萬鈞、賀嗣真、曹霜霜、趙二冬、張羿、海毓瑊、袁明望。

宋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第十册

第十一册

第十二册

第十三册

第十四册

第十五册

第十六册

宋史卷九十八

志第五十一

禮(一)

吉禮(一)

五代之衰亂甚矣，其禮文儀注往往多草創，不能備一代之典。宋太祖興兵間，受周禪，收攬權綱，一以法度振起故弊。即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寶中，四方漸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劉温叟、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事楊昭儉、左補闕賈黄中、司勳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

太宗尚儒雅，勤於治政，修明典章，大抵曠廢舉矣。真宗承重熙之後，契丹既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天書、聖祖崇奉迭興，專置詳定所，命執政、翰林、禮官參領之。尋改爲禮儀院，仍歲增修，纖微委曲，緣情稱宜，蓋一時彌文之制也。

自《通禮》之後，其制度儀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先是，天禧中，陳寬編次禮院所承新舊詔敕，不就。天聖初，王皞始類成書，盡乾

五代時期衰亂得非常厲害，當時的禮儀往往出於草創，作爲一代典文不能稱得上完備。宋太祖興起於士兵中間，接受後周的禪位，收攬大權，一概用法度來振興除弊。他即位的第二年，因爲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令太子詹事尹拙會集儒士詳加審定。開寶年間，天下逐步太平，百姓逐漸休養生息，於是皇帝詔命御史中丞劉温叟、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事楊昭儉、左補闕賈黄中、司勳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撰定《開寶通禮》二百卷，依據唐《開元禮》而有所增減。不久又纂定《通禮義纂》一百卷。

太宗崇尚儒雅，勤於政事，他修明典章制度，這樣曠廢的典制大體上得以興復。真宗繼承累世聖明君主之後，契丹既已通好，天下太平無事，於是封禪泰山，祭祀汾陰，對天書、聖祖的崇奉交相興起，專門設置詳定所，任命執政官員、翰林、禮部官員參預主持。不久改爲禮儀院，連年增修，詳盡細微之處，根據實際情況作出合適的修改，儀文大概也是備極一時了。

自從《通禮》編定之後，傳到官吏們手中的典章制度，大概有幾百篇之多。此前，天禧年間，陳寬編定禮院所承領的新舊詔令敕文，没有編成。天聖初年，王皞纔將其編次成書，止於乾

興，爲《禮閣新編》，大率吏文，無著述體，而本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止於慶曆三年。皇祐中，文彦博又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至嘉祐中，歐陽脩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

熙寧十年，禮院取慶曆以後奉祀制度，别定《祀儀》，其一留中，其二付有司。知諫院黄履言："郊祀禮樂，未合古制，請命有司考正群祀。"詔履與禮官講求以聞。元豐元年，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爲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爲檢討官。襄等言："國朝大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位、法駕輿輦、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多戾於古。蓋有規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於改作者；有出於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爲法者。請先條奏，候訓敕以爲禮式。"

未幾，又命龍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史臺、閤門、禮院詳定《朝會儀注》，總四十六卷：曰《閤門儀》，曰《朝會禮文》，曰《儀注》，曰《徽號寶册儀》；《祭祀》總百九十一卷：曰《祀儀》，曰《南郊式》，曰《大禮式》，曰《郊廟奉祀禮文》，曰《明堂祫享令式》，曰《天興殿儀》，曰《四孟朝獻儀》，曰《景靈宫供奉敕令格式》，曰《儀禮敕令格式》；《祈禳》總四十卷：曰《祀賽式》，曰《齋醮式》，曰《金籙儀》；《蕃國》總七十一卷：曰《大遼令式》，曰《高麗入貢儀》，曰《女真排辦儀》，曰《諸蕃進貢令式》；《喪葬》總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葬敕令格

興年間，書名叫《禮閣新編》，大抵都是吏文，没有著述的内容，然而它本末齊備，官吏們覺得很方便。景祐四年，賈昌朝編撰成《太常新禮》及《祀儀》二書，止於慶曆三年。皇祐年間，文彦博又著成《大享明堂記》二十卷。到了嘉祐年間，歐陽脩纂集散佚，命官設局，依據《通禮》而注明其中的變化，參入《新禮》以類相從，編成一百卷，皇帝賜名《太常因革禮》，與舊制不同的地方大概有十分之三四。

熙寧十年，禮院取用慶曆以後的奉祀制度，另外制定《祀儀》，一份留在宫内，兩份交給主管官吏。知諫院黄履説道："用於郊祀的禮樂，不合古制，請命令官吏考定群祀的禮樂制度。"詔令黄履與禮官一同講論奏上。元豐元年，開始命令太常寺置局，任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爲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爲檢討官。陳襄等人説道："國朝大致上都因循唐制，至於壇壝神位、法駕輿輦、仗衛儀物，也都是兼用歷代的制度，其間情實文飾錯訛不順，背離古制的地方很多。大概有的是制定時很草略，然而沿用已久，難於改定；有的是適用於一時的儀節，不足以作爲法度。請先分條陳奏，等到訓敕下達以後再作爲典式。"

不久，又命令龍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史臺、閤門、禮院詳定《朝會儀注》，共四十六卷，它們是：《閤門儀》，《朝會禮文》，《儀注》，《徽號寶册儀》；《祭祀》共一百九十一卷，它們是：《祀儀》，《南郊式》，《大禮式》，《郊廟奉祀禮文》，《明堂祫享令式》，《天興殿儀》，《四孟朝獻儀》，《景靈宫供奉敕令格式》，《儀禮敕令格式》；《祈禳》共四十卷，它們是：《祀賽式》，《齋醮式》，《金籙儀》；《蕃國》共七十一卷，它們是：《大遼令式》，《高麗入貢儀》，《女真排辦儀》，《諸蕃進貢令式》；《喪葬》共一百六十三卷，它們是：《葬式》，《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孝贈式》。其間改動的制度，比以前爲多。

式》，曰《孝贈式》。其損益之制，視前多矣。

紹聖而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訖政和，凡五十一年，爲書三百卷，今皆不傳。而大觀初，置議禮局於尚書省，命詳議、檢討官具禮制本末，議定請旨，三年書成，爲《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頒焉。議禮局請分秩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元年，續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仿是修定儀注。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而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論罪。宣和初，有言其煩擾者，遂罷之。

紹聖之後，皇帝屢次頒詔續編禮文，起於治平，止於政和，一共五十一年，成書三百卷，現在都已失傳。而大觀初年，在尚書省設置議禮局，命令詳議、檢討官備言禮制本末，議定後請旨編書，三年書成，包括《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頒行天下。議禮局請求分述五禮，詔令依照《開寶通禮》的次序。政和元年，續修成四百七十七卷，又命令仿照它修定儀注。三年，《五禮新儀》成書，共有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允許士人百姓前來詢問新的禮儀制度，詔令開封尹王革編定通行本，刊發給天下，使得人人知道新禮的內容，有不奉行的要論罪。宣和初年，有人説它煩苛擾民，於是罷行。

初，議禮局之置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其後，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禋祀之器，多更其舊。既有詔討論冠服，遂廢靴用履，其他無所改議，而禮制局亦罷。

當初，開始設置議禮局的時候，皇帝頒詔訪求天下的古器物，對尊、爵、鼎、彝之類的形制都進行改換。其後，又在編類御筆所設置禮制局。由此用於郊廟祭祀的器物，有很多改變了舊制。皇帝詔令商議冠服制度後，於是廢止穿靴，改用穿鞋，其他無所改定，而禮制局也被隨之取消。

大抵累朝典禮，講議最詳。祀禮修於元豐，而成於元祐，至崇寧復有所增損。其存於有司者，惟《元豐郊廟禮文》及《政和五禮新儀》而已。乃若圜丘之罷合祭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祀群神；大蜡分四郊；壽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祧而復，遂爲始祖；即景靈宫建諸神御殿，以四孟薦享；虚禘祭；去牙槃食；却尊號；罷入閤儀并常朝及正衙橫行。此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

大抵上對於歷朝的典禮，講論最爲詳細。祀禮從元豐時開始編修，到元祐時修成，到了崇寧年間又有所增減。存在於主管官吏之手的，衹有《元豐郊廟禮文》和《政和五禮新儀》兩種。像圜丘罷止合祭天地；明堂專門讓英宗來配祭於天帝，全部罷除從祀群神；大蜡分四郊進行；壽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經遷往祧廟而又復位，於是成爲始祖；在景靈宫建立諸神御殿，在四季之中的第一個月來進行祭祀；虚設禘祭；去除牙槃食；除却尊號；罷止入閤儀式及平時上朝和正衙橫行的儀式。這是熙寧、元豐時期變禮之中最顯著的。

元祐册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創景靈西宫，崇寧親祀方澤、作明堂、立九廟、鑄九鼎、祀熒惑，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凡此蓋治

元祐時期册封皇后，政和年間皇子加冠，元符時期創建景靈西宫，崇寧年間皇帝親自祭祀方澤、建造明堂、設立九廟、鑄造九鼎、祭祀熒惑，大觀中接受八寶、舉行大的祭祀都要提前十

平以前所未嘗行者。

欽宗即位，嘗詔春秋釋奠改從《元豐儀》，罷《新儀》不用而未暇也。靖康之厄，蕩析無餘。

南渡中興，銳意修復，高宗嘗謂輔臣曰："晉武平吴之後，上下不知有禮，旋致禍亂。周禮不秉，其何能國?"孝宗繼志，典章文物，有可稱述。治平日久，經學大明，諸儒如王普、董弅等多以禮名家。當時嘗續編《太常因革禮》矣，淳熙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講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没。

理宗四十年間，屢有意乎禮文之事，雖曰崇尚理學，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蓋可三嘆。咸淳以降，無足言者。

今因前史之舊，芟其繁亂，彙爲五禮，以備一代之制，使後之觀者有足徵焉。

五禮之序，以吉禮爲首，主邦國神祇祭祀之事。凡祀典皆領於太常。歲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東西太一，臘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薦享太廟、后廟，春秋二仲及臘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宫貴神。中祀九：仲春祭五龍，立春後丑日祀風師、亥日享先農，季春巳日享先蠶，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春秋二仲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王。

天進行齋戒。凡此種種，都是治平年間以前未曾實行過的。

欽宗即位以後，曾經頒詔春秋祭祀先聖先師改從《元豐儀》，罷止《新儀》而未來得及施行。靖康之難中，《元豐儀》蕩然無存。

南渡中興以後，銳意修復舊典，高宗曾經對輔臣說："晉武帝平定吴國後，君臣上下都不知道禮節，不久招致禍亂。不秉持周禮，如何能治理國家?"孝宗繼承高宗的遺志，典章文儀，有值得稱述的地方。治平的時日積久，經學便得以昌明，像王普、董弅等儒士多是以禮名家。當時曾經續編《太常因革禮》，淳熙時又有編纂之意。後來朱熹宣講詳備，曾想取用《儀禮》、《周官》、《二戴記》作藍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人百姓的禮儀，全面采録漢、晉時期下及唐代諸儒的說法，考訂辨正，來作爲當代的禮典，還没成書就去世了。

理宗在位的四十年間，屢次屬意於禮儀之事，雖然這時崇尚理學，可是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大概可以讓人三嘆。咸淳以後，没有值得談論的。

現在依據前史記載的舊典，刪除繁亂，彙編成五禮，來備列一代典制，使後來的人有所查考。

五禮的次序，以吉禮爲首，它主理邦國神祇的祭祀。凡是祀典都由太常掌管。每年大的祭祀有三十種：正月上辛祈穀，孟夏時舉行雩祀，季秋在明堂盛獻祭品，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祭祀感生帝，四立和土王日祭祀五方帝，春分祭祀太陽，秋分祭祀月亮，東西太一，臘日大蜡祭祀百神，夏至祭祀皇地祇，孟冬祭祀神州地祇，四孟、季冬向太廟、后廟進獻祭品，春秋二仲及臘日祭祀太社、太稷，二仲祭祀九宫貴神。中等祭祀有九種：仲春祭祀五龍，立春後丑日祭祀風師、亥日祭祀先農，季春巳日祭祀先蠶，立夏後申日祭祀雨師，春秋二仲上丁祭奠文宣王、上戊祭奠武成王。小的祭祀有九種：仲春祭祀馬祖，仲夏祭祀先牧，仲秋祭祀馬社，仲冬

小祀九：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霤，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孟冬祭司寒。

祭祀馬步，季夏土王日祭祀中霤，立秋後辰日祭祀靈星，秋分祭祀壽星，立冬後亥日祭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孟冬祭祀司寒。

其諸州奉祀，則五郊迎氣日祭岳、鎮、海、瀆，春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廟，并如中祀。州縣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風雨，并如小祀。凡有大赦，則令諸州祭岳、瀆、名山、大川在境内者，及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祀典者，仍禁近祠廟咸加祭。有不剋定時日者，太卜署預擇一季祠祭之日，謂之“畫日”。凡壇壝、牲器、玉帛、饌具、齋戒之制，皆具《通禮》。後復有高禖、大小酺神之屬，增大祀爲四十二焉。

各州的奉祀，五郊迎氣日祭祀岳、鎮、海、瀆，春秋二仲享祭先代帝王及周朝六廟，全如中等祭祀一樣。州縣祭祀社稷，祭奠文宣王，祭祀風雨，都同小的祭祀一樣。凡是遇到大赦時，都要讓各州祭祀境内的岳、瀆、名山、大川，和載在祀典的歷代帝王、忠臣、烈士，又禁止對於靠近祠廟的祠主實行加祭。有不限定時日的，太卜署要預先擇定一季的祭祀之日，稱之爲“畫日”。凡是壇壝、牲器、玉帛、饌具、齋戒的制度，都具在《通禮》。後來又有高禖、大小酺神之類，大的祭祀增至四十二種。

其後，神宗詔改定大祀：太一，東以春，西以秋，中以夏冬；增大蜡爲四，東西蜡主日配月；太廟月祭朔。而中祀：四望，南北蜡。小祀：以四立祭司命、户、竈、中霤、門、厲、行，以藏冰、出冰祭司寒，及月薦新太廟。歲通舊祀凡九十二，惟五享后廟焉。政和中，定《五禮新儀》，以熒惑、陽德觀、帝鼐、坊州朝獻聖祖、應天府祀大火爲大祀；雷神、歷代帝王、寶鼎、牡鼎、蒼鼎、岡鼎、彤鼎、阜鼎、皛鼎、魁鼎、會應廟、慶成軍祭后土爲中祀；山林川澤之屬，州縣祭社稷、祀風伯雨師雷神爲小祀。餘悉如故。

其後，神宗詔令改定大祀：祭祀太一，東方在春天，西方在秋天，中原在夏冬兩季；增加大蜡爲四種，東西蜡主祭日配月；太廟每月祭朔。中等祭祀：四望，南北蜡。小祀：在四立祭祀司命、户、竈、中霤、門、厲、行，在藏冰日、出冰日祭祀司寒，每月以時鮮的食品祭獻太廟。每年的舊祀有九十二種，衹有五種享祭后廟。政和年間，修定《五禮新儀》，把熒惑、陽德觀、帝鼐、坊州朝獻聖祖、應天府祭祀大火作爲大祀；把雷神、歷代帝王、寶鼎、牡鼎、蒼鼎、岡鼎、彤鼎、阜鼎、皛鼎、魁鼎、會應廟、慶成軍祭祀后土作爲中祀；把山林川澤之類，州縣祭祀社稷、祭祀風伯雨師雷神作爲小祀。其他的一律照舊。

建炎四年十一月，權工部尚書韓肖胄言：“祖宗以來，每歲大、中、小祀百有餘所，罔敢廢闕。自車駕巡幸，惟存宗廟之祭，至天地諸神之祀，則廢而不舉。今國步尚艱，天未悔禍，正宜齋明恭肅，通于神明，而忽大事、弃重禮，恐非所以消弭天

建炎四年十一月，權工部尚書韓肖胄上疏：“自祖宗以來，每年要舉行大、中、小祀一百多次，不敢廢缺。自從天子巡幸以來，衹存有宗廟的祭祀，至於天地諸神的祭祀，則廢止不行。現在國運艱難，上天尚未有悔禍之意，正應該齋戒嚴整、恭順肅穆，以通於神明，而忽視大事、棄置重禮，恐怕不能消止天災，招致嘉賜。雖然小

災，導迎景貺。雖小祀未可遍舉，如天地、五帝、日月星辰、社稷，欲詔有司以時舉行。所有器服并牲牢禮料，恐國用未充，難如舊制，乞下太常寺相度裁定，省繁就簡，庶幾神不乏祀，仰副陛下昭事懷柔、爲民求福之意。”尋命禮部太常裁定：每歲以立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及冬至日四祀天，夏至日一祀地，立春上辛日祀感生帝，立冬後祀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免牲、玉，權用酒脯，仍依方色奠幣。以輔臣爲初獻，禮官爲亞、終獻。

祀不能遍行，然而像天地、五帝、日月星辰、社稷，希望能詔令主管部門按時舉行。所用的器物服飾及牲牢禮料，恐怕國用不足，難如舊制，請求下令太常寺斟酌裁定，删繁就簡，或許可以神不乏祀，符合陛下昭事懷柔、爲民求福的心意。”不久詔令禮部太常裁定：每年在立春上辛祈穀，孟夏舉行雩祀，季秋到冬至之間四次祭天，夏至一次祭地，立春上辛日祭祀感生帝，立冬後祭祀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天祭祀太社、太稷。免除犧牲、玉，權且用酒肉行祭，仍然依照方色進獻束帛。讓輔臣掌管初獻，禮官掌管亞獻、終獻。

紹興三年，復大火祀，配以閼伯，以辰、戌出納之月祀之。二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宫貴神、高禖、文宣王等已行外，其餘并乞寓祠齋宫。”自紹興以來，大祀所行二十有三而已，至是乃悉復之。

紹興三年，恢復大火祀，配祭閼伯，在辰、戌出納之月進行祭祀。二十七年，禮部太常寺進言：“每年三十六種大祀，除了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宫貴神、高禖、文宣王等已經行祭外，其他一同請在齋宫行祭。”自從紹興以來，大祀僅實行了二十三種，到這時便全部加以恢復。

舊制，郊廟祝文稱嗣皇帝，諸祭稱皇帝。著作局準《開元禮》全稱帝號。真宗以兼秘書監李至請，改從舊制。又諸祭祝辭皆臨事撰進，多違典禮，乃命至增撰舊辭八十四首，爲《正辭録》三卷。既復命知制誥李宗諤楊億、直史館陳彭年詳定之，以爲永式。祝版當進署者，并命秘閣吏書，上親署訖，御寶封給之。凡先代帝王，祝文止稱廟號。凡親行大祀，則皇子弟爲亞獻、終獻。

按照舊制，郊廟祝文稱嗣皇帝，諸祭稱皇帝。著作局依照《開元禮》全部改稱帝號。真宗聽從兼秘書監李至的請求，又改從舊制。另外諸祭祝辭都是臨時撰寫的，多不符合禮典，於是命令李至增撰舊辭八十四首，成爲《正辭録》三卷。不久又命令知制誥李宗諤楊億、直史館陳彭年詳加撰定，作爲永久的典式。祝板應當進上簽署的，都命令秘閣官吏書寫，皇帝親自簽署完畢，御印封還。凡是先代帝王，祝文衹稱廟號。遇到皇帝親行大祀時，要讓皇子弟掌管亞獻、終獻。

五代以來，宰相爲大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京府尹爲橋道頓遞使。至是大禮使或用親王，禮儀使專命翰林學士，儀仗、鹵簿使亦或以他官。太平興國九年，始鑄五使印。太

五代以來，宰相爲大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京府尹爲橋道頓遞使。到這時大禮使有時由親王擔任，禮儀使專命翰林學士擔任，儀仗、鹵簿使也間或任以他官。太平興國九年，開始鑄造五使印。太宗將要封禪泰山時，任命儀仗使兼判橋道

宗將封泰山，以儀仗使兼判橋道頓遞事。大中祥符後，凡有大禮，以中書、樞密分爲五使，仍特鑄印。

景祐二年，詔有司："皇地祇、神州，舊常參官攝事，非所以尊神，自今命兩省。歲九大祠，宰臣攝事者，參知政事、尚書丞郎、學士奉祠。"於是參知政事盛度，享太廟已受誓戒，除知樞密院，乃不奉祠。又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五使皆以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中，乃以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又每歲大祀，皆遣臺省近臣攝太尉，其後或委他官，大中祥符始復舊制。又國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誓戒；今議太尉三公，非其所任，請以吏部尚書掌誓戒。詔用左僕射，闕則用右僕射、刑部尚書一員莅之。

熙寧四年，參知政事王珪言："南郊，乘輿所過，必勘箭然後出入，此師行之法，不可施於郊祀。"禮院亦言。於是，凡車駕出入門皆罷之。六年，以詳定所請，又罷太廟及宣德、朱雀、南薰諸門勘契。又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臣二人執翟羽前導，號曰"拂翟"，失禮尤甚，請除之。

凡郊壇，值雨雪，即齋宮門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設登歌，祀官以公服行事，中祀以上皆給明衣。

開寶元年十一月郊，以燎壇稍遠，不聞告燎之聲，始用爟火，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

又太廟初獻，依開寶例，以玉斝、玉瓚，亞獻以金斝，終獻以瓢斝。外壇器亦如之。慶曆中，太常請皇帝獻天地、配帝以匏爵，亞獻以木爵；親祠太廟，酌以玉斝，亞獻以金斝；郊廟飲福，皇帝皆以玉斝。詔飲

頓遞事。大中祥符以後，凡是遇有大禮，就任命中書、樞密分作五使，依然特爲鑄印。

景祐二年，皇帝詔令官吏："皇地祇、神州，過去由常參官領任其事，不符合尊神之道，從今以後由兩省擔任。每年九大祭祀，由參知政事、尚書丞郎、學士這些宰臣領任其事。"於是參知政事盛度，享祭太廟已經接受誓戒，在他拜官知樞密院後，便不再領事。又按舊制，每三年皇帝就親行一次郊禮，若不行郊禮就代以他禮，獎賞與郊禮相同，而五使都任用輔臣，不論官位高低。天聖年間，任命翰林學士領任儀仗，御史中丞領任鹵簿，開始區分官次。另外每年的大祀，都派臺省近臣攝官太尉，其後或委任其他官吏，大中祥符時開始恢復舊制。又本朝沿用唐制，任命太尉掌管誓戒；如今議定，太尉是三公之一，此事非其所任，請求讓吏部尚書掌管誓戒。詔令任命左僕射，缺員則用右僕射、刑部尚書一人莅臨。

熙寧四年，參知政事王珪說道："南郊大祀時，皇帝車駕經過，一定要經過勘箭纔能出入，這是軍隊中所用規定，不能用於郊祀。"禮院也這樣說。於是，凡是皇帝車輛出入門時都罷止勘箭。六年，應詳定所的請求，又罷止太廟及宣德、朱雀、南薰諸門的勘契。此外，皇帝從大次到板位，由兩個內臣手執翟羽前導，號稱"拂翟"，這尤其失禮，請求罷除。

凡是郊祀遇到雨雪天氣時，就來到齋宮門面朝祭殿望拜，祭祀那一天不設登歌，祀官身着禮服行事，中等祭祀以上都賜給明衣。

開寶元年十一月舉行郊祀，因爲燎壇稍遠，聽不到告燎的聲音，開始使用爟火，讓光明遠遠照耀，到達舉行祭祀的地方。

太廟的初獻，依照開寶舊例，使用玉斝、玉瓚，亞獻用金斝，終獻用瓢斝。外壇器也用其制。慶曆年間，太常請求皇帝酬獻天地、以帝配享時用匏爵，亞獻用木爵；皇帝親自祭祀太廟時，用玉斝酌酒，亞獻用金斝；在郊廟中飲用獻酒，皇帝都用玉斝。詔令飲用獻酒，祇用金斝；

福，唯用金斝；亞、終獻，酌以銀斝。至飲福，尚食奉御酌上尊酒，投温器以進。

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内降御封香，仍製漆匱，付光禄、司農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緘署禮料送祀所；凡祈告，亦内出香。遂爲定制。嘉祐中，裴煜請："大祠悉降御封香，中小祠供太府香，中祠減大祠之半，小祠減中祠之半。東西太一宫係大祠，歲太府供香，非時祈請，降御封香準大祠例。及皇地祇、五方帝、百神、文宣、武成從配神位，牲牢寡薄。"吕公著亦論廟牲未備，悉加其數。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於是每陛各設香。又言："先儒以爲實柴所祀者無玉，槱燎所祀者無幣。今太常令式，衆星皆不用幣，蓋出於此。然考《典瑞》、《玉人》之官，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實柴所祀非無玉矣。槱燎無幣，恐或未然。"至是遂命衆星隨其方色用幣。

慶曆三年，禮官余靖言："祈穀、祀感生帝同日，其禮當異，不可皆用四圭有邸，色尚赤。"乃定祈穀、明堂蒼璧尺二寸，感生帝四圭有邸，朝日日圭、夕月月圭皆五寸，從祀神州無玉，報社稷兩圭有邸，祈不用玉。明年，《祀儀》成，比《通禮》多所更定云。嘉祐中，集賢校理江休復言："《六典》大祀養牲，在滌三月，祫享日近，已逾其期，而牲牢未供。乞依漢、唐置廪犧局。"下禮院議：

亞、終獻，用銀斝酌酒。到飲用獻酒時，由尚食奉御酌上等酒，然後投入温器進上。

一般的祭祀，祭祀天地宗廟時，都是由内府降發御封香，又製作漆櫃，交給光禄、司農寺；每次祭祀時，命令判寺官緘署禮料送往祀所；凡是祈請禱告，也由内府出香。這樣相沿而成定制。嘉祐年間，裴煜請求："大祠都降發御封香，中小祠進供太府香，中祠進香數量比大祠減少一半，小祠比中祠減少一半。東西太一宫的祭祀是大祠，却每年由太府供香，不在祀時的祈請，却依照大祠之例降發御封香。至於皇地祇、五方帝、百神、文宣、武成的從祀神位，牲牢都嫌微薄。"吕公著也論説廟牲不够全備，這些都增加了數量。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旼説道："周代人用氣味來侍奉神靈，近年改用香。根據何佟之的論議，南郊、明堂使用沉香，這是本於天的特質而定的，是陽氣所宜；北郊用上和香，這是因爲地於人爲親近，應該加以雜香。現在的令典自北極天皇以下都用濕香，至於衆星的神位，不再設香，這恐怕未合古義。"於是在每個祭壇的臺階設香。又説道："先儒以爲實柴所祀的對象祭祀時無玉，槱燎所祀的對象祭祀時無幣。現在的太常令式，衆星祭祀都不用束帛，大概源出於此。然而，稽考《典瑞》、《玉人》之官，都説'圭璧用來祭祀日月星辰'。那麽實柴所祀的對象祭祀時不是無玉。槱燎無幣，恐怕未必正確。"至此便下令衆星的祭祀各隨其方色使用束帛。

慶曆三年，禮官余靖説："祈穀、祭祀感生帝在同一天，它們的禮儀應當有區别，不能都用有底的四圭，顔色尚赤。"於是定下祈穀、明堂用一尺二寸的蒼璧，感生帝用有底的四圭，朝日用日圭、夕月用月圭，都是五寸長，從祀神州無玉，酬祭社稷用有底的兩圭，祈禱不用玉。第二年，《祀儀》著成，比《通儀》多有更訂。嘉祐年間，集賢校理江休復説："《六典》中大祀飼養牲牢，要在滌宫之中養三個月，現在祭享的日子一天天臨近，已經超過了養牲的時間，可是牲牢還未備好。請求依照漢、唐之制設置廪犧局。"

歲大小祀幾百數，而牲盛之事，儲養無素，宜如休復言。乃置廩犧局，設牢預養，籍田舊地，種植粢盛，納于神倉，以待祭祀之用。

詔令禮院商議此事，認爲一年當中大小祭祀將近上百個，而牲牢粢盛之事，却素無儲養，應該像休復所説的那樣。於是設置廩犧局，預先飼養牲牢，在原來的籍田之上，種植粢盛，收歸神倉，以備祭祀之用。

元豐六年，詳定禮文所言："本朝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位各設三牲，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祠圜丘、方澤正配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攝事亦如之。又簠、簋、尊、豆皆非陶器，及用龍杓。請改用陶，以樿爲杓。又請南北郊先行升烟瘞血之禮，至薦奠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又北郊皇地祇及神州地祇，當爲坎瘞，今乃建壇燔燎，非是。請今祭地祝版、牲幣并瘞於坎。又《祀儀》：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禖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牲體，殊不應典禮。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帝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太社、太稷，凡地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薦享太廟亦皆升首於室。"

元豐六年，詳定禮文所説道："本朝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的神位各設置三種牲牢，這不符合尚質貴誠的宗旨。請求皇帝親祀圜丘、方澤時正配位都衹用牛犢，不用猪羊俎豆及鼎匕，主管官吏掌理此事時也如此。又簠、簋、尊、豆都不是陶器，甚至使用龍杓。請求改用陶器，用樿木做杓。又請求南北郊先行升烟埋血之禮，薦奠完畢後，就依照舊制，在祭壇上焚燒牲幣然後埋入坎中。又北郊祭祀皇地祇及神州地祇，應當掘坎埋掉牲幣，現在却建壇焚燒，這不對。請求現今祭地祝板、牲幣都埋入坎中。又《祀儀》上規定：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禖時都要焚埋牛犢的頭，自感生帝、神州地祇以下都不焚埋牲體，這很不符合典制。請求從今以後昊天上帝、感生帝的祭祀都焚燒牲首來回報陽氣；皇地祇、神州、太社、太稷等凡是地的祭祀，都埋掉牲體的左腿來回報陰氣。薦享太廟時也都要將牲首升堂。"

又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薦腥則解爲十一體。今親祠南郊，正配位之俎，不殊左右胖，不分貴賤，無豚解、體解之别。請郊廟薦腥，解其牲兩髀、兩肩、兩脅并脊爲七體，左右胖俱用。其載于俎，以兩髀在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居中，皆進末。至薦熟，沉肉於湯，止用右胖。髀不升俎，前後肱骨離爲三，曰肩、臂、臑。後髀股骨去體離爲二，曰肫、胳。前脊謂之正脊，次直謂之脡脊，闊於脡脊謂之横脊，皆二骨。脅骨最後二爲短脅，旁中二爲正脅，最前二爲代脅。若升俎，則肩、臂、臑在上端，膞、胳在下端，脊、脅在中央。其俎之序，則肩、

又説道："古代祭祀時使用牲體，有的豚解，有的體解，進獻生肉時要分解爲十一個部分。現在皇帝親祠南郊，端正配位之俎，不分牲體的左右，不分貴賤，没有豚解、體解之别。請求郊祀進獻生肉時，將牲體分解爲兩髀、兩肩、兩肋以及脊背七個部分，左右半都用。盛在俎上時，把兩髀放在前頭，接着放置兩肩、兩肋，脊背放在中間，并都要放上牲尾。進獻熟肉時，將肉沉入湯中，衹用右半。髀不要盛到俎上，前後肱骨分爲三部分，爲肩、臂、臑。後髀股骨去掉骨體分爲兩部分，爲肫、胳。前脊叫做正脊，次下爲脡脊，寬於脡脊的部分叫做横脊，都有兩塊骨頭。肋骨最後面的兩塊骨頭爲短肋，一旁中間的兩塊爲正肋，最前面的兩塊爲代肋。如果要盛在俎上，就把肩、臂、臑放在上端，膞、胳放在下端，脊、肋放在中間。其次序爲：肩、臂、臑、

臂、臑、正脊、脡脊、横脊、代脅、長脅、短脅、膞、胳凡十一體，而骨體升俎，進神坐前如少牢禮，皆進下。其牲體各預以半爲腥俎，半爲熟俎，腸胃膚俎亦然。"

又請："親祠飲福酒訖，仿《儀禮》'佐食摶黍'之説，命太官令取黍于篚，摶以授祝，祝受以豆，以嘏乎皇帝而無嘏辭。又本朝親祠南郊，習儀於壇所，明堂習儀於大慶殿，皆近於瀆。伏請南郊習儀於青城，明堂習儀於尚書省，以遠神爲恭。又賜胙：三師，三公，侍中，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知樞密、同知院事，禮儀、儀仗、鹵簿、頓遞使，牛羊豕肩、臂、臑各五；太子三師、三少，特進，觀文大學士、學士，御史大夫，六尚書，金紫、銀青光禄大夫，節度使，資政殿大學士，觀文翰林資政端明龍圖天章寶文承旨、侍講、侍讀、學士，左右散騎常侍，尚書列曹侍郎，龍圖、天章、寶文直學士，光禄、正議、通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節度觀察留後，左右諫議，龍圖、天章、寶文待制，太中、中大夫，秘書、殿中丞，太常、宗正卿，牛豕肩、臂、臑各三；入内内侍省押班、副都知，光禄卿，監禮官，博士，牛羊脊、脅各三；太祝，奉禮，司尊彝，郊社、太廟、宫闈令，監牲牢、供應祠事内官，羊髀、膞、胳三；應執事、職掌、樂工、門幹、宰手、馭馬、馭車人，并均給脾、肫、胳、觳及腸、胃、膚之類。"

慶曆元年，判太常寺吕公綽言："舊禮，郊廟尊罍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郊廟配位惟用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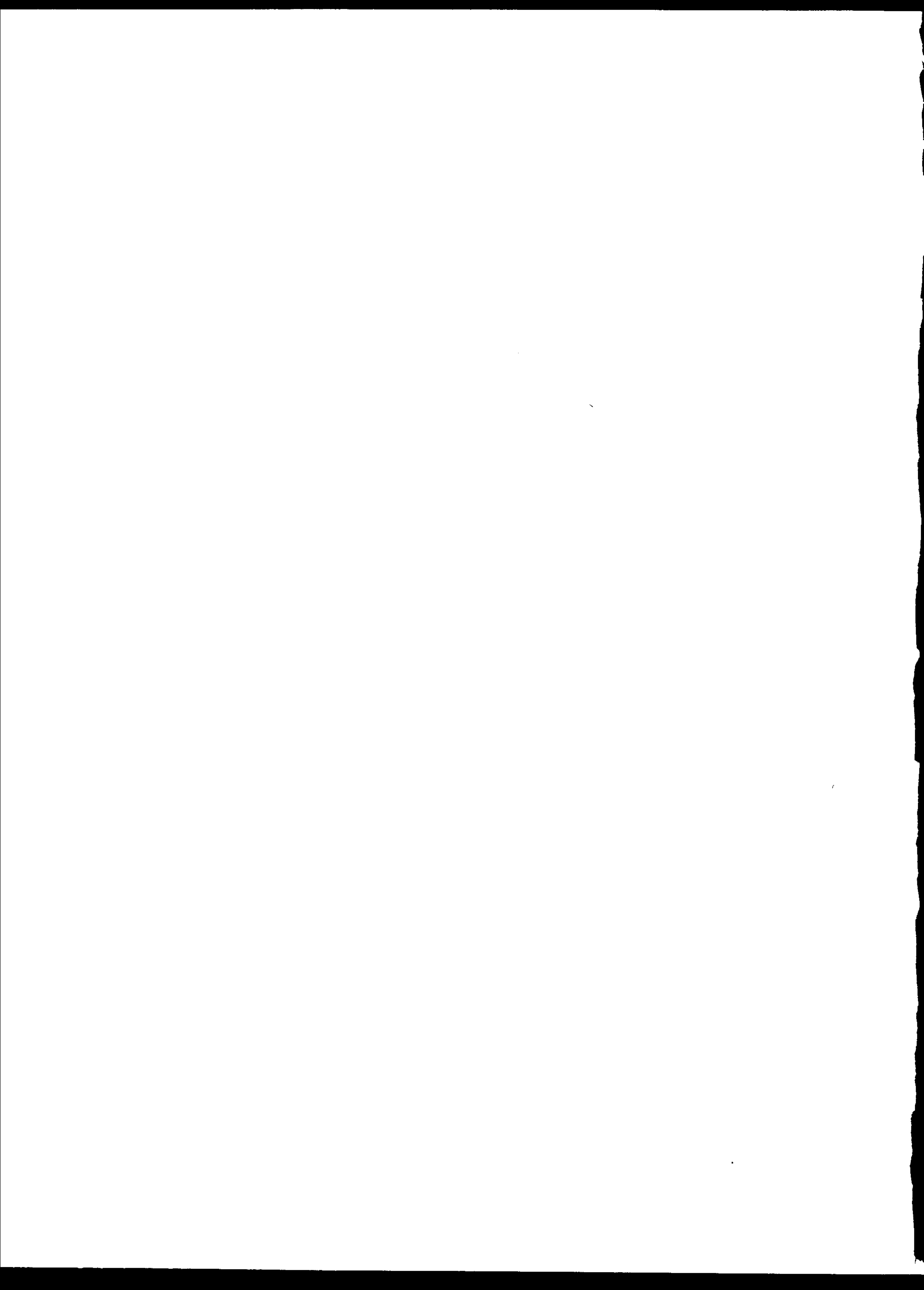
正脊、脡脊、横脊、代肋、長肋、短肋、膞、胳共十一個部分，骨體盛到俎上時，進獻到神座之前，一如少牢禮，都進獻下體。牲體各自預先分好一半爲生，一半爲熟，腸胃肉皮登俎也一樣。"

又請求："皇帝親祠飲罷福酒，應仿照《儀禮》'佐食摶黍'之説，命令太官令從篚中取出黍米，摶捏成團後交給祝，祝用豆承接，向皇帝致福而没有祝辭。又本朝皇帝親祠南郊時，在壇所習練禮儀，祭祀明堂時在大慶殿習練禮儀，這都近於瀆神。請求皇帝親祠南郊時在青城習練禮儀，祭祀明堂時在尚書省習練禮儀，以遠離神靈爲恭敬。又賜胙的方法：三師，三公，侍中，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知樞密、同知院事，禮儀、儀仗、鹵簿、頓遞使，賜給牛羊豬肩、臂、臑各五個；太子三師、三少，特進，觀文大學士、學士，御史大夫，六尚書，金紫、銀青光禄大夫，節度使，資政殿大學士，觀文翰林資政端明龍圖天章寶文承旨、侍講、侍讀、學士，左右散騎常侍，尚書列曹侍郎，龍圖、天章、寶文直學士，光禄、正議、通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節度觀察留後，左右諫議，龍圖、天章、寶文待制，太中、中大夫，秘書、殿中丞，太常、宗正卿，賜給牛豬肩、臂、臑各三個；入内内侍省押班、副都知，光禄卿，監禮官，博士，賜給牛羊脊、肋各三個；太祝，奉禮，司尊彝，郊社、太廟、宫闈令，監牲牢、供應祠事内官，賜給羊髀、膞、胳三個；應執事、職掌、樂工、門幹、宰手、馭馬、馭車人，都均勻賜給脾、肫、胳、觳及腸、胃、皮之類。"

慶曆元年，判太常寺吕公綽説："舊禮，郊廟尊罍數量一準古制，但不裝盛三酒、五齊、明水、明酒，主管部門相沿此制，名爲'看器'。郊廟配位衹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用二升，小

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之壇殿上下尊罍，有司毋設空器；并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酒，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

祠位用一升，衹一尊用於酌獻、一尊用於飲福。應該詔令酒官依照舊法炮製齊、酒，分別裝盛壇殿上下的尊罍，主管部門不要設置空器；一如唐制以井水代替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酒，用二升酒的各增加二升，從祀神位使用舊制升數。"



宋史卷九十九

志第五十二

禮(二)

吉禮(二)

南　郊

南郊壇制。梁及後唐郊壇皆在洛陽。宋初始作壇於東都南薰門外，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壇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設皇帝更衣大次於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仁宗天聖六年，始築外壝，周以短垣，置靈星門。親郊則立表於青城，表三壝。神宗熙寧七年，詔中書、門下參定青城殿宇門名。先是，每郊撰進，至是始定名，前門曰泰禋，東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東側門曰夤明，西側門曰肅成，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著爲定式。元豐元年二月，詔內壝之外，衆星位周環，每二步植一杙，繚以青繩，以爲限域。既而，詳定奉祀禮文所言："《周官》外祀皆有兆域，後世因之，稍增其制。國朝郊壇率循唐舊，雖儀注具載圜丘三壝，每壝二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壝，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爲三壝之制。"從之。

南郊壇制。梁及後唐的郊壇都在洛陽。宋初開始在東都南薰門外築壇，分四層、十二處臺階、三道壝墻。在內壇之外丙地設置燎壇，高一丈二尺。在東壝墻東門之內道北設置皇帝更衣大篷帳，面向南方。仁宗天聖六年，開始建外壝墻，四周環繞以矮墻，設置靈星門。皇帝親行郊祭時在青城設立表，每表三道壝墻。神宗熙寧七年，詔令中書、門下參定青城殿宇門的名字。在此之前，每次郊祭，都有所參進，這時纔開始確定名稱，前門叫泰禋，東偏門叫迎禧，正東門叫祥曦，正西門叫景曜，後三門叫拱極，內東側門叫夤明，西側門叫肅成，殿叫端誠，殿前東、西門叫左右嘉德，便殿叫熙成，後園門叫寶華，形成定式。元豐元年二月，詔令在內壝之外，由衆星位圍繞，每隔兩步樹一根木樁，用青繩環繞，作爲限界。不久，詳定奉祀禮文所說道："《周官》外祀都有界域，後世相承，漸增其制。本朝郊壇之制一依唐代之舊，雖然儀文上都寫着圜丘三壝，每道壝二十五步，然而主管部門却用青繩代替內壝，這實在不足以等序神位、列論祀事、嚴格內外界限。請求除去青繩，實行三壝之制。"請求被依允。

徽宗政和三年，詔有司討論壇壝之制。十月，禮制局言："壇舊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十有二陛，陛十有二級；三壝，二十五步。古所謂地上圜丘、澤中方丘，皆因地形之自然。王者建國，或無自然之丘，則於郊澤吉土以兆壇位。爲壇之制，當用陽數，今定爲壇三成，一成用九九之數，廣八十一丈，再成用六九之數，廣五十四丈，三成用三九之數，廣二十七丈；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總二百七十有六，《乾》之策也。爲三壝，壝三十六步，亦《乾》之策也。成與壝俱三，參天地之數也。"詔行之。

徽宗政和三年，詔令有關部門商討壇壝之制。十月，禮制局說："壇的舊制有四層，第一層周長二十丈，第二層周長十五丈，第三層周長十丈，第四層長五丈，層高八尺一寸；有十二處臺階，每處臺階有十二級；有三道壝墻，每道壝墻有二十五步。古人所謂地上圜丘、澤中方丘，都是因循天然地勢而言。王者建立國家，有的沒有天然的山丘，就在郊澤之上選擇吉地而立壇位。建壇之制，應當使用陽數，現確定壇有三層，第一層用九九之數，周長八十一丈，第二層用六九之數，周長五十四丈，第三層用三九之數，周長二十七丈；每層高二十七尺，三層之數總共是二百七十六，這是《乾》卦的策數。設置三道壝墻，每道壝三十六步，這也是《乾》卦的策數。層數和壝數都是三，這是爲了參合天地之數。"詔令頒行。

建炎二年，高宗至揚州，庶事草創，築壇於州南門内江都縣之東南，詔東京所屬官吏奉祭器、大樂、儀仗、法物赴行在所。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言："國朝圜壇在國之東南，壇側建青城齋宫，以備郊宿。今宜於臨安府行宫東南修建。"於是，遂詔臨安府及殿前司修建圜壇，第一成縱廣七丈，第二成縱廣一十二丈，第三成縱廣一十七丈，第四成縱廣二十二丈；一十二陛，每陛七十二級，每成一十二綴；三壝，第一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去内壝、外壝去中壝各半之。燎壇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户，方六尺，三出陛，在壇南二十步丙地。其青城及望祭殿與行事陪祠官宿齋幕次，并令絞縛，更不修蓋。先是，張杓爲京尹，議築齋宫，可一勞永逸，宇文价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是無中原也。"遂罷役。

建炎二年，高宗來到揚州，諸事處在草創時期，在州南門内江都縣東南修築祭壇，詔令東京主事官吏奉持祭器、大樂、儀仗、法物赴往天子所在之地。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說："本朝圜壇在都城東南，壇側建築青城齋宫，以備郊宿之用。現在祭壇應該在臨安府行宫東南修建。"由此，皇帝於是詔令臨安府及殿前司修建圜壇，自上而下，第一層直徑七丈，第二層直徑十二丈，第三層直徑十七丈，第四層直徑二十二丈；共有十二處臺階，每處又含七十二級，每層壇上都有十二綴；有三道壝墻，第一道壝距離壇二十五步，中壝距離内壝、外壝距離中壝都是它的一半。燎壇一丈見方，高一丈二尺，在上面開造南門，六尺見方，三出臺階，燎壇位於祭壇南面二十步的丙地。而青城與望祭殿及行事陪祠官就宿的帳幕，都讓人綁束而成，不再修蓋。此前，張杓作京尹，建議修建齋宫，可以一勞永逸，宇文价說："陛下正在經營黄河以南，現在築設青城，這是目無中原。"於是作罷。

神位。元豐元年十一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東漢壇位，天

神位。元豐元年十一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說："按東漢壇位，從祀的天神有一千五百一

神從祀者至千五百一十四，故外設重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内南道，而北斗在北道之西，至於五星中宫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官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隋制，設爲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内壝，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壝之内，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壝。然則爲三壝者，所以序祀事也。"

十四個，所以要外設重營，來作爲等級限界。日月在中營内南道，而北斗在北道之西，至於五星中宫宿之類，其神位都在中營，二十八宿外宫星之類，其神位都在外營。如此之所以要設重營是爲了等序神位。唐代因循隋制，設置三道壝墻，天神列位不出内壝，而御位特設在壇下東南之地。至於公卿分獻、文武從祀，和那些樂架饌幔，它們都在中壝之内，大篷帳則設在外壝。那麽三道壝墻的設置，是爲了論列祀事。"

景德三年，鹵簿使王欽若言："漢以五帝爲天神之佐，今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龕，與六甲、岳、瀆之類接席；帝座，天市之尊，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坐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望令司天監參驗。"乃詔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之。

景德三年，鹵簿使王欽若説："漢代以五帝配祭天神，現在它在第一龕中；天皇大帝在第二龕中，與六甲、岳、瀆之類聯位；帝座，是天市之尊，現在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主尊臣，很不方便。如果認爲北極、帝座本不是天帝，而是天帝的居所，那麽北極在第二，帝座在第三，也等位不齊。又太微之位少了左右執法，子星之位少了孫星，希望命令司天監參驗。"於是皇帝詔令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

禮儀使趙安仁言："按《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托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蓋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録》：'壇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餘内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坐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間，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準《天寶敕》并合升第一等。'

禮儀使趙安仁説："根據《開寶通禮》，元氣廣大稱之爲昊天，遠遠望去蒼茫一片，稱之爲蒼天。人所尊崇的，没有能超過帝的，依托於天，所以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自是星中之尊。《易》中説：'日月依附於天，百穀草木附着於地。'又説：'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大概是説辰象不是天，草木不是地，那麽天以蒼昊爲質，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録》説：'壇第二等祭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排在行位的前面，其餘内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共四十九座并列，都在十二階之間。'唐建中年間，司天冬官正郭獻之上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按照《天寶敕》都應升爲第一等。'貞元二年皇帝親行郊祭，因爲太常議論，詔令又依《開元禮》，沿爲定制。《郊祀録》又説：'壇第三等有中宫、天市垣、帝座

貞元二年親郊，以太常議，詔復從《開元禮》，仍爲定制。《郊祀録》又云：'壇第三等有中宫、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并在前。'《開元禮義羅》云：'帝有五坐，一在紫微宫，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宫，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内，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爲太子，第二主日爲帝王，第三爲庶子，第四爲嫡子，第五爲天子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坐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竊惟《壇圖》舊制，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爲定。"

等十七座，都在前面。'《開元禮義羅》説：'帝座有五個，一個在紫微宫，一個在大角，一個在太微宫，一個在心宿，一個在天市垣。'就是説帝座不是直接指天帝。又得到判司天監史序的奏狀説：'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靈叫耀魄寶，就是説天皇是星，五帝是天帝。北辰五星在紫微垣内，居中的一星叫北辰，第一主月爲太子，第二主日爲帝王，第三爲庶子，第四爲嫡子，第五爲天子之樞，大概北辰所主不是一事，又不能和帝座相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能備列，所以總稱太微垣。《星經》舊載有孫星，而《壇圖》衹有子星，分辨其尊卑的差異，它們不能同位。'想那《壇圖》舊制，都有明確的根據，天神定位之後，便難以進升，希望依照《星經》，一以舊禮爲準。"

欽若復言："舊史《天文志》并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鄭玄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禋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按《晋天文志》：'帝坐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則爲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議，以子、孫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苟因前代闕文，便爲得禮，實恐聖朝茂典，尤未適中。"詔天皇、北極特升第一龕，又設孫星于子星位次，帝坐如故。

欽若又説："舊史《天文志》都説：北極，是北辰之中最爲尊貴的。又勾陳口中一星叫天皇大帝，鄭玄注《周禮》説：'所謂禮天，就是説冬至面對北極致祭天皇。'後魏孝文祭祀六宗，也把天皇升位於五帝之上。《晋天文志》上説：'帝座光華潤澤，天子就會吉祥，令行天下。'既然稱爲帝座，那麽它就是天子所占視的對象，把它列在下位，未能合適。又安仁議論，認爲子、孫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正值高禖之慶，用以加强皇室的基礎，如果因循前代闕文，便以爲是獲曉了禮，那恐怕聖朝禮典，還未允當。"皇帝詔令天皇、北極特升爲第一龕，又在子星的位次設孫星，帝座如故。

欽若又言："帝坐止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按《晋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實與帝坐不類。"詔特升

欽若又説："帝座衹有三個，紫微、太微已列爲第二等，衹有天市一座在第三等。按《晋志》的記載，大角及心中星衹説是天王座，實際上與帝座不相同。"詔令天市特升到第二龕。

第二龕。

舊郊丘，神位板皆有司題署，命欽若改造之。至是，欽若奉板便殿，壇上四位，塗以朱漆金字，餘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黄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貯漆匣，覆以黄縑帊。帝降階觀之，即付有司。又以新定《壇圖》，五帝、五岳、中鎮、河漢合在第三等。

以前在圜丘祭天，神位板都由主管官吏題署，皇帝命令欽若加以改造。到這時，欽若於便殿接受神位板，壇上的四位，用朱漆金字塗刻，其他都用黑漆，第一等刻金字，第二等刻黄字，第三等以下刻朱字，全部貯存在漆匣之内，上面蓋上黄絹巾。皇帝走下臺階看過，便交付給主管官吏。又根據新定的《壇圖》，將五帝、五岳、中鎮、河漢統歸在第三等。

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并不設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協宜。"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岳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并七十位，即是方丘有岳、瀆從祀，圜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望如奭請，以《通禮》及神位爲定，其有增益者如後敕。"從之。

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説："按照禮文，冬至在圜丘祭祀，由主管官吏主事，將六百九十位天神從祀。現在衹有五方上帝及人神共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都不設祭位。而且太昊、勾芒，衹在孟夏雩祀、季秋大享中纔會祭祀到，現在却在冬至致祭，恐怕不合適。"翰林學士晁迥等説："《開寶通禮》上説：圜丘，主管官吏主事，祭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衆星共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祭祀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共十七位；方丘，祭祀皇地祇、配帝、神州、岳鎮、海瀆七十一位。現在司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共七十位中，即是方丘有岳、瀆從祀，圜丘没有星辰之祀，反而用人帝從祀。希望能像孫奭所請求的那樣，以《通禮》及其神位爲準，再有增加的就依照後來的敕令。"建議被聽從。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稿秸；太祖位于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極九位于第一龕；北斗、太一、帝坐、五帝内坐、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内官神位五十有四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神位百五十有九于第三龕；外官神位一百有六于内壝之内；衆星三百有六十于内壝之外。第一龕席以稿秸，餘以莞席，皆内向

政和三年，議禮局進上《五禮新儀》：皇帝祭祀昊天上帝，太史設置神位版，昊天上帝位於祭壇上的北部，面向南方，用禾秆編的席子；太祖位於祭壇上的東部，面向西方，用蒲草編的席子；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極九個神位設在第一龕；北斗、太一、帝座、五帝内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五十四個内官神位設在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一百五十九個中官神位設在第三龕；一百零六個外官神位設在内壝墻之内；衆星三百六十個神位設在内壝墻之外。第一龕用禾秆編的席子，其他的用莞席，都向内配位。

配位。

太祖乾德元年，始有事於南郊。自五代以來，喪亂相繼，典章制度，多所散逸。至是，詔有司講求遺逸，遵行典故，以副寅恭之意。是歲十一月十六日，合祭天地于圜丘。初，有司議配享，請以僖祖升配，張昭獻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遍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於圜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積累勛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

太祖乾德元年，開始進行南郊之祀。自從五代以來，喪亂不斷，典章制度，多有散逸。至此，皇帝詔令主管官吏訪求遺逸的禮文，遵行舊有的典章，以合恭敬之旨。這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圜丘合祭天地。當初，主管官吏議論配享之事，請求將僖祖升配，張昭獻言說："隋、唐以前，雖然追立四廟或六七廟，却沒有遍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之祀，祭祀天皇，以皇考配祭；北齊圜丘之祭，祭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在圜丘祭祀昊天，以皇考配祭，唐貞觀初年，將高祖配祭於圜丘；梁太祖郊祀上天，用皇考烈祖配祭。我朝宣祖皇帝，積累功勛，奠定王業，請求奉上配享。"意見被采納。

九年正月，詔以四月幸西京，有事於南郊。自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并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四，并以宣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是歲親享天地，始奉太祖升侑。雍熙元年冬至親郊，從禮儀使扈蒙之議，復以宣祖配。四年正月，禮儀使蘇易簡言："親祀圜丘，以宣祖配，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太祖皇帝光啓丕圖，恭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穀、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崇配。"奏可。

九年正月，皇帝下詔在四月巡幸西京，要進行南郊之祀。自從建國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共七祭，都用四祖迭相配祭。太祖親行郊祀四次，都用宣祖配祭。太宗即位後，七次祭祀衹用宣祖、太祖輪流配祭。這一年太宗親自祭享天地，開始奉上太祖輔助。雍熙元年冬至皇帝親行郊祀，聽從禮儀使扈蒙的建議，又用宣祖配祭。四年正月，禮儀使蘇易簡說："皇帝親行圜丘之祀，用宣祖配祭，這符合聖人的大孝之道，達成嚴父配天的儀節。太祖皇帝興啓宏圖，恭臨聖位，以聖人之身傳位於聖人，直至無窮。唐永徽年間，用高祖、太宗同配上帝。希望將來皇帝親祀郊丘時，同奉宣祖、太祖配祭；祈穀、神州、明堂這些普通的祭祀，用宣祖配祭；圜丘、北郊、雩祀這些祭祀，用太祖配祭。"准奏。

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圜丘、孟夏雩祀、夏至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奉太祖、太宗并配。"詔可。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

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主管官吏說："冬至圜丘之祀、孟夏雩祀、夏至方丘之祭，請求奉太宗配祭；上辛祈穀、季秋明堂之祀，奉太祖配祭；上辛祭祀感生帝、孟冬祭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祭，皇帝親行郊祀，奉太祖、太宗一同配祭。"詔令准奏。乾興元年，真宗去世，詔令禮官商定變更郊祀配帝，禮官奏請："祈穀及祭祀

請："祈穀及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雩祀及昊天上帝及皇地祇，以太宗配；感生帝，以宣祖配；明堂，以真宗配；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配。"奏可。

神州地祇，用太祖配祭；雩祀及昊天上帝、皇地祇之祭，用太宗配祭；祭祀感生帝，用宣祖配祭；明堂之祀，用真宗配祭；皇帝親祀郊丘，用太祖、太宗配祭。"准奏。

景祐二年郊，詔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廟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親祀皆侑。常祀圜丘、皇地祇配以太祖，祈穀、雩祀、神州配以太宗，感生帝、明堂以宣祖、真宗配，如舊。慶曆元年，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真宗示輔臣《封禪圖》曰：'嘗見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蓋皇地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當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宜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後，有司不諭先帝以告成報功、酌宜從變之意，每郊儀範，既引祥符側置之文，又載西向北上之禮，臨時擇一，未嘗考定。"乃詔南郊祖宗之配，并以東方西向爲定。皇祐五年郊，詔自今圜丘，三聖并侑。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禮院亦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詔三聖并侑，後復迭配，未幾復并侑，以爲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經典，當時有司失於講求。"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并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無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正月，詔南郊以太祖定配。

景祐二年郊祀，皇帝下詔太祖、太宗、真宗三廟萬世不改。南郊之祀用太祖配祭，二宗迭相配祭，皇帝親祀三廟都配祭。圜丘、皇地祇這樣的普通祭祀用太祖配祭，祈穀、雩祀、神州這些祭祀用太宗配祭；感生帝、明堂的祭祀用宣祖、真宗配祭，一如舊制。慶曆元年，判太常寺呂公綽説："歷代郊祀，配位没有側向而置的，真宗打開《封禪圖》給輔臣看：'我曾見過郊祀昊天上帝時，未設正座，大概是因爲皇地祇要次一級。現在修治登封之制，上帝應該處於子位，太祖、太宗配祭，應該比照郊祀而斜置其神位。'其後，主管官吏便不究先帝告成報功、隨機權變之意，每次郊祀的儀制，都既要援引祥符時的側置文樣，又要載述面向西方、以北爲上的禮節，臨時擇用，未曾考定。"於是皇帝詔令南郊之祀祖宗的配祭，都以坐東向西爲準。皇祐五年郊祀，詔令從此以後的圜丘之祀，三聖一同配祭。嘉祐六年，諫官楊畋奏論水災的發生是由於郊廟不順洽。禮院也説："答謝頌揚天地，神無二主。唐代開始是用三祖一同配祭，後來便罷止了。皇祐初年，詔令三聖一同配祭，後來又輪流配祭，不久又一同配祭，并成爲定制。這雖然是出於孝思，然而於經典很是乖背，當時的主管官吏對此有失研求。"此事交付兩制議論，翰林學士王珪等説："推明尊情而祭享先帝，這是義的極致。然而推尊不能够瀆神，所以郊廟之中没有兩個神主。現在三帝一同配祭，本想要表達孝思，却正好褻瀆了對先帝的祭祀，不是没有使其心神安寧的辦法，請像禮官所論的那樣去做。"七年正月，詔令南郊之祀由太祖配祭。

高宗建炎二年，車駕至揚州，築壇於江都縣之東南。是歲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度宗咸淳二年，將舉郊祀，時復議以高宗參配。

高宗建炎二年，皇帝的車駕來到揚州，在江都縣東南築設祭壇。這一年冬至，祭祀昊天上帝，用太祖配祭。度宗咸淳二年，將要舉行郊祀時，又有人議論讓高宗參配。吏部侍郎兼中書

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洪燾等議，以爲："物無二本，事無二初，舜之郊嚳，商之郊契，周郊后稷，皆所以推原其始也。禮者，所以別等差，視儀則，遠而尊者配於郊，近而親者配於明堂，明有等也。臣等謂宜如紹興故事，奉太宗配，將來明堂遵用先皇帝彝典，以高宗參侑，庶於報本之禮、奉先之孝，爲兩盡其至。"詔恭依。

儀注。乾德元年八月，禮儀使陶穀言："饗廟、郊天，兩日行禮，從祀官前七日皆合於尚書省受誓戒，自來一日之內受兩處誓戒，有虧虔潔。今擬十一月十六日行郊禮，望依禮文於八日先受從享太廟誓戒，九日別受郊天誓戒，其日請放朝參。"從之。自後百官受誓戒於朝堂，宗室受於太廟。

祭之日均用丑時，秋夏以一刻，春冬以七刻，前二日遣官奏告。配帝之室，儀鸞司設大次、小次及文武侍臣、蕃客之次，太常設樂位、神位、版位等事。前一日司尊彝帥其屬以法陳祭器于堂東，僕射、禮部尚書視滌濯告潔，禮部尚書、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充、告備，禮部尚書視鼎鑊，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祭之旦，光祿卿率其屬取籩、豆、簠、簋實之。及薦腥，禮部尚書帥其屬薦籩、豆、簠、簋，户部、兵部、工部尚書薦三牲之腥熟俎。禮畢，各徹，而有司受之以出。晡後，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御史按視之。奏中嚴外辦以禮部侍郎，請解嚴以禮部郎中。贊者設亞、終獻位於小次之南，宗室位於其後；設公卿位於亞、終獻之南，分獻官位於公卿之後，執事者又在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其致福也，太牢

門下省檢正洪燾等人謀議此事，認爲："事物没有兩個本源和起始，舜郊祀嚳，商郊祀契，周郊祀后稷，都是用以推原本始。禮，是用以區別等差，規示儀則的，年代久遠而受到尊敬的配祭於郊祀，年代近而親近的配祭於明堂，這表明有差等。臣等認爲應該如同紹興舊制，奉太宗配祭，將來明堂之祀遵行先皇帝的法典，用高宗參配，這大概對於報答本始、孝奉先人，能够兩盡其意。"詔令恭相依從。

儀注。乾德元年八月，禮儀使陶穀說："饗祭太廟，郊祀上天，分别在兩天行禮，從祀官前七天都會合在尚書省接受誓戒，從來在一天之內接受兩種誓戒，都有損虔敬與修潔。現在準備在十一月十六日舉行郊禮，希望依照禮文在八日那天先接受享祭太廟的誓戒，九日再另外接受郊天誓戒，請於這兩天休止朝臣參見。"朝廷采納了他的建議。此後百官便在朝廷之上接受誓戒，宗室在太廟接受誓戒。

祭祀的時間都使用丑時，秋夏在一刻，春冬在七刻，祭祀的前兩天派官吏奏告時日。在配帝的房間，儀鸞司設置大次、小次以及文武侍臣、蕃客的位次，太常設置樂位、神位、版位等事。祭祀前一天司尊彝率領屬下按照禮規在堂東陳設祭器，僕射、禮部尚書審察洗滌情况禀明祭器的清潔，禮部尚書、侍郎察看牲體，光祿卿進奉牲體，禀告充足、完備，禮部尚書審察鼎鑊的情况，禮部侍郎審察牲牢的生熟。舉行祭祀的那天早晨，光祿卿率領其屬下取來籩、豆、簠、簋裝滿祭供之物。進奉牲牢時，禮部尚書率領其屬下獻上籩、豆、簠、簋，户部、兵部、工部尚書獻上盛放生熟牲體的俎。祭禮完畢後，各自撤掉，由主管官吏接收拿走。申時以後，郊社令率領屬下進行掃除，由御史加以檢視。禮部侍郎禀奏禁中戒備已由外朝備辦，禮部郎中請求解除戒備。贊相在小次的南面設置亞、終獻的位次，宗室位次在其後；在亞、終獻的南面設置公卿位次，分獻官位於公卿之後，辦理具體事務的人又在分獻官的後面，都雙行排列，面向西方，以北爲上。

以牛左肩、臂、臑折九個，少牢以羊左肩七個、犆豕以左肩五個。有司攝事、進胙皆如禮。太尉展視以授使者，再拜稽首。既享，大宴，號曰飲福，自宰臣而下至應執事及樂工、馭車馬人等，并均給有差，以爲定式。是歲十一月日至，皇帝服衮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圜丘，還御明德門樓，肆赦。

仁宗天聖二年，詔加真宗謚，上謂輔臣曰："郊祀重事，朕欲就禁中習儀，其令禮官草具以聞。"先郊三日，奉謚册寶于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景靈宫，宿太廟。既享，赴青城，至大次，就更衣壇改服衮冕行事。五年，郊後擇日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也。"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室太祝升殿，徹豆。三日，又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宫。禮畢，賀皇太后，比籍田；勞酒儀，略如元會。其恭謝云："臣某虔遵舊典，郊祀禮成，中外協心，不勝歡抃。"宣答曰："皇帝德備孝恭，禮成嚴配，萬國稱頌，歡豫增深。"帝再拜還内。樞密使以下稱賀，閤門使宣答，樞密副使升殿侍立，百官稱賀。酒三行，還内殿，受命婦賀，司賓自殿側幕次引内命婦於殿庭，北向立，尚儀奏："請皇太后即御坐。"司賓贊："再拜。"引班首升自西階，稱封號妾某氏等言："郊祀再舉，福祚咸均，凡在照臨，不勝忻抃。"降，再拜。尚宫承旨，降自東階，稱"皇太后聖旨"，又再拜。司賓宣答曰："已成巨禮，歡豫良深。"皆再拜。次外命婦賀如内命婦儀，退，皆赴别殿賀皇帝，惟不致詞，不宣答。

神宗元豐六年十一月二日，帝

進獻胙肉時，太牢用牛左肩、臂、臑折九個，少牢用羊左肩七個、犆豕左肩五個。主管官吏掌事、進獻胙肉都依禮進行。太尉打開檢視之後交給使者，使者兩次稽首拜受。享祭結束後，大宴群臣，號稱飲福，上自宰臣，下至具體辦事官吏以及樂工、駕馭車馬的人等，都給予賜胙，形成定制。這一年十一月冬至，皇帝穿上衮冕，手裏拿着圭，在圜丘合祭天地，車駕返回明德門樓，大赦天下。

仁宗天聖二年，詔令加封真宗謚號，皇帝對輔臣説："郊祀是重要的事，我想到宫中習練禮儀，你們讓禮官草就呈上。"郊祀的前三天，奉持謚册放到太廟珍藏。第二天，進奉貢品給玉清昭應、景靈宫，皇帝留宿太廟。祭享結束後，皇帝赴往青城，來到大次，到更衣壇改服衮冕行郊祀事。五年，郊祀之後選擇日期進行恭謝，大禮使王曾請求節减廟樂，皇帝説："三年一次的祭享，我不敢害怕勞頓。"三獻終了，由七個增禮生各自導引本室太祝升殿，撤除豆。三日，又在長春殿進行齋戒，恭謝玉清昭應宫。祭禮完畢，致賀皇太后，在籍田之上列隊；犒勞飲酒，儀制大略如元會。恭謝之詞説："爲臣我虔誠地遵循舊有典制，郊祀禮儀完成，朝廷内外齊心一意，不勝歡悦。"致答説："皇帝具備孝恭之德，禮敬嚴配，萬國稱頌，歡悦加深。"皇帝再拜後返回宫中。樞密使以下的官員前來致賀，閤門使奉旨宣答，樞密副使升殿侍立，百官稱賀。三次行酒之後，皇帝返回内殿，接受命婦的祝賀。司賓從殿側帷幕中依次引導内命婦來到殿庭，面向北站立，尚儀奏請："請皇太后就御座。"司賓贊引："再拜。"又引導班首從西面殿階升殿，稱封號的某位妾等説："郊祀再次舉行，福祚均施衆人，帝澤所及之處，無不一片歡欣。"退下，再拜。尚宫承旨上殿，從東面殿階退下，説"皇太后聖旨"，又再拜。司賓宣答説："大禮已成，歡悦良深。"都再拜。司賓又引導外命婦致賀，儀制一如内命婦，她們退下後，都到别殿向皇帝表示祝賀，衹是不致詞，也不宣答。

神宗元豐六年十一月二日，皇帝將要親自

將親郊，奉仁宗、英宗徽號册寶于太廟。是日晚，齋于大慶殿。三日，薦享于景靈宮，齋于太廟。四日，朝享七室，齋于南郊之青城。五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是日，帝服靴袍，乘輦至大次。有司請行禮。服大裘，被衮冕以出，至壇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入，宮架樂作，至午階下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奏《景安之樂》，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詣罍洗，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樂止。帝搢圭，盥帨訖，樂作，至壇下，樂止。升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殿中監進鎮圭，《嘉安樂》作，詣上帝神坐前，北向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俯伏，興，搢圭跪，三上香，奠玉幣，執圭，俯伏，興，再拜。内侍舉鎮圭授殿中監，樂止。《廣安樂》作，詣太祖神坐前，東向，奠圭幣如上帝儀。登歌樂作，帝降壇，樂止。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止。禮部尚書、户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豐安樂》作，奉奠訖，樂止。再詣罍洗，帝搢大圭，盥帨，洗爵拭爵訖，執大圭，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禧安樂》作，詣上帝神坐前，搢圭跪，執爵祭酒，三奠訖，執圭，俯伏，興，樂止。太祝讀册，帝再拜訖，樂作。次詣太祖神坐前，如前儀。登歌樂作，帝降自午階，樂止。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樂止。亞獻盥帨訖，《正安樂》作，禮畢，樂止。終獻行禮并如上儀，獻畢，宮架樂作，帝升自午階，樂止。登歌樂作，至飲福位，樂

舉行郊祀，奉持着仁宗、英宗的徽號册珍藏在太廟。這天晚上，在大慶殿實行齋戒。三日，向景靈宮薦獻貢品，在太廟實行齋戒。四日，祭享七室，在南郊的青城實行齋戒。五日是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祭。這一天，皇帝身穿靴袍，乘輦來到大次。主管官吏謁見行禮。皇帝穿着長皮衣，衮冕加身走了出來，來到壇中壝門外，殿中監奉上大圭，皇帝拿着它走進來，這時，奏樂開始，皇帝來到午階下的版位，面向西而立，音樂中止。禮儀使贊唱說："官吏們已經作好準備，請進行。"宮中樂隊演奏《景安之樂》，文舞進行六成之後，音樂中止，皇帝再拜，來到罍洗面前，宮中樂隊奏樂，到罍洗南北方向時，音樂中止。皇帝插上圭，洗完手，音樂奏起，來到壇下，音樂中止。皇帝登上午階，登歌樂奏起，來到壇上，音樂中止。殿中監獻上鎮圭，《嘉安樂》奏起，皇帝來到神座面前，向北跪拜，把鎮圭放在彩色墊板上，手拿大圭，俯身下拜，起來，插圭跪拜，上香三次，進獻玉帛，手拿大圭，俯身下拜，起來，再拜。内侍舉起鎮圭交給殿中監，音樂中止。《廣安樂》奏起，皇帝來到太祖神座前，面向東方，進獻圭帛，儀式一如祭奠上帝。登歌樂奏起，皇帝走下祭壇，音樂中止。宮中樂隊奏樂，皇帝歸位，面向西而立，音樂中止。禮部尚書、户部尚書以下奉持饌食俎豆，宮中樂隊演奏《豐安樂》，祭獻完畢，音樂中止。皇帝再次來到罍洗面前，插好大圭，洗手拭乾，又洗拭好爵，手拿大圭，宮中樂隊奏樂，皇帝來到壇下，音樂中止。皇帝從午階上來，登歌樂奏起，來到壇上時，音樂中止。登歌《禧安樂》奏起，皇帝來到上帝神座前，插圭跪拜，舉爵進酒，三次進獻完畢，手拿着圭，俯身下拜，起身，音樂中止。太祝宣讀册文，皇帝再拜完畢，音樂奏起。皇帝接着來到太祖神座面前，儀式如前。登歌樂奏起，皇帝從午階上走下來，音樂中止。宮中樂隊奏樂，皇帝歸位，面向西而立，音樂中止。文舞退下，武舞進上，宮中樂隊演奏《正安之樂》，音樂中止，亞獻待皇帝洗手完畢，《正安樂》奏起，儀式結束後，音樂

止。《禧安樂》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摶黍豆，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圭，俯伏，興，再拜，樂作。帝降，還位如前儀。禮部、户部尚書徹俎豆，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宫架《宴安樂》作，一成止。宫架樂作，帝詣望燎位，南向立，樂止。禮直官曰："可燎。"俟火燎半柴，禮儀使跪奏："禮畢。"宫架樂作，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

中止。終獻行禮全如以上儀式，祭獻完畢，宫中樂隊奏樂，皇帝從午階登上，音樂中止。登歌樂奏起，皇帝來到飲福位次，音樂中止，《禧安樂》奏起，皇帝再拜，插圭跪拜，接過爵來，三次獻酒，飲福酒，放下爵，接過俎，放下俎，接過摶黍豆，再次接過爵，飲福酒完畢，放下爵，手拿着圭，俯身下拜，起身，再拜，音樂奏起。皇帝走下來，歸位如前面的儀式。禮部、户部尚書撤除俎豆，禮直官説："賜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宫中樂隊演奏《宴安樂》，奏完一曲時中止。宫中樂隊又開始奏樂，皇帝來到望燎位次，向南而立，音樂中止。禮直官説："可以燃火了。"等到柴燒了一半，禮儀使跪奏："祭禮完畢。"宫中樂隊奏樂，皇帝走出中壝門，殿中監接過大圭，回到大次，音樂中止。主管官吏奏請解除戒備。

帝乘輿還青城，百官稱賀於端誠殿。有司轉仗衛，奏中嚴外辦。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至玉輅所，侍中跪請降輿升輅。帝升輅，門下侍郎奏請進行，又奏請少駐，宣侍臣乘馬。將至宣德門，奏《采薺》一曲，入門，樂止。侍中請降輅赴幄次，有司奏解嚴。帝常服，乘輿御宣德門，肆赦，群臣稱賀如常儀。

皇帝乘車回到青城，百官在端誠殿道賀。主管官吏轉過儀仗侍衛，稟奏中嚴外辦。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乘車而出。來到玉輅所，侍中跪請皇帝下車上輅。皇帝上輅後，門下侍郎奏請前行，又奏請稍稍駐留，宣令侍臣乘馬。皇帝快到宣德門時，奏《采薺》一曲，進門後，音樂中止。侍中請皇帝下輅進入帷帳，主管官吏奏請解除戒備。皇帝换上日常服飾，乘車御駕宣德門，大赦天下，群臣道賀如平常的儀式。

初，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準禮，天地、社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奏："以許王薨謝，去郊禮裁十日，又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且至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受誓戒，按令式，受誓戒後不得吊喪問疾。今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全爽禮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違令式。况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爲大宗，於朝廷爲冢嗣，遽兹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愁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

當初，淳化三年，將要在冬至舉行郊祀，這之前十天，皇子許王去世，主管官吏説道："許王去世在未受誓戒之前，按照禮儀，天地、社稷的祭祀不當中止。"皇帝詔令尚書省商議。吏部尚書宋琪等人上奏："許王去世，離郊祀的日子纔僅有十天，又詔令停止十一天之後五天的朝參，而至尊遇喪，百官都應當入朝慰恤。主管官吏又要百官在十二、十三天接受誓戒，按照令典，受誓戒後不能吊喪問疾。現在假如皇帝既已停止上朝而没服喪，那麽於禮文就全然不合；而百官既已接受誓戒還入朝慰恤，又有違於令典。何况許王是藩戚之親，聲望明著，在昆仲之中爲大宗，在朝廷之上是王位傳人，突然去世，上下同哀，伏想聖心，豈能承受追念之情。值此憂愁慘痛之際，行此配對上天之儀，臣等實在擔憂上

弗歆，下民之斯惑。况祭天之禮，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差降。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神宗之嗣位也，英宗之喪未除。是歲當郊，帝以爲疑，以問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對以不當廢。珪又謂：“‘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太后之喪，即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請冬至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詔用景德故事，惟郊廟及景靈宫禮神用樂，鹵簿鼓吹及樓前宫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警場止鳴金鉦、鼓角，仍罷諸軍呈閲騎隊。故事，齋宿必御樓警嚴，幸後苑觀花，作水戲，至是悉罷之。有司言：“故事，當謁謝於祖宗神御殿，獻享月吉禮，以禮官攝。”詔遣輔臣，仍罷詣佛寺。是後國有故，皆遣輔臣。

高宗紹興十二年，臣僚言：“自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於明堂，而郊天之禮未舉，來歲乞行大禮。”詔建圜壇於臨安府行宫東城之外，自是凡六郊焉。

孝宗隆興二年，詔曰：“朕恭覽國史，太祖乾德詔書有云：‘務從省約，無至勞煩。’仰見事天之誠，愛民之仁，所以垂萬世之統者在是。今歲郊見，可令有司，除禮物、軍賞，其餘并從省約。”初降詔以十一月行事，以冬至適在晦日，以至道典故，改用獻歲上辛，遂改來年元爲乾道。乃以正月一日有事南郊，禮成，進胙于德壽宫，以牛腥體肩三、臂上臑二。導駕官自端誠殿簪花從駕至德壽宫上壽，飲福稱賀，陳設儀注，并同

帝不會歆享，百姓感到困惑。何況祭天之禮，每年有四次，載在《禮經》之上，沒有什麽差等。請在來年的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建議得到采納。

神宗繼位後，爲英宗的服喪還未結束。這一年應當舉行郊祀，皇帝感到疑惑，就去詢問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他們都説郊祀不應廢止。王珪又説：“‘服喪三年，不行祭祀，衹有祭祀天地、社稷，不受私喪的限制而舉行。’《傳》上説：‘不敢以卑廢尊。’景德二年，真宗爲明德太后服喪，就以日易月而解除喪服。第二年就祭享太廟，在圜丘之上合祭天地。請求冬至實行郊廟之禮，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等有關祭神之事都不能廢止。”詔令用景德舊制，衹有郊廟及景靈宫禮神用樂，鹵簿鼓吹及樓前宫架、諸軍音樂，都備而不用，警場衹鳴擊金鉦、鼓角，又罷止諸軍呈閲騎兵。舊制，齋宿期間一定要對皇帝居所嚴守警戒，皇帝到後苑賞花，觀看水上表演，到這時全都罷止。主管官吏説：“按舊制，應當拜謝祖宗神御殿，奉獻月吉禮，由禮官掌管。”詔令派遣輔臣掌理，又罷止赴往佛寺。此後每逢國事，都派遣輔臣。

高宗紹興十二年，臣僚説道：“自從皇帝南巡以來，三年的祭祀，衹是祭享明堂，郊天之禮未嘗舉行，來年請求實行郊天大禮。”詔令在臨安府行宫東城之外築造圜壇，從此共進行了六次郊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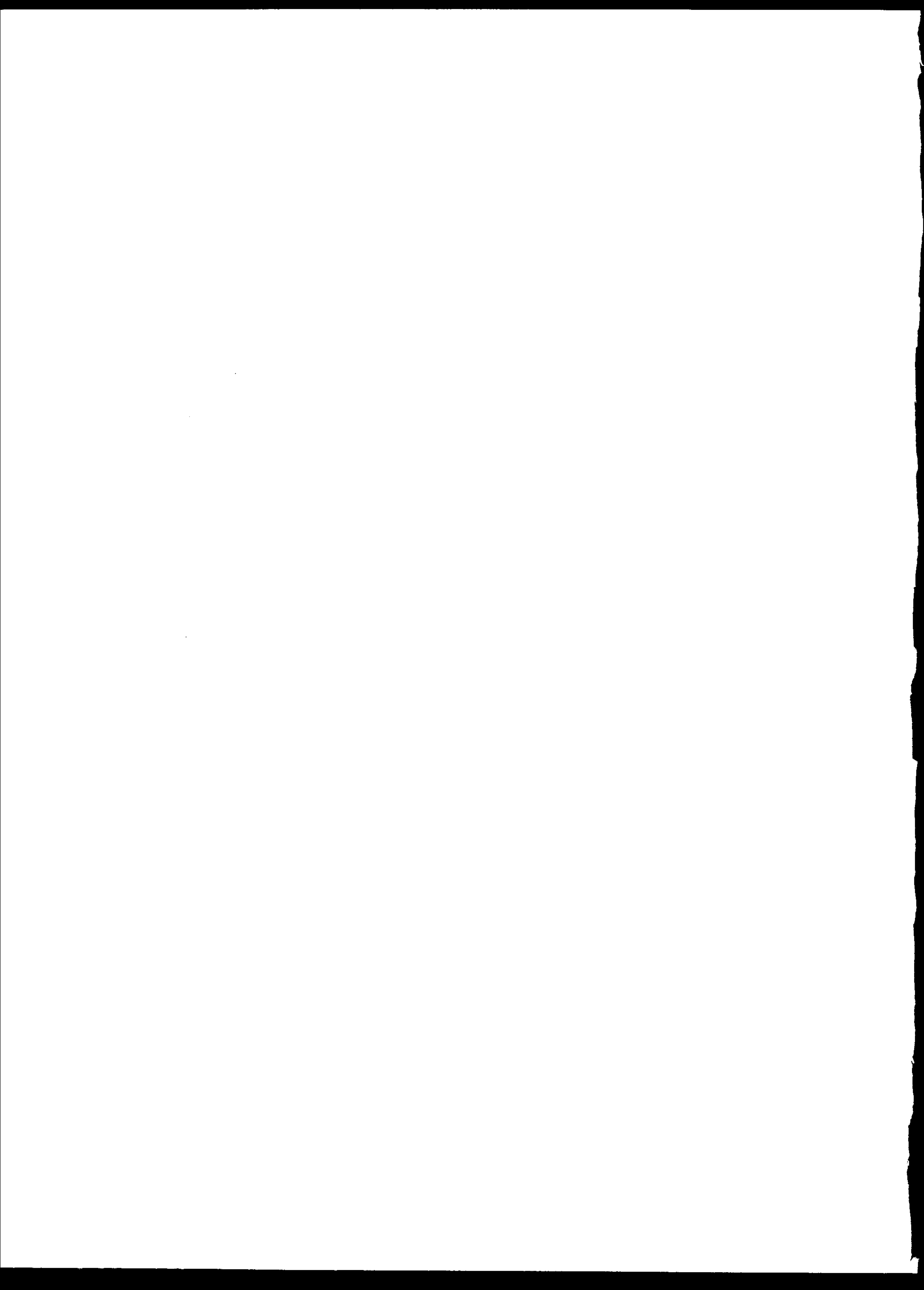
孝宗隆興二年，皇帝下詔説：“我恭敬地閲覽國史，見太祖乾德詔書上説道：‘務必力行儉約，不要引起勞煩。’仰見先帝事天的誠心，愛民的仁德，足以垂範萬世之處都在這裏了。今年的郊祀，可以命令主管官吏，除了禮物、軍賞之外，其他一律從簡。”開始降詔在十一月行事，因爲冬至正好是晦日，用至道典故，改用年初上辛，因此第二年改元乾道。於是在這一年的正月初一舉行郊祀，禮成之後，在德壽宫獻胙，用生牛肩三個、臂上臑兩個。導駕官從端誠殿簪花從駕來到德壽宫上壽，飲福致賀，陳設禮儀，一同上壽禮。皇帝致詞説：“皇帝臣某陳言：明堂祭

上壽禮。皇帝致詞曰："皇帝臣某言：享帝合宫，受天純嘏，臣某與百僚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自後郊祀、明堂進胙飲福，并如上儀。

光宗紹熙二年十一月郊，以值雨，行禮于望祭殿。帝遂感疾。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度宗咸淳二年，權工部尚書趙汝暨等奏："今歲大禮，正在先帝大祥之後，臣等竊惟帝王受命，郊見天地，不可緩也。古者有改元即郊，不用前郊三年爲計。况今適在當郊之歲，既逾大祥之期，圜丘之祀，豈容不舉。"於是降禮，以十一月十七日款謁南郊，適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陰交蝕。"遂改來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禮。太常寺言："皇帝既已從吉，請依儀用樂。其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獻景靈宫，三十日朝享太廟，尚在禫制之内，所有迎神、奠幣、酌獻、送神作樂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樂，備而不作。"

享上帝，接受上天所賜洪福，臣某與百官不勝歡慶，謹此奉上千萬年之壽。"從此郊祀、明堂的進胙飲福，都如上面的儀式。

光宗紹熙二年十一月郊祀，因爲遇上下雨，所以就在望祭殿舉行祭禮。之後皇帝染上了疾病。理宗四十一年間，衹舉行了一次郊祀。度宗咸淳二年，權工部尚書趙汝暨等上奏："今年的大禮，正好在先帝大祥之後，臣等以爲帝王受命，郊祀天地，不可延緩。古時有改元後就舉行郊祀的例子，不以前次郊祀過了三年爲計。何况如今正在應當舉行郊祀的年歲，既已過了大祥的日期，圜丘之祀，哪能不進行呢?"於是降禮進行，在十一月十七日拜謁南郊，正值太史院説道："十六日太陰交蝕。"於是改在來年正月一日在南郊行禮。太常寺説："皇帝既已换上吉服，請依照儀式用樂。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獻景靈宫，三十日朝享太廟，還在禫制之内，除了迎神、奠幣、酌獻、送神作樂外，其餘盥洗升降行步等樂，備而不作。"



宋史卷一百

志第五十三

禮(三)

吉禮(三)

北郊　祈穀　五方帝　感生帝

北郊

北郊。宋初，方丘在宮城之北十四里，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爲壇於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建隆以來，迭奉四祖崇配二壇。太平興國以後，但以宣祖、太祖更配。真宗乃以太宗配方丘，宣祖配神州地祇。皇祐初，禮官言："皇地祇壇四角再成，面廣四丈九尺，東西四丈六尺。上成高四尺五寸，下成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廣三尺五寸，卑陋不應典禮。請如唐制增廣之。"五年，諸壇皆改。嘉祐配位七十一，加羊、豕各五。慶曆用犢、羊、豕各一。既而諫官司馬光奏："大行請謚于南郊，而皇地祇止於望告，失尊卑之序。"下禮院，定非次祭告皇地祇，請差官詣北郊行事。其神州之壇，方三丈一尺，皇祐增高三尺，廣四十八步，内壝四面以青繩代之。仍遣内臣降香，有司攝事如儀。

北郊。宋初，方丘在宮城北十四里，夏至在此祭祀皇地祇；另外在北郊築壇，孟冬在此祭祀神州地祇。建隆以來，輪流敬奉四位先祖配祭二壇。太平興國以後，祇用宣祖、太祖輪流配祭。真宗就將太宗配祭方丘，宣祖配祭神州地祇。皇祐初年，禮官説道："皇地祇壇有四角二層，面寬四丈九尺，東西長四丈六尺。上層高四尺五寸，下層高五尺，五丈三尺見方，臺階寬三尺五寸，其卑陋不合禮典。請求依照唐制增加。"五年，諸壇都進行了修改。嘉祐時配位七十一個，增加豬、羊各五頭。慶曆時用牛犢、羊、豬各一頭。不久諫官司馬光上奏："於南郊大行請謚，而對皇地祇僅是望告，這有失尊卑之序。"下詔禮院，確定非次祭告皇地祇，請求派官到北郊行事。神州的祭壇，三丈一尺見方，皇祐時增高三尺，寬四十八步，内壝的四邊用青繩替代。又派遣内臣贈香，主管官吏按照儀式主持其事。

神宗元豐元年二月，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者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在國之南，祭地于澤中之方丘，在國

神宗元豐元年二月，郊廟奉祀禮文所説："古時候祭天在地上圜丘，位於國都之南，祭地在澤中方丘，位於國都之北，所用牲幣禮樂也各

之北，其牲幣禮樂亦皆不同，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由漢以來，乃有夫婦共牢，合祭天地之説，殆非所謂求神以類之意。本朝親祀上帝，即設皇地祇位，稽之典禮，有所未合。"遂詔詳定更改以聞。於是陳襄、王存、李清臣、張璪、黄履、陸佃、何洵直、楊完等議，或以當郊之歲，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各一日而祀遍；或於圜丘之旁，別營方丘而望祭；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親祭，改用十月；或欲親郊圜丘之歲，夏至日遣上公攝事於方丘，議久未决。

不相同，這是爲了順合陰陽，因其高下不同而各自以類侍奉。自從漢代以來，纔有夫婦共牢，合祭天地之説，大概這不符合求神以類的意旨。本朝皇帝親祀上帝，就設置了皇地祇的神位，考之禮典，有所不合。"於是詔令詳定更改後上報。這時陳襄、王存、李清臣、張璪、黄履、陸佃、何洵直、楊完等人紛紛議論，有的認爲應當在該郊祀的年歲，冬至和夏至分祭南北郊，各用一天行祀；有的認爲應該在圜丘旁邊，另外建造方丘而舉行望祭；有的認爲夏至正值酷暑，天子不能親祀，應該改在十月；有的認爲應該在皇帝親祀圜丘的年歲，夏至時派遣上公到方丘主事，議論很久，也未能决定。

三年，翰林學士張璪言："先王順陰陽之義，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萬世不可易之理。議者乃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存焉。"於是禮官請如璪議，設宫架樂、文武二舞，改製樂章，用竹册匏爵，增配帝犢及捧俎分獻官，廣壇壝齋宫，修定儀注上之。既而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父天母地之義若有隆殺。請遇親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備禮躬款北郊，以存事地之義。"四年四月，乃詔："親祀北郊，并依南郊之儀，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攝事。"六年，禮部、太常寺上親祀儀并如南郊；其攝事唯改舞名及不備官，其籩豆、樂架、玉幣之數，盡如親祠。是歲十一月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

三年，翰林學士張璪説："先王爲了順應陰陽的道理，在冬至祀天，在夏至祀地，這是萬世不能更改的道理。有的人竟然議論説改用其他的月份，這是無稽之談。萬不得已，也應該在該舉行郊祀的那年，在夏至那天，盛備禮容，備好樂舞，派遣冢宰主持郊祀。這雖然未能全部符合禮節，或許先王的遺意還能得以保存。"於是禮官請求采納張璪的意見，設置宫架樂、文武兩種舞蹈，改製樂章，使用竹册匏爵，增配帝犢及捧俎分獻官，增廣壇壝齋宫，修定禮儀呈上。不久曾肇説："現在冬至如果罷止合祭，而夏至又讓主管官吏主持祭祀，那麽就不再有皇帝親祀地祇的時候了，這於父天母地之義恐怕有厚薄之分。請求今後遇上親祀南郊的年份，在夏至那天皇帝親祀北郊，以見尊奉地祇之義。"四年四月，皇帝便詔令："親祀北郊時，全部依照南郊的禮儀，如果因事不能親至，就派上公攝理。"六年，禮部、太常寺進上親祀禮文全如南郊之禮；上公攝理時祇是改動了舞名及不備置官員，其籩豆、樂架、玉幣的數量，全都如皇帝親祀一樣。這一年十一月甲辰冬至，祭祀昊天上帝，用太祖配祭，開始罷止合祭，不設皇地祇的神位。

哲宗初立，未遑親祀，有司攝事如元豐儀。元祐五年夏至，祭皇地

哲宗剛剛繼位時，來不及親祀，主管官吏攝理其事，一如元豐時禮儀。元祐五年夏至，祭祀

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遍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也。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爲萬世法。"禮部尚書趙彦若請依元豐所定，郊祀之歲，親祀方丘及攝事，已合禮之正，更不須聚議。禮部郎中崔公度請用陳薦議，仍合祭天地，從祀百神。復詔尚書、侍郎、兩省及侍從、臺諫、禮官集議。於是翰林學士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如故事，俟將來親祠北郊，則合祭可罷。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爾。去所易而就所難，虚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中書舍人孔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州地祇之祭。彭汝礪、曾肇復上疏論合祭之非。文多不載。

九月，三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吕大防言："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於祖宗之制未睹其可。"范百禄以"圜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獨不設地祇位，恐亦未安。况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爲勉行權制，俟北郊議定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大防之言爲是。而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詔

皇地祇，任命尚書右丞許將攝理其事。許將説："王者以天爲父，以地爲母，每隔三年的冬至，天子親自主持祭祀，遍祭宗廟，在圜丘祭天，而夏至方澤的祭祀，竟衹派遣上公理事，那麽皇地祇便永遠不在親祀之列，這對於禮義是大的缺憾。希望廣詔群儒，講求典制，論明端正祀典，來作爲萬世法則。"禮部尚書趙彦若請求依照元豐時所定禮儀，舉行郊祀的年份，皇帝親祀方丘以及上公攝事，已經符合禮典正道，不必再聚衆謀議。禮部郎中崔公度請求采用陳薦的建議，仍然合祭天地，隨祀百神。皇帝又詔令尚書、侍郎、兩省及侍從，臺諫、禮官集中商議。於是翰林學士顧臨等八人，請求像過去一樣合祭天地，等到將來皇帝親祀北郊時，那合祭就可以罷止了。宋建立以來，一祖六宗，都是合祭天地，其中不合祭的，衹是元豐六年的郊祀。去其易而就其難，使地祇的大祭形同虚設，現在若不决定，今後必定後悔。吏部侍郎范純禮等二十二人，都主張另祀北郊。中書舍人孔武仲又請求在孟冬純陰之月，皇帝親祀北郊，如同神州地祇的祭祀。彭汝礪、曾肇又上疏論説合祭的錯誤。因爲文字過多，這裏不載録。

九月，三省上呈顧臨等人的議案。太皇太后説："應該依照仁宗皇帝的舊制。"吕大防説："諸儒獻議，想讓南郊不設皇地祇的神位，從祖宗舊制來看，這是不行的。"范百禄認爲"圜丘没有祭地的禮制，《記》上説：'有人將其廢棄、没人能再將其興起。'先帝所廢除的禮制，是考察往古，引據經典的結果，不能輕易改動。"大防又説："先帝因爲禮文所建議，命令諸儒確定北郊祀地的禮節，然而没有經過親自施行。現在皇帝臨政之初，應當親自郊見天地，而惟獨不設地祇的神位，恐怕不太妥當。何况祖宗藉此來恩澤四方，獎賞將士，如果不是三年一舉行，那就是國力有限。現在應該暫且施行權宜之制，等到北郊之禮議定及太廟祭禮，再施行也不晚。"太皇太后認爲大防的話對。而蘇頌、鄭雍都認爲"古代君王繼位之初，一定要郊祀天地。現在皇帝初行郊祀却不祀地，恐怕未合古制。"於是皇

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詔定親祀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祇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并况之儀。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十一月冬至，親祠南郊，遂合祭天地，而詔罷飲福宴。

八年，禮部尚書蘇軾復陳合祭六議，令禮官集議以聞。已而下詔依元祐七年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仍罷集議。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制詳定禮文所，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復行合祭，請再下禮官議。"御史中丞黃履謂："南郊合祭，因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逭先帝親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莽意合祀，瀆亂典禮。"帝以詢輔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謂之社。"黃履曰："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社者土之神爾，豈有祭大祇亦可謂之社乎?"乃以履奏送禮部、太常寺。權禮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誼等言："宜用先帝北郊儀注，以時躬行，罷合祭禮。"已而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祭地祇，必難親行。"詔令兩省、臺諫、禮官同議，可親祀北郊，然後罷合祭之禮。曾布、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劉定、傅楫、黃裳、豐稷、葉祖洽等言，互有是否。蔡京、林希、蔡卞、黃履、吳安持、晁端彥、翟思、郭知章、劉拯、黃慶基、

帝下詔說："國家郊廟大祀，祖宗之制是任命官吏攝理其事，衹有三年一次的皇帝親行郊祀，是先祭享祖廟，冬至再在圜丘合祭天地。元豐年間，主管官吏援引周制，認爲合祭不合古義，先帝於是頒詔議定親祀北郊的禮儀，没來得及施行。這一年，郊祀不設皇地祇的神位，而宗廟的祭享一出權宜之制。朕方行郊祭天地之禮，冬至的南郊之祀，應該依照熙寧十年的舊制，設置皇地祇的祭位以嚴明天地比并之儀。其後親祀方澤，就修用元豐六年五月的制度。等到郊禮完畢，集合官吏詳細議定禮典上呈。"十一月冬至，皇帝親祀南郊，於是合祭天地，詔令罷止飲福宴。

八年，禮部尚書蘇軾又陳説合祭六議，皇帝命令禮官集中商議報上。不久下詔依照元祐七年的舊制，在南郊合祭天地，又罷止集議。紹聖元年，右正言張商英説："先帝創立詳定禮文所，認爲合祭不合古義，依據經典進行了糾正。元祐之臣，竟重又實行合祭，請再次下交禮官集議。"御史中丞黃履説："南郊合祭，因王莽諂事元后而起，由此便躋升了地位，使得二祭同席共牢。待到先帝親行郊祀，大臣以爲宣仁同政，又用王莽之意實行合祀，瀆神亂禮。"皇帝就此詢問輔臣，章惇説："北郊衹能叫做社。"黃履説："所謂郊是指與神明相交，所以祭天地都稱郊。社是對土神的稱謂，哪有祭祀大神也可稱之爲社的呢?"於是把黃履的奏言送往禮部、太常寺。權禮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誼等説："應該用先帝制定的北郊儀制，由皇帝按時躬行，罷止合祭。"不久三省説道："合祭已是不合禮典，但是盛夏祭祀地祇，皇帝必難親自前往。"詔令兩省、臺諫、禮官一同商議，認爲可以由皇帝親祀北郊，然後罷止合祭。曾布、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劉定、傅楫、黃裳、豐稷、葉祖洽等人的持説，互有是否。蔡京、林希、蔡卞、黃履、吳安持、晁端彥、翟思、郭知章、劉拯、黃慶基、董敦逸等人請求罷止合祭。詔令依從。然而北郊親祀，直到皇帝去世也没能舉行。

董敦逸等請罷合祭。詔從之。然北郊親祀，終帝之世未克舉云。

建中靖國元年，命禮部、太常寺詳定北郊儀制。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請改合祭之禮，韓忠彦以爲不可。曾布力主北郊之説，帝亦然之，遂罷合祭。

建中靖國元年，命令禮部、太常寺詳細議定北郊儀制。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請求改變合祭之禮，韓忠彦認爲不行。曾布力主北郊之説，皇帝認爲他説得對，於是罷止合祭。

政和三年，詔禮制局議方壇制度。是歲，新壇成。初，元豐三年七月，詔改北郊圜壇爲方丘。六年，命禮部、太常定北郊壇制。哲宗紹聖三年，權尚書侍郎黄裳等言："南郊青城至壇所五百一十八步，自瑞聖園至皇地祇壇之東壇五百五十六步，相去不遠。其壇係國初所建，神靈顧享已久。元豐間，有司請地祇、神州并爲方壇，壇之外爲坎，詔止改圜壇爲方。請下有司，比類南郊增飾制度，除治四面稍令低下，以應澤中之制。"詔禮部再爲詳定，指畫興築。至是，禮制局言："方壇舊制三成，第一成高三尺，第二成、第三成皆高二尺五寸，上廣八丈，下廣十有六丈。夫圜壇既則象於乾，則方壇當效法於坤。今議方壇定爲再成，一成廣三十六丈，再成廣二十四丈，每成崇十有八尺，積三十六尺，其廣與崇皆得六六之數，以坤用六故也。爲四陛，陛爲級一百四十有四，所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也。爲再壝，壝二十有四步，取坤之策二十有四也。成與壝俱再，則兩地之義也。"齋宫大内門曰廣禋，東偏門曰東秩，西偏門曰西平，正東門曰含光，正西門曰咸亨，正北門曰至順，南内大殿門曰厚德，東曰左景華，西曰右景華，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後又增四角樓爲定式。

政和三年，詔令禮制局議定方壇制度。這一年，新壇建成。當初，元豐三年七月，詔令將北郊圜壇改爲方丘。六年，命令禮部、太常議定北郊壇制。哲宗紹聖三年，權尚書侍郎黄裳等説："南郊青城到壇所有五百一十八步，從瑞聖園到皇地祇壇的東壇有五百五十六步，相距不遠。壇是開國之初所建，神靈垂享已久。元豐年間，主管官吏請求將地祇、神州的祭壇都建成方壇，在壇外置坎，詔令祇改圜壇爲方壇。請下達主管官吏，比照南郊增飾之制，整治壇的四周使之稍顯低窪，來符合澤中之制。"詔令禮部再加詳定，規劃築建。到這時，禮制局説："方壇舊制有三層，第一層高三尺，第二層、第三層都高二尺五寸，上面寬八丈，下面寬十六丈。圜壇既已取象於乾，那麽方壇就應仿象於坤。現在議定方壇爲兩層，第一層寬三十六丈，第二層寬二十四丈，每層高十八尺，共三十六尺，其寬度與高度都是六六之數，是因爲坤用六數的緣故。設置四處臺階，共有一百四十四級，這是因爲坤的策數是一百四十四。設置兩道壝墻，每道壝墻長二十四步，這是取用坤的策數爲二十四之故。層數與壝數都是二，這是爲了取法兩地之義。"齋宫大内門叫廣禋，東偏門叫東秩，西偏門叫西平，正東門叫含光，正西門叫咸亨，正北門叫至順，南内大殿門叫厚德，東爲左景華，西爲右景華，正殿叫厚德，便殿叫受福、坤珍、道光，亭名叫承休，後來又增設四角樓作爲定式。

其神位，崇寧初，禮部員外郎陳

關於神位，崇寧初年，禮部員外郎陳暘説：

暘言:"五行於四時,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今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於北郊第一成。天莫尊於上帝,而五帝次之;地莫尊於大祇,而岳帝次之,今尚與四鎮、海、瀆并列,請升之於第一成。"至是,議禮局上《新儀》: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稾秸;太祖皇帝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木神勾芒、東岳於壇第一龕,東鎮、海、瀆於第二龕,東山、林、川、澤於壇下,東丘、陵、墳、衍、原、隰於内壝之内,皆在卯階之北,以南爲上。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岳於壇第一龕,南鎮、海、瀆於第二龕,南山、林、川、澤於壇下,南丘、陵、墳、衍、原、隰於内壝之内,皆在午階之東,以西爲上。土神后土、中岳於壇第一龕,中鎮於第二龕,中山、林、川、澤於壇下,中丘、陵、墳、衍、原、隰於内壝之内,皆在午階之西,以西爲上。金神蓐收、西岳於壇第一龕,西鎮、海、瀆於第二龕,崑崙、西山、林、川、澤於壇下,西丘、陵、墳、衍、原、隰於内壝之内,皆在酉階之南,以北爲上。水神玄冥、北岳於壇第一龕,北鎮、海、瀆於第二龕,北山、林、川、澤於壇下,北丘、陵、墳、衍、原、隰於内壝之内,皆在子階之西,以東爲上。神州地祇席以稾秸,餘以莞席,皆内向。其餘并如元豐儀壇壝之制。其位板之制:上帝位板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璧之義。皇地祇位板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黄色,取黄琮之義。皆

"五行對於四時,有帝作爲其主宰,必有神作爲其佐助。現在五行之帝既已從享南郊第一層,那麼五行之神也應當列在北郊第一層。天上没有比上帝更尊貴的,五帝在其次,地上没有比大祇更尊貴的,岳帝在其次,現在它還在與四鎮、海、瀆并列,請求將它升到第一層致祭。"到這時,議禮局呈上《新儀》:皇地祇位在壇上的北方,面向南方,用禾秆做席;太祖皇帝位在壇上的東方,面向西方,用蒲越做席。木神勾芒、東岳位在壇的第一龕,東鎮、海、瀆位在第二龕,東山、林、川、澤位在壇下,東丘、陵、墳、衍、原、隰位在内壝墻之内,都在卯階的北面,以南爲上。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岳位於壇的第一龕,南鎮、海、瀆位於第二龕,南山、林、川、澤位於壇下,南丘、陵、墳、衍、原、隰位在内壝墻之内,都在午階的東面,以西爲上。土神后土,中岳位在壇的第一龕,中鎮位在第二龕,中山、林、川、澤位在壇下,中丘、陵、墳、衍、原、隰位在内壝墻之内,都在午階的西面,以西爲上。金神蓐收、西岳位在壇的第一龕,西鎮、海、瀆位在第二龕,崑崙、西山、林、川、澤位在壇下,西丘、陵、墳、衍、原、隰位在内壝墻之内,都在酉階的南面,以北爲上。水神玄冥、北岳位在壇的第一龕,北鎮、海、瀆位在第二龕,北山、林、川、澤位在壇下,北丘、陵、墳、衍、原、隰位在内壝墻之内,都在子階的西面,以東爲上。神州地祇用禾秆作席,其他的用莞席,都向内而置。其餘都如元豐儀的壇壝之制。位板的制度:上帝位板長三尺,取用參天之數;厚九寸,取用乾元用九之數;寬一尺二寸;取用天的備數;用蒼色書寫徽號,取用蒼璧之義。皇地祇位板長二尺,取用兩地之數;厚六寸,取用坤元用六之數;寬一尺,取用地的成數;用黄色書寫徽號,取用黄琮之義。都用金裝飾。配位板各如天地之制。

以金飾。配位板各如天地之制。

又言："《大禮格》，皇地祇玉用黃琮，神州地祇、五岳以兩圭有邸。今請二者并施於皇地祇，求神以黃琮，薦獻以兩圭有邸。神州惟用圭邸，餘不用。玉琮之制，當用坤數，宜廣六寸，爲八方而不剡；兩圭之長宜共五寸，并宿一邸，色與琮同。牲幣如之。"又言："常祭，地祇、配位各用冰鑒一；今親祀，盛暑，請增正配及從祀位冰鑒四十一。"并從之。

又說："《大禮格》，祭皇地祇玉用黃琮，祭神州地祇、五岳用有底的兩圭。現在請求將二者同時施用於皇地祇，求神時用黃琮，薦獻時用有底的兩圭。祭祀神州祇用有底的圭，其他的不用。玉琮的規格，應當符合坤卦的數，應該寬六寸，用八角但不尖銳；兩圭的長度應該一共五寸，并用一底，顏色與琮相同。牲幣規制如舊。"又說："平常祭祀，祭祀地祇、配位時各用一個冰鑒；現在皇帝親祀，正值酷暑，請求將正配位及從祀位的冰鑒增置四十一個。"這些建議都得到采納。

四年五月夏至，親祭地于方澤，以皇弟燕王俣爲亞獻，越王偲爲終獻。皇帝散齋七日于別殿，致齋七日于內殿，一日於齋宮。前一日告配太祖室，其有司陳設及皇帝行事，并如郊祀之儀。是後七年，至宣和二年、五年，親祀者凡四。

四年五月夏至，皇帝親自在方澤祭地，令皇弟燕王趙俣爲亞獻，越王趙偲爲終獻。皇帝在別殿實行七天散齋，在內殿致齋七天，在齋宮一天。前一天配祭太祖，主管官吏的陳設以及皇帝的行事，都如同郊祀的儀式。這以後的七年，直到宣和二年、五年，皇帝親祀共進行了四次。

高宗紹興初，惟用酒脯鹿臡，行一獻禮。二年，太常少卿程瑀言："皇地祇，當一依祀天儀式。"詔從之。又言："國朝祀皇地祇，設位於壇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設於南方北向。今北面望祭，北向爲難，且於經典無據。請仍南向。"

高宗紹興初年，祇用酒、乾肉和鹿肉醬來行獻禮。二年，太常少卿程瑀說："祭祀皇地祇，應當一概依照祀天的儀式。"詔令依從。又說："國朝祭祀皇地祇，設位於壇的北方，面向南方。政和四年，設位於壇的南方，面向北方。現在面向北方實行望祭，面向北方設位很困難，而且於經典無據。請求仍然面向南方設位。"

淳熙中，朱熹爲先朝南北郊之辯曰："《禮》'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用牲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明驗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合而爲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祭社即是祭地。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合祭共享之禮。古之時，禮數簡而儀從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却將上下百神重沓累積并作一祭耶？且郊壇陛級兩邊上下，皆是神位，中間恐不可行。或問：郊祀后稷以配天，

淳熙年間，朱熹作先朝南北郊的辯論："《禮經》說'郊祀用特牲而社稷之祀用太牢'，《書經》上說'郊祀用牲，用兩頭牛'及'在新邑建社宮祭祀土神'，這是分祭的明證。本朝開始分設南北郊，後來又合而爲一。《周禮》也祇說祭祀昊天上帝，不說祭祀后土，所以先儒之言不及北郊，祭社就是祭地。古時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也沒有同時合祭共享之禮。古時候，禮數簡單、儀式減省，一定是由天子親自行事，哪裏會祭天時却將上下百神重疊合并在一起祭祀呢？而且郊壇臺階兩邊上下，都是神位，中間恐怕不能穿行。有人問：郊祀后稷來配祭天，宗祀文王來配祭上帝，帝就是天，天就是帝，却

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爲何要分開祭祀？回答説：設壇祭祀，所以稱爲天，在屋下作爲神祇進行祭祀，所以稱爲帝。”

祈穀

祈穀、雩祀。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穀，孟夏大雩，皆於圜丘或别立壇；季秋大饗明堂；惟冬至之郊，則三歲一舉，合祭天地焉。開寶中，太祖幸西京，以四月有事南郊，躬行大雩之禮。淳化、至道，太宗亦以正月躬行祈穀之祀，悉如圜丘之禮。

祈穀、雩祀。宋代祀天有四種：孟春祈穀，孟夏大雩，都在圜丘或另立祭壇進行；季秋大饗明堂；衹有冬至進行的郊祀，是三年一次，合祭天地。開寶年間，太祖巡幸西京，四月行南郊之祀，皇帝親行大雩之禮。淳化、至道年間，太宗也在正月親行祈穀之祀，一如圜丘之禮。

景德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伏睹晝日，來年正月三日上辛祈穀，至十日始立春。按《月令》，正月元日注爲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自晋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欲遷日，王儉曰：‘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并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吴操之云：‘應在立春前。’然則左氏所記，乃三代彝章；王儉所言，乃後世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穀，斯則襲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後上辛行祈穀禮。”因詔有司詳定諸祠祭祀。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注》云：‘爲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謂角、亢也，立夏後，昏見於東方。按《五禮精義》云：‘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則惟用改

景德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説：“觀覽晝日，明年正月三日上辛祈穀，到十日纔立春。按照《月令》，正月元日爲祈穀日，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説：‘啓蟄後郊祀，郊祀後春耕。’大概春氣初發，農作方起，郊祀昊天，來祈禱嘉穀，應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自從晋泰始二年起，纔開始用上辛日祈穀，不選立春的前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進行郊祀，打算改日，王儉説：‘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都是在立春前郊祀。’於是便没有改。吴操之説：‘應當在立春之前。’如此則左氏所載，是三代的舊典；王儉所言，乃是後世變禮。明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穀，這是襲用王儉的末議，違背左氏的明文。希望在立春後的上辛日行祈穀禮。”於是詔令主管官吏詳定諸祠祭祀。主管官吏説：“今年四月五日，雩祀上帝，十三日立夏祭祀赤帝。按照《月令》：‘立夏之日，天子在南郊迎夏。’《注》説：‘在南郊祭祀赤帝。’又説：‘這個月，行大雩之祀。’《注》説：‘《春秋傳》説：龍星見而行雩祀。’龍星指角、亢二星宿，立夏後，黄昏時出現在東方。《五禮精義》説：‘自從周代以來，歲星運行出現差度，現在龍星出現有時是在五月，這時再祈降甘雨，爲時已晚，所以在四月上旬就卜定日期。’現在則衹是改月進行，不看是否符合時節，祭在立夏之前，於舊禮殊有乖背。如果龍星在仲夏出現，而雩祀在季春進行，相隔闊遠，於禮不合。因此想請求都在立夏後卜

朔，不待得節，祭於立夏之前，殊違舊禮之意。苟或龍見於仲夏，雩祀於季春，相去遼闊，於禮未周。欲請并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

天禧元年十二月，禮儀院言："準晝日，來年正月十七日祈穀，前二日奏告太祖室，緣歲以正月十五日朝拜玉清昭應宮，景德四年以前，祈穀止用上辛，其後用立春後辛日，蓋當時未有朝拜宮觀禮。王儉啓云：'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又宋孝武朝有司奏'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或正月上辛，事有相妨，并許互用，在於禮典，固亦無嫌。"

初，祈穀、大雩，皆親祀上帝。由熙寧迄靖康，惟有司攝事而已。元豐中，禮官言："慶曆大雩宗祀之儀，皆用犢、羊、豕各一，唯祈穀均祀昊天上帝止用犢一。請依雩祀、大享明堂牲牢儀，用犢、羊、豕各一。"

四年十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近詔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其餘從祀群神悉罷。今祈穀、大雩猶循舊制，皆群神從祀，恐與詔旨相戾。請孟春祈穀、孟夏大雩，惟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餘從祀群神悉罷。"又請改築雩壇於國南門，以嚴祀事。并從之。

五年七月，禮部言："雩壇當立於圜丘之左巳地，其高一丈，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出陛，爲三壝各二十五步，周垣四門，一如郊壇之制。"從之。大觀四年二月，禮局議以立春後上辛祈穀，詔以"今歲孟春上辛在丑，次辛在亥，遇丑不祈而祈於亥，非禮也。"乃不果行。

政和《祈穀儀》：前期降御札，以來年正月上辛祈穀，祀上帝。前祀

定日期，如果立夏是在三月，就改月再進行雩祀。"

天禧元年十二月，禮儀院說："按照太卜署擇定的祭祀之日，明年正月十七日祈穀，前兩天奏告太祖室，按每年慣例在正月十五日朝拜玉清昭應宮，景德四年以前，祈穀日衹用上辛，其後用立春後辛日，大概當時還没有朝拜宮觀之禮。王儉啓奏：'按近代的成例，不以先郊祀後立春爲嫌。'又宋孝武朝官吏稟奏'魏代郊天遇雨，改用後辛，'或許用正月上辛，事有不便，所以并允上辛、後辛互用，這在禮典，固亦無妨。"

當初，祈穀、大雩，都由皇帝親祀上帝。從熙寧到靖康，衹是令主管官吏攝理。元豐年間，禮官說："慶曆中大雩宗祀的儀式，用牲都是牛犢、羊、猪各一頭，衹有祈穀均祀昊天上帝衹用一頭牛犢。請求依照雩祀、大享明堂的牲牢儀制，用牛犢、羊、猪各一頭。"

四年十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說："近來下詔宗祀明堂以配享上帝，其餘的從祀諸神一概罷免。現在祈穀、大雩仍舊依循舊制，都令群神從祀，恐怕於詔旨有所未合。請求孟春祈穀、孟夏大雩，衹祭祀上帝，用太宗皇帝配祭，其餘的從祀諸神一概罷免。"又請求在國都南門改築雩壇，以嚴格祀事。都加以依從。

五年七月，禮部說："雩壇應當設立在圜丘的左巳之地，高一丈，面積四平方丈，周長十二丈，有四層臺階，建三道壝墻各長二十五步，四周有四門環繞，一如郊壇形制。"意見得到采納。大觀四年二月，禮局建議在立春後上辛祈穀，詔令說"今年孟春上辛在丑日，次辛在亥日，遇丑不祈穀而到亥時再祈穀，不符合禮典。"於是禮局的建議没有得到施行。

政和中的《祈穀儀》：先期皇帝頒詔，計劃來年正月上辛祈穀，祭祀上帝，祭祀前十天，太

十日，太宰讀誓於朝堂，刑部尚書莅之；少宰讀誓於太廟齋房，刑部侍郎莅之。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前祀一日，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青城。祀日，自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至大次，服衮冕，執圭，入正門，宫架《儀安之樂》作。禮儀使奏請行事，宫架作《景安之樂》，《帝臨降康之舞》六成，止。太常升烟，禮儀使奏請再拜。盥洗，升壇上，登歌《嘉安之樂》作。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詣上帝神位前，北向，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俯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受玉幣。奠訖，詣太宗神位前，東向，奠幣如上儀，登歌作《仁安之樂》。皇帝降階，有司進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升壇，登歌《歆安之樂》作。皇帝詣上帝神位前酌獻，執爵祭酒，讀册文訖，奏請皇帝再拜。詣太宗神位前酌獻，并如上儀，登歌作《紹安之樂》。皇帝降階，入小次，文舞退，武舞進，宫架《容安之樂》作。亞獻酌獻，宫架作《隆安之樂》，《神保錫羡之舞》。終獻如之。禮儀使奏請皇帝詣飲福位，宫架《禧安之樂》作。皇帝受爵。又請再拜。有司徹俎，登歌《成安之樂》作。送神，宫架《景安之樂》作。皇帝詣望燎位。禮畢，還大次。雩祀上帝儀亦如之。惟太宗神位奠幣作《獻安之樂》，酌獻作《感安之樂》。

宰在朝堂之上宣讀誓文，刑部尚書莅臨；少宰在太廟齋房宣讀誓文，刑部侍郎莅臨。皇帝散齋七天，致齋三天。祀前一天，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乘坐玉輅，來到青城。祭祀那天，從齋殿戴通天冠、穿絳紗袍，皇帝來到臨時搭的大帳幕，穿戴衮冕，手執圭，進入正門，宫中樂隊奏《儀安之樂》。禮儀使奏請行事，宫中樂隊演奏《景安之樂》，《帝臨降康之舞》六成之後，樂舞停止。太常升烟，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盥洗完畢，登上祭壇，樂工升堂演奏《嘉安之樂》。皇帝插好大圭，手執鎮圭，來到上帝神位前，面向北，將鎮圭放置墊板之上，手執大圭，俯身伏拜，站起。禮儀使又奏請皇帝插好大圭，跪拜，接受玉幣。進獻完畢，皇帝來到太宗神位前，面向東，進幣如上，樂工升堂演奏《仁安之樂》。皇帝走下臺階，官吏進獻熟食，禮儀使奏請皇帝執持大圭，登上祭壇，樂工升堂演奏《歆安之樂》。皇帝來到上帝神位前酌獻，執爵祭酒，讀册文完畢，奏請皇帝再拜。皇帝來到太宗神位前酌獻，儀式如上，樂工升堂演奏《紹安之樂》。皇帝走下臺階，進入小次，文舞退下，武舞進上，宫中樂隊演奏《容安之樂》。亞獻酌獻，宫中樂隊演奏《隆安之樂》，《神保錫羡之舞》。終獻也如此。禮儀使奏請皇帝來到飲福位，宫樂演奏《禧安之樂》。皇帝接過飲爵。又請求皇帝再拜。官吏撤除俎豆，樂工升堂演奏《成安之樂》。送神，宫樂演奏《景安之樂》。皇帝來到望燎位。祭禮完畢，皇帝回到大次。雩祀上帝的儀式也如上。衹是太宗神位前獻幣演奏《獻安之樂》，酌獻時演奏《感安之樂》。

南渡後，以四祀二在南郊圜壇，二在城西惠照院齋宫。紹興十四年始具樂舞，用政和儀，增籩豆之數。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乞四祭并即圜壇，禮部侍郎鄭聞謂："明堂當從屋祭，不當在壇。有司攝事，當於望祭殿行禮。"從之。淳熙十六年，光宗

南渡以後，四種祭祀有兩種在南郊圜壇進行，兩種在城西惠照院齋宫進行。紹興十四年開始置備樂舞，用政和年間的儀式，增加籩豆之數。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請求四種祭祀都在圜壇進行，禮部侍郎鄭聞説："明堂應當在屋下祭祀，不當在圜壇進行。官吏攝事時，應當在望祭殿行禮。"意見得到采納。淳熙十六年，光宗

受禪，始奉高宗配焉。

五方帝

五方帝。宋因前代之制，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五方帝、日、月、五星以下諸神從祀。又以四郊迎氣及土王日專祀五方帝，以五人帝配，五官、三辰、七宿從祀。各建壇于國門之外：青帝之壇，其崇七尺，方六步四尺；赤帝之壇，其崇六尺，東西六步三尺，南北六步二尺；黄帝之壇，其崇四尺，方七步；白帝之壇，其崇七尺，方七步；黑帝之壇，其崇五尺，方三步七尺。天聖中，詔太常葺四郊宫，少府監遣吏齎祭服就給祠官，光禄進胙，監祭封題。慶曆用羊、豕各一，正位太尊、著尊各二，不用犧尊，增山罍爲二，壇上籩、簋、俎各增爲二。皇祐定壇如唐《郊祀録》，各廣四丈，其崇用五行八七五九六爲尺數。嘉祐加羊、豕各二。

元祐六年，知開封府范百禄言："每歲迎氣於四郊，祀五帝，配以五神，國之大祠也。古者天子皆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虔恭重事，而導四時之和氣焉。今吏部所差三獻皆常參官，其餘執事贊相之人皆班品卑下，不得視中祠行事者之例。請下禮部與太常議，宜以公卿攝事。"從之。

景德中，南郊鹵簿使王欽若言："五方帝位板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恐是五帝之名，理當恭避。"禮官言："《開寶通禮義纂》，五者皆是帝號。《漢書注》自有名，即蒼帝靈符，赤帝文祖，白帝顯紀，黑帝玄矩，黄帝神斗是也。既爲美稱，不煩回避。"嘉祐元年，以集賢校理丁諷言，按《春秋文耀

受禪，開始奉高宗配祭。

五方帝。宋代因襲前代舊制，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用五方帝、日、月、五星以下諸神從祀。又在四郊迎氣及土王日專門祭祀五方帝，用五人帝配祭，五官、三辰、七宿從祀。各自在國門之外建壇：青帝祭壇，高七尺，六步四尺見方；赤帝祭壇，高六尺，東西長六步三尺，南北長六步二尺；黄帝祭壇，高四尺，七步見方；白帝祭壇，高七尺，七步見方；黑帝祭壇，高五尺，三步七尺見方。天聖年間，詔令太常修葺四郊宫，少府監派遣官吏帶着祭服到給祠官那裏，光禄進獻胙肉，監祭進行封題。慶曆年間用牲爲羊、猪各一頭，正位用太尊、著尊各兩個，不用犧尊，增加山罍爲兩個，壇上籩、簋、俎的數量各增加爲兩個。皇祐中確定壇制仿照唐《郊祀録》，各寬四丈，其高度用五行八七五九六爲尺數。嘉祐中增加羊、猪各兩頭。

元祐六年，知開封府范百禄説："每年在四郊迎氣，祭祀五帝，用五神配祭，這是國家的大祀典。古時候都是天子親自率領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虔敬從事，來順導四時的和氣。如今吏部差遣的三獻都是常參官，其他辦事贊相人員都官位低下，連中等祠典的規格都不够。請求下令禮部與太常商議，應該讓公卿來攝理其事。"建議被采納。

景德年間，南郊鹵簿使王欽若説："五方帝位板所書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恐怕是五帝的名字，按理應當敬而迴避。"禮官説："《開寶通禮義纂》，這五個名稱都是五帝的號。《漢書注》上自有五帝的名字，即蒼帝靈符，赤帝文祖，白帝顯紀，黑帝玄矩，黄帝神斗。既爲美稱，不勞迴避。"嘉祐元年，因爲集賢校理丁諷進言，它們在《春秋文耀勾》上作爲五帝之名，纔開始下令太常去除。

勾》爲五帝之名，始下太常去之。

其祀儀：皇帝服衮冕，祀黑帝則服裘被衮。配位，登歌作《承安之樂》。餘并如祈穀禮。立春祀青帝，以帝太昊氏配，勾芒氏、歲星、三辰、七宿從祀。勾芒位壇下卯階之南，歲星、析木、大火、壽星位壇下子階之東，西上。角、亢、氐、房、心、尾、箕宿，位于壇下子階之西，東上。立夏祀赤帝，以帝神農氏配，祝融氏、熒惑、三辰、七宿從祀。祝融位壇下卯階之南，熒惑、鶉首、鶉火、鶉尾位子階之東，西上。井、鬼、柳、星、張、翼、軫宿，位于壇下子階之西，東上。季夏祀黄帝，以黄帝氏配，后土、鎮星從祀。后土位壇下卯階之南，鎮星位壇下子階之東。立秋祀白帝，以帝少昊氏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蓐收位壇下卯階之南，太白、大梁、降婁、實沈位壇下子階之東，西上。奎、婁、胃、昴、畢、觜、參宿，位于子階之西，東上。立冬祀黑帝，以帝高陽氏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玄冥位壇下卯階之南，辰星、諏訾、玄枵、星紀位子階之東，西上。斗、牛、女、虚、危、室、壁宿，位子階之西，東上。紹興仍舊制，祀五帝于郊。

祀儀：皇帝穿戴衮冕，祭祀黑帝時則穿裘皮衣服和衮。配位，樂工升堂演奏《承安之樂》。其餘都和祈穀禮一樣。立春祭祀青帝，用帝太昊氏配祭，勾芒氏、歲星、三辰、七宿從祀。勾芒位於壇下卯階的南面，歲星、析木、大火、壽星位於壇下子階的東面，自西而上。角、亢、氐、房、心、尾、箕宿，位於壇下子階的西面，自東而上。立夏祭祀赤帝，用帝神農氏配祭，祝融氏、熒惑、三辰、七宿從祀。祝融位於壇下卯階的南面，熒惑、鶉首、鶉火、鶉尾位於子階的東面，自西而上。井、鬼、柳、星、張、翼、軫宿，位於壇下子階的西面，自東而上。季夏祭祀黄帝，用黄帝氏配祭，后土、鎮星從祀。后土位於壇下卯階的南面，鎮星位於壇下子階的東面。立秋祭祀白帝，用帝少昊氏配祭，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蓐收位於壇下卯階的南面，太白、大梁、降婁、實沈位於壇下子階的東面，自西而上。奎、婁、胃、昴、畢、觜、參宿，位於子階的西面，自東而上。立冬祭祀黑帝，用帝高陽氏配祭，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玄冥位於壇下卯階的南面，辰星、諏訾、玄枵、星紀位於子階的東面，自西而上。斗、牛、女、虚、危、室、壁宿，位於子階的西面，自東而上。紹興中沿用舊制，在郊上祭祀五帝。

感生帝

感生帝，即五帝之一也。帝王之興，必感其一。北齊、隋、唐皆祀之，而隋、唐以祖考升配，宋因其制。乾德元年，太常博士聶崇義言："皇帝以火德上承正統，請奉赤帝爲感生帝。每歲正月，别壇而祭，以符火德。"事下尚書省集議，請如崇義奏。乃酌隋制，爲壇于南郊，高七尺，廣四丈，日用上辛，配以宣祖。牲用騂犢二，玉用四圭有邸，幣如方色。明年正月，有司言："上辛祀昊天上帝，五方帝從祀。今既奉赤帝爲

感生帝，就是五帝之一。帝王的興起，必定要相感於其中之一。北齊、隋、唐都祭祀它，而隋、唐升用祖先配祭，宋沿用其制。乾德元年，太常博士聶崇義説："皇帝以火德上承正統，請求尊奉赤帝爲感生帝。每年的正月，另設祭壇致祭，來符應火德。"此事下到尚書省共同評議，尚書省的請求如崇義所奏。於是斟酌隋制，在南郊設壇，高七尺，寬四丈，祭日在上辛，用宣祖配祭。用牲爲兩個騂犢，用玉爲有底的四圭，幣如方色。第二年正月，有關官吏進言："上辛祭祀昊天上帝，五方帝從祀。現在既已奉赤帝爲感生帝，一天之内，在兩處加以祭祀，似乎顯得頻

感生帝，一日之内，兩處俱祀，似爲煩數。況同時并祀，在禮非宜。昊天從祀，請不設赤帝坐。”從之。

乾興元年九月，太常丞同判禮院謝絳言：“伏睹本院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以宣祖配感生帝。竊尋宣祖非受命開統，義或未安。唐武德初，圜丘、方丘、雩祀并以景帝配，祈穀、大享并以元帝配。太宗初，奉高祖配圜丘、明堂、北郊，元帝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祀高祖於圜丘，祀太宗於明堂，兼感生帝作主。又以景帝、元帝稱祖，萬代不遷，停配以符古義。臣以爲景帝厥初受封爲唐始祖，蓋與宣祖不侔。宣祖於唐，是爲元帝之比。唐有天下，裁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典。有宋受命，既自太祖，于今四聖，而宣祖侑祀未停，恐非往典之意。請依永徽故事，停宣祖配，仍用太宗故事，宗祀真宗於明堂，兼感生帝作主。若據鄭氏說，則曰五帝迭王，王者因所感别祭，尊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武德、永徽故事，請以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詳鄭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不得配，故引周后稷配靈威仰之義爲證。惟太祖始造基業，躬受符命，配侑感帝，據理甚明。如恐祠日相妨，當以太宗配祈穀，太祖配雩祀，亦不失尊嚴之旨。臣以爲宣廟非惟不遷，而迭用配帝，於古爲疑。《禮》：‘祖有功，宗有德。’但非受命之祖，親盡必毁，況配享乎？”

翰林承旨李維等議：“按《禮·祭法·正義》曰：‘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此則崇配之文也。竊惟感帝比祈穀，禮秩差輕；宣祖比太祖，功業有異。今以太祖配祈穀，宣祖配感帝，稱情立文，於禮

繁。何況同時致祭，於禮非宜。昊天從祀之列，請求不設赤帝神位。”建議被采納。

乾興元年九月，太常丞同判禮院謝絳說：“觀看本院與崇文院檢討官的詳定，用宣祖配祭感生帝。我暗下思忖宣祖不是受命開統之君，於義恐有未妥。唐武德初年，圜丘、方丘、雩祀諸祀都用景帝配祭，祈穀、大享都用元帝配祭。太宗初年，尊奉高祖配祭圜丘、明堂、北郊，元帝配祭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在圜丘祭祀高祖，在明堂祭祀太宗，同時配祭感生帝。又將景帝、元帝稱祖，萬世不變，停止其配祭以符合古義。臣以爲景帝當初受封爲唐始祖，大概與宣祖不同。宣祖若在唐，當比爲元帝。唐有天下，纔經過三代，景、元二祖就已停止配祭。有宋受命，源自太祖，到今天已歷四聖，而宣祖的配祭仍未停止，恐怕這不符合舊典。請求依照永徽舊制，停止宣祖的配祭，沿用太宗舊制，在明堂祭祀真宗，同時配祭感生帝。如果依據鄭氏的說法，那就是五帝迭相稱王，帝王因其所感而另外致祭，祭典在南郊進行，用始祖配祭。現在如果不用武德、永徽舊制，就請用太祖配祭，來符合鄭氏說法。詳察鄭氏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不得配祭，所以引用周后稷配祭靈威仰之義爲證。太祖初創基業，躬身受命，配祭感帝，於理甚明，如果擔心祠日有礙，那就用太宗配祭祈穀，太祖配祭雩祀，也不失尊敬之義。臣以爲宣廟不衹是不遷變，却迭用配祭，於古義有所未安。《禮》：‘以有功者爲祖，以有德者爲宗。’不是受命之祖，他的親緣完盡了就會遭到毁棄，更何況是配祭呢？”

翰林承旨李維等人議說：“《禮·祭法·正義》說：‘郊，指的是在夏正建寅之月，在南郊祭祀感生帝。’這是崇揚配祭之文。暗忖感帝與祈穀相比，禮秩爲輕；宣祖與太祖相比，功業爲淺，現在用太祖配祭祈穀，宣祖配祭感帝，根據情實確立禮文，這合於禮義。”詔令聽從其建議。

斯協。"詔從所定。

其祀儀：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太史設帝位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槀秸。配帝位于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配位，奠幣作《皇安之樂》，酌獻作《肅安之樂》，餘如祈穀祀上帝儀。

紹興十八年，臣僚言："我朝祀赤帝爲感生帝，世以僖祖配之。祖宗以來，奉事尤謹，故子孫衆多，與天無極。中興浸久，祀秩咸修。惟感生帝，有司因循，尚淹小祀，寓於招提，酒脯而已。宜詔有司，升爲大祀，庶幾天意潛孚，永錫蕃衍。"詔禮官議之，遂躋大祀。禮行三獻，用籩豆十二，設登歌樂舞，望祭於齋宫。

祀儀：皇帝散齋七天，致齋三天。太史在壇上設置帝位，坐北朝南，用禾秆作席。配帝位在壇上，坐東朝西，用蒲草作席。配位時，獻幣演奏《皇安之樂》，酌獻演奏《肅安之樂》，其餘與祈穀祭祀上帝的儀式相同。

紹興十八年，臣僚説道："我朝祭祀赤帝爲感生帝，世代都用僖祖配祭。自祖宗之後，侍奉尤其恭謹，所以子孫衆多，無極如天。中興日久，禮秩都得以修明。祇有感生帝，官吏還因循舊制，滯於小祀之列，寓於寺院之内，僅用酒肉致祭。應該詔令主管官吏，將其升爲大祀，或許天意暗中相授，永遠賜予我們子孫繁盛。"詔令禮官相議，於是升爲大祀。行三獻之禮，用十二個籩豆，設置登歌樂舞，在齋宫舉行望祭。

宋史卷一百一

志第五十四

禮(四)

吉禮(四)

明　堂

明堂。宋初，雖有季秋大享之文，然未嘗親祠，命有司攝事而已。真宗始議行之，屬封岱宗，祀汾陰，故亦未遑。皇祐二年三月，仁宗謂輔臣："今年冬至日，當親祀圜丘，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禮。然自漢以來，諸儒各爲論議，駁而不同。夫明堂者，布政之宫，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之大慶殿也。況明道初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祀，不當因循，尚於郊壝寓祭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分五室於内。"仍詔所司詳定儀注以聞。禮院請依《周禮》，設五室於大慶殿。舊禮，明堂五帝位皆爲幔室。今旁帷上幕，宜用青繒朱裏；四户八牖，赤綴户，白綴牖，宜飾以朱白繒。

明堂。宋朝初年，雖然有在季秋舉行大的供奉的條文，但皇帝没有親自參加過，衹是命令官吏代行其事。從真宗開始議定實行，正趕上封禪岱宗，祭祀汾陰，所以也没有來得及實施。皇祐二年三月，仁宗對輔臣説："今年冬至這天，我應當親自在圜丘祭祀，想要在季秋舉行隆重的明堂祭祀典禮。然而從漢代以來，諸儒各抒己見，意見很不一致。明堂，是布設政令的宫殿，是諸侯朝見的地方，是天子的正殿，就是現在的大慶殿。何況明道初年在圜丘合祭天地，現在皇帝親自參加祭祀，不應當因循往事，仍在郊外祭壇寓祭。應當把大慶殿作爲明堂，内部分設五室。"又詔令主管部門詳細議定儀節上奏。禮院請求依照《周禮》，在大慶殿設置五室。按舊有的禮制，明堂的五帝位都要張設布幔。現在四圍的帷和頂上的幕，應該用青繒朱裏做成；四扇門，八扇窗，紅色綴飾門，白色綴飾窗，應以朱白繒來做裝飾。

詔曰："祖宗親郊，合祭天地，祖宗并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爲大享，蓋亦爲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

皇帝下詔説："祖宗在親自參加郊祀時，要合祭天地，配祭列祖列宗，讓百神隨從祭祀。現在的明堂祭祀，正趕上皇上親自參加郊祀的時候，而禮官議定的祭儀，祭天不祭地，祖宗不參與配享，這不符合三朝的典制。而且將郊祀改爲更隆重的祭典，大概也是爲百姓祈求福運之意，

并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之數。”禮官議諸神位未决，帝論文彦博等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設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壝内外者，列於堂東西廂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繢圖。”

應該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的神位配祭，而五帝、神州也要親自獻祭。日、月、河、海諸神，一如郊祀從祀的制度。”禮官商議諸神位之事還没個結果，皇帝詔諭文彦博等人説：“郊祀祭壇第一個神龕設在堂上，第二、第三個神龕設在堂下左右夾道的廊屋及龍墀上，在壝内外的，陳設在明堂東西廂房及後面的廊屋裏，以符合壇壝的制度。并沿用原來所繪的圖樣。”

令輔臣、禮官視設神位。昊天上帝，堂下山罍各四。皇地祇，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二，在堂上室外神坐左；象尊二，壺尊二，山罍四，在堂下中陛東。三配帝、五方帝，山罍各二，於室外神坐左。神州，太尊、著尊、山罍各二，在堂上神坐左。牲各用一犢，毛不能如其方，以純色代。籩豆，數用大祠。日、月、天皇大帝、北極，太尊各二，在殿上神坐左。籩豆，數用中祠。五官，數用小祠。内官，象尊各二，每方岳、鎮、海、瀆，山尊各二，在堂左右。中官，壺尊各二，在丹墀、龍墀上。外官，每方丘、陵、墳、衍、原、隰，概尊各二，衆星，散尊各二，在東西廂神坐左右。配帝席蒲越，五人帝莞，北極以上稾秸加褥，五官、五星以下莞不加褥，餘如南郊。景靈宫升降，置黄道褥位。致齋日，陳法駕鹵簿儀仗，壝門大次之後設小次。知廟卿酌奠七祠，文臣分享奉慈、后廟，近侍宿朝堂。行事及從升堂、百官分宿昇龍門外，内庭省司宿本所，諸方客宿公館。設宿爟火於望燎位東南。牲增四犢，羊豕依郊各十六，以薦從祀。帝謂前代禮有祭玉、燔玉，今獨有燔玉，命擇良玉爲琮、璧。皇地祇黄琮、黄幣，神州兩圭有邸、黑幣，日月圭、璧，皆置神坐前，燔玉加幣上。五人帝、五官白幣，日月、

命令輔臣、禮官視察設置神位。祭昊天上帝，在堂下各置四個山罍。祭皇地祇，在堂上室外神座的左側設置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兩個；在堂下中陛的東側設置象尊兩個，壺尊兩個，山罍四個。祭三配帝、五方帝，在室外神座左側設置山罍各兩個。祭神州，在堂上神座左側設置太尊、著尊、山罍各兩個。各用一個牛犢做犧牲，如果毛色不能和其方色一致，就用純色牛代替。籩豆的數量與大祠等同。祭日、月、天皇大帝、北極，各用兩個太尊，設置在殿上神座的左側。籩豆的數量與中祠等同。祭五官，籩豆數量與小祠等同。祭内官，各設置兩個象尊，每個方位的岳、鎮、海、瀆，各設置兩個山尊，放在堂的左右。祭中官，各用兩個壺尊，放在丹墀、龍墀上。祭外官，每個方位的丘、陵、墳、衍、原、隰，各用兩個概尊，祭衆星，各用兩個散尊，放在東西廂的神座左右。祭配帝用蒲越爲席，祭五人帝用莞爲席，祭北極以上之神用稾秸爲席再加一層墊褥，祭五官、五星以下之神用莞爲席不加墊褥，其他與南郊之制相同。升降景靈宫，設置黄道褥位。致齋那天，陳列法駕鹵簿儀仗，壝門在大次之後設置小次。知廟卿酌酒祭奠七祠，文臣分别供祭奉慈、后廟，近侍住宿在朝堂。行事及從升堂、百官分住在昇龍門外，内庭省司住在本所，諸方客住在公館。在望燎位東南點燃爟火。犧牲增加四個牛犢，猪羊依照郊祀之禮各用十六之數，來進獻給從祀之神。皇帝説前代祭禮有祭玉、燔玉，而今衹有燔玉，於是命人選擇質地好的玉來做成琮、璧。祭皇地祇用黄琮、黄幣，祭神州用兩個有底的圭和黑幣，祭日、月用圭、璧，都放在神座前，燔玉加在幣

内官以下，幣從方色。

九月二十四日未漏上水一刻，百官朝服，齋于文德殿。明日未明二刻，鼓三嚴，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玉輅，警蹕，赴景靈宫，即齋殿易衮圭，薦享天興殿畢，詣太廟宿齋，其禮具太廟。未明三刻，帝靴袍，小輦，殿門契勘，門下省奉寶輿先入。及大次，易衮圭入，至版位，樂舞作，沃盥，自大階升。禮儀使導入太室，詣上帝位，奠玉幣於神坐，次皇地祇、五方帝、神州，次祖宗。奠幣酌獻之叙亦然。皇帝降自中階，還版位，樂止。禮生引分獻官奉玉幣，祝史、齋郎助奠諸神坐，乃進熟。諸太祝迎上帝、皇地祇饌，升自中階；青帝、赤帝、神州、配帝、大明、北極、太昊、神農氏饌，升自東階；黄帝、白帝、黑帝、夜明、天皇大帝、軒轅、少昊、高陽氏饌，升自西階；内中官、五官、外官、五星諸饌，隨便升設。亞獻將升，禮生分引獻官俱詣罍洗，各由其階酌獻五人帝、日月、天皇、北極，下及左右夾廡、丹墀、龍墀、庭中五官、東西廂外官衆星坐。禮畢，帝還大次，解嚴，改服乘輦，御紫宸殿，百官稱賀。乃常服，御宣德門肆赦，文武内外官遞進官有差。宣制畢，宰臣百僚賀于樓下，賜百官福胙及内外致仕文武升朝官以上粟帛羊酒。

嘉祐七年七月，詔復有事於明堂，有司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祭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又前一日，親享太廟，嘗停孟冬之薦，考詳典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

上。祭五人帝、五官用白幣，祭日月、内官以下之神，幣的顏色和其方色保持一致。

九月二十四日未漏上水一刻，百官穿好朝服，在文德殿實行齋戒。第二天未明二刻，三次擊鼓之後，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乘着玉輅車，由左右侍衛清道，赴往景靈宫，到齋殿换服衮圭，在天興殿進獻完畢，到太廟實行齋戒，其禮式在太廟進行。未明三刻，皇帝身穿靴袍，乘着小輦，殿門經過查核之後，由門下省奉護皇帝車駕先進入。來到大次，皇帝改换衮圭再進入，來到板位，這時樂舞開始，皇帝洗手完畢，從大階登上。禮儀使引導進入太室，來到上帝的神位，在神座上奉獻玉幣，次及皇地祇、五方帝、神州，次及祖宗。奠幣酌獻的次序也是這樣。皇帝從中階走下，回到板位，音樂停止。禮生引導分獻官奉持玉幣，由祝史、齋郎助獻於諸神座，然後進獻熟食。諸太祝迎接上帝、皇地祇的祭品，從中階而上；青帝、赤帝、神州、配帝、大明、北極、太昊、神農氏的祭品，從東階而上；黄帝、白帝、黑帝、夜明、天皇大帝、軒轅、少昊、高陽氏的祭品，從西階而上；内中官、五官、外官、五星等神的祭品，隨便呈上。亞獻將要登堂時，禮生分别引導獻官都來到罍洗前，各行其階向五人帝、日月、天皇、北極獻酒，下及左右夾廡、丹墀、龍墀、庭中五官、東西厢外官衆星座。禮儀結束後，皇帝回到大次，解除戒令，改乘乘輦，駕臨紫宸殿，百官紛紛道賀。於是皇帝换上平時的服裝，來到宣德門大赦天下，文武百官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晋升。頒令結束後，大臣百官都在殿樓下慶賀，賞賜朝廷百官祭神的酒肉，賞賜朝廷内外致仕文武升朝官以上的官員粟帛羊酒。

嘉祐七年七月，皇帝詔令再祭於明堂。主管官吏説："皇祐年間參考使用南郊之禮的百神神位，不符合祭法。應該用隋、唐舊制，設立昊天上帝、五方帝的神位，用真宗配祭，而讓五人帝、五官神從祀，其餘的都加以罷免。又前一天，皇帝親自祭祀太廟，後來曾經停止孟冬的進獻，詳細考察典制，可知宗廟按時致祭，没有因

者。今明堂去孟冬畫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并侑，今用典禮獨配；前者地祇、神州并享，今以配天而罷。是皆變於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舊禮，先詣昊天奠獻，五帝并行分獻，以侍臣奠幣，皇帝再拜，次詣真宗神坐，於禮爲允。”而帝欲盡恭於祀事，五方帝位并親獻焉。朝廟用犢一，羊七，豕七；昊天上帝、配帝犢各一，羊豕各二；五方、五人帝共犢五，豕五，羊五；五官從祀共羊豕十。

英宗即位，禮官議仁宗配明堂，知制誥錢公輔等言：“《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是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之成王，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漢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説，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爲近古而合乎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玄宗時，則以睿宗配；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禮官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願詔有司博議，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

爲配祭而停止的。現在明堂的祭祀離孟冬時間還很長，請求恢復向宗廟的進獻。以前祖宗都加以配祭，現在依照典制衹配祭其中之一；以前地祇、神州都加以祭祀，現在因爲配祭上天而罷免。這都是對禮所作的大的變動。按照《開元》、《開寶》兩種典制，對五帝没有親自致獻的儀制。舊的禮制是，先到昊天的神位前進獻，五帝分别進獻，讓侍臣進獻幣，皇帝拜兩次，接着來到真宗的神位前，這樣做合乎禮制。”這時皇帝想要畢恭畢敬地祭祀，於是對五方帝都親自致獻。朝廟之祭使用一頭牛犢，七隻羊，七頭猪；祭祀昊天上帝、配帝各用一頭牛犢，猪、羊各兩頭，祭祀五方、五人帝共用五頭牛犢，五頭猪，五隻羊；五官從祀共用猪羊十頭。

英宗即位，禮官商議將仁宗配祭於明堂，知制誥錢公輔等人説：“《孝經》説：‘過去周公郊祀時祭祀后稷來配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又説：‘孝没有比敬重自己的父親更大的了，敬重自己的父親没有比配天更大的了，周公就是這樣的人。’從周公來説是敬重自己的父親，從成王來説是敬重自己的祖父。在那個時候，政事由周公掌握，祭祀則由成王主持，哪裏可説一定要敬重自己的父親呢?《我將》這首詩説的是。真宗相當於周武王，仁宗相當於周成王，雖然有匹配上天的功業，却没有配天的祭祀，没聽説成王、康王因爲敬重自己父親的緣故，而廢除文王的配天之祭。用孔子的心意來推明周公的心志，那是敬重自己的父親；用周公的心意來代掌成王主持的祭祀，那是敬重自己的祖父，敬重自己的祖父、敬重自己的父親，其意義是相同的。漢明帝開始設置明堂時，用光武帝配祭，正當初始配祭這一代，正好符合敬重父親之説；漢章帝、漢安帝也不加改變，這時最接近古制而合乎禮儀。唐中宗時，則用高宗配祭；唐玄宗時，用睿宗配祭；永泰年間，則用肅宗配祭。禮官不能推明經典，務求合於初始古制，反而雷同唐人誤説來迷惑當世君主，遷延至今，牢不可破。仁宗剛剛繼位時，如果有人這樣主張，那麼配天之祭就應當都是太宗了。希望詔令主管官吏廣泛商議，使得

觀文殿學士孫抃等曰:"《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祖、考并可配天,符於《孝經》之說,不可謂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郊與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不爲無說。魏明帝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之制具存,則魏所損益可知,亦不可謂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爲未嘗嚴父也。唐至本朝講求不爲少,所以不敢異者,舍周、孔之言無所本也。今以爲《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安知非孔子刪《詩》,存周全盛之《頌》被於管弦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守成,置天下於泰安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大孝。"

諫官司馬光、吕誨曰:"孝子之心,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逾也。《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下此,皆不見於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

配天之祭不固守在敬重父親,而敬重父親之道也不專屬配天。"

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說:"《易》上稱'先王制定樂章,崇尚美德,把它獻給上帝,配享祖考。'大概祖、考都可以配天而祭,符合《孝經》的說法,不能說一定是敬重自己的父親。祖、考都可以在郊祀和明堂中參與配祭但不在同一神位,不能說敬重祖父、敬重父親的意思是一樣的。雖然没聽說周朝廢除文王的配祭而移於武王,廢除武王的配祭而移於成王,然而《易》的配考,《孝經》的敬重父親,歷代相沿,不是没有道理。魏明帝在明堂祭祀文帝來匹配上帝,史官說這時二漢禮制還都存在,那麽魏所做的損益可以考知,也不能說章、安之後配祭没有傳聞,就以爲未曾禮敬父親。唐代直到本朝講求頗多,之所以不敢有所差異,是因爲離開周、孔之言便没有依據。現在以爲《我將》這首詩,是在明堂祭祀文王所唱的歌,怎麽知道它不是孔子刪《詩》的時候,保存周朝全盛時期的《頌》詩,將其被於管弦,惟獨選取了這首詩?仁宗繼承體統,守住成業,使得天下四十二年安享太平,功德之高可謂到了極致。現在祔廟之初,將其抑止而不能配祭天帝,這非常不合禮敬父親的大孝之道。"

諫官司馬光、吕誨說:"孝子的心意,誰不想要尊敬自己的父親?聖人制定禮儀來作爲準則,不敢逾越。《詩經》上說:'想要致敬后稷,來匹配上天。'又《我將》詩:'在明堂祭祀文王。'除此之外,都不見於經典。前漢用高祖配祭天帝,後漢用光武配祭明堂,由此來看,如果不是建邦立國、創有中原的,都没有配天的記載。所以即使是周朝的成、康,漢朝的文、景、明、章,功德不是不卓著,可是却不敢推舉出來配祭天帝,這是爲了迴避祖宗。孔子認爲周公具有聖人的品德,創立了太平基業,制禮作樂,而文王正好是他的父親,所以援引以證明'聖人的品德没有比孝更重要的'來回答曾子,不是說凡是掌有天下的人都應當禮敬他的父親來配祭上天,然後纔稱得上是孝。近世祭祀明堂的人,都用他的父親來配祭天帝,這是由於錯誤地解釋

義，而違先王之禮也。景祐中，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恐於祭法不合。”詔從抃議。

御史趙鼎請遞遷真宗配雩祭，太宗配祈穀、神州，用唐故事。學士王珪等以爲：“天地大祭有七，皆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明堂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在真宗時以太宗配，在仁宗時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仁宗始罷太宗明堂之配，太宗先已配雩祀、祈穀及神州之祭，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不當復分雩祭之配也。”治平四年九月，大享明堂，以英宗配。

元豐，詳定禮文所言：“祀帝南郊，以天道事之，則雖配帝用犢，《禮》所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也。享帝明堂，以人道事之，則雖天帝用太牢，《詩》所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是也。自梁用特牛，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謂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皇祐、熙寧所用犢與羊、豕，皆未應禮。今親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請用牛、羊、豕各一。”太常禮院言：“今歲明堂，尚在慈聖光獻皇后三年之内，請如熙寧元年南郊故事，惟祀事用樂，鹵簿鼓吹、宫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自是，凡國有故皆用此制。

六月詔曰：“歷代以來，合宫所配，雜以先儒六天之説，朕甚不取。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

《孝經》的含意而違背了先王的禮制。景祐年間，把太祖作爲皇帝的始祖，比同周朝的后稷，把太宗、真宗作爲皇帝的宗先，比同周朝的文王、武王，那麽在明堂祭祀真宗來匹配上帝，也還没失掉古禮。仁宗雖然功業卓著、德渥天下，然而不在二祧的神位，有人想要捨棄真宗而以仁宗配祭，恐怕不符合祭法。”詔令依從孫抃的建議。

御史趙鼎請求遞遷真宗配享雩祭，用太宗配祭祈穀、神州，仿照唐朝舊制。學士王珪等人認爲：“天地的大祭祀有七種，都是用始封之君、受命之主、開國皇帝來配祭，明堂制度沿用古代嚴父之道而用父親神主配祭，所以在真宗時用太宗來配祭，在仁宗時用真宗來配祭，如今就用仁宗來配祭。仁宗開始罷止太宗的明堂配祭，太宗先前已配享雩祀、祈穀及神州之祭，本不該遞遷。現今明堂既用嚴父配祭，那麽真宗的配天之祭於禮應當罷止，不應當再分享雩祭的配祭。”治平四年九月，在明堂舉行大祭祀，用英宗配祭。

元豐年間，詳定禮文所説：“在南郊祭祀天帝，用天道來侍奉，那麽即使是配帝也用牛犢來作犧牲，這就是《禮經》上説的‘用牛來作犧牲不好，因爲那是耕牛’。在明堂祭祀天帝，用人道來侍奉，那麽即使是天帝也用太牢作犧牲，這就是《詩經》上説的‘我來享用那牛和羊’。從梁代使用一頭牛作犧牲後，隋、唐兩代都相沿用，使用單隻犧牲來祭祀，這不符合用人道來供祭上帝的原則。皇祐、熙寧中所使用的牛犢和羊、豬，都不合禮制。現在皇帝親自參加祭祀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請求使用牛、羊、豬各一頭來作犧牲。”太常禮院説：“今年的明堂之祭，還在慈聖光獻皇后三年之喪期内，請求依照熙寧元年南郊祭祀的舊事，衹在祭祀時使用音樂，鹵簿鼓吹、宫架、諸軍音樂都備而不作，警場時衹鳴響金鉦和鼓角。”從此，凡是國家有事時祭祀都按此進行。

六月皇帝詔令：“歷代的配祭天帝，都用先儒的六天之説，我很不贊同。將來在明堂祭祀英宗皇帝時，衹用以配祭上帝，其餘從祀諸神都要

帝，餘從祀群神悉罷。”詳定所言：“按《周禮》有稱昊天上帝，有稱上帝，有稱五帝者，一帝而已。將來祀英宗於明堂，合配昊天上帝及五帝，欲以此修入儀注。”并據知太常禮院趙君錫等狀：“按《周官》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自鄭氏之學興，乃有六天之説，而事非經見。晋泰始初，論者始以爲非，遂於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顯慶禮》亦然。請如詔祀英宗於明堂，惟配上帝，以稱嚴父之意。”又請：“以莞席代稾秸、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簠、俎、尊、罍并用宗廟之器，第以不祼，不用彝瓚。罷爟火及設褥，上帝席以稾秸，配帝席以蒲越，皆加褥其上。飲福受胙，俟終三獻。”并從之。

監察御史裏行王祖道言：“前詔以六天之説爲非古，今復欲兼祀五帝，是亦六天也。禮官欲去四圭而廢祀神之玉，殊失事天之禮。望復舉前詔，以正萬世之失。”仍并詔詳定合用圭、璧。詳定所言：“宋朝祀天禮以蒼璧，則燎玉亦用蒼璧；禮神以四圭有邸，則燎玉亦用四圭有邸。而議者欲以蒼璧禮神，以四圭有邸從燎，義無所主。開寶、開元《禮》，祀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堂，禮神燔燎皆用四圭有邸。今詔唯祀上帝，則四圭有邸，自不當設。宜如南郊，禮神燔燎皆用蒼璧。”又請：“宿齋於文德殿，祭之旦，服通天冠、絳紗袍，至大次，改祭服行事，如郊廟之禮。”

先是，三省言：“按天聖五年南

罷止。”詳定所説：“考察《周禮》，有稱昊天上帝的，有稱上帝的，有稱五帝的，其實衹是一個天帝而已。將來在明堂祭祀英宗時，合配昊天上帝及五帝，想要把這一點修撰到儀注之中。”并根據知太常禮院趙君錫等人的奏狀：“考察《周官》掌次職説：‘王大祀上帝時，就設置氈案；祭祀五帝時，就設置大次、小次。’又司服職説：‘祭祀昊天上帝時身穿大裘，頭戴冠冕，祭祀五帝時也如此。’説明上帝與五帝不同。那麽祭祀文王以配上帝，不能兼有五帝。自從鄭氏學説興起後，纔有六天的説法，而這并不見於經典。晋泰始初年，纔開始有人議論此事的錯誤，於是在明堂衹設昊天上帝一個神座而已。唐代的《顯慶禮》也是如此。請求如詔令所言，在明堂祭祀英宗，衹用以匹配上帝，來符合禮敬父親之意。”又請求説：“用莞席來代替稾秸、蒲越，用玉爵來代替匏爵，所用豆、登、簠、俎、尊、罍都用宗廟中的器具，衹是不行祼禮，不用彝瓚。罷止爟火及設褥，上帝用稾秸爲席，配帝用蒲越爲席，都在席上加設褥層。飲用福酒，接受胙肉，要等到三次祭獻之後。”這些建議都被采納。

監察御史裏行王祖道説：“上次的詔令認爲六天之説不合古制，現在又要兼祀五帝，這也是六天。禮官想要去掉四圭，廢除祭神之玉，這非常不符合事天的禮儀。希望再次宣明上次的詔令，來糾正萬世的差失。”一同詔令詳定仍然合用圭、璧。詳定所説：“宋朝祭天使用蒼璧，那麽燎祭的玉也使用蒼璧；祭神使用有底的四圭，那麽燎祭的玉也使用有底的四圭。而有人議論，想要用蒼璧來祭神，用有底的四圭來燎玉，這没有什麽根據。據開寶、開元《禮》，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及五帝，祭神燎玉時都使用有底的四圭。現在衹祭祀上帝，那麽有底的四圭，自然不當設置。應該如南郊禮儀，祭神燎玉都使用蒼璧。”又請求説：“在文德殿實行宿齋，舉行祭祀的那天早晨，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來到大次時，改穿祭服來行祭禮，如同郊廟的禮儀。”

在此之前，三省説：“考察天聖五年南郊舊

郊故事，禮畢行勞酒之禮，如元會儀。今明堂禮畢，請太皇太后御會慶殿，皇帝於簾內行恭謝禮，百僚稱賀訖，升殿賜酒。”太皇太后不許，詔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并於內東門拜表。九月辛巳，大享于明堂。禮畢，詣景靈宮及諸寺觀行恭謝禮。元符元年，尚書左丞蔡卞言：“每歲大享明堂，即南郊望祭殿行禮，制度隘窄，未足以仰稱嚴事之意。今新作南郊齋宮端誠殿，實天子潔齋奉祠及見群臣之所，高明邃深，可以享神，即此行禮，於義爲合。”

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路寢，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蔡京爲相，始以庫部員外郎姚舜仁《明堂圖議》上，詔依所定營建。明年正月，以彗出西方，罷。大觀元年九月辛亥，大享于明堂，猶寓大慶殿。

政和五年，詔：“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寓於寢殿，禮蓋云闕。崇寧之初，嘗詔建立，去古既遠，歷代之模無足循襲。朕刺經稽古，度以九筵，分其五室，通以八風，上圓下方，參合先王之制。相方視址，于寢之南，僝工鳩材，自我作古，以稱朕昭事上帝率見昭考之心。”既又以言者“明堂基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宣德門東，以其地爲明堂。

又詔：“明堂之制，朕取《考工》互見之文，得其制作之本。夏后氏曰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考夏后氏之制，名曰世室，又曰堂者，則世室非廟堂。修二七，廣四修一，則度以六尺之步，其堂修十四步，廣

制，祭禮結束後行勞酒禮，如同元會禮儀。現在明堂祭禮已經完畢，請求太皇太后駕臨會慶殿，皇帝在簾內行恭謝禮，百官道賀完畢，上殿賜酒。”太皇太后不答應，詔令以後明堂祭禮完畢後，不再接受慶賀，百官都在大內東門呈上奏章。九月辛巳，在明堂舉行大的祭祀。祭禮結束後，到景靈宮及諸寺觀行恭謝禮。元符元年，尚書左丞蔡卞說：“每年的明堂大祭，都是到南郊望祭殿行禮，儀制狹小，不足以表示恭敬。現在新建成南郊齋宮端誠殿，這真是天子齋戒奉祠及接見群臣的地方，高敞明亮深邃，可以用來祭神，在此行禮，於義纔算合適。”

當初，元豐年間禮官因爲明堂寓於大慶正殿內，請求另外再建一所明堂來完成敬奉之事，但還沒來得及研究。這時，蔡京作宰相，開始將庫部員外郎姚舜仁的《明堂圖議》呈上，皇帝詔令按照此圖營建明堂。第二年正月，因爲彗星在西方出現，此事作罷。大觀元年九月辛亥，在明堂舉行大的祭祀，仍然寓於大慶殿內。

政和五年，詔令：“在明堂祭祀祖先以配祭上帝，以寢殿爲寓所，這在禮經上找不到依據。崇寧初年，曾經下詔建立明堂，離古代既已久遠，歷代的構制無從依循。我采用經典，考察古制，以九筵之制相衡量，分爲五室，以通八面來風，上圓下方，符合先王制度。考察方向和地址，在寢殿的南面，聚合山材，表見事功，由我而定制，以表示我昭事上帝彰明先考而遵行其道的心意。”既而又因爲有人說“明堂的基址應該正臨丙方近東而設，來據有福德之地”，於是將秘書省遷到宣德門東，把它的地址作爲明堂基址。

又詔令：“明堂制度，我采取《考工》互見文字，得到了它建造的原則。夏后氏叫世室，堂長二七，寬四長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級臺階，四邊各有兩個夾窗。考察夏后氏的制度，名叫世室，又有稱爲堂的，那麼世室不是廟堂。長二七，寬四長一，那麼以每步六尺來衡量，其廟堂長十四步，寬有十七步的一半。又說五室三四

十七步之半。又曰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四步益四尺，中央土室也，三步益三尺，木、火、金、水四室也。每室四户，户兩夾窗，此夏制也。商人重屋，堂修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而又曰堂者，非寢也。度以八尺之尋，其堂修七尋。又曰四阿重屋，阿者屋之曲也，重者屋之複也，則商人有四隅之阿，四柱複屋，則知下方也。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三代之制不相襲，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則知皆室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者，九筵則東西長，七筵則南北狹，所以象天，則知上圜也。名不相襲，其制則一，唯步、尋、筵廣狹不同而已。朕益世室之度，兼四阿重屋之制，度以九尺之筵，上圜象天，下方法地，四户以合四序，八窗以應八節，五室以象五行，十二堂以聽十二朔。九階、四阿，每室四户，夾以八窗。享帝嚴父，聽朔布政于一堂之上，於古皆合，其制大備。宜令明堂使司遵圖建立。”

步四三尺，四步零四尺，是中央土室，三步零三尺，是木、火、金、水四室。每室有四扇門，每扇門有兩扇夾窗，這是夏朝的制度。商朝人建造雙層房屋，堂長七尋，高三尺，四角重屋，而又稱爲堂，它不是寢室。以八尺一尋來衡量，堂長七尋。又説四阿重屋，阿是屋子的角落，重指房舍的重疊，那麽商人有四個角落、四根房柱的雙層房屋，那麽知道房屋的下部是方的。周人的明堂，以九尺之筵來衡量。三代的制度不相因襲，夏代叫世室，商代叫重屋，周代叫明堂，由此知道都是房屋。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中，凡有二筵之室，九筵就東西長，七筵就南北狹，用以取象於天，那麽知道上爲圓形。名稱不相因襲，制度却是一樣，衹是步、尋、筵的大小不同而已。我增益世室的規模，兼有四角重屋的建制，用九尺之筵來參度，上圓取象於天，下方效法於地，四扇門來符應四個時序，八扇窗來符應八個節氣，五室以象徵五行，十二堂以主掌十二朔。九級臺階、四個角落，每室有四扇門，夾有八扇窗。尊祀上帝，禮敬父親，在一堂之上聽朝治事，發布政令，全部符合古義，制度充分完備。應該讓明堂使司遵照圖樣來建立。”

於是内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京言：“三代之制，修廣不相襲，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尋，而周以九尺之筵，世每近，制每廣。今若以二筵爲太室，方一丈八尺，則室中設版位、禮器已不可容，理當增廣。今從周制，以九尺之筵爲度，太室修四筵，三丈六尺。廣五筵，四丈五尺。共爲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修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廣四筵，三丈六尺。共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無修廣之數，今亦廣以九尺之筵。明堂、玄堂各修四筵，三丈六尺。廣五筵，四丈五尺。左右箇各

於是大内拿出圖樣，在崇政殿宣明，命令蔡京爲明堂使，設局動工，每天有一萬人服勞役。蔡京説：“三代的制式，長寬不相同，夏代的度量是六尺的步，商代的度量是八尺的尋，周代的度量是九尺的筵，時代越近，度量越大。現在如果用二筵的尺寸來建太室，共一丈八尺，那麽室中設置板位、禮器都容納不下，按理應當增廣。現在依從周朝制度，以九尺的筵作度量，太室長四筵，三丈六尺。寬五筵，四丈五尺。共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長三筵，多出四尺五寸，三丈一尺五寸。寬四筵，三丈六尺。共七筵，多出四尺五寸。十二堂自古就没有長寬之數，現在也以九尺的筵來定。明堂、玄堂各長四筵，三丈六尺。寬五筵，四丈五尺。左右厢房長寬各爲四筵。三丈六尺。青陽、總章長寬各爲四筵，三丈六尺。

修廣四筵。三丈六尺。青陽、總章各修廣四筵，三丈六尺。左右箇各修四筵，三丈六尺。廣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四阿各四筵，三丈六尺。堂柱外基各一筵，九尺。堂總修一十九筵，一十七丈一尺。廣二十一筵。一十八丈九尺。"

左右厢房各長四筵，三丈六尺。寬三筵，多出四尺五寸。三丈一尺五寸。四角各四筵，三丈六尺。堂柱外基各一筵，九尺。堂總長十九筵，十七丈一尺。寬二十一筵。十八丈九尺。"

蔡攸言："明堂五門，諸廊結瓦，古無制度，漢、唐或蓋以茅，或蓋以瓦，或以木爲瓦，以夾紵漆之。今酌古之制，適今之宜，蓋以素瓦，而用琉璃緣裏及頂蓋鴟尾綴飾，上施銅雲龍。其地則隨所向甃以五色之石。欄楯柱端以銅爲文鹿或辟邪象。明堂設飾，雜以五色，而各以其方所尚之色。八窗、八柱則以青、黄、緑相間。堂室柱門欄楯，并塗以朱。堂階爲三級，級崇三尺，共爲一筵。庭樹松、梓、檜，門不設戟，殿角皆垂鈴。"詔以"玄堂"犯祖諱，取"平在朔易"之義，改爲平朔，門亦如之。仍改敷祐門曰左敷佑，左承天門曰右敷佑，右承天門曰平秩，更衣大次曰齋明殿。七年四月，明堂成，有司請頒常視朔聽朝。詔："明堂專以配帝嚴父，餘悉移於大慶、文德殿。"群臣五表陳請，乃從之。

蔡攸説："明堂的五扇門，門廊用瓦，古來没有定制，漢、唐或是用茅草蓋頂，或是鋪瓦，或者用木頭作瓦，再夾紵麻油漆。現在參酌古制，適合現今的情况，用素瓦來蓋頂，用琉璃鑲邊，頂蓋上用鴟尾綴飾，上面加上銅製的雲龍。地面上隨着方位的不同而用五色石來修飾。欄杆柱端加以銅製的有花紋的鹿或辟邪形裝飾。明堂的修飾，雜有五色，各隨其方位的顔色。八窗、八柱用青、黄、緑相間的顔色。堂室柱門欄杆上，都塗施朱色。堂有三級臺階，每級高三尺，共一筵。庭中種植松、梓、檜樹，門口不設戟，殿角都垂挂鈴鐺。"詔令因爲"玄堂"犯祖先的忌諱，取"平在朔易"的意思，改爲"平朔"，門也如此。并改敷祐門爲左敷佑，左承天門爲右敷佑，右承天門爲平秩，更换衣服的地方叫齋明殿。七年四月，明堂建成，官吏請求皇帝聽朝治事，發布政令。皇帝下詔説："明堂專門用來禮敬父親，配祭上帝，其他的事情都移到大慶、文德殿。"群臣五次上表請求，纔予以聽從。

禮制局言："祀天神於冬至，祀地祇於夏至，乃有常日，無所事卜。季秋享帝，以先王配，則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禮不卜常祀而卜其日，所謂卜日者，卜其辛爾。蓋月有上辛、次辛，請以吉辛爲正。"

禮制局説："祭祀天神在冬至，祭祀地祇在夏至，這都有固定的時日，不用占卜。季秋祭祀上帝，用先王配祭，則是有固定的月份但没有固定的日期。祭禮不占卜常祀而占卜日期，所謂占卜日期，是指占卜辛日。大概每月有上辛、次辛，請以吉辛爲正日。"

又言："《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蓋於大裘舉正位以見配位，於衮冕舉配位以見正位，以天道事之，則舉卑明尊；大裘象道，衮冕象德，明堂以人道享上帝，請服衮冕。

又説："《周禮》上説：'祭祀昊天上帝，穿大裘戴冠冕，祭祀五帝也同樣。祭祀先王則用衮冕。'大概大裘是舉明正位以見配位，衮冕是舉明配位以見正位，用天道來侍奉，就舉明卑位以見尊位；大裘象徵道，衮冕象徵德，明堂用人道來祭祀上帝，請穿戴衮冕。郊祀正位設置蒲越，

郊祀正位設蒲越，明堂正配位以莞，蓋取《禮記》所謂‘莞簟之安’。請明堂正配位并用莞簟。又《周禮》：‘以蒼璧禮天。’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然説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前，祀神在禮神之後。蓋一祭而并用也。夏祭方澤，兩圭有邸，與黄琮并用。明堂大享，蒼璧及四圭有邸亦宜并用。圜丘、方澤，執玄圭則搢大圭，執大圭則奠玄圭。《禮經》，祀大神祇，享先王，一如明堂親祠，宜如上儀。其正配二位，請各用籩二十六，豆二十六，簠八，簋八，登三，鉶三，柶槃、神位席、幣篚、祝篚、玉爵反坫、瑶爵、牛羊豕鼎各一，并局七、畢茅、冪俎六，太尊、山尊、著尊、犧尊、象尊各二，壺尊六，皆設而弗酌。尊加冪。犧尊、象尊、壺尊、犧罍、象罍、壺罍各五，加勺、冪。御槃匜一，并篚、勺、巾。飲福受黍豆一，以玉飾。飲福受胙俎一。亞獻終獻盥洗罍、爵洗罍并篚、勺、巾各一，神厨鸞刀一。”

明堂正配位設置莞席，大概是取《禮記》所謂“莞簟之安”之意。請求明堂正配位都設莞簟。又《周禮》説：‘用蒼璧來禮敬上天。’又説：‘用有底的四圭，來祭祀天神上帝。’然而有人説禮敬神在求神之前，祭祀神在禮敬神之後。大概是同一祭祀中并用。夏天祭祀方澤，用有底的兩圭，與黄琮并用。明堂大祭，蒼璧及有底的四圭也應當并用。祭祀圜丘、方澤，手持玄圭就插帶大圭，手持大圭就以玄圭祭奠。《禮經》上説，祭祀大神，祭祀先王，一如明堂親祀，禮儀應該如上。正位與配位，請各用籩二十六個，豆二十六個，簠八個，簋八個，登三個，鉶三個，柶槃、神位席、幣篚、祝篚、玉爵反坫、瑶爵、牛羊豕鼎各一個，并局七、畢茅、冪俎六個，太尊、山尊、著尊、犧尊、象尊各兩個，壺尊六個，都設置好但不酌酒。尊加上冪。犧尊、象尊、壺尊、犧罍、象罍、壺罍各五個，加上勺、冪。御槃匜一個，連同篚、勺、巾。飲福受黍豆一個，用玉裝飾。飲福受胙俎一個。亞獻終獻盥洗罍、爵洗罍連同篚、勺、巾各一個，神厨鸞刀一個。”

又言：“明堂用牲而不設庶羞之鼎。按元豐禮，明堂牲牢正配，各用牛一、羊一、豕一。宗祀止用三鼎而不設庶羞之鼎，其俎亦止合用六。宗廟祭祀五齊三酒，有設而弗酌者，若酒正所謂‘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是也。有設而酌者，若司尊彝所謂‘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修酌’是也。今太廟、明堂之用，請以太尊實泛齊，山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犧尊實緹齊，象尊實沉齊，壺尊實三酒，皆爲弗酌之尊。又以犧尊實醴齊爲初獻，象尊實盎齊爲亞獻，并陳於阼階之上，犧在西，象在東。壺尊實清酒爲終獻，陳於阼階之下，皆爲酌尊。尊三，其貳以備乏匱。明堂

又説：“明堂使用犧牲但不設盛放美味的鼎。根據元豐禮，明堂正配位的犧牲，各用一頭牛、一隻羊、一頭豬。宗祀衹用三隻鼎而不設盛放美味的鼎，俎也衹共用六個。宗廟祭祀五齊三酒，雖設而不酌，就如同酒正所説‘按禮供設五齊三酒，來裝滿八尊’。設置酒醴而酌飲，就如同司尊彝所説‘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修酌’。現在太廟、明堂的用法，請用太尊來盛泛齊，山尊來盛醴齊，著尊來盛盎齊，犧尊來盛緹齊，象尊來盛沉齊，壺尊來盛三酒，都是不酌之尊。又把犧尊盛醴齊作爲初獻，把象尊盛盎齊作爲亞獻，都陳列在臺階上，犧尊在西，象尊在東。把壺尊盛清酒作爲終獻，陳放在臺階下，都是酌飲之尊。三個尊，其中兩個以備匱乏。明堂雖是禮敬父親，然而配祭天神上帝，用以求助於天神而致禮，應該如同郊祀，用禮敬天神的六變之樂，

雖嚴父，然配天與上帝，所以求天神而禮之，宜同郊祀，用禮天神六變之樂，以天帝爲尊焉。皇祐以來，以大慶殿爲明堂，奏請致齋於文德殿，禮成受賀於紫宸殿。今明堂肇建，宜於大慶殿奏請致齋，於文德殿禮成受賀。宿齋奏嚴，本以警備。仁宗詔明堂直端門，故齋夕權罷。今明堂在寢東南，不與端門直，將來宗祀，大慶殿齋宿，皇城外不設鹵簿儀仗，其警場請列於大慶殿門之外。王者祀上帝于郊，配以祖，祀於明堂，配以禰。今有司行事，乃寓端誠殿，未盡禮意。請非親祀歲，有司行事，亦於明堂。改儀仗使曰禮衛，鹵簿使曰禮器，橋道頓遞使曰禮頓，大禮、禮儀二使仍舊制。又設季秋大享登歌，并用方士。”

以天帝爲尊。皇祐以來，把大慶殿作爲明堂，在文德殿奏請齋戒，禮成之後在紫宸殿接受致賀。現在明堂剛剛建成，應該在大慶殿奏請齋戒，禮成之後在文德殿接受致賀。宿齋警嚴，是爲了戒備。仁宗下詔明堂正臨端門，所以宿齋權且罷免。現在明堂在寢殿東南，不和端門接臨，以後的宗祀，在大慶殿進行齋戒，皇城外不設鹵簿儀仗，請將警場布於大慶殿門之外。帝王在郊外祭祀上帝，用先祖配祭，在明堂祭祀，用禰來配祭。現在官吏行禮，寓於端誠殿内，這不盡合禮意。現請求如果不是皇帝親自參加祭祀的年份，官吏行禮，也在明堂。改儀仗使爲禮衛，鹵簿使爲禮器，橋道頓遞使爲禮頓，大禮、禮儀二使仍沿用舊制。又設季秋大祀登歌，一并使用方士。”

初，禮部尚書許光凝等議：“明堂五室祀五帝，而王安石以五帝爲五精之君，昊天之佐，故分位於五室，與享於明堂。神宗詔唯以英宗配帝，悉去從祀群神。陛下肇新宏規，得其時制，位五帝於五室，既無以禰概配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群神從祀之瀆，則神考絀六天於前，陛下正五室於後，其揆一也。”至是詔罷從祀，而親祠五室焉。尋詔每歲季秋大享，親祠明堂如孟月朝獻禮，罷有司攝事，及五使儀仗等。

當初，禮部尚書許光凝等人議論：“明堂五室祭祀五帝，而王安石以爲五帝是五精之君，是昊天的輔佐，所以在五室分列其位，參與明堂的祭祀。神宗詔令衹用英宗配祭天帝，從祀諸神全被去掉。陛下新立宏規，得應時之制，將五帝分列五室，既没有用禰概配之嫌，衹祭祀五帝，又没有群神從祀的瀆濫，那麼神考罷黜六天在前，陛下正位五室在後，其意圖是一樣的。”至此詔令罷免從祀諸神，而皇帝親自參加五室的祭祀。不久詔令每年季秋的大祀，皇帝親祀明堂，如同孟月朝獻禮，罷止官吏主持，以及五使儀仗等等。

已而太常寺上《明堂儀》：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内殿，有司設大次於齋明殿，設小次於明堂東階下。祀日，行事、執事、陪祠官立班殿下，東西相向。皇帝服衮冕，太常卿、東上閤門官、太常博士前導。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太常卿奏請行禮。太常卿奏禮畢，禮部郎中奏解嚴。其禮器、牲牢、酒饌、奠獻、

不久太常寺呈上《明堂儀》：皇帝散齋七天在別殿，致齋三天在内殿，官吏在齋明殿設置大次，在明堂東階下設置小次。祭祀那天，行事、執事、陪祠官在殿下分班站立，東西相對。皇帝穿戴衮冕，太常卿、東上閤門官、太常博士作前導。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太常卿奏請行禮。太常卿奏禮完畢，禮部郎中奏解除戒嚴。那些禮器、牲牢、酒饌、奠獻、玉幣、升烟、燔首、祭酒、讀册、飲福、受胙連同樂舞等，都如宗祀明

玉幣、升烟、燔首、祭酒、讀册、飲福、受胙并樂舞等，并如宗祀明堂儀。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并前十日受誓戒於明堂。行事、執事官致齋三日，前一日并服朝服立班省饌，祀日并祭服。陪位官致齋一日。祀前二日仍奏告神宗配侑。自是迄宣和七年，歲皆親祀明堂。

堂儀式。行事、執事、陪祠官，都於祭祀前十天在明堂接受誓戒。行事、執事官致齋三天。前一天都穿着朝服列隊檢視饌食，祭祀那天都穿祭服。陪位官致齋一天。祭祀前兩天仍奏告神宗配祭。從此直到宣和七年，皇帝每年都親自祭祀明堂。

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尚書秦檜等言："國朝冬祀大禮，神位六百九十，行事官六百七十餘員，今鹵簿、儀仗、祭器、法物散失殆盡，不可悉行。宗廟行禮，又不可及天地。明堂之禮，可舉而行，乞詔有司討論以聞。"禮部、御史、太常寺言："仁宗明堂以大慶殿爲之，今乞於常御殿設位行禮。"乃下詔曰："肇稱吉禮，已見于三歲之郊；載考彝章，當間以九筵之祀。因秋成物，輯古上儀，會天地以同禋，升祖宗而并配。"乃以九月十八日行事。

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尚書秦檜等說："本朝冬天的祭祀大禮，神位有六百九十個，行事官有六百七十多位，現在鹵簿、儀仗、祭器、法物散失殆盡，不能備行禮數。宗廟行禮，又不能與天地相比。明堂祭禮，可以舉行，請求詔令官吏討論奏上。"禮部、御史、太常寺說："仁宗明堂用大慶殿充當，現在請求在皇帝日常御臨的宮殿設置神位，舉行祭禮。"於是皇帝下詔說："三年一次的郊祀，已堪稱吉禮；考察典章，應當間有明堂之祭。值萬物有成的秋天，會集古來儀制，會同天地一起敬祀，列祖列宗配祭天地。"於是在九月十八日行祀。

四年，太常寺看詳、國子監丞王普言明堂有未合禮者十一事：其一，謂陶匏用於郊丘，玉爵用於明堂，今兹明堂實兼郊禮，宜用陶匏，他日正宗祀之禮，當奉玉爵。其二，《禮經》，太牢當以牛、羊、豕爲序，今用《我將》之詩，遂以羊、豕、牛爲序，所謂以辭害意，豈有用大牲作元祀，而反在羊、豕之後者？其三，陳設尊罍，宜仿《周官》司尊彝秋嘗之制。其四，泛齊醴齊，宜代以今酒而不易其名。其五、其六，祭器、冕服，當從古制。其七，皇帝未後詣齋室，則是致齋二日有半，乞用質明以成三日之禮。其八，齋不飲酒、茹葷，乞罷官給酒饌，俾得專心致志，交於神明。其九，設神位版及升烟、奠册，不當委之散吏。其十、十一，

四年，太常寺看詳、國子監丞王普說明堂有十一處不合禮制的地方：第一，陶匏用於郊祀，玉爵用於明堂，現在的祭祀明堂實際兼有郊祀，應該用陶匏，將來舉行純粹的宗廟祭禮，再用玉爵。第二，《禮經》上說，太牢應當以牛、羊、猪爲序，現在采用《我將》一詩，而用羊、猪、牛爲序，正是所謂以辭害意，哪裏有用牛來作祭祀用的大牲，反而排在羊、猪之後的？第三，設置尊罍，應該仿行《周禮》司尊彝秋嘗的制度。第四，泛齊醴齊，應該用現在的酒來代替而不改換名字。第五、第六，祭器，冕服，應當依照古制。第七，皇帝未時後到齋室，就是致齋兩天半，請求改用黎明時分，來完成致齋三天之禮。第八，齋戒時不飲酒、不吃葷，請求罷免官給酒食，使得能够專心致志，與神明交接。第九，設置神位板以及升烟、奠册，不應當委托給散吏。第十、十一，都是論説音樂。都加以采納。

皆論樂。并從之。

三十一年，以欽宗之喪，用元祐故事，前期朝獻景靈宫、朝享太廟，皆遣大臣攝事；唯親行大享之禮，禮畢宣赦，樂備不作。附廟畢如故事。享罷合祭，奉徽宗配。祀五天帝、五人帝于堂上，五官神於東厢，仍罷從祀諸神位，用熙寧禮也。

孝宗淳熙六年，以群臣議，復合祭天地，并侑祖宗、從祀百神，如南郊。十五年九月，有事于明堂，上問宰執配位。周必大奏："昨已申請，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并配。"留正亦言之。上曰："有紹興間典故，可參照無疑。"

嘉定十七年閏八月，理宗即位，大享當用九月八日，在寧宗梓宫未發之前，下禮官及臺諫、兩省詳議。吏部尚書羅點等言："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堂之禮，至今遵行。稽之《禮經》，有'越紼行事'之文，'既殯而祭'之説，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且紹熙五年九月，在孝宗以日易月釋服之後，未發引之前；慶元六年九月，亦在光宗以日易月釋服之後，未發引之前。今來九月八日，前祀十日，皇帝散齋别殿，百官各受誓戒，係在閏八月二十七日，即當在以日易月未釋服之内。乞下太史局，於九月内擇次辛日行禮，則在釋服之後，正與前史相同。"乃用九月二十八日辛卯。前二日，朝獻景靈宫，前一日，享太廟，遣官攝事。皇帝親行大享，禮成不賀。

淳祐三年，將作少監、權樞密都承旨韓祥言："竊以明堂之禮，累聖不廢嚴父配侑之典。南渡以來，事頗不同。高廟中興，徽宗北狩，當時合

三十一年，因爲欽宗去世，沿用元祐舊制，前期朝獻景靈宫、朝享太廟，都派大臣掌管其事；皇帝衹親自主持大祭，祭禮結束後宣布赦令，音樂備而不用。附廟一如舊制。之後合祭，奉侍徽宗配祭。在明堂上祭祀五天帝、五人帝，在東厢祭祀五官神，仍然罷設從祀諸神神位，是用熙寧年間的禮制。

孝宗淳熙六年，因爲群臣議論，又合祭天地，用祖宗配祭，令百神從祀，如南郊禮制。十五年九月，在明堂行禮，皇上問宰相配位一事。周必大上奏："昨天已經申明請求，高宗几筵還未撤除，用徽宗舊制不應配享，應當讓太祖、太宗一同配祭。"留正也如此説。皇上説："有紹興年間舊制，可以參照實行，没有疑慮。"

嘉定十七年閏八月，理宗即位，大祭應當在九月八日舉行，在寧宗入葬之前，命令禮官及臺諫、兩省詳細商議。吏部尚書羅點等人説："本朝每三年舉行一次郊祀，皇祐以來開始實行明堂祭禮，至今遵行。考之《禮經》，有'越紼行事'之文，'既殯而祭'之説，那麽雖然是未葬之前，也可以行祭。而且紹熙五年九月，在孝宗以日爲月除喪之後，未葬之前；慶元六年九月，也在光宗以日爲月除喪之後，未葬之前。今年九月八日，祭祀前十天，皇帝在别殿實行散齋，百官各受誓戒，是在閏八月二十七日，即當在以日爲月未除喪之内。請求詔令太史局，在九月内選擇次辛日行禮，那麽在除喪之後，正好與前史相同。"於是選定九月二十八日辛卯日。前兩天，朝獻景靈宫，前一天，祭享太廟，派官吏掌管其事。皇帝親自主持大祭，禮成之後不受致賀。

淳祐三年，將作少監、權樞密都承旨韓祥説："我私下認爲明堂祭禮，歷代都不廢止父親配祭之禮。南渡以來，事情變得很不相同。高廟中興，徽宗北巡，當時在明堂合祭天地，用太

祭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配，非廢嚴父之祀，以父在故也。及紹興末，乃以徽廟配。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娱奉堯父，故無祀父之典，南郊、明堂，惟以太祖、太宗配，沿襲至今，遂使陛下追孝寧考之心有所未盡。”時朝散大夫康熙亦援倪思所著合宫嚴父爲言。上曰：“三后并侑之説，最當。是後明堂以太祖、太宗、寧宗并侑。”寶祐五年九月辛酉，復奉高宗升侑。於是明堂之禮，一祖三宗并配。度宗咸淳五年，明堂大享，又去寧宗，奉理宗與祖宗并配。

祖、太宗配祭，不是廢除用父親配祭，而是因爲父親還在。到了紹興末年，就用徽宗配祭了。孝宗在位二十八年，用歡娱敬奉堯父，所以没有祭祀父親的典禮，南郊、明堂的祭祀，衹用太祖、太宗配祭，沿襲至今，於是使得陛下追孝寧考的心意不能全盡。”這時朝散大夫康熙也援引倪思所著合宫嚴父爲説。皇帝説：“三后一同配祭之説，最恰當。今後明堂用太祖、太宗、寧宗一同配祭。”寶祐五年九月辛酉，又奉祀高宗配祭。從此明堂祭禮，都用一祖三宗共同配祭。度宗咸淳五年，明堂大祭，又去掉寧宗，奉祀理宗與祖宗一同配祭。

先是，紹興初，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國朝配祀，自英宗始配以近考，司馬光、吕誨争之，以爲詘祖進父，然卒不能奪王珪、孫抃之諂辭。其後，神宗謂周公守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對以誤引《孝經》嚴父之説，惜乎當時無有辨正之者。今或者曰：后稷爲周之祖，文王、武王是爲二祧。高祖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所奉承者。太祖爲帝者祖，太宗、真宗宜爲帝者宗。皇祐以一祖二宗并配，議出於此。直孺等聞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蓋古之帝王非建邦啓土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有宋肇基創業之君，太祖是已。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祭者，萬世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并及於真宗。今主上紹膺大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爲祖廟，獨躋則患在於無

在此之前，紹興初年，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人説：“本朝的配祭，從英宗開始用父考配祭，司馬光、吕誨爲此而争辯，認爲這是屈抑先祖而進用父親，然而終究不能改變王珪、孫抃等人的諂媚言辭。其後，神宗説周公奉守祭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那麽明堂之祀不用父考配祭是很明確的了。王安石也奏説用父考配祭是誤引《孝經》嚴父之説，可惜當時没有人來訂正。現在有人説：后稷是周朝始祖，文王、武王爲二祧。高祖是漢朝之祖，孝文、孝武是突出的兩朝。這都是後世子孫世代奉持的。太祖是帝王之祖，太宗、真宗應該是帝王之宗。皇祐時用一祖二宗共同配祭，是出於此種原因。直孺等人聽説前漢用高祖配天，後漢用光武配祭明堂，大概古代帝王如果没有建邦立國之功的，都没有配天的祭祀。所以即使是周朝的成、康，漢代的文、景、明、章，他們的功業不是不昭著，然而子孫不敢推舉以配祭天地，是爲了避讓祖宗。宋朝創立基業的帝王，衹是太祖而已。太祖就是周朝的后稷，配祭於郊祀之人；太宗就是周朝的文王，配祭於明堂之人。這兩種祭祀，是萬世不變的法度。皇祐宗祀，合祭天地，本該用太祖、太宗配祭。當時大概拘泥於嚴父之説，所以配祭并及真宗。現在主上繼承大業，從真宗到神宗都是祖廟，獨以一廟配祭則事出無據，共同配祭又幾乎同於合祭。現在參用皇祐詔書，請求在明堂合祭

名，并配則幾同於祫享。今參酌皇祐詔書，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惟禮專而事簡，庶幾可以致力於神，萬世行之可也。”

七年，徽宗哀聞，是歲九月，中書舍人傅崧卿援嚴父之説，不幸太上諱問奄至，而大享不及，理實未安。吏部尚書孫近等言：“元年以來，祖、宗并配，今論者乃欲祖、宗并配之外增道君皇帝一位，不合典禮。”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今梓宫未還，廟社未定，疆土未復，臣竊意祖宗、上皇神靈所望於陛下者，必欲興衰撥亂，恢復中原，迎還梓宫，歸藏陵寢，以隆我宋無疆之業。若如議者之言，以陛下貴爲天子，上皇北狩十有一年，未獲天下之養，今不幸而崩，且欲因明堂之禮，追配上帝，謂是足以盡人子之孝，則於陛下之志，恐亦小矣。宜依故事合祭天地，祖、宗并侑。太上升配，似未可行。”至嘉定四年，遂以太祖、太宗、高宗、寧宗并侑，至度宗復以太祖、太宗、高宗、理宗并配焉。

昊天上帝、皇地祇，奉持太祖、太宗配祭，祇有禮度專一，祭事簡潔，或許纔可以致力神明，萬世可行。”

七年，徽宗去世，當年九月，中書舍人傅崧卿援引嚴父之説，不幸太上皇死訊忽至，大祭不及，理實未安。吏部尚書孫近等人説：“元年以來，祖、宗共同配祭，現在有人議論想要在祖、宗并配之外增設道君皇帝神位，這不符合禮制。”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説：“現在徽宗靈柩未迎回，廟社未定，疆土没有恢復，我私下認爲祖宗、太上皇的神靈寄望於陛下的，一定是振興衰弊，撥亂反正，恢復中原，迎還徽宗靈柩，歸葬陵廟，以隆興我朝無疆的宏業。如果像議論者所説，認爲陛下貴爲天子，太上皇北巡十一年，没能得到天下人的奉養，現在不幸而去，想要藉明堂之祭，追配上帝，説這樣足以盡人子的孝心，那麽陛下的志向，恐怕就算小了。應該依照舊制合祭天地，使祖、宗一同配祭。太上皇升爲配祭，恐怕未可施行。”到了嘉定四年，就以太祖、太宗、高宗、寧宗一同配祭，到度宗時又用太祖、太宗、高宗、理宗一同配祭。

宋史卷一百二

志第五十五

禮(五)

吉禮(五)

社稷　岳瀆　籍田　先蠶　奏告　祈禜

社稷

社稷,自京師至州縣,皆有其祀。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太社、太稷。州縣則春秋二祭,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如有故,以次官攝,若長吏職官或少,即許通攝,或別差官代之。牲用少牢,禮行三獻,致齋三日。其禮器數:正配坐尊各二,籩、豆各八,簠、簋各二,俎三。從祀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太社壇廣五丈,高五尺,五色土爲之。稷壇在西,如其制。社以石爲主,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四面宫垣飾以方色,面各一屋,三門,每門二十四戟,四隅連飾罘罳,如廟之制,中植以槐。其壇三分宫之一,在南,無屋。慶曆用羊、豕各二,正配位籩、豆十二,山罍、簠、簋、俎二,祈報象尊一。

元豐三年,詳定所言:"社稷祝版、牲幣、饌物,請并瘗於坎,更不設燔燎。又《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社稷',社爲陰祀,血者幽陰之物,是以類求神之意。郊天先薦血,次薦腥,次薦爓,次

社稷,從京城到州縣,都有其祭祀。每年的春、秋兩個仲月及臘日祭祀太社、太稷。州縣的祭祀衹在春季和秋季進行,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如果有事,就由次官攝任,如果長吏職任少,就允許擔任攝職,或者另外派官吏代替。犧牲用少牢,行三獻之禮,齋戒三天。祭禮器數:正配位坐尊各兩個,籩、豆各八個,簠、簋各兩個,俎三個。從祀位籩、豆各兩個,簠、簋、俎各一個。太社祭壇周長五丈,高五尺,用五色土築成。稷壇在社壇西側,制如社壇。社主以石料爲主構建,形狀如鐘,長五尺,二尺見方,上部尖鋭,用土培到一半。四面墻各以其方位的顏色修飾,每面各有一間屋子,三扇門,每扇門設二十四戟,四角用罘罳相連修飾,如同宗廟的制度,中間種植槐樹。社壇占宫舍的三分之一,在南面,没有屋子。慶曆年間用羊、豬各兩頭來作犧牲,正配位的籩、豆有十二個,山罍、簠、簋、俎兩個,祈報象尊一個。

元豐三年,詳定所稱:"社稷祭祀所用的祝板、牲幣、饌物,請求都埋在坑内,不再置火焚燒。又《周禮·大宗伯》説'以血祭社稷',社祭爲陰祀,血是幽陰之物,這是用同類事物來求神。祭天先進獻血,再進獻腥,再進獻爓,再進獻熟。社稷的祭

薦熟。社稷、五祀,先薦爓,次薦熟。至於群小祀,薦熟而已。今社稷不用血祭,又不薦爓,皆違經禮。請以埋血爲始,先薦爓,次薦熟。古者祭社,君南向於北墉下,所以答陰也,今社稷壝内不設北墉,而有司攝事,乃設東向之位,非是。請設北墉,以備親祠南向答陰之位,有司攝事,則立北墉下少西。《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今一用少牢,殊不應禮。夫爲一郡邑報功者,當用少牢;爲天下報功者,當用太牢。所有春秋祈報太社、太稷,請於羊豕外加角握牛二。"又言:"社稷之祭,有瘞玉而無禮玉。《開元禮》:奠太社、太稷,并以兩圭有邸。請下有司造兩圭有邸二,以爲禮神之器,仍詔於壇側建齋廳三楹,以備望祭。"

祀、五祀,先進獻爓,再進獻熟。至於衆多的小祀,衹是進獻熟而已。現在祭祀社稷不用血,又不進獻爓,都違背禮經。請求從埋血開始,先進獻爓,再進獻熟。古代祭祀社,君主在北墉下面向南侍奉,用以應答陰神,現在社稷壝内不設北墉,而官吏主事時,竟然設置面向東的侍位,這不對。請設置北墉,以預備皇帝親臨時朝南應答陰神之用,官吏主事時,就站在北墉下稍微靠西的位置。《王制》説:'天子祭祀社稷都用太牢,諸侯都用少牢。'現在一概用少牢,非常不合禮制。爲一個郡縣回報歲功的,應當用少牢;爲天下回報歲功的,應當用太牢。所有春秋季節的祈報太社、太稷,都請在羊猪之外再加上二頭小牛。"又説:"社稷的祭祀,有用以埋入的玉而没有用以禮神的玉。《開元禮》説:祭奠太社、太稷,都用有底的兩圭。請求詔令有關官吏製造兩块有底的兩圭,作爲禮神之器,再詔令在壇側建造三間齋廳,以備望祭之用。"

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謂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又禮,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制,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亦半太社之制。遂下太常,修入祀儀。元祐中,又從博士孫諤言:祭太社、太稷,皆設登歌樂。大觀,議禮局言:"太社獻官、太祝、奉禮,皆以法服;至于郡邑,則用常服。請下祭服制度於郡縣,俾其自製,弊則聽改造之。"

在此之前,州縣的社主不用石頭建成。禮部認爲社稷不建屋而建壇,應當承受風霜雨露,來通達天地之氣,所以用石頭來建造神主,取其堅實耐久。又禮制,諸侯的社稷祭壇有天子的一半那麽大,請求詔令州縣社主用石頭建造,尺寸大小也是太社的一半。於是詔令太常,修入祭祀儀制。元祐年間,又聽從博士孫諤的建議:祭祀太社、太稷,都奏登歌。大觀年間,議禮局説:"太社的獻官、太祝、奉禮,都穿禮服;至於郡縣禮官,就穿平常服裝。請求頒布祭服制度給郡縣,讓他們自製服裝,壞了就聽任他們改造。"

紹興元年,以春秋二仲及臘前祭太社、太稷於天慶觀,又望祭於臨安天寧觀。十四年,始築壇壝於觀橋之東,立石主,置太社令一員,備牲牢器幣,進熟、望燎如儀。

紹興元年,在春秋兩季的仲月及臘前祭祀太社、太稷於天慶觀,又在臨安天寧觀實行望祭。十四年,開始在觀橋的東面築壇壝墻,設立石主,設置太社令一人,準備牲牢器幣,進獻祭品、望祭燎祭一如儀制。

岳瀆

岳鎮海瀆之祀。太祖平湖南,命給事中李昉祭南岳,繼令有司製諸岳神衣、冠、劍、履,遣使易之。廣南平,遣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除去劉鋹

岳鎮海瀆的祭祀。太祖平定湖南以後,命令給事中李昉祭祀南岳,繼而又命令官吏製作各岳神的衣、冠、劍、履,派遣使者因時改換。廣南平定以後,派遣司農少卿李繼芳祭祀南海,除掉劉鋹所

所封僞號及官名,易以一品服。又詔:"岳、瀆并東海廟,各以本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掌祀事。"又命李昉、盧多遜、王祐、扈蒙等分撰岳、瀆祠及歷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詔孫崇望等分詣諸廟書于石。六年,遣使奉衣、冠、劍、履,送西鎮吴嶽廟。

太平興國八年,河决滑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詣白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自是,凡河决溢、修塞皆致祭。秘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岳鎮、海瀆。自兵亂後,有不在封域者,遂闕其祭。國家克復四方,間雖奉詔特祭,未著常祀。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長吏以次爲獻官。"其後,立春日祀東岳岱山於兖州,東鎮沂山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淮瀆於唐州。立夏日祀南岳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廣州,江瀆於成都府。立秋日祀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吴山於隴州,西海、河瀆并於河中府,西海就河瀆廟望祭。立冬祀北岳恒山、北鎮醫巫閭山并於定州,北鎮就北嶽廟望祭,北海、濟瀆并於孟州,北海就濟瀆廟望祭。土王日祀中岳嵩山於河南府,中鎮霍山於晋州。

真宗封禪畢,加號泰山爲仁聖天齊王,遣職方郎中沈維宗致告。又封威雄將軍爲炳靈公,通泉廟爲靈泒侯,亭山神廟爲廣禪侯,嶧山神廟爲靈巖侯,各遣官致告。詔泰山四面七里禁樵采,給近山二十户以奉神祠,社首、徂徠山并禁樵采。車駕次澶州,祭河瀆廟,詔進號顯聖靈源公,遣右諫議大夫薛映詣河中府,比部員外郎丁顧言詣澶州祭告。秘書丞董温其言:"漢以霍山爲南岳,望令壽州長吏春秋致祭。"禮官言:"雖前漢嘗以霍山爲南

封的僞號及官名,改用一品服飾。又詔令:"岳、瀆連同東海的神廟,各由本縣縣令兼任廟令,縣尉兼任廟丞,專門掌管祭祀的事。"又命令李昉、盧多遜、王祐、扈蒙等人分撰岳、瀆祠及歷代帝王碑文,派翰林待詔孫崇望等人分别到各廟中去書寫在石碑上。六年,派遣使者奉持衣、冠、劍、履,送往西鎮吴嶽廟。

太平興國八年,黄河在滑州决口,朝廷派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到白馬津,用一太牢加璧沉河祭祀。從此,凡是黄河决口、修堤堵洪都進行祭祀。秘書監李至説:"在五郊迎氣的時日,都要祭祀各方的岳鎮、海瀆。自從兵亂以後,有不在長官受封範圍内的,因此而缺略了祭祀。國家平定以後,雖然曾奉詔特致祭祀,然而没有作爲常祀加以著明。希望朝廷遵行舊禮,在迎氣那天各在所屬州縣祭祀,長官按順序擔任獻官。"以後,立春那天在兖州祭祀東岳岱山,在沂州祭祀東鎮沂山,在萊州祭祀東海,在唐州祭祀淮瀆。立夏那天在衡州祭祀南岳衡山,在越州祭祀南鎮會稽山,在廣州祭祀南海,在成都府祭祀江瀆。立秋那天在華州祭祀西岳華山,在隴州祭祀西鎮吴山,在河中府祭祀西海、河瀆,西海就河瀆廟實行望祭。立冬那天在定州祭祀北岳恒山、北鎮醫巫閭山,北鎮就北嶽廟實行望祭,在孟州祭祀北海、濟瀆,北海就濟瀆廟實行望祭。土王日在河南府祭祀中岳嵩山,在晋州祭祀中鎮霍山。

真宗封禪完畢後,加封泰山爲仁聖天齊王,派遣職方郎中沈維宗致告。又封威雄將軍爲炳靈公,通泉廟爲靈泒侯,亭山神廟爲廣禪侯,嶧山神廟爲靈巖侯,各派遣官員致告。詔令泰山周圍七里的地方禁止砍柴采摘,補給近山居住的二十户山民,讓他們奉祀泰山,社首、徂徠山一并禁止砍柴采摘。皇帝車駕駐次澶州,祭祀河瀆廟,詔令進封爲顯聖靈源公,派遣右諫議大夫薛映到河中府,比部員外郎丁顧言到澶州祭祀禀告。秘書丞董温其説:"漢代把霍山作爲南岳,希望能派壽州長官春秋二季加以祭祀。"禮官説:"雖然前漢曾把霍山作爲南岳,但是因爲現在南岳廟已在衡山,難以改

岳,緣今岳廟已在衡山,難於改制。其霍山如遇水旱祈求及非時,準別敕致祭,即委州縣奉行。"詔封江州馬當上水府,福善安江王;太平州采石中水府,順聖平江王;潤州金山下水府,昭信泰江王。

及祀汾陰,命陳堯叟祭西海,曹利用祭汾河。車駕至潼關,遣官祠西岳及河瀆,并用太牢,備三獻禮。庚午,親謁華陰西嶽廟,群臣陪位,廟垣内外列黄麾仗,遣官分奠廟内諸神,加號岳神爲順聖金天王。還至河中,親謁奠河瀆廟及西海望祭壇。五月乙未,加上東岳曰天齊仁聖帝,南岳曰司天昭聖帝,西岳曰金天順聖帝,北岳曰安天元聖帝,中岳曰中天崇聖帝。命翰林、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崇飾神像之禮。其玉册制,如宗廟謚册。帝自作《奉神述》,備紀崇奉意,俾撰册文。有司設五岳册使一品鹵簿及授册黄麾仗、載册輅、衮冕輿於乾元門外,各依方所。群臣朝服序班、仗衛如元會儀。上服衮冕,御乾元殿。中書侍郎引五岳玉册,尚衣奉衮冕升殿,上爲之興。奉册使副班于香案前,侍中宣制曰:"今加上五岳帝號,遣卿等持節奉册展禮。"咸承制再拜。奉册使以次升自東階,受册御坐前,降西階;副使受衮冕輿于丹墀,隨册使降立丹墀西。玉册發,至于朝元門外,帝復坐。册使奉册升輅,鼓吹振作而行。東岳、北岳册次于瑞聖園,南岳册次于玉津園,西岳、中岳册次于瓊林苑。及廟,内外列黄麾仗,設登歌。奉册於車,奉衮冕於輿,使副袴褶騎從,遣官三十員前導。及門,奉置幄次,以州長吏以下充祀官,致祭畢,奉玉册、衮冕置殿内。又加上五岳帝后號:東曰淑明,南曰景明,西曰肅明,北曰靖明,中曰正明。

换。霍山如果遇到水旱災的祈求及不屬常時的祭祀,准許另外致祭,就委托給州縣奉行。"詔令賜封江州馬當爲上水府,號爲福善安江王;太平州采石爲中水府,號順聖平江王;潤州金山爲下水府,號稱昭信泰江王。

等到祭祀汾陰的時候,命令陳堯叟祭祀西海,曹利用祭祀汾河。皇帝來到潼關,派遣官吏祭祀西岳及河瀆,都用太牢作犧牲,三獻禮齊備。庚午那天,皇帝親自拜謁華陰西嶽廟,群臣陪駕,廟墻内外陳列黄色麾仗,派遣官吏分别祭奠廟内諸神,加封岳神爲順聖金天王。回到河中後,皇帝親自拜謁祭奠河瀆廟及西海望祭壇。五月乙未,加封東岳爲天齊仁聖帝,南岳爲司天昭聖帝,西岳爲金天順聖帝,北岳爲安天元聖帝,中岳爲中天崇聖帝。命令翰林、禮官詳細議定禮儀及冕服制度、修飾神像的禮節。玉册制度,如同宗廟謚册。皇帝自己寫成《奉神述》,備述尊奉之意,讓人撰成册文。禮官在乾元門外陳設五岳册使一品鹵簿及授册黄麾仗、載册輅、衮冕輿,各自依照它們的方位。群臣身穿朝服,有次序地排列,儀仗侍衛如同元會禮儀。皇上穿戴衮冕,御臨乾元殿。中書侍郎引導五岳玉册,尚衣奉持衮冕上殿,皇上起立。奉册使、副使站立在香案前,侍中宣讀制令:"現在加封進上五岳帝號,派遣你們持節奏册、施行禮儀。"大家都承制再拜。奉册使按次序從東階登上,在御座前接受玉册,再從西階退下;副使在殿前臺階上接受衮冕輿,隨册使退於臺階西側站立。玉册遣發,來到朝元門外,皇帝又坐下。册使奉册登車,鼓吹手吹打行進。東岳、北岳的玉册安放在瑞聖園,南岳的玉册安放在玉津園,西岳、中岳的玉册安放在瓊林苑。來到廟前,廟舍内外陳列黄色麾仗,設登歌。從車上取下玉册,從輿上取下衮冕,册使、副使穿着褲褶騎馬隨從,派遣三十名官吏作爲前導。來到門口,安放玉册在帷帳内,命令州長吏以下的官員充當祀官,致祭完畢,將玉册、衮冕奉置殿内。又加封進上五岳帝后神號:東爲淑明,南爲景明,西爲肅明,北爲靖明,中爲正明。派遣官吏致祭敬告。詔令岳、瀆、四海各神廟,遇到設

遣官祭告。詔岳、瀆、四海諸廟,遇設醮,除青詞外,增正神位祝文。又改唐州上源桐柏廟爲淮瀆長源公,加守護者。帝自制五岳醮告文,遣使醮告。即建壇之地構亭立石柱,刻文其上。

醮祭祀的時候,除了青詞之外,還增設正神位祝文。又將唐州上源桐柏廟改爲淮瀆長源公,添加守護人員。皇帝親自撰寫五岳醮告文,派遣使者祭祀敬告。在建造祭壇的地方造立亭子、石柱,將醮文刻在石柱上。

天禧四年,從靈臺郎皇甫融請,凡修河致祭,增龍神及尾宿、天江、天記、天社等諸星在天河内者,凡五十位。

天禧四年,采納靈臺郎皇甫融的建議,凡是修治黄河進行祭祀的時候,增祭龍神及尾宿、天江、天記、天社等在天河界内的星神,共五十個神位。

仁宗康定元年,詔封江瀆爲廣源王,河瀆爲顯聖靈源王,淮瀆爲長源王,濟瀆爲清源王,加東海爲淵聖廣德王,南海爲洪聖廣利王,西海爲通聖廣潤王,北海爲冲聖廣澤王。皇祐四年,又以靈臺郎王大明言,汴口祭河,兼祠箕、斗、奎,與東井、天津、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天船、王良、羅堰等十七星在天河内者。五年,以儂智高遁,益封南海洪聖廣利昭順王。其五鎮,沂山舊封東安公,政和三年封王;會稽舊封永興公,政和封永濟王;吴山舊封成德公,元豐八年封王;醫巫閭舊封廣寧公,政和封王;霍山舊封應聖公,政和封應靈王。東海,大觀四年,加號助順廣德王。

仁宗康定元年,詔令加封江瀆爲廣源王,河瀆爲顯聖靈源王,淮瀆爲長源王,濟瀆爲清源王,加封東海爲淵聖廣德王,南海爲洪聖廣利王,西海爲通聖廣潤王,北海爲冲聖廣澤王。皇祐四年,又因靈臺郎王大明建議,在汴口祭祀黄河,兼祀箕、斗、奎,與東井、天津、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天船、王良、羅堰等天河界内的十七位星神。五年,因爲儂智高遁逃,進封南海洪聖廣利昭順王。五鎮,沂山舊封東安公,政和三年封爲王;會稽舊封永興公,政和年間封爲永濟王;吴山舊封成德公,元豐八年封爲王;醫巫閭舊封廣寧公,政和中封爲王;霍山舊封應聖公,政和中封爲應靈王。東海,大觀四年,加號助順廣德王。

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黄積厚言:"岳鎮海瀆,請以每歲四立日分祭東西南北,如祭五方帝禮。"詔從之。

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黄積厚説:"岳鎮海瀆,請求在每年的四立日分祭東西南北,如同祭祀五方帝的禮儀。"詔令依從。

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封域之内。自渡江以後,惟南海王廟,歲時降御書祝文,加封至八字王爵。如東海之祠,但以萊州隔絶,未嘗致祭,殊不知通、泰、明、越、温、台、泉、福,皆東海分界也。紹興中金人入寇,李寶以舟師大捷於膠西,神之助順,爲有功矣。且元豐間嘗建廟於明州定海縣,請依南海特封八字王爵,遣官詣明州行禮。"詔可。

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説:"國家在東南建都,東海、南海,實際上都在疆界之内。自從渡江以後,衹有南海王廟,每年降下御書祝文,以致加封八字王爵。至於東海的祭祀,衹是因爲萊州路遠阻隔,便未曾加以祭祀,殊不知通、泰、明、越、温、台、泉、福,都是在東海界内。紹興年間金人入侵,李寶指揮水軍在膠西取得大捷,神助之功,不可否認。而且在元豐年間朝廷曾在明州定海縣建廟,請求依照南海的樣例特封東海八字王爵,派遣官吏到明州行禮。"詔令許可。

籍田

籍田之禮,歲不常講。雍熙四年,始詔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於東郊,行籍田禮。所司詳定儀注:"依南郊置五使。除耕地朝陽門七里外爲先農壇,高九尺,四陛,周四十步,飾以青;二壝,寬博取足容御耕位。觀耕臺大次設樂縣、二舞。御耕位在壝門東南,諸侯耕位次之,庶人又次之。觀耕臺高五尺,周四十步,四陛,如壇色。其青城設於千畝之外。"又言:"隋以青箱奉穜稑,唐廢其禮。青箱舊無其制,請用竹木爲之而無蓋,兩端設襻,飾以青;中分九隔,隔盛一種,覆以青帊。穜稑即早晚之種,不定穀名,請用黍、稷、秫、稻、粱、大小豆、大小麥,陳於箱中。"大禮使李昉言:"按《通禮》,乘耕根車,今請改乘玉輅,載耒耜於耕根車。又前典不載告廟及稱賀之制,今請前二日告南郊、太廟。耕禮畢,百官稱賀於青城。禮有勞酒,合設會於還宮之翼日,望如親祀南郊之制,擇日大宴。"詳定所言:"御耒耜二具,并盛以青韜,準唐乾元故事,不加雕飾。禮畢,收於禁中,以示稼穡艱難之意。其祭先農,用純色犢一,如郊祀例進胙,餘并權用大祠之制。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百官不受誓戒。神農、后稷册,學士院撰文進書。"以鹵簿使賈黃中言,復用象輅載耒耜,以重其事。五年正月乙亥,帝服衮冕,執鎮圭,親享神農,以后稷配,備三獻,遂行三推之禮。畢事,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帝改御大輦,服通天冠、絳紗袍,鼓吹振作而還。御乾元門大赦,改元端拱,文武遞進官有差。二月七日,宴群臣於大明殿,行勞酒禮。

景德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來年畫日,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

籍田的祭禮,每年不常設置。雍熙四年,開始詔令在來年的正月選擇吉日在東郊行籍田禮。主管官吏詳細訂立儀注:"依照南郊制度設置五使。修治朝陽門七里外的耕地設置先農壇,壇高九尺,四處臺階,周長四十步,飾以青色;祭壇四周兩道矮墻,寬窄足以容得下御耕位。觀耕臺大次設置樂縣、二舞。御耕位在壝門的東南,諸侯耕位在其次,庶人又在其次。觀耕臺高五尺,周長四十步,四處臺階,顏色與祭壇相同。青城設置在千畝田外。"又説:"隋代用青箱盛放穜稑,唐代廢黜此制。青箱舊時没有固定的形制,請求用竹木做成青箱,没有蓋,在箱子的兩頭設襻,飾以青色;箱中隔成九格,每格盛放一種穀物,用青巾覆蓋。穜稑就是指早種晚熟的穀物,穀名不定,請求用黍、稷、秫、稻、粱、大小豆、大小麥,盛放在箱中。"大禮使李昉説:"考察《通禮》,乘坐耕根車,現在請求改乘玉輅,用耕根車盛載耒耜。又禮經上没有記載告廟及稱賀的制度,現在請求在行禮前兩天奏告南郊、太廟。耕禮完畢,百官在青城致賀。行勞酒禮,應當在還宮的第二天設立聚會,希望像皇帝親祀南郊那樣,選擇吉日宴請群臣。"詳定所説:"御用耒耜兩種農具,都放置在青韜中,依照唐代乾元舊制,不加雕飾。行禮完畢,收放在禁中,以示稼穡艱難。祭祀先農,用一頭純色牛犢作犧牲,進胙如同郊祀制度,其餘都權用大祀制度。皇帝實行三天散齋,兩天致齋,百官不接受誓戒。神農、后稷的禮册,由學士院撰文書寫。"采納鹵簿使賈黃中的建議,又用象輅盛載耒耜,以示重視。五年正月乙亥,皇帝穿戴衮冕,手執鎮圭,親自祭祀神農,用后稷配祭,三獻禮完備,於是行三推之禮。祭禮結束後,解除戒嚴,皇帝回到行宮,百官紛紛致賀。皇帝改乘大輦,戴通天冠,穿絳紗袍,鼓吹奏響而還宮。皇帝在乾元門大赦天下,改元端拱,文武百官都有不同程度的晋升。二月七日,在大明殿宴請群臣,行勞酒禮。

景德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説:"來年計劃日期,正月一日祭祀先農,九月上辛日祈穀,祭祀上

辛祈穀,祀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謂上辛郊天也;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六典》、《禮閣新儀》并云上辛祀昊天,次云吉亥享先農。望改用上辛後亥日,用符禮文。"

帝。《春秋傳》說:'驚蟄以後進行郊祀,郊祀後開始農耕。'《月令》說:'天子在元日向上帝進行祈穀。而後選擇良辰,天子親自執秉耒耜,躬耕籍田。'先儒都說:元日,指上辛日郊祀上天;元辰,指郊祀後選擇吉亥祭祀先農而躬耕籍田。《六典》、《禮閣新儀》都說上辛祭祀昊天,次說吉亥祭祀先農。希望改用上辛後亥日,以符合禮經。"

明道元年,詔以來年二月丁未行籍田禮,而罷冬至親郊。遣官奏告天地、宗廟、諸陵、景靈宫,州都就告岳、瀆、宫、廟。其禮一如端拱之制,而損益之。禮成,遣官奏謝如告禮。

元豐二年,詔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爲籍田,置令一員,徙先農壇於中,神倉於東南,取卒之知田事者爲籍田兵。乃以郊社令辛公佑兼令。公佑請因舊鏺麥殿規地爲田,引蔡河水灌其中,并植果蔬,冬則藏冰,凡一歲祠祭之用取具焉。先薦獻而後進御,有餘,則貿錢以給雜費,輸其餘於内藏庫,著爲令。權管幹籍田王存等議,以南郊鏺麥殿前地及玉津園東南菱地并民田共千一百畝充籍田外,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置神倉、齋宫并耕作人牛廬舍之屬,繪圖以進。已而殿成,詔以思文爲名。

政和元年,有司議:享先農爲中祠,命有司攝事,帝止行耕籍之禮;罷命五使及稱賀、肆赦之類;太史局擇日不必專用吉亥;耕籍所乘,改用耕根車,罷乘玉輅;躬耕之服,止用通天冠、絳紗袍,百官并朝服;仿雍熙儀注,九卿以左右僕射、六尚書、御史大夫攝,諸侯以正員三品官及上將軍攝;設庶人耕位於諸侯耕位之南,以成終畝之禮;備青箱,設九穀,如隋之制。尋復以耕籍爲大祠,依四孟朝享例行禮,又命禮制局修定儀注。

明道元年,詔令在來年的二月丁未行籍田禮,罷止冬至的皇帝親行郊祀。派遣官吏奏告天地、宗廟、諸陵、景靈宫,州都就告岳、瀆、宫、廟。禮儀一如端拱年儀制,而有所增減。禮成之後,派遣官吏奏謝,禮如奏告。

元豐二年,詔令在京城東南量出千畝農田作爲籍田,設籍田令一名,將先農壇遷入其中,神倉在東南,徵召懂得農耕的士兵作爲籍田兵。於是任命郊社令辛公佑兼任籍田令。公佑請求憑臨舊時的鏺麥殿量出籍田,引蔡河水灌溉,種植蔬菜水果,冬天用來藏冰,凡是一年祭祀所用物品都從這裏取得。先進獻給神享用而後進呈皇帝御用,有多餘的,就賣錢作爲雜費,再有剩下的,就輸入内藏庫,定爲條令。權管幹籍田王存等建議,把南郊鏺麥殿前的土地及玉津園東南菱地連同民田共一千一百畝充當籍田外,用百畝來建先農壇,開闢阡陌溝渠,設置神倉、齋宫及耕作人牛居所等,繪好圖樣進上。不久籍田殿建成,詔令命名爲思文殿。

政和元年,禮官建議:祭祀先農爲中等祭祀,應該命令禮官主持,皇帝衹行耕籍禮;罷止命令五使及稱賀、肆赦之類的事情;太史局選擇日期不必專用吉亥;耕籍所乘車改用耕根車,罷乘玉輅;皇帝躬耕的服飾,衹用通天冠、絳紗袍,百官都穿上朝的服飾;仿照雍熙時的儀制,九卿用左右僕射、六尚書、御史大夫攝任,諸侯用正員三品官及上將軍攝任;在諸侯耕位南面設置庶人耕位,以完成終畝的禮儀;預備青箱,盛放九穀,如同隋制。不久又把耕籍作爲大祀,依照四孟朝享的樣制行禮,又命令禮制局修定禮節。

孟春之月,太史擇上辛後吉日,皇帝親耕籍田,命有司以是日享先農、后稷于本壇,如常儀。前期,殿中監設御坐于思文殿,儀鸞司設文武官次殿門外之左右。其日早,奉禮郎設御耕褥位于耕籍所,尚舍設觀耕御坐於壇上,南向。典儀設侍耕群臣位於御耕之東西,設從耕群臣位於御耕之東南,西向,北上。奉禮郎設御耒席於三公之北,稍西,南向。太僕設御耕牛於御壇之西,稍北;太僕卿位於耕牛之東,稍前,南向。太常設左輔位於御耕之東,稍南,西向;設司農位二,一在左輔之後,一在其南,并西向。籍田令三,皆位司農卿南,少退,北上。奉青箱官位於後。諸執耒耜者位公卿耕者後,侍耕者前,西向。三公、三少、宰臣、親王等每員三人,執政二人,從耕;群官一名助耕,并服絳衣、介幘。三公以次群官耒耜各一具,每一具正副牛二,隨牛二人。庶人耕位在從耕官位之南,西向。庶人百人,并青衣,耕牛二百,每兩牛用隨牛一人,耒耜百具,畚五十具,鍤二十五具,以木爲刃。耆老百人,常服陪位於庶人位南,西向。司農少卿位二於庶人位前,太社令位司農少卿之西,少退,俱北向。畿内諸令位庶人之東,西向。尚輦局設玉輅於仗内。前期三日,司農以青箱奉九穀穜稑之種進内。前二日,皇后率六宮獻于皇帝,受于内殿。前一日,降出付司農。

其日質明,左輔奉耒耜載于玉輅訖,耕籍使朝服乘車,用本品鹵簿,以儀仗二千人衛耒耜先詣壇所。尚輦奉御設平輦於祥曦殿,皇帝靴袍出自内東門,從駕臣僚禁衛并起居如常儀。將至耕所,文武侍耕、從耕以下及耆老、庶人俱詣籍田西門外立班,再拜奉

孟春時節,太史選擇上辛後吉日,皇帝親自來到籍田耕種,命令禮官在這天在本壇祭祀先農、后稷,一如常儀。此前,殿中監在思文殿設置御座,儀鸞司在殿門外左右設文武百官的位次。這天早晨,奉禮郎在耕籍所設置御耕褥位,尚舍在祭壇上設置觀耕御座,面向南。典儀在御耕褥位東西設置侍耕群臣位次,在御耕褥位東南設置從耕群臣位次,面向西,以北爲上。奉禮郎在三公的北面設置御耒席位,稍微偏西,面向南。太僕在御壇的西面設置御耕牛的位次,稍微偏北;在耕牛的東面設置太僕卿位,稍微靠前,面向南。太常在御耕褥位的東面設置左輔位,稍微偏南,面向西;設置兩個司農位,一個在左輔後面,一個在它的南面,都是面向西。籍田令有三個,都位於司農卿南,稍稍後退,以北爲上。奉青箱官位在後面。各位執持耒耜的官吏位於事耕公卿的後面,侍耕群臣的前面,面向西。三公、三少、宰臣、親王等各三人,執政者兩人,隨從耕種;群臣中有一名助耕,都穿絳色衣服,頭戴長耳髮巾。三公及群臣按次序各備一具耒耜,每一具耒耜配有正副耕牛兩頭,跟隨耕牛的有兩個人。庶人的耕位在從耕官耕位的南面,面向西。庶人百名,都穿青色衣服,耕牛二百頭,每兩頭牛用一人隨牛,耒耜百具,畚五十個,鍤二十五隻,用木頭作刃。老年人一百人,身穿平常衣服在庶人位南面陪位,面向西。司農少卿位二在庶人位前面,太社令位在司農少卿的西面,稍微退後,都面向北。畿内諸令位在庶人位的東面,面向西。尚輦局在仗内設置玉輅。前三天,司農用青箱盛放九種穀物的種子進呈大内。前兩天,皇后率領六宮嬪妃把種子獻給皇帝,皇帝在内殿接受。前一天,下轉給司農。

那天黎明,左輔敬執耒耜裝到玉輅上承載之後,耕籍使身穿朝服登車,用本品儀仗,由二千人組成儀仗隊護衛耒耜先到籍田所在。尚輦奉御在祥曦殿設置平輦,皇帝身着靴袍從大内東門出來,從駕群臣侍衛都按常儀起居。將到耕所時,文武侍耕、從耕官員以下及耆老、庶人都到籍田西門外依次站立,再拜奉迎,完畢再各歸其位。從耕、陪

迎訖,各就次。從耕、陪耕等官服朝服以俟耕。車駕至思文殿,進膳訖,左輔以御耒耜授籍田令,横執之,詣耕籍所,置于席,遂守之。凡執耒耜者横執之,受則先其耒後其耜。諸縣令率終畝庶人、陪耕耆老先就位,司農卿、籍田令、太社令、奉青箱官、諸執耒耜者以次就位。御史臺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先入就位,次禮直官、宣贊舍人等分引侍耕、從耕群官各就位。尚輦奉御進輦思文殿。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奏外辦。皇帝通天冠、絳紗袍,乘輦出。將至御耕位,尚舍先設黄道,太常請降輦就位。既降輦,太常卿前導至褥位南向立,奏請行禮。禮直官請籍田令進詣御耒席南向,引司農卿詣籍田令東西向,籍田令俯伏跪,執事者以韜受之,籍田令解韜出耒,執耒興,東向立,以授司農卿,司農卿西向立,以授左輔,左輔詣御耕位前少東,北向。太常卿奏請受耒耜,左輔執以進,執耒者助執之。皇帝受以三推,左輔前受耒耜,授司農卿,以授籍田令,各復位。籍田令跪而納於韜,執耒興,以授執事者,退復位。

耕等官員身穿朝服等待耕種。皇帝來到思文殿,進膳完畢,左輔把御用耒耜交給籍田令,横拿到耕籍所,放在席子上,然後加以守護。凡是拿耒耜都是横着拿,接受時先接受耒,後接受耜。諸縣令率領終畝庶人、陪耕耆老先到各自的位次,司農卿、籍田令、太社令、奉青箱官、各位執耒耜的人依次就位。御史臺引導殿中侍御史一人先入就其位,接着禮直官、宣贊舍人等分别引導侍耕、從耕群臣各就各位。尚輦奉御將皇帝車駕駛入思文殿。左輔奏請中嚴;一會兒,奏請外辦。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乘坐輦出門。將要到達御耕位時,尚舍先設置黄道,太常請皇帝下輦就位。皇帝下輦後,太常卿引導到御耕褥位面向南站立,奏請行禮。禮直官請籍田令來到放置御耒的席前向南站立,引導司農卿來到籍田令的東面向西站立,籍田令俯下身去伏跪地上,執事者把盛耒的袋子交給他,籍田令解開袋子拿出耒,手拿耒站起來,面向東站立,交給司農卿,司農卿面向西站立,交給左輔,左輔來到御耕位前稍東的地方,面向北站立。太常卿奏請皇帝接受耒耜,左輔執握耒耜進上,由執耒者幫助執握。皇帝接過耒耜,掌犁推行三周,左輔上前接受耒耜,交給司農卿,再交給籍田令,各復原位。籍田令跪下把耒耜放回袋中,執握耒耜站起來,交給執事者,退復原位。

皇帝初耕,諸執耒耜者以耒耜各授從耕者,禮直官引太常卿詣御位前北向,奏請皇帝升壇觀耕,復位立。前導官導皇帝升壇,即御坐南向。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近東,西向北上立。禮直官引三公、三少、宰臣、親王各五推,餘從耕官各九推,訖,執耒耜者前受耒耜。禮直官引司農少卿帥庶人以次耕于千畝,候耕少頃,禮直官引左輔詣御坐前跪奏禮畢。降壇,乘輦還思文殿,左輔奏解嚴,侍耕、從耕官皆退。次籍田令以青箱授司農卿,詣耕所,出種稑播之。次司農少卿帥太社令檢校終畝。次司農卿詣御前北向

皇帝首耕之後,各位執握耒耜的人把耒耜都交給從耕的人,禮直官引導太常卿來到御位前面向北站立,奏請皇帝升壇觀耕,再回到原位站立。前導官引導皇帝登上先農壇,來到御座前面向南坐定。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在東側面向西侍立,尊卑以北爲上。禮直官引導三公、三少、宰臣、親王各行五推禮,其餘的從耕官各行九推禮,而後,執耒耜的人上前接受耒耜。禮直官引導司農少卿率領庶人依次在千畝田上耕種,過了一會兒,禮直官引導左輔來到御座前跪奏禮畢。皇帝走下壇來,乘輦返回思文殿,左輔奏解除戒嚴,侍耕、從耕官都退下。接下去籍田令把青箱交給司農卿,來到耕地前,拿出種子播種。接着司農少卿率領太社令檢核終畝情形。然後司農卿來到皇帝面前

俯伏跪奏省功畢,退。所司放仗以俟,皇帝常服還内,侍衛如常儀。紹興七年,始舉享先農之禮,以立春後亥日行一獻禮。十六年,皇帝親耕籍田,并如舊制。

向北俯身跪奏視查農事完畢,退下。官吏排開儀仗待駕,皇帝穿平常衣服返回大内,侍衛如平常儀制。紹興七年,開始舉行祭祀先農的禮儀,在立春後亥日行一獻禮。十六年,皇帝親自來到籍田耕種,都如原來的儀制。

先蠶

先蠶之禮久廢,真宗從王欽若請,詔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按《開寶通禮》:"季春吉巳,享先蠶於公桑。前享五日,諸與享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享日未明五刻,設先蠶氏神坐於壇上北方,南向。尚宫初獻,尚儀亞獻,尚食終獻。女相引三獻之禮,女祝讀文,飲福、受胙如常儀。"又按《唐會要》:"皇帝遣有司享先蠶如先農可也。"乃詔:"自今依先農例,遣官攝事。"禮院又言:"《周禮》,'蠶於北郊',以純陰也。漢蠶於東郊,以春桑生也。請約附故事,築壇東郊,從桑生之義。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一壝,二十五步。祀禮如中祠。"

先蠶祭禮久已廢棄,真宗聽從王欽若的請求,詔令有關官吏檢視舊事禀奏。考察《開寶通禮》:"季春吉巳,在公桑祭祀先蠶。祭祀前五天,各位參與祭祀的官吏實行三天散齋,兩天齋戒。祭祀那天,天還没亮,在祭壇上北部設置先蠶氏神座,面向南。尚宫行初獻禮,尚儀行亞獻禮,尚食行終獻禮。女相引導三獻禮,女祝讀文,飲福、受胙都如常儀。"又《唐會要》説:"皇帝可以派遣官吏祭祀先蠶如同先農。"於是下詔:"以後依照祭祀先農的樣子,派遣官吏主持先蠶的祭祀。"禮院又説:"《周禮》,'在北郊祭蠶',因爲北方爲純陰之地。漢代在東郊祭蠶,因爲春天是桑葉生長的季節。請求簡依舊制,在東郊築造祭壇,以符合桑葉生長之義。祭壇高五尺,二丈見方,四處臺階,每處臺階爲五尺;周圍有一道矮墻,長二十五步。祭祀的禮節如同中等祭祀。"

慶曆用羊、豕各一,攝事獻官太尉、太常、光禄卿,不用樂。元豐詳定所言:"季春吉巳,享先蠶氏。唐《月令注》:'以先蠶爲天駟。'按先蠶之義,當是始蠶之人,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開元享禮》:爲瘞坎於壇之壬地。而《郊祀録》載《先蠶祀文》,有'肇興蠶織'之語,《禮儀羅》又以享先蠶無燔柴之儀,則先蠶非天駟星,明矣。今請就北郊爲壇,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餘如故事。"

慶曆年間祭祀用羊、猪各一頭來作犧牲,主持祭祀的獻官爲太尉、太常、光禄卿,不用音樂。元豐年間詳定所説:"季春吉巳,祭祀先蠶。唐代《月令注》:'把先蠶作爲天駟。'考察先蠶的含義,應當是指開始養蠶的人,與先農、先牧、先炊一樣。《開元享禮》:在祭壇的壬地設置埋坎。而《郊祀録》記載《先蠶祀文》有'肇興蠶織'的話,《禮儀羅》又認爲祭祀先蠶没有燒柴的儀式,那麽先蠶不是天駟星,是很明顯的了。現在請求在北郊建立祭壇,不設燎壇,衹是埋物祭祀,其他都如舊制。"

政和禮局言:"《禮》:天子必有公桑蠶室,以興蠶事。歲既畢,則奉繭而繅,遂朱緑之,玄黄之,以爲郊廟之祭服。今既開籍田以供粢盛,而未有公桑蠶室以供祭服,尚爲闕禮。請仿古制,於先蠶壇側築蠶室,度地爲宫,四

政和年間禮局説:"《禮》:天子一定要有官家桑田和蠶室,來興桑養蠶。歲末就從蠶繭中繅絲,然後染成朱緑玄黄各種顔色,來製成郊祀祭服。現在已經開闢籍田來供奉黍稷,可是還没有官家桑田和蠶室來供奉祭服,這於禮節尚不完備。請求依照古制,在先蠶祭壇側築造蠶室,量出一块土

面爲墻,高仞有三尺,上被棘,中起蠶室二十七,别構殿一區爲親蠶之所。仿漢制,置繭館,立織室於宫中,養蠶千薄以上。度所用之數,爲桑林。築采桑壇於先蠶壇南,相距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陛。凡七事。置蠶官令、丞,以供郊廟之祭服。又《周官·内宰》:'詔后帥内外命婦蠶於北郊。'鄭氏謂:'婦人以純陰爲尊。'則蠶爲陰事可知。《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蓋以陰祀之禮祀之也。請用黑幣,以合至陰之義。"詔從其議,命親蠶殿以無斁爲名。又詔:"親蠶所供,不獨衮服,凡施於祭祀者皆用之。"

地來建造房舍,四面圍墻,墻高一仞三尺,上面布上荆棘,裏面建造二十七間蠶室,另外建起一座宫殿作爲皇后親事蠶桑之所。依照漢制,設置繭館,在房中設立織室,養蠶千薄以上。衡量需用的數量,種植一片桑林。在先蠶祭壇南側築造采桑壇,其間相隔二十步,采桑壇三丈見方,高五尺,四處臺階。共有七件事情要做。設置蠶官令、丞,來供奉郊祀祭服。又《周官·内宰》:'詔令皇后率領内外命婦在北郊養蠶。'鄭氏説:'婦人以純陰爲尊。'那麽由此可知養蠶爲陰事。《開元禮》:祭祀先蠶,用黑色帛,大概是用陰祀的禮節來祭祀。請求用黑色帛,以符合至陰的意義。"詔令采納,命名皇后親蠶殿爲無斁。又詔令:"親蠶室提供的,不衹是衮服,凡是祭祀所用絲帛都要用。"

宣和元年三月,皇后親蠶,即延福宫行禮。其儀:季春之月,太史擇日,皇后親蠶,命有司享先蠶氏于本壇。前期,殿中監帥尚舍設坐殿上,南向;前楹施簾,設東西閣殿後之左右。又設内命婦妃嬪以下次於殿之左右,外命婦以下次於殿門内外之左右,隨地之宜,量施帷幄。於采桑壇外,四面開門,設皇后幄次於壇壝東門之内道北,南向。

宣和元年三月,皇后行親蠶禮,來到延福宫行禮。其儀式:季春時節,太史選擇吉日,皇后親事蠶桑,命令禮官在本壇祭祀先蠶氏。此前,殿中監率領尚舍在殿上設座,面向南;前面的堂柱上加一道簾,設在東西閣殿後的左右。又在大殿左右設置内命婦妃嬪以下的位次,在殿門内外的左右設置外命婦以下的位次,根據所在位置,適當設置帷帳。在采桑壇外,四面開門,在壇壝東門的内道北設置皇后帷帳,面向南。

其日,有司設褥位壇上少東,東向。設内命婦位壇下東北,南向;設外命婦位壇下東南,北向,俱異位重行西上。内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又設從采桑内命婦等位於外命婦之東,南向;以内命婦一員充詣蠶室,授蠶母桑以食蠶。設從采桑外命婦等位於外命婦東,北向,俱異位重行西上。設執皇后鉤箱者位於内命婦之西,少南,西上。尚功執鉤,司製執箱;内外命婦鉤箱者,各位於後,典製執鉤,女史執箱。又於壇上設執皇后鉤箱位於皇后采桑位之北,稍東,南向,西上。

那天,禮官在壇上稍東的地方設置褥位,面向東。在壇下東北設置内命婦的位次,面向南;在壇下東南設置外命婦位次,面向北,都是異位重行以西爲上。内外命婦,一品各有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又在外命婦的東面設置從采桑内命婦等人的位次,面向南;派一名内命婦到蠶室,把桑葉交給蠶母喂蠶。在外命婦東面設置從采桑外命婦等人的位次,面向北,都是異位重行以西爲上。在内命婦的西面設置執皇后鉤箱人的位次,稍微靠南,以西爲上。尚功拿鉤,司製拿箱;爲内外命婦拿鉤箱的,都在後面列位,由典製拿鉤,女史拿箱。又在皇后采桑位的北面於壇上設執皇后鉤箱人的位次,稍微靠東,面向南,以西爲上。

前出宫一日,兵部率其屬陳小駕

皇后出宫前一天,兵部率領部屬在宣德門外

鹵簿於宣德門外,太僕陳厭翟車東偏門内,南向。其日未明,外命婦應采桑及從采桑者,先詣親蠶所幕次,以俟起居,各令其女侍者進鈎箱,載至親蠶所,授内謁者監以授執鈎箱者。前一刻,内命婦各服其服,内侍引内命婦妃嬪以下,俱詣殿庭起居訖,内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后首飾、鞠衣,乘龍飾肩輿如常儀,障以行帷,出内東門至左昇龍門。内侍跪奏:"具官臣某言,請降肩輿升厭翟車。"訖,俯伏,興,少退。御者執綏升厭翟車,内侍詣車前奏請車進發,出宣德東偏門,執事者進鈎箱,載之車。至親蠶所殿門,降車,乘肩輿入殿後西閤門,侍衛如常儀。内侍先引内外命婦及從采桑者俱就壇下位,諸執鈎箱者各就位。内侍奏請中嚴;少頃,奏外辦。皇后首飾、鞠衣,乘肩輿,内侍前導至壇東門,華蓋、仗衛止於門外,近侍者從之入。内侍奏請降肩輿,至幄次内,下簾。又内侍至幄次,請行禮,導皇后詣壇,升自南陛,東向立。執鈎箱者自北陛以次升壇就位次,内侍引尚功詣采桑位前西向,奉鈎以進,皇后受鈎采桑,司製奉箱進以受桑,皇后采桑三條,止,以鈎授尚功,尚功受鈎,司製奉箱俱退,復位。

初,皇后采桑,典製各以鈎授内外命婦,皇后采桑訖,内外命婦以次采桑,女使執箱者受之,内外命婦一品各采五條,二品、三品各采九條,止,典製受鈎,與執箱者退,復位。内侍各引内外命婦退,復位。内侍詣皇后前奏禮畢,退,復位。内侍引皇后降自南陛,歸幄次。少頃,奏請乘肩輿如初。内侍前導,皇后歸殿後閤,内侍奏解嚴。初,皇后降壇,内侍引内命婦詣蠶室,尚功帥執鈎箱者以次從至蠶室,尚功

陳列小駕儀仗,太僕在東偏門内陳列厭翟車,面向南。那天天没亮,外命婦中應該采桑及隨從采桑的人,先來到親蠶所幕次,等待接下來的活動,命令各位女侍者進上鈎箱,用車載到親蠶所,交給内謁者監,再交給執鈎箱的人。前一刻時,内命婦各自穿好服裝,内侍引導内命婦妃嬪以下人員,都來到殿庭請安完畢,内侍奏請中嚴;過一會兒,又奏請外辦。皇后戴好頭飾,身穿鞠衣,乘坐龍飾肩輿,儀制如常,用行帷作屏障,出内東門到左昇龍門。内侍跪奏:"臣某言,恭請皇后從肩輿上下來上厭翟車。"説完,俯伏地上,站起來,稍稍後退。駕車人拿過車上挽手的繩索請皇后上厭翟車,内侍來到車前奏請發車,從宣德東偏門出來,執事者進上鈎箱,放在車上載行。來到親蠶所殿門,皇后下車,乘坐肩輿進入殿後西閤門,侍衛儀制如常。内侍先引導内外命婦及隨從采桑的人都來到壇下的位次,各位執鈎箱人也各就各位。内侍奏請中嚴;過一會兒,奏請外辦。皇后戴好頭飾,身穿鞠衣,乘坐肩輿,内侍前導到壇東門,華蓋、儀仗侍衛停在門外,貼身侍者隨從皇后進去。内侍奏請皇后從肩輿上下來,來到帷帳内,放下簾子。又内侍來到帷帳前,奏請皇帝行禮,引導皇后來到祭壇前,從南面的臺階上去,面向東站立。執鈎箱人從北面臺階按次序登上祭壇各就各位,内侍引導尚功來到采桑位前面向西,把鈎子進奉給皇后,皇后接過鈎子采集桑葉,司製奉上箱子盛放桑葉,皇后采集三條桑枝,停止,把鈎子交給尚功,尚功接過鈎子,司製持箱一起退下,回到原位。

當皇后采桑時,典製分别把鈎子交給内外命婦,皇后采桑完畢,内外命婦按順序采集桑葉,女使執箱人接過桑葉,内外命婦一品各采五條桑枝,二品、三品各采九條,停止,典製接過鈎子,與執箱人退下,回到原位。内侍分别引導内外命婦退下,回到原位。内侍來到皇后面前奏陳禮畢,退下,回到原位。内侍引導皇后從南面臺階下來,回到帷帳内。過一會兒,奏請皇后乘坐肩輿而行,一如開始。内侍在前面引導,皇后回到殿後閤,内侍奏請解除戒嚴。當皇后從壇上下來時,内侍引導内命婦來到蠶室,尚功率領執鈎箱人依次跟隨到蠶室,

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縷切之,授内命婦食蠶,洒一薄訖,内侍引内外命婦各還次,皇后還宮。

尚功把桑葉交給蠶母,蠶母接過桑葉用刀切碎,再交給内命婦喂蠶,灑遍一簾,内侍引導内外命婦各自回到位次,皇后返回宮中。

宣和重定親蠶禮,外命婦、宰執并一品夫人升壇侍立,餘品列於壇下。六年閏二月,皇后復行親蠶之禮焉。紹興七年,始以季春吉巳日享先蠶,視風師之儀。乾道中,升爲中祀。

宣和年間重新修定親蠶禮,外命婦、宰執連同一品夫人登壇侍立,其餘的人都在壇下列位。六年閏二月,皇后又行親蠶禮。紹興七年,開始在季春吉巳日祭祀先蠶,儀制如同祭祀風師。乾道年間,升爲中等祭祀。

奏告

告禮。古者,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命史告社稷及圻内山川。又天子有事,必告宗廟。歷代因之。宋制:凡行幸及封泰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郊祀,每歲祈穀上帝,祀感生帝,雩祀,祭方丘,明堂、神州地祇、圜丘,并遣官告祖宗配侑之意。他大事:即位、改元、更御名、上尊號、尊太后、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籍田、親征、納降、獻俘、朝陵、肆赦、河平及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奉遷神主,皆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岳瀆、山川、宮觀、在京十里内神祠。其儀用犧尊、籩、豆各一,實以酒、脯、醢。宮寺以素饌、時果代,用祝幣,行一獻禮。若車駕出京,則有軷祭,用羝羊一。所過州郡橋梁、山川、帝王名臣陵廟去路十里内者,各令本州以香、酒、脯祭告。建隆元年,太祖平澤、潞,仍祭祆廟、泰山、城隍,征揚州、河東,并用此禮。四年,修葺太廟,遣官奏告四室及祭本廟土神。凡修葺同。如遷神主,修畢奉安。是歲十一月,詔以郊祀前一日,遣官奏告東嶽、城隍、浚溝廟、五龍廟及子張、子夏廟,他如儀。

告禮。古代,天子將要出行,祭祀上帝,要命令史官告知社稷及圻内山川。另外天子有什麽活動,一定要告知宗廟,歷代相沿不改。宋朝制度:凡是皇帝巡幸及封禪泰山,祭祀后土,拜謁太清宮,都要親自稟明太廟。三年一次的郊祀,每年舉行的祈穀上帝,祭祀感生帝,雩祀,祭祀方丘、明堂、神州地祇、圜丘,都要遣官稟告祖宗配祭之意。其他大事:即位、改元、更改御名、上尊號、尊太后、立皇后太子、皇子出生、籍田、親征、納降、獻俘、朝拜陵廟、大赦天下、洪水治平以及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奉遷神主,都要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岳瀆、山川、宮觀、在京城十里内的神祠。其儀式要使用犧尊、籩、豆各一個,裝入酒、脯、醢。宮寺用素食、時鮮果物代替,用祝幣,行一獻禮。如果皇帝車駕要離開京城,就要設軷祭,用一頭羝羊作犧牲。所經過的州郡,在行程十里以内的橋梁、山川、帝王名臣的陵廟,都命令本州用香、酒、脯祭告。建隆元年,太祖平定澤、潞,祭告祆廟、泰山、城隍,征伐揚州、河東時,都用這種禮儀。四年,修葺太廟,遣官奏告四室,祭祀本廟土神。凡是修葺的事都如此。如果要遷移神主,在事情完畢後就要敬奉神安。這年十一月,皇帝詔令在郊祀前一天,遣官奏告東嶽、城隍、浚溝廟、五龍廟以及子張、子夏廟,其他都如儀制。

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車駕北征。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於圜丘,用特牲;太廟、社稷用太牢;望祭岳瀆、名山、大川於四郊,禡風於風伯壇,祀雨師於本壇,禱馬於馬祖壇,祭蚩尤、禡

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皇帝車駕北征。前一天,遣官在圜丘祭告天地,使用特牲;祭告太廟、社稷用太牢;在四郊望祭岳瀆、名山、大川,在風伯壇祭風,在本壇祭祀雨師,在馬祖壇禱馬,在北郊祭祀蚩尤、禡牙,都用少牢;在北郊迎氣壇祭祀北方

牙於北郊，并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酥蜜餅、果。仍遣内侍一人監祭。咸平中北征，禮同。八年，滑州合河口畢工，遣官告天地、岳瀆，後天禧中，又遣謝玉清昭應景靈上清太一宫、會靈祥源觀及諸陵。雍熙四年，詔以親耕籍田，遣官奏告外，又祭九龍、黄溝、扁鵲、吴起、信陵、張耳、單雄信七廟，後又增祭德安公、岳臺諸神廟，爲定式。

淳化三年十二月將郊，常奏告外，又告太社、太稷及文宣、武成等廟。景德二年，契丹遣使修好，遣官奏告諸陵。四年二月次西京，遣告汾陰、中嶽、太行、河、洛、啓母少姨廟，東還，奏告如常儀。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及封禪，告天地、宗廟、社稷及諸祠、廟、宫、觀；其在外者，乘傳以往。澶鄆兖州高陽、帝嚳、帝堯，亦皆告之。四年，加五岳帝號，告天地、宗廟、社稷。五年，聖祖降，告如封禪禮。六年，宫庭嘉禾生，遣官告廟及玉皇、聖祖天尊大帝。天禧元年，奉迎太祖聖容赴西京，遣官奏告如常儀，及經由五里内并西京城内外神祠。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宫火，遣告諸陵。十年，大内火，遣告天地、廟社。明道二年，詔以蟲螣爲沴，減尊號四字，告天地、宗廟。熙寧七年，南郊雅飾，奏告太廟、后廟。八年，以韓琦配享，告英宗廟。元符三年四月朔，太陽虧，遣官告太社。大觀元年十二月，以恭受八寶，告天地、宗廟、社稷。政和二年冬至，受元圭，禮同。三年二月，以太平告成，册告諸陵。四年二月，皇長子冠，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五年，建明堂，告如上禮，及宫觀、岳瀆。

高宗建炎已後，事有關於國體者，皆告。紹興九年，金人遣使議和割

天王，用香、柳枝、燈油、乳粥、酥蜜餅、果。又派遣内侍一人監祭。咸平年間皇帝北征，禮與此同。八年，滑州黄河河口合攏竣工，遣官祭告天地、岳瀆，後來天禧年間，又遣官酬謝玉清昭應景靈上清太一宫、會靈祥源觀以及諸陵。雍熙四年，皇帝詔令因爲親耕籍田，除了遣官奏告外，又祭祀九龍、黄溝、扁鵲、吴起、信陵、張耳、單雄信七廟，後來又增祭德安公、岳臺諸神廟，著爲定式。

淳化三年十二月將要進行郊祀時，除了平常的奏告以外，又奏告太社、太稷及文宣、武成等廟。景德二年，契丹派遣使者前來修好，遣官奏告諸陵。四年二月駐次西京，遣官奏告汾陰、中嶽、太行、河、洛、啓母少姨廟，東還以後，奏告如常儀。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落，進行封禪，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各祠、廟、宫、觀；若在外地，就遣使乘驛站車馬前往。澶鄆兖州高陽、帝嚳、帝堯，也都遣使奏告。四年，加封五岳帝號，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五年，聖祖降臨，奏告如封禪禮。六年，宫庭中長出一株嘉禾，遣官奏告神廟以及玉皇、聖祖天尊大帝。天禧元年，奉迎太祖聖容到西京，遣官奏告如同常制，涉及行程五里之内及西京城内外的神祠。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宫失火，遣告諸陵。十年，大内失火，遣告天地、廟社。明道二年，詔令因爲蟲害爲孽，減去尊號四個字，奏告天地、宗廟。熙寧七年，南郊郊廟進行整修，奏告太廟、后廟。八年，用韓琦配祭，奏告英宗廟。元符三年四月朔日，太陽虧缺，遣官奏告太社。大觀元年十二月，因爲恭受八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政和二年冬至，接受元圭，禮儀相同。三年二月，因爲天下恢復太平，册告諸陵。四年二月，皇長子加冠，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五年，建造明堂，奏告如上，涉及宫觀、岳瀆。

高宗建炎以後，凡是有關國家大局的事情，都進行奏告。紹興九年，金人遣使議和割地；十一

地;十一年,詔撰講和誓文;二十四年,進《徽宗御集》;二十六年,進《太后回鑾事實》;二十七年,進《玉牒仙源類譜》;明年,進《神宗寶訓》,進祖宗《仙源積慶圖》,進《徽宗實録》,進《祐陵迎奉録》;三十一年,金人叛盟興師;開禧二年,吴曦伏誅;嘉定七年,進《高宗中興經武要略》;十三年,進《宗藩慶系録》,刊正《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跡》,進《光宗玉牒》;十四年,進《孝宗寶訓》;十五年,得玉璽;明年,上玉璽;端平元年,獲完顔守緒函骨;淳祐五年,進光宗寧宗兩朝《寶訓》、《經武要略》、《玉牒》、《日曆》、《會要》;寶祐元年,皇女延昌公主進封瑞國公主,又封昇國;五年,進《中興四朝史》;景定二年,進孝宗、光宗《實録》,皇女周國公主下降;咸淳四年,安奉寧宗理宗《實録》、《御集》、《會要》,《經武要略》:皆告天地、宗廟、社稷、欑陵。其餘即位、改元、受禪、册寶,皇子生、冠及巡幸、納降、獻俘之屬,并仍舊制。

年,詔令撰寫講和誓文;二十四年,進上《徽宗御集》;二十六年,進上《太后回鑾事實》;二十七年,進上《玉牒仙源類譜》;第二年,進上《神宗寶訓》,進上祖宗《仙源積慶圖》,進上《徽宗實録》,進上《祐陵迎奉録》;三十一年,金人背叛盟約興兵;開禧二年,吴曦伏誅;嘉定七年,進上《高宗中興經武要略》;十三年,進上《宗藩慶系録》,刊正《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跡》,進上《光宗玉牒》;十四年,進上《孝宗寶訓》;十五年,得到玉璽;第二年,進呈玉璽;端平元年,獲得完顔守緒函骨;淳祐五年,進上光宗寧宗兩朝《寶訓》、《經武要略》、《玉牒》、《日曆》、《會要》;寶祐元年,皇帝女兒延昌公主進封瑞國公主,又封昇國;五年,進上《中興四朝史》;景定二年,進上孝宗、光宗《實録》,皇帝女兒周國公主出嫁;咸淳四年,安奉寧宗理宗《實録》、《御集》、《會要》、《經武要略》:都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欑陵。其他如即位、改元、受禪、册寶、皇子出生、加冠以及巡幸、納降、獻俘之類的事情,都沿用舊制。

祈禜

祈報。《周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其福祥。"於是歷代皆有禬禜之事。宋因之,有祈、有報。祈,用酒、脯、醢,郊廟、社稷,或用少牢;其報,如常祀。或親禱諸寺觀,或再幸,或徹樂、減膳、進蔬饌,或分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岳鎮、海瀆,或望祭于南北郊,或五龍堂、城隍廟、九龍堂、浚溝廟,諸祠如子張、子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鵲、張儀、吴起、單雄信等廟,亦祀之。或啓建道場於諸寺觀,或遣内臣分詣州郡,如河中之后土廟、太寧宫,亳之太清、明道宫,兖之會真景靈宫、太極觀,鳳翔之太平宫,舒州之靈僊觀,江州之太平觀,泗州之延祥觀,皆函香奉祝,驛往禱之。凡旱、蝗、

祈報。《周官》:"太祝掌管六祝之辭,來侍奉鬼神,顯示福祥。"從此歷代都有禬禜的事。宋代因襲,有祈、有報。祈,用酒、脯、醢,涉及郊廟、社稷的祈禱,有時用少牢;至於報,如同平常祭祀。或是皇帝在各寺觀中親自禱告,或是再度巡幸,或是撤掉音樂、減少膳食、進用素食,或是分遣官吏禱告天地、太廟、社稷、岳鎮、海瀆,或是在南北郊實行望祭,或是在五龍堂、城隍廟、九龍堂、浚溝廟,像子張、子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鵲、張儀、吴起、單雄信等祠廟,也都加以祭祀。或者在各寺觀開闢道場,或者派遣内臣分别到各個州郡,如河中的后土廟、太寧宫,亳的太清、明道宫,兖的會真宫、景靈宫、太極觀,鳳翔的太平宫,舒州的靈僊觀,江州的太平觀,泗州的延祥觀,都焚香奉祝,乘驛站車馬前往祈禱。凡遇到旱災,蝗災、水潦、無雪等情况,都進行祈禱。

水潦、無雪,皆禜禱焉。

咸平二年旱,詔有司祠雷師、雨師。內出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日擇東方地作壇,取土造青龍,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案、茗果、糍餌,率群吏、鄉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樂、巫覡。雨足,送龍水中。餘四方皆如之,飾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壇取土之里數,器之大小及龍之修廣,皆以五行成數焉。詔頒諸路。

景德三年五月旱,又以《畫龍祈雨法》,付有司刊行。其法擇潭洞或湫濼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守令帥耆老齋潔,先以酒脯告社令訖,築方壇三級,高二尺,闊一丈三尺,壇外二十步,界以白繩。壇上植竹枝,張畫龍。其圖以縑素,上畫黑魚左顧,環以天黿十星;中爲白龍,吐雲黑色;下畫水波,有龜左顧,吐黑氣如綫,和金銀朱丹飾龍形。又設皂幡,刎鵝頸血置槃中,楊枝洒水龍上,俟雨足三日,祭以一豭,取畫龍投水中。大中祥符二年旱,遣司天少監史序祀玄冥五星於北郊,除地爲壇,望告。已而雨足,遣官報謝及社稷。

初,學士院不設配位,及是問禮官,言:"祭必有配,報如常祀。當設配坐。"又諸神祠、天齊、五龍用中祠,祆祠、城隍用羊一,八籩,八豆。舊制,不祈四海。帝曰:"百谷之長,潤澤及物,安可闕禮?"特命祭之。

天禧四年四月,大風飛沙折木,晝晦數刻,命中使詣宮觀,建醮禳之。天聖三年九月,帝宣諭:"近內臣南中勾當迴,言諸處名山洞府,投送金龍玉簡,開啓道場,頗有煩擾。速令分祈,投龍處不得開建道場。"康定二年三月,以黃河水勢甚淺,致分流入汴未能通濟,遣祭河瀆及靈津廟。又澶州曹

咸平二年大旱,詔令禮官祭祀雷師、雨師。宮內出示李邕《祈雨法》:甲乙日在東方選擇一塊地方築壇,取土製作青龍,長吏齋戒三天,來到青龍所在地,引來流水,設置香案、茶果、稻餅,率領衆官吏、鄉老每天兩次前來祭祀,不許用音樂、巫覡。雨水充足以後,就把龍送入水中。其他四方也都如法炮製,各用其方色修飾。大凡日干及建壇取土的里數,器物的大小及龍體的長寬,都用五行成數。詔令頒行各路。

景德三年五月天旱,又把《畫龍祈雨法》交給有關部門頒行。其方法是選擇水潭洞穴或林木幽深之所,在庚、辛、壬、癸這幾天,由刺史、守令率領耆老實行齋戒,先設酒脯奏告社令完畢,然後築造三級方壇,壇高二尺,闊一丈三尺,壇外二十步,用白繩設界。壇上樹立竹枝,張設畫龍。龍畫在縑素上,上面畫上一頭向左回視的黑魚,周圍環繞着天黿十星;中間畫白龍,噴吐黑雲;下面畫水波,有一頭向左回視的龜,吐着如綫的黑氣,混和金銀朱丹來裝飾龍形。又設置黑色的幡,用刀割鵝頸取血放入槃中,用樹枝沾水灑在龍身上,等到下足三天雨,就用一頭猪來祭祀,取下畫龍投放水中。大中祥符二年天旱,朝廷派遣司天少監史序在北郊祭祀玄冥五星,治地設壇,實行望告。不久雨水充足,朝廷遣官報謝及於社稷。

當初,學士院不設配位,到這時問及禮官,禮官說:"祭祀一定要有配位,報如平常祭祀一樣。應當設配位。"又諸神祠、天齊、五龍用中等祭祀致祭,祆祠、城隍用一頭羊、八個籩、八個豆來祭祀。舊制不祈四海,皇帝說:"海是百川所歸,潤澤萬物,怎麽可以缺禮不祭?"特地命令致祭。

天禧四年四月,大風沙折斷樹木,有數刻功夫天昏地暗,朝廷命令中使來到宮觀,設醮禳災。天聖三年九月,皇帝降下手諭:"近來內臣到南部地區辦事回來,說到各地的名山洞府,投送金龍玉簡,在此開闢道場,帶來很多煩擾。儘快派人去分頭祈禱,投龍之處不許開闢道場。"康定二年三月,因爲黃河水太淺,致使分流入汴後不能通流,遣官祭祀河瀆及靈津廟。又澶州曹村埽正在開闢分

村埽方開减水直河，而水自流通，遣使祭謝；後修塞，禮同。治平四年十二月，詔以來歲正旦日食，命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祭社。

熙寧元年正月，帝親幸寺觀祈雨，仍令在京差官分禱，各就本司先致齋三日，然後行事。諸路擇端誠修潔之士，分禱海鎮、岳瀆、名山、大川，潔齋行事，毋得出謁宴飲、賈販及諸煩擾，令監司察訪以聞。諸路神祠、靈迹、寺觀，雖不係祀典，祈求有應者，并委州縣差官潔齋致禱。已而雨足，復幸西太一宫報謝。九年十一月，以安南行營將士疾病者衆，遣同知太常禮儀院王存詣南嶽虔潔致禱，仍建祈福道場一月。又以西江運糧獲應，命本州長吏往祭龍祠。十年四月，以夏旱，内出《蜥蜴祈雨法》：捕蜥蜴數十納瓮中，漬之以雜木葉，擇童男十三歲下、十歲上者二十八人，分兩番，衣青衣，以青飾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水散灑，晝夜環繞，誦咒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滂沱，令汝歸去！"雨足。

元豐元年十月，太皇太后違豫，命輔臣以下分禱天地、宗廟、社稷，及都内諸神祠。又作祈福道場於寺觀及五岳、四瀆凡靈迹所在。八年，帝疾，分禱亦如之。又以京城火災，建醮於集禧觀，且爲民祈福。元祐元年十二月，以華州鄭縣山摧，命太常博士顔復往祭西嶽。

七年，詔："太皇太后本命歲，正月一日京師及天下州軍，各齋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在京宫觀寺院，開建道場七晝夜，内外獄囚并設食三日。"八年，太皇太后違豫，祈禱如元豐，仍致禱諸陵。又令南京等處長吏，詣祖宗神御所在建置道場。紹興二年三月苦雨，命往天竺山祈晴，即日雨止。四

水直河，水流自然暢通，朝廷遣使祭謝；後來修築堤塞，禮儀相同。治平四年十二月，詔令因爲來年正月初一要發生日食，命令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祭祀社神。

熙寧元年正月，皇帝親自到寺觀祈雨，又命令在京差官分别祈禱，先各自在官所齋戒三天，然後進行祈禱。各路選擇正直誠信行爲修潔的人，分别到海鎮、岳瀆、名山、大川進行祈禱，期間都要潔身齋戒，不得出外宴飲、經商，不能有各種干擾，命令監司加以察訪奏明。各路的神祠、靈迹、寺觀，即使没列入祀典，衹要祈求而有靈驗，都委托州縣派官吏進行齋戒祈禱。不久雨水充足，皇帝又到西太一宫報謝。九年十一月，因爲安南行營中有很多將士生病，朝廷派遣同知太常禮儀院王存到南嶽進行齋戒祈禱，又建祈福道場一個月。又因爲西江運糧如願以償，命令本州長吏前往龍祠祭祀。十年四月，因爲夏旱，宫内出示《蜥蜴祈雨法》：捕捉幾十頭蜥蜴放入瓮中，用雜樹葉摻浸，選擇二十八個十三歲以下、十歲以上的男孩，分成兩組，身穿青衣，用青色塗抹面部及手脚，每人拿着柳枝沾水散灑，晝夜不停地在瓮旁環繞，嘴裏禱告："蜥蜴蜥蜴，興雲吐霧，大雨滂沱，放你歸去！"雨下得很充足。

元豐元年十月，太皇太后身體不適，皇帝命令輔臣以下的官吏分别祈禱天地、宗廟、社稷以及都城内各神祠。又在寺觀及五岳、四瀆凡靈迹所在之處設祈福道場。八年，皇帝生病，也進行如上的祈禱。又因爲京城發生火災，在集禧觀設醮禳災，并且爲百姓祈福。元祐元年十二月，因爲華州鄭縣山崩，朝廷命令太常博士顔復前去祭祀西嶽。

七年，皇帝下詔："太皇太后本命年，正月一日京城及天下州軍，各爲僧尼、道士、女冠提供一天齋飯，在京城的宫觀寺院，開設道場七晝夜，内外囚犯都提供三天的飯食。"八年，太皇太后身體欠佳，朝廷派官吏祈禱，一如元豐元年，又到諸陵進行祈禱。又命令南京等處的主要官吏，到祖宗神御所在設置道場。紹興二年三月，淫雨不止，朝廷命人到天竺山祈晴，當天雨就停止了。四年，知樞

年,知樞密院張浚言:"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乞製祝文,名山大川祈禱。"上曰:"霖雨地震之災,豈非兵久在蜀,調發供餽,民怨所致。當修德以應之,又可禱乎?"

七年正月一日,詔:"朕痛兩宫北狩,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以見勤誠之意,可遣官往建康府元符萬歲宫修建祈福道場三晝夜,務令嚴潔,庶稱朕心。"又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浸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安處。已遣人於三茅山設黄籙醮,仰祝聖壽。"是歲七月,張浚等言:"雨澤稍愆,乞禱。"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宫中種稻兩區,其一地下,其一地高,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精加祈禱,以救旱暵。"八年,宰臣奏積雨傷蠶,上曰:"朕宫中自蠶一薄,欲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濕,豈不有損。"乃命往天竺祈晴。

三十二年,太常少卿王普言:"逆亮誅夷,虜騎遁去,兩淮無警,舊疆浸歸。兹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之禮。"從之。嘉定八年八月,蝗,禱于霍山。九年六月蝗,禱群祀。淳祐七年六月大旱,命侍從禱于天竺觀音及霍山祠。

密院張浚説:"四川從七月以來發生連雨地震,請朝廷製作祝文,到名山大川進行祈禱。"皇帝説:"霖雨地震,難道不是軍隊長時間駐扎蜀地,調派發送供應饋運,民怨沸騰導致的嗎?應當修德以回應它,又怎能祈禱呢?"

七年正月一日,皇帝詔令:"我痛感兩宫北狩,道君皇帝年事已高,自忖無從表達勤勉誠敬之心,可以遣官到建康府元符萬歲宫修建三晝夜的祈福道場,務必嚴加修潔,以符合我的心意。"又對輔臣説:"宣和皇后年事日高,我朝夕念及,不能安處。已派遣人員到三茅山設置黄籙醮,祈求聖體康壽。"這年七月,張浚等人説:"雨量超常,請求祈禱。"皇帝説:"我擔憂不瞭解四方水旱的實情,在宫中種植兩片水稻,一片種在窪地上,一片種在高地上,如果高地上的禾苗出現了乾枯,就要精心祈禱,以救旱災。"八年,宰臣上奏積雨傷蠶,皇帝説:"我在宫中養了一薄蠶,想要瞭解農桑情況,久雨打濕桑葉,蠶又怎能不受損害?"於是命人到天竺山祈晴。

三十二年,太常少卿王普説:"逆賊完顔亮削平,敵人的騎兵逃去,兩淮安定,舊有的疆土逐步收回。這次車駕返回臨安,應當行報謝禮。"建議被采納。嘉定八年八月,發生蝗災,朝廷派人到霍山祈禱。九年六月又有蝗災,到群祠進行祈禱。淳祐七年六月大旱,朝廷命令侍從到天竺觀音及霍山祠進行祈禱。

宋史卷一百三

志第五十六

禮(六)

吉禮(六)

朝日夕月　九宫貴神　高禖　大火　壽星靈星
風伯雨師　司寒　蜡　七祀　馬祖　酺神

朝日夕月

朝日、夕月。慶曆，用羊豕各二，籩豆十二，簠簋俎二。天禧初，太常禮院以監察御史王博文言，詳定："準禮，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國語》：'太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唐柳宗元論云：'夕之名者，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按禮，秋分夕月。蓋其時晝夜平分，太陽當午而陰魄已生，遂行夕拜之祭以祀月。未前十刻，太官令率宰人割牲，未後三刻行禮。蓋是古禮以夕行朝祭之儀。又按禮云：從子至巳爲陽，從午至亥爲陰。參詳典禮，合於未後三刻行禮。"皇祐五年，定朝日壇，舊高七尺，東西六步一尺五寸；增爲八尺，廣四丈，如唐《郊祀録》。夕月壇與隋、唐制度不合，從舊則壇小，如唐則坎深。今定坎深三尺，廣四丈，壇高一尺，廣二丈，四方爲陛，降入坎深，然後升壇。壇皆兩壝，壝皆二十五步。增大明、夜明

朝日、夕月。慶曆年間，用羊猪各兩頭作犧牲，籩豆用十二個，簠簋俎各兩個。天禧初年，太常禮院因爲監察御史王博文的建議，詳細確定："依照禮經，春分在東郊朝日，秋分在西郊夕月。《國語》中說：'太采朝日，少采夕月。'又說：'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唐柳宗元認爲：'夕這個名稱，是相對於朝拜而言。古代早晨會見叫朝，晚上相見叫夕。'考察禮經，秋分夕月。大概那時晝夜一樣長，正午時候陰魄就開始産生，於是進行夕拜以祭祀月亮。未前十刻，太官令率領宰人宰割犧牲，未後三刻行禮。大概是古禮在夜晚行朝祭的禮儀。又考察禮經上說：從子到巳爲陽，從午到亥爲陰。詳細參訂禮典，應該在未後三刻行禮。"皇祐五年，確定朝日壇形制，舊時壇高七尺，東西長六步一尺五寸；現在增爲八尺高，四丈寬，如唐《郊祀録》所載。夕月壇與隋、唐形制不合，依照舊制壇就小，依照唐制就坎深。現在定爲坎深三尺，寬四丈，壇高一尺，寬兩丈，四面設臺階，先下到坎中，再登階上壇。日、月壇都在周圍設兩道矮墻，都是二十五步長。增用兩個大明、夜明壇山罍，籩豆十二個。禮生引導司天監官分頭進獻，上香，奉進

壇山罍二，籩豆十二。禮生引司天監官分獻，上香，奠幣、爵，再拜。嘉祐加羊豕各五。《五禮新儀》定二壇高廣、坎深如皇祐，無所改。中興同。

帛、爵，再拜。嘉祐年間各加用五頭羊猪。《五禮新儀》確定二壇大小、坎深一如皇祐年間所定，没有變更。中興時相同。

九宫貴神

太一九宫神位，在國門之東郊。壇之制，四陛外，西南又爲一陛曰坤道，俾行事者升降由之。其九宫神壇再成，第一成東西南北各百二十尺，再成東西南北各一百尺，俱高三尺。壇上置小壇九，每壇高一尺五寸，縱廣八尺，各相去一丈六尺。初用中祀，咸平中改爲大祀，壇增兩壝，玉用兩圭有邸，藉用稾秸加褥如幣色，其御書祝，禮如社稷。尋以封禪，别建九宫壇泰山下行宫之東，壇二成，成一尺，面各長五丈二尺，四陛及坤道各廣五丈。上九小壇，相去各八尺，四隅各留五尺。壇下兩壝，依大祠禮。及祀汾陰，亦遣使祀焉。自後親郊恭謝，皆遣官於本壇别祭。

太一九宫的神位，在國門的東郊。祭壇的形制，除了四面臺階以外，西南方向又設一道臺階叫坤道，使行事者由此上下。九宫神壇有兩層，第一層東西、南北都是一百二十尺長，第二層東西、南北都是一百尺長，都是三尺高。在壇上設置九座小壇，每座小壇高一尺五寸，長寬都是八尺，小壇之間相距一丈六尺。開始時用中等祭祀的規格，咸平年間改爲大祀。壇周圍增加兩道壝墻，玉用有底的兩圭，用稾秸加褥席來作鋪墊，顔色與帛相同，御書祝詞，如社稷祭禮。不久因爲封禪，又在泰山下行宫的東面另建九宫壇，壇有兩層，每層一尺高，面長都是五丈二尺，四道臺階及坤道都是五丈寬。上面的九座小壇，各相隔八尺，四角各留五尺。壇下的兩道壝制，依照大祀禮。祭祀汾陰時，也派使者祭祀九宫神。此後皇帝親行郊祀恭謝禮時，都派官吏到本壇别祭。

景祐二年，學士章得象等定司天監生于淵、役人單訓所請祀九宫太一依逐年飛移位次之法："案鄭良遇《九宫法》，有《飛棋立成圖》，每歲一移，推九州所主災福事。又唐術士蘇嘉慶始置九宫神壇，一成，高三尺，四陛。上依位次置九小壇：東南曰招摇，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此則九宫定位。歲祭以四孟，隨歲改位行棋，謂之飛位。自乾元以後，止依本位祭之，遂不飛易，仍減冬、夏二祭。國朝因之。今于淵等所

景祐二年，學士章得象等人審定司天監生于淵、役人單訓所請求的祭祀九宫太一依照逐年飛移位次的方法："考察鄭良遇《九宫法》，其中有《飛棋立成圖》，每年一移位，推明九州所主災祥。又唐術士蘇嘉慶開始設置九宫神壇，一層，高三尺，四道臺階。上面依照位次設置九座小壇：東南叫招摇，正東叫軒轅，東北叫太陰，正南叫天一，中央叫大符，北方叫太一，西南叫攝提，正西叫咸池，西北叫青龍。五數居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合遁甲，這是九宫定位。每年在四孟時節致祭，隨年改位行棋，叫做飛位。自從乾元以後，祇依照本位祭祀，於是不再飛位，又減掉冬、夏二祭。國朝沿用。現在于淵等人的請求，符合天寶初年祭祀的道理，又符合良遇的《飛棋之圖》。然而此種方法是根據術士所言，歲時祭祀的文字禮經上

請，合天寶初祭之理，又合良遇《飛棋之圖》。然其法本術家，時祭之文經禮不載。議者或謂不必飛宮，若日月星辰躔次周流而祭有常所，此則定位之祀所當從也。若其推數於回復，候神於恍忽，因方弭沴，隨氣考祥，則飛位之文固可遵用。請依唐禮，遇祭九宮之時遣司天監一員詣祠所，隨每年貴神飛棋之方，旋定祭位，仍自天聖己巳入曆，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棋巡行，周而復始。"詔可。慶曆儀，每坐籩豆十二，簠簋俎二。皇祐，增壇三成。又禮官言："歲雩祀外，水旱稍久，皆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諸寺觀、宮廟，九宮貴神今列大祀，亦宜準此。"

没有記載。有人主張不必飛宫，就像日月星辰在天空中往返運行然而其祭祀有固定的處所，那麽定位的祭祀應當依從。至於推究數的往復，在變幻中敬候神明，因方位而消除邪惡，隨氣運而考究祥瑞，考慮到這些，那麽飛位的記載固然可以遵用。請求依照唐代禮制，遇到祭祀九宫時派一名司天監到祭所，隨照每年貴神飛棋的位置，確定祭位，仍然從天聖己巳算起，太一在一宫，每年進一位，飛棋巡行，周而復始。"詔令依從。慶曆儀制，每個神座用十二個籩豆，簠簋俎各兩個來祭祀。皇祐年間，祭壇增加爲三層。又禮官説："每年除了雩祀之外，衹要水旱稍久，都要派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各寺觀、宫廟，九宫貴神現在列爲大祀，也應該依照此例。"

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太一經》推算，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初終。'今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歲，爲災厄之會。然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異爲祥。竊詳五福太一，自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時，修東太一宮。天聖七年己巳歲，五福太一入西南坤位，修西太一宮。請稽詳故事，崇建祠宇，迎之京師。"詔建中太一宮於集禧觀。十太一神，并用通天冠、絳紗袍。元豐中，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祀儀，九宮貴神祝文稱'嗣天子臣某'，以禮秩論之，當與社稷爲比，請依祀儀爲大祠。其祝版即依會昌故事及《開寶通禮》，書御名不稱臣。又近制，諸祠祭牲數，正配以全體解割，各用一牢，貴神九位悉是正坐，異壇别祝，尊爲大祠，而共用二少牢，於腥熟之俎，骨體不備。謂宜每位一牢，凡九少牢。"詔下太

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説："《太一經》推算，七年甲寅年，是太一陽九、百六之數，正當復元之初。所以《經》中説：'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都在入元的初始和終結。'現在陽九、百六正當癸丑、甲寅年，是災厄的交會。然而把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就可以化難爲祥。考察五福太一，在本朝雍熙元年甲申年，進入東南巽宫，那時修建了東太一宫。天聖七年己巳年，五福太一進入西南坤位，當時修建了西太一宫。請求朝廷詳審舊制，建起高大的祠廟，將五福太一迎到京城。"皇帝下詔在集禧觀建立中太一宫。祭祀十位太一神，都用通天冠、绛紗袍。元豐年間，太常博士何洵直説："按熙寧年間的祀儀，九宫貴神祝文稱'嗣天子臣某'，就禮的級别而論，九宫貴神應當與社稷比同，請求依照祀儀定爲大祀。所用祝版就依照會昌舊制及《開寶通禮》，書寫御名時不稱臣。又近制，諸祠廟的祭牲數，正配位都用全牲解割，各用一牢，然而貴神九位都是正座，分别在不同的壇上進行祝禱，尊立爲大祠，却共用二少牢，這對於腥熟的進用，不够充足。我認爲應該每位貴神用一牢，共用九少牢。"皇帝詔令交付太常商議，修入到祭祀禮節中去。

常，修入祀儀。

元祐七年，監察御史安鼎言："按漢武帝始祠太一一位，唐天寶初兼祀八宫，謂之九宫貴神。漢祀太一，日用一犢，凡七日而止；唐祀類於天地。今春秋祀九宫太一，用羊、豕，其四立祭太一宫十神，皆無牲，以素饌加酒焉。再詳《星經》：太一一星在紫宫門右，天一之南，號曰天之貴神。其佐曰五帝，飛行諸方，躡三能以上下，以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常居。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疫疾、災害之事。《唐書》曰：'九宫貴神，實司水旱。太一掌十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國朝會要》亦云：'天之尊神及十精、十六度，并主風雨。'由是觀之，十神太一、九宫太一與漢所祀太一共是一神。今十神皆用素饌，而九宫并薦羊豕，似非禮意。"詔禮官詳定：十神、九宫太一各有所主，即非一神，故自唐迄今皆用牲牢，別無祠壇用素食禮。遂依舊制。

元祐七年，監察御史安鼎説："考察漢武帝時開始祭祀太一一個神位，唐天寶初年兼祀八宫，叫做九宫貴神。漢代祭祀太一，每天用一個牛犢，共進行七天，唐代祭祀太一與祭祀天地相似。現在春秋兩季祭祀九宫太一，用羊、猪，四立日祭祀太一宫十神，都不用犧牲，用素食加酒進行祭祀。再考察《星經》：太一一星在紫宫門的右邊，天一的南面，號稱天之貴神。它的輔佐稱爲五帝，飛行諸方，上下三台，把天極星中最明亮的一顆作爲平常居所。主管任使十六神，主持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疫病、災害等事。《唐書》説：'九宫貴神，實際上掌管水旱。太一掌管十六神的法度，來輔助人極。'《國朝會要》也説：'天之尊神及十精、十六度，都主管風雨。'由此看來，十神太一、九宫太一與漢代所祭祀的太一都是一位神。現在十神都用素食祭祀，而九宫都進用羊猪，似乎不符合禮義。"詔令禮官詳細審定：十神、九宫太一各有所主，即不是一位神，所以從唐代至今都用犧牲，没有在祠壇上用素食的禮節。於是沿用舊制。

崇寧三年，太常博士羅畸言："九宫諸神位，無禮神玉，惟有燔玉。竊謂宜用禮神玉，少彷其幣之色薦於神坐。"議禮局言："先王制禮，用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所謂圭璧者，圭，其邸爲璧，以取殺於上帝也。今九宫神皆星名，而其玉用兩圭有邸。夫兩圭有邸，祀地之玉，以祀星辰，非周禮也。乞改用圭璧以應古制。"

崇寧三年，太常博士羅畸説："九宫諸神位，没有禮神的玉，衹有燔玉。我私下認爲應該用禮神玉，略仿所用帛的顔色製成，進獻於神位。"議禮局説："先王制定禮度時規定，用圭璧來祭祀日月星辰，所謂圭璧，是指底部作成璧的圭，用以次於上帝。現在九宫神都是星名，而祭祀所用玉却是有底的兩圭。有底的兩圭，是祭祀地所用的玉，用它來祭祀星辰，不符合周禮。請求改用圭璧以應合古制。"

《政和新儀》："立春日祀東太一宫；立夏、季夏土王日祀中太一宫；立秋日祀西太一宫；立冬日祀中太一宫，宫之真室殿，五福太一在中，君基太一在東，大游太一在西，俱南向。延休殿，四神太一。承釐殿，臣基太一在東，西向，北上。凝祐殿，

《政和新儀》："立春日祭祀東太一宫；立夏、季夏土王日祭祀中太一宫；立秋日祭祀西太一宫；立冬日祭祀中太一宫，其中的真室殿，五福太一居中，君基太一在東面，大游太一在西面，都面向南。延休殿，祭祀四神太一。承釐殿，臣基太一在東面，面向西，以北爲上。凝祐殿，祭祀直符太一。臻福殿，民基太一在西面，

直符太一。臻福殿，民基太一在西，東向，北上。膺慶殿，小游太一在中，天一太一在東，地一太一在西。靈貺殿，太歲在中，太陰在西，俱南向。三皇、五方帝、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天地水三官、五行、九宮、八卦、五岳、四海、四瀆、十二山神等，并爲從祀。東西太一宫準此。東太一宫大殿，五福太一在東，君基太一在西，俱南向。大游太一殿在大殿之北，南向。臣基太一殿在南，北向。小游太一、直符太一、四神太一殿在大殿之東，西向，北上。天一太一、民基太一、地一太一在大殿之西，東向，北上。西太一宫黄庭殿，五福在中，君基在東，大游在西；均福殿，小游在中，俱南向。延貺殿，天一在中，四神在南，臣基在北，俱西向。資祐殿，地一在中，四神在南，臣基在北，俱西向。資祐殿，地一在中，民基在南，直符在東北，俱東向。”九宫貴神壇三成，一成縱廣十四丈，再成縱廣十二丈，三成縱廣十丈，各高三尺。上依方位置小壇九，各高一尺五寸，縱廣八尺。四陛、坤道，兩壝，每壝二十五步，如舊制。

紹興十一年，太常丞朱輅言：“九宫貴神所主風、雨、霜、雪、雹、疫，所係甚重，請舉行祀典。”太常寺主簿林大鼐亦言：“十神太一，九宫太一，皆天之貴神，國朝分爲二，并爲大祀。比一新太一宫，而九宫貴神尚寓屋而不壇。”乃詔臨安府於國城之東，建築九宫壇壝，其儀如祀上帝。其太一宫，初議者請即行宫之北隅建祠，後命禮官考典故，擇地建宫。十八年，宫成，御書其榜。十太一位於殿上，南面，西上。從祀，東

面向東，以北爲上。膺慶殿，小游太一居中，天一太一在東面，地一太一在西面。靈貺殿，太歲居中，太陰在西，都面向南。三皇、五方帝、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天地水三官、五行、九宫、八卦、五岳、四海、四瀆、十二山神等，都列爲從祀。東西太一宫依仿此制。東太一宫大殿，五福太一在東面，君基太一在西面，都面向南。大游太一殿在大殿的北面，面向南。臣基太一殿在南面，面向北。小游太一、直符太一、四神太一殿在大殿的東面，面向西，以北爲上。天一太一、民基太一、地一太一在大殿的西面，面向東，以北爲上。西太一宫黄庭殿，五福居中，君基在東，大游在西；均福殿，小游居中，都面向南。延貺殿，天一居中，四神在南，臣基在北，都面向西。資祐殿，地一居中，四神在南，臣基在北，都面向西。資祐殿，地一居中，民基在南，直符在東北，都面向東。”九宫貴神壇有三層，一層長寬十四丈，二層長寬十二丈，三層長寬十丈，各高三尺。上面按照方位設置九座小壇，各高一尺五寸，長寬八尺。有四道臺階、坤道，兩道圍墻，每道圍墻長二十五步，如同舊制。

紹興十一年，太常丞朱輅説：“九宫貴神所主管的風、雨、霜、雪、雹、疫，關係非常大，請求朝廷舉行祀典。”太常寺主簿林大鼐也説：“十神太一，九宫太一，都是上天貴神，本朝分爲兩種祭祀，都是大祀。與修飭一新的太一宫相比，九宫貴神還祇是寓居屋内而未設祭壇。”於是詔令臨安府在國城的東面，建築九宫壇壝，其儀制如同祭祀上帝。太一宫，開始商議時請求就行宫的北角建立祠宫，後來命令禮官考求典故，擇地建宫。十八年，宫殿建成，皇帝御筆題名。十太一神位於殿上，面向南，以西爲上。從祀諸神，東廡有九十八位，西廡有九十七位，都以北

廡九十有八，西廡九十有七，皆北上。孝宗受禪，又建本命殿，名曰崇禧。光宗又遷介福殿像於挾室，而名新殿曰崇福。

爲上。孝宗受禪以後，又建本命殿，名爲崇禧。光宗時又把介福殿神像遷入挾室，命名新殿爲崇福殿。

高禖

高禖。初，仁宗未有嗣，景祐四年二月，以殿中侍御史張奎言，詔有司詳定。禮官以爲："《月令》雖可據，然《周官》闕其文，《漢志》郊祀不及禖祠，獨《枚皋傳》言'皇子禖祝'而已。後漢至江左概見其事，而儀典委曲，不可周知。惟高齊禖祀最顯，妃嬪參享，黷而不蠲，恐不足爲後世法。唐明皇因舊《月令》，特存其事。開元定禮，已復不著。朝廷必欲行之，當築壇於南郊，春分之日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祓'之義也。配以伏羲、帝嚳，伏羲本始，嚳著祥也。以禖從祀，報古爲禖之先也。以石爲主，牲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有司攝事，祝版所載，具言天子求嗣之意。乃以弓矢、弓韣致神前，祀已，與胙酒進内，以禮所御，使齋戒受之。仍歲令有司申請俟旨，命曰特祀。"即用其年春分，遣官致祭。爲圜壇高九尺，廣二丈六尺，四陛，三壝，陛廣五尺，壝各二十五步。主用青石，長三尺八寸，用木生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壇上稍北，露其首三寸。青玉、青幣，牲用牛一、羊一、豕一，如盧植之説。樂章、祀儀并準青帝，尊器、神坐如勾芒，唯受福不飲，回授中人爲異。祀前一日，内侍請皇后宿齋於别寢，内臣引近侍宫嬪從。是日，量地設香案、褥位各二，重行，南向，於所齋之庭以望禖壇。又設褥位於香案北，重行。皇后服褘衣，褥位以緋。宫嬪服朝賀衣服，褥位以紫。祀日有司行

高禖。起初，仁宗没有子嗣，景祐四年二月，因爲殿中侍御史張奎進言，詔令禮官詳定高禖祭禮。禮官認爲："《月令》雖然可以依據，然而《周官》缺少記載，《漢志》郊祀也没有談到禖祠，祇有《枚皋傳》説'皇子禖祝'而已。後漢至江左大概可以考見其事，然而詳細的儀典，不能盡知。祇有高齊時代禖祀最顯著，由嬪妃參與祭獻，瀆慢不潔，恐怕不足以爲後世效法。唐明皇因循舊《月令》，特意存載其事。開元時確定禮節，已經又變得不明晰。朝廷一定要行此禮，就應當在南郊築壇，在春分那天祭祀青帝，依據《詩經》'克禋以祓'的含義。用伏羲、帝嚳來配祭，伏羲爲起始，嚳則定著祥明。祭祀高禖，是爲了報謝古代最先行禖的人。祭祀所用以石頭爲主，犧牲用太牢，音樂用升歌，儀式與祭祀先蠶相同，由禮官主持其事，祝版上所寫的，都是天子求子的意思。於是把弓箭、弓套進至神前，祭祀結束後，與胙酒一起進獻大内，按照禮節奉進的東西，讓人齋戒以後再接受。又每年命令禮官申請待旨，命爲特祀。"於是就在這年春分，派遣官吏致祭。築造高九尺的圓壇，寬二丈六尺，四處臺階，三道圍墻，臺階寬五尺，每道圍墻二十五步。神主用青石製成，長三尺八寸，用木生成的數，形狀依照廟社神主，竪立在壇上稍北的地方，土上露出三寸。用青玉、青帛，犧牲用一頭牛、一隻羊、一頭猪，按照盧植的説法。樂章、祀儀都準照青帝，尊器、神座用如勾芒，祇是受福後不飲，回頭交給宫中的人這一點不同。祭祀前一天，内侍請皇后在别寢實行宿齋，内臣引導近侍宫嬪隨從。這一天，選量地方設置香案、褥位各兩個，重行，面向南，在實行齋戒的庭院遠望禖壇。又在香案北面設置褥位，重行。皇后身穿褘衣，褥位用紅色鋪設。宫中嬪妃身穿朝賀衣服，褥位鋪成紫色。祭祀那天禮官

禮，以福酒、胙肉、弓矢、弓韣授內臣，奉至齋所，置弓矢等於箱，在香案東；福酒於坫，胙肉於俎，在香案西。內臣引宮嬪詣褥位，東上南向。乃請皇后行禮，導至褥位，皆再拜。導皇后詣香案位，上香三，請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內臣置於箱，又再拜。內臣進胙，皇后受訖，轉授內臣。次進福酒，內臣曰："請飲福。"飲訖，請再拜。乃解弓韣，內臣跪受置於箱。導皇后歸東向褥位。又引宮嬪最高一人詣香案，上香二，帶弓韣，受弓矢，轉授左右，及飲福，解弓韣，如皇后儀，唯不進胙。又引以次宮嬪行禮，亦然。俟俱復位，內侍請皇后詣南向褥位，皆再拜退。是歲，宮中又置赤帝像以祈皇嗣。

行禮，將福酒、胙肉、弓箭、弓套交給內臣，內臣把它們拿到齋所，弓箭等放在箱中，箱子放在香案東面；福酒放在坫板上，胙肉放在案板上，都在香案的西面。內臣引導宮嬪來到褥位前，以東爲上，面向南。於是請求皇后行禮，引導皇后來到褥位後，大家都再拜致禮。引導皇后來到香案前，上三柱香，請求皇后佩帶弓套，接受弓箭，皇后轉而把它們交給內臣放入箱中，又再拜致禮。內臣進獻胙肉，皇后接受完畢，轉交內臣。接着進獻福酒，內臣說："請接受福酒。"皇后飲完福酒，內臣請求再拜。於是皇后解下弓套，內臣跪着接過來放入箱中。然後引導皇后回到面向東的褥位。又引導宮嬪中地位最高的一人來到香案前，上兩柱香，佩帶弓套，接受弓箭，再轉交給周圍的人，等到飲完福酒後，再解下弓套，如同皇后的禮儀，衹是不進胙肉。又按次序引導宮嬪行禮，如上。等到全都復位以後，內侍請求皇后來到朝南的褥位，大家都再拜退下。這一年，宮中又設置赤帝神像來祈求皇嗣。

寶元二年，皇子生，遣參知政事王鬷以太牢報祠，準春分儀，惟不設弓矢、弓韣，著爲常祀，遣兩制官攝事。慶曆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皇帝嗣續未廣，不設弓矢、弓韣，非是。"詔仍如景祐之制。

寶元二年，皇子出生，朝廷派遣參知政事王鬷以太牢禮祭祀報謝，準照春分祭儀，衹是不設弓箭、弓套，定爲常祀，派遣兩位制官主持其事。慶曆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說："皇帝的子嗣還不多，不設置弓箭、弓套，不對。"詔令仍然使用景祐時的儀制。

熙寧二年，皇子生，以太牢報祀高禖，惟不設弓矢、弓韣。既又從禮官言："按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今祠高禖既以青帝爲主，其壇高廣，請如青帝之制。又祀天以高禖配，今郊禖壇祀青帝於南郊，以伏羲、高辛配，復於壇下設高禖位，殊爲爽誤。請準古郊禖，改祀上帝，以高禖配，改伏羲、高辛位爲高禖，而徹壇下位。"詔："高禖典禮仍舊，壇制如所議，改犢爲角握牛，高禖祝版與配位并進書焉。"又言："伏羲、高辛配，祝文并云'作主配神'。神無二主，伏羲既爲主，其高辛祝文請改

熙寧二年，皇子出生，用太牢禮祭祀高禖報謝，衹是不設弓箭、弓套。不久又依照禮官所言："考察祀儀，青帝壇寬四丈，高八尺。現在祭祀高禖既然把青帝作爲神主，那麽祭壇的大小，就請按照青帝的儀制。又祭天時用高禖配祭，現在的高禖壇在南郊，用於祭祀青帝，用伏羲、高辛配祭，又在壇下設置高禖神位，這非常錯誤。請求依照郊禖古制，改祀上帝，用高禖配祭，改伏羲、高辛的神位爲高禖神位，撤掉壇下神位。"詔令："高禖祭禮依照舊制，壇制參用建議者所說，改牛犢爲角握牛，高禖祝版與配位都進上來書寫。"又說："伏羲、高辛用來配祭，祝文都說'作主配神'，而神無二主，伏羲既然爲主，那麽高辛祝文請求改爲'配食於神'。"

云‘配食于神’。”

元祐三年，太常寺言：“祀儀，高禖壇上正位設青帝席，配位設伏羲、高辛氏席，壇下東南設高禖，從祀席正配位各六俎，實以羊豕腥熟，高禖位四俎，實以牛腥熟。祀日，兵部、工部郎中奉羊、豕俎升壇，詣正配位。高禖位俎，則執事人奉焉。竊以青帝爲所祀之主，而牲用羊豕；禖神因其嘉祥從祀，而牲反用牛，又牛俎執事者陳之，而羊、豕俎皆奉以郎官，輕重失當。請以三牲通行解割，正、配、從祀位并用，皆以六曹郎官奉俎。今羊俎以兵部，豕俎以工部，牛俎請以户部郎官。”

元祐三年，太常寺說：“祭祀的禮儀，高禖壇上正位設青帝席位，配位設伏羲、高辛氏席位，在壇下東南設高禖席位，正配位各設六個俎，上面盛放猪羊等犧牲，高禖位設置四個俎，上面陳設牲牛。祭祀那天，兵部、工部郎中敬奉羊、猪俎登上祭壇，來到正配位。高禖位的俎，由執事人進奉。私下認爲青帝既是所祭神主，犧牲却用羊猪；而禖神是因其嘉祥而從祀，反而用牛來作犧牲，又牛俎由執事人陳設，而羊、猪俎都由郎官進奉，這樣做輕重失當。請求把三牲統統切割開來，正、配、從祀位都用，并且都用六曹郎官來奉俎。現在羊俎由兵部進奉，猪俎由工部進奉，那麼牛俎請用户部郎官進奉。”

《政和新儀》：春分祀高禖，以簡狄、姜嫄從祀，皇帝親祠，并如祈穀祀上帝儀。惟配位作《承安之樂》，而增簡狄、姜嫄位牛羊豕各一。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言：“自車駕南巡，雖多故之餘，禮文難備，至於祓無子，祝多男，所以係萬方之心，蓋不可闕。乞自來歲之春，復行高禖之祀。”十七年，車駕親祀高禖，如政和之儀。

《政和新儀》：春分祭祀高禖，用簡狄、姜嫄從祀，皇帝親自參加祭祀，都如同祈穀祭祀上帝的儀制。衹是配位使用《承安之樂》，增加簡狄、姜嫄神位的牛羊猪各一頭。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說：“自從皇帝車駕南巡，雖是國家多有變故，禮文難以完備，然而爲没有子嗣而祈禱，祝禱多子多孫，是用來維係各方人心的事，不能缺禮。請求從明年春天開始，再次行祀高禖。”十七年，皇帝親祀高禖，如同政和儀制。

大火

大火之祀。康定初，南京鴻慶宫災，集賢校理胡宿請修其祀，而以閼伯配焉。禮官議：“閼伯爲高辛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後世因之，祀爲貴神，配火侑食，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載，遂爲重祀。祖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閼伯之廟，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長吏致奠，咸秩之典，未始云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商丘之舊，爲壇兆祀大火，以閼伯配。建辰、建戌出内之月，内降

大火的祭祀。康定初年，南京鴻慶宫發生火災，集賢校理胡宿請求修明大火的祭祀，用閼伯來配祭。禮官商議：“閼伯是高辛的火正，實際上居住在商丘，主持大火的祭祀。後代因循，把閼伯作爲貴神加以祭祀，配祭大火，如同周棄配食后稷，后土配祭社神，千秋萬代，成爲重要祭祀。祖宗以來的郊祀上帝，大火已在從祀之列，而閼伯的祠廟，每每在大赦時節或春秋兩季，委派京司官吏要員加以致奠，諸多禮典，未曾缺乏。然而國家廣有天下是從宋代開始，如今五運之中，又感應火德，應該在興王之地，商丘故地上，築造壇宇祭祀大火，用閼伯來配祭。在建辰、建戌出納之月，由大内降下祝版，留司的

祝版，留司長吏奉祭行事。”乃上壇制：高五尺，廣二丈，四陛，陛廣五尺，一壝，四面距壇各二十五步。位牌以黑漆朱書曰大火位，配位曰閼伯位。牲用羊、豕一，器準中祠。歲以三月、九月擇日，令南京長吏以下分三獻，州、縣官攝太祝、奉禮。慶曆，獻官有祭服。

建中靖國元年又建陽德觀以祀熒惑。因翰林學士張康國言，天下崇寧觀并建火德真君殿，仍詔正殿以離明爲名。太常博士羅畸請宜仿太一宫，遣官薦獻，或立壇於南郊，如祀靈星、壽星之儀。有司請以閼伯從祀離明殿，又請增閼伯位。按《春秋傳》曰：五行之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祝融，高辛氏之火正也；閼伯，陶唐氏之火正也。祝融既爲上公，則閼伯亦當服上公衮冕九章之服。既又建熒惑壇於南郊赤帝壇壝外，令有司以時致祭，增用圭璧，火德、熒惑以閼伯配，俱南向。五方火精、神等爲從祀。壇廣四丈，高七尺，四陛，兩壝，壝二十五步，從《新儀》所定。

紹興三年，詔祀大火。太常寺言：“應天府祀大火，今道路未通，宜於行在春秋設位。”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言：“本寺已擇九月十四日，依旨設位，望祭應天府大火，以商丘宣明王配。二十一日内火，祀大辰，以閼伯配。大辰即大火，閼伯即商丘宣明王也。緣國朝以宋建號，以火紀德，推原發祥之所自，崇建商丘之祠，府曰應天，廟曰光德，加封王爵，錫謚宣明，所以追嚴者備矣。今有司旬日之間舉行二祭，一稱其號，一斥其名，義所未安。乞自今祀熒惑、大辰，其配位稱閼伯，祝文、位板并依應天府大火禮例，改稱

主要官吏奉行祭禮。”於是進上壇制：高五尺，寬兩丈，四面臺階，臺階寬五尺，一道圍墻，四面距離祭壇都是二十五步。牌位上塗上黑漆，用朱筆寫上大火位，配位叫閼伯位。犧牲使用羊、猪各一頭，器物準照中等祭祀。每年在三月、九月選擇吉日，命令南京要官以下的官吏分爲三獻，州、縣官代理太祝的職事，行禮致祭。慶曆年間，獻官都有祭服。

建中靖國元年又建造陽德觀來祭祀熒惑。因爲翰林學士張康國建議，所有的崇寧觀都建起火德真君殿，又詔令正殿名爲離明。太常博士羅畸請求應該仿照太一宫，派遣官吏進獻，或者在南郊立壇，如同祭祀靈星、壽星的儀制。禮官請求讓閼伯在離明殿從祀，又請求增設閼伯神位。考察《春秋傳》上說：五行之官封爲上公，作爲貴神來祭祀。祝融，是高辛氏的火正；閼伯，是陶唐氏的火正。祝融既然作了上公，那麽閼伯也應當穿戴上公衮冕九章的服飾。不久又在南郊赤帝壇圍墻外建起熒惑壇，命令禮官按時致祭，增加圭璧，火德、熒惑都用閼伯配祭，都面向南。五方火精、神等列爲從祀。壇寬四丈，高七尺，四面臺階，兩道圍墻，每道墻二十五步遠，依照《新儀》所定的儀制。

紹興三年，詔令祭祀大火。太常寺說：“應天府祭祀大火，現在道路不通，應該在都城春秋設祀。”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說：“本寺已選擇九月十四日，依照聖旨設置神位，望祭應天府大火，用商丘宣明王配祭。二十一日納火，祭祀大辰，用閼伯配祭。大辰就是大火，閼伯就是商丘宣明王。因爲本朝立號爲宋，以火紀德，推原發祥所在，廣建商丘的祠廟，府稱應天，廟稱光德，加封王爵，賜謚宣明，用以追敬先德，堪稱完備。現在禮官在短時間内舉行兩次祭祀，一次指稱其號，一次斥用其名，於義不妥。請求從今以後祭祀熒惑、大辰，其配位稱爲閼伯，祝文、位板都依照應天府祭祀大火的禮節，改稱宣明王，以符合國家敬奉火正的思想。”

宣明王，以稱國家崇奉火正之意。”

壽星靈星

諸星祠，有壽星、周伯、靈星之祭。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天文邢中和言：“景德中，周伯星出亢宿下。按《天文志》，角、亢爲太山之根，果符上封之應。望於親郊日特置周伯星位於亢宿間。”詔禮官與司天監定議，且言：“周伯星出氐三度，然亢、氐相去不遠，并鄭分。兖州，壽星之次，宜如中和奏，設位氐宿之間，以爲永式。”景德三年，詔定壽星之祀。太常禮院言：“按《月令》：‘八月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注》云：‘秋分日，祭壽星於南郊。壽星，南極老人星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壽星。’唐開元中，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請用祀靈星小祠禮，其壇亦如靈星壇制，築於南郊，以秋分日祭之。”

諸星祠，有壽星、周伯、靈星的祭祀。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天文邢中和說：“景德年間，周伯星出現在亢宿下方。考察《天文志》，角、亢是太山的根，果然符合上界封域的應驗。希望在皇帝親行郊祀時特地在亢宿間設置周伯星的神位。”詔令禮官與司天監議定，他們說：“周伯星出現在氐宿三度的地方，然而亢、氐相距不遠，都屬於鄭的分星。兖州，是壽星的分野，應該如同中和所奏，在氐宿間設置周伯星位，作爲永遠的法式。”景德三年，詔令確定壽星的祭祀。太常禮院說：“考察《月令》上面説‘八月命令禮官在南郊祭祀壽星。’《注》說：‘秋分那天，在南郊祭祀壽星。壽星，就是南極老人星。’《爾雅》說：‘壽星，指角、亢星宿。’《注》說：‘數從角、亢開始，它們是列宿之首，所以稱爲壽星。’唐開元年間，特地設置壽星祭壇，常在千秋節這天祭祀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請求用祭祀靈星的小祀禮節，壇制也如同靈星壇制，在南郊築壇，在秋分那天進行祭祀。”

元豐中，禮文所言：“時令秋分，享壽星于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又於壇下卯陛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按《爾雅》所謂‘壽星角、亢’，非此所謂秋分所享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爲無名。又按《晋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没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矣。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其壇下七宿位不宜復設。”

元豐年間，禮文所說：“秋分的時候，在南郊祭祀壽星。熙寧時的祭祀儀式：在壇上設置一位壽星，面向南。又在壇下卯陛的南面設置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個神位，面向東。考察《爾雅》上所説‘壽星爲角、亢’，不是這裏所説的秋分致祭的壽星。現在在壇下設置角、亢神位，又用氐、房、心、尾、箕一同祭祀，尤其没有根據。又根據《晋天文志》：‘老人星在弧星南，又稱爲南極，常常在秋分的早晨出現在丙位，春分的晚上在丁位上隱没，它出現的時候就會天下太平，主管人長壽，常常在秋分時到南郊等候它的出現。’後漢在國都南郊建立老人星祠廟，常常在仲秋加以祭祀，那麼壽星指的就是老人星。請求依照後漢儀制，在壇上設置壽星神位，面向南，祭祀老人星。壇下七宿的神位不應該再設置。”

慶曆以立秋後辰日祀靈星，其壇

慶曆年間在立秋後辰日祭祀靈星，其壇制東

東西丈三尺，南北丈二尺，壽星壇方丈八尺。皇祐定如唐制，二壇皆周八步四尺。其享禮，籩八，豆八，在神位前左右，重三行。俎二，在籩、豆外。簠、簋一，在二俎間。象尊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七宿位，各設籩一，豆一，在神位前左右。俎一，在籩、豆外，中設簠一，簋一，在俎左右。爵一，在神位正前。壺尊二，在神位右。光禄實以法酒。

《政和新儀》改定：壇高三尺，東西袤丈三尺，南北袤丈二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初乾興祀靈星，值屠牲有禁，乃屠於城外。至是，敕有司："凡祭祀牲牢，無避禁日，著爲令。"南渡後，靈星、壽星、風師、雨師、雷師及七祀、司寒、馬祖，并仍舊制。

風伯雨師

風伯、雨師，諸州亦致祭。大中祥符初，詔惟邊地要劇者，令通判致祭，餘皆長吏親享。未幾，澤州請立風伯、雨師廟，乃令禮官考儀式頒之。有司言："唐制，諸郡置風伯壇社壇之東，雨師壇于西，各稍北數十步，卑下於社壇。祠用羊一，籩、豆各八，簠、簋各二。"元豐詳定局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氏曰：'兆爲壇之營域。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各以氣類祭之，謂之四類。漢儀，縣邑常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亦從其類故也。熙寧祀儀：兆日東郊，兆月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西北，司中、司命於國城

西長一丈三尺，南北長一丈二尺，壽星壇一丈八尺見方。皇祐年間所定如同唐代儀制，二壇都是周長八步四尺。祭祀的禮節，用八個籩，八個豆，在神位前左右，三行重列。兩個俎，在籩、豆的外邊。簠、簋各一個，在兩俎之間。兩個象尊，在壇上東南角，面向北，以西爲上。七宿神位，各設一個籩，一個豆，在神位前左右。一個俎，在籩、豆之外，其中陳設一個簠，一個簋，在俎左右。一個爵，在神位的正前面。兩個壺尊，在神位右邊。光禄在裏面裝上法酒。

《政和新儀》改定：壇高三尺，東西長一丈三尺，南北長一丈二尺，四出臺階，一道圍墻，二十五步遠。當初乾興年間祭祀靈星時，正值有屠宰牲畜的禁令，於是在城外屠宰。到這時敕令禮官："凡是祭祀所用牲牢，不要迴避屠宰禁日，以後定爲條令。"南渡以後，靈星、壽星、風師、雨師、雷師及七祀、司寒、馬祖，都依照舊制加以祭祀。

風伯、雨師，諸州也加以祭祀。大中祥符初年，詔令祇有邊陲要地，命令通判進行祭祀，其他都是州中主要官吏親自主持祭祀。不久，澤州請求建立風伯、雨師祀廟，於是命令禮官考察儀制頒行。禮官説："唐代儀制，諸郡在社壇東面設置風伯壇，在社壇西面設置雨師壇，各靠北幾十步，低於社壇。祭祀用一頭羊，籩、豆各八個，簠、簋各兩個。"元豐年間詳定局説："《周禮》：'小宗伯的職務，是在四郊建立五帝的壇位，進行祭祀，對四類也如此。'鄭氏説：'兆是指祭壇的界域。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把氣類作爲其居位，在東郊設壇祭祀太陽，在西郊設壇祭祀月亮與風師，在南郊設壇祭祀司中、司命，在北郊設壇祭祀雨師。'各用它們的氣類來進行祭祀，叫做四類。漢代儀制，縣邑常常丙戌日在戌地祭祀風伯，己丑日在丑地祭祀雨師，也是各自依照它們的氣類進行。熙寧時的祀儀：在東郊設壇祭祀太陽，在西郊設壇祭祀月亮，這是把氣類作爲其居位。至於在都城東北設壇祭祀風師，在都城西北設壇祭祀雨師，在都城

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也。請稽舊禮，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禄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日。其壇兆則從其氣類，其祭辰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儀，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禄之位。"

舊制，風師壇高四尺，東西四步三尺，南北減一尺。皇祐定高三尺，周三十三步；雨師壇、雷師壇高三尺，方一丈九尺。皇祐定周六步。政和之制，風壇廣二十三步，雨、雷壇廣十五步，皆高三尺，四陛，并一壝，二十五步。其雨師、雷師二壇同壝。司中、司命、司民、司禄爲四壇，各廣二十五步同壝。

又言："《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所謂周人尚臭，升烟以報陽也。今天神之祀皆燔牲首，風師、雨師請用柏柴升烟，以爲歆神之始。"又言："《周禮》樂師之職曰：'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説者曰：'小祀也。'小師職《注》：'小祭祀謂司中、司命、風師。'是也。既已有鐘鼓，則是有樂明矣。請有司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用樂，仍製樂章以爲降神之節。"又言："《周禮》小司徒之職：'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又《肆師》云：'小祭祀用牲。'所謂小祭祀，即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宫中七祀之類是也。後世以有司攝事，難於純用太牢，猶宜下同大夫禮，用羊、豕可也。今祀儀，馬祖、先牧、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司寒，歲用羊、豕一。《祠令》：小祠，牲入滌一月，所以備潔養之法。今每位肉以豕，又取諸市，與令文相戾。請諸小

西北亥地祭祀司中、司命，則是各自根據其星位，而不是用其氣類。請求朝廷考察舊禮，在西郊設壇，立春後丑日祭祀風師；在北郊設壇，立夏後申日祭祀雨師；在南郊設壇，立冬後亥日祭祀司中、司命、司禄。其壇位根據其氣類，祭祀日期則根據各自的星位，仍然沿用熙寧時的儀制，讓雷師從祀於雨師，讓司民從祀於司中、司命、司禄。"

舊制，風師壇高四尺，東西長四步三尺，南北減掉一尺。皇祐時定高爲三尺，周長三十三步；雨師壇、雷師壇高三尺，一丈九尺見方。皇祐時定爲周長六步。政和時的儀制，風壇寬二十三步，雨、雷壇寬十五步，都高三尺，四面臺階，一道圍墻，二十五步遠。雨師、雷師二壇同用一道圍墻。司中、司命、司民、司禄設置四個祭壇，都是二十五步寬，同用一道圍墻。

又説："《周禮》：'大宗伯用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所謂周朝人崇尚氣味，所以用烟火來報謝陽神。現在天神的祭祀都要焚燒犧牲的頭，風師、雨師請用焚燒柏柴來升烟，作爲向神進獻的開始。"又説："《周禮》樂師之職説：'凡是國家有小事需要奏樂的，命令奏鳴鐘鼓。'有人説：'這是指小祭祀。'小師職《注》：'小祭祀指司中、司命、風師。'既然已用鐘鼓，那麽有音樂是顯而易見的了。請求禮官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使用音樂，再製作樂章來作爲降神的節奏。"又説："《周禮》小司徒之職：'凡是小祭祀都進奉牛牲，進獻其解割好的牲體。'又《肆師》説：'小祭祀用犧牲。'所謂小祭祀，就是指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宫中七祀之類。後代因爲禮官主持祭祀的時候，難於做到純粹用太牢，猶應下與大夫禮等同，所以可以用羊、猪。現在的祀儀，馬祖、先牧、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司寒的祭祀，每年各用一頭羊、猪。《祠令》：小祭祀，犧牲要入滌一個月，用以備盡清潔飼養。現在每個神位都進獻猪肉，又是從市場購買，與上述要求相悖。請求各個小祭祀用少牢，仍然使用體解的犧牲。"又説："社

祠祭以少牢，仍用體解。”又言：“社稷五祀，先薦爓，次薦熟；至於群小祀，薦熟而已。請四方百物、宮中七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止薦熟。”并從之。

稷等五種祭祀，先進獻半熟的肉，再進獻熟肉；至於諸多小祭祀，衹是進獻熟肉而已。請求四方百物、宮中七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的祭祀衹進獻熟肉。”這些建議都得到采納。

司寒

司寒之祭，常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牲、幣及黑牡、秬黍祭玄冥之神，乃開冰以薦太廟。建隆二年，置藏冰署而修其祀焉。秘書監李至言：“案《詩·豳·七月》曰：‘四之日獻羔祭韭。’蓋謂周以十一月爲正，其四月即今之二月也。《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危也。‘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也。‘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謂四月中也。又案《月令》：‘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乃有司之失也。”帝覽奏曰：“今四月，韭可苫屋矣，何謂薦新?”遂正其禮。天聖新令：“春分開冰，祭司寒於冰井務，卜日薦冰於太廟；季冬藏冰，設祭亦如之。”

司寒的祭祀，常常在四月，命令官吏率領太祝，用犧牲、帛及黑色雄牲、黑黍祭祀玄冥之神，於是鑿出冰塊來進獻給太廟。建隆二年，設置藏冰署而修明司寒的祭祀。秘書監李至說：“考察《詩經·豳風·七月》說：‘四之日獻羔祭韭。’大概是說周朝把十一月作爲正月，它的四月就是現在的二月。《春秋傳》說：‘太陽運行到北陸所在的位置時收藏冰塊。’指的是夏曆十二月，太陽到達危宿的時候。‘獻羔而啓之’，指的是二月春分，獻上羔羊、韭菜作爲祭品，這時開始打開冰室。‘火出而畢賦’，火星在黄昏時出現，指的是四月中。又考察《月令》：‘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那麽開鑿冰塊時的祭祀，應當在春分，這是禮官搞錯了時間。”皇帝閱覽奏章之後說：“現在的四月，韭菜都可以用來覆蓋房頂了，又怎麽稱得上是進獻時鮮的食品?”於是改正了禮節。天聖時頒布新令：“春分開冰時，在冰井務祭祀司寒，占卜吉日向太廟獻冰；季冬時藏冰，也進行同樣的祭祀。”

元豐，詳定所言：“熙寧祀儀，孟冬選吉日祀司寒。按古享司寒，惟以藏冰啓冰之日，孟冬非有事於冰，則不應祭享。今請惟季冬藏冰則享司寒，牲用黑牡羊，穀用黑秬黍；仲春開冰，則但用羔。孔穎達注《月令》曰：‘藏冰則用牡黍，啓唯告而已。’祭禮大、告禮小故也。且開冰將以御至尊，當有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設於神坐，則非禮也。當從孔氏說，出冰之時，置弓矢於凌室之户。”

元豐年間，詳定所說：“熙寧時的祀儀，孟冬時節選擇吉日祭祀司寒。考察古代祭祀司寒，衹是在藏冰鑿冰的時候，孟冬時節没有關於冰的事務，那麽就不應該進行祭祀。現在請求衹在季冬藏冰時祭祀司寒，犧牲用雄性黑羊，穀物用黑黍；仲春開冰時，衹用羔羊奉告。孔穎達注《月令》說：‘藏冰時用犧牲穀物祭祀，開冰時衹是奉告而已。’這是因爲祭禮大、告禮小。而且開鑿冰塊要把它進奉給至尊，應當有桃木弓、棘箭來除去邪惡。這些東西如果放在神座前，是不符合禮道的。應該依照孔氏的說法，出冰的時候，把弓箭放在凌室門前。”

大觀，禮局言：“《春秋左氏傳》，以少昊有四叔，其二爲玄冥。杜預、

大觀年間，禮局說：“《春秋左氏傳》說，少昊有四位叔父，其二爲玄冥。杜預、鄭玄都認爲

鄭玄皆以玄冥爲水官，故歷代祀爲司寒，則玄冥非天神矣。今儀注，禮畢有司取祝幣瘞坎，贊者贊幣燔燎，是以祀天神之禮享人鬼也。請罷燔燎而埋祝幣。”詔從其請。

玄冥是水官，所以歷代祀爲司寒，那麼玄冥不是天神。現在的儀制，在祭禮結束後禮官拿來祝帛埋入坎中，贊禮的人引導焚燒帛，這是用祭祀天神的禮節祭祀人鬼。請求罷止焚燒而埋下祝帛。”詔令依從其請求。

蜡

大蜡之禮，自魏以來始定議。王者各隨其行，社以其盛，臘以其終。建隆初，以有司言：“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王，色尚赤。”遂以戌日爲臘。三年，戊戌臘，有司畫日，以七日辛卯。和峴奏議曰：“按蜡始於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之，上享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晋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貞觀之際，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宫，辰日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今以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行蜡禮，恐未爲宜。况宗廟社稷并遵臘享，獨蜡不以臘，請下禮官議。”議如峴言，今後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用戌臘一日。天聖三年，同知禮院陳詁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祝文内載一百八十二位，唯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一十位不載祝文。又《郊祀録》、《正辭録》、《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爲於菟，乃避唐諱，請仍爲虎。五方祝文，衆族之下增入田畯、郵表畷云。”

大蜡的祭禮，從魏朝開始纔議定。君王各自隨用其所屬五行，在一年中旺盛的時節進行社祭，在一年終了的時候進行臘祭。建隆初年，因爲禮官説：“周屬於木德，木生火，應該以火德稱王，顔色崇尚赤色。”於是在戌日實行臘祭。三年，戊戌爲臘日，而禮官在計劃日期時，定爲七日辛卯。和峴奏議道：“考察蜡祭始於伊耆，歷經三代以至漢朝，名稱雖有改换而内容却是一樣。漢屬火行，在戌日實行臘祭，臘是接的意思，新舊相接，捕來禽獸祭祀百神，報謝歲功的終成。君王在臘祭的同時，上祭祖先，旁及五祀，展示孝心，恭敬萬物。魏、晋以下，都沿用此制。唐屬於土德，貞觀年間，在前面的寅日蜡祭百神，在卯日祭祀社神，在辰日祭祀祖先。開元時定下禮制，三種祭祀都在祭臘時進行，來符應土德。現在把戌日作爲臘日，却在前面的七日辛卯實行蜡祭，恐怕不合適。何况祖先社稷的祭祀都遵用臘祭的日期，祇有蜡祭不在臘日，請求交由禮官討論。”結果如和峴所奏，以後蜡祭百神、祭祀社稷、祭祀祖先都用戌臘一天。天聖三年，同知禮院陳詁説：“蜡祭一百九十二位，祝文内載有一百八十二位，祇有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等十位不在祝文的記載中。又《郊祀録》、《正辭録》、《司天監神位圖》都把虎寫成於菟，這是爲了避唐朝諱，請求仍改爲虎。五方祝文，在衆族下增入田畯、郵表畷。”

元豐，詳定所言：“《記》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爲一壇，惟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禮意。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爲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蜡祭，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

元豐年間，詳定所説：“《記》上説：‘八蜡用於祭祀四方諸神，如果年成不順，就不實行八蜡的祭祀。’歷代的蜡祭，都祇在南郊設置一個祭壇，祇有周、隋在四郊設置祭壇，纔符合禮道。又《禮記·月令》把蜡和息民作爲兩種祭祀，所以隋、唐祭祀息民在蜡祭之後。請求在實行蜡祭時，在四郊各設置一個祭壇，用來祭祀其方位

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後。"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築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即祭日月。其神農以下，更不設祭。又舊儀，神農、后稷并設位壇下，當移壇上。按《禮記正義》，伊耆氏，神農也。今壇下更設伊耆氏位，合除去之。"

的神靈，年成不好的地區就不修祀報謝。息民的祭祀仍然在蜡祭之後。"在此之前，太常寺說："四郊蜡祭，應該依照百神制度設置祭壇，東西方向如果有年成不好的地方，就進行日月的祭祀。神農以下，不再設祭。又舊的儀制是，神農、后稷都在壇下設位，應當移到壇上。考察《禮記正義》，伊耆氏，即是神農。現在壇下又設置伊耆氏的神位，應當去掉。"

《政和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配位以北爲上。南北壇設神農位，以后稷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畯，倉龍、朱鳥、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庸、五坊、五虎、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郵表畷、五裸、五猫、五昆蟲從祀，各依其方設位。中方鎮星、后土、田畯設於南方蜡壇酉階之西，中方岳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設於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於辰星。

《政和新儀》：臘前一日蜡祭百神。四方蜡壇寬四丈，高八尺，四出臺階，兩道圍墻，每道圍墻二十五步遠。東方設大明位，四方設夜明位，用神農氏、后稷氏配祭，配位以北爲上。南北蜡壇設置神農神位，用后稷配祭，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畯，倉龍、朱鳥、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庸、五坊、五虎、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郵表畷、五裸、五猫、五昆蟲從祀，各依照其方向設置祭位。中方鎮星、后土、田畯的祭位設在南方蜡壇酉階的西面，中方岳鎮以下設位在南方蜡壇午階的西面。伊耆設位在北方蜡壇卯階的南面，排在辰星之後。

紹興十九年，有司檢會《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東方、西方爲大祀，蜡南方、北方爲中祀，并用牲牢。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瀹又請於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東西以日月爲主，各以神農、后稷配；南北皆以神農爲主，以后稷配。自五帝、星辰、岳鎮、海瀆以至猫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爲從祀。其後南蜡仍於圜壇望祭殿，北蜡於餘杭門外精進寺行禮。

紹興十九年，禮官檢正《五禮新儀》，臘前一日東方、西方蜡祭爲大祀，南方、北方蜡祭爲中等祭祀，都用牲牢。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瀹又請求在四郊各設置一個祭壇，來祭祀其方位的神靈，東西以日月爲神主，各用神農、后稷配祭；南北都以神農爲神主，用后稷配祭。從五帝、星辰、岳鎮、海瀆以至猫虎、昆蟲，各隨其方位，分别從祀。後來南蜡仍在圜壇望祭殿舉行祭祀，北蜡的祭祀在餘杭門外精進寺進行。

七祀

太廟司命、户、竈、中霤、門、厲、行七祀，熙寧八年，始置位版。太常禮院請禘享遍祭七祀。詳定所

太廟司命、户、竈、中霤、門、厲、行七種祭祀，熙寧八年，開始設置祭位祝版。太常禮院請求祭獻時遍祭七祀。詳定所說："《周禮》：天

言:"《周禮》:天子六服,自驚冕而下,各隨所祭而服。今既不親祀,則諸臣攝事日,當從王所祭之服,其攝事之臣不繫其官。"又言:"《禮·祭法》曰:'王自爲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行,曰泰厲,曰門,曰户,曰竈。'孟春祀户,祭先脾;孟夏祀竈,祭先肺;中央土祀中霤,祭先心;孟秋祀門,祭先肝;孟冬祀行,祭先腎。又《傳》曰:'春祀司命,秋祠厲。'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時,所用之俎也。《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群小祀則服玄冕。'《注》謂宫中七祀之屬。《禮記》曰:'一獻熟。'《注》謂宫中群小神七祀之等。《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所祀之服,所獻之禮,所攝之官也。近世因禘祫則遍祭七祀,其四時則隨時享分祭,攝事以廟卿行禮而服七旒之冕,分太廟牲以爲俎,一獻而不薦熟,皆非禮制。請以立春祭户於廟室户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制脾於俎;立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制肺於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廟庭之中,制心於俎;立秋祭門及厲於廟門外之西,制肝於俎;立冬祭司命及行於廟門外之西,制腎於俎,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祭。有司攝事,以太廟令攝禮官,服必玄冕,獻必薦熟。親祀及臘享,即依舊禮遍祭之。"《政和新儀》定太廟七祀,四時分祭,如元豐儀,臘享祫享則遍祭,設位於殿下横街之北、道西,東向,北上。

子有六種服飾,從鷩冕以下,隨祭祀對象的不同而穿不同的服飾。現在皇帝既然不親自主持祭祀,那麼由大臣代行其事時,應當依照皇帝的祭服,主持祭禮的大臣不標明其官職。"又説:"《禮·祭法》説:'王自己設立七種祭祀:即司命、中霤、國行、泰厲、門、户、竈。'孟春祭祀户,祭祀先脾;孟夏祭祀竈,祭祀先肺;中央土祭祀中霤,祭祀先心;孟秋祭祀門,祭祀先肝;孟冬祭祀行,祭祀先腎。又《傳》説:'春天祭祀司命,秋天祭祀厲。'這是祭祀的方位,祭祀的時間,祭祀所用的俎。《周禮》:'司服掌管王的禮服,王參加諸多小祭祀時服用玄冕。'《注》説指宫中七祀之類。《禮記》説:'一獻熟。'《注》説指宫中諸多小神的祭祀七祀之類。《周禮·大宗伯》:'如果王不參與祭祀就代行其事。'這説的是祭祀時穿的衣服,所進獻的祭品,攝職的官吏。近年來藉禘祫之祭而遍祭七祀,四季則隨其時節祭祀而分别祭祀,代行其事的人爲廟卿,用七旒之冕,分用太廟的犧牲放置俎上,一獻不獻熟食,都不符合禮制。請求立春那天在廟室門外的西面祭祀户,在廟門的西面祭祀司命,製作一個脾放在俎上;立夏那天在廟門的東面祭竈,製作一個肺放在俎上;季夏土王日在廟庭當中祭祀中霤,製作一個心放在俎上;立秋在廟門外的西面祭祀門及厲,製作一個肝放在俎上;立冬在廟門外的西面祭祀司命及行,製作一個腎放在俎上,都使用特牲,不再隨時節的祭祀分别致祭。禮官代職時,由太廟令代掌其事,服飾一定要用玄冕,進獻一定要用熟食。皇帝親自主持祭祀及臘祭時,就依照舊禮遍加祭祀。"《政和新儀》確定太廟七祀,四季分開祭祀,如同元豐儀制,臘祭祫祭時就遍祭七祀,設位在殿下横街的北面、道西,面向東,以北爲上。

馬祖

馬祖。《祀典》,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并擇日。壇壝之制,三壇各廣九步,高三尺,四陛,一壝。

馬祖。《祀典》規定,仲春祭祀馬祖,仲夏祭祀先牧,仲秋祭祀馬社,仲冬祭祀馬步,都選擇吉日進行。壇壝制度:三個祭壇都是寬九步,高三尺,四出臺階,一道圍墻。

酺神

又有酺神之祀。慶曆中上封事者言："螟蝗爲害，乞内外并修祭酺。"禮院言："按《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爲人物災害之神。鄭玄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蝝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壇在國城西北，差官就馬壇致祭，稱爲酺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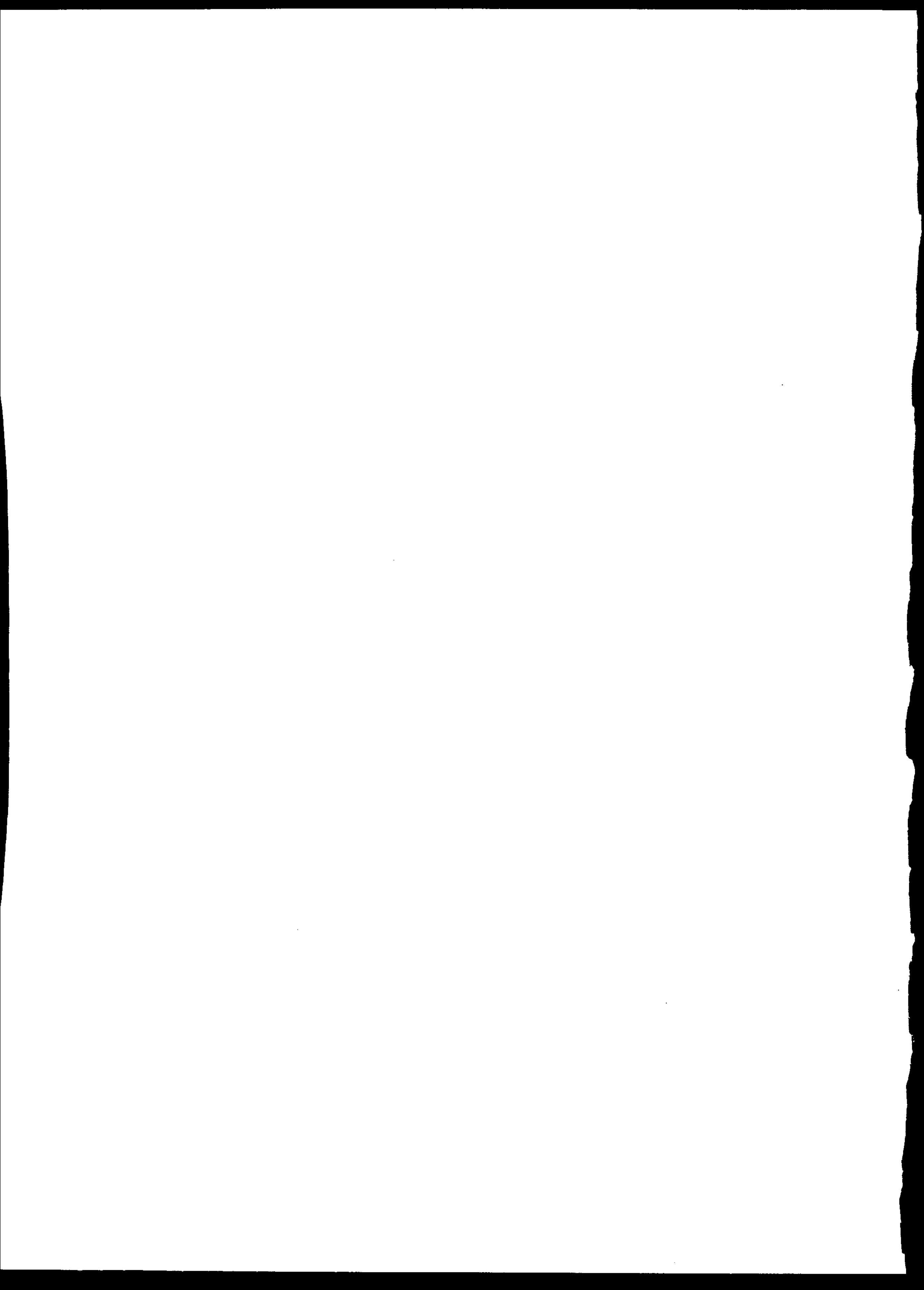
又有酺神的祭祀。慶曆年間有人密奏："螟蝗爲害，請求朝廷内外都修明酺神的祭祀。"禮院説："考察《周禮》上記載：'族師，在春秋時節祭祀酺神。'酺是給人與物帶來災害的神。鄭玄説：'校人的職責有冬天祭祀馬步一項。那麽不知道這個酺，是造成蟲害的酺呢？還是作爲人鬼的步？大概設置壇位也如同雩禜兩種祭祀。'那麽校人職責中的冬步，是給馬帶來災害的，這個酺大概是給人和物帶來災害的。漢代有造成蟲害的酺神，又有作爲人鬼的步神。歷代書籍，都没有祭祀酺神的儀式記載。打算仿照祭祀馬步的儀式，設壇在都城西北，差遣官吏到馬壇進行祭祀，稱爲酺神。

若外州者即略依禜禮。其儀注，先擇便方除地，設營纘爲位，營纘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器物，并如小祠。先祭一日致齋，祭日設神坐内向，用尊及籩一、豆一，實以酒酺，設於神坐左。又設罍洗及篚於酒尊之左，俱内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皆以近神爲上。薦神用白幣一丈八尺在篚。將祭，贊祀官拜，就盥洗訖，進至神坐前，上香、奠幣。退詣罍盥洗，實以酒，再詣神坐前奠爵，讀祝，再拜，退而瘞幣。其酺神祝文曰："維年歲次月朔某日，州縣具官某，敢昭告于酺神：蝗蝝荐生，害於嘉穀，惟神降祐，應時消殄。請以清酒、制幣嘉薦，昭告于神，尚享。"

如果是外地州縣就大略依照禜禮進行。其儀制是，先選擇方便的地域整治好，然後設置營纘來標示，營纘指的是竪立一個標識，周圍拉上繩子來代替祭壇。致齋、行禮及所用器物，都如同小的祭祀。祭祀前一天進行致齋，祭祀那天向内設置神座，使用尊來裝酒，另有一個籩，一個豆，裏面盛放祭品，放在神座左面。在酒尊左面放置罍洗及篚，都朝向内。執事的人都列位在它們的後面，都以接近神位爲尊。進獻給神的物品是一塊一丈八尺的白色帛，放在圓筐裏。將要祭祀時，贊祀官拜神，來到盥前洗手，而後走到神座面前，上香，進獻帛。退後到罍前清洗之後，裝上酒，再來到神座前進酒，誦讀祝文，向神再拜，退下將帛埋掉。酺神祝文説："某年某月某日，某位州縣官員，冒昧地明告酺神：蝗蟲滋生，爲害莊稼。望神降下福祐，適時消滅災害。請讓我用清酒、供帛來進奉，昭告神明，希望神能享用。"

紹興祀令：蟲蝗爲害，則祭酺神。嘉定八年六月，以飛蝗入臨安界，詔差官祭告。又詔兩浙、淮東西路州縣，遇有蝗入境，守臣祭告酺神。

紹興年間的祀令：蝗蟲爲害時，就祭祀酺神。嘉定八年六月，因爲蝗蟲飛入臨安地區，詔令派遣官吏祭告。又詔令兩浙、淮東西路州縣，遇到蝗蟲入境時，要由守臣祭告酺神。



宋史卷一百四

志第五十七

禮(七)

吉禮(七)

封禪　汾陰后土　朝謁太清宮　天書九鼎

封禪

封禪。太宗即位之八年，泰山父老千餘人詣闕，請東封。帝謙讓未遑，厚賜以遣之。明年，宰臣宋琪率文武官、僧道、耆壽三上表以請，乃詔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既而乾元、文明二殿災，詔停封禪，而以是日有事于南郊。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八十七人及諸道貢舉之士八百四十六人詣闕陳請，而宰臣王旦等又率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父老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五上表請，始詔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太一宮及在京祠廟、岳瀆，命翰林、太常禮院詳定儀注，知樞密院王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并判兗州，三司使丁謂計度糧草，引進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修行宮道路，皇城使劉承珪等計度發運。詔禁緣路采捕及車騎蹂踐田稼，以行宮

封禪。太宗繼位的第八年，泰山地區的父老們一千多人來到朝廷，請求皇帝東封泰山。皇帝謙遜地説還來不及，給予這些人豐厚的賞賜讓他們回去。第二年，宰臣宋琪率領文武百官、僧人道士、年高長者三次上表請求，於是詔令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封禪泰山，命令翰林學士扈蒙等人詳定儀制。不久乾元、文明兩宫殿發生火災，於是詔令停止封禪，而是改爲在當天進行南郊的祭祀。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兗州的父老呂良等一千二百八十七人及諸道貢舉士人八百四十六人來到朝廷請求，這時宰臣王旦等人又率領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少數民族人士、僧道、鄉村父老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五次上表請求，皇帝纔開始詔令於這一年的十月封禪泰山。派遣官吏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太一宫及在京城的祠廟、岳瀆，命令翰林、太常禮院詳細確定儀制，知樞密院王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并判兗州，三司使丁謂計劃糧草，引進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修治行宫道路，皇城使劉承珪等人計劃遣發運送。詔令禁止沿途采集捕捉及車輛踐踏莊稼，把行宫旁邊的官舍、佛寺作爲百官歇宿的地方，調用兗、鄆等地士兵充當山下丁

側官舍、佛寺爲百官宿頓之所，調兗、鄆兵充山下丁役。行宫除前後殿外，并張幕爲屋，覆以油帊。仍增自京至泰山驛馬，令三司沿汴、蔡、御河入廣濟河運儀仗什物赴兗州，發上供木，由黄河浮筏至鄆州，給置頓費用，省輦送之役。以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參知政事馮拯爲儀仗使，知樞密院陳堯叟爲鹵簿使，趙安仁爲橋道頓遞使，仍鑄五使印及經度制置使印給之。遣使詣岳州，采三脊茅三十束，有老人黄皓識之，補州助教，賜以粟帛。

役。行宫除了前後殿，都設置布幕房屋，上面用油布覆蓋。又增加由京城到泰山的驛馬，命令三司沿汴、蔡、御河進入廣濟河運送儀仗衆物到兗州，遣發上供的林木，沿黄河浮筏運送到鄆州，來供給安頓之需，減省用車輛運輸的勞役。任命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參知政事馮拯爲儀仗使，知樞密院陳堯叟爲鹵簿使，趙安仁爲橋道頓遞使，又鑄造五使印及經度制置使印供用。派遣使者來到岳州，采集三十束三脊茅，有位叫黄皓的老人能够識别它，他因此而補任州助教，并得到糧帛的賞賜。

初，太平興國中，有得唐玄宗社首玉册、蒼璧，至是令瘞於舊所。其前代封禪壇址摧圮者，命修完之。山上置圜臺，徑五丈，高九尺，四陛，上飾以青，四面如其方色；一壝，廣一丈，圍以青繩三周。燎壇在其東南，高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户，方六尺。山下封祀壇，四成，十二陛，如圜丘制，上飾以玄，四面如方色；外爲三壝，燎壇如山上壇制。社首壇，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闊十六步；八陛，上等廣八尺，中等廣一丈，下等廣一丈二尺；三壝四門：如方丘制。又爲瘞坎於壬地外壝之内。以玉爲五牒，牒各長尺二寸，廣五寸，厚一寸，刻字而填以金，聯以金繩，緘以玉匱，置石磩中。金脆難用，以金塗繩代之。正坐、配坐，用玉册六副，每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簡數量文多少。匱長一尺三寸。檢長如匱，厚二寸，闊五寸，纏金繩五周，當纏繩處刻爲五道，而封以金泥，泥和金粉、乳香爲之。印以受命寶。封匱當寶處，刻深二分，用石磩藏之。其磩用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鑿中廣深，

當初，太平興國年間，有人得到唐玄宗禪社首山的玉册、蒼璧，到這時命令人埋在舊所。前朝封禪壇址有毁壞的，命令人進行修復。在山上設置一個圜臺，直徑五丈，高九尺，四出臺階，上方用青色修飾，四面各用其方位的顔色；一道圍墻，寬一丈，用青繩圍繞三周。燎壇設在圜臺的東南，高一丈二尺，一丈見方，在燎壇上開一道向南的門，六尺見方。在山下設置祭壇，四層，十二處臺階，如同圜丘的形制，上方用黑色修飾，四面各用其方位的顔色；外面設三道圍墻，燎壇如同山上所設燎壇的形制。社首祭壇，八角；三層，每層高四尺，上面寬十六步；八面臺階，上層臺階長八尺，中層長一丈，下層長一丈二尺；三道圍墻四扇門：如同方丘的形制。又在壬地外圍墻之内設置埋物的坎。用玉作成五枚牒，每枚牒長一尺二寸，寬五寸，厚一寸，牒上刻字再用金填飾，用金繩連綴起來，然後封入玉櫃，再把玉櫃放置在石磩中。由於金脆而難用，於是把金塗在繩上代替金繩。正座、配座，用六副玉册，每根簡長一尺二寸，寬一寸二分，厚三分，簡的數量根據文字的多少確定。櫃長一尺三寸。檢的長度同櫃一樣，厚二寸，寬五寸，用金繩纏繞五周，在應當纏繩的地方刻出五道凹痕，用金泥塗封好，金泥用金粉、乳香混合而成。鈐印受命寶。封櫃施置印寶的地方，刻出二分深的凹穴，用石磩套藏封櫃。石磩用兩塊方石組成，它們各

令容玉匱。礦旁施檢處，皆刻深七寸，闊一尺，南北各三，東西各二，去隅皆七寸，纏繩處皆刻三道，廣一寸五分，深三分。爲石檢十以厤礦，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刻三道，廣深如纏繩。其當封處，刻深二寸，取足容寶，皆有小石蓋，與封刻相應。其檢立礦旁，當刻處又爲金繩三以纏礦，皆五周，徑三分，爲石泥封礦。泥用石末和方色土爲之。用金鑄寶，曰“天下同文”，如御前寶，以封礦際。距石十二分，距四隅皆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道，與礦隅相應，皆再累，爲五色土圜封礦，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命直史館劉鍇、内侍張承素領徒封圜臺石礦，直集賢院宋臯、内侍郝昭信封社首石礦，并先往規度之。

五尺見方，厚一尺，鑿空其中間部分，使得能放入玉櫃。石礦上施設檢的地方，都刻出七寸深的凹痕，寬一尺，南北側各三條，東西側各兩條，距離四角都是七寸，纏繩的地方都刻出三道凹痕，寬一寸五分，深三分。設置十枚石檢來護持石礦，都是三尺長，一尺寬，七寸厚，上面刻出三道凹痕，寬度深度如所纏金繩粗細相同。石礦上設置封印的地方，刻出二寸深的凹穴，使得能放置印寶，都有小石蓋，與封刻相配。石檢護立在石礦的旁側，在有刻痕的地方纏繞三條金繩來纏住石礦，每條金繩都纏繞五周，金繩的直徑爲三分，做成石泥來封住石礦。石泥用石末和方色土混合製成。用金鑄造印寶，名爲“天下同文”，如同皇帝所用印寶，來封住石礦的接縫處。距離石礦十二分，距離四角都是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印文，與石礦的角相對應，都分在上下兩層石塊上，製成五色土圜封護石礦，上面直徑是一丈二尺，下面直徑是三丈九尺。命令直史館劉鍇、内侍張承素帶領人封護圜臺石礦，直集賢院宋臯、内侍郝昭信封護社首石礦，都提前前往規劃。

詳定所言：“朝覲壇在行宫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陛。陛，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一壝，二分在南，一分在北。又按唐封禪，備法駕。準故事，乘輿出京，并用法駕，所過州縣不備儀仗。其圜臺上設登歌、鍾、磬各一虡，封祀壇宫架二十虡，四隅立建鼓、二舞。社首壇設登歌如圜臺，壇下宫架、二舞如封祀壇。朝覲壇宫架二十虡，不用熊羆十二案。又按《六典》，南郊合祀天地，服衮冕，垂白珠十有二，黝衣纁裳十二章。欲望封禪日依南郊例。洎禮畢，御朝覲壇。諸州所貢方物，陳列如元正儀。令尚書户部告示，并先集泰山下。”仍詔出京日，具小駕儀仗：太常寺三百二十五人，兵部五百六十六人，殿中省九十一人，太僕寺二百

詳定所說：“朝覲壇在行宫南面，九丈六尺見方，高九尺，四面臺階。南面有兩道，其他三面各有一道。一道圍墻，三分之二在南側，三分之一在北側。又考察唐代的封禪制度，要準備法駕。依照舊制，皇帝乘車離開都城時，同時使用法駕，沿途所經過的州縣不設儀仗。圜臺上設置登歌、鐘、磬各一虡，封祀壇上設宫架二十虡，四角竪立建鼓、二舞。社首壇像圜臺一樣設置登歌，壇下所設宫架、二舞如同封祀壇。朝覲壇設宫架二十虡，不用熊羆十二案。又考察《六典》，南郊合祭天地時，皇帝穿戴衮冕，垂飾白珠十二顆，穿黑色上衣淺紅色下衣，帶有十二種圖案。希望在封禪那天依照南郊禮儀。等到祭禮完畢，皇帝御臨朝覲壇。諸州所獻上的地方特産，像正月初一的儀式那樣陳列。命令尚書户部告知宣示，都先到泰山脚下會集。”并詔令離開京城那天，預備小駕儀仗：太常寺有三百二十五人，兵部有五百六十六人，殿中省有九十一人，太僕寺

九十九人，六軍諸衛四百六十八人，左右金吾仗各一百七十六人，司天監三十七人。

有司言："南郊惟昊天、皇地祇、配帝、日月、五方、神州各用幣，内官而下别設六十六段分充。按《開寶通禮》，岳鎮、海瀆幣從方色，即明皆有制幣。今請封祀壇内官至外官三百一十八位，社首壇岳鎮以下一十八位，并用方色幣。又南郊牲，正坐、配坐用犢，五方帝、日月、神州共用羊豕二十二，從祀七百三十七位，仍以前數分充。今請神州而上十二位用犢，其舊供羊豕，改充從祀牲。又景德中，升天皇、北極在第一等，今請亦於從祀牲内體薦。"

舊制，郊祀正坐、配坐褥以黄，皇帝拜褥以緋。至是，詔配坐以緋，拜褥以紫。又以靈山清潔，命祀官差減其數，或令兼攝，有期喪未滿、餘服未卒哭者，不得預祭。内侍諸司官，除掌事宿衛外，從升者裁二十四人，諸司職掌九十三人。其文武官升山者，皆公服。

詳定所言："《漢書》八神與歷代封禪帝王及所禪山，并於前祀七日遣官致祭，以太牢祀泰山，少牢祀社首。"九月，詔審刑院、開封府毋奏大辟案。帝習儀于崇德殿。初，禮官言無帝王親習之文，帝曰："朕以達寅恭之意，豈憚勞也。"既畢，帝見禮文有未便，論宰臣與禮官再議。於是詳定所言："按《開寶禮》，則燔燎畢封册；開元故事，則封禠後燔燎。今如不對神封册，則未稱寅恭，或封禠後送神，則并爲喧瀆。欲望俟終獻畢，皇帝升壇，封玉匱，置禠中，泥印訖，復位，飲福，送神，樂止，舉燎火。次天書降，次金匱降。禮儀使

有二百九十九人，六軍諸衛有四百六十八人，左右金吾仗各有一百七十六人，司天監有三十七人。

禮官説："南郊的祭祀祇有昊天、皇地祇、配帝、日月、五方、神州各用供帛，内官以下另外裁出六十六段帛分别充用。考察《開寶通禮》，岳鎮、海瀆用帛依照其方位的顔色，就明確顯示它們都有供帛。現在請求封祀壇内官至外官三百一十八個神位，社首壇岳鎮以下十八個神位，都用其方位顔色的供帛。又南郊所用犧牲，正座、配座使用牛犢，五方帝、日月、神州共用羊豬二十二頭，從祀的七百三十七個神位，仍然用前面的犧牲數量分開來充用。現在請求神州以上十二個神位使用牛犢，那舊時所供奉的羊豬，改爲從祀所用犧牲。又景德年間，把天皇、北極升列爲第一等而祭祀，現在請求也在接受從祀之列。"

舊時儀制是，郊祀正座、配座褥用黄色，皇帝拜褥用紅色。到這時，詔令配座褥用紅色，拜褥用紫色。又因爲靈山是清潔之地，命令減少祀官的數量，或者令人兼任，有期喪未服滿、餘服未卒哭的，不能參與祭祀。内侍諸司官，除了掌管職事的宿衛以外，隨從登山的人纔二十四人，諸司職掌九十三人。登山的文武百官，都要穿公服。

詳定所説："《漢書》所列八神和歷代實行封禪的帝王及所封禪的山，都在祭祀前七天派遣官吏致祭，用太牢禮祭祀泰山，用少牢禮祭祀社首。"九月，詔令審刑院、開封府不要進奏大辟案件。皇帝在崇德殿習練儀式。當初，禮官説没有帝王親自練習的記載，皇帝説："朕是爲了表達恭敬之意，哪裏能害怕辛勞?"練習結束後，皇帝看禮儀有不便之處，就宣諭宰臣和禮官再次商議。這時詳定所説："考察《開寶禮》，燎祭以後封册；而開元舊制，是封禠後燎祭。現在如果不對神靈封册，那麽不能稱恭敬，如果封禠後送神，那是并爲喧嘩瀆神。希望等到終獻結束後，皇帝登上祭壇，封好玉櫃，放入石禠中，蓋印完畢，回到原位，飲用福酒，送神，音樂中止，點燃燎火。接着天書降下，接着金櫃降下。禮儀使

奏禮畢，皇帝還大次，俟封䃭畢，皇帝再升壇省視。緣祀禮已畢，更不舉樂。省訖，降壇。"仍詔山上亞獻、終獻，登歌作樂。

十月戊子朔，禁天下屠殺一月。帝自告廟，即屏葷蔬食，自進發至行禮前，并禁音樂。有司請登封日圜臺立黄麾仗，至山下壇設權火。將行禮，然炬相屬，又出朱字漆牌，遣執仗者傳付山下。牌至，公卿就位，皇帝就望燎位，山上傳呼萬歲，下即舉燎。皇帝還大次，解嚴，又傳呼而下，祀官始退。社首瘞坎，亦設權火三爲準。遣司天設漏壺山之上下，命中官覆校日景，復於壇側擊板相應。自太平頂、天門、黄峴嶺、岱嶽觀，各竪長竿，揭籠燈下照，以相參候。

辛卯，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行。次日如之。至鄆州，令從官、衛士蔬食。丁未，次奉高宫。戊申，齋于穆清殿，諸升山者官給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幄次，改服靴袍，乘步輦登山，鹵簿、儀衛列山下，天書仗不上山，與法駕仗間立。知制誥朱巽奉玉册牒及圜臺行事官先升，且以回馬嶺至天門路峻絶，人給横板二，長三尺許，繫綵兩端，施於背，膺選從卒，推引而上。衛士皆給釘鞋，供奉馬止於中路。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凡兩步一人，綵綉相間，樹當道者不伐，止縈以繒。帝每經狹險，必降輦徒步。亞獻寧王元偓，終獻舒王元偁，鹵簿使陳堯叟從。祀官、點饌習儀於圜壇。是夕，山下罷警場。

辛亥，設昊天上帝位于圜臺，奉天書于坐左，太祖、太宗并配西北側

奏告禮儀完畢，皇帝回位大次，等到封䃭結束，皇帝再登上祭壇視察。因爲祭禮已經結束，所以不再奏樂。視察完畢，皇帝下壇。"仍然詔令山上進行亞獻、終獻，登歌奏樂。

十月戊子初一，詔令天下一個月内禁止殺生。皇帝自從告廟那天開始，就撤掉肉食，改吃素食，從出發直到行禮這段時間，禁奏音樂。禮官請求在登山封禪那天圜臺上樹立黄色麾仗，一直到山下壇設置權火。將行禮時，點燃火炬連成一排，又出示朱字漆牌，派遣執仗人傳付山下。漆牌來到以後，公卿各就各位，皇帝來到望燎位，山上傳呼萬歲時，山下就點燃燎火。皇帝回到大次，解除嚴禁，又傳呼下來，祀官開始退下。社首山的埋坎，也設置三堆權火作爲標準。派遣司天在山上山下設置漏壺，命令中官核對日影，又在壇側擊板相應。太平頂、天門、黄峴嶺、岱嶽觀，都竪起長竿，挂上燈籠照明，來互相參定守候。

辛卯，從京城出發，用玉輅裝載天書走在前面。第二天也如此。來到鄆州，命令隨從官吏、衛士吃素食。丁未，來到奉高宫。戊申，在穆清殿進行齋戒，諸位登山人員都由官府發下衣服，要在祭祀那天沐浴之後穿上。庚戌，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乘坐金輅，備下法駕，來到山門帷帳前，改服靴袍後，乘坐步輦上山，鹵簿、儀衛列隊在山下，天書儀仗不上山，與法駕儀仗相間而立。知制誥朱巽奉持玉册牒和圜臺行事官在前面攀登，而且因爲回馬嶺到天門山路險峻，每人發給兩塊横板，長三尺左右，在横板的兩端繫上彩帶，套在背上，挑選隨從士兵中身强力壯的，推拉着衆人往上攀登。衛士都供給帶釘子的鞋，供奉馬衹限於在半路上。從山脚盤山而上到太平頂，每兩步有一個人，綵綉相間，擋住去路的樹也不砍伐，衹是用繒繫上。皇帝每次經過險路時，一定要下輦步行。亞獻寧王元偓，終獻舒王元偁，鹵簿使陳堯叟隨從登山。祀官、點饌在圜壇練習儀式。這天晚上，山下罷止警場。

辛亥，在圜臺設昊天上帝神位，把天書敬放在神座左側，太祖、太宗都在西北側向設坐配

向，帝服衮冕，升臺奠獻，悉去侍衛，拂翟止於壝門，籠燭前導亦徹之。玉册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嗣膺景命，昭事上穹。昔太祖揖讓開基，太宗憂勤致治，廓清寰宇，混一車書，固抑升中，以延積慶。元符錫祚，衆寶效祥，異域咸懷，豐年屢應。虔修封祀，祈福黎元。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兹禋燎，式薦至誠。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作主。尚饗。"玉牒文曰："有宋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啓運大同，惟宋受命，太祖肇基，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粤惟冲人，丕承列聖，寅恭奉天，憂勤聽政。一紀于兹，四隩來暨，丕貺殊尤，元符章示，儲慶發祥，清净可致，時和年豐，群生咸遂。仰荷顧懷，敢忘繼志，僉議大封，聿申昭事。躬陟喬岳，對越上天，率禮祗肅，備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祈福逮下，侑神昭德，惠綏黎元，懋建皇極，天禄無疆，靈休允迪，萬葉其昌，永保純錫。"命群官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上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𥓏，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𥓏。帝登圜臺閲視訖，還御幄。宰臣率從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聲動山谷。即日仗還奉高宫，百官奉迎于谷口。帝復齋于穆清殿。

祭，皇帝穿戴衮冕，登臺進獻，全都不用侍衛，拂翟停在壝門處，前導的籠燭也撤掉。玉册文説："嗣位的天子臣某，大膽昭告昊天上帝：臣繼承服膺大命，以光明之道敬奉上天。過去太祖以文道禮讓開闢基業，太宗勤政憂民實現治績，廓清寰宇，統一制度，堅定地祭告上天，來延續累積的慶賞。重大的符應賜下福運，衆多的寶物都來呈示祥瑞，異邦的人全部歸附，連年五穀豐登。虔誠地修明封禪大祀，爲黎民百姓祈福。恭敬地獻上玉帛、犧牲、黍稷、諸多物品，備下這敬神的烟火，來進奉我們的至誠。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饗受供祭。希望神明祖宗饗用。"玉牒文説："宋朝嗣位天子臣某，冒昧地昭告昊天上帝：開啓大同世界，宋朝應運而生。太祖建立基業，治功告成，天下平定。太宗承當鴻圖大略，重新實現熙和盛世。我以幼弱之身，上承聖明的列祖列宗，恭敬地奉事上天，勤政憂民。天下統一，四方歸至，加惠格外突顯，重大符驗呈示彰明，積存慶賞，散播祥瑞，清净治世可望實現，時運祥和，年成豐足，百姓都感到遂意。仰望所受福運，低頭心有所慮，哪裏敢忘繼世之志，集中衆人商議封禪大典，述揚光明事業。我親自攀登高山，答對稱揚上天，執禮恭敬嚴肅，準備的祭品吉祥清潔，用仁道來守住本位，用孝道來敬奉先人。爲百姓祈福，輔助神靈的大德光明，施惠安撫百姓，盛建皇朝根基，天禄没有窮盡，聖靈美好相繼而至，千秋萬代永保昌盛，永遠盛賜福運。"命令衆官吏在山下封祀壇祭祀五方帝及諸神。皇帝飲用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着説："上天賜與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遠安撫萬民。"三獻完畢，封金櫃、玉櫃。王旦奉上玉櫃，放在石𥓏之中，攝太尉馮拯奉持金櫃下來，將作監帶領人封好石𥓏。皇帝登上圜臺檢閲完畢，回到御帳中。宰臣率領隨從官吏來道賀，山下傳呼萬歲，呼聲響徹山谷。當天皇帝返回奉高宫，百官奉命到山谷口迎接。皇帝又在穆清殿實行齋戒。

壬子，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奉天書升壇，以祖宗配。玉册文曰：

壬子這一天，在社首山祭祀皇地祇，奉持天書登上祭壇，用祖宗來配祭。玉册文説："繼位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皇地祇：無私垂祐，有宋肇基，命惟天啓，慶賴坤儀。太祖神武，威震萬宇；太宗聖文，德綏九土。臣恭膺寶命，纂承丕緒，穹昊降祥，靈符下付，景祚延鴻，秘文昭著。八表以寧，五兵不試，九穀豐穰，百姓親比，方輿所資，涼德是愧。溥率同詞，搢紳協議，因以時巡，亦既肆類。躬陳典禮，祇事厚載，致孝祖宗，潔誠嚴配。以伸大報，聿修明祀，本支百世，黎元受祉。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兹瘞瘞，式薦至誠。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作主。尚饗。"帝至山下，服靴袍，步出大次。

的天子臣某，冒昧地昭告皇地祇：地神無私降下福祐，宋朝得以開闢基業，命祚由上天開啓，慶祥有賴坤地德儀。太祖神明勇武，威震天下；太宗聖德文明，安定九州。臣恭敬地承當帝祚，總承大業，昊天降下祥瑞，神靈的符驗呈與世人，皇祚久長寬廣，罕見的典籍昭明於世。八方安定，甲兵不用，五穀豐登，百姓親附，四方的供給，令薄德之人慚愧。溥天之下衆口一詞，文武百官共商此議，於是我按時巡至，已經陳獻致祭。躬行禮典，敬事厚德，孝敬祖宗，清潔精誠。伸明大的回報，修持昭明祭祀，百代以下，百姓受福。謹用玉帛、犧牲、五穀、衆多物品，備下禋祭埋祭之禮，以獻上我們的至誠心意。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享受供祭。希望神明祖先享用。"皇帝來到山下，穿靴袍，走出大次。

癸丑，有司設仗衛、宫縣于壇下，帝服衮冕，御封禪壇上之壽昌殿受朝賀，大赦天下，文武遞進官勛，減免賦税、工役各有差，改乾封縣曰奉符縣，宴百官卿監以上于穆清殿、泰山父老于殿門。甲寅，發奉符，始進常膳。

癸丑，禮官在壇下設置仗衛、宫懸，皇帝穿戴衮冕，御臨封禪壇上的壽昌殿接受朝臣致賀，大赦天下，文武百官依次晋升官階，減免賦税、工役各有等差，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在穆清殿宴請卿監以上的衆官員、在殿門宴請泰山父老。甲寅，從奉符出發，開始進奉日常飲食。



帝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恬和，祥應紛委。前祀之夕，陰霁風勁，不可以燭，及行事，風頓止，天宇澄霽，燭焰凝然，封𥕢訖，紫氣蒙壇，黄光如帛，繞天書匣。悉縱四方所獻珍鳥異獸山下。法駕還奉高宫，日重輪，五色雲見。鼓吹振作，觀者塞路，歡呼動天地。改奉高宫曰會真宫。九天司命上卿加號保生天尊，青帝加號廣生帝君，天齊王加號仁聖，各遣使祭告。詔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圜臺奉祀官并於山上刻名，封祀、九宫、社首壇奉祀官并於《社首頌》碑陰刻名，扈從升朝官及内殿崇

皇帝巡祭期間，往返四十七天，未曾遇到下雪天氣，嚴冬時節，氣候温和，景象寧静，祥瑞紛紛降臨。祭祀前一天的晚上，天空布滿陰雲，風勢强勁，不能够點燃蠟燭，等到舉行祭祀時，狂風頓時止息，天空一片清朗，燭火凝定，封𥕢結束後，紫氣籠罩祭壇，黄色的光輝如同帛一般，圍繞在盛放天書的玉匣上。於是在山下放還四方所獻上的珍禽異獸。皇帝車駕回到奉高宫時，日現重輪，天空出現五色祥雲。擊鼓吹奏齊鳴，觀看的人堵塞了道路，歡呼聲震天動地。改奉高宫爲會真宫。九天司命上卿加號保生天尊，青帝加號廣生帝君，天齊王加號仁聖，各自派遣使者祭告。詔令王旦撰寫《封祀壇頌》，王欽若撰寫《社首壇頌》，陳堯叟撰寫《朝覲壇頌》。圜臺奉祀官都在山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封祀、九宫、社首壇奉祀官都在《社首頌》碑陰刻上自己

班、軍校領刺史以上與蕃夷酋長并於《朝覲頌》碑陰刻名。

的名字，隨從升朝官及内殿崇班、軍校領刺史以上官員與四方少數民族長官都在《朝覲頌》碑陰刻上自己的名字。

明年二月，詔知兖州李迪、京東轉運使馬元方等同修圜封，以吕良首請，命攝兖州助教。

第二年二月，詔令知兖州李迪、京東轉運使馬元方等人同修圜壇，因爲吕良首先請求，任命他代理兖州助教。

政和三年，兖、鄆耆壽、道釋等及知開德府張爲等五十二人表請東封，優詔不允。六年，知兖州宋康年請下秘閣檢尋祥符東封典故付臣經畫。時蔡京當國，將講封禪以文太平，預具金繩、玉檢及他物甚備，造舟四千艘，雨具亦千萬計，迄不能行。

政和三年，兖、鄆二州的老者、道釋人物及知開德府張爲等五十二人上表請求東封，皇帝優待下詔，但未應允。六年，兖州知州宋康年請求命令秘閣檢視祥符年間東封儀制來讓他籌劃。這時蔡京執政，想要講求封禪來粉飾太平，預先備下金繩、玉檢以及其他物品，很詳備，造船四千艘，防雨用具也數以萬計，始終未能實行。

汾陰后土

汾陰后土。真宗東封之又明年，河中府言："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列狀乞赴闕，請親祠后土。"詔不允。已而，南又請，河南尹寧王元偓亦表請，文武百僚詣東上閤門三表以請。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后土，命知樞密院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之，樞密直學士戚綸、昭宣使劉承珪計度發運，河北轉運使李士衡、鹽鐵副使林特計度糧草，龍圖閣待制王曙、西京左藏庫使張景宗、供備庫使藍繼宗修治行宫、道路，宰臣王旦爲大禮使，知樞密院王欽若爲禮儀使，參知政事馮拯爲儀仗使，趙安仁爲鹵簿使，陳堯叟爲橋道頓遞使。又以旦爲天書儀衛使，欽若、安仁副之，丁謂爲扶侍使，藍繼宗爲扶侍都監，内侍周懷政、皇甫繼明爲夾侍。發陝西、河東兵五千人赴汾陰給役，出厩馬，增傳置，命翰林、禮院詳定儀注，造玉册、祭器。先令堯叟詣后土祠祭告，分遣常參官告天地、廟社、岳鎮、海瀆。

汾陰后土。真宗東封的第三年，河中府説道："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奏狀表請求赴朝廷，恭請皇帝親自祭祀后土。"下詔不許。之後，薛南又請求，河南尹寧王元偓也上表請求，文武百官來到東上閤門三次上表敦請。皇帝詔令第二年春天祭祀汾陰后土，命令知樞密院陳堯叟爲祭祀汾陰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輔助，樞密直學士戚綸、昭宣使劉承珪計量發遣運輸，河北轉運使李士衡、鹽鐵副使林特計量糧草，龍圖閣待制王曙、西京左藏庫使張景宗、供備庫使藍繼宗修治行宫、道路，宰臣王旦爲大禮使，知樞密院王欽若爲禮儀使，參知政事馮拯爲儀仗使，趙安仁爲鹵簿使，陳堯叟爲橋道頓遞使。又任命王旦爲天書儀衛使，欽若、安仁輔助，丁謂爲扶侍使，藍繼宗爲扶侍都監，内侍周懷政、皇甫繼明爲夾侍。派陝西、河東士兵五千人赴汾陰供役，拿出棚中馬匹，增加傳舍配置，命令翰林、禮院詳細定出儀制，製作玉册、祭器。先命令陳堯叟來到后土祠進行祭告，分别派遣常參官祭告天地、廟社、岳鎮、海瀆。

詳定所言："祀汾陰后土，請如封禪，以太祖、太宗并配。其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闊十六步。八陛，上陛廣八尺，中廣一丈，下廣一丈二尺。三重壝，四面開門。爲瘞坎於壇之壬地外壝之内，方深取足容物。其后土壇别無方色。正坐玉册，玉匱一副；配坐玉册，金匱二副；金泥，金繩。所用石匱并蓋三層，方廣五尺，下層高二尺，上開牙縫一周，闊四寸，深五寸，中容玉匱，其闊一尺，長一尺六寸。匱刻金繩道三周，各相去五寸，每纏繩處，闊一寸，深五分。上層厚一尺，仍於上四角更刻牙縫，長八寸，深四寸。每纏金繩處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取容封寶。先即廟庭規地爲坎，深五尺，闊容石匱及封固者。先以金繩三道南北絡石匱，候祀畢封匱訖，中書侍郎奉匱至廟，與太尉同置石匱中，將作監加蓋，繫金繩畢，各填以石泥，印以'天下同文'之寶，如社首封禪制。帝省視後，將作監率執事更加盝頂石蓋，然後封固如法。上爲小壇，如方丘狀，廣厚皆五尺。"

詳定所說："祭祀汾陰后土，請求依照封禪儀制，用太祖、太宗共同配祭。方丘的形制是，八角，三層，每層高四尺，上層寬十六步。八面臺階，上層臺階八尺寬，中層一丈寬，下層寬一丈二尺。三重圍墻，四面開門。在祭壇的壬地外圍墻之内設置埋坎，寬度和深度要足以容下所埋之物。后土壇没有方色。正座設置玉册、玉櫃各一副；配座設置玉册、金櫃各兩副；金泥、金繩。所用石櫃都有三層蓋，五尺見方，下層高二尺，上面開出一周牙縫，四寸寬，五寸深，其中能放置玉櫃，玉櫃寬一尺，長一尺六寸。櫃上刻出三周金繩纏印，各相距五寸，每道纏印，寬一寸，深五分。上層厚一尺，在四角處再刻牙縫，八寸長，四寸深。每道金繩纏印，深四寸，三寸五分見方，要足以容得下封寶。先到廟庭劃出一塊地方設埋坎，深五尺，寬度要容得下石櫃以及封固物。先用金繩南北向纏繞石櫃三道，等到祭祀結束封櫃完畢，中書侍郎奉櫃來到廟中，與太尉一同把封櫃放入石櫃中，由將作監加蓋，繫上金繩以後，各用石泥填塞，印上'天下同文'的寶印，如同社首封禪儀制。皇帝檢視以後，將作監率領執事再加置盝頂石蓋，然後按常法封固。上面設置一個小壇，如同方丘的形狀，寬度和厚度都是五尺。"

經度制置使詣脽上築壇如方丘，廟北古雙柏旁有堆阜，即其地爲之。有司請祭前七日遣祀河中府境内伏羲、神農、帝舜、成湯、周文武、漢文帝、周公廟及於脽下祭漢、唐六帝。

經度制置使來到小土山上修築如同方丘那樣的祭壇，在廟北古雙柏旁有一個土丘，就藉此築壇。禮官請求在祭祀前七天派人祭祀河中府境内的伏羲、神農、帝舜、成湯、周文武、漢文帝、周公廟及在土山下祭祀漢、唐六帝。

四年正月，帝習儀于崇德殿。丁酉，法駕發京師。二月丙辰，至寶鼎縣奉祇宫。戊午，致齋。己未，遣入内都知鄧永遷詣祠上衣服、供具。庚申，百官宿祀所。是夜一鼓，扶侍使奉天書升玉輅，先至脽上。二鼓，帝乘金輅，法駕詣壇，夾路設燎火，盤道回曲，周以黄麾仗。初，路出廟

四年正月，皇帝在崇德殿習練儀式。丁酉，皇帝法駕從京師出發。二月丙辰，來到寶鼎縣奉祇宫。戊午，進行齋戒。己未，派遣入内都知鄧永遷來到祠所奉上衣服、供具。庚申，百官住宿在祀所。這天夜裏一鼓時分，扶侍使奉持天書登上玉輅，先來到祭壇。二鼓時，皇帝乘坐金輅，法駕來到祭壇，夾道設置燎火，道路曲折盤旋，環繞以黄色麾仗。當初，道路在祠廟南面，

南，帝以未修謁，不欲乘輿輦過其前，令鑿路由廟後至壇次。翼日，帝服衮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左次，以太祖、太宗配侑。

皇帝因爲没有進行告謁，不願乘坐輿輦經過廟前，於是派人鑿出一條從廟後到壇所的路。第二天，皇帝穿戴衮冕登上祭壇，祭祀后土地祇，備好三獻之禮，奉置天書在神座的左側，用太祖、太宗配祭。

册文曰："維大中祥符四年，歲次辛亥，二月乙巳朔，十七日辛酉，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后土地祇：恭惟位配穹旻，化敷品彙。瞻言分壤，是宅景靈。備禮親祠，抑惟令典。肇啓皇宋，混一方輿，祖禰紹隆，承平兹久。眇躬纘嗣，勵翼靡遑，厚德資生，綿區允穆，清寧孚祐，戴履蒙休。申錫寶符，震以珍物，虔遵時邁，已建天封。明察禮均，有所未答，櫛沐祇事，用致其恭。夷夏駿奔，瑄牲以薦，肅然郊上，對越坤元。式祈年豐，楙昭政本，兆民樂育，百福蕃滋，介祉無疆，敢忘祇畏。恭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兹瘞禮。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侑神作主。尚饗。"親封玉册，正坐於玉匱，配坐於金匱，攝太尉奉之以降，置於石匱，將作監封固之。

册文說："大中祥符四年，是辛亥年，二月乙巳初一，十七日辛酉，繼位的天子臣某，冒昧地昭告后土地祇：恭仰后土位配蒼天，化普萬物。觀閱四方，這裏堪稱地靈。備具禮度，親自致祭，符合令典。從我大宋王朝開始，四方歸於統一，祖宗大業得以繼承發揚，天下承平日久。我以微身繼承皇位，自我奮勵没有閑暇，厚德載物，資助生靈，廣大的區域静穆清寧，到處都承蒙福祐休祥。上天明賜寶貴的符驗，降以珍稀之物來震示世人，我虔敬地遵行時序，已經建立祭天的封禪。明察禮度的均宜，還未能應對，於是修潔臨事，以致恭敬。四方之人急速奔走，獻上玉璧犧牲，肅穆祭壇，配稱坤元。祈禱豐年，昭明爲政根本，萬民樂得化育，百福繁盛而生，大福無邊無際，不忘敬畏之心。恭敬地獻上琮幣、犧牲、五穀、衆多物品，備下埋祭之禮。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位享受供獻。希望神明祖先享用。"皇帝親自封護玉册，正座放在玉櫃中，配座放在金櫃中，由攝太尉奉持而下，放在石櫃中，由將作監加以封固。

帝還次，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謁后土廟，設登歌奠獻，遣官分奠諸神。至庭中，視所封石匱。還奉祇宫，鈞容樂、太常鼓吹始振作。是日，詔改奉祇曰太寧宫。壬戌，御朝覲壇受朝賀，肆赦，宴群臣于穆清殿、父老于宫門。穆清殿，奉祇宫之前殿也。詔五使、從臣刻名碑陰。謁西嶽廟，從官皆刻名廟中，仗衛儀物大略如東封之制。命薛南試將作監主簿，以首請祠汾陰故也。

皇帝回到位次上，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拜謁后土廟，設置登歌進獻，派遣官吏分别祭奠諸神。來到庭中，檢視封好的石櫃。回到奉祇宫，這時鈞容樂、太常鼓吹開始奏響。這一天，詔令改奉祇爲太寧宫。壬戌，皇帝御臨朝覲殿接受朝賀，大赦天下，在穆清殿宴請群臣，在宫門宴請父老。穆清殿，是奉祇宫的前殿。詔令五使、從臣在碑陰刻上自己的名字。拜謁西嶽廟，從官都在廟中刻上自己的名字，仗衛儀物大略如同東封制度。命令薛南試官將作監主簿，因爲他首先請求祭祀汾陰。

朝謁太清宮

太清宫。大中祥符六年，亳州父老、道釋、舉人三千三百十六人詣

太清宫。大中祥符六年，亳州地區的父老、道釋、舉人共三千三百一十六人來到朝廷，請求

闕，請車駕朝謁太清宫，宰臣帥百官表請。詔以明年春親行朝謁禮。命參知政事丁謂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權三司使林特計度糧草。禮儀院言："按唐太清宫令，奠獻用碧幣，同人靈，故不用玉。今詳太上老君，宜同天神用玉。昨薦獻聖祖大帝用四圭有邸。"詔用蒼璧，太清宫用竹册一副。丁謂言："太清宫封藏太上老君寶册，請用玉匱各一副，長廣一尺，高如之，檢厚一寸二分，長廣如匱。刻金繩道五，封處深二分，方取容受命寶。石匱三層，各長五尺三寸，闊四尺二寸，下層高二尺，中容玉匱，鑿深尺二寸，長二尺五寸，闊尺三寸，中層高一尺，南北刻金繩道三，相距各五寸，闊一寸，深五分。繫金繩處各深四分，方取容'天下同文'寶，上層爲盝頂蓋。"以王旦爲奉祀大禮使，向敏中爲儀仗使，王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鹵簿使，丁謂爲橋道頓遞使。又以王旦爲天書儀衛使，王欽若同儀衛使，丁謂副之，兵部侍郎趙安仁爲扶侍使，入内副都知張繼能爲扶侍都監。帝朝謁玉清昭應宫，賜亳州真源縣行宫名曰奉元，殿曰迎禧。

皇帝朝謁太清宫，宰臣率領百官上表請求。皇帝下詔第二年春天親自參加朝謁。命令參知政事丁謂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翰林學士陳彭年輔助他，權三司使林特計量糧草。禮儀院説："考察唐太清宫的典令，奠獻用青色帛，如同人靈禮制，所以不用玉。現在詳考太上老君，應該像天神一樣，用玉奠獻。昨天向聖祖大帝進獻時用的是有底的四圭。"詔令使用蒼璧，太清宫用一副竹册。丁謂説："太清宫封藏有太上老君寶册，請求各用一副玉櫃，長寬一尺，高也一尺，檢厚一寸二分，長寬如櫃的尺度。刻出五道金繩纏印，加封處刻深二分，大小要能容下受命寶印。石櫃有三層，各長五尺三寸，寬四尺二寸，下層高二尺，中間容納玉櫃，鑿深一尺二寸，長二尺五寸，寬一尺三寸，中間一層高一尺，南北向刻出三道金繩纏印，相距各五寸，寬一寸，深五分，繫金繩的地方各深四分，大小要容得下'天下同文'寶印，上層爲盝頂蓋。"任命王旦爲奉祀大禮使，向敏中爲儀仗使，王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鹵簿使，丁謂爲橋道頓遞使。又命令王旦爲天書儀衛使，王欽若爲同儀衛使，丁謂輔助他，兵部侍郎趙安仁爲扶侍使，入内副都知張繼能爲扶侍都監。皇帝朝謁玉清昭應宫，賜與亳州真源縣行宫名爲奉元，殿名迎禧。

七年正月十五日，發京師。十九日，至奉元宫，齋于迎禧殿。二十一日，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加號册寶。夜漏上五刻，天書扶侍使奉天書赴太清宫。二鼓，帝乘玉輅，駐大次。三鼓，奉天書升殿，改服衮冕，行朝謁之禮，相王元偓爲亞獻，榮王元儼爲終獻。帝還大次，太尉奉册寶于玉匱，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寶，納於醮壇石匱，將作監加石蓋其上。群臣稱賀於大次。分命輔臣薦獻諸殿，

七年正月十五日，從京師出發。十九日，來到奉元宫，在迎禧殿進行齋戒。二十一日，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加號册寶。夜漏上五刻，天書扶侍使奉持天書到太清宫。二鼓時分，皇帝乘坐玉輅，駐駕大次。三鼓時分，奉持天書上殿，皇帝改爲穿戴衮冕，行朝謁的禮節，相王元偓爲亞獻，榮王元儼爲終獻。皇帝回到大次，太尉把册寶放在玉櫃中，用金繩纏好，用金泥封住，印上受命寶印，放在醮壇上的石櫃裹，將作監在上面加上石蓋。群臣在大次致賀。分别命令輔臣向諸殿進獻，改奉元宫爲明道宫，敬置玉皇大帝像，改真

改奉元宫曰明道宫，奉安玉皇大帝像，改真源曰衛真縣。車駕次亳州城西，詣新立聖祖殿朝拜。至應天府朝拜聖祖殿，詔號曰鴻慶宫，仍奉安太祖、太宗像。駕至自亳州，百官迎對于太一宫西之幄殿，有司以衛真靈芝二百輿洎白鹿前導天書而入。帝服靴袍，乘大輦，備儀衛還宫。

源爲衛真縣。皇帝車駕停駐亳州城西，到新立的聖祖殿朝拜。到應天府朝拜聖祖殿，詔令號稱鴻慶宫，又奉置太祖、太宗像。皇帝車駕從亳州回到朝廷時，百官在太一宫西面的幄殿迎候，禮官用衛真靈芝二百輿連同白鹿前導天書進入。皇帝穿靴袍，乘坐大輦，列設儀衛還宫。

天書九鼎

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帝謂輔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黄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南角有黄帛曳鴟尾上，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道，封處有字隱隱，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内臣升屋，奉之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親奉安輿，導至道場，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緘書甚密，抉以利刀方起。帝跪受，復授堯叟讀之。其書黄字三幅，詞類《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净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藴以所緘帛，盛以金匱。旦等稱賀於殿之北廡。丙寅，群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城祠廟。丁卯，有司設大次朝元殿之西廊，黄麾仗，宫縣、登歌，文武官陪列，帝服靴袍升殿，酌獻三清天書。禮畢，步

在此之前，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皇帝對輔臣説："我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快半夜時，正要睡下，忽然房中光芒閃耀，看到一位頭戴星冠，身穿深紅色衣服的神人，告訴我説："下個月三日，應該在正殿開闢一個月黄籙道場，將要降下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我驚愕地起來答對，已看不見什麽，於是用筆記録下來。從十二月初一開始，就在朝元殿實行齋戒，建起道場來等待神的加惠。這時皇城司禀奏，左承天門屋南角有塊黄帛拖曳在鴟尾上，帛長二丈左右，捲縛着書卷樣的東西，用青絲纏了三道，加封處有字迹隱約可見，大概這就是神人所説的天降之書。"王旦等人都再拜道賀。皇帝就步行到承天門，遠望再拜，派遣兩位内臣登上屋頂，奉持天書下來。王旦跪下接過進呈給皇帝，皇帝再拜接受，親自奉持安放在車上，引導到道場，交給陳堯叟打開。帛上有這樣的文字："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書卷束封得非常緊密，用快刀纔能挑開。皇帝跪着接過來，又交給堯叟誦讀。天書包括三幅，用黄字書寫，文詞類似《書·洪範》、《老子道德經》，開始是説皇帝能以至孝至道繼承世祚，接着告之以清净簡儉之道，最後稱説國運長久之意。讀完，皇帝又跪下來接過，用束帛包好，放在金櫃裏。王旦等人在殿的北廊下致賀。丙寅，群臣上朝致賀，皇帝在崇政殿賜宴，皇帝與輔臣都進素食。派遣官吏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城祠廟。丁卯，禮官在朝元殿的西廊設置大次，陳列黄色麾仗，宫懸、登歌，文武百官陪列左右，皇帝穿靴袍登上大殿，酌酒進獻三清天書。

導入内。戊辰，大赦，改元，百官并加恩，改左承天門爲左承天祥符。

禮儀結束後，皇帝步行進入大内。戊辰，大赦天下，改元，百官都施加恩惠，改左承天門爲左承天祥符。

四月辛卯朔，天書再降内中功德閣。六月八日，封祀制置使王欽若言："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紅紫雲氣，漸成華蓋，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於靈液亭北，見黄素書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睹上有御名，馳告欽若，遂迎至官舍，授中使捧詣闕。"帝御崇正殿，趣召輔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鄉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宜齋戒祇受。'朕雖荷降告，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朕今得其奏，果與夢協。上天眷佑，惟懼不稱。"王旦等曰："陛下至德動天，感應昭著，臣等不勝大慶。"再拜稱賀。己亥，迎導天書，安於含芳園之正殿。辛丑，帝致齋。翼日，備法駕詣殿再拜受，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

四月辛卯初一，天書再次降到大内的功德閣。六月八日，封祀制置使王欽若説："泰山西南的垂刀山上，有一團紅紫雲氣，逐漸變成華蓋的樣子，到地上就消散了。那天，木工董祚在靈液亭北面，看見一塊黄素書挂曳在樹上，他不認識上面的字，就告訴了皇城使王居正，居正看到上面有皇帝的名字，就馳馬告知欽若，於是我把天書迎到官舍，交給使者捧送到朝廷。"皇帝御臨崇正殿，急忙召來輔臣説："我在五月丙子的夜晚，又夢見上一次的神人告訴我説：'下個月上旬，會賜天書到泰山，應該齋戒敬受。'我雖然蒙受神的降告，也没敢泄露，祇是密示王欽若等人，凡是有祥異之事就來上報。我今天得到他的稟奏，果然與所夢相合。上天的眷顧垂佑，我祇怕不能配稱。"王旦等人説："陛下至德感動天地，感應昭明，臣等人大爲慶賀，不盡其意。"再拜致賀。己亥，迎導天書，安放在含芳園的正殿。辛丑，皇帝實行致齋。第二天，皇帝備下法駕來到殿上再拜接受天書，交由陳堯叟啓封。上面有這樣的文字："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完，又敬奉上殿。

九月甲子，告太廟，奉安天書朝元殿，建道場，扶侍使上香，庭中奏法曲，將行禮，詣幄殿酌獻訖，奉以玉輅，中設几褥，夾侍立旁，周以黄麾仗，前後部鼓吹，道門威儀，扶侍使以下前導，封禪日皆奉以升壇，置正位之東。自是凡舉大禮，皆如此制。於是製行殿供物，定儀仗千六百人。每歲元日，召宰臣、宗室至禁中朝拜。前一日，却去葷茹。帝自製誓文，刻石，置玉清昭應宫寶符閣下，摹刻天書奉安昭應宫刻玉殿，行酌獻禮，令刻玉使日赴殿行香，副使已下，日莅事焉。

九月甲子，祭告太廟，將天書奉置在朝元殿，建立道場，扶侍使上香，庭中奏法曲，將要行禮時，來到幄殿酌獻完畢，用玉輅奉載，中間設置几褥，夾道而侍的人站立在兩旁，環繞以黄色麾仗，前後部鼓吹，道門儀仗，扶侍使以下前導，封禪那天都奉持天書上祭壇，放在正位的東面。從此凡是舉行大禮，都如此進行。於是製造行殿供物，定下儀仗一千六百人。每年的元日，都召集宰臣、宗室來到禁中朝拜。前一天，除去葷腥。皇帝自己撰寫誓文，刻在石頭上，放在玉清昭應宫寶符閣下，摹刻天書安放在昭應宫刻玉殿，行酌獻禮，命令刻玉使每天上殿進香，副使以下的人員，每天從事工作。

天禧元年正月，詔以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前二日，齋于長春殿，以王欽若爲宣讀天書禮儀使。有司設次天安殿，中位玉皇像，置録本天書於東，聖祖板位于西，建金籙道場三晝夜。其日三鼓，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詣道場焚香再拜，西向立，百官朝服升殿。攝中書令任中正跪奏："嗣天子臣某，謹與宰臣等宣讀天書，講求聖意，虔思睿訓，撫育生民。"儀衛使王旦跪取左承天門天書置案上，攝殿中監張景宗、張繼能捧案，攝司徒王曾、攝司空張知白跪展天書，攝太尉向敏中宣讀，每句已，即詳繹其旨，言上天訓諭之意，攝中書令王欽若録之。宣讀畢，攝侍中張旻跪奏："嗣天子臣某，敢不虔遵天命。"儀衛使受天書，跪納匣中。又取功德閣天書、泰山天書宣讀如上儀。王欽若跪進所録天書，帝跪受之，登歌酌獻。禮畢，奉天書還内。帝自作《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是月之朔，又奉天書升太初殿，恭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寶册、衮服焉。

天禧元年正月，詔令在十五日舉行宣讀天書的大禮。前兩天，在長春殿進行齋戒，任命王欽若爲宣讀天書禮儀使。禮官在天安殿設置位次，中間安放玉皇像，把録本天書放在東面，聖祖板位在西面，開設金籙道場三天三夜。當天三鼓時分，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來到道場燒香再拜，面向西站立，百官穿朝服上殿。攝中書令任中正跪地陳奏："繼位的天子臣某，謹與宰臣等人宣讀天書，講説研求聖意，虔誠地思考明睿的訓誡，來安撫養育萬民。"儀衛使王旦跪着取下左承天門天書放置桌案上，攝殿中監張景宗、張繼能手捧桌案，攝司徒王曾、攝司空張知白跪着展開天書，攝太尉向敏中宣讀，每句讀完，就詳細解釋其意旨，講述上天的訓諭之意，攝中書令王欽若用筆記下。宣讀完畢，攝侍中張旻跪地陳奏："繼位的天子臣某，哪裏敢不虔誠地遵從天命。"儀衛使接受天書，跪着放入匣中。又拿來功德閣天書、泰山天書作如上宣讀。王欽若跪着進獻他所記録的天書，皇帝跪地接受，升歌酌獻。禮儀結束後，奉持天書回到大内。皇帝自己撰寫《欽承寶訓述》來給大家看。這個月的初一，又奉持天書登太初殿，恭敬地獻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寶册和衮服。

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黄光滿殿，蔽燈燭，睹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黄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後唐

皇帝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對輔臣説："我夢見原來降臨的神人傳述玉皇的命令説：'先前讓你的祖先趙某交給你天書，讓他再次見到你時，你應當像唐朝恭奉玄元皇帝那樣。'第二天，又夢見神人傳述天尊的話：'我座次的西面，斜設六個神位來敬候。'這一天，就在延恩殿設置道場。五鼓一更時分，先是聞到一股異常的香氣，一會兒，就見黄光滿殿，遮蔽了燈光燭火，看到靈仙儀衛天尊降臨，我在殿下再拜。不久黄霧升起，一會兒又消散了，天尊從西面的臺階上去，看到侍從們都在東面的臺階上。天尊就坐，有六位天神向天尊揖拜後也坐了下來。我想要叩拜六位天神，天尊衹讓我揖拜而已，命令我上前，説道：'我是人皇九人中的一人，是趙的始祖，再以下，就是軒轅皇帝，世人所知道的少典

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即召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并布告天下，命參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與禮官修崇奉儀注。閏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

之子，是不對的。母親感應雷電夢見天人，生我於壽丘。後唐時，奉玉帝之命，在七月一日降到人間，治理下方之人，主掌趙氏一族，現在已有百年。皇帝好好安撫養育天下蒼生，不要懈怠前面的志向。'隨即離開坐次，乘雲而去。"王旦等人都再拜致賀。隨即召王旦等人來到延恩殿，遍觀天書降臨的處所，并布告天下，命令參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與禮官修訂崇奉儀制。閏十月，制定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爲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母號爲元天大聖后，派遣官吏到南郊設昊天及四位祭告。

七年九月，即滋福殿設玉皇像，奉聖號匣，安於朝元殿後天書刻玉幄次。詔以來年正月上玉帝聖號，帝親撰文，及天書下，亦以此日奏告，仍定儀式班之。以王旦爲奏告大禮使，向敏中爲儀仗使，寇準爲鹵簿使，丁謂爲禮儀使，王嗣宗爲橋道頓遞使。

七年九月，在滋福殿設玉皇像，奉持聖號匣，安放在朝元殿後放天書刻玉的地方。詔令第二年正月進上玉帝聖號，皇帝親自撰文，等到天書降臨，也在這一天奏告，又定下儀式頒布。任命王旦爲奏告大禮使，向敏中爲儀仗使，寇準爲鹵簿使，丁謂爲禮儀使，王嗣宗爲橋道頓遞使。

八年正月朔，駕詣玉清昭應宮奉表奏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以帝御容侍立于側，升閣酌獻。復朝拜明慶二聖殿。禮畢還宮，易常服，御崇德殿，百官稱賀。

八年正月初一，皇帝車駕來到玉清昭應宮奉表奏告，進上玉皇大帝聖號爲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奉持刻玉天書安放在寶符閣，皇帝御容在一旁侍立，登閣行酌獻禮。又朝拜明慶二聖殿。禮儀結束後皇帝回宮，改换常服，御臨崇德殿，百官道賀。

九年，詔以來年正月朔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聖號寶册，二日詣景靈宮上聖祖天尊大帝徽號。十二月己亥，奉寶册、仙衣安于文德殿，乃齋于天安殿後室。四鼓，帝詣天安殿酌獻天書畢，大駕赴玉清昭應宮，衮冕升太初殿，奉册訖，奠玉幣，薦饌三獻，飲福，登歌，二舞，望燎，如祀昊天上帝儀。畢，詣二聖殿，奉上絳紗袍，奉幣進酒，分遣攝殿中監上紫微大帝絳紗袍、七元輔弼真君紅綃衣、翊聖保德真君皂袍。帝改服靴袍，詣紫微殿、寶符閣焚香，群臣詣集禧殿

九年，詔令在來年正月初一到玉清昭應宮進上玉皇聖號寶册，二日到景靈宮進上聖祖天尊大帝徽號。十二月己亥，奉持寶册、仙衣安放在文德殿，於是在天安殿後室實行齋戒。四鼓時，皇帝來到天安殿酌獻天書完畢，大駕赴玉清昭應宮，皇帝穿戴衮冕登上太初殿，奉册完畢，進獻玉帛，進上饌食，行三獻禮，飲福酒，奏登歌，二舞，望燎之祭，一如祭祀昊天上帝的儀制。結束後，皇帝來到二聖殿，奉上絳紗袍，進上帛酒，分别派遣攝殿中監進上紫微大帝絳紗袍、七元輔弼真君紅綃衣、翊聖保德真君皂袍。皇帝改穿靴袍，來到紫微殿、寶符閣焚香，群臣來到集禧殿門上表致賀。這一天，天書赴往景靈宮，皇

門表賀。是日，天書赴景靈宮，大駕次至，齋于明福殿。二日，帝服衮冕，詣天興殿奉上聖祖天尊大帝册寶、仙衣，薦獻如上儀。乃改服詣保寧閣焚香，還宮，群臣入賀于崇德殿。命諸州設羅天大醮，先建道場二十七日。命王旦爲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册使，趙安仁副之，遣官攝中書侍郎、殿中監，押當册寶、仙衣。二月丁亥，帝齋于長春殿。翼日，有司設聖母板位文德殿，行酌獻禮，拜授册寶于王旦、仙衣于趙安仁，以升金輅，具鹵簿儀衛，所過禁屠宰。三月乙巳，旦等詣觀奉册上懿號曰聖祖母元天大聖后。其日，帝不視朝。禮畢，群臣入賀，賜飲崇德殿。

徽宗政和六年九月朔，復奉玉册、玉寶，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蓋以論者析玉皇大天帝、昊天上帝言之，不能致一故也。又詔以王者父天母地，乃者祇率萬邦黎庶，强爲之名，以玉册、玉寶昭告上帝，而地祇未有稱謂，謹上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

明年五月，詣玉清和陽宮奉上寶册，所用之禮，以瘞坎易燎柴，設望瘞位，玉以黄琮及兩珪有邸，幣以黄，舞以八成，其餘并如奉上玉皇尊號之儀。徽宗崇尚道教，制郊祀大禮，以方士百人執威儀前引，分列兩序，立於壇下。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恭上神宗、哲宗徽號于太廟。翌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太師蔡京奏："天神降格，實爲大慶，乞付史館。"帝出手詔，播告天下。群臣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御製《天真示現記》，尋以天神降日爲天應節，即其地建迎真宫。

帝車駕隨後到達，在明福殿進行齋戒。二日，皇帝穿戴衮冕，來到天興殿奉上聖祖天尊大帝册寶、仙衣，進獻如上。於是改换服飾來到保寧閣焚香，回到宫中，群臣到崇德殿入賀。命令諸州設置羅天大醮，先設二十七天道場。命令王旦爲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册使，趙安仁輔助他，派遣官吏攝任中書侍郎、殿中監，掌管册寶、仙衣。二月丁亥，皇帝在長春殿實行齋戒。第二天，禮官在文德殿設置聖母板位，行酌獻禮，將册寶拜交王旦、仙衣拜交趙安仁，用金輅奉載，備好鹵簿儀衛，所過之處，禁止屠宰。三月乙巳，王旦等人來到太極觀奉册上懿號爲聖祖母元天大聖后。這一天，皇帝不臨朝。禮式結束後，群臣進入致賀，皇帝在崇德殿賜宴。

徽宗政和六年九月初一，又奉持玉册、玉寶，進上玉帝尊號爲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大概是因爲有人把玉皇大天帝、昊天上帝分開來講，不能合一的緣故。又詔令因爲帝王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過去敬率天下萬民，强爲上天立名，用玉册、玉寶昭告上帝，而地祇却没有稱謂，謹上徽號爲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

第二年五月，皇帝來到玉清和陽宫奉上寶册，所用禮儀，是用埋坎代替燎柴，設望埋位，玉用黄琮及有底的兩珪，帛用黄色，舞用八成，其他都如同奉上玉皇尊號的儀制。徽宗崇尚道教，制定郊祀大禮，用百名方士執導儀仗，分成兩列，在壇下立守。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太廟恭敬地獻上神宗、哲宗徽號。第二天，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太師蔡京稟奏："天神降臨，實在是該大爲慶賀的事，請求付與史館。"皇帝宣示手諭，播告天下。群臣來到東上閤門上表致賀，皇帝撰寫《天真示現記》，不久把天神降臨日作爲天應節，在降臨地築建迎真宫。第二年夏至，皇帝親自參加

明年夏至，躬祀方丘，又製《神應記》，略云："羽衛多士，奉輦武夫，與陪祝官，顧瞻中天，有形有象，若人若鬼，持矛執戟，列於空際，見者駭愕。"仍遣使奏告陵廟，詔天下。

又用方士魏漢津之説，備百物之象，鑄鼎九，於中太一宫南爲殿奉安之，各周以垣，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曰九成宫。中央曰帝鼐，其色黄，祭以土王日，爲大祠，幣用黄，樂用宫架。北方曰寶鼎，其色黑，祭以冬至，幣用皂。東北方曰牡鼎，其色青，祭以立春，幣用皂。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緑，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皂。八鼎皆爲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鼐之宫立大角鼎星祠。

崇寧四年八月，奉安九鼎，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九成宫酌獻。九月朔，百官稱賀于大慶殿，如大朝會儀。鄭居中言："亳州太清宫道士王與之進《黄帝崇天祀鼎儀訣》，皆本於天元玉册、九宫太一，合於漢津所授上帝錫夏禹隱文。同修爲《祭鼎儀範》，修成《鼎書》十七卷，《祭鼎儀範》六卷。"先是，詔曰："九鼎以奠九州，以禦神奸，其用有法，後失其傳。閲王與之所上《祀儀》，推鼎之意，施於有用，蓋非今人所能作。去古綿邈，文字雜糅，可擇其當理合經，修爲定制，班付有司。"至是書成，并以每歲祀鼎常典，付有司行之。

方丘的祭祀，又撰寫《神應記》，大略是説："衆多的衛士，奉輦的武夫，與各位陪祝官員，仰望上天，看到空中有形象出現，像人又像鬼，都手持矛戟，在空中列隊，看到的人都感到驚愕。"又派遣使者奏告陵廟，詔告天下。

又用方士魏漢津的説法，備列百物的形象，鑄造九鼎，在中太一宫南面建殿敬奉安置，每隻鼎都用墻環繞，上面設墻孔，各用其方色塗飾，外面再築墻環繞，叫九成宫。中間的叫做帝鼐，黄色，在土王日致祭，是大祀，帛用黄色，樂用宫架。北方的叫做寶鼎，黑色，冬至致祭，帛用黑色。東北方的叫做牡鼎，青色，立春致祭，帛用黑色。東方的叫做蒼鼎，碧青色，春分致祭，帛用青色。東南的叫做岡鼎，綠色，立夏致祭，帛用紅色。南方的叫做彤鼎，紫色，夏至致祭，帛用紅色。西南的叫做阜鼎，黑色，立秋致祭，帛用白色。西方的叫做晶鼎，紅色，秋分致祭，帛用白色。西北的叫做魁鼎，白色，立冬致祭，帛用黑色。八鼎都是中等祭祀，音樂用登歌，供獻用素食，又在帝鼐之宫建立大角鼎星祠。

崇寧四年八月，敬奉安置九鼎，任命蔡京爲定鼎禮儀使。皇帝巡幸九成宫行酌獻禮。九月初一，百官在大慶殿致賀，如同大朝會的儀制，鄭居中説："亳州太清宫道士王與之進獻《黄帝崇天祀鼎儀訣》，都是根據天元玉册、九宫太一，與漢津授與的上帝賜夏禹隱文一致。共同修成《祭鼎儀範》，修撰成《鼎書》十七卷，《祭鼎儀範》六卷。"在此之前，皇帝下詔説："九鼎用以奠定九州，用來抵禦奸惡，它的使用有一定法度，後來法度失傳。閲覽王與之所進上的《祀儀》，推源鼎的用意，使它有所施爲，大概不是現今之人所能撰作的。如今距離古代已很遥遠，文字混雜，可以選擇其合理之説、符合經典的叙述，修訂爲定制，頒布給禮官施行。"這時鼎書完成，於是一并把每年的祭鼎常典，交付禮官施行。

又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一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祠黄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祠周成王及周公、召公；後置堂曰昭應，祀唐李良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太常禮部言："每歲欲於大樂告成崇政殿元進樂日，秋八月二十七日舉祀事，祀黄帝依感生帝、神州地祇爲大祠，幣用黄，樂用宫架，祝文依祀聖祖稱嗣皇帝臣名。其成功、持盈二殿，禮用中祀，幣各用白。昭應堂禮用小祀，并以素饌。"從之。

又詔令在鑄鼎之地建造寶成宮，共有七十一間房屋，中間設置神靈殿，來祭祀黄帝；東廊殿叫成功殿，祭祀夏后氏；西廊殿叫持盈殿，祭祀周成王及周公、召公；後置堂叫昭應堂，祭祀唐代李良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太常禮部説："每年想要在大樂告成崇政殿進樂首日，秋天的八月二十七日舉行祭祀，祭祀黄帝依照感生帝、神州地祇爲大祀，帛用黄色，樂用宫架，祝文依照祭祀聖祖時稱嗣皇帝臣名。成功、持盈二殿，用中等祭祀的禮節，帛都用白色。昭應堂祭禮用小祀，都用素食進饌。"詔令依從。

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昔議，定鼎閣於天章閣，自九成宮徙九鼎奉安之。又詔改帝鼐爲隆鼐，正南彤鼎爲明鼎，西南阜鼎爲順鼎，正西皛鼎爲蘊鼎，西北魁鼎爲健鼎，正北寶鼎如舊，東北牡鼎爲穌鼎，正東蒼鼎爲育鼎，東南岡鼎爲潔鼎，鼎閣爲圜象徽調之閣。閣上神像，左周鼎星君，中帝席星君，右大角星君；閣下鼎鼐神像，各守逐鼎布列，亦用仔昔議也。駕詣鼎閣奉安神像，明日復詣閣行香，百僚陪位。其後，又詔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改，皆無依據，宜復舊名，惟圜象徽調閣仍舊。

政和六年，采用方士王仔昔的建議，把鼎閣確定在天章閣，從九成宮移出九鼎敬奉安置。又詔令改帝鼐爲隆鼐，正南彤鼎爲明鼎，西南阜鼎爲順鼎，正西皛鼎爲蘊鼎，西北魁鼎爲健鼎，正北寶鼎依舊，東北牡鼎爲穌鼎，正東蒼鼎爲育鼎，東南岡鼎爲潔鼎，鼎閣爲圜象徽調之閣。閣上神像，左爲周鼎星君，中爲帝席星君，右爲大角星君；閣下鼎鼐神像，各自隨鼎布列，也是用的仔昔的建議。皇帝車駕來到鼎閣敬奉安置神像，第二天又到閣上進香，百官陪同。後來，又詔令九鼎新名是狂人妄改，全無依據，應該恢復舊名，衹有圜象徽調閣依舊未改。

八年，用方士言，鑄神霄九鼎成，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鼐、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煉神之鼎、蒼龜火蛇蟲魚金輪之鼎，奉安於上清寶籙宮神霄殿，與魏漢津所鑄，凡十八鼎焉。

八年，采用方士的建議，鑄成神霄九鼎，叫做太極飛雲洞劫之鼐、蒼壺祀天貯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晃耀煉神之鼎、蒼龜火蛇蟲魚金輪之鼎，敬奉安放在上清寶籙宮神霄殿，加上魏漢津所鑄造的鼎，共十八隻。

宋史卷一百五

志第五十八

禮(八)

吉禮(八)

文宣王廟　武成王廟　先代陵廟　諸神祠

文宣王廟

至聖文宣王。唐開元末升爲中祠，設從祀，禮令攝三公行事。朱梁喪亂，從祀遂廢。後唐長興二年，仍復從祀。周顯德二年，别營國子監，置學舍。宋因增修之，塑先聖、亞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東西廡之木壁，太祖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建隆中，凡三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廟。太宗亦三謁廟。詔繪三禮器物、制度于國學講論堂木壁。又命河南府建國子監文宣王廟，置官講說及賜《九經》書。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詔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備禮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黄麾仗，孔氏宗屬并陪位，帝服靴袍，行酌獻禮。又幸叔梁紇堂，命官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洎叔梁紇、顔氏。初有司定儀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親製贊，刻石廟中。復幸孔林，以樹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設奠再拜。詔追謚曰玄聖文宣王，祝文進

至聖文宣王。唐代開元末年升爲中等祭祀，設置從祀，命令代理三公施行禮儀。經過朱梁喪亂，從祀被廢止。後唐長興二年，又恢復從祀。周顯德二年，另外營建國子監，設置學校。宋代加以增修，雕塑先聖、亞聖、十哲人像，在東西廊屋的木墻上畫上七十二賢及二十一位先儒的像，太祖親自撰寫《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的贊命令文臣分别撰寫。建隆年間，皇帝三次巡幸國子監，拜謁文宣王廟。太宗也進行三次拜謁。詔令繪製三禮器物的形制，圖畫在國學講論堂的木墻上。又命令河南府建造國子監文宣王廟，設官講説，頒賜《九經》。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禪泰山，詔令在十一月一日巡幸曲阜，預備禮文拜謁文宣王廟。在廟内外設黄色麾仗，孔氏宗族都來陪列，皇帝穿靴袍，行酌獻禮節。又巡幸叔梁紇堂，命令禮官分别祭奠七十二弟子、先儒及叔梁紇、顔氏。當初禮官定下肅揖的禮儀，皇帝特行展拜之禮，用以表達尊師崇儒之意，皇帝親自撰寫贊文，刻在廟中的石碑上。又巡幸孔林，因爲樹木堵塞了道路，皇帝下車乘馬，來到文宣王墓設奠再拜。詔令追謚爲玄聖文宣王，祝文進入官署，用太牢禮

署，祭以太牢，修飾祠宇，給便近十户奉塋廟。仍追封叔梁紇爲齊國公，顔氏魯國太夫人，伯魚母开官氏鄆國夫人。

致祭，修整祠廟，派遣附近的十户人家奉守塋廟。又追封叔梁紇爲齊國公，顔氏爲魯國太夫人，伯魚的母親开官氏爲鄆國夫人。

二年五月乙卯，詔追封十哲爲公，七十二弟子爲侯，先儒爲伯或贈官。親製《玄聖文宣王贊》，命宰相等撰顔子以下贊，留親奠祭器於廟中，從官立石刻名。既以國諱，改謚至聖文宣王。賜孔氏錢帛，録親屬五人并賜出身，又賜太宗御製、御書一百五十卷，銀器八百兩。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器數：先聖、先師每坐酒尊二、籩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尊皆加勺、冪，各置於坫，巾共二，燭二，爵共四，坫。有從祀之處，諸坐各籩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燭一、爵一。仁宗再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廟，皆再拜焉。

二年五月乙卯，詔令追封十哲爲公，七十二弟子爲侯，先儒或者爲伯，或者贈官。皇帝親自撰寫《玄聖文宣王贊》，命令宰相等人撰寫顔子以下的贊文，把皇帝親自祭奠所用的器物留在廟中，隨從官員在所立石上刻上姓名。不久爲避國諱，改謚爲至聖文宣王。賜給孔氏錢帛，録用五位孔氏親屬爲官并賜給出身，又賜給太宗御製、御書一百五十卷，銀器八百兩。詔令太常禮院確定州縣置器設祭的規制：先聖、先師每座有兩個酒尊、八個籩豆、兩個簋、兩個簠、三個俎、一個罍、一個洗、一個篚，尊中都加放勺、冪，分别放在坫上，巾共用兩塊，燭火共用兩支，爵共用四個，有一塊坫。有從祀的地方，各個神座分别設置兩個籩，兩個豆、一個簋、一個簠、一個俎、一支蠟燭、一個爵。仁宗第二次巡幸國子監，拜謁文宣王廟，都進行再拜。

熙寧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軻、揚雄像於廟廷，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以帝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爲非是而止。

熙寧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人請求在廟庭設立孟軻、揚雄像，又要賜給爵號；還請求追尊孔子帝號。交由兩制禮官詳細議定，認爲不合適而作罷。

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請以顔回爲兖國公，毋稱先師，而祭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閔子騫九人亦在祀典。禮官以孔子、顔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祝獻，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祀典。熙寧祀儀，十哲皆爲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今三京及諸州春秋釋奠，并準熙寧祀儀。

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請求把顔回作爲兖國公，不稱先師，致祭時不讀祝文，儀制器物一切降低，進奉閔子騫九人列入祀典。禮官認爲孔子、顔子的稱號，歷代相稱都有依據，難以輒行更改，儀制器物，祝禱進獻，也難以降格而待，所請求的九人，已經列在祀典。熙寧時的祀儀，十哲都在從祀之列，衹是州縣置設祭之禮未見記載。請求從今以後三京及諸州的春秋致祭，都依照熙寧時的祀儀。

詔封孟軻鄒國公。晋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宜與顔子并配。議者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并配，非是。禮官言："唐貞觀以漢伏勝高堂生、晋杜預范寧之徒與顔子俱配享，至今從

詔令封孟軻爲鄒國公。晋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請求春秋都進行祭祀，認爲孟子應該和顔子一同配祭。有人認爲凡是參加配祭、從祀的人，都是與孔子同時代的人，現在要用孟子一同配祭，是不正確的。禮官説："唐代貞觀年間用漢代的伏勝高堂生、晋代的杜預范寧等人與顔子一同配

祀，豈必同時。孟子於孔門當在顏子之列，至於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食，誠闕典也。請自今春秋釋奠，以孟子配食，荀況、揚雄、韓愈并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二十一賢之間。自國子監及天下學廟，皆塑鄒國公像，冠服同兗國公。仍繪荀況等像於從祀：荀況，左丘明下；揚雄，劉向下；韓愈，范寧下。冠服各從封爵。"詔如禮部議，荀況封蘭陵伯，揚雄封成都伯，韓愈封昌黎伯，令學士院撰贊文。又詔太常寺修四孟釋菜儀。

元祐六年，幸太學，先詣國子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

崇寧初，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詔："古者，學必祭先師，况都城近郊，大闢黌舍，聚四方之士，多且數千，宜建文宣王廟，以便薦獻。"又詔："王安石可配享孔子廟，位於鄒國公之次。"國子監丞趙子櫟言："唐封孔子爲文宣王，其廟像，内出王者衮冕衣之。今乃循五代故制，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漢制，非是。"詔孔子仍舊，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又詔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爲名。帝幸國子監，謁文宣王殿，皆再拜行酌獻禮，遣官分奠兗國公而下。國子司業蔣靜言："先聖與門人通被冕服，無別。配享、從祀之人，當從所封之爵，服周之服，公之衮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衮，公服也，達於上。鄭氏謂公衮無升龍，誤矣。考《周官》司服所掌，則公之冕與王同；弁師所掌，則公之冕與王異。今既考正配享、從祀之服，亦宜考正先聖之冕服。"於是增文宣王冕爲十有二旒。

祭，至今還在從祀之列，哪裏一定要與孔子同時。孟子在孔門之中應當在顏子之列，至於荀況、揚雄、韓愈都曾闡明先聖之道，有益於學者，久未配祭，確實是禮典的缺略。請求從今以後春秋致祭時，用孟子來配祭，荀況、揚雄、韓愈都加以封爵，按時代先後，列入從祀的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中。從國子監到各地學廟，都塑立鄒國公像，冠服與兗國公相同。又繪製荀況等人的畫像在從祀之列：荀況，在左丘明下；揚雄，在劉向下；韓愈，在范寧下。冠服都依照其封爵的等級。"詔令依照禮部的建議，荀況封蘭陵伯，揚雄封成都伯，韓愈封昌黎伯，命令學士院撰寫贊文。又詔令太常寺修明四孟時節獻菜的儀制。

元祐六年，皇帝巡幸太學，先到國子監的至聖文宣王殿行禮致祭，一獻再拜。

崇寧初年，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詔令："古代，求學一定要祭祀先師，何况都城近郊，大建校舍，廣聚天下學士，達幾千人之多，應該建立文宣王廟，以便於進奉。"又詔令："王安石可以配祭於孔子廟，列在鄒國公的後面。"國子監丞趙子櫟説："唐封孔子爲文宣王，其廟中塑像，由宫内拿出帝王的衮冕來裝飾。現在却沿襲五代舊制，穿上公的服飾。七十二子都是周朝人，可是衣冠却一律是漢代的服飾，這不正確。"詔令孔子服飾依然照舊，七十二子改换周代服飾。又詔令辟雍文宣王殿用"大成"來命名。皇帝巡幸國子監，拜謁文宣王殿，都再拜而行酌獻禮，派遣官吏分别祭奠兗國公以下的先儒。國子司業蔣静説："先聖和門人一律穿戴冕服，没有差别。配享、從祀的人，應當依照所封的爵號，穿周代的服飾，公穿戴衮冕九章，侯、伯穿戴鷩冕七章。衮，是公的服飾，可通行於上。鄭氏説公衮没有升龍，是弄錯了。考察《周官》司服的職掌，公的冕與王相同；弁師的職掌，公的冕與王不同。現在既然考正配享、從祀的服飾，那麽也應該考正先聖的冕服。"於是把文宣王冕增加爲十二旒。

大觀二年，從通仕郎侯孟請，繪子思像，從祀於左丘明二十四賢之間。議禮局言："建隆三年，詔國子監廟門立戟十六，用正一品禮。大中祥符二年，賜曲阜廟桓圭，從上公之制。又《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見於書傳，四十二人姓名僅存。《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唐會要》七十七人，而《開元禮》止七十二人，又復去取不一。本朝議臣，斷以七十二子之説，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語》、《史記》參定，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鄡單、罕父黑、秦商、原抗、樂欬、廉潔，《唐會要》、《開元禮》亦互見之，皆有伯爵，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使預祭享。"詔封公夏首鉅平侯，后處膠東侯，公肩定梁父侯，顏祖富陽侯，鄡單聊城侯，罕父黑祈鄉侯，秦商馮翊侯，原抗樂平侯，樂欬建成侯，廉潔胙城侯。又詔改封曾參武城侯，顓孫師穎川侯，南宫縚汶陽侯，司馬耕睢陽侯，琴張陽平侯，左丘明中都伯，穀梁赤睢陵伯，戴聖考城伯，以所封犯先聖諱也。

大觀二年，依照通仕郎侯孟的請求，繪製子思畫像，列入從祀的左丘明等二十四賢之中。議禮局説："建隆三年，詔令國子監廟門設置十六枝戟，用正一品官的禮節。大中祥符二年，賜給曲阜廟桓圭，依照上公的儀制。又《史記·弟子傳》説，跟孔子學習、身通六藝的有七十七人，從顏回到公孫龍等三十五人的生平受業情况都有很多書傳記載，而另外四十二人衹是存有姓名。《家語》説，七十二弟子都是升堂入室的人。考察《唐會要》上記載七十七人，而《開元禮》衹記載有七十二人，又去取不一。本朝的議事大臣，斷然以爲七十二子，是留取琴張等五人，而去掉公夏首等十人。現在依照《家語》、《史記》參定，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鄡單、罕父黑、秦商、原抗、樂欬、廉潔，《唐會要》、《開元禮》中也交互出現，都有伯爵，祀典中有記載。請求追贈侯爵，使他們參預祭享。"詔令封公夏首爲鉅平侯，后處爲膠東侯，公肩定爲梁父侯，顏祖爲富陽侯，鄡單爲聊城侯，罕父黑爲祈鄉侯，秦商爲馮翊侯，原抗爲樂平侯，樂欬爲建成侯，廉潔爲胙城侯。又詔令改封曾參爲武城侯，顓孫師爲穎川侯，南宫縚爲汶陽侯，司馬耕爲睢陽侯，琴張爲陽平侯，左丘明爲中都伯，穀梁赤爲睢陵伯，戴聖爲考城伯，因爲以前的封爵冒犯先聖的名諱，所以改封。

政和三年，詔封王安石舒王，配享；安石子雱臨川伯，從祀。《新儀》成，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以兗國公顏回、鄒國公孟軻、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琅邪公閔損、東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臨淄公宰予、黎陽公端木賜并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内公仲由、丹陽公言偃、河東公卜商、武城侯曾參并東向；東廡，穎川侯顓孫師以下至成都伯揚雄四十九人并西向，西廡，長山

政和三年，詔令封王安石爲舒王，參預配祭；安石的兒子王雱爲臨川伯，入從祀列。《新儀》修成後，把孟春元日作爲獻菜日，仲春、仲秋上丁日致祭。讓兗國公顏回、鄒國公孟軻、舒王王安石都在殿上參預配祭；琅邪公閔損、東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臨淄公宰予、黎陽公端木賜都面向西，彭城公冉求、河内公仲由、丹陽公言偃、河東公卜商、武城侯曾參都面向東；東面廊屋中，由穎川侯顓孫師以下至成都伯揚雄共四十九人，都面向西，西面廊屋中，由長山侯林放以下到臨川伯王雱共四十八人都面向東。在各路

侯林放以下至臨川伯王雱四十八人并東向。頒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

五年，太常寺言："兗州鄒縣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大晟樂成，詔下國子學選諸生肄習，上丁釋奠，奏于堂上，以祀先聖。

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詔降安石從祀廟庭。尚書傅墨卿言："釋奠禮饌，宜依元豐祀儀陳設，其《五禮新儀》勿復遵用。"

時又有算學。大觀三年，禮部、太常寺請以文宣王爲先師，兗、鄒、荆三國公配享，十哲從祀；自昔著名算數者畫像兩廡，請加賜五等爵，隨所封以定其服。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算學：封風后上谷公，箕子遼東公，周大夫商高郁夷公，大撓涿鹿公，隸首陽周公，容成平都公，常儀原都公，鬼俞區宜都公，商巫咸河東公，晉史蘇晉陽伯，秦卜徒父穎陽伯，晉卜偃平陽伯，魯梓慎汝陽伯，晉史趙高都伯，魯卜楚丘昌衍伯，鄭裨竈滎陽伯，趙史墨易陽伯，周榮方美陽伯，齊甘德菑川伯，魏石申隆慮伯，漢鮮于妄人清泉伯，耿壽昌安定伯，夏侯勝任城伯，京房樂平伯，翼奉良成伯，李尋平陵伯，張衡西鄂伯，周興慎陽伯，單颺湖陸伯，樊英

州學中頒布辟雍大成殿的名稱。

五年，太常寺說："兗州鄒縣孟子廟，詔令用樂正子配祭，公孫丑以下從祀，都擬定其封爵：樂正子克爲利國侯，公孫丑爲壽光伯，萬章爲博興伯，告子不害爲東阿伯，孟仲子爲新泰伯，陳臻爲蓬萊伯，充虞爲昌樂伯，屋廬連爲奉符伯，徐辟爲仙源伯，陳代爲沂水伯，彭更爲雷澤伯，公都子爲平陰伯，咸丘蒙爲須城伯，高子爲泗水伯，桃應爲膠水伯，盆成括爲萊陽伯，季孫爲豐城伯，子叔爲承陽伯。"大晟樂完成後，詔令下到國子監中挑選一些學生來練習，上丁日致祭，在堂上奏樂，以祭祀先聖。

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說王安石學術怪謬，請求追奪其王爵，明確詔示內外，拆毀他作爲配祭的塑像，使得邪僻的學說、淫侈的言辭不能迷惑學者。詔令將安石降爲從祀廟庭。尚書傅墨卿說："致祭的禮饌，應該依照元豐時的祀儀陳設，他的《五禮新儀》不要再遵用。"

這時又有算學。大觀三年，禮部、太常寺請求把文宣王作爲先師，兗、鄒、荆三國公參預配祭，十哲從祀；自古以來的著名算學家在兩廊屋繪製畫像，請求加賜五等爵位，隨其封爵而確定其服制。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確定算學名家：封風后爲上谷公，箕子爲遼東公，周大夫商高爲郁夷公，大撓爲涿鹿公，隸首爲陽周公，容成爲平都公，常儀爲原都公，鬼俞區爲宜都公，商巫咸爲河東公，晉史蘇爲晉陽伯，秦卜徒父爲穎陽伯，晉卜偃爲平陽伯，魯梓慎爲汝陽伯，晉史趙爲高都伯，魯卜楚丘爲昌衍伯，鄭裨竈爲滎陽伯，趙史墨爲易陽伯，周代榮方爲美陽伯，齊甘德爲菑川伯，魏石申爲隆慮伯，漢鮮于妄人爲清泉伯，耿壽昌爲安定伯，夏侯勝爲任城伯，京房爲樂平伯，翼奉爲良成伯，李尋爲平陵伯，張衡爲西鄂伯，周興爲慎陽伯，單颺爲湖陸伯，樊英爲魯陽伯，晉郭璞爲聞喜伯，宋何承天爲昌盧伯，北齊宋景業爲廣宗伯，隋蕭吉爲臨湘伯，臨

魯陽伯，晉郭璞聞喜伯，宋何承天昌盧伯，北齊宋景業廣宗伯，隋蕭吉臨湘伯，臨孝恭新豐伯，張胄玄東光伯，周王朴東平伯，漢鄧平新野子，劉洪蒙陰子，魏管輅平原子，吴趙達穀城子，宋祖冲之范陽子，後魏商紹長樂子，北齊信都芳樂城子，北齊許遵高陽子，隋耿詢湖熟子，劉焯昌亭子，劉炫景城子，唐傅仁均博平子，王孝通介休子，瞿曇羅居延子，李淳風昌樂子，王希明瑯琊子，李鼎祚贊皇子，邊岡成安子，漢郎顗觀陽子，襄楷隰陰子，司馬季主夏陽男，落下閎閬中男，嚴君平廣都男，魏劉徽淄鄉男，晉姜岌成紀男，張丘建信成男，夏侯陽平陸男，後周甄鸞無極男，隋盧大翼成平男。尋詔以黄帝爲先師。

孝恭爲新豐伯，張胄玄爲東光伯，周王朴爲東平伯，漢鄧平爲新野子，劉洪爲蒙陰子，魏管輅爲平原子，吴趙達爲穀城子，宋祖冲之爲范陽子，後魏商紹爲長樂子，北齊信都芳爲樂城子，北齊許遵爲高陽子，隋耿詢爲湖熟子，劉焯爲昌亭子，劉炫爲景城子，唐傅仁均爲博平子，王孝通爲介休子，瞿曇羅爲居延子，李淳風爲昌樂子，王希明爲瑯琊子，李鼎祚爲贊皇子，邊岡爲成安子，漢郎顗爲觀陽子，襄楷爲隰陰子，司馬季主爲夏陽男，落下閎爲閬中男，嚴君平爲廣都男，魏劉徽爲淄鄉男，晉姜岌爲成紀男，張丘建爲信成男，夏侯陽爲平陸男，後周甄鸞爲無極男，隋盧大翼爲成平男。不久詔令把黄帝作爲先師。

禮部員外郎吴時言："書畫之學，教養生徒，使知以孔子爲師，此道德之所以一也。若每學建立殿宇，則配食、從祀，難於其人。請春秋釋奠，止令書畫博士量率職事生員，陪預執事，庶使知所宗師。醫學亦準此。"詔皆從之。

禮部員外郎吴時説："書法繪畫的教學授徒，讓人懂得把孔子作爲老師，這是使道德統一的力量。如果每種學問都建造殿宇進行祭祀，那麽配食、從祀的人，難於找尋。請求春秋致祭時，衹讓書畫博士酌情率領掌管其事的生員，陪同參預進行祭祀，大概使人懂得自己的宗師是誰。醫學也照此行事。"詔令依從。

其釋奠之禮：景德四年，同判太常禮院李維言："按《開寶通禮》，諸州釋奠，并刺史致齋三日，從祭之官，齋於公館。祭日，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今諸州長吏不親行祀，非尊師重教之道。"詔太常禮院檢討以聞。按《五禮精義》，州縣釋奠，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主簿終獻；有故，以次官攝之。大中祥符三年，判國子監孫奭言："上丁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新禮以三公行事，近歲止命獻官兩員臨時通攝，未副崇祀向學之意。望自今備差

致祭的禮節：景德四年，同判太常禮院李維説："考察《開寶通禮》，諸州致祭，刺史要致齋三天，從祭的官吏，在公館進行齋戒。祭祀那天，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現在各州的主要官吏不親自參加祭祀，這不符合尊師重教的精神。"詔令太常禮院檢核後上報。考察《五禮精義》，州縣致祭時，刺史、縣令爲初獻，上佐、縣丞爲亞獻，州博士、縣主簿爲終獻；有事的話，用次一級的官員代掌。大中祥符三年，判國子監孫奭説："上丁致祭時，舊禮用祭酒、司業、博士充當三獻官，新禮用三公充任，近年來衹命令兩員獻官臨時通攝其事，不符合崇明祭祀歸向學問之意。希望從今以後差遣太尉、太常、光禄卿充當三獻。"又命令崇文院刊

太尉、太常、光禄卿以充三獻。”又命崇文院刊《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之諸路。熙寧五年，國子監言：“舊例遇貢舉歲，禮部貢院集諸州府所貢第一人謁奠先聖，如春秋釋奠儀。况春秋自有釋奠禮，請罷貢舉人謁奠。”崇寧，議禮局言：“太學獻官、太祝、奉禮，皆以法服，至於郡邑，則用常服。望命有司降祭服于州縣，凡獻官、祝、禮，各服其服，以盡事神之儀。”詔以衣服制度頒使州縣自造焉。

其謁先師之禮：建隆二年，禮院準禮部貢院移，按《禮閣新儀》云：“舊儀無貢舉人謁先師之文。開元二十六年，詔諸州貢舉人見訖，就國子監謁先師，官爲開講，質問疑義，所司設食。昭文、崇文兩館學士及監内諸舉人，亦準此。”自後諸州府貢舉人，十一月朔日正衙見訖，擇日謁先師，遂爲常禮。大觀初，大司成强淵明言：“考之禮經，士始入學，有釋菜之儀。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并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其儀：獻官一員，以丞或博士；分奠官八員，以博士、正録；大祝一員，以正録。應祀官前釋菜一日赴學，各宿其次。至日，詣文宣王殿常服行禮，貢士初入學者陪位于庭，其他亦略仿釋奠之儀。紹興十年，詔與大社、大稷并爲大祀。淳熙四年，去王雱畫像。淳祐元年正月，理宗幸太學，詔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黜王安石。景定二年，皇太子詣學，請以張栻、吕祖謙從祀。從之。

咸淳三年，詔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封顓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復以邵雍、司馬光列從祀。其序：兖國公、郕國公、沂

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諸路。熙寧五年，國子監説：“舊例遇到貢舉的年月，禮部貢院就會集各州府貢舉的第一名拜謁祭奠先聖，如同春秋祭祀的儀式。而春秋都有致祭的禮儀，請求罷免貢舉人的拜謁祭奠。”崇寧年間，議禮局説：“太學獻官、太祝、奉禮，都穿法服，至於郡邑的祭祀，就穿平常衣服。希望禮官把祭服下示州縣，凡是獻官、祝、禮，都各穿各的服裝，來盡行侍奉神明的儀式。”詔令將衣服的形制頒行州縣讓他們自己製作。

拜謁先師的禮節：建隆二年，禮院依準禮部貢院的移文，考察《禮閣新儀》説：“舊的儀制没有貢舉人拜謁先師的記載。開元二十六年，詔令各州貢舉人入見完畢，前往國子監拜謁先師，由官吏開講，大家質疑提問，有關部門設飯招待。昭文、崇文兩館學士及國子監内各位舉人，也照此行事。”從此，各州府的貢舉人，在十一月初一在正殿入見結束後，就選定日期拜謁先師，於是形成固定的儀式。大觀初年，大司成强淵明説：“考察禮經，士人開始入學時，有獻菜的禮節。請求今後每年貢士開始入學時，都在元日向先聖獻菜。”其儀制是：獻官一員，由丞或博士充當；分奠官八位，由博士、正録充當；大祝一位，由正録充當。參預祭祀的官員在獻菜前一天來到學校，各住在自己的位次。獻菜那天，穿着平常衣服來到文宣王殿行禮，剛剛入學的貢士在庭院中陪列，其他也大略仿照釋奠的儀式。紹興十年，詔令和大社、大稷一起并列爲大祀。淳熙四年，去掉王雱的畫像。淳祐元年正月，理宗巡幸太學，詔令用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罷黜王安石。景定二年，皇太子來到學校，請求讓張栻、吕祖謙從祀。建議被采納。

咸淳三年，詔令封曾參爲郕國公，孔伋爲沂國公，配祭先聖；封顓孫師爲陳國公，升入十哲；又用邵雍、司馬光列入從祀。其次序是：兖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位於正位的東

國公、鄒國公，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東面，西向北上，鄆公冉耕、齊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陳公顓孫師，居殿上西面，東向北上，爲從祀；東廡，金鄉侯澹臺滅明、任城侯原憲、汝陽侯南宫适、萊蕪侯曾點、須昌侯商瞿、平輿侯漆雕開、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顔辛、上蔡侯曹邺、枝江侯公孫龍、馮翊侯秦祖、雷澤侯顔高、上邽侯壤駟赤、成邑侯石作蜀、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濟陽侯奚容點、富陽侯顔祖、滏陽侯句井疆、鄄城侯秦商、即墨侯公祖句兹、武城侯縣成、汧源侯燕伋、宛句侯顔之僕、建成侯樂欬、堂邑侯顔何、林慮侯狄黑、鄆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點、臨濮侯施之常、華亭侯秦非、文登侯申棖、濟陰侯顔噲、泗水侯孔鯉、蘭陵伯荀况、睢陵伯穀梁赤、萊蕪伯高堂生、樂壽伯毛萇、彭城伯劉向、中牟伯鄭衆、緱氏伯杜子春、良鄉伯盧植、滎陽伯服虔、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伯韓愈、河南伯程顥、新安伯邵雍、温國公司馬光、華陽伯張栻，凡五十二人，并西向；西廡，單父侯宓不齊、高密侯公冶長、北海侯公晳哀、曲阜侯顔無繇、共城侯高柴、壽張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鱣、臨沂侯冉孺、沭陽侯伯虔、諸城侯冉季、濮陽侯漆雕哆、高苑侯漆雕徒父、鄒平侯商澤、當陽侯任不齊、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鄡單、祁鄉侯罕父黑、淄川侯申黨、厭次侯榮旂、南華侯左人郢、朐山侯鄭國、樂平侯原亢、胙城侯廉潔、博平侯叔仲會、高堂侯邽巽、臨朐侯公西輿如、内黄侯蘧瑗、長山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平侯琴張、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丘明、臨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聖、曲阜伯孔安國、成都伯揚雄、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高密伯鄭玄、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新野伯范寧、汝南伯周敦頤、伊陽伯程頤、郿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開封伯吕祖謙，凡五十二人，并東向。

面，面向西，以北爲上，是配祭之位；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商，位於殿上東面，面向西，以北爲上，鄆公冉耕、齊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陳公顓孫師，位於殿上西面，面向東，以北爲上，是從祀之列；東面廊屋，有金鄉侯澹臺滅明、任城侯原憲、汝陽侯南宫适、萊蕪侯曾點、須昌侯商瞿、平輿侯漆雕開、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顔辛、上蔡侯曹邺、枝江侯公孫龍、馮翊侯秦祖、雷澤侯顔高、上邽侯壤駟赤、成邑侯石作蜀、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濟陽侯奚容點、富陽侯顔祖、滏陽侯句井疆、鄄城侯秦商、即墨侯公祖句兹、武城侯縣成、汧源侯燕伋、宛句侯顔之僕、建成侯樂欬、堂邑侯顔何、林慮侯狄黑、鄆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點、臨濮侯施之常、華亭侯秦非、文登侯申棖、濟陰侯顔噲、泗水侯孔鯉、蘭陵伯荀况、睢陵伯穀梁赤、萊蕪伯高堂生、樂壽伯毛萇、彭城伯劉向、中牟伯鄭衆、緱氏伯杜子春、良鄉伯盧植、滎陽伯服虔、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伯韓愈、河南伯程顥、新安伯邵雍、温國公司馬光、華陽伯張栻，共五十二人，都面向西；西面的廊屋，有單父侯宓不齊、高密侯公冶長、北海侯公晳哀、曲阜侯顔無繇、共城侯高柴、壽張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鱣、臨沂侯冉孺、沭陽侯伯虔、諸城侯冉季、濮陽侯漆雕哆、高苑侯漆雕徒父、鄒平侯商澤、當陽侯任不齊、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鄡單、祁鄉侯罕父黑、淄川侯申黨、厭次侯榮旂、南華侯左人郢、朐山侯鄭國、樂平侯原亢、胙城侯廉潔、博平侯叔仲會、高堂侯邽巽、臨朐侯公西輿如、内黄侯蘧瑗、長山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平侯琴張、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丘明、臨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聖、曲阜伯孔安國、成都伯揚雄、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高密伯鄭玄、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新野伯范寧、汝南伯周敦頤、伊陽伯程頤、郿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開封伯吕祖謙，共五十二人，都面向東。

山侯鄭國、樂平侯原亢、胙城侯廉潔、博平侯叔仲會、高堂侯邽巽、臨朐侯公西輿如、内黄侯蘧瑗、長山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平侯琴張、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丘明、臨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聖、曲阜伯孔安國、成都伯揚雄、歧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高密伯鄭玄、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新野伯范寧、汝南伯周敦頤、伊陽伯程頤、郿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開封伯吕祖謙，凡五十二人，并東向。

武成王廟

昭烈武成王。自唐立太公廟，春秋仲月上戊日行祭禮。上元初，封爲武成王，始置亞聖、十哲等，後又加七十二弟子。梁廢從祀之祭，後唐復之。太祖建隆三年，詔修武成王廟，與國學相對，命左諫議大夫崔頌董其役，仍令頌檢閲唐末以來謀臣、名將勛績尤著者以聞。四年四月，帝幸廟，歷觀圖壁，指白起曰："此人殺已降，不武之甚，何受享於此?"命去之。景德四年，詔西京擇地建廟，如東京制。大中祥符元年，加謚昭烈。

初，建隆議升歷代功臣二十三人，舊配享者退二十二人。慶曆儀，自張良、管仲而下依舊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元豐中，國子司業朱服言："釋奠文宣王，以國子祭酒、司業爲初獻，丞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太祝、奉禮并以監學官充。及上戊釋奠武成王，以祭酒、司業爲初獻，其亞獻、終獻及讀祝、捧幣，令三班院差使臣充之。官制未行，武學隸樞密院，學官員數少，故差右選。今武學隸國子監，長、貳、丞、簿，官屬已多，請并以本監官充攝行事，仍令太

昭烈武成王。從唐代開始設立太公廟，春秋兩季仲月上戊日進行祭祀。上元初年，封爲武成王，開始設置亞聖、十哲等，後又加上七十二弟子。梁時廢止從祀，後唐時期又加以恢復。太祖建隆三年，詔令修復武成王廟，與國學相對，命令左諫議大夫崔頌主持工程，又命令崔頌檢核唐末以來功勛卓著的謀臣、名將上報。四年四月，皇帝巡幸祠廟，逐一地觀看墻壁上的繪像，指着白起説："這個人屠殺投降的人，非常不合勇武之道，爲什麽要在這裏享受祭祀?"命令去掉。景德四年，詔令在西京選址建廟，如同東京的形制。大中祥符元年，加謚昭烈。

當初，建隆年間議定進升二十三位歷代功臣享受祭祀，退除二十二位原來享受祭祀的人。慶曆年間的儀制，從張良、管仲以下依照舊制進行祭祀，不用建隆年間升降的規制。元豐年間，國子司業朱服説："祭祀文宣王，用國子祭酒、司業爲初獻，丞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太祝、奉禮都用監學官充當。等到上戊日祭祀武成王時，用祭酒、司業作爲初獻，亞獻、終獻及讀祝、捧幣，命令三班院差使臣充當。官制還未施行，武學就隸屬樞密院，學官人員少，所以差遣右選。現在武學隸屬國子監，有長、貳、丞、簿，官員已多起來，請求讓本監官攝任行事官，仍然命令太常寺修入《祀儀》。"

常寺修入《祀儀》。"

政和二年，武學諭張滋言："《詩》云'赫赫南仲'、'維師尚父'、'文武吉甫'、'顯允方叔'、'王命召虎'、'程伯休父'，是均爲周將，功著聲詩，今昔所尊惟一尚父，而南仲、吉甫之徒不預配食，餘如郤縠之閱禮樂、敦詩書，尉繚以言爲學者師法，不當棄而不録，請并配食。"博士孫宗鑑亦請以黄石公配。後有司討論不定，國子監丞趙子崧復言之。

宣和五年，禮部言："武成王廟從祀，除本傳已有封爵者，其未經封爵之人，齊相管仲擬封涿水侯，大司馬田穰苴横山侯，吴大將軍孫武滬瀆侯，越相范蠡遂武侯，燕將樂毅平虜侯，蜀丞相諸葛亮順興侯，魏西河守吴起封廣宗伯，齊將孫臏武清伯，田單昌平伯，趙將廉頗臨城伯，秦將王翦鎮山伯，漢前將軍李廣懷柔伯，吴將軍周瑜平虜伯。"於是釋奠日，以張良配享殿上，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勣并西向，田穰苴、范蠡、韓信、李靖、郭子儀，并東向。東廡，白起、孫臏、廉頗、李牧、曹參、周勃、李廣、霍去病、鄧禹、馮異、吴漢、馬援、皇甫嵩、鄧艾、張飛、吕蒙、陸抗、杜預、陶侃、慕容恪、宇文憲、韋孝寬、楊素、賀若弼、李孝恭、蘇定方、王孝傑、王晙、李光弼，并西向；西廡，吴起、田單、趙奢、王翦、彭越、周亞夫、衛青、趙充國、寇恂、賈復、耿弇、段熲、張遼、關羽、周瑜、陸遜、羊祜、王濬、謝玄、王猛、王鎮惡、斛律光、王僧辯、于謹、吴明徹、韓擒虎、史萬歲、尉遲敬德、裴行儉、張仁亶、郭元振、李晟，并東向。凡七十二將云。

政和二年，武學諭張滋説："《詩經》上説'赫赫南仲'、'維師尚父'、'文武吉甫'、'顯允方叔'、'王命召虎'、'程伯休父'，這都是周朝將領，功勛卓著，載入《詩經》，古今所尊奉的衹有一個尚父，而南仲、吉甫等人却未在配祭之列，其他如郤縠的觀檢禮樂、敦重詩書，尉繚立言來爲學者定下師法，不應當棄而不録，請求一同享受配祭。"博士孫宗鑑也請求用黄石公配祭。後來禮官討論不定，國子監丞趙子崧又陳言請求。

宣和五年，禮部説："武成王廟的從祀者，除了本傳當中已有封爵的人以外，未經封爵的，有齊相管仲擬封涿水侯，大司馬田穰苴封横山侯，吴大將軍孫武封滬瀆侯，越相范蠡封遂武侯，燕將樂毅封平虜侯，蜀丞相諸葛亮封順興侯，魏西河守吴起封廣宗伯，齊將孫臏封武清伯，田單封昌平伯，趙將廉頗封臨城伯，秦將王翦封鎮山伯，漢前將軍李廣封懷柔伯，吴將軍周瑜封平虜伯。"在祭祀那天，讓張良在殿上接受配祭，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勣都面向西，田穰苴、范蠡、韓信、李靖、郭子儀，都面向東。東面廊屋，白起、孫臏、廉頗、李牧、曹參、周勃、李廣、霍去病、鄧禹、馮異、吴漢、馬援、皇甫嵩、鄧艾、張飛、吕蒙、陸抗、杜預、陶侃、慕容恪、宇文憲、韋孝寬、楊素、賀若弼、李孝恭、蘇定方、王孝傑、王晙、李光弼，都面向西；西面廊屋，吴起、田單、趙奢、王翦、彭越、周亞夫、衛青、趙充國、寇恂、賈復、耿弇、段熲、張遼、關羽、周瑜、陸遜、羊祜、王濬、謝玄、王猛、王鎮惡、斛律光、王僧辯、于謹、吴明徹、韓擒虎、史萬歲、尉遲敬德、裴行儉、張仁亶、郭元振、李晟，都面向東。共七十二將。

紹興七年五月，太常博士黃積厚乞以仲春、仲秋上戊日行禮。十一年五月，國子監丞林保奏："竊見昭烈武成王享以酒脯而不用牲牢，雖曰時方多事，禮用綿蕝，然非所以右武而勵將士也。乞今後上戊釋奠用牲牢，以管仲至郭子儀十八人祀於殿上。"從之。

紹興七年五月，太常博士黃積厚請求在仲春、仲秋上戊日行禮。十一年五月，國子監丞林保上奏："我看見祭祀昭烈武成王用酒脯而不是用牲牢，雖然説現在正值多事之秋，禮制有待整頓制訂，但是這樣做不足以崇尚勇武、激勵將士。請求今後上戊日致祭使用牲牢，用管仲至郭子儀等十八人在殿上從祀。"建議被采納。

乾道六年，詔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李晟位次，仍以曹彬從祀。先是，紹興間，右正言都民望言："李勣邪説誤國，唐祀幾滅，李晟有再造王室之勳；宜升李晟于堂上，置李勣於河間王孝恭之下。"至是，著作郎傅伯壽言："武成廟從祀，出於唐開元間，一時銓次，失於太雜。如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實亞鷹揚之烈；陳湯、傅介子、馮奉世、班超之流，皆爲有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祖逖，在唐則王忠嗣、張巡輩，皆不得預從祀之列。竊聞邇日議臣請以本朝名將從祀，謂宜并詔有司，討論歷代諸將，爲之去取，然後與本朝名將，繪於殿廡，亦乞取建隆、建炎以來驍俊忠概之臣，功烈暴于天下者，參陪廟祀。"故有是命。

乾道六年，詔令武成王廟進升李晟的位次到堂上，把李勣降到李晟的位次，仍然用曹彬從祀。此前，紹興年間，右正言都民望説："李勣用邪説誤害國家，致使唐朝幾乎滅亡，李晟有再造王室的功勛；應該把李晟升位到堂上，把李勣放到河間王孝恭的下面。"到這時候，著作郎傅伯壽説："武成廟從祀，出自唐開元年間，作爲一時的銓選，失於蕪雜。比如尹吉甫的攻伐玁狁，召虎的平定淮夷，實爲僅次於尚父的功業；陳湯、傅介子、馮奉世、班超等人，都是漢代的功臣；晉朝有謝安、祖逖，唐朝有王忠嗣、張巡等人，都没有列入從祀。我聽説近日朝臣請求將本朝名將列入從祀，我認爲應當一同詔令禮官，討論歷代名將人選，對舊有的人選加以取捨，然後和本朝名將一起，在殿堂廊屋繪像，同時請求選取建隆、建炎以來功著天下的勇士俊傑，忠良之臣，共同陪享廟祀。"於是纔有上述詔命。

先代陵廟

先代陵廟及録名臣後。建隆元年，詔："前代帝王陵寢、忠臣賢士丘壠，或樵采不禁、風雨不芘，宜以郡國置户以守，隳毁者修葺之。"

前代陵廟及登録名臣後代。建隆元年，詔令："前代帝王的陵廟、忠臣賢士的墳墓，有的已經任人樵采，有的已經不蔽風雨，應該讓郡國派遣民户看守，已經毁壞的要加以修葺。"

乾德初，詔："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可舉而行。自五代亂離，百司廢墜，匱神乏祀，闕孰甚焉。按《祠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長官，有故則上佐行事。官造祭器，送諸陵廟。"又詔："先代帝

乾德初年，詔令："歷代帝王，國家都有恒常的祭祀，這在朝廷是有明確法令的，可以遵照執行。從五代離亂以後，百業荒廢，禮神敬祀的缺乏，是最嚴重的。考核《祠令》，先代帝王，每三年舉行一次祭祀，在仲春之月行禮，用太牢作犧牲，祀官由本州主要官吏出任，有事時就由上佐代理。官府製作祭器，送往各處陵廟。"又

王，載在祀典。或廟貌猶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樵采。其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户，歲春秋祠以太牢；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太祖、晋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各置三户，歲一享以太牢；秦始皇帝、漢景帝武帝明帝章帝、魏文帝、後魏孝文帝、唐玄宗憲宗肅宗宣宗、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晋高祖，各置守陵兩户，三年一祭以太牢；周桓王景王威烈王、漢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冲帝質帝獻帝、魏明帝高貴鄉公陳留王、晋惠帝懷帝愍帝、西魏文帝、東魏孝静帝、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代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諸陵，常禁樵采。”尋又禁河南府民耕晋、漢廟壖地。凡諸陵有經開發者，有司造衮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以葬，掩坎日，所在長吏致祭。

詔令：“先代帝王，祀典中都有記載。有的陵廟雖然還在，但已久廢祭禮，有的陵墓依然存在，但已長滿荒草而不禁樵采。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設五户守陵，每年的春秋兩季用太牢禮致祭；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太祖、晋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各置三户守陵，每年用太牢禮祭祀一次；秦始皇帝、漢景帝武帝明帝章帝、魏文帝、後魏孝文帝、唐玄宗憲宗肅宗宣宗、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晋高祖，各置兩户守陵，每三年用太牢禮進行一次祭祀；周桓王景王威烈王、漢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冲帝質帝獻帝、魏明帝高貴鄉公陳留王、晋惠帝懷帝愍帝、西魏文帝、東魏孝静帝、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代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諸陵廟，四季禁止樵采。”不久又禁止河南府百姓耕種晋、漢陵廟間的空地。凡有被打開的陵墓，由有關部門製作衮冕服、平常服飾各一套，備好棺槨埋葬，埋葬那天，所在州縣的主要官吏要前往祭祀。

又詔，前代功臣、烈士，詳其勳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晋程嬰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昭烈帝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李勣尉遲恭渾瑊段秀實等，皆勳德高邁，爲當時之冠；晋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邴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爲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次之。”詔孫臏等各置守冢三户，趙簡子等各二户，慕容德等禁樵采；其有開毁者，皆具棺槨、朝服以葬，掩坎日致祭，長吏奉行其事。

又詔令：前代的功臣、勇烈之士，要詳細訪求其功業大小奏上。禮官説：“齊國的孫臏晏嬰、晋國的程嬰公孫杵臼、燕國的樂毅、漢代的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國的昭烈帝關羽張飛諸葛亮、唐代的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李勣尉遲恭渾瑊段秀實等，都是功勳高著，名冠當時的人；晋國的趙簡子、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趙奢、漢代的邴吉、唐代的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功在其次；南燕的慕容德、唐代的裴寂、元稹又在其次。”詔令孫臏等人的墳墓各置三户守墓人，趙簡子等人的墳墓各置兩户守墓人，慕容德等人的墳墓禁止樵采；有被打開毁壞的墳墓，都備好棺槨、朝服埋葬，埋葬那天進行祭祀，由地方上的主要官吏奉行其事。

景德元年，詔：“前代帝王陵寢，

景德元年，詔令：“前代帝王的陵廟，名臣

名臣賢士、義夫節婦墳壠，并禁樵采，摧毁者官爲修築；無主者碑碣、石獸之類，敢有壞者論如律。仍每歲首所在舉行此令。”鄭州給唐相裴度守墳三户，賜秦國忠懿王錢俶守墳三户。加謚太公望昭烈武成王，建廟青州，周公旦追封文憲王，建廟兖州，春秋委長吏致祭。

熙寧元年，從知濮州韓鐸請：“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户，免其租，奉洒掃。”又以中丞鄧潤甫言，唐諸陵除已定頃畝外，其餘許耕佃爲守陵户，餘并禁止。先是，仁宗嘗録唐張九齡九代孫錫，狄仁傑裔孫國寶，郭子儀孫元亨，長孫無忌孫宏，皆命以官。神宗又録魏徵孫道嚴，段秀實十二世孫昊、八世孫文酉，仍復其家。

元祐六年，詔相州商王河亶甲冢、沂州費縣顔真卿墓并載祀典。先是，乾德中，定先代帝王配享儀，下諸州以時薦祭，牲用羊豕，政和議禮局遂爲定制。

紹興元年，命祠禹於越州，及祠越王句踐，以范蠡配。淳熙四年，静江守臣張栻奏所領州有唐帝祠，其山曰堯山；有虞帝祠，其山曰虞山；請著之祀典。十四年，衡州守臣劉清之奏：“史載炎帝陵在長沙茶陵，祖宗時給近陵七户守視，禁其樵牧，宜復建廟，給户如故事。”淳祐八年，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陳韡再言，從之。

初，紹興二年，駕部員外郎李愿奏：“程嬰、公孫杵臼於趙最爲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命絳州立廟，歲時奉祀，其後皇嗣衆多。今廟宇隔絶，祭亦弗

賢士、義夫節婦的墳墓，都禁止樵采，被毁壞的由官府爲之修整。無主的碑碣、石獸等，如果有人加以破壞，要依法論處。仍然在每年的開始在當地頒行此令。”鄭州出三户人家爲唐相裴度守墓，朝廷賜秦國忠懿王錢俶三户守墓人。加謚太公望爲昭烈武成王，在青州建立祠廟，追封周公旦爲文憲王，在兖州建立祠廟，春秋兩季由當地主要官吏進行祭祀。

熙寧元年，采納知濮州韓鐸的請求：“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求朝廷敕令本州春秋致祭，設置五户守陵人，免除他們的租税，讓他們奉行灑掃之事。”又用中丞鄧潤甫的建議，唐代諸陵除了已經確定的田畝，其他地方准許耕種守陵，此外的全都禁止。此前，仁宗曾經録用唐張九齡九代孫張錫，狄仁傑的裔孫狄國寶，郭子儀的孫子郭元亨，長孫無忌的孫子長孫宏，都委任以官職。神宗又録用魏徵的孫子魏道嚴，段秀實的十二世孫段昊、八世孫段文酉，并且免除他們家的賦税。

元祐六年，詔令相州商王河亶甲冢、沂州費縣顔真卿墓都載入祀典。此前，乾德年間，確定前代帝王配祭的儀式，詔令各州按照時節獻祭，用羊猪作犧牲，政和年間議禮局確立爲定制。

紹興元年，命令在越州祭祀禹，等到祭祀越王勾踐時，用范蠡配祭。淳熙四年，静江守臣張栻上奏本州有唐帝祠，山叫堯山；有虞帝祠，山叫虞山；請求載入祀典。十四年，衡州守臣劉清之上奏：“史書記載炎帝陵在長沙茶陵，前代派遣七户近陵人家守護，禁止樵牧，應該再建祠廟，派人守護如同舊例。”淳祐八年，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陳韡再次進言，建議被采納。

當初，紹興二年，駕部員外郎李愿上奏：“程嬰、公孫杵臼對趙國最有功，神宗皇嗣未立時，封程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命令在絳州立廟，每年按時致祭，後來皇嗣就多起來。現在祠廟遠離，祭祀也不再舉行，應該在天子所在

舉，宜於行在所設位望祭。”從之。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翌言：“謹按晋國屠岸賈之亂，韓厥正言以拒之，而嬰、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趙武，而趙祀不絶，厥之功也。宜載之祀典，與嬰、杵臼并享春秋之祀，亦足爲忠義無窮之勸。”禮寺亦言：“崇寧間已封厥義成侯，今宜依舊立祚德廟致祭。”十六年，加嬰忠節成信侯，杵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義成侯。後改封嬰疆濟公，杵臼英略公，厥啓佑公，升爲中祀。

之地設位望祭。”建議被采納。十一年，中書舍人朱翌說：“考察晋國屠岸賈作亂時，韓厥正言抗拒，而程嬰、杵臼都冒死隱藏遺孤，最終立趙武爲王，趙祀不絶，這是韓厥的功勞。應該載入祀典，與程嬰、杵臼同享春秋祭祀，也足以作爲忠義之士永遠的勸勉。”禮寺也說：“崇寧間已封韓厥爲義成侯，現在應該依舊立祚德廟致祭。”十六年，加封程嬰爲忠節成信侯，杵臼爲通勇忠智侯，韓厥爲忠定義成侯。後來改封程嬰爲疆濟公，杵臼爲英略公，韓厥爲啓佑公，升爲中等祭祀。

諸神祠

諸祠廟。自開寶、皇祐以來，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觀陵廟，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并加崇飾，增入祀典。熙寧復詔應祠廟祈禱靈驗，而未有爵號，并以名聞。於是太常博士王古請：“自今諸神祠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封。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欲更增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大觀中，尚書省言，神祠加封爵等，未有定制，乃并給告、賜額、降敕。已而詔開封府毁神祠一千三十八區，遷其像入寺觀及本廟，仍禁軍民擅立大小祠。秘書監何志同言：“諸州祠廟多有封爵未正之處，如屈原廟，在歸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潔侯。永康軍李冰廟，已封廣濟王，近乃封靈應公。如此之類，皆未有祀典，致前後差誤。宜加稽考，取一高爵爲定，悉改正之。他皆仿此。”故凡祠廟賜額、封號，多在熙寧、元祐、崇寧、宣和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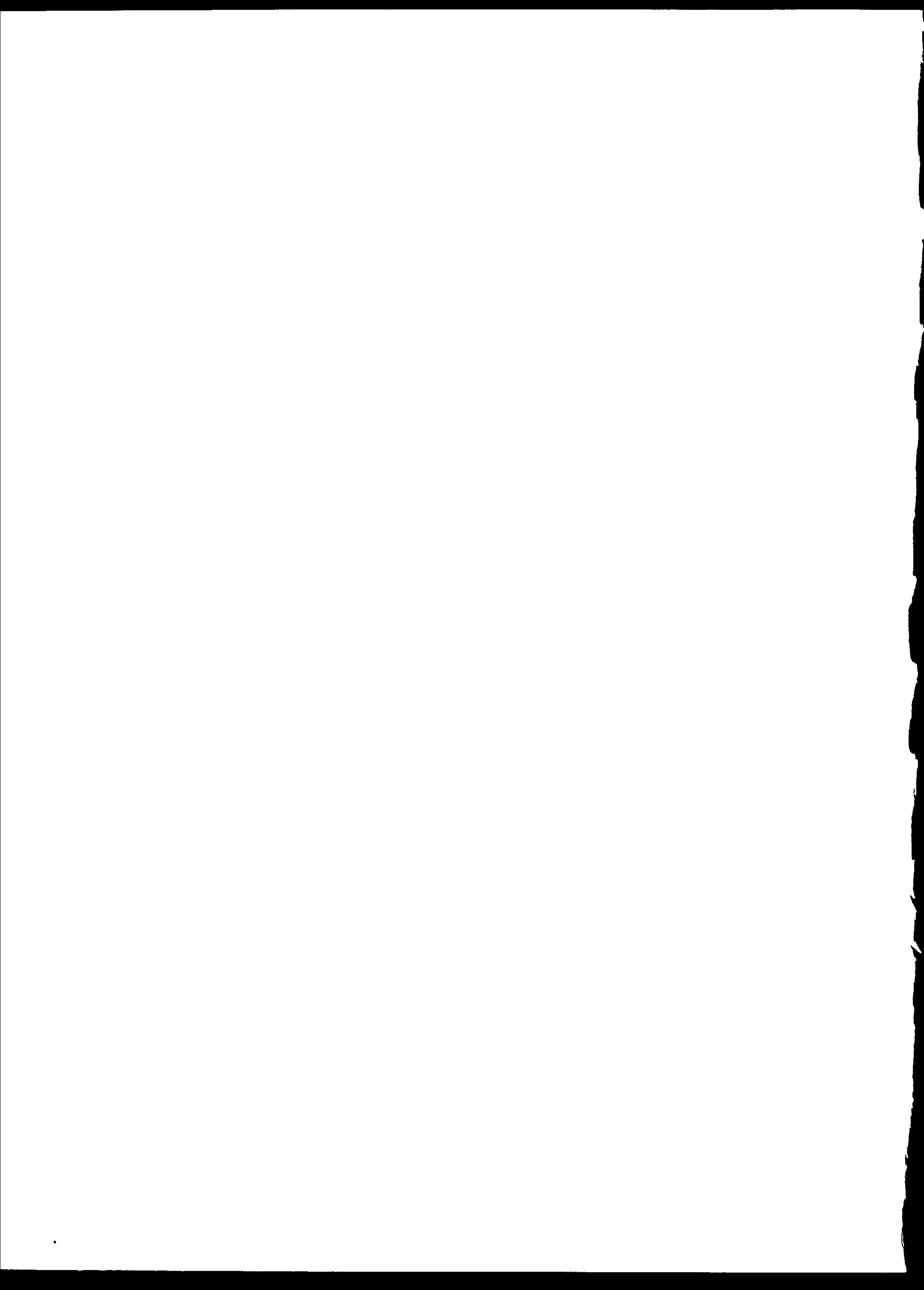
諸祠廟。自從開寶、皇祐以來，凡是天下名字列入地志，功及百姓，宫觀陵廟，能興雲作雨的名山大川，其祠廟都大爲修飾，增入祀典。熙寧年間又詔令祈禱靈驗的祠廟，如果還没有爵號，就呈報朝廷。這時太常博士王古請求：“從今以後諸神祠廟没有爵號的賜與廟額，已賜廟額的加封爵號，首先是封侯，其次是封公，再其次是封王，活着時有爵位的依照其封爵。婦人之神封爲夫人，其次封爲妃。封號初封爲兩個字，再封時爲四個字。這樣，賜命馭神，施恩致禮，井然有序。請求進一步增設神仙封號等，初爲真人，次爲真君。”大觀年間，尚書省說，神祠加封爵號等，没有定制，可并用給告、賜額、降敕。不久詔令開封府毁掉神祠一千零三十八間，將其神像遷入寺觀及本廟，又禁止軍民擅自設立大小祠廟。秘書監何志同說：“諸州祠廟多有封爵不正之處，如屈原廟，在歸州封爲清烈公，在潭州封爲忠潔侯。永康軍的李冰廟，已封爲廣濟王，近世又封爲靈應公。如此情形，都是因爲没有祀典，致使前後不一。應該加以考核，取用一個高位爵號作爲定稱，都加以改正。其他也都照此辦理。”所以一般祠廟的賜額、封號，多是在熙寧、元祐、崇寧、宣和年間定下的。

其新立廟：若何承矩、李允則守

新立的祠廟有：像何承矩、李允則鎮守雄

雄州，曹瑋帥秦州，李繼和節度鎮戎軍，則以有功一方者也；韓琦在中山，范仲淹在慶州，孫冕在海州，則以政有威惠者也；王承偉築祁州河堤，工部員外郎張夏築錢塘江岸，則以爲人除患者也；封州曹覲、德慶府趙師旦、邕州蘇緘、恩州通判董元亨、指揮使馬遂，則死於亂賊者也；若王韶於熙河，李憲於蘭州，劉滬於水洛城，郭成於懷慶軍，折御卿於嵐州，作坊使王吉於麟州神堂寨，各以功業建廟。寇準死雷州，人憐其忠，而趙普祠中山、韓琦祠相州，則以鄉里，皆載祀典焉。其他州縣岳瀆、城隍、仙佛、山神、龍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諸小祠，皆由禱祈感應，而封賜之多，不能盡録云。

州，曹瑋主掌秦州，李繼和爲鎮戎軍節度使，都是因爲有功一方而立廟；韓琦在中山，范仲淹在慶州，孫冕在海州，他們的立廟都是因爲執政的威嚴仁惠；王承偉修築祁州河堤，工部員外郎張夏修築錢塘江堤岸，都是因爲爲百姓解除水患而立廟；封州曹覲、德慶府趙師旦、邕州蘇緘、恩州通判董元亨、指揮使馬遂，都是戰死於亂軍之中；像王韶在熙河，李憲在蘭州，劉滬在水洛城，郭成在懷慶軍，折御卿在嵐州，作坊使王吉在麟州神堂寨，都是因爲功業而立廟。寇準死在雷州，百姓愛憐他的忠誠，而趙普在中山立廟，韓琦在相州立廟，則是因爲那裏是他們的故里，上述都是載入祀典的。其他州縣的岳瀆、城隍、仙佛、山神、龍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諸小祠廟，都是因爲祈禱感應而立，封賜之多，不能盡録。



宋史卷一百六

志第五十九

禮(九)

吉禮(九)

宗廟之制

宗廟之制。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案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建國，改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與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立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爲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廟室。"於是判太常寺竇儼奏上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曾祖中丞府君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祖驍衛府君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考武清府君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皇高祖妣崔氏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桑氏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劉氏曰簡穆皇后。太祖御崇元殿，備禮册四親廟，奉安神主，行上謚之禮。二年十月，祔明憲皇后杜氏於宣祖室。

宗廟制度。建隆元年，禮官請求建立宗廟，詔令下面商議。兵部尚書張昭等上奏："考察堯、舜、禹時都建立五座宗廟，大概包括二昭二穆和始祖。商朝建立後，改爲六座宗廟，大概在昭穆之外，祭祀契和湯。周朝建立七座廟，大概是在祖廟之外，祭祀太祖和文王、武王。漢初立廟，全不按照禮制進行。魏、晉開始恢復七廟的制度，江左時代沿用。然而在七廟制度下，隋文帝衹是建立高、曾、祖、禰四座宗廟而已。唐朝因而建立祖廟，梁氏以下，沿用此法。稽考古道，這可以説是折衷的做法。恭敬地請求追尊高、曾四代，隆重修建其祠廟。"於是判太常寺竇儼上奏進謚皇高祖文安府君爲文獻皇帝，廟號爲僖祖；皇曾祖中丞府君爲惠元皇帝，廟號爲順祖；皇祖驍衛府君爲簡恭皇帝，廟號爲翼祖；皇考武清府君爲昭武皇帝，廟號爲宣祖；皇高祖妣崔氏爲文懿皇后；皇曾祖妣桑氏爲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劉氏爲簡穆皇后。太祖御臨崇元殿，備好禮儀册封四親廟，恭敬地安奉好神主，行上謚禮。二年十月，在宣祖室合祭明憲皇后杜氏。

太平興國二年，有司言："唐制，

太平興國二年，禮官説："唐朝的制度，長

長安太廟，凡九廟，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本朝太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請依長安之制，東西留夾室外，餘十間分爲五室，室二間。”從之。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

至道三年十一月甲子，奉太宗神主祔廟，以懿德皇后符氏配。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并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并稱伯妣。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别。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議，户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絶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爲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

詔下禮官議。議曰：“按《春秋正義》‘躋魯僖公’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爲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又《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又唐中、睿皆處昭位，敬、文、

安太廟，共有九座祠廟，同在一殿，其室各異。其規格是：二十一間房室都是四根立柱，東西各有一個夾室，前後各有三處臺階，東西各有兩處側階。本朝太廟有四個廟室，每個廟室是三間。現在太祖合祭，成了五個廟室，請求依照長安舊制，除了東西留夾室以外，其餘十間分爲五個廟室，每個廟室兩間。”建議被采納。四月己卯，奉太祖神主在太廟合祭，用孝明皇后王氏相配。

至道三年十一月甲子，奉太宗神主在太廟合祭，用懿德皇后符氏相配。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説：“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都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都稱伯妣。考察《爾雅》上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等不同的稱謂。由此看來，衹有父母可以稱爲考妣。現在請求僖祖衹稱廟號，順祖以下，依照《爾雅》的説法。”下到尚書省商議，户部尚書張齊賢等説：“《王制》説‘天子七廟’，指的是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合而爲七。前代有時是兄弟相繼，也移動昭穆的排列，所以《漢書》説‘爲人後者爲之子’，這是爲了尊重本祖與正統，又《禮》説：‘天子絶期喪’，怎麼會宗廟中有伯氏的稱謂？唐及五代有如此相稱的，大概是禮官的失誤，不是禮制正典。請求今後禮事太廟時，太祖和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廟室，稱孝子嗣皇帝。《爾雅》上的‘考妣’、‘王父’等稱謂，本不是爲宗廟而定的。歷代既未取用，現今也不可用。”

詔令禮官商議。禮官説：“考察《春秋正義》‘躋魯僖公’説：‘禮法規定，父子昭穆不同，兄弟昭穆相同。’這明確表示兄弟繼承世統，同爲一代。又魯隱、桓相繼，都爲穆位。又《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説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繼承，所以不稱嗣而説及王，明確表示不繼承其兄的世統。又唐中、睿都處在昭位，敬、文、武的昭穆都爲一世。恭敬地請求僖祖室衹稱廟

武昭穆同爲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皆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并稱孝子。其别廟稱謂，亦請依此。"

號，后稱祖妣；順祖室爲高祖，后稱高祖妣，翼祖室稱曾祖，后稱曾祖妣，祝文都稱孝曾孫。宣祖室稱皇祖考，后稱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稱皇伯考妣，太宗室稱皇考妣。每到大祭時，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都稱孝子，别廟的稱謂，也請求依照此制。"

詔都省復集議，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爲一代？如臣等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無疑也；必若同爲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爲世數，而何以得爲宗乎？不得爲宗，又何以得爲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義》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以爲證也。今若序爲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毁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爲大順，於時爲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室稱孫，竊有疑焉。"

詔令都省再度集中商議，認爲："古代，祖有功，宗有德，都是先有其實而後有其名。現在太祖受命開闢基業，太宗繼承帝位，這是百世不遷的祖廟。怎麼能祖宗的宗廟已分作二世，昭穆的居位却又同處一代？照臣等人看，禮所説的'爲人後者爲之子'，用以正父子之道，用以定昭、穆之義，是確然無疑的；一定要同爲一代，那麼太宗就不能自爲一代，那憑什麼立爲宗呢？不得立爲宗，又怎麼能成爲百代不遷的神主呢？《春秋正義》也没有説昭穆不能不同，這又不可以作爲證據。現在如果序論六世，用一昭一穆來論列，那麼就上無毁廟之嫌，下有善於繼世的美名，順洽禮儀，合乎時宜，有什麼嫌疑認爲不可以呢？"翰林學士宋湜説："三代以下，兄弟相繼很多，但未曾見過昭穆異位的。現在詳考都省的議論，皇帝在太祖室稱孫，我私下裏認爲有疑義。"

詔令禮官再議。禮官言："按《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爲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爲父孫。'晋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爲君者，便當上毁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温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夾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爲一世，則當不

詔令禮官再次商議。禮官説："考察《祭統》上説：'祭祀之所以有昭穆，是爲了區分父子遠近長幼親疏的次序，防止混亂。'《公羊傳》上説，公孫嬰齊爲兄歸父的後人，《春秋》稱之爲仲嬰齊。何休説'弟没有作兄後人的道理，這樣做打亂了昭穆的次序，失掉了父子親誼，所以不説仲孫，明確表示不把子作爲父孫。'晋賀循議論兄弟不應當繼位昭穆時説：'商人的六座宗廟，是包括宗親四廟和契、湯祠廟，等到有兄弟四人相繼爲君時，就應當上毁四廟嗎？這樣的話，没有四世宗親的祠廟，就不再有祖先之神了。'温嶠議論兄弟相繼、將上世神主遷藏夾室一事説："如果把一個皇帝作爲一個世代，那麼就不會再

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既順，於義無否。玄宗朝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於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爲高伯祖。晉王導、荀崧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則千古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深旨。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仍稱孝子，餘并遵舊制。”

景德元年，有司詳定明德皇太后李氏升祔之禮：“按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初，以昭成配；開元末，以肅明祔。此時儒官名臣，步武相接，宗廟重事，必有據依。推之閨門，亦可擬議。晉驃騎將軍温嶠有三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沾贈典；王、何二氏追加章綬。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公肅議與舒同。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并祔，於理爲宜。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雖先後有殊，在尊親則一，請同列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議，咸如禮官之

祭祀祖先，這樣反而不如庶人的祭祀了。’兄弟同世，於恩誼既順當，在義理上没有不妥。玄宗朝合祭祖先時，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在穆位。德宗也把中宗作爲高伯祖。晉朝王導、荀崧議論‘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説‘爲人後者爲之子’，没有兄弟相爲的記載。之所以捨棄至親而取用遠親，大概是因爲兄弟一體，没有父子之道的緣故。我們私下認爲七廟的制度，是尊敬百代之王。至於祖有功，宗有德，那是百代不遷的祖廟；父爲昭，子爲穆，那是千古不變的禮法。現在有人引用《漢書》説‘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之後代，子不爲父之孫，這是《春秋》的深切意旨。父爲昭，子爲穆，這是《禮記》中的明文。又考察太宗祭祀太祖二十二年，稱爲‘孝弟’，這是不可更改的制度，又怎麽可以追改呢？唐玄宗稱中宗爲皇伯考，德宗稱中宗爲高伯祖，那麽伯氏的稱謂有什麽不可以。臣等合議：今後的合祭之日，太祖、太宗依照典禮同位異座，皇帝對於太祖仍稱孝子，其餘都遵用舊制”。

景德元年，禮官詳細議定明德皇太后李氏的升祔之禮：“考察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初年，用昭成參配；開元末年，用肅明參配。這時的儒官名臣，接連不斷，宗廟的重要事典，一定會有所依據。推及閨門，也可以擬定其議。晉驃騎將軍温嶠有三位夫人，温嶠死後，詔問學官陳舒。陳舒説秦、漢之後，廢除一男娶九女的制度，妻子死後再行聘娶，不再有繼室，活着時既已施用禮儀，那麽死後不應再貶。朝廷因爲李氏死於温嶠卑微之時，不與贈典；王、何二氏追加封號。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其祖有兩位夫人。禮官韋公肅的議論與陳舒相同。略考禮文，參用舊制，兩位夫人同升合祭，於理爲宜。懿德皇后久已升位合祭，雖然先後有别，但是在尊親之義上兩位夫人是一樣的，請求一同列在太宗廟室，以先後排次。”詔令尚書省集中商議，結果都和禮官所議相同，將其神主升入太廟合

請，祔神主於太廟。

乾興元年十月，奉真宗神主祔廟，以章穆皇后郭氏配。康定元年，直秘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堂爲室，東西十六間，内十四間爲七室，兩首各一夾室。按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則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并建別殿，奉安神御，豈若每主爲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爲寢，更立一祧廟，逐室各題廟號。釦寶神御物，宜銷毀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兹。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爲七廟，此一家之説，未足援正。自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説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便立祧廟。自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其神御法物、寶盝、釦床，請别爲庫藏之。"自是室題廟號，而建神御庫焉。

嘉祐年，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爲十八間。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抃等以爲："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祫圖》：太

祭。

乾興元年十月，奉真宗神主入廟，用章穆皇后郭氏相配。康定元年，直秘閣趙希言上奏："太廟歷來有寢無廟，因堂爲室，東西十六間，中間十四間爲七室，兩頭各有一個夾室。考察禮制，天子有七廟，親廟五座，祧廟兩座。據古制，僖、順二祖廟神主應當遷移。國家的道觀佛寺，都建有別殿，奉安先王神主，哪如每位神主設一廟一寢。或者在前面立一個廟，把現在的十六間作爲寢，另立一個祧廟，逐室題上廟號。有寶飾的神御之物，應該銷毁。"同判太常寺宋祁説："周朝制度有廟有寢，以象徵人君前有朝廷後有寢殿。廟中奉藏神主，寢中奉藏衣冠。到了秦朝就在墓側設寢，所以陵上又稱寢殿，後世沿用。現在宗廟無寢，大概是由此而來。鄭康成説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爲七廟，這是一家之説，不足引證。從荀卿、王肅等人就都説天子有七廟，諸侯有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兩兩以降。那麽國家當爲七世之數，不用康成的説法。僖祖到真宗纔有六世，不應該就建立祧廟。從周、漢以來每個皇帝分别立廟，晉、宋以來多是同殿異室，本朝用七室代替七廟，沿用已久，不能輕易改動。《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傳世的寶物都在這裏。那些神御法物、寶盝、釦床、請求另外建庫收藏。"從此每室題有廟號，又修建了神御庫。

嘉祐年間，仁宗將要合祭於祖廟，修奉太廟使蔡襄進上八室圖，共十八間。當初，禮院請求增建廟室，孫抃等人認爲："七世的祖廟，是根據父子相繼而言，兄弟的昭穆相同，不能按異世而論。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如果以一君爲一世，那麽小乙的祭祀不及他的父親。所以晉朝的廟室有十一室而祭祀六世，唐朝的廟室有十一室而祭祀九世。本朝太祖的廟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爲孝孫。而《禘祫圖》所載：太祖、太宗同居昭位，面向

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盧士宗、司馬光以爲：“太祖已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上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爲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玄宗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抃等復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遂毁其廟，遷其主，考之三代，禮未有此。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室以備七室。

治平四年，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第八室，祧藏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於西夾室。自仁宗而上，以次遞遷。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乃於九月奉安八室神主，祧僖祖及后，祔英宗，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

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契、稷疑無以異。今毁其廟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

南；真宗居穆位，面向北。大概先朝稽守古禮，著於祀典。大行皇帝的神主合祭祖廟，請求增加爲八室，以具備天子祭祀七世的禮節。”盧士宗、司馬光認爲：“太祖以上的神主，雖然與太祖同受尊奉，但是承親一盡就要遷出。所以漢元帝的時候，太上廟主被埋在寢園；魏明帝時，處士廟主被遷往園邑；晉武帝合祭於祖廟之後，遷出征西府君；惠帝合祭於祖廟時，遷出豫章府君。從此之後，大致是經過六世就遷出。大概太祖未正時面向東方，就上祀三昭三穆；已正時面向東方，就連同昭穆爲七世。唐初祭祀四世，太宗增加爲祭祀六世。等到太宗合祭於祖廟，就遷出弘農府君，高宗合祭於祖廟後，又遷出宣帝，都是祭祀六世，這是前世的成法。玄宗設立九室祭祀八室，於經典無據。如果把太祖、太宗作爲一世，那麽大行皇帝合祭於祖廟後，僖祖承親已盡，應當遷到夾室，祭祀三昭三穆，這於先王典制及近世制度，無不符合。”孫抃等人又議論道：“從唐到周，廟制不同，然而都是七世。周以前，所謂太祖，不是指開始受命的國君，而衹是稱開始受封的國君。現在僖祖雖然不是開始受封的國君，但終究是立廟之祖，其廟數還未超過七世，就要毁掉其廟，遷出神主，考察三代，没有這樣的禮制。漢、魏及唐代的一時之議，恐怕不符合先王制禮的意旨。”於是保存僖祖之廟以備足七室。

治平四年，英宗將要合祭於祖廟，太常禮院請求將其神主祔於第八室，將僖祖及文懿皇后的神主安置在西夾室。從仁宗以上，依次遞遷。翰林承旨張方平等人議論道：“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應當遷廟，這符合禮典。”於是在九月敬奉安置八室神主，遷出僖祖及皇后的神主，將英宗合祭於祖廟，罷止僖祖名諱及文懿皇后忌日。

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説：“僖祖以上的世次，不得而知，那麽僖祖的立廟，與商周的契、稷似乎没有不同。現在毁掉其廟而將其神主遷藏夾室，替换尊敬的祖考而下立子孫，恐怕這不合孝順祖宗、事亡如存之義。請求將上奏交付兩制商

存之義。請以所奏付兩制議，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爲相，不主祧遷之説，故復有是請。

翰林學士元絳等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以爲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宫，今祖宗同處一室，則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

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爲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毁之主皆藏之。當禘祫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毁廟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别廟姜嫄，不可謂非禮。"秘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創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

議，選擇恰當的執行。"這時王安石爲相，不主張遷廟之説，所以又有這種請求。

翰林學士元絳等人獻議説："自古以來，受命之王以功德享有天下之後，都推源其本始而尊奉其祖先。所以商、周因爲契、稷在唐、虞之際有功，因此而説祖先有功，如果一定要把建有功業的人作爲始祖，那麽夏后氏就不祭祀鯀了。現在太祖受命之初，建立祖廟，僖祖以上的世次，既然無法知道，那麽僖祖爲始祖是無疑的了。如果説僖祖不應當比同契、稷爲始祖，那麽這是讓天下人不再懂得尊敬祖先，而子孫因爲功業而得以超越祖先。《傳》上説：'毁掉祀廟的神主，陳列於太祖之位；未毁掉祀廟的神主，都登堂而設，與太祖一同享祭。'現在遷出僖祖的神主，藏於太祖的房室，那麽四祖合祭之日，都降而與之同享祭祀。請求把僖祖廟作爲太祖，這樣符合先王禮義。"翰林學士韓維議論道："過去先王據有天下，追溯基業的起始，尊奉爲太祖。所以子夏序論《詩經》，稱説文王、武王的功業起源於后稷。後代據有天下的人，衹是因爲無所因循，於是成爲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著，作爲宋代太祖，没有旁議。僖祖雖然是高祖，然而仰觀其功業，未見可爲後世因循之處，上尋世系，又不知其起始，如果用尊奉契、稷之禮侍奉，恐怕於古無徵，於今也欠妥當。現在的祀廟制度與古代不同，古代各個祖廟處在不同的宫室，現在的祖廟處在同一宫室，而西夾室在順祖的右邊，考察尊卑的次序，似乎也没有不妥。"

天章閣待制孫固請求："特地爲僖祖建立廟室，太祖以上，因承親已盡而迭相毁棄的祖廟神主都加以祧藏。在合祭祖先時，讓僖祖權居面向東的位次，太祖依照昭穆的次序而排列其後，取用所毁祀廟的神主來同享祭祀，那麽僖祖的尊位自然有所申明。把爲僖祖立廟視爲錯誤，那麽周人的另爲姜嫄立廟，就不可以説是非禮。"秘閣校理王介請求："依照《周官》的守祧制度，創設祧廟來敬奉僖祖，這樣纔不至於下附於子孫夾

帝以維之說近是；而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爲尊爲非理，帝亦然之。又安石以尊僖祖爲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爲非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

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等議："昔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先代，則親廟迭毁，身自爲祖。鄭玄云'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毁。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毁，唐祖景帝則弘農迭毁，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琅邪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享祀及遠，非是爲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爲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張昭、任徹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請略仿《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

室，廢替遠祖的尊奉。"

皇帝認爲韓維的說法比較正確；而王安石認爲韓維說夾室在右爲尊之說不合道理，皇帝也認爲是這樣。又王安石認爲如果尊奉僖祖爲始祖，那麼郊祀時應當配天而祭，如果是在明堂祭祀祖先，那麼太祖、太宗應當迭配天帝；又懷疑明堂之禮以英宗配天，贊同僖祖不是始祖的說法。於是下移禮官詳定。

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等人議論："過去商、周的興起，起源於契、稷，所以尊奉他們爲太祖。後代的受命之君，功業突起，於前代無所因循，那麼就是宗親祀廟迭相毁棄，他們自身便成爲祖。鄭玄說：'夏朝五廟中没有太祖，衹是禹和二昭二穆'，張薦說'夏后從禹開始受封，於是成爲不遷的宗祖'，說的就是這回事。如果始封之君年代較近，上有宗親之廟，那麼就擬照宗祖向上遷移，而太祖不加毁棄。魏以武帝爲祖那麼處士之廟便被毁棄，唐以景帝爲祖那麼弘農之廟便被毁棄，這是前代以始封之君爲祖，取法契、稷的明例。唐韓愈說過：'時事與商、周不同了，禮節便從而改變。'晉朝琅邪王德文說：'七廟的意義，自是由於德澤深厚光輝流注，享祀及於長遠，不是爲太祖申明尊祖的祭祀。'他說的對。按照禮，天子祭祀七廟，而太祖的遠近不可確定，衹是說三昭三穆與太祖的祀廟加起來爲七個，未曾說祖廟的首位，一定是始祖。國家因僖祖承親已盡而遷祧，奉守景祐時的詔令，把太祖作爲皇帝的宗祖，這符合禮義。張昭、任徹這些人，不能遠溯君位之制，因而緣用比照近世的作法，請求建立四廟，這便使天子的禮節下與諸侯等同。如果是廟用六數，那就應該再上推兩世，而僖祖排列在第三位，也未可以稱爲始祖。考察建隆四年，郊祀配天没有涉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的祭祀都空缺其朝向東方的位次，這是祖宗已然實行的意旨。請求略爲仿照《周官》守祧的制度，另建廟室來奉藏僖祖神主，在舉行大祭時，在其宫室進行祭祀。太廟中則一切依照舊制，空虛其朝向東方的位次。郊配之禮，依照舊制。"

同知太常禮院蘇棁請:"即景靈宮祔僖祖,即與唐祔獻、懿二祖於興聖、明德廟,禮意無異。"同判禮院周孟陽等言:"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章衡請:"尊僖祖爲始祖,而次祧順祖,以合子爲父屈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罷宣祖配位,以合祖以孫尊之義,餘且如舊制。"而馮京欲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初議,遂從之。帝問:"配天孰始?"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然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爲始祖,遷順祖神主夾室,以僖祖配感生帝祀。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注。安石本議以僖祖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焉。

同知太常禮院蘇棁請求:"將僖祖合祭於景靈宮,與唐朝在興聖、明德廟合祭獻、懿二祖,沒有不同。"同判禮院周孟陽等說:"自從僖祖以上,不知道其世次,那麼僖祖作爲始祖是沒有疑義的,應該用僖祖配祭感生帝。"章衡請求:"尊奉僖祖爲始祖,而接下來祧遷順祖,來符合子爲父而屈就之意。推崇僖祖配祭感生帝,罷免宣祖的配位,來合於祖因孫而尊的旨義,其餘暫且依照舊制。"而馮京想要用太祖居朝向正東的位次,安石力主元絳開始時的建議,於是便依從了他。皇帝問:"配天而祭,以誰爲首?"安石說:"宣祖配祭感生帝,想改用僖祖配祭。"皇帝認爲正確。於是請求敬奉僖祖神主爲始祖,將順祖神主遷入夾室,用僖祖配祭感生帝。詔令下交太常禮院詳細確定儀節。安石本來建議用僖祖配天,皇帝不答應,所以改爲配祭感生帝。

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爲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爲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穆,在右;宣祖、真宗、英宗爲昭,在左。皆南面北上。陸佃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爲太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説者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尊卑失序。"復圖上八廟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昭,在左;宣祖、真宗、英宗爲穆,在右。皆南面北上。

元豐元年,詳細議定郊廟禮文所上呈八廟異宮的圖制,讓始祖居於中位,昭穆分列左右。從北向南,僖祖爲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穆,在右方;宣祖、真宗、英宗爲昭,在左方。都面向南方,以北爲上。陸佃說:"太祖之廟百代不遷,三昭三穆,承親已盡就輪番毀棄。如周朝以后稷爲太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後來穆王進入祀廟,王季承親已盡而遷出,於是文王應當處於昭位,武王應當處於穆位,成王、昭王應當處於昭位,康王、穆王應當處於穆位,所謂父昭子穆,就是這個意思。有人說昭位永遠是昭位,穆位永遠是穆位,這樣就會尊卑失序。"又進上八廟的昭穆圖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昭,居左;宣祖、真宗、英宗爲穆,居右。都面向南方,以北爲上。

何洵直圖上八廟異宮,引熙寧儀:僖祖正東向之位,順祖、宣祖、真宗、英宗南面爲昭,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北面爲穆,正得祖宗繼

何洵直進上八廟異宮圖,引用熙寧時的禮儀:僖祖面向正東方而居,順祖、宣祖、真宗、英宗面向南方爲昭,翼祖、太祖、太宗、仁宗面向北方爲穆,正符合祖宗相繼、德澤深厚流注光

序、德厚流光之本意。又以晉孫毓、唐賈公彥言：始祖居中，三昭在左，南面西上；三穆在右，南面東上，爲兩圖上之。又援《祭法》，言："翼祖、宣祖在二祧之位，猶同祖禰之廟，皆月祭之，與親廟一等，無親疏遠近之殺。順祖實去祧之主，若有四時祈禱，猶當就壇受祭。請自今二祧神主，殺於親廟，四時之祭，享嘗乃止，不及大烝，不薦新物。去祧神主，有禱則爲壇而祭，庶合典禮。"又請建新廟於始祖之西，略如古方明壇制。有詔，俟廟制成日取旨。

三年，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爲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别，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坎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求之於禮，有所未合。請新廟成，并遵古制。"從之。二月，慈聖光獻皇后祔廟，前二日，告天地、社稷、太廟、皇后廟如故事。至日，奉神主先詣僖祖室，次翼祖室，次宣祖室，次太祖室，次太宗室。次太宗與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同一祝，次享元德皇后、慈聖光獻皇后，異饌位、異祝，行祔謁禮。次真宗室，次仁宗室，次英宗室。禮畢，奉神主歸仁宗室。

元豐六年六月，孝惠、孝章、淑德、章懷四后升祔，準章獻明肅、章懿二后，升祔禮畢，遍享太廟，止行升祔享禮及祭七祀，權罷孟冬薦享，仍以配繼先後爲序。八年，禮部太常寺言："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翼祖在七世之外，與簡穆皇后祧藏於西夾室，置石室中。"十一月丁酉，祔神宗神主于第八室。

輝的本意。又引用晉朝孫毓、唐朝賈公彥的話：始祖居中，三昭居左，面向南，以西爲上；三穆居右，面向南，以東爲上，繪製好兩幅圖進上。又援引《祭法》，說："翼祖、宣祖在二祧的位次，如同祖禰之廟，都是每月致祭，與祖廟一樣，没有親疏遠近的差别。順祖實是去祧之主，如果有四時的祈禱，還應當在祭壇接受祭祀。請求今後二祧神主的祭祀，要減等於宗親之廟，四時的祭祀，享用嘗祀就行了，不用大烝，不進獻新登之物。去祧的神主，遇有祈禱不設壇祭祀，大概纔合乎禮制。"又請求在始祖之廟的西面建築新廟，略如古方明壇的制度。詔令，等到祀廟建成後領取上旨。

三年，禮文所說："古代的宗廟建造石室來奉藏神主，叫做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内，有左主、右主的區别，正廟的神主，各藏在廟室的西壁之中；遷廟的神主，奉藏於太祖太室的北壁之中，凹坎離開地面六尺一寸。現在太廟奉藏神主的石室，皇帝皇后分開居處，遷廟的神主，仍然藏在西夾室内，考求古禮，有不相符合之處。請求新廟建成之後，都遵用古制。"加以采納。二月，慈聖光獻皇后合祭祖廟，此前兩天，祭告天地、社稷、太廟、皇后廟，一如舊制。入廟這天，敬奉神主先來到僖祖廟室，接着依次來到翼祖廟室，宣祖廟室，太祖廟室，太宗廟室。接着太宗與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同用一祝，接着祭享元德皇后、慈聖光獻皇后，饌位不同、祝不同，舉行合祭謁告禮。接着來到真宗廟室、仁宗廟室、英宗廟室。禮儀結束後，敬奉神主歸附仁宗廟室。

元豐六年六月，孝惠、孝章、淑德、章懷四位皇后升入祀廟合祭，準照章獻明肅、章懿兩位皇后，升廟之禮結束後，遍祭太廟，衹是施用享禮及行祭七祀，權且罷止孟冬的進獻，仍然以配繼的先後爲序。八年，禮部太常寺說："詔書確定了七世八室的制度。現在神宗皇帝升入祀廟，翼祖在七世之外，應當與簡穆皇后祧藏在西夾室，放在石室之中。"十一月丁酉，將神宗神主奉置在第八室。從英宗上至宣祖依次升遷。紹聖

自英宗上至宣祖以次升遷。紹聖元年二月，祔宣仁聖烈皇后于太廟。

元符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祔廟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官議，皆如所言。蔡京議："以哲宗嗣神宗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爲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爲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深考載籍，遷祔如禮。"陸佃、曾肇等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廟，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今哲宗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議，則廟中當有八世。況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爲一世，故事不遠。哲宗祔廟，當以神宗爲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先是，李清臣爲禮部尚書，首建增室之議，侍郎趙挺之等和之。會清臣爲門下侍郎，論者多從其議，惟京、佃等議異。二議既上，清臣辯說甚力，帝迄從焉。

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夾室奉安哲宗神主。太常少卿孫傑言："先帝神主，錯之夾室，即是不得祔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議不同。昨用嘉祐故事，專置使修奉，請以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請如太常前議，增建一室。"尚書省以廟室未備，行禮有期，權宜升祔，隨即增修，比之前代設幄行事者，不爲不至。詔依初旨行之，乃祔哲宗神主于夾室。

崇寧二年，祧宣祖與昭憲皇后神主藏西夾室，居翼祖、簡穆皇后石室之次。五年，詔曰："去古既遠，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廟與親廟四，爲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内。王氏謂：'非

元年二月，升祔宣仁聖烈皇后入太廟。

元符三年，禮部太常寺說："哲宗入廟時，應當如同晉成帝舊制，在太廟殿增設一個宫室，等到升祔那天，神主在第九室享祭。"詔令下交侍從官議定，所定都如同上面所説。蔡京議論道："哲宗繼承神宗的統位，父子相承，自當立爲一世。現在如果不祧遷遠祖，不把哲宗作爲一世，那麽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共爲八個。應該深入考察典籍，按照禮義實行遷祧升祔。"陸佃、曾肇等人議論："本朝從僖祖以下纔備用七廟制度，所以英宗入廟時，就遷出順祖，神宗入廟時，就遷出翼祖。現在哲宗對於神宗，是父子關係，按照禮官的議論，那麽廟中應有八世，更何況唐文宗就位以後就遷出肅宗，把敬宗作爲一世，舊事距今并不遥遠。哲宗入廟後，應當以神宗爲昭，上遷宣祖，以符合古代三昭三穆的禮義。"此前，李清臣爲禮部尚書，首先倡導增設廟室，侍郎趙挺之等附和。正值清臣爲門下侍郎，多數論者都依從他的建議，衹有蔡京、陸佃等人持有異議。兩家議論獻上以後，清臣極力辯説，皇帝最終聽從了他。

六月，禮部請求用太廟東夾室安奉哲宗神主。太常少卿孫傑説："先帝的神主，置放於夾室，就是不能附入正廟，與此前詔令的增建一個宫室所議不同。昨天用嘉祐舊制，專門設置使者修奉，請求用夾室來奉置神主，也與設置使者的初衷相違背。請求按照前面太常寺的議論，增設一個宫室。"尚書省認爲廟室還未備好，而行禮有期，權衡適宜而舉行升祔，隨後再加以增修，比起前代設置帷帳而行事的情形，不算不周到。詔令依照前面的旨令施行，於是將哲宗神主升祔於夾室。

崇寧二年，祧遷宣祖與昭憲皇后神主藏於西夾室，列居翼祖、簡穆皇后石室的後面。五年，下詔説："離開古時已經遥遠，諸儒的説法不一致。鄭氏説：'太祖與文、武不遷之廟和四個宗親祀廟，合而爲七。'這是説不祧遷的祖廟，在七廟之内。王氏説：'不是太祖而不毁棄的祖廟，

太祖而不毀，不爲常數。’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外。本朝今已五宗，則七廟當祧者，二宗而已。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之意，宜令有司復議。”禮官言：“先王之制，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乃有增置九廟者。”禮部尚書徐鐸又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祧之後，以備九廟，禮無不稱。”乃命鐸爲修奉使，增太廟殿爲十室。四年十二月，復翼祖、宣祖廟，行奉安禮，惟不用前期誓戒及亞、終獻之樂舞焉。

不算常數。’這是說不祧遷的宗廟，在七廟之外。本朝現在已有五宗，那麼七廟中應當祧遷的，衹是二宗而已。遷毀祀廟的禮制，近及祖考，恐怕不合先王尊祖之意，應該讓禮官再相商議。”禮官說：“先王的制度，祀廟衹限於七個，後王按照義而施用禮，因而有了增置爲九廟的作法。”禮部尚書徐鐸又說：“唐代的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的僖祖，都曾經祧遷而後又恢復。現在在應當祧遷之時保存宣祖，在翼祖已然祧遷之後另行恢復，來備行九廟之制，於禮無所不合。”於是命令徐鐸爲修奉使，增設太廟殿爲十室。四年十二月，恢復翼祖、宣祖祀廟，舉行奉安禮，衹是不用前期的誓戒及亞、終獻的樂舞。

高宗建炎二年，奉太廟神主于揚州壽寧寺。三年，幸杭州，奉安于温州。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太廟神主，宜在國都。今新邑未奠，當如古行師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建太廟于臨安，奉迎安置。

高宗建炎二年，將太廟神主奉置於揚州的壽寧寺。三年，皇帝巡幸杭州，將神主奉置於温州。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說：“太廟的神主，應該奉置在國都。現在新邑尚未建成，應當仿行古時用軍隊載行神主的做法，遷往朝廷所在之處，來彰顯聖上的孝意。”於是開始在臨安建造太廟，奉迎神主安置。

宋史卷一百七

志第六十

禮(十)

吉禮(十)

禘　祫

宗廟之禮。每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則上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唯親郊、封祀。又有朝享、告謝及新主祔謁,皆大祀也。二薦,則行一獻禮。其祔祭,春祀司命及户,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惟臘享、禘祫則遍祀焉。

禘祫之禮。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畫日,以十月六日薦享太廟。按《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義》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宜改孟冬薦享爲祫享。"仁宗天聖元年,禮官言:"真宗神主祔廟,已行吉祭,三年之制,又從易月之文,自天禧二年四月禘享,至今已及五年,合行禘禮。"遂以孟夏薦享爲禘享。八年九月,太常禮院言:"自天聖六年夏行禘享之禮,至此年十月,請以孟冬薦享爲祫享。"詔恭依。

嘉祐四年十月,仁宗親詣太廟行祫享禮,以宰臣富弼爲祫享大禮使,韓琦爲禮儀使,樞密使宋庠爲儀仗使,參知政事曾公亮爲橋道頓遞使,樞密副

宗廟的禮節。每年都在四個孟月及季冬,共進行五次祭獻,朔望進獻食品和新鮮之物。三年舉行一次祫禮,時間在孟冬;五年舉行一次禘禮,時間在孟夏,衹是皇帝親行郊祀,進行封禪。又有朝享、告謝及新主祔廟時的謁告,都是大的祭祀。二薦,行一獻禮。舉行祔祭時,春天祭祀司命及門神,夏天祭祀竈神,季夏祭祀中霤,秋天祭祀門神及厲,冬天祭祀行,衹有臘享、禘祫時遍相祭祀。

禘祫的禮節。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説:"今年冬祭的時間計劃,在十月六日祭祀太廟。按照《禮》的規定,三年舉行一次祫禮,在孟冬。又《疑義》上説,三年之喪完畢,遇到該行禘禮時就行禘禮,遇到該行祫禮時就行祫禮。應該改孟冬的祭祀爲祫祭。"仁宗天聖元年,禮官説:"真宗神主祔合祖廟,已經行過祭祀,三年的制度,又依照以日易月的説法,從天禧二年四月實行禘享,至今已有五年,應當實行禘禮。"於是把孟夏的祭祀改爲禘享。八年九月,太常禮院説:"從天聖六年夏天實行禘禮,到今年的十月,請求把孟冬的祭祀作爲祫祀。"詔令恭相依從。

嘉祐四年十月,仁宗親自到太廟行祫享禮,任命宰相富弼爲祫享大禮使,韓琦爲禮儀使,樞密使宋庠爲儀仗使,參知政事曾公亮爲橋道頓遞使,樞密副使程戡爲鹵簿使。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求定

使程戡爲鹵簿使。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禮官不敢决。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議曰："大祫之禮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以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虚東向。魏、晋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

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祖姑下。所以大順中，三太后配列禘祭，議者議其非禮。臣謂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不當參列，義當革正。"

學士孫抃等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非無典據。大中祥符中已曾定議，禮官著酌中之論，先帝有'恭依'之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皆預。今甫欲親祫而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故邪？宗廟之禮，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舊禮。臣等愚以謂如故便。"

學士歐陽脩等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并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于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又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列于元德之下；章懷，真宗之元配，列于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之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册亦統于帝；別

正太祖面向東方的居位，禮官不敢决定。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議論説："大祫之禮用以和合昭穆，辨別尊卑，一定要讓受命之祖處在面朝東的位次。本朝把太祖作爲受命之君，然而從僖祖以下，四廟居上，所以每逢大祫之時，衹是陳列昭穆而空出面向東方的位次。魏、晋以來，也沿用這種禮節。現在皇帝親自參加祭祀大典，應該參用舊制。"

禮官張洞、韓維説："本朝每次舉行禘祫之禮時，都奉持別廟四后的神主在太廟合祭。唐代《郊祀志》記載禘祫祝文，從獻祖到肅宗所配祭的都是一位皇后，衹有睿宗是兩位皇后，大概是因爲昭成皇后，是明皇的母親。《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祭的記載，大概是因爲她們没有本來的祭室，遇到祫祭時就在祖后之下合祭。所以大順年間，三位太后配列禘祭，就有人議論非禮。我認爲每個祭室既有確定的配后，那麽其餘的皇后不應當參列，按照禮義應該改正。"

學士孫抃等人議論："《春秋傳》説：'大祫是什麽意思呢？是合祭的意思。没有毁廟的神主都登堂與太祖合祭。'所以本朝奉祀宗廟已經一百多年，到舉行祫禮時，別廟皇后的神主都升堂合祭，這并非無據。大中祥符年間已經議定，禮官著有持中之論，先帝有'恭依'的詔令。往年禮官行事，四后都參預其列。現在皇帝剛剛親行祫祭而四后就被免黜，這不讓人懷疑是認爲禮數太煩瑣纔這樣做的嗎？宗廟的禮節，是至爲尊貴重要的，如果不能盡相符合祖宗的意願，就不如堅守舊禮。我等認爲采用舊制爲宜。"

學士歐陽脩等説："古代的宗廟制度，都是一位皇帝一位皇后。後代有因爲兒子而貴顯的，於是開始有一同合祭的記載，不應當合祭的，則有別廟的祭祀。本朝的禘祫，却把別廟的皇后列在配后之下，這不僅古代没有記載，於今也有四方面行不通。淑德，是太宗的元配，却列在元德之下；章懷，是真宗的元配，却列在章懿之下，這是其一。升入祔祭的皇后，統一使用祭祀皇帝的樂章；別廟的皇后，却把本室的樂章自相隨用，這是其二；升入祔祭的皇后，與皇帝合用牲牢而受祭，牲器祝册

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别廟之后,位乃相絶,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爲得禮。若四后各祭于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失。以爲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

詔:"四后祫享依舊,須大禮畢,别加討論。"仍詔:"祫享前一日,皇帝詣景靈宫,如南郊禮,衛士毋得迎駕呼萬歲。"有司言:"諸司奉禮,攝廪犧令省牲,依《通禮》改正祀儀。散齋四日於别殿,致齋二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尚舍直殿下,設小次,御坐不設黄道褥位。七室各用一太牢,每坐簠簋二,甑鉶三,籩豆爲後,無黼扆、席几。出三閣瑞石、篆書玉璽印、青玉環、金山陳于庭。别廟四后合食,牲樂奠拜無異儀。故事,七祀、功臣無牲,止於廟牲肉分割,知廟卿行事。請依《續曲臺禮》,共料一羊,而獻官三員,功臣單席,如大中祥符加褥。"

十月二日,命樞密副使張昪望告昊天上帝、皇地祇。帝齋大慶殿。十一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輿,至大慶殿門外降輿,乘大輦,至天興殿,薦享畢,齋於太廟。明日,帝常服至大次,改衮冕,行禮畢,質明乘大輦還宫,更服靴袍,御紫宸殿,宰臣百官賀,升宣德門肆赦。二十一日,詣諸觀寺行恭謝禮。二十六日,御集英殿爲飲福宴。

治平元年,有司"準畫日,孟冬薦享改爲祫祭。按《春秋》,閔公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祫祭。天聖元年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期内按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

也與皇帝統用;而别廟的諸位皇后,却專用上述祭物,這是其三。升入祔祭的皇后,都聯席設座;而别廟的皇后,座位却是隔開的,這是其四。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時,由本廟加以祭祀,這最爲合禮。如果四后各在本廟受祭,那麽她們的尊貴自然得到申明,而於禮没有差失。認爲實行已久,難於改制,那麽失當的禮節,就不再能够端正。請求依照禮官的建議。"

詔令:"四后照舊合祭,需要等到大禮結束以後,再加以討論。"又詔令:"祫祭前一天,皇帝到景靈宫,一如南郊之禮,衛士不得迎駕歡呼萬歲。"禮官説:"各有關部門奉行禮節,命令攝廪犧令檢查犧牲,依照《通禮》改正祀儀。散齋四天在别殿進行,致齋兩天在大慶殿舉行,一天在太廟舉行。尚舍居臨殿下,設置小次,御座不設黄道褥位。七室分别用一組太牢,每個座位設置兩個簠簋,三個甑鉶,籩豆列後,不設黼扆、席几。出示三閣瑞石、篆書玉璽印、青玉環、金山陳列庭中。别廟四后合祭,牲樂奠拜没有異樣的禮儀。按照舊制,七祀、功臣没有牲牢,衹是在廟牲上割肉而祭,由知廟卿主持其事,請求依照《續曲臺禮》,共用一羊,獻官有三位,功臣單席而居,如同大中祥符年間祀儀加設褥位。"

十月二日,命令樞密副使張昪望告昊天上帝、皇地祇。皇帝在大慶殿進行齋戒。十一日,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拿着圭,乘着車,來到大慶殿門外走下車來,改乘大輦,來到天興殿,祭獻完畢,在太廟進行齋戒。第二天,皇帝穿着平常服飾來到大次,改穿戴衮冕,行禮完畢,天明時乘坐大輦回宫,改穿靴袍,御臨紫宸殿,宰相百官紛紛致賀,皇帝登上宣德門大赦天下。二十一日,來到各觀寺行恭謝禮。二十六日,皇帝在集英殿設飲福宴。

治平元年,禮官"按照計劃,孟冬的祭祀改爲祫祭。考察《春秋》,爲閔公服喪未結束就行吉禘之禮,《三傳》予以譏諷。真宗因爲咸平二年六月服喪結束,到十月纔行祫祭之禮。天聖元年在服喪期内,禮官誤用天禧舊禘之禮,在第二年内行禘祭。按照理義推究,應當在二年冬天舉行祫祭,却

年冬應祫,而誤禘於元年夏,故四十九年間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内,禮未應祫,明年未禫,亦未應禘,至六月即吉,十月合行祫祭,乞依舊時享,庶合典禮。"

二年二月,翰林學士王珪等上議曰:"同知太常禮院吕夏卿狀:古者新君踐阼之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爲禫祭,然後新主祔廟,特行禘祭,謂之始禘。是冬十月行祫祭,明年又行禘祭,自此五年,再爲禘祫。喪除必有禘祫者,爲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祫祭,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納有司之説,十月依舊時享。然享廟、祫祭,其禮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祫未嘗權罷,唯罷臘祭。是則孟享與享廟嘗并行於季冬矣。其禘祫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今年十月行祫祭,明年四月行禘祭。仍如夏卿議,權罷今年臘享。"

熙寧八年,有司言:"已尊僖祖爲太廟始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又言:"太廟禘祭神位,已尊始祖居東向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爲序。自今禘祫,著爲定禮。"

元豐四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禘祫之義,存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禮之年,經皆無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又分爲二説:鄭氏則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徐邈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以二説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于群廟,自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實爲有據。本朝慶曆初用徐邈説,每三十月一祭。熙寧八年,既禘而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二月

誤在元年夏天舉行禘禮,所以四十九年間舉行九次禘祭八次祫祭,都太過急速。事情開始已經失當,於是年月相延,不得改正。現在在二年服喪期内,按照禮不應當舉行祫祭,明年服喪未除時,也不應當舉行禘禮,到六月就是吉時了,十月應當實行祫祭,請求依照舊制按時致祭,大致合乎禮典。"

二年二月,翰林學士王珪等人進上議論:"同知太常禮院吕夏卿上奏:古代新君繼位的第三年,爲先君服喪二十七個月之後的祭祀爲禫祭,這之後新的神主升祔祖廟,特行禘祭,稱爲始禘。這年冬天十月實行祫祭,第二年又實行禘祭,此後再過五年,舉行禘祫之祭。喪服除去以後必有禘祫之禮,這是再行大祭的本始。現在應當實行祫祭,因爲陛下未服完三年之喪,采納禮官的説法,到十月依照舊制按時致祭。然而享廟、祫祭,禮儀是不同的。按照舊制,郊祀之年遇行祫祭未曾罷止,衹是罷止臘祭。那麽孟享與享廟曾經在季冬并行。禘祫的年數,請求完全依照太常禮院的請求,在今年十月實行祫祭,明年四月舉行禘祭。仍然依照夏卿的建議,權且罷止今年的臘享。"

熙寧八年,禮官説:"已經尊奉僖祖爲太廟始祖,孟夏禘祭時,應當確定其面向東的位次。"又説:"太廟禘祭的神位,已經尊立始祖居於面向東的位次,那麽從順祖以下,昭穆各以南北列序。從今以後的禘祫之祭,確定此制。"

元豐四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説:"禘祫之義,在《周禮》、《春秋》上有記載,但未標明這樣的名稱。行禮的年數,經上都没有記載,衹有《公羊傳》説:'五年而有兩次大祭。'《禮緯》説:'三年一祫祭,五年一禘祭。'這又分爲兩種説法:鄭氏説:'前三後二',指禘祭後四十二個月舉行祫祭,祫祭後十八個月舉行禘祭。徐邈則説:'前二後三',指兩種祭祀各相距三十個月。考察兩種説法,鄭玄説:'魯國的禮節,三年之喪結束後,在太廟實行祫祭,第二年在群廟舉行禘祭,以後每五年而舉行兩次大祭,一爲祫祭,一爲禘祭。'這種説法有根據。本朝慶曆初年用徐邈的説法,每三十個月舉行一次祭祀。熙寧八年,舉行禘禮而後繼之以祫禮,這是禮官的失誤。現在請求在十八個月之後舉行禘祭,

而祫,庶幾舉禮不煩,事神不瀆。"太常禮院言:"本朝自慶曆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并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即比年頻祫,復踵前失。請依慶曆以來之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如見行典禮。

禘祭四十二個月之後舉行祫祭,或許這樣纔能使禮數不煩,侍奉神明而不褻瀆。"太常禮院說:"本朝從慶曆以來都是三十個月舉行一次祭祀,到了熙寧五年以後,開始不通貫計數,於是導致八年的禘祫合在了一起。去年元豐三年四月已經舉行禘禮,今年如果依照舊例,十月應當實行祫祭,這樣相鄰的兩年頻行祫祭,又蹈行前面的失誤。請求依照慶曆以來的制度,通貫計算年數,都是三十個月舉行一次祭祀。"詔令依照已經實行的禮典。

詳定所又言:"古者裸獻、饋食,禴、祠、烝、嘗,并爲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氏正義》以爲:'天子夏爲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礿;秋爲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禘享,更爲時祭。本朝沿襲故常,久未厘正,請每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其郊禮、親祠準此。"

詳定所又說:"古代裸獻、饋食,禴、祠、烝、嘗,都是先王的祭祀,未嘗廢除應時的祭祀。所以《孔氏正義》認爲:'天子在夏天實行大的禘祭,不廢除作爲時祭的礿;秋天實行大的祫祭,不廢止作爲時祭的嘗。'那麼先王的禮儀三年舉行一次祫祭與禘祭,又進行時祭。本朝沿襲舊制,久未訂正,請求今後每當禘祫之月雖然已經實行大祭,仍然施行時祭,來嚴明天子備用禮儀,用以隆崇祖宗的義旨。郊祀、皇帝親行祭祀時仿此而行。"

又言:"禮,不王不禘。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太祖受命,祭四親廟,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禘祫皆合群廟之主,綴食於始祖,失禮莫甚。今國家世系與四代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必推見祖系乃可以行。"神宗謂輔臣曰:"禘者,本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秦、漢以後,譜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

又說:"按照禮節規定,不爲王不行禘禮。虞、夏、商、周四代的禘祭,都是因爲他們爲天下的帝王,世系由來明確,所以追祭遥遠。太祖領受天命,祭祀四親廟,推原僖祖以上的祖先,譜系已經失傳,禮官便沿用舊說,禘祫之禮都會合群廟的神主,來附綴在始祖之後,這是非常失禮的。現在國家的世系與四代不同,既然無法尋找出祖先的統緒,那麼禘禮就應當闕如,一定要推明祖系纔可以實行。"神宗對宰輔大臣說:"禘禮,本來是要審明禘祖的由來,所以按照禮節,不爲王不行禘禮。秦、漢以後,譜系不明確,不知道祖先的由來,那麼禘禮可以廢止。"

已而詳定所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禮》,祝延尸入奥,灌後乃出延牲,延尸主出于室,坐于堂上,始祖南面,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于堂,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南穆北,徙堂上之饌于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禮部言:"合食

不久詳定所說:"古代天子祭祀宗廟,有堂事,有室事。按照《禮》的規定,祝延請尸進入奥,行灌禮後就出去延請犧牲,延請尸主離開室,坐在堂上,始祖面向南,昭列東位,穆列西位,然後行朝踐禮,這是堂事。在堂上擺放饌食,再延請尸主進入室内,始祖面向東,昭在南面列位,穆在北面列位,將堂上的饌食移放到室内,然後行獻食之禮,這是室事。請求每次行大祫祭禮時,在堂上放置面向南的位次,在室中設置面向東的位次。"禮部說:

之禮,始祖東面、昭南穆北者,本室中之位也。今設位户外,祖宗昭穆别爲幄次,殆非合食之義。請自今祫享,即前楹通設帳幕,以應室中之位。”

大觀四年,議禮局請:“每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則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又請:“陳瑞物及代國之寶與貢物可出而陳者,并令有司依嘉祐、元豐詔旨,凡親祠太廟準此。”從之。

南渡之後,有祫而無禘。高宗建炎二年,祫享于洪州。紹興二年,祫享于温州。時儀文草創,奉遷祖宗及祧廟神主、别廟神主,各設幄合食于太廟。始祖東向,昭穆以次南北相向。

五年,吏部員外郎董弅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禘祫爲重,祫大禘小,則祫爲莫大焉。今戎事方殷,祭祀之禮未暇遍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説,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顧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誤,宜不可緩。仰惟太祖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即其功德所起,宜祫享以正東向之尊。逮至仁宗,親行祫享,嘗議太祖東向,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之臣,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虚東向,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也。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説,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向。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向爲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又

“合食的禮儀,始祖面向東方,昭列位南面,穆列位北面,這是室中的位次。現在在户外設位,祖宗昭穆的列位如同室内的次序,大概不符合合食的意義。請求今後的祫祭,就在前楹通設帷幕,來應對室中的位次。”

大觀四年,議禮局請求:“每次大祫,在堂上設置面向南的位次,室中設置面向東的位次,始祖面向南就昭穆東西相對,始祖面向東就昭穆南北相對,來符合古義。”又請求:“陳設祥瑞之物及代國之寶和可以用於陳示的貢物,都命令禮官依照嘉祐、元豐時期的詔旨,每當皇帝親自主持太廟的祭祀,都照此行事。”建議得到采納。

南渡以後,有祫禮無禘禮。高宗建炎二年,在洪州實行祫祭。紹興二年,在温州實行祫祭。這時是儀文草創之時,奉遷祖宗及祧廟神主、别廟神主,各設幄次在太廟合食。始祖面向東方,昭穆按次序南北相對列位。

五年,吏部員外郎董弅説:“我聽説軍事、祭祀,是國家的大事,而宗廟的祭祀,又是祭祀之中重大的内容。在大祀之中,禘祫最不可少,祫大禘小,所以祫祭最爲重要。現在軍事繁多,祭祀的禮節來不及全部興立,然而不應有這樣的事:違背經典,乖戾於古人,上不合天地神明之意,下不合百姓萬衆之心,衹是出於大臣一時的争强好勝的臆説,便實行六十年而不知其誤。考慮雖然現在是治兵禦戎之際,然而糾正失誤,不應當延緩。恭仰太祖明確地受命於天,統一天下,根據其功德所及,應該在祫祭時居於面向東的位次。到了仁宗時,皇帝親自實行祫祭,曾經商議讓太祖面向東,以昭明正統。當時朝廷上的大臣,都説自古以來必是受命之祖纔居於面向東的位次,本朝太祖是受命之君,但是如果論定七廟的次序,則有僖祖以下的四廟在前,當時的大祫,衹是陳列昭穆而空缺面向東的位次,大概終究不敢讓非受命之祖居於其位。到了熙寧初年,僖祖按照世次應當祧遷,禮官韓維等依照經典提出請求,正趕上王安石執政,大開臆説,於是讓章衡提出建議,尊奉僖祖爲始祖,開始居於面向東的位次。馮京上奏説士大夫因爲太祖不能居於東向之位而深以爲憾,安石無

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以爲然。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宣祖并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今若正太祖東向之尊,委合《禮經》。"

所顧忌地予以駁斥。不久又要罷止太祖郊祀配天的祭祀,神宗因爲太祖是開國受命之君,不答應,安石終究不認爲這樣做對。元祐初年,翼祖已然祧遷,正符合禮典。到了崇寧年間,宣祖應當祧遷,正值蔡京執政,全用安石的方法,於是建議請求建立九廟,自作典章,已經祧遷的翼祖、宣祖都恢復依舊。沿用至今,太祖還處在第四室,遇到大祫時處在昭穆之列。現在如果確定太祖面向東方的尊位,委實合乎《禮經》。"

太常寺丞王普又言:"弅所奏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臣竊以古者廟制異宫,則太祖居中,而群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踐于堂,則太祖南向,而昭穆位于東西;饋食于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于南北。後世祫享一于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向爲太祖之尊焉。若夫群廟迭毁,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虚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必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又尊僖祖爲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向,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儻以熙寧之禮爲是,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然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五享、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爲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上曰:"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宜居東向之位。"宰相趙鼎等奏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載在《禮經》,無可疑者。"

太常寺丞王普又説:"董弅的上奏很是符合禮義,然而他言有未盡。我私下認爲古代的廟制是宫室各有不同,那麽太祖居於中位,群廟分列左右;後代的廟制是同在一堂,那麽太祖居於右方,而其他諸室分列左方。古代祫祭時,在堂上行朝踐禮,那麽太祖就面向南方,而昭穆列位於東西兩側;在室中獻食時,那麽太祖就面向東方,昭穆列位於南北兩側。後代祫祭一律都在堂上進行,而使用室中的位次,所以衹把面向東作爲太祖的尊位。至於群廟輪番毁棄,而太祖廟不毁,這種禮規由來已久。我因此知道太祖就是廟的始祖,這是廟號,不是謚號。我朝太宗繼位之初,太祖廟號已經確定,雖然已歷經兩朝,年代仍屬近世,每次祫祭,一定要空出面向東的位次,因爲不是太祖一定不能居有其位。到了熙寧年間,又尊奉僖祖爲祀廟始祖,百代不遷,祫祭時居於面向東方的位次,而太祖常常居於穆位,致使名實不符。如果把熙寧年間的禮節看作正確,那麽僖祖應當稱爲太祖,太祖則應該改變廟號。如此看來,太祖的名分不訂正,以前的疏失是很大的。現在應該尊奉太祖的神主位居第一室,永遠做祀廟的始祖。每年的五享、告朔、薦新,衹限於在七廟施行。三年舉行一次祫祭,太祖居於面向東的位次。太宗、仁宗、神宗面向南爲昭,真宗、英宗、哲宗面向北爲穆。五年舉行一次禘祭,奉迎宣祖神主在太廟受祭,用太祖配祭。如此,宗廟的祭祀就全都合乎《禮經》,不再有以前的失謬了。"皇帝説:"太祖皇帝開創基業,開始稟受天命,祫祭應該居於面向東的位次。"宰相趙鼎等人上奏:"三昭三穆,與太祖廟共爲七個,記載在《禮經》之上,没有疑義。"

紹熙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曾三復亦言：請祧宣祖，就正太祖東向之位，其言甚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乞因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今太祖爲始祖，則太宗爲昭，真宗爲穆，自是而下以至孝宗，四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於義爲允。又言："治平四年，僖祖祧遷，藏在西夾室。至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議，乃復祔僖祖以爲始祖，又將推以配天，欲罷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争，而安石主其説愈堅。孫固慮其罷太祖配天，建議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既曰權居，則當釐正明矣。"詔從之。

閏十月，權禮部侍郎許及之言："僖、順、翼、宣四祖，爲太祖之祖考，所遷之主，恐不得藏于子孫之廟。今順、翼二祖藏于西夾室，實居太廟太祖之右。遇祫享，則於夾室之前，設位以昭穆焉。"於是詔有司集議，吏部尚書兼侍讀鄭僑等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别廟，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祔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别廟之尊，三祖不祔子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毁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尤稱。"諸儒如樓鑰、陳傅良皆以爲可，詔從之。

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略云："準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今詳群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别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毁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其

紹熙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曾三復也説：請求祧遷宣祖廟，定正太祖面向東的位次，言語非常懇切。不久吏部尚書鄭僑等人也請求在大行祔廟之際，確定宗廟傳之萬代的禮制，告慰太祖的在天之靈，破除熙寧時期的不經之論。現在太祖爲始祖，那麽太宗應當爲昭，真宗爲穆，下至孝宗，四昭四穆與太祖祀廟合而爲九。上參用古禮，又不廢止崇寧時期的九廟制度，於義允當。又説："治平四年，僖祖祧遷，藏在西夾室。到了熙寧五年，王安石憑一己之私意讓章衡等人奏議，又祔祭僖祖爲始祖，接着又舉用其配天之祭，想要罷止太祖的郊祠配天。韓維、司馬光等人爲太祖力争，而安石堅持自己的主張愈發堅定。孫固擔憂他罷止太祖的配天而祭，建議讓僖祖權且居於面向東的位次。既然是權且居位，那麽就應當加以訂正，這是很明白的。"詔令聽從。

閏十月，權禮部侍郎許及之説："僖、順、翼、宣四祖，是太祖的祖先，已祧遷的神主，恐怕不應該藏在子孫的祀廟之内。現在順、翼二祖藏在西夾室，實際上是位居太廟太祖的右邊。遇到祫祭，就在夾室前面，設昭穆之位。"這時詔令禮官集中商議，吏部尚書兼侍讀鄭僑等人説："僖祖應當沿用唐代興聖年間的制度，設立别廟，順祖、翼祖、宣祖的神主都奉藏於此。這樣，僖祖自當居於别廟的尊位，三祖不祔於子孫之廟。自從漢、魏以來，太祖之上，毁廟的神主都不參加合祭，現在遇到祫祭，合廟共祭，於禮相稱。"儒士樓鑰、陳傅良都認爲這樣做對，詔令依從。

這時朱熹在主持講席，獨自呈上議狀，條陳其不可實施有四個方面。大略説："依照尚書吏部的牒文，集衆商議四位祧遷的神主應該有所歸往。現在詳審群議雖多，却都有可疑之處。如果説藏在夾室，那麽這是把祖宗的神主下藏於子孫之廟的夾室。到了祫祭之時，在夾室之前設置幄次，那麽也不能稱爲祫。想要另立一廟，然而距離喪事已很遥遠，有毁廟之説，無立廟之理。想要藏在天興殿，而宗廟、原廟又不能相雜處。議論的人都知道這樣做不妥，衹是因爲他們一心想要尊奉太祖

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朝威靈,相與校强弱于冥冥之中。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又言:"當以僖祖爲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宗之廟,皆萬世不祧;昭穆而次,以至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又言:"元祐大儒程頤以爲王安石言'僖祖不當祧',復立廟爲得禮。竊詳頤之議論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特以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説,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説考之,則是非可判矣。"

議既上,召對,令細陳其説。熹先以所論畫爲圖本,貼説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太上即位,亦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徑自批出。"熹方懲内批之弊,因乞降出札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熹既退,即進擬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毁四祖廟而遷之矣。

時宰臣趙汝愚既以安石之論爲非,異議者懼其軋己,藉以求勝,事竟不行。熹時以得罪,遺汝愚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妄議,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羡,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爲十二室,故孝宗升

在三年一次的祫祭上暫居於面向東的位次這個緣故,這樣做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衹是讓僖祖、太祖兩朝的威靈,在冥冥之中互争强弱。現在衹是根據太祖當年追尊帝號的詔令加以推想,那麽應當瞭然今日太祖的在天之靈,一定有不忍之心而不敢承當東向之位。何況僖祖神主的祧遷是在治平年間,没過幾年,神宗又尊奉其爲始祖,這樣做已是符合禮制人心,所謂'有人已開始這樣,没有人敢廢止。'"又説:"應當把僖祖作爲始祖,如同周朝的后稷,太祖如同周朝的文王,太宗如同周武王,加上仁宗的祀廟,都屬萬代不遷之廟,昭穆按照次序排定,以至高宗祀廟,也萬代不遷。"又説:"元祐大儒程頤認爲王安石説'僖祖不應當祧遷',又爲之立廟爲符合禮制。我細考程頤所論與安石不同,但到論定此事時則深爲信服,足見義理人心之所同歸,本有不謀而合之處。衹是因爲司馬光、韓維都屬大賢,人人敬信,其議説偶非如此,而安石便以變亂穿鑿之名獲罪於時議,所以想要堅守二賢之説,連安石的可取之處也一并廢棄。現在用程頤之説來考論,那麽是非就可以判定。"

議論呈上,皇帝召見朱熹當廷論對,讓他細加陳述。朱熹原先把他的論説繪成圖樣,加以詳盡的解説,至此將其拿出來奏陳了很久,皇帝再三説好。又説:"僖祖自然不當祧遷,高宗繼位時不曾祧遷,壽皇即位,太上即位,也不曾祧遷,現在豈能容許改變?可以在座榻前撰定幾句,直接批出。"朱熹正有戒於内批的弊病,因而請求降出札子,然後命令臣僚集中商議,皇帝也認爲這樣正確。朱熹退下後,就進而按照詔令之意擬定文字,把皇上的意圖宣諭宗廟明堂,然而這時聽説已經毁掉了四祖廟而遷出了。

這時宰相趙汝愚既已認爲安石所論不對,持異議的人恐怕他傾軋自己,想要藉助他們來獲勝,終究未能實現。朱熹這時因爲獲罪,就寫信給汝愚説:"相公以宗子的身份入輔王室,却無故輕易聽從妄人所議,拆毁祖宗的祀廟來逞一己之快,這樣想要得到神靈的享祭,降賜美好與豐足,而使國脉相延不絶,可能嗎?"這時太廟殿已經是十二室,

祔,而東室尚虚。熹以爲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不許。及光宗祔廟,遂復爲九世十二室。蓋自昌陵祔廟,逾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慶元二年四月,禮部太常寺言:"已於太廟之西,别建僖祖廟,及告遷僖、順、翼、宣帝后神主詣僖祖廟奉安。所有今年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逐幄次行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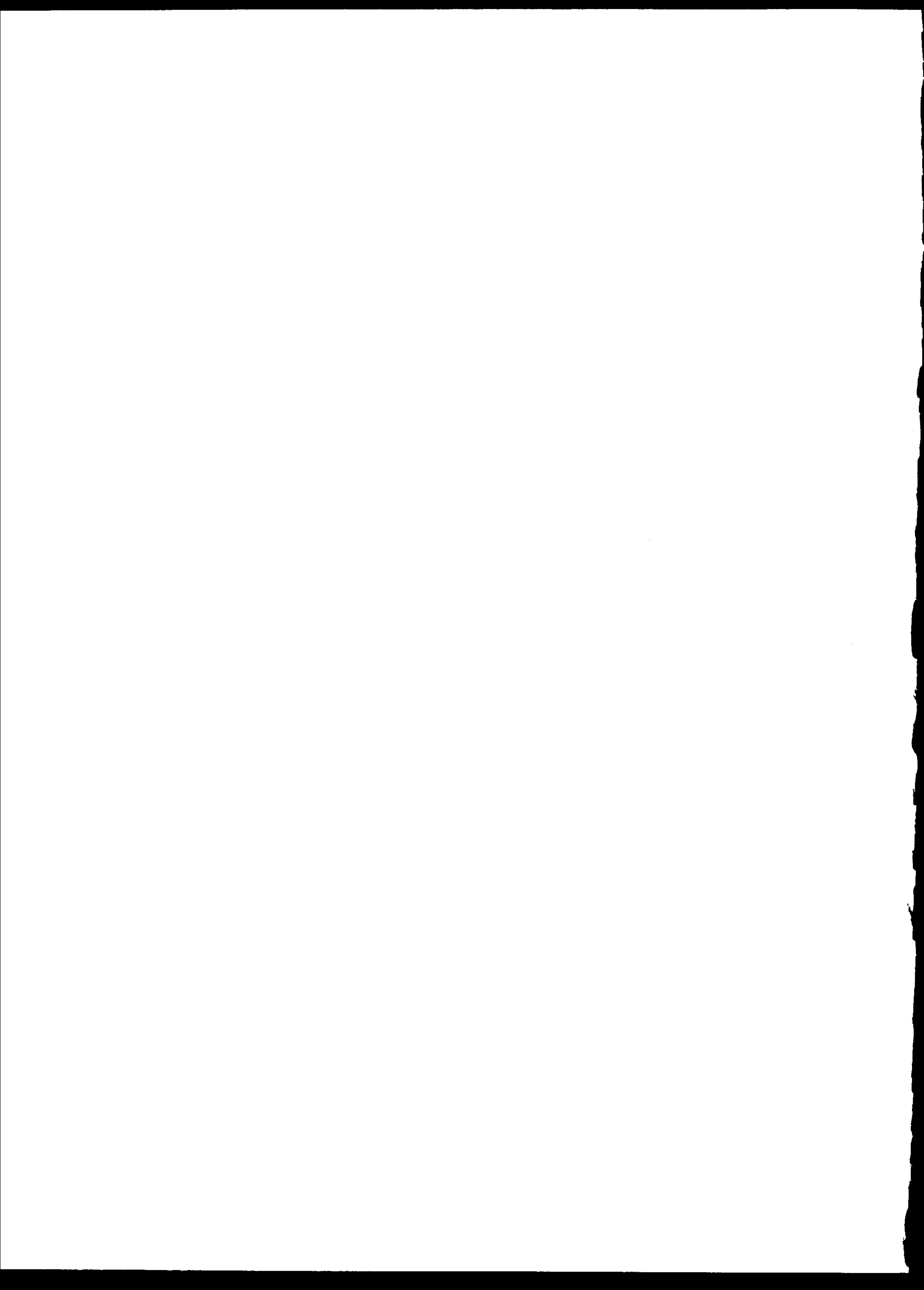
理宗紹定四年九月丙戌,京師大火,延及太廟。太常少卿度正言:"伏見近世大儒侍講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廟之制,畫而爲圖,其説甚備。然其爲制,務效於古而頗更本朝之制,故學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火發民家,延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爲宜。臣於向來備聞其説,今備員禮寺,適當此變,若遂隱默,則爲有負,謹爲二説以獻。其一,純用朱熹之説,謂本朝廟制未合於古,因畫爲圖,謂僖祖如周后稷當爲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爲始祖,是乃順太祖皇帝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于中,左昭右穆各爲一廟,門皆南向,位皆東向。祧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并出祧廟之主,合享於始祖之廟。始祖東向,群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群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以定。其説合于古而宜于今,盡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于此,而垂祐于無窮也。其一説,則因本朝之制,而參以朱熹之説。蓋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古制,未及施行。渡江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爲紛紛。或且仍遵本朝之制,自西徂東并爲一列,惟於每室之

所以在孝宗升祔之後,東邊一室依然空虚。朱熹認爲這不符合祝願延續壽康之意,很不以爲然,於是自我彈劾不能做言語侍從官,請求追削待制一職,不被應允。等到光宗祔廟以後,便又成爲九世十二室。大概自從昌陵祔廟,過了二百年之後確定了太祖的正位。慶元二年四月,禮部太常寺説:"已在太廟的西側,另建了僖祖廟,祭告遷出僖、順、翼、宣帝后的神主到僖祖廟奉安,今年孟冬的祫祭,先到四祖廟室行禮,接着到太廟,依其幄次逐一行禮。"

理宗紹定四年九月丙戌,京師發生大火災,大火燒到了太廟。太常少卿度正説:"我謹見到近代大儒侍講朱熹詳細考定古禮,追述宗廟制度,畫成圖畫,非常完備。然而他所設計的制度,務求仿效古制而往往更改本朝制度,所以學士大夫都有不同的意見,因而不能實行。現在上天降下災異,大火從百姓家燃起,殃及太廟,舉用其制度,没有比此時更適宜的了。我向來詳聞其説,現在既備員禮寺,當此事變之際,如果就此保持沉默,則是有負職任,現在我恭陳二説獻上。其一,純用朱熹之説,認爲本朝廟制不合古制,於是畫出圖樣,説僖祖有如周朝的后稷應當爲本朝始祖。尊奉僖祖爲始祖,這是順遂太祖皇帝的孝心。始祖的祀廟位於中間,左昭右穆各立一廟,門都朝向南,位次都朝向東。祧遷的神主奉藏在始祖祀廟的夾室,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自不相亂。三年一次合食,就一并請出太廟神主,在始祖的祀廟一同享祭。始祖面向東,各昭位的神主都位於北側,面向南,各穆位的神主都位於南側,面向北。昭穆既已分清,尊卑就確定下來。這種説法合於古制,適宜於今天,盡善盡美,舉用此制,祖宗的在天之靈一定會前來享用祭獻,而垂祐於萬代。另一説,就是因循本朝制度,而參用朱熹的説法。大概本朝的廟制,神宗曾經命令禮官陸佃探討論述,想要恢復古制,没來得及施行。渡江以來,考查古代禮樂儀制,多無暇進行。現在想要驟然變更,恐怕不足以成就其事,而徒增紛擾。或許可以仍然遵用本朝制度,從西到東列爲一排,衹是在各房室之後,計量拓展一間,來奉藏祧遷的神主。各間房室的前

後,量展一間,以藏祧廟之主。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遇三年祫享,則以帷幄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并爲一列,合食其上。前乎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其室,名爲祫享,而實未嘗合。今量展此三間,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大段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今來朝廷若能舉行朱熹前議,固無以加;如其不然,姑從後説,亦爲允當,不失禮意。然宗廟之禮,儻無其故,何敢妄議。今因大火之後,若加損益,亦惟其時,乞賜詳議。"有旨,令侍從、禮部、太常集議,後竟不行。

面,計量拓展兩間,遇到三年一次的祫祭時,就用帷幕罩上,通爲一大祭室,全部請出各位廟主及祧遷的神主列爲一排,進行合祭。以前每個祀廟各有一間房室,凡是遇到祫祭,就在各自的房室實行合祭,名爲祫祭,而實際上未曾合祭。現在計量拓展出這樣的三間房室,後有奉藏祧遷神主的場所,前有祖宗合祭之地,對於本朝制度,初無大的變更,這樣已很符合三年大祫的意義。現在朝廷若能舉用朱熹前面的議論,固然最好;如若不然,就姑且依照後説實行,也算恰當,不失禮意。然而宗廟的禮節,倘若没有什麽變故,哪裏敢妄加議論。現在是在大火災發生之後,如果加以損益變更,也正得其時,請求賜旨詳議。"詔令降下,命令侍從、禮部、太常集中商議,後來終究未能實行。



宋史卷一百八

志第六十一

禮(十一)

吉禮(十一)

時享　薦新　加上祖宗謚號　廟諱

時享

時享。太祖乾德六年十月,判太常寺和峴上言:"按《禮閣新儀》,唐天寶五年,詔享太廟宜祭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將來享廟,欲每室加牙盤食,禘祫、時享亦準此制。"

時享。太祖乾德六年十月,判太常寺和峴上奏:"按照《禮閣新儀》,唐代天寶五年,詔令祭祀太廟時,應該在祭料外,每間房室加一牙盤常食。今後祭祀太廟,希望每間房室加上牙盤食,禘祫、時享也準照此制。"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太常禮院言:"今月二十三日,臘享太廟。緣孟冬已行時享,冬至又嘗親祀。按禮每歲五享,其禘祫之月即不行時享,慮成煩數,有爽恭虔。今請罷臘日薦享之禮,其孝惠別廟即如式。"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太常禮院說:"本月二十三日,是臘祭太廟的時間。因爲孟冬已經行過時享,冬至皇帝又曾經親自參與祭祀。按照禮節每年有五次享祭,禘祫之月就不行時享,這樣做是恐怕頻繁致祭,有失恭謹和虔敬。現在請求罷止臘日的享祭,孝惠別廟如樣進行。"建議被采納。

淳化三年十月八日,太常禮院言:"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前期朝享太廟,及奏告宣祖、太祖室。常例,每遇親祀,設朔望兩祭,乃是十一月内三祭,太廟兩室又行奏告之禮,煩則不恭。又十一月二十日,皇帝朝享,去臘享日月相隔,未爲煩數。欲望權停是月朔望之祭,其臘享如常儀。"從之。

淳化三年十月八日,太常禮院說:"今年冬至,皇帝要親自主持南郊的祭祀,此前要朝享太廟,奏告宣祖、太祖室。按照慣例,每到皇帝親祀時,都設朔望兩次祭祀,這樣十一月内有三次祭祀,太廟兩室又施行奏告禮,頻繁致祭則顯得不恭敬。又十一月二十日,皇帝朝享,這距離臘享有時日相隔,算不上頻繁致祭。希望權且停止這個月朔望的祭祀,而臘享如常進行。"建議得到采納。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畫日乙卯孟享太廟。其日以鄆王外欑,改用辛酉。十月十日,孟冬薦享。其月,明德皇后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計劃在乙卯孟享太廟。這一天因爲鄆王停殯在外,改用辛酉日舉行。十月十日,進行孟冬的薦享。本月,明德皇后進入園

園陵,有司言:"故事,大祠與國忌日同日者,其樂備而不作,今請如例。"從之。四年七月,以莊穆皇后祔享,權停孟享。

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帝謂王旦等言:"來年正月十一日孟享太廟,而有司擇八日宴,已在享廟致齋中。又七日上辛,祀昊天上帝。"王欽若言:"若移宴日避祀事,即自天慶節以來皆有所妨。"馮拯言:"上辛不可移,薦享宗廟是有司擇日,於禮無嫌。"帝曰:"當詢禮官。"終以契丹使發有常期,又將西巡,故不及改。

八年,兼宗正卿趙安仁言:"準詔以太廟朔望上食品味,令臣詳定。望自今委御厨取親享廟日所上牙盤例,參以四時珍膳,選上局食手十人,赴廟饌造,上副聖心,式表精慤。"詔:"所上食味,委宮闈令監造訖,安仁省視之。"

神宗元豐三年十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祠禴嘗蒸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成而祭備。今太廟四時雖有薦新,而孟享禮料無祠禴蒸嘗之别。伏請春加韭、卵,夏加麥、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雁,當饋熟之節,薦於神主。其籩豆於常數之外,别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禮。"從之。

六年十一月,帝親祠南郊。前期三日,奉仁宗、英宗徽號册寶于太廟。是日,齋于大慶殿。翌日,薦享于景靈宮。禮畢,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至太廟,宰臣、百官班迎于廟門。侍中跪請降輅,帝却乘輿,步入廟,趨至齋宮。翌日,帝服靴袍至大次。有司奏中嚴外辦,禮儀使跪奏請行事。帝服衮冕以出,至東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入,宮架樂作,升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祝、宮

陵,禮官説:"按照舊制,大祀與國忌日在同一天,音樂預備好但不演奏,現在請求依照此例。"建議被采納。四年七月,因爲莊穆皇后合祭太廟,權且停止孟享。

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皇帝對王旦等人説:"明年的正月十一日孟享太廟,而禮官選擇八日設宴,已經在享廟的致齋之中。又七日上辛,祭祀昊天上帝。"王欽若説:"如果改動設宴日來避開祭祀,那麽從天慶節之後都有所妨礙。"馮拯説:"上辛日不能改動,而薦享宗廟是禮官擇日,改日於禮無礙。"皇帝説:"應當詢問禮官。"終究因爲契丹使出發日期固定,皇帝又要西巡,所以不及更改。

八年,兼宗正卿趙安仁説:"依照詔令,太廟朔望所獻食品,命令爲臣詳細議定。希望今後委派御厨取用親享廟日所上的牙盤樣例,參用四時珍饈,選派十位上等厨師,赴廟饌作,上符聖上之心,表達精誠之意。"詔令:"所上食品,委派宮闈令監造完畢,安仁加以檢察。"

神宗元豐三年十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説:"祠禴嘗蒸之名目,是説春夏兩季作物還未長成因而祭祀薄瘠,秋冬兩季則作物長成因而祭祀豐足。現在太廟四季雖然都有時鮮的食品進獻,可是孟享所獻却没有祠禴蒸嘗之别。請求春天加上韭、蛋,夏天加上麥、魚,秋天加上黍、猪,冬天加上稻、雁,在其成熟的時節,進獻於神主。籩豆在常數之外,另加上時鮮食品的進獻,豐儉各隨其時,來符合古禮。"建議得到采納。

六年十一月,皇帝親自主持南郊的祭祀。此前三天,奉上仁宗、英宗的徽號册寶入太廟。這一天,在大慶殿實行齋戒。第二天,在景靈宮進行薦享。獻禮結束後,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乘坐玉輅來到太廟,宰相、百官列隊在廟門迎候。侍中跪下,請求皇帝從玉輅上下來,皇帝退而乘輿,步入太廟,走到齋宮。第二天,皇帝身穿靴袍來到大次。禮官高奏中嚴外辦,禮儀使跪下奏請行事。皇帝穿戴衮冕出來,來到東門外,殿中監進上大圭,皇帝手持進入,宮架樂奏起,到登東面臺階時,音樂中止。登歌樂奏起,來到位次,音樂

閤令奉諸室神主于坐,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帝再拜,詣罍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樂止。帝搢圭,盥帨,洗瓚、拭瓚訖,執圭。宮架樂作,升堂,樂止。登歌樂作,殿中監進鎮圭。帝搢大圭,執鎮圭,詣僖祖室,樂止。登歌奏《瑞安之曲》。至神坐前,北向跪,奠鎮圭于繅藉,執大圭跪,三上香,執瓚祼地,奠瓚,奉幣。奠訖,執圭,俯伏,興,出户外,北向再拜。内侍舉鎮圭以授殿中監。至次室行事,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興安之樂》作,文舞九成,止。禮部、户部尚書以次官奉逐室俎豆,宮架《豐安樂》作,奠訖,樂止。帝再詣罍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立,樂止。帝搢圭,盥帨,洗爵、拭爵訖,執圭。宮架樂作,帝升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僖祖室,樂止。宮架樂作,帝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奠爵,執圭,俯伏,興,出户外,北向立,樂止。太祝讀册文,帝再拜。詣次室,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獻以次行事如前儀,樂止。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僖安樂》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摶黍,奠黍豆,再受爵,飲福酒訖,奠爵,執圭,俯伏,興,再拜,樂止。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常博士遍祭七祀、配享功臣。户部、禮部尚書徹俎豆,登歌《豐安樂》作,徹訖,樂止。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祠官皆再拜,宮架《興安樂》作,一成,止。太祝、宮闈令奉神主入諸祏室。禮儀使跪奏禮畢,登歌樂作,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出東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

中止。太祝、宮闈令敬奉諸室神主於座位前,禮儀使高喊:"禮官已恭敬地準備完畢,請求行禮。"皇帝再拜,來到罍洗處,登歌樂奏起,走下臺階,音樂中止。宮架樂奏起,來到罍洗南面,面向北,音樂中止。皇帝把圭插入腰帶,洗手後用帕擦乾,洗瓚、擦瓚完畢,用手拿着圭。宮架樂奏起,登堂,音樂中止。登歌樂奏起,殿中監進上鎮圭。皇帝把大圭插在腰間,手執鎮圭,來到僖祖祭室,音樂中止。登歌演奏《瑞安之曲》。來到神座前,面向北跪下,把鎮圭放在璪板上,手執大圭跪下,三次上香,執瓚灑酒至地,放下瓚,拿起繒帛。祭獻完畢,手拿着圭,匍伏在地上,站起來,走出門外,面向北再拜。内侍舉着鎮圭交給殿中監。來到下面的祭室行禮,都如同前面的儀式。皇帝返回位次,登歌樂奏起,來到位次,音樂中止。宮架樂奏《興安之樂》,文舞九曲之後,音樂中止。禮部、户部尚書以下的官員逐一到祭室進獻俎豆,宮架樂奏《豐安樂》,進獻完畢,音樂中止。皇帝再次走到罍洗前,登歌樂奏起,走下臺階,音樂中止。宮架樂奏起,來到罍洗南面,面向北站立,音樂中止。皇帝插好圭,洗手,用帕巾拭乾,洗爵、擦爵完畢,手拿着圭。宮架樂奏起,皇帝登東面臺階,音樂中止。登歌樂奏起,來到僖祖祭室,音樂中止。宮架樂奏起,皇帝插圭跪地,接受爵,用酒致祭,三次獻爵,手執圭,匍伏在地,站起來,走出門外,面向北站立,音樂中止。太祝讀册文,皇帝再拜。來到下一個祭室,都如同前面的儀式。皇帝返回位次,登歌樂奏起,來到位次,音樂中止。文舞退下,武舞進上,宮架樂奏《正安之樂》,亞獻依次行禮如同前面的儀式,音樂中止。皇帝走向飲福位,登歌樂奏起,來到位次,音樂中止。宮架樂奏《僖安樂》,皇帝再拜,插好圭跪下,接受爵,用酒致祭,三次飲酒,放下爵,接受俎,放下俎,接受摶黍,將黍放入豆中,再接過爵,飲福酒完畢,放下爵,手拿着圭,匍伏於地,站起來,再拜,音樂中止。皇帝返回位次,登歌樂奏起,來到位次,音樂中止。太常博士遍祭七祀、配享功臣。户部、禮部尚書撤下俎豆,登歌樂奏《豐安樂》,撤除完畢,音樂中止。禮直官說"賜胙",行事、陪祠官員都行再拜禮,宮架樂奏《興安

止。有司奏解嚴,轉仗赴南郊。

樂》,一曲結束後,音樂中止。太祝、宫闈令敬奉神主進入各個石室。禮儀使跪奏祭禮完畢,登歌樂奏起,皇帝走下臺階,音樂中止。宫架樂奏起,皇帝出了東門,殿中監接過大圭,回到大次,音樂中止。禮官奏解除戒嚴,儀仗轉赴南郊。

初,國朝親享太廟,儀物有制。熙寧以來,率循舊典,元豐命官詳定,始多損益。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納牲之時,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詔於室。今請改正儀注,諸太祝以毛血薦於神坐訖,徹之而退。唐崔沔議曰:'毛血盛於盤。'《開元》、《開寶通禮》及今儀注皆盛以豆。禮以豆盛菹醢,其薦毛血當盛以盤。"又言:"三牲骨體俎外,當加牛羊腸胃、豕膚俎各一。又古者祭祀無迎神、送神之禮,其初祭及末,皆不當拜。又宜令户部陳歲貢以充庭實,如古禮,仍以龜爲前,金次之,玉帛又次之,餘居後。又《周禮》大宗伯之職,凡享,莅玉鬯。今以門下侍郎取瓚進皇帝,侍中酌鬯進瓚,皆未合禮。請命禮部尚書奉瓚臨鬯,禮部侍郎奉槃,以次進,皇帝酌鬯祼地訖,侍郎受瓚并槃而退。"又言:"皇帝至阼階,乃令太祝、宫闈令始奉神主置于坐,行禮畢,皇帝俟納神主,然後降階。"并從之。

當初,國朝皇帝親祀太廟時,儀物有一定的制度。熙寧以來,一切依照舊典,元豐時期命令禮官詳定,開始多有損益。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説:"古代收納犧牲時,王親手拿着鸞刀,取掉牲體的毛,而祝拿着帶血的毛告知於祭室。現在請求改正儀制,諸太祝把毛血進獻於神座面前完畢,然後撤除退下。唐崔沔議論説:'毛血盛放在盤裏。'《開元》、《開寶通禮》及現在的儀制都是用豆來盛放。按照禮制豆是用來盛放菹醢的,那麼進獻毛血應當用盤來盛放。"又説:"三牲骨體俎之外,應當各加上一個牛羊腸胃俎和猪皮俎。又古代祭祀没有迎神、送神的禮節,初祭及祭畢,都不當致拜。又應該讓户部陳列歲貢來充當庭中之物,依照古禮,仍然把龜放在前面,金在其次,玉帛又在其次,其他列居後面。又《周禮》大宗伯的職務,凡是祭祀,都要臨至玉鬯。現在讓門下侍郎取來瓚進呈給皇帝,侍中酌鬯進瓚,都不合禮制。請求命令禮部尚書奉瓚臨鬯,禮部侍郎奉槃,按照次序進呈,皇帝用鬯澆地之後,侍郎接過瓚和槃退下。"又説:"皇帝來到臺階時,纔讓太祝、宫闈令開始奉置神主於座前,行禮完畢,皇帝等到接納神主之後,再走下臺階。"都加以采納。

又言:"神坐當陳于室之奥東面。當行事時,皇帝立于户内西向,即拜于户内。有司攝事,晨祼饋食,亦立于户内西向,更不出户而拜。其堂上薦腥,則設神坐于扆前南向,皇帝立于中堂北向。有司攝事同此。"詔俟廟制成取旨。

又説:"神座應當陳設在室内西南角面向東。行禮時,皇帝在房門内站立面向西,在門内致拜。禮官主持祭儀時,早晨的祼祭與獻食,也在門内站立面向西,不再出門致拜。堂上進獻腥味,就在門窗之間的墻壁前面向南設置神座,皇帝站在中堂面向北。禮官主事時與此相同。"詔令等到廟制確定時聽旨。

又請:"諸廟各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于户内之東西面,皇帝行三獻禮畢,於此受嘏。"又言:"每室所用几席,當如《周禮》,改用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凡祭

又請求:"諸廟各設以絲帶鑲邊的莞席,加上以彩帛鑲邊的繅席,置放在門内東側面向西,皇帝行三獻禮完畢,在此接受嘏。"又説:"每室所用的几席,應當按照《周禮》規定,改用絲邊莞席,加帛邊繅席,加黼邊次席,左右各置玉几。凡舉行祭

祀,皆繅次各加一重,并莞筵一重爲五重。"又言:"古者宗廟九獻,皇及后各四,諸臣一。自漢以來爲三獻,后無入廟之事,沿襲至今。若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室。室中神位不在奥,堂上神位不當扆,有饋食而無朝踐。度今之宜,以備古九獻之意,請室中設神位于奥東面,堂上設神位于户外之西南面,皇帝立于户内西南,祼鬯爲一獻;出户立于扆前,北向,行朝踐薦腥之禮爲再獻;皇帝立于户内西面,行饋食薦熟之禮爲三獻。"詔并候廟制成取旨。

又請:"三年親祠,并祫享及有司攝事,每室并用太牢及制幣。宗廟堂上焫蕭以求陽,而有司行事焫茅香,宜易用蕭。灌鬯於地以求陰,宜束茅沃酒以象神之飲。凡幣皆埋于西階東,册則藏有司之匱。"又請:"除去殿下板位及小次,而設皇帝板位于東階之上,西向。"又請:"凡奏告、祈禱、報謝,用牲牢祭饌,并出帝后神主,以明天地一體之義。又古者祭祀,兼薦上古、中古及當世之食,唐天寶中,始詔薦享每室加常食一牙盤,議者以爲宴私之饌可薦寢宫,而不可瀆於太廟,宜罷之。古者吉祭必以其妃配,不特拜,請奠副爵無特拜。《儀禮》曰:'嗣舉奠。'請皇帝祭太廟,既祼之後,太祝以斝酌奠于鉶之南,俟正祭嘏訖,命皇子舉奠而飲。"

又請:"命刑部尚書一員以奉太牲,兵部尚書一員奉魚十有五。仍令腥熟之薦,朝享及四孟、臘享,皆設神位于户内南向。其祼將于室,朝踐于堂,饋熟于室,則於奥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當筵前,設饋食之豆八,加豆八,以南爲上。鉶三,設于豆之南。南陳牛鉶居

祀,都要繅席次席各加一重,連同一重莞席共五重。"又説:"古代宗廟實行九獻制,皇帝及皇后各四獻,諸臣一獻。自從漢代以來實行三獻,皇后不入廟,相沿至今。至於時祭則在祭室進行,廟堂無奉;禘祫時則在廟堂進行,祭室無奉。室中神位不在西南角,堂上神位不設在門窗之間的墻壁前,有獻食之禮而無朝踐之儀。度用今宜,備行古代九獻之禮,請求在室中西南角設置神位面向東,在堂上門外西邊設置神位面向南,皇帝在門内站立面向西,用鬯澆地爲一獻;出門站立在扆前,面向北,行朝踐進腥禮爲二獻;皇帝在門内站立,面向西,行獻食進熟禮爲三獻。"詔令都等到廟制確定時聽旨。

又請求:"三年一次的皇帝親祀,祫祭及禮官主事,每個房室都用太牢及供帛。宗廟堂上燃蕭來求祈陽氣,而禮官行事時燃茅香,應該改用蕭。灌鬯於地來祈求陰氣,應該捆束茅草來承接酒的澆灌以象徵神靈飲用。凡是帛都埋在西階的東側,典册則藏在禮官的櫃中。"又請求:"除掉殿下板位及小次,在東階之上設置皇帝板位,面向西。"又請求:"凡是奏告、祈禱、報謝,所用牲牢祭饌,都與帝后神主相同,以明示天地一體之義。又古代祭祀,兼進上古、中古及當代的食物,唐天寶年間,開始時詔令進獻時每個房室加上一牙盤常食,有人議論説宴飲的食品可以進獻於寢宫,却不可用來褻瀆太廟,應該罷止。古代吉祭一定要用后妃配祭,不特加拜祭,請求進獻副爵不加特拜。《儀禮》説:'嗣子舉酒祭奠。'請求皇帝祭祀太廟,在祼禮完畢後,太祝在鉶的南側用斝酌酒,等到正祭致福完畢,命令皇子舉酒而飲。"

又請求:"命令一名刑部尚書奉持太牲,一名兵部尚書奉持十五條魚。仍然命令進獻腥味熟食,朝享及四孟、臘享時,都在門内面向南設置神位。在室中祼酒致祭,在堂上行朝踐禮,在室中進獻熟食,這時就在房舍的西南角設置沿有絲邊的莞席,加上沿有彩帛邊的繅席,沿有黑白紋邊的次席,左右放置玉几。在筵席前,設置八個獻食的豆,八個加豆,以南爲上。三個鉶,設置在豆的南

北,羊鉶在牛鉶之南,豕鉶在羊鉶之南。羞豆二,曰酏食、糝食,設于薦豆之北。大羹湆盛以登,設于羞豆之北。九俎設于豆之東,三三爲列,以南爲上。肵俎一,當臘俎之北,縱設之。牲首俎在北牖下,簠簋設于俎南,西上。籩十有八,設于簠簋之南,北上。户外之東設尊彝,西上,南肆。胙階之東設六罍,其三在西,以盛玄酒,其三在東,以盛三酒。堂下陳鼎之位,在東序之南,居洗之西,皆西面北上。匕皆加于鼎之東,俎皆設于鼎之西,西肆。肵俎在北,亦西肆。若廟門外,則陳鼎于東方,各當其鑊,而在其鑊之西,皆北面北上。"

又請:"既晨祼,諸太祝入,以血毛奠神坐。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于鬱鬯,貫以膋,燎于爐炭。祝以肝膋入,詔神于室,又出以隋祭于户外之左,三祭于茅菹。當饋熟之時,祝取菹擩于醢,祭于神坐前,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祭如初,藉以白茅。既祭,宫闈令束而瘞之于西階東。若郊祀天地,則當進熟之時,祝取菹及黍稷肺,祭于正配神坐前,各三祭,畢,郊社令束茅菹而燔瘞之。祀天燔,祭地瘞,縮酒之茅,或燔或瘞,當與隋祭之菹同。"又言:"古者吉祭有配,皆一尸。其始祝洗酌奠,奠于鉶南,止有一爵。及主人獻尸,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亦止一爵。請罷諸室奠副爵。其祫享别廟,皇后自如常禮。應祠告天地、宗廟、社稷,并用牲幣。如唐置太廟局令,以宗正丞充,罷攝知廟少卿,而宫闈令不預祠事。"又言:"晨祼之時,皇帝先搢大圭,上香、祼鬯、復位,候作樂饋食畢,再搢大圭,執鎮圭,奠於繅藉。次奠幣、執爵,庶禮神并在降神之後。"從之。

面。靠北面陳列牛鉶,羊鉶陳列在牛鉶的南面,猪鉶又陳列在羊鉶的南面。兩個羞豆,叫做酏食、糝食,設在薦豆的北面。大羹汁用登盛放,設置在羞豆的北面。九俎設置在豆的東面,三三成列,以南爲上。一個肵俎,在臘俎的北面,縱向設置。牲首俎在北窗下,簠簋設在俎南,以西爲上。籩十八個,設在簠簋的南面,以北爲上。門外東邊設置尊彝,以西爲上,向南排列。胙階的東面設置六罍,其中三個在西側,用來盛放玄酒,三個在東側,用來盛放三酒。堂下陳設鼎的位置,在東序的南面,位於洗的西面,都面向西,以北爲上。匕都加放在鼎的東面,俎都置放在鼎的西面,向西排列。肵俎在北面,也向西排列。至於廟門之外,就在東方陳列鼎,各自對應其鑊,而在鑊的西側,都面向北,以北爲上。"

又請求:"晨祼禮結束後,諸太祝進入,用血毛進獻神座。太官令取來肝,用鸞刀切割,在鬱鬯中洗好,用脂肪貫注,在爐炭上燒燎。祝拿着貫入脂肪的肝進入,在室中告祭神靈,又出來在門外左側進行隋祭,在茅菹之處實行三祭。當進獻熟食時,祝取來菹沾入醢中,在神座前獻祭,三個豆相間而設。又取來黍稷肺祭祀,如初始一樣,用白茅作草墊。祭畢,宫闈令將其捆束好埋在西階東側。如果郊祀天地,那麼就在進獻熟食時,由祝取來菹及黍稷肺,在正配神座前進行祭祀,各祭三次,而後,郊社令捆束好茅菹燒埋。祭天時燒,祭地時埋,用來縮酒的茅,或燒或埋,應當與隋祭的菹相同。"又說:"古代吉祭有配祭,都有一尸。開始祝洗酌進獻,在鉶南進獻,衹有一爵。等到主人獻尸,主婦亞獻,賓長三獻時,也衹有一爵。請求罷止諸室祭奠的副爵。祫祭别廟時,皇后自如常禮。應該祭告天地、宗廟、社稷,都使用牲帛。依照唐制設太廟局令,由宗正丞充當,罷設攝知廟少卿,而宫闈令不參預祭祀。"又說:"行晨祼禮時,皇帝先插好大圭,上香、祼鬯、歸位,等到奏樂獻食完畢,再插好大圭,手拿鎮圭,放在璪墊上。接着進獻帛、端起爵,諸禮神都在降神之後。"采納建議。

八年,太常寺言:"故事,山陵前,宗廟輟祭享,朔望以内臣行薦食之禮,俟祔廟畢仍舊。今景靈宫神御殿已行上食,太廟朔望薦食自當請罷。"從之。

元祐七年,詔復用牙盤食。舊制,并於禮饌外設,元豐中罷之,禮官吕希純建議曰:"先王之祭,皆備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設禮饌,即上古、中古之食,牙盤常食,即今世之食。議者乃以爲宗廟牙盤原於秦、漢陵寢上食,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古今之食。請依祖宗舊制,薦一牙盤。"從之,乃更其名曰薦羞。希純又請:"帝后各奠一爵,后爵謂之副爵。今帝后惟奠一爵共享,瀆禮莫甚。請設副爵,亦如其儀。"

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太廟每享,各設大尊二,則是以追享、朝享之尊,施之於禴祠烝嘗,失禮尤甚。請今四時之享,不設大尊。"又言:"圭瓚之制,親祀以塗金銀瓚,有司行事以銅瓚,其大小長短之制皆不如禮,請改以應古制。"又言:"太廟圭瓚、别廟璋瓚,舊用珉石,請改用玉。"又言:"新定太廟陳設之儀,盡依周制,籩豆各用二十有六,簠簋各八。以籩二十有六爲四行,以右爲上,羞籩二爲第一行,朝事籩八次之,饋食籩八又次之,加籩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爲四行,以左爲上,羞豆二爲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饋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之。簠八爲二行,在籩之外,簋八爲二行,在豆之外。籩豆所實之物,悉如《周禮》籩人、醢人之制,惟簠以稻粱,簋以黍稷,而茅菹以蒓,蚳醢以蜂子代之。"又言:"宗廟之祭用太牢而三鉶,實牛羊豕之羹,固無可論者。至於大羹止設一登,以《少牢饋食禮》考之,則少牢者羊豕之牲也。佐食羞兩鉶,司士進湇二豆。三牲之祭,鉶既設三,則登亦如其數。請

八年,太常寺説:"舊制,陵廟在先,宗廟就停止祭祀,朔望以内臣行薦食之禮,要等到合祭於祖廟之後恢復。現在景靈宫神御殿已經施行上食之禮,太廟的朔望薦食自當罷免。"建議被采納。

元祐七年,詔令再用牙盤食。按照舊制,都在禮饌外設置牙盤食,元豐年間罷止,禮官吕希純建議説:"先王的祭祀,都具備上古、中古及近世的食物。所設禮饌,就是上古、中古之食,牙盤常食,就是今世之食。有人議論説宗廟牙盤源於秦、漢陵寢上的食物,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古今之食。請求依照祖宗舊制,進獻牙盤食。"建議得到采納,於是更名爲薦羞。希純又請求:"帝后各進獻一爵,后爵叫做副爵。現在帝后衹獻一爵共祭,没有比這更褻瀆禮法的。請求設置副爵,也依照儀制。"

大觀四年,議禮局説:"太廟每次祭祀,都設兩個大尊,這是把追享、朝享的尊,施用於禴祠烝嘗,失禮尤其嚴重。請求今後四時的致祭,不設大尊。"又説:"圭瓚制度,皇帝親行祭祀用塗飾金銀的瓚,禮官行事用銅瓚,其大小長短都不符合禮制,請求改正來符合古制。"又説:"太廟圭瓚、别廟璋瓚,過去用珉石製成,請求改用玉。"又説:"新定的太廟陳設儀制,都依照周朝制度,籩豆各用二十六個,簠簋各八個。把二十六個籩排成四行,以右爲上,兩個羞籩爲第一行,八個朝事籩爲第二行,八個饋食籩爲第三行,八個加籩爲第四行。二十六個豆排成四行,以左爲上,兩個羞豆爲第一行,八個朝事豆爲第二行,八個饋食豆爲第三行,八個加豆爲第四行。八個簠排成兩行,在籩外,八個簋排成兩行,在豆外。籩豆之中盛放的食物,都依照《周禮》籩人、醢人的制度,簠用來盛放稻粱,簋用來盛放黍稷,茅菹用來盛放蒓,蚳醢用蜂子代替。"又説:"宗廟的祭祀用太牢而備三個鉶,來盛放牛羊豬的肉汁,固然無可議論。至於大羹衹設置一個登,用《少牢饋食禮》來考察,少牢是指用羊豬作犧牲。佐食進獻兩個鉶,司士進獻兩豆肉汁。三種牲體的祭祀,鉶既然設置三個,那麽登的數量也該一樣。請求太廟設置三個登,盛放牛羊豬的肉汁作爲太羹,明堂也如此。"

太廟設三登，實牛羊豕之湆以爲太羹，明堂亦如之。”

高宗建炎三年，奉安神主于温州，權用酒脯。紹興五年，臨安府建太廟，始用特羊，十年改用少牢。其廟享之禮，七年祀明堂于建康，以徽宗之喪，太常少卿吴表臣援熙寧故事，謂當時英宗喪未除，不廢景靈宫、太廟之禮。翰林學士朱震以爲不然，謂：“《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紼行事。’孰謂三年之喪，而可以見宗廟行吉禮乎?”吏部尚書孫近等言：“按《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蒸嘗禘於廟。’杜預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常祀，自當如舊。’又熙寧元年，神宗諒闇，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廟之禮。今明堂大禮，已在以日易月服除之後，皇帝合享太廟，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宫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

三十二年，孝宗即位，擇日朝享太廟。禮部言：“牲牢、禮料、酒、齊等物，并如五享行之。”紹熙五年，寧宗即位，時有孝宗之喪。閏十月，浙東提舉李大性言：“自漢文帝以來，皆即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閲三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鑾輿屢出，過太廟門而不入，揆之人情，似爲闕典。乞早擇日，恭謁太廟。”詔乃遵用三年之制。吏部員外郎李謙請以來年正月上日躬行告廟之禮。禮寺以爲俟皇帝從吉，討論施行。理宗即位，行三年之喪，初行明堂朝享，以大臣攝事，即吉後，始行親享之禮。

薦新

薦新。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宗正寺言：“準詔，送兔十頭充享太廟。按《開寶通禮》，薦新之儀，詣僖祖室户前，盥洗酌獻訖，再拜，次獻諸室如上

高宗建炎三年，在温州奉安神主，權且用酒脯。紹興五年，臨安府建造太廟，開始用特羊，十年改用少牢。廟享之禮，七年在建康行明堂之祀，因爲徽宗之喪，太常少卿吴表臣援用熙寧舊制，認爲當時英宗之喪尚未解除，然而景靈宫、太廟的祭禮照常舉行。翰林學士朱震不以爲然，説：“《王制》，‘三年之喪期間不行祭祀，祇有天地、社稷的祭祀爲越紼行事。’誰説三年之喪期間，可以致禮宗廟施行吉禮呢?”吏部尚書孫近等説：“按照《春秋》，‘君主去世，卒哭之後祔祭，而後作神主，特於後面寢殿進行祭祀，蒸嘗禘禮在前面廟堂舉行。’杜預注：‘新的神主既然在寢殿特加祭祀，那麽宗廟的常祀，自當照常進行。’又熙寧元年，神宗正在服喪，依照景德舊制，親自施行郊廟之禮。現在明堂大禮，已在以日易月除服之後，皇帝合祭太廟，所有儀仗、鼓吹及樓前宫架、諸軍音樂都備而不作。”

三十二年，孝宗即位，選擇日期朝享太廟。禮部説：“牲牢、禮料、酒、齊等物，都依照五享進行。”紹熙五年，寧宗繼位，正值孝宗之喪。閏十月，浙東提舉李大性説：“自從漢文帝以來，都是皇帝即位就去拜謁太廟。陛下即位已有三個月，還未曾到宗廟行禮。鑾駕屢次出行，經過太廟之門而不入，度量人情，似乎缺禮。請求早擇吉日，恭謁太廟。”詔令這是在遵用三年之喪的制度。吏部員外郎李謙請求在來年的正月上日皇帝親行告廟之禮。禮寺認爲等到皇帝解除喪服後，再討論施行。理宗即位，實行三年之喪的禮制，開始行明堂朝享禮時，用大臣代行其事，解除喪服後，纔開始親行祭禮。

薦新。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宗正寺説：“依照詔令，送上十隻兔子供享太廟。按照《開寶通禮》，薦新的儀式，是來到僖祖的房門前，盥洗酌獻完畢，再拜，接着進獻諸室，依照上述禮儀。”於是

禮。"遂詔曰:"夫順時蒐狩,禮有舊章,非樂畋游,將薦宗廟,久隳前制,闕孰甚焉。爰遵時令,暫狩近郊,既躬獲禽,用以薦俎。其今月十一日畋獵,親射所獲田禽,并付所司,以備太廟四時薦享,著爲令。"

景祐二年,宗正丞趙良規言:"《通禮》著薦新凡五十餘物,今太廟祭享之外唯薦冰,其餘薦新之禮,皆寢不行。宜以品物時新,所司送宗正,令尚食簡擇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以薦之。"於是禮官、宗正條定:"逐室時薦,以京都新物,略依時訓,協用典章。請每歲春孟月薦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薦冰,季月薦蔬以笋,果以含桃;夏孟月嘗麥,配以彘,仲月薦果,以瓜以來禽,季月薦果,以芡以蔆;秋孟月嘗粟嘗穄,配以鷄,果以棗以梨,仲月嘗酒嘗稻,蔬以茭笋,季月嘗豆嘗蕎麥;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薯蕷,仲月羞以雁以獐,季月羞以魚。凡二十八種,所司烹治。自彘以下,令御厨於四時牙盤食烹饌,卜日薦獻,一如《開寶通禮》。"又太常禮院言:"自來薦冰,惟薦太廟逐室帝主,后主皆闕。謹按朔望每室牙盤食,帝后同薦。又按《禮》,'有薦新如朔奠'。詳此獻祀,帝后主別無異等之義。今後前廟逐室后主,欲乞四時薦新,并如朔望牙盤例,后廟、奉慈廟如太廟之禮。"

皇祐三年,太常寺王洙言:"每内降新物,有司皆擇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損敗。自今令禮部預爲關報,於次日薦之,更不擇日。"

元豐元年,宗正寺奏:"據太常寺報,選日薦新兔、薯蕷、栗黄。今三物久鬻於市,而廟猶未薦,頗違禮意。蓋節序有蚤晏,品物有後先,自當變通,安能齊一。又唐《開元禮》,薦新不出

下詔説:"順時狩獵,在禮典上是有規定的,這不是樂於游獵,而是爲了進獻宗廟,此制久已缺略,最爲失禮。現遵照時令,暫時在近郊行獵,皇帝親自獵獲禽獸,來進獻宗廟。本月十一日進行狩獵,皇帝親自射捕的飛禽,一并交給禮官,來備下四時進獻太廟所需,著定爲條令。"

景祐二年,宗正丞趙良規説:"《通禮》上著明薦新共有五十多種東西,現在太廟在祭享之外衹有獻冰,其餘的薦新之禮,都廢止不行。應該用時新物品,由禮官交送宗正,再讓尚食選擇與新物相宜的食味,相配進獻。"於是禮官、宗正條陳著定:"各室的時薦,用京都時新物品,大略依照時訓,參用舊有典章。請在每年的春季孟月進獻蔬菜,用韭用菘,用蛋相配,仲月進獻冰,季月進獻蔬菜用笋,水果用含桃;夏季孟月嘗麥,用猪配獻,仲月進獻果物,用瓜用沙果,季月進獻果物,用芡用蔆;秋孟月嘗粟嘗穄,用鷄配獻,果物用棗用梨,仲月嘗酒嘗稻,蔬菜用茭笋,季月嘗豆嘗蕎麥;冬孟月進獻兔,果物用栗,蔬菜用薯蕷,仲月進獻雁和獐,季月進獻魚。一共二十八種,由有關禮官烹治。從猪以下,命令御厨在四時牙盤食中烹饌,卜定日期進獻,一切準照《開寶通禮》。"又太常禮院説:"從來獻冰,都是衹進獻太廟各室的帝主,后主都缺獻。恭謹考察朔望每室的牙盤食進獻,都是帝后同獻。又按照《禮》,'有薦新如同朔日的進獻'。詳考這裏的獻祀,帝后神主没有異等的含義。今後請求前廟各室的后主,進行四時的薦新,都依照朔望牙盤之例,后廟、奉慈廟如同太廟之禮。"

皇祐三年,太常寺王洙説:"每次大内降下新物,禮官都選擇吉日,多達三四天,而物品已經減損變壞。今後命令禮部預先通報,在第二天進獻,不再選擇日期。"

元豐元年,宗正寺上奏:"根據太常寺禀報,選擇日期進獻新兔、薯蕷、栗黄。現今三種東西市場上早有出售,而太廟中猶未進獻,這很不合於禮義。大概時節有早晚,物品有先後,自應當加以變通,怎能劃歸一律呢?又唐代《開元禮》,薦新不請

神主。今兩廟薦新，及朔望上食，并出神主。請下禮官參定所宜。”

詳定所言：“古者薦新于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也。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以孟仲季爲限。《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議以《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除依《詩》、《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一時之議，然歲時登薦，行之已久。依於古則太略，違於經則無法。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嘗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存之，不經者去之。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葑，仲春薦冰，季春薦筍，羞以含桃；孟夏嘗麥以彘，仲夏嘗雛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兔以栗；孟冬羞以雁，仲冬羞以麇，季冬羞以魚。今春不薦鮪，誠爲闕典。請季春薦鮪，無則闕之。舊有林檎、蕎麥、薯蕷之類，及季秋嘗酒，并合刪去。凡新物及時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不當卜日。《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玄成傳》以爲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于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失禮尤甚。請依《五禮精義》，但設神座，仍候廟成，薦新于寢。”詔依所定，如鮪闕，即以魴鯉代之。既而知宗正丞趙彥若言：“禮院以仲秋芡萌不經，易以蒲白。今仲秋蒲無白，改從春獻。”

大觀，禮局亦言：“薦新雖繫以月，如櫻、筍三月當進，或萌實未成，轉至孟夏之類，自當隨時之宜，取新以薦。”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言：“祭

出神主。現在兩廟的薦新，及朔望上食，都請出神主。請求命令禮官參定其宜。”

詳定所說：“古代薦新在太廟的寢殿，没有尸，不卜定日期，不請出神主，進獻而不祭祀。近世以來選擇日期進獻，是不對的。天子諸侯，物品成熟了就進獻，不以孟仲季爲限。《呂氏月令》上說，一年之中八次進獻時新物品，《開元禮》增加到五十餘種獻品。景祐年間，禮官議論認爲《呂紀》簡慢而近於薄瘠，唐令蕪雜不經，於是重新確定四季進獻的物品，共二十八種物品，除了依照《詩》、《禮》、《月令》之外，又增加十七種。雖然是出於一時之議，然而每年因時進獻，行之已久。依照古制就太過簡略，不合經典就是無視法度。現在想要稍加刊定，取用其中先王曾經用過的物品，見於經典的就加以保存，不合經典的就去除。請求今後孟春進獻韭和蛋，羞用葑，仲春獻冰，季春獻筍，羞用含桃；孟夏嘗麥用豬，仲夏嘗雛用黍，羞用瓜，季夏羞用芡用菱；孟秋嘗粟與稷，羞用棗用梨，仲秋嘗麻嘗稻，羞用蒲，季秋嘗菽，羞用兔用栗；孟冬薦羞用雁，仲冬薦羞用獐，季冬薦羞用魚。現在春天不獻鮪，確實爲缺禮。請求季春獻鮪，没有就缺略。過去有的林檎、蕎麥、薯蕷之類，及季秋的嘗酒，都應當刪去。凡是應時而出的時新物品，當日就獻上來，既然不是正式祭祀，就不應當卜定日期。《漢儀》上的嘗韭之類，都在廟堂而非寢殿進行，所以《韋玄成傳》認爲廟堂每年有二十五項祭祀，其中就包括薦新。從漢代到隋、唐，沿襲這種錯誤，雖然薦新在廟堂進行，然而都不請出神主。現在請出神主，失禮尤其嚴重。請求依照《五禮精義》，祇設置神座，仍然敬候廟禮完成以後，在寢殿上薦新。”詔令依照上述建議，如果没有鮪，就改用魴鯉代替。不久知宗正丞趙彥若說：“禮院認爲仲秋芡長爲不經之事，改用蒲白。現在仲秋蒲還没有白，改爲春獻。”

大觀年間，禮局也說：“薦新雖然與月份有關，如櫻、筍應當三月進獻，但有時果實還未長成，就轉到孟夏進獻，自當隨順時宜，取用新物來獻。”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說：“祭祀不當頻繁，頻

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中,未聞一日之間,遂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之内,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日哉。"自是薦新偶與朔祭同日,詔用次日焉。中興仍舊制。

繁就嫌煩褻;祭祀不當疏略,疏略就嫌怠慢。先王建立祭祀禮節,一定要繁簡有度,没聽説一天之内,有行兩次祭祀的。現在太廟的薦新,有的與朔祭在同一天。朔祭在一個月的開頭實行,不可更改。至於薦新,則未曾卜定日期,一月之内,都可進獻。新物尚未備好,還允許下個月進獻,又何必與朔日相同呢?"從此薦新偶遇與朔祭同日時,詔令改用次日。中興時沿用舊制。

加上祖宗謚號

加上祖宗謚號。太祖建隆元年九月,太常禮院言:"謹按唐大中初,追尊順宗、憲宗謚號,皇帝於宣政殿授玉册,遣宰臣以下持節奉册赴太廟。授册日,帝既御殿,百僚拜訖,降階跪授册於太尉,候太尉奉册出宣政門,然後升殿。凡皇帝行禮,皆太常卿贊導奉引。"奏可。是月二十七日,帝御崇元殿,備禮遣使奉册上四廟謚號。皇帝高祖府君册曰:"孝曾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昊天有命,皇宋勃興,括厚載以開階,宅中區而撫運,夷夏蠻貊,罔不獻誠,山川鬼神,罔不受職。非臣否德,肇此丕圖,實賴先正儲休,上玄降鑒,既虔膺於大寶,乃眇覿於遐源,敢遵歷代之規,式薦配天之號。謹遣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溥、副使兵部尚書李濤奉寶册,上尊謚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帝高祖母崔氏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府君册曰:"伏以天命匪忱,惟歸於有德,人文設教,必始於貽謀。乘時既肇於興王,報本敢稽於尊祖。非隆徽稱,則大享何以配神,非鏤良珉,則洪烈何由垂世。方作猗那之頌,永嚴昭穆之容。謹遣使王溥、副使李濤奉册寶,上尊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曾祖母桑氏曰惠明皇后。"皇祖驍衛府君册曰:"伏以人瞻烏止,運叶龍飛。

加上祖宗謚號。太祖建隆元年九月,太常禮院説:"謹察唐代大中初年,追尊順宗、憲宗謚號,皇帝在宣政殿授交玉册,派遣宰臣以下的官員持節奉册赴往太廟。授册那天,皇帝御臨大殿,百官致拜完畢,皇帝走下臺階跪在地上,把玉册交給太尉,等候太尉奉册出了宣政門,再登上大殿。凡是皇帝行禮時,都由太常卿贊唱引導。"奏議被采納。這個月二十七日,皇帝駕臨崇元殿,備用禮儀派遣使者奉册進上四廟謚號。皇帝高祖府君册説:"孝曾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進言:恭仰上天賜命,皇宋勃然而興,括承悠久的時載而開闢新階,宅居中原之地而撫定四方,夷夏蠻貊,無不來獻忠誠,山川鬼神,無不接受職分。不是以臣的薄德,而能開創如此宏業,實實仰賴先王儲下蔭休,皇天降下明鑒,我既已虔恭地承當大位,於是幽眇尋望那遥遠之源,敢不遵用歷代的規制,進上祖先配天的謚號。謹派遣使者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溥、副使兵部尚書李濤奉持寶册,進上尊謚爲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帝高祖母崔氏爲文懿皇后。"皇曾祖府君册説:"伏仰天命信誠,祇歸於有德之人,人文設教,必定始於遺世的謀略。乘時而起既始於興王之際,報答根本敢不考源至尊祖。不推盛稱號,大享時無以配神,不雕刻良玉,則洪烈無由傳世。方作猗那之頌,永遠敬仰昭穆的儀容。謹派遣使者王溥、副使李濤奉持册寶,進上尊謚爲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曾祖母桑氏爲惠明皇后。"皇祖驍衛府君册説:"伏仰先德人瞻烏止,運合興立。不是發源悠長,支流不能通流上漢;不是積基的深厚,嗣孫不能居有中土。現在人倫修明,

非發源之長,析派不能通上漢;非積基之厚,嗣孫不能有中區。今人紀肇修,孝思罔極,酌百王之損益,薦四廟之蒸嘗。謹遣使王溥、副使李濤奉寶册,上尊謚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祖母京兆郡太夫人劉氏曰簡穆皇后。"聖考太尉府君册曰:"昔者流火開祥,周發薦文王之號,黄星應運,曹丕揚魏祖之功。咸因致孝之誠,式展尊親之義,爰遵大典,亟上尊稱。謹遣使王溥、副使李濤奉册寶,上尊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禮畢,群臣進表奉慰。

孝思無極,斟酌百王的損益,進獻四廟的蒸嘗。謹派遣使者王溥、副使李濤奉持寶册,進上尊謚爲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祖母京兆郡太夫人劉氏爲簡穆皇后。"聖考太尉府君册説:"往昔流火開啓祥瑞,周姬發進獻文王之號,黄星應運而生,曹丕顯揚魏祖之功。都是因爲致孝的信誠,展明尊親大義,遵用盛典制度,急切進上尊稱。謹派使者王溥、副使李濤奉持册寶,進上尊謚爲昭武皇帝,廟號宣祖。"禮儀結束後,群臣上表敬奉拜慰。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甲戌,上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帝於朝元殿備禮,奉祖宗尊謚册寶,再拜授攝太尉王旦奉之以出,安太祖册寶於玉輅,太宗册寶於金輅,詣太廟,奉上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禮畢,親行朝享之禮。天禧元年正月九日,加上六室尊謚二字:僖祖曰文獻睿和皇帝,順祖曰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聖皇帝,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禮畢,群臣拜表稱賀。十一日,帝行朝享之禮。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甲戌,進上太祖謚號爲英武聖文神德皇帝。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皇帝在朝元殿備下禮典,奉持祖宗尊謚册寶,再拜之後,交給攝太尉王旦奉持出門,將太祖册寶安置在玉輅之上,太宗册寶安置在金輅之上,來到太廟,奉上太祖謚號爲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太宗謚號爲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禮儀結束後,皇帝親自行朝享禮儀。天禧元年正月九月,增加六室尊謚兩個字:僖祖爲文獻睿和皇帝,順祖爲惠元睿明皇帝,翼祖爲簡恭睿德皇帝,宣祖爲昭武睿聖皇帝,太祖爲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爲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禮儀結束後,群臣拜表稱賀。十一日,皇帝行朝享禮儀。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上真宗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慶曆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上真宗謚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上真宗謚號爲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慶曆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上真宗謚號爲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神宗元豐六年五月,改加上尊謚作奉上徽號。十一月二日,奉上仁宗徽號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又上英宗徽號曰體乾膺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

神宗元豐六年五月,改加上尊謚爲奉上徽號。十一月二日,奉上仁宗徽號爲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又進上英宗徽號爲體乾膺曆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

哲宗紹聖二年正月,帝謂輔臣曰:"祖宗謚號,各加至十六字。神宗皇帝今止初謚,尚未增加,宜考求典故以聞。"宰臣章惇等對曰:"祖宗加謚,歲月不定。真廟初加八字,是天聖二年。今神宗附廟已十年,故事加徽號必在南郊前,謹如聖旨討閱以聞。"四月二十七日,詔加上神宗皇帝徽號,於大禮前三日行禮。九月十六日,奉上册寶曰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哲宗紹聖二年正月,皇帝對輔臣説:"祖宗謚號,各加到十六個字。神宗皇帝現在仍是第一次進謚,還未經過增加,應該考求典制報上。"宰臣章惇等人回答説:"祖宗加謚,年月不定。真宗初次加謚八個字,在天聖二年。現在神宗附廟已有十年,按照舊制加上徽號一定要在南郊之前,謹依照聖旨討論之後進呈。"四月二十七日,詔令加上神宗皇帝徽號,在大禮舉行前三天行禮。九月十六日,奉上册寶爲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徽宗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更定神宗徽號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又奉哲宗徽號曰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大觀元年九月,加上僖祖徽號爲十六字,曰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加上神宗、哲宗徽號。前二日,皇帝御大慶殿,奉神宗册寶授太師、魯國公蔡京,載以玉輅,奉哲宗册寶授少師、太宰何執中,載以金輅,并詣太廟幄殿,奉安以俟。四日,皇帝詣景靈宫行禮,赴太廟宿齋。五日,服衮冕,恭上神宗册寶于本室,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又上哲宗册寶于本室,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次行朝享,禮畢,赴南郊青城宫。

徽宗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確定神宗徽號爲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又奉上哲宗徽號爲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大觀元年九月,加上僖祖徽號爲十六個字,爲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加上神宗、哲宗徽號。前兩天,皇帝御臨大慶殿,奉持神宗册寶交給太師、魯國公蔡京,用玉輅負載,奉持哲宗册寶交給少師、太宰何執中,用金輅負載,一同來到太廟幄殿,敬奉安置以等候。四日,皇帝來到景靈宫行禮,赴太廟實行宿齋。五日,皇帝穿戴衮冕,在本室恭敬地進上神宗册寶,爲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又上哲宗册寶於本室,爲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接着行朝享禮,行禮結束後,皇帝赴南郊青城宫。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詔議加上徽宗徽號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十三年正月九日,皇帝御文德殿,命宰臣秦檜奏請太廟。十日,内殿宿齋,文武百僚集於發册寶殿門幕次,次禮儀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御幄前,次分引百僚入就殿下,東西相向立定,禮直官引奉册寶使、侍中、中書令、舉寶舉册官詣殿下西階之西東向立。俟齋室簾降,皇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詔令議論加上徽宗徽號爲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十三年正月九日,皇帝御臨文德殿,命令宰臣秦檜奏請太廟。十日,皇帝在内殿實行宿齋,文武百官集結在發册寶殿門幕次,接着禮儀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别站立在御幄前,接着分别引導百官來到殿下,東西相對站定,禮直官引導奉册寶使、侍中、中書令、舉寶舉册官來到殿下西階的西面面向東站立。等到齋室遮簾放下,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接着禮直

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當幄前俯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奉上徽宗皇帝發册寶之禮。"奏訖,俯伏,興。簾卷,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執大圭,詣册寶幄東褥位西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上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還褥位西向立,侍中、中書令、舉册舉寶官升殿,入册寶幄。舉册寶官俱搢笏跪,舉册寶與侍中、中書令奉册寶進行,皇帝後從,降自西階,至殿下褥位南向立。禮儀使奏皇帝再拜,舉册官奉册,舉寶官奉寶,皇帝搢大圭,跪奉受册寶使,皇帝執大圭再拜,在位官皆再拜。持節者持節導册寶進行,出殿正門。禮儀使奏禮畢。皇帝釋大圭,升自東階,入齋室。禮部郎中奏解嚴。次册寶出北宮門,奉册寶使以下騎從,至太廟靈星門外下馬,步從至太廟南神門外。次日,文武百僚集於太廟幕次,分引詣殿下再拜,册寶使詣各室行奠獻禮。次贊者引舉册官舉册,舉寶官舉寶,禮直官引侍中、中書令前導册寶入自南正門,至殿西階下權置定,各再拜。次詣徽宗室,册寶使俯伏跪奏稱:"嗣皇帝臣某,謹遣臣等奉徽號册寶。"奏訖,俯伏,興。舉册官舉册進,中書令跪讀册文,舉寶官舉寶進,侍中跪讀寶文,册寶使以下各再拜,至册寶幄安奉。禮畢,以次退。次文武百僚奉表稱賀。

紹熙二年八月,詔上高宗徽號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慶元三年,上孝宗徽號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嘉泰三年,上光宗徽號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寶慶三年,上寧宗徽號曰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咸淳

官、太常博士引導禮儀使來到帷帳前俯身跪奏:"禮儀使臣某上言,請皇帝行奉上徽宗皇帝發册寶的典禮。"奏畢,俯身於地,站起來。遮簾捲起來,前導官前導皇帝走出帷帳,手執大圭,來到册寶幄東褥位面向西站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次上香,再拜,在位官都行再拜。前導官回到褥位面向西站立,侍中、中書令、舉册舉寶官登殿,進入册寶幄。舉册寶官都插笏跪下,舉着册寶與侍中、中書令奉持册寶前行,皇帝跟隨其後,從西階降下,來到殿下褥位面向南站立。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舉册官奉持册,舉寶官奉持寶,皇帝插好大圭,跪向奉受册寶使,皇帝手執大圭再拜,在位官都行再拜。持節的人持節引導册寶前行,走出殿的正門。禮儀使奏稱禮畢。皇帝放下大圭,從東階上來,進入齋室。禮部郎中奏解除戒嚴。接着册寶出北宮門,奉册寶使以下官員騎馬隨從,來到太廟靈星門外下馬,走路跟從到太廟南神門外。第二天,文武百官集結在太廟幕次,分别引導到殿下再拜,册寶使來到各室行奠獻禮。接着贊者引導舉册官舉册,舉寶官舉寶,禮直官引領侍中、中書令前導册寶從南正門進入,來到殿西階下權且放置,各自再拜。接着來到徽宗室,册寶使俯身跪奏:"嗣皇帝臣某,謹派遣臣等奉上徽號册寶。"奏完,俯下身去,再站起來。舉册官舉册進上,中書令跪讀册文,舉寶官舉寶進上,侍中跪讀寶文,册寶使以下官員都再拜,來到册寶幄安置。禮典結束後,官吏們按照次序退下。接着文武百官奉表稱賀。

紹熙二年八月,詔令進上高宗徽號爲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慶元三年,進上孝宗徽號爲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嘉泰三年,進上光宗徽號爲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寶慶三年,進上寧宗徽號爲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咸淳二年,進上理宗徽號爲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都如同紹興十三

二年,上理宗徽號曰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并如紹興十三年儀注。

年的儀式。

廟諱

廟諱。紹興二年十一月,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於經傳義訓者,或以威武爲義,或以回旋爲義,又爲植立之象,又爲亭郵表名,又爲圭名,又爲姓氏,又爲木名,當各以其義類求之。以威武爲義者,今欲讀曰'威';以回旋爲義者,今欲讀曰'旋';以植立爲義者,今欲讀曰'植';若姓氏之類,欲去'木'爲'亘'。又緣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易。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來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外,其經傳本字,即不當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證,推求義類,别無未盡。"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於正月九日,先遷翼祖皇帝、簡穆皇后神主奉藏於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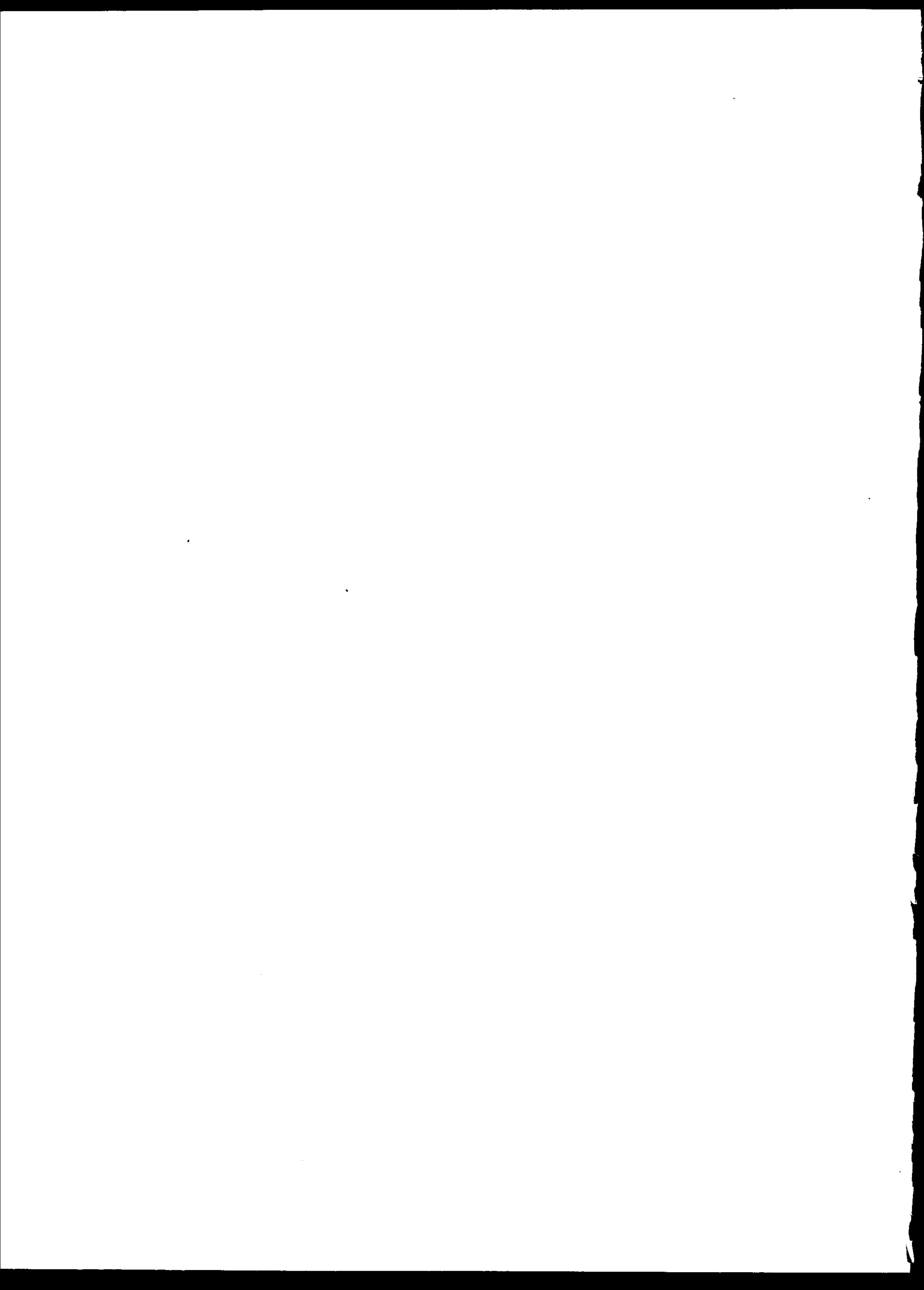
廟諱。紹興二年十一月,禮部、太常寺説:"淵聖皇帝御名,見於經傳義訓的,或以威武爲訓,或以回旋爲訓,又爲直立之象,又爲亭郵表名,又爲圭名,又爲姓氏,又爲樹名,應當各以義類推求。以威武爲訓的,現在想要讀爲'威';以回旋爲訓的,現在想要讀爲'旋';以植立爲訓的,現在想要讀爲'植';至於姓氏之類,想要去掉'木'爲'亘'。又沿用漢代之法,'邦'的字爲'國','盈'的字爲'滿',衹是讀爲'國'、爲'滿',其見於經傳的本字未作改易。司馬遷是漢朝人,寫作《史記》,説:'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説:'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也不改變。今後淵聖皇帝御名,想要如前述的定讀外,經傳本字,就不應當改易,或許在萬代之後,有所考證,推求義類,别無未盡之處。"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説:"欽宗祔廟,翼祖應當祧遷。在正月九日,祭告祧遷翼祖皇帝,簡穆皇后神主奉藏於夾室。以後所有的翼祖皇帝名諱,依照禮不再避諱。"詔令恭相依從。

紹熙元年四月,詔:"今後臣庶命名,并不許犯祧廟正諱。如名字見有犯祧廟正諱者,并合改易。"

紹熙元年四月,詔令:"今後臣庶命名,都不許犯祧廟正諱。如果現有名字犯祧廟正諱的,都應當改易。"

嘉定十三年十月,司農寺丞岳珂言:"孝宗舊諱從'伯'從'玉'從'宗'。考國朝之制,祖宗舊諱二字者,皆著令不許并用。"又言"欽宗舊諱二字,其一從'面'從'旦',其一從'火'從'亘',皆合回避。乞并下禮、寺討論,頒降施行。"既而禮、寺討論:"所有欽宗、孝宗舊諱,若二字連用,并合回避,宜從本官所請,刊入施行。"從之。

嘉定十三年十月,司農寺丞岳珂説:"孝宗舊諱從'伯'從'玉'從'宗'。考察國朝制度,祖宗舊諱兩個字的,都明令不許并用。"又説:"欽宗舊諱兩個字,其一從'面'從'旦',其一從'火'從'亘',都應當迴避。請求下交禮、寺討論,頒令施行。"不久禮、寺論定:"所有欽宗、孝宗的舊諱,如果二字連用,都應當迴避,應該遵照本官的請求,刊定施行。"建議被采納。



宋史卷一百九

志第六十二

禮(十二)

吉禮(十二)

后廟　景靈宮　神御殿　功臣配侑　群臣家廟

后廟

后廟之制。建隆三年，追册會稽郡夫人賀氏曰孝惠皇后，止就陵所置祠殿奉安神主，薦常饌，不設牙盤祭器。乾德元年，孝明皇后王氏崩，始議置廟及二后先後之次。太常博士和峴請共殿別室，以孝明正位內朝，請居上室；孝惠緣改葬，不造虞主，與孝明同祔，宜居次室。禮院又言："后廟祀事，一準太廟，亦當立戟。"及太祖祔廟，有司言："合奉一后配食。按唐睿宗追謚肅明、昭成二后，至睿宗崩，獨昭成以帝母之重升配，肅明止享於儀坤廟。近周世宗正惠、宣懿二后并先崩，正惠無位號，宣懿居正位，遂以配食。今請以孝明皇后配，忌日行香廢務，其孝惠皇后享於別廟。"從之。

后廟之制。建隆三年，追册會稽郡夫人賀氏爲孝惠皇后，衹是到陵所設置祠殿安置神主，進獻常饌，不設牙盤祭器。乾德元年，孝明皇后王氏去世，開始商議置廟及二后的排序先後問題。太常博士和峴請求設共殿別室，因爲孝明皇后在內朝居於正位，請求位居上室；孝惠因爲改葬，不造虞主，與孝明一同祔廟，應該居位次室。禮院又說："后廟的祭祀，一律準照太廟，也應當立戟。"等到太祖祔廟後，禮官說："應當奉一位皇后配食。考察唐睿宗追謚肅明、昭成二后，等到睿宗去世以後，衹有昭成因爲是皇帝的母親而升入配位，肅明皇后衹在儀坤廟受祭。近世周世宗的正惠、宣懿二后都是先去世，正惠沒有位號，宣懿居於正位，於是享配食之禮。現在請求讓孝明皇后配食，忌日上香停辦事務，孝惠皇后在別廟受祭。"建議被采納。

太平興國元年，追册越國夫人符氏爲懿德皇后，尹氏爲淑德皇后，并祔后廟。

太平興國元年，追封越國夫人符氏爲懿德皇后，尹氏爲淑德皇后，都祔於后廟。

至道三年，孝章皇后宋氏祔享，有司言："孝章正位中壼，宜居上室，懿德追崇后號，宜居其次。"詔孝章

至道三年，孝章皇后宋氏祔廟享祭。禮官說："孝章在宮中居於正位，應該位居上室，懿德追封后號，應該位居其次。"詔令孝章殿室位

殿室居懿德下。六月，禮官議："按太平興國中追册定謚，皆以懿德居上。淳化初，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别廟祭享，懿德在淑德之上，未測升降之由。其時敕旨依舊懿德在上。按《江都集禮》，晋景帝即位，夏侯夫人應合追尊。散騎常侍任茂、傅玄等議云：'夏侯夫人初歸景帝，未有王基之道，不及景帝統百揆而亡，后妃之化未著遠邇，追尊無經義可據。'今之所議，正與此同。且淑德配合之初，潛躍之符未兆；懿德輔佐之始，藩邸之位已隆，然未嘗正位中宫，母臨天下。豈可生無尊極之位，没升配享之崇，於人情不安，於典籍無據。唐順宗祔廟後十一年，始以莊憲皇后升配，憲宗祔廟後二十五年，始以懿安皇后升配。今請虚位，允協舊儀。"再詔尚書省集議及禮官同詳定。上議曰："淑德皇后生無位號，没始追崇，況在初潛，早已薨謝，懿德皇后享封大國，作配先朝，雖不及臨御之期，且夙彰賢懿之美，若以升祔，當歸懿德。又詳周世宗正惠、宣懿配食故事，當時議以正惠追尊位號，請以宣懿爲配。是時以太后在位，疑宣懿祔廟之後，立忌非便。議者引晋哀帝時何太后在上，尊所生周氏爲太妃，封其子爲琅邪王。及太妃薨，帝奔喪琅邪第，七月而葬。此則奔喪行服，尚不厭降，即忌日廢務，於理無嫌。今禮官引唐順、憲二宗廟享虚位之文，夫既追册二后，即虚室亦爲非便，請奉懿德神主升配。又按議者以周世宗神主祔廟，必若宣懿同祔，即正惠神主請加'太'字。今升祔懿德，請即加淑德'太'字，仍舊别廟。"詔："以懿德配享，至於'太'者尊極之稱，加于母后，施之宗廟禮所未安。"

居懿德之下。六月，禮官議論："考察太平興國中追封定謚，都以懿德居上位。淳化初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説，别廟祭祀，懿德在淑德之上，不知道升降的緣由。那時敕旨依照舊制懿德在上。考察《江都集禮》，晋景帝即位，夏侯夫人應當追封尊號。散騎常侍任茂、傅玄等人商議：'夏侯夫人開始歸嫁景帝時，還未形成王業的根基，不待景帝統理天下就去世了，后妃的教化没有著明四方，追封尊號無經義可循。'現在所議論之事，正好與之相同。而且淑德歸配之初，王迹尚未顯出；懿德開始輔佐君王時，藩邸的勢位已然興隆，但還未曾在中宫居正，以國母的身份俯臨天下。怎能在世時未享至尊之位，死後却升入配享之隆？這樣做於人情不安妥，於典籍没有依據。唐順宗祔廟後十一年，纔開始讓莊憲皇后升入配祭，憲宗祔廟後二十五年，纔開始讓懿安皇后升入配位。現在請求虚位以待，以符合舊有的儀典。"再次詔令尚書省集中商議及禮官一同詳定。進上集議説："淑德皇后在世時没有位號，死後開始追封，況且在龍勢潛藏之時，就已謝世，懿德皇后受大國賜封，配位先朝，雖然不及皇帝御臨四方之期，但素常彰揚賢懿之美，如果要升祔的話，應當歸於懿德。又詳考周世宗正惠、宣懿配食舊制，當時議論請求爲正惠追封位號，讓宣懿配食。這時因爲太后在位，懷疑宣懿祔廟之後，立忌不便。議論的人引用晋哀帝時何太后在上，尊封其母周氏爲太妃，封贈他的兒子爲琅邪王。等到太妃去世，皇帝到琅邪王府第奔喪，七月之後下葬。這是奔喪行服，還不及厭降，就在忌日停辦事務，於理無嫌。現在禮官徵引唐順宗、憲宗廟享虚位的記載，其實既已追封二后，就是虚位也有不便，請求奉懿德神主升入配位。又考察有人議論周世宗神主祔廟時，一定要宣懿一同祔廟，請就正惠神主加上'太'字。現在升祔懿德，請求就淑德加上'太'字，依舊别廟祭祀。"詔令："用懿德配享，至於'太'者是極尊之稱，加於母后之上，將其用於宗廟於禮未安。"於是不加'太'字，仍在别廟配享。十二月，追封賢妃李氏爲元德皇太后。禮官説：

乃不加"太"字，仍別廟配享。十二月，追尊賢妃李氏爲元德皇太后。有司言："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奏《夷則》，歌《仲呂》，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曰閟宫。晋簡文宣后以不配食，築室於外，歲時享祭。唐先天元年，始祔昭成、肅明二后于儀坤廟。又玄宗元獻楊后立廟於太廟之西。稽於前文，咸有明據。望令宗正寺於后廟内修奉廟室，爲殿三間，設神門、齋房、神厨以備薦享。"

"考察《周禮·春官》大司樂的職事，'奏《夷則》，歌《仲呂》，以享先妣'，指的是姜嫄。這是帝嚳的嬪妃，后稷的母親，特爲立廟叫閟宫。晋簡文宣后因爲不配食，在外面建造祭室，每年按時祭祀。唐先天元年，開始將昭成、肅明二后祔入儀坤廟。又玄宗元獻楊后在太廟的西邊立廟。稽考前代記載，都有明確的依據。希望命令宗正寺在后廟内修奉廟室，造殿三間，設置神門、齋房、神厨以備薦享之用。"

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元德皇太后別建廟室，淑德皇后亦在別廟，同是帝母而無'太'字。按唐穆宗三后，除宣懿升祔，正獻、恭僖二后并立別廟，各有'太'字。又開元初，太常議昭成皇太后，請不除'太'字，云'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如謚册入陵，神主入廟，則當去太字'。按神主入廟之説，蓋爲祔享太廟，以厭降故，不加'太'字，則本朝文懿諸后是也。如別建廟室，不可但稱皇后，則唐正獻、恭僖二太后是也。淑德皇后亦請加'太'字，既加之後，望遷就元德新廟，居第一室，以元德次之，仍遷莊懷又次之。"詔下中書集議。兵部尚書張齊賢等奏："宗廟神靈，務乎安静。况懿德作合之始，逮事舅姑，躬執婦道，祔享之禮，宜從後先，伏請仍舊。又漢因秦制，帝母稱皇太后。檢詳去歲議狀，請加淑德'太'字，而詔不加之者，緣當時元德皇太后未行追册。今册命已畢，望依禮官所言。"三年四月乙卯，祔葬元德皇太后于永熙陵。有司言："元德神主祔廟，準禮當行祔謁，載稽前典，有未安者。伏以追薦尊

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人説："元德皇太后另建廟室，淑德皇后也在别廟，同是皇帝母親却無'太'字。考察唐穆宗三位皇后，除了宣懿升祔，正獻、恭僖二后都建立別廟之外，都有'太'字。又開元初年，太常評議昭成皇太后，請不除去'太'字，説'入廟稱后，是根據夫君而立義，在朝稱太后，是根據兒子而立義。如果謚册進入陵墓，神主進入太廟，就應當去掉太字'。考察神主入廟之説，大概是祔祭於太廟，因爲厭降的緣故，不加'太'字，本朝文懿諸后就是這樣。如果另建廟室，不可以衹稱皇后，唐正獻、恭僖二太后就是這樣。淑德皇后也請加'太'字，加上以後，希望遷往元德新廟，位居第一室，讓元德次於其後，又遷徙莊懷在元德之後。"詔令下到中書集中商議。兵部尚書張齊賢等人奏言："宗廟神靈，務求寧静。何况懿德配君之初，趕上侍奉公婆，親自執守婦道，祔享的禮儀，應該有先後之序，恭相請求仍用舊制。又漢因襲秦制，皇帝母親稱皇太后。詳細檢核去年的議狀，請求爲淑德加'太'字，而詔令不加，是因爲當時元德皇太后還未追封。現在册命已經完成，希望依照禮官的請求。"三年四月乙卯，在永熙陵祔葬元德皇太后。禮官説："元德神主祔於太廟，按照禮儀應當行祔謁之禮，考求以前的禮制，有不妥之處。伏想追進尊稱時，奉加'太'字，興建別廟，以備蒸嘗之用。何况在行禘祫大禮時，不入合食之列，廟祭制度

稱，奉加‘太’字，崇建別廟，以備蒸嘗。况當禘祫之時，不預合食之列，廟享之制與諸后不同。俟神主還京，即祔廟室，薦獻安神，更不行祔謁之禮，每歲五享、禘祫如太廟儀。”

景德四年，奉莊穆皇后郭氏神主謁太廟，祔享于昭憲皇后。享畢，祔別廟，殿室在莊懷之上。帝祀汾陰，謁廟畢，親詣元德皇太后廟躬謝，自門降輦步入，酌獻如太廟，設登歌，兩省、御史、宗室防禦使以上班廟內，餘班廟外，遣官分告孝惠諸后廟。詔：“太廟、元德皇后廟享用犢，諸后廟親享用犢，攝事用羊豕。”

五年，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言：“禘祫日，孝惠、淑德二后神主自別廟赴太廟，祔簡穆皇后神主之下、太祖神主之上，此蓋用《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祔享太廟之説。竊慮明靈合享，神禮未安，望詔禮官再加詳定。”有司言：“按《曲臺禮》載禘祫之儀，則如皇后先祔別廟，遇禘祫祔享於太廟，如是昭后，即坐於祖姑之下，南向；如是穆后，即坐於祖姑之下，北向。又按博士殷盈孫議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者，此乃皇后先没，已造神主。如昭成、肅明之没也，睿宗在位；元獻之没也，玄宗在位；昭德之没也，德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爲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享，此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禮本合食，故禘祫乃升太廟，以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據《開寶通禮》與《曲臺禮》同。今有司不達禮意，遇禘祫歲，尚以孝惠、孝章、淑德三后神主祔享祖姑之下，乃在太祖、太宗之上。按《禮》稱‘婦祔祖姑’，

與諸后不同。等到神主回京以後，就祔歸太廟，進獻安神，不再別行祔謁禮，每年的五享、禘祫一如太廟儀制。”

景德四年，奉莊穆皇后郭氏神主謁歸太廟，祔祭於昭憲皇后。祭畢，祔在別廟，殿室在莊懷之上。皇帝祭祀汾陰，拜謁太廟完畢，親自來到元德皇太后廟躬身致謝，在門口下輦，步入廟室，酌獻如太廟制度，設置登歌，兩省、御史、宗室防禦使以上的官員在廟內班列，其餘在廟外班列，派遣官吏分別祭告孝惠諸后廟。詔令：“太廟、元德皇后廟祭祀使用牛犢，諸后廟在皇帝親祀時用牛犢，大臣代行其事時用豬羊。”

五年，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説：“禘祫之日，孝惠、淑德二后神主從別廟赴往太廟，祔於簡穆皇后神主之下、太祖神主之上，這大概是用《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的説法。我私下擔心明靈合祭，於祭神之禮有所不妥，希望詔令禮官再作詳定。”禮官説：“考察《曲臺禮》所記載的禘祫儀制，如果皇后先祔於別廟，那麼遇到禘祫時就祔祭於太廟，如果皇后列居昭位，就列坐在祖姑之下，面向南，如果皇后列居穆位，就列坐在祖姑之下，面向北。又考察博士殷盈孫議論説：‘別廟皇后在太廟禘祫時，祔列在祖姑之下，這種情形是皇后先逝，已經造立神主。如昭成、肅明去世時，睿宗在位；元獻去世時，玄宗在位；昭德去世時，德宗在位。四后在太廟之中没有本室，因此另建別廟，應當是太廟合食的神主，所以禘祫時就奉入合祭，這明示以後太廟有了本室，就應當遷祔。皇帝正在位上，所以皇后暫時立於別廟之內，按禮本應當合食，所以禘祫時就升入太廟，因爲没有居位，所以祔列祖姑之下。考察《開寶通禮》，與《曲臺禮》相同。現在禮官不曉禮義，遇到禘祫時，還把孝惠、孝章、淑德三后的神主祔祭在祖姑之下，而在太祖、太宗之上。考察《禮》上稱‘婦祔祖姑’，指卒哭的第二天，這是正禮；稱‘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鄭玄説‘夫君父親的母親去

謂既卒哭之明日，此正禮也；稱'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玄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室二人，親者謂舅所生'。然則祖姑有三人同在祖室，明婦有數人亦當同在夫之本室，不可久祔於祖姑也。故《開元禮》但載肅明皇后別廟時享之儀，而無禘祫之禮，即知別廟時享及禘祫皆於本廟也。孝惠、孝章、淑德禘祫既祔太廟，則自今禘祫祔享本室，次於正主，庶協典禮。"六年，升祔元德皇后太宗廟室，詔以祔廟歲時爲合享次序，而位明德皇后之次。

明道二年，判河南府錢惟演請以章獻、章懿二后并祔真宗之室。太常禮院議："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唐開元中，昭成、肅明二后始并祔於睿宗。今惟演引唐武宗母韋太后升祔穆宗，本朝孝明、孝章祔太祖故事。按穆宗惟韋后祔，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伏尋先帝以懿德配享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升祔。元德太后自追尊後，凡十七年始克升配。今章穆皇后著位長秋，祔食真宗，斯爲正禮。章獻太后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若從古禮，止應祀后廟，若便升祔，似非先帝慎重之意，又況前代無同日并祔之比，惟上裁之。"乃詔有司更議，皆謂："章穆位崇中壼，與懿德有異，已祔廟室，自協一帝一后之文。章獻輔政十年，章懿誕育帝躬，功德莫與爲比，退就后廟，未厭衆心。按《周官》大司樂職，'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曰閟宫。宜別立新廟，奉安二太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爲樂曲，以崇世

世了，而又有兩位繼室，親者指的是夫君父親所從出生的人'。那麽祖姑有三人同在祖室，表明幾位皇婦也應當同在夫君的本室，不能久祔於祖姑。所以《開元禮》衹記載肅明皇后有別廟時享之禮，而没有禘祫之禮，以此知道別廟時享及禘祫都在本廟進行。孝惠、孝章、淑德禘祫既已祔歸太廟，那麽今後禘祫時祔祭於本室，次於正主，大致纔符合禮典。"六年，升祔元德皇后入太宗廟室，詔令用祔廟歲時爲合祭次序，位列明德皇后之後。

明道二年，判河南府錢惟演請求把章獻、章懿二后都祔祭於真宗的廟室。太常禮院建議：'夏、商以來，父昭子穆，都有配坐，每個廟室一位皇帝、一位皇后，這是禮的正規制度。唐開元年間，昭成、肅明二后開始共同祔於睿宗。現在惟演引用唐武宗母親韋太后升祔於穆宗，本朝孝明、孝章祔於太祖的舊制。考察穆宗衹有韋后祔祭，太祖未曾讓孝章配坐。伏仰先帝令懿德配享太宗，等到明德園陵禮儀結束，因之得以升祔。元德太后自從追封尊號後，共經歷十七年纔開始升配。現在章穆皇后居主長秋宫，祔食於真宗，這是正規的禮制。章獻太后以國母儀範蒞臨天下，與明德情況相同，如果依照古禮，衹應該在后廟祭祀，如果便爲升祔，似乎不符合先帝慎重行事的意旨，更何況前代没有同一天并祔的例子，希望皇上裁決。"於是詔令禮官再作商議，都説："章穆在宫中地位尊高，與懿德不同，已經祔在廟室，自然符合一帝一后的儀文。章獻輔政十年，章懿養育皇帝，功德無人可比，退就后廟，不足以服膺衆人的心。考察《周官》大司樂的職事，'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指的是姜嫄，她是帝嚳的嬪妃，后稷的母親，特爲立廟叫閟宫。應該另立新廟，奉置二太后的神主，同殿異室，歲時獻祭用太廟儀制。另立廟名，自製樂曲，以尊崇世祀。祭祀前一天，皇帝不御臨正殿，百官前往拜見安慰，著於令典。"

享。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令甲。”乃作新廟兩廟間，名曰奉慈。

於是建造兩個廟間的新廟，名爲奉慈。

慶曆四年，從呂公綽言：“先帝特謚二后莊懷、莊穆，及上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之謚，郭后升祔，當正徽號，宜於郊禮前遣官先上寶、册，改‘莊’爲‘章’，止告太廟，更不改題。”遂如故事。將郊，所司導五后寶、册赴三廟，各於神門外幄次以待。奏告畢，皆納於室。俄又詔中書門下令禮官考故事，升祔章懿神主。禮院言：“章獻、章懿宜序章穆之次，章惠先朝遺制嘗踐太妃，至明道中始加懿號，與章懷頗同，請序章懷之次。太者生事之禮，不當施於宗廟。章獻以顧托之重，臨御之勞，欲稱别廟，義無所嫌，屬之配室，禮或未順。”學士王堯臣等言：“章獻明肅盛烈丕功，非一惠可舉，謚告於廟，册藏於陵，無容追減。章惠擁祐帝躬，并均顧復，故景祐中膺保慶之册，義專繫子，禮須别祠。章穆升附，歲月已深。奉慈三室，先後已定，若再議升降，則情有重輕，請如舊制。”中書門下覆議：“成憲在前，文考之意；配食一體，二慈之宜；奉承無私，陛下之孝。請如禮官及學士議。案祥符詔繫章聖特旨，位叙先後，乞聖制定數，昭示無窮。”詔依所議。十月，文德殿奉安寶、册，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太常奏樂，百官宿廟堂。次日，有司薦享諸廟。寅時，復詣正衙，宰臣、行事官贊導册、寶至大慶殿庭發册，出宣德門，攝太尉賈昌朝、陳執中受以赴奉慈廟上寶、册，告遷二主，皆塗“太”字，祔於太廟。

慶曆四年，采納呂公綽的建議：“先帝特地爲二后莊懷、莊穆賜謚，等到進上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的謚號後，郭后升祔，應當糾正徽號，應該在郊禮前派遣官吏先進上寶、册，改‘莊’爲‘章’，衹祭告太廟，不再改題。”於是照舊制行事。將行郊禮時，禮官前導五后寶、册前往三廟，各在神門外幄次等待。奏告完畢，都納歸廟室。不久又詔令中書門下命令禮官考察舊制，升祔章懿神主。禮院説：“章獻、章懿應該排列在章穆的次位，章惠在先朝遺制中曾位在太妃之列，到了明道年間纔開始加封美稱，與章懷情况頗爲相同，請求排在章懷的後面。太作爲侍奉活人的禮稱，不應當施用於宗廟。章獻以關照托付的重責，臨朝治事的辛勞，想要建立别廟，於理無嫌，但要歸屬於配室，於禮或許未順。”學士王堯臣等説：“章獻明肅功業盛大，不衹是一方面的惠澤值得稱揚，謚號已奉告於太廟，寶册典藏於山陵，不容許減奪。章惠擁戴佑助皇帝，等同於養育之恩，所以景祐年間接受保慶的寶册，因子立義，按照禮應當另立祠廟。章穆升祔，歲月已久，奉慈三室，先後次序已定，如果再討論升降問題，則量情失之輕重，請求依照舊制施行。”中書門下審察議定：“在前確定成法，這是祖考的意旨；共同配食一體，是二慈的所宜；敬奉祭祀没有私慮，這是陛下的孝心。請求采用禮官及學士的建議。考察祥符年間詔令與章聖特旨相關，排列先後次序，請求聖制定下成法，以昭示於千秋萬代。”詔令依照其建議。十月，文德殿敬奉安置寶、册，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手裏拿着圭。太常奏樂，百官在廟堂住宿。第二天，禮官進獻諸廟。寅時，再到正衙，宰臣、行事官輔助引導册、寶到大慶殿庭中啓開封册，走出宣德門，攝太尉賈昌朝、陳執中接過寶、册前往奉慈廟進上，祭告遷出二位神主，都塗掉“太”字，祔歸太廟。

至和元年七月，有司奉詔立溫成

至和元年七月，禮官奉詔建立溫成皇后廟，

皇后廟，享祭器數視皇后廟。後以諫官言，改爲祠殿，歲時令宫臣薦以常饌。

治平元年，同判太常寺呂公著言："按《喪服小記》'慈母不世祭'。章惠太后，仁宗嘗以母稱，故加保慶之號。蓋生有慈保之勤，故没有廟享之報。今於陛下恩有所止，禮難承祀，其奉慈廟，乞依禮廢罷。"

熙寧二年，命攝太常卿張掞奉章惠太后神主瘞陵園。

元豐六年，詳定所言："按《禮》，夫婦一體，故昏則同牢、合巹，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饌，未嘗有異廟者也。惟周人以姜嫄爲媒神，而帝嚳無廟，又不可下入子孫之廟，乃以别廟而祭，故《魯頌》謂之閟宫，《周禮》謂之先妣，可也。自漢以來，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爲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繼而已。蓋其間有天下者，起於側微，而其后不及正位中宫，或以嘗正位矣，有所不幸，則當立繼以奉宗廟，故有'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之説。立繼之禮，其來尚矣。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後繼，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繼置之别廟，不得伸同几之義，則非禮意。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實皆元妃，而孝章則太祖繼后，乃皆祭以别廟，在禮未安，請升祔太廟，增四室，以時配享。"七月，遂自别廟升祔焉。

政和四年，有司言："政和元年孟冬祫享，奉惠恭神主入太廟，祔于祖姑之下。今歲當祫，而明達皇后神主奉安陵祠，緣在城外。三代之制，未有即陵以爲廟者。今明達皇后追正典册，歲時薦享，并同諸后，宜就惠恭别廟增建殿室，迎奉神主以祔。"

祭祀器數與皇后廟等同。後來因爲諫官進言，改爲祠殿，歲時命令宫中臣吏進獻常食。

治平元年，同判太常寺呂公著説："考察《喪服小記》上説'慈母不世祭'。章惠太后，仁宗對她曾以母親相稱，所以加封保慶的稱號。大概活着時有慈愛保養的辛勞，所以死後纔有廟祭的追報。現在她對於陛下未及有恩，按禮難於承續祭祀，她的奉慈廟，請求依禮罷廢。"

熙寧二年，命令攝太常卿張掞敬奉章惠太后神主在陵園掩埋。

元豐六年，詳定所説："按照《禮》的規定，夫婦一體，所以結婚時同牢而食、合巹而飲，死則同穴而葬，祭祀時共用几、共用祝饌，未曾有異廟而處的。衹有周人把姜嫄作爲媒神，而帝嚳没有祠廟，又不能下入子孫的祠廟，於是立别廟祭祀，所以《魯頌》稱之爲閟宫，《周禮》稱爲先妣，是可以的。自從漢代以來，不升祔不配坐的，都援引姜嫄爲例，有的是因其地處幽微，有的是因爲其位居繼室。大概其間擁有天下的人，自卑賤之中興起，而他的王后却未能入主中宫，或者説曾經居於宫中正位，但是事有不幸，就應當確立繼室以敬奉宗廟，所以有'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之説。確立繼室的禮儀，由來已久。始微與終顯，都是嫡系，前娶與後繼，都是嫡系。後代竟把始微與後繼置立在别廟，不能申明同几的禮義，這是不符合禮的。恭仰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實際上都是元妃，而孝章則是太祖的繼室，竟然都在别廟中致祭，於禮未安，請求升祔太廟，增加四個廟室，按時祭祀。"七月，便從别廟升祔太廟。

政和四年，禮官説："政和元年孟冬祫祭時，敬奉惠恭神主進入太廟，祔祭在祖姑之下。今年應當祫祭，而明達皇后的神主安奉在陵祠之内，位於城外。三代的典制，没有就陵建廟的。現在明達皇后在典册上追封正位，歲時進獻，都與諸后相同，應該在惠恭别廟增建殿室，迎奉神主祔祭。"又説："明達皇后神主祔謁那天，在英宗廟

又言："明達神主祔謁日，於英宗室增設宣仁聖烈皇后、明達皇后二位，及遍祭七祀、配享功臣，并别廟祔享惠恭、明達二位。"

紹興七年，惠恭改謚爲顯恭，以上徽宗聖文仁德顯孝之謚故也。十二年五月，禮部侍郎施垧言："懿節皇后神主，候至卒哭擇日祔廟，合依顯恭皇后禮，於太廟内修建殿室，以爲别廟安奉。"又言："將來祔廟，其虞主合於本室後瘞埋。緣别係行在祔廟，欲於本室册寶殿收奉，候回京日依别廟故事。"從之。七月，有司行九虞之祭奉安。三十二年，禮部、太常言："故妃郭氏追册爲皇后，合依懿節皇后祭于别廟。所有廟殿，見安懿節皇后神主，行禮狭隘。乞分爲二室，以西爲上，各置户牖，及擗截本廟齋宫，權安懿節神主，工畢還殿。"王普又請各置祏室。并從之。

乾道三年閏七月，安恭皇后神主祔于别廟，爲三室。

景靈宫

景靈宫。創於大中祥符五年，聖祖臨降，爲宫以奉之。天聖元年，詔修宫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署曰奉真。明道二年，又建廣孝殿，奉安章懿皇后。治平元年，又詔就宫之西園建殿，以奉仁宗，署曰孝嚴，奉安御容，親行酌獻，命大臣分詣諸神御代行禮。翼日，太后酌獻，皇后、大長公主以下内外命婦陪位于廷。詔每歲下元朝謁如奉真殿儀，有期以上喪或災異，則命輔臣攝事。名齋殿曰迎釐，宫西門曰廣祐。四年，建英德殿，奉英宗神御。凡七十年間，神御在宫者四，寓寺觀者十有一。

元豐五年，始就宫作十一殿，悉迎在京寺觀神御入内，盡合帝后，奉

室增設宣仁聖烈皇后、明達皇后兩個神位，在遍祭七祀、配享功臣時，都在别廟祔祭惠恭、明達二神位。"

紹興七年，惠恭改謚爲顯恭，這是因爲進上徽宗聖文仁德顯孝謚號的緣故。十二年五月，禮部侍郎施垧説："懿節皇后神主，等到卒哭後擇日祔廟，應當依照顯恭皇后的禮儀，在太廟内修建殿室，作爲别廟來奉置。"又説："將來祔廟時，其虞主應當在本室後面掩埋。因爲另屬於在行在所祔廟，想要在本室册寶殿收奉，等到返回京城時再依照别廟舊制施行。"建議被采納。七月，禮官行九虞祭禮安奉。三十二年，禮部、太常説："故妃郭氏追封爲皇后，應當依照懿節皇后的禮儀在别廟致祭。現有的廟殿，奉安懿節皇后神主，行禮時感到狹隘。請求分爲兩間廟室，以西爲上，各置門窗，截開本廟齋宫，權且作爲安奉懿節神主之所，等到改建完工後再回到廟殿。"王普又請求各置祏室。都采納其建議。

乾道三年閏七月，安恭皇后神主在别廟祔祭，建三間廟室。

景靈宫。創建於大中祥符五年，聖祖降臨，於是建造宫殿來加以敬奉。天聖元年，詔令修繕宫中的萬壽殿來敬奉真宗，題名奉真。明道二年，又建造廣孝殿，奉置章懿皇后。治平元年，又詔令在宫中西園上建殿，來敬奉仁宗，題名孝嚴，奉置仁宗遺像，皇帝親自酌酒進獻，命令大臣分别到諸帝王像前代行敬禮。第二天，太后酌酒進獻，皇后、大長公主以下的内外命婦在廷中陪位。詔令每年的下元日行朝謁禮，如奉真殿儀式，遇到皇上喪葬或災異之事，就命令輔臣代行其事。命名齋殿爲迎釐殿，宫的西門叫廣祐門。四年，建造英德殿，敬奉英宗遺像。七十年間，帝王遺像在宫中的有四個，寓居寺觀之中的有十一個。

元豐五年，開始在宫中建造十一個宫殿，全部迎候京城寺觀的帝王遺像入内，皇帝皇后合在

以時王之禮。十一月，百官班于集英殿廷，帝詣蘂珠、凝華等殿，行告遷廟禮，禮儀使奉神御升彩輿出殿。明日，復行薦享如禮，禮儀使奉神輿行，帝出幄導至宣德門外，親王、使相、宗室正任以上前引，望參官及諸軍都虞候、宗室副率以上陪位，内侍省押班整儀衛以從，奉安神御于十一殿。明日，帝詣宫朝獻，先謁天興殿，以次行禮，并如四孟儀。詔自今朝獻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擇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膳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天興殿門以奉天神不立戟，諸神御門置親事官五百人，立戟二十四。累朝文武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并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宫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宫行薦享禮，并如太廟儀。

元祐元年，太常寺言："季秋有事于明堂，其朝享景靈宫、親享太廟，當用三年不祭之禮，遣大臣攝事。"禮部言："景靈宫天興殿，用天地之禮，即非廟享，於典禮無違。"詔明堂前二日朝享景靈宫天興殿。明年，奉安神宗神御于景靈宫，如十一殿奉安之禮。舊制，車駕上元節以十一日詣興國寺、啓聖院。朝謁太祖、太宗、神宗神御，下元節詣景靈宫朝拜天興殿，朝謁真宗、仁宗、英宗神御。至是詔分每歲四孟月拜謁之所，自孟秋始，其不當親獻，則遣官分詣。初詣天興殿、保寧閣、天元殿、太始殿，次詣皇武殿、儷極殿、大定殿、輝德殿，次詣熙文殿、衍慶殿、美成殿，次詣治隆殿、宣光殿，宣光後改曰顯承，徽宗又改大明殿。仍自來年孟春爲始。皇太后崩，三省請奉安神御于治隆殿，以遵元祐初詔。復

一起，以當世帝王的禮儀侍奉。十一月，百官在集英殿廷中列隊，皇帝來到蘂珠、凝華等殿，行祭告遷廟禮，禮儀使奉置帝王像登上彩車出殿。第二天，又按照禮儀進行獻祭，禮儀使奉持帝王像車行進，皇帝走出帷帳導行到宣德門外，親王、使相、宗室正任以上的官員在前面引導，望參官及諸軍都虞候、宗室副率以上的官員陪位，内侍省押班整飭儀仗隨從，將帝王像安放在十一個宫殿。第二天，皇帝來到宫中朝獻，先拜謁天興殿，依次行禮，都如同四孟儀式。詔令今後朝獻時孟春在十一日進行，孟夏擇日進行，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穿平時服裝行事。向聖祖殿進獻素食，向盛放帝王像的宫殿進獻美味，器物服飾儀制，都依照現在的制度。天興殿門因爲敬奉天神不立戟，各盛放神像的殿門設置親事官五百人，竪立二十四隻戟。歷代文武執政官、節度使以上的武官都在兩廡之上繪上畫像。凡是執政官拜任，都到宫中行恭謝禮。後來南郊禮前都先到宫中行獻祭禮，都如同太廟儀制。

元祐元年，太常寺説："季秋在明堂祭祀，其間朝獻景靈宫、皇帝親自祭祀太廟，應當用三年不祭的禮儀，派遣大臣代行其事。"禮部説："景靈宫天興殿，用天地之禮致祭，就不是廟祭，對禮典而言没有違礙。"詔令明堂祭祀前兩天在景靈宫天興殿獻祭。第二年，在景靈宫中安放神宗遺像，如同十一殿安放禮儀。按照舊制，皇帝在上元節十一日這天來到興國寺、啓聖院，拜謁太祖、太宗、神宗遺像，下元節來到景靈宫朝拜天興殿，拜謁真宗、仁宗、英宗遺像。這時詔令區分每年四個孟月的拜謁之所，從孟秋開始，不應當皇帝親自致獻的，就派遣官吏分别前往。開始到天興殿、保寧閣、天元殿、太始殿，接着到皇武殿、儷極殿、大定殿、輝德殿，接着到熙文殿、衍慶殿、美成殿，接着到治隆殿、宣光殿，宣光後來改名爲顯承，徽宗時又改爲大明殿。仍然從明年孟春開始。皇太后去世，三省請求將遺像安放在治隆殿，以遵用元祐初年的詔令。又因御史劉極的建議，特地建立原廟，廟建成以後，置放遺像的殿稱爲徽音，山殿叫寧真。

以御史劉極之言，特建原廟，廟成，名神御殿曰徽音，山殿曰寧真。

紹聖二年，奉安神宗神御于顯承殿。元豐中，每歲四孟月，天子遍詣諸殿朝獻。元祐初，議者請以四孟分獻，一歲而遍，至是復用舊儀。詔自今四孟朝獻分二日，先日詣天興殿、保寧閣、天元、太始、皇武、儷極、大定、輝德諸殿，次日詣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徽音、顯承七殿。三年十月，帝詣天興諸殿朝獻。翼日，大雨，詔差已致齋官分獻熙文七殿，自是雨雪用爲例云。

紹聖二年，在顯承殿安放神宗遺像。元豐年間，每年的四個孟月，皇帝都要遍往諸殿拜獻。元祐初年，有人建議請求在四個孟月分别拜獻，一年之内，拜獻一遍，至此纔又用舊的儀制。詔令今後四孟月拜獻分兩天進行，前一天到天興殿、保寧閣、天元、太始、皇武、儷極、大定、輝德諸殿，第二天到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徽音、顯承七殿。三年十月，皇帝來到天興諸殿拜獻。第二天，天下大雨，詔令差遣已致齋官分别拜獻熙文七殿，從此遇到雨雪天氣就援用此例。

徽宗即位，宰臣請特建景靈西宫，奉安神宗于顯承殿，爲館御之首，昭示萬世尊異之意。建哲宗神御殿於西，以東偏爲齋殿，乃給度僧牒、紫衣牒千道爲營造費，户牖工巧之物并置於荆湖北路。已而右正言陳瓘言五不可，且論蔡京矯誣。不從。

徽宗即位以後，宰臣請求特地建造景靈西宫，在顯承殿奉置神宗，作爲設館迎神之首，昭示萬代特别尊崇之意。在西面建造哲宗遺像殿，把靠東的部分作爲齋殿，因此供給千道度僧牒、紫衣牒作爲營造費，門窗玩好之類都安置到荆湖北路栽出。不久右正言陳瓘申述這樣做有五種不可之處，而且論説蔡京假藉名義，以行誣罔。没有采納其建議。

建中靖國元年，詔建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神御殿于大明殿北，名曰柔明。尋改欽儀，又改坤元。又名哲宗神御殿曰觀成。尋改重光。詔自今景靈宫并分三日朝獻。

建中靖國元年，詔令在大明殿北建造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遺像殿，名爲柔明。不久改爲欽儀，又改爲坤元。又命名哲宗遺像殿爲觀成。不久改爲重光。詔令今後景靈宫都分三天拜獻。

崇寧三年，奉安欽成皇后神御坤元殿欽聖憲肅皇后之次，欽慈皇后又次之。

崇寧三年，在坤元殿欽聖憲肅皇后的後面安奉欽成皇后遺像，欽慈皇后又在其後。

政和三年，奉安哲宗神御于重光殿。昭懷皇后神御殿成，詔名正殿曰柔儀，山殿曰靈娭。於是兩宫合爲前殿九，後殿八，山殿十六，閣一，鍾樓一，碑樓四，經閣一，齋殿三，神厨二，道院一，及齋宫廊廡共爲二千三百二十區。

政和三年，將哲宗遺像安放在重光殿。昭懷皇后遺像殿建成，詔令命名正殿爲柔儀，山殿爲靈娭。於是兩宫共有九座前殿，八座後殿，十六座山殿，一座閣，一座鐘樓，四座碑樓，一座經閣，三座齋殿，兩所神厨，一所道院，及齋宫廊廡共二千三百二十區。

初，東京以來奉先之制，太廟以奉神主，歲五享，宗室諸王行事；朔祭而月薦新，則太常卿行事。景靈宫

當初，東京以來的宗廟制度，太廟敬奉神主，每年進行五次祭祀，由宗室諸王主持其事；朔祭的每月進獻時新物品，由太常卿主持。景靈

以奉塑像，歲四孟皇帝親享，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香，后妃繼之。遇郊祀、明堂大禮，則先期二日，親詣景靈宫行朝享禮。

紹興十三年二月，臣僚言："竊見元豐五年，神宗始廣景靈宫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始建宗廟，而原廟神游猶寄永嘉。乃者權時之宜，四孟薦獻，旋即便朝設位以享，未副廣孝之意。乞命有司擇爽塏之地，仿景靈宫舊規，隨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還睟容，奉安新廟，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副罔極之恩。"從之。初築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祖宗諸帝居中殿，元天大聖后與祖宗諸后居後。掌宫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睺羅。簾幕歲時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用道、釋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初本劉光世賜第，後以韓世忠第增築之。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有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焉。

宫用來敬奉塑像，每年的四孟時節皇帝親自主持祭祀，每逢帝后的大忌就由宰相率領百官進香，后妃跟隨其後。遇到郊祀、明堂大禮，皇帝就在兩天前親自到景靈宫行拜獻禮。

紹興十三年二月，大臣説："我私下裏考見元豐五年，神宗開始擴大景靈宫來奉置祖宗的衣冠虛儀，也就是漢代的原廟。自從時事艱難以後，諸事草創，纔開始建置宗廟，而原廟祖先的遺像仍然寄居永嘉。往日作爲權宜之計，四孟的進獻，隨即在便朝設置神位祭獻，未能符合廣播孝道之意。請求命令禮官選擇乾爽高地，仿照景靈宫的舊制，隨順其宜而建造宫殿。等到工程完工時，迎還祖上遺像，安奉在新廟之中，希望皇帝在四孟時節親自祭獻，以回報祖上的無窮恩德。"建議被采納。開始建築了三個殿，聖祖在前面，宣祖至祖宗諸帝位居中殿，元天大聖后與祖宗諸后位於後殿。掌管宫事的有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節時結燈樓，寒食節時設置鞦韆，七夕時設置摩睺羅。簾幕每年一换，每年用二百四十隻羊來進獻。凡是帝后的忌辰，都請來道士、和尚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開始時是在劉光世賜宅建院，後來又在韓世忠宅上增建。天興殿有五根楹柱，中殿有七根楹柱，後殿有十七根楹柱，齋殿、進食殿齊備。

神御殿

神御殿，古原廟也，以奉安先朝之御容。宣祖、昭憲皇后於資福寺慶基殿。太祖神御之殿七：太平興國寺開先殿、景靈宫、應天禪院西院、南京鴻慶宫、永安縣會聖宫、揚州建隆寺章武殿、滁州大慶寺端命殿。太宗神御之殿七：啓聖禪院、壽寧堂、景福殿、鳳翔上清太平宫、并州崇聖寺統平殿及西院、鴻慶宫、會聖宫。真宗神御之殿十有四：景靈宫奉真殿、玉清昭應宫安聖殿、洪福院、壽寧堂、福聖殿、崇先觀永崇殿、萬壽觀延聖殿、澶州信武殿、

神御殿，就是古代的原廟，用以安奉先朝皇帝的遺像。宣祖、昭憲皇后遺像設在資福寺慶基殿。太祖的遺像殿有七個：太平興國寺開先殿、景靈宫、應天禪院西院、南京鴻慶宫、永安縣會聖宫、揚州建隆寺章武殿、滁州大慶寺端命殿。太宗遺像殿有七個：啓聖禪院、壽寧堂、景福殿、鳳翔上清太平宫、并州崇聖寺統平殿及西院、鴻慶宫、會聖宫。真宗的遺像殿有十四個：景靈宫奉真殿、玉清昭應宫安聖殿、洪福院、壽寧堂、福聖殿、崇先觀永崇殿、萬壽觀延聖殿、澶州信武殿、西京崇福宫保祥殿、華州雲臺觀集真殿及西院、鴻慶宫、會聖宫、鳳翔太平宫。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帝遺

西京崇福宮保祥殿、華州雲臺觀集真殿及西院、鴻慶宮、會聖宮、鳳翔太平宮。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神御於景靈宮、應天院，章獻明肅皇后於慈孝寺彰德殿，章懿皇后於景靈宮廣孝殿，明德、章穆二后於普安院重徽殿，章惠太后於萬壽觀廣慶殿。

像設在景靈宮、應天院，章獻明肅皇后遺像設在慈孝寺彰德殿，章懿皇后遺像設在景靈宮廣孝殿，明德、章穆二后遺像設在普安院重徽殿，章惠太后遺像設在萬壽觀廣慶殿。

景德四年，奉安太祖御容應天禪院，以宰臣向敏中爲奉安聖容禮儀使，權安于文德殿，百官班列，帝行酌獻禮，鹵簿導引，升彩輿進發，帝辭于正陽門外，百官辭于瓊林苑門外。遣官奏告昌陵畢，群臣稱賀。

皇祐中，以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澶三州建殿奉神御，乃宣諭曰："太祖擒皇甫暉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大慶寺殿名曰端命，以奉太祖。太宗取劉繼元于并州，是太平之統也，即崇聖寺殿名曰統平，以奉太宗。真宗歸契丹于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即舊寺殿名曰信武，以奉真宗。"既而統平殿災，諫官范鎮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者。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比哉?"先是，睦親、廣親二宅并建神御殿，翰林學士歐陽脩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禮，下兩制、臺諫、禮官議，以爲"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宅、廣親宅所建神御殿，不合典禮，宜悉罷"。詔以廣親宅置已久，唯罷修睦親宅。

景德四年，將太祖遺像安奉在應天禪院，命令宰臣向敏中爲奉安聖容禮儀使，權且安奉在文德殿，百官列隊，皇帝行酌獻禮，鹵簿在前面引導，遺像被放上彩車後出發，皇帝在正陽門外辭别，百官在瓊林苑門外辭别。派遣官吏奏告昌陵完畢，群臣紛紛道賀。

皇祐年間，因爲滁州通判王靖的請求，滁、并、澶三州建殿奉置神像，於是宣示告諭："太祖在滁州捉住皇甫暉，這是受命的開端，大慶寺殿命名爲端命，以敬奉太祖。太宗在并州攻取劉繼元，這是天下太平的大統，命名崇聖寺殿爲統平，來敬奉太宗。真宗把澶州讓給契丹，這是表明偃武的誠信，就以舊有的寺殿命名爲信武，以敬奉真宗。"不久統平殿發生火災，諫官范鎮説："并州平常没有火災，自從建造遺像殿後不久便發生火災，天意彷彿在告誡説祖宗的遺像不是郡國所應奉置的。最近聽説下令并州再加擴建，這是白白地大興土木，給百姓帶來沉重的負擔，不是用來應答天意的作法。自從并州平定已有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應該寬緩他們的賦税，減輕他們的徭役，以解除他們的憂患，使得河東的百姓不忘太宗的恩德，那麽陛下的孝心，豈止是建一座神像殿所可比擬的?"此前，睦親、廣親二宅都建造遺像殿，翰林學士歐陽脩説皇帝遺像不是人臣私家致禮的對象，事情交由兩制、臺諫、禮官商議，結果認爲"漢采用《春秋》上的義例，罷止郡國廟。現在睦親宅、廣親宅所建的遺像殿，不符合禮典，應該全都廢止"。詔令因爲廣親宅設置已久，衹停止修建睦親宅。

熙寧二年，奉安英宗御容於景靈

熙寧二年，在景靈宮奉置英宗神像，皇帝親

宫，帝親行酌獻，仍詔歲以十月望朝享，有期以上喪或災異，則命輔臣攝事。知大宗正丞事李德芻言："禮法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今宗室邸第并有帝后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統也，望一切廢罷。"下禮官詳定，請如所奏。詔諸宗室宫院祖宗神御迎藏天章閣。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自行酌獻禮，又詔令每年在十月望日獻祭，如果遇到皇上有齊衰一年之服以上的喪葬或者是災異之事，就由輔臣代行其事。知大宗正丞事李德芻説："按照禮法諸侯不能奉天子爲祖宗，公廟不應該設在私家。現在宗室的府第都有帝后遺像，這不能用來區别尊卑、推崇正統，希望全部予以罷止。"事情交由禮官詳定，禮官請求批准奏請。詔令各宗室宫院的祖宗遺像迎奉於天章閣收藏。從此，凡是大臣家中設置的遺像，都收取到宫中奉藏。

元豐五年，作景靈宫十一殿，而在京宫觀寺院神御，皆迎入禁中，所存惟萬壽觀延聖、廣愛、寧華三殿而已。

元豐五年，建造景靈宫十一殿，而在京的宫觀寺院中的皇帝遺像，都迎奉宫中，剩下的衹有萬壽觀延聖、廣愛、寧華三殿而已。

宣和元年，禮部奏："太常寺參酌立到諸州府有祖宗御容所在朔日諸節序降到御封香表及下降香表行禮儀注：

朔日諸節序奉香表行禮儀注。齋戒，朝拜前一日，朝拜官及讀表文官早赴齋所。俟禮備，禮生引讀表文官、賫香表官集朝拜官聽，執事者以香表呈視。禮生請讀表文官稍前習讀表，或密詞即讀封題，訖，禮生贊復位。次以御封香、禮饌等呈視訖，各復齋所。朝拜官用長吏，闕以次官充，讀表文亦以次官充，執事者以有服色者充。有司設香案、時果、牙盤食神御前，又設奠醪茗之器於香案前之左，置御封香表案上；設朝拜官位於殿下，西向，讀表文官位於殿之南，北向，陪位官位於其後；設焚表文位於殿庭東，南向。朝拜日，質明前，香火官先詣殿下，北向，拜訖，升殿東向侍立。有司陳設訖，禮生先引陪位官入就位，北向，次引讀表文官入就位，次引

宣和元年，禮部進奏："太常寺參酌確立朔日諸時節到各州府有祖宗遺像的地方燃進御封香表及燃進香表行禮儀制：

朔日諸時節奉香表行禮儀制。進行齋戒，朝拜前一天，朝拜官及讀表文官早早趕赴齋所。等到禮儀齊備，禮生引導讀表文官、贈香表官集結在朝拜官官廳，主持人進上香表來看。禮生請求讀表文官稍微提前熟悉表文，或者密藏文辭衹讀封題，而後，禮生贊唱復位。接着將御封香、禮品等呈現看後，各自回到齋所。朝拜官由長吏充當，缺員時就由次官充當，讀表文也由次官充任，主持人用有服飾的官員充當。禮官在皇帝遺像前設置香案、時新果物、牙盤食，又在香案前左側設置進獻酒茶的器皿，把御封香表放置在香案上；在殿下設置朝拜官位，面向西，讀表文官位設在殿南，面向北，陪位官在其後設位；在殿庭東面設置焚表文位，面向南。朝拜那天，天亮前，香火官先來到殿下，面向北，拜畢，登上大殿面向東侍立。禮官陳設完畢，禮生先引導陪位官進去就位，面向北，接着引導讀表文官進去就位，接着引導朝拜官就位、面向西立定。禮生贊唱

朝拜官就位，西向立定。禮生贊有司謹具，請行事。禮生贊再拜，拜訖，引讀表文官先升殿，於香案之右東向立，次引朝拜官詣香案前，贊搢笏、上香、奠酒茗，拜，興，少立。禮生贊搢笏、跪、讀表文，或密詞即讀封題，執笏興，降復位。朝拜官再拜，降復位。禮生贊再拜訖，引朝拜官、讀表文官詣焚表文位南向立，焚訖，退。

一遇旦望諸節序下降香表薦獻行禮儀注。一如上儀。惟禮生引獻官上香訖，跪，執事者以所薦之物授薦獻官，受獻訖，復授執事者，置於神御前，興、拜、退一如上儀。”

詔頒行之。

東京神御殿在宮中，舊號欽先孝思殿，建炎二年閏四月，詔迎溫州神御赴闕。先是，神御於溫州開元寺暫行奉安，章聖皇帝與后像皆以金鑄，置外方弗便，因憮然謂宰輔曰：“朕播遷至此，不能以時薦享，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故有是命。三年二月，上覽禁中神御薦享禮物，謂宰臣曰：“朕自省閱神御，每位各用羊胃一，須二十五羊。祖宗仁厚，豈欲多害物命，謹以別味代之，在天之靈亦必歆享。”呂頤浩曰：“陛下寅奉宗廟，罔不盡禮，而又仁愛及物，天下幸甚。”

紹興十五年秋，復營建神御殿于崇政殿之東，朔望節序、帝后生辰，皇帝皆親酌獻行香，用家人禮。其殿名：徽宗曰承元，欽宗曰端慶，高宗曰皇德，孝宗曰系隆，光宗曰美明，寧宗曰垂光，理宗曰章熙，度宗曰昭光。

禮官已經準備好，請求開始。禮生贊唱再拜，拜完之後，引導讀表文官先登上大殿，在香案的右邊面向東站立，接着引導朝拜官來到香案前，贊唱插笏、上香、進獻酒茶，跪拜，站起來，稍微站立一會兒。禮生贊唱插笏、跪地、讀表文，或者密藏詞文衹讀封題，拿着笏起來，下去復位。朝拜官再拜，下去復位。禮生贊唱再拜完畢，引導朝拜官、讀表文官來到焚燒表文位面向南站立，焚燒完畢，退下。

遇到旦望諸時節進上香表時進獻行禮儀制。一切如同上面的儀制。衹是禮生引導獻官上香完畢，跪下，主持人把所獻之物交給薦獻官，獻官接過之後，再交給主持人，放在遺像前，站起、跪拜、退下一如上述儀制。”

詔令頒行。

東京遺像殿在宮中，舊稱欽先孝思殿，建炎二年閏四月，詔令迎接溫州遺像到宮中。此前，遺像在溫州開元寺暫行安置，章聖皇帝與皇后像都用金鑄成，放置在外有所不便，皇帝因而神色憂傷地對輔臣說：“我遷徙到這裏，不能按時獻祭，祖宗遺像遠在海角，想到這裏我坐不安席。”因此有這樣的詔令。三年二月，皇帝看到宮中進獻遺像所用的禮物，對宰臣說：“我閱察遺像，每位各用一個羊胃，需要二十五頭羊。祖宗都是仁厚之人，哪裏想要多傷活物，謹用別的東西取代，祖宗在天之靈也一定會前來享用。”呂頤浩說：“陛下敬奉宗廟，無不盡禮而行，而且又仁愛及物，天下非常幸運。”

紹興十五年秋，又在崇政殿東面營建遺像殿，朔望諸時節、帝后生辰，皇帝都親自酌獻上香，使用家人禮節。殿名爲：徽宗殿叫承元殿，欽宗殿叫端慶殿，高宗殿叫皇德殿，孝宗殿叫系隆殿，光宗殿叫美明殿，寧宗殿叫垂光殿，理宗殿叫章熙殿，度宗殿叫昭光殿。

功臣配侑

功臣配享。真宗咸平二年，始詔以太師、贈尚書令、韓王趙普配享太祖廟庭。繼以翰林承旨宋白等議，又以故樞密使、贈中書令、濟陽郡王曹彬配享太祖，以司空贈太尉中書令薛居正、忠武軍節度使贈中書令潘美、尚書右僕射贈侍中石熙載配享太宗廟庭，仍奏告本室，禘祫皆配之。祀日，有司先事設幄次，布褥位於廟庭東門内道南，當所配室西向，設位板，方七寸，厚一寸半，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知廟卿奠爵，再拜。

乾興元年，詔從翰林、禮官參議，以右僕射贈太尉中書令李沆、贈太師尚書令王旦、忠武軍節度使贈中書令李繼隆配享真宗。

嘉祐八年，詔以尚書右僕射贈尚書令王曾、太尉贈尚書令吕夷簡、彰武軍節度使贈侍中曹瑋配享仁宗。

熙寧八年，詔以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韓琦配享英宗；元豐元年，又以贈太師中書令曾公亮配焉。熙寧末，嘗詔太常禮院講求親祠太廟不及功臣禮例。至是，禘祫外，親享太廟并以功臣與。又從太常禮院請，配享功臣以見贈官書板位。

元祐初，從吏部尚書孫永等議，以故司徒贈太尉富弼配享神宗；紹聖初，又以守司空贈太傅王安石配。三年，罷富弼配，謂弼得罪於先帝也。

崇寧元年，詔以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師蔡確配享哲宗。

《五禮新儀》，配享功臣之位，設於殿庭之次：趙普、曹彬位於横街之南道西，東向，第一次，薛居正、石熙載、潘美位于第二次，李沆、王旦、李繼隆位於第三次，俱北上；王

功臣配祭。真宗咸平二年，開始詔令用太師、贈尚書令、韓王趙普配祭於太祖廟庭。接着因翰林承旨宋白等人的建議，又用故樞密使、贈中書令、濟陽郡王曹彬配祭太祖，用司空贈太尉中書令薛居正、忠武軍節度使贈中書令潘美、尚書右僕射贈侍中石熙載配祭太宗廟庭，又奏告本室，禘祫時都用以配祭。祭祀那天，禮官先設置幄次，在廟庭東門内道南布設褥位，在所配祭室中面向西，設置位板，七寸見方，厚一寸半，用籩、豆各兩個，簠、簋、俎各一個。知廟卿進爵，再拜。

乾興元年，詔令依照翰林、禮官參定商議，用右僕射贈太尉中書令李沆、贈太師尚書令王旦、忠武軍節度使贈中書令李繼隆配祭真宗。

嘉祐八年，詔令用尚書右僕射贈尚書令王曾、太尉贈尚書令吕夷簡、彰武軍節度使贈侍中曹瑋配祭仁宗。

熙寧八年，詔令用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韓琦配祭英宗；元豐元年，又用贈太師中書令曾公亮配祭。熙寧末年，曾經詔令太常禮院講求皇帝親自祭祀太廟不用功臣配祭的禮例。到這時，除了禘祫之外，皇帝親自祭祀太廟時都用功臣配祭。又依照太常禮院的請求，配祭功臣時把現贈官職名書寫在板位上。

元祐初年，依照吏部尚書孫永等人的建議，用故司徒贈太尉富弼配祭神宗；紹聖初年，又用守司空贈太傅王安石配祭。三年，取消富弼的配祭，認爲富弼在先帝時曾經獲罪。

崇寧元年，詔令用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師蔡確配祭哲宗。

《五禮新儀》上規定，配祭功臣的位次，設在殿庭的順序：趙普、曹彬設位在横街南面道西，面向東，第一位次，薛居正、石熙載、潘美在第二位次，李沆、王旦、李繼隆在第三位次，都以北爲上；王曾、吕夷簡、曹瑋設位在横街南

曾、呂夷簡、曹瑋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西向，第一次，韓琦、曾公亮位於第二次，王安石位於第三次，蔡確位於第四次，俱北上。惟冬享、祫享遍設祭位。

面道東，面向西，第一位次，韓琦、曾公亮在第二位次，王安石在第三位次，蔡確在第四位次，都以北爲上。衹是在冬天的祭祀、祫祭時遍設祭位。

迨建炎初，詔奪蔡確所贈太師、汝南郡王，追貶武泰軍節度副使，更以左僕射贈太師司馬光配享哲宗。既又罷王安石，復以富弼配享神宗。

到了建炎初年，詔令追削蔡確的太師、汝南郡王贈官，追貶爲武泰軍節度副使，改用左僕射贈太師司馬光配祭哲宗。不久又取消王安石的配祭，又用富弼配祭神宗。

紹興八年，以尚書左僕射贈太師韓忠彥配享徽宗。十八年二月，監登聞鼓院徐璉言："國家原廟佐命配享，當時輔弼勛勞之臣繪像廟庭，以示不忘，累朝不過一十餘人。今之臣僚與其家之子孫必有存其繪像者，望詔有司尋訪，復摹於景靈宮庭之壁，非獨假寵諸臣之子孫，所以增重祖宗之德業，以爲臣子勸。"遂下諸路轉運司，委所管州軍尋訪各家，韓王趙普、周王曹彬、太師薛居正、石熙載、鄭王潘美、太師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侍中曹瑋、司徒韓琦、太師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各令摹寫貌像投納，繪於景靈宮之壁。

紹興八年，用尚書左僕射贈太師韓忠彥配祭徽宗。十八年二月，監登聞鼓院徐璉說："國家原廟佐以配祭之令，當時輔弼功臣的畫像繪製在廟庭之上，以示不忘之意，各朝代加起來不過十餘人。現在大臣們與這些功臣的子孫們一定有保存其畫像的，希望詔令禮官加以尋訪，再摹畫在景靈宮的庭壁上，這不衹是施寵於功臣子孫，也是用以增厚加重祖宗的德業，來作爲對大臣的勸勉。"於是下達各路轉運司，委托所管轄州軍到各家尋訪，韓王趙普、周王曹彬、太師薛居正、石熙載、鄭王潘美、太師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侍中曹瑋、司徒韓琦、太師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都令人描摹其畫像獻上，繪製在景靈宮的墻壁上。

乾道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林栗等言："欽宗皇帝廟庭尚虛配享，當時遭值艱難，淪胥莫救，罕可稱述，而以身徇國，名節暴著，不無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享之科，事變非常，難拘定制，乞特詔集議。"吏部尚書汪應辰奏："當時死事之臣，皆有次第褒贈。若今配享欽廟，典故所無，如創行之，又當訪究本末，差次輕重，有所取舍，尤不可輕易。竊謂配享功臣，若依唐制，各廟既無其人，則當缺之。"乃罷集議，欽宗一廟遂無配享。

乾道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林栗等人說："欽宗皇帝廟庭還虛着配祭之位，當時遭逢時世艱難，大家相互牽連，無以相救，少有值得稱述之迹，然而以身殉國，名節昭著的，却不乏其人。雖然他們生前的官位不在配祭之列，然而在非常時期，遭遇變故，難以拘守定制，請求特地詔令集中商議。"吏部尚書汪應辰上奏："當時死於職事的臣吏，都有不同等級的褒贈。如果現在配祭欽宗，缺乏典制依據，如果是創行新例，又應當探求本末，量定輕重，有所取捨，尤其不能輕易改變。我私下裏認爲配祭功臣，如果依照唐制，各廟既然没有其人，就應當空缺。"於是停止集議，欽宗一廟因此没有配祭功臣。

淳熙中，高宗祔廟，翰林學士洪

淳熙年間，高宗祔廟，翰林學士洪邁說：

遺言："配食功臣，先期議定。臣兩蒙宣諭，欲用文武臣各兩人，文臣故宰相贈太師秦國公謚忠穆呂頤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武臣太師蘄王謚忠武韓世忠、太師魯王謚忠烈張俊。此四人皆一時名將相，合於天下公論。"議者皆以爲宜，遂從之。秘書少監楊萬里獨謂丞相張浚不得配食爲非，争之不得，因去位焉。

"配祭的功臣，都是先期議定。臣兩次承蒙宣諭，想要用文武臣各兩人，文臣爲故宰相贈太師秦國公謚忠穆呂頤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武臣爲太師蘄王謚忠武韓世忠、太師魯王謚忠烈張俊。這四人都是一時著名的將相，符合天下公論。"大家都認爲合適，於是同意。衹有秘書少監楊萬里説丞相張浚得不到配祭不對，争論不能取勝，因而棄官而去。

紹熙五年十二月，以左丞相贈太師魯國公陳康伯配享孝宗廟庭。

紹熙五年十二月，用左丞相贈太師魯國公陳康伯配祭孝宗廟庭。

嘉泰元年正月，以右丞相贈太師葛邲配享光宗廟庭。

嘉泰元年正月，用右丞相贈太師葛邲配祭光宗廟庭。

嘉定十四年八月，追封右丞相史浩爲越王，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

嘉定十四年八月，追封右丞相史浩爲越王，改謚忠定，配祭孝宗廟庭。

端平二年八月，以太師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

端平二年八月，用太師趙汝愚配祭寧宗廟庭。

初，仁宗天聖中郊祀，詔録故相李昉、宋琪、吕端、張齊賢、畢士安、王旦，執政李至、王沔、温仲舒及陳洪進等子孫以官。元豐中，詔：景靈宫繪像舊臣推恩本支下兩房以上，取不食禄者，均有無，取齒長者；若子孫亦繪像，本房不食禄，更不取别房。紹聖初，林希請稽考慶曆以後未經編次臣僚，其子孫應録用者以次編定。尋詔："趙普社稷殊勛，其諸孤有無食禄者，各官其一子，以長幼爲序，毋過三人。"崇寧初，詔："哲宗繪像文武臣僚，并與子若孫一人初品官，若子孫衆多，無過家一人。"又録藝祖功臣吕餘慶族孫偉及司徒富弼孫直柔、直道以官，使奉其祀。靖康初，臣僚言："司馬光之後再絶，復立族子稹，稹亦卒。今雖有子，而光遺表恩澤已五十年，不可復奏，請許移奏見存曾孫，使之世禄。"從之。

當初，仁宗天聖年間郊祀，詔令録用故相李昉、宋琪、吕端、張齊賢、畢士安、王旦，執政李至、王沔、温仲舒及陳洪進等人子孫任官。元豐年間，詔令：景靈宫繪像舊臣推恩於本支下兩房以上，取用没有俸禄的人，平均有無，取用年長者；如果子孫也有繪像，本房若不食俸禄，不再取用别房的人。紹聖初年，林希請求考察慶曆以來未經編次的大臣，其子孫應當録用的按照次序將其排定。不久詔令："趙普對國家建有特殊的功勛，他的後代若有不領俸禄的，各授給其一子官職，以長幼爲序，不超過三人。"崇寧初年，詔令："哲宗時繪像的文武大臣，都給與其子孫一人初品官位，如果子孫衆多，不要超過每家一人。"又録用藝祖功臣吕餘慶族孫吕偉及司徒富弼的孫子直柔、直道爲官，使他們供奉先人的祭祀。靖康初年，大臣説："司馬光後人兩次斷絶，又立族子司馬稹，司馬稹也去世了。現在他雖然還有兒子，然而享有司馬光遺表恩澤已有五十年，不能再行奏請，請求准許移奏於現存的曾孫，使其世襲俸禄。"建議被采納。

群臣家廟

群臣家廟，本於周制，適士以上祭於廟，庶士以下祭於寢。唐原周制，崇尚私廟。五季之亂，禮文大壞，士大夫無襲爵，故不建廟，而四時寓祭室屋。慶曆元年，南郊赦書，應中外文武官并許依舊式立家廟。已而宋庠又以爲言，乃下兩制、禮官詳定其制度："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書院事，見任、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宫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適子襲爵以主祭。其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别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并以世數疏數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適長子在，則祭以適長子主之；嫡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長。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仍别議襲爵之制，既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廷又難盡推襲爵之恩，事竟不行。

群臣家廟，本於周代制度，適士以上的人在廟中祭祀，庶士以下的人在寢中祭祀。唐代沿用周代制度，崇尚私廟。五季之亂時，禮法大大破壞，士大夫没有世襲的爵位，所以不建造廟堂，衹是四季在房室中祭祀。慶曆元年，南郊下達赦書，允許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各自依照舊式建造家廟。不久宋庠又有進言，於是下轉兩制、禮官詳定制度："正一品官平章事以上的官員建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書院事，現任、前任相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宫少保以上的官員，都建立三廟；其餘的官員在寢中祭祀。凡是能够立廟的官員，允許嫡子承襲爵位來主持祭祀。承襲的爵位每代降低一等，死後不能作爲祔廟神主，另在寢中祭祀。自當立廟的，就可以使其神主祔廟，他的子孫繼承取代，不管是廟祭還是寢祭，都按照世數的疏密祧遷；開始得以立廟的不祧遷，以比照始封之君。有不祧遷的，要通祭四廟、五廟。如果廟因衆子建立而嫡長子還在，就用嫡長子主持祭祀；嫡長子如果死了，就不傳給他的兒子，而傳給立廟者中年長的。凡是立廟，聽任其在京師或所居州縣，在京師立廟的，不能在裏城及南郊御路的兩側。"又另議承襲封爵的制度，不久因爲有廟人的子孫有的官職卑微不可以承續祭祀，而朝廷又難以全部推及襲封爵位的恩澤，事情最後没有施行。

大觀二年，議禮局言："所有臣庶祭禮，請參酌古今，討論條上，斷自聖衷。"於是議禮局議："執政以上祭四廟，餘通祭三廟。""古無祭四世者，又侍從官以至士庶，通祭三世，無等差多寡之别，豈禮意乎？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廟已增爲九室，則執政視古諸侯，以事五世，不爲過矣。先王制禮，以齊有萬不同之情，賤者不得僭，貴者不得逾。故事二世者，雖有孝思追遠之心，無得而越，事五世者，亦當跂以及焉。今恐奪人之恩，

大觀二年，議禮局説："所有臣吏庶民的祭禮，請求參酌古今，討論意見，條陳進上，然後由君上決斷。"於是議禮局建議："執政以上的官員祭祀四廟，其餘通通祭祀三廟。""古代没有祭祀四代的，又侍從官以至士庶，通通祭祀三世，没有等級多少的分别，難道符合禮意嗎？古代天子七世，現在太廟已經增加爲九室，那麽執政參考古代諸侯，祭祀五世，不算過分。先王制定禮法，以齊諧萬種不同的情况，使得卑賤者不能僭越，高貴者不得凌越。所以祭祀二世的，雖然有追溯遠祖的孝思，却不能够僭越，祭祀五世的，也應該努力達到。現在恐怕奪人之恩，而使大家

而使通祭三世，徇流俗之情，非先王制禮等差之義。可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應有私第者，立廟於門内之左，如狹隘，聽於私第之側。力所不及，仍許隨宜。”又詔：“古者寢不逾廟，禮之廢失久矣。士庶堂寢，逾度僭禮，有七楹、九楹者，若一旦使就五世、三世之數，則當徹毁居宇，以應禮制，豈得爲易行？可自今立廟，其間數視所祭世數，寢間數不得逾廟。事二世者，寢聽用三間。”議禮局言：“《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者，蓋始封之祖，不必五世，又非臣下所可通稱。今高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乞稱五世祖。其家廟祭器：正一品，每室籩、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壺尊、罍、鉶鼎、俎、篚各二，尊、罍加勺、冪各一，爵各一，諸室共用胙俎、罍洗一。從一品籩、豆、簠、簋降殺以兩。正二品籩、豆各八，簠、簋各二。餘皆如正一品之數。”詔禮制局製造，仍取旨以給賜之。

紹興十六年二月癸丑，詔太師、左僕射、魏國公秦檜合建家廟，命臨安守臣營之。太常請建於其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五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板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某大夫之神坐，貯以帛囊，藏以漆函。歲四享用孟月柔日行之，具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帝仿政和故事，命製祭器賜之。其後，太傅昭慶節度平樂郡王韋淵、太尉保慶節度吴益、少傅寧遠節度楊存中并請建家廟，賜以祭器。

隆興二年四月庚辰，少師、四川

通祭三世，徇於流俗，不符合先王制定禮法序列等差的義旨。可以讓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的官員祭祀五世，文武升朝官祭祀三世，其餘的祭祀二世。”“應有私家住宅的，在門内左側立廟；如果地方狹窄，聽任其在私宅旁邊立廟。力所不及的，仍然允許隨順所宜。”又詔令：“古代寢不超過廟，禮的廢壞已經很久了。士庶的堂寢，逾越禮度，有的建有七根楹柱，九根楹柱，如果一旦讓他們遵從五世、三世的制度，就應當拆毁房屋，來符合禮制，哪裏容易施行？可以在今後立廟時，間數視所祭世數而定，寢間數不能超過廟。祭祀二世的，寢聽由其用三間。”議禮局説：“《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大概是始封之祖，不一定是五世，又不是臣下所能通稱的。現在高祖以上的一祖没有名稱，請求稱爲五世祖。家廟的祭器：正一品，每室籩、豆各用十二個，簠、簋各用四個，壺尊、罍、鉶鼎、俎、篚各用兩個，尊、罍加勺、冪各用一個，爵各用一個，諸室共用一個胙俎、罍洗。從一品官籩、豆、簠、簋各減少兩個。正二品籩、豆各用八個，簠、簋各用兩個。其他的都同正一品的數量。”詔令禮制局製造祭器，又根據皇帝的旨意加以賜與。

紹興十六年二月癸丑，詔令太師、左僕射、魏國公秦檜應當建立家廟，命令臨安守臣營建。太常請求建在其私宅中門的左側，一堂五室，五世祖居中，東列二昭，西列二穆。堂中用黑白兩色塗飾。神板長一尺，寬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上面用大字書寫某官某大夫之神座，用帛囊貯存，收藏在漆匣之内。每年的四次祭祀在孟月柔日進行，具備三獻禮。禮官説歲時祭祀用常器常饌，皇帝仿照政和舊制，命令製造祭器賜與。後來，太傅昭慶節度平樂郡王韋淵、太尉保慶節度吴益、少傅寧遠節度楊存中都請求建造家廟，賞賜祭器。

隆興二年四月庚辰，少師、四川宣撫使吴璘

宣撫使吴璘請用存中例，從之。

乾道八年九月，詔有司賜少保、武安節度、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家廟祭器如故事。

淳熙五年七月，户部尚書韓彦古請以賜第進父世忠家廟如存中。十二月，少傅保寧節度衛國公史浩請建家廟，量賜祭器。

嘉泰元年，太傅、永興節度、平原郡王韓侂胄奏："曾祖琦效忠先朝，奕世侑食，家廟猶闕，請下禮官考其制建之。"二年，循忠烈王張俊，開禧三年，鄜武僖王劉光世，子孫相繼有請，皆從之。

嘉定十四年八月，詔右丞相史彌遠賜第，遵淳熙故事賜家廟，命臨安守臣營之，禮官討論祭器，并如侂胄之制。彌遠請并生母齊國夫人周氏及祔妻魯國夫人潘氏於生母别廟，皆下有司賜器。

景定三年，詔丞相賈似道賜家廟，命臨安守、漕營度，禮官討論賜祭器，并如儀。

請求依照存中之例，請求被允許。

乾道八年九月，詔令禮官賜與少保、武安節度、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家廟祭器，如同舊制。

淳熙五年七月，户部尚書韓彦古請求在賜第上建造父親世忠家廟，如同存中之例。十二月，少傅保寧節度衛國公史浩請求建造家廟，量情賜與祭器。

嘉泰元年，太傅、永興節度、平原郡王韓侂胄上奏："曾祖韓琦效忠前朝，累世配祭，家廟還未建立，請求下交禮官考定其制度建造。"二年，循忠烈王張俊，開禧三年，鄜武僖王劉光世，子孫都相繼請求，都予以答應。

嘉定十四年八月，詔令右丞相史彌遠賜第，遵用淳熙舊制賜與家廟，命令臨安守臣營造，禮官討論祭器，都如同侂胄的制度。彌遠請求將其生身母親齊國夫人周氏與祔妻魯國夫人潘氏合并在生母别廟，都下令禮官賜給祭器。

景定三年，詔令丞相賈似道賜與家廟，命令臨安守、漕營造，禮官討論賜與祭器，都遵用以往的儀制。

宋史卷一百十

志第六十三

禮(十三)

嘉禮(一)

上尊號儀　高宗内禪儀　上皇太后皇太妃册寶儀

舊史以飲食、婚冠、賓射、饗宴、脤膰、慶賀之禮爲嘉禮，又以歲時朝會、養老、宣赦、拜表、臨軒命官附之，今依《政和禮》分朝會爲賓禮，餘如其舊云。

舊史把飲食、婚冠、賓射、饗宴、脤膰、慶賀的禮儀作爲嘉禮，又把歲時朝會、養老、宣赦、拜表、臨軒命官附從其後，現在依照《政和禮》把朝會分歸於賓禮，其餘的一如舊史。

上尊號儀

尊號之典，唐始載於禮官。宋每大祀，群臣詣東上閤門，拜表請上尊號，或三上，或五上，多謙抑弗許；如允所請，即奏命大臣撰册文及書册寶。其受册多用祀禮畢日，御正殿行禮，禮畢，有司以册寶詣閤門奉進入内。建隆四年，群臣三上表上尊號，詔俟郊畢受册。前三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遂爲定制。

尊號的典制，唐代開始被禮官記載。宋代每當舉行大的祭祀時，群臣就來到東上閤門，拜表請求爲皇帝上尊號，或者三次陳請，或者五次陳請，多是皇帝自謙，不予應允；如果請求得到應允，就奏請命令大臣撰定册文及書於册寶。受册多在祭禮結束那天，皇帝御臨正殿行禮，禮畢，禮官拿着册寶來到閤門敬獻入内。建隆四年，群臣三次上表上尊號，詔令等到郊祀結束後接受册寶。前三天，派遣官吏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因而成爲定制。

其儀：有司宿設崇元殿仗衛，文武百官并集朝堂之次，攝太尉奉册於案，吏部侍郎一員押，司徒奉寶於案，禮部侍郎一員押，以五品、六品清資官充舉册、舉寶官，皆承之以匣，覆之以帊，俱詣殿門外之東、太尉之前。大樂令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官及宰執、兩制、供奉官等立於殿

其儀式：禮官提前設列崇元殿的儀仗，文武百官都集結在朝堂之上，攝太尉從案上拿起册，一名吏部侍郎督送，司徒從案上拿起寶，一名禮部侍郎督送，用五品、六品清資官充當舉册、舉寶官，册、寶都用匣盛放，上面蓋上手巾，都來到殿門外東側、太尉的前面。大樂令率領樂工進來就位，諸侍衛官及宰執、兩制、供奉官等站立在殿階下香案前左右兩側，如同平常進上閤門儀

階下香案前左右，如常入閤儀。侍中奏中嚴外辦，所司承旨索扇，扇上，皇帝衮冕，御輿出自西房，樂作，即御坐，扇開，樂止。符寶郎奉寶如常儀，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引太尉以下文武群官應北面位者，各就横行位，太常卿於册案前導至丹墀西階上少東，北向置訖。太尉、司徒、吏部禮部侍郎各入本班立定，典儀贊百官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起居訖，又再拜，分班序立。禮直官引太常卿隨行，吏部侍郎押册案以次序行，太尉從之，禮部侍郎次押寶案行，司徒從之，詣西階，至解劍褥位。其讀册中書令、讀寶侍中，候册案將至，先升於前楹間第一柱北對立。太尉解劍、脱舄訖，吏部侍郎押册案先升，太尉從升，當御坐前。太尉搢笏，北面奉册案稍前跪置訖，俯伏，興，少退，東向立；中書令進當册案前，讀册訖，俯伏，興，又搢笏，奉册於褥，東迴册函，北向進跪置御坐前，與舉册官降還侍立位，太尉亦降，納舄、帶劍。禮部侍郎押寶案升，司徒隨升，北面跪置，侍中讀寶訖，置册之南，俱復位，其納舄、帶劍、俯伏，一如上儀。典儀贊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太尉至西階下，解劍、舄升，當御坐前跪賀，其詞中書門下撰。賀訖復位，皆再拜，如讀册寶儀。侍中升至御坐前承旨，退臨階西向稱“有制”，典儀贊再拜訖，宣曰：“朕以鴻儀昭舉，保命會昌，迫於群情，祇膺顯號。退循寡昧，惕懼增深。所賀知。”宣訖復位，典儀贊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訖。侍中升階奏禮畢，降復位，扇上，樂作，帝降坐，御輿入自東房，扇開，樂止。侍中版奏解嚴，

制。侍中奏中嚴外辦，禮官接旨求扇，扇子進上來，皇帝穿戴衮冕，坐着轎子從西房出來，音樂奏響，皇帝來到御座前，扇子打開，音樂中止。符寶郎奉上寶來如同常儀，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别引導太尉以下的文武百官面向北方居位的，各自排定横行位，太常卿在册案前引導到丹墀西面石階上稍微靠東一點，面向北安置完畢。太尉、司徒、吏部禮部侍郎各自進入本位站定，典儀贊唱百官再拜，跳舞，三呼萬歲，又再拜問安之後，又再拜，然後分班按順序站立。禮直官引導太常卿隨行，吏部侍郎督送册案按照次序行進，太尉跟隨其後，禮部侍郎接着督送寶案行進，司徒跟隨其後，來到西階，到達解劍褥位。讀册中書令、讀寶侍中，等册案將要到來，先登上殿前第一根楹柱北面相對站立。太尉解下劍，脱完鞋，吏部侍郎督送册案先登上殿來，太尉跟着上來，來到御座前。太尉插好笏，面向北奉持册案稍稍向前跪下置放完畢，俯身於地，站起來，稍稍後退，面向東站立；中書令來到册案前，讀册完畢，俯身於地，站起來，又插好笏，從褥位上拿起册，向東回放到册函裹，面向北進前跪着放在御座前，與舉册官下降到侍立位，太尉也下來，穿鞋、佩劍。禮部侍郎督送寶案登上殿來，司徒跟着上來，面向北跪下置放，侍中讀寶完畢，放在册的南面，都回復原位，穿鞋、佩劍、俯伏，都如同上述儀制。典儀贊唱在位官都行再拜禮，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太尉來到西階下來，解劍、脱鞋上殿，來到御座前跪下道賀，其詞由中書門下撰寫。賀畢回復原位，都行再拜禮，如同讀册寶的儀制。侍中登殿來到御座前領旨，而後退到臨階處面向西稱説“有制”，典儀贊唱再拜完畢，侍中宣諭説：“朕因爲鴻典昭明，安保國脉昌隆，爲群情所迫，敬承顯榮徽號。退而自省昏昧，惕懼增深。群臣所賀已然知曉。”宣諭完畢，回到原位，典儀贊唱再拜，跳舞，三呼萬歲，又再拜完畢。侍中登上臺階啓奏禮畢，下來歸位，御扇進上，音樂響起，皇帝從御座上下來，轎子從東房進入，御扇打開，音樂中止。侍中舉起簡牘奏稱解除戒嚴，中書侍郎率領奉案官

中書侍郎帥奉案官升殿，跪奉册置於案，次門下侍郎奉寶如奉册禮，通事舍人贊引詣東上閤門狀進，所司承旨放仗，百官再拜訖，退如常儀。自後受册皆如之。禮畢，賜百官食于朝堂。

熙寧元年，宰臣曾公亮等上表請加尊號，詔不允。先是，翰林學士司馬光言："尊號起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其後佞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而中國獨無，足爲深耻。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爲朝廷惜之。今群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爲陛下聰明睿知，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仍令更不得上表請，則頌嘆之聲將洋溢四海矣。"詔賜光曰："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頻日淫雨，甲申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傾禍，被此鴻名，有慚面目，况在亮陰，亦難當是盛典。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爲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慚懼，非欺衆邀名。"其後，宰臣數上表請，終不允。

徽宗内禪，欽宗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宫。靖康元年正月朔，朝賀畢，車駕詣龍德宫賀，百官班門外，宰執進見如儀。

高宗内禪儀

高宗内禪。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日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宫，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并聽嗣君處分。"

十一日行内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宰臣、文武百僚立班，皇帝出宫，鳴鞭，禁衛諸班直、親從儀仗并

登殿，跪下持册放在案上，接着門下侍郎奉持寶如同奉册禮節，通事舍人幫助引導到東上閤門陳請進入，禮官領旨放下儀仗，百官再拜完畢，告退如同常儀。從此皇帝受册都采用這樣的儀制。禮典結束後，皇帝在朝堂給百官賜食。

熙寧元年，宰臣曾公亮等人上表請求皇帝加進尊號，詔令不許。此前，翰林學士司馬光説："尊號興起於唐代武后、中宗的時代，其後成爲舊制。先帝治平二年，辭謝尊號不接受，天下人無不稱頌先帝聖德。後來佞臣建議，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信件，他們有尊號而我國却没有，這足以成爲一樁大爲耻辱的事情。於是群臣又在不適宜的時候進上尊號，議論者很爲朝廷惋惜。現在群臣依用舊制進上尊號，臣以爲陛下聖明睿智，雖然應該享有鴻名，然而登基未久，又在服喪之中，考察事體，似乎未宜接受。陛下如果能憑聖意决斷，推讓不受，并命令不能再上表奏請，那麽對陛下的頌揚之聲將遍於天下。"詔令賜與司馬光説："閲覽卿的奏表，深感你的忠誠。朕正因爲連日淫雨，甲申地震，天威顯著，每日擔心傾國之禍，當此鴻名，已感慚愧，更何况身在服喪，也難以擔當此盛典。現已下達詔令，可以善作答辭，使朝廷内外知道朕的至誠慚懼，而非欺衆邀名。"後來，宰臣幾次上表奏請，終究不應允。

徽宗内禪，欽宗進上尊號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住在龍德宫。靖康元年正月初一，朝賀完畢，皇帝到龍德宫道賀，百官在門外班列，宰執進見一如儀制。

高宗内禪。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日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居德壽宫，皇后稱太上皇后，所有軍國大事都聽由繼位之君安排。"

十一日行内禪禮。禮官在紫宸殿設置儀仗，宰臣、文武百官列位站立，皇帝出宫，鳴放鞭炮，禁衛諸班直、親從儀仗及内侍省執骨朵使臣

內侍省執骨朵使臣等并迎駕，自贊常起居。皇帝升御坐，知閤門官以下并內侍都知、御帶以下一班起居，次管軍一班起居，次宰執以下常起居訖，左僕射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升殿奏曰："臣等不才，輔政累年，罪戾山積，乃蒙容貸，不賜誅責。今陛下超然獨斷，高蹈堯、舜之舉，臣等心實欽仰。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不勝依戀。"因再拜辭，相與泣下，幾至號慟。帝亦爲之流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閑退，此事斷自朕心，非由臣下開陳，卿等當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仁聖，天下所共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便御正殿。"帝曰："朕前此固嘗與之言，早來禁中又面諭之，即步行徑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已再三敦勉邀留，今在殿後矣。"宰執降階，皇帝降坐，鳴鞭還內。宰臣文武百僚并退，立班，聽宣詔訖，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訖，班權退，復追班入，詣殿下立班。

等都出來迎駕，自相贊唱進行日常的請安。皇帝登上御座，知閤門官以下官員連同內侍都知、御帶以下一班官員問安，接着管軍一班官員問安，接着宰執以下官員問安完畢，左僕射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登殿奏道："臣等無才，累年輔政，罪錯堆積如山，而承蒙聖上寬貸，不賜責罰。現在陛下超然獨斷，高蹈堯、舜之行，臣等心中實在欽敬。祇是從此不再能每天仰望聖上清光，犬馬之情，不勝依戀。"於是再拜辭别，互相流淚，幾乎致於慟哭。皇帝也爲之流淚説："朕在位三十六年，現在年老體病，久想退而閑居，此事自朕心決斷，不是由於臣下開導，卿等應當全力輔佐新君。"康伯等人又奏道："皇太子仁愛聖明，爲天下所共知，似乎聽説他太過謙遜，不肯就此御臨正殿。"皇帝説："朕此前已經與他談過，早晨來宫時又當面告諭，他步行直接趨往側殿門，想要回東宫，朕已再三敦勉邀留，現在他在殿後了。"宰執走下臺階，皇帝從御座上下來，鳴放鞭炮回宫。宰臣文武百官都退下，班列站立，聽宣詔完畢，再拜，起舞，三呼萬歲，再拜完畢，班列暫且退下，又追告班列進入，來到殿下班列站立。

少頃，新皇帝服履袍，涕泣出宫，禁衛諸班直、親從儀仗等迎駕，起居，鳴鞭。內侍扶掖皇帝至御榻，涕泣再三，不坐，內侍傳太上皇帝聖旨，請皇帝升御坐，皇帝升御坐東側坐。知閤門官以下一班起居、稱賀，次管軍官一班起居、稱賀，次文武百僚横行北向立，舍人當殿稱文武百僚宰臣陳康伯以下起居、稱賀，皇帝降御坐，側身西向不坐。俟宰臣以下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起居、稱賀畢，康伯等升殿奏："臣等言：願陛下即御坐，以正南面，上副太上皇帝傳授之意。"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

不一會兒，新皇帝身穿履袍，流着淚走出宫殿，禁衛諸班直、親從儀仗等迎駕，向皇帝請安，鳴放鞭炮。內侍扶着皇帝來到御座前，再三哭泣，不上坐，內侍傳達太上皇帝聖旨，請求皇帝登上御座，皇帝登上御座東側坐下。知閤門官以下的一班官員請安、道賀，接着管軍官一班官員請安、道賀，接文武百官排成横行，面向北站立，舍人對着大殿奏稱文武百官宰臣陳康伯以下的官員請安、道賀，皇帝來到御座前，側身向西，并不坐下。等到宰臣以下的官員再拜，起舞、三呼萬歲、請安、道賀完畢，康伯等人登殿啓奏："臣等進言：希望陛下到御座就座，以正面南而居之意，上合太上皇帝所授旨意。"皇帝面帶憂色説："君父的命令出於他一人獨自決斷，

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康伯等再奏：“兹者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第以駑下之材，恐不足以仰輔新政，然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幸慶。”再拜賀畢，奏事而退。宰執下殿，皇帝還内，鳴鞭。宰執文武百僚赴祥曦殿，候太上皇帝登輦，扈從至德壽宫而退。

這是大位，我恐懼不敢承當，還容我辭却退避。”康伯等人再次奏道：“現今伏仰皇帝陛下應天順人，繼登寶位，衹是以臣等駑下之才，恐怕不足以仰輔新政，然而依憑千載一遇的時會，實在是與天下蒼生不勝慶幸。”再拜賀畢，奏事而退。宰執下殿，皇帝回宫，鳴放鞭炮。宰執文武百官前往祥曦殿，等候太上皇帝登上御輦，侍從行至德壽宫退下。

翌日，詣德壽宫朝見。前期，儀鸞司設大次於德壽宫門内，小次於殿東廊西向。其日，俟皇帝出即御坐，從駕臣僚、禁衛等起居如常儀。皇帝降御坐，乘輦至德壽宫，文武百僚詣宫門外迎駕，起居訖，前導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先入，詣大次前分左右立定，俟皇帝降輦入，次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報文武百僚入，詣殿庭北向立定。前導官導皇帝入小次，簾降，俟太上皇帝即御坐，小次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升殿東階，詣殿上折檻前，奏請拜，皇帝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稍前，躬奏聖躬萬福訖，復位，再拜訖，導皇帝詣太上皇帝御坐之東，西向立。殿下在位官皆再拜，搢笏，三舞蹈，三叩頭，出笏就拜，又再拜，班首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再拜，班退，前導官以次退，從駕官歸幕次，以俟從駕。太上皇帝駕興，皇帝從，入見太上皇后，如宫中之儀。皇帝還内，如來儀。每遇正旦、冬至及朔望，并依上儀。

第二天，來到德壽宫朝見。此前，儀鸞司在德壽宫門内設置大次，在殿東廊面向西設置小次。那天，等到皇帝出來在御座就座，隨從的大臣、禁衛等向皇帝請安，如同常儀。皇帝下了御座，乘輦到德壽宫，文武百官到宫門外迎駕，請安完畢，前導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先進入，來到大次前分列左右立定，等到皇帝下輦進入，接着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報稱文武百官進入，來到殿庭面向北站定。前導官引導皇帝進入小次，遮簾放下，等到太上皇帝來到御座前，小次遮簾捲起，前導官引導皇帝登上殿東階，來到殿上折檻前，奏請拜見，皇帝再拜完畢，前導官引導皇帝稍稍向前，躬身奏聖上萬福完畢，回到原位，再拜完畢，引導皇帝來到太上皇帝御座東側，面向西站立。殿下在位官都再拜，插好笏，三次起舞，三次叩頭，拿出笏來拜，又行再拜禮，班首不離位，奏聖上萬福，又行再拜禮，班列退下，前導官按照次序退下，從駕官回到幕次，等待從駕。太上皇帝起駕，皇帝在後跟從，入見太上皇后，如同宫中儀式。皇帝還宫，如同來時的儀式。每逢正旦、冬至及朔望，都依照上述儀式進行。

十二日，帝詣德壽宫，以雨，百僚免入見，上就宫中行禮。自後詣宫，若行宫中禮，即不集百官陪位。十三日，詔令宰臣率百官於初二日、十六日詣德壽宫起居。又詔：“朕欲每日一朝德壽宫，修晨昏之禮。面奉

十二日，皇帝來到德壽宫，因爲下雨，百官免於入見，皇上到宫中行禮。自此後皇帝到太上皇帝所居宫殿，如果行宫中禮，就不集結百官陪位。十三日，詔令宰臣率領百官在初二日、十六日到德壽宫請安。又詔令：“朕想要每天朝見一次德壽宫，修明晨昏之禮。當面接受慈訓，恐怕

慈訓，恐廢萬機，勞煩群下，不蒙賜許。禮官宜重定其期，如前代朝朔望，甚爲疏闊，朕不敢取。”於是禮部、太常寺言：“《漢書》高皇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乞依此故事，每五日一次詣德壽宫朝見，如宫中禮。”

帝始御後殿，宰臣陳康伯等奏：“臣等朝德壽宫，太上皇宣諭，車駕每至宫，必於門外降輦，已再三勉諭，既行家人之禮，自宜至殿上降輦。”帝曰：“太上有旨不須五日一朝，只朝朔望，朕心未安，宜令有司詳議。如宫門降輦，臣子禮所當然。”於是禮部、太常言：“除朝朔望外，乞於每月初八、二十二日詣德壽宫起居，如宫中儀。”自後皆遵此制，如值雨、盛暑、祁寒，臨期承太上特旨乃免。

十一月冬至，上詣德壽宫稱賀上壽，禮畢，入見太后，如宫中禮。自後冬至并同。隆興元年正月朔，帝率百官詣德壽宫，如冬至儀。自後正旦并同。

乾道元年二月朔，帝詣德壽宫恭請太上、太后至延祥觀燒香，太上與帝乘馬，太后於後乘輿；次幸聚景園，次幸玉津園。自後帝詣德壽宫恭請太上、太后至南内，或幸延祥觀靈隱寺天竺寺、恭進太上聖政、册命皇太子，起居稱謝。遇游幸，則宰執以下從駕至游幸所，除管軍、環衛官等俟駕還護從還内，宰執以下并免護從，先退。

淳熙十六年，孝宗内禪，皇太子即皇帝位；紹熙五年，光宗内禪，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并如紹興三十二年故事。

上皇太后皇太妃册寶儀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册

廢理萬機，煩勞群臣，不蒙賜准。禮官應該重定日期，像前代朔望朝見那樣，太爲疏遠，朕不敢取用。”於是禮部、太常寺上言：“《漢書》高皇帝五天一朝見太上皇，請求依照這個舊例，每五天一次到德壽宫朝見，如同宫中之禮。”

皇帝開始御臨後殿，宰臣陳康伯等人奏道：“臣等朝見德壽宫，太上皇帝宣諭，皇帝車駕每次到宫中朝見，一定要在門外下輦，已是再三勸諭，既行家人之禮，自應到殿上下輦。”皇帝説：“太上有旨不需要五天一朝見，祇需在朔望朝見，朕心裏感到不安，應該讓禮官詳議。至於宫門前下輦，作爲臣子禮所應當。”於是禮部、太常説：“除了朔望朝見外，請求在每月初八、二十二日到德壽宫請安，如同宫中儀式。”此後都遵用此制，如果遇到下雨、酷暑、嚴寒，到時承蒙太上特旨便免於朝見。

十一月冬至，皇帝來到德壽宫爲太上皇祝壽，禮畢，入見太后，如同宫中禮儀。此後每年冬至都如此。隆興元年正月初一，皇帝率領百官來到德壽宫，如同冬至儀式。此後正旦都用此制。

乾道元年二月初一，皇帝來到德壽宫恭請太上、太后到延祥觀燒香，太上與皇帝乘馬，太后在後面乘車；接着巡幸聚景園，接着巡幸玉津園。此後皇帝到德壽宫恭請太上、太后來到南宫，或巡幸延祥觀靈隱寺天竺寺、恭進太上聖政、册命皇太子，請安稱謝。遇到游幸之時，宰執以下官員就從駕到游幸地，除管軍、環衛官等人等候車駕返回時護駕還宫，宰執以下的官員都免於護駕隨從，先行退下。

淳熙十六年，孝宗内禪，皇太子即皇位；紹熙五年，光宗内禪，皇子嘉王即皇位：都用紹興三十二年舊制。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册封典禮。建隆

禮。建隆元年，詔尊母南陽郡太夫人爲皇太后，仍令所司追册四親廟。後不果行。至道三年四月，尊太宗皇后李氏爲皇太后，宰臣等詣崇政殿門表賀皇帝，又詣内東門表賀皇太后。乾興元年，真宗遺制尊皇后劉氏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亦不果行册禮。

元年，詔令尊奉母親南陽郡太夫人爲皇太后，又命令禮官追册四親廟。後來未能實行。至道三年四月，尊奉太宗皇后李氏爲皇太后，宰臣等來到崇政殿門上表向皇帝道賀，又到内東門上表向皇太后祝賀。乾興元年，真宗留下遺命尊奉皇后劉氏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也未實行册禮。

天聖二年，宰臣王欽若等五表請上皇太后尊號。十一月，郊祀畢，帝御天安殿受册，百官稱賀畢，再序班。侍中奏中嚴外辦，禮儀使奏發册寶，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秉珪以出。禮儀使、閤門使導帝隨册寶降自西階，内臣奉至殿庭，置横街南東向褥位，册在北，寶在南，帝立殿庭北向褥位，奉册寶官奉册寶案，太常卿、吏部禮部侍郎引置當中褥位。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尉、司徒就册寶位，帝搢珪跪，奉册授太尉，又奉寶授司徒，皆搢笏東向跪受，興，奉册寶案置於近東西向褥位。禮儀使奏請皇帝歸御幄，易常服，乘輿赴文德殿後幄，百官班退赴朝堂，太尉、司徒奉册寶至文德殿外幄，太尉以下各就次以俟。

天聖二年，宰臣王欽若等人五次上表請求上皇太后尊號。十一月，郊禮完畢，皇帝御臨天安殿受册，百官道賀完畢，再次序位班列。侍中奏中嚴外辦，禮儀使奏打開册寶，皇帝頭帶通天冠、身穿絳紗袍，拿着珪出來。禮儀使、閤門使引導皇帝跟隨册寶從西階下來，内臣將其捧到殿庭，放到横街南面向東的褥位上，册在北，寶在南，皇帝站在殿庭面向北的褥位上，奉册寶官奉持册寶案，太常卿、吏部禮部侍郎引導放置到當中褥位。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都行再拜禮。太尉、司徒到册寶位，皇帝插好珪跪下，捧册交給太尉，又捧寶交給司徒，他們都插好笏面向東跪下接受册寶，站起來，奉持册寶案放在靠近東側面向西的褥位。禮儀使奏請皇帝回到御幄，换上常服，乘輿到文德殿後幄，百官班列退下赴朝堂，太尉、司徒奉持册寶到文德殿外幄，太尉以下的官員各自就位以待。

侍中奏中嚴外辦，太后服儀天冠、衮衣以出，奏《隆安之樂》，行障、步障、方團扇，侍衛垂簾，即御坐，南向，樂止。太常卿導册案至殿西階下，各歸班，在位者皆再拜。太尉押册案，司徒奉册，中書令讀册訖，侍中押寶案，司徒奉寶，侍中讀寶畢，太尉、司徒詣香案前，分班東西序立。尚宫贊引皇帝詣皇太后坐前，帝服靴袍，簾内行稱賀禮，跪曰："嗣皇帝臣某言：皇太后陛下顯崇徽號，昭焕寰瀛，伏惟與天同壽，率土不勝欣抃。"俯伏，興，又再拜，

侍中奏中嚴外辦，太后頭戴儀天冠、身穿衮衣出來，演奏《隆安之樂》，施設行障、步障、方團扇，侍衛，垂簾，來到御座，面向南，音樂中止。太常卿引導册案來到殿西階下面，各回班列，在位次上的人都行再拜禮。太尉督送册案，司徒捧册，中書令讀册完畢，侍中督送寶案，司徒捧寶，侍中讀寶完畢，太尉、司徒來到香案前，分别班列在東西方向站立。尚宫贊唱引導皇帝來到皇太后座前，皇帝穿着靴袍，簾内行稱賀禮，皇帝跪下説："繼位皇帝臣某言：皇太后陛下顯隆徽號，昭明天下，伏願太后與天同壽，普天之下不勝歡慶。"俯身於地，站起來，又再拜，尚宫來到御座領旨，退下，面向西説道："皇太

尚宫詣御坐承旨，退，西向稱："皇太后答曰：皇帝孝思至誠，貫于天地，受兹徽號，感慰良深。"帝再拜，尚宫引歸御幄，太尉率百官稱賀，奏《隆安之樂》，太后降坐還幄，樂止。侍中奏解嚴，所司放仗，百官再拜退。太后還内，内外命婦稱賀太后、皇帝於内殿，在外命婦及兩京留司官并奉表稱賀。自是，上皇太后尊號禮皆如之。

后回答：皇帝的孝思至爲誠懇，貫達天地，受此徽號，感慨欣慰頗深。"皇帝再拜，尚宫引導皇帝回到御幄，太尉率領百官祝賀，奏《隆安之樂》，太后從御座上下來回到幄次，音樂中止。侍中奏解除戒嚴，禮官解散儀仗，百官再拜而退。太后回到宫中，内外命婦在内殿向太后、皇帝道賀，在外命婦及兩京留司官都奉表祝賀。此後，上皇太后尊號時都用如上的禮儀。

熙寧二年，神宗尊皇太后曹氏爲太皇太后，詣文德殿跪奉玉册授攝太尉曾公亮、金寶授攝司徒韓絳，又跪奉皇太后高氏玉册授攝太尉文彦博、金寶授攝司徒趙抃，禮畢，百官稱賀。

熙寧二年，神宗尊奉皇太后曹氏爲太皇太后，來到文德殿跪捧玉册交給攝太尉曾公亮、金寶交給攝司徒韓絳，又跪捧皇太后高氏玉册交給攝太尉文彦博、金寶交給攝司徒趙抃，禮畢，百官道賀。

哲宗即位，詔尊太后高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向氏爲皇太后，德妃朱氏爲皇太妃。禮部議："皇太妃生日節序物色，其冠服之屬如皇后例，稱慈旨，慶賀用箋。太皇太后、皇太后於皇太妃稱賜，皇帝稱奉，百官不稱臣。皇帝問皇太妃起居用箋，皇太妃答皇帝用書。"宰臣請特建太皇太后宫曰崇慶，殿曰崇慶、曰壽康；皇太后宫曰隆祐，殿曰隆祐、曰慈徽。

哲宗即位，詔令尊奉太后高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向氏爲皇太后，德妃朱氏爲皇太妃。禮部議論："皇太妃生日的禮節用物，冠服之類如皇后，稱慈旨，慶賀時用紙箋。太皇太后、皇太后對於皇太妃稱賜，皇帝對於皇太妃稱奉，百官不稱臣。皇帝向皇太妃請安用紙箋，皇太妃答謝皇帝用書信。"宰臣請求特建太皇太后宫名爲崇慶宫，殿名崇慶、壽康；皇太后宫名爲隆祐，殿名隆祐、慈徽。

元祐二年，詔太皇太后受册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皇太后受册依熙寧二年故事，皇太妃與皇太后同日受册，令太常禮官詳定儀注。右諫議大夫梁燾請對文德殿，太皇太后曰："大臣欲行此禮，予意謂必難行。"燾對曰："誠如聖慮，願堅執勿許。且母后權同聽政，蓋出一時不得已之事，乞速罷之。"中書舍人曾肇亦言："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受遼使朝見，亦止於御崇政殿，未嘗踐外朝。今皇帝述仁祖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太皇太后儻以此時特下明

元祐二年，詔令太皇太后受册依用章獻明肅皇后舊制，皇太后受册依用熙寧二年舊制，皇太妃與皇太后同日受册，命令太常禮官詳定儀制。右諫議大夫梁燾請求在文德殿應對。太皇太后説："大臣想要行用此禮，我認爲一定難以實行。"梁燾回答説："確實如同聖后所慮，希望您堅守己見不要應允。而且母后權同聽政之君，大概是出於一時的不得已，請求儘快罷止。"中書舍人曾肇也説："太皇太后聽政以來，衹是限在延和殿主政，接受遼使朝見，也衹是在崇政殿進行，未曾到過外朝。現在皇帝追用仁祖舊制，來隆施崇奉之禮，太皇太后如果在這時特地頒下明詔，弘揚皇帝孝敬的誠意，而又固守謙遜美德，

詔，發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止於崇政殿受册，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兩義俱得，顧不美歟?”太皇太后欣然納之，乃詔將來受册止於崇政殿。尋以天旱權罷。未幾，太師文彦博等以時雨溥澍，秋稼有望，請舉行册禮，凡三請乃從。九月六日，發太皇太后册寶于大慶殿，發皇太后、太妃册寶于文德殿，行禮如儀。

祇在崇政殿受册，那麽皇帝的孝誠便越發顯著，太皇太后的美德便越發尊高，兩全其美，難道不好嗎?”太皇太后欣然接受，於是下詔將來受册時祇在崇政殿進行。既而因爲天旱暫罷。不久，太師文彦博等人因爲時雨普降，秋收有望，請求舉行册禮，共三次陳請纔得到批准。九月六日，在大慶殿頒發太皇太后册寶，在文德殿頒發皇太后、太妃册寶，按照儀制行禮。

紹聖元年，詔:“奉太皇太后旨，皇太妃特與立宫殿名，坐六龍輿，張傘，出入由宣德正門。”有司請應宫中并依稱臣妾，外命婦入内準此；百官拜箋稱賀，稱殿下。

紹聖元年，詔令:“奉太皇太后旨意，特爲皇太妃立宫殿名稱，乘坐六龍輿，張傘，出入走宣德正門。”禮官請求到時候宫中都對皇太妃稱臣妾，外命婦入宫時也照此進行；百官致箋拜賀，稱殿下。

徽宗即位，加哲宗太妃號曰聖瑞，既又御文德殿册命元符皇后劉氏爲太后，并依皇后禮制。

徽宗即位後，爲哲宗太妃加號聖瑞，不久又御臨文德殿册封元符皇后劉氏爲太后，都依用皇后的禮制。

建炎元年五月，册元祐皇后爲隆祐太后，令所司擇日奉上册寶，時方巡幸，不克行禮；遥尊韋賢妃爲宣和皇后。紹興七年三月，詔略曰:“宣和皇后夙擁慶羡，是生眇冲，乃骨肉之至親，偕父兄而時邁。十年地阻，懷《陟岵》、《凱風》之思；萬里使還，奉上皇、寧德之諱。宜尊爲皇太后，令所司擇日奉上册寶。”太常寺言:“請依祖宗故事，俟三年之喪終制，然後行禮。”時翰林學士朱震言:“唐德宗建中上太后沈氏尊號時，沈太后莫知所在，猶供張含元殿，具衮冕，出左序，立東方，再拜奉册。今太后聖體無恙，信使相望，豈可不舉揚前憲?臣又聞，三年之制，惟天地、社稷越紼行事。德宗以大曆十四年即位，明年改元建中，時行易月之制，故以冕服行事。今陛下退朝之服，盡如禮制，謂當供張别殿，遣三公奉册，册藏于有司，恭俟來歸。願

建炎元年五月，册命元祐皇后爲隆祐太后，命令禮官擇日奉上册寶，這時皇帝正在巡幸之中，不能施行禮儀；遥相尊奉韋賢妃爲宣和皇后。紹興七年三月，詔令大略説:“宣和皇后早年擁有佳辰，人人稱慕，實生朕身，是骨肉至親，隨從父兄而歷經歲月。十年爲地遠所阻隔，懷有《陟岵》、《凱風》那樣的情思；萬里歸還，奉持上皇、寧德的尊諱。應該尊爲皇太后，命令禮官擇日奉上册寶。”太常寺説:“請求依用祖宗舊制，等到三年之喪結束，再行册禮。”這時翰林學士朱震説:“唐德宗建中年間進上太后沈氏尊號時，沈太后不知道在哪裏，仍然在含元殿設帳，備好衮冕，出於左序，在東方站立，再拜奉册。現在太后聖體無恙，信使接連不斷，豈能不舉用前典?臣又聽説，三年之喪的制度，祇有天地、社稷的祭祀可以不受限制行事。德宗在大曆十四年繼位，第二年改元建中，當時施行易月的制度，所以用冕服行事。現在陛下退朝的服飾，盡合禮制，臣以爲應當在别殿設帳，派遣三公奉上册書，册書藏在禮官處，恭候太后來歸。希望下交禮官説明。”詔令采納。禮部、太常説:“寶

下禮官講明。"詔從之。禮部、太常言:"寶文欲乞以'皇太后寶'四字爲文,合差撰册文官一員,書册文官一員,書篆寶文官一員,并差執政。"十年,營建皇太后宫,以慈寧爲名。十二月,帝自常御殿詣慈寧殿遥賀皇太后,奉上册寶。

文想要請用'皇太后寶'四個字,應當派遣一名撰册文官,一名書册文官,一名書篆寶文官,都派遣執政大臣掌管此事。"十年,營建皇太后宫殿,用慈寧命名。十二月,皇帝從御所到慈寧殿遥賀皇太后,奉上册寶。

十二年八月,皇太后還慈寧宫,十月十八日,奉進册寶。其日張設慈寧殿,設坐殿中,皇太后服褘衣即御坐,本殿官設册寶於殿下,慈寧宫事務官并本殿官并朝服詣殿下,再拜,搢笏,舉册寶奉進;先進册,次進寶,進畢,降坐,易褘衣,服常服。皇帝詣慈寧殿賀,如宫中儀,次宰臣率百僚拜表稱賀。

十二年八月,皇太后回到慈寧宫,十月十八日,進奉册寶。那天在慈寧殿設帳,在殿中設座,皇太后身穿褘衣來到御座,本殿官在殿下設置册寶,慈寧宫事務官連同本殿官都穿着朝服來到殿下,再拜,插笏,舉着册寶奉進;先進上册,再進上寶,進奉完畢,皇太后離座,改换褘衣,穿上常服。皇帝來到慈寧殿祝賀,如同宫中儀式,接着宰臣率領百官上表致賀。

三十二年六月,詔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集議以聞。左僕射陳康伯等言:"五帝之壽,惟堯最高,百王之聖,惟堯獨冠。今兹高世之舉,視堯有光,恭請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曰壽聖太上皇后。"詔恭依,仍令禮部、太常討論禮儀以聞。左僕射陳康伯撰太上皇帝册文,兼禮儀使、參政汪澈書册文并篆寶,知樞密院葉義問撰太上皇后册文,同知樞密院事黄祖舜書册文。

三十二年六月,詔令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集中商議呈報。左僕射陳康伯等人説:"五帝之年壽,堯爲最高,百代的聖王,堯居於首位。現在祖宗的德業,比堯更富光輝,恭請進上太上皇帝尊號爲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爲壽聖太上皇后。"詔令恭敬依從,又命令禮部、太常討論禮儀呈上。左僕射陳康伯撰寫太上皇帝册文,兼禮儀使、參政汪澈書寫册文并篆刻寶文,知樞密院葉義問撰寫太上皇后册文,同知樞密院事黄祖舜書寫册文。

八月十四日,奉上册寶,是日陪位文武百僚、太傅以下行事官,并朝服入詣大慶殿下立班。皇帝自内服履袍入御幄,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至大慶殿,詣册寶褥位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皇帝行發册寶授太傅之禮如儀。禮畢,皇帝還幄,服履袍還内,文武百僚退。

八月十四日,奉上册寶,這天陪位文武百官、太傅以下的行事官,都身穿朝服來到大慶殿下班列站定。皇帝從宫内穿着履袍進入御幄,戴通天冠、穿絳紗袍出來到大慶殿,來到册寶褥位前再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完畢,皇帝頒發册寶交給太傅的禮儀依照儀式進行。禮畢,皇帝回到幄次,穿着履袍回宫,文武百官退下。

儀仗鼓吹備而不作。護衛册寶,太傅以下行事官導從册寶至德壽宫。皇帝自祥曦殿服履袍乘輦,至德壽宫

儀仗鼓吹備而不用。護衛着册寶,太傅以下的行事官引導跟從册寶來到德壽宫。皇帝從祥曦殿穿着履袍乘坐輦,到德壽宫大次時下輦,陪位

大次降輦，陪位文武官入殿庭立班定，太傅以下行事官從册寶入殿，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殿，詣西向褥位立，太上皇帝自宫服履袍即坐，皇帝北向四拜起居訖，次太傅以下皆四拜起居。

文武官員進入殿庭班列站定，太傅以下的行事官跟隨着册寶進入殿中，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登上殿堂，來到向西的褥位前站定，太上皇帝從宫内穿着履袍前來就座，皇帝面向北四次揖拜請安完畢，接着太傅以下的官員都四拜請安。

次行奉册之禮，中書令、參知政事史浩讀册，攝侍中葉義問讀寶，讀訖，退復位。皇帝再拜稱賀曰："皇帝臣某稽首言：伏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册寶告成，鴻名肇正，與天同壽，率土均歡。"皇帝再拜，次侍中承旨宣答曰："皇帝孝通天地，禮備古今，勉受鴻名，良深感慰。"皇帝再拜訖，西向立，次太傅以下再拜稱賀致詞曰："攝太傅、尚書左僕射臣康伯等稽首言：伏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肅臨寶位，誕受丕稱，獨推天父之尊，普慰帝臣之願。"奏訖，再拜，舞蹈。次侍中承旨宣答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聖旨：倦勤滋久，佚老是圖，勉受嘉名，但增感慰。"又再拜，舞蹈。次太上皇帝降坐入宫，皇帝後從壽聖太上皇后册寶入宫。

接着施行奉册典禮，中書令、參知政事史浩讀册文，攝侍中葉義問讀寶文，讀完以後，退回原位。皇帝再拜致賀説："皇帝臣某稽首而拜説：伏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册寶完成，鴻名得以端正，與天齊壽，普天同慶。"皇帝再拜，接着侍中承旨宣答説："皇帝孝誠貫通於天地，備用古今禮儀，勉力接受鴻名，深爲感慰。"皇帝再拜完畢，向西站立，接着太傅以下的官員再拜稱賀致詞説："攝太傅、尚書左僕射臣康伯等人稽首而拜説：伏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肅穆莅臨寶位，接受尊貴的稱號，獨自推稱天父之尊，普遍慰藉帝臣的心願。"奏畢，再拜，起舞。接着侍中承旨宣答説："光堯壽聖太上皇帝聖旨：倦勞日久，祇想老有安樂，勉力接受嘉名，祇增加感慰之情。"又再拜，起舞。接着太上皇帝離座入宫，皇帝在後面跟隨壽聖太上皇后册寶入宫。

皇帝詣太上皇后坐前北向立，太上皇后升坐，皇帝四拜起居，行奉上册寶之禮，讀册官陳子常讀册，讀寶官梁康民讀寶，讀訖復位，皇帝再拜稱賀致詞曰："皇帝臣某稽首言：伏惟壽聖太上皇后殿下德茂坤元，禮崇大號，寶書翕受，歡抃無疆。"皇帝再拜，次宣答官承旨宣答曰："壽聖太上皇后教旨：皇帝祲容載蕆，顯號來膺，誠孝通天，但深感愓。"皇帝再拜訖，太上皇后降坐入宫。次太傅以下文武百僚就德壽殿下拜箋稱賀以俟，皇帝服履袍乘輦還内。十六日，宰臣率文武百僚詣文德殿拜表稱賀。

皇帝來到太上皇后座前面向北站立，太上皇后上座，皇帝四次揖拜請安，行奉上册寶的禮儀，讀册官陳子常讀册文，讀寶官梁康民讀寶文，讀完後歸位，皇帝再拜稱賀致詞説："皇帝臣某稽首而拜説：伏仰壽聖太上皇后殿下德茂坤元，禮拜尊崇以大號，寶册同時收受，普天同慶。"皇帝再拜，接着宣答官承旨宣答説："壽聖太上皇后教旨：皇帝盛容裁决，當此顯號，孝誠通天，祇是深爲感愓。"皇帝再拜完畢，太上皇后離座入宫。接着太傅以下的文武百官來到德壽殿下致箋祝賀以待，皇帝穿着履袍乘輦還宫。十六日，宰臣率領文武百官來到文德殿上表祝賀。

宋史卷一百十一

志第六十四

禮(十四)

嘉禮(二)

冊立皇后儀　冊命皇太子儀　冊皇太子妃儀
公主受封儀　冊命親王大臣儀

冊立皇后儀

冊立皇后。建隆元年,立瑯邪郡夫人王氏爲皇后,命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自後,凡制書云冊命者,多不行冊禮。后妃皆寫冊命告身,以金花龍鳳羅紙、金塗標袋,有司進入,學士院草制,宣於正殿。近臣、牧守、宗室皆修貢禮,群臣拜表稱賀,又詣内東門奉箋賀皇后。

冊立皇后。建隆元年,立瑯邪郡夫人王氏爲皇后,命令禮官擇期備行冊命禮。此後,凡是制書説冊命的,多不行冊禮。后妃都寫有冊命告身,用金花龍鳳羅紙、塗金標袋,禮官奉上,學士院草擬制文,在正殿宣告。近臣、牧守、宗室都獻納貢品,群臣上表祝賀,又到宫内東門奉箋致賀皇后。

真宗冊德妃劉氏爲皇后,不欲令藩臣貢賀,不降制於外廷,止命學士草詞付中書。

真宗冊命德妃劉氏爲皇后,不想讓藩臣獻貢祝賀,就不在外廷頒降制文,衹是命令學士草定詞文交給中書。

仁宗冊皇后曹氏,其冊制如皇太子,玉用珉玉五十簡,匣依冊之長短;寶用金,方一寸五分,高一寸,其文曰"皇后之寶",盤螭紐;綬并緣冊寶法物約舊制爲之,匣、盝并朱漆金塗銀裝。其禮與《通禮》異,不立仗,不設縣。

仁宗冊命皇后曹氏,冊制如同皇太子,玉用五十簡珉玉,匣的大小依照冊的長短而定;寶用金製成,一寸五分見方,高一寸,寶文爲"皇后之寶",用盤螭紐;綬帶及緣飾冊寶的法物依照舊制製成,匣、盝都是朱漆塗金的銀器。禮制與《通禮》不同,不立儀仗,不設懸樂。

前一日,守宫設次於朝堂,設冊寶使、副次於東門外,命婦次於受冊寶殿門外,設皇后受冊寶位於殿庭階下北向。奉禮設冊寶使位於内東門外,副使、内侍位於其南,差退,東向北上,冊

前一天,守宫在朝堂設位,在東門外設置冊寶使、副位,命婦設位在受冊寶殿門外,在殿庭階下面向北設皇后受冊寶位。奉禮在内東門外設冊寶使位,副使、内侍在其南面設位,差遣退下時,面向東,以北爲上,冊寶案在冊寶使前面設位,面向南,

寶案位於使前南向,又設内給事位於北厢南向。

其日,百官常服早入次,禮直官、通事舍人先引中書令、侍中、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奉册寶官,執事人絳衣介幘,詣垂拱殿門就次,以俟册降。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引宰臣、樞密、册寶使副、百官詣文德殿立班,東西相向。内侍二員自内承旨降皇后册寶出垂拱殿,奉册寶官俱搢笏率執事人,禮直官導中書侍郎押册,中書令後從,門下侍郎押寶,侍中後從,由東上閤門出,至文德殿庭權置。

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使、副就位,次引侍中於使前,西向稱"有制",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副、在位官皆再拜,宣曰:"贈尚書令、冀王曹彬孫女册爲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使、副再拜,侍中還位,門下侍郎帥主節者詣使東北,主節以節授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執節授册使,册使跪受,興,付主節,幡隨節立於使左。次引中書令、侍中詣册寶東北,西向立,中書侍郎引册案立於中書令右,中書令取册授册寶使,使跪受,興,置於案,中書令、中書侍郎退復班。門下侍郎引寶案於侍中之右,取寶授册寶使如上儀,退復位,典儀贊拜訖,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使、副押册寶,持節者前導,奉册寶官奉舁,援衛如式,以次出朝堂門,詣内東門附内臣入進。

内臣引内外命婦入就位,内侍詣閤請皇后服褘衣。册寶至,使、副俱東向内給事前,北向跪稱:"册寶使李迪、副使王隨奉制授皇后册寶。"俯伏,興,退復位。内給事入詣受册寶殿門皇后前跪奏訖,内侍進詣使前,西面跪受册寶,以授内謁者監,使退復位。内謁者監、主當内臣持册寶入内東門,内侍從

又在北厢設内給事位,面向南。

那天,百官身穿常服提早入位,禮直官、通事舍人先引導中書令、侍中、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奉册寶官,主持人穿着絳衣,頭戴介幘,來到垂拱殿門前就位,等候册寶降臨。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别引導宰臣、樞密、册寶使副、百官來到文德殿班列,東西相對。兩名内侍從宫中承旨頒降皇后册寶出垂拱殿,奉册寶官都插好笏率領主持人,禮直官引導中書侍郎督送册,中書令跟隨其後,門下侍郎督送寶,侍中在後面跟從,從東上閤門出來,來到文德殿庭暫且放置。

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使、副就位,接着引導侍中來到使前,面向西説"有制",典儀説"再拜",贊者傳語,使、副、在位次上的官員都行再拜禮,宣讀説:"贈尚書令、冀王曹彬孫女册命爲皇后,命令你們拿着節來行禮。"使、副再拜,侍中回到原位,門下侍郎率領主掌節的人來到使的東北,主掌節的人把節交給門下侍郎,門下侍郎拿着節交給册使,册使跪着接過來,站起來,交給掌管節的人,幡隨着節置立在使的左側。接着引導中書令、侍中來到册寶東北,面向西站立,中書侍郎引導册案置立在中書令的右邊,中書令拿起册交給册寶使,使跪下接受,站起來,放在案上,中書令、中書侍郎退還班列。門下侍郎引導寶案到侍中的右邊,取下寶交給册寶使如同上面的儀式,退回原位,典儀贊唱揖拜完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使、副督送册寶,持節的人作爲前導,奉册寶官奉持,儀衛如制,依次走出朝堂門,來到内東門跟隨内臣進入。

内臣引導内外命婦進入就位,内侍到閤門請求皇后穿上褘衣。册、寶來到,使、副都面向東走到内給事跟前,面向北跪下説:"册寶使李迪、副使王隨奉制授與皇后册寶。"俯身於地,站起來,退回原位。内給事進到受册寶殿門皇后面前跪奏完畢,内侍走到使面前,面向西跪受册寶,交給内謁者監,使退回原位。内謁者監、主當内臣奉持册寶走入内東門,内侍跟從,依次進入殿庭。内侍幫助

之,以次入詣殿庭。内侍贊引皇后降立庭中北向位,内侍跪取册,次内侍跪取寶,興,立皇后右少前西向,内侍二員進立皇后左少前東向,内侍稱"有制",内侍贊皇后再拜,内侍奉册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内侍,次内侍奉寶亦然。復贊再拜訖,導皇后升坐,内臣引内外命婦稱賀如常儀。禮畢,内侍導皇后降坐還閤,内外命婦班退。皇后易常服,謝皇帝、皇太后,用常禮。百官詣東上閤門表賀。

元祐五年八月,太皇太后詔:以皇帝納后,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與太常禮官檢詳古今六禮沿革,參考《通禮》典故,具爲成式。群臣又議勘昏,御史中丞鄭雍等請不用陰陽之説,吕大防亦言不可,太后納之。

六年八月,三省樞密院言:"六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副使。以舊尚書省權爲皇后行第。納采、問名同日,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用穀圭爲贄,不用雁。'請期'依《開寶禮》改爲'告期','親迎'爲'命使奉迎'。納采前,擇日告天地、宗廟。皇帝臨軒發册,同日,先遣册禮使、副,次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又言:"據《開元禮》,納采、問名合用一使,納吉、納成各别日遣使。今未委三禮共遣一使,或各遣使。又合依發册例立仗。"詔:"各遣使,文德殿發制依發册立仗。"

七年正月,詔尚書左丞蘇頌撰册文并書。學士院上六禮辭語,其納采制文略曰:"太皇太后曰:咨某官封姓名,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爲宜。率由舊典,今遣使持節太尉某、宗正卿某以禮納采。"其答文曰:"太皇

引導皇后來到庭中面向北的位次站定,内侍跪下取册,又跪下取寶,站起來,站在皇后右面稍前的地方,面向西,兩名内侍來到皇后左面稍前處面向東站立,内侍説"有制",内侍贊唱皇后再拜,内侍奉册進呈給皇后,皇后接過後交給内侍,接着内侍奉寶也如此。又贊唱再拜完畢,引導皇后上坐,内臣引導内外命婦致賀如同常儀。禮儀結束後,内侍引導皇后下座回閤,内外命婦班列而退。皇后改換常服,謝過皇帝、皇太后,用日常禮儀。百官來到東上閤門上表致賀。

元祐五年八月,太皇太后詔令:因爲皇帝要納娶皇后,命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與太常禮官詳考古今六禮的演變,參考《通禮》典制,確定儀制。群臣又商議核定婚禮,御史中丞鄭雍等人請求不用陰陽之説,吕大防也説不可用,太后加以采納。

六年八月,三省樞密院説:"按照六禮,命令使者前往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差遣執政官攝太尉充當使者,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當副使。暫且用舊尚書省作爲皇后行第。納采、問名在同一天,第二天納吉、納成、告期。納成用穀圭作獻禮,不用雁。'請期'依照《開寶禮》改爲'告期','親迎'改爲'命使奉迎'。納采之前,擇期祭告天地、宗廟。皇帝來到軒前頒發册書,同一天,先派遣册禮使、副,接着派遣奉迎使,命令文武百官到行第班列迎接。"又説:"按照《開元禮》,納采、問名合用一使,納吉、納成,分别在另外的日期派遣使者。現在没有明確是三禮共派遣一個使者,或者是各自遣使。又應當依照發册法例陳列儀仗。"詔令:"各自遣使,在文德殿頒行制度依照發册法例陳列儀仗。"

七年正月,詔令尚書左丞蘇頌撰定册文并書寫。學士院進上六禮辭語,納采制文略爲:"太皇太后説:某官封姓名,天地開闢,始制人倫,施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與公卿大臣商議,都認爲很合適。遵用舊典,現在派遣使持節太尉某、宗正卿某根據禮節納采。"答謝文字爲:"太皇太后頒發嘉令,到卑陋之家訪求婚姻,備用納采禮節,臣

太后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女未閑教訓,衣履若而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封冀土臣姓某稽首再拜承制詔。"問名制曰:"兩儀合德,萬物之統,以聽内治,必咨令族。重宣舊典,今遣使持節某官以禮問名。"答曰:"使者重宣中制,問臣名族。臣女,夫婦所生,先臣故某官之遺微孫,先臣故某官之遺曾孫,先臣故某官之遺孫,先臣故某官之外孫女,年若干。欽承舊章,肅奉典制。"納吉制曰:"人謀龜筮,同符元吉,恭順典禮,今使某官以禮納吉。"答曰:"使者重宣中制,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納成制曰:"咨某官某之女,孝友恭儉,實維母儀,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黝纁、穀圭、六馬以章典禮,今使某官以禮納成。"答曰:"使者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告期制曰:"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吉日惟某月、某甲子可迎。率遵典禮,今遣某官以禮告期。"答曰:"使者重宣中制,以某月、某甲子吉日告期。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奉迎制曰:"禮之大體,欽順重正,其期維吉,典圖是若,今遣某官以禮奉迎。"答曰:"使者重宣中制,今日吉辰,備禮以迎。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率舊章,肅奉典制。"餘如式。

三月,禮部、太常寺上納后儀注:

發六禮制書。太皇太后御崇慶殿,内外命婦立班行禮畢,内給事出殿門,置六禮制書案上,出内東門;禮直官、通事舍人引由宣祐門至文德殿後門入,權置案於東上閤門。

命使納采、問名。文德殿,宰臣、親王、執政官、宗室、百僚、大

的女兒缺少教導,長於寒素。恭敬地奉守舊禮,嚴肅地奉行典制。某官封冀土之臣姓某稽首再拜承接制詔。"問名制文説:"兩儀合德,是萬物的綱紀,選擇内助,一定要咨求令族。隆重宣明舊典,現在遣使持節某官據禮問名。"回答説:"使者隆重宣明朝廷制文,問臣姓名族屬。臣的女兒,爲夫婦所生,是先臣故某官的遺微孫,先臣故某官的遺曾孫,先臣故某官的遺孫,先臣故某官的外孫女,年齡若干。恭敬地奉守舊禮,嚴肅地奉行典制。"納吉制文説:"人謀龜筮,都認爲是大吉,恭敬順行禮典,現在派遣某官據禮納吉。"回答説:"使者隆重宣明朝廷制文,臣家族卑陋,憂懼不能擔當。恭敬地奉守舊禮,嚴肅地奉行典制。"納成制文説:"某官某之女,孝敬友悌,恭順節儉,實爲人母儀範,應該奉守宗廟,永遠秉承上天的福祐。用黝纁、穀圭、六馬來彰明禮典,現在派某官據禮納成。"回答説:"使者隆重宣明朝廷制文,降婚於卑陋之家,以上公之禮相尊崇,用豐厚禮物來施寵,備下信物,賜以典册。恭敬地奉守舊禮,嚴肅地奉行典制。"告期制文説:"與公卿商議,用占筮卜定,都没有不佳,吉日良辰,惟某月、某甲子可迎聘。一切遵循典禮,現在派遣某官據禮告期。"回答説:"使者隆重宣明朝廷制文,以某月、某甲子吉日相告期。臣恭敬地奉守舊禮,嚴肅地奉行典制。"奉迎制文説:"禮的大要,是欽承順致,重視當正,其日期吉祥,順行典制,現派遣某官據禮奉迎。"回答説:"使者隆重宣明朝廷制文,今日是吉日良辰,備禮來迎聘。螻蟻小族,承蒙大禮,憂懼戰栗。恭敬地遵用舊典,嚴肅地奉行禮制。"其他照儀式進行。

三月,禮部、太常寺進上納后儀制:

頒發六禮制書。太皇太后御臨崇慶殿,内外命婦班列行禮完畢,内給事走出殿門,把六禮制書放在案上,出内東門;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從宣祐門到文德殿後門進入,暫且將案放在東上閤門。

命令使者納采、問名。在文德殿,宰臣、親王、執政官、宗室、百官、大小使臣都换上朝

小使臣易朝服,樂備而不作。班定,内給事奉制書案置横街北稍東,西向北上,禮直官、通事舍人引門下、中書侍郎,次引使、副就横街南承制位,北向東上,内給事詣使者東,北面稱"太皇太后有制",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宣制曰:"皇帝納后,命公等持節行禮。"典儀曰"再拜",使、副皆再拜。授制書訖,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使、副從制案出,載於油絡網犢車,出宣德門,鼓吹備而不作。至皇后行第大門外,令史二人對奉制案立,主人立大門内,儐者立主人之左,北面,進受命,出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大門外,再拜。使者先入,使者曰:"太皇太后制。"主人再拜。宣制書畢,主人再拜受訖,主人進表訖,再拜,使者出。問名同上儀。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既蒙制命,臣某不敢辭。"

服,樂隊備好而不奏。班列完畢,内給事奉持制書案放在横街北面稍微靠東一點的地方,面向西以北爲上,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門下、中書侍郎,接着引導使、副來到横街南承制位,面向北以東爲上,内給事來到使者東面,面向北稱"太皇太后有制",典儀説"再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行再拜禮。宣讀制文説:"皇帝納后,命令公等持節行禮。"典儀説"再拜",使、副都行再拜禮。授與制書完畢,典儀説"再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行再拜禮。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導使、副跟隨制案出來,裝載到油絡網犢車上,出了宣德門,樂隊備好而不奏。來到皇后行第大門外,兩位令史相對奉持制案站立,主人站在大門内,儐者站在主人的左側,面向北,進前受命,出門説:"大膽請問事由。"使者説:"某奉行制令納采。"儐者進去相告,主人説:"臣某之女某某人,既已承蒙制令相訪,臣某不敢推辭。"儐者出來轉告,進去引導主人走到大門外,再拜。使者先進入,使者説:"太皇太后制。"主人再拜。宣讀制書完畢,主人再拜接受完畢,主人進表完畢,再拜,使者出來。問名如同上述儀式。使者説:"將要加以占卜,奉制問名。"主人説:"臣某之女某某人,既已承蒙制命,臣某不敢推辭。"

命使納吉、納成、告期并同命使納采、問名儀。納吉,使者曰:"加請卜筮,占曰從制,使某納吉。"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龜筮云吉,臣預有焉。臣某謹奉典制。"告期,使者曰:"某奉制告期。"主人曰:"臣某謹奉典制。"以上納吉、納成、告期。請見、授制、接表并如納采儀。

命令使者納吉、納成、告期,都與命令使者納采、問名儀制相同。納吉,使者説:"加以卜筮,占爲依照制命,派遣某人來納吉。"主人説:"臣某之女某某人,卜筮説吉,臣預知會如此。臣某謹奉典制。"告期,使者説:"某奉制告期。"主人説:"臣某謹奉典制。"以上是納吉、納成、告期。請見、授制、接表都如同納采儀式。

臨軒命使册后及奉迎於文德殿。百官朝服,皇帝常服乘輦至殿後閣,侍中奏中嚴外辦,乃服通

臨軒命使册封皇后及在文德殿奉迎。百官穿上朝服,皇帝穿着常服乘輦來到殿後閣,侍中奏中嚴外辦,於是皇帝戴上通天冠、穿上

天冠、絳紗袍,乘輦出自西房,降輦即御坐。兩省官及待制、權侍郎、觀察使以上,分東西入殿門,各就位,東西相向立。奉寶置御坐前,奉宣后册由東上閤門出,至文德殿庭横行,典儀曰"拜",在位官皆再拜。使、副受册,宣制曰:"册某氏爲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典儀曰"拜",使、副再拜受册寶訖,典儀贊百官再拜。宣制曰:"太皇太后制:命公等持節奉迎皇后。"典儀贊使、副再拜受節,又贊百官再拜。侍中奏禮畢解嚴,百官再拜出,皇帝常服還内。册寶至皇后行第,如納采儀。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册。"皇后受册寶,内外命婦序立如儀,主人以書奉使者。

絳紗袍,乘輦從西房出來,下輦來到御座。兩省官及待制、權侍郎、觀察使以上的官員,分東西兩個方向進入殿門,各自就位,東西相對站立。奉持寶放到御座前,奉持宣后册從東上閤門出來,來到文德殿庭横向設列,典儀説"拜",在位上的官員都行再拜禮。使、副接過册,宣讀制文説:"册封某氏爲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禮。"典儀説"拜",使、副再拜接受册寶完畢,典儀贊唱百官再拜,宣讀制文説:"太皇太后制:命令公等持節奉迎皇后。"典儀贊唱使、副再拜接受節,又贊唱百官再拜。侍中奏禮畢解除戒嚴,百官再拜而出,皇帝换上常服回宫。册寶到皇后行第,如同納采儀式。使者説:"某奉制授與皇后備物典册。"皇后接受册寶,内外命婦按照儀制班列,主人把書信奉呈給使者。

奉迎。百官常服班宣德門外行第,儐者請,使者曰:"某奉制以禮奉迎。"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大門外再拜。使者先入,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再拜受制,答表又再拜。姆導皇后,尚宅前引,升堂出立房外,典儀贊使、副再拜。使者曰:"今月吉日,某等承制以禮奉迎。"内侍受以入,使、副退,主人以書授使者,奉於司言,受以奏聞。皇后降立堂下再拜訖,升堂,主人升自東階西向曰:"戒之戒之,夙夜無違命!"主人退,母進西階上東向,施衿、結帨曰:"勉之戒之,夙夜無違命!"皇后升輿至中門,升車出大門,使、副及群臣前引。將至宣德門,百官、宗室班迎,再拜訖,分班。皇后入門,鳴鐘鼓,班迎官退,乃降車入,次升輿入端禮

奉迎。百官穿着常服在宣德門外行第班列,儐者請示,使者説:"某奉制按照禮來奉迎。"儐者進去相告,主人説:"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來相告,進去引導主人走到大門外再拜。使者先進去,説"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讀制文完畢,主人再拜接受制命,答表以後又再拜。姆母引導着皇后,尚宅又在前面引導,登上廳堂出來站到房門外,典儀贊唱使、副再拜。使者説:"今月吉日,某等承制以禮奉迎。"内侍聽受後進去,使、副退下,主人把書信交給使者,奉呈給司言,司言接受以後加以奏告。皇后下到堂下再拜完畢,登上廳堂,主人從東階上來面向西説:"謹戒謹戒,時刻也不要違抗命令!"主人退下,母親從西階上來面向東,爲皇后繫上纓、繫上佩巾,告誡説:"勉力謹戒,時刻也不要違抗命令!"皇后乘輿來到中門,又上車出了大門,使、副及群臣在前面引導。快要到宣德門時,百官、宗室班列迎接,再拜完畢,分别班列。皇后進門,鳴鐘擊鼓,班迎官退下,於是皇后下車進入,接着乘坐輿進入端禮門、文德殿、東上閤門,

門、文德殿、東上閤門,出文德殿後門,入至内東門内降輿,司輿前導,詣福寧殿門大次以俟。晡後,皇后車入宣德門,侍中版奏請中嚴,内侍轉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尚宫引皇后出次,詣殿庭之東,西向立。尚儀跪奏外辦,請皇帝降坐禮迎,尚宫前引,詣庭中之西,東面揖皇后以入,導升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具,皇帝揖皇后皆坐,尚食進饌,食三飯,尚食進酒,受爵飲,尚食以饌從;再飲如初,三飲用巹如再飲。尚儀跪奏禮畢,俱興,尚宫請皇帝御常服,尚寢請皇后釋禮服入幄。次日,以禮朝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宫中之儀。

詔從之。

四月,太皇太后手書曰:"皇帝年長,中宫未建,歷選諸臣之家,以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孟元孫女爲皇后。"制詔:"六禮: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吕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彦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册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大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禄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户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

五月甲午,行納采、問名禮;丁酉,行納吉、納成、告期禮;戊戌,帝御文德殿發册及命使奉迎皇后。己亥,百官表賀于東上閤門,次詣内東門賀太皇

從文德殿後門出來,進入内東門内下輿,司輿在前面引導,來到福寧殿門大次等待。申時以後,皇后的車進入宣德門,侍中版奏請求中嚴,内侍轉奏,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御臨福寧殿,尚宫引導皇后出位,來到殿庭東面,面向西站立。尚儀跪着奏請外辦,請求皇帝下座,據禮奉迎,尚宫在前面引導,來到庭中西側,面向東揖拜皇后然後進入,引導從西階登上來進入室内,各自來到坐榻前站立。尚食跪奏已經準備好,皇帝揖拜皇后之後都坐下來,尚食進上饌食,三次進食以後,尚食進上酒來,接過爵來飲酒,尚食送上食物;再飲與初飲相同,三飲用巹,與再飲相同。尚儀跪奏禮畢,皇帝與皇后都站起來,尚宫請求皇帝穿上常服,尚寢請皇后換下禮服進入帷帳。第二天,按照禮節朝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拜皇太妃,如同宫中儀式。

詔令依從。

四月,太皇太后降下手書説:"皇帝已經長大,中宫還没有建立,遍選諸位大臣之家,决定用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孟元的孫女做皇后。"制定詔命:"依照六禮: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吕大防攝任太尉,充當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彦攝任司徒,任副職;尚書左丞蘇頌攝任太尉,充當發册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任司徒,任副職;尚書左丞蘇轍攝任太尉,充當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任大宗正卿,任副職;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任太尉,充當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禄攝任宗正卿,任副職;吏部尚書王存攝任太尉,充當納吉使,權户部尚書劉奉世攝任宗正卿,任副職;翰林學士梁燾攝任太尉,充當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任宗正卿,任副職。"

五月甲午,行納采、問名禮;丁酉,行納吉、納成、告期禮;戊戌,皇帝御臨文德殿頒發册文并命令使者奉迎皇后。己亥,百官在東上閤門上表祝賀,接着到内東門向太皇太后致賀,又上箋祝賀皇

太后,又上箋賀皇后,上箋賀皇太妃。皇后擇日詣景靈宫行廟見禮。

大觀四年,册貴妃鄭氏爲皇后,議禮局重定儀注:臨軒册使,皇帝御文德殿,服通天冠、絳紗袍,百官朝服,陳黄麾細仗,依古用宫架。册使出殿門,依近儀不乘輅。權以穆清殿爲受册殿。其日,皇后服褘衣,其奉册寶授皇后,皆用内侍。受册訖,皇后上表謝皇帝,内外命婦立班稱賀,群臣入殿賀皇帝,於内東門上箋賀皇后。其上禮儀注,乞依進馬條令施行;其會群臣,及皇后會外命婦儀注,并依《開元》、《開寶禮》。受册之殿陳宫架,用女工,升降行止并以樂節,而别定樂名、樂章。

皇后上表乞免受册排黄麾仗及乘重翟車、陳小駕鹵簿等,而於延福宫受册。其朝謁景靈宫,亦止依近例云。

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七日,册貴妃吴氏爲皇后。前期,於文德殿内設東西房、東西閣,凡香案、宫架、册寶幄次、舉麾位、押案位、權置册寶褥位、受制承制宣制位、奉節位、贊者位、奉册寶位、舉册舉寶官位及文武百僚、應行事官、執事官位,皆儀鸞司、太常典儀分設之,以俟臨軒發册。

其日質明,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西閣,協律郎舉麾奏《乾安之樂》,皇帝降輦即御坐,樂止,册使、副以下應在位官皆再拜。侍中宣制曰:"册貴妃吴氏爲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册使、副再拜,參知政事以節授册使,册使跪受,以授掌節者。中書令以册授册使,侍中以寶授副使,并權置于案,册使、副以下應在位官皆再拜。册使押册,副使押寶,持節者前導,《正安之樂》作,出文德殿門,樂止,至穆清殿門外幄次,權置以俟。

皇后首飾、褘衣出閤,協律郎舉

后,上箋祝賀皇太妃。皇后選擇日期到景靈宫行廟見禮。

大觀四年,册立貴妃鄭氏爲皇后,議禮局重新確定儀制:臨軒册命使者,皇帝御臨文德殿,戴通天冠、穿絳紗袍,百官身穿朝服,陳列黄旗細仗,依照古制用宫架。册使出殿門,依用近時儀制不乘輅。權且用穆清殿作爲受册殿。那天,皇后身穿褘衣,奉册寶授與皇后的人,都用内侍充當。接受册寶完畢,皇后上表答謝皇帝,内外命婦班列道賀,群臣入殿祝賀皇帝,在内東門上箋祝賀皇后。上禮的儀制,請求依照進馬的條令施行;會見群臣,及皇后會見外命婦的儀制,都依用《開元禮》、《開寶禮》。在受册殿陳設宫架,安排女樂師,升降行止都隨着音樂節奏,另外確定樂名、樂章。

皇后上表請求免去受册時陳列黄旗儀仗及乘坐重翟車、陳列小駕鹵簿等等,而在延福宫受册。朝謁景靈宫,也衹依用近世樣制。

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七日,册立貴妃吴氏爲皇后。此前,在文德殿内設置東西房、東西閣,舉凡香案、宫架、册寶幄次、舉麾位、押案位、權置册寶褥位、受制承制宣制位、奉節位、贊者位、奉册寶位、舉册舉寶官位及文武百官、應行事官、執事官位,都由儀鸞司、太常典儀分别陳設,以待皇帝臨軒頒發册寶。

那天黎明,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走出西閣,協律郎舉旗奏《乾安之樂》,皇帝下輦來到御座,音樂中止,册使、副以下應在位官員都行再拜禮。侍中宣讀制文説:"册立貴妃吴氏爲皇后,命令你們持節行禮。"册使、副再拜,參知政事把節交給册使,册使跪着接受,再交給掌節的人。中書令把册交給册使,侍中把寶交給副使,都暫且放在案上,册使、副以下的應在位官員都行再拜禮。册使督送册,副使督送寶,持節的人在前面引導,奏起《正安之樂》,走出文德殿門時,音樂中止,來到穆清殿門外幄次,權且置放等待。

皇后戴好頭飾、穿好褘衣走出閤門,協律郎舉

麾,《坤安之樂》作,皇后至殿上中間南向立定,樂止。册使、副就内給事前東向跪稱:"册使副姓某奉制授皇后備禮典册。"内給事入詣皇后前,北向奏訖,册使舉册授内侍,内侍轉授内謁者監;副使舉寶授内侍,内侍轉授内謁者監;掌節者以節授掌節内侍,内侍持節前導,册寶并案進行入詣殿庭。册寶初入門,《宜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皇后降自東階,至庭中北向位,初行,《承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皇后再拜,舉册官搢笏跪舉册,讀册官搢笏跪宣册,内謁者監奉册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又奉寶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寶。司言、司寶置册寶于案,舉册寶官并舉案官俱搢笏舉册寶并案輿,詣東階之東,西向位置定。皇后初受册寶,《成安之樂》作,受訖,樂止。皇后再拜,禮畢。

旗,奏起《坤安之樂》,皇后來到殿上中間面向南站定,音樂中止。册使、副來到内給事前面向東跪下宣稱:"册使副姓某奉制授與皇后備禮典册。"内給事進去來到皇后面前,面向北奏畢,册使舉着册交給内侍,内侍轉交給内謁者監;副使舉着寶交給内侍,内侍轉交給内謁者監;執掌節的人把節交給掌節内侍,内侍拿着節在前面引導,册寶連同桌案前行進入殿庭。册寶剛剛進門時,奏《宜安之樂》,到位次上時,音樂中止。皇后從東面臺階下去,來到庭中面向北的位次,剛開始行動時,奏《承安之樂》,到達位次時,音樂中止。皇后再拜,舉册官插笏跪下雙手舉册,讀册官插笏跪下宣讀册文,内謁者監捧着册進前交給皇后,皇后接過來交給司言,又捧着寶進前交給皇后,皇后接過來交給司寶。司言、司寶把册寶放在案上,舉册寶官連同舉案官一起插笏將册寶案抬起來,來到東階的東面,面向西放好。皇后剛剛接受册寶時,演奏《成安之樂》,接受完畢,音樂中止。皇后再拜,禮儀結束。

册命皇太子儀

册皇太子。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皇太子,命有司草具册禮,以翰林學士宋白爲册皇太子禮儀使。有司言:"前代無太子執圭之文,請如王公之制執桓圭,餘如舊制。"

册封皇太子。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令立皇太子,命令禮官草定册封禮儀,用翰林學士宋白作册皇太子禮儀使。禮官説:"前代没有太子執圭的禮文,請求按照王公之制執桓圭,其他的依用舊制。"

九月丁卯,太宗御朝元殿,陳列如元會儀,帝衮冕,設黄麾仗及宫縣之樂於庭,百官就位。太子常服乘馬,就朝元門外幄次,易遠游冠、朱明衣,所司贊引三師、三少導從至殿庭位,再拜起居畢,分班立。

九月丁卯,太宗御臨朝元殿,陳列儀仗如同元會儀制,皇帝穿戴衮冕,在庭中陳設黄旗儀仗及宫懸之樂,百官就位。太子身穿平時衣裝,乘馬來到朝元門外幄次,换上遠游冠、朱明衣,由禮官贊引三師、三少導行到殿庭位次,再拜請安之後,班列站定。

太常博士引攝中書令就西階解劍、履,升殿詣御坐前,俯伏,興,奏宣制,降就劍、履位,由東階至太子位東,南向稱"有制",太子再拜。中書侍郎引册案就太子東,中書令北面跪讀册畢,太子再拜受册,以授右庶子;門下侍郎進寶授中書令,中書令授太子,太子以授左庶子,各置於

太常博士引導攝中書令來到西階解劍脱鞋,登上殿堂來到御座前,俯身伏地,站起來,奏請宣制,下到放置劍、鞋的位次,由東階來到太子位次東面,面向南宣稱"有制",太子再拜。中書侍郎引導册案來到太子東面,中書令面向北跪下宣讀册文完畢,太子再拜接受册,交給右庶子;門下侍郎進上寶來交給中書令,中書令交給太子,太子交給左庶子,都放置在案上。從黄道

案。由黄道出，太子隨案南行，樂奏《正安之曲》，至殿門，樂止，太尉升殿稱賀，侍中宣制，答如儀。

出來，太子隨案南行，演奏《正安之曲》，來到殿門，音樂中止，太尉上殿道賀，侍中宣讀制文，回答按照儀制。

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宫，百官賜食於朝堂。中書、門下、樞密院、師、保而下詣太子參賀，皆序立於宫門之外。庶子版奏外備，内臣褰簾，太子常服出次坐，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樞密、師、保、賓客而下再拜，并答拜；四品以下官參賀，升坐受之。越三日，具鹵簿，謁太廟，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儀仗内行事官乘車者，并服禮衣，餘皆袴褶乘馬導從。

皇太子换衣騎馬回宫，百官在朝堂賜食。中書、門下、樞密院、師、保以下人員到太子宫參拜慶賀，都在宫門外按照次序站立。庶子版奏外備，内臣打開遮簾，太子穿着平常衣服走出次座，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樞密、師、保、賓客以下人員再拜，太子都予以答拜；四品以下的官員參拜祝賀，太子上座接受。過了三天，備好儀仗，拜謁太廟，身穿平常衣服騎着馬，出東華門後换乘輅，儀仗内乘車的行事官，都穿着禮服，其他人都穿着褲褶騎馬跟從。

有司言：“唐禮，宫臣參賀皆舞蹈，開元始罷之。故事，百官及東宫接見祇呼皇太子，上箋啓稱皇太子殿下，百官稱名，宫官稱臣；常行用左春坊印，宫中行令。又按唐制，凡東宫處分論事之書，太子并畫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名姓，宣奉行書按畫日；其與親友、師傅，不用此制。今請如開元之制，宫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今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即署太子之位，其當申中書、樞密院狀，祇判官等署，餘斷案及處分公事并畫諾。”詔惟改“諾”爲“準”，餘并從之。其朝皇后儀，止用宫中常禮。時真宗以壽王爲皇太子，兼判開封，請見僚屬，稱名而免稱臣。

禮官説：“按照唐代禮節，宫臣拜賀都要起舞，開元年間開始罷用。根據舊制，百官及東宫官員參加接見祇稱皇太子，上箋啓時稱皇太子殿下，百官自稱名字，宫官稱臣；一般的事務用左春坊印，在宫中行用令。又考察唐制，凡是東宫處理事情時的公文，太子都要在上面簽令，左右庶子以下的官員要在上面署上姓名，宣明奉旨加以實行要注明日期；寫與親友、老師的文函，不在此列。現在請求依照開元時期的制度實行，宫臣祇稱爲臣，不行舞蹈禮節。現在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就簽署太子之位，應當報請中書、樞密院的呈狀，祇由判官等簽署，其餘斷案及辦理公事都要寫明諾字。”詔令除了改“諾”字爲“準”字之外，其餘的都加以依從。朝見皇后儀式，祇用宫中常禮。這時真宗立壽王爲皇太子，兼判開封，請求在接見官吏時，自稱名字，免去稱臣。

神宗未及受册禮而即位，乃以册寶送天章閣，遂爲故事。

神宗没等到接受册禮就即位爲皇帝，於是把册寶送到天章閣，於是成爲定制。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三十有六年，憂勞萬機，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志。皇子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幾，可立爲皇太子，仍改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詔令説：“朕因爲德行淺薄，親歷艱難，已經三十六年，憂心勞悴於萬機，日夜不怠。因爲時事多有變故，不能從容脱去負累，退養天年，現在邊疆大體安寧，可以達成心願了。皇子育德有成，國家神器有所托付，朕以爲他能够擔當，可以立爲皇太子，并改名相

名，所司擇日備禮册命。"未及行禮，六月十一日内禪。

乾道元年八月十日，制立皇子鄧王愭爲皇太子。十月，詔以知樞密院洪适爲禮儀使，撰册文，簽書樞密院事葉顒書册，工部侍郎王弗篆寶。

十六日，皇帝御大慶殿行册禮，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執桓圭。前期，習儀禮官及有司并先一日入宿衛，展宫架樂，設太子次、册寶幄次、百官次，又設皇太子受册位、典寶褥位，應行禮等皆有位，列黄麾半仗於殿門内外。質明，百官就次，皇太子常服詣幕次，符寶郎陳八寶於御位之左右，有司奉册寶至幄次，百官朝服入班殿庭。

有司自幄次奉册寶至褥位，參知政事、中書令導從，退各就位，侍中升殿俟宣制，皇太子易服執圭俟於殿門外。樂正撞黄鐘之鐘，《乾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坐，殿上侍臣起居，樂止。行禮官贊引皇太子入就殿庭，東宫官從，初入殿門，《明安之樂》作，樂止，皇太子起居，次百官起居，各拜舞如儀。

皇太子詣受册位，侍中前承旨，降階宣制曰："册鄧王愭爲皇太子。"皇太子拜舞如儀，侍中升殿復位。中書令詣讀册位，捧册官奉册至，中書令跪讀畢，興，皇太子再拜，有司奉册至皇太子位，中書令跪以册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受，以授右庶子，置於案；次侍中以寶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受，以授左庶子，如上儀。皇太子再拜。中書舍人押册、中允押寶以出，次皇太子出，如來儀。初行樂作，出殿門樂止。次百官稱賀，樂正撞蕤賓之鐘，《乾安之樂》作，皇帝降坐，樂止，放仗，在位官再拜以出。

稱，禮官擇日備行册命禮。"還未來得及行禮，六月十一日就進行了内禪。

乾道元年八月十日，下制書立皇子鄧王趙愭爲皇太子。十月，詔令任命知樞密院洪适作禮儀使，撰寫册文，簽書樞密院事葉顒書寫册文，工部侍郎王弗篆刻寶文。

十六日，皇帝御臨大慶殿行册禮，皇太子頭戴遠游冠、身穿朱明衣，手執桓圭。此前，習儀禮官及司吏都在前一天進入宿衛，展開宫架樂隊，設置太子席次、册寶幄次、百官位次，又設置皇太子受册位、典寶褥位，應該施行的禮儀都有位次，在殿門内外設列黄旗半仗。黎明時分，百官就位，皇太子身穿常服來到幕次，符寶郎在御位左右陳列八寶，司吏奉持册寶來到幄次，百官身穿朝服在殿庭班列。

司吏從幄次拿着册寶來到褥位，參知政事、中書令引導隨從，各自退回原位，侍中登上殿來等待宣讀制文，皇太子改換服飾手中執圭等在殿門外。樂正撞響黄鐘樂鐘，奏起《乾安之樂》，皇帝來到御座，殿上侍臣請安，音樂中止。行禮官贊唱引導皇太子進入殿庭，東宫官跟隨，剛剛進入殿門時，奏起《明安之樂》，音樂中止，皇太子請安，接着百官請安，各自按照儀制拜舞。

皇太子來到受册位，侍中上前領旨，走下臺階宣讀制文説："册封鄧王趙愭爲皇太子。"皇太子按照儀制揖拜起舞，侍中登殿回到原位。中書令來到讀册位，捧册官捧着册來到，中書令跪下讀完，站起來，皇太子再拜，司吏捧册來到皇太子位，中書令跪下把册交給皇太子，皇太子跪下接過，把它交給右庶子，放置在案上；接着侍中把寶交給皇太子，皇太子跪下接受，然後交給左庶子，如同上面的儀式。皇太子再拜。中書舍人督送册、中允督送寶出來，接着皇太子出來，如同來時的儀式。剛開始行動時音樂奏起，出了殿門音樂中止。接着百官致賀，樂正撞響蕤賓樂鐘，奏起《乾安之樂》，皇帝離開御座，音樂中止，放下儀仗，在位次上的官員再拜之後走出大

殿。

禮畢，百官易常服，赴内東門司拜箋賀皇后，次赴德壽宫拜表箋賀，諸路監司、守臣等并奉表稱賀。明日，車駕詣德壽宫謝。又明日，上御紫宸殿，引皇太子稱謝，還東宫，百官赴東宫參賀。

禮儀結束後，百官改换常服，來到内東門司拜箋祝賀皇后，接着來到德壽宫拜表箋致賀，諸路監司、守臣等都奉表慶賀。第二天，皇帝車駕來到德壽宫拜謝。第三天，皇帝御臨紫宸殿，皇太子被引導前來稱謝，回到東宫以後，百官趕赴東宫拜賀。

皇太子擇日先朝謁景靈宫，次日朝謁太廟、别廟，又擇日詣德壽宫稱謝。先是，禮官言："皇太子朝謁景靈宫無所服典故，乞止用常服。次朝謁太廟、别廟，當衮冕，乘金輅，設仗。"從之。皇太子言："乘輅、設仗，雖有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詔免。

皇太子選擇好日期先朝拜景靈宫，第二天朝拜太廟、别廟，又選定日期到德壽宫致謝。此前，禮官説："皇太子朝拜景靈宫没有服飾舊典可用，請求衹用常服。接着朝拜太廟、别廟，應當穿戴衮冕，乘金輅，設置儀仗。"建議被采納。皇太子説："乘輅、設仗，雖然有至道、天禧舊制在前，但不是臣子安於爲之的。"詔令罷免。

册皇太子妃儀

册皇太子妃。政和五年三月，詔選皇太子妃。六年六月，詔選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爲皇太子妃，令所司備禮册命。庚辰，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殿發册。先是，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太子納妃，乘金輅親迎。"皇太子三奏辭乘輅及臨軒册命，詔免乘輅，而發册如禮焉。

册封皇太子妃。政和五年三月，詔令爲皇太子選妃。六年六月，詔令選録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的女兒爲皇太子妃，命令司吏備行册命禮。庚辰，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御臨文德殿頒發册命。此前，議禮局進上《五禮新儀》："皇太子納妃，乘坐金輅親自奉迎。"皇太子三次進奏辭却乘輅及臨軒册命，詔令免除乘輅，而頒發册命如禮進行。

公主受封儀

公主受封，降制有册命之文，多不行禮，惟以綸告進内。至嘉祐二年，封福康公主爲兖國公主，始備禮册命。

公主受封，降制有册命文字，但多不舉行典禮，衹是把制文告知内廷。到了嘉祐二年，封福康公主爲兖國公主時，纔開始備行册命禮。

前一日，百官班文德殿，内降册印，宣制，册案、援衛一如册皇后儀。有司先設册使等幕次於内東門外，命婦次於公主本位門之外，公主受册印位於本位庭階下北向，册使位於内東門、副使及内給事於其南差退并東向，設册印案位於册使前南向，内給事位於册使北南向。

前一天，百官在文德殿班列，宫中降下册印，宣讀制文，册案、援衛一如册立皇后的儀式。司吏先在内東門外設置册使等幕次，在公主本位門外設置命婦位次，在公主本位庭階下面向北設置公主受册印位，在内東門設置册使位、在它的南面後退一些面向東設置副使及内給事位次，在册使前方面向南設置册印案位，在册使北面面向南設置内給事位。

自文德殿奉册印將至内東門，内給事詣本位，請公主服首飾、褕翟。

册印從文德殿被捧出來，快到内東門時，内給事來到公主本位，請求公主戴好頭飾、穿上褕

册印至内東門外褥位置訖，内臣引内命婦入就位，禮直官引册使、副等俱就東向位，内給事就南向位。

通事舍人、博士引册使就内給事前東向，躬稱“册使某、副使某奉制授公主册印”，退復位，内給事入詣所設受册印位公主前，言訖退。内給事進詣册使前西向，册使跪以册印授内給事，内給事跪授内謁者，内謁者及主當内臣等持入内東門，内給事從入詣本位，贊公主降詣庭中北向立，跪取册，興，立公主右少前西向。又内給事立公主左少前東向，稱“有制”，贊者曰“拜”，公主再拜，右給事奉册跪授之，公主受以授左給事，右給事又奉印授公主，如上儀。贊者曰“拜”，公主再拜畢，引公主升位。次内臣引内命婦賀畢，遂引公主謝皇帝、皇后，一如内中之儀。群臣進名賀。其册印如貴妃，有匣，文曰“兖國公主之印”。遂爲定制。

神宗進封郊國大長公主、魯國公主皆請免册禮，止進告入内云。

翟。册印來到内東門外褥位被放置好後，内臣引導内命婦進來就位，禮直官引導册使、副等都來到面向東的位次，内給事來到面向南的位次。

通事舍人、博士引導册使來到内給事面前面向東，躬身説道“册使某、副使某奉制授與公主册印”，退回到原位上，内給事進去來到所設受册印位上的公主面前，禀明後告退。内給事進前來到册使跟前面向西，册使跪下把册印交給内給事，内給事跪下交給内謁者，内謁者及主當内臣等將其拿進内東門，内給事跟着進入來到本位，贊唱公主下到庭中面向北站立，跪下取過册，站起來，站在公主右邊稍前的地方，面向西。又一名内給事站立在公主左邊稍前的地方面向東，稱説“有制”，贊者説道“拜”，公主再拜，右給事捧册跪授公主，公主接過來交給左給事，右給事又奉上印授給公主，如同上面的儀式。贊者説“拜”，公主再拜完畢，引導公主登殿。接着内臣引導内命婦致賀完畢，便引導公主謝過皇帝、皇后，一切如同宫中儀式。群臣進名表示祝賀。其册印與貴妃的册印相同，有匣，印文是“兖國公主之印”。於是成爲定制。

神宗進封郊國大長公主、魯國公主時，她們都請求免行册禮，衹是告知宫中而已。

册命親王大臣儀

册命親王大臣之制，具《開寶通禮》，雖制書有備禮册命之文，多上表辭免，而未嘗行。每命親王、宰臣、使相、樞密使、西京留守、節度使，并翰林草制，夜中進入，翼日自内置於箱，黄門二人舁之，立御坐東。内朝退，乃奉箱出殿門外，宣付閤門，降置於案，俟文德殿立班，閤門使引制案置于庭，宣付中書、門下，宰相跪受，復位，以授通事舍人，赴宣制位唱名訖，奉詣宰相，宰相受之，付所司。

若立后妃，封親王、公主，即先稱有制，百官再拜，宣制訖，復再拜舞蹈稱賀。若宰相加恩制書，即宣付

册命親王大臣的制度，都記載在《開寶通禮》之中，雖然制書上説要備行册命禮，但大多上表辭却，因而未曾實行。每當册命親王、宰臣、使相、樞密使、西京留守、節度使時，都由翰林草擬制書，半夜時呈進去，第二天在宫中把制書放到箱子裏，由兩個黄門抬着，放在御座東面。内朝退朝後，便把箱子抬出殿門外，宣令交給閤門，把它放置在案上，等到文德殿班列時，閤門使引導制案來放到庭中，宣令交給中書、門下，宰相跪下接受，回到原位，把它交給通事舍人，到宣制位唱名完畢，奉持給宰相，宰相接過來，交給司吏。

如果是册立后妃，册封親王、公主，就先稱説有制，百官再拜，宣讀制文完畢，又再拜起舞祝賀。如果是宰相加恩的制書，就宣令交給通事

通事舍人，引宰相於宣制石東，北向再拜立，聽訖，拜舞復位。若百官受制，即自班中引出聽麻，文班於宣制石東，武班於西，并如宰相儀，聽訖，出赴朝堂。其罷相者，即引出赴朝堂金吾仗舍。

舍人，引導宰相來到宣制石東面，面向北再拜而立，聽完宣制，揖拜起舞，回到原位。如果是百官接受制書，就從班列中引導出列聽詔，文官在宣制石東面班列，武官在西面班列，都如同宰相儀式。聽完宣詔，出來到朝堂之上。罷相的，就引導出列前往朝堂金吾仗舍。

諸王、宰相朝謝，前一日，内降官告，從内出東上閤門外宣詞以賜，授節者，仍交旌節。授者俯伏，執旌節交於頸上者三。參知政事、宣徽使、樞密使、大兩省、兩制、秘書監、上將軍、觀察使以上授官告敕牒者，皆拜敕舞蹈，若止授敕或宣頭者止再拜，餘官悉不拜敕、不舞蹈，惟御史大夫、中丞拜授東上閤門使，又引至殿門外中籠門再拜。

諸王、宰相朝謝，前一天，宫中降下官告，從宫中出到東上閤門外宣賜制詞，授節的，又授與旌節。授與的人俯身伏在地上，手拿旌節在脖頸上三次交置。參知政事、宣徽使、樞密使、大兩省、兩制、秘書監、上將軍、觀察使以上授與官告敕牒的官員，都拜敕起舞，如果衹是授敕或宣頭的，就衹行再拜禮，其餘拜官都不拜敕、不起舞，衹有御史大夫、中丞拜授東上閤門使時，又引導到殿門外中籠門再拜。

親王、節度、使相官告，并載以綵輿迎歸第。親王輿中，設銀師子香合，輦官十二人，并幞頭、緋綉寬衣；旌節各二，馬四，轣稍官十六人，執旌節攏馬對引，由乾元門西偏門出至門外；馬技騎士五十人，槍牌步兵六十人，教坊樂工六十五人，及百戲、蹴鞠、鬥鷄、角抵次第迎引，左右軍巡使具軍容前導至本宫。使相輿中用銀香爐，輦官十二人，金鵝帽、錦絡縫紫絁寬衣；旌節各一，馬二，轣稍官八人，馬技騎士二十人，槍牌步兵二十四人，軍巡使不前導，餘如親王制。有故則罷。

親王、節度、使相的官告，都用綵車迎回府第。親王車中，設置銀獅子香盒，十二位輦官，都頭戴幞頭、身穿紅色綉花寬衣；旌、節各兩杆，馬四匹，轣稍官十六人，手持旌節攏馬并駕齊驅，由乾元門西偏門出來到門外；五十位馬技騎士，六十位槍牌步兵，六十五位教坊樂工，以及百戲、蹴鞠、鬥鷄、角抵相繼迎接引導，左右軍巡使軍容整齊地在前面導行到本宫。使相車中用銀香爐，十二位輦官，戴金鵝帽、穿錦絡縫紫綢寬衣；旌節各一杆，馬兩匹，轣稍官八人，馬技騎士二十人，槍牌步兵二十四人，軍巡使不在前面導行，其他如同親王儀制。有變故就罷止。

凡諫、舍、刺史以上在外任加恩者，悉令其親屬乘傳齎詔，就以告牒賜之。

凡是諫官、舍人、刺史以上官員在外任上加恩的，都命令他們的親屬乘驛站車馬携帶詔書，前去將告牒頒賜給他們。

政和禮局上册命親王、大臣儀，迄不果行。

政和年間禮局進上册命親王、大臣的儀制，但始終没能實行。

宋史卷一百十二

志第六十五

禮(十五)

嘉禮(三)

聖節　諸慶節

聖節

聖節。建隆元年,群臣請以二月十六日爲長春節。正月十七日,於大相國寺建道場以祝壽,至日,上壽退,百僚詣寺行香。尋詔:"今後長春節及諸慶節,常參官、致仕官、僧道、百姓等毋得進奉。"

太宗以十月七日爲乾明節,復改爲壽寧節。

真宗以十二月二日爲承天節。其儀:帝先御長春殿,諸王上壽,次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次使相,次管軍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使,次節度使至觀察使,次皇親任觀察使以下,各上壽,仍以金酒器、銀香合、馬、袖表爲獻。既畢,咸赴崇德殿叙班,宰相率百官上壽,賜酒三行,皆用教坊樂,賜衣一襲,文武群臣、方鎮州軍皆有貢禮。前一月,百官、内職、牧伯各就佛寺修齋祝壽,罷日以香賜之,仍各設會,賜上尊酒及諸果,百官兼賜教坊樂。

景德二年,始令樞密三司使副、學士復赴百官齋會,少卿、監、刺史以上及近職一子賜恩,僧道則賜紫衣、師

聖節。建隆元年,群臣請求把二月十六日作爲長春節。正月十七日,在大相國寺建造道場來祝壽,那天,祝壽完畢退下後,百官來到寺中進香。不久下詔:"今後長春節及諸慶賀節日,常參官、致仕官、僧道、百姓等不能進奉。"

太宗把十月七日作爲乾明節,又改爲壽寧節。

真宗把十二月二日作爲承天節。其慶祝儀式是:皇帝先御臨長春殿,諸王上前祝壽,接着是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接着是使相,接着是管軍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使,接着是節度使至觀察使,接着是皇親任觀察使以下的官員,分别上前祝壽,又獻上金酒器、銀香盒、馬匹、袖表。然後,都到崇德殿叙位班列,宰相帶領百官上前祝壽,賜與三次行酒,都使用教坊樂,各賜衣裝一套,文武群臣、方鎮州軍都有獻禮。前一個月,百官、内職、牧伯各自到佛寺中修齋祝壽,結束那天爲諸官賜香,又各設慶祝集會,賜上尊酒及各種果品,百官同時賜給教坊樂。

景德二年,開始命令樞密三司使副、學士又參加百官齋會,少卿、監、刺史以上及任近職官員的一個兒子賜與恩澤,僧道則賜給紫衣、師號,禁止

號,禁屠,輟刑。

仁宗以四月十四日爲乾元節,正月八日皇太后爲長寧節。詔定長寧節上壽儀:太后垂簾崇政殿,百官及契丹使班庭下,宰臣以下進奉上壽,閤門使於殿上簾外立侍,百官再拜,宰臣升殿,跪進酒簾外,内臣跪承以入。宰臣奏曰:"長寧節,臣等不勝歡抃,謹上千萬歲壽。"復降,再拜,三稱萬歲。内臣承旨宣曰:"得公等壽酒,與公等同喜。"咸再拜。宰臣升殿,内侍出簾外跪授虚盞,宰臣跪受,降,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内侍承旨宣群臣升殿,再拜,升,陳進奉物當殿庭,通事舍人稱"宰臣以下進奉",客省使殿上喝"進奉出"。内謁者監進第二盞,賜酒三行,侍中奏禮畢,皆再拜,舞蹈。太后還内,百官詣内東門拜表稱賀。其外命婦舊入内者即入内上壽,不入内者進表。内侍引内命婦上壽,次引外命婦,如百官儀。次日大宴。

英宗以正月三日爲壽聖節。禮官奏:"故事,聖節上壽,親王、樞密於長春殿,宰臣、百官於崇德殿,天聖諒闇皆於崇政殿。"於是紫宸上壽,群臣升殿間,飲獻一觴而退;又一日,賜宴於錫慶院。

神宗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爲同天節,以宅憂罷上壽,惟拜表稱賀。明年,親王、樞密使、管軍、駙馬、諸司使副詣垂拱殿,宰臣、百官、大國使詣紫宸殿上壽,命坐,賜酒三行,不舉樂。明年,以大旱罷同天節上壽,群臣赴東上閤門表賀。

中書門下言:"同天節上壽班,自今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上共作一班,進酒一盞;親王、宗室、使相至觀察、駙馬、管軍觀察使以上,皆赴紫宸殿,依本班序

屠殺,停止施刑。

仁宗把四月十四日作爲乾元節,正月八日皇太后的生日作爲長寧節。詔令確定長寧節上壽儀式:太后在崇政殿垂簾,百官及契丹使者在庭下班列,宰臣以下的官員進奉禮品爲太后祝壽,閤門使在殿上簾外站着侍奉,百官再拜,宰臣登上大殿,跪着在簾外進酒,内臣跪下接過後進去。宰臣奏道:"長寧節,臣等不勝歡欣,謹祝太后千萬歲。"又走下來,再拜,三呼萬歲。内臣承旨宣詞:"得到公等進上的壽酒,與大家同喜。"都行再拜禮。宰臣登上大殿,内侍走出簾外跪授空酒盞,宰臣跪下接過來,下殿,再拜,起舞,三呼萬歲。内侍承旨宣召群臣上殿,再拜,登殿,在殿庭之上陳列所進奉的禮品,通事舍人宣稱"宰臣以下官員進奉",客省使在殿上大聲説道"進奉出來"。内謁者監進上第二杯酒,賜與三次行酒,侍中奏稱禮儀結束,都行再拜禮,起舞。太后回宫,百官到内東門上表祝賀。外命婦原已入宫的就進宫去祝壽,不入宫的就獻上賀表。内侍引導内命婦上前祝壽,接着引導外命婦,如同百官儀式。第二天舉行盛大的宴會。

英宗把正月三日作爲壽聖節。禮官進奏:"按照舊制,聖節祝壽,親王、樞密在長春殿,宰臣、百官在崇德殿,天聖的居喪都在崇政殿。"於是在紫宸祝壽,群臣登上大殿,飲獻一觴酒後退下;又過一天,在錫慶院賜宴。

神宗把熙寧元年四月十日作爲同天節,因爲居喪而罷止祝壽,衹是拜表祝賀。第二年,親王、樞密使、管軍、駙馬、諸司使副來到垂拱殿,宰臣、百官、大國使來到紫宸殿祝壽,皇帝賜坐,賜與三次行酒,不用音樂。第二年,因爲大旱罷止同天節的祝壽,群臣來到東上閤門進表祝賀。

中書門下説:"同天節祝壽的班序,今後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上的官員共同作爲一班,進酒一盞;親王、宗室、使相至觀察、駙馬、管軍觀察使以上的官員,都到紫宸殿,依照本班次序排立祝壽,不再去垂拱殿。"大概

立上壽,更不赴垂拱殿。"蓋以管軍觀察使以上及親王、駙馬并於垂拱殿以官序高下各班進酒畢而日晏,外朝有班者仍詣紫宸殿,議者以爲近瀆,改焉。而詔袒免以上宗婦聽班賀于禁中。

哲宗即位,詔以太皇太后七月十六日爲坤成節。宰臣請以十二月八日爲興龍節。哲宗本七日生,以避僖祖忌,故後一日。

徽宗以十月十日爲天寧節,定上壽儀:皇帝御垂拱殿,群臣通班起居畢,分班,從義郎以下醫官、待詔等先退。知引進司官一員讀奏目,知東上閤門官一員奏進壽酒,由東階升,舍人通教坊使以下贊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復位。次看盞人稍前,舍人贊再拜,贊上殿祗候,分東西兩陛立,俟進酒升殿。次舍人引親王入殿庭,北向立,贊再拜,班首奏萬福。舍人引進奉西入,列於親王後,酒器檐床置馬前,揖天武躬奏萬福,進奉馬先出。内侍進御茶床,殿中監酹酒訖,知東上閤門官殿上躬奏"親王某以下進壽酒"。舍人揖親王以下躬贊再拜,乃引親王二員升殿,知東上閤門官引詣御坐前,舍人東階下西向立,後準此。尚醞典御奉斝、盞授班首,搢笏受斝、盞,西向立,奉御啓盞,親王一員搢笏注酒,班首奉詣御坐東進訖,少退,虚跪,興,以斝授典御,退,閤門引降階。舍人引當殿北向立,東上,贊拜,興,搢笏跪奉表,舍人接表,一員在東,餘詣親王西,置表笏上,授引進。知引進司官殿上讀奏目,退,親王以下俯伏,興,躬,舍人贊再拜,引班首升東階,餘殿下分立。閤門引詣御坐東,北向搢笏,尚醞典御如前奉斝立,樂作,皇帝飲訖,受盞,復位,再拜如上儀。知引進司官詣折檻

是因爲管軍觀察使以上的官員及親王、駙馬都在垂拱殿按照官位高低排列進酒之後天色已晚,在外朝有班列者仍然到紫宸殿,有人議論説這樣近於褻瀆,所以加以改變。而詔令袒免以上的宗婦聽任在宫中班列祝賀。

哲宗即位後,詔令把太皇太后七月十六日生日作爲坤成節。宰臣請求把十二月八日作爲興龍節。哲宗本是七日出生,因爲避僖祖的諱,所以錯後一天。

徽宗把十月十日作爲天寧節,確定上壽儀制:皇帝御臨垂拱殿,群臣全體請安完畢,分别班列,從義郎以下的醫官、待詔等先行退下。一名知引進司官誦讀奏目,一名知東上閤門官奏進壽酒,從東階登上殿來,舍人通教坊使以下的官員贊唱再拜,奏完聖體萬福,又再拜,回到原位。接着看盞人稍稍上前,舍人贊唱再拜,贊唱上殿敬候,分别在東西兩面臺階上站立,等待登殿進酒。接着舍人引導親王進入殿庭,面向北站立,贊唱再拜,班首奏道萬福。舍人引導進奉之物從西面進入,排列在親王後面,酒器檐床放在馬的前面,揖拜天武躬身奏萬福,進奉的馬先出來。内侍進上御茶床,殿中監在地上灑酒致祭之後,知東上閤門官在殿上躬身奏道"親王某以下的官員進獻壽酒。"舍人揖拜親王以下的官員躬身贊唱再拜,於是引導兩名親王上殿,知東上閤門官引導來到御座前,舍人在東階下面向西站立,以後依此行事。尚醞典御奉上斝、盞交給班首,班首插笏接受斝、盞,面向西站立,奉御打開盞,一名親王插笏倒入酒,班首捧酒走到御座東面進獻完畢,稍微後退,虚跪下來,再站起來,把斝交給典御,退後,閤門引導着走下臺階。舍人引導當殿面向北站立,從東面走上來,贊唱揖拜,站起來,插笏跪下進奉表,舍人接過表,一人在東面,其他人都到親王西面,把表放在笏上,交給引進。知引進司官在殿上誦讀奏目,之後退下,親王以下官員俯身伏地,站起來,躬身,舍人贊唱再拜,引導班首登上東階,其餘的人在殿下列位而立。閤門引導到御座東面,面向北插笏,尚醞典御像前面那樣奉斝而立,音樂奏起來,皇帝飲酒完

東,西向宣曰“進奉收”。贊拜,舞蹈,又再拜,西出。親王以下赴紫宸殿立班。引進官宣“進奉出”,天武奉進奉以出。閤門復立殿上,教坊使贊送御酒,又再拜,教坊致語訖,贊再拜,退。次樞密官上壽,次管軍觀察以上上壽、進奉并如儀。内侍舉御茶床,舍人贊教坊使以下謝祗應,再拜訖,閤門側奏無公事。

畢,接過盞,回到原位,再拜如前。知引進司官來到折檻東面,面向西説道:“進奉接收”。贊唱揖拜,起舞,又行再拜禮,從西面出來。親王以下官員來到紫宸殿班列。引進官説道:“進奉出來”,天武奉持進奉之物出來。閤門又站到殿上,教坊使贊唱送上御酒,又再拜,教坊講話完畢,贊唱再拜,退下。接着樞密官上前祝壽,接着管軍觀察以上的官員上前祝壽,進獻禮品都按儀式進行。内侍舉起御茶床,舍人贊唱教坊使以下的官員謝過當差,再拜完畢,閤門在旁進奏公事結束。

皇帝赴紫宸殿後閤受群臣上壽。質明,三公以下百僚并於殿門外就次,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分引入詣殿庭東西立。閤門附内侍進班齊牌,皇帝出閤,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皇帝升坐,鳴鞭,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三公至執政官,御史臺、東上閤門分引百官,并横行北向立,典儀贊再拜,舞蹈,班首奏萬福,又再拜訖,分東西立。禮直官引殿中監、少監升東階,詣酒尊所稍西,南向西上立,舍人揖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次看盞人謝升殿,贊再拜。内侍進御茶床,殿侍酹酒訖,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引三公至執政官,御史臺、東上閤門分引百僚,并横行北向立,典儀贊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上公升東階,東上閤門官接引升殿,授盞、啓盞如上儀。上公詣御坐俯伏跪奏:“文武百僚、上公具官臣某等稽首言:天寧令節,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俯伏,興,退,降階,舍人接引復位,典儀贊再拜訖,禮直官引知樞密院官詣御坐前承旨,退詣折檻稍東,西向宣曰:“得公等壽酒,與公等内外同慶。”典儀贊拜如儀,百官分東西立。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上公升東階,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坐東,搢笏,殿中監授盤,上公奉進御坐東,北向,樂作,皇帝

皇帝來到紫宸殿後閤接受群臣的祝壽。黎明時分,三公以下的百官都來到殿門外就位,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分别引導進入到殿庭東西站立。閤門隨着内侍進上班齊牌,皇帝走出閤,禁衛諸班親從迎接上駕,自相贊唱進行日常的請安。皇帝上坐,鳴放鞭炮,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三公以至執政官,御史臺、東上閤門分别引導百官,都横行排開,面向北站立,典儀贊唱再拜,起舞,班首奏道萬福,又再拜完畢,分東西兩邊站立。禮直官引導殿中監、少監登上東階,來到酒尊所稍微偏西一點的地方,面向南,以西爲上站立,舍人揖拜教坊使以下的官員整體請安,接着看盞人謝過登殿,贊唱再拜。内侍進上御茶床,殿侍舉酒灑地祭祀完畢,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别引導三公以至執政官,御史臺、東上閤門分别引導百官,都横行排開,面向北站立,典儀贊唱再拜,贊者傳話,在位次上的官員都行再拜禮。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上公從東階上來,東上閤門官接引上殿,交盞、開盞如同上面的儀式。上公來到御座前伏身跪奏:“文武百官、上公具官臣某等稽首拜言:天寧佳節,臣等不勝歡欣,謹祝皇上壽享千萬年。”伏身於地,站起來,退下,走下臺階,舍人接引着回到原位,典儀贊唱再拜完畢,禮直官引導知樞密院官來到御座前領旨,退下來到折檻稍微靠東一些的地方,面向西宣詞:“得到公等所獻壽酒,與你們大家一同歡慶。”典儀按照儀式贊唱揖拜,百官分東西兩側站立。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上公從東階上來,東上閤門官接引來到御座東面,插笏,殿中監授與盤,上公在御座東面向皇帝進酒,面向北,音樂響起,

飲訖,閤門引接盞,降,復位,典儀贊拜如上儀。宗室遥郡以下先退。禮直官引樞密院官詣御坐前承旨,退詣折檻稍東,宣曰:"宣群官升殿。"典儀贊拜訖,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引三公以下升東階,親王、使相以下升西階;御史臺、東上閤門分引秘書監以下升兩朵殿,并東西廊席後立。尚醖典御以盞授殿中監,奉御啓盞,殿中監西向立,殿中少監以酒注于盞,第二、第三準此。奉詣御坐前,躬進訖,少退,奉盤西向立。樂作,皇帝飲訖,殿中監接盞退,授奉御,出笏復位。通事舍人分引殿上官横行北向,舍人贊再拜,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皆再拜。舍人贊就坐,各立席後,復贊就坐,群官皆坐。酒初行,先宰臣,次百官,皆作樂。尚食典御、奉御進食,太官設群官食,皇帝再舉酒,群官興,立席後,樂作,飲訖,舍人贊就坐,再行群官酒,皇帝三舉酒,并如第二之儀。酒三行,舍人曰"可起",群官興,立席後。若宣示盞,即隨東上閤門官以下揖,稱"宣示盞",躬,贊就坐。若宣勸,即立席後,躬,飲訖,贊再拜。内侍舉御茶床,禮直官引左輔詣御坐前北向俯伏跪奏:"左輔具官臣某言禮畢。"俯伏,興,退,復位。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引三公以下文武百僚降階横行北向立,樞密院官在親王後。典儀贊再拜,皆舞蹈再拜退。

皇帝飲酒完畢,閤門引導接過酒盞,下去,回到原位,典儀按照上面的儀式贊唱揖拜。宗室遥郡以下人員先退下。禮直官引導樞密院官來到御座前領旨,退到折檻稍微靠東一點的地方,宣詞說:"宣召群官登殿。"典儀贊唱揖拜完畢,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别引導三公以下官員從東階登上殿來,親王、使相以下的官員從西階登上殿來;御史臺、東上閤門分别引導秘書監以下的官員登上兩朵殿,都在東西廊席後面站立。尚醖典御把酒盞交給殿中監,奉御打開盞,殿中監面向西站立,殿中少監把酒倒入盞中,第二次、第三次照此行事。敬持酒盞來到御座前,躬身進上,稍稍後退,捧盤面向西站立。音樂奏起,皇帝飲酒完畢,殿中監接過盞退下,交給奉御,拿出笏回到原位。通事舍人分别引導殿上官横行排開,面向北,舍人贊唱再拜,典儀說"再拜",贊者傳話,都行再拜禮。舍人贊唱就座,各自站在席後,又贊唱就座,群官都坐了下來。第一遍行酒的時候,先由宰臣開始,接着是百官,都奏樂而飲。尚食典御、奉御進上食物,太官爲群臣擺設食品,皇帝再次舉起酒盞,群官起身,站在坐席後面,音樂奏起,飲酒完畢,舍人贊唱就座,再給群官行酒,皇帝第三次舉杯,都如第二遍的儀式。酒行三巡,舍人說:"可以起來了。"群臣都站了起來,站在坐席後面。如果宣說示盞,就隨着東上閤門官以下的官員揖拜,稱"宣示盞",躬身,贊唱就座。如果宣令勸酒,就站在席後,躬身,飲酒完畢,贊唱再拜。内侍舉起御茶床,禮直官引導左輔來到御座前面向北俯身伏地跪奏:"左輔具官臣某説禮儀結束。"俯身伏地,站起來,回到原位。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别引導三公以下的文武百官走下臺階横行排開面向北站立,樞密院官在親王之後。典儀贊唱再拜,大家都起舞再拜退下。

靖康元年四月十三日,太宰徐處仁等表請爲乾龍節。至日,皇帝帥百官詣龍德宫上壽畢,即本宫賜侍從官以上宴。

靖康元年四月十三日,太宰徐處仁等人上表請求將這一天定爲乾龍節。到了這一天,皇帝率領百官來到龍德宫祝壽完畢,就在本宫爲侍從官以上的官員賜宴。

建炎元年五月,宰臣等上言,請以五月二十一日爲天申節。詔曰:"朕承祖宗遺澤,獲托士民之上,求所以扶危

建炎元年五月,宰臣等進奏,請求把五月二十一日作爲天申節。下詔說:"朕承受祖宗遺澤,得以托身於士民之上,尋求危難之際的治國之方,未

持顛之道，未知攸濟。念二聖鑾輿在遠，萬民失業，將士暴露，夙夜痛悼，寢食幾廢，況以眇躬之故，聞樂飲酒，以自爲樂乎？非惟深拂朕志，實增感于朕心。所有將來天申節百官上壽常禮，可令寢罷。"至是止就佛寺啓散祝壽道場，詣閤門或後殿拜表稱賀。

知所在。念及二聖遠在他鄉，萬民失去生業，將士暴露野外，日夜痛悼，幾乎廢忘睡眠與飲食，難道就爲了一己微軀，來聽樂飲酒，自相取樂嗎？這不衹是深深違背朕的意願，實爲朕心加深感觸。以後所有天申節百官祝壽常禮，都可命令罷止。"至此衹是到佛寺舉辦祝壽道場，來到閤門或後殿上表祝賀。

紹興十三年二月，臣僚奏："臣聞孝理天下者帝王之盛德，歸美報上者臣子之至誠，是皆因性自然，發於觀感，必各盡其至，然後爲稱。恭惟陛下撫艱難之運，憂勤在御，兢兢業業，圖濟中興，孝德通于神明，皇天爲之悔禍，長樂還闕，適當誕節之前，陛下以天下養，獲伸宮闈上壽之儀，臣民得於觀聽，天下無不欣慶，所以崇大養而成孝理之功者，既已盡善盡美矣。陛下誕聖佳辰，乃臣子所願奉觴上壽，以盡歸美之意，其可不舉而行之乎？臣愚欲望將來天申節許令有司舉行舊典，至日，百官得以奉萬年之觴，仰祝聖壽，天下幸甚。"太常、禮部討論：每遇聖節，樞密院以下先詣垂拱殿上壽畢，宰臣率百僚於紫宸殿上壽；前一月，分日啓建道場，至前一日，樞密院官滿散依例作齋筵；至日，三省官上壽立班訖，次赴滿散作齋筵；後二日，大宴於集英殿。時命御史臺、太常寺修立儀注。

紹興十三年二月，臣僚上奏："臣聽説用孝治理天下是帝王的盛德，把美譽報答主上是臣子的至誠，這都是因順自然之性，觀視有感而發，一定要各自盡至，然後纔算相稱。恭仰陛下撫理艱難時運，憂思辛勤備至，兢兢業業，力圖實現中興，孝德通達神明，皇天爲之而悔禍，長樂回到宮闕，正值誕節之前，陛下以天下相奉養，在宮中行上壽之儀，臣民得以觀聽，天下無不感到歡欣，用以崇奉大養而成就孝理天下之功的，已經盡善盡美了。陛下的誕節佳辰，是臣子願爲舉杯祝壽，以盡歸美之意的時刻，能够不舉行這樣的儀式嗎？臣愚盼望在將來的天申節允許命令司吏舉行舊典，届時，百官得以奉舉敬祝聖上萬歲的酒杯來爲聖上祝壽，天下將感到萬分榮幸。"太常、禮部商討議定：每到聖節之時，樞密院以下的官員先到垂拱殿祝壽完畢，宰臣率領百官在紫宸殿祝壽；前一個月，分天開闢道場，到了前一天，樞密院官滿散依照例式設置齋筵；届時，三省官祝壽班立完畢，接着趕赴道場設行滿散齋筵；後兩天，在集英殿舉行盛大宴會。當時命令御史臺、太常寺修立儀制。

孝宗隆興元年，太上皇帝天申節，皇帝及宰臣、文武百僚詣德壽宮上壽。是日，以欽宗大祥，前一日，皇帝起居如宮中儀，百僚拜表稱賀。

孝宗隆興元年，太上皇帝天申節，皇帝及宰臣、文武百官來到德壽宮祝壽。這一天，因爲是欽宗去世兩周年，前一天，皇帝按照宮中儀式請安，百官上表祝賀。

乾道八年，立皇太子，皇帝率皇太子及文武百僚詣德壽宮上壽。前期，儀鸞司陳設德壽宮殿門之內外，設御坐於殿上當中南向，設大次於德壽宮門內南向，小次於殿東廊西向，設皇帝褥位二：一於御坐東南，西向，一於御

乾道八年，册立皇太子，皇帝率領皇太子及文武百官來到德壽宮祝壽。此前，儀鸞司在德壽宮殿門内外陳設布列，在殿上當中面向南設置御座，在德壽宮門内面向南設置大次，在殿東廊面向西設置小次，設置兩個皇帝褥位：一個在御座東南，面向西，一個在御座南面，面向北。尚醞在御座東

坐之南,北向。尚醞設御酒尊、酒器於御坐之東,有司又設御茶床於御坐之西,俱稍北。其日,文武百僚内不係從駕者,并先赴德壽宫門外以俟迎駕起居。質明,皇帝服靴袍出即御坐,從駕臣僚、禁衛起居如常儀。皇帝降坐,乘輦將至德壽宫,文武百僚迎駕再拜起居訖,前導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先入,詣大次前分左右立定。皇帝降輦入次,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皇太子并文武百僚入詣殿廷,東西相向立定,前導官導皇帝入小次,簾降。皇太子并文武百僚并横行北向立。太上皇帝出宫升御坐,鳴鞭,小次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升殿東階,詣殿折檻前北向褥位再拜,躬奏聖躬萬福,再拜,皇帝詣太上皇帝御坐之東褥位西向立,前導官於殿上隨地之宜立。次舍人揖皇太子并文武百僚躬,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皇太子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各再拜,直身,分東西相向立。禮直官引奉盤盞官、受盤盞官、承旨宣答官、奏禮畢官、殿中監、少監升殿。内侍進御茶床,尚醞典御以盤盞、酒注授殿中監、少監,次禮直官引奉盤盞官詣酒尊所北向,殿中監啓盞,殿中少監注酒,奉盤盞官奉酒詣皇帝前北向,禮直官引受盤盞官詣太上皇帝御坐前,西向立,皇太子并文武百僚横行北向立。奉盤盞官躬進皇帝,皇帝奉酒,前導官導皇帝詣太上皇帝御坐前躬進訖,少後,以盤授受盤盞官。前導官導皇帝詣太上御坐前褥位北向俯伏跪,殿下皇太子并百僚皆躬身。皇帝奏:"臣某謹率文武百僚稽首言:天申令節,臣某與百僚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奏訖,伏,興,再拜,在位官皆再拜。承旨宣答官宣曰:"得皇帝壽

面設置御酒尊、酒器,司吏又在御座西面設置御茶床,都稍稍靠北。那天,文武百官内不隨從聖駕的,都先到德壽宫門外等待迎駕請安。黎明時,皇帝身穿靴袍出來走到御座,從駕臣僚、禁衛按照通常儀制請安。皇帝離開御座,乘輦將到德壽宫時,文武百官迎駕再拜請安完畢,前導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先進去,來到大殿前分左右兩側站定。皇帝下輦進入次位,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别引導皇太子及文武百官進入來到殿庭,東西相對站定,前導官引導皇帝進入小次,遮簾放下。皇太子及文武百官都横行排列,面向北站立。太上皇帝出宫上到御座,鳴放鞭炮,小次遮簾捲起來。前導官引導皇帝登上殿東階,來到殿折檻前面向北的褥位再拜,躬身奏道聖體萬福,再拜,皇帝來到太上皇帝御座東面的褥位面向西站立,前導官在殿上選個適當地方站立。接着舍人揖拜皇太子和文武百官躬身,典儀説"再拜",贊者傳話,在位次上的官員都行再拜禮,插笏起舞,又再拜,皇太子不離位次,奏道聖體萬福,各自再拜,直起身,分東西兩側相對站立。禮直官引導奉盤盞官、受盤盞官、承旨宣答官、奏禮畢官、殿中監、少監登殿。内侍進上御茶床,尚醞典御把盤盞、酒注交給殿中監、少監,接着禮直官引導奉盤盞官來到酒尊所面向北,殿中監打開酒盞,殿中少監注酒,奉盤盞官捧酒來到皇帝面前面向北,禮直官引導受盤盞官來到太上皇帝御座前,面向西站立,皇太子和文武百官横行排列面向北站立。奉盤盞官躬身進給皇帝,皇帝捧着酒,前導官引導皇帝來到太上皇帝御座前躬身進奉完畢,稍微退後,把盤交給受盤盞官。前導官引導皇帝來到太上御座前面的褥位面向北俯身伏地而跪,殿下皇太子及百官都躬着身。皇帝奏道:"臣某謹率領文武百官稽首拜言:天申佳節,臣某與百官等不勝歡欣,謹祝太上壽享千萬年。"奏完,伏身於地,站起來,再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行再拜禮。承旨宣答官宣詞:"得到皇帝獻上的壽酒,與皇帝及内外百官同享歡慶。"皇帝再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完畢,分東西兩側相對站立。皇帝來到御座東面,面向西站立,奉盤盞官持盤面向北恭敬地送上,皇帝捧着盤,音樂

酒,與皇帝并百僚内外同慶。"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分東西相向立。皇帝詣御坐東,西向立,奉盤盞官以盤北向恭進,皇帝奉盤,樂作,俟太上皇帝飲酒,皇帝躬接盞訖,皇帝少後,以盤盞授受盤盞官,以授殿中監,各復位立。皇太子并文武百僚横行北向,皇帝詣褥位北向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皇帝詣太上御坐東褥位西向立,皇太子、文武百僚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訖,内侍舉茶床,奏禮畢官北向俯伏跪奏:"具官臣某言禮畢。"在位官再拜。太上皇帝駕興,皇帝從入,文武百僚以次退。

奏響,等到太上皇帝飲完酒,皇帝躬身接過酒盞,皇帝稍微退後,把盤盞交給受盤盞官,又交給殿中監,各自回到原位站立。皇太子及文武百官横行排列面向北,皇帝來到褥位面向北再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行再拜禮。皇帝來到太上御座東面的褥位面向西站立,皇太子、文武百官再拜,插笏起舞,又再拜完畢,内侍舉起茶床,奏禮畢官面向北俯身伏地跪奏:"具官臣某説禮儀結束。"在位次上的官員都行再拜禮。太上皇帝起駕,皇帝跟隨進入,文武百官按照次序退下。

淳熙二年十一月,詔:"太上皇帝聖壽無疆,新歲七十,以十一日冬至加上尊號册寶,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行慶壽禮。"是日早,文武百僚并簪花赴文德殿立班,聽宣慶壽赦。宣赦訖,從駕至德壽宫行慶壽禮,致詞曰:"皇帝臣某言:天祐君親,錫兹難老,維春之吉,年德加新。臣某與群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餘與前上壽儀注同。禮畢,從駕官、應奉官、禁衛等并簪花從駕還内,文武百僚文德殿拜表稱賀。

淳熙二年十一月,詔令:"太上皇帝萬壽無疆,過了新年是七十歲,在十一日冬至增加進上尊號册寶,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舉行慶壽典禮。"這天早晨,文武百官都頭戴着花前往文德殿班列,傾聽宣告慶壽赦令。宣赦完畢,跟隨皇帝來到德壽宫行慶壽禮,致詞説:"皇帝臣某説:上天保祐君親,賜與難老之身,新春吉辰,年增德進。臣某與群臣等不勝歡慶,謹祝聖上壽享千萬年。"其他都與前面上壽儀制相同。禮畢,從駕官、應奉官、禁衛等都頭戴着花跟隨皇帝車駕回宫,文武百官在文德殿上表祝賀。

十年十二月,以太上皇后新年七十,詔以立春日行慶賀之禮。十三年春正月朔,以太上皇帝聖壽八十,帝率群臣詣德壽宫行禮,其儀注、恩赦并如淳熙二年典故。

十年十二月,因爲太上皇后過了新年是七十歲,詔令在立春那一天行慶賀禮。十三年春正月初一,因爲太上皇帝年滿八十,皇帝率領群臣來到德壽宫行禮,其儀制、恩赦都按照淳熙二年的典制。

孝宗以十月二十二日爲會慶節,光宗以九月四日爲重明節,寧宗以十月十九日爲天祐節、尋改爲瑞慶節,理宗以正月五日爲天基節,度宗以四月九日爲乾會節,瀛國公以九月二十八日爲天瑞節。其上壽稱賀之禮,大略皆如天申節儀。

孝宗把十月二十二日作爲會慶節,光宗把九月四日作爲重明節,寧宗把十月十九日作爲天祐節,不久改爲瑞慶節,理宗把正月五日作爲天基節,度宗把四月九日作爲乾會節,瀛國公把九月二十八日作爲天瑞節。祝壽慶賀的禮儀,大體上都如同天申節儀式。

諸慶節

諸慶節,古無是也,真宗以後始有

各種慶節,古代時并没有,從真宗以後纔開始

之。大中祥符元年,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爲天慶節,休假五日,兩京諸路州、府、軍、監前七日建道場設醮,斷屠宰;節日,士庶特令宴樂,京師然燈。又以六月六日爲天貺節,京師斷屠宰,百官行香上清宫。又以七月一日聖祖降日爲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日爲降聖節,休假、宴樂并如天慶節。中書、親王、節度、樞密、三司以下至駙馬都尉,詣長春殿進金縷延壽帶、金絲續命縷,上保生壽酒;改御崇德殿,賜百官飲,如聖節儀。前一日,以金縷延壽帶、金塗銀結續命縷、緋綵羅延壽帶、綵絲續命縷分賜百官,節日戴以入。禮畢,宴百官於錫慶院。天禧初,詔以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天書再降内中功德閣爲天禎節,一如天貺節。尋以仁宗嫌名,改爲天祺節。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以修祀事,天真示見,詔爲天應節。又以五月十二日祭方丘日爲寧貺節,既又以二月十五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降聖日爲真元節,八月九日青華帝君生辰爲元成節,正月四日有太祖神御之州府宫殿行香爲開基節,十月二十五日爲天符節,皆如天慶節,著爲令。

高宗建炎元年十一月五日,詔:“政和以來添置諸節,除開基節外,餘并依祖宗法。”

有。大中祥符元年,詔令把正月三日天書降臨的日子作爲天慶節,休假五天,兩京各路州、府、軍、監前七天闢建道場設醮,禁止屠宰;節日那天,特地命令士人百姓宴飲作樂,京城點亮燈火。又把六月六日作爲天貺節,京城禁止屠宰,百官到上清宫進香。又把七月一日聖祖降臨的日子作爲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降臨延恩殿的日子作爲降聖節,休假、宴樂都如同天慶節。中書、親王、節度、樞密、三司以下的官員直至駙馬都尉,來到長春殿獻上金縷延壽帶、金絲續命縷,進獻保生壽酒;改爲御臨崇德殿,爲百官賜酒,如同聖節儀式。前一天,把金縷延壽帶、塗金銀結續命縷、紅綵羅延壽帶、綵絲續命縷分賜百官,節日那天佩帶進入。禮儀結束後,在錫慶院宴請百官。天禧初年,詔令把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天書再降宫中功德閣那天作爲天禎節,一如天貺節。不久因爲避仁宗的名諱,改爲天祺節。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因爲修明祭祀,天真顯現,詔令作爲天應節。又把五月十二日祭祀方丘的日子作爲寧貺節,之後又把二月十五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降聖日作爲真元節,把八月九日青華帝君生辰作爲元成節,把正月四日有太祖遺像的州府到宫殿上香的日子作爲開基節,把十月二十五日作爲天符節,都如同天慶節的儀式,著爲令典。

高宗建炎元年十一月五日,詔令:“政和以來增加的各種節慶,除了開基節外,其他都依照祖宗法令。”

宋史卷一百十三

志第六十六

禮(十六)

嘉禮(四)

宴饗　游觀　賜酺

宴饗

宴饗之設，所以訓恭儉、示惠慈也。宋制，嘗以春秋之季仲及聖節、郊祀、籍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遇大災、大札則罷。天聖後，大宴率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則不拘常制。凡大宴，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爲群仙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司天鷄唱樓於其側。殿上陳錦綉帷帟，垂香球，設銀香獸前檻内，藉以文茵，設御茶床、酒器於殿東北楹間，群臣盞斝於殿下幕屋。設宰相、使相、樞密使、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宣徽使、三師、三公、僕射、尚書丞郎、學士、直學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司使、給、諫、舍人、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團練使、待制、宗室、遥郡團練使、刺史、上將軍、統軍、軍厢指揮使坐於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雜御史、郎中、郎將、禁軍都虞候坐於朵殿，自餘升朝官、諸軍副都頭以上、諸蕃進奉使、

宴饗的設置，是用來訓示恭儉、顯示慈惠的。宋代制度，曾經在春秋兩季的仲月及聖節、郊祀、籍田禮結束以後，巡幸回到京城，凡是國家的大慶節都舉行盛宴，遇到大災、大疫就罷止。天聖以後，大宴都在集英殿舉行，次一等的宴會在紫宸殿舉行，小型宴會都在垂拱殿舉行，如果是特旨就不拘常制。凡是大型宴會，司吏預先在殿庭設置山樓排場，做成群仙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的形狀，它的旁邊是司天鷄唱樓。殿上陳設錦綉帷帳，垂挂香球，在前檻内設置銀香獸，墊上有花紋的墊子，在殿東北廊柱間設置御茶床、酒器，在殿下幕屋放置群臣的酒器。在殿上設置宰相、使相、樞密使、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宣徽使、三師、三公、僕射、尚書丞郎、學士、直學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司使、給、諫、舍人、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團練使、待制、宗室、遥郡團練使、刺史、上將軍、統軍、軍厢指揮使的座席，四品以上的文武官員、知雜御史、郎中、郎將、禁軍都虞候坐在朵殿，其他升朝官、諸軍副都頭以上的官員、諸蕃進奉使、諸道進奉軍將，都分列在兩廡間。宰相、使相坐在綉墩上；私宴行幸時用杌子。參知政事以下的官員用兩個蒲墩，加

諸道進奉軍將，以上分於兩廡。宰臣、使相坐以綉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參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罽毯；曲宴，樞密使、副并同。軍都指揮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緋緣氈條席。殿上器用金，餘以銀。其日，樞密使以下先起居訖，當侍立者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閤門通唱，致辭訖，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舉酒，群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釂，即搢笏起飲，再拜。曲宴多令不拜。或上壽朝會，止令滿酌，不勸。中飲更衣，賜花有差。宴訖，蹈舞拜謝而退。

上毛毯；私宴上，樞密使、副都相同。軍都指揮使以上的官員用一個蒲墩；從朵殿以下都是紅色氈邊條席。殿上用金器，其餘用銀器。那天，樞密院以下的官員先請安完畢，應當侍立的人登上殿堂。宰相率領百官進入，宣徽、閤門一同宣唱，致辭完畢，宰相登殿敬酒，各自就座，行酒九次。每次皇上舉酒時，群臣侍立，接着宰相、接着百官舉酒；有時傳旨命令飲酒，就插笏起身而飲，再拜。私宴多命令不拜。有時祝壽朝會，衹命令斟滿，不再勸酒。飲酒之中要更換衣服，不同程度地賜花。宴會結束後，起舞拜謝退下。

建隆元年，大宴於廣德殿，酒九行而罷。乾德元年十一月，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謂之飲福。是後三年，開寶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并設秋宴于大明殿，以長春節在二月故也。太平興國之後，止設春宴，在大明者十一，在含光者六。宴日，親王、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駙馬都尉皆侍立，軍校自龍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上，立於庭。其宴契丹使，亦於崇德殿，但近臣及刺史、郎中而上預焉。

建隆元年，在廣德殿大宴群臣，行酒九次而罷止。乾德元年十一月，南郊禮儀結束後，在廣德殿大宴群臣，稱爲飲福。此後三年，開寶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都在大明殿設置秋宴，這是因爲長春節在二月的緣故。太平興國以後，衹設春宴，在大明舉行過十一次，在含光舉行了六次。宴會那天，親王、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駙馬都尉都來侍立，軍校從龍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上的官員，在庭中站立。宴請契丹使者，也在崇德殿，衹有近臣及刺史、郎中以上的官員參加。

淳化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館陳靖上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兹爲盛焉。伏見近年内殿賜宴，群臣當坐於朵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别。及至尊舉爵，群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自今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逾越班次、拜起失節、喧嘩過甚者，并令糾舉。又惟飫賜之典，以寵武夫，大烹之餘，故爲盛饌。計一飯所費，可數人之屬厭，

淳化四年正月，因爲南郊祭禮結束，在含光殿大宴群臣，直史館陳靖進言："古代的宴饗，是用以省察禍福而觀察威儀的。所以宴會據禮而成，賓客論賢排序，奏《風》、《雅》之音，於斯爲盛。伏見近年在内殿賜宴時，群臣應當坐在朵殿、兩廊之間的，拜舞剛完，就連忙趨奔入席，品列的次序，紛然雜亂。等到至尊舉杯時，群臣起立，先後不齊，俯仰違禮。希望今後命令司吏預先依照其官品位次告諭群臣，有逾越位次、拜起違禮、過分喧嘩的，都命人糾察舉正。又頒行賜宴之典，來施寵於武夫，豐盛的食物饒有餘裕，所以堪稱盛饌。計量其一頓飯的花費，可以讓幾個人吃飽，而將校之類有的到了宴會結束的

而將校輩或至終宴之時，尚有欲炙之色，蓋執事者失於察視，不及潔豐而使然也。伏望并申嚴制。”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齡亦言：“廣宴之設，以均飫賜，得齒高會，宜乎盡禮。而有位之士，鮮克致恭，當糾其不恪。又供事禁庭，當定員數，籍姓名以謹其出入。酒殺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并從之。

咸平三年二月，大宴含光殿，自是始備設春秋大宴。五年，御史臺言：“大宴，起居舍人、司諫、正言、三院使、御史并坐于殿廊，望自今移升朵殿，自餘依舊。”十二月，詔凡内宴，宗正卿令升殿坐，班次依合班儀。翰林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次爲四圖，頒下閤門遵守。從之。

景德二年九月，詔曰：“朝會陳儀，衣冠就列，將以訓上下、彰文物，宜慎等威，用符紀律。况屢頒於條令，宜自顧於典刑。稍歷歲時，漸成懈慢。特申明制，以儆具僚。自今宴會，宜令御史臺預定位次，各令端肅，不得喧嘩。違者，殿上委大夫、中丞，朵殿委知雜御史、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視彈奏；内職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私禮者，委閤門彈奏；其軍員，令殿前侍衛司各差都校一人提轄，但虧失禮容，即送所屬勘斷訖奏。仍令閤門、宣徽使互相察舉，敢蔽匿者糾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詔宣徽院、御史臺、閤門、殿前馬步軍司，凡内宴臣僚、軍員并祗候使臣等，并以前後儀制曉諭，務令遵稟，違者密具名聞。其軍員有因酒言詞失次及醉仆者，即先扶出，或遣殿前司量添巡檢軍士護送歸營。又詔臣僚有托故請

時候，還有未飽之色，這大概是主持人失於察看，未做到保證食物的清潔豐足造成的。希望都申明嚴格的制度。”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齡也説：“設置廣宴，以均分充足的賞賜，得以列位其間，應該盡禮而行。而有位次的士人，很少能保持恭敬，應當糾正其不能恪守的行爲。又在宫廷設宴，應當確定人數，登記姓名來謹其出入。掌管酒食的人，有的不够精潔，希望分别命令中使巡察。”都加以采納。

咸平三年二月，在含光殿大宴群臣，從此開始備設春秋大宴。五年，御史臺説：“大宴，起居舍人、司諫、正言、三院使、御史都坐在殿廊上，希望今後移升朵殿，其餘照舊。”十二月，詔令凡是内宴，宗正卿命令上殿落座，位次依照合班的儀制。翰林學士梁顥請求把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編爲四圖，頒行閤門遵守。建議得到采納。

景德二年九月，下詔説：“朝會陳明儀制，群臣衣冠有制，就列有等，將用以訓示上下、彰明典章，應該慎重等位，符合律令。何况已屢頒條令，應該自覺遵守法度。稍歷歲月，逐漸疏慢。特此申明典制，來戒飭臣僚。今後的宴會，應該命令御史臺預先確定位次，各自保持端正嚴肅，不得喧嘩。有違背的，殿上委托大夫、中丞，朵殿委托知雜御史、侍御史，廊下委托左右巡使，仔細察看彈劾上奏；内職殿直以上的官員前去請安、進入殿庭行私禮的，委托閤門彈劾稟奏；對於那些軍士，命令殿前侍衛司各派一名都校提轄，衹要有失禮儀，就送往所屬部門勘斷後上奏。又命令閤門、宣徽使互相察看檢舉，有敢於隱藏的就加以舉發糾正。”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詔令宣徽院、御史臺、閤門、殿前馬步軍司，凡是在宫内宴請臣僚、軍士和祇候使臣等，都要把前後的儀制宣明，務必命令遵守，有違背的就把其姓名秘密奏上。軍士有因酒言詞失序及醉倒的，就先扶出去，或派遣殿前司量添巡檢軍士護送回營。又詔令臣僚中有找藉口請假不赴宴的，御史臺要糾察

假不赴宴者，御史臺糾奏。天禧四年，直集賢院祖士衡言：“大宴將更衣，群臣下殿，然後更衣，更衣後再坐，則群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謝賜花，再拜升殿。”

仁宗天聖三年，監察御史朱諫言：“伏見大宴，宗室先退，允爲得禮。尚有文武臣僚父子、兄弟者，皆預再坐，欲望自今內宴，百官有父子、兄弟、叔侄同赴，再坐時卑者先退。”慶曆七年，御史言：“凡預大宴并御筵，其所賜花，并須載歸私第，不得更令僕從持戴，違者糾舉。”

熙寧二年正月，閤門言：“準詔裁定集英殿宴入殿人數：中書二十二人，樞密院三十人，宣徽院八人，親王八人，昭德軍節度使、兼侍中曹佾三人，皇親使相三人，皇親正刺史已上至節度使并駙馬都尉各一人，翰林司一百七十八人，御厨六百人，儀鸞司一百五十人，祗候庫二十人，內衣物庫七人，新衣庫七人，內弓箭庫三人，鈐轄教坊所三人，鐘鼓樓一十六人，御藥院八人，內物料庫九人，法酒庫一十六人，內酒坊八人，入內內侍省前後行、親事官共五人，皇城司職員手分二人，御史臺知班一十一人，灑掃親從官人員已下一百人，兩廊覷步親從官四十二人，提舉司勾押官手分三人，提舉火燭巡檢人員一十人，快行親從官一十一人，支散兩省花後苑造作所工匠等四人，客省承授行首八人，四方館職掌二人，閤門承受行首已下一十八人。”是歲十一月，以皇子生，宴集英殿。

七年九月，詔：“自今大宴，親王、皇親使相、樞密使副使、宣徽使、駙馬都尉并於殿門外幕次就賜酒食。”舊制，會食集英西廊之廡下，

奏明。天禧四年，直集賢院祖士衡說：“大宴將要更換衣服時，群臣先下殿，然後再更衣，更衣之後再坐下來，這時群臣就在殿庭班列，等到皇上來到御座上後，再請安謝賜花，再拜之後上殿。”

仁宗天聖三年，監察御史朱諫說：“觀察在大宴上，宗室先行退下，這是允當合禮的。還有文武臣僚父子、兄弟都參加再坐之列的，希望今後的內宴，百官有父子、兄弟、叔侄一同赴宴的，再坐時輩分低的先行退下。”慶曆七年，御史說：“凡是參加大宴及御筵，皇上賞賜的花，都要戴着回家，不能再讓僕侍代拿佩帶，有違反的要糾察舉報。”

熙寧二年正月，閤門說：“依照詔令裁定集英殿設宴入殿人數：中書二十二人，樞密院三十人，宣徽院八人，親王八人，昭德軍節度使、兼侍中曹佾三人，皇親使相三人，皇親正刺史以上至節度使及駙馬都尉各一人，翰林司一百七十八人，御厨六百人，儀鸞司一百五十人，祗候庫二十人，內衣物庫七人，新衣庫七人，內弓箭庫三人，鈐轄教坊所三人，鐘鼓樓十六人，御藥院八人，內物料庫九人，法酒庫十六人，內酒坊八人，入內內侍省前後行、親事官共五人，皇城司職員手分二人，御史臺知班十一人，灑掃親從官人員以下一百人，兩廊覷步親從官四十二人，提舉司勾押官手分三人，提舉火燭巡檢人員十人，快行親從官十一人，支散兩省花後苑造作所工匠等四人，客省承授行首八人，四方館職掌二人，閤門承受行首以下十八人。”這年十一月，因爲皇子出生，在集英殿設宴。

七年九月，詔令：“今後舉行大宴時，親王、皇親使相、樞密使副使、宣徽使、駙馬都尉都在殿門外幕次賜以酒食。”按照舊制，會宴都在集英西廊的廊屋下，太過喧鬧低下，權發遣宣徽院

喧卑爲甚，權發遣宣徽院吴充奏其事，故有是命。

吴充上奏其事，因此有這道詔命。

元豐七年三月，大宴集英殿，命皇子延安郡王侍立。宰相王珪等率百官廷賀。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之。"珪等再拜稱謝。久之，王乃退。時王未出閤，帝特令侍宴，以見群臣。九年，閤門言："大宴不用兩軍妓女，只用教坊小兒之舞。"王拱辰請以女童代之。元祐八年，詔罷獨看。故事，大宴前一日，御殿閱百戲，謂之獨看。修國史范祖禹言："是日進《神宗紀》草，陛下覽先帝史册甫畢，即觀百戲，理似未安，故請罷之。"

元豐七年三月，在集英殿舉行大宴，命令皇子延安郡王侍立。宰相王珪等人率領百官到朝廷祝賀。詔令説："皇家的喜事，與大家共同分享。"王珪等再拜道謝。過了很久，王纔退下。這時王還没有出就封國，皇帝特地命令他侍宴，來見過群臣。九年，閤門説："大宴不用兩軍的歌舞藝女，衹用教坊小孩的歌舞。"王拱辰等請求用女童代替。元祐八年，詔令罷止獨看。按照舊制，在大宴前一天，皇帝御臨大殿觀看百戲，叫做獨看。修國史范祖禹説："這天進獻《神宗紀》草文，陛下剛剛看完先帝史册，就觀看百戲，似乎於理不妥，所以請求罷止。"

元祐二年九月，經筵講《論語》徹章，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宫，帝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三年六月，罷春宴。八月，罷秋宴，以魏王出殯，翰林學士蘇軾不進教坊致語故也。是後以時雨未足，集英殿試舉人，尚書省火，禁中祈禳，郊國公主未葬，皆罷宴。凡大宴有故而罷，則賜預宴官酒饌于閤門朝堂，升殿官雖假故不從游宴，亦遣中使就第賜焉。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步軍都虞候以上、三師、三公、東宫三師三公以下、曾任中書門下致仕者，亦同。

元祐二年九月，經筵講讀《論語》全書完畢，在東宫爲宰臣、執政、經筵官賜筵，皇帝親自書寫唐人詩歌分别賜給諸臣。三年六月，罷止春宴。八月，罷止秋宴，因爲魏王出殯時，翰林學士蘇軾不進上教坊致語的緣故。此後因爲應時降雨不足，在集英殿舉行舉人的考試，尚書省發生火災，宫中祈福，郊國公主没有入殮，都罷止宴會。凡是大宴因故罷止，都在閤門朝堂賜給預宴官酒食，升殿官即使藉故不參加游宴，也派遣中使到家中班賜。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步軍都虞候以上、三師、三公、東宫三師三公以下、曾任中書門下致仕的，也一樣。

凡外國使預宴者，祥符中宴崇德殿，夏使於西廊南赴坐，交使以次歇空，進奉、押衙次交州，契丹舍利、從人則於東廊南赴坐。四年，又升甘州、交州於朵殿，夏州押衙於東廊南頭歇空坐。七年，龜兹進奉人使歇空坐於契丹舍利之下。其後又令龜兹使副於西廊南赴坐，進奉、押衙重行於後，瓜州、沙州使副亦於西廊之南赴坐，其餘大略以是爲準。

凡是參加宴請的外域使者，祥符年間在崇德殿設宴，夏使在西廊南面就座，交使按照次序留出空位就座，進奉、押衙坐在交州使後面，契丹舍利、從人則在東廊南面就座。四年，又升甘州、交州使位到朵殿，夏州押衙在東廊的南頭留出空位就座。七年，龜兹進奉使者留出空位坐在契丹舍利的下面。後來又命令龜兹使副在西廊南面就座、進奉、押衙在其後面雙行排列，瓜州、沙州使副也在西廊南面就座，其餘大概都以此爲準。

大觀三年，議禮局上集英殿春秋大宴儀：

其日，預宴文武百僚詣殿庭，東西相向立。皇帝出御需雲殿，閤門、内侍、管軍等起居。皇帝降坐，御集英殿，鳴鞭，殿中監已下通班起居。殿中監、少監升殿，通喚閤門官升殿。攝左右軍巡使靴笏起居訖，繫鞋執杖侍立，餘非應奉官分出。次鐘鼓樓節級就位，四拜起居。

次舍人通喚訖，分引群官横行北向，東上閤門官贊大起居，班首出班俯伏，跪，致辭訖，俯伏，興，復位。群官再拜，舞蹈，又再拜，贊各就坐，再拜，舍人分引升殿，席前相向立，朵殿、兩廡官立於席後。有遼使則舍人引大遼舍利西入大起居，贊各就坐，贊再拜，贊就坐，引升西廊。次舍人傳事引從人分入，四拜起居，謝坐，并同舍利儀。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看盞人謝，升殿再拜。内侍進御茶床，殿侍酹酒訖，次贊天武門外祗候。東上閤門官詣御坐，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

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坐，東北向，搢笏，殿中監奉盤盞授班首，少監啓盞，以酒注之。班首奉詣御前進訖，少退，虚跪，興，以槃授殿中監，出笏，東上閤門官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殿上臣僚席前相向立，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坐，東北向，搢笏，殿中監授槃，奉詣御前，西向立，樂作，皇帝飲訖。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東上閤門引班首接盞，退，虚跪，興，授盞殿中監，出笏，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贊各賜酒，群臣再拜，贊各就

大觀三年，議禮局進上集英殿春秋大宴儀制：

那天，參加宴會的文武百官來到殿庭，東西相對站立。皇帝出來御臨需雲殿，閤門、内侍、管軍等向皇帝請安。皇帝走下御座，御臨集英殿，鳴放鞭炮，殿中監以下的官員全體請安。殿中監、少監登上殿，傳喚閤門官登殿。攝左右軍巡使把笏插入靴中，請安完畢，繫好鞋手裏持杖侍立，其餘的非應奉官分别出來。接着鐘鼓樓節級就位，四拜請安。

接着舍人傳喚完畢，分别引導群官横行排列面向北，東上閤門官贊唱隆重請安，班首走出班列俯身伏地，跪下，致辭完畢，俯身伏地，站起來，回到原位。群官再拜，起舞，又再拜，贊唱各自就座，再拜，舍人分别引導上殿，在席前相對站立，朵殿、兩廡官站在席後。如有遼使就由舍人引導大遼舍利從西面進入隆重請安，贊唱各自就座，贊唱再拜，贊唱就座，引導登上西廊。接着舍人傳事引導從人分别進入，四拜請安，謝坐，都如同舍利儀制。教坊使以下的官員全體隆重請安，看盞人謝過，登殿再拜。内侍進上御茶床，殿侍灑酒於地祭祀完畢，接着贊唱在天武門外敬候。東上閤門官來到御座前奏明班首姓名及其以下官員進奉酒。

舍人分别引導殿上臣僚横行排列面向北，贊唱再拜。舍人引導班首稍微進前，東上閤門官接引到御座前，面向東北，插好笏，殿中監捧着盤盞交給班首，少監打開酒盞，把酒倒進去。班首捧着酒盞來到御座前進獻完畢，稍稍退後，虚跪之後，站起來，把盤交給殿中監，拿出笏，東上閤門官引導退下，舍人接引回到原位，贊唱再拜。舍人引導班首稍稍進前，殿上臣僚在席前相對站立，東上閤門官接引來到御座，面向東北，插笏，殿中監交給盤，奉盤來到御座前，面向西站立，音樂響起，皇帝飲酒完畢。舍人分别引導殿上臣僚横行排列面向北，東上閤門官引導班首接過酒盞，退下來，虚跪之後，站起來，把酒盞交給殿中監，拿出笏，引導退下，舍人接引回到原位，贊唱再拜，贊唱分别賜酒，群臣再拜，贊

坐，群官皆立席後，復贊就坐。

酒初行，群官搢笏受酒，先宰相，次百官，皆作樂。皇帝再舉酒，并殿中監、少監進。群臣俱立席後，樂作，飲訖，贊各就坐。復行群臣酒，飲訖。皇帝三舉酒，皆如第一之儀。尚食典、奉御進食，太官設群臣食，樂作。賜祗應臣僚酒食，贊謝拜訖，復位。皇帝四舉酒，并典御進酒。樂工致語，群官皆立席後，致語訖，贊百官再拜，就坐，樂作。皇帝五舉酒，樂工奏樂，庭下舞隊致詞，樂作，舞隊出。

東上閤門奏再坐時刻。俟放隊訖，内侍舉御茶床，皇帝降坐，鳴鞭，群臣退。賜花，再坐。前二刻，御史臺、東上閤門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進班齊牌，皇帝詣集英殿，百官謝花再拜，又再拜就坐。内侍進御茶床，皇帝舉酒，殿上奏樂，庭下作樂。皇帝再舉酒，殿上奏樂，庭下舞隊前致語，樂作，出。皇帝三舉酒、四舉酒皆如上儀。若宣示盏，即隨所向，閤門官以下揖稱宣示盏，躬贊就坐。若宣勸，即立席後躬飲訖，贊再拜。内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再拜，舞蹈，又再拜訖，分班出。閤門官側奏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

集英殿飲福大宴儀。初，大禮畢，皇帝逐頓飲福，餘酒封進入内。宴日降出，酒既三行，泛賜預坐臣僚飲福酒各一盏，群臣飲訖，宣勸，各興立席後，贊再拜謝訖，復坐飲，并如春秋大宴之儀。

紹興十三年三月三日，詔宴殿陳設止用緋黄二色，不用文綉，令有司遵守，更不制造。五月，閤門修立集英殿大宴儀注。

唱各自就座，群官都站在席後，又贊唱就座。

第一遍行酒時，群官插笏接受賜酒，先由宰相開始，接着百官分别受酒，都奏樂助飲。皇帝二次舉起酒，都由殿中監、少監進上。群臣都站在席後，音樂奏起來，飲完酒，贊唱各自就座。又爲群臣行酒，飲酒完畢。皇帝三次舉起酒，都如同第一遍的儀式。尚食典、奉御進上食物，太官爲群臣設置食物，音樂奏起。賜給祗應臣僚酒食，贊唱謝拜完畢，回到原位。皇帝四次舉起酒，都由典御進酒。樂工致辭，群臣都站在席後，致辭完畢，贊唱百官再拜，就座，音樂奏起來。皇帝五次舉酒，樂工奏樂，庭下舞隊致辭，奏樂，舞隊出來。

東上閤門官奏上再坐時間。等到放隊完畢，内侍舉起御茶床，皇帝下座，鳴放鞭炮，群臣退下。賜花，再坐。前兩刻，御史臺、東上閤門催促班列，群官戴着花面向北站立，内侍進上班齊牌，皇帝來到集英殿，百官感謝賜花再拜，又再拜就座。内侍進上御茶床，皇帝舉起酒，殿上奏樂，庭下奏樂。皇帝二次舉酒，殿上奏樂，庭下舞隊上前致辭，奏樂，出來。皇帝三次舉酒、四次舉酒都如同上面的儀式。如果宣明示盏，就隨其所臨，由閤門官以下的官員揖拜説道宣明示盏，躬身贊唱就座。如果要宣明勸酒，就站在席後躬身飲畢，贊唱再拜。内侍舉起御茶床，舍人引導班首以下人員走下臺階再拜，起舞，又再拜完畢，分班而出，閤門官在旁進奏公事結束，皇帝離開御座，鳴放鞭炮。

集英殿飲福大宴儀式。開始，大禮結束，皇帝逐一飲福，其餘的酒封好進奉入宫。設宴這天拿出這些酒，酒過三巡，普遍賜給在座臣僚每人一盏飲福酒，群臣飲酒完畢，宣明勸酒，群臣分别站在席後，贊唱再拜致謝完畢，又坐下來飲酒，都和春秋大宴的儀式相同。

紹興十三年三月三日，詔令宴殿的陳設祗用紅黄兩種顔色，不用文綉，命令司吏遵守，不再加以製作。五月，閤門修立集英殿大宴的儀制。

乾道八年十二月，詔今後前宰相到闕，如遇赴宴賜茶，其合坐墩杌，非特旨，并依官品。又行門、禁衛諸色祗應人，依紹興例，并賜絹花。自是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見辭各有宴，然大宴視東京時則亦簡矣。

乾道八年十二月，詔令以後前任宰相到達宫廷時，如果遇到赴宴賜茶，其應當坐的墩杌，没有特旨的話，都按照其官品就座。又行門、禁衛等祗應人員，依照紹興年間制度，都賜與絹花。從此，祗有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告辭時纔設宴，然而大宴比照東京時也變得很簡略了。

曲宴。凡幸苑囿、池籞，觀稼、畋獵，所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或宴大遼使副于紫宸殿，則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預。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則三館、秘閣皆預。

曲宴。凡是皇帝巡幸苑囿、池籞，皇帝觀稼、狩獵，所到之處設宴以待，祗有從官參加，叫做曲宴。如果是在紫宸殿宴請大遼使副，那麽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的官員都參加。暮春時節後苑的賞花、釣魚，三館、秘閣都參加。

太祖建隆元年七月，親征澤、潞，宴從臣于河陽行宫，又宴韓令坤已下於禮賢講武殿，賜襲衣、器幣、鞍馬，以賞澤、潞之功也。四年四月，宴從臣於玉津園。乾德三年七月六日，詔皇弟開封尹、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泛舟後苑新池，張樂宴飲，極歡而罷。是歲重陽，宴近臣於長春殿。

太祖建隆元年七月，皇帝親征澤、潞，在河陽行宫宴請從臣，又在禮賢講武殿宴請韓令坤以下的官員，賜給襲衣、器幣、鞍馬，來犒賞澤、潞的功勞。四年四月，在玉津園宴請從臣。乾德三年七月六日，詔令皇弟開封尹、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在後苑新池泛舟，設樂宴飲，極歡而罷。這年重陽節，在長春殿宴請近臣。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三月十五日，詔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帝習射于水心殿。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群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自此始。三年十二月一日，大雨雪，帝喜，御玉華殿，召宰臣及近臣謂曰："春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此嘉雪，思與卿等同醉。"又出御製《雪詩》，令侍臣屬和。後凡曲宴不盡載。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三月十五日，詔令宰相、近臣到後苑賞花，皇帝説："春光温暖和煦，萬物生長茂盛，天下太平，朕把天下人的快樂作爲自己的快樂，應該讓侍從詞臣各自賦詩。"皇帝在水心殿習射。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令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官員、三館學士在後苑飲宴，賞花、釣魚，設樂賜酒，命令群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從此開始。三年十二月一日，天下大雪，皇帝高興，御臨玉華殿，召來宰臣及近臣對他們説："春夏以來，還没飲過酒，現在遇到這場好雪，想要與大家一同歡醉。"又拿出自己寫的《雪詩》，命令侍臣唱和。以後凡是曲宴不一一記載。

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宴群臣于崇德殿，不作樂。二年八月七日，再宴，用樂。三年二月晦，賞

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崇德殿宴請群臣，不設樂。二年八月七日，再次設宴，設樂。三年二月晦日，賞花，在後苑設宴，皇帝作

花，宴于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詩》，儒臣皆賦，遂射于水殿，盡歡而罷。自是遂爲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御龍圖閣曲宴，詔近臣觀太宗草、行、飛白、篆、籒、八分書及畫。景德二年十二月五日，宴尚書省五品諸軍都指揮使以上、契丹使于崇德殿，不舉樂，以明德太后喪制故也。時契丹初來賀承天節，擇膳夫五人齎本國異味，就尚食局造食，詔賜膳夫衣服、銀帶、器帛。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詔輔臣觀粟于後苑御山子，觀御製文閣御書及《嘉禾圖》，賜飲。是日，皇子從游。天禧四年七月十一日，詔近臣及寇準、馮拯觀内苑穀，遂宴于玉宸殿。十月二十九日，詔皇太子、宗室、近臣、諸帥赴玉宸殿翠芳亭觀稻，賜宴，仍以稻分賜之。

《中春賞花釣魚詩》，儒臣都賦詩而和，於是在水殿習射，盡歡而罷。此後形成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帝御臨龍圖閣設曲宴，詔令近臣觀賞太宗草、行、飛白、篆、籒、八分書及畫。景德二年十二月五日，在崇德殿宴請尚書省五品諸軍都指揮使以上官員、契丹使，不設樂，因爲明德太后喪制的原因。這時契丹剛剛遣使來祝賀承天節，選擇五位膳夫帶上本國異味，到尚食局製作食品，詔令賜給膳夫衣服、銀帶、器帛。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詔令輔臣到後苑御山子觀粟，觀賞御製文閣御書及《嘉禾圖》，賜酒。這一天，皇子從游。天禧四年七月十一日，詔令近臣及寇準、馮拯觀賞内苑穀，於是在玉宸殿設宴。十月二十九日，詔令皇太子、宗室、近臣、諸帥到玉宸殿翠芳亭觀稻，賜宴，又把禾稻分別賜與。

仁宗天聖二年，既禫除，百官五表請聽樂，而秋燕用樂之半。詔輔臣曰："昨日宴宫中，朕數四上勉皇太后聽樂。"王欽若以聞太后，太后曰："自先帝棄天下，吾終身不欲聽樂。皇帝再三爲請，其可重違乎!"明年上元節，乃朝謁景靈上清宫、啓聖院、相國寺，還御正陽門，宴從官，觀燈。次日，太后召命婦臨觀。及春秋大宴，歲爲常。夏，觀南御莊刈麥，秋，瑞聖園刈穀，并宴從官，或射，不爲常。皇祐五年，後苑寶政殿刈麥，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歲以種麥，庶知稼事不易也。"自是幸觀穀、麥，惟就後苑，春夏賞花、釣魚則歲爲之。嘉祐七年十二月，特召兩府、近臣、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臣僚至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及寶文閣爲飛白分賜，下逮

仁宗天聖二年，舉行祭禮除去喪服之後，百官五次上表請求聽樂，秋天的宴會用一半音樂。詔令輔臣説："昨天在宫中設宴，朕幾次勸勉皇太后聽樂。"王欽若稟告太后，太后説："自從先帝離世，我一輩子不想再聽音樂。皇帝再三請求，怎可再次違拂呢?"第二年上元節，就朝謁景靈上清宫、啓聖院、相國寺，回來御臨正陽門，宴請從官，觀燈。第二天，太后召命婦前來觀賞。到了春秋大宴時，每年都遵用常式。夏天，觀看南御莊割麥，秋天，觀看瑞聖園割穀，都宴請從官，或者習射，不爲常式。皇祐五年，後苑寶政殿割麥，皇帝對輔臣説："朕剛剛建造此殿，不想種花，每年用來種麥，這樣或許可以知道稼穡的艱難。"此後巡幸觀視穀、麥，祇到後苑去，春夏賞花、釣魚每年都進行。嘉祐七年十二月，特召兩府、近臣、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臣僚到龍圖、天章閣，觀賞三聖御書，到寶文閣作飛白體書法作品分賜諸臣，下及館閣官，製作《觀書詩》，賜令韓琦以下諸臣唱和進獻，於是在群玉殿設宴，傳

館閣官，製《觀書詩》，賜韓琦以下和進，遂宴群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于閣。數日，再會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宴群玉殿，酒行，上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復辭。"因召韓琦至御榻前，别賜一大卮。出禁中名花，金盤貯香藥，令各持歸，莫不沾醉，至暮而罷。

詔學士王珪撰寫詩序，在閣中刊刻石文。幾天以後，再聚天章閣，觀賞三朝瑞物，又在群玉殿設宴，行酒時，皇帝說："許久以來，天下太平，今天的快樂，與大家共享，應該一醉方休，不要推辭。"於是召韓琦到御榻前，另外賜酒一大卮。拿出宫中名花，金盤貯香藥，命令各自帶回家，群臣無不大醉，天黑而罷。

熙寧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滕甫言："臣聞君命召，不俟駕，此臣子所以恭其上也。今錫宴而有托詞不至者，甚非恭上之節也。請自今宴設，群臣非大故與實有疾病，無得托詞，仍令御史臺察舉。"二年八月，《實録》書成，皆宴垂拱殿。十月，修定閤門儀制所言："垂拱殿曲宴，當直翰林學士與觀文、資政、龍圖、寶文、樞密、直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并赴坐，而翰林學士兼他職者不預，考之官制，似未齊一。請自今曲宴，翰林學士與雜學士并赴。"從之。元豐五年七月，以《兩朝國史》書成，宴于垂拱殿。十一月，宴景靈宫祠官于紫宸殿。

熙寧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滕甫說："臣下聽說皇上命召，不等車駕備好就急欲往行，這是臣子致恭其上的表現。現在皇上賜宴却有推托不到的，非常有背於尊上的大節。請求今後設宴，群臣如果不是有要事或確有疾病，不得假以托詞，并命令御史臺察核舉報。"二年八月，《實録》一書寫成，在垂拱殿宴請群臣。十月，修定閤門儀制所說："垂拱殿曲宴，當直翰林學士與觀文、資政、龍圖、寶文、樞密、直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都參加，而翰林學士任他職的不參加，考察官制，這樣似乎未能整齊劃一。請求今後設置曲宴時，翰林學士與雜學士都參加。"建議得到采納。元豐五年七月，因爲《兩朝國史》一書編成，在垂拱殿設宴。十一月，在紫宸殿宴請景靈宫祠官。

元祐二年九月，經筵講《論語》徹章，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宫，帝親書唐人詩賜之。紹聖三年十一月，以進《神宗皇帝實録》畢，曲宴，宰臣、執政、文臣試侍郎、武臣觀察使以上并修國史官赴坐。元符元年五月，詔受寶畢，宴于紫宸殿，宰臣以下，文臣職事官、六曹員外郎、監察御史以上，武臣郎將、諸軍副指揮使以上預坐。

元祐二年九月，經筵官講讀《論語》全書完畢，爲宰臣、執政、經筵官在東宫賜宴，皇帝親自書寫唐人詩歌頒賜。紹聖三年十一月，因爲進上《神宗皇帝實録》，設置曲宴，宰臣、執政、文臣試侍郎、武臣觀察使以上的官員連同修國史官參加。元符元年五月，詔令受寶完畢，在紫宸殿設宴，宰臣以下，文臣職事官、六曹員外郎、監察御史以上，武臣郎將、諸軍副指揮使以上的官員參加。

政和二年三月，上巳御筵，詔令移用他日，以國有故，宰臣請罷宴故也。大觀三年，議禮局上垂拱殿曲宴儀：

政和二年三月，上巳節御筵，詔令改用他日，因爲國家有事，宰臣請求罷宴的緣故。大觀三年，議禮局進上垂拱殿曲宴儀式：

皇帝視事畢，東上閤門進呈坐圖，舍人奏閤門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入殿後閤。

諸司排設備，東上閤門附内侍奏班齊，皇帝出閤升坐，鳴鞭。三公、直學士以上、親王、使相至觀察使以上，分東西入，詣殿庭，横行北向立定。班首奏聖躬萬福，舍人贊各就坐，再拜訖，分引詣東西階升殿，席前相向立。次教坊使以下常起居，次看盞人謝，升殿，次内侍進御茶床，殿侍酹酒訖，閤門詣御坐，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贊再拜。班首奉酒躬進，樂作，皇帝飲訖。舍人贊各賜酒，群官俱再拜；贊各就坐，群官皆立席後，復贊就坐。

酒初行，先宰相，次百官，皆作樂。後準此。尚食典、奉御進食，太官令設群官食。酒五行，若宣示盞，即隨所向，閤門揖稱宣示盞，躬贊就坐。若宣勸，即立席後躬飲，贊再拜。内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横行，北向再拜，分班出。皇帝降坐。

上巳、重陽賜宴儀：

其日，預宴官以下并赴宴所就次，諸司排設備，預宴官以下詣庭中望闕位立。次中使詣班首之左，稍前立，中使宣曰"有敕"，在位官皆再拜訖。中使宣曰"賜卿等御筵"，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中使退，預宴官分東西升階就坐。

酒行，樂作；飲訖、食畢，樂止。酒五行，預宴官并興就次，賜花有差。少頃，戴花畢，與宴官詣望闕位立，謝花再拜訖，復升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樂止。酒四行而退。

皇帝治事完畢，東上閤門進呈座圖，舍人奏閤門公事結束，皇帝離座，鳴放鞭炮，進入殿後閤中。

諸吏安排妥當，東上閤門附從内侍奏稱班齊，皇帝出閤登上御座，鳴放鞭炮。三公、直學士以上、親王、使相至觀察使以上官員，分東西向進入，來到殿庭，横行排列面向北站定。班首奏聖體萬福，舍人贊唱各自就座，再拜完畢，分别引導到東西臺階上殿，在席前相對而立。接着教坊使以下人員請安，接着看盞人致謝，登上殿堂，接着内侍進上御茶床，殿侍灑酒於地祭祀完畢，閤門來到御座，躬身奏明班首姓名及其以下人員進酒。舍人分别引導殿上臣僚，横行排列面向北，贊唱再拜。班首捧着酒躬身獻給皇帝，奏樂，皇帝飲酒完畢。舍人贊唱各自賜酒，群官都行再拜禮；贊唱各自就座，群臣都站在席後，又贊唱就座。

初次行酒，先由宰相開始，然後是百官，都奏樂。以後照此行事。尚食典、奉御進上食品，太官令爲群官安排食物。五次行酒之後，如果宣明示盞，就隨其所在，閤門揖拜而説宣令示盞，躬身贊唱就座。如果宣明勸酒，就站在席後躬身而飲，贊唱再拜。内侍舉起御茶床，舍人引導班首以下人員走下臺階横行排開，面向北再拜，分班退出。皇帝離座。

上巳、重陽節賜宴儀式：

那天，預宴官以下的官員都來到宴所就位，諸吏安排妥當，預宴官以下的官員來到庭中望闕位站立。接着中使來到班首的左側，稍稍靠前站立，中使宣令説"有敕"，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完畢。中使宣説"賜給你等御筵"，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插笏起舞，又再拜。中使退下，預宴官分東西兩側登階就座。

行酒，奏樂；飲完酒、吃完飯，音樂中止。五次行酒之後，預宴官都站起來各就各位，賜花不等。一會兒，戴花完畢，參加宴請的官員來到望闕位站立，感謝賜花再拜完畢，又登殿就座。行酒，奏樂，飲完吃完，音樂中止。四次行酒之後退下。

游觀

游觀。天子歲時游豫，則上元幸集禧觀、相國寺，御宣德門觀燈；首夏幸金明池觀水嬉，瓊林苑宴射；大祀禮成，則幸太一宮、集禧觀、相國寺恭謝，或詣諸寺觀焚香，或至近郊閲武、觀稼，其事蓋不一焉。

太祖建隆元年四月，幸玉津園。是後凡十三臨幸。九月，幸宜春苑。是後觀習水戰者二十有八，幸大相國寺、封禪寺者各五，龍興寺及皇弟開封尹園各三，幸太清觀、建隆觀者再，崇夏寺、廣化寺、等覺寺者各一，觀水磑者八，閲炮車、觀水櫃、觀稼、幸飛龍院、幸開封府、幸都亭驛、幸禮賢院、幸茶庫染院、幸河倉、幸金鳳園，皆一再至焉。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幸新鑿池，賜役卒錢布有差。六月，幸飛龍院。是後凡四幸。三年四月，觀刈麥。九年正月六日，幸景龍門外水磑，帝臨水而坐，召從臣觀之，因謂曰："此水出於山源，清澄甘潔。近河之地，水味皆甘，豈河潤所及乎?"宋琪等曰："亦猶人性善惡，染習致然。"帝曰："卿言是也。"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帝御水殿，召近臣觀之，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示不忘戰耳。"因幸講武臺，閲諸軍都試，軍中之絶技者遞加賜賚。遂登瓊林苑樓，陳百戲，擲金錢，令樂人爭之，極歡而罷。五月二日，出南薰門觀稼，召從官列坐田中，令民刈麥，咸賜以錢帛。回幸玉津園觀漁，張樂、習射，既宴而歸。明年五月，幸城南觀麥，賜田夫布帛有差。雍熙四年四月，幸金明池觀水嬉，賜從官飲。帝曰："雨霽天凉，中外無事，

游觀。天子每年的出巡，就是上元節巡幸集禧觀、相國寺，御臨宣德門觀燈；首夏巡幸金明池觀看嬉水，到瓊林苑進行宴射；大的祭禮結束以後，就巡幸太一宮、集禧觀、相國寺恭致謝意，或者來到各個寺廟燒香，或者來到近郊檢閲軍隊、觀視田稼，其事不盡相同。

太祖建隆元年四月，皇帝巡幸玉津園。此後共有十三次臨幸。九月，巡幸宜春苑。此後觀看演練水戰二十八次，巡幸大相國寺、封禪寺各五次，龍興寺及皇弟開封尹園各三次，巡幸太清觀、建隆觀各兩次，崇夏寺、廣化寺、等覺寺各一次，觀視水磑八次，巡閲炮車、觀視水櫃、觀稼、巡幸飛龍院、巡幸開封府、巡幸都亭驛、巡幸禮賢院、巡幸茶庫染院、巡幸河倉、巡幸金鳳園，都一再臨幸。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二月，皇帝巡幸新鑿的水池，賜給役卒多少不等的錢布。六月，巡幸飛龍院。此後共有四次巡幸。三年四月，觀看割麥。九年正月六日，巡幸景龍門外水磑，皇帝臨水而坐，召來從臣觀看，因而對他們説："此水源出山中，清澈甘美。靠近黄河的地帶，河水都甜，這難道是黄河的潤及嗎?"宋琪等人説："就好像人性的善惡，是習染使然。"皇帝説："你説的對。"四月，巡幸金明池演習水戰，皇帝御臨水殿，召來近臣觀看，皇帝對宰相説："水戰，是南方纔有的事。現在南方已經平定，不再施用，時時演練，表示不忘戰事而已。"因而巡視講武臺，檢閲諸軍總試武藝，對於軍中有絶技的依次增加賜賞。於是登上瓊林苑樓，羅列百戲，拋擲金錢，命令樂人争搶，極歡而散。五月二日，皇帝出南薰門觀稼，召來從官列坐於田間，讓百姓來割麥，都賞賜給他們錢帛。回來後巡幸玉津園觀漁，設樂、習射，宴飲之後返回。第二年五月，皇帝巡幸城南觀麥，賜給農夫多少不等的布帛。雍熙四年四月，皇帝巡幸金明池觀看嬉水，賜給從官酒。皇帝説："雨晴天凉，内外無事，應該不惜一醉。"因而登上苑中樓，盡情歡

宜勿惜醉。”因登苑中樓，盡歡而罷。淳化三年三月，幸金明池，命爲競渡之戲，擲銀甌於波間，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樂，岸上都人縱觀者萬計。帝顧視高年皓首者，就賜白金器皿。九月，幸潛龍園，駐輦池東岸，臨水謂近臣曰：“朕不至此已十年，昔尹京日，無事常痛飲池上，今池邊之木已成林矣。”因顧教坊使郭守忠等數人曰：“汝等前日以樂童從我，今亦皓首，光陰迅速如此。”嗟嘆久之。帝親引滿舉白，群臣盡醉。

真宗咸平元年八月，幸諸王宫。二年九月，幸開寶寺、福聖院。是後，二寺臨幸者凡十有四。三年五月，幸金明池觀水戲，揚旗鳴鼓，分左右翼，植木繫彩，以爲標識，方舟疾進，先至者賜之。移幸瓊林苑，登露臺，鈞容直奏樂，臺下百戲競集，從臣皆醉。自是凡四臨幸。九月，幸大相國寺。是後再幸者九。幸上清宫者十有二，幸玉津園者十，幸太一宫、玉清昭應宫各六，餘不盡載。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十九日，中書門下上言：“伏睹今月十四日，皇帝詣諸宫寺焚香，總三十餘處，過百拜以上。臣等侍從，倍增憂灼，昨崇政殿已面奏陳。臣聞尊事萬靈，固先精意；登用百禮，乃貴時中。在經久之從宜，必裁正而惟允。伏望特命攸司，載詳定式。自今車駕幸諸宫、觀、寺、院，正殿再拜；及諸殿，令群臣以下分拜。庶垂億載，允叶通規。”乃詔禮儀院詳定差減焉。

仁宗景祐三年，詔閤門詳定車駕幸宫、觀、寺、院支賜茶絹等第。

哲宗紹聖四年三月八日，詔自今遇車駕出新城，令殿前馬、步軍司取旨，權差馬、步軍赴新城外四面巡

娱而散。淳化三年三月，皇帝巡幸金明池，命令設龍舟競渡，將銀甌拋到水波之中，讓人泅入水波尋取。在御船上奏教坊樂，在岸上恣意觀看的都城人數以萬計。皇帝看到那年紀大的人，就賞賜白金器皿。九月，皇帝巡幸潛龍園，停車在水池東岸，面對池水對近臣説：“朕已有十年没到過這裏了，過去治理京城的時候，没事常常到池上痛飲，現在池邊的樹木都已成林了。”因而對教坊使郭守忠等幾人説：“你們過去以樂童身份跟隨我，現在頭髮也白了，時光流逝如此迅速。”感嘆很久。皇帝親自斟滿酒乾杯，群臣都喝醉了。

真宗咸平元年八月，巡幸諸王宫。二年九月，巡幸開寶寺、福聖院。此後，皇帝臨幸二寺共十四次。三年五月，巡幸金明池觀看戲水，揚旗擊鼓，分左右兩翼，豎好一根木樁，上面繫上彩綢，來作爲標記，兩船齊發，迅速前進，先到達的有賞賜。轉而巡幸瓊林苑，登上露臺，由鈞容直奏樂，臺下百戲争相會集，從臣都喝醉了。從此共有四次臨幸。九月，巡幸大相國寺。此後又巡幸過九次。巡幸上清宫十二次，巡幸玉津園十次，巡幸太一宫、玉清昭應宫各六次，其餘的不一一記載。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十九日，中書門下進言：“伏見本月十四日，皇帝到諸宫寺進香，總共三十多處，揖拜超過百次。臣等隨侍，憂心如焚，昨天在崇政殿已經向皇帝當面陳奏。臣聽説敬事萬靈，固然先要精誠己意；而納用百禮，却以時中爲貴。經久之事，要適宜而行，一定要裁斷訂正纔爲允當。希望特地命令司吏，詳細確定儀式。今後皇帝巡幸諸宫、觀、寺、院，在正殿再拜，到别殿時，命令群臣分别揖拜。或許能傳之萬代，符合通用的規式。”於是詔令禮儀院詳細論定量情減禮。

仁宗景祐三年，詔令閤門詳定皇帝巡幸宫、觀、寺、院時班賜茶絹的等級。

哲宗紹聖四年三月八日，詔令今後遇到皇帝車駕出新城時，命令殿前馬、步軍司領旨，權差馬、步軍到新城外四面巡檢那裏恭候，每壁有

檢下祇應，每壁馬軍二百人，步軍三百人，并於城外巡警。

馬軍二百人，步軍三百人，都在城外巡視警戒。

三元觀燈，本起於方外之說。自唐以後，常於正月望夜，開坊市門然燈。宋因之，上元前後各一日，城中張燈，大內正門結綵爲山樓影燈，起露臺，教坊陳百戲。天子先幸寺觀行香，遂御樓，或御東華門及東西角樓，飲從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列於樓下。東華、左右掖門、東西角樓、城門大道、大宮觀寺院，悉起山棚，張樂陳燈，皇城雉堞亦遍設之。其夕，開舊城門達旦，縱士民觀。後增至十七、十八夜。

三元節觀燈，本來起源於方外之說。從唐代開始，常常在正月十五晚上，打開坊市門點亮燈火。宋朝沿用，在上元節前後三天，在城市中張燈，在大內正門結彩設山樓影燈，建造露臺，教坊陳設百戲。天子先巡幸寺觀進香，而後御臨山樓，或者御臨東華門及東西角樓，賜飲從臣。四方蕃國客人各自隨從本域歌舞在樓下排列。東華、左右掖門、東西角樓、城門大道、大宮觀寺院，都搭起山棚，設樂燃燈，皇城雉堞也全部設置。晚上，敞開舊城門直到早上，放任士人百姓來觀看。後來延長到十七、十八日夜。

太祖建隆二年上元節，御明德門樓觀燈，召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使、端明、翰林、樞密直學士、兩省五品以上官、見任前任節度觀察使飲宴，江南、吴越朝貢使預焉。四夷蕃客列坐樓下，賜酒食勞之，夜分而罷。三年正月十三夜然燈，罷内前排場戲樂，以昭憲皇太后喪制故也。

太祖建隆二年上元節，皇帝御臨明德門樓觀燈，召來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使、端明、翰林、樞密直學士、兩省五品以上官員、現任前任節度觀察使宴飲，江南、吴越朝貢使參加。四方蕃客在樓下列坐，賜給酒食進行慰勞，到半夜時罷宴。三年正月十三日夜裏燃燈，罷止内前排場戲樂，因爲昭憲皇太后喪制的原因。

太平興國二年七月中元節，御東角樓觀燈，賜從官宴飲。五年十月下元節，依中元例，張燈三夜。雍熙五年上元節，不觀燈，躬耕籍田故也。後凡遇用兵及災變、諸臣之喪，皆罷。

太平興國二年七月中元節，皇帝來到東角樓觀燈，賜給從官宴飲。五年十月下元節，依照中元節例式，張燈三夜。雍熙五年上元節，不觀燈，因爲皇帝躬耕籍田的緣故。以後凡是遇到用兵及災變、諸臣有喪，都罷止觀燈。

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十四日，賜大食、三佛齊、蒲端諸國進奉使緡錢，令觀燈宴飲。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詔天慶節聽京城然燈一晝夜。六年四月十六日，先天降聖節亦如之。天聖二年六月，罷降聖節然燈。

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十四日，賜給大食、三佛齊、蒲端諸國進奉使緡錢，命令觀燈宴飲。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詔令天慶節任由京城燃燈一晝夜。六年四月十六日，先天降聖節也如此。天聖二年六月，罷止降聖節燃燈。

政和三年正月，詔放燈五日。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詔景龍門預爲元夕之具，實欲觀民風、察時態、黼飾太平、增光樂國，非徒以游豫爲事。

政和三年正月，詔令放燈五天。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詔令在景龍門預先設置元夕慶飾，實際上是想要觀察民風世俗，彰顯太平，增加光彩，怡樂一國，不祇是皇帝的游樂。特地賜給

特賜公、師、宰執以下宴，及御製詩四韵賜太師蔡京。六年正月七日，御筆："今歲閏餘候晚，猶未春和。晷短氣寒，於宴集無舒緩之樂。景靈宫朝獻，移十四日東宫、十五日西宫，畢，詣上清儲祥宫燒香。十六日詣醴泉觀等處燒香。上元節移於閏正月十四日爲始。"宣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賜太師蔡京以下應兩府赴睿謨殿宴，景龍門觀燈。續有旨，宣太傅王黼赴宴。七年正月十八日，宴輔臣，觀燈。

公、師、宰執以下人員宴飲，并將御製詩四首賜給太師蔡京。六年正月七日，皇帝手書："今年閏月時晚，還未見春和之氣。日短氣寒，宴集没有舒緩之樂。景靈宫的朝獻，改爲十四日在東宫、十五日在西宫進行，之後，到上清儲祥宫燒香。十六日到醴泉觀等處燒香。上元節改在閏正月十四日開始。"宣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賜太師蔡京以下所有兩府官員到睿謨殿赴宴，到景龍門觀燈。接着傳旨，宣太傅王黼赴宴。七年正月十八日，宴請輔臣，觀燈。

賜酺

賜酺。自秦始，秦法，三人以上會飲則罰金，故因事賜酺，吏民會飲，過則禁之。唐嘗一再舉行。

賜酺。從秦朝開始，按照秦朝法令，三人以上聚集飲酒要處以罰金，所以藉助某種事由賜酺，吏民纔聚集飲酒，超出此種情况就要禁止。唐朝曾經一再賜酺。

太宗雍熙元年十二月，詔曰："王者賜酺推恩，與衆共樂，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之情，共慶休明之運。可賜酺三日。"二十一日，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又集開封府諸縣及諸軍樂人列於御街，音樂雜發，觀者溢道，縱士庶游觀，遷市肆百貨於道之左右。召畿甸耆老列坐樓下，賜之酒食。明日，賜群臣宴於尚書省，仍作詩以賜。明日，又宴群臣，獻歌、詩、賦、頌者數十人。

太宗雍熙元年十二月，皇帝下詔説："王者賜酺推恩，與民同樂，用以彰表升平盛事，符應萬民歡心。歷代以來，此事久已廢置，大概是因爲時多變故，不能行用舊典。現今四海一統，萬民康泰，敬祀剛剛結束，慶澤周遍施行。應該讓士人百姓，共慶美好清明的時運。可以賜酺三天。"二十一日，皇帝御臨丹鳳樓觀酺，召來侍臣賜飲。從樓前到朱雀門設樂，製作山車、旱船，往來於御道之上。又召集開封府諸縣及諸軍樂人在御街列隊，各種音樂同時奏響，前來觀看的人擠滿了道路，放任士人百姓游樂觀賞，將市肆百貨遷往道路兩側。召來京城的耆老在樓下列坐，賜給酒食。第二天，在尚書省爲群臣賜宴，又作詩頒賜。第二天，又宴請群臣，獻上歌、詩、賦、頌的有幾十人。

真宗景德三年九月，詔許群臣、士庶選勝宴樂，御史臺、皇城司毋得糾察。四年二月甲申，上御五鳳樓觀酺，宗室、近臣侍坐，樓前露臺奏教坊樂，召父老五百人列坐，賜飲於樓下。後二日，上復御樓，賜宗室、文

真宗景德三年九月，詔令允許群臣、士庶尋游名勝宴飲作樂，御史臺、皇城司不得糾察。四年二月甲申，皇上御臨五鳳樓觀酺，宗室、近臣侍坐，樓前露臺演奏教坊樂，召來五百位父老列坐，在樓下賜飲。過了兩天，皇帝又來到這裏，在都亭驛爲宗室、文武百官賜宴，賜給諸

武百官宴於都亭驛，賜諸班、諸軍將校羊酒。大中祥符元年正月，詔應致仕官，并令赴都亭驛酺宴，御樓日合預坐者亦聽。又詔朝臣已辭、未見，并聽赴會。

班、諸軍將校羊酒。大中祥符元年正月，詔令應致仕官，都到都亭驛赴酺宴，皇帝御臨那天應該參加列坐的也聽由其赴宴。又詔令朝臣已經推辭的和未曾見過的，都聽任其赴宴。

凡賜酺，命內諸司使三人主其事，於乾元樓前露臺上設教坊樂。又駢繫方車四十乘，上起綵樓者二，分載鈞容直、開封府樂。復爲棚車二十四，每十二乘爲之，皆駕以牛，被之錦綉，縈以綵紖，分載諸軍、京畿伎樂，又於中衢編木爲欄處之。徙坊市邸肆，對列御道，百貨駢布，競以綵幄鏤版爲飾。上御乾元門，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樓下，傳旨問安否，賜以衣服、茶帛。若五日，則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給、諫，上舉觴，教坊樂作，二大車自昇平橋而北，又有旱船四挾之以進，棚車由東西街交騖，并往復日再焉。東距望春門，西連閶闔門，百戲競作，歌吹騰沸。宗室親王、近列牧伯洎舊臣、宗室官，爲設綵棚於左右廊廡。士庶縱觀，車騎填溢，歡呼震動。第二日宴群臣百官於都亭驛、宗室於親王宮。第三日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於都亭驛、宗室於外苑。第五日復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外苑。上多作詩，賜令屬和，及別爲勸酒詩。禁軍將校日會於殿前、馬、步軍之廨。

凡是賜酺，都任命內諸司使三人主持其事，在乾元樓前露臺上設置教坊樂。又把四十輛車并排繫在一起，上面搭起兩座綵樓，分別負載鈞容直、開封府樂。又製造二十四輛棚車，每十二輛車連在一起，都用牛駕馭，牛身上披挂錦綉，繫上彩色牛鼻繩，分別負載諸軍、京畿伎樂，又在大路中央編建木欄安置。遷來坊市邸肆，在御道兩旁陳設，百貨相連布列，競相用綵帳鏤版爲飾。皇上御臨乾元門，召來京邑父老分批在樓下列坐，傳旨問安，賜給衣服、茶帛。如果進行五天，那麼第一天近臣侍坐，特地召來丞、郎、給、諫，皇帝舉杯，奏教坊樂，兩輛大車由昇平橋往北行，又有四條旱船夾持行進。棚車沿東西街交相馳騁，都每天往返兩次。東邊到望春門，西邊到閶闔門，百戲競作，歌吹沸騰。宗室親王、近列牧伯及舊臣、宗室官，在左右廊廡爲他們搭設彩棚。士人百姓縱情觀賞，車馬塞道，歡呼聲震天動地。第二天在都亭驛宴請群臣百官，在親王宮宴請宗室。第三天在都亭驛宴請宗室內職，在宰相府第宴請近臣。第四天在都亭驛宴請百官，在外苑宴請宗室。第五天又在都亭驛宴請宗室內職，在外苑宴請近臣。皇帝往往作詩，命令群臣屬和，又另外作勸酒詩。禁軍將校每天在殿前、馬、步軍的廨舍會宴。

是歲，東封泰山，所過州府，上御子城門樓，設山車、綵船載樂，從臣侍坐，本州父老、進奉使、蕃客悉預。兖州駐蹕，仍賜群臣會於延壽寺。所在改賜門名，兖州曰“回鑾覃慶”，鄆州曰“升中延福”，濮州曰“告成延慶”。澶州以行宮迫隘，當衢結綵爲殿，名曰“延禧”。幸汾陰、

這一年，東到泰山封禪，所過州府，皇帝都御臨子城門樓，設置山車、彩船載樂，從臣侍坐，本州父老、進奉使、蕃客都參加。在兖州駐蹕，又在延壽寺賜群臣聚會。所到之處改賜門名，兖州叫“回鑾覃慶”，鄆州叫“升中延福”，濮州叫“告成延慶”。澶州因爲行宮狹小，在大路中央結綵爲殿，叫做“延禧”。巡幸汾陰、亳州，都與東封時相同。河中府門叫“詔畢宣恩”，

亳州，皆如東封路。河中府門名曰“詔畢宣恩”，陝州曰“霈澤惠民”，鄭州曰“回鑾慶賜”。西京將議改五鳳樓名，上曰：“此太祖所建，因瑞應，不可更也。”華陰就行宫宴父老，賜驛亭名曰“宣澤”。至鄭州，以太宗忌日甫過，罷會，賜與如例。亳州曰“奉元均慶”，南京曰“重熙頒慶”。

陝州叫“霈澤惠民”，鄭州叫“回鑾慶賜。”。西京將要議改五鳳樓之名，皇帝説：“這是太祖所建，因應瑞象，不可更改。”到華陰時在行宫宴請父老，賜驛亭名爲“宣澤”。來到鄭州，因爲太宗忌日剛過，罷止聚會，賜與照例進行。亳州叫“奉元均慶”，南京叫“重熙頒慶”。

天禧五年，以畿縣追集、老人疲勞之故，止召兩赤縣、坊縣父老預會，其不預名亦聽，給以賜物。天下賜酺，各令州、府會官屬父老，邊州或遣中使就賜。又詔開封府：“賜酺日，罪人酗酒而不傷人者，咸釋之，再犯論如法。”後賜酺皆準此。宋之繁庶，於斯爲盛，後遂爲定制云。

天禧五年，因爲畿縣連連聚會、老人疲憊的緣故，祇召集兩赤縣、坊縣父老參加宴會，不參加者也聽其自便，給與賞賜。天下賜酺，分别命令州、府會集官吏父老，邊遠州縣有的還派遣中使班賜。又詔令開封府：“賜酺那天，罪犯酗酒不傷人的，都加以釋放，如果再犯，依法懲處。”後來賜酺時都照此行事。宋代的繁榮富庶，此時臻於盛境，後來便成爲定制。

宋史卷一百十四

志第六十七

禮(十七)

嘉禮(五)

巡幸　養老　視學　賜進士宴　幸秘書省
進書儀　大射儀　鄉飲酒禮

巡幸

巡幸之制，唐《開元禮》有告至、肆覲、考制度之儀，《開寶通禮》因之。

太祖幸西京，所過賜夏、秋田租之半。真宗朝諸陵及舉大禮，塗中皆服折上巾、窄袍，出京、過京城，服靴袍、具鸞駕。群臣公服繫鞋，供奉班及內朝官係前導。凡從官并日赴行宮，合班起居，晚朝視事，群臣不赴。中頓侍食，百官就宿頓迎駕訖，先發，或道塗隘遠，則免迎駕。將進發，近臣、諸軍賜裝錢。出京，留司馬、步諸軍夾道左右，至新城門外奉辭，留守辭於門內，百官、父老辭於苑前，召留守等賜飲苑中。州縣長吏、留司官待于境。所過賜巡警兵、守津梁行郵治道卒時服錢履，父老綾袍、茶帛，塗中賜衛士緡錢。所幸寺、觀，賜道、釋茶帛，或加紫衣、師號。吏民有以饔餼、酒果、方物獻者，計直答之。命官籍所過繫囚、逋負者，日引對，多原釋。仍采訪民間

巡幸的制度，唐代《開元禮》中有告至、肆覲、考制度的儀式，《開寶通禮》加以沿用。

太祖巡幸西京，所過之處賜與夏、秋收一半田租。真宗朝拜諸陵及舉行大禮，途中都戴折上巾，穿窄袍，出京、經過京城時，穿靴袍、備鸞駕。群臣身穿公服繫鞋，供奉班及內朝官在前引導。凡是從官都是在白天趕往行宮，全體請安，晚朝理事，群臣不赴。中頓侍奉進食，百官到暫宿處迎駕完畢，先出發，有時道路阻隔遥遠，就免於迎駕。將要出發時，近臣、諸軍都賜給治辦行裝的錢。出京時，留司馬、步諸軍夾道左右，來到新城門外行告别之禮，留守在門內辭行，百官、父老在苑前辭别，召來留守等在苑中賜飲。州縣主要官吏、留司官在境中等待。所過之處賜給巡警兵、守津梁行郵治道士卒衣服、錢和鞋子，賜給父老綾袍、茶帛，途中賜給衛士緡錢。所巡幸的寺、觀，賜給道士、和尚茶帛，或加賜紫衣、師號。官吏百姓如有用活牲肉食、酒果、地方特産致獻的，估量其價值予以贈答。命令官吏登記所過之處的在押囚犯、欠税之人，每天召來對答，大多加以原諒釋免。又訪察民間疾苦，

疾苦，振恤鰥、寡、孤、獨。車服、度量、權衡有不如法，則舉儀制禁之。有奇材、異德及政事尤異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爲鄉里所稱者，其不守廉隅、昧於正理者，并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疾苦者，亦許録奏。所過州、府，結綵爲樓，陳音樂百戲。道、釋以威儀奉迎者，悉有賜。東京留守遣官表請還京，優詔答之。駕還京，大陳兵衛以入。

凡行幸，太祖、太宗不常其數。自咸平中，車駕每出，金吾將軍帥士二百人，執檛周繞，謂之禁圍，春、夏緋衣，秋、冬紫衣。郊祀、省方并增二百，服錦襖，出京師則加執劍。親王、中書、樞密、宣徽行圍内，餘官圍外。大禮備儀衛，則有司先布土爲黄道，自宫至祀所，左右設香臺、畫瓮、青繩闌干。巡省在塗則不設。凡巡省，翰林進號傳詩付樞密院，每夕摘字，令衛士相應爲識。東京舊城城門、西京皇城司并契勘，内外城、宫廟門并勘箭，出入皆然。入藩鎮外城、子城門亦勘箭。朝陵定扈從官人數，入柏城者，僕射以上三人，丞、郎以上二人，餘各一人。東封，定仗内導駕官從人數，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四人，學士、尚書丞郎、節度使三人，大兩省、大卿監、三司副使、樞密承旨、客省閤門使副、金吾大將軍押仗鳴珂、内殿崇班以上二人，餘各一人。命諸司巡察之。自後舉大禮，皆循此制。

建炎元年七月，詔曰："祖宗都汴，垂二百年。比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肆朕纂承，顧瞻宫室，何以爲懷？是用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

賑濟鰥寡孤獨。車服、度量、權衡如果有不合規制的，就引用儀制加以禁止。有奇才、異德及政迹卓著的，有爲鄉里所稱道的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品行不端、昧於正理的，都條陳奏上。瞭解民間疾苦的官吏，也准許登録進奏。所過州、府，結彩爲樓，陳設音樂百戲。道士、和尚設儀仗奉迎的，都予以賞賜。東京留守遣官上表請求皇帝還京，優厚降詔回答。車駕回到京城，隆重地陳列兵衛而入。

凡是行幸，太祖、太宗没有固定的次數。從咸平年間開始，車駕每次出京，都由金吾將軍率領二百名士兵，手中執杖，環繞四周，叫做禁圍，春、夏穿紅衣，秋、冬穿紫衣。郊祀、省方時都增加二百人，身穿錦襖，出京城時就增加執劍。親王、中書、樞密、宣徽在圍内行走，其餘的官吏走在圍外。大禮備置儀衛時，司吏先用黄土布設黄道，從宫中到祀所，左右設置香臺、畫瓮、青繩欄杆。巡省在途中時不設。凡是巡省，都由翰林進號傳詩交給樞密院，每天晚上摘取其中的字，讓衛士相互應答作爲暗號。東京舊城城門、西京皇城司都要察核，内外城、宫廟門都要勘箭，出入都如此。進入藩鎮外城、子城門也勘箭。朝陵確定扈從官人數，進入柏城的，僕射以上官員三人，丞、郎以上官員二人，其餘各一人。東封時，確定仗内導駕官從人數，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四人，學士、尚書丞郎、節度使三人，大兩省、大卿監、三司副使、樞密承旨、客省閤門使副、金吾大將軍押仗鳴珂、内殿崇班以上官員二人，其餘各一人。命令諸司巡察。此後舉行大禮時，都沿用此制。

建炎元年七月，下詔説："祖宗定都汴梁，已將近二百年。近年以來，謀慮不善，疏忽致禍。陳示朕所繼承之業，顧望宫室之象，將何以爲懷？所以權衡時宜，效法古代的巡狩，駐蹕於近甸，召集兵馬。朕將親自率領六軍，援助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歸定舊都，迎還

路，與之决戰，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十月一日，車駕登舟，巡幸淮甸，宰執、侍從、百司、三衙、禁旅五軍將佐扈衛以行，駐蹕揚州。

二聖，以合乎我日夜憂勞的心意。”十月一日，皇帝登舟，巡幸淮甸，宰執、侍從、百司、三衙、禁旅五軍將佐護衛隨行，駐蹕揚州。

三年，幸杭州，自杭州幸江寧府，尋幸浙西，自浙西幸浙東。乃下詔曰：“國家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耻，爲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于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爲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禮，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社，塗炭生灵，竭取東西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行陣，以踐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爲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悼殺戮焚殘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前，以存家國。”乃詔御前應奉官司自合扈從外，内太常寺據實用人數扈從，餘接續起發。四年正月，次台州。二月，次温州。三月，幸浙西。

三年，巡幸杭州，從杭州出發巡幸江寧府，不久巡幸浙西，從浙西出發巡幸浙東。於是頒詔説：“國家遭到金人侵迫，没有一年無戰事。朕繼位以來，深痛思慮，認爲父兄身陷禍難，而百姓未得安撫，不想使之陷於戰火。所以强忍羞耻，謀行退避，希望金人逞志而歸，稍事休息。從南京移至淮甸，又從淮甸移至建康、會稽，遷徙遠極海角。卑詞厚禮，使者相望。以致願去尊稱，甘心貶抑，請用對方紀年，自比藩臣，遣使哀求，無不用其極盡。即使金石無情，也應當稍有觸動。多年卑屈，終究未被聽從。百姓哀號，何時能够平息？現在諸路大軍會聚江、浙之間，朕不怕親自行兵，據其要路。如果金人還容朕作爲兵民之主，那麽朕對於事奉大國之禮，豈敢不恭！如果一定要用兵窺我朝廷所在，毁我宗廟社稷，塗炭生靈，盡取東西金帛、子女，那麽朕又何愛一身，不親臨戰陣，以踐履朕的諾言，安保衆生。朕已選取十一月二十五日作爲移蹕之日，前往浙西，以迎來敵。我三軍將士、百姓，念及國家的養育之恩，二聖囚拘的耻辱，痛悼殺戮焚掠的禍患，與其束手待斃，不如共謀合慮，同心戮力，奮勵前行，保存家國。”於是詔令御前應奉官司自當隨從以外，内太常寺根據實用人數隨從，其餘的相繼進發。四年正月，到達台州。二月，到達温州。三月，巡幸浙西。

紹興元年，詔移蹕臨安府。六年，詔周視軍師，車駕進發，遣官奏告天地、社稷、宗廟。自臨安幸平江，尋幸建康。八年二月，還臨安。三十一年九月，詔：“金人背盟失信，

紹興元年，詔令移蹕臨安府。六年，詔令普遍視察軍隊，車駕進發，遣官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從臨安出發巡幸平江，不久巡幸建康。八年二月，回到臨安。三十一年九月，詔令：“金人背盟失信，現在率領百萬精兵，躬行天討，定

今率精兵百萬，躬行天討，用十二月十日車駕進發，應行宫臨安府文武百僚城北奉辭。”其日，應文武百僚先詣城北幕次，俟車駕御舟將至，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立班定，兩拜訖，俟御舟過，班退。三十二年正月，詔：“視師江上，北騎遁去，兩淮無警，已委重臣統護諸將經畫進討。今暫還臨安，畢恭文祔廟之禮。宜令有司增修建康百官吏舍、諸軍營寨，以備往來巡幸，可擇日進發。”車駕還宫。

爲十二月十日車駕進發，所有行宫臨安府文武百官在城北奉辭。”那天，所有文武百官先到城北幕次，等到車駕御舟將要到達時，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别引導文武百官班列站定，兩次揖拜完畢，等到御舟過後，班列退下。三十二年正月，詔令：“到江上視察軍隊，北人騎兵逃去，兩淮没有警報，已經委派重臣統護諸將籌劃進討。現在暫還臨安，完成恭文祔廟的禮節。應該讓司吏增修建康百官公舍、諸軍營寨，以備往來巡幸之用，可以擇日進發。”皇帝車駕回宫。

養老

養老於太學，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至太學酌獻文宣王，三祭酒，再拜，歸御幄。比車駕初出，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朝服，乘安車，導從至太學就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服朝服，集於其次。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自下分引百官、宗室、客使、學生等，以次入就位，如視學班。太常博士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國老、庶老立於後，重行異位。

養老在太學進行，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乘坐金輅，來到太學酌獻文宣王，三次獻酒之後，再拜，回到御幄。等到車駕出門時，估量時刻，遣使到三老、五更的家中迎候。三老、五更都穿着朝服，乘坐安車，引導到太學就位；國老、庶老，司吏預先相告，各自身穿朝服，在其位次上集結。大樂正率領樂工、二舞進入，站在庭中。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在下分别引導百官、宗室、客使、學生等，按照次序就位，如同視學的班列。太常博士贊唱三老、五更都出離其位，引導國老、庶老站在後面，重行異位。

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侍衛如常儀。大樂正令撞黄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宫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坐，樂止。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夾扶，太常博士前引，史臣執筆以從。三老、五更入門，宫架《和安之樂》作，至宫架北，北向立，以東爲上。奉禮郎引群老隨入，位於其後，樂止。博士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仍杖夾扶，宫架《和安之

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左輔奏請中嚴，過了一會兒，又奏外辦，皇帝離開大次，侍衛如同平常儀式。大樂正命令撞響黄鐘樂律的鐘，右面五個鐘都發出應和，協律郎跪下，俯身伏地，舉着旗子站起來，宫架奏《乾安之樂》，皇帝來到御座，音樂中止。典儀説“再拜”，在位次上的官都行再拜禮。三老、五更拄杖進來，各有左右兩人扶持，太常博士在前面引導，史臣拿着筆跟從。三老、五更進門，宫架奏《和安之樂》，來到宫架北，面向北站立，以東爲上。奉禮郎引導群老隨之進入，列位其後，音樂中止。博士揖拜而進，三老在前面，五更在後面，仍然拄杖、左右夾扶，宫架奏《和安之樂》，來到西階下，音

樂》作，至西階下，樂止。博士揖三老、五更自西階升堂，國老、庶老立堂下。三老、五更當御坐揖，群老亦揖，皇帝爲興。次奉禮郎揖國老升堂，博士引三老、五更，奉禮郎引國老以下，各於席後立。典儀贊各就坐，贊者承傳，宮架《尊安之樂》作，三老、五更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先詣御坐前進呈，遂設於三老前，樂止。尚食奉御詣三老坐前，執醬而饋訖。尚醞奉御詣酒尊所，取爵酌酒，奉御執爵，奉於三老。次太官、良醞令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群老之前，皆食。大樂正引工人升，登歌奏《惠安之樂》，三終。史臣既録三老所論善言、善行，宮架作《申安之樂》。《憲言成福之舞》畢，文舞退，作《受成告功之舞》，畢，三老以下降筵，博士引三老、五更於堂下，當御坐前，奉禮郎引群老復位，俱揖，皇帝爲興。三老、五更降階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前奏禮畢，退，復位。典儀贊拜訖，皇帝降坐，太常卿導還大次，百僚以次退，車駕還宮。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還，翼日詣闕表謝。

樂中止。博士揖拜三老、五更從西階升堂，國老、庶老站在堂下。三老、五更面對御座揖拜，群老也行揖拜，皇帝站了起來。接着奉禮郎揖拜國老升堂，博士引導三老、五更，奉禮郎引導國老下來，各自站在席後。典儀贊唱各自就座，贊者承傳，宮架奏《尊安之樂》，三老、五更就座。三公授與几、九卿爲之正鞋完畢，殿中監、尚食奉御進上珍饈美味及黍稷等，先來到御座前進呈，便擺放在三老面前，音樂中止。尚食奉御來到三老面前，拿着醬饋贈完畢。尚醞奉御來到放酒尊的地方，取過爵酌酒，奉御執爵，奉與三老。接着太官、良醞令按照次序在五更、群老面前進獻珍饈酒食，都加以食用。大樂正引導樂工上來。登歌演奏《惠安之樂》，奏完三章。史臣已經録下三老所説的善言、善行，宮架奏《申安之樂》。《憲言成福之舞》結束，文舞退下，跳《受成告功之舞》，之後，三老以下人員離開筵席，博士引導三老、五更到堂下，面對御座，奉禮郎引導群老回到原位，都揖拜，皇帝站了起來。三老、五更走下臺階來到堂下，宮架奏《和安之樂》，出門，音樂中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左輔上前奏禮畢，退下，回到原位。典儀贊拜完畢，皇帝離座，太常卿引導回大次，百官按照次序退下，車駕回宮。三老、五更登上安車，導從回家，第二天到朝廷上表致謝。

視學

視學。哲宗始視學，遂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御敦化堂，召從官賜坐，禮部、太常寺、本監官承事郎以上侍立，承務郎以下、三學生坐于東西廡，侍講吴安詩執經，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復命宰臣以下至三學生坐，賜茶，豐稷賜三品服，本監官、學官等賜帛有差。遂幸昭烈武成王廟，酌獻肅揖。

視學。哲宗時開始視學，於是巡幸國子監，來到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御臨敦化堂，召來從官賜坐，禮部、太常寺、本監官承事郎以上官員侍立，承務郎以下官員、三學的學生坐在東西廊屋，侍講吴安詩拿着經書，祭酒豐稷講解《尚書·無逸》全篇，又命令宰臣以下官員至三學的學生坐前，賜茶，豐稷賜給三品官服，本監官、學官等賜帛多少不等。於是巡幸昭烈武成王廟，酌酒敬獻，肅然揖拜。

徽宗幸太學，遂幸辟雍，奠獻如上儀。詔司業吴絪等轉官改秩，循資賜章服，文武學生授官，免省試、文解，賜帛有差。所司預設次於敦化堂後，又於堂上稍北當中兩間設次，南向設御坐。又設從官及講筵講書、執經官并太學官坐御坐之南，東西重行異位。太學生坐於兩廡，相向并北上。宰臣以下從官之次，設於中門外。

皇帝酌獻文宣王畢，幸太學，降輦入次，簾垂更衣。禮直官、通事舍人引講官與侍立官入就堂下，皆繫鞋。講書、執經官、學生各立堂下，東西相向。俟報班齊，皇帝升坐，班首奏萬福，在位者皆應喏訖，閤門使承旨臨階宣升堂，通事舍人喝拜，應在位者再拜訖，分左右升堂，各就位少立。起居郎、舍人分左右侍立。禮直官、通事舍人引講書及執經官就北向位，班首奏萬福，閤門使宣升堂，舍人喝再拜訖，分東西升堂，立於御坐左右。講書官在西，東向；執經官在東，西向；學生就北向位。舍人喝拜，在位者皆再拜，立於東西兩廡。内侍進書案，以經授執經官，稍前，進於案上。舍人喝拜就坐，宰臣以下并堂上坐，如閤門所進坐位圖。講書畢，通事舍人曰“可起”，群臣皆起，降階立。執經官降，講書官於御坐前致辭訖，亦降。舍人喝拜，如有宣答，即再喝拜。閤門宣坐賜茶，舍人喝拜訖，宰臣以下升堂，各立於位後，學生各就北向位。舍人喝拜，在位者俱拜訖，各分東西廡，以北爲上下。舍人喝就坐，上下皆就坐。賜茶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堂上官降階就位，舍人喝拜，在位者俱拜訖，禮直官引之以次出。學生就位，舍人喝

徽宗巡幸太學，於是巡幸辟雍，奠獻儀式如上。詔令司業吴絪等轉官改秩，依照資歷賜與章服，文武學生授官，免於省試、文解，賜帛不等。司吏預先在敦化堂後設位，又在堂上稍北當中兩間設位，面向南設御座。又在御座南設置從官及講筵講書、執經官和太學官的座位，東西雙行異位。太學生坐在兩廊屋間，相互面對，以北爲上。宰臣以下從官的位次，設在中門外。

皇帝酌獻文宣王之後，巡幸太學，下輦入位，遮簾垂下，皇帝更衣。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講官與侍立官進入來到堂下，都繫上鞋。講書、執經官、學生各站在堂下，東西相對。等待報告班齊，皇帝登座，班首奏稱萬福，在位次上的人都應諾之後，閤門使承旨臨階宣告升堂，通事舍人喝拜，所有在位次上的人再拜完畢，分左右兩側升堂，各自就位稍稍站立。起居郎、舍人分左右侍立。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講書及執經官來到面向北的位次，班首奏稱萬福，閤門使宣告升堂，舍人喝贊再拜完畢，分東西兩側升堂，站在御座的左右。講書官在西邊，面向東；執經官在東邊，面向西；學生來到面向北的位次。舍人喝拜，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站在東西廊屋。内侍進上書案，把經書交給執經官，稍稍向前，放在書案上。舍人喝拜就座，宰臣以下官員都到堂上坐下，如同閤門所獻的座位圖。講書完畢，通事舍人説“可起”，群臣都站起來，走下臺階站立。執經官退下，講書官在御座前致辭完畢，也退下。舍人喝拜，如果有宣答，就再行喝拜。閤門宣坐賜茶，舍人喝拜完畢，宰臣以下官員升堂，各自站在位次之後，學生各自到面向北的位次。舍人喝拜，在位次上的人都揖拜之後，各自分列東西廊屋，以北爲上。舍人喝贊就座，上下位上的人都就座。賜茶之後，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堂上官走下臺階就位，舍人喝拜，在位次上的人都揖拜完畢，禮直官引導他們按照次序走出來。學生就位，舍人喝拜，學生都再拜，退下。

拜，學生俱再拜，退。

紹興十三年七月，國學大成殿告成，奉安廟像。明年二月，國子司業高閌請幸學，上從之。詔略曰："偃革息民，恢儒建學。聲明丕闡，輪奐一新。請既方堅，理宜從欲。將款謁於先聖，仍備舉於舊章。"三月，上服靴袍，乘輦入監，止輦于大成殿門外。入幄，群臣列班於庭。帝出幄，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群臣皆再拜，上降入幄。分奠從祀如常儀。尚舍先設次於崇化堂之後，及堂上之中南向設御坐。閤門設群臣班於堂下，如月朔視朝之儀。宰輔、從臣次於中門之外。上乘輦幸太學，降輦於堂，入次更衣。講官入就堂下講位，北向；執經官、學生皆立於堂下，東西相向。帝出次，升御坐，群臣起居如儀。乃命三公、宰輔以下升堂，皆就位，左右史侍立。講書及執經官北面起居再拜，皆命之升立於御坐左右。學生北面再拜，分立兩廡北上。内侍進書案牙籤，以經授執經官，賜三公、宰輔以下坐。講畢，群臣皆起，降階，東西相向立。執經官降，講官進前致詞，乃降，北面再拜，左右史降。乃賜茶，三公以下北面再拜，升，各立於位後。學生北面再拜，分兩廡立，上下就坐。賜茶畢，三公以下降階，學生自兩廡降，皆北面再拜，群臣以次出。上降坐還次，乘輦還宫。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司業高閌講《易》之《泰》，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賜閌三品服，學官遷秩，諸生授官免舉，賜帛有差。

紹興十三年七月，國學大成殿落成，奉置廟像。第二年二月，國子司業高閌請求皇帝巡幸國學，皇帝答應。下詔説："偃兵息民，恢復儒學。聲教文明大爲闡揚，國學殿宇高大華美，煥然一新。既然堅決請求巡視，按理應該予以應允。將要誠心拜謁先聖，仍然全部施用舊典。"三月，皇帝身穿靴袍，乘輦進入國子監，停輦在大成殿門外。進入帷帳，群臣在庭中班列。皇帝走出帷帳，登上東階，跪下上香，執爵三次灑酒相祭，再拜，群臣都再拜，皇帝走下來進入帷帳。分别祭奠從祀，一如常儀。尚舍先在崇化堂後面設置次舍，到堂上正中面向南設置御座。閤門在堂下設置群臣的班列，如同月朔視朝的儀式。宰輔、從臣在中門外排定位次。皇上乘輦巡幸太學，到堂上下輦，進入次舍更衣。講官進到堂下講位，面向北；執經官、學生都站在堂下，東西相對。皇帝出了次舍，升上御座，群臣按照儀制請安。於是命令三公、宰輔以下人員升堂，各就各位，左右史侍立。講書及執經官面向北請安再拜，都命令他們升堂站在御座左右。學生面向北再拜，分立在兩廊屋間以北爲上。内侍進上書案牙籤，把經書交給執經官，爲三公、宰輔以下人員賜座。講完之後，群臣都站起來，走下臺階，東西相對站立。執經官走下來，講官進前致詞，走下來，面向北再拜，左右史下來。於是賜茶，三公以下人員面向北再拜，升堂，各自站在位次之後。學生面向北再拜，分立兩廊屋間，上下人員就座。賜茶之後，三公以下人員走下臺階，學生從兩廊屋中走下來，都面向北再拜，群臣按照次序出來。皇上離座回到次舍，乘輦回宫。當時命令禮部侍郎秦熺拿着經書，司業高閌講解《易》的《泰》卦，於是巡幸養正、持志二齋，賜給高閌三品官服，學官遷官，諸位學生免試授官，賜帛數量不等。

上既奠拜，注視貌象，翼翼欽慕，覽唐明皇及太祖、真宗、徽宗所製贊文，命有司悉取從祀諸贊，皆録

皇上既已祭拜，注視先聖容貌，内心欽慕，觀覽唐明皇及太祖、真宗、徽宗所作的贊文，命令司吏全部取來從祀先賢的贊文，都録上進呈。

以進。帝遂作先聖及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親灑翰墨，以方載之，五月丙辰，登之綵殿，備儀衛作樂，命監學之臣，自行宫北門迎置學宫，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廡。序曰："朕自睦鄰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太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閑，歷取顔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製贊。用廣列聖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子間纓弁森森、覃精繹思'之訓，其於世道人心庶幾焉。"二十六年十二月，言者謂："陛下崇儒重道，製爲贊辭，刻宸翰于琬琰，光昭往古。寰宇儒紳，孰不願瞻《雲漢》之章？請奉石刻于國子監，以碑本遍賜郡學。"從之。

淳熙四年，孝宗幸太學，如紹興之儀，命禮部侍郎李燾執經、祭酒林光朝講《大學》。尋幸武學，如太學之儀。帝肅揖武成王，不拜。嘉泰三年正月，寧宗幸太學，如淳熙之儀。淳祐元年正月，理宗幸太學，宗、武兩學官屬、生員并赴太學陪位，候車駕至學，詣先聖文宣王位，三上香，執爵三祭酒，俯伏，興，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皇帝至崇化堂，宰臣、使相、執政并起居。執經官由東階、講官由西階并升堂，於御前分東西相向立。次引國子監三學學官、學生一班北面再拜，贊各就坐，賜茶。俟講書畢，起，立班再拜。禮成，執經官、講書官、國子監三學官、生員各推恩轉官有差。咸淳三年正月戊辰，度宗幸太學祇謁，禮部尚書陳宗禮執經，國子祭酒雷宜中講《中庸》，餘并如儀。

賜進士宴

賜貢士宴，名曰"聞喜宴"。《政

皇帝於是撰寫先聖及七十二子贊文，冠以序文，親自潑墨揮毫，書於方册，五月丙辰，升置彩殿之上，備用儀衛演奏樂章，命令監學官吏從行宫北門迎候放入學宫，在大成殿上及兩廊屋間揭幕。序文説："朕自從睦鄰息兵以來，首次開設學校。培養濟濟人才，成就忠良之士。繼而巡幸太學，接見諸生。人才濟濟一堂，心中甚爲愉快。於是撰作《文宣王贊》。政事之餘，一一取用顔回以下的七十二位弟子，也爲之撰作贊文。用以弘揚列聖崇儒右文的聲名，又藉以瞭解'老師弟子冠冕高聳、精深運思'的古訓，這對於世道人心的改善大概做得差不多了。"二十六年十二月，有人議論説："陛下崇儒重道，製作贊文，刻墨迹於美玉之上，光昭千古。天下儒士，誰不曾看過《雲漢》詩章？請求將刻石奉藏於國子監，拓本遍賜郡學。"建議被采納。

淳熙四年，孝宗巡幸太學，如同紹興年間的儀式，命令禮部侍郎李燾執經、祭酒林光朝講解《大學》。不久巡幸武學，如同太學儀式。皇帝恭敬地向武成王拱手行禮，不拜。嘉泰三年正月，寧宗巡幸太學，如同淳熙年間的儀式。淳祐元年正月，理宗巡幸太學，宗、武兩學官吏、生員都到太學陪位，等到皇帝車駕到達時，先到先聖文宣王的供位，三次上香，執爵三次灑酒致祭，俯身伏地，站起來，再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皇帝來到崇化堂，宰臣、使相、執政都向皇帝請安。執經官由東階、講官由西階同時升堂，在御座前分爲東西相對站立。接着引導國子監三學學官、學生的班列面向北再拜，贊唱各自就座，賜茶。等到講書完畢，站起來，班立再拜。禮成之後，執經官、講書官、國子監三學官、生員都加以不同的推恩轉官。咸淳三年正月戊辰，度宗巡幸太學恭行謁拜，禮部尚書陳宗禮執經，國子祭酒雷宜中講解《中庸》，其餘的都按照儀式進行。

賜貢士宴，名叫"聞喜宴"。《政和新儀》上

和新儀》：押宴官以下及釋褐貢士班首初入門，《正安之樂》作，至庭中望闕位立，樂止。預宴官就位，再拜訖。押宴官西向立，中使宣曰"有敕"，在位者皆再拜訖。中使宣曰"賜卿等聞喜宴"，在位者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次引押宴官稍前謝坐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若賜敕書，即引貢士班首稍前，中使宣曰"有敕"，貢士再拜。中使宣曰"賜卿等敕書"，班首稍前，搢笏，跪，中使授敕書訖，少退，班首以敕書加笏上，俯伏，興，歸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凡預宴官分東西升階就坐，貢士以齒。酒初行，《賓興賢能之樂》作，飲訖、食畢，樂止。酒再行，《於樂辟雍之樂》作。酒三行，《樂育人材之樂》作。酒四行，《樂且有儀之樂》作。酒五行，《正安之樂》作。再坐，酒行、樂作，節次如上儀，皆飲訖、食畢，樂止。押宴官以下俱興，就次，賜花有差。少頃，戴花畢，次引押宴官以下并釋褐貢士詣庭中望闕位立，謝花再拜，復升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樂止。酒四行訖，退。次日，預宴官及釋褐貢士入謝如常儀。

寧宗慶元五年五月，賜新及第進士曾從龍以下聞喜宴于禮部貢院，上賜七言四韵詩，秘書監楊王休以下繼和以進，自後每舉并如之。

幸秘書省

幸秘書省。紹興十四年七月，新建秘書省成，秘書少監游操等援宣和故事，請車駕臨幸，詔從之。二十七日，幸秘書省，至右文殿降輦，頒手詔曰："蓋聞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七略》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仰惟祖

記載：押宴官以下人員及釋褐貢士班首剛進門時，奏《正安之樂》，來到庭中望闕位站立，音樂中止。預宴官就位，再拜完畢。押宴官面向西站立，中使宣說"有敕"，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完畢。中使宣說"賜卿等聞喜宴"，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插笏，起舞，又再拜。接着引導押宴官稍稍向前謝座再拜，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如果頒賜敕書，就引導貢士班首稍稍靠前，中使宣說"有敕"，貢士再拜。中使宣說："賜卿等敕書"，班首稍稍向前，插笏，跪下，中使授與敕書完畢，稍稍後退，班首把敕書放在笏上，俯身伏地，站起來，歸位再拜，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凡是預宴官都分東西兩側升階就座，貢士按照年齡大小排序。初次行酒，奏《賓興賢能之樂》，飲完酒，吃完飯，音樂中止。第二遍行酒時，奏《於樂辟雍之樂》。第三遍行酒時，奏《樂育人材之樂》。第四遍行酒時，奏《樂且有儀之樂》。第五遍行酒時，奏《正安之樂》。再次入座，行酒、奏樂程序如上，都喝完吃完，音樂中止。押宴官以下人員都站起來，各就各位，賜花多少不等。過了一會兒，戴花完畢，接着引導押宴官以下人員連同釋褐貢士來到庭中望闕位站立，感謝賜花再拜，再次升堂入座，行酒奏樂，喝完吃完，音樂中止。酒行四巡結束，退下。第二天，預宴官及釋褐貢士按照常儀入宫致謝。

寧宗慶元五年五月，在禮部貢院爲新及第進士曾從龍以下人員賜聞喜宴，皇上賜七言詩四首，秘書監楊王休以下人員繼和進上，此後每次貢舉都如此。

巡幸秘書省。紹興十四年七月，新建成秘書省，秘書少監游操等人援引宣和舊事，請求皇帝巡幸，詔令依從。二十七日，皇帝巡幸秘書省，來到右文殿下輦，頒布手詔說："大概聽說周朝建有外史，掌管三皇、五帝之書；漢代選用諸儒，確定九流、《七略》的奏述。文德的興盛，爲後世所推崇。恭仰祖宗開闢册府，歷代名士，

宗建開册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而一代致治之原，蓋出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觀，新御榜題，肆從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嗚呼！士習爲空言，而不爲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爲，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善歟!"遂陳累朝御書、御製、晉唐書畫、三代古器，次宣皇太子、宰臣以下觀訖，退。遂賜宴于右文殿，酒五行，群臣再拜退。車駕還内，賜少監游操三品服、御書扇，餘官筆墨，館閣官各轉一官。淳熙五年九月十三日，孝宗幸秘書省，如紹興十四年之儀，帝賦詩，群臣皆屬和。

由此得以興起，一代治世，由此發源。朕欣慰於與學士大夫共同宏揚此道，於是新修觀史之所，新題榜名，滿足巡幸的熱切期望，以顯示右文之旨意。可嘆的是，士人習慣發表空言，不治有用的學問已經很久了。你們要勉力修明術業，奮勵建立功業，同心同德，共赴亨達時會，用以繼承我祖宗的典訓，難道不好嗎!"於是陳列歷朝御書、御製、晉唐書畫、三代古器，接着宣令皇太子、宰臣以下人員觀覽完畢，退下。隨後在右文殿賜宴，五次行酒之後，群臣再拜退下。皇帝回到宫内，賜給少監游操三品官服、御書扇，其餘官吏賜給筆墨，館閣官各轉升一官。淳熙五年九月十三日，孝宗巡幸秘書省，如同紹興十四年的儀式，皇帝賦詩，群臣都有唱和。

進書儀

進書儀。紹興二十年五月八日，進呈《中興聖統》，太常博士丁婁明言："乞比附進呈玉牒行禮。"二十四年，進呈《徽宗御集》，禮部言："昨紹興十年，徽宗御製，擬以'敷文'名閣，今乞權安奉於天章閣，續俟崇建。"二十六年十月，進呈《太后回鑾事實》。二十七年三月，宰臣沈該言："玉牒所官陳康伯等先次編修太祖皇帝玉牒，自誕聖至即位，自建隆元年至開寶九年，通修一十七年開基玉牒，舊制以梅紅羅面簽金字，今欲題曰《皇宋太祖皇帝玉牒》。又編修今上皇帝玉牒，自誕聖之後聖德祥瑞、建大元帥府事迹，至即帝位二十餘年，又自即位後編修至紹興二年，通修二十六年中興玉牒，今欲題曰《皇宋今上皇帝玉牒》。宣祖、太祖、太宗、魏王下各宗《仙源類譜》、五世昭穆，今已修寫進本，乞擇日進呈。"詔從其請。

進書儀式。紹興二十年五月八日，進呈《中興聖統》，太常博士丁婁明説："請求比照進呈玉牒行禮。"二十四年，進呈《徽宗御集》，禮部説："以前紹興十年，徽宗的御製，打算用'敷文'來爲置閣命名，現在請求權且安置在天章閣，繼續等待廣建置閣。"二十六年十月，進呈《太后回鑾事實》。二十七年三月，宰臣沈該説："玉牒所官員陳康伯等人首先編修了太祖皇帝玉牒，從誕生到即位，從建隆元年到開寶九年，通修十七年開基玉牒，舊制用梅紅羅面上簽金字，現在想要題爲《皇宋太祖皇帝玉牒》。又編修當今皇帝玉牒，從誕生以後聖德祥瑞、建大元帥府的事迹，到即皇帝位的二十多年，又從即位後編修到紹興二年，通修二十六年中興玉牒，現在想要題爲《皇宋今上皇帝玉牒》。宣祖、太祖、太宗、魏王以下各宗的《仙源類譜》、五世昭穆，現在已修寫定本，請求擇日進呈。"詔令依從。

前期，儀鸞司、臨安府於玉牒殿

進呈之前，儀鸞司、臨安府在玉牒殿上面向

上南向，設權安奉玉牒、類譜并《中興聖統》幄次；又於玉牒所向外，設騎從官及文武百官等待班幕次；又於景靈宫内外，設騎從官幕次。進呈前一日，俟朝退，玉牒所提領官、都大提舉、諸司官、承受官、玉牒所官等赴本所幕次宿衛。俟儀仗樂人等排立，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玉牒所官詣玉牒殿下，北向立。禮直官引提領官詣玉牒殿下，北向立。禮直官揖、躬、拜，提領官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提領官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執笏退，復位，皆再拜訖，班退，歸幕次宿衛。儀仗樂人作樂，晝夜更互排立。

南，設置權且安奉玉牒、類譜及《中興聖統》的幄次；又在玉牒所向外，設置騎從官及文武百官等的待班幕次；又在景靈宫内外，設置騎從官的幕次。進呈前一天，等到退朝之後，玉牒所提領官、都大提舉、諸司官、承受官、玉牒所官等趕到本所幕次擔任警衛。等到儀仗樂人等列隊站好後，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别引導玉牒所官員來到玉牒殿下，面向北站立。禮直官引導提領官來到玉牒殿下，面向北站立。禮直官揖拱、躬身、致拜，提領官致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完畢。接着引導提領官來到香案前，插笏，三次上香，執笏退下，回到原位，都再拜完畢，班列退下，回到幕次擔任警衛。儀仗樂手奏樂，晝夜輪流列隊。

其日五更，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提領官、宰執、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知閤、禮官、南班宗室詣玉牒殿，北向立。禮直官揖、躬、拜，提領官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提領官詣玉牒、類譜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執笏，退，復位。禮直官引提領官詣幄前，西向立。次騎從官分左右乘馬，俟玉牒所率輦官奉擎玉牒、類譜，腰輿進行，樂人作樂，儀衛、儀仗迎引。次引提領官、宰執、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知閤、禮官、南班宗室騎從，至和寧門下馬，執笏步從玉牒、類譜至垂拱殿門外幄次，步從官權歸幕次，樂止。儀衛、樂人等并於幄次前排立，俟進呈玉牒、類譜，并如閤門儀訖。

那天五更，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别引導提領官、宰執、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知閤、禮官、南班宗室來到玉牒殿，面向北站立。禮直官揖拱、躬身、致拜，提領官致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完畢。接着引導提領官來到玉牒、類譜香案前，插笏，三次上香，執笏，退下，回到原位。禮直官引導提領官來到帷帳前，面向西站立。接着騎從官分左右兩側騎馬，等到玉牒所率輦官奉舉玉牒、類譜，腰輿行進時，樂手奏樂，儀衛、儀仗迎候引導。接着引導提領官、宰執、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知閤、禮官、南班宗室騎馬隨從，來到和寧門下馬，執笏走路隨從玉牒、類譜來到垂拱殿門外幄次，步從官暫且回到幕次，音樂中止。儀衛、樂手等都在幄次前排列站定，等待進呈玉牒、類譜，都如同閤門儀式，完畢。

俟玉牒、類譜出殿門，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提領官、宰執、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知閤、禮官、南班宗室分左右執笏步從，儀衛樂人前引，迎奉出皇城北宫門，步從等官上馬騎從，至和寧門外。前引將

等到玉牒、類譜出了殿門，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别引導提領官、宰執、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知閤、禮官、南班宗室分左右兩路執笏走路跟隨，儀衛樂手在前面引導，迎奉出皇城北宫門，步從的官員騎上馬跟隨，來到和寧門外。前引快到玉牒所時，御史臺、閤門、太常寺

至玉牒所，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官於玉牒所門内殿門外立班，内文臣釐務通直郎以上及承務郎見任寺監主簿執事官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迎拜訖。如值雨，地下沾濕，迎拜官吏不迎拜。騎從官至玉牒所，并下馬執笏步從，詣玉牒殿下，分東西相向立。禮直官引提領官詣玉牒、類譜幄前，西向立定。

俟玉牒所率輦官奉擎玉牒、類譜入幄，儀仗、儀衛、輦官、樂人更互排立。提領官、宰執、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知閤、禮官、南班宗室及玉牒所官、分官赴景靈宫，迎奉《皇帝中興聖統》赴玉牒殿，同時安奉。

俟安奉時將至，設香案畢，次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官詣玉牒殿下，并北向立班定。禮直官引提領官詣幄前西立，俟日官報時及。次玉牒所安奉玉牒、類譜訖。次引提領官復位，北向立定。禮直官揖、躬、拜，提領官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直官引提領官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執笏退，復位立定，在位皆再拜訖，退。儀衛、樂人等以次退。自是，凡進書并仿此，惟進太上皇聖政，則有詣德壽宫之儀。

淳祐五年二月十二日，進孝宗光宗兩朝御集、《寧宗實録》及《理宗玉牒日曆》。其日，皇帝御垂拱殿，提舉官、禮儀使、宗室、使相、宰執以下，赴實録院、右文殿、玉牒所、經武閣并行燒香禮畢，奉迎諸書至和寧門，步導至垂拱殿，以俟班齊，各隨腰輿入殿下，東西向立。

皇帝服靴袍出宫，殿下鳴鞭，禁衛、諸班直、親從等并入内省執骨朵使臣，國史實録院、日曆所、編修經

分別引導文武百官在玉牒所門内殿門外班立，宫中文臣釐務通直郎以上官員及承務郎現任寺監主簿執事官以上官員，武臣修武郎以上官員，迎拜完畢。如果遇到下雨，地面淋濕，迎拜官吏就不予迎拜。騎從官來到玉牒所，都下馬執笏步行隨從，來到玉牒殿下，分東西兩側相對站立。禮直官引導提領官來到玉牒、類譜幄前，面向西站定。

等到玉牒所率輦官奉舉着玉牒、類譜進入帷幄中時，儀仗、儀衛、輦官、樂手輪流排列站立。提領官、宰執、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知閤、禮官、南班宗室及玉牒所官、分官趕往景靈宫，迎奉《皇帝中興聖統》赴玉牒殿，同時加以安奉。

等到快要安奉時，設置香案完畢，接着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別引導文武百官來到玉牒殿下，都面向北班列站定。禮直官引導提領官來到幄前面向西站立，等待日官報告時辰到。接着玉牒所安奉玉牒、類譜完畢。接着引導提領官回到原位，面向北站定。禮直官揖拱、躬身、致拜，提領官致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完畢。禮直官引導提領官來到香案前，插笏，三次上香，執笏退下，回到原位站定，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完畢，退下。儀衛、樂手等按次序退下。從此，凡是進書都仿此行事，衹有進上太上皇聖政時，有到德壽宫的儀式。

淳祐五年二月十二日，進上孝宗光宗兩朝御集、《寧宗實録》及《理宗玉牒日曆》。那天，皇帝御臨垂拱殿，提舉官、禮儀使、宗室、使相、宰執以下人員，趕到實録院、右文殿、玉牒所、經武閣都行燒香禮儀完畢，奉迎諸書來到和寧門，步行引導到垂拱殿，等待班列整齊之後，各隨腰輿進入殿下，東西相對站立。

皇帝身穿靴袍出宫，殿下鳴放鞭炮，禁衛、諸班直、親從等連同入内省執骨朵使臣，國史實録院、日曆所、編修經武要略所、玉牒所點檢文

武要略所、玉牒所點檢文字以下并腰輿下人，并迎駕，自贊常起居。內攀腰輿人不拜，止應喏。皇帝即御坐。先知閤門官以下，各班起居如常儀。

次入内官下殿，各取合進呈書匣升殿，於殿上東壁各置案上，以南爲上。知閤門官二員，自御坐前導皇帝起詣三朝諸書香案前褥位，東向立。閤門提點奏請上香，三上香訖，又奏請皇帝再拜訖，知閤門官前導皇帝復歸御坐。知閤門官歸東朵殿上侍立，儀鑾司徹香案、拜褥，降東朵殿。

次舍人請國史實録院以下提舉官、禮儀使、宰執并進讀官升殿，於御坐東面西立。國史實録院、國史日曆所、編修經武要略所、玉牒所官，殿下依舊立。俟入内官進御案，《孝宗御集》提舉官并進讀御集官稍前立，分進讀御集官於御前過，西壁面東立。御集提舉諸司官於《孝宗御集》匣前，搢笏、啓封、開鑰訖，出笏，歸侍立位。御集承受官搢笏，於御集匣内取册，轉授提舉官搢笏接訖，承受出笏，提舉官奉册置御案上，出笏。皇帝起前立，提舉諸司官、承受官分東西相向立，并搢笏揭册訖，各出笏。進讀御集官搢笏稍前，取篦子指讀，逐版揭册指讀，并如上儀。俟進讀畢，皇帝復坐，進讀御集官置篦子於御案上，出笏，却於御前東壁面西立以俟。提舉官搢笏、收册，復授承受官搢笏接訖，提舉官出笏，稍後立。承受官奉册入匣訖，出笏，提舉諸司官搢笏、鎖匣訖，出笏，歸侍立位。次讀《光宗御集》、《寧宗實録》、《光宗經武要略》，并同上儀。

次玉牒提舉官并進讀玉牒官稍前立，分進讀玉牒官於御前過，西壁面東立。玉牒提舉諸司官於玉牒匣前搢

字以下人員連同挽起腰輿的人，都迎接聖駕，自我贊唱日常的請安。裹面手舉腰輿的人不拜，衹是應和。皇帝來到御座。先由知閤門官以下人員開始，各班列按照日常儀式請安。

接着入内官下殿，各自取來應當進呈的書匣上殿，在殿上東邊各置案上，以南爲上。知閤門官兩人，從御座上引導皇帝起身來到三朝諸書香案前褥位，面向東站立。閤門提點奏請上香，三次上香完畢，又奏請皇帝再拜完畢，知閤門官引導皇帝又回到御座。知閤門官回到東朵殿上侍立，儀鑾司撤走香案、拜褥，下到東朵殿。

接着舍人請求國史實録院以下的提舉官、禮儀使、宰執連同進讀官升殿，在御座東面向西站立。國史實録院、國史日曆所、編修經武要略所、玉牒所官，在殿下依照舊儀站立。等到入内官進上御案，《孝宗御集》提舉官連同進讀御集官稍稍上前站立，分進讀御集官在御前經過，在西邊面向東站立。御集提舉諸司官在《孝宗御集》匣前，插笏、啓封、開鎖完畢，拿出笏，回到侍立位。御集承受官插笏，在御集匣内取出書册，轉交給提舉官插笏接過完畢，承受官拿出笏，提舉官奉册置放在御案上，拿出笏。皇帝站起來靠前站立，提舉諸司官、承受官分東西兩側相對站立，都插笏揭開書册完畢，各自拿出笏。進讀御集官插笏稍稍上前，取用篦子指讀，逐版揭開書册指讀，都如同上面的儀式。等到進讀完畢，皇帝又坐下，進讀御集官把篦子放在御案上，拿出笏，退到御前東邊面向西站立等待。提舉官插笏、收好書册，又交給承受官插笏接過，提舉官拿出笏，稍稍靠後站立。承受官奉册入匣完畢，拿出笏，提舉諸司官插笏、鎖匣完畢，拿出笏，回到侍立位。接着誦讀《光宗御集》、《寧宗實録》、《光宗經武要略》，都如同上面的儀式。

接着玉牒提舉官連同進讀玉牒官稍稍向前站立，分進讀玉牒官在御前經過，到西邊面向東站立。玉牒提舉諸司官在玉牒匣前插笏、啓封開鎖

笏、啓封鑰訖，出笏，歸侍立位。玉牒承受官搢笏取册，授提舉官置御案上，進讀亦如前儀，讀畢鎖匣，出笏，歸侍立位。次日曆提舉官并進讀日曆官啓封鑰，進讀亦同。

俱畢，入内官徹案，承受官奉册入匣訖，出笏，提舉諸司官搢笏、鑰匣訖，出笏，歸侍立位。儀鸞司徹桌子，降東朵殿。奉書匣下殿，各置腰輿上。國史實録院、日曆所、編修經武要略所、玉牒所提舉官，禮儀使，宰執并降東階下殿，東壁面西立。舍人引各官及禮儀使一班當殿面北立定，引各直身出班、斂身稱謝訖，歸位立，揖，躬身贊拜，兩拜訖。贊各祗候直身立宣答，御藥下殿宣答，提舉官、禮儀使并斂身聽宣答訖，御藥升殿。揖，躬身贊拜，兩拜訖。贊各祗候直身立，舍人引赴東壁面西立。

次引國史實録院、日曆所、編修經武要略所、玉牒所官一班首直身出班、斂身稱謝訖，歸位立，揖，躬身贊拜，兩拜訖，贊各祗候直身立。如傳旨謝恩，知閤門官承旨訖，於折檻東面西立，傳與舍人承旨訖，再揖，躬身贊謝恩拜，兩拜訖，贊各祗候直身立。不該賜茶官先退。

次引國史實録院、日曆所、編修經武要略所、玉牒所提舉諸司官并承受官以下一班當殿面北立定，揖，躬身贊謝恩拜，兩拜訖，贊各祗候直身立，各歸位立。

次引國史實録院、日曆所、編修經武要略所、玉牒所點檢文字以下一班當殿面北立定，揖，躬身，贊謝恩拜，兩拜訖，贊各祗候直身立，各歸位立。傳旨宣坐賜茶訖，舍人奏閤門無公事，皇帝起還宫，百官導送，奉安兩朝御集、實録於天章閣，經武要

完畢，拿出笏，回到侍立位。玉牒承受官插笏取册，交給提舉官放在御案上，進讀也按照前面的儀式，讀完鎖好匣，拿出笏，回到侍立位。接着日曆提舉官連同進讀日曆官啓封開鎖，進讀也相同。

都結束以後，入内官撤除香案，承受官奉册入匣完畢，拿出笏，提舉諸司官插笏、鎖匣完畢，拿出笏，回到侍立位。儀鑾司撤掉桌子，下到東朵殿。奉持書匣下殿，都把它們放在腰輿上。國史實録院、日曆所、編修經武要略所、玉牒所提舉官，禮儀使，宰執都從東階下殿，在東邊面向西站立。舍人引導各位官員及禮儀使班列在對着大殿面向北站定，引導各自直身走出班列、斂身稱謝完畢，回到原位站立，揖拜，躬身贊拜，兩拜完畢。贊唱各位祗候直身站好宣答，御藥下殿宣答，提舉官、禮儀使都斂身聽候宣答完畢，御藥升殿。揖拜，躬身贊拜，兩拜完畢。贊唱各位祗候直身站立，由舍人引導到東邊面向西站立。

接着引導國史實録院、日曆所、編修經武要略所、玉牒所官班列的班首直身出列、斂身致謝完畢，回到原位站立，揖拱，躬身贊拜，兩拜完畢，贊唱各祗候直身站立。如果傳旨謝恩，知閤門官承旨完畢，在折檻東面面向西站立，傳言給舍人承旨完畢，再次揖拱，躬身贊唱謝恩致拜，兩拜完畢，贊唱各祗候直身而立。不應賜茶的官吏先退下。

接着引導國史實録院、日曆所、編修經武要略所、玉牒所提舉諸司官連同承受官以下官員的班列對着大殿面向北站定，揖拱，躬身，贊唱謝恩致拜，兩拜完畢，贊唱各祗候直身而立，各自歸位站立。

接着引導國史實録院、日曆所、編修經武要略所、玉牒所點檢文字以下官員的班列對着大殿面向北站定，揖拱，躬身，贊唱謝恩致拜，兩拜完畢，贊唱各祗候直身而立，各自歸位站立。傳旨宣坐賜茶完畢，舍人奏閤門公事結束，皇帝起身回宫，百官引導相送，按照儀式，把兩朝御集、實録安奉在天章閣，經武要略安奉在經武

略於經武閣、玉牒於玉牒所、日曆於秘閣如儀。

閣、玉牒安奉在玉牒所、日曆安奉在秘閣。

大射儀

大射之禮，廢於五季，太宗始命有司草定儀注。其群臣朝謁如元會。酒三行，有司言"請賜王、公以下射"，侍中稱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布七埒於殿下，王、公以次射，開樂縣東西厢，設熊虎等侯。陳賞物於東階，以賚能者；設豐爵於西階，以罰否者。并圖其冠冕、儀式、表著、埻埒之位以進。帝覽而嘉之，謂宰臣曰："俟弭兵，當與卿等行之。"

大射的禮節，在五季時期遭到廢棄，太宗開始命令司吏草定儀制。其中的群臣朝謁如同元會儀式。三次行酒之後，司吏説"請賜王、公以下人員射箭"，侍中稱説制令允許。皇帝改穿武弁，在殿下布設七道矮墻，王、公以下人員按照次序射箭，在東西厢房設置懸挂的打擊樂，設置熊虎等箭靶。在東階陳設賞賜之物，用來賜與能射中的人；在西階放置大爵，用來給不能射中的人罰酒。并把冠冕、儀式、人員佇立之位、箭靶矮墻之位都用圖標示清楚進上。皇帝看過後很欣賞，對宰臣説："等到兵事停息，要與卿等習射。"

凡游幸池苑，或命宗室、武臣射，每帝射中的，從官再拜奉觴、貢馬爲賀。預射官中者，帝爲之解，賜襲衣、金帶、散馬，不解則不賜。苑中皆有射棚、畫暈的。射則用招箭班三十人，服緋紫綉衣、帕首，分立左右，以唱中否。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使副皆令習射，遂爲定制。外國使入朝，亦令帥臣伴，賜射於園苑。

凡是游幸池苑，時或命令宗室、武臣射箭，每當皇帝射中，從官都再拜奉酒、進上馬匹來祝賀。參加射箭的官員如果射中，皇帝爲之解箭，賜與襲衣、金帶、散馬，不解箭就不賜賞。苑中都設有射棚、畫有箭靶圓環。射箭時使用三十人的招箭班，穿上紅紫綉衣、戴上頭巾，分立左右，來唱喝中否。在節日賜宴時，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使副都命令他們習射，於是成爲定制。外國使者入宫朝拜，也命令帥臣陪伴，在苑囿賜射。

政和宴射儀：皇帝御射殿，侍宴官公服、繫鞋，射官窄衣，奏聖躬萬福，再拜升殿。酒三行，引射官降，皆執弓矢，謝恩再拜，三公以下在右，射官在左，不射者依坐次分立。

政和年間的宴射儀式：皇帝御臨射殿，侍宴官身穿公服、繫鞋，射官穿緊身衣服，奏聖體萬福，再拜升殿。三次行酒之後，引導射官下殿，都拿上弓箭，謝恩再拜，三公以下人員在右邊，射官在左邊，不參加射箭的人依照坐次站立。

皇帝初射中，舍人贊拜，凡左右祗應臣僚，除内侍外，并階上下再拜。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諸司祗應人并自贊再拜。招箭班殿上躬奏訖，跪進碗。射官先傳弓箭與殿侍，側立。内侍接碗訖，就拜，起，降階再拜。有司進御茶床，天武引進奉馬列射垛前，員僚奏聖躬萬福，東上閤門官詣御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

皇帝初次射中時，舍人贊拜，凡是左右祗應臣吏，除了内侍以外，都在臺階上下再拜。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諸司祗應人都自己贊唱再拜。招箭班在殿上躬奏完畢，跪下進上碗。射官先把弓箭傳給殿侍，側身站立。内侍接過碗，致拜，起身，下階再拜。司吏進上御茶床，天武牽引進奉的馬匹來到射垛前，臣僚奏聖上萬福，東上閤門官來到皇帝面前，躬身奏道班首姓名及其以下人員進酒。班首以下人員横行站立，贊唱

酒。班首以下横行立，贊再拜，班首奉酒進，樂作，飲畢，殿上臣僚再拜。舍人贊各賜酒，群官俱再拜，贊各就坐，群官皆立席後，引進司官臨階，宣進奉出，天武奉馬出，樂合，復贊就坐，飲訖，揖，興，諸司收坐物等。射官左側臨階，取弓箭侍立。皇帝再射中的或雙中，如上儀。進酒臨時取旨，得旨進酒，更不進奉中扁碗。及解中，更不賀、不進酒。

臣僚射中，引降階再拜訖，殿下側立。御箭解中，招箭班進碗，如上儀。舍人再引射，中官當殿揖，躬宣"有敕，賜窄衣、金帶"。跪受，箱過再拜，過殿側服所賜訖，再引當殿再拜，更不射。如宣再射，或更賜箭令射，如未退，即就位再拜。如再射中，御箭再解中，賜鞍轡馬如上儀。臣僚射中，御箭不解，引降階再拜，立。招箭班殿上躬奏訖，下殿，舍人宣"有敕，賜銀碗"。跪受執碗并箭，就拜，起，再拜。如合賜散馬，即同宣賜，宣"有敕，賜銀碗，兼賜散馬若干匹"。射訖，進御茶床，諸司復陳坐物等，群官各立席後，贊就坐，群官俱坐。酒五行，宣示盞、宣勸如儀，皆作樂。宴畢，内侍舉御茶床，三公以下降階再拜，退。

乾道二年二月四日，車駕幸玉津園，皇帝射訖，次命皇太子，次慶王，次恭王，次管軍臣僚等射，如是者三。每射四發，帝前後四中的。

淳熙元年九月，車駕幸玉津園，命從駕文武官行宴射之禮，皇太子、宰執以下，酒三行，樂作，皇帝臨軒，有司進弓矢，皇帝中的，皇太子進酒，率宰執以下再拜稱賀。宣皇太子射，射中，賜。宣預射臣僚射，使

再拜，班首奉酒進上，奏樂，飲完酒，殿上臣僚再拜。舍人贊唱各自賜酒，群官都再拜，贊唱各自就座，群官都站在席後，引進司官走向臺階，宣令進奉出示，天武奉馬而出，音樂合奏，又贊唱就座，飲酒完畢，揖拱，站起，諸司收好座上之物等。射官在左側登臨臺階，取下弓箭侍立。皇帝再次射中或雙中時，都如同上面的儀式。進酒臨時承旨，得旨進酒，不再進奉中扁碗。等到解箭時，不再致賀、不進酒。

臣僚射中時，引導下階再拜完畢，在殿下側身站立。御箭拔下射中的箭，招箭班進上碗，如同上面的儀式。舍人再次引導射箭，射中的官面對大殿揖拜，躬身宣令"有敕，賜窄衣、金帶"。射中的官員跪下接受，箱子經過時再拜，到殿側穿上所賜服裝之後，再次引導面對大殿再拜，不再射箭。如果宣令再次射箭，或者又賜箭命射，若尚未退下，就到位次上再拜。如果再射中，御箭就再拔除射中的箭，賜鞍轡馬匹如同上面的儀式。臣僚射中時，御箭不解除中箭，就引導射中的官員下階再拜，站立。招箭班在殿上躬奏完畢，下殿，舍人宣令"有敕，賜銀碗"。射中的官員跪下接受拿過碗和箭，致拜，起身，再拜。如果應當賜與散馬，就一同宣賜，宣令"有敕，賜銀碗，兼賜散馬若干匹"。射箭結束，進上御茶床，諸司又陳設坐具等，群臣各自站在席後，贊唱就座，群臣都坐了下來。五次行酒之後，按照儀式宣令示盞、宣令勸酒，都奏樂進行。宴飲結束，内侍舉起御茶床，三公以下人員下階再拜，退下。

乾道二年二月四日，皇帝巡幸玉津園，皇帝射箭完畢，接着命令皇太子射箭，接下去是慶王、恭王，接下去是管軍臣僚等，這樣進行三次。每次射箭射四支箭，皇帝前後四次中的。

淳熙元年九月，皇帝巡幸玉津園，命令從駕的文武大臣行用宴射之禮，皇太子、宰執以下人員，三次行酒之後，奏樂，皇帝臨軒，司吏進上弓箭，皇帝射中，皇太子進上酒，率領宰執以下人員再拜祝賀。宣令皇太子射箭，射中，賜賞。宣令預射臣僚射箭，使相鄭藻、起居舍人王卿

相鄭瀛、起居舍人王卿月、環衛官蕭奪里懶射中，各賜襲衣、金帶。

月、環衛官蕭奪里懶射中，各賜與襲衣、金帶。

鄉飲酒禮

鄉飲之禮有三：《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禮，三也。後世臘蜡百神、春秋習射、序賓飲酒之儀，不行於郡國，唯貢士日設鹿鳴宴，猶古者賓興賢能，行鄉飲之遺禮也。然古禮有賓主、僎介，與今之禮不同。器以尊俎，與今之器不同。賓坐於西北，介坐於西南，主人坐東南，僎坐東北，與今之位不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次主人獻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獻衆賓，與今之儀不同。今制，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且以知州、軍事爲主人，學事司所在，以提舉學事爲主人，其次本州官入行，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群老爲衆賓，亦古者序賓，養老之意也。是月也，會凡學之士及武士習射，亦古者習射于序之意也。

鄉飲之禮有三種：《周禮》記載，鄉大夫，三年一次考核鄉吏，舉用賢能之人，鄉老及鄉大夫率領鄉吏，視其人數多少，以賓禮接待，這是其一；黨正，國家索求鬼神而祭祀時，就禮待屬下百姓在學校飲酒，以端正年齡位次，這是其二；州長，春秋時節在學校習射，先要行鄉飲禮，這是其三。後代臘祭百神、春秋習射、序賓飲酒的儀式，郡國不再實行，衹有在貢士日設鹿鳴宴，如同古代薦舉禮待賢能之士，行用鄉飲的遺禮。然而古禮當中有賓主、僎介，與今天的禮節不同。器皿用尊俎，與今天的用器不同。賓坐在西北方向，介坐在西南方向，主人坐在東南方向，僎坐在東北方向，與今天的位次不同。主人獻酒給賓，賓回敬主人，主人向賓敬酒，接着主人獻酒給介，介回敬主人，接着主人獻酒給衆賓，與今天的儀制不同。今天的儀制是，州、軍在貢士之月，按照禮節來飲酒，而且把知州、軍事作爲主人，學事司所在，把提舉學事作爲主人，其次本州官入行，上舍生應參加貢舉的，與州中群老作爲衆賓，也是古代排列賓客位次、尊養老人的遺意。這個月，會集所有的學子及武士習射，也是古代在學校習射的遺意。

唐貞觀所頒禮，惟明州獨存，淳化中會例行之。政和禮局定飲酒祭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屬，并參用辟雍宴貢士儀，其有古樂處，令用古樂。既又以河北轉運判官張孝純之言："《周官》以六藝教士，必射而後行。古者諸侯貢士，天子試諸射宫，請詔諸路州郡，每歲宴貢士於學，因講射禮。"於是禮官參定射儀：鄉飲酒前一日，本州於射亭東西序，量地之宜，設提舉學事諸監司、知州、通判、州學教授、應赴鄉飲酒官貢士幕次，本州兵馬教諭備弓矢應用物，設

唐代貞觀年間所頒行的禮儀，衹在明州存有，淳化年間聚會照例施行。政和年間禮局確定飲酒祭降的禮節，及飲酒奏樂的器用之類，都參用在辟雍宴飲貢士的儀式，有古樂的地方，使之奏古樂。不久，又因爲河北轉運判官張孝純進言："《周禮》用六藝教育士人，一定要有射箭的內容纔施行。古代諸侯貢舉士人，天子要在射宫試射，請求詔令諸路州郡，每年在學校宴請貢士時，講習射禮。"於是禮官商定射儀：鄉飲酒前一天，本州在射亭東西的鄉學，根據地宜，設置提舉學事諸監司、知州、通判、州學教授、應赴鄉飲酒官貢士的幕次，本州兵馬教諭準備好弓箭等應該用到的東西，設置音樂。當天舉行初筵，

樂。其日初筵，提舉學事、知州軍、通判帥應赴鄉飲酒官貢士詣射亭，執弓矢，揖人射，乘矢若中，則守帖者舉獲唱獲，執算者以算投壺畢，多算勝少算。射畢，贊者贊揖，酬酢如儀畢，揖退飲，如鄉飲酒。

紹興七年，郡守仇悆置田以供費。十三年，比部郎中林保乞修定鄉飲儀制，遍下郡國，於是國子祭酒高閌草具其儀上之，僎介之位，皆與古制不合，諸儒莫解其指意。

慶元中，朱熹以《儀禮》改定，知學者皆尊用之，主賓、僎介之位，始有定說。其主，則州以守、縣以令，位于東南；賓，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于西北；僎，則州以倅、縣以丞或簿，位東北；介，以次長，位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司正，以衆所推服者；相及贊，以士之熟於禮儀者。其日質明，主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肅賓。介與衆賓既入，主人序賓祭酒，再拜，詣罍洗洗觶，至酒尊所酌實觶，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跪以獻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主以下各就席坐訖。酒再行，次沃洗，贊者請司正揚觶致辭，司正復位，主人以下復坐。主人興，復至阼階楣下，僎從賓介復至西階下立，三賓至西階立，并南向。主人拜，賓介以下再拜。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人少立，自東出。賓以下立于庠門外之右，東鄉；主人立于門外之左，西鄉。僎從主人再拜，賓介以下皆再拜，退。

提舉學事、知州軍、通判率領應赴鄉飲酒官貢士來到射亭，手執弓箭，揖人射箭，如果射中四支箭，守帖的人就舉着射中的箭唱説射中，拿算籌的人把算籌投進壺中之後，算籌多的爲勝。射箭完畢，贊者贊唱揖拱，按照禮儀酬酢完畢，揖拜退下飲酒，如同鄉飲酒的儀式。

紹興七年，郡守仇悆置備田産來提供費用。十三年，比部郎中林保請求修定鄉飲酒儀制，全部推行於郡國，於是國子祭酒高閌草撰其儀制進上，僎介的位次，都不符合古制，諸儒不能瞭解其意旨。

慶元年間，朱熹用《儀禮》改定其禮節，懂得學習的人都加以尊用，主賓、僎介的位次，開始有定説。主人，州由州守擔任、縣由縣令擔任，在東南方向設位；賓，由鄉里年紀大的人及致仕的人擔任，在西北方向設位；僎，則州由副長官、縣由丞或簿擔任，在東北方向設位；介，用次長擔任，在西南方向設位。三賓，用次於賓的人擔任；司正，用衆人所推重敬服的人擔任；相和贊，用熟悉禮儀的士人擔任。那天黎明時分，主人率領賓以下的人員，先給先聖先師行釋菜禮，退而各自就位，以待引導賓客進入。介和衆賓客既已進來，主人序次排列賓客灑酒祭祀，再拜，來到罍洗洗觶，來到酒尊所裝滿一觶酒，交給主持人，來到賓席前面跪下獻給賓，賓回敬主人，主人回敬介，介回敬衆賓，賓主各自入席坐好。再次行酒，接着澆水清洗，贊者請求司正舉觶致辭，司正回到原位，主人以下又坐下來。主人站起來，又來到東階屋楣下，僎跟隨賓介又到西階下站立，三賓來到西階站立，都面向南。主人揖拜，賓介以下人員再拜。賓介與衆賓先從西面趨步而出，主人稍微站立一會兒，從東面出去。賓以下人員站在庠門外右側，面向東；主人站在門外左側，面向西。僎跟着主人再拜，賓介以下都再拜，退下。

宋史卷一百十五

志第六十八

禮(十八)

嘉禮(六)

皇太子冠禮　皇子(附)　公主笄禮
公主下降儀　宗室(附)　親王納妃　品官婚禮　士庶人婚禮

皇太子冠禮

皇太子冠儀，嘗行於大中祥符之八年。徽宗親製《冠禮沿革》十一卷，命儀禮局仿以編次。

其儀：前期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宫觀。殿中監帥尚舍張設垂拱、文德殿門之内，設香案殿下螭陛間，又爲房於東朵殿。大晟展宫架樂於横街南，太常設太子冠席東階上、東宫官位於後，設褥位，陳服於席南，東領北上。遠游冠簪導、衮冕簪導同箱，在服南。設罍洗阼階東，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實巾一，加勺冪。光禄設醴席西階上，南面，實側尊在席南。又設饌于席，加冪。執事者并公服，立罍洗酒饌之所。九旒冕、遠游冠、折上巾各一匴，奉禮郎三人執以侍於東階之東、西北上。設典儀位於宫架東北，贊者二人在南，西向。

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太子詣朵殿東房。皇帝乘輦，駐垂拱殿，百官起居，如月朔視朝儀。左輔版奏中嚴，内外符寶郎奉寶先出；左輔奏外

皇太子加冠儀式，曾在大中祥符八年實行。徽宗親自制定《冠禮沿革》十一卷，命令儀禮局仿照編次。

其儀式：典禮之前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宫觀。殿中監率領尚舍在垂拱、文德殿門内布置，在殿下螭階間設置香案，又在東朵殿建造房舍。大晟在横街南陳示宫架樂，太常在東階上設置太子冠席、在後面設置東宫官位次，設褥位在席南，陳示冠服，向東牽領，以北爲上。遠游冠簪導、衮冕簪導同放一箱，在冠服南面。在東階東面設置罍洗，罍在洗東面，篚在洗西面，裝入一塊布巾，加上勺和蓋巾。光禄在西階上設置醴席，面向南，在席南放置裝入甜酒的側尊，又在席上設饌，加上蓋巾。主持其事的人都身穿公服，站在罍洗酒饌的所在。九旒冕、遠游冠、折上巾各放在一個冠箱内，由三名奉禮郎在東階的東面執持侍奉，以西北爲上。在宫架東北設置典儀位次，兩名贊者在南面，面向西。

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導太子來到朵殿東房。皇帝乘坐輦，在垂拱殿駐蹕，百官請安，如同月朔臨朝的儀式。左輔版奏中嚴，内外符寶郎奉持寶先出來；左輔奏外辦，皇帝穿戴通天冠、

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詣文德殿,簾捲。大樂正令撞黄鐘之鐘,右五鐘皆應。殿上鳴鞭,皇帝出西閤乘輦,協律郎俯伏,跪,舉麾,興,工鼓柷,奏《乾安之樂》,殿上扇合。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導皇帝出,降輦即坐,簾捲扇開,鞭鳴樂止,爐烟升。符寶郎奉寶陳於御坐左右,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入門,《肅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左輔詣御坐前,承制降東階,詣掌冠者前西向稱有制,典儀贊在位官再拜訖,宣制曰:"皇太子冠,命卿等行禮。"掌冠、贊冠者再拜訖,文臣侍從官、宗室、武臣節度使以上升殿,東西立,應行禮官詣東階下立。

東宫官入,詣太子東房,次禮直官等引太子,内侍二人夾侍,東宫官後從,《欽安之樂》作,即席西向坐,樂止。引掌冠、贊冠者以次詣罍洗,樂作,搢笏,盥帨訖,出笏,升,樂止。執折上巾者升,掌冠者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咨爾元子,肇冠於阼。筮日擇賓,德成禮具。於萬斯年,承天之祐。"乃跪冠,《順安之樂》作,掌冠者興,席南北面立,後準此。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正冠,興,立於掌冠者之後。太子興,内侍跪進服,服訖,樂止。

掌冠者揖太子復坐,禮直官等引掌冠者降詣罍洗,如上儀。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脱折上巾置于匴,興,内侍跪受,興,置于席。執遠游冠者升,掌冠者降二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爰即令辰,申加元服。崇學以讓,三善皆得。副予一人,受天百福。"乃跪冠,《懿安之樂》作,掌冠者興。贊冠者進,跪簪

絳紗袍來到文德殿,遮簾捲起來。大樂正命令撞擊黄鐘樂律的鐘,右邊五座鐘都發出和聲。殿上鳴放鞭炮,皇帝走出西閤乘坐輦,協律郎俯身伏地,跪下,舉旗,站起來,樂工擊柷,演奏《乾安之樂》,殿上雙扇合攏。禮直官、太常博士前導禮儀使引導皇帝出來,下輦就座,簾子捲起,遮扇打開,鞭炮鳴響,音樂中止,爐烟升起。符寶郎奉寶陳放在御座左右,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導掌冠、贊冠者進門,奏《肅安之樂》,來到位次上,音樂中止。典儀説"再拜",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左輔來到御座前,承旨走下東階,來到掌冠者面前面向西説道有制,典儀贊唱在位次上的官員再拜完畢,宣讀制令説:"皇太子加冠,命令卿等舉行典禮。"掌冠、贊冠者再拜完畢,文臣侍從官、宗室、武臣節度使以上官員上殿,東西相對站立,應行禮官來到東階下站立。

東宫官進入,來到太子東房,接着禮直官等引導太子,由内侍二人夾護侍從,東宫官在後面跟從,奏《欽安之樂》,入席面向西坐下,音樂中止。引導掌冠、贊冠者依次來到罍洗前,奏樂,插笏,洗手擦乾完畢,拿出笏,上殿,音樂中止。拿折上巾的人上殿,掌冠者降一級臺階接受,右手拿住冠巾的後部,左手拿住前部,進奉到皇太子席前,面向北站立,祝頌説:"你作爲太子,在東階上實行加冠典禮。卜定日期,選好賓客,育成德業,備行禮儀。千秋萬歲,承天福祐。"於是跪下加冠,奏《順安之樂》,掌冠者站起來,在席南面向北站立,以後仿此行事。贊冠者來到席前,面向北跪下端正冠,站起來,站在掌冠者後面。太子站起來,内侍跪下進獻服飾,太子穿好之後,音樂中止。

掌冠者揖拜太子又坐下來,禮直官等引導掌冠者下來到罍洗前,如同上面的儀式,贊冠者進到席前,面向北跪下,脱下太子頭上的折上巾放到冠箱裹,站起來,内侍跪下接受,站起來放在席上。手執遠游冠的人上殿,掌冠者降兩級臺階接受,右手拿住冠的後部,左手拿住前部,進奉到太子席前,面向北站立,祝頌説:"吉日良辰,進加冠服。崇尚爲學,力行謙讓,三善兼具。輔佐於我,敬受天降百福。"於是跪下加冠,奏《懿安之樂》,掌冠者

結紘,興。太子興,内侍跪進服,服訖,樂止。

站起來。贊冠者進前,跪下插簪繫上冠帶,站起來。太子站起來,内侍跪下進獻服飾,太子穿好後,音樂中止。

掌冠者揖太子復坐,掌冠者降詣罍洗,及贊冠者跪,脱遠游冠,并如上儀。執衮冕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三加彌尊,國本以正。無疆惟休,有室大競。懋昭厥德,保兹永命。"乃跪冠,《成安之樂》作。掌冠者興。贊冠者如上儀,跪簪結紘。内侍進服,服訖,樂止。禮直官等引太子降自東階,樂作,由西階升,即醴席南向坐,樂止。又引掌冠者詣罍洗,樂作,盥帨訖,升西階,樂止。贊冠者跪取爵,内侍注酒,掌冠者受爵,跪進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嘉薦,有飶其香。拜受祭之,以定爾祥。令德壽豈,日進無疆。"太子搢圭,跪受爵,《正安之樂》作,飲訖,奠爵執圭。太官令設饌席前,太子搢圭,食訖,樂止,執圭興,太官令徹饌、爵。

掌冠者揖拜太子再坐下來,掌冠者下到罍洗處,以及贊冠者跪下,爲太子脱下遠游冠,都如同上面的儀式。拿衮冕的人上殿,掌冠者降三級臺階接受,右手拿住後部,左手拿住前部,進奉到太子席前,面向北站立,祝頌説:"三次加冠,越發尊顯,國本得以端正。嘉祥無邊,皇室大爲强勁。光大美德,永保國命。"於是跪下加冠,奏《成安之樂》。掌冠者站起來。贊冠者如同上面的儀式,跪下插好簪繫上冠帶。内侍進上服飾,太子穿好之後,音樂中止。禮直官等引導太子從東階走下,奏樂,由西階上殿,來到醴席前面向南坐下,音樂中止。又引導掌冠者來到罍洗處,奏樂,把手洗净擦乾完畢,由西階登殿,音樂中止。贊冠者跪下取過爵,内侍倒入酒,掌冠者接過爵,跪着進奉到太子席前,面向北而立,祝頌説:"美酒敬上,其味芬芳。拜受致祭,以確定你的休祥。令德之人長壽而安樂,天天進步,没有窮盡。"太子插好圭,跪下接過爵,奏《正安之樂》,飲酒完畢,放下爵拿起圭。太官令在席前設置饌食,太子插圭,吃完之後,音樂中止,手執圭站起來,太官令撤下饌、爵。

禮直官等引自西階詣東房,易朝服,降立横街,南北向,東宫官復位,西向。太子初行,樂作,至位,樂止。禮直官等引掌冠、贊冠者詣前,西向,掌冠者少進,字之曰:"始生而名,爲實之賓。既冠而字,以益厥文。永受保之,承天之慶。奉敕字某。"太常博士請再拜,太子再拜訖,搢笏,舞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左輔承旨,降自東階,詣太子前,西向,宣曰"有敕",太子再拜,宣敕曰:"事親以孝,接下以仁。遠佞近義,禄賢使能。古訓是式,大猷是經。"宣訖,太子再拜訖。禮直官等引太子前,俯伏,跪,奏稱:"臣雖不敏,敢不祗奉!"奏訖,興,復位,再拜訖,引出殿門,樂作,出門,樂止。侍立官并降

禮直官等引導從西階來到東房,改换朝服,下立到横街南面,面向北,東宫官回到原位,面向西。太子剛剛行進時,奏樂,來到位次以後,音樂中止。禮直官等引導掌冠、贊冠者來到近前,面向西,掌冠者稍稍進前,命字説:"誕生之後加以命名,作爲實存的賓從。加冠以後加以命字,來增益文雅。永遠領受保有,承當天降慶祥。奉敕命字爲某。"太常博士請求再拜,太子再拜完畢,插笏,起舞,再拜,奏聖體萬福,又再拜。左輔承旨,從東階下來,來到太子面前,面向西,宣令説"有敕",太子再拜,宣敕説:"用孝道侍奉雙親,用仁德接待屬下。遠離佞邪,接近禮義,録用賢才,任使能士。遵循古訓,籌劃大謀。"宣敕完畢,太子再拜完畢。禮直官等引導太子上前,俯身伏地,跪下,奏道:"臣雖然愚鈍,哪裏敢不敬奉!"奏畢,站起來,回到原位,再拜完畢,引導走出殿門,奏樂,出門,音樂中止。侍立

復位,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禮畢,鳴鞭。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皇帝降坐,左輔奏解嚴,放仗,在位官皆再拜,退。

太子入内,朝見皇后,如宫中儀。乃擇日謁太廟、别廟,宿齋於本宫。質明,服遠游冠、朱明衣,乘金輅。至廟,改服衮冕,執圭行禮,群臣稱賀,皇帝賜酒三行。

官都下來回到原位,典儀説“拜”,贊者承傳,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禮儀使奏禮儀結束,鳴放鞭炮。大樂正命令撞擊蕤賓樂律的樂鐘,左面五座鐘都發出應和,奏《乾安之樂》,皇帝離座,左輔奏解除戒嚴,放下儀仗,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退下。

太子進宫,朝見皇后,如同宫中的儀式。於是擇日拜謁太廟、别廟,在本宫進行齋戒。黎明時分,太子戴遠游冠、穿朱明衣,乘坐金輅。來到廟中,改穿衮冕,執圭行禮,群臣致賀,皇帝賞賜行酒三次。

皇子冠禮

皇子冠,前期擇日奏告景靈宫,太常設皇子冠席文德殿東階上,稍北東向,設褥席,陳服于席南,東領北上。九旒冕服、七梁進賢冠服、折上巾公服、七梁冠簪導、九旒冕簪導同箱,在服南。設罍洗、酒饌、旒冕、冠、巾及執事者,并如皇太子儀。

其日質明,皇帝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殿。皇子自東房出,内侍二人夾侍,王府官從,《恭安之樂》作,即席南向坐,樂止。掌冠者進折上巾,北向跪冠,《脩安之樂》作;贊冠者進,北面跪正冠,皇子興,内侍跪進服訖,樂止。掌冠者揖皇子復坐,以爵跪進,祝曰:“酒醴和旨,籩豆静嘉。授爾元服,兄弟具來。永言保之,降福孔皆。”皇子搢笏,跪受爵,《翼安之樂》作,飲訖,太官令進饌訖。再加七梁冠,《進安之樂》作。掌冠者進爵,祝曰:“賓贊既戒,肴核惟旅。申加厥服,禮儀有序。允觀爾成,承天之祜。”皇子跪受爵,《輔安之樂》作,太官奉饌。三加九旒冕,《廣安之樂》作。掌冠者進爵,祝曰:“旨酒嘉栗,甘薦令芳。三加爾服,眉壽無疆。永承天休,俾熾而昌。”皇子跪受爵,《賢安之樂》作,太官奉饌,饌徹。

皇子加冠,舉行典禮前擇日奏告景靈宫,太常在文德殿東階上設置皇子冠席,稍稍靠北面向東,設褥席,在席南陳示服飾,向東牽領,以北爲上。九旒冕服、七梁進賢冠服、折上巾公服、七梁冠簪導、九旒冕簪導同置一箱,在服飾南面。設置罍洗、酒饌、旒冕、冠、巾及主持其事的人,都如同皇太子加冠儀式。

那天黎明時分,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御臨文德殿。皇子從東房出來,由内侍二人夾侍,王府官跟從,奏《恭安之樂》,入席面向南坐下,音樂中止。掌冠者進上折上巾,面向北跪下加冠,奏《脩安之樂》;贊冠者進前,面向北跪下正冠,皇子站起來,内侍跪進服飾完畢,音樂中止。掌冠者揖拜皇子又坐下來,跪下進爵,祝頌説:“酒味甜美淳和,籩豆潔净美好。授與你冠服,兄弟同來。永遠保有,普降福祉。”皇子插笏,跪下接爵,奏《翼安之樂》,飲酒完畢,太官令進獻饌食完畢。再加七梁冠,奏《進安之樂》。掌冠者獻上爵,祝頌説:“賓客贊者已經戒飭,肉食果物已經陳列。重加冠服,禮儀有序。敬觀皇子有成,承受天祐。”皇子跪下接爵,奏《輔安之樂》,太官奉上饌食。第三次加九旒冕,奏《廣安之樂》。掌冠者進爵,祝頌説:“美酒嘉栗,薦品甜净芳香。第三次爲你加冠,長壽無疆。永遠承受天賜休祥,使之昌盛。”皇子跪下接酒,奏《賢安之樂》,太官奉上饌食,饌食撤除。

皇子降,易朝服,立横階南,北向

皇子下來,改换朝服,站在横階南面面向北的

位,掌冠者字之曰:"歲日云吉,威儀孔時。昭告厥字,君子攸宜。順爾成德,永受保之。奉敕字某。"皇子再拜,舞蹈,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左輔宣敕,戒曰:"好禮樂善,服儒講藝。蕃我王室,友于兄弟。不溢不驕,惟以守之。"皇子再拜,進前俯伏,跪稱:"臣雖不敏,敢不祇奉!"俯伏,興,復位,再拜,出。殿上侍立官并降,復位,再拜,放伏。明日,百僚詣東上閤門賀。

位次,掌冠者爲之命字說:"吉日良辰,威儀適時。昭告命字,君子所宜。順守你業已育成的品德,永遠承受保有它。奉敕命字爲某。"皇子再拜,起舞,又再拜,奏聖體萬福,又再拜。左輔宣明敕令,申誡說:"好禮樂善,服膺儒業,講求藝文。藩衛我王室,與兄弟友好相處。不驕傲自滿,謹相持守。"皇子再拜,進前俯身伏地,跪下說道:"臣雖愚鈍,哪敢不相敬奉!"俯身伏地,起來,回到原位,再拜,出來。殿上侍立官都走下來,復位,再拜,放散儀仗。第二天,百官到東上閤門祝賀。

公主笄禮

公主笄禮。年十五,雖未議下嫁,亦笄。笄之日,設香案於殿庭;設冠席於東房外,坐東向西;設醴席於西階上,坐西向東;設席位於冠席南,西向。其裙背、大袖長裙、褕翟之衣,各設於椸,陳于庭;冠笄、冠朵、九翬四鳳冠,各置于槃,蒙以帕。首飾隨之,陳于服椸之南,執事者三人掌之。櫛總置于東房。內執事宮嬪盛服旁立,俟樂作,奏請皇帝升御坐,樂止。

公主笄禮。公主到了十五歲,即使還未議婚嫁,也要行笄禮。行禮這天,在殿庭設置香案;在東房外設置冠席,坐東向西;在西階上設置醴席,坐西向東;在冠席南設置席位,面向西。裙背、大袖長裙、褕翟等衣服,各放在衣架上,在庭中陳示;冠笄、冠朵、九翬四鳳冠,各放置在盤中,上面蒙上帕巾。頭飾隨之陳示在衣架南面,由三名主事人執掌。櫛總放置在東房。宮中執事嬪妃盛服站在一旁,等到奏樂時,奏請皇帝登上御座,音樂中止。

提舉官奏曰:"公主行笄禮。"樂作,贊者引公主入東房。次行尊者爲之總髻畢,出,即席西向坐。次引掌冠者東房,西向立,執事奉冠笄以進,掌冠者進前一步受之,進公主席前,北向立,樂止,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綿鴻,以介景福。"祝畢,樂作,東向冠之,冠畢,席南北向立;贊冠者爲之正冠,施首飾畢,揖公主適房,樂止。執事者奉裙背入,服畢,樂作,公主就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贊冠者執酒器,執事者酌酒,授於掌冠者執酒,北向立,樂止,祝曰:"酒醴和旨,籩豆靜嘉。受爾元服,兄弟具來。與國同休,降福孔皆。"祝畢,樂作,進酒,公主飲畢,贊冠者受酒器,執事者奉饌,食訖,徹饌。

提舉官奏道:"公主行笄禮。"奏樂,贊者引導公主進入東房。接着由尊長爲公主挽結髮髻完畢,出門,來到席前面向西坐下。接着從東房引導出掌冠者,面向西站立,執事奉持冠笄進上,掌冠者上前一步接受,進奉到公主席前,面向北站立,音樂中止,祝頌說:"吉日良辰,開始加冠服。拋棄你幼年之心,順守你育成之德。壽享長久,以助大福。"祝頌完畢,奏樂,面向東爲之加冠,加冠完畢,在席南面向北站立;贊冠者爲公主正冠,佩戴頭飾完畢,揖拜公主入房,音樂中止。執事者奉持裙背進入,穿好後,奏樂,公主來到醴席前,掌冠者揖拜公主就座。贊冠者手持酒器,執事者倒酒,交給掌冠者拿着酒,面向北站立,音樂中止。祝頌說:"美酒淳和甘甜,籩豆潔净美好。授與你冠服,兄弟同來。與國家同承休祥,普降福祉。"祝頌完畢,奏樂,進酒,公主飲畢,贊冠者接過酒器,執事者進奉饌食,吃完之後,撤饌。

復引公主至冠席坐,樂止。贊冠

又引導公主來到冠席就座,音樂中止。贊冠

者至席前,贊冠者脱冠置于槃,執事者徹去,樂作。執事者奉冠以進,掌冠者進前二步受之,進公主席前,北向立,樂止,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飾以威儀,淑謹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祝畢,樂作,東向冠之,冠畢,席南北向立。贊冠者爲之正冠,施首飾畢,揖公主適房,樂止。執事奉大袖長裙入,服畢,樂作。公主至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贊冠者執酒器,執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執酒,北向立,樂止,祝曰:“賓贊既戒,殽核惟旅。申加爾服,禮儀有序。允觀爾成,永天之祜。”祝畢,樂作,進酒,公主飲畢,贊冠者受酒器,執事者奉饌食訖,徹饌。

者來到席前,贊冠者從公主頭上脱下冠放到盤中,執事者拿下去,奏樂。執事者奉冠進上,掌冠者進前兩步接受,進奉到公主席前,面向北站立,音樂中止,祝頌説:“吉日良辰,爲你再加冠服,保持儀態莊嚴,淑和謹慎育德。年壽長久,永遠享受福祐。”祝頌完畢,奏樂,面向東爲公主加冠,加冠完畢,在席南面向北站立。贊冠者爲公主正冠,佩戴頭飾完畢,揖拜公主進房,音樂中止。執事奉持大袖長裙進入,穿好之後,奏樂。公主來到醴席,掌冠者揖拜公主入座。贊冠者手裏拿着酒器,執事者倒酒,交給掌冠者拿着酒,面向北站立,音樂中止,祝頌説:“賓客贊者已經戒飭,肉食果物已經陳列。爲你再次施加冠服,禮儀謹嚴有序。敬觀你的成就,永承天祐。”祝頌完畢,奏樂,進酒,公主飲畢,贊冠者接受酒器,執事者進奉饌食吃完,撤下饌食。

復引公主至冠席坐,樂作。贊冠者至席前,贊冠者脱冠置于槃,執事者徹去,樂作。執事奉九翬四鳳冠以進,掌冠者進前三步受之,進公主席前,向北而立,樂止,祝曰:“以歲之吉,以月之令,三加爾服,保兹永命。以終厥德,受天之慶。”祝畢,樂作,東向冠之,冠畢,席南北向立。贊冠者爲之正冠、施首飾畢,揖公主適房,樂止。執事者奉褕翟之衣入,服畢,樂作,公主至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贊冠者執酒器,執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執酒,北向立,樂止,祝曰:“旨酒嘉薦,有飶其香。咸加爾服,眉壽無疆。永承天休,俾熾而昌。”祝畢,樂作,進酒,公主飲畢,贊冠者受酒器。執事者奉饌,食訖,徹饌。

又引導公主來到冠席坐下,奏樂,贊冠者來到席前,贊冠者從公主頭上脱下冠放入盤中,執事者拿下去,奏樂。執事奉持上九翬四鳳冠進上,掌冠者進前三步接受,進奉到公主席前,面向北站立,音樂中止。祝頌説:“歲吉月佳,第三次爲你加進冠服,保有永久年命。行德善始善終,接受上天福慶。”祝頌完畢,奏樂,面向東爲公主加冠,加冠完畢,在席南面向北站立。贊冠者爲公主正冠、佩戴頭飾完畢,揖拜公主入房,音樂中止。執事者奉持褕翟衣進入,穿好之後,奏樂,公主來到醴席,掌冠者揖拜公主入座。贊冠者手裏拿着酒器,執事者倒酒,交給掌冠者拿着酒,面向北站立,音樂中止,祝頌説:“美酒進上,其味芬芳。你的冠服都已加進完畢,保你長壽無疆。永遠承受天降休祥,使之昌盛。”祝頌完畢,奏樂、進酒,公主飲畢,贊冠者接受酒器。執事者奉上饌食,吃完後,撤饌。

復引公主至席位立,樂止,掌冠者詣前相對,致辭曰:“歲日具吉,威儀孔時。昭告厥字,令德攸宜。表爾淑美,永保受之。可字曰某。”辭訖,樂作,掌冠者退。引公主至君父之前,樂止,再拜起居,謝恩再拜。少俟,提舉進御坐

又引導公主來到席位站立,音樂中止,掌冠者來到公主面前相對站立,致辭説:“吉歲良辰,威儀適時。昭告命字,令德所宜。表彰你的淑良美好,永遠保有領受。可以命字爲某。”致辭完畢,奏樂,掌冠者退下。引導公主來到君父面前,音樂中止,再拜請安,謝恩再拜。過了一會兒,提舉來到御座

前承旨訖,公主再拜。提舉乃宣訓辭曰:"事親以孝,接下以慈。和柔正順,恭儉謙儀。不溢不驕,毋詖毋欺。古訓是式,爾其守之。"宣訖,公主再拜,前奏曰:"兒雖不敏,敢不祗承!"歸位再拜,見后母之禮如之。

禮畢,公主復坐,皇后稱賀,次妃嬪稱賀,次掌冠、贊冠者謝恩,次提舉衆内臣稱賀,其餘班次稱賀,并依常式。禮畢,樂作;駕興,樂止。

前領旨完畢,公主再拜。提舉於是宣讀訓辭說:"用孝道侍奉雙親,用慈愛接遇屬下。温和柔婉端正順從,恭敬節儉謙讓文雅。不驕矜自滿,不邪僻欺誑。古訓是準則,你要奉守。"宣讀完畢,公主再拜,上前奏道:"兒雖然愚鈍,豈敢不相敬奉!"歸位再拜,拜見母后,禮儀如上。

禮儀結束以後,公主再坐下來,皇后向她祝賀,接着嬪妃致賀,接着掌冠、贊冠者謝恩,接着提舉衆内臣致賀,其餘班次致賀,都按照常式進行。禮儀結束後,奏樂,皇帝起駕,音樂中止。

公主下降儀 宗室(附)

公主下降。初被選尚者即拜駙馬都尉,賜玉帶、襲衣、銀鞍勒馬、采羅百匹,謂之繫親。又賜辦財銀萬兩,進財之數,倍於親王聘禮。出降,賜甲第。餘如諸王夫人之制。掌扇加四,引障花、燭籠各加十,皆行舅姑之禮。諸親遍加賜賚。其縣主繫親以金帶,賜辦財銀五千兩,納財賜賚,大率三分減其二。宗室女特封郡君者,又差降焉。

嘉祐初,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廟,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待問名。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時兖國公主下嫁李瑋,詔賜出降日,令夫家主婚者具合用雁、幣、玉、馬等物,陳於内東門外,以授内謁者,進入内侍掌事者受,唯馬不入。

神宗即位,詔以"昔侍先帝,恭聞德音,以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宜詔有司革之,以厲風俗"。於是著爲令。仍命陳國長公主行舅姑之禮,駙馬都尉王

公主下嫁。剛被選上聘娶公主的人就拜爲駙馬都尉,賜給玉帶、襲衣、銀鞍勒馬、彩羅百匹,叫做繫親。又賜給辦親事的財銀一萬兩,進財的數量,是親王聘禮的兩倍。公主出嫁,賜給甲第。其餘都如同諸王夫人的制度。掌扇加上四個,引障花、燭籠各加十個,都行用公婆的禮節。諸親逐一加以賞賜。縣主繫親用金帶,賜給辦親事的財銀五千兩,納財賜賞,大抵比公主減少三分之二。宗室女特封爲郡君的,又量情減降。

嘉祐初年,禮官說:"按照禮閣新儀,公主出嫁前一天,要行五禮。在古代,結婚時開始用行人,禀告夫家采擇之意,叫做納采;詢問女方姓名,回去在夫廟占卜,卜定吉祥,就告訴給女方一家,叫做問名、納吉。現在選任駙馬行聘公主一由朝廷出資,不等待納采,公主封爵已行詔告,不待問名。至於納成則已有進財,請期則命令司吏擇日。應該略依五禮的名義,保存其物數,使人知道婚姻事大,夫婦之際謹嚴如此,也可顯示不忘古禮。"這時兖國公主下嫁李瑋,詔令賜與出嫁日期,命令夫家主婚人備好應當用到的雁、幣、玉、馬等物,陳列在内東門外,交給内謁者,獻給主事的内侍接受,衹有馬匹不進入。

神宗即位後,頒詔說:"往昔侍奉先帝,恭聞德音,因爲舊制士大夫的兒子有聘娶皇帝女兒的,往往提升行輩,而違背了公婆之尊。怎麽可以因爲身處富貴,就歪曲了長幼人倫。應該詔令司吏加以革除,以振勵風俗。"於是著爲法令。仍然命令陳國長公主行公婆之禮,駙馬都尉王師約不再提

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見舅姑行禮自此始。舊例,長公主凡有表章不稱妾,禮院議謂:"男子、婦人,凡於所尊稱臣若妾,義實相對。今宗室伯叔近臣悉皆稱臣,即公主理宜稱妾。况家人之禮,難施於朝廷。請自大長公主而下,凡上箋表,各據國封稱妾。"從王師約之請也。

康國公主下降,太常寺言:"按令,公主出降,申中書省,請皇后帥宫闈掌事人送至第外,命婦從,今請如令。"詔:"出降日,婉儀帥宫闈掌事者送至第外,命婦免從。"

徽宗改公主爲姬,下詔曰:"在熙寧初,有詔厘改公主、郡主、縣主名稱,當時群臣不克奉承。近命有司稽考前世,周稱'王姬',見於《詩·雅》。'姬'雖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可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其稱大長者,爲大長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國號,内兩國者以四字。"

其出降日,婿家具五禮,修表如上儀。太史局擇日告廟。

親迎。前一日,所司於内東門外量地之宜,西向設婿次。其日,婿父醮子如上儀。乃命之曰:"往迎肅雍,以昭惠宗祏。"子再拜,曰:"祗率嚴命!"又再拜,降,出乘馬,至東華門内下馬,禮直官引就次。有司陳帝姬鹵簿、儀仗於内東門外,候將升厭翟車,引婿出次於内東門外,躬身西向。掌事者執雁,内謁者奉雁以進,俟帝姬升車,婿再拜,先還第。

同牢。其日初昏,掌事者設巾、洗各二於東階東南,一於室北。水在洗東,尊於室中,實四爵、兩巹於篚。婿至本第,下馬以俟。帝姬至,降車,贊者引婿揖之以入,及寢門又揖,導之升階,入室盥洗。掌事者布對位,又揖帝

升行輩。公主拜見公婆行禮從此開始。按照舊例,長公主每上表章時不稱妾,禮院商議:"男子、婦人,對於所尊的主上都稱臣和妾,意義相對。現在宗室的伯叔近臣都稱爲臣,那麽公主理應稱妾。何况家人的禮節,難於在朝廷施用。請求從大長公主開始,凡是進上箋表,都依據封國稱妾。"這是采納王師約的請求。

康國公主下嫁,太常寺説:"按照令典,公主出嫁,報告中書省,請皇后率領宫中掌事人送到府第門外,命婦隨從,現在請求按照令典行事。"詔令,"出嫁那天,由婉儀率領宫中掌事人送到府第門外,命婦免於隨從。"

徽宗改稱公主爲姬,下詔説:"熙寧初年,詔令改定公主、郡主、縣主的名稱,當時的群臣没能奉從。近來命令司吏考核前代,周朝稱'王姬',見於《詩·雅》。'姬'雖然是周姓,可是考察古制確立今制,應該没有比周制更好的。可以改稱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稱大長的,改爲大長帝姬,再用二個字的美名改换其國號,擁有兩個封國的用四個字。"

出嫁那天,夫家備行五禮,進表如同上面儀式。太史局擇日奉告太廟。

親迎。前一天,司吏在内東門外根據地宜量劃,面向西設置婿次。當天,婿父對其子施行醮戒,如同上面儀式,接着訓命:"往迎婦德美好之女,以光耀加惠於宗廟。"兒子再拜,説:"恭行嚴命!"又再拜,下來,騎馬而出,來到東華門内下馬,禮直官引導就位。司吏在内東門外陳列帝姬鹵簿、儀仗,等到帝姬要登上厭翟車時,引導駙馬出來走到内東門外,躬身面向西。主事的人拿着雁,内謁者奉上雁,等到帝姬上車以後,駙馬再拜,先回府第。

同牢。那天傍晚,主事人在東階東南設置兩塊巾、兩個洗,其一在室北。水在洗的東面,尊在室内,把四個爵、兩個巹放入篚中。駙馬來到府第,下馬等待。帝姬來到,下車,贊者引導駙馬揖請進入,到寢門時又揖拜,引導帝姬登階,入室盥洗。主事人布設相對的位次,又揖拜帝姬,都入座

姬,皆即坐受盞三飲,俱興,再拜,贊者徹酒。

見舅姑。夙興,帝姬著花釵、服褕翟以俟見。贊者設舅姑位於堂上,舅位於東,姑位於西,各服其服就位。女相者引帝姬升自西階,詣舅位前再拜,贊者以棗栗授帝姬奉置舅位前,舅即坐,贊者進徹以東,帝姬退,復位,又再拜;女相者引詣姑位前再拜,贊者以腶修授帝姬奉置姑位前,姑即坐,贊者亦徹以東,帝姬退,復位,又再拜。次醴婦、盥饋、饗婦如儀。

親王納妃

諸王納妃。宋朝之制,諸王聘禮,賜女家白金萬兩。敲門,即古之納采。用羊二十口、酒二十壺、綵四十匹。定禮,羊、酒、綵各加十,茗百斤,頭帬巾段、綾、絹三十匹,黄金釵釧四雙,條脱一副,真珠虎魄瓔珞、真珠翠毛玉釵朵各二副,銷金生色衣各一襲,金塗銀合二,錦綉綾羅三百匹,果槃、花粉、花冪、眠羊卧鹿花餅、銀勝、小色金銀錢等物。納財,用金器百兩、綵千匹、錢五十萬、錦綺、綾、羅、絹各三百匹,銷金綉畫衣十襲,真珠翠毛玉釵朵各三副,函書一架纏束帛,押馬函馬二十匹,羊五十口,酒五十壺,繫羊酒紅絹百匹,花粉、花冪、果盤、銀勝、羅勝等物。親迎,用塗金銀裝肩輿一,行障、坐障各一,方團掌扇四,引障花十樹,生色燭籠十,高髻釵插并童子八人騎分左右導扇輿。其宗室子聘禮,賜女家白金五千兩。其敲門、定禮、納財、親迎禮皆減半,遠屬族卑者又減之。

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上皇子納夫人儀:

采擇。使者曰:"奉制,某王之儷,屬子懿淑。謹之重之,使某行采擇之禮。"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顓

受飲三盞酒,全都站起來,再拜,贊者撤下酒。

參見公婆。早晨起來,帝姬頭戴花釵、身穿褕翟以等待參見。贊者在堂上設置公婆位次,公位在東面,婆位在西面,各穿其應穿的服飾就位。女相者引導帝姬從西階上來,來到公位前再拜,贊者把棗栗交給帝姬奉置到舅位前,公坐下來,贊者進上、撤除棗栗後往東走,帝姬退下,回到原位,又再拜;女相者引導來到婆位前再拜,贊者把腶修交給帝姬奉置到婆位前,婆坐了下來,贊者也撤除腶修往東走,帝姬退下,回到原位,又再拜。接着醴婦、盥饋、饗婦都按照儀式進行。

諸王納妃。宋朝的制度,諸王聘禮,賜給女家萬兩白金。敲門,即古代的納采。用二十頭羊、二十壺酒、四十匹綵。定禮,羊、酒、綵各加十數,茶百斤,頭帬巾段、綾、絹三十匹,黄金釵釧四雙,條脱一副,珍珠虎魄瓔珞、珍珠翠毛玉釵朵各兩副,銷金生色衣各一套,塗銀金盒兩個,錦綉綾羅三百匹,果盤、花粉、花蓋巾、眠羊卧鹿花餅、銀勝、小色金銀錢等物品。納財,用金器百兩、綵千匹、錢五十萬、錦綺、綾、羅、絹各三百匹,銷金綉畫衣十套,珍珠翠毛玉釵朵各三副,一架書函纏上束帛,押馬函馬二十匹,羊五十頭,酒五十壺,繫羊酒的紅絹百匹,花粉、花蓋巾、果盤、銀勝、羅勝等物品。親迎,用一個塗金的銀飾肩輿,行障、坐障各一個,方團掌扇四把,引障花十樹,生色燭籠十個,高髻釵插和童子八人騎分左右引導扇輿。宗室之子的聘禮,賜給女方家中白金五千兩。敲門、定禮、納財、親迎禮都減少一半,遠族位卑的又加以減少。

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進上皇子納夫人的儀式:

采擇。使者説:"奉制,某王的配偶,你們族屬之女美好淑和。謹慎重視,使某行采擇禮。"儐者進入相告,主人説:"臣某之女拘謹愚鈍,不足以備

愚,不足以備采擇,恭承制命,臣某不敢辭。"

問名。使者曰:"某王之儷,采擇既諧。將加官占,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制以臣某之子,可以奉侍某王,臣某不敢辭。"

告吉。使者曰:"官占既吉,奉制以告。"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愚弗克堪。占貺之吉,臣與有幸。臣某謹奉典制。"

告成。使者曰:"官占云吉,嘉偶既定,制使某以儀物告成。"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謹奉典制。"

告期。使者曰:"涓辰之良,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典制。"

前期,太史局擇日,奏告景靈宮。

賜告。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儀,使者以內侍爲之。又設告箱之次於中門外,北向,隨闕所向,設香案於寢庭。其日大昕,使者公服至,主人出迎於大門外,北向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舉告箱者同入。主人立香案左,使者在右,舉告箱者以告置于香案。女相者引夫人出,面闕立,使者稱有制,女相者贊再拜,使者曰:"賜某國夫人告。"又贊再拜,退,使者出。

皇帝醮戒於所御之殿,皇子乘象輅親迎。同牢、夫人朝見、盥饋、皇帝皇后饗夫人如儀。

其諸王以下:

納采。賓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於某王,某官謂主人,某王謂婿。某王率循彝典,以某將事,敢請納采。"某王謂婿父,某謂賓。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弗閑於姆訓,維是腶修、棗栗之饋,未知所以告虔也。某聽命于廟,敢

行采擇之禮,恭承制命,臣某不敢推辭。"

問名。使者說:"某王的配偶,采擇既已和諧。將要用卜官占斷,奉制問名。"儐者進入相告,主人說:"制命認爲臣某之女,可以侍奉某王,臣某不敢推辭。"

告吉。使者說:"卜官占定爲吉利,奉制相告。"儐者進入告知,主人說:"臣某之女,愚頑不堪勝任。占斷爲吉利,臣也感到榮幸。臣某謹奉典制。"

告成。使者說:"卜官占定爲吉利,嘉偶已經確定,制命使某用儀物告成。"儐者進入相告,主人說:"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謹奉典制。"

告期。使者說:"擇取良辰,某月某日是吉日,制命使某告期。"儐者進入相告,主人說:"臣某謹奉典制。"

迎娶之前,太史局選擇日期,到景靈宮奏告。

賜告。前一天,主人設置使者坐次,如同平常儀式,使者用內侍擔任。又在中門外設置告箱的席次,面向北,隨着宮闕所向,在寢庭設置香案。當天黎明,使者身穿公服來到,主人到大門外出迎,面向北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導使者進門後往左走,主人進門往右走,舉告箱的人一同進入。主人站在香案左側,使者在右側,舉告箱的人把告箱放在香案上。女相者引導夫人出來,面向宮闕站立,使者稱說有制,女相者贊唱再拜,使者說:"賜某國夫人告。"又贊唱再拜,退下,使者出去。

皇帝在所御之殿實行醮戒,皇子乘坐象輅親迎。同牢、夫人朝見、盥饋、皇帝皇后賜賞夫人,一如儀式。

諸王以下的儀式:

納采。賓說:"某官把伉儷這樣的重要之人,施與某王,某官指的是主人,某王指夫婿。某王遵行常典,使某擔此事任,大膽請求納采。"某王指的是婿父,某指的是賓。儐者進入相告,主人說:"某之女未習姆訓,祇能進獻腶修、棗栗,不知怎樣纔能稟告虔敬之情。某聽命於朝廷,哪裏敢不拜謝贊

不拜嘉。"

問名。賓曰:"合二姓之好,必稽諸龜筮,敢請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恭謹,重正昏禮,將以加諸卜,某敢不以告。"

納吉。賓曰:"某王承嘉命,稽諸卜筮,龜筮協從,使某以告。"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不忘寒素,欲施德於某未教之女,而卜以吉告,其曷敢辭。"

納成。賓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於某王,某王,上謂婿,下謂婿父。率循彝典,有不腆之幣,以某將事,敢請納成。"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順彝典,申之以備物,某敢不重拜嘉。"

請期。賓曰:"某王謹重嘉禮,將卜諸近日,使某請期。"儐者入告,主人再辭。儐者出告,賓曰:"某既不獲受命於某官,某王得吉卜曰某日,敢不以告。"儐者入告,主人曰:"謹奉命以從。"

親迎。前一日,主人設賓次,賓謂婿。如常儀。其日大昕,婿之父服其服,告於禰廟,無廟者設神位於廳東,不應設位者不設。子將行,父醮之於廳事。贊者設父位中間,南向,設子位父位之西,近南,東向。父即坐,子公服升自西階,進立位前。贊者注酒於盞,西向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設饌父位前,子舉酒興,即坐飲食訖,降,再拜,進立於父位前。命之曰:"躬迎嘉偶,厘爾内治。"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詣女家。主人服其服,告於禰廟,如請期之儀。賓將至,主人設神位於寢户外之西,設醴女位於户内,南向,具酒饌。賓至,贊者引就次,女盛服於房中,就位南向立,姆位於右,從者陪其後。父公服升自東階,立於寢户外之東,西向。內贊者設酒饌,

美。"

問名。賓説:"兩姓百年合好,一定要稽考於占筮,大膽請求問名。"儐者進入相告,主人説:"某王恭謹,重視正定婚禮,將要加以卜筮,某哪裏敢不奉告。"

納吉。賓説:"某王承領嘉命,稽求卜筮,龜筮都很順合,使某前來相告。"儐者進入相告,主人説:"某王不忘寒素之人,想要施德於某未受教習的女兒,而卜定告吉,某哪裏敢推辭。"

納成。賓説:"某官把伉儷這樣的重要之人,施與某王,某王上面指的是夫婿,下面指的是夫婿的父親。遵行常典,送上不够豐厚的財物,使某前來行事,大膽請求納成。"儐者進入相告,主人説:"某王順行常典,又備用財物加以申明,某哪裏敢不重相拜謝贊美。"

請期。賓説:"某王對嘉禮謹慎而重視,將要占定近日爲婚期,使某請期。"儐者進入相告,主人再三辭却。儐者出來轉告,賓説:"某既然得不到某官的授命,那麽某王得到吉卜,定爲某日,哪敢不以此相告。"儐者進入相告,主人説道:"謹奉從命令。"

親迎。前一天,主人設置賓的位次,賓指的是婿。如同平常儀式。當天黎明,婿的父親穿上該穿的服飾,祭告禰廟,無廟的在廳東設置神位,不應該設位的不設。在兒子快要出發時,父親在堂屋對他施行醮戒。贊者在中間設置父親的位次,面向南,在父親位次的西面設置兒子的位次,靠近南邊,面向東。父親來到座位上,兒子身穿公服從西階上來,進前走到位次面前。贊者往酒盞中倒酒,面向西交給兒子,兒子再拜,跪下接受,贊者又在父親位次面前設置饌食,兒子舉酒站起來,就座吃喝完畢,下去,再拜,進前站到父親位次面前。父親命令説:"親自去迎接佳偶,治理好你的家務。"兒子再拜,説:"不敢不奉命。"又再拜,走下臺階出門,來到女方家中。主人穿着應當穿的服飾,祭告禰廟,如同請期的儀式。賓將要到達時,主人在寢門外西側設置神位,在門内設置醴女位次,面向南,備好酒饌。賓來到,贊者引導就位,女兒在房中盛裝打扮,就位面向南站立,教姆在女兒右邊,隨從

女就位坐,飲食訖,降,再拜,内贊者徹酒饌。主人降立東階東南,西面,贊者引賓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賓曰:"某受命於父,以兹嘉禮,躬聽成命。"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固願從命。"儐者出告訖,入引主人迎賓大門外之東,西面揖賓,賓報揖。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執雁者從入,陳雁於庭,三分庭,一在南,北向。主人升立于東階上,西面;賓升西階進,當寢户前,北面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賓初入門,母出,立於寢户外之西,南面,賓拜訖,姆引女出於母左,父命之曰:"往之汝家,以順爲正,無忘肅恭!"母戒之曰:"必恭必戒,無違舅姑之命!"庶母申之曰:"爾誠聽於訓言,無作父母羞!"女出門,婿先還第。

陪立在後面。父親穿着公服從東階上來,站在寢門外東側,面向西。内贊者設置酒饌,女兒就位坐下,吃喝完畢,下去,再拜,内贊者撤下酒饌。主人下到東階東南站立,面向西,贊者引導賓出離位次,站在大門西側,面向東,儐者進前受命,出來詢請事由,賓説:"某受命於父親,用這等嘉禮,躬身聽候成命。"儐者進入相告,主人説:"某本來願意從命。"儐者出來告知完畢,進去引導主人到大門外東面迎接賓,面向西揖請賓,賓報以揖拜。主人進門後往右走,賓進門後往左走,拿雁的人跟着進入,在庭院中展示雁,三分庭院,一分在南側,面向北。主人登立到東階上,面向西;賓從西階登上,來到寢門前,面向北再拜,走下臺階出去,主人不下臺階相送。賓剛進門時,母親走出來,站在寢門外西側,面向南,賓參拜完畢,教姆引導女兒來到母親左側,父親命令説:"去到你的家,以順從爲正道,不要忘記嚴肅恭敬!"母親訓誡説:"一定要恭敬戒飭,不要違背公婆的命令!"庶母重又申教説:"你要確實聽從訓命,不要爲父母丢臉!"女兒出門,夫婿先回到府第。

其同牢、廟見、見舅姑諸禮,皆如儀。

同牢、廟見、見公婆諸禮節,都按照禮儀進行。

凡宗室婚姻,治平中,宗正司言:"宗室女舅姑、夫族未立儀制,皆當創法。"詔:"婿家有二世食禄,即許娶宗室女,未仕者與判、司、簿、尉,已任者隨資序推恩。即婿别祖、女别房,舊爲婚姻而於今卑尊不順者,皆許。婿之三代、鄉貫、生月、人材書札,止令婚主問驗,以告宗正寺、大宗正司,寺、司詳視,如條保明。所進財皆賜婿家,令止於本宫納財,媒妁、使令之人,非理求丐,許告。宗室女事舅姑及見夫之族親,皆如臣庶之家。"其後又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縣官已上,即許爲婚姻。

關於宗室的婚姻,治平年間,宗正司説:"宗室女兒的公婆、夫族尚未確立儀制,都應當創制法度。"詔令:"夫婿家中是二世食禄,就允許娶宗室女兒,未做官的授與判、司、簿、尉,已任官的隨其資歷推恩。就是夫婿的别祖、宗室女的别房,過去曾結爲婚姻而今兩人尊卑不順的,都加以應允。夫婿的三代、籍貫、出生年月、論其人才優劣的書信札子,衹讓婚主詢問查驗,而後告知宗正寺、大宗正司,寺、司詳加審視,逐條保證明確。所進財物都賜給夫婿之家,命令衹在本宫納財,媒妁、使令,如果非理乞求,准許告發。宗室女侍奉公婆及拜見夫家族親,都像臣庶之家一樣。"後來又命令宗室女有再嫁的,如果夫家祖、父有兩代任殿直或州縣官以上的,就應允婚姻。

熙寧十年,又詔:"應袒免以上親不得與雜類之家婚嫁,謂舅嘗爲僕、姑嘗爲娼者。若父母係化外及見居沿邊

熙寧十年,又詔令:"凡是袒免以上的宗親不能與雜類之家議婚,指公曾經作僕役、婆曾經作娼妓的。如果父母是偏遠地方或現居邊疆兩屬之地

兩屬之人,其子孫亦不許爲婚。緦麻以上親不得與諸司胥吏出職、納粟得官及進納伎術、工商、雜類、惡逆之家子孫通婚。後又禁刑徒人子孫爲婚。應婚嫁者委主婚宗室,擇三代有任州縣官或殿直以上者,列姓名、家世、州里、歲數奏上,宗正司驗實召保,付内侍省宣繫,聽期而行。嫁女則令其婿召保。其冒妄成婚者,以違制論。主婚宗室與媒保同坐,不以赦降,自首者減罪,告者有賞。非袒免親者依庶姓法。宗室離婚,委宗正司審察,若於律有可出之實或不相安,方聽;若無故捃拾者,劾奏。如許聽離,追完賜予物,給還嫁資。再娶者不給賜。非袒免以上親與夫聽離,再嫁者委宗正司審核。其恩澤已追奪而乞與後夫者,降一等。”尋詔:“宗女毋得與嘗娶人結婚,再適者不用此法。”

的,其子孫也不許與宗室女兒成婚。緦麻以上的宗親不能與諸司胥吏任職、納粟得官及進納伎術、工商、雜類、惡逆之家的子孫通婚。後來又禁止與罪犯的子孫通婚。應該婚嫁的委托主婚宗室,選擇三代任州縣官或殿直以上的,列具姓名、家世、州里、年歲奏上,宗正司驗證取保,交由内侍省宣繫,選定日期行事。嫁女就命令其夫婿招致媒保。假冒成婚的,以違背制令論處。主婚宗室與媒保連坐,不因爲赦令降罪,自首的減罪,告發的有賞。不是袒免遠親的依照庶姓法令。宗室離婚,委托宗正司審察,如果按照法令有可以出妻的證據或雙方不能安處時,纔予以聽從;如果是無故拾取事端,就向皇帝彈劾進奏。如果准許離婚,就追究收回所有賜予之物,歸還陪嫁的財物。再娶的不再賜與錢物,不是袒免以上的遠親聽任其與夫婿離婚,再嫁的委托宗正司審核。其恩澤已經追奪而請求賜與後夫的,降級一等。”不久詔令:“宗室女不能和曾經婚娶過的人結婚,再嫁的不用此法。”

品官婚禮

品官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同牢、廟見、見舅姑、姑醴婦、盥饋、饗婦、送者,并如諸王以下婚。四品以下不用盥饋、饗婦禮。

品官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同牢、廟見、見舅姑、姑醴婦、盥饋、饗婦、送者,都如同諸王以下的婚禮。四品官以下的不用盥饋、饗婦禮。

士庶人婚禮

士庶人婚禮。并問名於納采,并請期於納成。其無雁奠者,三舍生聽用羊,庶人聽以雉及鷄鶩代。其辭稱“吾子”。

親迎。質明,掌事者設禰位廳事東間,南向。婿之父服其服,北面再拜,祝曰:“某子某,年若干,禮宜有室,聘某氏第幾女,以某日親迎,敢告。”子將行,父坐廳事,南向,子服其服,三舍生及品官子孫假九品服,餘并皂衫衣、折上巾。立父位西,少南,東向。贊者注酒於盞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以饌設位前,子舉酒興,即坐飲食訖,降,再拜,進立父位前,命之曰:“釐爾内治,

士庶人婚禮。將問名與納采合并,將請期與納成合并。没有雁進獻的,三舍生聽任其用羊代替,庶人聽任其用雉與鷄鶩代替。其言辭一稱“吾子”。

親迎。黎明時分,主事人在堂屋東間設置禰位,面向南。夫婿的父親穿上應該穿的服飾,面向北再拜,祝頌説:“某子某,年歲若干,按照禮儀應該成立家室,聘娶某氏第幾女,在某日親迎,大膽敬告。”兒子要出發時,父親坐在堂屋中,面向南,兒子穿上應穿的服飾,三舍生及品官子孫假以九品官服,其餘都是黑色衣衫、折上巾。站在父親西側,稍微靠南,面向東。贊者往盞中倒酒交給兒子,兒子再拜,跪下接受,贊者又把饌食設在位前,兒子舉酒站起來,就座吃喝完畢,下去,再拜,進前來到父親

往求爾匹。"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

初婚,掌事者設酒饌室中,置二盞於盤。婿服其服如前服,至女家,贊者引就次,掌事者設禰位,主人受禮,如請期之儀。主人謂女父。女盛服立房中,父升階立房外之東,西向。非南向者,各隨其所向。父立於門外之左,餘放此。贊者注酒於盞授女,女再拜受盞;贊者又以饌設於位前,女即坐飲食訖,降,再拜。父降立東階下,賓出次,賓謂婿。主人迎于門,揖賓入,賓報揖,從入。主人升東階,西面;賓升西階,進當房户前,北面。掌事者陳雁于階,賓曰:"某受命於父,以兹嘉禮,躬聽成命。"主人曰:"某固願從命。"賓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女出,父戒之曰:"往之汝家,無忘肅恭!"母戒之曰:"夙夜以思,無有違命!"諸母申之曰:"無違爾父母之訓!"女出,婿先還,俟于門外。婦至,贊者引就北面立,婿南面,揖以入,至於室。掌事者設對位室中,婿婦皆即坐,贊者注酒於盞授婿及婦,婿及婦受盞飲訖。遂設饌,再飲、三飲,并如上儀。婿及婦皆興,再拜,贊者徹酒饌。

見祖禰、見舅姑、醴婦、饗送者,如儀。

座位面前站立,父親命令説:"治理好你的家務,去尋求你的配偶。"兒子再拜,説:"豈敢不奉命。"又再拜,下去出門。

婚禮開始,主事人在室中設置酒饌,在盤中放上兩個盞。夫婿穿上前面的服飾,來到女方家中,贊者引導來到位次,主事人設置禰位,主人接受致禮,如同請期的儀式。主人指女兒的父親。女兒身穿盛裝站在房中,父親登上臺階站在房外東側,面向西。不是向南的,各隨其所向。父親站在門外左側,其餘的仿照此。贊者把酒倒入盞中交給女兒,女兒再拜接過酒盞;贊者又在位前設置饌食,女兒就座吃喝完畢,下來,再拜。父親下來站在東階下,賓出離位次,賓指夫婿。主人到門口迎候,揖請賓進入,賓報以揖拜,跟着進入。主人從東階登上來,面向西;賓從西階登上來,來到房門前,面向北。主事人在階上陳示雁,賓説:"某受命於父親,用這等嘉禮,躬身聽候成命。"主人説:"某本來願意從命。"賓再拜,下去出門,主人不下來相送。開始,女兒出來時,父親訓誡説:"去到你的家,不要忘記嚴肅恭敬!"母親訓誡説:"早晚想着,不要違背命令!"諸母申誡説:"不要違背你父母的訓誡!"女兒出門,夫婿先回去,等在門外。媳婦來到,贊者引導來面向北站立,夫婿面向南,揖請進入,來到房室。主事人在房中設置相對的位次,夫婿媳婦都坐下來,贊者往盞中倒酒交給夫婿及媳婦,夫婿及媳婦接過酒盞飲完。於是設置饌食,再飲、三飲,都如同上面的儀式。夫婿及媳婦都站起來,再拜,贊者撤下酒饌。

參拜祖禰、拜見舅姑、醴婦、饗送,都按照儀式進行。

宋史卷一百十六

志第六十九

禮(十九)

賓禮(一)

大朝會儀　常朝儀

《周官》：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詔王南鄉以朝諸侯；"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蓋君臣之際體統雖嚴，然而接以仁義，攝以威儀，實有賓主之道焉。是以《小雅·鹿鳴》燕其臣下，皆以嘉賓稱之。宋之朝儀，政和詳定五禮，列爲賓禮。今修《宋史》，存其舊云。

《周官》：司儀掌管九儀的賓客迎贊之禮，指導王面向南接受諸侯朝拜；"大行人掌管大賓的禮儀、大客的禮儀，來親近諸侯"。大概君臣之間禮法雖然很森嚴，然而用仁義之道相接引，用君王威儀來輔助，其間確實有賓主之禮。因此《小雅·鹿鳴》篇宴請臣下時，都稱之爲嘉賓。宋代的朝儀，政和年間詳細定下五禮，列爲賓禮。現在修撰《宋史》，保存其舊文。

大朝會儀

大朝會。宋承前代之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會之禮。太祖建隆二年正月朔，始受朝賀於崇元殿，服衮冕，設宫縣、仗衛如儀。仗退，群臣詣皇太后宫門奉賀。帝常服，御廣德殿，群臣上壽，用教坊樂。五月朔，受朝賀於崇元殿，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宫縣、儀仗如元會儀。乾德三年冬至，受朝賀於文明殿，四年於朝元殿，賀畢，常服御大明殿，群臣上壽，始用雅樂登歌、二舞，群臣酒五行罷。

大朝會。宋朝繼承前代制度，在元日、五月初一、冬至舉行大朝會的禮儀。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初一，開始在崇元殿接受朝賀。皇帝穿戴衮冕，按照儀式設置樂隊、儀仗。儀仗退下以後，群臣來到皇太后宫門致賀。皇帝身穿常服，御臨廣德殿，群臣祝壽，使用教坊音樂。五月初一，在崇元殿接受朝賀，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樂隊、儀仗如同元會儀式。乾德三年冬至，在文明殿接受朝賀，四年在朝元殿進行，致賀完畢。皇帝身穿常服御臨大明殿，群臣祝壽，開始用雅樂登歌、二舞，群臣行酒五次而罷。

太宗淳化三年正月朔，命有司約《開元禮》定上壽儀，皆以法服行禮，設宫縣、萬舞，酒三行罷。

太宗淳化三年正月初一，命令禮官簡縮《開元禮》確定祝壽儀式，都穿上禮服行禮，設置樂隊、萬舞，三次行酒而罷。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朔，雨，命放仗，百官常服，起居於長春殿，退詣正衙，立班宣制。

仁宗天聖四年十二月，詔明年正月朔先率百官赴會慶殿，上皇太后壽，酒畢，乃受朝天安殿，仍令太常禮院修定儀制。

五年正月朔，曉漏未盡三刻，宰臣、百官與遼使、諸軍將校，并常服班會慶殿。內侍請皇太后出殿後幄，鳴鞭，升坐；又詣殿後皇帝幄，引皇帝出。帝服靴袍，於簾內北向褥位再拜，跪稱："臣某言：元正啓祚，萬物惟新。伏惟尊號皇太后陛下，膺時納祐，於天同休。"內常侍承旨答曰："履新之祐，與皇帝同之。"帝再拜，詣皇太后御坐稍東。內給事酌酒授內謁者監進，帝跪進訖，以盤興，內謁者監承接之，帝却就褥位，跪奏曰："臣某稽首言：元正令節，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再拜，內常侍宣答曰："恭舉皇帝壽酒。"帝再拜，執盤侍立，教坊樂止，皇帝受虛盞還幄。通事舍人引百官橫行，典儀贊再拜、舞蹈、起居。太尉升自西階，稱賀簾外，降，還位，皆再拜、舞蹈。侍中承旨曰"有制"，皆再拜，宣曰："履新之吉，與公等同之。"皆再拜、舞蹈。閤門使簾外奏："宰臣某以下進壽酒。"皆再拜。太尉升自東階，翰林使酌御酒盞授太尉，執盞盤跪進簾外，內謁者監跪接以進，太尉跪奏曰："元正令節，臣等不勝慶抃，謹上千萬歲壽。"降，還位，皆再拜。宣徽使承旨曰："舉公等觴。"皆再拜。太尉升，立簾外，樂止。內謁者監出簾授虛盞。太尉降階，橫行，皆再拜、舞蹈。宣徽使承旨宣群臣升殿，再拜，升，及東西廂坐，酒三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初一，下雨，命令放散儀仗，百官身穿常服，在長春殿向皇帝請安，退到正殿，班立宣制。

仁宗天聖四年十二月，詔令第二年正月初一先率領百官到會慶殿，爲皇太后祝壽，飲酒完畢，纔在天安殿接受朝賀，又命令太常禮院修定儀制。

五年正月初一，時辰還不到三刻，宰相、百官與遼使、諸軍將校，都穿着平常服裝在會慶殿班列。內侍請皇太后走出殿後幄次，鳴放鞭炮，登上座位；又來到殿後皇帝幄次，引導皇帝走出來。皇帝身穿靴袍，在簾內面向北的褥位再拜，跪下說："臣某說道：正月啓福，萬象更新。伏仰尊號皇太后陛下，應時納福，與天同享休祥。"內常侍承旨宣答："過新年的福祐，與皇帝同享。"皇帝再拜，來到皇太后御座稍微靠東的地方。內給事倒酒交給內謁者監進上，皇帝跪下進酒完畢，舉過盤來，內謁者監承接，皇帝退下來到褥位，跪下禀奏說："臣某稽首而拜說：新春佳節，不勝歡慶，謹祝太后千萬歲。"再拜，內常侍宣答說："恭敬地飲用皇帝壽酒。"皇帝再拜，拿着盤侍立，教坊樂停止，皇帝接過空酒杯回到幄次。通事舍人引導百官橫行，典儀贊唱再拜、起舞、請安。太尉從西面臺階上來，在簾外道賀，下去，回到位次，都再拜、起舞。侍中承旨說"有制"，都行再拜，宣令說："過新年的吉祥，與大家同享。"都再拜，起舞。閤門使在簾外奏道："宰臣某以下人進獻壽酒。"都再拜。太尉從東面臺階上來，翰林使往御酒杯中倒酒交給太尉，太尉拿着酒杯托盤跪着在簾外進上，內謁者監跪着接過來進上，太尉跪下禀奏說："新春佳節，臣等人不勝歡慶，謹祝太后千萬歲。"下來，回到位次，都行再拜。宣徽使承旨說："舉起大家獻上的壽酒。"都再拜。太尉上來，站在簾外，音樂中止。內謁者監走出垂簾交授空酒杯。太尉走下臺階，橫行排列，都再拜、起舞。宣徽使承旨宣令群臣上殿，再拜，上殿，來到東西廂房就座，酒過三巡，侍中奏說禮儀結束，退下。樞密使以下的官員到長春殿迎接皇帝乘輿，

行，侍中奏禮畢，退。樞密使以下迎乘輿於長春殿，起居稱賀。百官就朝堂易朝服，班天安殿朝賀，帝服衮冕受朝。禮官、通事舍人引中書令、門下侍郎各於案取所奏文，詣褥位，脱劍舄，以次升，分東西立。諸方鎮表、祥瑞案先置門外，左右令史絳衣對舉，給事中押祥瑞、中書侍郎押表案入，分詣東西階下對立。既賀，更服通天冠、絳紗袍，稱觴上壽，止舉四爵。乘輿還内，恭謝太后如常禮。

請安祝賀。百官來到朝廷改換朝服，在天安殿班列朝賀，皇帝身穿衮冕接受朝賀。禮官、通事舍人引導中書令、門下侍郎各自從案上取過所奏的文章，來到褥位，解劍脱鞋，按照次序上來，分東西兩側站立。諸方鎮表、祥瑞案先放置在門外，左右令史身穿絳衣相對舉起，給事中督送祥瑞、中書侍郎督送表案進入，分别來到東西臺階下對立。致賀之後，皇帝又戴上通天冠，穿上絳紗袍，舉杯祝壽，衹限四次舉杯。乘坐輿車回到宫内，按照常禮恭謝太后。

神宗元豐元年，詔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等詳定正殿御殿儀注，敏求遂上《朝會儀》二篇、《令式》四十篇，詔頒行之。其制：

神宗元豐元年，詔令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等詳細議定正殿御殿儀制，敏求於是進上《朝會儀》二篇、《令式》四十篇，詔令頒行。其制如下：

元正、冬至大朝會，有司設御坐大慶殿，東西房于御坐之左右少北，東西閣于殿後，百官、宗室、客使次于朝堂之内外。五輅先陳于庭，兵部設黄麾仗于殿之内外。大樂令展宫架之樂于横街南。鼓吹令分置十二案于宫架外。協律郎二人，一位殿上西階之前楹，一位宫架西北，俱東向。陳輿輦、御馬于龍墀，傘扇于沙墀，貢物于宫架南，冬至不設貢物。餘則列大慶門外。陳布將士于街。左右金吾六軍諸衛勒所部，列黄麾大仗于門及殿庭。百僚、客使等俱入朝。文武常參官朝服，陪位官公服，近仗就陳于閤外。大樂令、樂工、協律郎入就位。中書侍郎以諸方鎮表案，給事中以祥瑞案俟于大慶門外之左右。冬至不設給事中位、祥瑞案。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

元正、冬至大朝會，司吏在大慶殿設置御座，在御座左右稍稍靠北的地方設東西房，在殿後設東西閣，百官、宗室、客使的位次設在朝堂内外。五輅先在庭中陳示，兵部在大殿内外設黄色麾仗。大樂令在横街南面展陳宫架之樂。鼓吹令在宫架外分置十二個几案。協律郎二人，一個在殿上西階的前面楹柱處，一個在宫架的西北，都面向東。在龍墀上陳示輿輦、御馬，在沙墀上陳示傘扇，貢物陳示在宫架南面，冬至不設貢物。其餘則列置在大慶門外。在街中陳列將士。左右金吾六軍諸衛部署部下，在門口和殿庭設列黄色麾仗。百僚、客使等人都入朝。文武常參官身穿朝服，陪位官身穿公服，近仗在閤外陳列。大樂令、樂工、協律郎進入就位。中書侍郎督押諸方鎮表案，給事中督押祥瑞案等候在大慶門外左右。冬至不設給事中位、祥瑞案。諸侍衛官各自服用其器物服飾。

輦出，至西閤降輦，符寶郎奉寶詣閤門奉迎，百官、客使、陪位官俱入就位。侍中版奏中

皇帝坐輦出來，來到西閤下輦，符寶郎奉寶來到閤門奉迎，百官、客使、陪位官都進入就位。侍中奏請中嚴，又奏明外辦。殿

嚴，又奏外辦。殿上鳴鞭，宫縣撞黄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内侍承旨索扇，扇合，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協律郎舉麾奏《乾安樂》，鼓吹振作。帝出自西房，降輿即坐，扇開，殿下鳴鞭。協律郎偃麾樂止，爐烟升。符寶郎奉寶置御坐前，中書侍郎、給事中押表案、祥瑞案入，詣東西階下對立，百官、宗室及遼使班分東西，以次入，《正安樂》作，就位。樂止，押樂官歸本班，起居畢，復案位。三師、親王以下及御史臺、外正任、遼使俱就北向位。典儀贊拜，在位者皆再拜，起居訖，太尉將升，中書令、門下侍郎俱降至兩階下立。凡太尉行，則樂作，至位樂止。太尉詣西階下，解劍脱舄升殿。中書令、門下侍郎各於案取所奏之文詣褥位，解劍脱舄以次升，分東西立以俟。太尉詣御坐前，北向跪奏："文武百寮、太尉具官臣某等言：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冬至易爲"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伏惟皇帝陛下應乾納祐，與天同休。"俯伏，興，降階，佩劍納舄，餘官準此。還位，在位官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再拜。侍中進當御坐前承旨，退臨階，西向，稱制宣答曰："履新之慶，冬至易曰"履長之慶"。與公等同之。"贊者曰"拜"，舞蹈三稱萬歲。横行官分班立。中書令、門下侍郎升詣御坐前，各奏諸方鎮表及祥瑞訖，户部尚書就承制位俯伏跪奏諸州貢物，請付所司。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物如之。司天監奏雲物祥瑞，請付史

上鳴放鞭炮，宫架上撞響黄鐘樂律的鐘，右面五座鐘都發出應和。内侍承旨求扇，扇子合攏，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御輿出來以後，協律郎舉起旗演奏《乾安樂》，鼓吹之樂齊發。皇帝從西房出來，下輿就座，遮扇打開，殿下鳴放鞭炮。協律郎放下旗音樂中止，爐烟升起。符寶郎奉寶放到御座前，中書侍郎、給事中督押表案、祥瑞案進入，來到東西階下相對站立，百官、宗室及遼使在東西側班列，依次進入，奏《正安樂》，就位。音樂中止，押樂官回到本班，請安完畢，回到案位。三師、親王以下及御史臺、外正任、遼使都來到面向北的位次。典儀贊唱致拜，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請安完畢，太尉將要升殿，中書令、門下侍郎都下到兩階下站立。凡是太尉行進，就要奏樂，來到位次以後音樂中止。太尉來到西階下，解劍脱鞋上殿。中書令、門下侍郎各自從案上取過所奏文章來到褥位，解劍脱鞋依次上殿，分東西兩側站立以待。太尉來到御座前，面向北跪奏："文武百官、太尉具官臣某等説：新正啓福，萬象更新。冬至改爲"時序推移，太陽到達南端白天開始變長。"伏仰皇帝陛下應天納祐，與天同享休祥。"俯身伏地，站起來，走下臺階，佩劍穿鞋，其餘諸官仿照此例。回到位次，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起舞，三呼萬歲，再拜。侍中來到御座前承旨，退下臨階，面向西，稱制宣答説："過新年的歡慶，冬至改爲"履長的歡慶"。與大家同享。"贊者説："拜"，起舞三呼萬歲。横行官員分班列隊。中書令、門下侍郎上殿來到御座前，各自奏上諸方鎮表及祥瑞完畢，户部尚書來到承制位俯伏跪奏諸州貢物，請求交與司吏。禮部尚書也仿此奏上諸蕃貢物。司天監奏上雲物祥瑞，請求交與史館，都按照上面的儀式。侍中來到御座前禀奏禮儀結束，在殿上承旨求扇，殿下鳴放鞭炮，宫架上擊響蕤賓樂律的樂鐘，左面五座鐘都發出應和，協律郎舉旗，宫架演奏《乾

館，皆如上儀。侍中進當御坐前奏禮畢，殿上承旨索扇，殿下鳴鞭，宮縣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宮縣奏《乾安樂》，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輿入自東房，扇開，偃麾樂止。侍中奏解嚴，百官退還次。客使、陪位官并退。

安樂》，鼓吹之樂齊發，皇帝下座，從東房乘御輿進入，遮扇打開，放下旗音樂中止。侍中奏稱解除戒嚴，百官退回位次，客使、陪位官都退下。

有司設食案，大樂令設登歌殿上，二舞入，立于架南。預坐當升殿者位御坐之前，文武相向，異位重行，以北爲上，非升殿者位于東西廊下。尚食奉御設壽尊于殿東楹少南，設坫于尊南，加爵一。有司設上下群臣酒尊于殿下東西厢。侍衛官及執事者各立其位，仗衛仍立俟，上壽百官立班如朝賀儀。

司吏設置食案，大樂令在殿上設置登歌，兩列舞隊進入，站在宮架南面。預坐官應當升殿的在御座前設位，文武相對，異位重行，以北爲上，不上殿的在東西廊下列位。尚食奉御在殿東楹柱稍微靠南的地方設置壽尊，在尊南設坫，加上一個爵。司吏在殿下東西厢設置上下群臣的酒尊。侍衛官及執事者各自站在位次上，儀仗仍然站立等候，上壽的百官如同朝賀儀式班立。

侍中版奏中嚴、外辦，聞鳴鞭，索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東房，樂作。帝即坐，扇開，樂止。贊拜畢，光禄卿詣横街南，跪奏："具官臣某言，請允群臣上壽。"興，侍中承旨稱制可，少退。舍人曰"拜"，光禄卿再拜訖，復位。三師以下就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拜舞，三稱萬歲。太尉升殿，詣壽尊所，北向，尚食奉御酌御酒一爵授太尉，搢笏執爵詣前跪進，帝執爵，太尉出笏，俯伏，興，少退，跪奏："文武百寮、太尉具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壽。"俯伏，興，降，復位。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侍中承旨退，西向宣曰："舉公等觴。"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三稱萬歲，北

侍中奏告中嚴、外辦，聽到鞭聲，求扇，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御輿從東房出來，音樂奏響。皇帝就座，合扇打開，音樂中止。贊拜完畢，光禄卿來到横街南面，跪下禀奏："具官臣某説，請求允許群臣上壽。"站起來，侍中承旨説制令應允，稍稍後退。舍人説"拜"，光禄卿再拜完畢，回到原位。三師以下人員就位，贊者説"拜"，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起舞，三呼萬歲。太尉上殿，來到壽尊處，面向北，尚食奉御倒了一杯御酒交給太尉，太尉插笏捧杯來到皇帝面前跪下進獻，皇帝拿起酒杯，太尉拿出笏，俯身伏地，站起來，稍稍後退，跪下禀奏："文武百官、太尉具官臣某等稽首拜言：新春啓福，臣等不勝歡慶，謹祝陛下千萬歲。"俯身伏地，站起來，下去，回到原位。贊者説"拜"，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三呼萬歲。侍中承旨退下，面向西宣令説："舉起大家獻上的壽酒。"贊者説"拜"，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三呼萬歲，面向北，分東西兩列班立。太尉從東階上來侍立，皇

向，班分東西序立。太尉自東階侍立，帝舉第一爵，《和安樂》作，飲畢，樂止。太尉受虛爵復於坫，降階。三師以下再拜、舞蹈，稱萬歲，如上儀。

侍中進奏："侍中具官臣某言，請延公王等升殿。"俯伏，興，降，復位，侍中承旨退，稱有制，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宣曰："延公王等升殿。"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公王等詣東西階，升立於席後。尚食奉御進酒，殿中監省酒以進，帝舉第二爵，登歌作《甘露之曲》。飲訖，殿中監受爵，樂止。群臣升殿，就横行位。舍人曰："各賜酒。"贊者曰"拜"，群官皆再拜，三稱萬歲。舍人曰："就坐。"太官令行酒，群官搢笏受酒，宮縣作《正安之樂》，文舞入，立宮架北。觴行一周。凡行酒訖，并太官令奏巡周，樂止。尚食進食，升階，以次置御坐前。又設群官食，訖，太官令奏食遍。太樂丞引《盛德升聞之舞》入，作三變，止，出。殿中監進第三爵，群官立席後。登歌作《瑞木成文之曲》。飲訖，樂止。殿中丞受虛爵，舍人曰："就坐。"群官皆坐。又行酒、作樂、進食，如上儀。太樂丞引《天下大定之舞》，作三變，止，出。殿中監進第四爵，登歌奏《嘉禾之曲》，如第三爵。太官令行酒又一周，樂止，舍人曰："可起。"百寮皆立席後，侍中進御坐前跪奏禮畢，俯伏，興，與群官俱降階復位，贊者曰"拜"，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起，

帝舉起第一杯，奏《和安樂》，飲酒完畢，音樂中止。太尉接過空酒杯回到坫位，走下臺階。三師以下人員再拜、起舞，呼萬歲，儀式如上。

侍中進奏："侍中具官臣某言，請求延請公王等上殿。"俯身伏地，站起來，下去，回到原位，侍中承旨退下，稱説有制，贊者説"拜"，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宣令説："延請公王等上殿。"贊者説"拜"，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公王等來到東西臺階，上來站到席後。尚食奉御進酒，殿中監檢查過酒獻上，皇帝舉起第二杯，登歌演奏《甘露之曲》。飲畢，殿中監接過酒杯，音樂中止。群臣上殿，來到横行的列位。舍人説："各自賜酒。"贊者説"拜"，群官都再拜，三呼萬歲。舍人説："就座。"太官令行酒，群官插笏接受賜酒，宮架演奏《正安之樂》，文舞進入，站在宮架北面。行酒一圈。每當行酒完畢，都由太官令奏行酒一圈，音樂中止。尚食進獻食品，登上臺階，依次放置到御座前。又爲群官設食，之後，太官令奏已普遍就食。太樂丞引導《盛德升聞之舞》進入，樂舞三變之後，中止，出去。殿中監進獻第三杯酒，群官站在席後。登歌演奏《瑞木成文之曲》。飲酒完畢，音樂中止。殿中丞接過空酒杯，舍人説："就座。"群官都坐下來。又行酒、奏樂、進獻食品，一如上面的儀式。太樂丞引入《天下大定之舞》，樂舞三變之後，停止，出去。殿中監進上第四杯酒，登歌演奏《嘉禾之曲》，如同進第三杯酒一樣。太官令又行酒一遍，音樂中止，舍人説："可以起來了。"百官都站在席後，侍中來到御座前跪奏禮儀結束，俯身伏地，站起來，與群官都走下臺階回到原位，贊者説"拜"，群官都再拜，起舞，三呼萬歲，站起來，班列而立。殿上求扇，雙扇合攏，殿下鳴放鞭炮，太樂令撞響蕤賓樂鐘，左右樂鐘都發出應和。協律郎俯身伏地，舉起

分班立。殿上索扇，扇合，殿下鳴鞭，太樂令撞蕤賓之鐘，左右鐘皆應。協律郎俯伏，舉麾，太樂令令奏《乾安之樂》，鼓吹振作。帝降坐，御輿入自東房，扇開，樂止。侍中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百寮再拜，相次退。

旗，太樂令命令演奏《乾安之樂》，鼓吹之樂齊鳴。皇帝下座，御輿從東房進入，扇子打開，音樂中止。侍中奏解除戒嚴，司吏承旨放散儀仗。百官再拜，依次退下。

舊制，朝賀、上壽，帝執鎮圭，至是始罷不用。

舊制，朝賀、上壽時，皇帝手拿鎮圭，到這時開始罷止不用。

元祐八年，太常博士陳祥道言："貴人賤馬，古今所同。故覲禮馬在庭，而侯氏升堂致命；聘禮馬在庭，而賓升堂私覿。今元會儀，御馬立於龍墀之上，而特進以下立於庭，是不稱尊賢才、體群臣之意。請改儀注以御馬在庭，於義爲允。"

元祐八年，太常博士陳祥道說："以人爲貴，以馬爲賤，古今相同。所以覲禮馬匹在庭中，而侯氏登堂傳達命令；聘禮馬匹在庭中，而賓登堂私相會見。現在元會儀式，御馬站在龍墀之上，而特進以下人員站在庭中，這不符合尊重賢才、體恤群臣的旨意。請求更改儀制讓御馬站在庭中，於義纔算公允。"

舊制，五月朔受朝，熙寧二年詔罷之。元符元年四月，得傳國受命寶，禮官言："五月朔於故事當大朝會，乞就是日行受寶之禮，依上尊號寶册儀。前一日，帝齋于殿内；翼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群臣上壽稱賀。"其後，徽宗以元日受八寶及定命寶，冬至日受元圭，皆于大慶殿行朝賀禮。

按照舊制，五月初一接受朝賀，熙寧二年詔令罷止。元符元年四月，獲得傳國受命寶，禮官説："五月初一按照舊例應當舉行大朝會，請求在這天舉行受寶典禮，依用上尊號寶册的儀式。前一天，皇帝在殿内實行齋戒；第二天戴通天冠，穿絳紗袍，御臨大慶殿。下座接受寶物，群臣上壽祝賀。"後來，徽宗在元日接受八寶及定命寶，冬至日接受元圭，都在大慶殿舉行朝賀禮。

《新儀》成，改《元豐儀》太尉爲上公，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太樂令爲大晟府，《盛德升聞》爲《天下化成之舞》，《天下大定》爲《四夷來王之舞》及增刑部尚書奏"天下斷絶，請付史館"，餘并如舊儀。凡遇國恤則廢，若無事不視朝，則下敕云"不御殿"，群臣進表稱賀于閤門。

《新儀》完成，將《元豐儀》中太尉改爲上公，侍中改爲左輔，中書令改爲右弼，太樂令改爲大晟府，《盛德升聞》改爲《天下化成之舞》，《天下大定》改爲《四夷來王之舞》及增加刑部尚書所奏"天下斷絶，請付史館"，其餘都與舊制相同。凡是遇有帝后之喪就廢禮不用，如果無事不到朝廷，就下達敕令"不御殿"，群臣在閤門上表祝賀。

紹興十二年十月，臣僚言："竊以元正一歲之首，冬至一陽之復，聖人重之，制爲朝賀之禮焉。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也。漢高祖以五年即位，而七年受朝于長樂宫；我太祖皇

紹興十二年十月，臣僚進言："臣私下認爲正月初一是一年的起始，冬至是一陽的復來，聖人重視，制定這二日的朝賀禮儀。自古以來，没有改變。漢高祖在五年即位，七年在長樂宫接受朝賀；我朝太祖皇帝在建隆元年即位，在崇元殿

帝以建隆元年即位，受朝于崇元殿。主上臨御十有六年，正、至朝賀，初未嘗講。艱難之際宜不遑暇。茲者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亶惟其時。欲望自今元正、冬至舉行朝賀之禮，以明天子之尊，庶幾舊典不至廢墜。"禮部太常寺考定朝會之禮，依國故事，設黄麾、大仗、車輅、法物、樂舞等，百寮服朝服，再拜上壽，宣王公升殿，間飲三周。詔："自來年舉行。"十一月，權禮部侍郎王賞等言："朝會之制，正旦、冬至及大慶受朝受賀，係御大慶殿。其文德、紫宸、垂拱殿禮制各有不同，月朔視朝則御文德殿，謂之前殿正衙，仍設黄麾半仗；紫宸、垂拱皆係側殿，不設儀仗。元正在近，大慶殿之禮事務至多，乞候來年冬至别行取旨。"詔從之。

接受朝賀。主上即位已有十六年，正、至的朝賀，未曾講論。在艱難之際是無暇顧及。而今太母回宮，舉國歡慶，四方致賀，正當其時。希望今後在元正、冬至日舉行朝賀典禮，來明示天子之尊，或許舊典不至於廢棄。"禮部太常寺考定朝會禮儀，依用本朝舊制，設置黄麾、大仗、車輅、法物、樂舞等，百官身穿朝服，再拜上壽，宣令王公上殿，行酒三遍。詔令："自明年起舉行。"十一月，權禮部侍郎王賞等説："朝會制度，正旦、冬至及大慶接受朝賀，皇帝御臨大慶殿。文德、紫宸、垂拱殿禮制各有不同，初一上朝御臨文德殿，叫做前殿正衙，仍然設黄麾半仗；紫宸、垂拱都是側殿，不設儀仗。元正將至，大慶殿的禮儀事務極多，請求等到來年冬至時再加施行。"詔令依從。

明年，閤門言："依汴京故事，遇行大禮，則冬至及次年正旦朝會皆罷。"

第二年，閤門説："依照汴京舊制，遇到舉行大禮，冬至及第二年的正旦朝會就都罷止。"

十四年九月，有司言："明年正旦朝會，請權以文德殿爲大慶殿，合設黄麾大仗五千二十七人，欲權減三分之一；合設八寶於御坐之東西，及登歌、宫架、樂舞、諸州諸蕃貢物。行在致仕官、諸路貢士舉首，并令立班。"詔從之。十五年正旦，御大慶殿受朝，文武百官朝賀如儀。

十四年九月，司吏説："來年的正旦朝會，請求權且用文德殿作爲大慶殿，應當設置的黄麾大仗五千零二十七人，權且減掉三分之一；應該在御座東西兩側設置八寶，以及設置登歌、宫架、樂舞、諸州諸蕃貢物。行在致仕官、諸路貢士舉首，都命令他們班立。"詔令依從。十五年正月初一，皇帝御臨大慶殿接受朝賀，文武百官按照儀制進行朝賀。

常朝儀

常朝之儀。唐以宣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爲便殿，謂之入閤，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又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正衙則日見，群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其後此禮漸廢。後唐明宗始詔群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宋因其制。皇帝日御垂拱殿。文

常朝的儀式。唐朝把宣政作爲前殿，叫做正衙，就是古代的内朝。把紫宸作爲便殿，叫做入閤，就是古代的燕朝。此外又有含元殿，含元殿不到正、至大朝會時皇帝不到。正衙則每天進見，群臣百官都在，叫做常參，後來這種禮節逐漸廢止。後唐明宗開始詔令群臣每五天一次隨從宰相入朝進見，稱爲起居，宋朝因襲此制。皇帝每天御臨垂拱殿。文武百官每天到文德殿正衙入

武官日赴文德殿正衙曰常參，宰相一人押班。其朝朔望亦於此殿。五日起居則於崇德殿或長春殿，中書、門下爲班首。長春即垂拱也。至元豐中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望參官，遂爲定制。

正衙常參。國朝之制：兩省、臺官、文武百官每日赴文德殿立班，宰臣一員押班。常朝官有詔旨免常朝，及勾當更番宿者不赴。遇假并三日以上，即横行參假。宰臣、參知政事及免常朝者悉集。事務急速，赴横行不及者，牒報臺。如遇親王、使相過正衙，則取别旨。群官見、謝、辭者，皆赴正衙。其日，文武班尚書、上將軍以下，并先叙立於殿門之外，東西相向。文班一品、二品不叙立。正衙見、謝、辭官立於大班之南，右巡使立正衙位南，北向。臺官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各就揖，班位再揖。三院不全，即不揖。揖訖，臺官與左巡使先入，各就位。左右巡使立鐘鼓樓下，左巡使奏武班，右巡使奏文班。如只巡使一員，即就入班南立，單奏。如俱闕，即於臺官或員外郎以下差攝。次兩班及右巡使入，次見、謝、辭官入，次兩省官入，兩省官自殿西偏門入，於右勤政門北偏門立，候文武班將至，循午階就位。次文班一品、二品入。次宰臣出東上閤門，就位，通事舍人一員立於閤門外，北向，四色官立其後。舍人通承旨奉敕不坐，四色官應喏急趨至放班位宣敕，在位官皆再拜而退。其應横行者班定，通事舍人揖群官轉班北向，舍人揖再拜復位，如常朝之儀。兩省官幕次舊在中書門外，近制就使權就朝堂門

見叫常參，由一名宰相督押班列。朔望入朝也在此殿。五天一次的請安則在崇德殿或長春殿，中書、門下爲班首。長春就是垂拱。到了元豐年間官制實行時，開始詔令侍從官以上的官員，每天在垂拱殿朝見，叫做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的官員，每五天一次在紫宸殿朝見，叫做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的官員，朔望在紫宸殿朝見，叫做朔參官、望參官，於是成爲定制。

正衙常參。國朝制度：兩省、臺官、文武百官每天到文德殿班立，由一名宰相押班。常朝官如果有詔令免於常朝，及勾當輪流值宿的不赴常朝。遇到休假三天以上時，就横行銷假。宰相、參知政事及免於常朝的人都赴朝。有緊急事務，來不及赴横行的，就用牒文告知臺。如果遇到親王、使相來到正衙，就另行取旨。群官進見、答謝、辭别的，都到正衙。那天，文武官尚書、上將軍以下，都先在殿門外按序班立，東西相對。一品、二品文官不班立。正衙進見、答謝、辭别的官員站在大班南面，右巡使站在正衙位南面，面向北。臺官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各自前來揖拜，班位兩次揖拜。三院不全時，就不揖拜。揖拜完畢，臺官與左巡使先進入，各自就位。左右巡使站在鐘鼓樓下，左巡使奏武班，右巡使奏文班。如果衹有一名巡使，就來到所入班的南面站立，單奏。如果都缺員，就差遣臺官或員外郎以下官員攝任。接着兩班及右巡使進入，接着見、謝、辭官進入，接着兩省官進入，兩省官從殿西偏門進入，在右勤政門北偏門站立，等到文武班將要到來時，沿着午階行進就位。接着一品、二品文班進入。接着宰相從東上閤門走出來，就位，一名通事舍人站在閤門外，面向北，四色官站在他後面。舍人通稟承旨奉敕不坐，四色官應和着快步走到放班位宣敕，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而退。應該參加横行的人班列站定，通事舍人揖拜群官轉班面向北，舍人揖請群官再拜後回到原位，如同常朝的儀式。兩省官幕次舊時在中書門外，近制就使權且到朝堂門南上將軍幕次。凡是見、謝、辭官，新封官職、加恩、出使而來到朝廷的。宰相、親王、使相，等到班列站定，由引贊引導出東上閤門，

南上將軍幕次。凡見、謝、辭官，新受、加恩、出使到闕者。宰臣、親王、使相，俟班定，引贊引出東上閤門，至押班位，西向立定，先赴午階南中書門下正衙位再拜，却還押班位。樞密使、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事、參知政事、宣徽使、宗室節度使以下至刺史將軍，俟班定，四方館吏引出東上閤門，至殿庭，由東黄道赴正衙位，北向，以西爲首，將軍以東爲首。正衙畢，宰臣、樞密出西便門，親王宗室入東上閤門。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觀文殿學士、三司使、翰林資政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知制誥、待制，直學士以上集丞郎幕次，待制集上將軍幕次。俟班定，四方館吏引入殿西便門赴班，於大夫、中丞前出。門下、中書侍郎至正言，四方館吏引先集勤政門北，俟班定，於一品、二品官未就位前先就位，放班訖，由西偏門出。御史大夫至御史，序班如常朝。三師、三公、僕射，東宫三師、三少，班入殿門，朝堂吏引入殿東便門赴班，於兩省、臺官前出。尚書丞郎、左右金吾上將軍至將軍，序班如堂朝。節度使至刺史、軍職四廂都指揮使以上，三司副使、文班京朝官、武官郎將以上，分司官、樞密都承旨、諸使副、醫官帶正員官者，并文東武西相向，重行序立，餘如常朝。其權三司使、開封府，吏部銓，秘書監、修撰、直館閣校理檢討、三司判官、主判官、開封府判官、推官、宫僚、内職、軍校領郡者，内客省使至通事舍人，節度行軍司馬至團練副使，幕職上佐州縣官，諸司勒留官新受者，京朝官改賜章服者，致仕、責授、降授，并謝。行軍副使仍辭。京朝官、貢舉發解畢者亦見。準儀制，知貢舉官合謝辭。近歲皆即時鎖宿，故謝辭皆停。

來到押班位，面向西站定，先到午階南中書門下正衙位再拜，再退回到押班位。樞密使、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事、參知政事、宣徽使、宗室節度使以下至刺史將軍，等到班列站定，由四方館吏引導出東上閤門，來到殿庭，由東黄道赴正衙位，面向北，以西爲首，將軍以東爲首。正衙完畢，宰臣、樞密出西便門，親王宗室入東上閤門。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觀文殿學士、三司使、翰林資政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知制誥、待制，直學士以上官員集結在丞郎幕次，待制集結在上將軍幕次。等到班列站定，四方館吏引導進入殿西便門赴班，在大夫、中丞之前走出。門下、中書侍郎至正言，四方館吏引導先集結在勤政門北，等到班列站定，在一品、二品官未就位以前先就位，放班完畢，由西偏門出去。御史大夫至御史，序班按照常朝儀式進行。三師、三公、僕射，東宫三師、三少，班列進入殿門，朝堂吏引導進入殿東便門赴班，在兩省、臺官之前出來。尚書丞郎、左右金吾上將軍至將軍，序班按照常朝儀式進行。節度使至刺史、軍職四厢都指揮使以上，三司副使、文班京朝官、武官郎將以上的官員，分司官、樞密都承旨、諸使副、醫官帶正員官的，都是文東武西相對，重行排列，其餘如同常朝儀式。權三司使、開封府，吏部銓、秘書監、修撰、直館閣校理檢討、三司判官、主判官、開封府判官、推官、宫僚、内職、軍校領郡人員，内客省使至通事舍人，節度行軍司馬至團練副使，幕職上佐州縣官，諸司勒留官新任職人員，京朝官改賜章服人員，致仕、責授、降授，都要答謝。行軍副使又要辭别。京朝官、貢舉發解完畢的也要進見。依照儀制，知貢舉官應該致謝辭别。近年都要隨即鎖閉，所以致謝辭别都停罷了。

垂拱殿起居，則内侍省都知、押

垂拱殿請安，則由内侍省都知、押班，率領

班，率内供奉官以下并寄班等先起居；次客省、閤門使以下，呈進目者。次三班使臣，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等子弟充供奉官、侍禁、殿直，有旨令内朝起居者。次内殿當直諸班，殿前指揮使、左右班都虞候以下、内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金槍班等。次長入祗候、東西班殿侍，次御前忠佐，次殿前都指揮使率軍校至副指揮使，次駙馬都尉，任刺史以上者綴本班。次諸王府僚，次殿前諸軍使、都頭，次皇親將軍以下至殿直，次行門指揮使率行門起居。以上并内侍贊喝。如傳宣前殿不坐，即宰相、樞密使、文明殿學士、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中書舍人、三司副使、知起居注、皇城内監庫藏朝官、諸司使副、内殿崇班、供奉官、侍禁、殿直、翰林醫官、待詔等同班入；次親王、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率軍校至副都指揮使，次使相，次節度使，次統軍，次兩使留後、觀察使，次團練、防禦使、刺史，次侍衛馬步軍使、都頭，起居畢，見、謝班入。如御崇德殿，即紫宸殿也。即樞密使以下先就班，候升坐，諸司使副以下至殿直，分東西對立，餘皆北面。長春殿皆北面。宰相、參知政事最後入。以上并閤門贊喝。日止再拜，朔望及三日假，樞密使以下皆舞蹈。早朝，則宰相、樞密、宣徽使起居畢，升殿問聖體。宰相奏事，樞密、宣徽使退候。宰相對畢，樞密使復入奏事。次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群臣以次登殿。大兩省以上領務京師有公事，許即時請對。自餘受使出入要切者，欲回奏事，則聽先進取旨。其見、謝、辭官，以次入于庭。凡見者先之，謝次之，辭又次之。出使閑慢或未升朝官，或止拜於門外，自秘書監、上將軍、觀察使、内客省使以上得拜殿門階

内供奉以下官員連同寄班等先行請安；接着客省、閤門使以下，呈進目次的。接着三班使臣，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等子弟充任供奉官、侍禁、殿直，有旨命令内朝請安的。接着内殿當直諸班，殿前指揮使、左右班都虞候以下、内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金槍班等。接着長入祇候、東西班殿侍，然後御前忠佐，然後殿前都指揮使率領軍校至副指揮使，然後駙馬都尉，任刺史以上的官員附在本班。然後諸王府僚，然後殿前諸軍使、都頭，接着皇親將軍以下至殿直，接着行門指揮使率領行門請安。以上都由内侍贊喝。如果傳旨前殿不坐，那麽宰相、樞密使、文明殿學士、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中書舍人、三司副使、知起居注、皇城内監庫藏朝官、諸司使副、内殿崇班、供奉官、侍禁、殿直、翰林醫官、待詔等同班進入，接着親王、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率領軍校至副都指揮使，然後使相，然後節度使，然後統軍，然後兩使留後、觀察使，然後團練、防禦使、刺史，接着侍衛馬步軍使、都頭，請安完畢，見、謝班進入。如果皇帝御臨崇德殿，即紫宸殿。就由樞密使以下官員先入班列，等到皇帝升座後，諸司使副以下至殿直，分東西兩側對立，其餘都面向北。在長春殿都面向北。宰相、參知政事最後進入。以上都由閤門贊喝。每天祇行再拜，朔望及三天的休假，樞密使以下都要起舞。早晨上朝，宰相、樞密、宣徽使請安完畢，升殿問候聖體安康。宰相奏事，樞密、宣徽使退下守候。宰相答對完畢，樞密使又進入奏事。接着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群臣依次登殿。大兩省以上領務京師若有公事，允許立即請對。其餘受命發出傳入切要之事的，想要回奏事由，就聽從先進入領取旨意。那些見、謝、辭官，依次進入朝廷。要進見的人在前，要答謝的人在其次，要辭别的人又在其次。出使清閑而無足輕重或未升爲朝官，就祇在門外揖拜，從秘書監、上將軍、觀察使、内客省使以上官員得以在殿門臺階上揖拜。升殿後祇在御座前揖拜，其餘都在庭中班列。祇有宰相、親王、使相到崇德殿，就由宣徽使傳呼通報，其餘都側身而立，等候通報，再拜起舞；致辭，就不起舞；君臣相見時，將相就上殿向聖體請安。賞賜物品酒食及收下進奉物

上，及升殿止拜御坐前，餘皆庭中班次。惟宰相、親王、使相赴崇德殿，即宣徽使通喚，餘皆側立候通，再拜舞蹈；致辭，即不舞蹈；見，即將相升殿問聖體。其賜分物酒食及收進奉物，皆舞蹈稱謝。凡收進奉物皆入謝。幕職、州縣官謝、辭，即判銓官引對，兼於殿門外宣辭戒勵。凡國有大慶瑞及出師勝捷，樞密使率內職軍校入賀致辭，閤門使宣答；宰相致辭，宣徽使宣答。如賜酒，即預坐官後入，作樂送酒，如曲宴之儀。晚朝則宰相、樞密、翰林學士當直者，洎近侍執事之臣皆赴。

品時，都起舞致謝。凡是收下進奉物品時都進去致謝。幕職、州縣官致謝、辭別時，就由判銓官引入答對，并在殿門外宣令誡勵。凡是遇到國家有大慶祥瑞及出兵取勝時，由樞密使率領內職軍校進殿祝賀致辭，閤門使宣念答文；宰相致辭時，宣徽使宣念答文。如果賜酒，預坐官要在後面進入，作樂送酒，如同曲宴的儀式。晚朝時則應當值任的宰相、樞密、翰林學士，及近侍主事之人都參加。

乾德六年九月，始以旬假日御講武殿，又名崇政。近臣但赴早參。宰相以下靴笏，諸司使以下繫帶。其節假及大祀，并令如式。

乾德六年九月，開始在旬假日御臨講武殿，又叫崇政。近臣衹是早晨參見時到朝。宰相以下穿靴持笏，諸司使以下束帶。遇有節假及大祀，都按照儀式進行。

開寶九年四月，詔旬休日不視事。及太宗即位，復如舊視朝。退進食訖，則易服，御崇政殿。先群臣告謝，次軍頭引見司奏事于殿下，次三班、審官院、流內銓、刑部及諸司引見官吏。如假日起居辭見畢，即移御坐，臨軒視事。既退，復有奏事，或閱器物之式者，謂之後殿再坐。

開寶九年四月，詔令旬休日不上朝。等到太宗即位，又照舊上朝。皇帝退而進食完畢，就換好衣服，御臨崇政殿。先是群臣告謝，接着軍頭在殿下引見司奏事，接着三班、審官院、流內銓、刑部及諸司引見官吏。如果假日請安致辭進見完畢，就移挪御座，皇帝臨軒聽政。退下以後，若再有奏陳，或者是閱核器物樣式的，就叫他到後殿再坐。

淳化三年，令有司申舉十五條：常參文武官或有朝堂行私禮，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談笑喧嘩，入正衙門執笏不端，行立遲緩，至班列行立不正，趨拜失儀，言語微喧，穿班仗，出閤門不即就班，無故離位，廊下食、行坐失儀，入朝及退朝不從正衙門出入，非公事入中書。犯者奪奉一月；有司振舉，拒不伏者，録奏貶降。

淳化三年，命令司吏舉報十五條：常參文武官員在朝堂上行私禮的，跪下揖拜，等待朝拜時行立失序，談笑喧嘩，進入正衙門時拿笏不正，行立遲緩，到班列中行立不正，趨拜時有失禮儀，言談略有喧嘩，穿行班列儀仗，出閤門後不迅速入班列，無故離位，在廊下進食，行坐失儀，入朝和退朝時不從正衙門出入，没有公事進入中書。有觸犯的就減掉一個月的俸禄；司吏舉報，抗拒不服的，奏上貶官。

景德二年，光禄寺丞錢易言："竊睹文德殿常朝班不及三四十人，蓋以凡掌職務止赴五日起居，頗違舊

景德二年，光禄寺丞錢易說："臣私下裏看到文德殿常朝班列不到三四十人，大概是因爲凡是掌領職務的官員衹參加五日一次的請安，這樣

章。望令并赴朝參。"乃詔應三館、秘書閣、尚書省二十四司、諸司寺監朝臣内殿起居外，并赴文德殿常參。其審刑院、大理寺、臺直官、開封府判官推官司録兩縣令、司天監、翰林天文、監倉場庫務等仍免。

大中祥符二年，御史知雜趙湘言："伏見常參官每日趨朝，多不整肅。舊制，并早赴待漏院，候開内門齊入。伏緣每日追辰以朝，以故後時方入。又風雨寒暑，即多稱疾，宜令知班驅使官視其入晚者申奏。疾者，遣醫親視。"

天禧四年十月，中書、門下言："唐朝故事：五日一開延英，隻日視事，雙日不坐。方今中外晏寧，政刑清簡，望準舊事，三日、五日一臨軒聽政，隻日視事，雙日不坐。至於刑章、錢穀事務，遣差臣僚，除急切大事須面對外，餘并令中書、樞密院附奏。"詔禮儀院詳定，雙日前後殿不坐，隻日視事；或於長春殿，或於承明殿，應内殿起居群臣并依常日起居；餘如中書、門下之議。俄又請隻日承明殿常朝，依假日便服視事，不鳴鞭。詔可。

康定初，詔中書、樞密、三司，大節、大忌給假一日，小節、旬休并後殿奏事，前後毋得過五班，餘聽後殿對，御厨給食。假日，崇政殿辰漏，上入内進食，俟再坐復對。

神宗即位，御史中丞王陶以《皇祐編敕》宰臣押班儀制移中書，謂"天子新即位，大臣不應驟廢朝儀"，不報。舊制：祖宗以來，日御垂拱殿，待制、諸司使以上俱赴，而百官班文德殿，曰常朝；五日皆入，曰起居。平時，宰相垂拱殿奏事畢，赴文德殿押班，或日昃未退，則閤門傳宣

很不合舊典。希望命令都參加朝參。"於是詔令所有三館、秘書閣、尚書省二十四司、諸司寺監朝臣除了在内殿請安外，都要參加文德殿常參。審刑院、大理寺、臺直官、開封府判官推官司録兩縣令、司天監、翰林天文、監倉場庫務等仍然免於常參。

大中祥符二年，御史知雜趙湘說："臣看到常參官每天上朝，多不整齊嚴肅。按照舊制，都是提前到待漏院，等内門打開後再一齊進入。因爲每天都是到上朝的時間纔去，所以入見遲到。另外趕上風雨寒暑天氣時，就往往稱病不赴，應該讓知班驅使官檢視晚上朝的人上報。有病的，派遣醫官親自察視。"

天禧四年十月，中書、門下說："唐朝舊制：五天一次打開延英殿，單日視朝，雙日不坐。現今四海安寧，政令清簡，希望依照舊制，三天、五天一次臨軒聽政，單日視朝，雙日不坐。至於刑法、錢糧事務，遣差官吏，除了急事要事必須當面奏對外，其餘都命令中書、樞密院附奏。"詔令禮儀院詳細議定，雙日前後殿不坐，單日視朝；或在長春殿，或在承明殿，應内殿起居群臣都依照常日請安；其餘按照中書、門下所議進行。不久又請求單日承明殿的常朝，依照假日的便服視朝，不鳴放鞭炮，詔令可行。

康定初年，詔令中書、樞密、三司，大節、大忌時放假一天，小節、旬休都在後殿奏事，前後不得超過五班，其餘的聽由其在後殿問對，由御厨提供飯食。假日，在崇政殿辰時，皇帝進入大内進食，等到再坐時再問對。

神宗即位，御史中丞王陶把《皇祐編敕》宰臣押班儀制移交中書，說"天子剛剛繼位，大臣不應該廢壞朝儀。"没有答覆。按照舊制：從先祖開始，皇帝每天御臨垂拱殿，待制、諸司使以上官員都赴朝，而百官在文德殿班列，叫常朝；五天一次的入朝都到，叫起居。平時，宰相在垂拱殿奏事完畢，趕赴文德殿押班，有時天晚了還未退朝，閤門就傳令放班，宰相多不再赴往押

放班，多不復赴。王陶以韓琦、曾公亮違故事不押班爲不恭，劾之。琦、公亮上表待罪，且言："唐及五代《會要》，月九開延英，則餘日宰相當押正衙班。及延英對日，未御内殿前，傳宣放班，則宰相不押正衙班明矣。自祖宗繼日臨朝，宰相奏事。至祥符初，始詔循故事，押文德班。以妨職浸廢，乃至今日。請下太常、禮院詳定。"陶坐絀。司馬光代爲中丞，請令宰相遵國朝舊制押班，不須詳定。尋詔："宰相春分辰初、秋分辰正，垂拱殿未退，聽勿赴文德殿，令御史臺放班。"光又言："垂拱奏事畢，春分以後鮮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鮮有不過辰正，然則自今宰臣常不至文德殿押班。請春分辰正、秋分巳初，奏事未畢，即如今詔，庶幾此禮不至遂廢。"乃詔春秋分率以辰正。

熙寧六年正月，西上閤門副使張誠一言："垂拱殿常朝，先内侍唱内侍都知以下至宿衛行門計一十八班起居，後通事舍人引宰執、樞密使以下大班入，次親王，次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以下，次皇親使相以下十班入，方引見、謝、辭。或遇百官起居日，自行門後，通事舍人引樞密以下，次親王、使相以下至刺史十班入，方奏兩巡使起居。立定，方引兩省官入，次閤門引宰臣以下大班入。起居畢，候百官出絶，兩省班出，次兩巡使出，中書、樞密方奏事，已是日高；况大班本不分别丞郎、給諫、臺省及常參官，今獨使相以下曲爲分别，虚占時刻。請遇垂拱殿百官起居日，將親王以下十班合爲四班，親王爲一班，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爲一班，皇親使相以下至刺史重行異位爲兩班，可減六班。如垂拱殿常朝不係百官起居，或

班。王陶因爲韓琦、曾公亮違背舊制不押班是不恭敬，加以彈劾。韓琦、公亮上表待罪，并且説道："唐及五代《會要》，每月逢九打開延英殿，其餘之日宰相應當押正衙班。等到在延英殿奏對的時日，未御内殿前，傳令放班，那麽宰相不押正衙班很明顯。自從祖宗開始連日臨朝以來，宰相奏事。到了祥符初年，開始詔令依照舊制，宰相督押文德殿班列。因爲妨礙職事而逐漸廢止，以至今日。請求下到太常、禮院詳細議定。"王陶因此而遭貶。司馬光代替他作中丞，請求命令宰相依照國朝舊制押班，不需詳議。不久皇帝下詔："宰相在春分辰初、秋分辰正，垂拱殿未退朝時，聽任其不赴往文德殿，命令御史臺放班。"司馬光又説："垂拱殿奏事完畢，春分以後很少有不超過辰初的，秋分以後很少有不超過辰正的，這樣做那今後宰相就常不能到文德殿押班。請求春分辰正、秋分巳初，如果奏事還未結束，就行用此詔，或許纔不致廢棄此禮。"於是詔令春秋分都用辰正。

熙寧六年正月，西上閤門副使張誠一説："垂拱殿常朝，先由内侍唱喝内侍都知以下至宿衛行門共十八班請安，然後通事舍人引導宰執、樞密使以下大班進入，接着親王，接着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以下，接着皇親使相以下十班進入，這纔引見、致謝、辭别。如果遇到百官請安的日子，那麽在行門之後，通事舍人引導樞密以下官員，接着親王、使相以下至刺史十班進入，纔奏兩巡使請安。站定以後，纔引導兩省官進入，接着閤門引導宰臣以下大班進入。請安完畢，等候百官都出去後，兩省班出去，接着兩巡使出去，中書、樞密這纔開始奏事，已是日高時分；何况大班本來不區分丞郎、給諫、臺省及常參官，現在衹有使相以下官員曲爲區分，白白占用時間。請求遇到垂拱殿百官請安的日子，把親王以下的十班合并爲四班，親王爲一班，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爲一班，皇親使相以下至刺史重行異位爲兩班，可以減掉六班。如果垂拱殿常朝不遇到百官請安，或紫宸殿百官請安，那麽親王、使相以下班列，都依照舊儀制按序進入請安。"依從。九

紫宸殿百官起居，其親王、使相以下班，并依舊儀序入起居。”從之。九月，引進使李端慤言：“近朔望御文德殿視朝，祁寒盛暑數煩清蹕，而紫宸之朝歲中罕御。請朔日御文德，既望坐紫宸，庶幾正衙、内殿朝儀并舉。”從之。

元豐八年二月，詔諸三省、御史臺、寺監長貳、開封府推判官六參，職事官、赤縣丞以上、寄禄升朝官在京厘務者望參，不厘務者朔參。

哲宗元祐四年十月，以户部尚書吕公孺言，詔朔參官兼赴望參，望參官兼赴六參。五年，詔權侍郎并日參。

紹聖四年十月，御史臺言：“外任官到闕朝見訖，并令赴朔、望參。”尋又言：“元豐官制，朝參班序有日參、六參、望參、朔參，已著爲令。元祐中，改朔參兼赴望參，望參兼赴六參，有失先朝分别等差之意。止依元豐儀令。”從之。

政和詳定《五禮新儀》，有《文德殿月朔視朝儀》、《紫宸殿望參儀》、《垂拱殿四參儀》、《紫宸殿日參儀》、《垂拱殿日參儀》、《崇政殿再坐儀》、《崇政殿假日起居儀》，其文不載。中興仍舊制。

乾道二年九月，閤門奏：垂拱殿四參，四參官謂宰執、侍從、武臣正任、文臣卿監員郎監察御史已上。皇帝坐，先讀奏目。知閤以下，次御帶、環衛官以下，次忠佐、殿前都指揮使以下，次殿前司員僚，次皇太子，次行門已上，逐班并常起居。次樞密、學士、待制、樞密都承旨以下，知閤并祗應武功大夫以下，通班常起居。次親王，次馬步軍都指揮使，次使相，次馬步軍員僚已上，逐班并常起居。

月，引進使李端慤説：“近來皇帝朔望御臨文德殿視朝，嚴寒酷暑之時也幾次到達，而紫宸却一年之中很少御臨。請求皇帝在朔日御臨文德，既望坐御紫宸，或許正衙、内殿的朝儀能够同時并舉。”依從。

元豐八年二月，詔令諸三省、御史臺、寺監長貳、開封府推判官六參，職事官、赤縣丞以上官員、寄禄升朝官在京治事的在望日朝參，不治事的在朔日朝參。

哲宗元祐四年十月，因爲户部尚書吕公孺的建議，詔令朔參官兼赴望參，望參官兼赴六參。五年，詔令權侍郎都赴日參。

紹聖四年十月，御史臺説：“外任官到宫中朝見完畢，都令其赴朔、望參。”不久又説：“元豐中官制，朝參班序有日參、六參、望參、朔參，已經定爲令典。元祐年間，改朔參兼赴望參，望參兼赴六參，有失先朝區分等級的原意。應衹依照元豐時的儀制實行。”依從。

政和中詳定《五禮新儀》，有《文德殿月朔視朝儀》、《紫宸殿望參儀》、《垂拱殿四參儀》、《紫宸殿日參儀》、《垂拱殿日參儀》、《崇政殿再坐儀》、《崇政殿假日起居儀》，其文字不再載録。中興時期沿用舊制。

乾道二年九月，閤門禀奏：垂拱殿四參，四參官指宰執、侍從、武臣正任、文臣卿監員郎監察御史以上官員。皇帝坐下來，先讀奏目。知閤以下，接着御帶、環衛官以下，接着忠佐、殿前都指揮使以下官員，接着殿前司官員，接着皇太子，接着行門以上官員，逐班進行日常請安。接着樞密、學士、待制、樞密都承旨以下官員，知閤連同祗應武功大夫以下官員，通班進行日常請安。接着親王，接着馬步軍都指揮使，接着使相，接着馬步軍官員以上官吏，逐班進行日常請安。接着殿中侍御史進入旁側宣令大請安完畢，回到侍

次殿中侍御史入側宣大起居訖，歸侍立位。次宰執以下，并兩省官、文武百官入，相向立定，通班面北立，大起居訖，凡常起居兩拜，大起居七拜。三省升殿侍立。次兩省官出，次殿中侍御史對揖出，三省、樞密院奏事，次引見、謝、辭，次引臣僚奏事訖，皇帝起。詔："今後遇四參日，分起居班次，可移殿中侍御史及宰執以下百官班，令次樞密以下班起居。却令親王并殿前都指揮使以下殿前司員僚，逐班於宰執以下班後起居，餘并從之。"

淳熙七年九月，詔："自今垂拱殿日參，宰臣特免宣名。"

嘉定十二年正月，臣僚奏："竊見皇帝御正殿，或御後殿，固可間舉，四參官亦有定日。近者每日改常朝爲後殿，四參之禮亦多不講，正殿、後殿、四參間免。陛下臨朝之日固未嘗輟，而外廷不知聖意，或謂姑從簡便，非所以肅百執事也。常朝之禮止於從臣，後殿之儀從臣不與，四參止及卿郎，而乃累月僅或一舉。咫尺天威，疏簡至此，非所以尊君上而勵百辟也。伏願陛下嚴常朝、後殿、四參之禮，起群下肅謹之心，彰明時厲精之治，豈不偉哉。"從之。

初，群臣見、辭、謝，皆赴正衙。淳化二年知雜御史張郁言："正衙之設謂之外朝，凡群臣辭、見及謝，先詣正衙，見訖，御史臺具官位姓名以報，閤門方許入對，此國家舊制也。自乾德後，始詔先赴中謝，後詣正衙。而文武官中謝後，次日并赴正衙，内諸司遥領刺史、閤門通事舍人以上新授者亦赴正衙辭謝，出使急速免衙辭者亦具狀報臺，違者罰奉一月。其内諸司職官并將校至刺史以上

立位。接着宰執以下官員，連同兩省官、文武百官進入，相對着站定，通班面向北站立，大請安完畢，日常請安兩拜，大請安七拜。三省升殿侍立。接着兩省官出來，接着殿中侍御史對揖而出，三省、樞密院奏事，接着引見、致謝、辭別，接着引導臣僚奏事完畢，皇帝起身。詔令："今後遇到四參日，區分請安班次，可以移動殿中侍御史及宰執以下百官的班列，令其在樞密以下的班列之後請安。命令親王和殿前都指揮使以下殿前司官員，逐班在宰執以下班列後面請安，其餘都相依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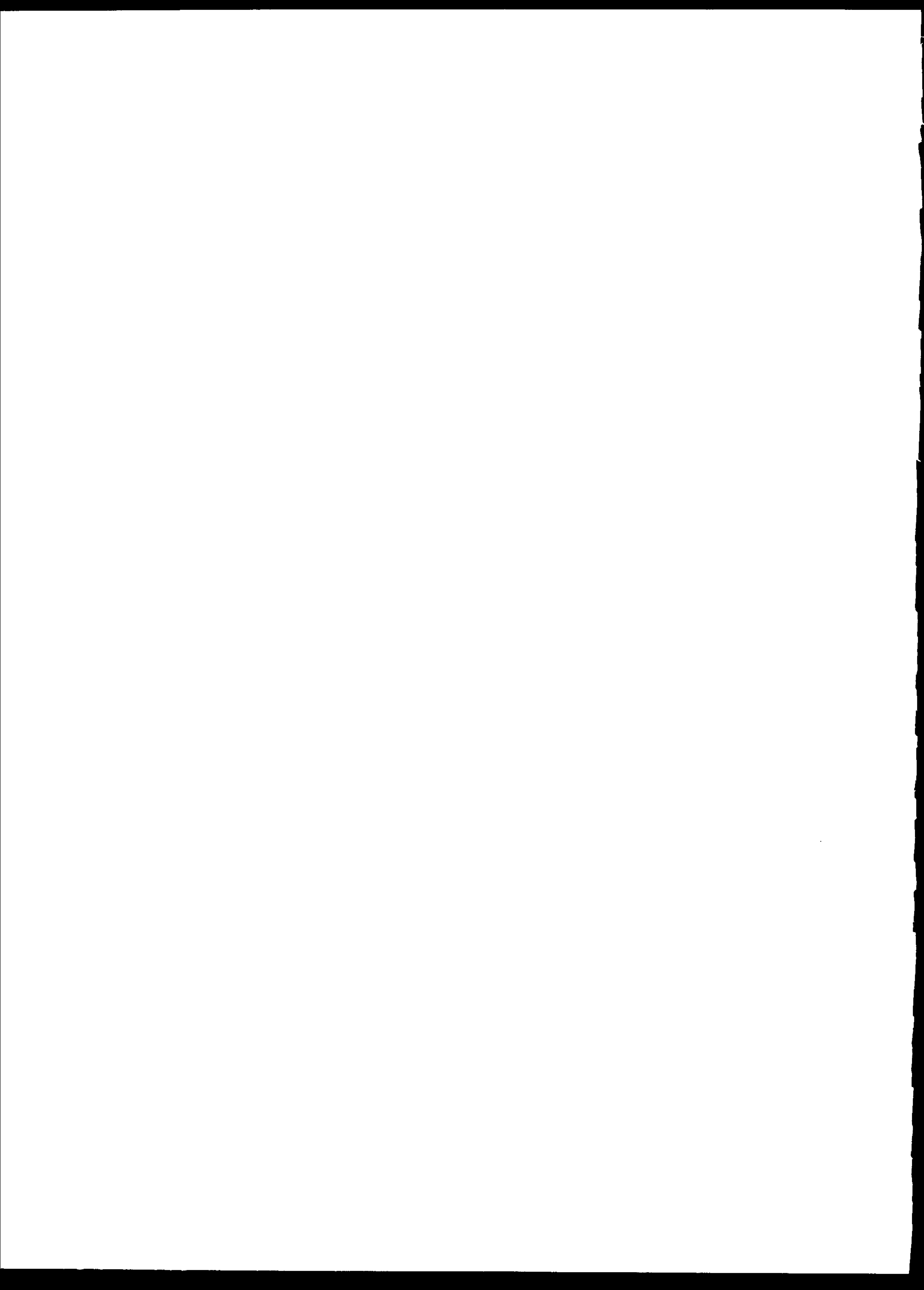
淳熙七年九月，詔令："今後垂拱殿的日參，宰臣特免宣唱姓名。"

嘉定十二年正月，臣僚上奏："臣私下裏見到皇帝御臨正殿，或御臨後殿，固然可以輪流進行，四參官也有定日朝參。可近來改每天的常朝在後殿進行，四參禮也多有未講，正殿、後殿、四參間或免行。陛下臨朝本來每天不斷，然而外廷不知聖意，或許認爲是姑且從簡，這不是用以整肅百官的做法。常朝的禮儀衹限於從臣，後殿的禮儀從臣不參加，四參衹限於卿郎，有時竟致幾個月僅行一次。咫尺天威，如此疏簡，不能用來尊視君上而勉勵百官。敬望陛下嚴明常朝、後殿、四參的禮儀，整飭百官謹肅之心，彰明盛世勵精圖治的政業，這難道不是偉大之舉嗎?"依從。

當初，群臣進見、辭別、致謝，都要到正衙去。淳化二年知雜御史張郁說："正衙的設置叫做外朝，凡是群臣辭別、進見及致謝，都先到正衙，進見完畢，御史臺寫好官位姓名呈上，閤門纔允許進入問對，這是國家的舊例。自從乾德以後，開始詔令先赴宫中致謝，再到正衙。而文武官員宫中致謝後，第二天都到正衙去，内諸司遥領刺史、閤門通事舍人以上新授官員也趕到正衙辭謝，出使急速免於衙辭的也都草具情狀呈報給御史臺，有違反的罰減一個月的俸禄。那些内諸司職官連同將校至刺史以上的新授官，希望令其

新授者，欲望同百官例，赴正衙謝。”從之。元豐既定朝參之制，侍御史知雜事滿中行上言：“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虛名，襲橫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厘正。兩省、臺官、文武百官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并三日以上，應内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厘務之官例以别敕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衙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階官而已。今垂拱内殿宰臣以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舛謬倒置，莫此爲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詔下詳定官制所。言：“今天子日聽政於垂拱，以接執政官及内朝之臣，而更於别殿宣敕不坐，實爲因習之誤。兼有執事升朝官五日一赴起居，而未有執事者反謂之參，疏數之節尤爲未當。又辭、見、謝，自已入見天子，則前殿正衙對拜爲虛文。其連遇朝假，則百官司赴大起居，不當復有橫行參假。宜如中行言。”於是常朝、正衙、橫行之儀俱罷。

與百官同例，到正衙致謝。”依從。元豐中已經確定朝參儀制，侍御史知雜事滿中行上奏：“文德正衙制度，還存有常朝的虛名，沿用橫行的誤例，司吏失於申明陳請，未能訂正。兩省、臺官、文武百官前往文德殿，東西相對站立，一名宰相押班，聞聽傳令不坐，就再拜而退，叫做常朝。遇到三天以上的休假，應内殿起居官都會集到一起，叫做橫行。從宰相、親王以下應該見、謝、辭的官員，都先到文德殿去，叫過正衙。然而在京治事的官員照例因爲别敕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經罷止，而武班諸衙本朝又不常設置。所以現在參加常朝的，衹剩下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階官而已。現在垂拱内殿宰臣以下官員既已進行日參，而文德常朝仍然不廢止，舛謬倒置，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至於橫行參假，與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然是沿用唐朝舊制，然而一定要等到天子御殿的日子纔可施行。”詔令下到詳定官制所。説道：“現在天子每天在垂拱聽政，以接見執政官及内朝臣吏，可是又在别的殿宣敕不坐，這實在是因襲之誤。兼有執事升朝官五日一次進宫請安，而沒有執事的反而叫做參，禮節的疏密尤其不當。又辭别、進見、致謝，自然已經入見天子了，那麼前殿正衙的對拜就是虛有其表。連遇朝假，則百官前去大請安，不應當再有橫行參假。應該如同中行所言行事。”於是常朝、正衙、橫行的儀式都罷止了。



宋史卷一百十七

志第七十

禮(二十)

賓禮(二)

入閤儀　明堂聽政儀　肆赦儀(附)　皇太后垂簾儀
皇太子正至受賀儀　皇太子與百官師保相見儀

入閤儀

入閤儀。唐制：天子日御正衙以見群臣，必立仗。朔望薦食陵寢，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乃自正衙喚仗由宣政兩門而入，是謂東、西上閤門，群臣俟於正衙者因隨以入，故謂之入閤。五代以來，正衙既廢，而入閤亦希闊不講，宋復行之。

建隆元年八月朔，太祖常服御崇元殿，設仗衛，文武百官入閤，始置待制、候對官，乃以工部尚書竇儀待制，太常卿邊光範候對。仗退，賜食廊下。

乾德四年四月朔，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崇元殿視朝，設金吾仗衛，群臣入閤。

太宗淳化二年十一月，詔以十二月朔御文德殿入閤，令史館修撰楊徽之、張洎定爲新儀。前一日有司供帳於文德殿。宋初曰文明。是日既明，先列文武官于殿庭之東西，百官、軍校、行軍副使等序班於正衙門外屏南階下；次御史中丞、三院御史序立，

入閤儀式。唐朝制度：天子每天御臨正衙接見群臣，一定要立儀仗。朔望奉祀陵寢，不能御臨前殿，就御臨便殿，於是傳喚正衙的儀仗從宣政兩門進入，這叫做東、西上閤門，等在正殿的群臣於是跟隨進入，所以叫做入閤。五代以來，正衙之禮既已廢棄，入閤便也疏略不講，宋代又重新施行。

建隆元年八月朔日，太祖身穿常服御臨崇元殿，設置儀仗，文武百官入閤，開始設置待制、候對官，於是任命工部尚書竇儀爲待制，太常卿邊光範爲候對。儀仗退下後，在廊下賜食。

乾德四年四月朔日，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御臨崇元殿視朝，設置金吾仗衛，群臣入閤。

太宗淳化二年十一月，詔令在十二月朔御臨文德殿入閤，命令史館修撰楊徽之、張洎定立新儀制。前一天，司吏在文德殿設帳。宋初叫文明。這天黎明，先在殿庭東西排列文武官員，百官、軍校、行軍副使等在正衙門外屏南階下序班；接着御史中丞、三院御史序立，中丞獨自穿過金吾班列揖拜兩班，一揖之後回到本位，接着

中丞獨穿金吾班過揖兩班，一揖歸本位；次監察御史兩員監閤，於正衙門外屏北階上北面立；次中書、門下、文明翰林樞密直學士、兩省官分班立；次司天奏辰刻；次閤門版奏班齊。皇帝服靴袍乘輦，至長春殿駐輦，樞密使以下奏謁，前導至文德殿。殿上承旨索扇，捲簾。皇帝升位，扇却，儀鸞使焚香；次文武官等拜；次司天鷄唱；次閤門勘契；次閤門使承旨呼四色官喚仗，南班有辭謝者再拜先退，中書、門下班對揖，序立正衙門外屏北階上；次翰林學士、兩省官、中丞、侍御史序立；次金吾將軍押細仗入正衙門後，横行拜訖，分行上黄道，仗隨入，金吾將軍至龍墀分班揖訖，序立；次吏部、兵部侍郎執文武班簿入，對揖立；次中書、門下、學士、兩省、御史臺官入，北面拜訖，上黄道，將至午階，斂靴急趨赴丹墀，彈奏御史至吏部侍郎南便落黄道，急趨就位；起居郎、舍人至兵部、吏部侍郎後，急趨而進，飛至香案前，皆揖訖序立；次金吾大將軍先對揖并鞠躬，斂靴行至折方石位又對揖，北行至奏事石位鞠躬，一員奏軍國内外平安，倒行就位；次引文武班就位，揖訖，鞠躬，斂靴急趨入沙墀；次引侍從班横行，宰相祝月起居畢，分班序立；文武兩班出，序立於衙門外。刑法、待制官赴監奏位，中書、門下夾香案侍立，兩省御史臺官、學士、兵部吏部侍郎、金吾將軍、監閤御史并相次出，就衙門外立。惟學士立門側北候宰相。中書、門下詣香案前奏曰："中書公事，臣等已具奏聞。"訖，乃退，揖殿出。次刑法官、待制官各奏事，并宣徽使答訖，乃出就班。次彈奏官、左右史

兩名監察御史監閤，在正衙門外屏北階上面向北站立；接着中書、門下、文明翰林樞密直學士、兩省官分班而立；接着司天稟奏時刻；接着閤門版奏班齊。皇帝穿着靴袍乘坐輦，來到長春殿停下，樞密使以下官員奏謁，在前面引導到文德殿。殿上承旨索扇，捲起垂簾。皇帝登位，遮扇退下，儀鸞使焚香；接着文武官等揖拜；接着司天鷄唱喝；接着閤門勘契；接着閤門使承旨呼喚四色官傳喚儀仗，南班有辭謝的再拜之後先行退下，中書、門下班相對揖拜，在正衙門外屏北階上序立；接着翰林學士、兩省官、中丞、侍御史序立；接着金吾將軍督押細仗進入正衙門後，横行拜完，分行進入黄道，儀仗隨之進入，金吾將軍來到龍墀分班揖拜完畢，班立；接着吏部、兵部侍郎手執文武班名簿進入，相對揖拜而立；接着中書、門下、學士、兩省、御史臺官進入，面向北拜畢，進入黄道，將要到達午階時，拂拭靴子急忙快步趕往丹墀，彈奏御史來到吏部侍郎南面便落入黄道，急忙趨步就位；起居郎、舍人來到兵部、吏部侍郎後，急忙趨步前行，飛跑來到香案前，都在揖拜完畢後序立；接着金吾大將軍先對拜鞠躬，拂拭靴子走到折方石位又對拜，向北走到奏事石位鞠躬，一名官員奏軍國内外平安，倒行就位；接着引導文武班就位，揖拜完畢，鞠躬，拂拭靴子急忙快步進入沙墀；接着引導侍從班横行排列，宰臣祝月請安完畢，分班序立；文武兩班出來，在衙門外序立。刑法、待制官赴往監奏位，中書、門下夾持香案侍立，兩省御史臺官、學士、兵部吏部侍郎、金吾將軍、監閤御史都依次出來，在衙門外序立。祇有學士站在門側北面迎候宰相。中書、門下來到香案前奏道："中書公事，臣等已全部奏聞。"之後，便退下，揖拜殿庭出去。接着刑法官、待制官各自奏事，連同宣徽使答對完畢，纔出去入班。接着彈奏官、左右史出來。在閤内有失禮的，按照例式彈劾糾正。彈奏官失禮，由起居郎糾正；起居郎失禮，由閤門使糾正；閤門使失禮，由宣徽使糾正。凡是出去的都拂拭靴子急忙快步向殿庭揖拜。接着中書、門下、學士就位，閤門使宣令放

出。閤内失儀者，彈糾如式。彈奏官失儀，起居郎糾之；起居郎失儀，閤門使糾之；閤門使失儀，宣徽使糾之。凡出者皆歛靴急趨揖殿。次中書、門下、學士就位，閤門使宣放仗，再拜，賜廊下食，又再拜。次閤門使奏閤内無事，文武官出，殿上索扇，垂簾，輦還宫。其賜廊下食，自左右勤政門北東西兩廊，文東武西，以北爲上立定；中丞至本位，面南一揖，乃就坐食；至臺吏，贊乃搢笏食，食訖復贊，食畢而罷。五月朔，命有司增黄麾仗二百五十人，令文武官隨中書、門下横行起居，徙翰林學士位于參知政事後，與節度使分東西揖殿出。真宗凡三行之，景德以後其禮不行。仁宗從知制誥李淑議，仍讀時令，詔禮官詳定儀注，以言者謂未合典禮而罷。

熙寧三年，知制誥宋敏求等言："奉詔重修定閤門儀制内文德殿入閤儀，按今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然祖宗視朝，皆嘗御文德殿入閤。唐制，常設仗衛于宣政殿，或遇上坐紫宸，即唤仗入閤。如此，則當御紫宸殿入閤，方合舊典。"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按入閤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紫宸與今同，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于正衙。若止御紫宸即唤正衙仗自宣政殿東西閤門入，故爲入閤。五代以來遂廢正衙立仗之制。今閤門所載入閤儀者，止是唐常朝之儀，非盛禮也。"自是入閤之禮遂罷。

敏求又言："本朝惟入閤乃御文德殿視朝，今既不用入閤儀，即文德遂闕視朝之禮。請下兩制及太常禮院，約唐制御宣政殿，裁定朔望御文

仗，再拜，在廊下賜食，又再拜。接着閤門使奏閤内無事，文武官員出去，殿上索扇，垂下遮簾，皇帝坐輦回宫。廊下賜食，在左右勤政門北面東西兩廊，文官在東面，武官在西面，以北爲上站定，中丞來到本位，面向南行一次揖拜，於是就座進食；到了臺吏，贊唱之後纔插笏進食，進食之後又行贊唱，吃完飯後纔停止。五月朔日，命令司吏增加黄色麾仗二百五十人，命令文武官員隨從中書、門下横行請安，將翰林學士位遷到參知政事後，與節度使分爲東西兩側揖殿而出。真宗時共施行三次，景德以後這種禮儀便不再施行。仁宗聽從知制誥李淑的建議，繼續宣明時令，詔令禮官詳定儀制，因爲有人説不符合禮典而作罷。

熙寧三年，知制誥宋敏求等説："奉詔重修閤門儀制内文德殿入閤儀制，考察現在的文德殿，即是唐代的宣政殿；紫宸殿，就是唐代的紫宸殿。然而祖宗視朝時，都曾御臨文德殿入閤。唐制，常常在宣政殿設置仗衛，如果遇到皇帝坐臨紫宸，就傳唤仗衛入閤。這樣，就應當御臨紫宸殿入閤，纔符合舊典。"翰林學士王珪等議論："考察入閤，是唐朝單日在紫宸殿接受常朝的儀制。唐代紫宸與現在的相同，宣政殿就是現在的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一定要在正衙立仗。如果祇御臨紫宸殿就傳唤正衙仗衛從宣政殿東西閤門進入，所以叫入閤。五代以來便廢除了正衙立仗的制度。現在閤門所載入閤儀的，祇是唐代常朝的儀制，不是盛大禮儀。"從此入閤的禮儀便罷止了。

敏求又説道："本朝祇是在入閤時皇帝纔御臨文德殿視朝，現在既已不用入閤儀制，那麽文德殿便缺廢了視朝的禮儀。請求下到兩制及太常禮院，約略依照唐代御臨宣政殿的制度，裁定朔

德殿儀，以備正衙視朝之制。”學士韓維等以《入閤圖》增損裁定上儀曰：

朔日不值假，前五日閤門移諸司排辦，前一日，有司供帳文德殿。其日，金吾將軍常服押本衛仗，判殿中省官押細仗，先入殿庭，東西對列；文武官東西序立；諸軍將校分入，北向立；朝堂引贊官引彈奏御史二員入殿門踏道，當下殿北向立；次催文武班分入，并東西相向立；諸軍將校即於殿庭北向立班。皇帝服靴袍御垂拱殿，鳴鞭，内侍、閤門、管軍依朔望常例起居；次引樞密、宣徽、三司使副、樞密直學士、内客省使以下至醫官、待詔及修起居注官二員并大起居。諸司使以下，退排立。帝輦至文德殿後，閤門奏班齊，帝出，殿上索扇，升榻，鳴鞭；扇開，捲簾，儀鸞使焚香，喝文武官就位，四拜起居；鷄人唱時；舍人於彈奏御史班前西向喝大起居。御史由文武班後至對立位，次引左右金吾將軍合班於宣制石南大起居，班首出班躬奏軍國内外平安，歸位再拜，各歸東西押仗位。通喝舍人於宣制石南北向對立。舍人退於西階，次揖宰臣、親王以下，躬奏文武百僚、宰臣某姓名以下起居，分引宰臣以下橫行，諸軍將校仍舊立。閤門使喝大起居，舍人引宰臣至儀石北，俯伏跪致詞祝月訖，其詞云：“文武百僚、宰臣全銜臣某姓名等言：孟春之吉，伏惟皇帝陛下膺受時祉，與天無窮，臣等無任歡呼抃蹈之至。”歸位五拜。

望御臨文德殿儀制，以備足正衙視朝的制度。”學士韓維等將《入閤圖》增損裁定後進上儀制道：

朔日不遇到假期，前五天閤門移交諸司辦理，前一天，司吏在文德殿設帳。那天，金吾將軍身穿常服督押本衛仗，判殿中省官督押細仗，先進入殿庭，東西相對列仗；文武官在東西兩側序立；諸軍將校分別進入，面向北站立；朝堂引贊官引導兩名彈奏御史進入殿庭踏道，在下殿面向北站立；接着催督文武班分別進入，都東西相對站立；諸軍將校就在殿庭面向北班立。皇帝身穿靴袍御臨垂拱殿，鳴放鞭炮，内侍、閤門、管軍依照朔望常例請安；接着引導樞密、宣徽、三司使副、樞密直學士、内客省使以下至醫官、待詔及兩名修起居注官員一同進行大請安。諸司使以下官員，退而序立。皇帝乘輦來到文德殿後，閤門奏班齊，皇帝出輦，殿上索扇，皇帝升榻，鳴放鞭炮；遮扇打開，捲起遮簾，儀鸞使焚香，贊喝文武官員就位，四拜請安；鷄人唱喝時辰；舍人在彈奏御史班前面向西贊喝大請安。御史由文武班後來到對立位，接着引導左右金吾將軍合班在宣制石南進行大請安，班首走出班列躬身稟奏軍國内外平安，歸位再拜，各自回到東西押仗位。通喝舍人在宣制石南面向北對立。舍人退到西階，接着揖拜宰臣、親王以下官員，躬奏文武百官，宰臣某某以下官員請安，分別引導宰臣以下官員橫行排列，諸軍將校依照舊規站立。閤門使贊喝進行大請安，舍人引導宰臣來到儀石北，俯伏跪地致詞祝月完畢，其祝詞是：“文武百官、宰臣全銜臣某姓名等說：孟春吉令，恭仰皇帝陛下承受四時幸福，得天佑助無窮無盡，臣等不勝歡欣鼓舞。”歸位五次揖拜。閤門使揖請中書由東階上殿，樞密使帶平章事以上官員由西階上殿侍立；一名給事中回到左省位站立；轉對官站在給事中的南面，如果取消轉對官，常常遇到御史臺在期前牒請；兩名文官都

閤門使揖中書由東階升殿，樞密使帶平章事以上由西階升殿侍立；給事中一員歸左省位立；轉對官立於給事中之南；如罷轉對官，每遇御史臺前期牒請；文官二員并依轉對官例，先於閤門投進奏狀。吏部侍郎及刑法官立於轉對官南；兵部侍郎於右省班南，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立，搢笏，各出班籍置笏上；吏部、兵部侍郎以知審官東、西院官充，刑法官以知審刑、大理寺官充。親王、使相以下分班出；引轉對官於宣制石南，宣徽使殿上承旨宣答如儀；次吏部、兵部侍郎及刑法官對揖出；次彈奏御史無彈奏對揖出；如有彈奏，并如儀。引給事中至宣制石南揖，躬奏殿中無事；喝祗候，揖，西出；次引修起居注官，次引排立供奉官以下各合班於宣制石南躬；喝祗候，揖，分班出；喝天武官等門外祗候，出。索扇，垂簾，皇帝降坐，鳴鞭；舍人當殿承旨放仗，四色官歛靴急趨至宣制石南，稱奉敕放仗。金吾將軍并判殿中省官對拜訖，隨仗出；親王、使相、節度使至刺史、學士、臺省官、諸軍將校等并序班朝堂，謝賜茶酒。帝復御垂拱殿，中書、樞密及請對官奏事；不引見、謝、辭班。後殿坐，臨時取旨。其日遇有德音、制書、御札，仍候退御垂拱殿坐，制箱出外。應正衙見、謝、辭文武臣僚，并依御史臺儀制喚班，依序分入於文武班後，以北爲首，分東西相向，重行異位，依見、辭、謝班序位。餘押班臣僚於班稍前押班，候刑法官對揖出，分引近前揖躬。舍人當

依照轉對官之例，先在閤門投進奏狀。吏部侍郎及刑法官站在轉對官南面；兵部侍郎站在右省班南面，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對站立，插笏，各自拿出班籍放在笏上；吏部、兵部侍郎用知審官東、西院官充任，刑法官用知審刑、大理寺官充任。親王、使相以下官員分班而出；引導轉對官到宣制石南，宣徽使按照儀制在殿上承旨宣答；接着吏部、兵部侍郎及刑法官對揖而出；接着彈奏御史没有彈奏對揖而出；如果有彈奏，都依照儀制進行。引導給事中來到宣制石南面揖拜，躬奏殿中無事；喝令祗候，揖拜，從西面出來；接着引導修起居注官員，接着引導排立供奉官以下官員各自合班在宣制石南面躬拜；喝令祗候，揖拜，分班而出；喝令天武官等在門外祗候，出來。索扇，垂下遮簾，皇帝下座，鳴放鞭炮；舍人在殿上承旨放仗，四色官拂拭靴子快步走到宣制石南面，稱説奉敕放仗。金吾將軍和判殿中省官對拜完畢，隨仗出去；親王、使相、節度使至刺史、學士、臺省官、諸軍將校等都在朝堂序班，謝賜茶酒。皇帝再次御臨垂拱殿，中書、樞密及請對官奏事；不引入見、謝、辭班。在後殿賜坐，到時取旨。那天若遇到德音、制書、御札，仍然等候退離御臨垂拱殿坐後，制箱拿到外面來。應正衙見、謝、辭文武官員，都依照御史臺儀制傳喚入班，依次分别進入到文武班後，以北爲上，東西相對，重行異位，依照見、辭、謝班序位。其餘押班臣僚在班列的稍微靠前處押班，等候刑法官對揖而出，分别引到近前揖躬。舍人對着大殿宣班，引導轉對班進見、致謝、辭别，都如同紫宸的儀制。樞密使不帶平章事、參知政事至同簽書樞密院事、宣徽使都站在宣制石稍稍靠北的地方，宰臣、親王、樞密使帶平章事、使相來押班的，站在儀石南面，其餘官員都站在宣制石南面，如果應當通唤，閤門使都按照儀制加以引導。贊喝完畢，係中書、樞密都揖拜登殿辭謝，揖拜，從西面出去，應問候聖體安康的，都按照儀制進行；其餘官員分

殿宣班，引轉對班見、謝、辭，并如紫宸儀。樞密使不帶平章事、參知政事至同簽書樞密院事、宣徽使并立於宣制石稍北，宰臣、親王、樞密使帶平章事、使相係押班者，立於儀石南，餘官并立於宣制石南，如合通喚，閤門使引并如儀。贊喝訖，係中書、樞密并揖升殿辭謝，揖，西出，其合問聖體者，并如儀；餘官分班出。彈奏御史候見、謝、辭班絶，對揖出。其朝見，如謝都城門外御筵，及召赴闕謝茶藥撫問之類，不可合班者，各依別班中謝對。賜酒食等并門賜。其係正衙見門謝辭，亦門外唱放。

應正衙見、謝、辭臣僚，前一日於閤門投詣正衙榜子，閤門上奏目；又投正衙狀於御史臺、四方館。應朔日或得旨罷文德殿視朝，止御紫宸殿起居，其已上奏目，正衙見、謝、辭班并放免，依官品隨赴紫宸殿引，或值改，依常朝文德殿，自有百官班日，并如舊儀。

應外國蕃客見、辭，候喚班先引赴殿庭東，依本國職次重行異位立，候見、辭、謝班絶，西向躬。舍人當殿通班轉於宣制石南，北向立，贊喝如儀，西出。其酒食分物并門賜，如有進奉，候彈奏御史出，進奉入。唯御馬及擔床自殿西偏門入，東偏門出。其進奉出入，天武官起居，舍人通某國進奉，宣徽使喝進奉出，節次如紫宸儀。候進奉出，給事中奏殿中無事，出。其後殿再坐，合引出者，從別儀。

其日，賜茶酒，宰臣、樞密於閤子，親王於本廳，使相、宣

班出去。彈奏御史等到見、謝、辭班走完後，對揖而出。朝見時，如謝都城門外御筵，及召赴闕謝茶藥撫問之類，不能合入班列的，都依附在別班中致謝答對。賜酒食等都在門口賞賜。係正衙見門致謝辭別，也在門外唱行。

應正衙見、謝、辭臣僚，前一天在閤門投進詣正衙榜子，閤門上進奏目；又向御史臺、四方館投進正衙狀。應朔日或有旨罷止文德殿視朝時，衹御臨紫宸殿請安，已經進上的奏目，正衙見、謝、辭班都予以放免，依照官品隨從趕赴紫宸殿引見，如果遇有改動，就依照文德殿常朝例，自有百官班列的時日，都按照舊儀行事。

應外國蕃客進見、辭別，候喚班先引導到殿庭東側，依照本國職位重行異位排立，等候見、辭、謝班走完以後，面向西鞠躬。舍人在殿上通班轉引到宣制石南，面向北站立，按照儀制贊喝，從西面出去。酒食分物都在門口頒賜，如果有進奉之物，就等到彈奏御史出去以後，再行進奉。衹有御馬及擔床從殿西偏門進入，從東偏門出去。進奉之物出入時，天武官請安，舍人通報爲某國進奉，宣徽使贊喝把進奉帶出去，依用紫宸殿的次序。等到進奉出門以後，給事中奏説殿中無事，出門。如果到後殿再坐，應當引導出來的，就依照別儀行事。

那天，賞賜茶酒，宰臣、樞密在閤子，親王在本廳，使相、宣徽使、兩省官、待

徽使、兩省官、待制、三司副使、文武百官、皇親使相以下至率府副率，及四厢都指揮使以下至副都頭，并於朝堂。如朝堂位次不足，即於朝堂門外設次。管軍節度使至四厢都指揮使、節度使、兩使留後至刺史，并於客省廳。

制、三司副使、文武百官、皇親使相以下至率府副率，以及四厢都指揮使以下至副都頭，都在朝堂。如果朝堂位次不够，就在朝堂門外設位。管軍節度使至四厢都指揮使、節度使、兩使留後至刺史，都在客省廳。

詔從所定。

詔令依從所定上述禮儀。

明堂聽政儀

徽宗初建明堂，禮制局列上七議：

徽宗剛建明堂時，禮制局陳上七種建議：

一曰：古者朔必告廟，示不敢專。請視朝聽朔必先奏告，以見繼述之意。

第一：古代朔日一定告祭祖廟，以示不敢專决。請求視朝聽朔一定先行奏告，以表明承述之意。

二曰：古者天子負扆南向以朝諸侯，聽朔則各隨其方。請自今御明堂正南向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堂，其閏月則居門焉。

第二：古代天子背靠屏風面向南以接見諸侯，聽朔則各隨其不同的方向。請求今後御臨明堂面向正南的方位，發布政令時則隨其月份居臨不同方向，閏月時在大門處。

三曰：《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總章，每月異禮。請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時令，使有司奉而行之。

第三：《禮記·月令》，天子居臨青陽、總章，每月行禮各有不同。請求考察《月令》十二堂的制度，修定時令，命令司吏奉守施行。

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之日。請以每歲十月於明堂受新曆，退而頒之郡國。

第四：《月令》把季秋作爲來年受朔的時間。請求每年十月在明堂接受新曆，退而頒布於郡國。

五曰：古者天子負扆，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塞之國各以內外尊卑爲位。請自今元正、冬至及大朝會并御明堂，遼使依賓禮，蕃國各隨其方，立於四門之外。

第五：古代天子御朝，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方偏遠之國各以內外尊卑設位。請求今後元旦、冬至及大朝會時都御臨明堂，遼使依照賓禮，蕃國各隨其方位，站在四門之外。

六曰：古者以明堂爲布政之宫，自今若有御札、手詔并請先於明堂宣示，然後榜之朝堂，頒之天下。

第六：古代把明堂作爲發布政令的宫殿，今後如果有御札、手詔都請先在明堂宣示，然後在朝堂張榜，頒行天下。

七曰：赦書、德音，舊制宣於文德殿，自今非御樓肆赦，并於明堂宣讀。

第七：赦書、德音，按舊制在文德殿宣示，今後如果不是皇帝御樓大赦，都在明堂宣讀。

政和七年九月一日，詔頒朔、布政自十月爲始。是月一日，上御明堂平朔左个，頒天運、政治及八年戊戌

政和七年九月一日，詔令頒朔、布政從十月開始。這個月一日，皇帝御臨明堂平朔左側室，向天下頒布天運、政治及八年戊戌歲運、曆數。

歲運、曆數于天下。自是每月朔御明堂布是月之政。先是，群臣五上表請負扆聽朝，詔弗允，至是復再請，始從之。十一月一日上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頒政。其禮：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輿自内殿出，負斧扆坐明堂。大晟樂作，百官朝于堂下，大臣升階進呈所頒布時令，左右丞一員跪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丞乃下授頒政官，頒政官受而讀之訖，出，閤門奏禮畢。帝降坐，百官乃退。自是以爲常。其歲運、曆數、天運、政治之辭，文多不載。是後則各隨歲月星曆氣運推移沿改，而易其辭焉。

初，尚書左丞薛昂請凡崇寧以來紹述熙、豐政事，各條其節目，繫之月令，頒于明堂。尋詔："頒月之朔，使民知寒暑燥濕之化，而萬里之遠，雖驛置日行五百里已不及時。其千里外當前期十日進呈取旨，頒布諸州長吏封掌，俟月朔宣讀之。"

宣和元年，蔡京言："周觀治象於正月之始和，以十二月頒告朔于邦國，皆不在十月。後世以十月者，祖秦朔故也。秦以十月爲歲首，故月令以孟冬頒來歲之朔，今不當用。請以季冬頒歲運于天下。"詔自今以正月旦進呈宣讀。四年二月，太常王黼編類《明堂頒朔布政詔書》、《條例》、《氣令應驗》，凡六十三册，上之。靖康元年，詔罷頒朔布政。

從此每月初一皇帝御臨明堂頒布這一個月的政令。此前，群臣五次上表請求皇帝臨朝聽政，詔令不允許，到這時又再次請求，開始答應。十一月一日皇帝御臨明堂，面向南方接受群臣朝見，退坐到平朔頒布政令。其禮節是：百官身穿常服站在明堂之下，皇帝乘輿從内殿出來，皇帝背靠户牖之間畫有斧形的屏風坐臨明堂。奏大晟樂，百官在堂下朝見，大臣走上臺階呈上所要頒布的時令，左右丞各一名跪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應允，左右丞便將其下授給頒政官，頒政官接過讀完，出去，閤門奏告禮儀結束。皇帝離座，百官於是退下。從此作爲常式。那些關於歲運、曆數、天運、政治的文辭，因文字太多不再載録。此後就各隨着歲月星曆氣運的推移而相應修改，改變文辭。

當初，尚書左丞薛昂請求崇寧以來所有承述熙、豐間的政事，各自條陳其綱目，著於月令，在明堂頒行。不久詔令："頒布月朔，使百姓瞭解寒暑燥濕的變化，可是萬里之外的地方，即使是驛站安排每天走五百里也趕不及。那千里之外的地方應當提前十天呈入奏狀取旨，頒布給諸州的主要官吏封存掌管，等到月朔時宣讀。"

宣和元年，蔡京説："周朝在正月始和時節觀視治象，在十二月向邦國頒告月朔，都不在十月。後世在十月進行，這是沿用秦朔的緣故。秦把十月作爲歲首，所以月令在孟冬頒布來年的月朔，現在不應當使用。請求在季冬向天下頒行新曆。"詔令今後在正月初一進呈宣讀。四年二月，太常王黼編訂《明堂頒朔布政詔書》、《條例》、《氣令應驗》，共六十三册，進上。靖康元年，詔令罷止頒朔布政。

肆赦儀

御樓肆赦。每郊祀前一日，有司設百官、親王、蕃國諸州朝貢使、僧道、耆老位宣德門外，太常設宫縣、鉦鼓。其日，刑部録諸囚以俟。駕還至宣德門内幄次，改常服，群臣就位，帝登樓御坐，樞密使、宣徽使侍

御樓肆赦。每當郊祀前一天，司吏在宣德門外設百官、親王、蕃國諸州朝貢使、僧道、耆老位次，太常設置宫縣、鉦鼓。那天，刑部拘押諸囚犯等待。皇帝車駕回到宣德門内幄次，改换常服，群臣就位，皇帝登樓御坐，樞密使、宣徽使侍立，仗衛按照儀式施設。通事舍人引導群官横

立，仗衛如儀。通事舍人引群官橫行再拜訖，復位。侍臣宣曰“承旨”，舍人詣樓前，侍臣宣敕立金鷄。舍人退詣班南，宣付所司訖，太常擊鼓集囚。少府監立鷄竿於樓東南隅，竿末伎人四面緣繩争上，取鷄口所銜絳幡，獲者即與之。樓上以朱絲繩貫木鶴，仙人乘之奉制書循繩而下，至地以畫臺承鶴，有司取制書置案上。閤門使承旨引案宣付中書、門下，轉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百官再拜。宣赦訖，還授中書、門下，付刑部侍郎承旨放囚，百官稱賀。閤門使進詣前，承旨宣答訖，百官又再拜，舞蹈，退。若德音、赦書自内出者，并如文德殿宣制之儀。其降御札，亦閤門使跪授殿門外置箱中，百官班定，閤門授宰臣讀訖，傳告，百僚皆拜舞稱萬歲。真宗宣制，有司請用儀仗四千人，自承天殿設細仗導衛，近臣起居訖，則分左右前導之。

行再拜完畢，回到原位。侍臣宣說“承旨”，舍人來到樓前，侍臣宣讀敕令竪立金鷄。舍人退到班南，宣令交付司吏完畢，太常擊鼓會集囚犯。少府監在樓東南角竪立鷄竿，竿末伎人争先從四面沿繩爬上，摘取鷄口所銜紅幡，獲取它的人就給他。樓上用朱絲繩貫穿木鶴，仙人乘坐它奉制書順繩而下，到地上後用畫臺承接木鶴，司吏取下制書放到几案上。閤門使承旨引導制案宣付中書、門下，轉交給通事舍人，面向北宣稱“有制”，百官再拜。宣赦完畢，再把赦書交給中書、門下，交與刑部侍郎承旨釋放囚犯，百官祝賀。閤門使進到皇帝面前，承旨宣答完畢，百官又再拜，起舞，退下。如果德音、赦書從宫内降出，都按照文德殿宣制儀式進行。出降御札，也由閤門使跪授放入殿門外放置的箱中，百官班列完畢，閤門交給宰臣讀完，傳告，百官都拜舞呼喊萬歲。真宗宣制，司吏請求使用四千人的儀仗，從承天殿起設細仗導衛，近臣請安完畢，就分左右兩路在前引導。

皇太后垂簾儀

皇太后臨朝聽政。乾興元年，真宗崩，遺旨以皇帝尚幼，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宰相率百官稱賀，復前奉慰，又慰皇太后於簾前。有司詳定儀式：内東門拜表，合差入内都知一員跪授傳進；皇太后所降批答，首書“覽表具之”，末云“所請宜許或不許”。初，丁謂定皇太后稱“予”，中書與禮院參議，每下制令稱“予”，便殿處分稱“吾”。皇太后詔：“止稱‘吾’，與皇帝并御承明殿垂簾决事。”百官表賀。

皇太后臨朝聽政。乾興元年，真宗去世，遺詔因爲皇帝年幼，軍國之事都暫時聽由皇太后處理。宰相率領百官道賀，又進前拜見慰問，接着到簾前慰問皇太后。司吏詳細定下儀制：在内東門上表，合遣一名入内都知跪授傳進；皇太后所降批答，開頭寫“覽表具之”，末尾寫“所請宜許或不許。”當初，丁謂確定皇太后稱“予”，中書與禮院參議，確定皇太后每當下達制令時稱“予”，在便殿决事稱“吾”。皇太后下詔：“衹稱‘吾’，與皇帝一起御臨承明殿垂簾决事。”百官上表祝賀。

英宗即位，輔臣請與皇太后權同聽政。禮院議：自四月内東門小殿垂簾，兩府合班起居，以次奏事，非時召學士亦許至小殿。時帝以疾權居柔儀殿東閣西室，太后垂簾處分稱

英宗即位以後，輔臣請求權且與皇太后一同聽政。禮院議定：從四月起在内東門小殿垂簾，兩府合班請安，依次奏事，如果不是據時召對學士也准許到小殿。當時皇帝因病權且在柔儀殿東閣西室居處，太后垂簾理政稱“吾”，衹有兩府

"吾",唯兩府日入候問聖體,因奏政事,退詣小殿簾外,覆奏太后。帝疾間,御前後殿聽政,兩府退朝,猶於小殿覆奏。

每天入宮問候聖安,因而上奏政事,退到小殿簾外,稟明太后。皇帝疾病好了以後,御臨前後殿聽政,兩府退朝之後,仍要到小殿再相稟明。

哲宗即位,太皇太后權同聽政。三省、樞密院按儀注:未釋服以前,遇隻日皇帝御迎陽門,日參官并赴起居,依例奏事。每五日,遇隻日於迎陽門垂簾,皇帝坐於簾內之北,宰執奏事則權屏去左右侍衛;事有機速,許非時請對,及賜宣召亦許升殿。禮部、御史臺、閤門奏討論御殿及垂簾儀制,每朔、望、六參,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樞密院奏事,應見、謝、辭班退,各令詣內東門進榜子。皇帝雙日御延和殿垂簾,日參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皇帝,并再拜。三省、樞密院奏事,三日以上四拜不舞蹈,候祔廟畢,起居如常儀。簾前通事以內侍,殿下以閤門。吏部磨勘奏舉人,垂簾日引。應見、謝、辭臣僚遇朔、望參日不坐,并先詣殿門,次內東門,應擡賜者并門賜之。於是帝御迎陽門幄殿,同太皇太后垂簾,宰臣、親王以下合班起居。常制分班十六,至是合班,以閤門奏請故也。禮官請如有祥瑞、邊捷,宰臣以下紫宸殿稱賀皇帝畢,赴內東門賀太皇太后。從之。

哲宗即位,太皇太后權且一同聽政。三省、樞密院考察儀制爲:未除服以前,遇到單日皇帝御臨迎陽門,日參官都前往請安,依例奏事。每隔五天,遇單日在迎陽門垂簾,皇帝坐在簾內北側,宰執奏事時就權且摒去左右侍衛;遇有要事急事,准許隨時請對,賜宣召時也准許上殿。禮部、御史臺、閤門奏上御殿及垂簾儀制的討論意見,每當朔、望、六參之時,皇帝御臨前殿,百官請安,三省、樞密院奏事,應見、謝、辭班退下,各令他們到內東門進呈榜子。皇帝雙日御臨延和殿垂簾,日參官向太皇太后請安,再將朝班稍向西移向皇帝請安,都再拜。三省、樞密院奏事,如果是三天以上就四拜不起舞,等到祔廟完畢,再按常儀請安。簾前用內侍來通告事務,殿下用閤門。吏部磨勘奏進舉人,在垂簾日接待。應見、謝、辭官遇到朔、望朝參日不設座,都先到殿門,接着到內東門,應予以褒賜的都在門口頒賜。於是皇帝御臨迎陽門幄殿,會同太皇太后垂簾,宰臣、親王以下官員合班請安。常制分爲十六班,至此合班,是采用閤門的奏請。禮官請求如有祥瑞、邊塞捷報時,由宰臣以下官員到紫宸殿向皇帝祝賀完畢,再到內東門向太皇太后祝賀。依從。

徽宗即位,皇太后權同聽政。三省、樞密院聚議:故事,嘉祐末,英宗請慈聖同聽政,五月同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至七月十三日英宗間日御前後殿,輔臣奏事,退詣內東門簾前覆奏。又故事,唯慈聖不立生辰節名,不遣使契丹;若天聖、元豐則御殿垂簾,立生辰節名,遣使與契丹往還,及避家諱等。曾布曰:"今上長君,豈可垂簾聽政?請如嘉祐故事。"蔡

徽宗即位以後,皇太后權且一同聽政。三省、樞密院集議:按照舊制,嘉祐末年,英宗請求慈聖一同聽政,五月一同御臨內東門小殿垂簾,到七月十三日,英宗每隔一天御臨前後殿,輔臣奏事以後,退下到內東門簾前再奏,又按舊制,慈聖不立生辰節日,不向契丹遣使;至於天聖、元豐時就御殿垂簾,立生辰節日,遣使與契丹來往,以及避忌家諱等。曾布說:"現今陛下是年長之君,豈可垂簾聽政?請求按照嘉祐舊制行事。"蔡卞說:"天聖、元豐時與現今都有遺詔

卞曰："天聖、元豐與今日皆遺制處分，非嘉祐比。"布曰："今日之事，雖載遺制，實出自德音，又皆長君，正與嘉祐事相似。"有旨：依嘉祐、治平故事。布語同列曰："奏事先太后，次覆奏皇帝，如今日所得旨。"遂爲定式矣。尋以哲宗靈駕發引，太后手書罷同聽斷焉。

太后處事，非嘉祐可比。"曾布說："今天的事，雖然載於遺詔，實際上是出於德音，又都是年長之君，正與嘉祐舊事相似。"降旨：依用嘉祐、治平舊制。曾布對同僚說："奏事時先奏太后，再奏皇帝，如同今日所降旨意。"於是成爲定制。不久因爲哲宗靈駕發喪，太后手書罷止一同聽政。

皇太子正至受賀儀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群臣賀儀。《政和新儀》：前一日，有司於東門外量地之宜，設三公以下文武群官等次如常儀；典儀設皇太子答拜褥位於階下南向，又設文武群官版位於門之外。其日，禮直官、舍人先引三公以下文武群臣以次入，就位立定。禮直官、舍人引左庶子詣皇太子前，跪請內嚴；少頃，又言外備。內侍褰簾，皇太子常服出次，左右侍衛如常儀。皇太子降階詣南向褥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曰"再拜"，三公以下皆再拜，皇太子答拜。班首少前稱賀云："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景福維新。伏惟皇太子殿下，與時同休。"賀訖，少退，復位。左庶子前，承命詣群臣前答云："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與公等均慶。"典儀曰"再拜"，班首以下皆再拜，皇太子答拜。訖，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三公以下文武百官以次出，內侍引皇太子升階，還次，降簾，侍衛如常儀。

皇太子元正、冬至接受群臣朝賀儀式。《政和新儀》：前一天，司吏在東門外劃量地宜，按照常儀設三公以下的文武百官的位次，典儀在階下面向南設皇太子答拜褥位，又在門外設文武百官的版位。那天，禮直官、舍人先引導三公以下的文武群臣依次進入，就位站定。禮直官、舍人引導左庶子來到皇太子面前，跪請內嚴；過了一會兒，又奏外備。內侍牽開垂簾，皇太子身穿常服走出位次，左右按照常儀侍衛。皇太子走下臺階來到面向南的褥位，典儀說"再拜"，贊者承傳說"再拜"，三公以下官員都再拜，皇太子答拜。班首稍稍進前祝賀說："元旦首開福祚，冬至說："天正開始白日變長。"新的大吉降臨。恭仰皇太子殿下，與天時同享休祥。"致賀完畢，稍稍退後，回到原位。左庶子進前，承令來到群臣面前答謝說："元旦首開福祚，冬至說："天正開始白日變長。"與大家一同慶祝。"典儀說"再拜"，班首以下人員都再拜，皇太子答拜。之後，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導三公以下文武官員依次出去，內侍引導皇太子登上臺階，回到位次，放下遮簾，按照常儀侍衛。

少頃，禮直官、舍人引知樞密院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內侍引皇太子降階，詣南向褥位，樞密以下參賀如上儀。訖，退。次引師、傅、保、賓客以下入，就位，參賀如上儀。師、傅、保以下以次出。

不久，禮直官、舍人引導知樞密院官以下人員進入，就位站定，內侍引導皇太子走下臺階，來到面向南的褥位，樞密以下官員按照上面的儀式參賀。結束之後，退下。接着引導師、傅、保、賓客以下人員進入，就位，參賀如上儀。師、傅、保以下人員依次出去。

內侍引皇太子升坐，禮直官引文武宮官入，就位，重行北向立，典儀

內侍引導皇太子升座，禮直官引導文武百官和宮官進入，就位，重行排列，面向北站立，典

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左庶子少前，跪言：“具官某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伏惟皇太子殿下，與時同休。”俯伏，興，復位。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分東西序立。左庶子少前，跪言禮畢。左右近侍降簾，皇太子降坐，宮官退，左右侍衛以次出。

儀説“再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左庶子稍稍進前，跪着説道：“具官某言，元旦首開福祚，冬至説：“天正開始白日變長。”恭仰皇太子殿下，與天時同享休祥。”俯身伏地，站起來，回到原位。典儀説“再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分東西兩側列隊站立。左庶子稍稍進前，跪稱禮儀結束。左右近侍放下遮簾，皇太子離座，宮官退下，左右侍衛依次而出。

皇太子與百官師保相見儀

皇太子與百官相見。至道元年，有司言：“百官見皇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餘悉受拜。宮官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宴會位在王公上。”

皇太子與百官相見。至道元年，司吏説：“百官進見皇太子，從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官員都答拜，其餘的都受拜。宮官從左右庶子以下，都用參見儀式。宴會設位在王公之上。”

與師、傅、保相見。《政和新儀》：前一日，所司設師、傅、保以下次於宮門外道，西南向；設軒架之樂於殿庭，近南，北向。其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典謁設皇太子位於殿東階下西向，設師、傅、保位於殿西階之西，三少位於傅、保之南稍却，俱東向北上。師、傅、保以下俱朝服至宮門，通事舍人引就次，左庶子請内嚴。通事舍人引師、傅、保立於正殿門之西，三少在其南稍却，俱東向北上。左庶子言外備，諸侍奉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閤奉迎。皇太子朝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軒架作《翼安之樂》，至東階下西向立，樂止。通事舍人引師、傅、保及三少入，就位，軒架作《正安之樂》，至位樂止。皇太子再拜，師、傅、保以下答拜。若三少特見，則三少先拜。通事舍人引師、傅、保以下出，軒架《正安之樂》作，出門，樂止。左庶子前跪稱：“左庶子某言，禮畢。”皇太子入，左右侍衛及樂作如來儀。

與師、傅、保相見。《政和新儀》：前一天，司吏在宮門外道路上設置師、傅、保以下官員位次，面向西南；在殿庭設軒架之樂，臨近南側，面向北。那天黎明，諸衛率各率所部在宮門屯集列仗，典謁在殿東階下面向西設皇太子位，在殿西階的西側設師、傅、保位，在傅、保的南面稍稍後退設三少位，都面向東，以北爲上。師、傅、保以下人員都身穿朝服來到宮門，通事舍人引導就位，左庶子奏請内嚴，通事舍人引導師、傅、保站在正殿門西側，三少在其南面稍稍靠後，都面向東以北爲上。左庶子稱説外備，諸侍奉官各服用其器服，都來到閤上奉迎。皇太子身穿朝服出來，左右按照常儀侍衛，軒架上演奏《翼安之樂》，來到東階下面向西站立，音樂中止。通事舍人引導師、傅、保及三少進入，就位，軒架上演奏《正安之樂》，到位次上後音樂中止。皇太子再拜，師、傅、保以下人員答拜。如果三少特地進見，就由三少先拜。通事舍人引導師、傅、保以下人員出去，軒架上演奏《正安之樂》，出門之後，音樂中止。左庶子上前跪稱：“左庶子某言，禮儀完畢。”皇太子進入，左右侍衛及奏樂如同出來時的儀式。

宋史卷一百十八

志第七十一

禮(二十一)

賓禮(三)

朝儀班序　百官轉對　百官相見儀制

朝儀班序

朝儀班序。太祖建隆三年三月，有司上合班儀：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嗣王，郡王，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三京牧，大都督，大都護，御史大夫，六尚書，常侍，門下、中書侍郎，太子賓客，太常、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丞，諸行侍郎，秘書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國子祭酒，殿中、少府、將作監，前任節度使，開封、河南、太原尹，太子詹事，諸王傅，司天監，五府尹，國公，郡公，中都督，上都護，下都督，太子左右庶子，五大都督府長史，中都護，下都護，太常、宗正少卿，秘書少監，光祿等七寺少卿，司業，三少監，三少尹，少詹事，左右諭德、家令、率更令、僕，諸王府長史、司馬，司天少監，起居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左右補闕、拾遺，監察御史，郎中，員外郎，太常

朝儀班序。太祖建隆三年三月，司吏進上合班儀式：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嗣王，郡王，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三京牧，大都督，大都護，御史大夫，六尚書，常侍，門下、中書侍郎，太子賓客，太常、宗正卿，御史中丞，左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丞，諸行侍郎，秘書監，光禄、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國子祭酒，殿中、少府、將作監，前任節度使，開封、河南、太原尹，太子詹事，諸王傅，司天監，五府尹，國公，郡公，中都督，上都護，下都督，太子左右庶子，五大都督府長史，中都護，下都護，太常、宗正少卿，秘書少監，光禄等七寺少卿，司業，三少監，三少尹，少詹事，左右諭德、家令、率更令、僕，諸王府長史、司馬，司天少監，起居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左右補闕、拾遺，監察御史，郎中，員外郎，太常博士，五府少尹，五大都督府司馬，通事舍人，國子博士，五經博士，都水使者，四赤令，太常、宗正、秘書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藥、尚舍、尚乘、尚輦奉御，大理正，太子中允、贊善、中舍、洗馬，諸王友、諮議參軍，司天五官

博士，五府少尹，五大都督府司馬，通事舍人，國子博士，五經博士，都水使者，四赤令，太常、宗正、秘書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藥、尚舍、尚乘、尚輦奉御，大理正，太子中允、贊善、中舍、洗馬，諸王友、諮議參軍，司天五官正。凡雜坐者，以此爲準。詔曰："尚書中臺，萬事之本，而班位率次兩省官；節度使出總方面，古諸侯也，又其檢校兼守官多至師傅三公，而位居九寺卿監之下，甚無謂也。其給事、諫議、舍人宜降於六曹侍郎之下，補闕次郎中，拾遺、監察次員外郎，節度使升於六曹侍郎之上、中書侍郎之下，餘悉如故。"

正。凡是雜坐，以此爲準。詔令説："尚書中臺，是萬事的根本所在，可是其班位却在兩省官之下；節度使是外出總攬地方諸務的，相當於古代的諸侯，又檢校兼守官往往位至師傅三公，可是其位次却列在九寺卿監之下，非常没有道理。給事、諫議、舍人應該降到六曹侍郎之下，補闕次於郎中，拾遺、監察次於員外郎，節度使升到六曹侍郎之上、中書侍郎之下，其餘照舊。"

乾德元年閏十二月，詔："自今一品致仕官曾帶平章事者，朝會宜綴中書門下班。"二年二月，詔重定內外官儀制。有司請令上將軍在中書侍郎之下，大將軍在少卿監之下，諸衛率、副率在東宮五品之下，內客省使視大卿，客省使視大監，引進使視庶子，判四方館事視少卿，閤門使視少監，諸司使視郎中，客省引進、閤門副使視員外郎，諸司副使視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從本品，供奉官視諸衛率，殿直視副率，樞密承旨視四品朝官，兼南班官諸司使者從本品，副承旨視寺監丞，諸房副承旨視南省都事。凡視朝官者本品下，視京官在其上。

乾德元年閏十二月，詔令："今後一品致仕官曾帶銜平章事的，朝會時應該附列於中書門下班。"二年二月，詔令重定内外官儀制。司吏請求把上將軍列在中書侍郎之下，大將軍列在少卿監之下，諸衛率、副率列在東宫五品官之下，内客省使視同大卿，客省使視同大監，引進使視同庶子，判四方館事視同少卿，閤門使視同少監，諸司使視同郎中，客省引進、閤門副使視同員外郎，諸司副使視同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依從其本品，供奉官視同諸衛率，殿直視同副率，樞密承旨視同四品朝官，兼南班官諸司使者依從其本品，副承旨視同寺監丞，諸房副承旨視同南省都事。凡是視同朝官的都在本品之下，視同京官的在本品之上。

開寶六年九月，詔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此先王所以睦九族而和萬邦也。晉王親賢莫二，位望俱崇，方資夾輔之功，俾先三事之列，宜位宰相上。"九年十一月，詔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

開寶六年九月，下詔説："周朝的宗盟，異姓居後，這是先王用以親睦九族而和合萬邦的方法。晉王的親賢無人可比，禄位與德望都很崇高，正要藉助其輔佐，使其位列三公之先，應該位列宰相之上。"九年十一月，詔令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列位在宰相之上。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有司上酺宴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司吏進上宴會班位。酺

班位。駙馬都尉、宫僚、員僚、皇親大將軍已下，行門、宰臣、樞密使已下，潁王、皇親郡王、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已下，皇親使相、皇親節度使、皇親觀察留後已下，皇親防禦、團練、刺史三班合爲一；節度使、觀察留後已下，防禦、團練、刺史三班合爲一，并重行異位。詔依所定。既而武康軍節度使李端愿言："使相亦當合爲一班，不當獨行尊異。"詔令閤門再定，而閤門引儀制及以前議爲是。端愿復伸其議，自劾妄言。乃詔太常禮院與御史臺同詳定。禮院言："常朝起居班次，緣祖宗舊制，不宜并合。"從之。

四年閏三月，太常禮院、閤門言："準詔同詳定閤門使李端懿所奏閤門儀制，宰臣與親王立班坐位分左右各爲班首，宰臣、樞密使帶使相，或帶郡王并使相作一行，總爲中書門下班。其親王獨行一班者，準封爵令。兄弟皇子皆封國，謂之親王，所以他官不可參綴。檢會坐次圖，直將宗室使相輒綴親王，蓋更張之時未見親王，遂致失於講求。近見朝拜景靈宫，東陽郡王顥亦綴親王班，竊恐未安。今取到閤門儀制，其合班宰臣、使相在東，親王在西，分班立。又祥符元年宴坐次圖，宰臣王旦與使相石保吉在東，寧王元偓、舒王元偁、廣陵郡王元儼、節度使惟吉在西，分班坐。其元儼、惟吉是郡王與節度使，許綴親王班，竊慮當時出自特旨。今來檢尋元初文字不見，在先朝只依祥符元年宴坐次圖子，親王及帶使相郡王在西爲一班。臣等參詳，請依閤門儀制，親王在西，獨爲一班，宗室郡王帶使相許綴親王立班坐次，即係臨時特旨。"從之。

馬都尉、宫僚、員僚、皇親大將軍以下官員，行門、宰臣、樞密使以下官員，潁王、皇親郡王、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下官員，皇親使相、皇親節度使、皇親觀察留後以下官員，皇親防禦、團練、刺史三班合爲一班；節度使、觀察留後以下，防禦、團練、刺史三班合爲一班，都重行異位排列。詔令依從。不久武康軍節度使李端愿說："使相也應當合爲一班，不應當獨顯尊異。"詔令閤門再議，閤門稱引儀制而認爲前議正確。端愿又申明其建議，自己彈劾妄言。於是詔令太常禮院與御史臺一同詳定。禮院說："常朝請安班次，是沿用祖宗舊制，不應該合并。"依從。

四年閏三月，太常禮院、閤門說："依詔一同考定閤門使李端懿所奏閤門儀制，宰臣與親王立班坐位分左右兩側各爲班首，宰臣、樞密使連帶使相，或連帶郡王和使相爲一行，合起來爲中書門下班。親王單爲一班的，依照封爵令列位。兄弟皇子都賜以封國，叫做親王，所以其他官員不能參附其間。檢視宴會坐次圖，直接把宗室使相隨附親王之列，大概是因爲更改的時候没有見到親王，以致失於講求。近來看到朝拜景靈宫時，東陽郡王趙顥也附在親王班列，私下裏認爲這樣不妥。現在拿到閤門儀制，合班時宰臣、使相在東側，親王在西則，分班而立。又祥符元年的宴會坐次圖，宰臣王旦與使相石保吉在東側，寧王元偓、舒王元偁、廣陵郡王元儼、節度使惟吉在西側，分班而坐。其中元儼、惟吉是郡王與節度使，准許他們附在親王班列，私下考慮當時是出自特旨。現在檢尋不到初始文字，先朝衹是依照祥符元年宴會坐次圖，親王及連帶使相郡王在西側爲一班。臣等詳細參定，請求依照閤門儀制，親王在西側，單列一班，宗室郡王連帶使相准許附入親王立班坐次，是用臨時特旨。"依從。

熙寧二年四月，國信所言："大遼賀同天節左番使耶律奭赴文德殿拜表，言南使到北朝綴翰林學士班，今來却在節度使之下。館伴者諭之，始就班。時下御史臺、閤門同詳定，奏稱人使不知本朝翰林學士班自在節度使之下，如遇合班，即節度使在翰林學士之西差前，别爲一班立，俱不相壓。欲且依久來儀制體例。"詔依所定。是月，編修閤門儀制所言："慶曆中，改文明殿學士爲觀文殿學士，又置大學士。按文明殿即今文德殿，乃正衙前殿也，後唐始置學士，序位樞密副使之下，每遇紫宸殿坐朝，則升殿侍立。蓋文德、紫宸通謂之前殿，故學士侍立爲宜。其觀文殿深在禁中，乃與資政、端明殿相類，而資政、端明學士并不侍立。竊詳慶曆所改職名，雖用舊之班著，而殿之次序與舊義理不同。其觀文殿大學士自今遇紫宸殿坐朝，請更不升殿侍立。"從之。

熙寧二年四月，國信所說："大遼賀同天節左番使耶律奭前往文德殿拜上奏表，說南使到北朝時附在翰林學士班列，現在來這裏却在節度使之下。館伴人員加以曉諭，他纔開始入班。當時交付御史臺、閤門一同考定，奏稱來使不知道本朝翰林學士班本來在節度使之下，如果遇到合班，節度使就列位在翰林學士西側稍稍靠前，另爲一班，互不相混。希望依用古來的儀制體例。"詔令依從。這個月，編修閤門儀制所說："慶曆年間，改文明殿學士爲觀文殿學士，又設置大學士。考察文明殿就是現在的文德殿，是正衙前殿，後唐開始設置學士，列位在樞密副使之下，每當皇帝在紫宸殿坐朝時，就升殿侍立。大概文德、紫宸通稱前殿，所以學士侍立是應該的。而觀文殿在宮禁深處，與資政、端明殿相似，而資政、端明學士并不侍立。私下考察慶曆所改的職名，雖然用來命名舊班，可是殿的次序與舊殿含義不同。觀文殿大學士今後遇到皇帝在紫宸殿坐朝時，請求令其不再升殿侍立。"依從。

元祐元年五月，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同三省、樞密院奏事，并序位在宰臣之上。"

元祐元年五月，頒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已降旨令其單班請安；今後他赴經筵、都堂同三省、樞密院奏事時，都列位在宰臣之上。"

百官轉對

百官轉對。自建隆詔内殿起居日，令百官以次轉對，限以二人。其封章於閤門通進，復鞠躬自奏，宣徽使承旨宣答，拜舞而出，著爲閤門儀制。

百官轉對。從建隆年間起詔令在内殿請安的時日，命令百官依次轉對，每次以二人爲限。其封章在閤門通奏以後，再鞠躬自奏，宣徽使承旨宣答，百官拜舞而出，定爲閤門儀制。

淳化二年，詔：自今内殿起居日，復令常參官二人次對，閤門受其章。

淳化二年，頒詔：今後在内殿請安的時日，再命兩名常參官依次進對，閤門接受他們的封章。

大中祥符末，罷不復行。

大中祥符末年，罷止不行。

景德三年，復詔："群臣轉對，其在外京官内殿崇班以上，候得替，先具民間利害實封，於閤門上進，方

景德三年，又降詔："群臣轉對，内殿崇班以上的在外京官，等到得以輪替時，先撰寫有關民間利害的密封奏章，在閤門上投進，纔能朝

得朝見。"

治平中，命御史臺每遇起居日，令百官轉對。御史臺言："舊制，起居日，輪兩省及文班秩高者二員轉對。若兩省官有充學士、待制，則綴樞密班起居，内朝臣僚不與。"尋詔遇轉對日，增二員。

熙寧初，閤門言："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奏事退，再引三班，假日則兩班，或再御後殿引對，多及午刻，遇開經筵，即至申末，恐久勞聖躬。請遇經筵日，自二府奏事外，止引一班，或有急奏及言事官請對即取旨，俟罷經筵日仍舊。"又言："假日御崇政殿，每遇辰時，則隔班過延和殿再引，不待進食，至巳刻隔班取旨，尚許引對。請自今隔班過延和殿，俟已進食再引。遇寒暑、大風雨雪即令次日引對。"詔："自今授外任者許令轉對訖朝辭。"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每欲奏事，必俟朝旨，或朝政有闕及聞外事而機速後時，則已無所及；況往復俟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則或致阻格。請依諫官例，牒閤門求對，或有急奏，即許越次登對，庶幾遇事入告，無憂失時。"又以編修閤門儀制所言，三衙有急奏，許於後殿登對，若别有奏陳，則報閤門如常制，或假日御崇政殿，則於已得旨對班後續引，且許兩制以上同班奏事。

元豐中，詔："尚書侍郎同郎官一員奏事，郎中、員外郎番次隨之，不許獨留身。侍郎以下，亦不許獨請奏事。其左右選非尚書通領者，聽侍郎以上郎官自隨。秘書、殿中省、諸寺監長官視尚書，貳丞以下視侍郎。"又詔："三省、樞密院獨班奏事日，

見。"

治平年間，命令御史臺每逢請安的時日，讓百官轉對。御史臺説："按照舊制，請安的時日，輪換兩省及文班位禄高的兩名官員轉對。如果兩省官有充任學士、待制的，就附在樞密班之後請安，内朝臣僚不參加。"不久詔令遇到轉對的時日，增加兩名官員。

熙寧初年，閤門説："按照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奏事後退下，再引來三班官員，假日裏則引來兩班，有時要再御臨後殿引對，往往到達午時，若遇到開講經筵，就到了申末時分，恐怕時間過長會有勞聖體。請求遇到開講經筵時，除了兩府奏事之外，衹引致一班官員，如果有急事及言事官請對就取旨而行，等到罷止經筵後再恢復如常。"又説："假日御臨崇政殿，每到辰時，就隔班越過延和殿再引對，不待皇帝進食，到巳刻隔班取旨時，仍然允許引對。請求今後隔班越過延和殿，要等到皇帝進食後再相引致。遇到寒暑、大風雨雪天氣就命令在次日引對。"下詔："今後授予外官的准許令其轉對後上朝辭行。"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説："每逢想要奏事，都一定要等待朝中降旨，如果朝政有闕失及聞知外事而滯後，那麽就已經來不及；何況往返報知，一定要經由中書，萬一事情關涉宰相治事機構，那麽或許會受到阻隔。請求依照諫官的樣例，牒報閤門求對，如果遇有急奏，就准許越級登殿引對，或許這樣遇事奏告時，纔不致擔心失去時機。"又因爲編修閤門儀制所建議，三衙如有急事相奏，准許他們到後殿登對，如果另有奏陳，就報知閤門，依用常制，如果假日御臨崇政殿，那麽在已得旨的對班後繼續引致，并且准許兩制以上的官員同班奏事。

元豐年間，頒詔："尚書侍郎同一名郎官一同奏事，郎中、員外郎分批輪流相隨，不許獨自留在皇帝身邊。侍郎以下官員，也不允許單獨請求奏事。左右選官如果不是尚書通領，就聽由侍郎以上郎官自帶。秘書、殿中省、諸寺監主要官吏視同尚書，副職丞官以下官員視同侍郎。"又降詔："三省、樞密院獨班奏事的時日，不得超

無得過三班。若三省俱獨班，則樞密院當請奏事。其見任官召對訖，次日即朝辭回任聽旨。”

元祐中，宰臣呂大防言：“昨垂簾聽政，惟許臺諫以二人同對，故不正之言無得以入。今陛下初見群臣，請對者必衆。既人人得進，則善惡相雜，故於采納尤難。”帝曰：“人君以納諫爲上，然邪正則不可不辨。”遂詔上殿班當直牒及帥臣、國信使副，許依元豐八年以前儀制。

紹聖初，臣僚言：“文德殿視朝輪官轉對，蓋襲唐制，故祖宗以來，每遇轉對，侍從之臣亦皆與焉。元祐間因言者免侍從官轉對，續詔職事官權侍郎以上并免，自此轉對止於卿監郎官而已。請自今視朝轉對依元豐以前條制。”又詔：“自今三省、樞密院進擬在京文臣開封府推判官、武臣横行使副、在外文臣諸路監司藩郡知州、武臣知州軍已上，取旨召對。”臣僚言：“每緣職事請對，待次旬日，遇有急奏，深恐失事。請自今後許依六曹、開封例，先次挑班上殿，仍不隔班。”又言：“諸路監司，朝廷所選，以推行法令，省問風俗，朝辭之日，當令上殿。”六曹尚書如有職事奏陳，許獨員上殿。其群臣請對，雖遇休假，特御便殿聽納。既又詔：“應節鎮郡守往令陛辭，歸許登對，不特審觀人材，亦所以重外任也。可於監司不許免對條下，增入節鎮郡守依此。”

重和元年，臣僚言：“比年以來，二三大臣奏對留身，讒疏善良，請求相繼，甚非至公之體。”詔：“自今惟蔡京五日一朝許留身，餘非除拜、遷秩、因謝及陳乞免罷，并不許獨班奏事，令閤門報御史臺彈劾。”又詔：

過三班。如果三省都是單獨一班，那麼樞密院應當請求奏事。現任官召對完畢，第二天就上朝辭行回任聽旨。”

元祐年間，宰臣呂大防說：“以前垂簾聽政，衹允許臺諫兩人同對，所以不正之言不得而入。現在陛下初次會見群臣，請對的一定很多。如果人人得以進對，那麼善惡相雜，所以對於采納尤其困難。”皇帝說：“人君以納諫爲上策，然而邪正是不可不辨明的。”於是詔令上殿班當直牒及帥臣、國信使副，准許依用元豐八年以前的儀制。

紹聖初年，臣僚說：“文德殿視朝時官員輪流轉對，大概是沿襲唐制，所以從祖宗開始，每到轉對時，侍從之臣也都參預。元祐年間因爲有人建議而免除侍從官轉對，接着詔令職事官權侍郎以上官員都加以免除，從此轉對衹限於卿監郎官。請求今後視朝轉對依用元豐以前的條制。”又下詔：“今後三省、樞密院進擬在京文臣開封府推判官、武臣横行使副、在外文臣諸路監司藩郡知州、武臣知州軍以上官員，取旨召對。”臣僚說：“每次因爲職事請對，要等到下一個旬日，遇有急事，深恐耽擱。請求從今以後准許依照六曹、開封的例制，首先挑班上殿，不再隔班。”又說：“諸路監司，是朝廷所選任之官，用以推行法令，察問風俗，上朝辭行的時日，應該令其上殿。”六曹尚書如果有職事奏陳，准許獨自上殿。群臣請對，雖然遇到休假，也特御便殿聽取。不久又下詔：“應節鎮郡守赴職時令其到宫中辭行，回來後准許其登殿問對，這樣做不衹是審察人才，也是表明對外任的重視。可在監司不許免對的條例下，增入節鎮郡守依此而行。”

重和元年，臣僚說道：“近年以來，有些大臣奏對時與皇帝單處，讒害賢良，請求不斷，這樣做極不公正。”下詔：“今後衹有蔡京在五天一次的上朝中准許在殿庭單獨留下，其餘不是除拜、遷秩、致謝及陳請免職，都不准許獨班奏事，命令閤門報知御史臺彈劾。”又降詔：“寺監

"寺監職事上部，部上省，故得上下維持，綱紀所出。今後雖係兩制，職司寺監不許獨對。"臣僚言："祖宗舊制，有五日一轉對者，今惟月朔行之，有許朝官轉對者，今惟待制以上預焉。自明堂行視朔禮，歲不過一再，則是畢歲而論思者無幾。請遇不視朔，即令具章投進，以備覽觀。"又"諸路監司未經上殿者，雖從外移，先赴闕引對，方得之官。"并從其議。

職事上呈部，部上呈省，這纔得以上下維係，發布綱紀。今後雖然屬於兩制之類，職司寺監也不許單獨請對。"臣僚說："祖宗舊制，有五天進行一次轉對的，現今衹在月初實行，有允許朝官轉對的，現在衹是待制以上官員參預。自從在明堂舉行視朔禮之後，每年不過有一兩次，那麼一年當中皇上與臣子議論學問的時候很少。請求遇到不視朔的時候，就令官員撰寫章奏投進，以備觀覽。"又說"諸路監司未經上殿者，雖然是外移任官，也要先赴闕引對，纔能赴任。"都采納其建議。

百官相見儀制

百官相見儀制。乾德二年，詔曰："國家職位肇分，軌儀有序，冀等威之斯辨，在品式之惟明。矧著位之庶官及內司之諸使，以至軒墀引籍，州縣命官，凡進見於宰相，或參候於長吏，既爲總攝，合異禮容，稽於舊儀，且無定法。或傳晉天福、周顯德中，以廷臣、內職、賓從、將校，比其品數，著爲綱條，載於刑統，未爲詳悉。宜令尚書省集臺省官、翰林、秘書、國子司業、太常博士等詳定內外群臣相見之儀。"

百官相見儀制。乾德二年，下詔說："國家開始分職設位之時，軌儀有序，希望分辨等威，究明品式。而況在位的庶官及內司諸使，以至軒墀引籍，州縣命官，凡是進見宰相，或參候長官，既然是總管，應當有不同的禮儀，稽考舊典，還沒有定制。有人說晉天福、周顯德年間，將廷臣、內職、賓從、將校的相見禮儀，參照其官品，著爲條令，載於刑統，未能詳知。應該讓尚書省會集臺省官、翰林、秘書、國子司業、太常博士等詳定內外群臣相見的儀制。"

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奏：

兩省官除授、假使出入，并參宰相，起居郎以下參同舍人。五品以上官，遇於塗，斂馬側立，須其過。常侍以下遇三公、三師、尚書令，引避；其值僕射，斂馬側立。御史大夫、中丞皆分路行。起居郎以下避僕射，遇大夫，斂馬側立；中丞，分路。尚書丞郎、郎中、員外并參三師、三公、令、僕，郎中、員外兼參左右丞、本行尚書、侍郎及本轄左右司郎中、員外。御史大夫以下參三師、三公、尚書令，中丞兼參大夫，知雜事參中

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上奏：

兩省官拜授、假使出入時，都要參見宰相，起居郎以下人員參見宰相依行舍人儀制。五品以上官員，在路上遇到宰相，斂馬停步，站在路的一側，等待宰相走過。常侍以下人員遇到三公、三師、尚書令時，要退而避開；遇到僕射時，斂馬停步，站在路的一側。御史大夫、中丞遇到宰相都分路而行。起居郎以下官員迴避僕射，遇到大夫，斂馬停步，站在路的一側；遇到中丞，分路而行。尚書丞郎、郎中、員外都參見三師、三公、令、僕，郎中、員外同時參見左右丞、本行尚書、侍郎及本轄左右司郎中、員外。御史大夫以下官員參見三師、三公、尚書令，中丞同時參見大夫，知雜事參見中

丞，三院御史兼參知雜及本院之長。大夫避尚書令以上，遇僕射，斂馬側立而避。大夫遇尚書丞郎、兩省官諸司三品以上、金吾大將軍、統軍上將軍，皆分路。餘官遇中丞，悉引避。知雜兼避中丞，遇左右丞斂馬側立，餘皆分路。郎中及少卿監、大將軍以下，皆避知雜。三院同行，如知雜之例。少卿監并參本司長官，丞參少卿。諸司三品遇僕射於途，皆引避。諸衞大將軍參本衞上將軍。東宮官參隔品。凡參者若遇於途，皆避。

公參之禮，列拜堂上，位高受參者答焉。四赤縣令初見尹，趨庭，受拜後升廳如客禮。內客省使謁宰相、樞密使以客禮，閤門使以上列拜，皆答，客省副使至通事舍人、諸司使、樞密承旨不答焉。自樞密使副、宣徽使皆差降其禮，供奉官、殿直、教坊使副、辭令官、伎術官并趨庭，倨受。諸司副使參大使，通事舍人參閤門使，防禦、團練、刺史謁本道節帥，節度、防禦、團練副使謁本使，并具軍容趨庭，延以客禮。少尹、幕府於本院長官悉拜。防禦、團練判官謁本道節帥，并趨庭。上佐、州縣官見宰相、樞密使及本屬長官，并拜於庭；天長、雄武等軍使見宰相、樞密亦如之。參本府賓幕官及曹掾，縣簿、尉參令，皆拜。王府官見親王如賓職見使長，府縣官兼三館職者見大尹同。赤縣令、六品以下未嘗參官，見宰相、樞密及本司長官，并拜階上。流外見流內品官，并趨庭。

丞，三院御史同時參見知雜及本院官長。大夫迴避尚書令以上的官員，遇到僕射，斂馬側立迴避。大夫遇到尚書丞郎、兩省官諸司三品以上官員、金吾大將軍、統軍上將軍，都分路而行。其餘官吏遇到中丞，都要迴避。知雜兼迴避中丞，遇到左右丞就斂馬側立，其餘都分路而行。郎中及少卿監、大將軍以下官員，都迴避知雜。三院同行，按照知雜的例制。少卿監都要參見本司長官，丞參見少卿。諸司三品官員在路上遇到僕射，都要迴避。諸衞大將軍參見本衞上將軍。東宮官參見隔品。凡是相參見的官員在路上相遇，都要迴避。

公參之禮，在堂上列拜，如果參拜的人職位高那麼受參的人要予以答拜。四赤縣令初見尹時，在庭中趨步行走，尹受拜後令其進入廳堂，待如客禮。內客省使拜謁宰相、樞密使用客禮，閤門使以上官員列拜，都予以答拜，客省副使至通事舍人、諸司使、樞密承旨列拜不答。從樞密使副、宣徽使起都酌降禮格，供奉官、殿直、教坊使副、辭令官、伎術官都在庭中趨步而行，受拜者倨身接受。諸司副使參見大使，通事舍人參見閤門使，防禦、團練、刺史拜謁本道節帥，節度、防禦、團練副使拜謁本使，都要備用軍中儀度在庭中趨步而行，而後被用客禮相待。少尹、幕府對於本院長官都要行拜。防禦、團練判官拜謁本道節帥，都要在庭上趨步而行。上佐、州縣官拜見宰相、樞密使及本屬長官，都要在庭中行拜；天長、雄武等軍使進見宰相、樞密也如此。參見本府賓幕官及曹掾，縣簿、縣尉參見縣令，都要行拜。王府官進見親王行用賓職進見使長的禮節，府縣官兼三館職者進見大尹與之相同。赤縣令、六品以下人員未曾參官，進見宰相、樞密及本司長官時，都在階上行拜。流外進見流內品官，都要在庭上趨步而行。

諸司非相統攝，皆稱移牒。分路者不得籠街及占中道，依秩序以分左右。遇於驛舍，非相統攝及名位縣隔，先至者居之。臺省官當通官呵止者，如舊式。文武官不得假借呼稱，以紊朝制。當避路者，若被宣召及有所捕逐，許横度焉。

諸司如果不是相統攝的關係，都稱爲移牒。分路而行的人不能獨占街道及占有中道，依照官秩分爲左右。在驛舍相遇，如果不是相統攝的關係及名位相差遥遠，那麽就誰先到誰來居住。臺省官遇到通官呵止的情况，依用舊式。文武官員不得假藉稱呼，而混亂朝制。應當在路上迴避的，如果是被宣召及有追捕任務，准許任意行進。

又令："諸司使、副使、通事舍人見宰相、樞密使，升階、連姓通名展拜，不答拜。其見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宣徽使，以客禮展拜。"

又命令："諸司使、副使、通事舍人進見宰相、樞密使時，登上臺階、通報姓名展拜，不予答拜。其進見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宣徽使時，用客禮展拜。"

太平興國以後，又制京朝官知令録者，見本州長吏以客禮，三司判官、推官、主判官見本使，如郎中、員外見尚書丞郎之儀。

太平興國以後，又規定京朝官知令録的，用客禮進見本州長官，三司判官、推官、主判官進見本使，行用郎中、員外進見尚書丞郎的禮儀。

咸平中，又詔：開封府左右軍巡使、京官知司録及諸曹參軍到畿縣見京尹，并趨庭設拜。六年，命翰林學士梁顥等詳定閤門儀制，成六卷，因上言："三司副使序班、朝服比品素無定列，至道中，筵會在知制誥後、郎中前。今請同諸司、少卿監，班位在上。如官至給諫、卿監者，自如本品，朝會大宴隨判使赴長春殿起居引駕。其朝會引駕至前殿，與諸司使同退。"

咸平年間，又降詔：開封府左右軍巡使、京官知司録及諸曹參軍到京城近縣見京尹，都要在庭上趨步設拜。六年，命令翰林學士梁顥等人詳定閤門儀制，修成六卷，於是進言："三司副使序班、朝服品級素無定例，至道年間，其在筵會中的位次居於知制誥的後面、郎中的前面。現在請求令其比同諸司、少卿監，班位更在其上。如果官至給諫、卿監的，自當用本品定位，朝會大宴時隨判使赴長春殿請安引駕。朝會時引駕到前殿，與諸司使一同退下。"

大中祥符五年，復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詳定儀制：文武百官遇宰相、樞密使、參知政事，并避。起居郎以下遇給舍以上，斂馬。御史大夫遇東宫三師、尚書丞郎、兩省侍郎，分路而行。中丞遇三師、三少、太常卿、金吾上將軍，并分路而行。知雜御史遇尚書侍郎、諸司三品、金吾大將軍、統軍、諸衛上將軍，分路而行。三院同行如知雜例，不同行，遇左右丞，則避。尚書丞郎、郎中、員外遇三師、三公、尚書令，則避。郎中、

大中祥符五年，又命令翰林學士李宗諤等詳定儀制：文武百官遇到宰相、樞密使、參知政事時，都要迴避。起居郎以下人員遇到給舍以上官員時，斂馬停步。御史大夫遇到東宫三師、尚書丞郎、兩省侍郎時，分路而行。中丞遇到三師、三少、太常卿、金吾上將軍時，都分路而行。知雜御史遇到尚書侍郎、諸司三品、金吾大將軍、統軍、諸衛上將軍時，分路而行。三院同行時用知雜例式，若不同行，遇到左右丞時，就迴避。尚書丞郎、郎中、員外遇到三師、三公、尚書令時，就迴避。郎中、員外遇到丞郎時，就迴避。太常博士以下朝官遇到本司長官、三師、三公、

員外遇丞郎，則避。太常博士以下朝官遇本司長官、三師、三公、僕射、尚書丞郎、大夫、中丞、知雜御史，并避，權知判者不避，遇兩省給舍以上，斂馬。京官遇丞郎、給舍、大卿監、祭酒以上及本寺少監卿、司業，并避。諸軍衛大將軍以下遇上將軍、統軍，亦避。詹事遇上臺官，如卿監之例。庶子、少詹事至太子僕遇東宫三師、三少，并避；遇上臺官，如少卿監例。中允以下遇東宫三師、三少，并避；遇賓客、詹事，斂馬；遇上臺官，如太常博士例。應合避尚書者，并避三司使。其權知開封府如本官品避。其臺省官雖不合避，而職在統臨者，并避。武班、内職并依此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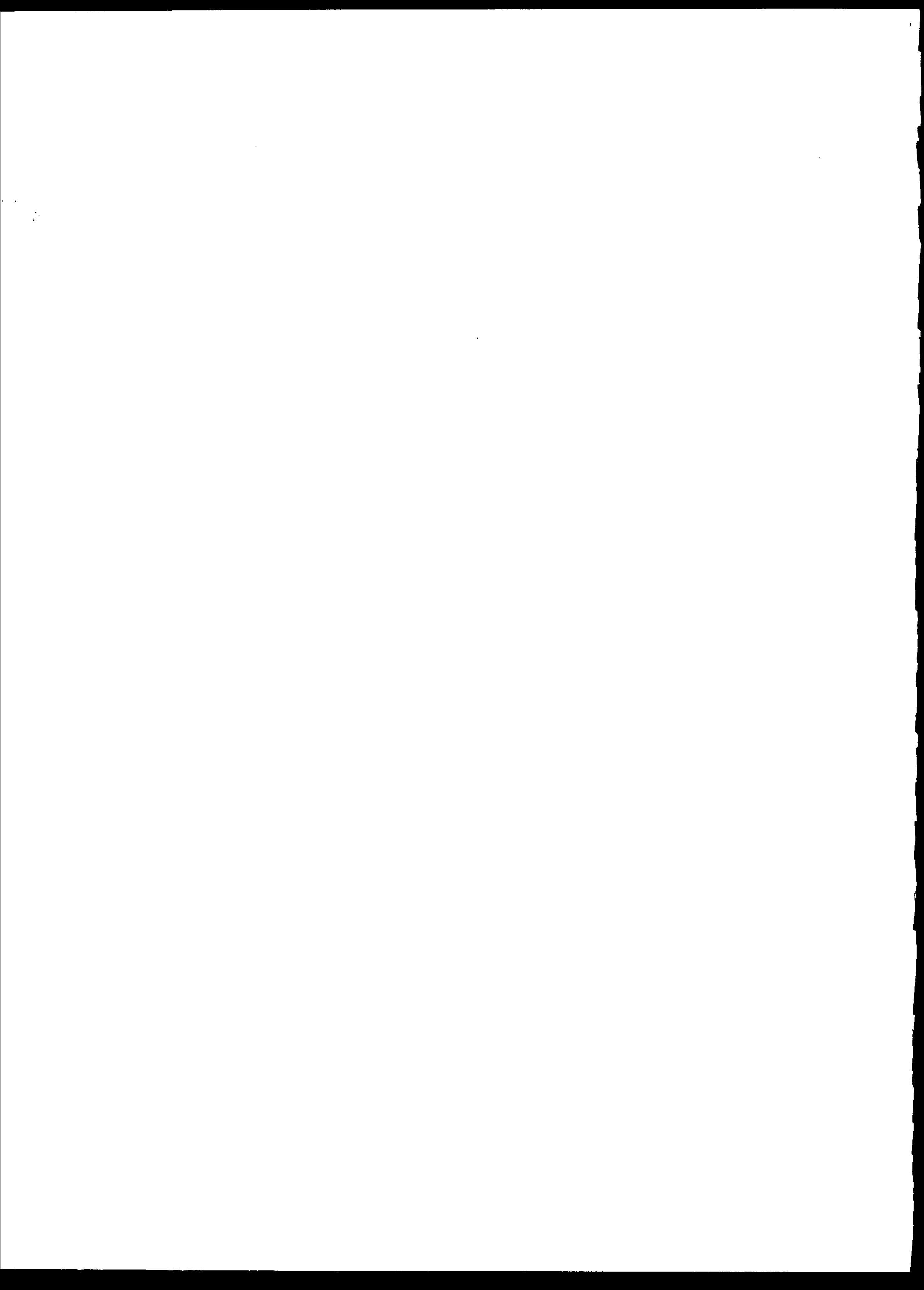
僕射、尚書丞郎、大夫、中丞、知雜御史時，都要迴避，對於權知判官不避，遇到兩省給舍以上官員時，斂馬停步。京官遇到丞郎、給舍、大卿監、祭酒以上官員及本寺少監卿、司業時，都要迴避。諸軍衛大將軍以下官員遇到上將軍、統軍，也要迴避。詹事遇到上臺官時，依用卿監之例。庶子，少詹事至太子僕遇到東宫三師、三少，都迴避；遇到上臺官，依用少卿監之例。中允以下官員遇到東宫三師、三少時，都要迴避；遇到賓客、詹事時，斂馬停步；遇到上臺官時，依用太常博士例制。應當迴避尚書的，都要迴避三司使。權知開封府官員依據本官品迴避。臺省官雖然不當迴避，而對位於統攝之職者，都要迴避。武班、内職都依用此例。

大觀二年，定王、嘉王府侍講沈錫等奏："二王出就外學，其初見及侍王禮儀、講説疏數之節，請如故事。"手詔："按祥符故事，記室、翊善見諸王，皆下拜。真宗特以張士遜爲王友，命王答拜，以示賓禮。今講讀輔翊之官，職在訓道，亦王友傅也，可如例，令王答拜。"群臣赴臺參、謝、辭者，新授、加恩、出使者。尚書侍郎則三院御史各一員、中丞、大夫皆對拜。三院仍班迎，不坐班即不赴。節度使、賓客、太常宗正卿則御史一員、中丞、大夫皆對拜。兩使留後至刺史、秘書監至五官正、上將軍至郎將、四廂都指揮使及内職軍校遥郡以上、樞密都承旨及内職帶正員官者、四赤縣令、三京司録、節度行軍至團練副使、幕職官任憲銜者，皆御史一員對拜，中丞、大夫對揖。亦令揖訖進言，得參風憲，再揖而退。若曾任中書、門下及左右丞皆不赴。加階勛、食邑、章服，館閣三司、開封府

大觀二年，定王、嘉王府侍講沈錫等進奏："二王出就外學，其初次相見及侍王的禮儀、講説的疏密程度，請求依照舊制而行。"皇帝手詔："考察祥符年間的舊例，記室、翊善進見諸王時，都要下拜。真宗特地把張士遜作爲王友，命令王答拜，以示賓客之禮。現在作爲講讀輔佐的官員，職事在於訓明大道，也是王的友傅，可依用此例，命令王答拜。"群臣赴臺參拜、致謝、辭别的，新授、加恩、出使的官員。如果是尚書侍郎就由三院御史各一名、中丞、大夫都行對拜。三院又要班迎，不坐班就不赴。如果是節度使、賓客、太常宗正卿就由一名御史、中丞、大夫都行對拜。如果是兩使留後至刺史、秘書監至五官正、上將軍至郎將、四廂都指揮使及内職軍校遥郡以上官員、樞密都承旨及内職帶正員官的、四赤縣令、三京司録、節度行軍至團練副使、幕職官任憲銜的，都由一名御史對拜，中丞、大夫對揖。也令其揖畢進言，得以參見御史，再揖而退。如果曾任官中書、門下及左右丞的都不赴臺。進加階勛、食邑、章服的，館閣三司、開封府職事及内職轉使額、軍額的，也不赴臺致謝。僕射經過正衙那天，臺官大夫以下的官員與百官一起，都到

職事及内職轉使額、軍額，亦不赴臺謝。僕射過正衙日，臺官大夫以下與百官，并詣幕次致賀。文官一品、二品曾任中書、樞密院者，不赴。大夫、中丞則郎中、少卿監、大將軍以下亦然。本官約止則不赴，僕射赴上都省者，罷此儀。

幕次致賀。曾任職中書和樞密院的一品、二品文官，不赴。如是大夫、中丞則郎中、少卿監、大將軍以下官員也如此。本官官約中止就不赴，僕射赴上都省的，罷用此儀。



宋史卷一百十九

志第七十二

禮(二十二)

賓禮(四)

録周後

昔周滅殷,封微子爲殷後,俾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宋以柴周之後爲二恪,又録孔子之後,亦先王崇德象賢之意也,故皆爲賓禮。其餘則有朝使之宴餞、歲時之廩饋及外國之使聘、遠方之朝貢,著其迓餞宴賚之式,登降揖遜之儀,備一代之制焉。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四日,詔曰:"封二王之後,備三恪之賓,所以示子傳孫,興滅繼絶。夏、商之居杞、宋,周、隋之啓介、酅,古先哲王,實用兹道。矧予凉德,歷試前朝,雖周德下衰,勉從於禪讓;而虞賓在位,豈忘於烝嘗?其封周帝爲鄭王,以奉周嗣,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又詔曰:"矧惟眇躬,逮事周室。謳歌獄訟,雖歸新造之邦;廟貌園陵,豈忘舊君之禮?其周朝嵩、慶二陵及六廟,宜令有司以時差官朝拜祭饗,永爲定式。仍命周宗正卿郭玘行禮。"乾德六年八月,詔於周太祖、世宗陵寢側,各設廟宇塑像,命右

過去周消滅殷,封微子爲殷後代繼承人,讓他修明殷代的禮制器物,作周王朝的賓客,與國家同享休祥。宋代把柴周的後人作爲二恪,又録用孔子的後人,也是先王崇德尚賢的遺意,所以這都是賓禮。其餘又有朝使的宴餞、歲時的廩饋及外國的使聘、遠方的朝貢,著定其歡迎餞行設宴饋贈的方法,登降揖讓的儀式,以備一代典制。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四日,皇帝下詔説:"封賜二王後人,備用三恪賓禮,用以傳示子孫,興續衰絶的世系。夏、商居有杞、宋,周、隋開啓介、酅,古聖先王,都運用此道。况我薄德之人,曾在前朝歷任官職,雖然周德其後衰落,勉爲實行禪讓;而虞賓在位,又豈能忘却烝嘗之禮?現在封周帝爲鄭王,以奉繼周嗣,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又下詔説:"我以微渺之身,得以侍奉周室。現今謳歌獄訟,雖然歸於新立之邦,可是廟貌園陵,又怎能忘却對舊君的施禮?周朝嵩、慶二陵及六廟,應該命令司吏按時遣官朝拜祭獻,永遠著爲定式。仍然命令周宗正卿郭玘行禮。"乾德六年八月,詔令在周太祖、世宗陵寢旁,各設廟宇塑像,命令右贊善大夫王碩掌管修建。開寶六年三月,周鄭王去世,詔

贊善大夫王碩管勾修蓋。開寶六年三月,周鄭王殂,詔輟朝十日。帝素服發哀於便殿。十月四日,葬周恭帝於順陵,詔特輟四日、五日朝參。

仁宗天聖六年,録故虢州防禦使柴貴子肅爲三班奉職。七年,録故太子少傅柴守禮孫詠爲三班奉職。其後,又録柴氏之後曰熙、曰愈、曰若拙、曰上善并爲三班奉職,曰餘慶、曰織爲州長史、助教,曰貽廓等十一人復其身,仍各賜錢一萬。又録世宗曾孫揆、柔,及貴曾孫日宣,守禮曾孫若訥,皆爲三班奉職。

嘉祐四年,著作郎何鬲言:"昔舜受堯、禹受舜之天下,而封丹朱、商均以爲國賓。周、漢以降以及於唐,莫不崇奉先代,延及苗裔。本朝受周天下,而近代之盛莫如唐,自梁以下,皆不足以崇襲。臣願考求唐、周之裔,以備二王之後,授以爵命,封縣立廟,世世承襲,永爲國賓。"事下太常議,曰:"古者立二王後,不惟繼絶,兼取其明德可法。五代草創,載祀不永,文章制度,一無可考。上取唐室,世數已遠,於經不合。惟周則我受禪之所自,義不可廢,宜訪求子孫,如孔子後衍聖公,授一京官,爵以公號,使專奉廟饗,歲時存問,賜之粟帛、牲器、祭服,每遇時祀,并從官給,其廟宇亦加嚴飾。如此,則上不失繼絶之義,度之於今,亦簡而易行。"從之。四月,詔曰:"先王推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褒其後嗣,賓以殊禮,豈非聖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民靈欣戴,曆數允集,而虞賓將遜,德美丕顯。頃者推命本始,褒及支庶,每遇南郊,許奏白身一名充班行,恩則厚矣,而義未稱。將上采姚、姒之舊,略循周、漢之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異其

令停止朝會十天。皇帝在便殿身穿素服進行哀悼。十月四日,將周恭帝埋在順陵,詔令特爲罷止四日、五日朝參。

仁宗天聖六年,録用原虢州防禦使柴貴的兒子柴肅爲三班奉職。七年,録用原太子少傅柴守禮的孫子柴詠爲三班奉職。後來,又録用柴氏後人柴熙、柴愈、柴若拙、柴上善都爲三班奉職,柴餘慶、柴織爲州長史、助教,柴貽廓等十一人免除賦役,又各賜一萬錢。又録用世宗曾孫柴揆、柴柔,及柴貴曾孫柴日宣、柴守禮曾孫柴若訥,都爲三班奉職。

嘉祐四年,著作郎何鬲説:"過去舜接受堯、禹接受舜的天下之後,封賜丹朱、商均,把他們作爲國賓。周、漢以下至於唐代,無不崇奉前代,推及其後裔。本朝接受周朝天下,而近代的盛世没有能比得上唐朝的,從梁朝以下都不足以崇奉。臣希望能考察尋求唐、周的後裔,以備作二王的後人,授與爵命,封縣立廟,世代相襲,永遠作爲國賓。"事情下到太常商議,太常説:"古代確立二王後人,不祇是要興繼絶世,兼取其有賢明之德可以效法。五代都屬於草創之國,世代不長,其文章制度,全無可考之處。上追取唐室,世代已相距遥遠,於經不合。祇有周朝是我朝受禪的源處,義不可廢,應該訪求其子孫,像孔子的後人衍聖公那樣,授與他一個京官的職位,賜以公的爵號,使他專門奉守祀廟,時常加以存問,賜與粟帛、牲器、祭服,每到歲時祭祀,都由官府出資致祭,其廟宇也要嚴加修飾。這樣,就會上不失興繼絶世之義,考度於今日,也簡單易行。"依從。四月,下詔:"先王推明紹天的倫序,崇尚尊賢的理義,褒舉前代後嗣,待以賓客殊禮,這豈不是聖人稽察往古報以今功的大典嗎?國家受命之原,是繼承周朝而興王,雖然百姓歡欣擁戴,合於天道,可是虞賓由此退遜,美德不顯。過去推算命運於初始,褒舉及於支庶旁族,每到南郊之時,准許他們奏進一名白身充入班行,推恩已然豐厚,可是施義還未相稱。將要上采姚、姒舊制,略循周、漢的事典,考明其嫡世,

仕進之路,申以土田之錫,俾廟寢有奉,饗祀不輟,庶幾乎《春秋》通三統、厚先代之制矣。宜令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如白身,即與京主簿,如爲班行者,即比類换文資,仍封崇義公,與河南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應緣祭饗禮料所須,皆從官給。如至知州資序,即别與差遣,却取以次近親,令襲爵授官,永爲定式。"八月,太常禮院定到内殿崇班、相州兵馬都監柴詠於柴氏諸族最長,詔换殿中丞,封崇義公,簽書奉寧軍節度判官事,以奉周祀。又以六廟在西京,而歲時祭饗無器服之數,令有司以三品服一、四品服二及所當用祭器給之。

熙寧四年,西京留司御史臺司馬光言:"崇義公柴詠祭祀不以儀式。周本郭姓,世宗后侄,爲郭氏後。今存周後,則宜封郭氏子孫以奉周祀。"帝閲奏,問王安石,安石曰:"宋受天下於世宗,柴氏也。"帝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安石曰:"爲人後於異姓,非禮也。雖受天下於郭氏,豈可以天下之故而易其姓氏所出?"帝然之。五年正月,柴詠致仕。詠長子早亡,嫡孫夷簡當襲。太常禮院言夷簡有過,合以次子西頭供奉官若訥承襲。詔以若訥爲衛尉寺丞,襲封崇義公,簽書河南府判官廳公事。

政和八年,徽宗詔曰:"昔我藝祖受禪于周,嘉祐中擇柴氏旁支一名封崇義公。議者謂不當封周。然禪國者周,而三恪之封不及,禮蓋未盡。除崇義公依舊外,擇柴氏最長見在者以其祖父爲周恭帝後,以其孫世世爲宣義郎,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以示繼絶之仁,爲國二恪,永爲定制。"

優加以公爵之稱,使其仕進之路與衆不同,頒賜土地,使其廟寢得以奉守,祭祀不斷,或許這樣能符合《春秋》通三統、厚先代的制度。應該命令司吏取來柴氏譜系,在諸房之中推舉一名最年長的人,讓他歲時親自奉守周室的祭祀。如果是白身,就贈與京主簿官職,如果是班行,就比照調换文資,再封崇義公,給與河南府、鄭州合并差遣,賜給十頃公田,專門掌管陵廟。致祭行禮所需要之物,都由官府提供,如果到了知州資序,就另外差遣,再取用其相次近親,令其襲爵授官,永遠立爲定式。"八月,太常禮院確定到内殿崇班、相州兵馬都監柴詠在柴氏諸族中最爲年長,詔令换任殿中丞,賜封崇義公,簽書奉寧軍節度判官事,以奉守周祀。又因爲六廟在西京,歲時祭獻没有器服的規定,命令司吏用一套三品服、兩套四品服及應當用到的祭器相供給。

熙寧四年,西京留司御史臺司馬光説:"崇義公柴詠進行祭祀不合儀式。周本是郭姓,世宗爲皇后的侄子,是郭氏的後人。現在存顯周朝後人,就應當封郭氏子孫來奉守周祀。"皇帝看過奏章,詢問王安石,安石説:"宋從世宗那裏接受天下,是柴氏。"皇帝説:"爲人後的人是其兒子。"安石説:"爲異姓人的後人,不合乎禮制。雖然柴氏是從郭氏那裏接受天下,又豈能因爲天下的緣故而改變其本姓?"皇帝以爲正確。五年正月,柴詠致仕。柴詠長子早亡,嫡孫夷簡應當繼承其官。太常禮院説夷簡犯有錯誤,應當讓次子西頭供奉官若訥繼承。詔令任若訥爲衛尉寺丞,襲封崇義公,簽書河南府判官廳公事。

政和八年,徽宗下詔説:"過去我朝藝祖受禪於周朝,嘉祐年間選擇柴氏旁支一名人員賜封崇義公。有人議論説不應當封賜周後。然而禪讓國家的是周朝,若三恪之封不到,那麽於禮未能符合。除了崇義公依舊封賜外,選擇柴氏族中現今健在的最爲年長的人,把他的祖父作爲周恭帝後人,讓他的孫子世世代代爲宣義郎,監護周朝陵廟,給與他知縣的俸禄,以顯示續存絶世的仁義,

作爲國家的二恪,永遠立爲定制。"

紹興五年,詔周世宗玄孫柴叔夏爲右承奉郎,襲封崇義公,奉周後。二十六年,叔夏升知州資序,别與差遣。以子國器襲封,令居衢州,朝廷有大禮,則入侍祠如故事。其柴大有、柴安宅亦各補官。

紹興五年,詔令任命周世宗玄孫柴叔夏爲右承奉郎,襲封崇義公,奉守周後。二十六年,叔夏升爲知州資序,另行差遣。讓他的兒子國器襲封,讓他居住在衢州,朝廷舉行大禮時,就按照舊制入朝侍祠。柴大有、柴安宅也各自補任官職。

淳祐九年,又以世宗八世孫柴彦穎特補承務郎,襲封崇義公。

淳祐九年,又讓世宗八世孫柴彦穎特補承務郎,襲封崇義公。

時又求隋、唐及朱氏、李氏、石氏、劉氏、郭氏之後,及吴越、荆南、湖南、蜀漢諸國之子孫,皆命以官,使守其祀。具見《本紀》、《世家》。

這時又尋找隋、唐及朱氏、李氏、石氏、劉氏、郭氏的後人,及吴越、荆南、湖南、蜀漢諸國的子孫,都委任官職,使奉守其祭祀。都見於《本紀》、《世家》。

録先聖後

録先聖後。仁宗景祐二年,詔以孔子四十六世孫北海尉宗愿爲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皇祐三年七月,詔曰:"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宜以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

録用先聖後人。仁宗景祐二年,詔令任命孔子第四十六世孫北海尉宗愿爲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皇祐三年七月,下詔説:"本朝以來,世代都任命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使之奉守廟祀。近年來廢止不行,這不是用以尊奉先聖的做法。應該讓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

至和初,太常博士祖無擇言:"按前史,孔子後襲封者,在漢、魏曰褒成、褒尊、宗聖,在晋、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隋并封鄒國,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不可以祖謚而加後嗣。"遂詔有司定封宗愿衍聖公,令世襲焉。

至和初年,太常博士祖無擇説:"按照前代史籍記載,孔子後人襲封的,在漢、魏時叫褒成、褒尊、宗聖,在晋、宋時叫奉聖,在後魏時叫崇聖,在北齊時叫恭聖,在後周、隋時都封爲鄒國,在唐初叫褒聖,開元年間,開始追謚孔子爲文宣王。現在又把其後人封爲文宣公,不能用祖謚施加於後嗣身上。"於是詔令司吏定封宗愿爲衍聖公,令其世代相襲。

治平初,用京東提點王綱言,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其襲封人如無親屬在鄉里,令常任近便官不得去家廟。

治平初年,采納京東提點王綱的建議,今後不讓孔氏子弟知仙源縣,襲封人如果在鄉里没有親屬,命令常任近便官不能去家廟。

熙寧中,以四十八代孫若蒙爲沂州新泰縣主簿,襲封。

熙寧年間,讓孔子第四十八代孫若蒙爲沂州新泰縣主簿,襲封。

元祐初,朝議大夫孔宗翰辭司農少卿,請依家世例知兖州以奉祀。又言:"孔子後襲封疏爵,本爲侍祠,

元祐初年,朝議大夫孔宗翰辭去司農少卿,請求依照家世例制知兖州以奉祭祀。又説:"孔子後人襲封爵號,本是爲了侍祠而設,現在却兼

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請自今襲封者，無兼他職，終身使在鄉里。”朝議依所請，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襲封者專主祠事，增賜田百頃，共祭祀之餘許均贍族人。其差墓户并如舊法。賜書，置教授一員，教諭其家子弟，鄉鄰或願學者聽。改衍聖公爲奉聖公，及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之。其後，通直郎孔宗壽等舉若蒙弟若虚襲封，仍請自今衆議擇承襲之人，不必子繼，庶幾留意祖廟，惇睦族人。

宣和三年，詔宣議郎孔端友襲封衍聖公，爲通直郎、直秘閣，仍許就任關升，以示崇奬。端友言：詔敕文宣王後與親屬一人判司簿尉，今孔若采當承繼推恩。詔補迪功郎。

高宗紹興二年，以四十九代孫孔玠襲封衍聖公；其後，以播，以文遠，以萬春，以洙，終宋世，皆襲封主祀事。

領他官，不在故郡。請求今後襲封之人，不要兼任他職，讓他終身在鄉里供職。”朝廷商議依從他的請求，任命官吏來掌管其用度，興建學校來教育其子孫，襲封人專門掌管祭祀之事，增加賜田百頃，供給祭祀之餘，准許其給族人均分。差遣守墓之家都按舊制進行。賜與書籍，設置一名教授，教導其族人子弟，鄉鄰或願意學的人可以聽任。改衍聖公爲奉聖公，并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給他。後來，通直郎孔宗壽等推舉若蒙弟若虚襲封，又請求今後衆人商議選擇承襲者，不一定要由兒子承襲，希望能關注祖廟，和睦族人。

宣和三年，詔令宣議郎孔端友襲封衍聖公，爲通直郎、直秘閣，且允許其就任并可按資歷升官，以示推崇褒奬。端友説：詔書敕令文宣王後人與一名親屬判司簿尉，現在孔若采應當繼承推恩。詔令補任迪功郎。

高宗紹興二年，任命第四十九代孫孔玠襲封衍聖公；後來，又任命孔播、文遠、萬春、孔洙，整個宋代，都相繼襲封主持祭祀之事。

群臣朝使宴餞

群臣朝覲出使宴餞之儀。太祖、太宗朝，藩鎮牧伯，沿五代舊制，入覲及被召、使回，客省齎籤賜酒食。節度使十日，留後七日，觀察使五日。代還，節度使五日，留後三日，觀察一日，防禦使、團練使、刺史并賜生料。節度使以私故到闕下，及步軍都虞候以上出使回者，亦賜酒食、熟羊。群臣出使回朝，見日，面賜酒食，中書、樞密、宣徽使、使相并樞密使伴；三司使、學士、東宫三師、僕射、御史大夫、節度使并宣徽使伴；兩省五品以上、侍御史、中丞、三司副使、東宫三少、尚書丞郎、卿監、上將軍、留後、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宣慶宣政昭宣使并客省使伴；少卿監、大將軍、諸司使以下任

群臣朝覲出使宴餞的儀式。太祖、太宗朝，藩鎮牧伯，沿用五代舊制，入朝進見及被宣召回朝、任使歸來時，都由客省付與標識來賞賜酒食。節度使賜食十天，留後七天，觀察使五天，被調職回朝之後，節度使賜食五天，留後三天，觀察使一天，防禦使、團練使、刺史都賜以生料。節度使因私事到朝廷，及步軍都虞候以上的官員出使回來的，也賜以酒食、熟羊。群臣出外任使之後回朝廷，進見那天，當面賜以酒食，中書、樞密、宣徽使、使相都由樞密使陪伴；三司使、學士、東宫三師、僕射、御史大夫、節度使都由宣徽使陪伴；兩省五品以上官員、侍御史、中丞、三司副使、東宫三少、尚書丞郎、卿監、上將軍、留後、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宣慶宣政昭宣使都由客省使陪伴；少卿監、大將軍、諸司使以下任發運轉運提點刑獄、知軍州、通判、都監、巡檢回來的就予以賜食，都由通事舍人陪

發運轉運提點刑獄、知軍州、通判、都監、巡檢回者即賜，并通事舍人伴；客省、引進、四方館、閤門使并本廳就食。群臣賀，賜衣；奉慰，并特賜茶酒，或賜食。外任遣人進奉，亦賜酒食，或生料。自十月一日後盡正月，每五日起居，百官皆賜茶酒，諸軍分校三日一賜。冬至、二社、重陽、寒食，樞密近臣、禁軍大校或賜宴其第及府署中，率以爲常。

大中祥符五年，詔自今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官，同列出使，并許醵錢餞飲，仍休假一日。餘官有親屬僚友出行，任以休務日餞送。故事，樞密、節度使、使相還朝，咸賜宴於外苑。見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仍設食，當直翰林龍圖閣學士以上、皇親、觀察使預坐。八年四月，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王能自鎮定來朝，宴於長春殿。閤門言："舊制，節度使掌兵，無此禮例。既赴坐，則殿前馬軍都校當侍立，於品秩非便。"遂令皆預位。

中興，仍舊制。凡宰相、樞密、執政、使相、節度、外國使見辭及來朝，皆賜宴内殿或都亭驛，或賜茶酒，并如儀。

朝臣時節饋廩

時節饋廩。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麵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旦遂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俄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麵各三十斛。其後，以廢務非便，奏罷會，而賜如故。又制僕射、御史大夫、中丞、節度、留後、觀察、内客省使、權知開封府，正、至、寒食，并客省齎籤賜

伴；客省、引進、四方館、閤門使都到本廳就食。群臣祝賀，賞賜衣裝；奉致慰問，都特別賜與茶酒，或賜食。外任官派遣人有所進奉時，也賜以酒食或生料。從十月一日起直到第二年正月結束，每五天一次向皇帝請安，百官都賜以茶酒，諸軍分校三天一頒賜。冬至、二社、重陽、寒食節，樞密近臣、禁軍大校有時在其宅第及府署中賜宴，成爲常事。

大中祥符五年，詔令今後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官員，同列出外任使時，都允許他們聚錢餞飲，并休假一天。其餘官員若有親屬僚友要出行的，都讓他們在休務日設宴相送。按照舊制，樞密、節度使、使相回朝時，都在外苑賜宴。辭行那天，在長春殿賜酒五巡，再設饌食，當直翰林龍圖閣學士以上官員、皇親、觀察使預坐。八年四月，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王能從鎮定來到朝廷，在長春殿設宴。閤門説："按照舊制，節度使掌管軍事，没有這樣的禮制。赴坐之後，那麼殿前馬軍都校應當侍立，這對於其品秩來説不適宜。"於是下令都參加宴飲。

中興時期，沿用舊制。凡是宰相、樞密、執政、使相、節度、外國使節前來辭行或朝見，都在内殿或都亭驛賜宴，或者賜以茶酒，都按照儀式進行。

時節饋贈糧米。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因爲宰相王旦過生日，詔令賞賜羊三十隻、酒五十壺、米麵各二十斛，命令諸司設帳，京府準備好衙前樂，允許他宴請親友。王旦於是宴請近臣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不久又賞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隻，酒三十壺，米麵各三十斛。後來，因爲耽誤職事而不便，奏請罷止宴會，但賞賜依舊。又制令僕射、御史大夫、中丞、節度、留後、觀察、内客省使、權知開封府，在元正、冬至、寒食日，都由客省付與標識賞賜羊、酒、米、麵；立春，賞賜春盤；寒食，賞賜神

羊、酒、米、麵；立春，賜春盤；寒食，神餤、餳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陽，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賜冰。四廂及廂都指揮使，中書舍人，統軍，防禦、團練使，刺史，客省使，樞密都承旨，知銀臺司、審刑院，三司三司勾院，諸司使，禁軍校、忠佐，海外諸蕃進奉領刺史以上，至寒食，并賜節料；立春，奉内朝者皆賜幡勝。

餤、甜粥；端午節，賞賜粽子；伏天，賞賜蜜沙冰；重陽節，賞賜米糕，都有酒；三伏天，每隔五天賞賜一回冰。四廂及廂都指揮使，中書舍人，統軍，防禦、團練使，刺史，客省使，樞密都承旨，知銀臺司、審刑院，三司三司勾院，諸司使，禁軍校、忠佐，海外諸蕃進奉領刺史以上官員，到寒食節時，都賞賜節料；立春，奉職内朝的人都賞賜幡勝。

元祐二年十一月冬至，詔賜御筵於吕公著私第，遣中使賜上尊酒、香藥、果實、縷金花等，以御飲器勸酒，遣教坊樂工，給内帑錢賜之。及暮賜燭，傳宣令繼燭，皆異恩也。

元祐二年十一月冬至，詔令在吕公著的私宅賞賜御筵，派遣宫中使者賜給上等酒、香藥、果物、縷金花等，用御飲器勸酒，派遣教坊樂工前往，頒賜内帑錢。傍晚時賜蠟燭，傳喚宣令繼以燭火，都是異常的恩典。

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宗賜宰臣秦檜詔曰："省所奏辭免生日賜宴。朕聞賢聖之興必五百歲，君臣之遇蓋亦千載。夫以不世之英，值難逢之會，則其始生之日，可不爲天下慶乎！式燕樂衎，所以示慶也。非喬岳之神無以生申、甫，非宣王之能任賢無以致中興。今日之事，不亦臣主俱榮哉。宜服異恩，毋守冲節。所請宜不允。"

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宗賜宰臣秦檜詔説："省所奏書要辭免生日賜宴。朕聽説聖賢的出現一定要五百年一次，君臣的相遇大概也是千載一逢。以不世出的英才，值此難逢的時會，那麽其出生之日，能不爲天下人慶賀嗎！宴飲和樂，以示慶賀。不是高山之神異就不能誕生申、甫，不是宣王的能任用賢才就不會出現中興。今天的事，不也是君臣共有的榮耀嗎？應該領受别樣的加恩，不要持守謙冲之節。所請求的事應該不予准許。"

外國君長來朝

宋朝之制，凡外國使至，及其君長來朝，皆宴于内殿，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皆預。

宋朝的制度，凡是外國使節到來，及其國君前來朝見，都在内殿宴請，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的官員都參加。

太祖建隆元年八月三日，宴近臣於廣政殿，江南、吴越朝貢使皆預。乾德三年五月十六日，宴近臣及孟昶于大明殿。開寶四年五月七日，宴近臣及劉鋹于崇德殿。十一月五日，江南李煜、吴越錢俶各遣子弟來朝，宴于崇德殿。八年三月晦，宴契丹使于長春殿。

太祖建隆元年八月三日，在廣政殿宴請近臣，江南、吴越朝貢使都參加。乾德三年五月十六日，在大明殿宴請近臣及孟昶。開寶四年五月七日，在崇德殿宴請近臣及劉鋹。十一月五日，江南李煜、吴越錢俶各自派遣子弟來朝見，在崇德殿設宴款待。八年三月晦日，在長春殿宴請契丹使者。

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十一日，宴兩浙進奉使、契丹國信使及李煜、劉

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十一日，在崇德殿宴請兩浙進奉使、契丹國信使及李煜、劉鋹、禁軍都指

鋹、禁軍都指揮使以上于崇德殿，不舉樂，酒七行而罷。契丹遣使賀登極也。五月十一日，再宴契丹使于崇德殿，酒九行而罷，以其貢助山陵也。三年正月十六日，宴劉鋹、李煜、契丹使、諸國蕃客于崇德殿，以契丹使來賀正故也。三月二十五日，吴越錢俶來朝，宴于長春殿，親王、宰相、節度使、劉鋹、李煜皆預。十月十六日，宴宰相、親王以下及契丹使、高麗使、諸州進奉使於崇德殿，以乾明節罷大宴故也。是後，宴外國使爲常。

其君長來朝，先遣使迎勞於候館，使者朝服稱制曰“奉制勞某主”，國主迎於門外，與使者俱入升階，使者執束帛，稱有制，國主北面再拜稽首受幣，又再拜稽首，以土物儐，使者再拜受。國主送使者出，鴻臚引詣朝堂，所司奏聞，通事舍人承敕宣勞，再拜就館。翌日，遣使戒見日如儀。又次日，奉見于乾元殿，設黄麾仗及宫縣大樂。典儀設國主位於縣南道西北向，又設其國諸官之位於其後。所司迎引，國主服其國服，至明德門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西房，即御位。典儀贊拜，國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勞，皆再拜稽首，敕升坐，又再拜稽首，至坐，俯伏避席。侍中承制曰“無下拜”，國主復位。次引其國諸官以次入，就位再拜并如上儀。侍中又承制勞還館，通事舍人引國主降，復位，再拜稽首，出。其國諸官，皆再拜以次出。侍中奏禮畢，皇帝降坐。其錫宴與受諸國使表及幣，皆有儀，具載《開寶通禮》。

揮使以上官員，不設音樂，酒行七巡而罷宴。這是因爲契丹遣使來祝賀皇帝即位。五月十一日，在崇德殿再次宴請契丹使，酒行九巡而罷宴，這是因爲他們進貢助修山陵的緣故。三年正月十六日，在崇德殿宴請劉鋹、李煜、契丹使、諸國蕃客，這是因爲契丹使者前來祝賀新年。三月二十五日，吴越錢俶前來朝見，在長春殿設宴款待，親王、宰相、節度使、劉鋹、李煜都參加。十月十六日，在崇德殿宴請宰相、親王以下人員及契丹使、高麗使、諸州進奉使，這是因爲乾明節罷止了大宴的緣故。此後，宴請外國使節成爲常制。

外國國君來朝見時，先遣使到候館迎候慰問，使者身穿朝服，口稱制令説“奉制慰問某主”，國主到門外相迎，與使者一同進去登上臺階，使者手裏拿着束帛，稱説有制，國主面向北再拜稽首接受贈帛，又再拜稽首，敬上其方國土産，使者再拜接受。國主送使者出門，鴻臚引導國主來到朝廷之上，司吏奏知皇帝，通事舍人承敕宣示慰問，國主再拜回到館舍。第二天，遣使告誡接見時按照儀式進行。第三天，在乾元殿進見，設置黄麾儀仗及宫懸大樂。典儀在宫懸南面道西面向北設置國主的位次，又在其後面設置其國諸官位次。司吏迎候引導，國主身穿其方國之服，來到明德門外，通事舍人引導就位。侍中奏稱中嚴，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從西房出來，來到御位。典儀贊唱揖拜，國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問慰勞，都再拜稽首，敕令升坐，又再拜稽首，來到座位，俯伏避席。侍中承制説“不要下拜”，國主回到原位。接着引導其國諸官依次進入，就位再拜都按照上面的儀式進行。侍中又承制勞請回館，通事舍人引導國主下去，回到原位，再拜稽首，出門。其國諸官，都再拜依次出去，侍中奏稱禮儀結束，皇帝離座。賜宴與接受諸國使表及帛，都有儀式，全都記載在《開寶通禮》之中。

契丹夏國使副見辭儀

契丹國使入聘見辭儀。自景德澶淵會盟之後，始有契丹國信使副元正、聖節朝見。大中祥符九年，有司遂定儀注。

前一日，習儀于驛。見日，皇帝御崇德殿。宰臣、樞密使以下大班起居訖，至員僚起居後，館伴使副一班入就位，東面立。次接書匣閤門使升殿立。次通事入，不通，喝拜，兩拜，奏聖躬萬福，又喝兩拜，隨呼萬歲，喝祗候，赴東西接引使副位。舍人引契丹使副自外捧書匣入，當殿前立。天武官擡禮物分東西面入，列於殿下，以東爲上。舍人喝天武官起居，兩拜，隨呼萬歲，奏聖躬萬福，喝各祗候。閤門從東階降，至契丹使位北。舍人揖使跪進書匣，閤門側身搢笏、跪接，舍人受之。契丹使立，閤門執笏捧書匣升殿，當御前進呈訖，授内侍都知，都知拆書以授宰臣，宰臣、樞密進呈訖，遂擡禮物出。舍人與館伴使副引契丹使副至東階下，閤門使下殿揖引同升，立御前。至國信大使傳國主問聖體，通事傳譯，舍人當御前鞠躬傳奏訖，揖起北使。皇帝宣閤門迴問國主，北使跪奏，舍人當御前鞠躬奏訖，遂揖北使起，却引降階至辭見位，面西揖躬。舍人當殿通北朝國信使某官某祗候見，應喏絶，引當殿，喝拜，大起居，其拜舞并依本國禮。出班謝面天顔，歸位，喝拜舞蹈訖，又出班謝沿路驛館御筵茶藥及傳宣撫問，復歸位，喝拜舞蹈訖，舍人宣有敕賜窄衣一對、金蹀躞子一、金塗銀冠一、靴一兩、衣着三百匹、銀二百兩、鞍轡馬一，每句應喏，跪受，起，拜舞蹈訖，喝祗候，應喏西出。凡傳語并奏

契丹國使者入聘辭行的儀式。自從景德年間澶淵會盟以後，開始有契丹國信使副在元旦、聖節時朝見。大中祥符九年，司吏便定下儀制。

前一天，在候館演習儀式。朝見那天，皇帝御臨崇德殿。宰臣、樞密使以下官員組成的大班請安完畢，到官僚請安結束後，館伴使副一班進入就位，面向東站立。接着接書匣閤門使升殿侍立。接着通事進入，不通報，喝拜，兩次揖拜，奏稱聖上萬福，又贊喝兩次揖拜，隨着高呼萬歲，喝令祗候，赴往東西接引使副位次。舍人引導契丹使副從外面捧着書匣進入，在殿前站立。天武官抬着禮物分東西兩側進入，在殿下陳列，以東爲上。舍人贊喝天武官請安，兩次揖拜，隨着高呼萬歲，奏稱聖上萬福，喝令各自祗候。閤門從東階下來，來到契丹使位北側。舍人揖請其跪進書匣，閤門側身插笏、跪下接過，舍人接受書匣。契丹使奉立，閤門拿着笏捧着書匣上殿，來到御座前進呈完畢，交給内侍都知，都知打開書札交給宰臣，宰臣、樞密進呈完畢，就將禮物抬出來。舍人與館伴使副引導契丹使副來到東階下，閤門使下殿揖請一同上殿，站到御座之前。等到國信大使傳達國主問候聖安時，通事加以翻譯，舍人在御前鞠躬傳奏完畢，揖請北使起身。皇帝宣令閤門回問國主，北使跪下奏陳，舍人在御前跪奏完畢，便揖請北使起身，回頭引導他走下臺階來到辭見位次，面向西揖拜鞠躬。舍人在殿上通報北朝國信使某官某祗候進見，答應之後，引導其來到殿上，喝令致拜，進行大請安，其拜舞都依照本國禮節。走出班列謝以仰對天顔，回到原位，喝拜起舞完畢，又走出班列感謝沿路驛館御筵茶藥及傳令宣旨撫問，又回到原位，喝拜起舞完畢，舍人宣讀敕令賜緊身衣一對、金蹀躞子一個、塗金銀冠一個、靴子一雙、布料三百匹、銀子二百兩、披戴鞍轡的馬一匹，每句宣敕北使都加以應諾，跪下接受，起身，拜舞完畢，喝令祗候，北使應諾着從西面出去。凡是傳達話語和奏稱聖上萬福、致辭，都由通事翻譯，舍人在殿上

聖躬萬福、致辭，并通事傳譯，舍人當殿鞠躬奏聞，後同。次通北朝國信副使某官某祗候見，其拜舞、謝賜、致詞并如上儀，西出。其敕賜衣一對，金腰帶一，幞頭、靴、笏、衣着二百匹，銀器一百兩，鞍轡馬一。次通事及舍人引舍利已下分班入，不通，便引合班，贊喝大起居，拜舞如儀。舍人喝有敕賜衣服、束帶、衣着、銀器分物，應喏跪受，擡擔床絶，起，舞蹈拜訖，喝各祗候分班引出。次引差來通事以下從人分班入，不通，便引合班，喝兩拜，奏聖躬萬福，又拜，隨呼萬歲，喝有敕各賜衣服、腰帶、衣着、銀器分物，應喏跪受，起，喝兩拜，隨拜萬歲，喝各祗候唱喏分班引出。次行門、殿直入，起居訖，殿上侍立。文明殿樞密直學士、三司使、內客省使下殿。舍人合班奏報閤門無事，唱喏訖，卷班西出。客省、閤門使以下東出，其排立，供奉官已下横行合班。宣徽使殿上喝供奉官已下各祗候分班出，并如常儀。皇帝降坐還內。

宴日，契丹使副以下服所賜，承受引赴長春殿門外，并侍宴臣僚宰執、親王、樞密使以下祗候。俟長春殿諸司排當有備，閤門使附入內都知奏班齊，皇帝坐，鳴鞭，宰臣、親王以下并宰執分班，舍人引入。其契丹使副綴親王班入。舍人通某甲以下，唱喏，班首奏聖躬萬福，喝各就坐、兩拜，隨呼萬歲，喝就坐，分班引上殿。或皇帝撫問契丹使副，舍人便引下殿，喝兩拜，隨拜萬歲，喝各就坐。次舍人、通事分引舍利以下東西分班，喝兩拜，喝就坐，分引赴兩廊下。次舍人引差來通事、從人東西分班入，合班，喝兩拜，隨拜萬歲，喝就坐，分引赴兩廊。次喝教坊已下兩

鞠躬奏知皇上，後面相同。接着通報北朝國信副使某官某祗候進見，其拜舞、謝賜、致詞都按照上面的儀式進行，從西面出去。敕令賜衣服一對，金腰帶一條，幞頭、靴、笏，衣料二百匹，銀器一百兩，披戴鞍轡的馬一匹。接着通事及舍人引導舍利以下人員分班進入，不通報，就引導合班，贊喝大請安，按照儀式進行拜舞。舍人贊喝有敕賜衣服、束帶、衣料、銀器分物，都應諾着跪下接受，抬擔床過完之後，起身，起舞拜畢，喝令各祗候分班引導出去。接着引導派來的通事以下官員的隨從分班進入，不予通報，便引導合班，贊喝兩拜，奏稱聖上萬福，又揖拜，隨着高喊萬歲，喝令有敕各賜衣服、腰帶、衣料、銀器分物，都應諾着跪下接受，起身，贊喝兩拜，隨着拜祝萬歲，喝令各祗候唱諾分班引導出去。接着行門、殿直進入，請安完畢，在殿上侍立。文明殿樞密直學士、三司使、內客省使下殿。舍人合班奏報閤門無事，唱諾完畢，整班從西面出去。客省、閤門使以下官員從東面出去，序立時，供奉官以下人員横行合班。宣徽使在殿上喝令供奉官以下的各祗候分班出去，都按照常儀進行。皇帝離座回到宫內。

宴請那天，契丹使副以下人員穿上所賜衣服，由人引導到長春殿門外，和侍宴臣僚宰執、親王、樞密使以下官員敬候。等到長春殿諸司準備完畢，閤門使附同入內都知奏稱朝班已到齊，皇帝入座，鳴放鞭炮，宰臣、親王以下官員連同宰執分班而出，舍人引入。契丹使副附綴在親王班進入。舍人通報某甲以下人員，他們答應着，班首奏稱聖上萬福，喝令各自就座、兩拜，隨着高喊萬歲，喝令就座，分班引導上殿。如果皇帝撫問契丹使副，舍人便引導其下殿，喝令兩拜，隨着拜祝萬歲，喝令各自就座。接着舍人、通事分别引導舍利以下人員分爲東西班列，贊喝兩拜，喝令就座，分别引導到兩廊之下。接着舍人引導差遣來的通事、從員分東西班進入，合班，贊喝兩拜，隨着拜祝萬歲，喝令就座，分别引導到兩廊。接着唱喝教坊以下人員兩拜，班首奏稱

拜，班首奏聖躬萬福，又喝拜，兩拜，隨拜萬歲，喝各祗候。次引看盞二人稍近前，喝拜，兩拜，隨拜萬歲，喝上殿祗候，分東西上殿立。有司進茶床，内侍酹酒，訖，閤門使殿上御前鞠躬奏某甲已下進酒，餘如常儀。宴起，宰臣已下降階，舍人喝兩拜，搢笏，舞蹈，喝各祗候，分班出。次舍利合班，喝兩拜，舞蹈，三拜，拜謝訖，喝各祗候分引出。次通事、從人合班，喝兩拜，隨拜萬歲，喝各祗候，分班引出。次喝教坊使已下兩拜，隨拜萬歲，喝各祗候。如傳宣賜茶酒，又喝謝茶酒拜，兩拜，隨拜萬歲，喝各祗候，出。閤門使殿上近前側奏無事，皇帝降坐，鳴鞭還内。

辭日，皇帝坐，内殿起居班欲絶，諸司排當有備，催合侍宴臣僚東西相向，班立崇德殿庭。俟奏班齊，舍人喝拜，東西班殿侍兩拜，奏聖躬萬福，喝各祗候。次舍人通館伴使副某甲以下常起居，次通契丹使某甲常起居，次通副使某甲常起居，俱引赴西面立。次通宰臣以下横行，通某甲以下，應喏，奏聖躬萬福，喝各就坐，應喏，兩拜呼萬歲，分升殿東西向立。次通事、舍人引契丹舍利以下，次差來通事、從人，俱分班入，當殿兩拜，奏聖躬萬福，喝各就坐，兩拜，呼萬歲，分引赴兩廊立。次通教坊使、看盞。及進茶床、酹酒并閤門奏進酒，并如長春宴日之儀。酒五巡，起。宰臣以下降階班立，兩拜、搢笏、舞蹈，三拜，喝各祗候。宰臣以下并三司使、文明殿學士、樞密直學士升殿侍立，其餘臣僚并契丹使并出。次引舍利及差來從人，俱兩拜萬歲訖，分班引出。如傳宣賜茶酒，更

聖上萬福，又喝拜，兩拜，隨着拜祝萬歲，喝令各祗候。接着引導兩名看盞人稍稍近前，喝拜，兩拜，隨之拜祝萬歲，喝令上殿祗候，分東西兩側上殿侍立。司吏進上茶几，内侍灑酒祭地，之後，閤門使在殿上御位前鞠躬奏稱某甲以下人員進酒，其餘的與常儀相同。宴會結束，宰相以下官員走下臺階，舍人贊喝兩拜，插笏，起舞，喝令各祗候，分班出去。接着是舍利合班，贊喝兩拜，起舞，三拜，拜謝完後，喝令各祗候分别引導出去。接着是通事、從員合班，贊喝兩拜，隨着拜祝萬歲，喝令各祗候，分班引導出去。接着贊喝教坊使以下人員兩拜，隨着拜祝萬歲，喝令各祗候。如果傳旨宣賜茶酒，又贊喝謝賜茶酒而拜，兩拜，隨之拜祝萬歲，喝令各祗候，出去。閤門使在殿上靠近御位一側奏稱無事，皇帝走下御座，鳴放鞭炮返回宫内。

辭行那天，皇帝就座，内殿請安班快要走完，諸司安排妥當，催促應當侍宴的臣僚東西相對，在崇德殿庭班立。等到奏稱班列到齊時，舍人喝拜，東西班殿侍兩拜，奏稱聖上萬福，喝令各祗候。接着舍人通報館伴使副某甲以下人員進行日常請安，接着通報契丹使某甲進行日常請安，接着通報副使某甲進行日常請安，都引導到面向西的位置站立。接着通報宰相以下的官員横行，通報某甲以下人員，他們答應着，奏稱聖上萬福，贊喝各自就座，答應着，兩拜高呼萬歲，分别登上殿東西相對而立。接着通事、舍人引導契丹舍利以下人員，接着是差遣而來的通事、從員，都分班進入，在殿上兩拜，奏稱聖上萬福，贊喝各自就座，兩拜，高喊萬歲，分别引導到兩廊站立。接着通報教坊使、看盞。至於進上茶床、灑酒祭地以及閤門奏進酒，都按照長春設宴的儀式。酒過五巡，起身。宰相以下人員走下臺階班立，兩拜、插笏、起舞，三拜，喝令各祗候。宰相以下官員連同三司使、文明殿學士、樞密直學士上殿侍立，其餘臣僚連同契丹使都走出去。接着引導舍利及差遣來的從員，都兩拜喊萬歲完畢，分班引導出去。如果傳旨宣賜茶酒，就

喝謝拜如前儀。已上班絶，舍人再引契丹使入，西面揖躬。舍人當殿通北朝國信使某祗候辭，通訖，引當殿兩拜，出班致辭，歸位，又兩拜訖，宣有敕賜，跪受拜舞訖，喝好去，遂引出。次引副使致詞、受賜、拜舞如前儀，亦出。次引舍利已下，次引差來通事、從人，俱分班入，舍人喝有敕賜衣服、衣着、銀器分物，各應喏跪受，候擡擔床絶，就拜，起，又兩拜萬歲，喝好去，分班引出。其使副各服所賜，再引入，當殿兩拜萬歲訖，喝祗候，引升殿，當御前立。皇帝宣閤門使授旨傳語國主，舍人揖國信使跪，閤門使傳旨通譯訖，揖國信使起立，閤門使御前播笏，於内侍都知處捧授書匣，舍人揖國信使跪，閤門使跪分付訖，揖起下殿，西出。

按照前面的儀式再贊喝謝拜。以上班列離開後，舍人再引導契丹使進入，面向西揖拜鞠躬。舍人在殿上通報北朝國信使某祗候辭行，通報完畢，引導其向着大殿兩拜，出班致辭，回到位次，又兩拜完畢，宣示敕賜，跪受拜舞完畢，贊喝一路好走，於是引導出去。接着引導副使致詞、接受賜賞、拜舞如前，也走了出去。接着引導舍利以下人員，接着引導差遣來的通事、從員，都分班進入，舍人贊喝有敕賜以衣服、衣料、銀器分物，這些人分别應諾着跪下接受，等到抬擔床一過，他們便致拜，起身，又兩拜高喊萬歲，贊喝一路好走，分班引導出去。其使副都穿上所賜衣服，再次引導進來，他們向着大殿兩拜高喊萬歲之後，喝令祗候，引導其上殿，來到御前站立。皇帝宣令閤門使授與旨意向國主傳達話語，舍人揖請國信使跪下，閤門使傳旨翻譯完畢，揖請國信使起身，閤門使在御前插笏，在内侍都知處捧授書匣，舍人揖請國信使跪下，閤門使跪下授與完畢，揖請其起身下殿，從西面出去。

政和詳定五禮，有《紫宸殿大遼使朝見儀》、《紫宸殿正旦宴大遼使儀》、《紫宸殿大遼使朝辭儀》、《崇政殿假日大遼使朝見儀》、《崇政殿假日大遼使朝辭儀》。其紫宸殿赴宴，遼使副位御坐西，諸衛上將軍之南。夏使副在東朵殿，并西向北上。高麗、交阯使副在西朵殿，并東向北上，遼使舍利、從人各在其南。夏使從人在東廊舍利之南。諸蕃使副首領、高麗交阯從人、溪峒衙内指揮使在西廊舍利之南。又至各就位，有分引兩廊班首詣御坐進酒，樂作，贊各賜酒，群官俱再拜就坐。酒五行，皆作樂賜華，皇帝再坐，赴宴官行謝華之禮。

政和年間詳細議定五禮，有《紫宸殿大遼使朝見儀》、《紫宸殿正旦宴大遼使儀》、《紫宸殿大遼使朝辭儀》、《崇政殿假日大遼使朝見儀》、《崇政殿假日大遼使朝辭儀》。到紫宸殿赴宴時，遼使副設位在御座西側，諸衛上將軍的座位南面。夏使副設位在東朵殿，都面向西，以北爲上。高麗、交阯使副設位在西朵殿，都面向東以北爲上，遼使舍利、從員都在其使副南面設位。夏使從員在東廊舍利的南面設位。諸蕃使副首領、高麗交阯從員、溪峒衙内指揮使在西廊舍利的南面設位。又到各自就位時，有人分别引導兩廊班首來到御座前進酒，奏樂，贊唱分别賜酒，群官都再拜就座。酒過五巡，都奏樂賜花，皇帝再次入座，赴宴官行謝賜花禮。

夏國進奉使見辭儀。夏國歲以正旦、聖節入貢。元豐八年，使來。詔夏國見辭儀制依嘉祐八年，見于皇儀殿門外，朝辭詣垂拱殿。

夏國進奉使進見辭行儀式。夏國每年在元旦、聖節時入朝進貢。元豐八年，使者來進見。詔令夏國進見辭行儀制依用嘉祐八年制度，在皇儀殿門外進見，辭行時到垂拱殿。

政和新儀：夏使見日，俟見班

政和年間新定儀制：夏使進見那天，等到進

絶、謝班前，使奉表函，引入殿庭，副使隨入，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當殿躬奏夏國進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見，引當殿前跪進表函，舍人受之，副入内侍省官進呈。使者起，歸位四拜起居。舍人宣有敕賜某物，兼賜酒饌。跪受，箱過，俯伏興，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次從人入，不奏，即引當殿四拜起居。舍人宣賜分物，兼賜酒食。跪受，箱過，俯伏興，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辭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當殿躬奏夏國進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辭，引當殿四拜。宣賜某物酒饌，再拜如見儀。凡蕃使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諸蠻。

見班列走完、謝班之前，使者奉持表函，被引導進入殿庭，副使隨着進來，面向西站立，舍人揖拜鞠躬。舍人在殿上躬身禀奏夏國進奉使某某以下人員祗候進見，引導到殿前跪着進上表函，舍人接過來，打開交給内侍省官進呈。使者起身，回位四拜請安。舍人宣敕賜與某物，兼賜酒食。使者跪着接受，箱子經過時，俯伏身體，站起來，再拜。舍人喝令各祗候，揖請從西面出去。接着從員進來，不禀奏，就引到殿上四拜請安。舍人宣賜分物，兼賜酒食。受賜者跪下接受，箱子經過時，他們俯身伏地，站起來，再拜。舍人喝令各祗候，揖請從西面出去。告辭那天，引導使副進入殿庭，面向西站立，舍人揖拜鞠躬。舍人在殿上躬身禀奏夏國進奉使某某以下人員祗候辭行，引導他們來到殿上四拜。宣賜某物酒饌，再拜如同進見時的儀式。凡是蕃使進見辭行，若是在同一天，先是夏國，接着是高麗，接着是交阯，接着是海外蕃客，接着是諸蠻。

高麗進奉使見辭儀

高麗進奉使見辭儀。見日，使捧表函，引入殿庭，副使隨入，西向立，舍人鞠躬，當殿前通高麗國進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見，引當殿，使稍前跪進表函，俯伏興訖，歸位大起居。班首出班躬謝起居，歸位，再拜，又出班謝面天顔、沿路館券、都城門外茶酒，歸位，再拜，搢笏，舞蹈，俯伏興，再拜。舍人宣有敕賜某物兼賜酒食，搢笏，跪受，箱過，俯伏興，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次押物以下入，不通，即引當殿四拜起居。宣有敕賜某物兼賜酒食，跪受，箱過，俯伏興，再拜起居。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

高麗進奉使進見辭行儀式。進見那天，使者手捧表函，被引導進入殿廷，副使隨着進入，面向西站立，舍人鞠躬，在殿前通報高麗國進奉使某某以下人員祗候進見，引導他們來到殿上，使者稍稍上前跪進表函，俯伏身體站起來，回到原位進行大請安。班首走出班列躬身致謝請安，回到原位，再拜，又走出班列感謝面仰天顔、沿路館券、都城門外茶酒，回到原位，再拜，插笏，起舞，俯伏身體站起來，再拜。舍人宣敕賜以某物兼賜酒食，使者插笏，跪下接受，箱子經過時，俯伏身體站起來，再拜。舍人喝令各祗候，揖請從西面出去。接着押物者以下人員進來，不通報，就引導到殿上四拜請安。宣敕賜以某物兼賜酒食，受賜者跪下接受，箱子經過時，俯伏身體站起來，再拜請安。舍人喝令各祗候，揖請從西面出去。

辭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當殿躬通高麗進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辭，引當殿四拜起居。班首出班致詞，歸位，再拜。舍人宣

辭行那天，引導使副進入殿庭，面向西站立，舍人揖拜鞠躬。舍人在殿上躬身通報高麗進奉使某某以下人員祗候辭行，引導到殿上四拜請安。班首走出班列致詞，回到原位，再拜。舍人

有敕賜某物兼賜酒食，搢笏，跪受，箱過，俯伏興，再拜。舍人曰好去，揖西出。次從人入辭，如見。

政和元年，詔高麗在西北二國之間，自今可依熙寧十年指揮隸樞密院。明年入貢，詔復用熙寧例，以文臣充接伴使副，仍往還許上殿。七年，賜以籩豆各十二，簠簋各四，登一，鉶二，鼎二，罍洗一，尊二。銘曰："惟爾令德孝恭，世稱東蕃，有來顯相，予一人嘉之。用錫爾寶尊，以寧爾祖考。子子孫孫，其永保之!"紹興二年，高麗遣使副來貢，并賜酒食于同文館。

金國使副見辭儀

金國聘使見辭儀。宣和元年，金使李善慶等來，遣直秘閣趙有開偕善慶等報聘。已而金使復至，用新羅使人禮，引見宣政殿，徽宗臨軒受使者書。自後屢遣使來，帝待之甚厚，時引上殿奏事，賜予不貲，禮遇并用契丹故事。

紹興三年十二月，宰臣進呈金使李永壽等正旦入見。故事，百官俱入。上曰："全盛之時，神京會同，朝廷之尊，百官之富，所以夸示。今暫駐於此，事從簡便。舊日禮數，豈可盡行? 無庸俱入。"使人見辭，并賜食于殿門外。八年，金國遣使副來，就驛議和。詔王倫就驛賜宴。十一年十一月，金國遣審議使來。入見，時殿陛之儀議猶未决。議者謂"兵衛單弱，則非所以隆國體；欲設仗衛，恐駭虜情。"乃設黄麾仗千五百人于殿廊，蔽以帘幕，班定徹帷。十二年，扈從徽宗梓宮、皇太后使副來。十三年十一月，有司言："賀正旦使初至，於盱眙軍賜宴。未審回程

宣敕賜以某物兼賜酒食，使者插笏，跪下接受，箱子經過時，俯伏身體站起來，再拜。舍人說一路走好，揖請從西面出去。接着從員進入告辭，如同進見的儀式。

政和元年，詔令高麗在西、北二國之間，今後可依照熙寧十年詔令隸屬樞密院接待。第二年高麗入貢，詔令再依用熙寧例制，用文臣充當接伴使副，仍允許其往返時上殿。七年，賜以籩豆各十二個，簠簋各四個，登一個，鉶兩個，鼎兩個，罍洗一個，尊兩個。賜以銘文說："你們具有孝恭之令德，世稱東蕃，尊敬的使相前來進見，我給與嘉許。賜給你們一座寶尊，來讓你們的祖先得到安寧。子孫萬代，永世保有!"紹興二年，高麗派遣使副前來進貢，都在同文館賜以酒食。

金國聘使進見辭行儀式。宣和元年，金使李善慶等人前來，派遣直秘閣趙有開偕同善慶等人通報聘問。不久金使再次來到，朝廷使用接待新羅使者的禮節，引導到宣政殿進見，徽宗臨軒接受使者奉書。此後屢次遣使前來，皇帝接待他們非常優厚，時常引導其上殿奏事，賜予不計其數，禮節都與契丹舊制相同。

紹興三年十二月，宰相呈報金使李永壽等人元旦進見。按照舊制，百官都要入朝。皇帝說："全盛時代，在帝京會聚，朝廷之尊顯，百官之齊備，都可以藉此展示。現今暫駐此地，應簡便從事。舊時的禮數，豈可全部搬用? 不用都入朝。"使者進見辭行，都在殿門外賜食。八年，金國遣使副前來，到驛所議和。詔令王倫到驛所賜宴。十一年十一月，金國派遣審議使前來。入朝進見，當時殿堂上的儀式還未議定。有人說"兵衛薄弱，就不足以顯隆國體；要設仗衛，又恐怕驚駭虜人。"於是在殿廊設置一千五百人的黄麾儀仗，用小帳幕遮塵，班定之後撤除帷幕。十二年，隨從徽宗梓宮、皇太后的使副前來。十三年十一月，司吏說："賀正旦使剛到時，在盱眙軍賜宴。不知回程應當不應當設宴以待?"詔令内侍省差遣兩名使臣沿路賜設御筵，一人在平

合與不合筵待?"詔内侍省差使臣二員沿路賜御筵,一員於平江府,一員於鎮江府,一員於盱眙軍。尋詔:金國賀正旦人使到闕赴宴等坐次,令與宰臣相對稍南。使副上下馬於執政官上下馬處。三節人從并於宫門外上下馬。立班則於西班,與宰臣相對立。仍權移西班使相在東壁宰臣之東。十四年正月一日,宴金國人使于紫宸殿。文臣權侍郎已上、武臣刺史已上赴坐。自後正旦賜宴仿此。五月,金國始遣賀天申節使來。有司言合照舊例:北使賀生辰聖節使副隨宰臣紫宸殿上壽,進壽酒畢,皇帝、宰臣以下同使副酒三行,教坊作樂,三節人從不赴。既而三節人從有請,乞隨班上壽,詔許之,仍賜酒食。遇賀正,人使朝辭在上辛祠官致齋之内,仍用樂。二十九年,以皇太后崩,其賀正使副止就驛賜宴。見辭日,賜茶酒,并不舉樂。

大率北使至闕,先遣伴使賜御筵于班荆館,在赤岸,去府五十里。酒七行。翌日登舟,至北郭税亭,茶酒畢,上馬入餘杭門,至都亭驛,賜褥被、鈔鑼等。明日,臨安府書送酒食,閤門官入位,具朝見儀,投朝見榜子。又明日,入見。伴使至南宫門外下馬,北使至隔門内下馬。皇帝御紫宸殿,六參官起居,北使見畢,退赴客省茶酒,遂宴垂拱殿,酒五行,惟從官已上預坐。是日,賜茶器名果。又明日,賜生餼。見之二日,與伴使偕往天竺燒香,上賜沉香、乳糖、齋筵、酒果。次至冷泉亭、呼猿洞而歸。翌日,賜内中酒果、風藥、花餳,赴守歲夜筵,酒五行,用傀儡。正月朔旦,朝賀禮畢,上遣大臣就驛賜御筵。中使傳旨宣勸,酒九

江府,一人在鎮江府,一人在盱眙軍。不久詔令:金國賀正旦使者到朝廷赴宴等的坐次,令其安排在宰相的對面稍稍靠南的地方。使副上下馬的地方設在執政官上下馬處。三節隨員都在宫門外上下馬。立班就在西班,與宰相相對而立。仍然暫且將西班使相移到東壁宰臣的東側。十四年正月一日,在紫宸殿宴請金國使者。文臣權侍郎以上、武臣刺史以上官員赴宴。此後正旦賜宴都仿此而行。五月,金國開始派遣賀天申節使前來。司吏説應該按照舊例行事:北使賀生辰聖節使副隨着宰相到紫宸殿祝壽,獻壽酒完畢,皇帝、宰相以下人員同使副行酒三遍,教坊奏樂,三節隨員不參加。不久三節隨員提出請求,請求隨班祝壽,詔令應允,又賜以酒食。遇到賀正時,使者朝見辭行在上辛祠官致齋宫内進行,仍然用樂。二十九年,因爲皇太后去世,其賀正使副祇在驛所賜宴。朝見辭行那天,賜以茶酒,都不用樂。

一般北使來到朝廷時,先要派遣伴使在班荆館賜設御筵,在赤岸,離府五十里。行酒七遍。第二天上船,來到北郭税亭,飲用茶酒之後,上馬進入餘杭門,來到都亭驛,賜以被褥、鈔鑼等。第三天,臨安府來信送上酒食,閤門官入位,準備好朝見的儀式,投進朝見榜子。第四天,入朝進見。伴使來到南宫門外下馬,北使到隔門内下馬。皇帝御臨紫宸殿,六參官請安,北使朝見完畢,退赴客省飲茶酒,於是在垂拱殿設宴,五次行酒之後,祇有從官以上人員在座。這天,賞賜茶器名果。第二天,賜以活牲。進見的第二天,使者與伴使一同前往天竺燒香,皇帝賜以沉香、乳糖、齋筵、酒果。接着到冷泉亭、呼猿洞而返回。第二天,賞賜宫中酒果、風藥、花餳,參加守歲夜筵,行酒五遍之後,上演傀儡戲。正月初一,朝賀禮結束,皇帝派遣大臣來到驛所賜設御筵。宫中使者傳旨勸飲,行酒九遍。三日,客省簽賜酒食,宫中賜酒果。於是到浙江亭觀潮,行

行。三日，客省簽賜酒食，内中賜酒果。遂赴浙江亭觀潮，酒七行。四日，赴玉津園燕射，命諸校善射者假管軍觀察使伴之，上賜弓矢。酒行樂作，伴射官與大使并射弓，館伴、副使并射弩。酒九行，退。五日，大宴集英殿，尚書郎、監察御史已上皆預，學士撰致語。六日，朝辭退，賜襲衣、金帶、大銀器。臨安府書送贐儀。復遣執政官就驛賜宴。晚赴解換夜筵，伴使與北使皆親勸酬，且以衣物爲侑。次日，加賜龍鳳茶、金鍍合。乘馬出北闕門登舟，宿赤岸。又次日，復遣近臣押賜御筵。

酒七遍。四日，到玉津園進行宴射，命令善射的諸校以管軍觀察使的名義相陪射，皇上賜與弓箭。行酒奏樂，伴射官與大使都射弓，館伴、副使都射弩。行酒九遍，退下。五日，在集英殿舉行盛宴，尚書郎、監察御史以上官員都參加，學士撰寫致辭。六日，朝見辭行告退，賜給襲衣、金帶、大銀器。臨安府致信示以饋贈行者的儀式。又派遣執政官來到驛所賜宴。晚上出席解換夜筵，伴使與北使都親自勸酒，而且互以衣物相贈。第二天，加賜龍鳳茶、鍍金盒。北使騎馬走出北闕門上船，住在赤岸。第三天，朝廷再派遣近臣押賜御筵。

自到闕朝見、燕射、朝辭，共賜大使金千四百兩，副使金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都管上節各賜銀四十兩，中下節各三十兩，衣一襲、塗金帶一條。使人到闕筵宴，凡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七十人，築球軍三十二人，起立球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并下臨安府差；相撲一十五人，於御前等子内差，并前期教習之。

從到朝廷進見，到宴射、辭行，共賜給大使一千四百兩金，副使八百八十兩金，衣服各三套，金帶各三條。都管上節各賜銀四十兩，中下節各賜三十兩，衣服一套、塗金帶一條。使者到朝廷時設宴，共用樂工三百人，百戲軍七十人，築球軍三十二人，起立球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都下令臨安府差遣；相撲十五人，在御前等子内差遣，都在此前加以教導習練。

諸國朝貢

諸國朝貢。其交州、宜州、黎州諸國見辭，并如上儀。惟迓勞宴賚之數，則有殺焉。其授書皆令有司付之。又有西蕃唃氏、西南諸蕃、占城、回鶻、大食、于闐、三佛齊、邛部川蠻及溪峒之屬，或比間數歲入貢。層檀、日本、大理、注輦、蒲甘、龜兹、佛泥、拂菻、真臘、羅殿、渤泥、邈黎、閣婆、甘眉流諸國入貢，或一再，或三四，不常至。注輦、三佛齊使者至，以真珠、龍腦、金蓮花等登陛跪散之，謂之“撒殿”。

諸國朝貢。交州、宜州、黎州諸國朝見辭行，都按照上面的儀式進行。祇是迎候慰問宴請饋贈的等數，有所減低。其授書都命令司吏交付。又有西蕃唃氏、西南諸蕃、占城、回鶻、大食、于闐、三佛齊、邛部川蠻及溪峒之族，有的幾年入朝進貢一次。層檀、日本、大理、注輦、蒲甘、龜兹、佛泥、拂菻、真臘、羅殿、渤泥、邈黎、閣婆、甘眉流諸國入貢，或一次兩次，或三次四次，不常到朝。注輦、三佛齊使者到來時，用真珠、龍腦、金蓮花等在殿上跪着散放，叫做“撒殿”。

元祐二年，知潁昌府韓縝言：“交阯小國，其使人將及境，臣嘗近

元祐二年，知潁昌府韓縝説：“交阯小國，其使者將要入境，臣曾經爲輔佐近臣，難以施行

弼，難以抗禮。按元豐中迓以兵官，餞以通判，使副詣府，其犒設令兵官主之。請如故事。"仍詔所過郡，凡前宰相、執政官知判者亦如之。又詔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歲遣貢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章至，則間歲聽一入貢，餘令於熙、秦州貿易。

對等之禮。考察元豐年間儀制用兵官迎候，用通判餞行，使副到官府時，犒賞設置都由兵官主持。請求按照舊制行事。"仍然詔令所過州郡，凡是由前任宰相、執政官知判的也與此相同。又詔令確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的法令。每年派遣貢使即使很多，也衹是加賜一次。又命令于闐國使奉上表章，然後聽由其隔年入貢，其餘時間則令其在熙、秦州進行貿易。

禮部言："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今西南蕃泰平軍入貢，期限未及。"詔特許之。學士院言："諸蕃初入貢者，請令安撫、鈐轄、轉運等司體問其國所在遠近大小，與見今入貢何國爲比，保明聞奏，庶待遇之禮不致失當。"宣和詔蕃國入貢，令本路驗實保明。如涉詐僞，以上書詐不實論。

禮部說："元豐時定下法令，西南五姓蕃，准許每五年入貢一次。現在西南蕃泰平軍入貢，期限還未到。"詔令特別准許。學士院說："諸蕃初次入貢的，請求命令安撫、鈐轄、轉運等司察問其國的遠近大小，與現今入貢的哪個國家相類似，保明奏知，或許這樣接待的禮節纔不會失當。"宣和年間詔令蕃國入貢，命令本路驗證保明。如有詐僞，以上書詐僞不實論罪。

建炎三年，占城國王遣使進貢，適遇大禮，遂加恩，特授檢校少傅，加食邑。自後明堂郊祀，并仿此。紹興二年，占城國王遣使貢沉香、犀、象、玳瑁等，答以綾錦銀絹。

建炎三年，占城國王遣使入貢，正好遇到大禮，於是加恩，特地授官檢校少傅，加封食邑。此後明堂郊祀，都照此行事。紹興二年，占城國王遣使進貢沉香、犀、象、玳瑁等，朝廷用綾錦銀絹贈答。

建炎四年，南平王薨，差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尹東珣充吊祭使，賜絹布各五百匹，羊、酒、寓錢、寓彩、寓金銀等，就欽州授其國迎接人，制贈侍中，進封南越王。封其子爲交阯郡王，遇大禮，并加恩如占城國王。淳熙元年，賜"安南國王"印，銅鑄，塗以金。

建炎四年，南平王去世，差遣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尹東珣充任吊祭使，賜給絹布各五百匹，羊、酒、寓錢、寓彩、寓金銀等，到欽州交給其國前來迎接的人，制贈侍中，進封南越王。封賜南平王的兒子爲交阯郡王，遇到大禮時，都像占城國王一樣加恩。淳熙元年，賜以"安南國王"印，用銅鑄成，外面塗金。

紹興七年，三佛齊國乞進章奏赴闕朝見，詔許之。令廣東經略司斟量，只許四十人到闕，進貢南珠、象齒、龍涎、珊瑚、琉璃、香藥。詔補保順慕化大將軍、三佛齊國王，給賜鞍馬、衣帶、銀器。賜使人宴于懷遠驛。淳熙五年，再入貢。計其直二萬五千緡，回賜綾錦羅絹等物、銀二千五百兩。

紹興七年，三佛齊國請求進上章奏赴朝進見，詔令准許。命令廣東經略司斟量，衹允許四十人來到朝廷，進貢南珠、象齒、龍涎、珊瑚、琉璃、香藥。詔令補任保順慕化大將軍、三佛齊國王，賜以鞍馬、衣帶、銀器。在懷遠驛爲使者賜宴。淳熙五年，再次入貢。合計其所進貢之物價值爲二萬五千緡，朝廷回賜綾錦羅絹等物、銀二千五百兩。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安南獻馴象。帝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其令帥臣告諭，自今不必以馴象入貢。"三十二年，孝宗登極，詔曰："比年以來，累有外國入貢，太上皇帝冲謙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諸國有欲朝貢者，令所在州軍以理諭遣，毋得以聞。"淳祐三年，安南國主陳日煚來貢，加賜功臣號。十一年，再來貢。景定三年六月，日煚上表貢獻，乞授其位於其子陳威晃。咸淳元年二月，加安南大國王陳日煚功臣，增"安善"二字；安南國王陳威晃功臣，增"守義"二字，各賜金帶、鞍馬、衣服。二年，復上表進貢禮物，賜金五百兩，賜帛一百匹，降詔嘉奬。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安南進獻馴象。皇帝說："蠻夷進貢方物是其職分，但是朕不想因爲異獸而讓遠人勞頓。現在命令帥臣告諭，今後不必用馴象入貢。"三十二年，孝宗即位，下詔說："近年以來，屢有外國進貢，太上皇帝謙虚不予接受，更何况朕這薄德之人，又怎能擔當！今後諸國有想要入貢的，命令所在州軍據理告諭遣回，不要上奏。"淳祐三年，安南國主陳日煚來進貢，加賜功臣號。十一年，再次來入貢。景定三年六月，日煚上表貢獻，請求將其王位授與他的兒子陳威晃。咸淳元年二月，加賜安南大國王陳日煚功臣號，增加"安善"二字；安南國王陳威晃功臣號，增加"守義"二字，各賜金帶、鞍馬、衣服。二年，他們又上表進貢禮物，賜金五百兩，賜帛一百匹，降詔嘉奬。

宋史卷一百二十

志第七十三

禮(二十三)

賓禮(五)

附録

群臣上表儀　宰臣赴上儀
朝省集議班位　臣僚上馬之制　臣僚呵引之制

群臣上表儀

群臣上表儀。《通禮》,守宫設次于朝堂,文東武西,相對爲首;設中書令位于群臣之北。禮曹掾舉表案入,引中書令出,就南面立。禮部郎中取表授中書令,令即受表入奏。

群臣上表儀式。《通禮》記載,守宫在朝堂之上設置位次,文臣在東,武臣在西,互相面對居於首位;在群臣的北側設置中書令的位次。禮曹掾舉着表案進來,引導中書令出來,來面向南站立。禮部郎中取過表來交給中書令,中書令就接過表入奏皇帝。

其禮,凡正、至不受朝,及邦國大慶瑞、上尊號請舉行大禮,宰相率文武群臣暨諸軍將校、蕃夷酋長、道釋、耆老等詣東上閤門拜表,知表官跪授表於宰臣,宰臣跪授於閤門使,乃由通進司奏御。凡有答詔,亦拜受於閤門,獲可,奏者奉表稱賀。其正、至,樞密使率内班拜表長春殿門外,亦閤門使受之。

按照其禮節,凡是正、至日不接受朝見,等到邦國有大的祥瑞、上尊號時請求舉行大禮,宰相率領文武百官及諸軍將校、蕃夷酋長、道釋、耆老等來到東上閤門拜進奏表,知表官跪着把表交給宰相,宰相跪着交給閤門使,於是由通進司奏呈皇上。凡是遇有答詔,也在閤門拜受,若獲得允許,奏表的人捧着表道賀。正、至日,樞密使率領内班在長春殿門外拜進奏表,也由閤門使受理。

又西京留守拜表儀制,留司百官每五日一上表起居,質明,并集長壽寺立班,置表于案,再拜以遣。其春秋賜服及大慶瑞并如之。或令分司官齎詣行在,或止驛付南京留司,約用此制。若巡幸,東京則留司百官亦五日一上

又西京留守拜進奏表儀式是,留司百官每五天一次上表請安,黎明時分,都集結在長壽寺班立,把奏表放到案上,再拜之後進送。春秋賜服及有大的祥瑞時都如此。或者命令分司官交送到朝廷,或者衹是通過驛站送到南京留司,約略用這種制度。如果皇帝巡幸,那麽東京的留司百官也五

表起居，并集大相國寺。

其制，群臣詣閤拜奏者，首云文武百僚具官臣某等言；常奏御者，止云臣某言，并稱尊號，已有功臣爵邑者具之；狀奏者，前後列銜，不稱尊號，亦云功臣爵邑。其外，又有書疏、奏札、榜子之類。

乾德二年，令有司詳定表首。太常禮院言："僕射南省官品第二，太子三師官品第一，品位雖高，而南省上臺爲尊，合以僕射充首。若專以品秩爲定，則諸行侍郎品第四，列於諸司三品卿監之上，不可以品序爲準。按唐貞元六年詔，每有慶賀及諸臣上表，并合上公爲首，如三公闕，以令僕行之。中書、門下列貢章表，則僕射是百僚師長，難同官僚之例。"

詔百官集議。翰林學士陶穀等曰："按唐制上臺、東宫并是廷臣，當時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爲正宰相。貞觀末，帶同中書門下三品者方爲宰相。今僕射既非宰相，合在太子三師之下，理固不疑。若以宫僚非廷臣，即宰相豈當兼領？今若先二品而後一品，升後列而退前班，紊其等威，事恐非順。請以太子三師爲表首。"竇儀等曰："東宫三師爲表首，論討故典，實皆無據。左右僕射當爲表首者，其事有六：按《六典》，尚書爲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皆以尚書省官爲首，則僕射合爲表首，一也；又唐制，上表無上公，即尚書令僕以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依王品，則嗣王雖一品，不得爲表首，二也；僕射位次三公，合爲表首，三也；況僕射爲百僚師長，東宫三師非師長之任，四也；晋天福中詔，謝賀上表，上公行之，如闕，即令僕射行之，五也；立制之班，卑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先出。今東宫一品

天一次上表請安，都在大相國寺集結。

拜表的儀制，如果是群臣上閤拜奏，那麽開頭要寫文武百僚具官臣某等言；日常的奏御，衹説臣某言，并稱尊號，已有功臣爵邑封號的寫明；具狀進奏的，前後要列上官銜，不稱尊號，也寫上功臣爵邑封號。另外，還有書疏、奏札、榜子之類。

乾德二年，命令司吏詳細確定表首。太常禮院説："僕射南省官品爲第二，太子三師官品爲第一，其品位雖高，可是南省上臺居尊，應當用僕射充當表首。如果專門用品秩論定，那麽諸行侍郎品列第四，列居諸司三品卿監之上，不能用品秩爲依據。考察唐貞元六年的詔令，每當遇到慶賀之事及諸臣上表，都應當以上公爲首，如果三公空缺，就用令僕代行。如果中書、門下列貢章表，那麽僕射是百官師長，難與宫僚制度相同。"

詔令百官集中商議。翰林學士陶穀等説："考察唐制上臺、東宫都是廷臣，當時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爲正宰相。貞觀末年，帶銜同中書門下三品的纔是宰相。現在僕射既不是宰相，那應該在太子三師之下，按理是没有疑義的。如果認爲宫僚不是廷臣，那麽宰相又怎應兼領？現在如果先列二品而後列一品，提升後列而退抑前班，混亂等威，其事恐怕不算順當。請求把太子三師作爲表首。"竇儀等説："把東宫三師作爲表首，考論舊典，實際上都没有根據。左右僕射應當作爲表首，原因有六條：考察《六典》，尚書是百官的根本，現在從一品到六品常參官，都以尚書省官爲首，那麽僕射應當作爲表首，這是其一；又根據唐朝制度，上表之人中没有上公，就由尚書令僕以下代行，嗣王應該隨着宗正，如果有班位，應當依照王品，那麽嗣王雖是一品官，也不能作表首，這是其二；僕射位次三公，應當作爲表首，這是其三；何況僕射是百官師長，東宫三師不是百官師長，這是其四；晋天福中頒詔，謝賀上表時，由上公領行，如果空缺，就命令僕射領行，這是其五；班立制度，職位卑下的先入後出，地位顯貴的後入先出。現在東宫一品官班立站定以後，僕射纔進入班列，僕射退下之

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既退,東宮一品乃出,且在兩省之後,六也。”

後,東宮一品官纔出列,而且在兩省的後面,這是其六。”

詔從儀等議,以僕射爲表首焉。

詔令依從竇儀等人的建議,把僕射作爲表首。

宰臣赴上儀

宰臣赴上儀。《開元禮》有任官初上相見之儀。宋制,凡牧守赴上,多仍州府舊禮。臺省之制,宰相、親王、使相正衙謝訖,出文德殿便門至西廊,堂後官、兩省雜事迎參;至中書便門,兩省官迎班;升都堂,與送上官對揖;見任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者。降階,又與送上官對拜訖,分東西升坐于床。兩省雜事讀案,堂後官接案。搢笏頂筆判署,凡三道:一,司天監壽星見;二,開封府嘉禾合穗;三,澶州黄河清。并判準,始謝送上官,訖,三司使、學士、兩省官、待制、三司副使升堂展賀。百官先班中書門外,上事官降階,百官入,直省官通班贊致賀,歸後堂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相見,會食訖,退。

宰相赴官上任的儀式。《開元禮》中有任官初次上任時相見的儀式。宋代制度,凡是牧守上任,多是沿用州府舊禮。臺省制度是,宰相、親王、使相在正衙致謝完畢,出文德殿便門到西廊,堂後官、兩省雜事迎候參拜;走到中書便門,兩省官班立相迎;登上都堂,與送上官相對揖拱;是現任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走下臺階,又與送上官相對揖拜完畢,分東西兩側上來在床上就座。兩省雜事宣讀案牘,堂後官接過案牘。赴任官插笏執筆判署案牘,共有三道:一,司天監見到壽星;二,開封府出現嘉禾合穗;三,澶州黄河變清。都判署完畢,纔開始謝過送上官,之後,三司使、學士、兩省官、待制、三司副使登堂祝賀。百官先在中書門外班立,上任官走下臺階,百官進入,直省官通班贊唱致賀,上任官回到後堂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相見,會餐完畢,退下。

建隆三年,中書、門下言:“準唐天成元年詔故事,藩鎮帶平章事,合於都堂視事,刊石以記官族,輸禮錢三千貫。近年頗隳曩制。自今藩鎮帶平章事者,輸禮錢五百千,刻石記歲月。其錢以給兩省公用,望舉行之。”詔:自今宰相及樞密使兼平章事、侍中、中書令者,輸禮錢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刻石以記如舊制。增秩者不再輸,舊相復入者輸如其數。

建隆三年,中書、門下説:“依照唐天成元年詔令的舊制,藩鎮帶平章事,應該在都堂就職治事,刊刻石碑以銘記官族,交禮錢三千貫。近年來舊制往往被破壞。今後藩鎮帶平章事的,交禮錢五百千,刻石記下任官年月。其所交納的錢供給兩省公用,希望加以施行。”頒詔:今後宰相及樞密使兼任平章事、侍中、中書令的,交納禮錢三百千,藩鎮交納五百千,刻石銘記,如同舊制。增加官秩的不再交錢,舊相重新上任的如數交納禮錢。

乾德二年,置參知政事,就宣徽院赴上,而樞密使副止上事于本廳。後以曹彬兼侍中爲樞密使,特令赴中書上事。

乾德二年,設置參知政事,到宣徽院赴任,而樞密使副祇在本廳就任。後來用曹彬兼任侍中爲樞密使,特地命令他到中書上任。

大中祥符中,詔:自今宰相官至僕射者,并于中書都堂赴上,不帶平章事亦令赴上。有司上儀注,宰相用常儀。僕射本省上日,郎中、員外班迎于都堂

大中祥符年間,頒詔:今後宰相官至僕射的,都在中書都堂上任,不帶平章事的也命令其上任,司吏進上儀制,宰相使用平常儀制。僕射在本省上任那天,郎中、員外在都堂門内班立迎候,尚書

門内,尚書丞、郎于東廊階上稍近班迎揖,金吾將軍升階展拜賀,禮生贊引,主事讀案。見任中書樞密使相、前任中書門下并不赴,餘如宰相之儀。上訖,與本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諸司三品以上會食。

右僕射王旦充玉清昭應宫使,有司按故事,宰相凡有吉慶,百官皆班賀。詔以未葺攸司,其班賀權罷。旦赴上修宫所,特賜會,丞、郎、三司副使以上悉預。自是宫觀使副上日皆賜會作樂。

天禧初,太保、平章事王旦爲太尉。國朝以來,三公不兼宰相,無赴上儀。特詔有司詳定,就尚書省赴上,百官班迎,宰相而下悉集。御史大夫中丞知雜、三院御史皆僚屬送上,判案三道。中丞以上,即京府尹、赤縣令、諸曹、節度、刺史、皇城宫苑使悉集。翰林學士入院日賜設,惟學士、中書舍人赴坐。又資政侍讀侍講、龍圖閣學士直學士兼秘書監并赴上。秘閣及兩省五品以上任三館學士、判館、修撰者,皆賜設焉。

丞、郎在東廊臺階上稍近的地方班立迎拜,金吾將軍登上臺階進行拜賀,禮生贊唱引導,主事人宣讀案牘。現任中書樞密使相、前任中書門下都不前往,其他如同宰相的儀式。就任完畢,上任官與本省御史臺四品官、兩省五品官、諸司三品官以上官員會餐。

右僕射王旦充任玉清昭應宫使,司吏根據舊制,説宰相凡有吉慶之事,百官都班立祝賀。頒詔因爲所司尚未修葺,班賀權且罷止。王旦上任時修葺宫所,特地賜以會聚,丞、郎、三司副使以上官員都參加。從此宫觀使副上任那天都賜以聚會奏樂。

天禧初年,太保、平章事王旦爲太尉。本朝以來,三公不兼任宰相,没有上任的儀式,皇帝特地詔令司吏詳定儀制,到尚書省就任,百官班列迎接,宰相以下官員全都到齊。御史大夫中丞知雜、三院御史都由僚屬任送上官,判案三道。中丞以上官員,即京府尹、赤縣令、諸曹、節度、刺史、皇城宫苑使都到場。翰林學士入院那天賜設,祇有學士、中書舍人參加。又資政侍讀侍講、龍圖閣學士直學士兼秘書監都有赴任儀式。秘閣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員就任三館學士、判館、修撰的,都予以賜設。

朝省集議班位

朝省集議,前代不載其儀。宋初,刑政典禮之事當集議者,先下詔都省,省吏以告當議之官,悉集都堂。設左、右丞于堂之東北,南向;御史中丞于堂之西北,南向;尚書、侍郎于堂之東廂,西向;兩省侍郎、常侍、給事、諫舍于堂之西廂,東向;知名表郎官于堂之東南,北向;監議御史于堂之西南,北向。又設左右司郎中、員外于左、右丞之後,三院御史于中丞之後,郎中、員外于尚書、侍郎之後,起居、司諫、正言于諫舍之後。如有僕射、御史大夫,即于左右丞、中丞之前。如更有他官,即諸司三品于侍郎之南,東宫一品于尚書

朝省集議,前代没有其儀制的記載。宋朝初年,如果有應當集議的刑政禮典之事,就先下詔都省,省吏通知參議官員,都到都堂會集。在都堂東北設置左、右丞位,面向南;在都堂西北設御史中丞位,面向南;在都堂東厢設尚書、侍郎位,面向西;在都堂西厢設兩省侍郎、常侍、給事、諫舍位,面向東;在都堂東南設知名表郎官位,面向北;在都堂西南設監議御史位,面向北。又在左、右丞後面設左右司郎中、員外位,在中丞後面設三院御史位,在尚書、侍郎後面設郎中、員外位,在諫舍後面設起居、司諫、正言位。如果有僕射、御史大夫,就在左右丞、中丞前面設位。如果再有其他官員,就將諸司三品官設在侍郎南面,東宫一品官設在尚書之前,武班二品官設在諫舍南面,都是重行異

之前,武班二品於諫舍之南,皆重行異位。卑者先就席。左、右丞升廳,省吏抗聲揖群官就坐,知名表郎官以所議事授所司奉詣左、右丞,左、右丞執卷讀訖授中丞,中丞授于尚書、侍郎,以次讀訖,復授知名表郎官。將畢,左、右丞奉筆叩頭揖群官,以一副紙書所議事節署字于下,授四坐。監議御史命吏告云:“所見不同者請不署字。”以官高者爲表首。如止集本省官,坐如常儀,其知名表郎官、監議御史坐仍北向。惟僕射以上得乘馬至都堂,他官雖同平章事亦止屏外。

位。職位低的先入座。左、右丞上廳,省吏高聲揖請群官就座,知名表郎官把所議之事交給司吏奉送到左、右丞前,左、右丞拿着事卷讀完交給中丞,中丞交給尚書、侍郎,依次讀完,再交給知名表郎官。將要結束時,左、右丞拿着筆叩頭揖請群官,用一張紙寫下所議之事,請群官在下面署名,交給在座諸官。監議御史命令官吏相告:“所見不同的請不要署名。”把官職高的作爲表首。如果祇是會集本省官,就按照常儀設座,知名表郎官、監議御史坐次仍然面向北。祇是僕射以上官員能騎馬到都堂,其他官員即使是同平章事也要在門屏之外停馬。

明道二年,尚書議莊獻、莊懿太后升祔,省官帶内外制、兼三司副使承例移文不赴。

明道二年,尚書商議莊獻、莊懿太后升祔,省官帶内外制、兼三司副使的照例移文不赴。

監議御史段少連以爲官帶近職,一時之選,宜有建明,不當反自高異。乃奏議事不集以違制論。從之。

監議御史段少連認爲官帶近職,都是當時的優秀人才,應該有所建樹,不當反而自相高異。於是奏論議事不赴的以違制論處。依從。

集賢校理趙良規言:“國朝故事,令敕儀制,別有學士、知制誥、待制、三司副使著位,視品與前朝異,固無在朝敘職、入省敘官之説。若全不論職,則後行員外郎兼學士,在朝立丞、郎上,入省居比、駕下;知制誥、待制,入朝與侍郎同列,入省分厠散郎;員外郎任三司副使、郎中任判官,在三司爲參佐,入本省爲正員。所以舊來議事,集尚書省官,帶職者不赴。别詔三省悉集,則及大小兩省;内朝官悉集,則及學士、待制、三司副使;更集他官,則諸司三品、武官二品,各次本司長官。故事,尚書省官帶知制誥,中書省奏班簿,是于尚書省、御史臺了不著籍,故有絶曹之語。又凡定學士、舍人、兩省著位,除先後入外,若有升降,皆特禀朝旨,豈有在朝、入省迭爲高下?”御史臺、禮院詳定久不决。

集賢校理趙良規説:“國朝舊制,敕令儀制,另有學士、知制誥、待制、三司副使的著位,官品與前朝不同,本來没有在朝叙職、入省叙官之説。如果全都不論職位,那麽後行員外郎兼學士,在朝時居丞、郎之上,入省則居比、駕之下;知制誥、待制,入朝則與侍郎同列,入省就分别厠居散郎之中;員外郎任三司副使、郎中任判官,在三司爲參佐,入本省爲正員。所以舊來議事時,會集尚書省官,帶職人員不赴。另外詔令三省全部會集時,就連及大小兩省;内朝官全部會集時,就連及學士、待制、三司副使;再會集其他官員,就有諸司三品、武官二品官員,各位於本司長官之下。按照舊制,尚書省官帶知制誥的,在中書省奏明班簿,這樣在尚書省、御史臺完全不著籍,所以有絶曹之語。又凡是確定學士、舍人、兩省的著位,除了入有先後,如果有升降,都是特地禀承朝旨,豈有在朝、入省輪番升降的道理?”御史臺、禮院詳細議定久而不決。

判禮院馮元等曰:“會議之文,由

判禮院馮元等説:“聚議的禮制,由來不一,或

來非一,或出朝廷别旨,或循官司舊規。故集本省者,即南省官;集學士、兩省、臺官者,容有兩制、給舍、中丞;集學士、臺省及諸司四品以上者,容有卿、監;集文武百官者,容有諸衛。蓋謀事有小大,集官有等差,率繫詔文,乃該餘職。少連以太常易名之細,考功覆議之常,誤謂群司普當會席,列爲具奏,嬰以嚴科,遂使絶曹清列,還入本行,分局常員,略無異等。請臣僚擬謚,止集南省官屬,或事緣體大,臨時敕判,兼召三省、臺、寺,即依舊例。”御史臺言:“今尚書省官任兩制者,係臺省之籍,無坐曹之實。論職官之言,正爲絶曹者設,豈可受禄則繫官定奉,議事則絶曹爲辭?况王旦、王化基、趙安仁、晁迥、杜鎬、楊億,皆嘗預議於尚書省。故相李昉爲主客郎中,知制誥日,屢經都省議事。又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唯僕射至廳下馬,于今行之,所以重本省也。故都堂會議,列狀以品,就坐以官,忽此更張,恐非通理。”

禮官吴育曰:“兩奏各有未安。尚書省制度雖崇,亦天子之有司,在朝廷既殊班列,入有司輒易尊卑,是以朝省爲彼我、官職分二事也。兩制近職,若有事議而云絶班不赴,非所以求至當。且知制誥中書省奏班簿,是謂絶班。翰林學士亦知制誥,不絶班簿。此因循之制,非確據也。縱絶班有例,而絶官無聞,一人命書,三省連判,而都無所繫,止爲奉錢,豈命官之禮?今取典故中最明一事,足以質定。祥符五年僕射上事儀,絶班之官,别頭贊引,不與本省官同在迎班。請凡會議,省官帶近職者,别作一行而坐,自爲序列,非以相壓;若招兩制、臺省、諸司、諸衛官畢集,則各從其類,自作一行,書議

是出自朝廷别旨,或是因循主管部門舊制。所以會集本省的,就是南省官;會集學士、兩省、臺官的,容許有兩制、給舍、中丞;會集學士、臺省及諸司四品以上官員的,容許有卿、監;會集文武百官的,容許有諸衛。大概所謀之事有大小之分,所集之官有上下等級,一律屬於詔文之下,於是兼括其他職任。少連用太常易名的細文,考功覆議的常典,錯誤認爲群官應當普遍出席,列章具奏,用嚴格的法令來規約,於是使得絶曹清列,還入本行,分局常員,全無等差。請求臣僚擬定謚號時,衹會集南省官員,如果事關重大,臨時敕判,兼召三省、臺、寺,就依照舊例。”御史臺説:“現在尚書省官擔任兩制的,是在臺省著籍,没有坐曹之實。論職官的話,正是爲絶曹而設,豈能在受禄時就繫官定俸,而在議事時就絶曹爲説?何况王旦、王化基、趙安仁、晁迥、杜鎬、楊億,都曾在尚書省參預議事。故相李昉爲主客郎中,在他任知制誥時,屢次參加都省的議事。又商議大事時,僕射、御史大夫入省,衹有僕射到廳下馬,至今還在施行,這是爲了禮重本省。所以在都堂會集群臣商議,按照品級列狀,按照官位就座,忽然改弦更張,恐怕不合道理。”

禮官吴育説:“兩奏各有不妥之處。尚書省制度雖然高顯,也是天子的有司,在朝廷上既已超出班列,入列有司時就改變了尊卑,所以朝省分爲彼我、官職分爲二事。兩制是近職,如果有事商議時而説絶班不赴,不是至當之理。而且知制誥由中書省奏班簿,叫做絶班。翰林學士也是知制誥,却不在班簿之中。這衹是因循前制,并無確切的依據。縱使有絶班之例,可是絶官一事却從未聽説,一人命筆書文,三省連判,却全無所屬,衹爲俸錢,這豈是命官之禮?現在取用典制之中最明確的一件事,足以考訂。祥符五年僕射就職儀式,絶班的官員,由别頭贊引,不與本省官同在迎班。請求凡是衆官會議,省官帶近職的,都另坐一行,自成序列,不相混雜;如果召兩制、臺省、諸司、諸衛官全部到會時,就各從其類,自成一行,按其位次書寫議文。”

如其位次。"

詔尚書省議事,應帶職官三司副使以上并不赴,如遇集議大事,令赴,別設坐次。

詔令尚書省議事時,應帶職官三司副使以上官員都不參加,如果遇到集中商議大事,就令其參加,另設坐次。

是歲,紫宸、垂拱殿刊石爲百官表位。三司使,内朝,班學士右,獨立石位;門外,亦班其上。

這一年,紫宸、垂拱殿刊刻石碑定下百官表位。三司使,在内朝,班列學士右側,單立石位;在門外,班列次序也在其上。

臣僚上馬之制

熙寧二年,御史臺、太常禮院詳定臣僚御路上馬之制:近上臣僚及北使到闕,并于御路上行馬。中書樞密院執政官、宣徽院、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左右金吾、攝事官清道者,導從呵止依舊式,其三司副使以上亦許出節。正任觀察使以上與合出節臣僚,并許自宣德門外至天漢橋北御路上行馬,如從駕出入及宗室内庭諸宫院車騎,并不在此限。

熙寧二年,御史臺、太常禮院詳定臣僚在御路上上馬的儀制:皇帝近臣及北使到達朝廷,都在御路上走馬。中書樞密院執政官、宣徽院、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左右金吾、攝事官清道人員,導從呵止依照舊式,三司副使以上官員也准許出節。正任觀察使以上官員與應當出節的臣僚,都允許他們從宣德門外到天漢橋北的御路上走馬,如果從駕出入及宗室内庭諸宫院的車騎,都不在此限。

御史臺又言:"舊制,百官臺參、辭謝臣僚于朝堂,先赴三院御史幕次,又赴中丞幕次,得以體按老疾。今止于御史廳一員對拜,不惟有失舊儀,兼恐不能公共參驗。請如舊制朝堂拜揖,遇放常朝,即詣御史臺。"

御史臺又説:"按照舊制,百官臺參、在朝堂辭謝臣僚時,先到三院御史的幕次,再到中丞的幕次,纔能體察其老病。現在衹是在御史廳與一位官員對拜,不衹是有失舊禮,又恐怕不能讓公衆參驗。請求按照舊制在朝堂揖拜,遇到常朝休假時,就到御史臺。"

已而,詔宰臣、親王、使相、兩府、宣徽使,遇入樞密院門,許至從南第二門外上下馬。又詔,宰臣上馬,樞密院次之,諸司又次之,左、右丞上下馬處并同兩省侍郎。

不久,詔令宰相、親王、使相、兩府、宣徽使,遇到入樞密院門時,准許其從南面第二道門外上下馬。又頒詔,宰相上馬,其後是樞密院,再其後是諸司,左、右丞上下馬處都與兩省侍郎相同。

御史臺言:"左丞蒲宗孟、右丞王安禮賀僕射上尚書省,于都堂下馬。按左、右丞上下馬于本廳。請付有司推治。"安禮争論上前,以爲今日置左、右丞爲執政官,不應有厚薄。左、右丞于都堂上下馬自此始。

御史臺説:"左丞蒲宗孟、右丞王安禮祝賀僕射上尚書省,在都堂下馬。考察左、右丞上下馬當在本廳。請求交由司吏審問治罪。"安禮在皇帝面前争論,認爲現在設置左、右丞爲執政官,不應當有厚薄之分。左、右丞在都堂上下馬從此開始。

尋詔執政官退朝上馬,宰臣于樞密院,餘於隔門外;都堂聚議退,左丞于門下侍郎廳,右丞于中書侍郎廳。品官詣尚書省上下馬依雜壓,太中大

不久詔令執政官退朝時上馬,宰相在樞密院,其餘在隔門外;都堂集議退下後上馬,左丞在門下侍郎廳,右丞在中書侍郎廳。品官到尚書省上下馬依用雜壓之處,太中大夫以上官員到第一貯廊,

夫以上就第一貯廊,監察御史以上就過道,諸六曹尚書、侍郎即太中大夫以上就本廳,監察御史以上就客位,餘并過道門外。

監察御史以上官員到過道,諸六曹尚書、侍郎即太中大夫以上官員到本廳,監察御史以上官員到客位上,其餘都在過道門外。

政和朝參臣僚上馬次序:俟皇城門開,樞密入,次三省執政官,次一品二品文臣、六曹侍郎、殿中監、開封尹、大司成、侍從官、兩省,次百官,御史臺編欄以次入。

政和朝參臣僚上馬的次序:等到皇城門打開,樞密進去,接着是三省執政官,接着是一品二品文臣、六曹侍郎、殿中監、開封尹、大司成、侍從官、兩省,接着是百官,御史臺編欄依次進去。

其宰相罷政,韓琦以司徒、節度判相州,曾公亮以司空、節度爲集禧觀使,王安石以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曹佾以中書令、節度充景靈宫使,韓絳以觀文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致仕太師文彦博來朝,其大朝會班位儀物如之。吴育以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爲西太一宫使,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而已。自是,舊相按例重輕以特旨行之。

宰相罷政後,韓琦以司徒,節度判相州,曾公亮以司空、節度爲集禧觀使,王安石以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曹佾以中書令、節度充任景靈宫使,韓絳以觀文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致仕太師文彦博來朝時,其大朝會的班位儀物照舊不變。吴育以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爲西太一宫使,大朝會時衹是綴列於中書、門下的班列之中。從此,舊相照例的輕重由特旨頒行。

臣僚呵引之制

治平四年,御史臺言:"慶曆中,有詔詳定武臣出節呵引之制:節度使在尚書下,三節。節度觀察留後在諸行侍郎下,兩節。觀察使在中書舍人下,諸衛大將軍、防禦團練使在大卿監下,内客省使比諸司大卿,景福殿使比將作監,引進使比庶子,在防禦使上,以上各一節。諸州刺史、諸衛將軍在少卿監下,宣慶、四方館使比少卿,宣政、昭宣、閤門使比司天監少監,諸衛將軍上,皇城使以下諸司使比郎中,客省、引進、閤門副使比員外郎,樞密都承旨在司天少監下、閤門使上,副都承旨在閤門使下,樞密副承旨、諸房副承旨在諸司使下,以上并兩人呵引。當時已施行矣,而皇祐編敕删去此制,請復舉行。"

治平四年,御史臺説:"慶曆年間,司吏詳定武臣出節呵引的制度:節度使在尚書之下,爲三節。節度觀察留後在諸行侍郎之下,爲兩節。觀察使在中書舍人之下,諸衛大將軍、防禦團練使在大卿監之下,内客省使比同諸司大卿,景福殿使比同將作監,引進使比同庶子,在防禦使之上,以上官員各爲一節。諸州刺史、諸衛將軍在少卿監之下,宣慶、四方館使比同少卿,宣政、昭宣、閤門使比同司天監少監,在諸衛將軍之上,皇城使以下諸司使比同郎中,客省、引進、閤門副使比同員外郎,樞密都承旨在司天少監之下、閤門使之上,副都承旨在閤門使之下,樞密副承旨、諸房副承旨在諸司使之下,以上官員都由兩人呵引。當時已經施行此制,可是皇祐年間編敕時却删去了,請求再加以施行。"

宋史卷一百二十一

志第七十四

禮(二十四)

軍禮

禡祭　閱武　受降　獻俘　田獵　打球　救日伐鼓

禡，師祭也，宜居軍禮之首。講武次之，受降、獻俘又次之。田獵以下，亦各以類附焉。

禡祭

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祭，謂之禡。後魏出師，又建纛頭旗上。太宗征河東，出京前一日，遣右贊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少牢一祭蚩尤、禡牙；遣著作佐郎李巨源即北郊望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酥蜜餅、果，祭北方天王。

咸平中，詔太常禮院定禡儀。所司除地爲壇，兩壝繞以青繩，張幄帟，置軍牙、六纛位版。版方七寸，厚三分。祭用剛日，具饌。牲用太牢，以羊豕代。其幣長一丈八尺，軍牙以白，六纛以皂。都部署初獻，副都部署亞獻，部署三獻，皆戎服，清齋一宿。將校陪位。禮畢焚幣，釁鼓以一牢。又擇日祭馬祖、馬社。

閱武

閱武，仍前代制。太祖、太宗征伐四方，親講武事，故不盡用定儀，亦不常其處。鑿講武池朱明門外以習

禡，是軍中祭祀，應該位居軍禮首位。講武在其次，受降、獻俘又在其次。田獵以下，也各自按類附入。

軍前大旗叫做牙，出兵時一定要進行祭祀，稱禡。後魏時出兵，又在旗上懸挂纛頭。太宗征討河東時，出京前一天，派遣右贊善大夫潘慎修到郊外，用一組少牢祭祀蚩尤、禡牙；派遣著作佐郎李巨源到北郊望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酥蜜餅、果，祭祀北方天王。

咸平年間，詔令太常禮院確定禡牙儀式。司吏治地設壇，兩壝用青繩環繞，張設帷幕，置立牙旗，設六纛位板。板七寸見方，厚三分。祭祀在剛日舉行，備好食物。犧牲用太牢，用羊猪代替。供帛長一丈八尺，牙旗爲白色，六纛用黑色。都部署行初獻，副都部署行亞獻，部署行三獻，他們都身穿戎裝，清齋一宿。由將校陪位。祭禮結束後焚燒供帛，用一組牲牢釁鼓。又選擇日期祭祀馬祖、馬社。

閱兵，沿用前代制度。太祖、太宗時征討四方，親自講習武事，所以不全用定儀，也没有固定的場所。在朱明門外開鑿講武池來習練水戰。

水戰。復築講武臺城西楊村，秋九月大閲，與從臣登臺觀焉。

真宗詔有司擇地含輝門外之東武村爲廣場，馮高爲臺，臺上設屋，構行宫。其夜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并戎服，賜以窄袍。至行宫，諸軍陣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黄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騃士噪，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陣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軍於左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右者略左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隅，并凱旋以退。乃召從臣宴，教坊奏樂。回御東華門閲諸軍還營，鈞容奏樂於樓下，復召從臣坐，賜飲。明日，又賜近臣飲於中書，諸軍將校飲於營中，内職飲於軍器庫，諸班衛士飲於殿門外。

神宗閲左藏庫副使幵斌所教牌手於崇政殿，乃命殿前步軍司擇驍健者依法教習。自是，營屯及更戍諸軍、畿甸三路民兵皆隨伎藝召見親閲焉。凡閲試禁衛、戍軍、民兵，總率第其精粗，賜以金帛；而超等高者，至命爲吏選官，其典領者優加職秩。涇原經略蔡挺肄習諸將軍馬，點閲周悉，隊伍有法，入爲樞密副使，因言於上而引試之。舊以七軍營陣校試，而分數不齊，前後抵牾。命校試官采掇定爲八軍法。及軍法成，頒行諸路。既又定九軍法，以一軍營陣，即城南好

又在城西楊村建造講武臺，秋天九月舉行大閲兵，皇上與從臣登臺觀閲。

真宗詔令司吏在含輝門外東武村選地建造廣場，築起高臺，臺上建造房屋，構建行宫。夜裏三鼓時分，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别從各處城門出來。天快亮時，皇帝騎馬出來，從官都穿上戎裝，賜以窄袍。來到行宫，諸軍在臺前列陣，左右相對，步兵騎兵交替列陣連亘二十里，諸班衛士在後面護翼隨從。司吏禀奏兵陣已經列好，皇帝登上觀臺，面向東方，御臨戎帳，召來從臣坐下觀視。殿前都指揮使王超手執五方旗來指揮兵陣進退，又在兩陣之中築起候臺相望，讓人按照臺上之數執旗呼應。開始舉黄旗，諸軍同行拜禮。舉赤旗時騎兵前進，舉青旗時步兵前進。每次旗動時，都鼓聲雷動，士兵叫喊，聲震百里之外，都三次挑陣後退下。接着舉白旗，諸軍又再拜高呼萬歲。司吏禀奏軍陣堅固整齊，士兵奮勇猛厲，想要再次舉旗，詔令停止，於是舉黑旗來操練軍隊。在左面陣兵的略過右陣而返，由臺前出西北角；在右面陣兵的略過左陣而返，由臺前出西南角，都凱旋而退。於是召來從臣設宴，教坊奏樂。回轉御臨東華門檢閲諸軍回營，鈞容在樓下奏樂，又召來從臣列坐，賜飲。第二天，又爲近臣在中書賜宴，諸軍將校在軍營中宴飲，内職在軍器庫宴飲，諸班衛士在殿門外宴飲。

神宗在崇政殿檢閲左藏庫副使幵斌所訓練的牌手，於是命令殿前步軍司選擇驍勇健壯的士兵按照其方法教習。從此，營屯及輪番戍守的諸軍、畿甸三路民兵都隨其伎藝得到召見，皇帝親自檢閲。凡是參加檢閲的禁衛、戍軍、民兵，由總領分别其等級精粗，賜以金帛；而其中的優秀者，以致任命爲官吏，領兵之人遷升職位。涇原經略蔡挺檢習諸將軍馬，閲察周詳，行陣有方，入朝爲樞密副使，於是向皇帝報告而引兵閲試。過去用七軍營陣校試，分數不均，前後有差錯。命令校試官采擇舊制定爲八軍營陣。軍法確立後，頒行諸路。不久又確立九軍法，用一軍營陣，到城南的好草陂閲兵，都有贈賞。檢閲炮場

草陂閲之，皆有賞賚。其按閲炮場連弩及便坐日閲召募新軍時，令習戰如故事。

建炎三年六月，高宗諭輔臣曰："朕欲親閲武。"宰臣呂頤浩曰："方右武之時，理當如此。祖宗時不忘武備，如鑿金明池，益欲習水戰。"張浚曰："祖宗每上巳游幸，必命衛士馳射，因而激賞，亦所以講武也。"帝曰："朕非久命諸將各閲所部人馬，當召卿等共觀，足以知諸將能否。"後以巡幸不果行。

紹興五年正月，始御射殿，閲諸班直殿前司諸軍指教使臣、親從宿衛親兵并提轄部押親兵使臣射射。共一千二百六十人，每六十人作一撥。遂詔户部支金千兩，付樞密院激賞庫充犒用。三月，御射殿，閲等子趙青等五十人角力，轉資，支賜錢銀有差。八月，御射殿，閲廣東路經略司解發到韶州士庶子弟陳裕試神臂弓，特補進武校尉，賜紫羅窄衫、銀束帶，差充本路經略司指使。十四年十一月，閲殿前馬步軍將士藝精者，賞有差。自是，歲以冬月行之，號曰冬教。三十年十月，御射殿，引三衙統制、同統制、統領、同統領入内射射，詔餘合赴内殿教人，依年例支降例物，令逐司自行按試等第給散。舊例，每歲引三衙官兵教。是日，止引統制、統領，故有是詔。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御射殿隔門特坐，引呈新舊行門射射。

乾道二年十一月，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應從駕臣僚，自祥曦殿并戎服起居，從駕往回。内管軍、御帶、環衛官從駕，宰執以下免從。就逐幕次賜食，俟進晚膳畢，免奏萬福，并免茶，從駕還内。二十

連弩及便坐之日檢閲所募新兵時，命令士兵按照舊制演習作戰。

建炎三年六月，高宗對輔臣説："我想親自閲兵。"宰相呂頤浩説："正當尚武之時，理當如此。祖宗時不忘武備，如開鑿金明池，想要進一步習練水戰。"張浚説："祖宗每次上巳出游，一定命令衛士馳射，於是用賞賜相激勵，也是用以講武。"皇帝説："我不久將命令諸將各自帶上所部人馬受閲，應當與卿等一同觀看，就足以察知諸將善戰與否。"後來因爲巡幸没有實行。

紹興五年正月，皇帝開始御臨射殿，檢閲諸班直殿前司諸軍指教使臣、親從宿衛親兵連同提轄部押親兵使臣射箭。一共有一千二百六十人參加，每六十人爲一撥。於是詔令户部支取一千兩黄金，交給樞密院激賞庫作爲犒賞費用。三月，皇帝御臨射殿，檢閲等子趙青等五十人角力，轉資，支賜銀錢不等。八月，御臨射殿，檢閲廣東路經略司解發到韶州士庶子弟陳裕試神臂弓，特補爲進武校尉，賜給紫羅窄衫、銀束帶，差遣充任本路經略司指使。十四年十一月，檢閲殿前馬步軍武藝高强的將士，賞賜不等。從此，在每年冬天施行，號稱冬教。三十年十月，皇帝御臨射殿，引來三衙統制、同統制、統領、同統領進入内殿射箭，詔令其他應到内殿教射的人員，依照年例支賜例物，命令逐司按照校試等級自行頒發。按照舊例，每年引來三衙官兵教射。這天，衹引來統制、統領，所以有這個詔令。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帝御臨射殿隔門設座，引來新舊行門射箭。

乾道二年十一月，皇帝巡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接着巡幸白石教場。應該從駕的臣僚，都身穿戎裝在祥曦殿請安，從駕往返。内管軍、御帶、環衛官從駕，宰執以下官員免從。逐一到幕次賜食，等到用完晚飯，免奏萬福，同時免茶，從駕回宫。二十四日，巡幸候潮門外大教場，吃

四日，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次幸白石教場閱兵。三衙率將佐等導駕詣白石，皇帝登臺，三衙統制、統領官等起居畢，舉黄旗，諸軍皆三呼萬歲拜訖，三衙管軍奏報取旨，馬軍上馬打圍教場。舉白旗，三司馬軍首尾相接；舉紅旗，向臺合圍，聽一金止。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排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馬射獐兔，一金止。疊金，射生官兵各歸陣隊。舉黄旗，射生官兵就御臺下獻所獲。帝遂慰勞，賜賚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諸軍歡騰，鼓舞就列。百姓觀者如山。時久陰曀，暨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開霽。帝遣諭主管殿前司王琪等曰："前日之教，師律整嚴，人無嘩囂，分合應度，朕甚悦之，皆卿等力也。"琪等曰："此陛下神武之化，六軍恭謹所致。臣願得以此爲陛下剿絶奸宄。"

完早飯，接着巡幸白石教場閱兵。三衙率將佐等引導車駕到白石，皇帝登上高臺，三衙統制、統領官等請安完畢，舉黄旗，諸軍都三呼萬歲拜畢，三衙管軍奏報取旨，騎兵上馬打圍教場。舉白旗，三司騎兵首尾相接；舉紅旗，向着高臺合圍，聽到鳴金停止。兵馬各到所圍之地，成圓形排列站立。射生官兵隨着鼓聲出馬射獐兔，聽到鳴金就停止。重復鳴金時，射生官兵各自加到隊陣。舉黄旗，射生官兵來到御臺下獻上俘獲的獵物。皇帝於是加以慰勞，賜賞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諸軍歡騰，擊鼓起舞而入列。百姓觀者如山，當時陰天很長時間了，等到皇帝來到郊外以後，雲開霧散，風日晴好。皇帝遣告主管殿前司王琪等説："前日的教習，軍律整齊嚴格，没有喧嘩的聲音，分合有度，我非常喜歡，這都是卿等的功勞。"王琪等人説："這是陛下神武所化，六軍恭謹所成。臣希望能藉此爲陛下滅絶奸惡。"

四年十月，殿前司言："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茅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場。已修築將壇，將來三司馬步軍并各全裝，披帶衣甲，執色器械，至日，先赴教場下方營排辦，俟駕登臺，聽金鼓起居畢，依資次變陣教閱。所有聖駕出郊，除禁衛外，欲於本司入陣馬軍内摘差護聖馬軍八百人騎、弓箭、器械，作十六隊，於儀衛前後引從，各分八隊，隊各五十人，往回沿路，各奏隨軍鼓笛大樂。及摘差本司入教陣隊内諸軍步親隨一千人，并統領將官三員，至日，先赴將臺下，各分左右，於後壁周圍留空地三十步，以容禁衛，外作三重環立。"十六日，車駕至灘上。諸軍人馬，前一日於教場東列幕宿營。是日，三衙管軍與各軍統領將佐導駕乘馬至護聖步軍大教場亭，更御甲冑至灘上。皇

四年十月，殿前司説："觀察龍王堂北、江岸以東茅灘一帶平地，可以用作教場。已經修築好將壇，將來三司馬步軍都全副武裝，披衣帶甲，各持器械，到了閱兵那天，先到教場下方營準備，等到皇帝登上高臺，聽令於金鼓之聲請安完畢，依照資歷次序變陣受閱。凡是聖駕出郊，除了禁衛之外，打算在本司入陣的騎兵内選擇差遣護聖馬軍八百騎兵、弓箭、器械，分成十六隊，在儀衛前後引導隨從，各分八隊，每隊五十人，往返都沿路演奏隨軍鼓笛大樂。同時選擇差遣本司入教陣隊内諸軍步兵親隨一千人，和三名統領將官，閱兵那天，先來到將臺下，各分左右，在後壁周圍留空地三十步，來安置禁衛，在它的外面包圍三層環立。"十六日，皇帝車駕來到灘上。諸軍人馬，前一天在教場東側設帳宿營。閱兵這天，三衙管軍與各軍統領將佐引導皇帝騎馬來到護聖步軍大教場亭，更換甲冑後來到灘上。皇上登上高臺，三衙請安完畢，權主管殿前司王逵禀奏三司人馬已經到齊，舉黄旗，諸軍

帝登臺，三衙起居畢，權主管殿前司王逵奏三司人馬齊，舉黄旗，諸軍呼拜者三。逵奏請從頭教。中軍鳴角，倒門角旗出營，馬步軍簇隊成，收鼓訖。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攏起旗槍。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應，變方陣爲備敵之形。别高一鼓，步軍四向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軍出陣作戰鬥之勢。别高一鼓，各分歸地分。五鼓舉黄旗，變圓陣爲自環内固之形。如前節次訖。三鼓舉赤旗，變鋭陣，諸軍相屬，魚貫斜列，前利後張，爲衝敵之形。亦依前節次訖。王逵奏人馬教絶，取旨。舉青旗，變放教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三，馬軍下馬，步人齪落旗槍，皆應規矩。帝大悦，犒賞倍之。士卒歡呼謝恩如儀。鳴角聲簇隊訖，放教拽隊。步人分東西引拽，馬軍交頭於御臺下，隨隊呈試驍鋭大刀武藝，繼而進呈車炮、火炮、烟槍。及赭山打圍射生，馬步軍統制官蕭鷓巴以所獲獐鹿等就御臺下進獻，人馬拽絶。皇帝復御常服，乘馬至車子院，宣唤殿前司撥發官馬定遠、侯彦昌各賜馬一匹，彦昌仍自準備將特升副將。進御酒，上謂王逵曰："今日教閲，進止分合，軍律整肅，皆卿之力也。"逵奏："陛下神武，四海共知。六師軍容，孰敢不肅！"時賜酒俱以十分，逵奏以軍馬事不敢飲，帝曰："少飲之。"親减太半。飲畢，謝恩退。又宣問主管侍衛馬軍司李舜舉："今日按閲之兵，比向時所用之師何如？"舜舉奏曰："今日所治之兵，皆陛下平時躬親訓練，撫以深恩，賜之重賞，忠勇百倍，非昔日可比。"

呼拜三次。王逵奏請從頭教閲。中軍鳴響號角，倒門角旗出營，馬步軍簇隊成陣，收鼓而罷。連擊三次鼓，騎兵上馬，步兵扛起旗槍。第四次擊鼓時舉白旗，中軍擂鼓揮旗，變方陣爲備敵陣形。再高聲擊鼓，步兵四面出擊形成禦敵之勢，一邊戰鬥一邊前進，騎兵出陣形成戰鬥之勢。再高聲擊鼓，各自分回到地分。第五次擊鼓時舉黄旗，變圓陣爲自環内固的陣形。按照前面的程序進行完畢。三次擊鼓舉赤旗，變成鋭陣，諸軍相互連接，魚貫斜列，前面鋭利，後面張開，形成衝擊敵人的陣形。也依照前面的程序進行完畢。王逵稟奏人馬教閲完畢，領取旨意。舉青旗，變成放教直陣，擊鼓而罷，鳴金停止。三次重重擊鼓，騎兵下馬，步兵旗槍整齊起落，都符合規制。皇帝大爲高興，加倍犒賞。士卒歡呼，按照儀制謝恩。鳴角聲隊列簇集完畢，教示拽隊。步兵分東西兩側拉拽，騎兵在御臺下交會，隨隊表演猛鋭的大刀武藝，繼而展示車炮、火炮、烟槍。到赭山打圍射獵，馬步軍統制官蕭鷓巴將所獲獐鹿等拿到御臺下進獻，人馬拽離完畢。皇帝又穿上常服，騎馬來到車子院，傳唤殿前司撥發官馬定遠、侯彦昌分别賞賜一匹馬，彦昌又從準備將特地擢升爲副將。進上御酒，皇帝對王逵説："今天的教閲，進止分合，軍律整肅，都是卿的功勞。"王逵稟奏："陛下神明勇武，天下共知。六軍軍容，誰敢不嚴肅！"當時都賜以滿量的酌飲，王逵稟奏因爲軍馬之事不敢飲酒，皇帝説："少飲一些。"親自爲他减量大半。飲酒完畢，謝恩退下。又宣問主管侍衛馬軍司李舜舉："今天檢閲的軍隊，比起你過去指揮的軍隊怎麽樣？"舜舉稟奏："今天所教習的士兵，都是陛下平時親自訓練的，用深恩撫問，賜以重賞，他們有百倍的忠勇，非昔日可比。"

其儀：皇帝至祥曦殿，行門、禁衛等并戎服迎駕常起居。皇帝至，知

其儀制是：皇帝來到祥曦殿，行門、禁衛等都身穿戎裝迎駕進行日常的請安。皇帝來到，知

閤門官以下并戎服常起居，訖。皇帝乘馬出，從駕官從駕至候潮門外大教場御幄殿下馬，入幄更衣訖，皇帝被金甲出幄，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乘馬至教場臺下馬，升臺入幄。從駕官宰執、親王、使相、正任、知閤、御帶、環衛官升臺，於幄殿分東西相向立。管軍并令全裝衣甲，帶御器械執骨朵升臺，於幄殿指南面西立，俟入内官喝排立。皇帝出幄，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出，閤門分引殿前馬步三司統制、統領官常起居訖。次三司將佐以下，聽鼓聲常起居。次殿帥執骨朵赴御坐前，奏教直陣。俟教閱畢，再赴御坐前奏教圓陣。俟教閱畢，再赴御坐前奏教鋭陣。俟教閱畢，再赴御坐前奏教閱畢，歸侍立。内侍傳旨與殿前太尉某，諸軍謝恩承旨訖，轉與撥發官引三司統制、統領、將佐再拜謝恩訖，各歸本軍。皇帝起，入幄更衣訖，皇帝出幄。皇帝坐，舍人引宰執墩後立，俟進御茶床。舍人贊就坐，宰執躬身應喏訖，直身立，就坐。進第一盏酒，起立墩後，俟皇帝飲酒訖，舍人贊就坐，躬身應喏訖，直身立。俟宰執酒至，接盞飲酒訖，盏付殿侍。次舍人贊食，并如儀。至第四盏，傳旨宣勸訖，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贊不拜，贊就坐。第五盏宣勸如第四盏儀。酒食畢，舉御茶床。舍人分引宰執於幄殿重行立，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訖，揖宰執躬身贊不拜，各祗候直身立，降踏道歸幕次。皇帝起，乘馬至車子院下馬。皇帝出幄，至車子院門樓上，出賜親王酒，再拜謝訖；次賜使相、正任并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酒訖；逐班再拜謝，訖，依舊相向立。次親王執盏進

閤門官以下官員都身穿戎裝進行日常的請安，結束。皇帝騎馬出來，從駕官從駕到候潮門外大教場御幄殿下馬，進入幄殿更衣完畢，皇帝身披金甲走出幄殿，行門、禁衛等迎駕，啓奏萬福。皇帝騎馬到教場臺下馬，登臺入幄。從駕官宰相、親王、使相、正任、知閤、御帶、環衛官登臺，在幄殿分東西兩側相對而立。管軍都令其全副武裝，帶着御用器械拿着骨朵登臺，在幄殿内指向南面向西站立，等入内官贊喝後列隊站立。皇帝走出幄殿，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出來，閤門分别引導殿前馬步三司統制、統領官進行日常請安完畢。接着三司將佐以下官員，聽令鼓聲進行日常請安。接着殿帥拿着骨朵來到御座面前，奏請教示直陣。等到教閲完畢，再到御座前奏請教示圓陣。等到教閲完畢，再到御座前奏請教示鋭陣。等到教閲完畢，再到御座前奏明教閲完畢，歸位侍立。内侍傳旨給殿前太尉某人，諸軍謝恩承旨完畢，轉而與撥發官引導三司統制、統領、將佐再拜謝恩完畢，各回到本軍。皇帝起身，入幄更衣完畢，皇帝走出幄殿。皇帝坐下，舍人引導宰相在坐墩後站立，等待進上御茶床。舍人贊喝就坐，宰相躬身答應完畢，直身站立，就坐。進上第一盞酒，宰相起身站到坐墩後，等到皇帝飲酒完畢，舍人贊喝就坐，宰相躬身答應之後，直身站立。等到宰相的酒進上後，宰相接過酒飲完，把酒杯交給殿侍。接着舍人贊喝進食，都按儀制進行。到第四盞酒進上時，傳旨宣勸完畢，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贊喝不拜，贊喝就坐。第五盞酒的宣勸如同第四盞酒的儀式。飲酒進食之後，進上御茶床。舍人分别引導宰相在幄殿重行站立，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完畢，揖請宰相躬身贊喝不拜，各位祗候直身而立，走下踏道回到幕次。皇帝起身，騎馬到車子院下馬。皇帝走出幄殿，來到車子院門樓上，出去給親王賜酒，親王再拜謝過；接着爲使相、正任和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賜酒完畢；受賜者逐一再拜致謝，之後，依然相對站立。接着親王拿起酒盞向皇帝進酒，皇帝飲酒完畢，一班人再拜致謝，結束；等到皇帝觀閲完畢，起身，

皇帝酒，皇帝飲酒訖，一班再拜謝，訖；俟皇帝觀畢，起，降車子院門樓歸幄。親王以下退。皇帝乘馬出車子院門，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乘馬至候潮門外大教場，應從駕官并戎服乘馬從駕回。皇帝乘馬入和寧門，至祥曦殿上下馬還宮。餘仿此。

淳熙四年十二月，大閱于茅灘。十年十一月，大閱于龍山。十六年十月，大閱于城南大教場。并如上儀。慶元元年十月，以在諒闇，令宰執於大教場教閱。二年十月，大閱于茅灘。嘉泰二年十二月，幸候潮門外教場大閱。端平二年四月大閱，以時暑不及行。

·受降 獻俘

受降、獻俘。太祖平蜀，孟昶降，詔有司約前代儀制爲受降禮。昶至前一日，設御坐仗衛于崇元殿，如元會儀。至日，大陳馬步諸軍于天街左右，設昶及其官屬素案席褥于明德門外，表案于橫街北。通事舍人引昶及其官屬素服紗帽北向序立。昶跪奉表授閤門使，復位待命。表至御前，侍臣讀訖，閤門使承旨出。昶等俯伏。通事舍人掖昶起，官屬亦起，宣制釋罪，昶等再拜呼萬歲。衣庫使導所賜襲衣冠帶陳於前，昶等又再拜跪受，改服乘馬，至昇龍門下馬，官屬至啓運門下馬，就次。帝常服升坐，百官先入起居，班立。閤門使引昶等入，舞蹈拜謝。召昶升殿，閤門使引自東階升，宣撫使承旨安撫之。昶至御坐前，躬承問訖，還位，與官屬舞蹈出。中書率百官稱賀，遂宴近臣及昶于大明殿。

嶺南平，劉鋹就擒，詔有司撰獻俘禮。鋹至，上御明德門，列仗衛，諸軍、百官常服班樓前。別設獻俘位

走下車子院門樓回幄殿。親王以下人員退下。皇帝騎馬走出車子院門，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騎馬到候潮門外大教場，應從駕官都身穿戎裝騎馬從駕返回。皇帝騎馬進入和寧門，到祥曦殿上下馬回宮。其餘仿此進行。

淳熙四年十二月，在茅灘進行大閱兵。十年十一月，在龍山進行大閱兵。十六年十月，在城南大教場進行大閱兵。儀制都如上。慶元元年十月，因爲在服喪期間，命令宰相在大教場教閱。二年十月，在茅灘進行大閱兵。嘉泰二年十二月，皇帝巡幸候潮門外教場進行大閱兵。端平二年四月進行大閱兵，因爲暑熱而未能實行。

受降、獻俘。太祖平定蜀，孟昶來降，詔令司吏簡括前代儀制制定受降禮。孟昶到來的前一天，在崇元殿設置御座仗衛，如同元會的儀式。到了那天，在天街左右隆重陳設馬步諸軍，在明德門外設置孟昶及其官屬的素案席褥，在橫街北設置表案。通事舍人引導孟昶及其屬官身着素服頭戴紗帽面向北序立。孟昶跪着把表交給閤門使，回位侍立。奉表送到皇帝面前，侍臣讀完，閤門使承旨出門。孟昶等俯身伏地。通事舍人扶孟昶起身，官屬也站起來，宣制釋罪，孟昶等再拜高呼萬歲。衣庫使引導所賜的襲衣冠帶陳列到面前，孟昶等又再拜跪受，換衣乘馬，來到昇龍門下馬，官屬到啓運門下馬，來到位次。皇帝身穿常服升坐，百官先進來請安，班立。閤門使引導孟昶等進來，起舞拜謝。宣召孟昶上殿，閤門使引導他從東階上來，宣撫使承旨加以安撫。孟昶來到御座前，躬身承問完畢，回位，與官屬起舞而出。中書率領百官祝賀，於是在大明殿宴請近臣及孟昶。

嶺南平定，劉鋹就擒，詔令司吏撰定獻俘禮。劉鋹來到，皇帝御臨明德門，陳列仗衛，諸軍、百官身穿常服在樓前班列。在東西街的南面

于東西街之南，北向；其將校位於獻俘位前，北上西向。有司率武士係鋹等白練，露布前引。至太廟西南門，鋹等并下馬，入南神門，北向西上立，監將校官次南立。俟告禮畢，於西南門出，乘馬押至太社，如上儀。乃押至樓南御路之西，下馬立俟。獻俘將校，戎服帶刀。攝侍中版奏中嚴，百官班定；版奏外辦，帝常服御坐。百官舞蹈起居畢，通事舍人引鋹就獻俘位，將校等詣樓前舞蹈訖，次引露布案詣樓前北向，宣付中書、門下，如宣制儀。通事舍人跪受露布，轉授中書，門下轉授攝兵部尚書。次攝刑部尚書詣樓前跪奏以所獻俘付有司。上召鋹詰責，鋹伏地待罪。詔誅其臣龔澄樞等，特釋鋹縛與其弟保興等罪，仍賜襲衣、冠帶、靴笏、器幣、鞍馬，各服其服列謝樓下。百官稱賀畢，放仗如儀。

南唐平，帝御明德門，露布引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素服待罪。初，有司請如獻劉鋹。帝以煜奉正朔，非若鋹拒命，寢露布弗宣，遣閤門使承制釋之。

太宗征太原，劉繼元降，帝幸城北，陳兵衛，張樂，宴從臣于城臺。繼元帥官屬素服臺下。遣閤門使宣制釋罪，召繼元親勞之。從臣詣行宮稱賀。時以在軍中，故不備禮。繼元至京師，詔告獻太廟。前一日，所司陳設如常告廟儀。告日黎明，博士引太尉就位，通事舍人引繼元西階下東向立，其官屬重行立。贊者贊太尉再拜訖，博士引就盥爵如常儀，詣東階解劍脱舄，升第一室進奠，再拜，太祝跪讀祝文訖，又再拜。通事舍人引繼元及官屬詣室前西階下北向立，舍人贊云："皇帝親征，收復河東，僞主

另設獻俘位，面向北；將校位設在獻俘位前，以北爲上，面向西。司吏率領武士用白練拘繫劉鋹等，有露布在前面引導。來到太廟西南門，劉鋹等都下馬，進入南神門，面向北以西爲上站立，監將校官在其南面站立。等到宣告禮畢，從西南門出去，騎馬押送到太社，如同上面的儀式。於是押送到樓南御路的西側，下馬等待。獻俘將校，身穿戎裝佩帶刀。攝侍中板奏中嚴，百官班立完畢；板奏外辦，皇帝身穿常服御座。百官起舞請安完畢，通事舍人引導劉鋹來到獻俘位，將校等到樓前起舞完畢，接着引導露布案來到樓前面向北，宣令移付中書、門下，如同宣制儀式。通事舍人跪着接受露布，轉交給中書，門下轉交給攝兵部尚書。接着攝刑部尚書來到樓前跪奏將所獻俘虜交給司吏。皇上宣召劉鋹進行責問，劉鋹伏地待罪。詔令誅殺其臣下龔澄樞等，特爲解除劉鋹的捆綁和其弟弟保興等人的罪過，又賜以襲衣、冠帶、靴笏、器幣、鞍馬，他們各自穿用所賜服飾在樓下列隊致謝。百官祝賀完畢，按照儀制，解除儀仗。

南唐平定，皇帝御臨明德門，露布在前面引導李煜及其子弟官屬身穿素服待罪。開始時，司吏請求與獻劉鋹一樣。皇帝因爲李煜奉正朔，不像劉鋹抗命不尊，隱蔽露布不加宣明，派遣閤門使承制寬釋他。

太宗征討太原，劉繼元投降，皇帝巡幸城北，陳設兵衛，施設音樂，在城臺宴請從臣。繼元率領官屬身穿素服來到臺下。派遣閤門使宣制釋罪，皇帝宣召繼元親自加以安撫。從臣來到行宫祝賀。當時因爲在軍中，所以不備行禮儀。繼元來到京師，詔令告獻太廟。前一天，司吏按照平常告廟的儀式進行陳設。告獻那天黎明，博士引導太尉就位，通事舍人引導繼元在西階下面向東站立，其官屬重行站立。贊者贊喝太尉再拜完畢，博士按照常儀引導其來到盥爵面前，到東階解劍脱鞋，登上第一廟室獻祭，再拜，太祝跪讀祝文完畢，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導繼元及其官屬來到室前西階下面向北站立，舍人贊説："皇帝親自征討，收復河東，僞主劉繼元及其僞命官進

劉繼元及僞命官見。"贊者曰再拜，拜訖退位。次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室，皆如第一室。博士引太尉降階，佩劍納履復位，贊者曰再拜，太尉與繼元等皆再拜，退。焚祝版於齋坊。繼元既命以官，故不稱俘焉。

元符二年，西蕃王攏拶、邈川首領瞎征等降，詔具儀注。以受降日御宣德門，設諸班直、上四軍仗衛，諸軍素服陳列。降者各服蕃服以見，審問訖，有旨放罪，各等第賜首服袍帶。百官稱賀，而再御紫宸殿賜宴會。哲宗崩，樞密院留攏拶等西京聽旨。詔罷御樓立仗，但引見于後殿。攏拶一班；契丹公主一班，夏國、回鶻公主次之；瞎征一班，邊厮波結并族屬次之。應族屬首領各從其長，以次起居。僧尼公主皆蕃服蕃拜。并賜冠服，謝訖，賜酒饌横門外。

政和初，議禮局上《受降儀》。皇帝乘輿升宣德門樓，降輿坐御幄，百官與降王、蕃官各班樓下，如大禮肆赦儀。東上閤門以紅絲袋班齊牌引升樓，樓上東上閤門官附内侍承旨索扇，扇合，帝即御坐，簾卷。内侍又贊扇開，侍衛如常儀。諸班親從并裹圍降王人等迎駕，自贊常起居。次舍人贊執儀將士常起居。次管幹降王使臣并隨行舊蕃官常起居。次禮直官、舍人引百官横行北向，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又再拜退，百官各就東西位。舍人引降王服本國衣冠詣樓前北向，女婦少西立，僧又少西，尼立於後。入内省官詣御坐前承旨，傳樓上東上閤門官承旨録訖，以紅絲袋降制樓下，東上閤門官承旨退。降王以下俯伏，東上閤門官至，令通事舍人掖之起，首領以下皆起，

見。"贊者説再拜，拜完退位。接着依次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室，都與第一室相同。博士引導太尉走下臺階，佩劍穿鞋回位，贊者説再拜，太尉與劉繼元等都再拜，退下。在齋坊焚燒祝板。繼元已經被委以官職，所以不稱爲俘虜。

元符二年，西蕃王攏拶、邈川首領瞎征等來降，詔令擬定儀制。皇帝在受降日御臨宣德門，設置諸班直、上四軍仗衛，諸軍身穿素服列隊。降者各自穿蕃服進見，審問完畢，降旨釋罪，分别按照等級賜與首服袍帶。百官祝賀，然後皇帝再次御臨紫宸殿賜宴。哲宗去世，樞密院留下攏拶等到西京聽旨。詔令罷止御樓立仗，衹在後殿引見。攏拶爲一班；契丹公主爲一班，夏國、回鶻公主相隨；瞎征爲一班，邊厮波結及族屬相隨。應族屬首領各隨其官長，依次請安。僧尼公主都身穿蕃服按照蕃國禮儀致拜。都賜以冠服，致謝完畢，在横門外賜酒饌。

政和初年，議禮局進上《受降儀》。皇帝乘輿登上宣德門樓，下輿進入御幄就坐，百官與降王、蕃官各在樓下班立，如同大禮肆赦的儀式。東上閤門把紅絲袋班齊牌拉引上樓，樓上東上閤門官附從内侍承旨索扇，扇子合攏，皇帝來到御座，遮簾捲起。内侍又贊喝打開扇子，按常儀侍衛。諸班親從人員及裹圍降王等人迎駕，自相贊唱進行日常請安。接着舍人贊唱執儀將士進行日常請安。接着管幹降王使臣及隨行的舊蕃官進行日常請安。接着禮直官、舍人引導百官横行排列面向北，贊者贊拜，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起舞，三呼萬歲，又再拜。班首奏聖上萬福，又再拜退下，百官各就東西位次。舍人引導降王穿着本國衣冠來到樓前面向北，婦女在稍微靠西的地方站立，僧又在其稍向西側，尼站立僧後。入内省官來到御座前承旨，傳令樓上東上閤門官承旨記録完畢，用紅絲袋將制文降到樓下，東上閤門官承旨退下。降王以下人員俯身伏地，東上閤門官來到，命令通事舍人將其扶起，首領以下人員都站起身，鞠躬。閤門宣令有敕，降王以下人員

鞠躬。閤門宣有敕，降王以下再拜，僧尼止躬呼萬歲。閤門録敕旨付管幹官，降王等躬聽詰問。如有復奏，閤門録訖，仍以紅絲袋引升樓。如無復奏，入内省官詣御坐承旨，傳樓上閤門官稱有敕放罪訖，舍人贊謝恩，降王以下再拜稱萬歲，復序立。入内省官詣御坐承旨，傳樓上閤門官稱有敕各賜首服袍帶。樓下閤門官承旨引所賜檐床陳于西，舍人宣曰有敕，降王以下再拜鞠躬，舍人稱各賜某物，賜物畢，又再拜稱萬歲。若賜官，即贊謝再拜，并歸次易所賜服。舍人先引降王以下至授遥郡以上當樓前北向東上立，贊再拜，稱萬歲，又再拜；次贊服冠帔婦女再拜。僧尼别謝，引還。次贊樓上侍立官稱賀再拜，禮直官、舍人分引百官横行北向立，贊拜訖，班首少前，俯伏跪，稱賀，其詞中書隨事撰述，賀訖，復位。在位者又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東上閤門官進詣樓前承旨就班首宣曰有制，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宣答，其詞學士院隨事撰述，又贊再拜，三稱萬歲，又再拜。樓上樞密院前跪奏，稱某官臣某言，禮畢，内侍索扇，扇合簾垂，帝降坐。内侍贊扇開，所司承旨放仗，樓下鞭鳴，百官再拜退。

再拜，僧尼衹是躬身呼萬歲。閤門録完敕旨交給管幹官，降王等人躬身聽候責問。如有再奏，閤門録完所奏後，仍然用紅絲袋拉引上樓。如果不再有上奏，入内省官來到御座前承旨，傳令樓上閤門官稱説有敕釋罪完畢，舍人贊唱謝恩，降王以下人員再拜呼萬歲，再次序立。入内省官來到御座前承旨，傳令樓上閤門官稱説有敕各賜首服袍帶。樓下閤門官承旨引導所賜檐床在西側陳列，舍人宣説有敕，降王以下人員再拜鞠躬，舍人稱説各賜某物，賜物完畢，又再拜呼萬歲。如果賜官，就贊謝再拜，同時歸位换上所賜服飾。舍人先引導降王以下至授遥郡以上人員在樓前面向北以東爲上站立，贊唱再拜，稱萬歲，又再拜；接着贊唱身披冠帔的婦女再拜。僧尼另外致謝，引導返回。接着贊唱樓上侍立官祝賀再拜，禮直官、舍人分别引導百官横行列隊面向北站立，贊拜完畢，班首稍稍上前，俯伏跪下，道賀；賀詞由中書隨事撰述，祝賀完畢，回位。在位次上的人又再拜起舞，三呼萬歲，又再拜。東上閤門官進到樓前承旨向班首宣説有制，贊者贊拜，在位次上的人都再拜，宣答，答詞由學士院隨事撰述，又贊唱再拜，三呼萬歲，又再拜。樓上樞密院官員上前跪奏，稱説某官臣某言，禮儀結束，内侍索扇，合扇垂簾，皇帝下座。内侍贊唱扇子打開，司吏承旨散放儀仗，在樓下鳴放鞭炮，百官再拜退下。

開禧三年三月，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函逆臣吴曦首并違制創造法物、所受金國加封蜀王詔及金印來獻。四月三日，禮部太常寺條具獻馘典故，俟逆曦首函至日，臨安府差人防守，殿前司差甲士二百人同大理寺官監引赴都堂審驗。奏獻太廟、别廟差近上宗室南班，奏獻太社、太稷差侍從官。各前一日赴祠所致齋，至日行奏獻之禮，大理寺、殿前司計會行禮時刻，

開禧三年三月，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函送逆臣吴曦的人頭及違制創造法物、所受金國加封的蜀王書及金印來獻上。四月三日，禮部太常寺分條開列獻馘典制，等到吴曦人頭送來時，臨安府派人防守，殿前司派遣二百名甲士隨同大理寺官監被引導到都堂驗審。奏獻太廟、别廟派遣皇帝的親近宗室南班行事，奏獻太社、太稷差遣侍從官行事。他們各在前一天到祠所致齋，到那一天行奏獻禮，大理寺、殿前司度算行禮時刻，監引導來首函設置好等待。奏獻禮結束後，在街市梟首

監引首函設置以俟。奏獻禮畢，梟於市三日，付大理寺藏於庫。

示衆三天，交給大理寺在庫裏保存。

端平元年，金亡。四月，京湖制置司以完顔守緒函骨來上，差官奏告宗廟社稷如儀。

端平元年，金朝滅亡。四月，京湖制置司用完顔守緒的函骨來進獻，派遣官吏按照儀式奏告宗廟社稷。

田獵

田獵。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獵于近郊。先出禁軍爲圍場，五坊以鷙禽細犬從。帝親射走兔三，從官貢馬稱賀。其後多以秋冬或正月田於四郊，從官或賜窄袍暖靴，親王以下射中者賜以馬。

田獵。太祖建隆二年，開始在近郊校獵。先命令禁軍設置圍場，五坊用鷙禽細犬相隨。皇帝親自射中三隻奔跑的兔子，從官獻馬祝賀。後來多在秋冬時節或正月在四郊田獵，從官有的賜給窄袍暖靴，親王以下人員射中的賞賜馬。

太宗將北征，因閲武獵近郊，以多盗獵狐兔者，命禁之。有衛士奪人獐，當死，帝曰："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特貰其罪。帝常以臘日校獵，諭從臣曰："臘日出狩，以順時令，緩轡從禽，是非荒也。"回幸講武臺，張樂，賜群臣飲。其後，獵西郊，親射走兔五。詔以古者蒐狩，以所獲之禽薦享宗廟，而其禮久廢，今可復之。遂爲定式。帝雅不好弋獵，詔除有司行禮外，罷近甸游畋，五坊所畜鷹犬并放之，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已而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忠獻鶻一，號"海東青"，詔還賜之。臘日，但命諸王略畋近郊，而五坊之職廢矣。

太宗將要北征，於是閲兵在近郊射獵，因爲很多人盗獵狐兔，命令禁止。有名衛士强奪别人的獐，應當處死，皇帝説："如果殺了他，後世之人一定説我重獸輕人。"特地赦免他的罪過。皇帝常在臘日校獵，他告訴從臣説："在臘日狩獵，以順應時令，緩步騎馬飛禽隨身，不是荒侈。"回去時巡幸講武臺，施設音樂，爲群臣賜飲。後來，在西郊射獵，皇帝親自射中了五隻奔跑的兔子。詔令因爲古代狩獵時，要把所獵獲的禽獸進獻給宗廟，而此禮久已廢置，現在可以恢復。於是成爲定式。皇帝平常不好射獵，詔令除了司吏行禮外，罷止近甸的游獵，五坊所畜養的鷹犬都予以放掉，諸州不能用鷹犬來進獻。不久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忠獻上一隻鶻，號稱"海東青"，詔令賜還。臘日，衹命令諸王在近郊略行田獵，而五坊的職事便廢置了。

真宗復詔教駿所養鷹鶻量留十餘，以備諸王從時展禮。禁圍草地，許民耕牧。

真宗又詔令教駿所養鷹鶻酌留十幾隻，以備諸王順應時令施行禮節。禁止圍獵草地，允許百姓耕牧。

至仁宗時，言者言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訓戎事，請修此禮。於是詔樞密院奏定制度。獵日五鼓，帝御内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于楊村，宴于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五坊軍士銀絹有差。宰相賈

到仁宗時，有人説校獵制度是用以順應時令、訓練軍事的，請求修明這種禮節。於是詔令樞密院奏定制度。獵日五鼓時分，皇帝御臨内東門，賜從官行酒三巡，奏鈞容樂，巡幸瓊林苑門，爲從官賜食。於是在楊村狩獵，在幄殿設宴，奏教坊樂。派遣使者把獵獲物馳馬送獻太廟。不久召來父老垂問，賜以飲食茶絹，并賞賜五坊軍士銀絹不等。宰相賈昌朝等説："陛下暫

昌朝等曰："陛下暫幸近郊，順時田獵，取鮮殺而登廟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而閱軍實，所以講武事也；問耆老而秩飫，所以養老也；勞田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館。"從之。明年，復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鼓旗。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帝按轡中道，親挾弓矢，屢獲禽焉。是時，道傍居人或畜狐兔鳧雉驅場中。帝謂田獵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縱之。免圍内民田一歲租，仍召父老勞問。其後以諫者多，罷獵近甸。自是，終靖康不復講。

時巡幸近郊，順守時令進行田獵，取用新鮮的獵物來進獻宗廟，這可用來昭明孝德；站到高地來檢閱軍容，這可用來講修武事；詢問耆老而賜與飲食，這可用來惠養老人；慰問農夫而賜施恩惠，這可用來鼓勵農種。皇帝的乘輿一出門，四種美事就都具備了。希望能宣制交給史館。"依從。第二年，又在城南東韓村狩獵。從玉津園開始改乘輦爲騎馬，騎士數千人分成左右兩翼，用鼓旗指揮。圍獵場十多里，有軍隊相呼應。皇帝騎馬從容馳騁，親自挾弓帶箭，屢次獵獲禽鳥。這時，道旁人家有的把自己畜養的狐兔鳧雉驅趕到圍場裏。皇帝認爲田獵是爲了訓練軍事，不是專爲有所獵獲，都放還它們。免徵圍場内百姓一年的田租，又召來父老慰問。以後因爲進諫的人多，罷止近甸的校獵。從此，整個靖康年間不再講修。

打球

打球，本軍中戲。太宗令有司詳定其儀。三月，會鞠大明殿。有司除地，竪木東西爲球門，高丈餘，首刻金龍，下施石蓮華坐，加以采繢。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門，衛士二人持小紅旗唱籌，御龍官錦綉衣持哥舒棒，周衛球場。殿階下，東西建日月旗。教坊設《龜兹部》鼓樂於兩廊，鼓各五。又於東西球門旗下各設鼓五。閤門豫定分朋狀取裁。親王、近臣、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駙馬都尉、諸司使副使、供奉官、殿直悉預。其兩朋官，宗室、節度以下服異色綉衣，左朋黄襴，右朋紫襴；打球供奉官左朋服紫綉，右朋服緋綉，烏皮靴，冠以華插脚折上巾。天厩院供馴習馬并鞍勒。帝乘馬出，教坊大合《凉州曲》，諸司使以下前導，從臣奉迎。既御殿，群臣謝，宣召以次上馬，馬皆結尾，分朋自兩廂入，序立於西廂。帝乘馬當庭西南駐。内侍發金合，出朱漆球擲殿前。通事舍

打球，本是軍營中的游戲。太宗命令司吏詳定其儀制。三月，在大明殿會鞠。司吏整治地面，在東西方向竪起木頭做球門，高一丈多，頭上雕刻金龍，下面施設蓮花石座，繪有彩畫。左右分組主掌，用兩名承旨守門，兩名衛士手持小紅旗唱籌，御龍官身穿錦綉衣服手持哥舒棒，四周衛護球場。在殿階下，東西向竪起日月旗。教坊在兩廊設置《龜兹部》鼓樂，各置五面鼓。又在東西球門旗下各設五面鼓。閤門預定分組狀取旨裁定。親王、近臣、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駙馬都尉、諸司使副使、供奉官、殿直都參加。兩組官，宗室、節度以下官員穿異色綉衣，左組穿黄襴，右組穿紫襴；打球供奉官左組穿紫綉，右組穿紅綉，脚穿烏皮靴，頭戴插花折上巾。天厩院供應馴馬及鞍勒。皇帝騎馬出來，教坊合奏《凉州曲》，諸司使以下人員在前面引導，從官奉迎。皇帝御殿，群臣致謝，宣召依次上馬，馬都繫上尾巴，兩組從兩廂進入，在西廂序立。皇帝騎馬在庭前西南角停駐。内侍打開金盒，拿出朱漆球投擲到殿前。通事舍人奏説御組打東門。皇帝擊球，教坊奏樂擊鼓。球過之後，揮旗、鳴鉦、停止擊鼓。皇帝撥馬而回，從臣奉

人奏云御朋打東門。帝擊球，教坊作樂奏鼓。球既度，颭旗、鳴鉦、止鼓。帝回馬，從臣奉觴上壽，貢物以賀。賜酒，即列拜，飲畢上馬。帝再擊之，始命諸王大臣馳馬爭擊。旗下擂鼓。將及門，逐厢急鼓。球度，殺鼓三通。球門兩旁置繡旗二十四，而設虛架於殿東西階下。每朋得籌，即插一旗架上以識之。帝得籌，樂少止，從官呼萬歲。群臣得籌則唱好，得籌者下馬稱謝。凡三籌畢，乃御殿召從臣飲。又有步擊者，乘驢騾擊者，時令供奉者朋戲以爲樂云。

觴祝壽，獻物祝賀。皇帝賜酒，球員列拜，飲完酒上馬。皇帝再次擊球，開始命令諸王大臣馳馬争擊。在門旗下擂鼓。球快要進門時，逐厢緊急擊鼓。球過了，減少三通擊鼓。球門兩旁設置二十四面綉旗，在殿東西階下設置空架。每組得籌以後，就在架上插上一面旗來標識。皇帝得籌，音樂稍稍停頓，從官高呼萬歲。群臣得籌後就叫好，得籌者下馬致謝。共三籌結束，皇帝就御殿召來從臣飲酒。又有跑步擊球的，乘驢騾擊球的，時常命令供奉官進行朋戲來娱樂。

救日伐鼓

救日伐鼓。建隆元年，司天監言日食五月朔，請掩藏戈兵鎧冑。事下有司，有司請皇帝避正殿素服，百官各守本司，遣官用牲太社如故事。景德四年五月朔，日食。上避正殿不視事。

救日伐鼓。建隆元年，司天監説五月朔日將有日食，請求掩藏兵戈甲胄。事情交付司吏處理，司吏請求皇帝身穿素服避開正殿，百官各守本司，派遣官吏按照舊制用犧牲祭祀太社。景德四年五月初一，發生日食。皇帝避開正殿不理朝事。

至和元年四月朔日食，既内降德音，改元，易服，避正殿，減膳。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三表乃從。至日，遣官祀太社，而陰雨以雷，至申，乃見食九分之餘。百官稱賀。先是皇祐初，以日食三朝不受賀，百官拜表。嘉祐四年，詔正旦日食毋拜表，自十二月二十一日不御前殿，減常膳，宴遼使罷作樂。至日，仍遣官祀太社。百官三表，乃御正殿，復膳。六年六月朔日食，詔禮官驗詳典故。皇帝素服，不御正殿，毋視事，百官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門監察鼓吹令率工人如方色執麾斿，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東塾西面，西門者立南塾北面，北門者立西塾東面。隊正一人執刀，率衛士五人執五

至和元年四月初一日食，在降詔施德之後，改元，改變服飾，避離正殿，減少膳食。百官到東上閤門拜表請求皇帝御臨正殿，恢復常膳。三次上表後纔依從。朔日那天，派遣官吏祭祀太社，這時雷雨交加，到申時，纔看到九分多的日食。百官祝賀。此前在皇祐初年，因爲正月初一發生日食不接受祝賀，百官拜表。嘉祐四年，詔令正月初一發生日食不要拜表，從十二月二十一日起皇帝不御臨前殿，減少常膳，宴請遼使時罷止奏樂。到了日食那天，又派遣官吏祭祀太社。百官三次上表，皇帝纔御臨正殿，恢復常膳。六年六月朔日發生日食，詔令禮官詳驗舊制。皇帝身穿素服，不御臨正殿，不治理政事，百官不辦事務各守本司。合朔前兩天，郊社令及門僕把守四門，巡門監察鼓吹令率領樂工按照方色執舉旌旗，分别列置在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在左東門的立在北塾面向南，設在南門的立在東塾面向西，設在西門的立在南塾面向北，設在北門的立在西塾面向東。由一名隊正執刀，率領五名衛士

兵之器，立鼓外。矛處東，戟處南，斧鉞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櫕於壇，四隅縈朱絲繩三匝。又於北設黄麾，龍蛇鼓一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俱静立，俟司天監告日有變，工舉麾，乃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讀文，其詞以責陰助陽之意。司天官稱止，乃罷鼓。如霧晦不見，即不伐鼓。自是，日有食之，皆如其制。

治平四年，詔："古者日食，百司守職，蓋所以祗天戒而備非常，今獨闕之，甚非王者小心寅畏之道。可令中書議舉行。"熙寧六年四月朔日食，詔易服、避殿、減膳如故事。降天下死刑，釋流以下罪。

政和上《合朔伐鼓儀》：有司陳設太社玉幣籩豆如儀。社之四門，及壇下近北，各置鼓一，并植麾旓，各依其方色。壇下立黄麾，麾杠十尺，旓八尺。祭告日，於時前，太官令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禄卿點視；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先入就位，次引告官就位，皆再拜；次引御史、奉禮郎、太祝升，就位。太官令就酌尊所，告官盥洗，詣太社三上香，奠幣玉，再拜復位。少頃，引告官再盥洗，執爵三祭酒，奠爵，俯伏興，少立，引太祝詣神位前跪讀祝文。告官再拜退，伐鼓。其日時前，太史官一員立壇下視日。鼓吹令率工十人，如色服分立鼓左右以俟。太史稱日有變，工齊伐鼓。明復，太史稱止，乃罷鼓。其日，廢務而百司各守其職如舊儀。

手執五兵兵器，站在鼓外。矛在東方，戟在南方，斧鉞在西方，矟在北方。郊社令在壇上設置小矛，四角用朱絲繩纏繞三圈。又在北面設黄色旗，一面龍蛇鼓在其後面，一張弓、四支箭又排在鼓的後面。諸兵鼓都静立以待，等到司天監告知太陽出現變化，樂工就舉旗示令，於是擊鼓；祭告官進行祭告，太祝誦讀祝文，祝文表達的是責斥陰襄助陽的意思。司天官説停止，於是停止擊鼓。如果陰晦看不見日食，就不擊鼓。從此，每當有日食時，都按照此制行事。

治平四年，頒詔："古代發生日食時，百司各守其職，大概是爲了敬重天戒而防備非常之事，現在却没有這樣，非常不合王者小心敬畏的原則。可以命令中書商議施行。"熙寧六年四月朔日發生日食，詔令按照舊制來改變服飾、避開正殿、減少膳食。減輕天下的死刑，釋放流刑以下的罪犯。

政和年間進上《合朔伐鼓儀》：司吏按照儀式設置太社玉帛籩豆。在太社的四門及壇下靠近北面的地方，各設置一面鼓，都竪起旗子，各依方色，壇下設置黄旗，旗杆高十尺，旓長八尺。祭告那天，日食之前，太官令率領其屬官備好饌食，由光禄卿檢視；接着引導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先進入就位，接着引導告官就位，都再拜；接着引導御史、奉禮郎、太祝升上來，就位。太官令來到酌尊所，告官盥洗，來到太社三次上香，進獻玉帛，再拜歸位。過了一會兒，引導告官再次盥洗，手裏執爵三次用酒獻祭，放下爵，俯身伏地再站起來，稍稍站立，引導太祝來到神位前跪下誦讀祝文。告官再拜退下，擊鼓。那天日食之前，由一名太史官站在壇下看太陽。鼓吹令率領十名樂工，按照服色分别站在鼓的左右等待。太史説太陽出現變化，樂工一齊擊鼓。太陽重現光明時，太史説停止，於是停止擊鼓。那天，按照舊的儀制，百官各守其職，不理事務。

宋史卷一百二十二

志第七十五

禮(二十五)

凶禮(一)

山　陵

山陵、謚祔、服紀、葬儀與士庶之喪制爲凶禮。其上陵忌日，漢儀如吉祭。宋制，是日禁屠殺，設素饌，輟樂舉哭，素服行事，因以類附焉。

山陵、謚祔、服紀、葬儀與士庶之喪制爲凶禮。上陵忌日，漢儀與吉祭相同。宋制，在這一天禁止屠宰，設置素饌，罷樂舉哀，身穿素服行禮，因而按類附入。

太祖建國，號僖祖曰欽陵，順祖曰康陵，翼祖曰定陵，宣祖曰安陵。

太祖建國時，爲僖祖陵墓封號爲欽陵，順祖爲康陵，翼祖爲定陵，宣祖爲安陵。

安陵在京城東南隅，乾德初，改卜河南府鞏縣西南四十里訾鄉鄧封村。以司徒范質爲改卜安陵使，學士竇儀禮儀使，中丞劉温叟儀仗使，樞密直學士薛居正鹵簿使，太宗時尹開封，爲橋道頓遞使。質尋免相，以太宗兼轄五使事，修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三層正方，下層每面長九十尺。南神門至乳臺，乳臺至鵲臺，皆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四尺。神墻高九尺五寸，環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

安陵在京城東南角，乾德初年，改葬在河南府鞏縣西南四十里的訾鄉鄧封村。任用司徒范質爲改卜安陵使，學士竇儀爲禮儀使，中丞劉温叟爲儀仗使，樞密直學士薛居正爲鹵簿使，太宗當時任開封尹，爲橋道頓遞使。范質不久免相，用太宗兼轄五使職事，修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臺爲三層正方體，下層每面長九十尺。由南神門到乳臺，由乳臺到鵲臺，都是九十五步。乳臺高二十五尺，鵲臺增高四尺。神墻高九尺五寸，環長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門、角闕。

有司言："改卜陵寢，宣祖合用哀册及文班官各撰歌辭二首。吉仗用大駕鹵簿。凶仗用大升輿、龍輴、鵜茸纛、魂車、香輿、銘旌、哀謚册寶車、方相、買道車、白幰弩、素信

司吏説："改葬陵廟，宣祖應該使用哀册及讓文班官各撰兩首歌辭。吉仗用大駕鹵簿。凶仗用大升輿、龍輴、鵜茸纛、魂車、香輿、銘旌、哀謚册寶車、方相、買道車、白幰弩、素信幡、錢山輿、黄白紙帳、暖帳、夏帳、千味臺盤、衣

幡、錢山輿、黄白紙帳、暖帳、夏帳、千味臺盤、衣輿、拂纛、明器輿、漆梓宫、夷衾、儀椁、素翣、包牲、倉瓶、五穀輿、瓷甒、瓦甒、辟惡車。進玄宫有鐵帳覆梓宫，藉以棕櫚褥，鐵盆、鐵山用然漆燈。宣祖衮冕，昭憲皇后花釵、翬衣，贈玉。十二神、當壙、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及留陵刻漏等，并制如儀。"

有司又言："按《儀禮》'改葬緦'注云：'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又《五禮精義》云：'改葬無祖奠，蓋祖奠設於柩車之前以爲行始，至於改葬，告遷而已。'今請皇帝服緦，皇親及文武官護送靈駕者亦服緦，既葬而除。不設祖奠，止於陵所行一虞之祭。宣祖謚册、謚寶舊藏廟室，合遷置陵内。改葬之禮，與始葬同。几筵宜新，明器壞者改作。凡斂衣、斂物并易之。其皇堂贈玉、鎮圭、劍佩、旒冕、玉寶，并以珉玉、藥玉，綬以青錦。安陵中玉圭、劍佩、玉寶等皆用于闐玉。孝明、孝惠陵内用珉玉、藥玉。啓故安陵，奉安宣祖、昭憲孝惠二后梓宫于幄殿。靈駕發引，所過州府縣鎮，長吏令佐素服出城奉迎并辭，皆哭。自發引至掩皇堂，皆廢朝，禁京城音樂。"

順祖、翼祖皆葬幽州，至真宗始命營奉二陵，遂以一品禮葬河南縣。制度比安陵減五分之一，石作減三分之一，尋改上定陵名曰靖陵。

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遺詔："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州軍府臨三日釋服。"

輿、拂纛、明器輿、漆梓宫、夷衾、儀椁、素翣、包牲、倉瓶、五穀輿、瓷甒、瓦甒、辟惡車。進玄宫有鐵帳覆蓋梓宫，用棕櫚褥鋪墊，鐵盆、鐵山使用然漆燈。宣祖用衮冕，昭憲皇后用花釵、翬衣，贈玉。十二神、當壙、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及留陵刻漏等，都按照儀制進行。"

司吏又説："根據《儀禮》'改葬緦'注所説：'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是一定要服緦的，親眼看見尸柩，不可以不穿喪服，緦服要穿三個月之後解除。'又《五禮精義》説：'改葬没有祖奠，大概祖奠是設在柩車前來作爲出行的開始，至於改葬，衹是告遷而已。'現在請求皇帝穿緦服，皇親及護送靈駕的文武官也穿緦服，葬後解除緦服。不設祖奠，衹在陵所舉行一次虞祭。宣祖謚册、謚寶過去藏在廟室，應該遷到陵内。改葬的禮儀，與始葬相同。几筵應該保新，明器壞了的要改做。凡是殮衣、殮物都加以改换。皇堂的贈玉、鎮圭、劍佩、旒冕、玉寶，都用珉玉、藥玉，綬用青錦。安陵中的玉圭、劍佩、玉寶等都用于闐玉。孝明、孝惠陵内用珉玉、藥玉。打開舊的安陵，在幄殿内安放宣祖、昭憲孝惠二后的梓宫。靈駕發引時，所過州府縣鎮，長吏令佐都身穿素服出城奉迎并告辭，都進行號哭。從發引之日開始到葬儀結束，都停止朝會，京城禁止使用音樂。"

順祖、翼祖都葬在幽州，到真宗時開始命令修奉二陵，於是按照一品官禮入葬河南縣。制度比安陵減用五分之一，石作減掉三分之一，不久改上定陵名爲靖陵。

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去世，頒布遺詔："以日易月，皇帝三日之後聽政，十三天爲小祥，二十七天爲大祥。諸道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能擅自離任赴朝。諸州軍府臨喪三天之後解除喪服。"群臣在殿庭班列，宰相

群臣叙班殿庭，宰臣宣制發哀畢，太宗即位，號哭見群臣。群臣稱賀，復奉慰盡哀而退。

禮官言："群臣當服布斜巾、四脚，直領布襴，腰絰。命婦布帕首、裙、帔。皇弟、皇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絰，大袖、裙、袴，竹杖。士民縞素，婦人素縵。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群臣屢請聽政，始御長春殿。群臣喪服就列，帝去杖、絰，服斜巾、垂帽，卷簾視事。小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腰絰，布袴，二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帝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黄衫、緅皮鞓黑銀帶。群臣及軍校以上，皆本色慘服、鐵帶，靴、笏。諸王入内服衰，出則服慘。又成服後，群臣朝晡臨三日。大小祥、禫除、朔望，皆入臨奉慰。内出遺留物頒賜諸臣親王，遣使賫賜方鎮。二十七日，命宰臣撰陵名、哀册文。

明年三月十七日，群臣奉謚號册寶告于南郊，明日讀于靈坐前。四月十日，啓欑宫，帝與群臣皆服如初喪。群臣朝晡臨殿中，退易常服出宫城。十三日，發引，帝衰服，啓奠哭，群臣入臨，升梓宫于龍輴。祖奠徹，設次明德門外，行遣奠禮，讀哀册，帝哭盡哀，再拜辭，釋衰還宫，百官辭於都城外。二十五日，掩皇堂。二十九日，虞主至，奉安于大明殿。五月十九日，祔廟之第五室，以孝明皇后王氏升配。禮畢，群臣奉慰。其吉凶仗如安陵，惟增轀輬車、神帛肩輿，鹵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陵在鞏縣，祔宣祖，曰永昌。

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崩于萬歲殿。真宗散髮號擗，奉遺詔即位於殿之東楹。制永熙陵，皇堂深百

宣制發哀完畢，太宗即位，號哭着出見群臣。群臣道賀，又奉言勸慰竭盡哀情而退。

禮官説："群臣應當戴布斜巾、四脚，穿直領布襴，腰繫麻帶。命婦頭戴布帕、穿裙子、披帔肩。皇弟、皇子、二品以上文武官，戴布冠、斜巾、帽子，頭上繫麻帶，穿大袖、裙、褲衣服，拄竹杖。士民身穿縞素，婦女穿没有紋飾的素衣。諸軍到屯營哭號三天。"群臣屢次請求皇帝聽政，皇帝纔開始御臨長春殿。群臣身穿喪服就列，皇帝去除杖、絰，戴斜巾、垂帽，捲簾治事。小祥時，改戴布四脚，穿直領布襴，腰繫麻帶，穿布褲，二品以上官員也如此。大祥時，皇帝戴素紗軟脚折上巾，穿淺黄衫，繫緅皮鞓黑銀帶。群臣及軍校以上官員，都穿本色慘服，繫鐵帶，穿靴插笏。諸王入宫穿衰服，出宫穿慘服。成服之後，群臣早晚臨喪三天。大小祥、禫除、朔望時，都入臨奉慰。宫中拿出遺留物品頒賜給諸臣親王，遣使賜贈方鎮。二十七日，命令宰相撰寫陵名、哀册文。

第二年三月十七日，群臣奉上謚號册寶。在南郊祭告，第二天在靈座前誦讀。四月十日，打開欑宫，皇帝與群臣都按初喪穿喪服。群臣早晚到殿中臨喪，退朝後换上常服出宫城。十三日，發引，皇帝穿衰服，開始奠祭哭號，群臣入臨，把梓宫抬放到龍輴之上。祖奠撤除，在明德門外設次，行遣奠禮，誦讀哀册，皇帝哭號盡哀之後，再拜告辭，解除衰服還宫，百官在都城外告辭。二十五日，掩埋皇堂。二十九日，虞主到達，安奉在大明殿。五月十九日，祔入祖廟的第五室，用孝明皇后王氏升配。禮儀結束後，群臣拜見慰問。吉凶仗與安陵相同，祇增加轀輬車、神帛肩輿，鹵簿三千五百三十九人。陵墓在鞏縣，祔入宣祖，號爲永昌。

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在萬歲殿去世，真宗散髮號哭，捶胸頓足，奉遺詔在大殿東楹即位。建永熙陵，皇堂深百尺，寬八十尺見

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大駕鹵簿，用玉輅一、革車五外，凡用九千四百六十八人。有司定散髮之禮，皇帝、皇后、諸王、公主、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内人并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帝服布斜巾、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諸王皇親以下如之，加布頭冠、絹襯服。皇太后、皇后、内外命婦，布裙、衫、帔、帕頭，首絰，絹襯服。宫人無帔。文武二品以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襴衫、裙、袴，腰絰，竹杖，絹襯服。自餘百官，并布幞頭、襴衫，腰絰。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前任防禦、團練、刺史，内客省、閤門、入内都知、押班等，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諸軍、庶民白衫紙帽，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哭而止。山陵前，朔望不視事。

方，陵臺二百五十尺見方。大駕鹵簿，用一輛玉輅、五輛革車之外，共用九千四百六十八人。司吏確定散髮禮儀，皇帝、皇后、諸王、公主、縣主、諸王夫人、六宫内人都爲左被髮，皇太后爲全被髮。皇帝戴布斜巾、四脚，穿大袖、裙、褲等衣服，戴帽，拄竹杖，腰間、頭上繫麻帶，穿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諸王皇親以下人員與此相同，加上布頭冠、絹襯服。皇太后、皇后、内外命婦，穿布裙、衫，披帔肩、戴帕頭，頭上繫麻帶，穿絹襯服。宫人没有帔肩。二品以上的文武官戴布斜巾、四脚、頭冠，穿大袖、襴衫、裙、褲，腰間繫麻帶，拄竹杖，穿絹襯服。其餘的百官，都戴布幞頭，穿襴衫，腰間繫麻帶。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官員，現任前任防禦、團練、刺史，内客省、閤門、入内都知、押班等，戴布頭冠、幞頭，穿大袖、襴衫，裙、褲，腰間繫麻帶。諸軍、庶民身着白衫紙帽，婦女穿不帶紋飾的素衣，不戴花釵，哭號三天後停止。在入葬陵墓之前，朔望日不視朝。

六月，詔翰林寫先帝常服及絳紗袍、通天冠御容二，奉帳坐，列于大升輿之前，仍以太宗玩好、弓劍、筆硯、琴棋之屬，蒙組綉置輿中，陳於仗内。十月三日，靈駕發引，其凶仗法物擎舁牽駕兵士力士，凡用萬一千一百九十三人。挽郎服白練寬衫、練裙，勒帛，絹幘。餘并如昌陵制。十一月二日，有司奉神主至太廟，近臣題謚號，祔於第六室，以懿德皇后符氏升配。置衛士五百人于陵所，作殿以安御容，朝暮上食，四時致祭焉。

六月，詔令翰林摹畫先帝穿常服及穿絳紗袍、戴通天冠的御容兩幅，奉入帳座，陳列在大升輿之前，又把太宗的玩好、弓劍、筆硯、琴棋之類，蓋上組綉放到輿中，陳列入仗。十月三日，靈駕發引，抬舉牽駕凶仗法物的兵士力士，共用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三人。挽郎穿白練寬衫、練裙，腰間繫帛帶，頭戴絹幘。此外都如昌陵制度。十一月二日，司吏奉置神主入太廟，近臣題寫謚號，祔入第六室，用懿德皇后符氏升配。在陵所設置衛士五百人，造殿安放御容，早晚獻食，四季致祭。

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真宗崩，仁宗即位。二十日，禮儀院言："準禮例，差官奏告天地、社稷、太廟、諸陵，應祠祭惟天地、社稷、五方帝

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真宗去世，仁宗即位。二十日，禮儀院説："依照禮例，遣官奏告天地、社稷、太廟、諸陵，應該進行祭祀的祇有天地、社稷、五方帝諸大祠，宗廟及諸中小祠廟

諸大祠，宗廟及諸中小祠并權停，俟祔廟禮畢，仍舊。"是日，命閤門使薛貽廓告哀于契丹，宣慶使韓守英爲大内都巡檢，内侍分領宫殿門，衛士屯護。閤門使王遵度爲皇城四面巡檢，新舊城巡檢各權添差，益以禁兵器仗，城門亦設器甲，以辨奸詐。

都暫停，等到祔廟禮結束後，再恢復如常。"這一天，命令閤門使薛貽廓向契丹告哀，宣慶使韓守英爲大内都巡檢，由内侍分别領守宫殿門，衛士屯護。閤門使王遵度爲皇城四面巡檢，新舊城巡檢各自權且添差，增加禁兵器仗，城門也設置兵甲，以辨究奸詐之人。

二十一日，群臣入臨，見帝于東序。閤門使宣口敕曰："先皇帝奄棄萬國，凡在臣僚，畢同號慕，及中外將校，并加存撫。"群臣拜舞稱萬歲，復哭盡哀，退。是日上表請聽政，凡三上始允。二十三日，陳先帝服玩及珠襦、玉匣、含、襚應入梓宫之物於延慶殿，召輔臣通觀。明日，大斂成服。二十五日，有司設御坐，垂簾崇政殿之西廡，簾幕皆縞素，群臣叙班殿門外。帝衰服，去杖、絰，侍臣扶升坐。通事舍人引群臣入殿庭，西向合班。俟簾捲，群臣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隨班三呼萬歲退。宰臣升殿奏事如儀。三月一日，小祥，帝行奠，釋衰服，群臣入臨，退赴内東門，進名奉慰。自是每七日皆臨，至四十九日止。十三日，大祥，帝釋服，服慘。

二十一日，群臣入宫臨喪，在東序進見皇帝。閤門使宣示口敕："先帝忽然辭世，凡是臣僚，都號泣追慕，及中外將校，都加以存問撫慰。"群臣拜舞呼萬歲，又號哭盡哀，退下。這天群臣上表請求皇帝聽政，共三次上表請求纔應允。二十三日，在延慶殿陳列先帝的服用玩好及珠襦、玉匣、含、襚等應該隨入梓宫的器物，召來輔臣觀覽。第二天，大殮成服。二十五日，司吏設置御座，皇帝在崇政殿西廡垂簾聽政，簾幕都由縞素做成，群臣在殿門外班列。皇帝穿衰服，去除杖、絰，侍臣扶侍上座。通事舍人引導群臣進入殿庭，面向西合班。等到簾幕捲起來時，群臣再拜，班首奏聖上萬福，隨班三呼萬歲後退下。宰相按照儀制上殿奏事。三月一日，小祥，皇帝行奠禮，除去衰服，群臣入朝臨喪，退赴内東門，進名奉致安慰。從此每隔七天都入臨，到四十九天之後停止。十三日，大祥，皇帝除服，穿慘服。

十四日，司天監言："山陵斬草，用四月一日丙時吉。"十六日，山陵按行使藍繼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六里曰卧龍岡，堪充山陵。"詔雷允恭覆按以聞。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九月十一日，召輔臣赴會慶殿，觀入皇堂物，皆生平服御玩好之具。帝與輔臣議及天書，皆先帝尊道膺受靈貺，殊尤之瑞屬于元聖，不可留于人間，宜於永定陵奉安。二十三日，奉導天書至長春殿，帝上香再拜奉辭。二十四日，天書先發，帝啓奠梓

十四日，司天監説："山陵斬草，在四月一日丙時進行爲吉利。"十六日，山陵按行使藍繼宗説："據司天監所定永安縣東北六里爲卧龍岡，能作山陵置所。"詔令雷允恭按察告聞。皇堂制度，深八十一尺，一百四十尺見方。確定陵名爲永定。九月十一日，召來輔臣到會慶殿，觀覽隨入皇堂的物品，都是先帝生前的服用玩好之物。皇帝與輔臣商議到天書，認爲都是先帝尊道而承當的靈惠，特異的祥瑞屬於元聖，不能留在人間，應該在永定陵安放。二十三日，奉導天書到長春殿，皇帝上香再拜行告辭之禮。二十四日，天書先行，皇帝開始祭奠梓宫，誦讀哀册，禮儀結束後，備用吉凶儀仗。百官身穿素服赴往順天

宫，讀哀册，禮畢，具吉凶儀仗。百官素服赴順天門外，至板橋立班奉辭。還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十月十三日，掩皇堂。十八日，虞主至京。十九日，群臣詣會慶殿行九虞祭。二十三日，祔太廟第七室。

門外，到板橋班立行告辭之禮。回來到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十月十三日，掩埋皇堂。十八日，虞主到達京城。十九日，群臣到會慶殿舉行九虞祭禮。二十三日，祔入太廟第七室。

嘉祐八年三月晦日，仁宗崩，英宗立。喪服制度及修奉永昭陵，并用定陵故事，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人治之。宣慶使石全彬提舉制梓宫，畫樣以進，命務堅完，毋過華飾。三司請内藏錢百五十萬貫、紬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十萬兩，助山陵及賞賚。遣使告哀遼、夏及賜遺留物，又遣使告諭諸路。又以聽政奠告大行，近臣告升遐於天地、社稷、宗廟、宫觀，又告嗣位。賜兩府、宗室、近臣遺留物。

嘉祐八年三月晦日，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喪服制度及修奉永昭陵，都用定陵舊制，派遣諸路士卒四萬六千七百人修陵。宣慶使石全彬提舉製造梓宫，進呈圖樣，命令製造務必堅實，不要過多地修飾。三司請用内藏錢一百五十萬貫、綢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十萬兩，助修山陵及頒發賞賜。遣使向遼、夏告哀及賜贈遺留物品，又遣使告知諸路。又命令聽政奠告皇帝大行，命令近臣向天地、社稷、宗廟、宫觀祭告皇帝升遐，又告諭新皇帝繼位。賜給兩府、宗室、近臣遺留物品。

五月，翰林學士王珪言："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擬上先帝尊謚，望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七月，宰臣以下宿尚書省，宗室團練使以上宿都亭驛，請謚于南郊。八月，告于福寧殿、天地、宗社、宫觀。

五月，翰林學士王珪説："天子的謚號，應當會聚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官員，在南郊告天，議定，然後聯名上奏。近制衹是由詞臣撰議，就頒降詔命，衆官員不得參預，很不符合稱天之義。臣擬進先帝尊謚，希望詔令司吏詳考舊典，先到南郊，然後下頒臣的擬議。"七月，宰相以下官員住在尚書省，宗室團練使以上官員住在都亭驛，到南郊請謚。八月，祭告福寧殿、天地、宗社、宫觀。

九月二十八日，啓菆宫，以初喪服日一臨，易常服出。十月六日，靈駕發引，天子啓奠，梓宫升龍輴。祖奠徹，與皇太后步出宣德門，群臣辭于板橋。十五日，奉安梓宫陵側。十七日，開皇堂。十一月二日，虞主至，皇太后奠于瓊林苑，天子步出集英殿門奉迎，奠于幄。七日，祭虞主。二十九日，祔太廟。主如漢制，不題謚號，及終虞而行卒哭之祭。

九月二十八日，打開菆宫，穿初喪服每天一次臨喪，换上常服出宫。十月六日，靈駕發引，天子開始祭奠，梓宫升上龍輴。祖奠撤除，皇帝與皇太后步行出宣德門，群臣在板橋告辭。十五日，在陵側安放梓宫。十七日，打開皇堂。十一月二日，虞主到達，皇太后在瓊林苑設奠，皇帝步行走出集英殿門奉迎，在幄内祭奠。七日，祭祀虞主。二十九日，祔入太廟。虞主與漢制相同，不題謚號，終虞時行卒哭祭禮。

禮院言:"故事,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大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説,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爲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及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群臣俱入奠。二十九日禫除,群臣皆奉慰焉。

禮院説:"按照舊制,大祥時變除服制,把三月二十九日作爲大祥,到五月二十九日行禫祭,六月二十九日除禫,到七月一日從吉,這些已經承蒙降敕。考察禮學,王肅把二十五個月作爲喪服結束的時日,而鄭康成認爲是二十七個月,《通典》采用他的説法,又加到第二十七個月終了,那麽是二十八個月喪服結束,第二十九個月開始從吉,大概是錯了。天聖年間,《更定五服年月敕》定爲二十七個月,現在爲士庶共同遵用。三年之喪,從天子開始實行,不應該有差異。請求把三月二十九日作爲大祥,五月擇日設禫,六月一日開始從吉。"於是大祥日皇帝不御臨前後殿,開封府停止執行死刑、禁止屠宰到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官員及宗室管軍官員每天一祭奠,二十八日群臣都入宫祭奠。二十九日禫祭解除,群臣都向皇帝奉致安慰。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即位。十一日,大斂。二月三日,殯。四月三日,請謚。十八日,奏告及讀謚册于福寧殿。七月二十五日,啓菆。八月八日,靈駕發引。二十七日,葬永厚陵。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英宗去世,神宗即位。十一日,進行大殮。二月三日,停柩。四月三日,請謚。十八日,在福寧殿奏告、誦讀謚册。七月二十五日,打開菆宫。八月八日,靈駕發引。二十七日,入葬永厚陵。

禮院準禮:群臣成服後,乘布裹鞍韉。小祥臨訖,除頭冠、方裙、大袖。大祥臨訖,裹素紗軟脚幞頭,慘公服,乘皂鞍韉。禫除訖,素紗幞頭、常服、黑帶。二日,改吉服,去佩魚。虞主至自掩壙,五虞皆在途,四虞於集英殿。曲赦兩京、畿内、鄭、孟等州如故事。

禮院確定禮儀:群臣成服以後,騎馬用裹布鞍韉。小祥之後,除去頭冠、方裙、大袖。大祥之後,裹用素紗軟脚幞頭,穿淺色公服,騎馬用黑色鞍韉。禫除之後,戴素紗幞頭,穿常服,繫黑帶。第二天,改穿吉服,去掉佩魚。虞主從掩葬處到達,五次虞祭都在途中,四次虞祭在集英殿舉行。按照舊制在兩京、畿内、鄭、孟等州實行大赦。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崩。十三日,大斂,帝成服。十七日,小祥。四月一日,禫除。七月五日,請謚于南郊。九月八日,讀謚寶册于福寧殿。二十三日,啓菆。十月一日,靈駕發引。二十一日,葬永裕陵。二十九日,虞主至。十一月一日,虞祭于集英殿。自復土,六虞在途,太常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去世。十三日,進行大殮,皇帝成服。十七日,爲小祥。四月一日,禫祭除服。七月五日,在南郊請謚。九月八日,在福寧殿宣讀謚寶册。二十三日,打開菆宫。十月一日,靈駕發引。二十一日,入葬永裕陵。二十九日,虞主到達。十一月一日,在集英殿舉行虞祭。虞主從陵墓返回後,有六次虞祭在途中進行,由太常卿主持,三次虞祭在殿中行

卿攝事，三虞行禮于殿。四日，卒哭。五日，祔廟。

秘書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于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群臣易月，而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財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也。易月之制，因襲已久，既不可追，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詔禮官詳議。

禮部尚書韓忠彦等議："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爲法。今言者欲令群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衰服，庶協古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所言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詔從其議。

神主祔廟，是月冬至，百官表賀。崇政殿説書程頤言："神宗喪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

禮。四日，卒哭。五日，祔入祖廟。

秘書正字范祖禹説："先王制禮，把君服與父親相等同，都是斬衰三年，大概是恐怕作爲人臣，不按侍奉父親的禮節侍奉君主，這是用以管約人情的。從漢朝以來，不僅人臣不服三年之喪，人君因之也不服三年之喪。衹有本朝從祖宗以來，外廷雖然用易月的制度，可是宫中却實行三年之喪。而且易月的制度，在前代之所以難於改變，是因爲人君自己不服三年之喪的緣故。現在群臣易月，而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所以十二天爲小祥，一年之後又是小祥，二十四日爲大祥，兩年之後又是大祥。練、祥不能有兩個，既按日算，又按月算，這是没有根據的禮節。兩年爲大祥，在月中行禫祭，禫是祭祀名稱，不是服色名稱，現在却穿慘服三天後行禫祭，這是禮的不合經典之處。已經除服，到入葬時又穿上喪服，大概是不可以没有喪服。祔廟之後就從吉，衹有八個月，便一下子變爲純吉，無所不戴，這又是禮的驟然無漸。易月制度，因襲已久，既已不可追改，應該讓群臣的朝服，純是按照現在的樣制但不除衰服，到一年時穿上喪服，逐漸減除其重喪服，到兩年時又穿上喪服，這纔除去衰服，其餘則君王服用三年喪服就行了。至於禫祭，不必爲之定服制。衹是從未純吉到大祥之後，纔能無所不戴，這樣三年之制纔大略仿同古制了。"詔令禮官詳議。

禮部尚書韓忠彦等人議論道："朝廷的典禮，時世相異，不必沿用古制。如果先王制度，不能完全實行，就應該以祖宗舊制爲準。現在有人説要讓群臣服喪三年，民間也禁樂三年，雖然過了入陵之時，也不除去衰服，或許這樣纔能符合古制。因爲先王省略典制節減文字非常之多，一定要循古而行，又不衹是像議者所説的那樣。現在既然不能完全實行，就應當依照祖宗舊制及先帝遺制。"詔令依從。

神主祔廟，這個月冬至，百官上表祝賀。崇政殿説書程頤説："神宗喪服未除，時節變遷，正是思念深切之時，恐怕居喪失禮，無以風化天

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爲慰。”不從。

下，請求改賀爲慰。”不從。

紹聖四年，太史請遷去永裕陵禁山民冢一千三百餘，以便國音。帝曰：“遷墓得無擾乎？若無所害，則令勿遷，果不便國音，當給官錢，以資葬費。”

紹聖四年，太史請求遷出永裕陵禁山的民冢一千三百多個，以利於國家的聲譽。皇帝說：“遷墓能不擾民嗎？如果没什麽妨害，就命令不要遷出，果真不利於國家的聲譽，就應當給與官錢，以資助遷葬。”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崩，徽宗即位。詔山陵制度，并如元豐。七月十一日，啓菆。二十日，靈駕發引。八月八日，葬永泰陵。九月一日，以升祔畢，群臣吉服如故事。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去世，徽宗即位。詔令山陵制度，都與元豐時期相同。七月十一日，打開菆宫。二十日，靈駕發引。八月八日，入葬永泰陵。九月一日，因爲升祔完畢，群臣按照舊制穿用吉服。

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斬衰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爲哲宗服衰重。今神主已祔，百官之服并用純吉，皇帝服御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

太常寺說：“太宗皇帝上承太祖，兄終弟及，雖然實行易月制度，實際上服了三年斬衰之服，以加重君臣之義。公除以後，衆事相稱，都記載在國史之中。現在皇帝繼位於哲宗，實際上是承續神考之世，已經施用開寶舊制，爲哲宗服衰服。現在神主已經祔廟，百官服飾都爲純吉，皇帝服用應該按照太平興國二年舊制。”

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命徹樂，誠未得宜。’即是公除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當御常服、素紗展脚幞頭、淡黄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制。”宰臣請從禮官議，乃詔候周期服吉。

禮部說：“太平興國年間，宰相薛居正上表說：‘公除以後，諸事相稱，祇是命令撤樂，確實不合適。’就是說公除之後，除了不用樂外，去除衰服從用吉服，事理很明確。現在皇帝應當穿常服，戴素紗展脚幞頭，穿淡黄衫，繫黑犀帶，請求下付司吏裁定。”宰相請求依用禮官的建議，於是詔令等到一年後穿吉服。

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今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爲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奸，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從之，臣竊爲陛下惜。開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非故事也。”原坐黜知南康軍。於是詔依元降服喪三年之制，其元符三年九月“自小祥從吉”指揮，改正。

當時詔令不經門下，直接交付司吏實行。給事中龔原說：“喪制是朝廷的大事，現在實行不通過門下，這是廢除了法度。臣爲君主服三年斬衰之服，古來没有改變過。而且陛下此前議服，禮官持論兩可，陛下已經察見其奸妄之情，服制便得以糾正。現在却不得已依從禮官之言，臣暗中爲陛下感到可惜。開寶時，并、汾未攻下，戰事未息，祖宗櫛風沐雨，時無餘暇，其服制是一時的權宜之策，并不是舊制。”龔原因此而貶官知南康軍。於是詔令依行原來頒降的服三年之喪的制命，其中元符三年九月“自小祥從吉”的詔令，予以改正。

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于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蘚等還以聞，宰執入見，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始進糜粥。成服于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宫。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等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爲奉迎梓宫使。

時知邵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况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塵北狩，永訣不復，實繇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仇。考之於禮，仇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睹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切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備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仇之義，俟仇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

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在五國城去世。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蘚等人回來後告知，宰執入宫進見，皇帝悲傷慟哭，捶胸頓足，終日不進食。在宰相張浚等人力請之下，皇帝纔開始進食爛粥。在几筵殿成服，文武百官早晚都到行宫臨喪。從開始聞知到小祥之日，百官早晚臨喪；從小祥到禫祭，每天早晨臨喪一次。太常等説："按照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行哀悼。因爲諸大帥都是國家的得力重臣，與國家休戚與共，至於將佐，都懷有忠憤之心，應該在屯兵之地，讓副將以上的將領成服，每天早晚臨喪，故校在本營號哭。"命令徽猷閣待制王倫等人爲奉迎梓宫使。

這時知邵州胡寅上疏，大略説："三年之喪，從天子到庶人，是一樣的。到漢孝文帝後自持謙德，用日代替月，至今還在施行。兒子因爲自身的方便而忘掉了父親，大臣因爲自身的方便而忘掉了君王，明知這樣做不對却不肯改，從常禮來説，還都不行，更何况像今日這樣的變故非常時期，又應當怎樣？恭仰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塵北狩，永訣不返，實在是由於粘罕的緣故，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考察禮典，仇不報就不除服，寢苦枕戈，没有終結之時。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天下雖大，萬事雖多，都没有能超過父子之恩，君臣之義的。伏見某月某日聖旨，沿用國朝舊典，用日代替月，臣深切地認爲這樣不對。從常禮而言，還應該在皇帝大行時頒有遺詔，然後遵詔承制。現在大行詔旨既没有聽説，而陛下降旨施行服喪制度，如此則用日代替月，是出自陛下的意旨。先帝在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承受，疾病時進粥喂藥，必不能滿足需求，去世之後，衣衾殮葬，豈能周備？正棺卜兆，知道在何處？茫茫沙漠，誰爲其照看守護？伏仰陛下每念及此，摧心裂肺之痛，非常難以忍受，縱使不能遵用《春秋》復仇之義，等到仇敵被消滅後再除喪服，也應當革除漢景時的薄葬之風，實行三年之喪。不然的話，以終身不能除却的喪服，在二十七天後就加以解除，這是微薄之中又加微薄了，一定不是聖人所安於爲之

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

又曰：“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决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并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命。今六師戒嚴，方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决，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顔，杳不復見，怨仇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致喪三年。即戎衣墨，况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有以佑助。臣不勝大願。”

六月，張浚請謚于南郊。户部尚書章誼等言：“梓宫未還，久廢謚册之禮。請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祔廟之禮，及依嘉祐八年、治平四年虞祭畢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廟，仍於小祥前卜日行之。異時梓宫之至，宜遵用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不立虞主。”從之。九月甲子，上廟號曰徽宗。九年正月，太常寺言：“徽宗及顯肅皇后將及大祥，雖皇堂未置，若不先建陵名，則春秋二仲，有妨薦獻。請先上陵名。”宰臣秦檜等請上陵名曰永固。

徽宗與顯肅初葬五國城，十二

的。”

又説：“雖然居喪三年，但軍旅事務，却都應當由聖上裁斷，那麽諒闇的舊典，就不能全部舉用。大概現在不是枕塊無聞之際，而是枕戈待征之時，所以魯侯遇到周公之喪，而徐夷同時發難，東郊没有開闢，於是身穿墨衰參加戰鬥，孔子贊成其所發布的誓令。現在軍隊嚴密警戒，正要北伐，事有萬千，哪一樣不是軍務。陛下聽斷裁决，得到禮的變通之宜，卒哭之後，身穿墨衰臨朝，符合孔子所取之意，此舉可行無疑。如果這樣做符合聖意，就請直接頒行詔旨説：‘恭仰太上皇帝、寧德皇后，養育微軀，大恩難報，想要報答之心没有極止，却還未展一端。皇駕遠征，竟因此往而不返，訃聞傳來，痛徹五臟六腑。思慕慈顔，杳然不再得見，仇敵還在，朕哪裏敢忘。雖然國事多有憂患，難以居喪，然而衰麻枕戈，不異人所堪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從朕開始，致喪三年。何况身穿墨衰從事戰事，古有先例，廣泛告知朝廷内外，以昭示至誠情懷。應當行用的禮典，命令司吏集議獻上。如果有人敢於阻撓，這就是讓朕爲人子而忘記孝道，應當以大不恭論定其罪。’陛下親自揮灑筆墨，由宫内頒出，以洗新四方耳目，化成天下，天地神明，也必定有所佐助。這是臣的殷切期盼。”

六月，張浚請求在南郊進謚。户部尚書章誼等説：“梓宫没有回還，久廢謚册之禮。請求依用景德元年明德皇后舊制，舉行埋重、虞祭、祔廟的禮儀，又依用嘉祐八年、治平四年的例制，虞祭之後卒哭，卒哭之後祔廟，仍在小祥前卜定日期施行。等到以後梓宫到來時，應該遵用安陵舊制，行改葬禮，不再立虞主。”依從。九月甲子，進上廟號爲徽宗。九年正月，太常寺説：“徽宗及顯肅皇后將要到大祥之日，雖然皇堂還未建造，但若不先立陵名，那麽春秋二仲時節，就不便薦獻。請求先進上陵名。”宰相秦檜等請求進上陵名爲永固。

徽宗與顯肅皇后開始葬在五國城，十二年，

年，金人以梓宫來還。將至，帝服黄袍乘輦，詣臨平奉迎，登舟易緦服，百官皆如之。既至行在，安奉于龍德别宫，帝后異殿。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槨；有司預備衮冕、翬衣以往，至則納之槨中，不復改斂。秦檜白令侍從、臺諫、禮官集議，靈駕既還，當崇奉陵寢，或稱欑宫。禮部員外郎程敦厚希檜意，獨上奏言："仍欑宫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亡存本之後圖。臣以爲宜勿徇虚名，當示大信。"於是議者工部尚書莫將等乃言："太史稱歲中不利大葬，請用明德皇后故事，權欑。"從之。以八月奉迎，九月發引，十月掩欑，在昭慈欑宫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五十畝。十三年，改陵名曰永祐。

金人將梓宫歸還。將要到達時，皇帝身穿黄袍乘坐輦車，來到臨平奉迎，上船以後换上緦服，百官都如此。梓宫到達都城後，安奉在龍德别宫，帝后分處異殿。禮官請求用安陵舊制，梓宫入境時，就用槨承納；司吏預先備好衮冕、翬衣前往，梓宫入境時就把它們放入槨中，不再改殮。秦檜上奏命令侍從、臺諫、禮官集議，説靈駕已歸，應當隆重奉入陵墓，有人説設欑宫而葬。禮部員外郎程敦厚迎合秦檜旨意，獨自上奏章説："沿用欑宫的舊稱，就不足以表示通和的大信，而行用山陵正典，那就仿佛丢棄存本的日後圖謀。臣以爲應該不徇虚名，應當宣示大信。"這時工部尚書莫將等人就發表議論説："太史説今年不利於大葬，請求用明德皇后舊制，權且設欑宫而葬。"依從。八月奉迎，九月發引，十月掩埋欑宫，在昭慈欑宫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五十畝。十三年，將陵名改爲永祐。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使至，以欽宗訃聞。詔："朕當持斬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并常服、黑帶，去魚，詣天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次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次詣几筵殿焚香舉哭。六月，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請依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至六月十七日大祥，所有衰服，權留以待梓宫之還。從之。七月，宰臣陳康伯等率百官詣南郊請謚，廟號欽宗，遥上陵名曰永獻。其餘并如徽宗典禮。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使者到來，告知欽宗去世的消息。詔令："朕應當服用斬衰之服三年，以表達哀慕之情。"這一天，文武百官都身穿常服，腰繫黑帶，去掉佩魚，來到天章閣南空地上班立，聽候詔旨，號哭完畢，接着到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接着到几筵殿焚香號哭。六月，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請求依用舊典，以日易月，從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到六月十七日大祥，應當服用的衰服，都權且留待梓宫回來。依從。七月，宰相陳康伯等人率領百官來到南郊請謚，廟號欽宗，遥進陵名爲永獻。其餘都與徽宗典禮相同。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崩，孝宗號慟擗踊，逾二日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晋武、魏孝文實行三年之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晋武帝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宫中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之。"

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去世，孝宗慟哭，頓足捶胸，兩天没有進食。不久宣諭宰執王淮，想要不用易月制度，仿照晋武帝、魏孝文帝實行三年之喪，自然不妨礙聽政，王淮等上奏："《通鑑》記載晋武帝雖有此意，後來衹是在宫中穿深衣，戴練冠。"皇帝説："當時群臣不能順成其美，這是司馬光譏諷他們的原因。後來武帝終究想要施行。"王淮説："我記得也不能實行。"

淮曰："記得亦不能行。"帝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群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内批："朕當衰絰三年，群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詔百官於以日易月之內，衰服治事。

皇帝說："從我開始又有何妨?"王淮說："皇帝御殿之時，主上身穿衰絰，群臣身穿吉服，可以嗎?"皇帝說："自然有所不同。"於是降出內批："朕要穿衰絰三年，群臣自行易月制度。應當實行的儀制，命令司吏討論。"詔令百官在以日易月制內，穿用衰服治事。

二十日丁亥，小祥，帝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車駕還內，帝衰絰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自今五日一詣梓宫前焚香。"帝欲衰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而禮官奏謂："苴麻三年，難行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袤等奏："乞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絰。禫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黄袍、黑銀帶。神主祔廟畢，改服皂幞頭、黑鞓犀帶。遇過宫燒香，則於宫中衰絰行禮。二十五月而除。"帝批："淡黄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畢。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以證。九日，詔可。

二十日丁亥，小祥，皇帝未改變服制，王淮等人請求俯從禮制而行。皇上流着淚說道："大恩難報，於情不忍。"二十一日，車駕回宫，皇帝身穿衰絰御輦，設置素仗，軍士百姓見到的，往往爲之感動而泣。詔令："今後每隔五天到梓宫前焚香一次。"皇帝想要服用衰服素幄，召引輔臣及班次，禮官奏稱："苴麻三年，難以在外廷施行。"奏章呈入，没有答覆。十一月戊戌朔日，禮官顏師魯、尤袤等人上奏："請求在禮儀結束後改服小祥服制，去除杖、絰。禫祭禮結束後，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黄袍、黑銀帶。神主祔廟後，改服黑幞頭、黑鞓犀帶。遇到在梓宫前燒香，就在宫中穿衰絰行禮。二十五個月後除服。"皇帝批示："淡黄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結束。五日壬寅，百官請求皇帝聽政，皇帝不允。八日，百官三次上表，引用《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作證。九日，詔令可從。

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帝過宫行焚香禮。二十一日丁巳，諭輔臣曰："昨内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猶服衰粗，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人墨衰之義，而巾則用繒或羅。朕以羅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淮等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以黲布。今陛下舉曠古不能行之禮，足爲萬世法。"帝又曰："晚間引宿直官之類如何?"淮曰："布巾、布背子便是常服。"上不以爲然。自是每御延和

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是高宗去世之後的第一百天，皇帝到梓宫前行焚香禮。二十一日丁巳，告諭群臣說："昨天在宫中召見洪邁，他見朕已過百天，還身穿衰服，於是進奏應逐漸減服，現在應該用古人墨衰服制，冠巾用繒或羅裁製。朕認爲用羅絹不對，如果用細布就可以了。"王淮等說："平常士大夫服喪超過百天，巾衫都用細布做成，出外見客，就穿淺青黑色布衣。現在陛下舉用曠古未能施行的禮制，足以作爲萬世的榜樣。"皇帝又說："晚間引見宿值官之類的官員怎麽辦?"王淮說："布巾、布背子就是常服。"皇帝不以爲然。從此皇帝每次御臨延和殿，衹戴

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宫則衰絰而杖。

三月壬子，啓欑，帝服初喪之服。甲寅，發引。丙寅，掩欑。甲戌，親行第七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

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指揮，欲衰絰三年，緣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内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帝心，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説。諫官謝鍔、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不敢盡言。惟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再上書："願堅'主聽大事於内殿'之旨，將來祔廟畢日，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絶輔臣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帝納用焉。仍詔："欑宫遵遺誥務從儉約，凡修營百費，并從内庫，毋侵有司經常之費。諸路監司、州軍府監止進慰表，其餘禮并免，不得以進奉欑宫爲名，有所貢獻。"上陵名曰永思。

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在内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

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欲大祥畢更服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宫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

白布折上巾，穿布衫，到欑宫面前就身穿衰絰拄着手杖。

三月壬子，打開欑宫，皇帝穿初喪時的喪服。甲寅，發引。丙寅，掩埋欑宫。甲戌，皇帝親自行用第七虞祭禮儀。大臣説："虞祭是吉禮，應當穿靴袍。"皇帝説："衹服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就行了。"

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廟。這一天皇帝頒詔説："朕昨日發布命令，想要服喪三年，因爲群臣屢次請求御殿易服，所以就穿素布衣服在内殿治事。雖然有等到過了祔廟就勉從大臣請求的詔命，但是考察禮典，這樣做實在於心不安，實行終喪之制，纔接近古意。應該體恤至情，不要再作請求。"於是大臣纔不敢再言。大概服喪三年的制度，出自皇帝的内心決斷，執政官和近臣都主張易月之説。諫官謝鍔、禮官尤袤心裏知道皇帝的做法不行，却不敢直言。衹有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兩次上書："希望皇帝堅持'在内殿主理大事'的意旨，將來祔廟結束後，頒降御文，斷然示以終喪之意，杜絶輔臣正在呈進的奏章，不讓他們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之名，以明示百官，以垂範天下。"皇帝采納。又頒詔："欑宫遵照遺誥務行儉約，凡是修建營造的費用，都由内庫支付，不要侵用司吏的日常經費。諸路監司、州軍府監衹進獻慰表，其他禮儀全免，不能以進奉欑宫爲名，進獻財物。"進上陵名爲永思。

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去世。太皇太后降旨，皇帝因爲身體有病聽由其在宫内成服，太皇太后代替皇帝行禮。

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舉行禫祭。這時光宗不能舉行喪禮，寧宗繼承帝位，想要在大祥之後再穿兩個月喪服，説："衹求行禮完備，不計這兩個月。"這時監察御史胡紘説："孫子爲祖父服喪，已是過期了。有人主張再穿兩個月的禫祭喪服，不知道用的是哪種禮典？如果説是嫡孫承重，那麽太上聖體也已康復，在宫中自行二十七個月的重服，而陛下又行重服，這是喪有二孤。自古以來孫子爲祖父服

自古孫爲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正宜仿古方喪之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爲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并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群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

喪，何曾有這種禮節?”詔令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説：“孝宗剛剛去世時，太上聖體欠安，在宮内實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正應該仿照古代初喪服制來服喪，過去司吏有失商討。現在胡紘的上奏，引經據典，辨疑析微，實爲允當。想要依照其請求，同時參用古制：六月六日，大祥禮結束，皇帝及百官都换成純吉之服；七月一日，皇帝御臨正殿，享祭祖廟；以後的禫祭，命令禮官檢用歷代的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令：“群臣所議雖然符合禮經，却於朕的追慕之心，情有未安，早晨奏知太皇太后，當面接受聖旨，因爲太上皇帝雖然尚未痊愈，但在宮内已施行三年喪制，所以應該依從群臣的請求。朕躬承慈訓，哪裏敢不遵從。”

初，高宗之喪，孝宗爲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黄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熹初至，不以爲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欑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爲之制，勿使肆爲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凉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朱熹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没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没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

當初，高宗去世，孝宗爲之服喪三年。等到孝宗去世，司吏請求除了用易月制度，還用漆紗淺黄的制度，大概是沿用紹興以前的舊制。朱熹剛到時，不以爲然，上奏説：“現今以往的疏失，已不可追改，衹有將來打開欑宫靈駕發引時，於禮應當再用初喪服制，那麽其變除之禮，還有可議之處。希望明確詔令禮官考察禮令，預先確定。官吏軍民的初喪服制，也應該稍作規定，不要讓人肆行奢靡。”後來詔令内外百官，都穿凉衫治事，大概是因此而發。當朱熹奏議時，有的門人提出疑問，朱熹未能將其折服。後來讀到《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於是自己記在奏議的末尾，大概是説：“依照《五服年月格》，服斬衰三年，嫡孫爲祖父施行，指承重者。禮法的意旨很明確，而《禮經》没有記載，衹是《傳》説：‘父親去世而爲祖後的人服斬衰之服。’却不見於本經，不知何據。衹是《小記》説：‘祖父去世而爲祖母之後的人服喪三年。’可以參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有‘諸侯父親因病不能治理國事，不能擔當喪祭’的提問，而鄭回答‘天子、諸侯都服用斬衰’，纔知道父親還在而承國者爲祖父服喪。以往上奏時，因爲没有文字可查，又没有朋友可

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向來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决，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已而詔于永思陵下宮之西，修奉欑宮，上陵名曰永阜。

慶元六年，光宗崩，上陵名曰永崇。

嘉定十七年，寧宗崩，上陵名曰永茂。

景定五年，理宗崩，上陵名曰永穆。

咸淳十年，度宗崩，上陵名曰永紹。

自孝宗以降，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云。

問，所以大概按照禮律而進言。也有人懷疑父親在孫子不應當承重的，當時没有明確的驗證，祇是按照禮律人情的大意作答，心中常感不安，回來後加以察考，纔看到這種説法，纔變得没有疑惑。由此知道學問不講求，會有如此遺害。而《禮經》的文字，確有闕略，不是没有待後人查證之處。過去如果没有鄭康成，那麽此事終究未能斷决，不能衹説古經定制，一個字不能增减。"不久詔令在永思陵下宮的西側，修奉欑宮，進上陵名爲永阜。

慶元六年，光宗去世，進上陵名爲永崇。

嘉定十七年，寧宗去世，進上陵名爲永茂。

景定五年，理宗去世，進上陵名爲永穆。

咸淳十年，度宗去世，進上陵名爲永紹。

從孝宗以後，外廷雖然用易月的制度，可是宮中却實行三年之喪。

宋史卷一百二十三

志第七十六

禮(二十六)

凶禮(二)

園陵　濮安懿王園廟　秀安僖王園廟
莊文景獻二太子欑所　上陵　忌日 群臣私忌(附)

園陵

皇后園陵。太祖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于滋德殿。三日,百官入臨。明日大斂,欑于滋福宫,百官成服,中書、門下、文武百僚、諸軍副兵馬使以上并服布斜巾四脚、直領襴衫,外命婦帕頭、帔、裙、衫。九日,帝見百官于紫宸門。太常禮院言:"皇后、燕國長公主高氏、皇弟泰寧軍節度使光義、嘉州防禦使光美并服齊衰三年。準故事,合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釋服,二十七日禫除畢,服吉,心喪終制。"從之。

七月,太常禮院言:"準詔議定皇太后謚,按唐憲宗母王太后崩,有司集議,以謚狀讀于太廟,然後上之。周宣懿皇后謚,即有司撰定奏聞,未常集議,制下之日,亦不告郊廟,修謚册畢始告廟,還讀于靈坐前。"詔從周制。於是,太常少卿馮吉請上尊謚曰明憲皇太后。九月六日,群臣奉册寶告于太廟,翌日上于滋福宫。十月十六日,葬安陵。十一月四日,神主祔太廟宣

皇后園陵。太祖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在滋德殿去世。三日,百官入宫臨喪。第二天進行大殮,欑宫設在滋福宫,百官成服,中書、門下、文武百官、諸軍副兵馬使以上官員都戴布斜巾四脚、穿直領襴衫,外命婦戴帕頭、披肩,穿裙、衫。九日,皇帝在紫宸門接見百官。太常禮院説:"皇后、燕國長公主高氏、皇弟泰寧軍節度使光義、嘉州防禦使光美都服用齊衰三年。依照舊制,應當隨用皇帝以日易月的制度,二十五天除服,二十七天禫祭完畢,改换吉服,服心喪三年。"依從。

七月,太常禮院説:"準詔議定皇太后謚號,考察唐憲宗母親王太后去世,司吏合議,把謚狀拿到太廟宣讀,然後進上。周宣懿皇后的謚號,由司吏撰定奏聞,未曾集議,宣制之時,也不告郊廟,修成謚册之後纔開始告廟,回來在靈座前宣讀。"詔令依用周制。於是,太常少卿馮吉請求進上尊謚爲明憲皇太后。九月六日,群臣奉册寶祭告太廟,第二天在滋福宫進上。十月十六日,葬在安陵。十一月四日,神主祔入太廟宣祖祭室。

祖室。

乾德二年，改卜安陵于河南府鞏縣。三月二十五日，奉寶册，改上尊謚曰昭憲皇太后，讀于陵次。二十六日，啓故安陵。二十七日，靈駕發引，命攝太尉、開封尹光義遣奠，讀哀册。四月九日，掩皇堂。

乾德二年，改遷安陵到河南府鞏縣。三月二十五日，進奉册寶，改上尊謚爲昭憲皇太后，在陵所宣讀。二十六日，打開舊安陵。二十七日，靈駕發引，命令攝太尉、開封尹光義致奠，宣讀哀册。四月九日，掩埋皇堂。

太祖孝明、孝惠二后。乾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皇后王氏崩。二十五日，命樞密承旨王仁贍爲園陵使。時議改卜安陵于鞏，并以二后陪葬焉。皇堂之制，下深四十五尺，上高三十尺。陵臺再成，四面各長七十五尺。神墻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南神門至乳臺四十五步，高二丈三尺。吉仗用中宫鹵簿，凶仗名物悉如安陵而差减其數，孝惠又减孝明焉。

太祖孝明、孝惠二后。乾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皇后王氏去世。二十五日，命令樞密承旨王仁贍爲園陵使。當時正商議改遷安陵到鞏縣，并用二后陪葬。皇堂制度，下深四十五尺，上高三十尺。陵臺兩層，四面各長七十五尺。神墻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南神門至乳臺四十五步，高二丈三尺。吉仗用中宫儀仗，凶仗名物都與安陵相仿而酌减其數量，孝惠又比孝明有所减少。

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孝明皇后啓欑宫，群臣服初喪之服；明日，孝惠皇后自幄殿發引。皆設遣奠，讀哀册。四月九日，葬孝惠于安陵之西北，孝明于安陵之北。二十六日，皆祔于别廟。其後，孝明升祔太祖室。

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孝明皇后欑宫打開，群臣穿初喪之服；第二天，孝惠皇后從幄殿發引。都設奠祭，宣讀哀册。四月九日，孝惠葬在安陵西北，孝明葬在安陵北側。二十六日，都祔入别廟。後來，孝明升祔太祖祭室。

太祖皇后宋氏，太宗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崩。帝出次，素服舉哀，輟朝五日。六月六日，上謚曰孝章皇后。以歲在未，有忌，權欑于趙村沙臺。三年正月二十日，祔葬永昌陵之北。皇堂、陵臺、神墻、乳臺、鵲臺并如孝明園陵制度，仍以故許王及夫人李氏、魏王夫人王氏、楚王夫人馮氏、皇太子亡妻莒國夫人潘氏、將軍惟正亡妻裴氏陪葬。二月二日，祔神主于别廟。莒國潘氏，至道三年六月追册爲莊懷皇后，陵曰保泰，神主祔后廟。

太祖皇后宋氏，太宗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去世。皇帝避離正寢，身穿素服致哀，停止上朝五天。六月六日，進上謚號爲孝章皇后。因爲是在未年，有忌諱，權且將欑宫設在趙村沙臺。三年正月二十日，祔葬在永昌陵北面。皇堂、陵臺、神墻、乳臺、鵲臺都與孝明園陵制度相同，又用故許王及夫人李氏、魏王夫人王氏、楚王夫人馮氏、皇太子亡妻莒國夫人潘氏、將軍惟正亡妻裴氏陪葬。二月二日，神主祔入别廟。莒國潘氏，至道三年六月追封爲莊懷皇后，陵名保泰，神主祔入后廟。

太宗賢妃李氏，真宗至道三年十二月追尊爲皇太后，謚曰元德，祔葬永熙陵。大中祥符六年，升祔太宗室。

太宗賢妃李氏，真宗至道三年十二月追尊爲皇太后，謚號元德，祔葬在永熙陵。大中祥符六年，升祔太宗廟室。

太宗明德皇后李氏，真宗景德元

太宗明德皇后李氏，真宗景德元年三月十五

年三月十五日崩。十七日,群臣上表請聽政,凡五上始允。帝去杖、絰,服衰,即御坐,哀動左右。太常禮院言:"皇后宜準昭憲皇太后禮例,合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宗室雍王以下,禫除畢,吉服,心喪終制。"五月,詳定園陵,宜在元德皇太后陵西安葬。八月十二日,上謚。九月二十二日,遷坐于沙臺欑宫。十月七日,祔神主太宗室。三年十月十五日,帝詣欑宫致奠。十六日,發引。二十九日,掩皇堂。

日去世。十七日,群臣上表請求皇帝聽政,共五次上表纔答應,皇帝去除杖、絰,服用衰服,就臨御位,哀慟感動左右之人。太常禮院説:"皇后應該依用昭憲皇太后的禮例,隨用皇帝以日易月的制度。雍王以下的宗室人員,禫祭完畢,改穿吉服,服心喪三年。"五月,詳定園陵制度,應該在元德皇太后陵西側安葬。八月十二日,進上謚號。九月二十二日,遷往沙臺欑宫。十月七日,神主祔入太宗廟室。三年十月十五日,皇帝來到欑宫前致祭。十六日,發引。二十九日,掩埋皇堂。

真宗章穆皇后郭氏,景德四年四月十五日崩。皇帝七日釋服,後改用十三日。群臣三日釋服。諸道、州、府官吏訃到日舉哀成服,三日而除。二十一日,司天監詳定園陵。帝令祔元德皇太后陵側,但可安厝,不必寬廣,其棺椁等事,無得鎸刻花樣,務令堅固。二十五日,殯于萬安宫之西階。詔兩制、三館、秘閣各撰挽詞。閏五月十三日,上謚曰莊穆。六月二十一日,葬永熙陵之西北。七月,有司奉神主謁太廟,祔享于昭憲皇后,享畢,祔别廟。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十五日,大祥。詔特廢朝,群臣奉慰。

真宗章穆皇后郭氏,景德四年四月十五日去世。皇帝七天之後除服,後來改用十三天。群臣三天之後除服。諸道、州、府官吏在訃聞傳到時都致哀成服,三天後除服。二十一日,司天監詳定園陵制度。皇帝命令祔葬在元德皇太后陵側,衹要能够安置,不必計量寬廣,棺椁等事,不得雕刻花樣,務求堅固。二十五日,在萬安宫西階進行殯殮。詔令兩制、三館、秘閣各自撰寫挽詞。閏五月十三日,進上謚號爲莊穆。六月二十一日,葬在永熙陵西北。七月,司吏奉神主告謁太廟,祔祭於昭憲皇后,祭祀完畢,祔入别廟。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十五日,大祥。詔令特地停止上朝,群臣奉慰。

真宗宸妃李氏,仁宗明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薨。初葬洪福禪院之西北,命晏殊撰墓銘。二年四月六日,追册爲莊懿皇太后。十月五日,改葬永定陵之西北隅。十七日,祔神主于奉慈廟。

真宗宸妃李氏,仁宗明道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去世。開始葬在洪福禪院西北,命令晏殊撰寫墓志銘。二年四月六日,追册爲莊懿皇太后。十月五日,改葬在永定陵的西北角。十七日,神主祔入奉慈廟。

真宗章獻明肅皇后劉氏,明道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崩于寶慈殿,遷坐于皇儀殿。三十日,宣遺誥,群臣哭臨,見帝于殿之東厢奉慰。宗室削杖不散髮。中書、樞密、使相比宗室,去斜巾、垂帽、首絰及杖。翰林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已上、并節度使、文武二品已上,又去中單及袴。兩省、御史臺中丞

真宗章獻明肅皇后劉氏,明道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寶慈殿去世,遷往皇儀殿。三十日,宣讀遺誥,群臣哭號臨喪,到殿的東厢進見皇帝奉慰。宗室人員去除杖不散髮。中書、樞密、使相比照宗室,去除斜巾、垂帽、首絰及杖。翰林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以上人員,連同節度使、二品文武官以上官員,又去除中單及褲。兩省、御史臺中丞文武百官以下官員,戴四脚幅巾,穿連裳,腰間繫絰。館

文武百官以下,四脚幅巾、連裳、腰絰。館閣讀書、翰林待詔、伎術官并給孝服。宰相、百官朝晡臨三日,内外命婦朝臨三日。

閣讀書、翰林待詔、伎術官都給孝服。宰相、百官早晚臨喪三天,内外命婦早晨臨喪三天。

四月,遣使告哀遼、夏及賜遺留物。十日,司天監詳定山陵制度。皇堂深五十七尺。神墻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乳臺高一丈九尺,至南神門四十五步。鵲臺高二丈三尺,至乳臺四十五步。詔下宫更不修蓋,餘依。二十七日,以宰臣張士遜爲山園使。是日,翰林學士馮元請上尊謚;九月四日,讀于靈坐。十月五日,葬永定陵之西北隅。十七日,祔神主于奉慈廟。

四月,遣使告哀於遼、夏及賜與遺留物。十日,司天監詳定山陵制度。皇堂深五十七尺。神墻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乳臺高一丈九尺,到南神門四十五步。鵲臺高二丈三尺,到乳臺四十五步。詔令下宫不再修建,其餘的依從。二十七日,任命宰相張士遜爲山園使。這天,翰林學士馮元請求進上尊謚;九月四日,在靈座前宣讀。十月五日,葬在永定陵的西北角。十七日,神主祔入奉慈廟。

真宗章惠皇后楊氏。景祐三年十一月五日,保慶皇太后崩。太常禮院言:"皇帝本服緦麻三月,皇帝、皇后服皆用細布,宗室皆素服、吉帶,大長公主以下亦素服,并常服入内,就次易服,三日而除。"詔以"保祐冲人,加服爲小功,五日而除。"四年正月十六日,上謚。二月六日,葬永定陵之西北隅。十六日,升祔奉慈廟。

真宗章惠皇后楊氏。景祐三年十一月五日,保慶皇太后去世。太常禮院説:"皇帝本當服用緦麻三個月,皇帝、皇后的喪服都用細布製成,宗室人員都穿素服,繫吉帶,大長公主以下人員也穿素服,都身穿常服入宫,就位後改穿素服,三天除服。"詔令"保護祐助年幼之人,加服小功喪服,五天除服。"四年正月十六日,進上謚號。二月六日,葬在永定陵的西北角。十六日,升祔奉慈廟。

仁宗慈聖光獻皇后曹氏。神宗元豐二年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崩于慶壽宫。是日,文武百官入宫,宰臣王珪升西階,宣遺誥已,内外舉哭盡哀而出。二十六日大斂,命韓縝爲山陵按行使。二十九日,皇帝成服。十一月,韓縝言:"永昭陵北稍西地二百十步内,取方六十五步,可爲山陵。"上以迫隘,縝言:"若增十步,合徵火相主及中五之數。"詔增十步。

仁宗慈聖光獻皇后曹氏。神宗元豐二年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在慶壽宫去世。這一天,文武百官進宫,宰相王珪從西階上殿,宣讀遺誥完畢,宫内外群臣哭號盡哀而後出宫。二十六日進行大殮,任命韓縝爲山陵按行使。二十九日,皇帝成服。十一月,韓縝説:"在永昭陵北稍靠西側二百一十步内,取用六十五步見方土地,可以修造山陵。"皇帝認爲狹窄,韓縝説:"如果增加十步,就符合徵火相主及中五之數。"詔令增加十步。

十二月,中書言:"先是,司天監選年月,遷祔濮安懿王三夫人。今大行太皇太后山陵,濮三夫人亦當舉葬。"於是詔:宗室正任防禦使以上許從靈駕,已從濮安王夫人者,免從。

十二月,中書説:"此前,司天監選定年月,遷祔濮安懿王三位夫人。現在安葬大行太皇太后,濮的三位夫人也應當入葬。"於是詔令:宗室正職在防禦使以上的允許護從靈駕,已經護從濮安王夫人的,免於從駕。

三年正月十四日,上謚。太常禮院言:"大行太皇太后雖已有謚,然山陵未畢,俟掩皇堂,去'大行',稱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祔廟題神主,仍去二'太'字。"

秘閣校理何洵直言:"按禮,既葬,日中還,虞于正寢。蓋古者之葬,近在國城之北,故可以平旦而往,至日中即虞於寢,所謂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後世之葬,其地既遠,則禮有不能盡如古者。今大行太皇太后葬日至第六虞,自當行之於外,如舊儀;其七虞及九虞、卒哭,謂宜行之於慶壽殿。又按《春秋公羊傳》曰:'虞主用桑。'《士虞禮》曰:'桑主不文。'伏請罷題虞主。"太常言:"洵直所引,乃士及諸侯之禮。況嘉祐、治平并虞于集英殿,宜如故事。又嘉祐、治平,虞主已不書謚,當依所請。"

太常禮院又言:"慈聖光獻皇后祔廟,前二日,告天地、社稷、太廟、皇后廟如故事。至日,奉神主先詣僖祖室,次翼祖、宣祖、太祖、太祖后。太宗皇帝、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同一祝,次饗元德皇后。慈聖光獻皇后,異饌、異祝,行祔廟之禮。次真宗、仁宗、英宗室。禮畢,奉神主歸仁宗室。如此,則古者祔謁之禮及近代遍饗故事,并行不廢。"從之。三月十日,葬永昭陵。二十二日,祔于太廟。

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崩于崇慶宫。遺誥:"皇帝成服,三日内聽政,群臣十三日,諸州長吏以下三日而除。釋服之後,勿禁作樂。園陵制度,務遵儉省。餘并如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十四日,詔園陵依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之制。紹聖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禮部言:"將題神主,謹按章獻明肅皇后神主書姓劉

三年正月十四日,進上謚號。太常禮院説:"大行太皇太后雖然已有謚號,然而山陵之事還未結束,等到掩埋皇堂之後,去掉'大行',稱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祔廟題名神主時,再去掉兩個'太'字。"

秘閣校理何洵直説:"依照禮,入葬之後,正午返回,在正寢進行虞祭。大概古時入葬,近在國城北側,所以可以早晨前往陵所,到正午時就在寢殿進行虞祭,所謂在葬日虞祭,不忍一天分離。後世的入葬,陵所已遠,那麽行禮就不能盡如古制。現在大行太皇太后葬日到第六虞祭,自當在外施行,與舊儀相同;而七虞及九虞、卒哭,則應當在慶壽殿舉行。又考察《春秋公羊傳》説:'虞主用桑木製成。'《士虞禮》説:'桑主無文。'伏請罷題虞主。"太常説:"洵直所引述的,是士及諸侯的禮儀。况且嘉祐、治平年間都在集英殿進行虞祭,應該按照舊制施行。又嘉祐、治平間,虞主已經不題謚名,應當依用其請求。"

太常禮院又説:"慈聖光獻皇后祔廟,此前兩天,按照舊制祭告天地、社稷、太廟、皇后廟。到那天,奉神主先到僖祖廟室,接着到翼祖、宣祖、太祖、太祖后廟室。太宗皇帝、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同祝,接着享祭元德皇后。慈聖光獻皇后,别用異饌、異祝,行祔廟禮。接着到真宗、仁宗、英宗廟室。禮儀結束,奉神主回到仁宗廟室。這樣,古代的祔謁禮和近世的遍祭舊制,就可以并行不廢。"依從。三月十日,入葬永昭陵。二十二日,祔入太廟。

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在崇慶宫去世。頒布遺誥:"皇帝成服,三天内聽政,群臣在十三天之後,諸州長吏以下官員在三天之後除服。除服以後,不禁音樂。園陵制度,務從儉省。其餘都用章獻明肅皇太后舊制。"十四日,詔令園陵依用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制度。紹聖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禮部説:"題名神主時,謹依照章獻明肅皇后神主題姓劉氏。"詔令依用舊制。四月一日,入葬永厚陵。

氏。"詔依故事。四月一日,葬永厚陵。

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三日崩。二月,太常寺言:"大行皇太后山陵一行法物,宜依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故事。皇堂之制,下深六十九尺,面方二丈五尺,石地穴深一丈,明高二丈一尺。鵲臺二,各高四十一尺。乳臺二,各高二丈七尺。神墻高一丈三尺。"五月六日,葬永裕陵。二十六日,祔于神宗廟室。

先是,元祐四年,美人陳氏薨,贈充儀,又贈貴儀。徽宗入繼大統,詔有司議追崇之典,上尊謚曰欽慈皇后,祔葬永裕陵,與欽聖同祔神宗室;崇寧元年二月,聖瑞皇太妃朱氏薨,制追尊爲皇太后,遂上尊謚曰欽成皇后,五月祔葬永裕陵,祔神主於神宗室,皆備禮如故事。

哲宗皇后劉氏,政和三年二月九日崩。詔:"崇恩太后合行禮儀,可依欽成皇后及開寶皇后故事,參酌裁定。"閏四月,上謚曰昭懷皇后。五月,葬永泰陵,祔神主於哲宗廟室。

徽宗皇后王氏,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崩。尚書省言:"章穆皇后故事,真宗服七日。"從之。十月,太史局言:"大行皇后園陵斬草用十月二十四日,斥土用十一月十三日,葬用十二月二十七日。諸宗室合祔葬者,并依大行皇后月日時刻。"十一月,宰臣蔡京等請上謚曰靖和皇后。十二月,奉安梓宫于永裕陵之下宫,神主祔別廟。四年十二月,改謚曰惠恭。其後,高宗復改曰顯恭。

哲宗昭慈聖獻皇后孟氏,紹興元年四月崩。詔以繼體之重,當承重服。以遺誥擇近地權殯,俟息兵歸葬園陵。梓取周身,勿拘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六月,殯于會稽上亭鄉。欑宫方

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三日去世。二月,太常寺説:"大行皇太后山陵所用法物,應該依用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舊制。皇堂規制,下深六十九尺,面方二丈五尺,石製地穴深一丈,明高二丈一尺。鵲臺兩個,各高四十一尺。乳臺兩個,各高二丈七尺。神墻高一丈三尺。"五月六日,入葬永裕陵。二十六日,祔入神宗廟室。

此前,元祐四年,美人陳氏去世,追贈充儀,又追贈貴儀。徽宗繼位,詔令司吏議定追尊典制,進上尊謚爲欽慈皇后,祔葬永裕陵,與欽聖同祔神宗廟室;崇寧元年二月,聖瑞皇太妃朱氏去世,制令追尊爲皇太后,於是進上尊謚爲欽成皇后,五月祔葬永裕陵,神主祔入神宗廟室,都按照舊制備用禮儀。

哲宗皇后劉氏,政和三年二月九日去世。詔令:"崇恩太后應當行用的禮儀,可以依用欽成皇后及開寶皇后舊制,參酌裁定。"閏四月,進上謚號爲昭懷皇后。五月,入葬永泰陵,神主祔入哲宗廟室。

徽宗皇后王氏,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世。尚書省説:"章穆皇后舊制,真宗服喪七天。"依從。十月,太史局説:"大行皇后園陵斬草用十月二十四日,斥土用十一月十三日,入葬用十二月二十七日。諸宗室應當祔葬的,都依用大行皇后的月日時刻。"十一月,宰相蔡京等請求進上謚號爲靖和皇后。十二月,將梓宫安放在永裕陵的下宫,神主祔入別廟。四年十二月,改謚爲惠恭。後來,高宗又改爲顯恭。

哲宗昭慈聖獻皇后孟氏,紹興元年四月去世。詔令以繼體之重,應當服用重服。依用遺誥選擇近地權且殯葬,等到戰事結束以後再歸葬園陵。梓宫祇用周身大小,不拘舊制,以方便他日遷奉。六月,在會稽上亭鄉入葬。欑宫百步見方,

百步，下宫深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儀。虞主還州，行祔廟禮。

下宮深一丈五尺，明器祇用鉛錫製成。置都監、巡檢各一名，衛士百人，在生日忌辰、旦望節序，都按照天章閣儀式備辦。虞主從州上返回，行祔廟禮。

徽宗顯仁皇后韋氏，紹興二十九年崩，祔於永祐陵欑宫。

徽宗顯仁皇后韋氏，紹興二十九年去世，祔葬入永祐陵欑宮。

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吳氏，慶元三年崩。時光宗以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衰期。四年三月甲子，權欑于永思陵。

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吳氏，慶元三年去世。當時光宗以太上皇的身份服重服，寧宗降服齊衰一年。四年三月甲子，權且欑葬永思陵。

孝宗成肅皇后夏氏，開禧三年崩，殯于永阜陵正北。吏部尚書陸峻言："伏睹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祔，是致別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靈既安，并不遷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册。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册，改殯所爲欑宫，典禮已備，與元德、章懿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遷祔。竊稽前件典禮，祇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來從葬阜陵，爲合典故。"從之。

孝宗成肅皇后夏氏，開禧三年去世，在永阜陵正北停柩。吏部尚書陸峻說："伏見列聖在御位時，時有諸后升仙，因爲没有山陵可以祔入，因而導致另葬一方。如果升仙在卜定山陵之後，没有不從葬的。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靈已經安頓，所以全不遷祔。祇有元德、章懿二后，當她們入葬時，名位未正，後來續行追册。成穆皇后，孝宗登基時就施行追册，改殯所爲欑宮，禮典已經完備，與元德、章懿事體不同，所以不再遷祔。私下考見以前的禮典，祇因爲去世有先後，所以勢當如此，而在禮意之内，却没有尊卑之分。現在從葬阜陵，合於典制。"依從。

寧宗恭聖仁烈皇后楊氏，紹定五年十二月崩，祔葬茂陵。

寧宗恭聖仁烈皇后楊氏，紹定五年十二月去世，祔葬茂陵。

濮安懿王園廟

濮安懿王園廟。治平三年，詔置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爲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爲額。置柏子户五十人。廟三間二厦，神門屋二所，及齋院、神厨、靈星門。其告祭濮安懿王及諸神祝文，并本官教授撰。河南府給香幣、酒脯、禮物。太祝、奉禮則命永安縣尉、主簿攝，如闕官，以本府曹官。凡祭告及四仲饗，并依此制。奉安神主三獻，命西京差判官一員亞獻，朝臣一員終獻，攝。知園令出納神主。廟制用一品，夫人任氏墳域，亦稱爲園。

濮安懿王園廟。治平三年，詔令設置一名園令，任命大使臣擔任。招募兵士二百人，奉守園廟。設置柏子户五十人。廟有三間二厦，神門屋兩所，以及齋院、神厨、靈星門。告祭濮安懿王及諸神的祝文，都由本宮教授撰寫。河南府供給香帛、酒脯、禮物。太祝、奉禮則任命永安縣尉、主簿攝任，如果缺員，就讓本府曹官充當。凡是祭告及四仲的享祭，都依用此制。奉安神主時行三獻禮，命令西京差遣一名判官爲亞獻，一名朝臣爲終獻，攝任其職。知園令出納神主。廟制用一品制度，夫人任氏的墳域，也稱爲園。

元豐詔曰："濮安懿王，先帝斟酌

元豐時降詔說："濮安懿王，先帝斟酌禮典，即

典禮,即園立廟,詔王子孫歲時奉祀,義協恩稱,後世無得議焉。今三夫人名位或未正,塋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講,曷足以彰明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并稱曰'王夫人',命主司擇歲月遷祔濮園,俾其子孫以時奉主與王合食,而致孝思焉。"禮官奏請,王夫人遷葬給鹵簿全仗,用鼓吹,至國門外減半。喪行與四時告享,并令嗣濮王主之。

園立廟,詔令王的子孫歲時奉祀,義允恩稱,後世不得有他議。現在三位夫人有的名位未正,塋域或在異處,司吏棄置不加講求,怎麽可以彰明先帝的盛大恩德,仰承在天之靈志呢?三夫人可以并稱爲'王夫人',命令司吏擇期遷祔濮園,讓其子孫按時奉主與王一同享祭,而致獻孝思。"禮官奏請,王夫人遷葬時供給鹵簿全仗,使用鼓吹,到國門外減半。行喪與四時的告祭,都令嗣濮王主持。

南渡後,主奉祠事,以嗣濮王爲之;園令一員,以宗室爲之;祠堂主管兼園廟香火官一員,以武臣爲之。紹興二年九月,詔每歲給降福建度牒一十道,充祠堂仲饗、忌祭。五年二月,嗣濮王仲湜言:"被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至行在,今已至紹興府,欲權就本處奉安。"從之。先是,神主、神貌在廬州,嗣濮王士從乞奉還於穩便州郡安奉故也。

南渡以後,主持奉祀之事,由嗣濮王負責;園令一人,讓宗室人員擔任;祠堂主管兼園廟香火官一名,由武臣擔任。紹興二年九月,詔令每年賜降福建度牒十道,以充祠堂的仲時獻祭、忌時祭祀之用。五年二月,嗣濮王仲湜説:"奉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到都城,現在已經到達紹興府,想要權且在本處敬奉安置。"依從。此前,神主、神像在廬州,嗣濮王士從請求奉還到安穩方便致祭的州郡,所以有此一事。

十三年五月,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堂士㑜言:"濮安懿王神貌、神主權於紹興府光孝寺,仲享薦祭,其獻官、牲牢、禮料并多簡略。乞令有司討論舊制。"行下禮部、太常寺令參酌,欲令士㑜攝初獻,仍差士㑜子或從子二人攝亞、終獻。其合用牲牢,羊、豕各一;籩、豆各十,設禮料。初獻合服八旒冕,亞獻、終獻合服四旒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服無旒冕,并以舊制從事。從之。二十六年二月,嗣濮王士儇言:"濮安懿王祠堂,外無門牖,内闕黿帳,别無供具,望下紹興府置造修奉。"淳熙五年四月詔:"濮安懿王祠堂園廟,自今實及三年,令本堂牒紹興府檢計修葺。"從嗣濮王士輵請也。

十三年五月,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堂士㑜説:"濮安懿王神像、神主權置紹興府光孝寺,仲時享用獻祭,獻官、牲牢、禮料都多從簡略。請求命令司吏討論舊制。"下到禮部、太常寺令其參酌,想要讓士㑜攝任初獻,又差遣士㑜的兒子或從子二人充當亞獻、終獻。應當使用的牲牢,羊、豬各用一頭,籩、豆各用十個,設置禮料。初獻應當戴八旒冕,亞獻、終獻應當戴四旒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戴無旒冕,都按照舊制施行。依從。二十六年二月,嗣濮王士儇説:"濮安懿王祠堂,外無門窗,内缺黿帳,别無供具,希望命令紹興府置造修奉。"淳熙五年四月頒詔:"濮安懿王祠堂園廟,今後三年,命令本堂發文紹興府檢計修葺。"這是依從嗣濮王士輵的請求。

秀安僖王園廟

秀安僖王園廟。紹熙元年三月,

秀安僖王園廟。紹熙元年三月,詔令秀王襲

詔秀王襲封等典禮。禮部、太常寺乞依濮安懿王典禮,避秀安僖王名一字。詔恭依,仍置園廟。四月,詔:"皇伯滎陽郡王伯圭除太保,依前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以奉王祀。"

封等禮典。禮部、太常寺請求依用濮安懿王禮典,避用秀安僖王名字中的一個字。詔令恭相依從,又置園廟。四月,頒詔:"皇伯滎陽郡王伯圭授任太保,依前安德軍節度使,充任萬壽觀使,繼嗣秀王,以奉守王祀。"

六月,禮部、太常寺言:"濮安懿王園廟制度,廟堂、神門宜并用獸。所安木主石坎,于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坎室,以石爲之,其中可容神主趺匱。今來秀安僖王及夫人神主,欲乞并依上件典禮。四仲饗廟,三獻官并奉禮郎等,係嗣秀王充初獻,本位侄男攝亞、終獻,其奉禮郎等,乞湖州差官充攝。行禮合用牲羊、豕,湖州排辦;祭器、祭服,工部下文思院製造。每遇仲饗,本府前期牒報湖州排辦。所有行禮儀注,乞從太常寺參照濮安懿王儀注修定。"并從之。其園廟差御帶霍漢臣同湖州通判一員相度聞奏。八月,霍漢臣暨通判湖州朱僎言奉詔相度園廟,以圖來上。十月,詔委通判一員,提督修造祠堂,如法修蓋。

六月,禮部、太常寺説:"濮安懿王的園廟制度,廟堂、神門應該都設獸守衛。安置木主的石坎,在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之地離地四尺開掘坎室,用石頭製成,其中可以容下神主趺櫃。現在秀安僖王及夫人的神主,想要請求都依用上述禮典。四仲時節祭廟,三獻官及奉禮郎等,讓嗣秀王充當初獻,本位侄男攝任亞、終獻,其奉禮郎等,請求湖州差官攝任。行禮應當用的牲牢羊、豬,由湖州置辦;祭器、祭服,由工部下令文思院製造。每到仲時祭祀,本府都在前期牒報湖州備辦。所有行禮的儀制,請求依從太常寺參照濮安懿王儀制修定。"都依從。園廟差遣御帶霍漢臣與一名湖州通判觀察度量奏聞。八月,霍漢臣及通判湖州朱僎説奉詔觀察度量園廟,繪圖獻上。十月,詔令委任一名通判,提督修造祠堂,按照法式修建。

十一月,禮工部、太常寺言:"濮安懿王園廟三間二廈、神門屋二坐、齋院、神厨、靈星門,欲令湖州照應建造。"從之。三年正月一日,嗣秀王伯圭奏:"建造秀安僖王園廟,近已畢工,所有修製神主儀式,令所司檢照典故修製,委官題寫。"詔差權禮部尚書李巘題寫。二月,伯圭又奏:"秀安僖王祠堂園廟,乞從濮安懿王例,每三年一次,從本所移牒所屬州府檢計修造。"從之。

十一月,禮工部、太常寺説:"濮安懿王園廟三間二廈、神門屋兩座、齋院、神厨、靈星門,希望命令湖州照應建造。"依從。三年正月一日,嗣秀王伯圭上奏:"建造秀安僖王園廟,近時已經完工,所有修製神主的儀式,命令司吏檢用典制修製,派遣官員題寫。"詔令差遣權禮部尚書李巘題寫。二月,伯圭又上奏:"秀安僖王的祠堂園廟,請求依用濮安懿王禮例,每三年一次,從本所移牒所屬州府檢計修造。"依從。

莊文景獻二太子欑所

莊文太子喪禮。乾道三年七月九日,皇太子薨。設素幄于太子宫正廳之東。皇帝自内常服至幄,俟時至,易服皂幞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鞋,就幄發哀。是日,皇后服素詣宫,隨時發

莊文太子喪禮。乾道三年七月九日,皇太子去世。在太子宫正廳的東側設置素幄。皇帝從宫中穿常服來到幄所,等到時辰一到,改换黑幞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鞋,來到幄前致哀。這天,皇后穿素服來到宫中,根據時辰致哀,如同宫中的禮

哀,如宫中之禮。合赴陪位官并常服、吉帶入麗正門,詣官幕次,俟時至,常服、黑帶立班。俟發哀畢,易吉服,退。

自發哀至釋服日,皇帝不視事,權禁行在音樂,仍命諸寺院聲鍾。其小斂、大斂合祭告,以本宫主管春坊官一員行禮;其餘祭告,以諸司官行禮。差護喪葬事一員,左藏庫出錢二萬貫、銀五千兩、絹五千匹。

成服日,皇帝服期,次粗布幞頭、襴衫、腰絰、絹襯衫、白羅鞋,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皇后服次粗布蓋首、長衫、裙、帔、絹襯服、白羅鞋。六宫人不從服。皇太子妃及本宫人并斬衰三年。文武百官成服一日而除。其文武合赴官及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引班祗應人并服布幞頭、襴衫,腰繫布帶。本宫官僚并服齊衰三日服,臨七日而除,釋衰服後藏其服,至葬日服,葬畢而除。

十二日,詔故皇太子欑所,就安穆皇后欑宫側近擇地。繼而都大主管所言:"太史局官等選到寶林院法堂堪充皇太子欑所。"從之。十三日,以皇太子薨告天地、宗廟、社稷、宫觀。十八日,賜謚莊文。閏七月一日,遣攝中書令、尚書右僕射魏杞奉謚册、寶于皇太子靈柩前,百官常服入次,易黑帶,行禮畢,常服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是夕,皇帝詣東宫行燒香之禮,如宫中之儀。

二日,出葬,宰臣葉顒等詣靈柩前行燒香之禮。興靈訖,行事官陪位,親王、南班宗室、東宫官僚入班廳下,再拜,宰臣升詣香案前,上香、酹茶、奠酒訖,舉册官舉哀册,讀册官跪讀,讀訖,宰臣再拜,各降階立。在位官皆再拜。靈柩進行,文武百僚奉辭于城外,親王、宗室并騎從至葬所。掩壙畢,辭

節。應當赴陪位的官員都穿常服,繫吉帶進入麗正門,來到宫中幕次,等到時辰一到,穿常服、繫黑帶班立。等到致哀完畢,改换吉服,退下。

從致哀到除服,皇帝不視朝,權且在都城禁樂,又命令諸寺院敲鐘。小殮、大殮應當祭告時,讓本宫一名主管春坊官行禮;其餘的祭告,讓諸司官行禮。差遣一名護喪葬事,由左藏庫出錢二萬貫、銀五千兩、絹五千匹。

成服那天,皇帝的服制,服用次粗布幞頭、襴衫、腰絰、絹襯衫、白羅鞋。以日易月,十三天後除服。皇后服用次粗布蓋首、長衫、裙、披肩、絹襯服、白羅鞋。六宫之人不穿喪服。皇太子妃及本宫人都服斬衰三年。文武百官服喪一天除服。應當赴往的文武官員及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引班祗應人都服用布幞頭、襴衫,腰繫布帶。本宫官僚都服用三天齊衰之服,臨喪七天除服,去除衰服後加以收藏,到葬日再穿,葬畢除服。

十二日,詔令故皇太子欑所,在安穆皇后欑宫近側擇地而設。不久都大主管所説:"太史局官等選好寶林院法堂能充當皇太子欑所。"依從。十三日,將皇太子的去世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宫觀,十八日,賜謚莊文。閏七月一日,派遣攝中書令、尚書右僕射魏杞奉謚册、寶到皇太子靈柩前,百官身穿常服就位,改繫黑帶,行禮完畢,穿常服到後殿門外,進名奉慰。這天晚上,皇帝到東宫行燒香禮,按照宫中的儀式。

二日,出葬,宰相葉顒等到靈柩前行燒香禮。興靈完畢,行事官陪位,親王、南班宗室、東宫官僚到廳下入班,再拜,宰相上到香案面前,上香、酹茶、獻酒完畢,舉册官舉奉哀册,讀册官跪下宣讀,讀完,宰相再拜,各自降階站立。在位次上的官員都再拜。靈柩前行,文武百官到城外奉辭,親王、宗室都騎馬跟隨到葬所。掩埋完畢,辭别,退下。這一天,百官進名奉慰。

訖,退。是日,百僚進名奉慰。

四年五月,禮部、太常寺言:"國朝典故,即無皇太子小祥典禮。今參酌討論,將來莊文太子小祥日,乞皇帝前後殿特不視事。其日,先命侍從官一員常服詣太子神坐前行奠酹禮,令本宮官僚常服陪位,奠酹畢,退。次慶王、恭王常服赴神坐前奠酹畢,退。次太子妃并榮國公以下行家人禮。至大祥日,太子妃、榮國公以下及本宮人行禮畢,焚燒神帛,衰服,間月,妃及榮國公行禫祭家人禮。"從之。明年七月九日大祥,是日,皇帝不視事,差簽書樞密院事梁克家詣太子宮行奠酹禮,如前儀。

四年五月,禮部、太常寺說:"國朝典故,就没有皇太子小祥的禮典。現在參酌討論,將來在莊文太子的小祥日,希望皇帝在前後殿特地罷止視朝。那天,先命令一名侍從官穿常服到太子神座前行祭奠酹酒禮,讓本宮官僚穿常服陪位,奠酹完畢,退下。接着慶王、恭王穿常服到神座前奠獻酹酒完畢,退下。接着太子妃及榮國公以下人員行家人禮。到大祥日,太子妃、榮國公以下人員及本宮人員行禮完畢,焚燒神帛,衰服,過一個月,妃及榮國公行禫祭家人禮。"依從。第二年七月九日大祥,這天,皇帝不視朝,差遣簽書樞密院事梁克家到太子宮行奠酹禮,依用前面的儀制。

景獻太子,嘉定十三年八月六日薨。其發哀制服,并如莊文太子之禮。九日,詔護喪視殯所于莊文太子欑宮之東,并依其制建造。九月十日,賜謚景獻,遣攝中書令、知樞密院事鄭昭先奉謚册、寶于皇太子靈柩前,讀册、讀寶如儀訖,班退。至興靈日,宰臣詣皇太子柩前行禮畢,柩行。其宗室使相、南班官常服、黑帶,并赴陪位,騎從至葬所,俟掩欑畢,奉辭訖,退。其日,皇帝不視事,百司赴後殿門外立班,進名奉慰。十四年七月二日小祥,差知樞密院事鄭昭先充奠酹官。十五年八月六日大祥。九月十五日,詔景獻太子几筵已徹,高平郡夫人傅氏可特封信國夫人,仍令主奉祭祀。

景獻太子,嘉定十三年八月六日去世。其致哀服制,都與莊文太子相同。九日,詔令護喪人員在莊文太子欑宮東面檢視殯所,都依照其規制修造。九月十日,賜謚景獻,派遣攝中書令、知樞密院事鄭昭先奉上謚册、寶來到皇太子靈柩前,按照儀制宣讀册、寶完畢,班列退下。到興靈那天,宰相來到皇太子靈柩前行禮完畢,靈柩發殯。宗室使相、南班官身穿常服,腰繫黑帶,都前往陪位,騎馬跟隨到葬所,等到掩埋好欑宮,奉辭完畢,退下。那天,皇帝不理事,百官到後殿門外班立,進名奉慰。十四年七月二日小祥,派遣知樞密院事鄭昭先任奠酹官。十五年八月六日大祥。九月十五日,詔令景獻太子几筵已撤,高平郡夫人傅氏可以特封信國夫人,又令其主持奉祀。

上陵

上陵之禮。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復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奉祠。乾德三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

上陵的禮節。古代没有墓祭,秦、漢以後,開始施用上陵儀制。到了唐代,又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的祭祀,進食、薦衣的禮式。五代時,山陵在遠處的,命令本州主要的官吏進行朝拜,近處的派遣太常、宗正卿前往拜謁,或者因爲皇帝路過而親自拜謁。宋代初年,春秋時節命令宗正卿朝拜安陵,按太牢之禮奉祀。乾德三年,開始命令宮人

歲以爲常。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過鞏縣,謁安陵奠獻。

雍熙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昨朝拜安陵、永昌陵,有司止設酒、脯、香,以未明行事,不設燭燎。又先赴永昌陵,後赴安陵,及帝后二位不遍拜,頗愆於禮。"事下有司,議曰:"按《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不設牲牢之祀。今請如宗廟薦享,少加裁減,除不設登鉶、牙槃食及太常登歌外,餘悉如大祠。朝拜日,有司豫于陵南百步道東設次,具薙除器以備洒掃。設宗正卿位于兆外之左,西向;陵官位於卿之東南,執事官又於其南,俱西向,北上。設祭器、禮料、酒饌于兆門內。宗正卿以下各就位,再拜,盥手,奠酒,讀祝册,再拜。先赴安陵,次永昌陵,次孝明、孝惠、懿德、淑德皇后陵。"從之。

景德三年,真宗將朝諸陵,以宰臣王旦爲朝拜諸陵大禮使。太常禮院言:"朝陵故事,合排小駕鹵簿。唐太宗朝獻陵,宿設黄麾仗,周衛陵寢。今請周設黄麾仗。又唐制:前一日,陵令以玉册進御親書,近臣奉出,陵令受之。今請造竹册四副,祝畢焚之。其百官位舊設陵所,從祝官及皇親、客使分於神道左右,貞觀中并陪列司馬門內。今望準舊儀施行。又舊儀,詣寢宮至大次之時,設百官位,奏請行禮。望令先入赴寢殿立班。貞觀中,皇帝至小次,素服乘馬。檢會今年正月,車駕朝拜明德欑宮,止服素白衣。當時皇帝在大祥之內,今既服除,望止服淡黄袍。又按貞觀、永徽故事,朝陵皆先親後尊,拜辭訖,出還大次,便進發,今望先朝永熙陵;行事及辭,皇帝皆兩次再拜,陪位官每陵亦各兩次再拜,今請皇帝詣安陵參辭,四度再拜,永昌、永

到陵所進上冬衣,每年都如此。開寶九年,太祖巡幸西京,經過鞏縣,拜謁安陵奠獻。

雍熙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說:"昨日朝拜安陵、永昌陵,司吏衹設置酒、脯、香,在天未亮時行事,不設燭光燎火。又先到永昌陵,再到安陵,及不遍拜帝后二位,很違背禮儀。"事情下移給司吏討論,議論說:"根據《開元禮》,春秋二仲時節,司徒、司空巡視山陵,不設牲牢之祀。現在請求按照宗廟的進獻,稍加裁減,除了不設登鉶、牙槃食及太常登歌以外,其餘的都與大祀相同。朝拜那天,司吏預先在陵南百步道東設位,備好剪除器具以供灑掃。在兆外左面設置宗正卿的位次,面向西;陵官位在卿位的東南側,執事官位又在陵官位南面,都面向西,以北爲上。在兆門内設置祭器、禮料、酒饌。宗正卿以下人員各自就位,再拜,洗手,奠酒,宣讀祝册,再拜。先到安陵,接着到永昌陵,接着到孝明、孝惠、懿德、淑德皇后陵。"依從。

景德三年,真宗將要朝拜諸陵,任命宰相王旦爲朝拜諸陵大禮使。太常禮院說:"朝陵舊制,應當列用小駕鹵簿。唐太宗朝拜獻陵時,留設黄色麾仗,在四周守衛陵寢。現在請求在四周設置黄色麾仗。又唐代制度:前一天,陵令拿着玉册進呈給皇帝親自題寫,寫完後由近臣奉出,陵令接過。現在請求造好四副竹册,祝畢焚燒。百官位舊時設在陵所,從祝官及皇親、客使分設在神道左右,貞觀年間都陪列在司馬門内。現在希望依照舊制施行。又按照舊制,皇帝來到寢宫大次位時,設置百官位次,奏請行禮。現在希望讓百官先赴寢殿班立。貞觀年間,皇帝來到小次,身穿素服騎着馬。檢視今年正月,皇帝朝拜明德欑宫時,衹穿素白色衣服。當時皇帝在大祥之内,現今既已除服,希望衹穿淡黄袍。又依照貞觀、永徽舊制,朝陵都先親後尊,拜辭完畢,出去回到大次,便開始進發,現在希望先朝拜永熙陵;行事及辭别,皇帝都兩次再拜,陪位官在每個陵所也都各行兩次再拜禮,現在請求皇帝到安陵拜辭,行四次再拜禮,永昌、永熙陵各行兩次再拜禮。按照舊制,各寢殿逐一獻

熙陵各兩度設拜。舊儀,逐寢殿上食,備太牢之饌,珍羞庶品。近以羊豕代太牢。今請備少牢之祭,設奠、讀册畢,復詣寢宫上珍羞庶品,别行致奠之禮。又舊儀,前發二日,太尉告太廟。今請依禮遍告六室。”詔特服素白衣,行事次序如告太廟,餘依所請。

食,備用太牢禮饌,珍饈物品。近時用羊豬代替太牢。現在請求備用少牢祭品,設奠、讀册完畢,再來到寢宫獻上珍饈物品,另行致奠之禮。又按照舊儀,出發前兩天,太尉祭告太廟。現在請求依照禮節遍告六室。”詔令特地服用素白色衣服,行事次序與祭告太廟相同,其餘依用其請求。

四年正月,車駕次鞏縣,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既至,齋于永安鎮行宫,太官進蔬膳。是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却輿輦傘扇,至安陵,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禮,諸陵亦然。又詣下宫。凡上宫用牲牢、祝册,有司奉事;下宫備膳羞,内臣執事,百官陪位。又詣元德太后陵奠獻,别于陵西南設幄殿,祭如下宫。禮畢,遍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淑德、明德、莊懷七后陵,遂單騎從内臣巡視陵闕,而親奠夔、魏、岐、鄆、安、周六王及恭孝太子諸墳。其三陵陪葬皇子、皇孫、公主之未出閤者,及諸王夫人之蚤亡者,各設位次諸陵下宫之東序。安陵百二十一墳,量設三十位,男子、女子共祝版二;昌陵十五墳,量設十位,熙陵八墳,量設五位,并祝版一以致祭焉。辰後,暫詣幄次更衣,復詣諸陵奉辭。有司以朝拜無辭禮,帝不忍,故復往。仍遣官祭一品皇親諸親墓。

四年正月,車駕駐留鞏縣,罷止鳴放鞭炮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皇帝來到以後,在永安鎮行宫齋戒,太官進上素膳。這天夜裏,鐘漏未到三鼓時分,皇帝騎着馬,除去輿輦傘扇,來到安陵,身穿素服走進司馬門行奠獻禮,諸陵都如此。又來到下宫。上宫用牲牢、祝册,司吏奉事;下宫備用膳饈,内臣主事,百官陪位。又到元德太后陵進行奠獻,另外在陵西南設幄殿,按照下宫之禮致祭。禮儀結束,遍往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淑德、明德、莊懷七后陵所,於是單騎由内臣隨從巡視陵闕,親自祭奠夔、魏、岐、鄆、安、周六王及恭孝太子諸陵。三陵的陪葬皇子、皇孫、未出閤的公主,及早亡的諸王夫人,各在諸陵下宫的東序設位。安陵有墳墓一百二十一座,量設三十個位次,男子、女子共用兩塊祝板;昌陵有十五座墳墓,量設十個位次,熙陵有八座墳,量設五個位次,都用一塊祝板致祭。辰後,暫時到幄次更衣,再次來到諸陵奉辭。司吏認爲朝拜没有辭禮,皇帝於情不忍,所以再至。又遣官祭祀一品皇親諸墓。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祀汾陰,經鞏縣,有司請于訾村王臺設幄殿,置三陵神坐,皇帝靴袍就幄,設香酒、時果、牙槃食奠獻,而命大臣以香幣、酒脯詣諸陵致告。駕還,復行親謁之禮,帝素服乘馬至永安縣,齋于行宫,夜漏未盡二鼓,詣三陵及元德太后、明德皇后陵奠獻,哀慟。未明,禮畢,復詣四陵奉辭,省視几筵,奠獻如初禮。又遍詣諸后陵、諸王墳致奠。命中使遍祭皇親諸親墳及汝州秦王墳。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祭祀汾陰,行經鞏縣,司吏請求在訾村王臺設幄殿,設三陵神座,皇帝身穿靴袍來到幄殿,設香酒、時鮮果物、牙槃食進行奠獻,命令大臣用香帛、酒脯到諸陵祭告。車駕返還,皇帝又行親謁禮,皇帝身穿素服騎馬來到永安縣,在行宫齋戒,夜漏未到二鼓時分,來到三陵及元德太后、明德皇后陵進行奠獻,皇帝非常悲痛。天没亮,禮儀結束,又到四陵奉辭,檢視几筵,按照初禮進行奠獻。又遍往諸后陵、諸王墳致奠。命令中使遍祭皇親諸親墳墓及汝州秦王墳墓。

是歲,命禮官定春秋二仲遣官朝陵儀注,以祭服行事,專差宗正卿一員朝拜三陵,别遣官二員分拜諸陵。又製長竿檐床二副,置陵表祝版,遣寬衣軍士三十二人輿送陵下。其後添差陵廟行禮官四員,選朝官、京官宗姓者充。

翰林學士錢惟演言:"春秋朝陵,載于舊式,公卿親往,蓋表至恭。唐顯慶中,始詔三公行事,天寶以後,亦遣公卿巡謁,蓋取朝廷大臣,不必須同國姓。後參用太常、宗正卿。晋開運中,亦命吏部侍郎。近年以來,止遣宗正寺官,人輕位卑,實虧舊制。望自今于丞、郎、諸司三品内遣官,闕則差兩省諫、舍以上。所冀仰副追孝之心,以成稽古之美。"景祐初,滄州觀察使守節言:"寒食節例遣宗室拜陵,而十月令内司賫往,非所以致恭。"乃詔宗室正刺史以上一員朝拜。四年,减柏子户,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十户,永定五十户,會聖宫十户。慶曆二年寒食、十月朔,宗室刺史以上,聽更往朝陵。

皇祐三年,太常博士李壽朋奏:"帝后諸陵,薦饗皆有時,獨昭憲皇后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禮院言:"朝拜儀注,牲牢并如太廟常饗例,諸陵止奠一爵,而安陵奠兩爵,兩贊再拜,惟祭饌不兼設,蓋有司相承失之。"於是詔安陵昭憲皇后祝版、牲幣、御封香依太廟同室禮。更造諸陵祭器貯别庫。三陵皆置卒五百人,唯定陵以章獻太后故,别置一指揮。昭陵使甘昭吉引定陵例,請置守陵奉先兩指揮,京西轉運司請减定陵卒半以奉昭陵,詔選募一指揮,額五百人。

初,永安縣官月朔朝定陵,望朝三陵。韓琦言:"昭陵未有朝日。"乃令縣官朔望分朝諸陵。熙寧中,詔文臣大

這一年,命令禮官確定春秋二仲遣官朝陵的儀制,穿祭服行事,專門派遣一名宗正卿朝拜三陵,另外派遣兩名官員分拜諸陵。又製造兩副長竿檐床,設置陵表祝板,派遣寬衣軍士三十二人用車護送到陵下。後來添差四名陵廟行禮官,選派宗姓的朝官、京官充當。

翰林學士錢惟演説:"春秋時節朝謁陵墓,記載在舊典之中,公卿親自前往,大概是示以至恭之意。唐代顯慶年間,開始詔令三公行事,天寶以後,也派遣公卿巡謁,大概取用朝廷大臣,不必與國同姓。後來參用太常、宗正卿。晋開運年間,也命令吏部侍郎前往。近年以來,衹派遣宗正寺官,人輕位卑,實在有失舊制。希望今後派遣丞、郎、諸司三品官,缺員就由兩省諫、舍以上官員替任。期望因此而仰合追孝之心,以成稽古之美功。"景祐初年,滄州觀察使守節説:"寒食節照例派遣宗室拜陵,而十月命令内司前往,這不是致以敬意的做法。"於是詔令一名正刺史以上的宗室人員朝拜。四年,减少柏子户,安陵、永昌、永熙各留四十户,永定五十户,會聖宫十户。慶曆二年寒食、十月朔,刺史以上的宗室人員,聽任其再前往朝陵。

皇祐三年,太常博士李壽朋上奏:"帝后諸陵,薦享都有一定的時日,衹有昭憲皇后因爲合葬安陵,不及時祭。"禮院説:"朝拜儀制,牲牢都與太廟常祀禮制相同,諸陵衹進獻一爵,而安陵進獻兩爵,兩贊再拜,衹有祭饌不兼設,大概是司吏相沿而誤。"於是詔令安陵昭憲皇后的祝板、牲帛、御封香依用太廟同室禮例。又建造諸陵祭器貯藏於别庫。三陵都設置五百士卒,衹有定陵因爲章獻太后的緣故,另置一名指揮。昭陵使甘昭吉引據定陵禮例,請求設置守陵奉先兩名指揮,京西轉運司請求裁減一半的定陵守卒來奉守昭陵,詔令選募一名指揮,兵額五百人。

當初,永安縣官吏月朔朝拜定陵,月望朝拜三陵。韓琦説:"昭陵没有朝拜日。"於是命令縣官在朔望分别朝拜諸陵。熙寧年間,詔令文臣大兩省、

兩省、武臣閤門使以上,經過陵下,并許朝拜。又詔:"自今臣僚朝拜諸陵,除見任、嘗任執政官許進湯,餘止奠獻、薦新,不特拜。"

初,故事,車駕詣陵,謂之親謁。南渡之後,此禮不舉,故上陵或曰省視,或曰保護,或曰薦獻,或曰祭告,或曰致祭,或曰望祭,或曰修奉,悉遣官,不專於行禮也。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詔:"應永安軍祖宗陵寢,可差西京留守及臺臣一員躬親省視,如有合修奉去處,措置奏聞。"仍詔鄜延路副總管劉光世充省視陵寢使。又詔河南府鎮撫使翟興,團結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寢。四年六月,詔令禮部給降度牒一百道充祭告諸陵禮料,仍令翟興所差來人賫祭告表以行。

紹興元年九月,起居郎陳與義言:"陛下躬履艱難之運,駐蹕東南,列聖陵邑,遠在洛師,顧瞻山川,未得時省。雖欲遣使,道路不通,聖懷日憤。近聞道路少通,差易前日,願詔執事每半年擇遣使臣兩員,往省諸陵。"詔令樞密院每半年差使臣兩員前去。三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薦獻諸陵,乞于行在法惠寺設位,望祭行禮。"從之。自是每歲薦獻,率循此制。五月,詔令户部支金一百兩付河南府鎮撫使司幹辦公事任直清,充祭告永安軍諸陵。

九年正月,上謂輔臣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金國既割還故地,便當遣宗室使相與臣僚前去修奉洒掃。"尋命同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前去河南府祗謁修奉。六月,太常丞梁仲敏等言:"春秋二仲,遣宗室遥郡防禦使薦獻諸陵,太常少卿薦獻永祐陵,權宜于行在設位行禮。今道路既通,望依舊遣官前詣。"詔令西京留

武臣閤門使以上官員,經過陵下時,都允許其朝拜。又詔令:"今後臣僚朝拜諸陵,除了現任、曾任執政官的人准許其進湯,其餘的衹是進獻、薦新,不進行特拜。"

當初,按照舊制,皇帝車駕到陵所,叫做親謁。南渡之後,此禮不行,所以上陵或稱爲省視,或稱爲保護,或稱爲薦獻,或稱爲祭告,或稱爲致祭,或稱爲望祭,或稱爲修奉,都派遣官吏實行,不專門行禮。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詔令:"永安軍的祖宗陵寢,可以派遣西京留守及一名臺臣親自省視,如果有應當修奉的地方,就等安排好之後奏聞。"又詔令鄜延路副總管劉光世充任省視陵寢使。又詔令河南府鎮撫使翟興,會合本處義兵,保護祖宗陵寢。四年六月,詔令禮部給降一百道度牒充當祭告諸陵的禮料,又命令翟興派來的人帶着祭告表出發。

紹興元年九月,起居郎陳與義説:"陛下躬履艱難時運,駐蹕於東南一隅,列聖的陵寢,遠在洛師,瞻望山川,未能時加省察。雖然想要遣使而行,可是道路又不通,聖懷日見憂憤。近來聽説道路已稍稍暢通,略與以往不同,希望詔令執事官每半年選擇派遣兩名使臣,前往省察諸陵。"詔令樞密院每半年派遣兩名使臣前往。三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説:"春秋仲月,進獻諸陵,請求在都城法惠寺設位,實行望祭禮。"依從。從此每年的進獻,都沿用此制。五月,詔令户部支付一百兩金給河南府鎮撫使司幹辦公事任直清,充當祭告永安軍諸陵的職任。

九年正月,皇帝對輔臣説:"祖宗的陵寢,久淪異域,現在金國既然已割還故地,便應當派遣宗室使相與臣僚前去修奉灑掃。"不久命令同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前往河南府敬謁修奉。六月,太常丞梁仲敏等説:"春秋仲月,派遣宗室遠郡防禦使進獻諸陵,太常少卿進獻永祐陵,權且應在都城設位行禮。現在道路既已暢通,希望依照舊制遣官前往。"詔令西京留守司等到仲秋時就便選派官吏前往諸陵進獻。士㒟、張燾回報:"諸陵下

守司候仲秋就便選官前詣諸陵薦獻。士㒟、張燾回言："諸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涸竭幾十五年。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祥。"

石澗中的泉水，從興兵以後，乾涸將近十五年了。兩名使者到來那天，水就涌流而出，父老驚嘆，認爲這是中興的祥瑞。"

十年三月，禮部言："池州銅陵縣丞吕和問進宫陵儀制，望付太常寺以備檢照。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遂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陵園廟并無損動，内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壘裂，未敢一面擅行補飾。太常寺看詳若行補修，合就差所委修飾官奏告行禮。"詔令河南府委官如法補飾，不得滅裂。其後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言："伏見宣諭官方庭實有請，乞將來先帝山陵，一依永安陵等制度。臣區區愚忠，願明詔有司，異時永固陵凡金玉珍寶盡斥不用，播告天下，咸使聞知。如是，自然可保無虞。"上嘉納之。三十二年六月，詔祖宗陵寢，令本處招討使同本處官吏躬親朝謁，如法修奉，務在嚴潔，以稱孝思之意。

十年三月，禮部説："池州銅陵縣丞吕和問進獻宫陵儀制，希望交付太常寺以備檢核參照。永安軍等處現已收復，於是委派知軍前往諸陵逐位檢視，除了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陵園廟全無損壞之外，其中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開裂，未敢單方面擅自補飾。太常寺詳視後如果需要補修，應該順便差遣委派的修飾官奏告行禮。"詔令河南府所委派的官吏按照規制補飾，不能使之壞裂。後來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説："伏見宣諭官方庭實陳請，請求將來先帝的山陵，一概依用永安陵等制度。臣區區愚忠，希望明確詔令司吏，以後永固陵凡是金玉珍寶都斥而不用，廣告天下，使人人聞知。這樣，自然可保陵寢無虞。"皇帝嘉許采納。三十二年六月，詔令祖宗的陵寢，由本處招討使同本處官吏親加朝謁，按照規制修奉，務求嚴整清潔，以稱合孝敬思念之情。

乾道六年八月，詔承信郎劉湛特轉兩官，右迪功郎劉師顔特與右承務郎升擢差遣，秦世輔特轉一官，升充正將，以湛等歸正結義保護陵寢故也。

乾道六年八月，詔令承信郎劉湛特地轉升兩官，右迪功郎劉師顔特授右承務郎擢升差遣，秦世輔特轉一官，升任正將，因爲劉湛等歸正結義保護陵寢，所以有這樣的任命。

端平元年正月，京西湖北安撫制置使史嵩之露布以滅金聞。二月，御筆："國家南渡以後，八陵迥隔，常切痛心。今京湖帥臣以圖來上，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諒同此情。可令卿、監、郎官以上，詣尚書省恭視集議。"遂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閤門祇候林拓朝謁八陵。

端平元年正月，京西湖北安撫制置使史嵩之呈進滅金的捷報。二月，皇帝御筆批示："國家南渡以後，八陵遠隔，朕常深切痛心。現在京湖帥臣來進上地圖，朕再三恭覽，悲喜交集，凡是臣子，想必都同此情。可以命令卿、監、郎官以上人員，到尚書省恭覽集議。"於是派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閤門祇候林拓朝謁八陵。

紹興元年六月，太常寺言："昭慈獻烈皇太后欑宫在越州會稽縣，合依四孟朝獻禮例，差宰執一員，前一日赴欑宫泰寧寺宿齋，至日，行朝拜之禮。"詔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行禮。二年三

紹興元年六月，太常寺説："昭慈獻烈皇太后的欑宫在越州會稽縣，應當依照四孟朝獻的禮例，差遣一名宰執，在前一天赴往泰寧寺進行宿齋，到了那天，行朝拜禮。"詔令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行禮。二年三月，知紹興府張守説："昭慈獻烈皇

月，知紹興府張守言："昭慈獻烈皇后欑宫，近在府界，望許臣以時朝謁。"從之。自是守臣皆許朝謁。

后的欑宫，近在府界，希望允許臣按時朝謁。"依從。從此守臣都允許其朝謁。

十七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言："望舉行舊制，於春秋二仲遣官詣永祐陵欑宫薦獻。"臣僚又言："陵廟之祭，月有薦新，著在令典。方今宗廟久已遵奉，惟是永祐陵闕而未講，望令有司討論，舉而行之。"太常寺討論："欲依《政和五禮》依典故，令兩欑宫遵依每月檢舉，差官行禮，其新物令逐宫預行關報紹興府排辦。"從之。

十七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説："希望實行舊制，在春秋仲月遣官到永祐陵欑宫進獻。"臣僚又説："陵廟的祭祀，每月要薦新，令典上已著明。現在宗廟久已遵制修奉，衹有這個永祐陵缺禮未修，希望命令司吏討論，加以實行。"太常寺討論説："想要依照《政和五禮》依用舊典，命令兩欑宫遵照每月的選薦，差遣官吏行禮，薦新之物命令逐宫預先報知紹興府辦置。"依從。

二十七年六月，詔："永祐陵及昭慈聖獻皇后欑宫檢察承受，以檢察宫陵所爲名。"三十年九月，吏部言："紹興府會稽知縣依仿陵臺令典故，於階銜内帶兼主管欑宫事務，量加優異。"淳熙元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差太常少卿薦獻永祐陵欑宫，并周視陵域。如遇少卿有缺，乞從本寺前期取指揮，差本寺以次官充攝。所有今年仲春薦獻，即日見闕少卿。"詔差太常丞錢良臣。自後春秋遇少卿闕，率以爲例。慶元元年六月，詔："永阜陵孝宗皇帝欑宫，每歲秋季一就，令所差監察御史恭詣朝拜檢察。"從御史臺申請。諸陵亦如之。

二十七年六月，詔令："永祐陵及昭慈聖獻皇后的欑宫的檢察之任，用檢察宫陵所的名義承當。"三十年九月，吏部説："紹興府會稽知縣依用陵臺令舊典，在階銜内兼帶主管欑宫事務，量加優待。"淳熙元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説："春秋仲月，差遣太常少卿進獻永祐陵欑宫，并巡視陵城四周。如果遇到少卿缺員，就請求依從本寺前期取受詔令，差遣本寺用次官攝任。所有今年仲春的進獻，當天少卿缺員。"詔令差遣太常丞錢良臣。此後春秋時節遇到少卿缺員，都用此例。慶元元年六月，詔令："永阜陵孝宗皇帝的欑宫，每年秋天季月臨視一次，命令所差遣的監察御史恭往朝拜檢察。"依從御史臺的申請。諸陵也如此。

忌日

忌日，唐初始著罷樂、廢務及行香、修齋之文。其後，又朔望停朝，令天下上州皆準式行香。天祐初，始令百官詣閤奉慰。宋循其制，惟宣祖、昭憲皇后爲大忌。前一日不坐，群臣詣西上閤門奉慰，移班奉慰皇太后，退赴佛寺行香。凡大忌，中書悉集；小忌，差官一員赴寺。如車駕巡幸道遇忌日，皆不進名奉慰。留守自於寺院行香，仍不得在拜表之所。天下州府軍監亦如之。

忌日，唐初開始著定罷樂、廢務及行香、修齋的條文。後來，又在朔望停朝，命令天下上州都按照規定上香。天祐初年，開始命令百官到閤中奉慰。宋沿用舊制，衹有宣祖、昭憲皇后忌日爲大忌。前一天不坐朝，群臣到西上閤門奉慰，移班奉慰皇太后，退下後到佛寺行香。凡是大忌，中書都要到場；小忌，派遣一名官員赴寺。如果皇帝車駕巡幸途中遇到忌日，都不進名奉慰。留守自在寺院行香，且不能在拜表之所。天下州府軍監也如此。

建隆二年,宣祖忌日,時明憲太后在殯,群臣止詣閤奉慰而罷行香。乾德二年,禘于太廟,其日,惠明皇后忌,有司言:"唐開成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祀先農,與穆宗忌同日;大和七年十二月八日蜡百神,與敬宗忌同日。詔以近廟忌辰,作樂非便,宜令縣而不作。竊以農、蜡之祭,猶避廟忌而不作樂,況僖祖同廟連室而在諱辰,詎可輒陳金石之奏?伏望依禮縣而不作。"其後,宣祖、昭憲忌日,詔準太祖、太宗奉翼祖禮,前一日更不廢務。

咸平中,有司將設春宴,金明池習水戲,開瓊林苑,縱都人游賞。帝以是月太宗忌月,命詳定故事以聞。史館檢討杜鎬等言:"按晉穆帝納后月,是康帝忌月,禮官荀訥議:'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所據。'當時從訥所議。唐武后神功元年,建安王攸宜破契丹,詣闕獻捷,軍人入城,例有軍樂,内史王及善以國家忌月,請備而不奏。鳳閣侍郎王方慶奏:'按《禮經》,有忌日而無忌月。'遂舉樂。憲宗時,太常博士韋公肅言:'《禮》無忌月禁樂,今太常教坊以正月為忌月,停郊廟饗宴之音,中外士庶咸罷宴樂,竊恐乖宜。'時依公肅所奏。伏以忌日不樂,嘗載《禮經》;忌月徹縣,實無典故。況前代鴻儒,議論足據。其春宴及池苑,并合舉樂。"

景德元年,北征凱旋京師,是日,以懿德皇后忌,詔徹鹵簿、鼓吹。禮官議曰:"班師振旅,國之大事,后之忌日,家之私事。今大駕凱旋,軍容宜肅。昔武王伐紂在諒闇中,猶前歌後舞。夫諒闇是重,遠忌是輕,以此而論,舉樂無爽。況《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其還京日,法駕、鼓吹、音樂,并請振作。"

建隆二年,宣祖忌日時,正逢明憲太后在殯,群臣祇到閤奉慰而罷止行香。乾德二年,在太廟舉行禘禮,那天,是惠明皇后的忌日,司吏說:"唐開成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祭祀先農,與穆宗忌日是同一天;大和七年十二月八日蜡祭百神,與敬宗忌日是同一天。詔令因爲是近世皇廟忌辰,奏樂不便,應該命令音樂懸置而不奏。臣私下裏認爲農、蜡的祭祀,還都迴避廟忌而不奏樂,更何況與僖祖同廟連室而在諱辰之日,怎麽能就演奏金石之樂呢?希望依照禮節懸而不奏。"後來,宣祖、昭憲的忌日,詔令依照太祖、太宗敬奉翼祖的禮節,在前一天不再停止從務。

咸平年間,司吏將設春宴,在金明池習玩水戲,開放瓊林苑,聽由都城中的人游賞。皇帝因爲這個月是太宗忌月,命令所司詳定舊制奏聞。史館檢討杜鎬等說:"考察晉穆帝納后的月份,是康帝忌月,禮官荀訥建議:'有忌日,無忌月;如果有忌月,就會有忌時、忌年,這就更加没有依據。'當時采納了荀訥的建議。唐武后神功元年,建安王攸宜攻破契丹,來到朝廷獻捷,軍人入城,照例該有軍樂,内史王及善因爲是國家的忌月,請求音樂備而不奏。鳳閣侍郎王方慶奏道:'考察《禮經》,有忌日而無忌月。'於是舉樂。憲宗時,太常博士韋公肅說:'《禮》上没有忌月禁樂,現在太常教坊把正月作爲忌月,停止郊廟宴饗中的音樂,朝廷内外士庶都罷止宴樂,我私下認爲這樣恐怕不合適。'當時依用了公肅的奏請。我以爲忌日不用樂,曾經在《禮經》上有記載;忌月撤樂,實際上没有典據。何況前代鴻儒,所議足以爲據。春宴及池苑,都應當用樂。"

景德元年,北征凱旋,回到京師,這天,因爲是懿德皇后的忌日,詔令撤除鹵簿、鼓吹。禮官議論說:"班師振軍,是國家的大事,皇后的忌日,是家中私事。現在皇帝大駕凱旋,軍容應該整肅。過去武王伐紂在居喪之中,尚且有前歌後舞。居喪是重禮,而戒忌是輕禮,據此而論,用樂没有過失。何況《春秋》的大義,是不因爲家事而辭却王事,在回京那天,法駕、鼓吹、音樂,請都加以舉用。"

尋詔："自今宗廟忌日，西京及諸節鎮給錢十千，防禦、團練州七千，軍事州五千，以備齋設。"元德皇后忌日，舊制，樞密使依内諸司例，惟進名，不赴行香，知樞密院王欽若以爲言。自是，三司使副、翰林樞密龍圖直學士并赴焉。真宗崩，元德、明德皇后忌日在禫制内，乃停進名行香。凡奉慰，宰相、樞密使各帥百官、内職共進名，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各進名。

不久詔令："今後遇到宗廟忌日，西京及諸節鎮供給十千錢，防禦、團練州供給七千錢，軍事州供給五千錢，以備設齋之用。"元德皇后的忌日，按照舊制，樞密使依照内諸司禮例，衹是進名，不去行香，知樞密院王欽若有所議論。從此，三司使副、翰林樞密龍圖直學士都赴往行香。真宗去世，元德、明德皇后的忌日在禫制之内，於是停止進名行香。凡是奉慰，宰相、樞密使各率領百官、内職一同進名，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各自進名。

忌日前後，各禁刑三日如天慶節，釋杖以下情輕者，復斷屠宰，不視事前後各三日，禁樂各五日。其後，以歲月漸遠，禁刑、不視事各二日，禁樂各三日。章憲明肅太后忌辰，禮官請依章懿太后禮例，前後各二日不視事，一日禁屠宰，各三日禁樂。詔：應大忌日，行香，臣僚并素食。復立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章惠、温成諸后爲小忌，未幾，罷。神宗即位，太常禮院言："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既祧，準禮不諱，忌日亦請依唐睿宗祧遷故事廢之。"

忌日的前後，都按照天慶節的禮例各禁刑三天，釋放杖刑以下的輕刑罪犯，又禁止屠宰，前後各停止視朝三天，禁樂各五天。後來，因爲歲月漸遠，禁刑、不視朝前後各兩天，禁樂各三天。章憲明肅太后的忌辰，禮官請示依用章懿太后的禮例，前後各兩天不視朝，各禁屠宰一天，各禁樂三天。詔令：大忌之日，要行香，臣僚都要吃素食。又確定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章惠、温成諸后爲小忌，不久，罷止。神宗即位後，太常禮院説："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既已祧遷，依照禮經應當不再忌諱，請求依照唐睿宗祧遷舊制廢除忌日。"

初，神御殿酌獻，設皇帝位于庭下，而忌日兩府列于殿上；寺院行香，左右巡使、兩赤縣令于中門相向分立，俟宰臣至，立位前，直省官贊通揖，于禮無據。乃命行香群臣班殿下，宰相一員升殿跪爐，而罷通揖。又詔：大忌日不爲假，執政官蚤出。禮部言："順祖及惠明皇后既葬遷主，罷行香。忌日，請于永昌院佛殿之東張幄齋薦。"乃詔："僖祖、翼祖并后六位忌日咸如之。"先是，翼祖、簡穆皇后神主奉藏夾室，依禮不忌。後復詔還本室，而忌日亦如舊焉。

當初，在神御殿酌獻，在庭下設置皇帝位，而忌日時兩府在殿上列位；到寺院行香，左、右巡使、兩赤縣令在中門相對而立，等到宰臣來到，站到位次前，直省官贊唱通揖，這些都於禮無據。於是命令行香的群臣在殿下班列，一名宰相升殿跪爐，罷止通揖。又詔令：大忌日不能請假，執政官提早出來。禮部説："順祖及惠明皇后既已入葬祧遷神主，罷止行香。忌日時，請求在永昌院佛殿的東面設幄齋戒進獻。"於是詔令："僖祖、翼祖及其皇后六位的忌日都如此。"此前，翼祖、簡穆皇后神主奉藏於夾室，依照禮不設忌。後來又詔令回到本室，忌日也就依舊設置。

《政和新儀》：群臣進名奉慰，其日質明，文武朝參官入詣朝堂就次。御史臺先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入就位，次西上閤門、御史臺分引朝參官及諸軍

《政和新儀》：群臣進名奉慰，當天黎明，文武朝參官入臨朝堂就位。御史臺先引導一名殿中侍御史進入就位，接着西上閤門、御史臺分别引導朝參官及諸軍將校，接着禮直官引導三公以下人員

將校,次禮直官引三公以下在西上閤門南階下,每等重行異位,并北向東上。知西上閤門官于班前西向立,搢笏,執名紙,躬。三公以下文武百僚俱再拜,俟閤門官執笏、置名紙笏上、入西上閤門訖,退。群臣奉慰詣景靈宫,每等重行異位,并北向東上。禮直官揖班首以下再拜訖,引班首自東階升殿,舍人接引同升,詣香案前,搢笏,上香,跪奠茶訖,執笏興,降階復位,又再拜;次引班首以下分左右搢笏,行香,宰相、執政官分左右行香訖,執笏俱復位;次引班首升殿詣香案前俯伏,跪,搢笏,執爐,俟讀疏畢,執笏俯伏,興,降階復位,又再拜,退。

中興之制:忌日,百僚行香,在外州軍亦詣寺院行香,如在以日易月服制之内,并依禮例權停。大祥後次年,於曆日内箋注立忌辰,禁音樂一日。紹興元年二月,太常少卿蘇遲等以徽宗、欽宗留北,有朔望遥拜之禮,乃言:"凡遇祖宗帝后忌,前一日并忌日皇帝自内先服紅袍遥拜訖,易服行禮。"從之。二年八月,詔:"應諸路州、軍見屯軍馬統兵官,每遇國忌,免行香。"

十三年正月,御史臺言:"正月十三日,欽聖憲肅皇后忌,其日立春。準令,諸臣僚及將校立春日賜幡勝,遇稱賀等拜表、忌辰奉慰退即戴。欲乞候十三日忌辰行香退,即行戴插。"從之。三十一年六月,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六月二十八日,欽慈皇后忌辰,係在淵聖皇帝以日易月釋服之外,百官行香,宜如常制。"詔依。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已降旨:欽宗祔廟,翼祖當遷。於正月九日告遷翼祖皇帝、簡穆皇后神主奉藏于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忌及諱、簡穆皇后忌,欲乞依禮不諱、不忌。"詔恭依。

來到西上閤門南階下,每一等級都重行異位而列,都面向北以東爲上。知西上閤門官在班列前面向西站立,插笏,拿着進名的紙張,鞠躬。三公以下的文武百官都再拜,等到閤門官執笏、將進名的紙張放在笏上、進入西上閤門之後,退下。群臣到景靈宫奉慰,每一等級都重行異位而列,都面向北以東爲上。禮直官揖請班首以下人員再拜完畢,引導班首從東階上殿,舍人接引一同上殿,來到香案前,插笏,上香,跪下進茶完畢,拿着笏站起來,下去回到原位,又再拜;接着引導班首以下人員分列左右兩側插笏,行香,宰相、執政官分列左右兩側行香完畢,拿着笏都回到原位;接着引導班首上殿來到香案前俯身伏地,跪下,插笏,執爐,等到宣讀疏文完畢,拿着笏俯伏於地,站起來,下去回到原位,又再拜,退下。

中興時的制度:忌日那天,百官行香,在外的州軍也到寺院行香,如果是在以日易月的服制之内,都依照禮例權且停止。大祥之後的第二年,在日曆内注明確立忌辰,禁止音樂一天。紹興元年二月,太常少卿蘇遲等因爲徽宗、欽宗留居北地,有朔望遥拜之禮,便進言:"凡是遇到祖宗帝后的忌日,前一天及忌日那天皇帝在宫中先穿上紅袍遥拜完畢,再換衣行禮。"依從。二年八月,詔令:"諸路州、軍現屯軍馬統兵官,每遇到國忌日,都免於行香。"

十三年正月,御史臺説:"正月十三日,是欽聖憲肅皇后的忌日,那天是立春。依照律令,諸臣僚及將校在立春日頒賜幡勝,遇到祝賀等上表、忌辰奉慰退下後就戴上。想請求在十三日忌辰行香退下後,就戴插幡勝。"依從。三十一年六月,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説:"六月二十八日,是欽慈皇后的忌辰,是在淵聖皇帝以日易月釋服之外,百官的行香,應該照常制進行。"詔令依從。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説:"已頒降旨令:欽宗祔廟之後,翼祖應當祧遷。在正月九日告遷翼祖皇帝、簡穆皇后神主奉藏入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的忌諱、簡穆皇后的避忌,想要請求依照禮制不諱、不忌。"詔令恭相依從。

淳熙元年十一月詔:"文武百僚詣景靈宫國忌立班行香,自今如遇宰執俱致齋不及趁赴,于東班從上引官一員升殿跪爐行香,以次官一員詣西班行香。"先是,閤門得旨:國忌行香,宰執致齋不赴,其西壁武臣闕官押班,已降指揮,差使相或太尉、節度使等押班,可令文武班内班上一員東壁押班,止令西壁散香,今後準此。至是,禮部、太常寺重别指定來上,故有是命。

淳熙元年十一月詔令:"文武百官到景靈宫爲國忌立班行香,今後如果遇到宰執都實行齋戒而來不及趕赴,就在東班中從上位引導一名官員上殿跪爐行香,讓一名次官到西班行香。"此前,閤門得到旨令:國忌行香,宰執致齋不赴,西壁武臣缺官押班,已降下命令,差遣使相或太尉、節度使等押班,可以命令文武班内一名班上官員到東壁押班,衹讓在西壁行香,今後依此而行。這時,禮部、太常寺重新分别指定進上,所以有這個詔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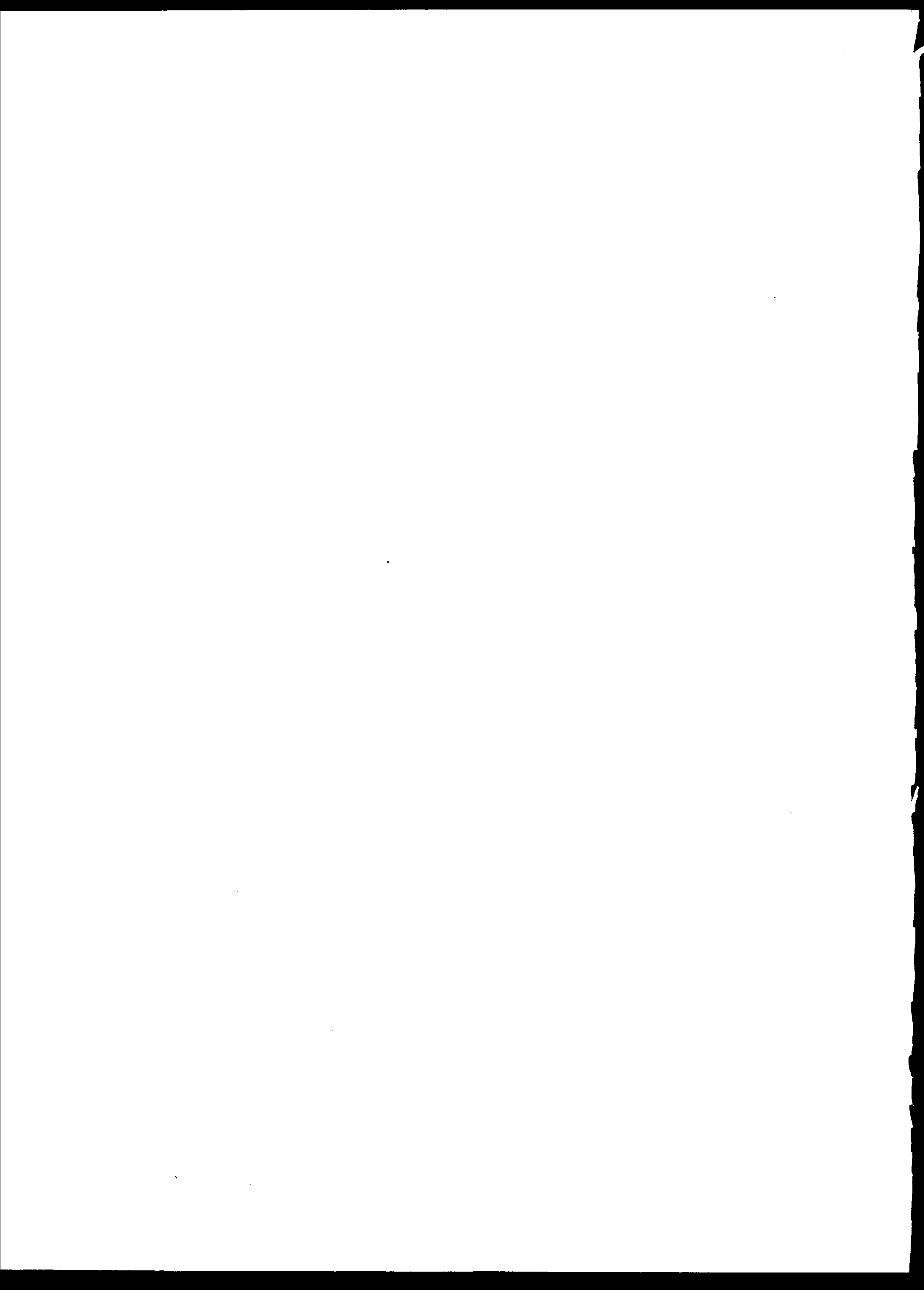
四年十月,太常少卿齊慶胄言:"每遇國忌,文臣班列莫敢不肅,唯是武臣一班員數絶少,或以疾病在告,多不趁赴。"詔閤門、御史臺申嚴行下,如有違戾,彈劾聞奏。九年十月,侍御史張大經奏:"比來國忌行香日分,合赴官類多托疾在告,以免夙興拜跪之勞。乞自今如遇行香日,有稱疾托故不赴者,從本臺彈奏,乞置典憲。"從之。

四年十月,太常少卿齊慶胄説:"每次遇到國忌,文臣班列没有敢不敬肅的,衹是武臣一班人員太少,有人告請病假,往往不參加。"詔令閤門、御史臺嚴令頒行,如果有人違背,就加以彈劾奏聞。九年十月,侍御史張大經奏道:"近來國忌行香時,應當參加的官員多數托病告假,以免除早起跪拜的勞頓。請求今後遇到行香日,有托病藉故不參加的,由本臺彈奏,請求置立典令。"依從。

群臣私忌

群臣私忌。開寶敕文:"應常參官及内殿起居職官等,自今刺史、郎中、將軍以下遇私忌,請準式假一日。忌前之夕,聽還私第。"其後有司言:"臣僚忌日恩賜,其間甚有無名者:如劉繼元、李煜、劉鋹之類,皆身爲降俘,亡没已久,而尚沾恩賜;及周朝忌日,尚有追薦;本朝亦有追尊皇后生日道場,并諸神祠亦有爲生日者。請付禮官詳議,不經之物,一切省去。"詔周朝忌日仍舊,餘罷之。

群臣的私忌。開寶時敕令:"常參官及内殿起居職官等,今後刺史、郎中、將軍以下官員遇到私忌,准請休假一天。忌前的晚上,聽由其回到私第。"後來司吏説:"臣僚忌日恩賜,其間很有無名之人:如劉繼元、李煜、劉鋹之類,都是身爲降俘,死亡已久,却還沾沐恩賜;及周朝的忌日,還有追薦;本朝也有追尊皇后生日的道場,連諸神祠也有爲生日立忌的。請求交由禮官詳議,不合經典之禮,一切免去。"詔令周朝忌日依舊沿用,其餘的都加以罷止。



宋史卷一百二十四

志第七十七

禮(二十七)

凶禮(三)

外國喪禮及入吊儀　諸臣喪葬等儀

外國喪禮及入吊儀

凡外國喪，告哀使至，有司擇日設次於内東門之北隅，命官攝太常卿及博士贊禮。俟太常卿奏請，即向其國而哭之，五舉音而止。皇帝未釋素服，人使朝見，不宣班，不舞蹈，不謝面天顔，引當殿，喝“拜”，兩拜，奏聖躬萬福。又喝“拜”，兩拜，隨拜萬歲。或增賜茶藥及傳宣撫問，即出班致詞訖，歸位。又喝“拜”，兩拜，隨拜萬歲。喝“祗候”，退。

凡是外國有喪事，告哀使來到時，司吏擇日在内東門的北角設置位次，命官攝任太常卿及博士主贊禮儀。等到太常卿奏請，就面向其國所在方向號哭，五次放聲後中止。皇帝身穿素服，來使朝見，不宣班，不起舞，不就仰對天顔致謝，引導使者來到大殿，喝“拜”，使者兩拜，恭奏聖上萬福。又喝“拜”，使者兩拜，隨着拜祝萬歲。如果增賜茶藥及傳令撫問，使者就出班致詞，而後歸位。又喝“拜”，使者兩拜，隨着拜祝萬歲。喝令“祗候”，使者退下。

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北朝皇太后凶訃，遣使來告哀。詔遣官迓之，廢朝七日，擇日備禮舉哀成服，禮官詳定儀注以聞。其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幕殿，俟時釋常服，服素服，白羅衫、黑銀帶、素紗軟脚幞頭。太常卿跪，奏請皇帝爲北朝皇太后凶訃至挂服，又奏請五舉音。文武百僚進名奉慰，退幕殿。仍遣使祭奠吊慰。

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北朝皇太后去世，遣使前來告哀。皇帝遣官迎接，廢朝七天，擇日備禮致哀成服，禮官詳定儀制奏上。那天，皇帝身穿常服乘輿來到幕殿，等到時辰一到就脱掉常服，改穿素服，白羅衫、黑銀帶、素紗軟脚幞頭。太常卿跪下，奏請皇帝爲北朝皇太后訃聞的到來戴孝，又奏請五次放聲號哭。文武百官進名奉慰，退到幕殿。又遣使祭奠吊慰。

三年正月，契丹賀正使爲本國皇太后成服，所司設幕次、香、酒及衰服、絰、杖等，禮直官引使、副已下詣位，北向再拜。班首詣前，執盞跪

三年正月，契丹賀正使爲本國皇太后成服，司吏設置幕次、香、酒及衰服、絰、杖等，禮直官引導使、副使以下人員來到位次，面向北再拜。班首來到前面，執盞跪奠，俯身伏地，站起

奠，俯伏，興，歸位，皆再拜。俟使已下俱衰服、絰、杖成服訖，禮直官再引各依位北向，舉哭盡哀。班首少前，去杖，跪，奠酒訖，執杖，俯伏，興，歸位。焚紙馬，皆舉哭，再拜畢，各還次，服吉服，歸驛。

天聖九年六月，契丹使來告哀。禮官詳定：北朝凶訃，宜於西上閤門引來使奉書，令閤門使一員跪受承進，宰臣、樞密使已下待制已上，并就都亭驛吊慰。七月一日，使者耶律乞石至，帝與皇太后發哀苑中，使者自驛赴左掖門入，至左昇龍門下馬，入北偏門階下，行至右昇龍北偏門，入朝堂西偏門，至文德殿門上奉書。太常博士二員與禮直官贊引入文德殿西偏門階下，行至西上閤門外階下，面北跪，進書。閤門使跪受承進。太常博士、禮直官退。使者入西上閤門殿後偏門，入宣祐西偏門，行赴内東門柱廊中間，過幕次祗候，朝見訖，赴崇政殿門幕次祗候，朝見皇太后訖，出。三日，近臣慰乞石于驛。

嘉祐三年正月，契丹告國母哀。使人到闕入見，皇帝問云："卿離北朝日，侄皇帝悲苦之中，聖躬萬福。"朝辭日，即云："皇帝傳語北朝侄皇帝，嬸太皇太后上仙，遠勞人使訃告。春寒，善保聖躬。"中書、樞密以下待制已上，赴驛吊慰云："竊審北朝太皇太后上仙，伏惟悲苦。"五月，獻遺留物。

明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夏王趙德明薨，特輟朝三日，令司天監定舉哀挂服日辰。其日，乘輿至幕殿，服素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御坐前跪，奏請皇帝爲夏王趙德明薨舉哀，又奏請十五舉音，又奏請可

來，回到原位，都再拜。等到使者以下人員都穿用衰服、絰、杖成服完畢，禮直官再次引導他們各自在位次上面向北，哭號盡哀。班首稍微上前，去除杖，跪下，進酒完畢，拿起杖，俯身伏地，站起來，回到原位。焚燒紙馬，都進行哭悼，再拜完畢，各自回位，穿上吉服，回到驛舍。

天聖九年六月，契丹使來告哀。禮官詳定儀制：北朝告訃，應該在西上閤門引導來使奉上書函，命令一名閤門使跪受呈進，宰臣、樞密使以下待制以上的官員，都到都亭驛吊慰。七月一日，使者耶律乞石來到，皇帝與皇太后在苑囿中致哀，使者從驛舍赴入左掖門，來到左昇龍門下馬，進入北偏門階下，走到右昇龍北偏門，進入朝堂西偏門，來到文德殿門上奉書。兩名太常博士和禮直官贊引使者進入文德殿西偏門臺階下，走到西上閤門外臺階下，面向北跪下，進上書函。閤門使跪受呈進。太常博士、禮直官退下。使者進入西上閤門殿後偏門，進入宣祐西偏門，走到内東門柱廊中間，到幕次祗候，朝見完畢，到崇政殿門幕次祗候處，朝見皇太后完畢，出去。三日，近臣到驛所慰問乞石。

嘉祐三年正月，契丹來告國母去世之哀。使者入朝進見，皇帝問候道："卿離開北朝的時候，侄皇帝正在悲苦之中，頌祝聖體萬福。"使者到朝廷辭行那天，就説："皇帝轉告北朝侄皇帝，嬸太皇太后升仙，遠勞使者告聞訃訊。春天寒冷，保重聖體。"中書、樞密以下待制以上官員，到驛所吊慰説："察知北朝太皇太后升仙，敬致悲苦之情。"五月，進獻遺留物品。

明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令：夏王趙德明去世，特地輟朝三天，命令司天監確定致哀戴孝的日期。那天，皇帝乘輿來到幕殿，身穿素服。太常博士引導太常卿來到御座前跪下，奏請皇帝爲夏王趙德明的去世致哀，又奏請放聲號哭十五次，又奏請可以停止。文武百官進名奉

止。文武百僚進名奉慰。告哀使、副已下朝見，首領并從人作兩班見。先首領見，兩拜後，班首奏聖躬萬福。又兩拜，隨拜萬歲。喝賜例物酒食，跪受。起，又兩拜，隨拜萬歲。喝"各祇候"，退。從人儀同。是日，皇太后至幕殿，釋常服，白羅大袖、白羅大帶，舉哀如皇帝儀。其遣使致祭弔慰，如契丹。

慰。告哀使、副使以下人員朝見，首領連同從員分成兩班進見。先是首領進見，兩拜之後，班首奏祝聖上萬福。又兩拜，隨即拜祝萬歲。喝令賜以例物酒食，受賜者跪下接受。起身，又兩拜，隨着拜祝萬歲。喝令"各自敬候"，退下。從員儀式相同。這天，皇太后來到幕殿，脱下常服，穿白羅大袖、白羅大帶，按照皇帝的儀式致哀。遣使致祭吊慰，與對待契丹相同。

其入弔奠之儀。乾興元年，真宗之喪，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皇太后弔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皇帝弔慰使、副。

入吊祭奠的儀式。乾興元年，真宗去世，契丹派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任大行皇帝祭奠使、副使，左林牙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任皇太后吊慰使、副使，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任皇帝吊慰使、副使。

所司預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坐，又於稍東設御坐。祭奠弔慰使、副并素服，由西上閤門入，陳禮物於庭。中書、門下、樞密院并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閤門舍人贊引耶律三隱等詣神御坐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并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神御坐前上香、奠茶酒。貽謀跪讀祭文畢，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稍東立。俟皇太后升坐，中書、樞密院起居畢，簾外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坐。俟皇帝升坐，中書、樞密院起居畢，升殿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皇帝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耶律寧等升殿進書訖，賜三隱等襲衣、冠帶、器幣、鞍馬，隨行舍利、牙校等衣服、銀帶、器幣有差。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復詣承明殿，俟皇太后升坐，中書、樞密

司吏預先在滋福殿設置大行皇帝神御座，又在稍東的地方設置御座。祭奠吊慰使、副使都身穿素服，由西上閤門進入，在庭中陳示禮物。中書、門下、樞密院官員都站在殿下，再拜之後，升殿，分東西兩側站立。禮直官、閤門舍人贊引耶律三隱等人來到神御座前臺階下，等到殿上垂簾捲起時，使、副使等一同號哭，殿上的人也都號哭。再拜完畢，引導使、副使從西階上殿，來到神御座前上香、進獻茶酒。貽謀跪讀祭文完畢，走下臺階，回到原位，又號哭，再拜完畢，稍微靠東站立。等到皇太后升座時，中書、樞密院請安完畢，在簾外侍立。舍人引導吊慰祭奠使、副使朝見。殿上的人號哭，左右之人也都號哭。吊慰使、副使蕭日新等上殿進書完畢，皇太后離座。等到皇帝升座，中書、樞密院請安完畢，上殿侍立。舍人引導吊慰祭奠使、副使朝見。皇帝號哭，左右之人都號哭。吊慰使、副使耶律寧等上殿進書完畢，賜給三隱等襲衣、冠帶、器帛、鞍馬，賜給隨行的舍利、牙校等衣服、銀帶、器帛多少不等。吊慰使、副使蕭日新等又到承明殿，等到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官員按照儀式侍立。舍人引導蕭日新等上殿進呈

院侍立如儀。舍人引蕭日新等升殿進問聖候書畢，賜銀器、衣著有差。仍就客省賜三隱等茶酒，又令樞密副使張士遜別會三隱等伴宴於都亭驛。

問候聖上書完畢，賜給銀器、衣料多少不等。又到客省賜給三隱等茶酒，又命令樞密副使張士遜在都亭驛另外設宴會見三隱等。

英宗即位，契丹使來賀乾元節，命先進書奠梓宮，見于東階。放夏國使人見，客省以書幣入，後吊慰使見殿門外。契丹祭奠使見于皇儀殿東廂，群臣慰于門外。使人辭于紫宸殿，命坐賜茶。故事賜酒五行，自是，終諒闇，皆賜茶。

英宗即位，契丹使來祝賀乾元節，命令其先進書奠獻梓宮，在東階進見。到了夏國使者進見時，客省將書帛呈入，然後吊慰使在殿門外進見。契丹祭奠使在皇儀殿東廂進見，群臣在門外奉慰。使者在紫宸殿告辭，命坐賜茶。按照舊制賜酒五巡，從此以後，直到服喪結束，都賜茶。

神宗之喪，夏國陳慰使丁努嵬名謨鐸、副使吕則、陳聿精等進慰表于皇儀門外，退赴紫宸殿門，賜帛有差。

神宗去世，夏國陳慰使丁努嵬名謨鐸、副使吕則、陳聿精等在皇儀門外進奉慰表，退赴紫宸殿門，賜帛多少不等。

元祐初，高麗入貢，有太皇太后表及進奉物。樞密院請遵故事，惟答以皇帝回諭敕書。已而宣仁聖烈太后崩，禮部、太常、閤門同詳定：高麗奉慰使人於小祥前後到闕，令於紫宸殿門見，客省受表以進，賜器物、酒饌，退，并常服、黑帶，不佩魚。候見罷，純吉服。

元祐初年，高麗進貢，有太皇太后表及進奉之物。樞密院請求遵用舊制，衹是答以皇帝回諭的敕書。不久宣仁聖烈太后去世，禮部、太常、閤門一同考察訂定：高麗奉慰使在小祥前後到達朝廷，命令其在紫宸殿門進見，客省接表後進呈，賜給器物、酒饌，退下，都穿常服，繫黑帶，不佩魚。等到進見結束，改穿純吉服飾。

淳熙十四年，金國吊祭使到闕，惟皇帝先詣梓宮行燒香禮，及使入門祭訖，皆就幄舉哭外，陳設行事并如先朝舊儀。其奉辭日，有司亦先設神御坐及設香案、茶酒、果食盤臺於几筵殿上。宰執升殿分東西立，侍從官於殿下西面立。使、副入門，殿上下皆哭，使、副升殿，哭止。使、副詣神坐前一拜，上香、奠茶、三奠酒畢，拜，興，讀祭文官跪讀祭文，一拜，興，殿上下皆哭。使、副俱降，歸位立，又再拜訖，退。

淳熙十四年，金國吊祭使來到朝廷，僅皇帝先到梓宮前行燒香禮，等到使者進門祭祀完畢，都到帳中號哭，除此之外，陳設行事都與先朝舊儀相同。奉辭那天，司吏也先在几筵殿上設置神御座，陳列香案、茶酒、果食盤臺。宰執上殿分東西兩側侍立，侍從官在殿下面向西站立。使、副使進門，殿上殿下都號哭，使、副使上殿，號哭停止。使、副使來到神座前行一拜禮，上香、進茶、三次進酒完畢，揖拜，站起來，讀祭文官跪讀祭文，行一拜禮，站起來，殿上殿下都號哭。使、副使一起走下來，回到原位站立，又再拜完畢，退下。

諸臣喪葬等儀

諸臣之喪。國制：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有疾，皆乘輿臨問；如小疾在家，或幸其第，有至三四者；

諸臣的喪病。國朝制度是：諸王、公主、將軍以上的宗室如果生病，皇帝都親臨慰問；如果小病在家，有的臨幸其舍第多達三四次；家住在

其宫邸在禁中，多不時而往；惟宰相、使相、駙馬都尉疾亟，幸其第，或賜勞加禮焉。

宫中的，多是不時前往探問；宰相、使相、駙馬都尉衹是在病重時，纔臨幸其舍第，有的要賞賜慰勞厚禮相待。

建隆元年七月，宰相范質有疾，太祖親幸其第，賜黄金、銀、絹有差。開寶二年，趙普有疾，帝再往視，賜銀器、絹甚厚。太平興國中，鎮寧軍節度楊信久病喑，忽能言，帝異之，遽幸其第，加賜賚。大中祥符三年三月，鎮安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疾亟，帝將臨視之，其日大忌，宰相言於禮非便，遂遣内侍以諭保吉，明日始臨省焉。六月，幸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第視疾，賜白金千兩、衣著千匹、名藥一奩。

建隆元年七月，宰相范質生病，太祖親自臨幸其舍第，賜給黄金、銀、絹不等。開寶二年，趙普生病，皇帝兩次前往探視，銀器、絹的賞賜很豐厚。太平興國年間，鎮寧軍節度楊信久病不能開口講話，忽然有一天能講話了，皇帝感到驚異，急忙臨幸其家，賜賞加贈。大中祥符三年三月，鎮安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病重，皇帝將要前往探視，那天是大忌之日，宰相説於禮不便，於是派遣内侍去告諭保吉，第二天再去探視。六月，臨幸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的府第探病，賜給白金千兩、衣料千匹、名藥一盒。

熙寧七年十二月，詔頒新式，凡臨幸問疾者賜銀、絹，宰臣及樞密使帶使相者二千五百兩匹，樞密使、使相二千兩匹，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一千五百兩匹，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宣徽使七百五十兩匹，殿前都指揮使一千五百兩匹，駙馬都尉任使相以下者二千五百兩匹，任節度觀察留後以下者一千五百兩匹，并入内内侍省取賜。

熙寧七年十二月，詔令頒行新令，凡是皇帝臨幸探病賜以銀、絹，宰相及樞密使帶使相的爲二千五百兩、匹，樞密使、使相二千兩、匹，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一千五百兩、匹，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宣徽使七百五十兩、匹，殿前都指揮使一千五百兩、匹，駙馬都尉任使相以下的二千五百兩、匹，任節度觀察留後以下的一千五百兩、匹，都由入内内侍省取旨頒賜。

車駕臨奠。《太常新禮》：宰相、樞密、宣徽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駙馬都尉薨，皆臨幸奠酹，及發引，乘輿或再往。咸平二年，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楊礪卒，即日冒雨臨其喪。大中祥符元年，殿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李繼和卒，真宗將臨其喪，以問宰臣，對曰："繼和以品秩實無此禮。陛下敦序外族，先朝亦嘗臨杜審瓊之喪，於禮無嫌。"帝然之，即日幸其第。

車駕臨奠。《太常新禮》：宰相、樞密、宣徽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去世，皇帝都臨幸奠獻，等到入葬時，皇帝有時再次前往。咸平二年，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楊礪去世，當天皇帝冒雨臨喪。大中祥符元年，殿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李繼和去世，真宗將要臨喪，詢問宰相，宰相説："繼和論其官位品秩實際上没有這種禮遇。陛下敦重親睦外族，先朝也曾親臨杜審瓊喪禮，這樣做於禮没有違嫌。"皇帝認爲説得對，當天就臨幸其家。

康定二年，右正言、知制誥吴育奏："臣竊見車駕每有臨奠臣僚、宗

康定二年，右正言、知制誥吴育上奏："臣私下裏看到每當車駕臨奠臣僚、宗戚之家時，都

戚之家，皆即時出幸，道路不戒，羽衛不全，從官奔馳，衆目驚異。萬乘法駕，豈慎重之意乎？雖震悼方切於皇慈，而舉動貴合乎經禮。臣竊詳《通禮》舊儀，蓋俟喪家成服，然後臨奠，於事不迫，在禮亦宜。臣愚欲乞今後車駕如有臨奠去處，乞俟本家既斂成服，然後出幸，則恩意容典，詳而得中，警蹕羽儀，備之有素。”事下禮官議：“遭喪之家，有出殯日乃成服者，恐至時難行臨奠。請自今聖駕臨奠臣僚、宗戚之家，若奏訃在交未前，即傳宣閤門，只於當日令所屬候儀衛備，奏請車駕出幸；若奏訃在交未後，即次日臨奠。庶使羽衛整肅，於事爲宜。”詔可。

其儀：乘輿自内出，千牛將軍四人執戈，一人執桃，一人執茢，前導。車駕將至所幸之第，贊禮者引喪主哭於大門内，望見乘輿，止哭，再拜，立於庭。皇帝至幕殿，改素服就臨，喪主内外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喪主内外皆哭。皇帝詣祭所三奠酒，喪主已下再拜。皇帝退，止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常服還内。

《通禮》著：皇帝臨諸王、妃、主、外祖父母、皇后父母、宗戚、貴臣等喪，出宫服常服，至所臨處變服素服。《天聖喪葬令》：皇帝臨臣之喪，一品服錫衰，三品已上緦衰，四品已下疑衰。皇太子臨吊三師、三少則錫衰，宫臣四品已上緦衰，五品已下疑衰。

輟朝之制。《禮院例册》：文武官一品、二品喪，輟視朝二日，於便殿舉哀挂服。文武官三品喪，輟視朝一日，不舉哀挂服。然其車駕臨問并特輟朝日數，各繫聖恩。一品、二品喪皆以翰林學士已下爲監護葬事，以内

是立即出宫臨幸，道路不設戒備，羽衛不齊整，從官奔馳，衆人驚異。萬乘之尊的法駕，這樣豈是慎重之意？雖然皇上仁慈深感震悼，然而舉動以合乎禮經爲貴。臣私下裏詳察《通禮》舊儀，大概是等到喪家成服之後，再前往致奠，於事不迫促，在禮也適宜。臣愚昧地想請求今後皇帝車駕如果有要臨奠之處，請在本家入殮成服以後，再出宫臨幸，就會使恩意禮法，詳而得當，警戒儀仗，準備有素。”事情交由禮官商議：“遇喪之家，有的在出殯那天纔成服，恐怕到時難以進行臨幸祭奠。請求今後聖駕臨奠臣僚、宗戚之家，如果奏訃在未時以前，就傳令閤門，祇在當天命令其屬官候察儀仗準備完畢，就奏請皇帝車駕出幸；如果奏訃是在未時以後，就在次日臨奠。或許能使羽衛整肅，於事合宜。”詔令依從。

其儀式：皇帝乘輿從宫中出來，四名千牛將軍舉着戈，一名舉着桃人，一名舉着茢，在前面引導。車駕將到臨幸之所時，贊禮者引導喪主在大門内號哭，望見皇帝乘輿來到時，停止號哭，再拜，在庭中站立。皇帝來到幕殿，改换素服臨喪，喪主家内外的人再拜。皇帝哭靈，十五次放聲而止，喪主家内外的人都號哭。皇帝來到祭所三次進酒，喪主以下人員再拜。皇帝退下，停止號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换常服回宫。

《通禮》著令：皇帝親臨諸王、妃、主、外祖父母、皇后父母、宗戚、貴臣等喪禮，出宫時穿常服，到了臨所再改换素服。《天聖喪葬令》：皇帝親臨大臣喪禮，爲一品官穿緆縗，爲三品以上的官員穿緦縗，爲四品以下的官員穿擬縗。皇太子臨吊三師、三少穿緆縗，爲四品以上的宫臣穿緦縗，爲五品以下的宫官穿擬縗。

輟朝的制度。《禮院例册》：一品、二品文武官去世，輟朝兩天，在便殿致哀戴孝。三品文武官去世，輟朝一天，不致哀戴孝。不過車駕臨幸及特爲輟朝的天數，又各由聖恩裁定。一品、二品官員去世都由翰林學士以下人員爲監護喪事，由内侍都知以下人員爲同監護喪事。葬日輟朝一

侍都知已下爲同監護葬事。葬日輟視朝一日，皆取旨後行。慶曆五年四月，禮院奏："準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知院曾公亮奏：'朝廷行輟朝禮，并乞以聞哀之明日輟朝，其假日便以充數，仍爲永例。如值其日前殿須坐，則禮有重輕，自可略輕而爲重，更不行輟朝之禮。'臣今看詳公亮所奏，誠於輟朝之間適宜順變。然慮君臣恩禮之情有所未盡，欲乞除人使見辭、春秋二宴合當舉樂，即於次日輟朝，餘乞依公亮所奏。"詔可。

天，都在取旨後實行。慶曆五年四月，禮院奏道："依照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知院曾公亮的進奏：'朝廷行輟朝禮，都請在聽到哀報的第二天進行，如果正趕上假日就因便充數，并沿爲永例，如果那天需要視朝，那麼禮有重輕，自可略輕而從重，不再行輟朝之禮。'臣現在詳察公亮所奏，確是在輟朝之間講求適宜順變。然而考慮到君臣恩義有所未盡，想要請求除了使者辭行、春秋二宴應當舉樂外，就在次日輟朝，其餘的請求依從公亮的奏議。"詔令依從。

太平興國六年，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薛居正薨，準禮，一品喪合輟二日，詔特輟三日。其後鄧王錢俶、太師趙普、右僕射李沆薨，皆一品，合輟二日，詔并特輟五日。二品、三品者，亦有特輟焉。太平興國九年，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李穆卒，準禮，諫議大夫不合輟朝，特輟一日。

太平興國六年，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薛居正去世，依照禮制，一品官去世應當輟朝兩天，詔令特爲輟朝三天。後來鄧王錢俶、太師趙普、右僕射李沆去世，都是一品官，應該輟朝兩天，詔令都特爲輟朝五天。二品、三品官，也有特爲輟朝的。太平興國九年，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李穆去世，依照禮制，諫議大夫不應當輟朝，特爲輟朝一天。

開寶二年，羅彦瓌、魏仁浦薨，以郊祀及軍事不輟朝。景德四年，同平章事王顯薨，以皇帝朝拜諸陵，吉凶難於相干，更不輟朝。康定元年，光禄卿鄭立卒，禮官舉故事輟朝，臺官言："卿、監職任疏遠，恩禮不稱。"自後遂不輟朝。

開寶二年，羅彦瓌、魏仁浦去世，因爲郊祀及軍事而不輟朝。景德四年，同平章事王顯去世，因爲皇帝朝拜諸陵，吉凶難於相混，不再輟朝。康定元年，光禄卿鄭立去世，禮官舉説舊制輟朝，臺官説："卿、監職任疏遠，恩禮不相稱。"此後便不再輟朝。

孝宗乾道三年四月一日，太常寺言："皇伯母秀王夫人薨，輟朝五日，内二日不視事。乞自今月二日爲始，輟朝至六日止，其二日、三日并不視事。"從之。

孝宗乾道三年四月一日，太常寺説："皇伯母秀王夫人去世，輟朝五天，其中兩天不理事。請求從本月二日開始，輟朝到六日結束，二日、三日都不理事。"依從。

舉哀挂服。尚舍設次於廣德殿或講武殿、大明殿，其後皆於後苑壬地。前一日，所司預設舉哀所幕殿，周以簾帷，色用青素。其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幕殿，侍臣奏請降輿，俟時釋常服，服素服，白羅衫、黑銀腰

致哀戴孝。尚舍在廣德殿或講武殿、大明殿設置位次，後來都在後苑壬地設置。前一天，司吏預先設置舉哀所幕殿，四周用青白色的簾帳環繞。那天，皇帝穿常服乘輿來到幕殿，侍臣奏請皇帝走下乘輿，等到時辰一到就脱掉常服，改穿素服，白羅衫、黑銀腰帶、素紗軟脚幞頭。太常

帶、素紗軟脚幞頭。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御坐前跪，奏請皇帝爲某官薨舉哀，又請舉哭，十五舉音，又奏請可止。中書、門下、文武百官進名於崇政殿門外奉慰。皇帝釋素服，服常服，乘輿還内。

博士引導太常卿來到御座前跪下，奏請皇帝爲某官的去世致哀，又請求號哭，十五次放聲之後，奏請可以停止。中書、門下、文武百官在崇政殿門外進名奉慰。皇帝脱去素服，改换常服，乘輿回宫。

建隆四年，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卒，太祖素服發哀。其後趙普薨，太宗亦如之。景德元年，李沆薨，禮官言："舉哀品秩，雖載禮典，伏緣國朝惟趙普、曹彬曾行兹禮，今望裁自聖恩。"詔特擇日舉哀。自後宰臣薨，皆用此禮。

建隆四年，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去世，太祖身穿素服致哀。後來趙普去世，太宗也如此。景德元年，李沆去世，禮官説："致哀的官品，雖然載在禮典之上，伏察本朝祇有趙普、曹彬曾經行用此禮，現在請求聖恩裁决。"詔令特爲擇日致哀。以後宰相去世，都用此禮。

真宗乳母秦國延壽保聖夫人卒，以太宗喪始期，疑舉哀，禮官言："《通禮》：皇帝爲乳母緦麻。按《喪葬令》：皇帝爲緦，一舉哀止。秦國夫人保傅聖躬，宜備哀榮。况太宗之喪已終易月之制，今爲乳母發哀，合於禮典。"從之。

真宗乳母秦國延壽保聖夫人去世，因爲太宗之喪剛過一個月，對是否致哀有疑義，禮官説："按照《通禮》：皇帝爲乳母服緦服。考察《喪葬令》：皇帝服緦服，致哀一次而停止。秦國夫人輔育聖體，應該備用致哀禮。何况太宗之喪已經結束了易月之制，現在爲乳母致哀，符合禮典。"依從。

鄭國長公主薨，禮官言："降服大功，擇日成服。緣居大行皇太后大祥之内，衰服未除，典禮舊章，以輕包重，酌情順變，禮當厭降，望不成服。皇親諸親，亦不制服。"帝曰："宗室諸王皆不制服，情所未忍。至期當遣諸王就其第成服，及令皇后臨奠，餘如所請。"皇從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德鈞卒，以皇帝恭謁陵寢，罷舉哀成服。天禧元年，太尉王旦薨，時季秋大享明堂，其日發哀，真宗疑之。禮官言："祠事在質明之前，成服於既祠之後，於禮無嫌。"詔可。

鄭國長公主去世，禮官説："降服大功之服，擇日成服。因爲是在大行皇太后大祥之内，衰服未除，禮典舊制，是把輕禮包納於重禮之中，酌情順變，按禮當有所减服，希望不爲公主服喪。皇親諸親，也不成服。"皇帝説："宗室諸王都不成服，於情不忍。到時應當派遣諸王到公主府第成服，并命令皇后臨奠，其餘的依從請求。"皇從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德鈞去世，因爲皇帝恭謁陵寢，罷止致哀成服。天禧元年，太尉王旦去世，時逢季秋大祀明堂，對於那天致哀，真宗有疑慮。禮官説："祭祀在黎明之前，成服在已祀之後，於禮無嫌。"詔令依從。

康定二年，皇子壽國公昕薨，年二歲，禮官言："已有爵命，宜同成人。"遂發哀成服。熙寧十年，永國公薨，係無服之殤，詔特舉哀成服。

康定二年，皇子壽國公趙昕去世，時年兩歲。禮官説："已有爵命，應當與成人一樣行禮。"於是致哀成服。熙寧十年，永國公去世，是無服之殤，詔令特爲致哀成服。

元祐元年，王安石薨，在神宗大

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正在神宗大祥之

祥之內；司馬光薨，亦在諒闇中，皆不舉哀成服。高宗於劉光世、張俊、秦檜之喪，皆爲臨奠，然設幄舉哀成服之禮，未之行也。孝宗乾道三年，始爲皇伯母秀王夫人薨，設幕殿後苑壬地，舉哀成服，復舉行焉。

內；司馬光去世，也在皇帝居喪之中，都不致哀成服。高宗對劉光世、張俊、秦檜的去世，都爲之臨奠，然而設帳致哀成服的禮節，未曾施行。孝宗乾道三年，開始爲皇伯母秀王夫人的去世，在後苑壬地設置幕殿，致哀成服，又施行此禮。

皇太后、皇后爲本族之喪。孝明皇后姊太原郡君王氏卒，中書門下據太常禮院狀："準禮例，皇后合出就故彰德軍節度使王饒第發哀成服，文武百僚詣其第進名奉慰。"從之。章穆太后母楚國太夫人吳氏薨，太常禮院言："皇帝爲外祖母本服小功，詳《開寶通禮》，即有舉哀成服之文；又緣近儀，大功以上方成服，今請皇太后擇日就本宮挂服，雍王以下爲外祖母給假。"其後，太后嫡母韓國太夫人薨，亦用此制焉。章獻明肅皇后改葬父母，前一日，皇后詣欑所，俟時詣成服所改服緦。尚儀奏："請詣靈柩發哭奠酒，退，六宮內人立班奉慰。掩壙畢，皇后詣墳奠獻，再拜，釋服還宮。外命婦進箋奉慰如儀。"

皇太后、皇后爲本族服喪。孝明皇后的姐姐太原郡君王氏去世，中書門下引據太常禮院的進狀："依照禮例，皇后應當出宮到舊彰德軍節度使王饒府第致哀成服，文武百官到其府第進名奉慰。"依從。章穆太后的母親楚國太夫人吳氏去世，太常禮院說："皇帝爲外祖母本應服小功喪服，考察《開寶通禮》，就有致哀成服的文字；又沿用近時儀制，大功以上纔爲成服，現在請求皇太后擇日在本宮戴孝，雍王以下人員爲外祖母休假。"後來，太后嫡母韓國太夫人去世，也用這種禮制。章獻明肅皇后改葬父母，前一天，皇后來到欑宮，等時辰一到就到成服所改穿緦服。尚儀進奏："請求皇后到靈柩前發哭獻酒，退下，六宮內人班立奉慰。掩埋完畢，皇后到墳前奠獻，再拜，脱下緦服回宮。外命婦按照儀式進箋奉慰。"

輟樂。太平興國七年十月，中書言："今月七日乾明節，選定二十二日大宴。"二十日，參知政事竇偁卒，明日，皇帝親幸其第，臨喪慟哭，設奠還宮，即令罷宴。有司奏："伏以百司告備，六樂在庭，睿聖至仁，聞哀而罷，是以顯君父愛慈之道，勵臣子忠孝之心。伏請宣付史館，傳録美實。"詔可。

輟樂。太平興國七年十月，中書說："本月七日是乾明節，選定在二十二日舉行盛宴。"二十日，參知政事竇偁去世，第二天，皇帝親自到他的家中，在靈前慟哭，設奠之後回宮，隨即命令罷宴。司吏上奏："伏仰百司已準備完畢，六樂已在庭中陳列，聖上以至仁之心，聞聽哀音而宣令罷止，這足以顯揚君父的慈愛之道，勉勵臣子的忠孝之心。請求宣令交付史館，傳録爲美績。"詔令依從。

天禧二年九月十一日，宴近臣于長春殿，餞河陽三城節度使張旻赴任，以王旦在殯，不舉樂。嘉祐六年三月五日，宰臣富弼母秦國太夫人薨，十七日春宴，禮院上言："君臣父子，家國均同。元首股肱，相濟成體。貴賤雖異，哀樂則同。一人向

天禧二年九月十一日，在長春殿宴請近臣，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張旻赴任餞行，因爲王旦尚未下葬，不用音樂。嘉祐六年三月五日，宰相富弼的母親秦國太夫人去世，十七日舉行春宴，禮院上奏："君臣猶父子，家與國均同。元首與股肱，相互濟助而成一體。貴賤雖然有别，可是哀樂之心相同。一人向隅而泣，滿堂之人嗟嘆傷懷。現

隅，滿堂嗟戚。今宰臣新在苦塊，欲乞罷春宴聲樂，以表聖人憂恤大臣之意。”詔下，并春宴寢罷。

賻贈。凡近臣及帶職事官薨，非詔葬者，如有喪訃及遷葬，皆賜賻贈，鴻臚寺與入内内侍省以舊例取旨。其嘗踐兩府或任近侍者，多增其數，絹自五百匹至五十匹，錢自五十萬至五萬，又賜羊酒有差，其優者仍給米麥香燭。自中書、樞密而下至兩省五品、三司三館職事、内職、軍校并執事禁近者亡殁，及父母、近親喪，皆有贈賜。宗室期、功、袒免、乳母、殤子及女出適者，各有常數。其特恩加賜者，各以輕重爲隆殺焉。

建隆元年十月，詔：“有死于矢石者，人給絹三匹，仍復其家三年，長吏存撫之。”慶曆二年，詔：“陣亡軍校無子孫者，賜其家錢，指揮使七萬，副指揮使六萬，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五萬。”

熙寧七年，參酌舊制著爲新式：諸臣喪，兩人以上各該支賜孝贈，只就數多者給；官與職各該賻贈者，從多給，差遣、權并同，權發遣并與正同。諸兩府、使相、宣徽使并前任宰臣問疾或澆奠已賜不願敕葬者，并宗室不經澆奠支賜，雖不係敕葬，并支賻贈。餘但經問疾或澆奠支賜或敕葬者，更不支賻贈。前兩府如澆奠只支賻贈，仍加絹一百、布一百、羊酒米麵各一十。諸支賜孝贈：在京，羊每口支錢一貫，以折第二等絹充，每匹折錢一貫三百文，餘支本色；在外，米支白粳米，麵每石支小麥五斗，酒支細色，餘依價錢。諸文臣卿監以上，武臣元係諸司使以上，分司、致仕身亡者，其賻贈并依見任官三分中給二，限百日内經所在官司投狀，召

在宰相剛開始居喪，想要請求罷止春宴的奏樂，以彰表聖人憂恤大臣的心意。”詔令降下，連春宴一同罷止。

賻贈。凡是近臣及帶職事的官員去世，不是詔令掩葬的，如果有去世訃告及遷葬之事，都賜給財物助喪，鴻臚寺與入内内侍省按照舊制取旨。曾經在兩府任職或擔任近侍的官吏，往往增加助給的數量，賜絹從五百匹到五十匹，贈錢從五十萬到五萬，又賜給數量不等的羊酒，優遇的又賜給米麥香燭。從中書、樞密以下到兩省五品官、三司三館職事、内職、軍校及禁中從事人員去世，以及其父母、近親去世，都有贈賜。宗室之中期、功、袒免等親屬、乳母、殤子及已出嫁的女兒，各有常數。其中特加恩賜的，都根據施恩的輕重而有所不同。

建隆元年十月，詔令：“有戰死於矢石之中的，每人贈絹三匹，再免除其家的賦役三年，當地的主要官吏要加以存恤。”慶曆二年，詔令：“陣亡軍校沒有子孫的，給其家賜錢，指揮使七萬。副指揮使六萬，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五萬。”

熙寧七年，參酌舊制定立新制：諸臣去世，如果家中有兩人以上都應該支賜孝贈，祇就數量多的給付；論其官與職都應當賻贈的，按賻贈數量多的給付，差遣、權相同，權發遣都與正職相同。諸兩府、使相、宣徽使及前任宰相問疾或澆奠時已經賜贈不願意敕葬的，連同宗室沒有澆奠支賜的，即使不是敕葬，都加以賻贈。其餘的已經問疾或澆奠支賜或敕葬的，不再給與賻贈。前面兩府如果澆奠祇給付賻贈的，再加賜絹一百匹、布一百匹、羊酒米麵各以十數。所支賜的孝贈：在京城，羊每隻給付一貫錢，折用第二等絹充代，每匹折合錢一貫三百文，其餘的按本色給付；京城以外，米給付白粳米，麵每石給付小麥五斗，酒給付細酒，其餘的依照價錢給付。諸卿監以上的文臣，原爲諸司使以上的武臣，以分司、致仕身亡的，其賻贈都依照現任官的三分之二給付，限定在百天之内經所在官所投狀，召任命官擔保爲申請把關，在限期之外不給付。待

命官保關申，限外不給。待制、觀察使以上更不召保。

元豐五年，詔："鄜延路没於王事、有家屬見今在本路欲歸鄉者給賻外，其大使臣以上更支行李錢百千，小使臣五十千，差使、殿侍三十千，其餘比類支給。"

紹興二十六年，詔："今後命官實因幹辦公事邂逅非理致死者，并遵依舊法。所有李光申請於《紹興條》內添注日限指揮，更不施行。"舊法非理致死者，謂焚溺墜壓之類，通判以上賜銀五百兩，餘三百兩，職司已上取旨。初，紹興二年五月，吏部侍郎李光申明立定折跌骨五十餘日，三十日內身亡之人，并支前項銀數。至是，户部侍郎宋貺言："自立定日限，後來多是因他病身故之人，子孫規圖賞給，計會所屬，旋作差出名目，陳乞保奏，誠爲欺罔。"故有是命。

詔葬。《禮院例册》：諸一品、二品喪，敕備本品鹵簿送葬者，以少牢贈祭於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三、纁二。諸重：一品柱鬲六，五品已上四，六品已下二。諸銘旌：三品已上長九尺，五品已上八尺，六品已上七尺，皆書某官封姓之柩。諸輀車：三品已上油幰、朱絲絡網施襈，兩厢畫龍，幰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已上油幰、施襈，兩厢畫雲氣，垂四旒蘇；九品已上無旒蘇；庶人鱉甲車，無幰、襈、畫飾。諸引、披、鐸、翣、挽歌：三品已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翣，挽歌六行三十六人；四品二引、二披、四鐸、四翣，挽歌者四行十六人；五品、六品挽歌八人；七品、八品挽歌六人；六品、九品謂非升朝者。挽歌四人。其持引、披者，皆布幘、布深衣；挽歌，白練幘、白

制、觀察使以上的官員不再召保。

元豐五年，詔令："鄜延路爲王事而死、有家屬現今在本路想要回鄉的除了給付賻贈外，大使臣以上的人另外給付行李錢一百千，小使臣爲五十千，差使、殿侍爲三十千，其餘的參照給付。"

紹興二十六年，詔令："今後命官確實是因爲辦理公事而遭遇不正常死亡的，都遵用舊制。所有李光申請在《紹興條》內添注日限的命令，不再施行。"按照舊制，不正常死亡，指的是遭遇火焚溺水失墜重壓之類而致死，通判以上的賜銀五百兩，其餘的賜銀三百兩，司吏已經上取旨意。當初，紹興二年五月，吏部侍郎李光申明定立條令，折跌骨傷需養五十多天，在三十天內身亡的，都支付前項的銀數。到這時，户部侍郎宋貺說："自從定立日限，以後多是因爲其他疾病而身亡的人，其子孫謀求賞給，盤算其所歸屬，很快便擬爲差遣的名目，陳請保奏，這實際上是欺罔行爲。"所以有這樣的詔命。

詔葬。《禮院例册》：諸一品、二品官發喪，敕令置備本品鹵簿送葬的，用少牢禮在都城之外贈祭，施用璧，深青色束帛三塊、纁兩塊。諸重：一品官用柱鬲六個，五品以上用四個，六品以下用兩個。諸銘旌：三品官以上長九尺，五品官以上長八尺，六品官以上長七尺，都寫着某官某人之柩的字樣。諸喪車：三品官以上用油幰、朱絲絡網施襈，兩車厢上畫龍，幰竿末端垂有六個旒蘇；七品官以上用油幰、施襈，兩車厢上畫雲氣紋，懸垂四個旒蘇；九品官以上没有旒蘇；庶人用鱉甲車，没有幰、襈、畫飾。諸引、披、鐸、翣、挽歌：三品官以上用四引、四披、六鐸、六翣，挽歌爲六行三十六人；四品官用二引、二披、四鐸、四翣，挽歌用四行十六人；五品、六品挽歌用八人；七品、八品挽歌用六人；六品、九品指不升朝的人，挽歌用四人。執持引、披的，都戴布頭巾、穿布深衣；挽歌人員，都戴白練頭巾、穿白練褠衣，都手執鐸、綍，都穿着相應的鞋襪。諸四品官以上用方相，七品官以上

練褠衣，皆執鐸、紼，并鞋襪。諸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魌頭。諸纛：五品已上，其竿長九尺；已下，五尺已上。諸葬不得以石爲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方牖檻，棺内不得藏金寶珠玉。

又按《會要》：勛戚大臣薨卒，多命詔葬，遣中使監護，官給其費，以表一時之恩。凡凶儀皆有買道、方相、引魂車，香、蓋、紙錢、鵝毛、影輿，錦綉虛車，大輿，銘旌；儀棺，行幕，各一；挽歌十六。其明器、床帳、衣輿、結綵床皆不定數。墳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入墳有當壙、當野、祖思、祖明、地軸、十二時神、誌石、券石、鐵券各一。殯前一日對靈柩，及至墳所下事時，皆設敕祭，監葬官行禮。熙寧初，又著新式，頒于有司。

乾德三年六月，中書令、秦國公孟昶薨，其母李氏繼亡，命鴻臚卿范禹偁監護喪事，仍詔禮官議定吉凶儀仗禮例以聞。太常禮院言："檢詳故事，晋天福十二年葬故魏王，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侍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例，并用一品禮。墓方圓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音身隊二十人，當壙、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十二時神、蚊厨帳、暖帳各一，轜車一，挽歌三十六人；拂一、纛一、翣六、輴車、魂車、儀槨車、買道車、誌石車各一；方相氏、鵝毛纛、銘旌、香輿、影輿、蓋輿、錢輿、五穀輿、酒醢輿、衣物輿、庖牲輿各一；黄白紙帳、園宅、象生什物、行幕，并誌文、挽歌詞、啓攢啓奠祝文，并請下有司修製。其儀：太僕寺革輅，兵部

用魌頭。諸纛：五品官以上，竿長九尺；以下，竿長五尺以上。諸詔葬都不能用石製的棺槨及開鑿石室，其棺槨都不能雕刻彩畫、仿施牖檻，棺内不能藏置金寶珠玉。

又考察《會要》：有功勛的皇親國戚和朝廷大臣去世，多命令詔葬，派遣宫中使者監護，由官府出資，以表彰一時的恩遇。凡是凶儀都有買道、方相、引魂車，香、蓋、紙錢、鵝毛、影輿，錦綉虛車，大輿，銘旌；儀棺，行幕，各置一個；挽歌用十六人。明器、床帳、衣輿、結綵床都不定數。墳域置有兩隻石羊石虎，兩根石望柱，三品官以上添加兩個石人。埋入墳中的有當壙、當野、祖思、祖明、地軸、十二時神、志石、券石、鐵券各一個。發殯前一天面對靈柩前，及到墳所葬入時，都設敕祭，由監葬官行禮。熙寧初年，又著定新法，頒布給司吏。

乾德三年六月，中書令、秦國公孟昶去世，其母親李氏繼而去世，命令鴻臚卿范禹偁監護其喪事，又詔令禮官議定吉凶儀仗禮例奏上。太常禮院説："檢核舊制，晋天福十二年埋葬故魏王，周廣順元年埋葬故樞密使楊邠、侍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的禮例，都用一品官禮。墓所方圓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件，石器六件，音身隊二十人，當壙、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十二時神、蚊厨帳、暖帳各一個，轜車一輛，挽歌三十六人；拂數用一、纛數用一、翣數用六、輴車、魂車、儀槨車、買道車、志石車各一輛；方相氏、鵝毛纛、銘旌、香輿、影輿、蓋輿、錢輿、五穀輿、酒醢輿、衣物輿、庖牲輿都用一數；黄白紙帳、園宅、象生什物、行幕，連同志文、挽歌詞、啓攢啓奠的祝文，都請下交司吏修製。其儀制是：太僕寺提供革輅，兵部提供本品鹵簿儀仗，太常寺提供本品鼓吹儀仗，殿中省提供一把傘，兩把曲蓋，四把朱漆團扇，從其府第引導出城，根據道路的遠近各自返

本品鹵簿儀仗，太常寺本品鼓吹儀仗，殿中省傘一、曲蓋二、朱漆團扇四，自第導引出城，量遠近各還。贈玉一、纁二，贈祭少牢禮料，亦請下光禄、太府寺、少府監諸司依禮供應。又楚王母依子官一品例，準令文，外命婦一品侍近二人、青衣六人，偏扇、方扇各十六，行鄣三、坐鄣二，白銅飾犢車駕牛馭人四，從人十六，夾車、從車六，傘一、大扇一、團扇二、戟六十。伏緣久不施用，如特賜施行，即合於孟昶吉凶仗内相參排列。”詔并令排列祗應，仍俟導引至城外，分半導至西京墳下及葬，命供奉官周貽慶押奉議軍士二指揮防護至洛陽。又賜子玄喆墳莊一區。

還。一塊贈玉、兩塊纁，贈祭所用的少牢禮料，也請下交光禄、太府寺、少府監諸司按照禮制供應。又楚王母依照其子一品官的禮例，按照令典，一品外命婦用近侍兩人、青衣六人，偏扇、方扇各十六把，行障三個、坐障兩個，白銅飾犢車駕牛的馭者四個，從人十六個，夾車、從車六輛，一把傘，一把大扇，兩把團扇，六十隻戟。因爲上述禮節久已不用，如果特地賜以施行，就應在孟昶吉凶仗内參用設置。”詔令都排列敬候，又等引導到城外時，分半引導到西京墳下入葬，命令供奉官周貽慶督率奉議軍士二指揮防護到洛陽。又賜給孟昶的兒子玄喆一區墳莊。

開寶四年，建武軍節度使何繼筠卒，詔遣中使護葬，仍賜寶劍、甲冑同葬。咸平元年，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葬，鹵簿、鼓吹備而不作，以在太宗大祥忌禁内也。元豐五年，崇信軍節度使、華陰郡王宗旦薨，聽以旌節、牌印葬。尋又詔：不即隨葬者徒二年，因而行用者罪之。紹興二十四年，太師清河郡王張俊葬，上曰：“張俊極宣力，與他將不同，恩數務從優厚。”仍賜七梁額花冠貂蟬籠巾朝服一襲、水銀二百兩、龍腦一百五十兩。其後，楊存中薨，孝宗令諸寺院聲鐘，仍賜水銀、龍腦以斂。

開寶四年，建武軍節度使何繼筠去世，詔令派宫中使者護葬，又賜以寶劍、甲冑一同入葬。咸平元年，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入葬，鹵簿、鼓吹備而不作，因爲是在太宗大祥忌禁之内。元豐五年，崇信軍節度使、華陰郡王宗旦去世，聽由其用旌節、牌印殮葬。不久又詔令：不隨即同葬的要判二年徒刑，因而行用它們的要治罪。紹興二十四年，太師清河郡王張俊入葬，皇帝説：“張俊極爲效力，與其他將領不同，恩禮務從優厚。”又賜以一套七梁額花冠貂蟬籠巾朝服，水銀二百兩、龍腦一百五十兩。後來，楊存中去世，孝宗命令諸寺院鳴鐘，又賜以水銀、龍腦殮葬。

《熙寧新式》：先是，知制誥曾布言：“竊以朝廷親睦九族，故於死喪之際，臨吊賻恤，至於窀穸之具，皆給於縣官，又擇近臣專董其事，所以深致其哀榮而盡其送終之禮。近世使臣沿襲故常，過取饋遺，故私家之費，往往倍於公上。祥符中，患其無

《熙寧新式》：此前，知制誥曾布説：“臣私下認爲朝廷親睦九族，所以在死喪之際，臨吊賻恤，以至於入葬所需之物，都由縣官供給，又選派近臣專門主持其事，用以深達其哀榮而盡足送終之禮。近世使臣沿用舊例，過多地取用饋給，所以私家的費用，往往是公上的兩倍。祥符年間，朝廷擔憂其没有節制，曾經詔令司吏確定其

節，嘗詔有司定其數。皇祐中，又著之《編敕》，令使臣所受無過五百，朝臣無過三百，有違之者，御史奏劾。伏見比歲以來，不復循守，其取之者不啻十倍於著令。乞取舊例裁定酌中之數，以爲永式。"詔令太常禮院詳定，令布裁定以聞。

數額。皇祐年間，又著之於《編敕》，命令使臣所接受的贈給不能超過五百，朝臣不能超過三百，如果有人違背，就由御史奏劾。察見近年來，不再循守此令，取用數額不衹是著令的十倍。請求依取舊例裁定適中之數，定爲永久的法度。"詔令太常禮院詳定，命令曾布裁定奏上。

嘉祐七年，詔大宗正："自今皇親之喪，五年以上未葬者，不以有無尊親新喪，并擇日葬之。"初，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言："故事，皇親係節度使以上方許承凶營葬，其卑幼喪皆隨葬之。自慶曆八年後，積十二年未葬者幾四百餘喪，官司難於卒辦，致濮王薨百日不及葬。請自今兩宅遇有尊屬之喪，不以官品爲限而葬之。"下判大宗正司、太常禮儀院、司天監議，而有是詔。元祐中，又詔御史臺："臣僚父母無故十年不葬，即依條彈奏，及令吏部候限滿檢察。尚有不葬父母，即未得與關升磨勘。如失檢察，亦許彈奏。"

嘉祐七年，詔令大宗正："今後皇親的喪葬，五年以上還未入葬的，不論有無尊親新近去世，都要擇日入葬。"當初，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說："按照舊制，皇親官在節度使以上的纔允許承凶營葬，其卑位幼輩的喪葬都隨同入葬。從慶曆八年以後，積十二年未葬的將近四百多人，司吏難以迅速營辦，以致濮王去世百天還未入葬。請求今後兩宅遇到尊屬去世，不以官品爲限進行殯葬。"下交判大宗正司、太常禮儀院、司天監商議，從而有這樣的詔命。元祐年間，又詔令御史臺："臣僚的父母如果無故十年不葬，就依照條例彈劾禀奏，及命令吏部等到限期已滿時檢察。如果還有未葬父母的，就不能參與關涉遷升的磨勘。如果失於檢察，也允許彈劾奏明。"

追封册命。《通禮》：策贈貴臣，守宫於主人大門外設使、副位，使人公服從朝堂受策，載於犢車，各備鹵簿，至主人之門降車。使者稱："有制。"主人降階稽顙，内外皆哭。讀册訖，主人拜送之。

追封册命。《通禮》記載：策贈貴臣時，守宫在主人大門外設置使、副使位次，使者身穿公服從朝堂之上接受封策，裝載在牛車上，各備鹵簿，來到主人門口下車。使者宣說："有制。"主人走下臺階稽顙而拜，内外的人都號哭。讀册完畢，主人拜送。

國朝之制：有於私第册之者，有於本道册之者。私第册之者，乾德三年，正衙命使册贈孟昶尚書令，追封楚王是也。本道册者，建隆元年，故特進、檢校太師、南平王高保融奉敕贈太尉，端拱元年，故守太師、尚書令、鄧王錢俶特追封秦王是也。其儀與《通禮》大略相類，不復録。

國朝的制度：有的在私第進行册封，有的在本道進行册封。在私第册封的，乾德三年，正衙命令使者册贈孟昶爲尚書令，追封爲楚王即是。在本道册封的，建隆元年，故特進、檢校太師、南平王高保融奉敕贈爲太尉，端拱元年，故守太師、尚書令、鄧王錢俶特地追封爲秦王即是。其儀式與《通禮》大略相似，不再載録。

定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薨，贈官同。本家録行狀上尚書省，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

定謚。王公及三品以上的職事官去世，贈官相同。由本家録其行狀進呈尚書省，考功移交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明，考功復審，判令都省集

功審覆，判都省集合省官參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準，始録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録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聞。藴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

合省官參議，呈給中書門下的宰相判準，纔録奏給皇帝。敕令交給司吏到考功那裏録入牒文，在未葬之前賜給其家。省官若有異議，聽由其奏聞議狀。山野田園中的德高望重之人，雖然没有官爵，也奏請賜謚爲“先生”。

太平興國八年，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爲一百字，平謚七字爲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爲三十字。其沈約、賀琛《續廣謚》盡廢。後以直史館胡旦言：“舊制，文武官臣僚皆以功行上下，各賜謚法。近朝以來，遂成闕典。建隆以後，臣僚三品以上合賜謚者百餘人，望令史館編録行狀，送禮官定謚付館，修入國史。”詔：“今後并令禮官取行狀定謚，送考功詳覆，關送史館，永爲定式。”

太平興國八年，詔令在《周公謚法》上增加五十五個字，將美謚的七十一個字改爲一百個字，平謚的七個字改爲二十個字，惡謚的十七個字改爲三十個字。沈約、賀琛的《續廣謚》全都廢棄不用。後來因爲直史館胡旦進言：“按照舊制，文武官臣僚都按照功績論定高下，各賜謚法。近代以來，就成爲闕典。建隆以後，臣僚三品官以上的應該賜謚的有百餘人，希望史館編録其行狀，送交禮官定謚之後再交給史館，修入國史。”詔令：“今後都命令禮官參取其行狀定謚，送交考功詳核，行文送達史館，永遠遵用此制。”

直集賢院王皡言：“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蓋聞謚知行，以爲勸戒。《六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皆迹其功德爲之褒貶。近者臣僚薨卒，雖官該擬謚，其家自知父祖別無善政，慮定謚之際，斥其繆戾，皆不請謚。竊惟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爲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没之後，是非較然，用爲勸懲。今若任其遷避，則爲惡者肆志而不悛。乞自今後不必候其請謚，并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若須行狀申乞方行擬謚，考諸方册，别無明證。惟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臣謂春秋之時，禮壞樂闕，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舉舊典，故至將葬，始請謚於君。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謚請誄。以此知有司之職，自當舉行，明矣。”詔下有司詳定，如皡請焉。

直集賢院王皡説：“謚號，是行爲的表徵。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大概是讓人聞謚知行，以作勸誡。《六典》記載：太常博士掌管王公以下人員的擬謚，都是考察其功績與德行而加以褒貶。近來臣僚去世，雖然論其官職應該擬謚，可是他的家人知道父祖别無善政，擔心在定謚之際，會斥責其繆戾，都不請謚。我私下認爲謚法從周公以來，立典垂範，不可刊除，大概是用以彰善疾惡，激濁揚清，使得謚者身後，是非瞭然可見，以行勸懲。現在如果任由人避請，那麼作惡的人就會肆意無忌憚。請求今後不必等人請謚，一律命令司吏實行，這樣，那些隱匿罪惡品行不端之人，纔會有所懲誡。至於需要呈具行狀申請纔爲之擬謚，考察典籍，别無明證，衹有衛公叔文子去世，他的兒子戍爲其請謚。臣認爲春秋時期，禮壞樂缺，公叔的去世，司吏不能明確行用舊典，所以到快要入葬時，纔向國君請謚。而且按照周制，太史掌管小喪的賜謚，小史掌管卿大夫之家的賜謚請誄。由此知道司吏的職事，自當行用，這是很清楚的。”詔令下交司吏詳定，結果依用王皡的請求。

禮院更議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已葬請謚，乃言："自古作謚，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既啓殯，告贈謚於柩前；無贈者，設啓奠即告謚。既葬加謚，出於唐時。如顏杲卿、盧弈盡忠王室，當時置而不議。至郭知運死五十餘年乃始請謚，右司員外郎崔原以爲非旌善之禮，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死不必有謚，又謂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及長於開元之世，親聞啓奠告謚，而謂新制不必有謚，豈非誣哉？又有故闕禮，追遠請謚，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謚，一用唐令，然請謚之家，例供尚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所贈遺，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宋綬建議，令官給酒食。其後，又罷贈遺。自此，既葬請謚者甚衆。歲月浸久，官閥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虚美隱惡，而有司据以加謚，是廢聖人之法，而徇唐庸有司之議也。"詔："自今得謚者，令葬前奏請；或其家不請，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謚，前葬牒史館及付其家。即徇私謚不以實，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既葬請謚者，不定謚。"

禮院又商議賜贈安遠軍節度馬懷德已葬之後的請謚，於是説道："自古以來的贈謚，都在入葬之前。唐《開元》規定，三品以上官員將要入葬時，開始殯殮之後，在靈柩前祭告贈謚；無贈官的，在開始祭奠時就祭告謚號。入葬之後的加謚，出自唐代。如顏杲卿、盧奕盡忠於王室，但當時置而不議。到了郭知運死後五十多年纔開始請謚，右司員外郎崔原認爲這不是旌善之禮，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認爲按照新制死後不必有謚，又認爲因故缺禮，追遠請謚，這也是順合情理的。獨孤及生長在開元之世，親耳聞聽在開始祭奠時告謚的説法，却説按照新制死後不必有謚，這難道不是欺誣嗎？又因故缺禮，追遠請謚，都是違背禮經的，哪裏來的順合情理？國家賜謚，一律行用唐令，然而請謚的人家，照例供應尚書省官酒食，對撰議官又要有所贈酬，所以有的家就不加請謚。景祐四年，宋綬建議，命令官府提供酒食。後來，又罷止贈酬。從此，在葬後請謚的人變得很多。歲月積久，爲官的功績履歷，士大夫已不能知曉，而其子孫及門生故吏，又意在虚美隱惡，而司吏根據他們的陳請加謚，這是廢棄聖人的法度，而徇從唐朝庸吏的建議。"詔令："今後的得謚者，命令在葬前奏請；如果其家人不加陳請，就由尚書、太常合議定謚，在入葬之前牒呈史館并交付其家。如果曲從私情不據實情定謚，就按照不據實選舉人任官的法令論罪。已葬請謚的，不爲定謚。"

宋史卷一百二十五

志第七十八

禮(二十八)

凶禮(四)

士庶人喪禮　服紀

士庶人喪禮

士庶人喪禮。開寶三年十月，詔開封府，禁喪葬之家不得用道、釋威儀及裝束異色人物前引。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命翰林學士李昉等重定士庶喪葬制度。昉等奏議曰："唐大曆七年，詔喪葬之家送葬祭盤，只得於喪家及塋所置祭，不得於街衢張設。又長慶三年，令百姓喪葬祭奠不得以金銀、錦綉爲飾及陳設音樂，葬物稍涉僭越，并勒毀除。臣等參詳子孫之葬父祖，卑幼之葬尊親，全尚樸素即有傷孝道。其所用錦綉，伏請不加禁斷。其用音樂及欄街設祭，身無官而葬用方相者，望嚴禁之。其詔葬設祭者，不在此限。又準後唐長興二年詔：五品、六品常參官，喪輿舁者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床；七品常參官，舁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床；六品以下京官及檢校、試官等，舁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床，并許設紗籠二。庶人，舁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兩床。悉用香

士庶人喪禮。開寶三年十月，詔令開封府，禁令喪葬之家不能使用道、佛儀仗及裝束特異的人物在前面引導。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命令翰林學士李昉等人重新訂定士庶喪葬制度。李昉等奏議説："唐大曆七年，詔令喪葬之家的送葬祭盤，衹得在喪家及墳區置祭，不能在大街上設置。又長慶三年，命令百姓喪葬祭奠不能用金銀、錦綉裝飾及設置音樂，葬物稍有僭越，就要勒令毀棄。臣等參酌詳審，子孫葬父祖，卑幼葬尊親，如果全都推尚樸素就有傷於孝道。其所用的錦綉，恭請不加禁用。使用音樂及在大街上設祭，身無官職却用方相行葬的，希望嚴令禁止。詔葬設祭的，不在此限。又依照後唐長慶二年的詔令：五品、六品常參官，抬喪輿的爲二十人，挽歌用八人，明器三十件，共置放在八張床上；七品常參官，抬喪輿的爲十六人，挽歌用六人，明器二十件，置放在六張床上；六品以下京官及檢校、試官等，抬喪輿的爲十二人，挽歌用四人，明器十五件，置放在五張床上，都允許設置兩個紗籠。庶人，抬喪輿的爲八個人，明器十二件，置放在兩張床上。都使用香輿、魂車。其品官殯葬祖父母、父母，品位低的聽由其按照子品官位的禮例進行，如果是殯葬妻子兒女就遞降

輿、魂車。其品官葬祖父母、父母，品卑者聽以子品，葬妻子者遞降一等，其四品以上依令式施行。望令御史臺、街司頒行，限百日率從新制；限滿違者，以違禁之物給巡司爲賞。喪家輒舉樂者，譴伶人。他不如制者，但罪下里工作。”從之。

一等，四品官以上的按照禮令施行。希望命令御史臺、街司頒行，限令在百日之内一律使用新制，限期已滿有相違背的，將違禁物品交給巡司行賞。喪家擅自用樂，要責問伶人。其他不按規制實行的，衹怪罪那些製作喪葬之物的人。”依從。

九年，詔曰：“訪聞喪葬之家，有舉樂及令章者。蓋聞鄰里之内，喪不相春，苴麻之旁，食未嘗飽，此聖王教化之道，治世不刊之言。何乃匪人，親罹釁酷，或則舉奠之際歌吹爲娛，靈柩之前令章爲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今後有犯此者，并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在官吏，常加覺察，如不用心，并當連坐。”

九年，詔令：“訪聞喪葬之家，有用音樂、行酒令的。曾聽説鄰里之内有喪事，就不舂糧，在爲父母服喪時，吃飯未曾吃飽過，這是聖王的教化之道，是治世的不刊之言。爲什麽那非人之人，親身遭此極痛致祭，要在奠獻之際用歌吹作樂，在靈柩之前行酒爲戲，這樣做非常有傷風化，實在是搞亂人倫。今後如果有人觸犯此條令，都以不孝論罪，牽涉其中的人科第之途中斷。所在地區的官吏，要時加察知，如果不用心，都要連坐。”

景德二年，開封府言：“文武官亡歿，諸寺擊鐘未有定制。欲望自今大卿監、大將軍、觀察使、命婦郡夫人已上，即據狀聞奏，許於天清、開寶二寺擊鐘，其聲數旋俟進止，自餘悉禁。”從之。

景德二年，開封府説：“文武官去世，諸寺擊鐘没有定制。希望今後大卿監、大將軍、觀察使、郡夫人以上的命婦，就據狀奏聞，允許其在天清、開寶二寺擊鐘，擊鐘次數且待聖旨確定，其餘的都加以禁止。”依從。

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唯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裨風化之美。”從之。二十八年，户部侍郎榮薿言：“比因臣僚陳請禁火葬，令州郡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

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説：“現在民間有所謂火化的，人活着時奉養惟恐不够周到，死了便焚燒捐棄，爲什麽要這樣厚生薄死呢？甚至有的在焚燒之後置入水中，有見識的人看了都爲之心動。本朝著令，貧無葬身之地的，允許在屬於官府的土地上安葬。河東地區地少人多，雖然是至親去世，都一律焚燒棄置。韓琦鎮守并州時，用官錢買了數頃田，供百姓安葬之用，至今傳爲美談。那麽承其流風宣示教化，使百姓不背棄禮法，正是守臣的職責。現今火葬的慘烈，日益嚴重，事關風化，按理應當禁止。仍然飭令守臣安排荒閑的土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對於美化風俗稍有裨益。”依從。二十八年，户部侍郎榮薿説：“近來因臣僚陳請禁止火葬，命令州縣措置荒閑的土地，使得貧民得以收葬，確實是善政。臣聽説吳越之俗，送葬費高，一定要

誠爲善政。臣聞吴越之俗，葬送費廣，必積累而後辦。至於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爲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況州縣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須寬廣。仍附郭近便處，官司以艱得之故，有未行摽撥者。既葬埋未有處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嚴禁止外，貧下之民并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候將來州縣摽撥到荒閑之地，别行取旨。"詔依，仍令諸州依已降指揮，措置摽撥。

有積累纔能備辦。至於貧窮人家，送終之禮，衹是務求節儉，因此自來都以火化爲便，相習成風，其情勢難於一下子革除。何況州縣休養日久，人口日益增多，所用的土地，必須拓寬增廣。又城郭周圍的近便之地，官府因爲難於得到的緣故，有的没有撥置出來。既然没有埋葬之地，却要禁止火化，這樣恐怕不能使人心安適。想要請求除了富豪士族申令嚴禁火化之外，貧窮之民及客居遠方的人，如果死去，就暫且從其所便，等到將來州縣撥置出荒閑的土地，再另行取旨。"詔令依從，又命令諸州依照已經頒降的指令，安排撥置。

服紀

服紀。宋天子及諸臣服制，前史皆散記諸禮中，未嘗特録之也，後史則表而出之。高宗於外廷以日易月，於内廷則行三年之禮，御朝則淺素、淺黄。孝宗又力持三年之制。皇帝未成服，則素紗軟脚幞頭、白羅袍、黑銀帶、絲鞋。成服日，布梁冠、朱熹云：當用十二梁。首絰、直領布大袖衫、朱熹云：不當用襴，蓋下已有裙。布裙、袴、腰絰、竹杖、白綾襯衫，或斜巾、帽子。視事日，去杖、首絰。小祥日，改服布幞頭、襴衫、腰絰、布袴。大祥畢，服素紗軟脚幞頭、白羅袍、素履、黑銀帶。禫祭畢，素紗軟脚幞頭、淺色黄羅袍、黑銀帶。祔廟日，服履、黄袍、紅帶。御正殿視事，則皂幞頭、淡黄袍、黑鞓犀帶、素絲鞋。此中興後制也。

服紀。宋朝天子及諸臣的服制，前代史書都散記在諸禮之中，未曾特地載録，後代史書却表録出來。高宗在外廷施行以日易月的制度，在内廷就行三年之喪，御朝時穿淺素、淺黄色衣服。孝宗又力行三年之喪。皇帝未成服時，服飾爲素紗軟脚幞頭、白羅袍、黑銀帶、絲鞋。成服時，服飾爲布梁冠、朱熹説：應當用十二梁。首絰、直領布大袖衫、朱熹説：不應當用襴，大概是因爲下面已有裙。布裙、褲、腰絰、竹杖、白綾襯衫，有的要戴斜巾、帽子。視朝時，去除杖和首絰。小祥日，改爲布幞頭、襴衫、腰絰、布褲。大祥結束，服飾爲素紗軟脚幞頭、白羅袍、素履、黑銀帶。禫祭結束後，改爲素紗軟脚幞頭、淺黄色羅袍、黑銀帶。祔廟那天，穿用服履、黄袍、紅帶。御臨正殿視事時，穿用黑幞頭、淡黄袍、黑鞓犀帶、素絲鞋。這是中興以後的制度。

孝宗居憂，再定三年之制。其服：布冠、直領大袖衫、布裙、首絰、腰絰、竹杖。小祥不易服。大祥禮畢，始去杖、去絰。禫祭畢，始服素紗軟脚幞頭、白袍、黑銀帶。祔廟畢，服皂幞頭、黑鞓犀帶。每遇過宫廟謁，則衰絰行禮，二十五月而除。

孝宗居喪時，再度確定三年喪制。其服制爲：布冠、直領大袖衫、布裙、首絰、腰絰、竹杖。小祥時不改服制。大祥禮結束後，開始去除杖和絰。禫祭結束後，開始穿用素紗軟脚幞頭、白袍、黑銀帶。祔廟結束後，戴黑幞頭、繫黑鞓犀帶。每到去宫廟拜謁時，就服用衰絰行禮，二十五個月後除服。三年之内，宫禁中的常服爲布

三年之内，禁中常服布巾、布衫、布背子。視事則御内殿，服白布幞頭、白布袍、黑銀帶，殿設素幄。每五日一次過宫，則衰絰而杖。虞祭則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受金使吊則衰絰，御德壽殿東廊之素幄。受賀節使，則御垂拱殿東楹之素幄。是時，宰執、近臣皆不肯行，惟斷自上心，堅不可奪，大臣乃不敢言。贊其决者，惟敕局下僚沈清臣一人而已。

臣爲君服，宋制有三等：中書門下、樞密使副、尚書、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以上，布梁冠、直領大袖衫、布裙、袴、腰絰、竹杖，或布幞頭、襴衫、布斜巾、絹襯服。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内客省、宣政、昭宣、知閤門事、前殿都知、押班，布梁冠、直領大袖衫、裙、袴、腰絰，或幞頭、襴衫。自餘文武百官，布幞頭、襴衫、腰絰而已。入局治事，并不易服。宰執奏事去杖，小祥去冠，餘官奏事如之。大祥，素紗軟脚折上巾、黲公服、白鞓錫帶。禫除畢，去黲服，常服仍黑帶、皂鞍韉。祔廟畢，始純吉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以終制。

光宗居孝宗之憂，趙汝愚當國，始令群臣服白凉衫、皂帶治事，逮終制乃止。寧宗居光宗之憂，復令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禮部侍郎陳宗召請也。諸路監司、州軍縣鎮長吏以下，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腰絰，朝晡臨，三日除之。内外命婦當入臨者，布裙、衫、帔、首絰、絹襯衫、帕首。士庶於本家素服，三日而除。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祔畢，乃許嫁娶，仍不用花綵及樂。

巾、布衫、布背子。視事時，就御臨内殿，穿用白布幞頭、白布袍、黑銀帶，殿上設置素幄。每五天一次到梓宫前，就服用衰絰和杖。虞祭時穿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接受金使的吊喪就穿用衰絰，御臨德壽殿東廊的素幄。接待賀節使時，就御臨垂拱殿東楹的素幄。這時，宰執、近臣都不肯施行，衹是皇上自行决斷，堅不可奪，大臣們纔不敢進言。贊成皇上的决斷的，衹有敕局下僚沈清臣一人而已。

臣爲君上服喪，宋制有三等：中書門下、樞密使副、尚書、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二品以上的文武官，穿用布梁冠、直領大袖衫、布裙、褲、腰絰、竹杖，有的穿用布幞頭、襴衫、布斜巾、絲襯服。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及監察御史以上的職事官、内客省、宣政、昭宣、知閤門事、前殿都知、押班，穿用布梁冠、直領大袖衫、裙、褲、腰絰，有的戴幞頭、穿襴衫，其餘的文武百官，衹是穿用布幞頭、襴衫、腰絰而已。入局治事，都不改變服飾。宰執奏事時去掉杖，小祥時去掉冠，其餘官員奏事時也如此。大祥時，穿用素紗軟脚折上巾、淺青黑色公服、白鞓錫帶。禫祭除服完畢，去除淺青黑色公服，常服仍是黑腰帶、黑鞍韉。祔廟結束後，開始服用純吉服飾。宗室出門時穿用常服，居家時就穿衰麻直到終制。

光宗爲孝宗服喪，當時趙汝愚執政，開始命令群臣服用白凉衫、黑帶治事，直到終制爲止。寧宗爲光宗服喪，又命令百官以日易月，在禫祭結束以後，服用紫衫、黑帶治事，這是依從禮部侍郎陳宗召的請求。諸路監司、州軍縣鎮主要官吏以下人員，服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腰絰，早晚臨喪，三天後除服。應當入宫臨喪的内外命婦，穿用布裙、衫、披巾、首絰、絹襯衫、帕首。士庶在本家身穿素服，三天後除服。婚嫁之事，在除服以後不禁止。文武臣僚之家，到葬祔完畢，纔允許嫁娶，仍不能使用花綵及音樂。

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閤門舍人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人，從禮例，如在大祥内，合服布幞頭、襴衫、布袴、腰絰，布凉傘，鞍韉；在禫服内，合服素紗軟脚幞頭、黲色公服、黑鞓犀帶，青傘，皂鞍韉；俟禫除，即從吉服，仍繫黑帶，去魚，凉傘、韉并從禫制，并去狨座。三節人衣紫衫、黑帶，并不聽樂，不射弓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易服用。"從之。或遣留遺信物使，同上服。

淳熙十四年十月，任用將作監韋璞充當金國告哀使，讓閤門舍人姜特立作副使。禮部、太常寺説："告哀使、副連同三節人，依照禮例，在大祥之内，應當服用布幞頭、襴衫、布褲、腰絰，用布凉傘，備鞍韉；在禫服之内，應當服用素紗軟脚幞頭、淺青黑色公服、黑鞓犀帶，用青傘，備黑色鞍韉；等到禫祭除服之後，就改穿吉服，仍繫黑帶，去掉佩魚，凉傘、韉都依照禫祭規制，并去掉狨座。三節人穿紫衫、繫黑帶，都不聽音樂，不射弓弩，等到過界以後，聽令使、副審察度量，隨宜改變服用。"依從。有時要派遣留遺信物使，也服用上述服制。

喪服雜議。慶曆七年，侍御史吴鼎臣言："武班及諸職司人吏，曾因親喪出入禁門，甚有裹素紗幞頭者，殊失肅下尊上之禮。欲乞文武兩班，除以官品起復許裹素紗外，其餘臣僚并諸職司人吏，雖有親喪服未除，并須光紗加首，不得更裹素紗。"詔送太常禮院。禮官言："準令文，凶服不入公門。其遭喪被起，在朝參處，常服各依品服，惟色以淺，無金玉飾；在家，依其服制。其被起者，及期喪以下居式假者，衣冠朝集，皆聽不預。今鼎臣所奏，有礙令文。"詔依所定，如遇筵宴，其服淺色素紗人，更不令祗應。

喪服雜議。慶曆七年，侍御史吴鼎臣説："武班及諸職司的官吏，曾因居親喪在出入宫禁時，多有頭裹素紗幞頭的，特別有失肅下尊上之禮。想請求文武兩班人員，除了按照官品從喪期中重新起用的仍允許裹用素紗以外，其餘的臣僚及諸職司官吏，雖有親喪尚未除服，都要頭裹光紗，不得再裹素紗。"詔令送太常禮院討論。禮官説："依照禮令，身穿凶服不入公門。遭喪後被徵起，在朝參時，常服各穿品服，衹是顔色要淺，没有金玉佩飾；在家時，穿用喪服。被徵起的人，以及期喪以下休式假的，在朝臣朝見聚會時，都聽由其不參加。現在鼎文所奏，有背禮令。"詔令依用禮院的定議，如果遇到宴會，穿用淺色素紗服飾的人，不再讓他們擔任敬侍的職事。

丁父母憂。淳化五年八月，詔曰："孝爲百行之本，喪有三年之制，著于典禮，以厚人倫。中外文武官子弟，或父兄之淪亡，蒙朝廷之齒叙，未及卒哭，已聞莅官，遽忘哀戚，頗玷風教。自今文武官子弟，有因父亡兄歿特被叙用，未經百日，不得趣赴公參。御史臺專加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并以名聞。"

遭父母喪。淳化五年八月，頒布詔令説："孝道是百行的根本，服喪有三年的制度，著明於禮典之上，用以敦厚人倫。内外文武官子弟，有的遭遇父兄喪亡，蒙朝廷録用叙官，還未行卒哭之祭，就已聽説他去赴官任職，這樣迅速地忘掉哀戚之情，頗爲有傷風化。今後文武官子弟，如果有人因父兄喪亡特地被叙官，没過百天，不能急切赴職。御史臺專門加以糾察；并且若有不顧哀情求仕、解除喪服穿用吉服的，都將其姓名奏聞。"

咸平元年，詔任三司、館閣職事

咸平元年，詔令擔任三司、館閣職事的人丁

者丁憂，并令持服。又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既受代而喪制未畢者，許其終制。"尋令川峽官，除州軍長吏奏裁，餘并許解官。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言："京朝官丁父母憂者，多因陳乞，與免持服。且忠孝恩義，士所執守，一悖于禮，其何能立？今執事盈庭，各務簡易，況無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闕，不可習以爲例。望自後并依典禮，三年服滿，得赴朝請。"

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并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别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没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云：'没，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訖，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服。'臣等參考典故，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改正。"

憂，都命令其穿用喪服。又詔令："川峽、廣南、福建路官吏，丁憂不能離任，既已接受代任而服喪還未結束的，允許其行用三年喪制。"不久詔令川峽官吏，除了州軍主要官吏奏請裁定外，其餘的都允許其解官回家。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張廓説："京朝官遭父母喪的，多因爲其本人陳請，允許免服喪服。而忠孝恩義，是士人所應當堅定持守的，一旦有悖禮令，何以能夠興立？現在執事官充滿朝廷，各種事務簡單易行，況且没有戰事，朝廷内外官不缺員，此舉不能相沿成例。希望今後都依行禮典，三年之喪服滿，纔能赴朝就職。"

天禧四年，御史臺説："文武官一并丁憂的，相承服喪五十四個月，此外没有别的條例。"下交太常討論，禮官議論説："考察《禮·喪服小記》説：'父母之喪連在一起，先葬的不行虞祭、祔廟，等到後葬時再舉行，入葬時穿斬衰喪服。'《注》：'指同月或同日去世。如果先葬入的是母親，入葬時穿斬衰喪服，是因爲喪禮的隆哀應該從重。如果父親在前月去世而與母親同月而葬，依然服用斬衰喪服，是因爲不入葬便不改變服飾。説入葬時服用斬衰，那麽虞祭、祔廟時便各服用其服制了。到了練、祥時也都如此。事情辦完以後，再返穿重服。'《雜記》説："父親去世，如果還没終喪母親就去世了，在除去父親的喪服後，穿除服後的服飾，在事情辦完以後，再返穿喪服。'《注》説：'没，猶如終。除服指的是祥祭時的服制，在事情完成之後致祭完畢，返穿喪服，爲後死者穿喪服。'又杜預説：'如果父母同日去世，入葬時先母後父，都穿斬衰喪服，虞祭、祔廟時先父後母，各穿用其服制，事情辦完以後，再爲父親穿用喪服。如果父親入葬以後母親去世，那麽就穿用母親的喪服，在虞祭結束以後，返穿父親的喪服。在除練以後，就穿用母親的喪服。可以除喪時，就穿用父親的喪服而除服，然後再穿母親的喪服。'賀循説：'爲父親服喪還未結束，又遭遇母喪，在爲父親服喪應當終止的月份，都穿祥祭時的服飾，與除喪之禮相同。事情辦完以後，再返穿母親的喪服。'臣等

慶曆三年，太常禮院議："《禮記》：'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也。'請不以文武品秩高下，并聽終喪。"時以武臣入流者雜，難盡解官。詔："自今三司副使已上，非領邊寄，并聽終制，仍續月奉。武臣非在邊而願解官者，聽。"

凡奪情之制，文臣諫舍以上，牧伯刺史以上，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惟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

凡公除與祭。景祐二年，禮儀使言：天聖五年，太常禮院言：自來宗廟祠祭，皆宰臣、參知政事行事，每有服制，旋復改差，多致妨闕。檢會《唐會要》，貞元六年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監祭御史以《禮》有"緦麻已上喪不得饗廟"，移牒吏部詰之。吏部奏：准《禮》，"諸侯絶周、大夫絶緦"者，所以殺旁親，不敢廢大宗之祭事，則緦不祭者，謂同宫未葬，欲人吉凶不相黷也。魏、晋已降，變而從權，緦已上喪服，假滿即吉，謂之公除。凡既葬公除，則無事不可，故於祭無妨。乞今凡有慘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許吉服赴祭。同宫未葬，雖公除依前禁之。詔從。又王涇《郊祀録》："緦麻已上喪，不行宗廟之祭者，以明吉凶不相干也。貞元，吏部奏請，得許權改吉服，以從宗廟之祭，此一時之事，非舊典也。"今本院看詳，律稱："如有緦麻已上喪遣充掌事者，笞五十。"此唐初所定。吏部起請，皆援

參考典制，是隨其去世前後而除服，没有通服五十四個月喪服的載録。請求依照舊禮改正。"

慶曆三年，太常禮院議論説："《禮記》：'父母之喪，不分貴賤，是一樣的。'又説：'三年之喪，是最大的人道。'請求不要論文武官品位的高下，都聽由服滿三年之喪。"這時因武臣入流的人員龐雜，難以全部解官。詔令："今後三司副使以上的官員，不是領職邊疆防守的，都聽由其服滿喪制，仍然發放月俸。不在邊地而願意解官的武臣，聽任其解官。"

凡是奪情的制度，文臣爲諫舍以上，牧伯爲刺史以上，都在卒哭後施行恩制徵起復職；身居要職的官員，不等卒哭結束就起職。內職遭喪，衹是准假而已，願意完成服喪的也予以聽任。衹有京朝、幕職、州縣官都解官服喪，也有特地追徵出任的。

公除後參與祭祀。景祐二年，禮儀使説：天聖五年，太常禮院説：從來宗廟的祭祀，都是宰相、參知政事主持，在其身遭服喪時，很快便又改派他人，往往導致妨礙與缺略祭禮的實行。檢視《唐會要》，貞元六年詔令，百官有私喪公除的，聽由其赴參宗廟的祭祀。監祭御史因爲《禮》上有"穿緦麻以上的喪服不能參與宗廟的祭祀"，移牒給吏部詢問。吏部進奏：依照《禮》，"諸侯絶周、大夫絶緦"，是爲了減低旁支宗親，不敢廢止大宗的祭祀，那麼緦服不祭，指的是同一宗廟中的人尚未入葬，想要使人不黷亂吉凶之事。魏、晋以後，變行權宜之計，緦服以上的喪服，假期一滿就從吉，叫做公除。凡是葬完公除以後，就没有什麼事不能做了，所以參加祭祀無妨。請求今後凡是服用慘服者在葬完公除以後，等到聞知哀假已滿，就允許其穿用吉服赴參祭祀。同一宗廟中的人有未入葬的，雖然已經公除仍按照前述禮令禁止。詔令依從。又王涇《郊祀録》："穿緦麻以上喪服的人，不到宗廟致祭，以明示吉凶不相混擾。貞元時期，吏部奏請，准許權改吉服，以參與宗廟的祭祀，這是一時的行事，不是舊有的典章。"現在本院詳細按察，律稱："如果有緦麻以上的喪服在身而派遣

引典故。奉詔，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後雖王涇著《郊祀録》稱是一時之事，非舊典也。又別無詔敕改更，是以歷代止依貞元詔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詳定官請依《郊祀録》，緦麻以上喪，不預宗廟之祭。今詳貞元起請，證據分明，王涇所説，別無典故。望自今後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免致廢闕。

充掌職事的，笞打五十下。"這是唐初所定。吏部的陳請，都是援引典制。奉詔，百官有私喪經過公除的，聽由其赴參宗廟的祭祀。後來雖然王涇著《郊祀録》説是一時的行事，不是舊典，但又別無詔敕更改，因此歷代衹是依照貞元時的詔命施行。到了大中祥符年間，詳定官請求依照《郊祀録》，穿緦麻以上喪服的人，不參加宗廟的祭祀。現在詳察貞元時的奏請，證據確鑿，王涇所説，別無所據。希望今後有私喪經過公除以後，聽由其赴參宗廟的祭祀，免致廢缺行禮。

慶曆七年，禮官邵必言："古之臣子，未有居父母喪而輒與國家大祭者。今但不許入宗廟，至於南郊壇、景靈宫，皆許行事。按唐吏部所請慘服既葬公除者，謂周以下也，前後相承，誤以爲三年之喪，得吉服從祭，失之甚也。又據律文：'諸廟享，有緦麻以上喪，不許執事，祭天地、社稷不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詳經典意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也。是指王者不敢以私親之喪，廢天地、社稷之祭，非謂臣下有父母喪，而得從天子祭天地、社稷也。兼律文所以不禁者，亦止謂緦麻以上、周以下故也。南郊、太廟，俱爲吉祀，奉承之意，無容異禮。今居父母喪不得入太廟，至南郊則爲愈重。朝廷每因大禮，侍祠之官普有沾賚，使居喪之人得預祠事，是不欲慶澤之行，有所不被，奈何以小惠而傷大禮？近歲兩制以上，并許終喪，惟於武臣尚仍舊制，是亦取古之墨縗從事，金革無避之義也。然於郊祀吉禮則爲不可。"下禮院，議曰："郊祀大禮，國之重事，百司聯職，僅取齊集。若居喪被起之官悉不與事，則或有妨闕。但不以慘粗之容接於祭次，則亦可行。請依《太常

慶曆七年，禮官邵必説："古代的臣子，没有爲父母服喪而參與國家大祭的。現在衹是不允許進入宗廟，至於在南郊壇、景靈宫，都允許其行事。考察唐代吏部所請慘服在葬後公除者，指的是一年以下的服喪，前後相襲，誤以爲是三年之喪，得以穿吉服參與祭祀，這錯得很厲害。又根據律文：'諸廟祭，有緦麻以上的服喪，不許其主持其事，祭祀天地、社稷不禁止。'這是唐代的定律之人，没有詳察經典的意思。《王制》説：'服喪時三年不致祭，衹有天地、社稷的祭祀爲越紼行事。'《注》説：因爲'不敢用卑者來廢棄尊者'。這是指王者不敢因爲私親之喪，而廢棄天地、社稷的祭祀，不是説臣下有父母之喪，而可以跟隨天子祭祀天地、社稷。兼察律文之所以不加禁止，也衹是因爲説的是緦麻以上，服喪一年以下的情況的緣故。南郊、太廟，都是吉祀，奉承之意，不容異禮。現在爲父母服喪的人不得進入太廟，那麽到南郊則於禮更重。朝廷每次舉行大禮，侍祠官遍受施贈，讓居喪的人得以參與祭祀，這是不想讓慶澤的施用，有所不至，爲什麽要因爲行小惠而傷大禮？近年兩制以上的官員，都允許其服喪終制，衹是對武臣還是沿用舊制，這也是取用古代身穿墨縗從戰，金革無避之義。但是對於郊祀吉禮則不可實行。"事情下交到禮院討論，議道："郊祀大禮，是國家的大事，百司聯職，要的就是全部到齊。如果居喪時被徵起的官員全都不參與祭祀，那麽對於行禮就會有所妨缺。衹要不讓服喪者穿用慘粗喪服處在祭位之上，就也可以實行。請求依照《太常

新禮》，宗室及文武官有遭喪被起及卒哭赴朝參者，遇大朝會，聽不入；若緣郊廟大禮，惟不入宗廟，其郊壇、景靈宫得權從吉服陪位，或差攝行事。”詔可。

天聖五年，侍講學士孫奭言：“伏見禮院及刑法司外州執守服制，詞旨俚淺，如外祖卑於舅姨，大功加於嫂叔，顛倒謬妄，難可遽言。臣於《開寶正禮》録出五服年月，并見行喪服制度，編袝《假寧令》，請下兩制、禮院詳定。”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言：“奭所上五服制度，皆應禮經。然其義簡奥，世俗不能盡通，今解之以就平易。若‘兩相爲服，無所降殺’，舊皆言‘服’者，具載所爲服之人；其言‘周’者，本避唐諱，合復爲‘期’。又節取《假寧令》附《五服敕》後，以便有司；仍板印頒行，而喪服親疏隆殺之紀，始有定制矣。”

子爲嫁母。景祐二年，禮官宋祁言：“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幼孤，母邊更嫁，有子。稹無伯叔兄弟，獨承郭氏之祭。今邊不幸，而稹解官行服。按《五服制度敕》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其左方注：‘謂不爲父後者。若爲父後者，則爲嫁母無服。’”詔議之。侍御史劉夔曰：

按天聖六年敕，《開元五服制度》、《開寶正禮》并載齊衰降服條例，雖與祁言不異，然《假寧令》：“諸喪，斬、齊三年，并解官；齊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後爲其母，亦解官，申心喪；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爲生己者。”《律疏》云：

新禮》，宗室及文武官如果有遭喪被徵起及卒哭以後赴朝參的，遇到大朝會，聽由其不入臨；如果是郊廟大禮，衹是不進入宗廟，至於郊壇、景靈宫可以權且换吉服陪位，或者差遣攝任行禮。”詔令依從。

天聖五年，侍講學士孫奭説：“伏察禮院及刑法司規定外州執守的服制，詞旨淺俗，像外祖低於舅姨，大功施於嫂叔之類，顛倒妄謬，難以遽言。臣從《開寶正禮》中録出五服年月，連同現行的喪服制度，附編爲《假寧令》，請求下交兩制、禮院詳定。”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説：“孫奭所進上的五服制度，都符合禮經。然而其義旨簡古深奥，普通人不能全部通曉，現在加以解釋以歸平易。像‘兩相爲服，無所降殺’，過去所談衹是‘服’的，全都載録下所爲服喪的人；其所説的‘周’，本來是爲避唐諱而稱，應當再改回‘期’。又節取《假寧令》附編在《五服敕》後，以便於司吏施行；仍然板印頒行，這樣喪服的親疏隆殺，就開始有定制了。”

兒子爲再嫁的母親服喪。景祐二年，禮官宋祁説：“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年幼時父親去世，母親邊再嫁，生有兒子。郭稹没有叔伯兄弟，獨自承擔郭氏的祭祀。現在邊去世，而郭稹解官行服。考察《五服制度敕》齊衰杖期降服的條例説：‘父親去世母親再嫁及休出之妻的兒子爲母親服喪。’後面注釋説：‘指不爲父親後人的。如果是父親的後人，就不爲再嫁之母服喪。’”詔令商議。侍御史劉夔説：

考察天聖六年敕令，《開元五服制度》、《開寶正禮》都記載有齊衰降服的條例，雖與宋祁所言没有差異，然而《假寧令》上説：“諸喪，斬、齊三年，都要解官；齊衰杖期及爲人後的爲其父母服喪，和庶子爲後的爲其母親服喪，也要解官，申明心喪；母親被休出及再嫁，爲父親後人的兒子即使不服喪，也申明心喪。”注釋説：“都是生養自己的人。”《律疏》説：“心喪，是指妾生的

“心喪者，爲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五月内爲心喪。”再詳格令：“子爲嫁母，雖爲父後者不服，亦當申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并同父母正服。”今龍圖閣學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嘗爲出嫁母解官行喪。若使生爲母子，没同路人，則必虧損名教，上玷孝治。

兒子及休妻所生的兒子應當降格服喪，在二十五個月内實行心喪。”再詳察禮令：“兒子爲再嫁的母親，雖然作爲父親後人的不爲服喪，也應當申明心喪。”又稱：“居心喪的人，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的規定都與爲父母正服服喪的相同。”現在龍圖閣學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都曾爲休出再嫁之母解官服喪。如果讓人活着時作爲母子，而死後却形同路人，那麽一定會損害名教，上污孝治。

且杖期降服之制，本出《開元禮》文，逮乎天寶降敕，俾終三年，然則當時已悟失禮。晋袁準謂：“爲人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釋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衰。”譙周云：“非父所絶，爲之服周可也。”昔孔鯉之妻爲子思之母，鯉卒而嫁於衛，故《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即父後也。石苞問淳于睿：“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爲嫁與出不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爲詳正。”睿引子思之義爲答，且言：“聖人之後服嫁母，明矣。”稹之行服，是不爲過。

而且杖期降服的制度，本出於《開元禮》的規定，到了天寶降敕時，命令服滿三年喪制，那麽當時已經覺察到失禮。晋袁準說：“爲人之後的，依然要爲再嫁之母服喪。根據對於異族的外祖，都要廢祭行服，可知爲父親後人的應當爲再嫁的母親服喪。”劉智解釋說：“雖然作爲父親的後人，依然爲再嫁的母親服齊衰喪服。”譙周說：“不是爲父親從一而終的，爲服期功喪服就可以了。”過去孔鯉的妻子是子思的母親，孔鯉去世後改嫁到衛國，所以《檀弓》說：“子思的母親去世了，柳若對子思說：‘你是聖人的後代，各地的人都在你這裏觀禮，你可要慎重啊！’子思說：‘我有什麽要慎重的呢！’”服喪的禮節，與兒子相同。說“你是聖人的後代”，就是說爲父親的後人。石苞問淳于睿：“爲父親的後人，不爲休出的母親服喪。再嫁的母親如同休出的母親，有人以爲再嫁與休出不異，是不達禮意。雖然執守從重的禮義，却被譏以廢祭。請君詳正。”淳于睿引述子思的禮義作答，且說：“聖人的後代爲再嫁之母服喪，是很清楚的。”郭稹的行服，算不上錯誤。

詔兩制、御史臺、禮院再議，曰：“按《儀禮》：‘父卒繼母嫁，爲之服期。’謂非生己者，故父卒改嫁，降不爲己母。唐上元元年敕，父在爲母尚許服三年。今母嫁既是父終，得申本服。唐紹議曰：‘爲父後者爲

詔令兩制、御史臺、禮院再議，說：“按照《儀禮》：‘父親去世繼母改嫁，爲繼母服用期功喪服。’指不是生養自己的人，所以在父親去世之後改嫁，降服不作爲自己的母親。唐上元元年敕令，父親健在還允許爲母親服喪三年。現在母親再嫁既已是在父親去世之後，就能够申明本

嫁母杖周，不爲父後者請不降服。’至天寶六載敕，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其嫁母亡，宜終三年。又唐八坐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卒，親母嫁，齊衰杖期，爲父後者亦不服，不以私親廢祭祀，惟素服居堊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之，母子無絶道也。’按《通禮》《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

服。唐紹議論説：“爲父親後代的人爲再嫁之母服杖一年，不爲父親後代的人不降服。’到了天寶六年敕令，五服的禮數，應該達到，服喪三年，以報答三歲免懷之恩。再嫁之母去世，應該服滿三年之喪。又唐八坐議論吉凶加減禮説：‘凡是父親去世，親生母親再嫁，齊衰杖期，爲父親後代的人也不服用，不能因爲私親而廢除祭祀，衹是身穿素服居住在堊室中，服心喪三年，免役解官。對於母親要服心喪，母子之道不能隔絶。’考察《通禮》《五服制度》：父親去世母親再嫁，和休出之妻的兒子爲母親服喪，以及爲祖父後代的人，祖父健在時爲祖母服喪，雖然在服喪一年後已除服，仍然要服心喪三年。”

侍講學士馮元言：“《儀禮》、《禮記正義》，古之正禮；《開寶通禮》、《五服年月敕》，國朝見行典制，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惟《通禮義纂》引唐天寶六年制：‘出母、嫁母并終服三年。’又引劉智《釋議》：‘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齊衰，卒哭乃除。’蓋天寶之制，言諸子爲出母、嫁母，故云‘并終服三年’；劉智言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故云‘猶爲齊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謂，固無疑也。況《天聖五服年月敕》：‘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降杖期。’則天寶之制已不可行。又但言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即不言解官。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服式；若俯同諸子杖期，又於條制相戾。請凡子爲父後，無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議》，服齊衰，卒哭乃除，逾月乃祭，仍申心喪，則與《儀禮》、《禮記正義》、《通典》、《通禮》、《五服年月敕》‘爲父後，爲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遠。如諸子非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敕》，降服齊衰杖期，亦解官申心喪，則與《通禮》《五服制度》

侍講學士馮元説：“《儀禮》、《禮記正義》，是古代的正禮；《開寶通禮》、《五服年月敕》，是國朝的現行典制，規定爲父親後代的人，不爲休出的母親服喪。衹是《通禮義纂》引用唐天寶六年制度：‘休出之母、再嫁之母都要爲服三年之喪。’又引用劉智《釋議》説：‘雖然作爲父親的後代，依然爲休出的母親、再嫁的母親服用齊衰喪服，在卒哭後纔除服。’大概天寶時的制度，是説諸子爲休出之母、再嫁之母服喪，所以説‘都服滿三年之喪’；劉智是説爲父親後代的人爲休出之母、再嫁之母服喪，所以説‘依然服用齊衰喪服，在卒哭之後除服’。各有所指，本來没有疑義。况且《天聖五服年月敕》説：‘父親去世後母親再嫁及休出之妻的兒子爲母親降服杖期。’那麽天寶時期的制度已經不可施行。又衹是説母親被休出及再嫁，作爲父親後代的人雖然不爲服喪，也要申明心喪，就不説解官。如果專用禮經，那麽就全無服式；如果俯同諸子杖期，又與禮例相背。請求凡是作爲父親後代的兒子，如果無人可奉祭祀，就依用《通禮義纂》、劉智的《釋議》，服齊衰喪服，在卒哭之後除服，過一個月再致祭，仍要申明心喪，就會與《儀禮》、《禮記正義》、《通典》、《通禮》、《五服年月敕》中‘作爲父親的後代，不爲休出之母、再嫁之母服喪’的話相距不遠。如果諸子不是作爲父親後人的，爲休出之母、再嫁之母服喪，依照《五服

言‘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内爲心喪’，其義一也。郭稹應得子爲父後之條，緣其解官行服已過期年，難於追改，後當依此施行。”

年月敕》，降服齊衰杖期，也解官申明心喪，那麽就與《通禮》《五服制度》所説‘雖然服喪一年後已除服，仍然要服心喪三年’，及《刑統》所説‘休出之妻的兒子應當降格服喪，都在二十五個月内服心喪’，是同一禮義。郭稹符合子爲父後的條例，因爲其解官行服已過一年，難於追改，以後應當依照這種禮例施行。”

詔：“自今并聽解官，以申心喪。”

詔令：“今後都聽由服喪者解官，以申明心喪。”

子爲生母。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編修《册府元龜》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優，嫡母尚在，望特免持服。”禮官言：“按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晋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服輕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濟所生母喪，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爲慈母且猶三年，况親所生乎？嫡母雖尊，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也？’南齊褚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後嫡母吴郡公主薨，葬畢，令攝職。則震當解官行服，心喪三年；若特有奪情之命，望不以追出爲名。自今顯官有類此者，亦請不稱起復，第遣釐職。”

兒子爲生身母親服喪。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説：“編修《册府元龜》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聶震爲生母丁憂，嫡母還健在，希望特予免除行服。”禮官説，“按照周制，庶子在父親家中，就不爲生母行禫祭。晋解遂問蔡謨説：‘庶子生母去世，嫡母健在，不知道服制的輕重如何。’回答説：‘作爲妾子的士人爲其母親服喪，與凡人喪母相同。’鍾陵胡濟的生母去世，自有嫡兄承當統緒，而嫡母健在，懷疑不能行三年之喪，詢問范宣，回答説：“爲慈母都還行三年之喪，更何况是生母呢？嫡母雖然身居尊位，然而厭降制度的施行，父親是涉及不到的。婦人没有專制之事，豈能比同父親來屈抑支子呢？”南齊褚淵遭遇庶母郭氏去世，在入葬完畢，他被起復爲中軍將軍。後來嫡母吴郡公主去世，入葬完畢，他被徵起攝職。那麽聶震應當解官行服，服心喪三年；如果特有奪情的任命，希望不用追出的名義。今後顯官有類似情况的，也請求不稱爲起復，衹是遣任官職。”

熙寧三年，詔御史臺審决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追服所生母喪。御史臺言：“在法，庶子爲父後，如嫡母存，爲所生母服緦三月，仍解官申心喪；若不爲父後，爲所生母持齊衰三年，正服而禫。今定所生仇氏亡日，定未嘗請解官持心喪，止以父老乞還侍養。宜依禮制追服緦麻，而解官心喪三年。”時王安石芘定，擢爲太子中允，而言者俱罷免。

熙寧三年，詔令御史臺審議秀州軍事判官李定追服生母的喪服。御史臺説：“禮法規定，庶子作爲父親的後人，如果嫡母健立，就爲生母服緦三個月，仍要解官申明心喪；如果不爲父親後人，就爲生母服齊衰三年，正服之後實行禫祭。現在李定的生母仇氏去世時，李定未曾請求解官服心喪，衹是説因父親年老請求還鄉侍養。應該依照禮制追服緦麻，解官服心喪三年。”當時王安石庇護李定，提拔他爲太子中允，而進言的人都被罷免。

婦爲舅姑。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儀纂》、《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爲舅姑服周；近代時俗多爲重服，劉岳《書儀》有奏請之文。《禮圖》、《刑統》乃邦家之典，豈可守《書儀》小說而爲國章邪？"判少卿事薛允中等言："《户婚律》：'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各離之。若居周喪而嫁娶者，杖一百。'又《書儀》：'舅姑之服斬衰三年。'亦準敕行。用律敕有差，望加裁定。"

右僕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奏議曰："謹按《禮·内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説，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在理爲當。況五服制度，前代增益甚多。按《唐會要》，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姨舅同服緦麻及堂姨舅袒免。至今遵行。況三年之内，几筵尚存，豈可夫處苫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況婦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期年，乃是尊夫而卑舅姑也。況孝明皇后爲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爲萬世法。欲望自今婦爲舅姑服，并如後唐之制，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嫡孫承重。天聖四年，大理評事杜杞言："祖母潁川郡君鍾歿，并無服重子婦，餘孤孫七人，臣最居長，今已服斬衰，即未審解官以否？"禮院言："按《禮·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正義》曰：'此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

媳婦爲公婆服喪。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説："考察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儀纂》、《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記載着媳婦爲公婆服喪一年；近世時俗多行重服，劉岳的《書儀》上有奏請之文。《禮圖》、《刑統》是邦家正典，豈能拘守《書儀》的雜説而奉爲國章呢？"判少卿事薛允中等説："《户婚律》記載，'爲父母及丈夫居喪而行嫁娶之事的，罰作傭徒三年，都加以拆散。如果爲公婆居喪而行嫁娶之事的，杖打一百下。'又《書儀》上説：'公婆的喪服是斬衰三年。'也准許敕行。因律敕的實行不同，希望加以裁定。"

右僕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奏議説："謹察《禮·内則》中説：'媳婦侍奉公婆，如同侍奉父母。'那麽公婆與父母是一樣的。而古禮有服喪一年之説，到了後唐時開始確定三年之喪，於理爲當。況且五服制度，前代的增益很多。根據《唐會要》，嫂叔之間無服，太宗命令服用小功。過去爲曾祖父母服喪三個月，後來增加爲五個月。嫡子媳婦的大功之服，增加爲期服。衆庶子媳婦的小功之服，增加爲大功。父親健在時爲母親的服期，高宗增加爲三年。媳婦對於丈夫的姨舅無服，玄宗命令隨從丈夫的行服，又增加姨舅同服緦麻及堂姨舅袒免的規定。這些禮例至今還在遵行。何况三年之内，几席猶存，豈能在丈夫身處苫塊之中時，媳婦却被服綺紈之衣？夫婦同體，而哀樂不同，求之於人情，實在有傷理義的根本。何況媳婦爲丈夫行三年之喪，對於公婆却衹服喪一年，這是尊崇丈夫而鄙薄公婆。何況孝明皇后爲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爲萬世效法。希望今後媳婦爲公婆服喪，都按照後唐禮制，三年齊、斬，一如其夫。"

嫡孫承重。天聖四年，大理評事杜杞説："祖母潁川郡君鍾去世，没有一個服重服的兒子或媳婦，衹剩下七個孤孫，臣年齡最大，現在自己服斬衰之服，就是不清楚是否解官？"禮院説："考察《禮·喪服小記》説：'祖父去世後，成爲祖父的後人，作爲祖母的後人要服喪三年。'《正義》説："這是論述嫡孫承重的服制。祖父去世，

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今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也。若父卒爲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爲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殁，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又按令文：'爲祖後者，祖卒爲祖母，祖父殁，嫡孫爲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并解官。'合依《禮》、令。"

寶元二年，度支判官、集賢校理薛紳言："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卒，是先臣所生母，服紀之制，罔知所適，乞降條制，庶知遵守。"詔送太常禮院詳定。禮官言："《五服年月敕》：'齊衰三年，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又曰：'齊衰不杖期，爲祖父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惟爲祖後者不服。'又按《通禮義纂》：'爲祖後者，父所生庶母亡，合三年否?'《記》云：'爲祖母也，爲後三年。不言嫡庶。然奉宗廟，當以貴賤爲差，庶祖母不祔於皇姑，已受重於祖，當爲祭主，不得申於私恩；若受重於父代而養，爲後可也。'又曰：'庶祖母合從何服?禮無服庶祖母之文，有爲祖庶母後者之服。晋王廙議曰：受命爲後，則服之無嫌。婦人無子，托後族人，猶爲之服，况其子孫乎?人莫敢卑其祖也。且妾子，父殁爲母得申三年。孫無由獨屈，當服之也。'看詳《五服年月敕》，不載持重之文，於《義纂》即有所據。今薛紳不爲祖後，受重於父，合申三年之制。"

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王洙言："《五服年月敕》與新定令文，及

是指嫡孫没有父親而成爲祖父的後人。祖父已去世，現在遇到祖母去世，所以説爲祖母的後人。就好像父親去世以後爲母親服喪一樣，所以是三年。如果祖父去世時，父親已先去世，也爲祖父服三年之喪。如果祖父去世時父親還在，自己雖要爲祖父服喪一年，但是現在父親已去世，祖母去世時，自己也要爲祖母服喪三年。'又據令文：'作爲祖父的後人，在祖父去世以後爲祖母服喪，祖父已經去世，嫡孫爲祖母承重的，要服齊衰三年，都要解官。'應當依照《禮》、令施行。"

寶元二年，度支判官、集賢校理薛紳説："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去世，這是先臣的生母，服紀制度，不知所從，請求頒降條制，或許纔能瞭解所應遵行的禮制。"詔令送交太常禮院詳定。禮官説："《五服年月敕》：'齊衰三年，爲祖父後代的人，在祖父去世以後就爲祖母服守。'又説：'齊衰不杖期，爲祖父母行服。'《注》説：'父親的生身庶母也相同，祇是爲祖父後人的人不行服。'又據《通禮義纂》：'爲祖父後人的人，父親的生身庶母去世，應當行用三年之喪嗎?'《記》説：'爲祖母服喪，爲後的人要服喪三年。不説嫡庶。然而敬奉宗廟，應當貴賤有别，庶祖母不祔在皇姑的後面，已經從祖父那裏承重爲後，就應當作爲祭主，不能申行私恩；如果是從父親那裏承重代父奉養，爲後者就能够行用三年之喪。'又説：'對庶祖母應當穿什麽樣的喪服?禮經上没有爲庶祖母服喪的規定，有作爲祖庶母後人的人所行用的服制。晋王廙議論説：既然受命爲後人，那麽行服無嫌。婦人如果没有兒子，托命族人爲後，族人還爲其行服，更何况是她自己的子孫呢?人没有敢鄙薄其祖父的。而且妾的兒子，在父親去世以後可以爲母親行用三年之喪。孫子没有理由獨自屈抑，應當行服三年。'檢視《五服年月敕》，不見有持重的記載，在《義纂》那裏就有根據。現在薛紳不是祖父的後人，是從父親那裏承重爲後，應當申用三年之制。"

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王洙説："《五服年月敕》與新定的令文，以及《通禮》正文内的五

《通禮》正文内五服制度，皆聖朝典法，此三處并無爲父所生庶母服三年之文。唯《義纂》者是唐世蕭嵩、王仲丘等撰集，非創修之書，未可據以决事。且所引兩條，皆近世諸儒之說，不出於《六經》，臣已别狀奏駁。今薛紳爲映之孫，耀卿爲别子始祖，紳繼别之後爲大宗，所守至重，非如次庶子等承傳其重者也。不可輒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喪，以廢始祖之祭也。臣謹按《禮經》所謂重者，皆承後之文。據《義纂》稱重於父，亦有二說：一者，嫡長子自爲正體，受重可知；二者，或嫡長亡，取嫡或庶次承傳父重，亦名爲受重也。若繼别子之後，自爲大宗，所承至重，不得更遠係庶祖母爲之服三年，惟其父以生己之故，爲之三年可也。詳《義纂》所謂‘受重於父者’，指嫡長子亡、次子承傳父重者也，但其文不同耳。”

詔太常禮院與御史臺詳定聞奏。衆官參詳：“耀卿，王氏子；紳，王氏孫，尤親於慈母、庶母，祖母、庶祖母也，耀卿既亡，紳受重代養，當服之也。又薛紳頃因籍田覃恩，乞將叙封母氏恩澤，迴授與故父所生母王氏，其薛紳官爵未合叙封祖母，蓋朝廷以耀卿已亡，紳是長孫，敦以孝道，特許封邑，豈可王氏生則輒邀國恩，歿則不受重服？况紳被王氏鞠育之恩，體尊義重，合令解官持齊衰三年之服。”詔從之。

皇祐元年，大理評事石祖仁奏：“叔從簡爲祖父中立服後四十日亡，乞下禮院定承祖父重服。”禮官宋敏求議曰：“自《開元禮》以前，嫡孫卒則次孫承重，况從簡爲中子已卒，而祖仁爲嫡孫乎？古者重嫡，正貴所傳，其爲後者皆服三年，以主虞、

服制度，都是聖朝的典制，這三處都没有爲父親的生身庶母服喪三年的記載。衹有《義纂》是由唐代的蕭嵩、王仲丘等撰集，不是創制修書，不能據以行事。而且其所引用的兩項條例，都是近世諸儒的説法，不出自《六經》，臣已另狀奏駁。現在薛紳是薛映的孫子，耀卿是别子的始祖，薛紳繼爲别後立爲大宗，所守至重，不像次庶子等承傳其重的人。不能就此爲父親的生身庶母服喪三年，而廢行始祖的祭祀。臣等謹察《禮經》上所謂的重，都是承後的意思。根據《義纂》從父親那裏承重，也有二説：其一，嫡長子自爲正體，受重可知；其二，如果嫡長子去世，取用嫡子或庶次承傳父重，也稱爲受重。如果繼爲别子之後，自爲大宗，所承至重，不能更遠紹庶祖母爲之服喪三年，衹是其父親因爲是生身之母，可以爲她服喪三年。詳察《義纂》所謂‘受重於父者’，指的是嫡長子已去世，由次子承傳父重的情況，衹是其文字有所不同而已。”

詔令太常禮院與御史臺詳定之後奏上。衆官參議：“耀卿，是王氏的兒子；薛紳，是王氏的孫子，尤其要親於慈母、庶母，祖母、庶祖母，耀卿去世後，薛紳受重代養，應當服用三年之喪。又薛紳過去因爲籍田施恩，請求將叙封母氏的恩澤，轉授給故父的生母王氏，按薛紳的官職不當叙封祖母，大概朝廷因爲耀卿已去世，薛紳是長孫，敦行孝道，特許封邑，豈能讓王氏生前邀受國恩，死後却不受重服？何况薛紳領受王氏的養育之恩，體尊義重，應當命令他解官服齊衰三年。”詔令依從。

皇祐元年，大理評事石祖仁進奏：“叔父從簡爲祖父中立服喪四十天後去世，請求下令禮院確定承祖父重服的服制。”禮官宋敏求議論説：“在《開元禮》以前，嫡孫去世則由次孫承重，况且從簡爲中子已經去世，而祖仁便是嫡孫呢？古代重視嫡系，正是看重其傳續，爲後之人都要行服三年，以主持虞、練、祥、禫的祭祀。而且

練、祥、禫之祭。且三年之喪，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者有變也。今中立未及卒哭，從簡已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經變也。或謂已服期，不當改服斬，而更爲重制。按《儀禮》：'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鄭氏注：'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以三年之喪。'是服可再制明矣。今祖仁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斬衰三年。後有如其類而已葬者，用再喪制服。"遂著爲定式。

熙寧八年，禮院請爲祖承重者，依《封爵令》立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如又無之，即立庶長孫，行斬衰服。於是禮房詳定："古者封建國邑而立宗子，故周禮適子死，雖有諸子，猶令嫡孫傳重，所以一本統、明尊尊之義也。至於商禮，則嫡子死立衆子，然後立孫。今既不立宗子，又未嘗封建國邑，則嫡孫喪祖，不宜純用周禮。若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重，即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時知廬州孫覺以嫡孫解官持祖母服，覺叔父在，有司以新令，乃改知潤州。

元豐三年，太常丞劉次莊祖母亡，有嫡曾孫，次莊爲嫡孫同母弟，在法未有庶孫承重之文。詔下禮官立法："自今承重者，嫡子死無諸子，即嫡孫承重；無嫡孫，嫡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準此。其傳襲封爵，自依禮、令。"

雜議。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聘王顯孫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禮制。禮官言："按《禮》：'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謂無

三年之喪，定會因爲時日的延久而服制有變。現在中立還没到卒哭之祭，從簡已經去世，這樣時日未久而服制還未經過改變。有人認爲已經服行期服，不應當改服斬衰，更行重制。考察《儀禮》：'女兒出嫁，又回到父親家中，爲父親服喪三年。'鄭氏注：'指遭喪而離開夫家的人，開始時服用齊衰一年，出離以後行虞祭則服用三年之喪。'這清楚表明服喪可以有再制。現在祖仁應該解官，在入葬時制定斬衰三年的服制。後來如果有諸如此類而已經入葬的情況，行用再喪的服制。"於是著爲定式。

熙寧八年，禮院請求爲祖父承重的人，依照《封爵令》確立嫡孫，依次確立嫡子的同母兄弟，没有同母兄弟就立庶子，没有庶子就立嫡孫的同母兄弟；如果仍然没有，就立庶長孫，行服斬縗。於是禮房詳定："古代分封國邑而立宗子，所以周朝禮制是，嫡子去世以後，雖有諸子，依然讓嫡孫承重，用以規一本統、明示尊尊之義。至於商朝禮制，則是嫡子死後立衆子，然後再立嫡孫。現在既然不立宗子，又未曾分封國邑，那麽嫡孫的祖父去世，不應該純用周朝禮制。如果嫡子死後没有衆子，纔用嫡孫承重，如果嫡孫承襲封爵，雖然有衆子也要承重。"這時知廬州孫覺以嫡孫解官爲祖母行服，孫覺叔父健在，司吏遵用新令，於是改知潤州。

元豐三年，太常丞劉次莊的祖母去世，有嫡曾孫，次莊爲嫡孫的同母兄弟，禮法没有庶孫承重的記載。詔令禮官立法："今後的承重者，嫡子死後，若没有諸子，就由嫡孫承重；没有嫡孫，就由嫡孫的同母兄弟承重；没有同母兄弟，就由庶孫的長者承重；曾孫以下仿此而行。承襲封爵，自當依照禮、令。"

雜議。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與王顯的孫女訂婚，將要迎娶時德彝去世，不知禮制如何。禮官説："根據《禮》：'曾子問道：娶女已定吉日而女子去世，怎麽辦？孔子説：夫婿服齊縗弔喪，入葬後除服。夫婿去世也如此。'《注》説：'這是説没有服喪一年、三年的恩義，女子

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又《刑統》云：'依禮，有三月廟見、有未廟見就婚等三種之文，妻并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婚夫等，惟不得違約改嫁，自餘相犯，并同凡人。'今詳女合服斬衰於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欑即除之。"

服斬縗之服。'又《刑統》說：'依照禮，有三個月後廟見、有未行廟見而成婚等三種禮文，妻子都與丈夫的禮法相同，已約定吉日及定婚的，祇是不能違約改嫁，其餘的觸犯，都與他人一樣。'現在察知女子應當在家中服用斬縗，入葬後除服；或者是尚未入葬，祇是出殯時就除服。"

天聖七年，興化軍進士陳可言："臣昨與本軍進士黄價同保，臣預解送之後，本軍言黄價昨赴舉時，有叔爲僧，喪服未滿，臣例當駁放。竊思出家制服，禮律俱無明文，况僧犯大罪，并無緣坐；犯事還俗，準敕不得均分父母田園。又釋門儀式，見父母不拜，居父母喪不絰，死則法門弟子爲之制服，其於本族并無服式。望下禮官詳議，許其赴試。"太常禮院言："檢會敕文，期周尊長服，不得取應。又禮爲叔父齊衰期，外繼者降服大功九月。其黄價爲叔僧，合比外繼，降服大功。"

天聖七年，興化軍進士陳可說："臣前些時候與本軍進士黄價互相擔保，臣參預選送之後，本軍説黄價前些時候赴舉時，爲做僧人的叔父服喪還未滿期，臣照例應當貶黜。臣私下裏想，出家人的服制，禮制律令上都没有明確的規定，何况如果僧人犯了大罪，都没有連坐；如果僧人犯事還俗，依照敕令規定不能均分父母的田園。又佛門的儀式是，看見父母不拜，爲父母居喪時不繫絰，死後由法門弟子爲其行服，本族人對他都没有服制。希望下交禮官詳議，允許他赴試。"太常禮院説："檢視敕文，爲尊長服喪一年的，不能應舉。又禮制規定爲叔父服用齊衰一年，外繼的降服大功九個月。黄價爲叔僧服喪，應當比照外繼，降服大功。"

皇祐四年，吉州司理參軍祝紳幼孤，鞠於兄嫂。已嘗爲嫂持服，兄喪又請解官持喪。有司以爲言。仁宗曰："近世蓋有匿親喪而干進者。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

皇祐四年，吉州司理參軍祝紳在幼年時成爲孤兒，由其兄嫂撫養。他已經爲嫂子服過喪，到這時他的哥哥去世，又請求解官服喪。司吏爲其奏請。仁宗説："近世大概有人隱瞞親喪以謀求仕進。祝紳雖然所服不合禮制，然而他不忘鞠養之恩，也可加勸勉。等到服喪期滿時授與他幕職、知縣。"

繼絶。熙寧二年，同修起居注、直史館蔡延慶父襃，故太尉齊之弟也。齊初無子，子延慶。後齊有子，而襃絶，請復本宗。禮官以請，許之。紹聖元年，尚書省言："元祐南郊赦文，户絶之家，近親不爲立繼者，官爲施行。今户絶家許近親尊長命繼，已有著令，即不當官爲施行。"四年，右武衛大將軍克務，乞故登州防禦使東牟侯克端子叔博爲嗣，請赴期朝參起居，而不爲克端服。大宗

續延絶嗣。熙寧二年，同修起居注、直史館蔡延慶的父親蔡襃，是故太尉蔡齊的弟弟。蔡齊當初没有兒子，把延慶作爲兒子。後來蔡齊有了自己的兒子，而蔡襃絶嗣，請求讓延慶回到本宗。禮官爲他陳請，應允。紹聖元年，尚書省説："元祐時南郊赦文中説，絶嗣的家庭，如果近親不爲其立繼，就由官府爲其立繼承嗣。現在絶嗣的家庭允許近親尊長爲其命繼，已有著令，就不應當由官府來爲其施行。"四年，右武衛大將軍克務，請求把故登州防禦使東牟侯克端的兒子叔博作爲後嗣，讓叔博在赴朝參請安時，不

正司以聞。下禮官議，宜終喪三年。遂詔宗室居父母喪者，毋得乞爲繼嗣。

大觀四年詔曰："孔子謂興滅繼絶，天下之民歸心。王安石子雱無嗣，有族子棣，已嘗用安石孫恩例官，可以棣爲雱後，以稱朕善善之意。"先是，元豐國子博士孟開，請以侄孫宗顏爲孫，據晉侍中荀顗無子，以兄之孫爲孫；其後王彦林請以弟彦通爲叔母宋繼絶孫，詔皆如所請。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户部言："知蜀州吴擴申明：乞自今養同宗昭穆相當之子，夫死之後，不許其妻非理遣還。若所養子破蕩家産，不能侍養，實有顯過，即聽所養母訴官，近親尊長證驗得實，依條遣還，仍公共繼嗣。"

爲克端行服。大宗正司奏聞。下交禮官商議，認爲應該服滿三年之喪。於是詔令宗室中爲父母居喪的，不能請爲繼嗣。

大觀四年頒詔説："孔子説興滅繼絶，天下百姓就會歸心。王安石的兒子王雱没有後嗣，有族子王棣，已用安石之孫的恩例授官，可以讓王棣作爲王雱的後代，以稱合朕的善待善人之意。"此前，元豐時國子博士孟開，請求讓侄孫宗顏爲孫，引據晉侍中荀顗無子，把他哥哥的孫子作爲他的孫子；後來王彦林請求讓弟弟彦通爲叔母宋繼後爲孫子，詔令都恩准其請求。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户部説："知蜀州吴擴申明：請求今後收養同宗昭穆相當的子嗣，在家中男人去世以後，不允許他的妻子將繼子非理遣還。如果所收養的兒子破家蕩産，不能侍養，確有明顯過錯，就聽由養母訴諸官府，經近親尊長驗證察實，依例遣還，仍共同繼嗣。"

宋史卷一百二十六

志第七十九

樂(一)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吕，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鍾。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煉白石爲磬，範中金爲鍾，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故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鍾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鍾聲弇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嗣位，以樂來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

宋朝的音樂，從建隆年到崇寧年，共有六次改變。最初，太祖認爲雅樂的聲音太高，不符合中正平和的要求，就下詔給和峴根據王朴的律準比較洛陽的銅望臬石尺作爲新的尺度，來確定聲律，所以建隆以來有了和峴樂。宋仁宗很關注音律，判太常燕肅認爲樂器長期以來與樂律不和諧，又用王朴的樂準考察糾正。當時，李照因爲精通音樂而聞名，他説王朴的樂準高五個聲律，與古代的制度不同，請求按照神瞽的辦法鑄造編鐘。編鐘鑄成，於是請求改定雅樂，就下調三個聲律，冶煉白石做磬，以白銀鑄造鐘，繪上日月星三辰、五種靈異的動物作爲樂器的裝飾，所以景祐年間產生了李照樂。不久，諫官、御史紛紛議論李照樂的錯誤，最終又恢復了過去的制度。之後皇帝詔令侍從、禮官參考確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際參與了這件事，重新鑄造了鐘磬，衹下調一個聲律，樂名叫《大安》。試着演奏，鐘聲鬱悶而且震顫抖動，非常不和諧，於是衹在平常祭祀、朝會時演奏，所以皇祐年間產生了阮逸樂。神宗登基，克守現成的制度，并未着急地創製新的音樂，偶爾聽從進諫的人改正少許。知禮院楊傑上書逐條指出現在音樂的失誤，皇帝召范鎮、劉几和楊傑一起討論。劉几、楊傑請求遵從祖先的遺訓，在王朴聲律的基礎上全部下調兩個聲律，用仁宗時鑄造的編鐘，并且追溯考證成周劃分音樂的次序，分辨確認文武二舞的動作節奏；可是范鎮希望用真正的一粒稃兩粒米的累黍法，作爲確定樂律的尺度，重新修鑄編鐘的重

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津之説，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鼐、景鍾。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

量，去掉四個輕聲。皇帝下詔書命令一切聽從劉几、楊傑的建議。音樂製作完成，在郊廟祭祀時演奏，所以元豐年間出現了楊傑、劉几樂。范鎮認爲此音樂融合了鄭、魏的靡靡之音，請求用太府的銅製樂律定樂聲。哲宗即位，范鎮進獻音樂，在宮廷演奏，按照李照的聲律下調一個聲律，因此元祐年間又有了范鎮樂。楊傑再次指出范鎮樂的失誤，認爲此樂出於范鎮一家之言，最終被棄置不用。徽宗積極地創製新樂，用來文飾太平盛世，於是蔡京主張用魏漢津的說法，突破先代儒者累計穀粒做法的不足，選用夏禹把身體作爲尺度的文辭，用皇帝的手指當作樂律的尺度，鑄造帝鼐、景鐘。音樂完成，國君賜名叫《大晟》，認爲這是雅樂，向天下頒布，在教坊中傳播，因此崇寧年以來出現了魏漢津樂。

夫《韶》、《濩》之音，下逮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嘆作興。當是時，桑間、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知此道也，則雖百世不易可也。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説，累黍既各執異論，而身爲度之説尤爲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難哉！觀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説，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高下於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諧之説，智者有所未諭，直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愚者可諭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奪倫，移宮换羽，特餘事耳。去惉懘靡曼而歸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過也。

《韶》、《濩》的音樂，下起於戰國，經歷了一千幾百年，還能讓人感慨振奮。當時，已經創作了桑間、濮上兩種樂曲，而古代帝王的音樂依然存在，難道不是因爲音樂的創製有一定的樂器，而且傳授繼承音樂的人也是世代輩出嗎？由此而言，鄭衛、《風》、《雅》的樂器是一樣的。懂得了這個道理，那麽即使音樂百代不變也是可能的。禮儀音樂的大道久已喪失，所以宋朝的音樂屢次變更，而最終没有固定不變的理論。考查諸家的言論，累計穀粒的説法已經是各執一詞，而把身體作爲尺度的説法最爲荒唐。古代創製的音樂，想要萬世流傳，太難了！看他們提出的上調兩個聲律、下調一個聲律的説法，即使賢者也有不瞭解的，衹用説音樂的聲音低於歌聲，那麽小孩兒也可以懂得；八音和諧的言論，聰明的人也有不明白的，衹用説是歌聲與簫聲相齊，用簫聲來確定十六聲并與八種樂器和諧，那麽愚笨的人也能理解。仔細地審閲這種方法，并用來創製音樂，樂器確定聲音相應，自然不會有違次序，調整宮調，衹不過是其餘的事。除去靡靡之音而歸之於平和淡泊，大雅的樂曲，也不過如此。

南渡之後，大抵皆用先朝之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相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

南渡以後，大抵都用前朝的舊樂，未曾更改。此後那些儒生朱熹、蔡元定等輩出，就互相講明古今創製音樂的本原，用來探究音樂創製的

原，以究其歸極，著爲成書，理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

今集累朝制作損益因革，議論是非，悉著于編，俾來者有考焉。爲《樂志》。

王者致治，有四達之道，其二曰樂，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歷代相因，咸有制作。唐定樂令，惟著器服之名。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北鄙鄭、衛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掃地。晉天福中，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周世宗嘗觀樂縣，問工人，不能答。由是患雅樂凌替，思得審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詔翰林學士竇儼兼判太常寺，與樞密使王朴同詳定，朴作律準，編古今樂事爲《正樂》。

宋初，命儼仍兼太常。建隆元年二月，儼上言曰："三、五之興，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静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爲《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豆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

真諦，著作成書，理義明白暢達，條理章程具備，非常明白地讓人理解禮與樂并不難於推行。可惜直至宋朝滅亡，天下的禮樂也未統一，也衹是空談而已。

現在收集了各朝代創製音樂的得失及繼承變革，議論是非曲直，全部編定入册，幫助後來人作爲參考。寫了《樂志》。

皇帝致力於清明治世，可以有四種方法，其中第二種方法就是音樂，用音樂可以平和民心感化天下。音樂的傳統世世代代繼承下來，歷代都創製音樂。唐代制定樂令，衹記載了樂器的名字。後唐的莊宗起於民間，他喜好的音樂不過是北部邊郵的鄭、衛之聲而已，先王的雅樂，幾乎將要被掃地出門。晉天福年間，開始下詔確定朝會的樂章、文武二舞、鼓吹十二案。周世宗曾經觀看樂器懸挂的形式，考問樂工，樂工不能回答。從此世宗擔心雅樂失傳，考慮尋求精通音樂的人考訂雅樂，於是詔請翰林學士竇儼兼任判太常寺，與樞密使王朴共同詳細地考訂，王朴制定出律準，把古往今來的音樂事件寫成《正樂》一書。

宋朝初年，命令竇儼仍兼任太常。建隆元年二月，竇儼進言説："三皇、五帝的興起，禮樂互不沿襲，衹有我們聖明、偉大的宋朝，開始建立皇極，一代音樂，應該定立名稱。樂章本來就應該用新詞更改，體式可以遵從舊典。"皇帝接受了建議，於是詔請竇儼專門負責此事。竇儼把周樂中的文舞《崇德之舞》改爲《文德之舞》，把武舞《象成之舞》改爲《武功之舞》，把樂章的十二"順"改爲樂章十二"安"，大概取的是"清明治世的音用樂來安定"的意義。祭天時演奏《高安》；祭地時演奏《静安》；祭宗廟時演奏《理安》；祭祀天地、宗廟登歌時演奏《嘉安》；皇帝登臨時演奏《隆安》；王公大臣出入時演奏《正安》；皇帝就餐時演奏《和安》；皇帝接受朝拜、皇后入宫時演奏《順安》；皇太子出入用軒懸的方式時演奏《良安》；正冬朝會時演奏《永安》；郊廟祭祀進獻俎豆時演奏《豐安》；祭享、

《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静安》。

酌酒獻神、飲供神酒、接受胙肉時演奏《禧安》；祭祀文宣王、武成王時都演奏《永安》；皇帝示範耕種、祭祀先農時演奏《静安》。

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

五月，有關部門上書説："在僖祖文獻皇帝的祭室演奏《大善之舞》，在順祖惠元皇帝的祭室内演奏《大寧之舞》，在翼祖簡恭皇帝的祭室内演奏《大順之舞》，在宣祖昭武皇帝的祭室内演奏《大慶之舞》。"皇帝聽從了建議。

乾德元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終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

乾德元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人接受國君的意旨撰定祀感生帝的樂章、曲名，乞求神靈降臨時演奏《大安》，太尉出行演奏《保安》，用玉帛祭奠演奏《慶安》，司徒進奉俎時演奏《咸安》，設樂供神時演奏《崇安》，飲用供酒時演奏《廣安》，第二次敬酒、第三次敬酒時演奏《文安》，送神時演奏《普安》。五代以來，樂工不完備，這年秋天，舉行祭祀天地、百神和祖先的儀禮，下詔挑選開封府的樂工八百三十人，暫且由太常負責督促演習鼓吹。

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成都孟昶僞宫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閲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毁棄之。

乾德四年春天，派遣拾遺孫吉取來成都孟昶製作的宫懸回到京城，太常及其下屬參觀考察，試奏樂器，其音律不和諧，下命令銷毁并抛棄了它。

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宫縣三十六虡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别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晋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氈床十二，爲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

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説："大樂署舊的制度，三十六種樂器以四面懸挂的形式陳設在宫廷，在大殿上陳設兩架登歌。希望下詔給有關部門另外修造，仍然命令徐州尋求泗水岸邊的石材作磬的材料。"皇上答應了他的請求。在此之前，晋朝開運年末，禮樂的器具淪陷，至此，開始命令有關部門恢復二舞、十二案的制度。表演二舞和領舞的人共一百五十個，根據教坊、開封樂工户籍的情况選取樂工子弟作爲表演二舞的後備人選，衣帽的標準都按照以前的制度。鼓吹十二案的形式如下：陳設十二張氈床，在氈床下邊，作熊羆騰越匍匐的樣子；每案分别有一個大鼓、羽葆鼓、金錞，兩個歌、簫、笳，共有九人，衣帽與前邊領舞的相同。

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叉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吕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

十月，和峴又説："樂器中有叉手笛，經樂工考查驗證，它的聲音與雅音相應。唐代吕才演奏《白雪》歌的琴，馬滔演奏《太一》樂的

一》之樂，當時得與宫縣之籍。況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之宫，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黄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

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竇儼素名知樂，皆已淪没，因詔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吕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别創新尺，以定律吕。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曆志》。

自國初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宫縣；次御别殿，群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群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爲《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二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内，即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變：一變象

琴，當時能够進入宫懸樂器的行列。況且這管笛足以協調十二旋相的宫調，也能和八十四調相通，它的形制像雅笛却稍小，長九寸，與黄鐘的律管相同。笛上有六個孔，左邊四個右邊兩個，演奏者手拿笛子，兩祇手相交叉，像打躬作揖的樣子，請求命名它叫做‘拱宸管’。希望能在十二案、十二編磬中一并登歌，兩架分别設一管笛子，編於令式。”國君下詔許可了。

太祖總是認爲雅樂聲音太高，接近於哀思音，不合於中正平和。另外考慮到王朴、竇儼平素以精通音樂而聞名，却都已經去世，因此詔請和峴討論樂理。和峴説：“因爲王朴定聲律依據的尺度比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較高，大概是這個原因。”就下詔按照古代的方法另外創制新的尺度，來確定聲律。從此以後雅音和諧流暢，此事詳見《律曆志》。

自從國家最初建立以來，國君登上正殿接受群臣的朝見，演奏音樂采用四面懸挂樂器的形式；然後登上其他的大殿，群臣祝壽，演奏教坊的音樂。這年冬至，國君登上乾元殿接受朝賀完畢，群臣到大明殿行祝壽禮，從此開始演奏雅樂、登歌和二舞。這月，和峴又上書説：“郊祭廟祭時和殿上庭上都用《文德之舞》、《武功之舞》，可是，樂隊的行列、位置與《武功》、《文德》的形象、意義并不相稱。況且，按照古代的宗旨，因爲禮儀謙讓而得到天下的國君，應該先演奏文舞；憑藉武力征服而得到天下的國君應該先演奏武舞。陛下您因爲推辭謙讓而接受禪讓，應該先演奏文舞。根據《尚書》記載，舜接受堯的禪讓，潛行道德，提高聲望，纔把君位授命於他。所以，我請求把在宫殿中演奏的文舞改成《玄德升聞之舞》。跳舞的人數，大概依照唐太宗時的舞蹈圖，用一百二十八人，是八佾人數的兩倍，分成八行，每行十六人，都穿着鞋，拿着拂塵，穿着褲褶的衣服，戴着古時儒者戴的緇布帽子。有兩個人領舞，每人手中拿着五彩的大旗，他們跳舞的姿勢、儀態、表情以及陣勢的變化，姑且再增加改變。另外，陛下您憑藉神勇的武功平定天下，就應當接着演奏武舞。根據《尚書》

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維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别撰舞典、樂章。其鐃、鐸、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朱雁》、《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果州進嘉禾，黄州進紫芝，和州進緑毛龜，黄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

記載，周武王穿上征戰的戎裝而天下平定，因此，我請求把武舞改成《天下大定之舞》，這支舞蹈的人數、行列都與文舞相同，那些跳舞的人都穿着金屬的鎧甲，手裏拿着戟。兩人領舞，每人都拿着五彩的大旗。這支舞蹈有六次場面的變化。第一次變化形容六支軍隊最初起兵，第二次描繪上黨之役大獲全勝，第三次變化描繪平定維揚，第四次變化描繪收復荆湖，第五次變化描繪邛蜀歸順降服，第六次變化描繪軍士歸來整頓部隊。根據每次場面變化分别撰寫舞曲和樂曲的篇章。那些鐃、鐸、雅、相、金錞、鼗鼓等樂器以及兩支舞蹈的樂工的帽子和服裝，就按照音樂的節律選擇。而《文德》、《武功之舞》，請在郊祭廟祭時仍舊通用。另外，根據唐貞觀十四年記載，出現祥雲，黄河水變清，張文收采集古代的《朱雁》、《天馬》兩支樂曲的主旨，創作《景雲河清歌》，取名叫燕樂，元旦國君召見群臣時第二支演奏的曲目就是。眼下看到今年荆南進貢甘露，京兆和果州進貢祥瑞的禾苗，黄州進貢紫芝，和州進貢緑毛烏龜，黄州進貢白兔。我想依據與時令相和的樂律，爲這五種吉祥物分别撰寫《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曲各一首，每次群臣朝會時首先登歌演奏。”有詔書説：“兩支舞蹈，人數、衣服、帽子都沿用以前的制度，樂章就按照所請示的演奏。”

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雁、神鼎、白麟之瑞，并爲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烏，黄州獲白雀，并合播在管弦，薦于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宫，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宫，宫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内而出，《采茨之樂》

六年，和峴又説：“漢朝得到天馬、赤雁、神鼎、白麟的祥瑞之物，都在郊歌中演奏。我朝，合州進獻的祥瑞木材出現花紋，馴服的大象從遠方而來，在秦州得到白烏，在黄州獲得白雀，應該全部用樂器演奏出來，在郊廟祭祀時演奏。”國君詔請和峴創作《瑞文》、《馴象》、《玉烏》、《皓雀》等四種祥瑞之物的樂章，以備登歌之用。不久，和峴又上書説：“根據《開元禮》，郊祀時，車駕返回皇宫，進入嘉德門，演奏《采茨之樂》；進入太極門，演奏《太和之樂》。現在郊祀行禮結束，登樓特赦，然後返回皇宫，采用四面懸挂樂器的形式衹演奏《隆安》，不演奏《采茨》。《隆安》樂章本來是登上大殿的内容，仔細地揣測《禮記》的意圖，《隆安之樂》是從

自外而入，若不并用，有失舊典。今大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即奏《隆安之樂》。”并從之。太常寺又言：“準令，宗廟殿庭宮縣三十簴，郊社二十簴，殿庭加鼓吹十二案。開寶四年，郊祀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有詔，圜丘增十六簴，餘依前制。

宮内出來時演奏，《采茨之樂》是從外入宮時演奏，如果不演奏《采茨》，就是没有遵從舊典。現在大樂署丞王光裕記下了唐代的《采茨曲》，希望按照月律另外撰寫歌詞，每當郊祀結束，車駕剛剛進入，就演奏它。登樓行禮結束，返回皇宮，就演奏《隆安之樂》。”全都答應了他的請求。太常寺又説：“根據命令，在宗廟殿庭用四面懸挂樂器的形式懸挂樂器三十架，郊社用四面懸挂樂器的形式懸挂樂器二十架，在殿庭時加上鼓吹十二案。開寶四年，在郊祀時誤用了在宗廟時的宮懸數目，今年國君親自參加郊祀，想要遵從舊禮。”有詔書説，在圜丘增加十六架宮懸，其餘的按照前邊的制度。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冬至上壽，復用教坊樂。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冬至時爲國君祝壽，再次啓用教坊樂。

九年，嵐州獻祥麟；雍熙中，蘇州貢白龜；端拱初，澶州河清，廣州鳳凰集；諸州麥兩穗、三穗者，連歲來上。有司請以此五瑞爲《祥麟》、《丹鳳》、《河清》、《白龜》、《瑞麥》之曲，薦于朝會，從之。

九年，嵐州進獻吉祥的麒麟；雍熙年間，蘇州進貢白龜；端拱初年，澶州的黄河水清，廣州鳳凰雲集；那些麥子出現兩穗、三穗的州，連年進貢。有關部門請求用這五種祥瑞之物創作《祥麟》、《丹鳳》、《河清》、《白龜》、《瑞麥》等曲，在朝會時演奏，聽從了這個建議。

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和㠓上言：“兄峴嘗於乾德中約《唐志》故事，請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咏太祖功業。今睹來歲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製，則文武二舞亦當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謂文德也；漢史有‘威加海内’之歌，謂武功也。望改殿庭舊用《玄德升聞之舞》爲《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爲《威加海内之舞》。其舞六變：一變象登臺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三變象杭、越來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詔可。

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和㠓進言説：“兄長和峴曾經在乾德年間根據《唐志》中過去的事情，請求更改在殿庭表演的二舞的名稱，舞蹈有六次變化，每次變化分别有樂章相配，歌咏太祖的功業。現在看來明年朝會的禮儀，登歌中的五瑞曲子已經改爲新的曲目，那麽文武二舞也應當確定名稱。《周易》有‘化成天下’的言辭，説的是文德；漢代歷史上有‘威加海内’的詩歌，説的是武功。希望把舊時在殿庭演奏的《玄德升聞之舞》改爲《化成天下之舞》，把《天下大定之舞》改爲《威加海内之舞》。舞蹈有六次變化，第一次變化描繪登臺講武，第二次變化描繪漳、泉進獻土地，第三次變化描繪杭、越來朝會，第四次變化描繪攻克并、汾，第五次變化描繪肅清銀、夏，第六次變化描繪士兵得勝回朝。每次變化爲一樂章。”國君下詔許可了。

三年，元日朝賀畢，再御朝元

三年，元旦朝賀結束後，國君又登上朝元

殿，群臣上壽，復用宫縣、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爲定制。嶸又請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爲四瑞樂章，備郊廟奠獻，以代舊曲，詔從之。有司雖承詔，不能奉行，故今闕其曲。

殿，群臣爲他祝壽，再次用四面宫墻懸挂樂器的形式、表演二舞，登歌五瑞曲，從此以後這就成了固定的制度。和嶸又請求選取現在祥瑞中最爲特殊的創作四瑞樂章，以備郊祀時祭奠進獻，用來代替舊曲，國君下詔按此辦理。有關部門雖然接受了詔書，却并未執行，所以今天缺了這些曲子。

太宗嘗謂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文武二弦。至道元年，乃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别造新譜三十七卷。凡造九弦琴宫調、鳳吟商調、角調、徵調、羽調、龍仙羽調、側蜀調、黄鍾調、無射商調、瑟調變弦法各一。制宫調《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龍仙羽調《八仙操》，凡三曲。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宫調四十三曲，商調十三曲，角調二十三曲，徵調十四曲，羽調二十六曲，側蜀調四曲，黄鍾調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造五弦阮宫調、商調、鳳吟商調、角調、徵調、羽調、黄鍾調、無射商調、瑟調、碧玉調、慢角調、金羽調變弦法各一。制宫調《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凡二曲。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宫調四十四曲、商調十三曲、角調十一曲、徵調十曲、羽調十曲、黄鍾調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碧玉調十四曲、慢角調十曲、金羽調三曲。阮成，以示中書門下，因謂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聲淫，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聖之旨，尚存遺美。琴七弦，朕今增之爲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弦，增之爲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并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齎琴、阮詣中

太宗曾經説舜創造五弦琴來演奏《南風》，後代的皇帝因襲了這種做法，又加上了文武兩根琴弦。至道元年，又增加了九弦琴、五弦阮，另外新創製樂譜三十七卷。一共創製九弦琴的宫調、鳳吟商調、角調、徵調、羽調、龍仙羽調、側蜀調、黄鐘調、無射商調、瑟調的變弦方法各一種。創製宫調《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龍仙羽調《八仙操》，共三支曲子。又用新聲演奏舊曲，宫調四十三曲，商調十三曲，角調二十三曲，徵調十四曲，羽調二十六曲，側蜀調四曲，黄鐘調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創製五弦阮的宫調、商調、鳳吟商調、角調、徵調、羽調、黄鐘調、無射商調、瑟調、碧玉調、慢角調、金羽調的變弦方法各一種。創製宫調《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共兩支曲子。又用新聲演奏舊曲，宫調四十四曲、商調十三曲、角調十一曲、徵調十曲、羽調十曲、黄鐘調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碧玉調十四曲、慢角調十曲、金羽調三曲。阮製作出來，給中書門下看，國君趁勢評論説："雅樂與鄭、衛音樂不同，鄭的音樂淫亂，并非中正平和之道。我經常想雅正的音樂可以陶冶人心，推求古代聖賢的意旨，尚存遺美。琴有七弦，如今我把它增爲九弦，琴弦的名字分别叫做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那麽九弦演奏和諧不亂。阮有四弦，我把它增加爲五弦，名字分别是：水、火、金、木、土，那麽五種材料并用不悖。"於是命令待詔朱文濟、蔡裔帶着琴、阮到中書省彈奏新曲，詔請宰相及近侍都來聽。自此以來中外進獻賦頌的有幾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把九弦琴、五弦阮都配上十二律，轉移主調位置確定宫調，每隔八調相生，協調聲律，

書彈新聲，詔宰相及近侍咸聽焉。由是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弦琴、五弦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爲宫，隔八相生，并協律吕，冠于雅樂，仍具圖以獻。上覽而嘉之，遷其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

冠名叫雅樂，仍然附上圖進獻。皇上看過以後嘉獎他們，升調官職作爲獎勵。從此就廢棄了拱宸管。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黄鍾宫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乃命翰林侍讀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贄同按試，擇其曉習月律者，悉增月奉，自餘權停廩給，再俾學習，以獎勵之。雖頗振綱紀，然亦未能精備。蓋樂工止以年勞次補，而不以藝進，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於驟變。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説："樂工學藝不精，每當在郊廟祭祀，衹演奏黄鐘宫爲基調的音樂，未曾隨着月份改變聲律，希望規定出條例。"就命令翰林侍讀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贄共同主持考試，選擇通曉熟悉月律的人，增加他們每月的俸禄，其餘的人暫且停止發放工資，重新去學習，以此獎勵通曉音律者。即使稍微加强了基本的綱紀，可是也未能精細完備。大概樂工衹是根據一年出勤情况而得到補貼，并非按照技藝，以至於有抱着樂器而不能好好演奏的情况，所以急劇的變革很難。

景德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請修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寺，及令内臣監修樂器。後復以龍圖閣待制戚綸同判寺事，乃命太樂、鼓吹兩署工校其優劣，黜去濫吹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編次律吕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定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

景德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艾仲孺進言，請求修整裝飾樂器，調正音律，國君就詔請翰林學士李宗諤暫且擔任判太常寺，命令内臣監管修整樂器。後來又讓龍圖閣待制戚綸共同主管太常寺的事務，就命令太樂、鼓吹兩個部門的樂工檢驗優劣，罷免濫竽充數的人五十多個。宗諤於是編定律吕的法度，樂器的名稱數量，叫做《樂纂》，又確定了兩個部門的樂工考試增補的條例以及學習的課程。

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張宫縣閲試，召宰執、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鍾磬按律準，次令登歌，鍾、磬、塤、篪、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瑟、筑三色合奏，迭爲一曲，復擊鎛鍾爲六變、九變。又爲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頗爲精習。上甚悦。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宫之際，必换義管，然難於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爲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宫調皆協。又令仲辛誕唱八十四調曲，

第二年八月，皇上登上崇政殿陳設宫懸檢閲考試，召來宰執、親王等人觀看，宗諤手拿樂譜站在一邊侍奉皇上。先用鐘磬確定律準，然後命令演奏登歌，鐘、磬、塤、篪、琴、阮、笙、簫分别兩兩合奏，箏、瑟、筑三種樂器合奏，交替演奏一曲，又擊打鎛鐘演奏六變、九變。還演奏了朝會和祝壽時的音樂以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等曲子，非常精通熟練。皇上非常高興。按照舊制，巢笙、和笙每當變宫調的時候，一定要换成義管，可是很難做到迅速地交换，樂工單仲辛就改成固定的制度，不再改變樂管，和那些宫調都很和諧。國君又命令仲辛演唱八十四

遂詔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衣帶、緡錢，又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樂，親祀用宫縣，有司攝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時既罷兵，垂意典禮，至是詔曰："致恭明神，邦國之重事；升薦備樂，方册之彝章。矧在尊神，固當嚴奉。舉行舊典，用格明靈。自今諸大祠并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八變如《通禮》所載。"

調曲，於是詔令把他補爲副樂正，賜給袍笏、銀帶，其餘的人都賞賜給衣帶、緡錢，又分别賞賜給宗諤等人不同等級的器皿幣帛。從此，樂府的各項制度很有條理。在此之前，祇有祭祀天地、感生帝、宗廟纔演奏音樂，皇帝親自祭祀要用宫懸，有關部門代替國君祭祀，祇用登歌，其餘的祭祀，并未準備音樂。當時已經停止戰争，對典章禮儀非常關注，所以皇帝下詔書説："向神明表示恭敬，是國家重要的大事；祭祀進獻音樂具備，纔能載入史册，目的在於尊崇神明，一定要嚴加奉行。奉行舊典，用來感通神靈。從此每逢大型的祭祀都應該演奏音樂，與感生帝相同，六變、八變按照《通禮》所記載的去做。"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詳定所言："東封道路稍遠，欲依故事，山上圜臺及山下封祀壇前俱設登歌兩架，壇下設二十架并二舞，其朝覲壇前亦設二十架，更不設熊羆十二案。"從之。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詳定所上言："東封泰山的道路比較遥遠，想要按照以前的情况，在山上的圓臺以及山下封祀壇前都陳設兩架登歌，壇下陳設二十架登歌和二舞，在朝覲的壇前面也陳設二十架登歌，不再設熊羆十二案。"一切遵從安排。

九月，都官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按禮文，饗太廟終獻降階之後，武舞止，太祝徹豆，《豐安之樂》作，一成止，然後《理安之樂》作，是謂送神。《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又《周禮》樂師職曰：'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曰：'謂歌《雍》也。'《郊祀録》載登歌徹豆一章，奏無射羽。然則宗廟之樂，禮有登歌徹豆，今於終獻降階之後即作《理安之樂》，誠恐闕失，望依舊禮增用。"詔判太常寺李宗諤與檢討詳議以聞。宗諤等言："國初撰樂章，有徹豆《豐安》曲辭，樂署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從之。時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禧安之樂》爲《封安》，皇地祇《禧安之樂》爲《禪安》，飲福《禧安之樂》爲《祺安》，别製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

九月，都官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進言："按照禮儀文獻，皇帝在太廟行完祭祀祖先的終獻禮走下臺階以後，武舞結束，太祝撤去俎豆，演奏《豐安之樂》，演奏一遍就停止了，然後演奏《理安之樂》，這個過程叫做送神。《論語》説：'仲孫、叔孫、季孫祭祀完祖先，邊唱着《雍》邊撤祭品。'另外《周禮》中記載樂師的職責是：'等到撤除祭品時，率領國學的學生唱着歌撤除祭品。'鄭玄説：'説的是唱《雍》。'《郊祀録》記載了登歌撤俎豆的樂章，演奏無射羽調。可是在宗廟演奏的音樂，依照禮儀應該有登歌撤豆，如今在終獻降下臺階之後就演奏《理安之樂》，真的擔心有缺漏，希望按照舊禮增加上。"詔請判太常寺李宗諤檢查討論并上報國君。宗諤等人認爲："國家建立之初撰寫樂章，有撤豆時演奏的《豐安》的曲與詞，主管音樂的部門因循舊制并未演奏，希望按照孫奭上奏的内容處理。"國君答應了。當時要行封禪禮，國君下詔把酌獻昊天上帝的《禧安之樂》改爲《封安》，把酌獻皇地祇的《禧安之樂》改爲《禪安》，把

《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施於朝會、宴享，以紀瑞應。

飲福的《禧安之樂》改爲《祺安》，另外創製天書樂章《瑞安》、《靈文》兩支曲子，每當國君親自行禮時演奏。又創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支曲子，在朝會、宴享時演奏，用來紀念祥瑞的應驗。

十月，真宗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睹亞獻、終獻皆不作樂，因令檢討故事以聞。有司按《開寶通禮》，親郊，壇上設登歌，皇帝升降、尊獻、飲福則作樂；壇下設宮縣，降神、迎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則作。亞獻、終獻、升降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間。有司攝事，不設宮架、二舞，故三獻、升降并用登歌。今山上設登歌，山下設宮縣、二舞，其山上圜臺亞獻、終獻準親祠例，無用樂之文。於是特詔亞、終獻并用登歌。

十月，真宗在崇德殿親自演習封禪的儀式，看到第二次獻酒、第三次獻酒時都未演奏音樂，因此命令反復檢查找到這方面的先例上報。有關部門根據《開寶通禮》認爲，郊祀時，在壇上陳設登歌，皇帝上下臺階、祭奠進獻、飲用供酒時就演奏音樂；壇下陳設着宮懸，迎接神靈、迎接俎豆、文舞退下、武舞開始表演，迎送皇帝就演奏音樂。行亞獻禮、終獻禮、皇帝上下臺階處於文舞退下和武舞開始之間。有關部門負責其事，没有陳設宮架、二舞，所以三獻、上下臺階時都演奏登歌。如今山上陳設登歌，山下陳設宮懸、二舞，在山上的圓臺上舉行亞獻、終獻的儀式和國君親自參加祭祀的儀式相同，没有在那些情況下演奏音樂的記載。於是衹是下詔讓亞獻、終獻時都演奏登歌。

五年，聖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親製，其崇奉玉皇、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并望聖製。"詔可之。聖製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自是，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親薦皆備樂，用三十六虡。景靈宮以庭狹，止用二十虡。上又取太宗所撰《萬國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晋曲》曰《定功之舞》，親作樂辭，奏于郊廟。自時厥後，仁宗以《大明之曲》尊真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英之曲》尊英宗。

五年，聖祖降臨，有關部門指出："根據唐代太清宮的樂章，都是明皇親自創制，那些崇奉玉皇、聖祖和祖宗陪祭的樂章，希望國君親自創制。"國君下詔同意了。國君創制的薦獻聖祖的文舞叫《發祥流慶之舞》，武舞叫《降真觀德之舞》。從此，國君親自在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薦獻時都演奏音樂，陳設三十六套宮懸。因爲景靈宮的大廳狹窄，衹用二十套宮懸。皇上又選取太宗撰寫的《萬國朝天曲》改名爲《同和之舞》，把《平晋曲》改爲《定功之舞》，親自創作歌詞，在郊廟演奏。從此以後，仁宗用《大明之曲》來尊奉真宗，英宗用《大仁之曲》來尊奉仁宗，神宗用《大英之曲》來尊奉英宗。

仁宗天聖五年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

仁宗天聖五年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上奏："郊廟祭祀用的文武二舞不合法則，希望皇帝交給有關部門進行考核討論。"於是翰林學士承旨劉筠等討論說："周代的人演奏《清廟》來祭祀文王，演奏《執競》來祭祀武王，漢高帝、

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正。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是時，仁宗始大朝會，群臣上壽，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

文帝也各有祭祀的舞曲。到了唐代衹要在太廟祭祀，每個祭室的樂曲都不相同。大概既然帝王的功德不同，舞曲也就隨着變化。屬者，有關部門的官員不能詳細地瞭解舊的制度，祭祀時衹是用登歌而不演奏舞曲，那錯誤是非常明顯的，請求允許按照舊時的制度，宗廟祭祀時再次表演文舞，皇帝回到自己的位置以後，文舞退下，武舞進來。第二次獻酒以後演奏武舞，一直到三次獻酒祭奠完畢回到自己的位置以後纔停止。大概各個廟室分別歌功頌德，所以文舞在迎接神靈以後就逐個演奏各室不同的舞曲。在郊外祭祀時乞求神靈降臨時演奏《高安之曲》，文舞演奏完畢後皇帝獻酒，衹用登歌演奏《禧安之樂》，而不演奏懸樂舞，第二次、第三次獻酒時仍然演奏武舞。”皇帝下詔同意。當時，仁宗剛剛開始大規模朝會，群臣都來祝壽，演奏《甘露》、《瑞木》、《嘉禾之曲》。

明道初，章獻皇太后御前殿，見群臣，作《玉芝》、《壽星》、《奇木連理之曲》，《厚德無疆》、《四海會同之舞》。

明道初年，章獻皇太后到前殿，接受群臣的朝見，樂工演奏《玉芝》、《壽星》、《奇木連理之曲》，表演《厚德無疆》、《四海會同之舞》。

明年，太后躬謝宗廟，帝耕籍田、享先農，率有樂歌。其後親祀南郊、享太廟、奉慈廟、大享明堂、祫享，帝皆親製降神、送神、奠幣、瓚祼、酌獻樂章，餘詔諸臣爲之。至於常祀、郊廟、社稷諸祠，亦多親製。

第二年，太后親自拜謝宗廟，皇帝親自示範耕種，供奉先農，都演奏音樂。後來皇帝親自在南郊祭祀、供奉太廟、供奉慈廟、大規模地供奉明堂、把遠近祖先的牌位集合在太廟合祭，皇帝都要親自創製迎神、送神、用玉帛祭奠、用玉瓚祭祀、酌酒獻神時演奏的樂章，其餘的命令各位大臣創制。至於日常祭祀、郊廟祭祀、祭祀社稷，也大都親自創制。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人上奏說：“演奏大樂的樂器年代久遠，製作樂器的金石不協調了，希望按照周代王朴所制定的聲律標準調整它們，同時考核樂工，罷免那些沒有能力的。”於是皇帝命令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和燕肅一起主管這件事，又命令集賢校理李照也參與其中。於是，皇帝到觀文殿去拿律準閱覽，親自批示，并交給太常。

明年二月，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

第二年二月，燕肅等人上交校準的樂器并與樂工見面，皇帝到延福宮去視察，樂工演奏郊廟

一曲，因問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朴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鍾、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

祭祀時的五十一支樂曲，於是皇帝問李照樂聲的高低，命令他詳細地陳述。李照說："王朴的樂準比古樂高五個聲律，比教坊的音樂高兩個聲律。大概五代時期社會政治混亂，雅樂廢置壞亂，王朴開掘新意制定標準，與古代的制度并不相合，在本朝使用它，最終不會有好的結果。另外編鐘、鎛、磬没有大小、輕重、厚薄、長短的分别，銅錫質量不精，聲韵不美妙，大的樂器聲音太高，小的樂器聲音太低，都是不符合標準的樂器。當初軒轅氏命令伶倫斬斷竹子製成正音的竹管，後來命令神瞽協調它使之符合音律標準，這樣以後纔能與鳳凰的鳴叫相應和，而竹管的長短不齊也和鳳凰的翅膀類似。這樣的音樂流傳千古，成爲不可改變的法則。希望您聽取我的意見按照神瞽確定聲律的方法，嘗試着鑄造一套編鐘，可以使度、量、權、衡達到和諧。"皇帝就下詔在錫慶院鑄造編鐘。編鐘鑄成，上奏進獻給皇帝。

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别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乃詔内侍鄧保信監視群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内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别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同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鍾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

李照於是請求修改大樂制度，拿來京城州縣的黍米排列確定尺度規定音律，鑄造樂鐘來審定，定的聲調特别高，又改用太府測量布帛的尺度爲規範，於是交付太常制定四律。另外下詔書給潞州把羊頭山的黍米送到官府，李照於是自行確定律管的法則，用九十粒黍米的長作爲四百二十星，比率是一星等於九秒，一粒黍米的長度是四星六秒，九十粒黍米可得到四百二十星，以此作爲十二管的法則，於是皇上下令内侍鄧保信監督衆工匠，李照一并推薦集賢校理聶冠卿擔任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内都知閻文應監督此事，中書門下總管這一工作。凡是所改易的制度，都以文書通報中書門下詳細確定上報。另外詔請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和宋祁、冠卿、李照一同討論樂理，制定一代典範。又下詔書令天下通曉樂律的人，由他們的所在地迅速上報他們的名字。於是，杭州鄭向推薦阮逸，蘇州范仲淹推薦胡瑗，説他們都通曉古樂，皇帝詔請他們進宫。其他奉獻樂書的人，都上報給有關官員。

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

五月，李照說："既然改變了金石樂器的制度，那麼絲、竹、匏、土、革、木製的樂器也應

以備獻享。"奏可。照乃鑄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鍾、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黄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

該改制，作爲典禮宴會的準備。"奏章被批准。李照於是用銅鑄造了龠、合、升、斗四件物品，來推行鐘、鎛以容量定聲音的法則，龠的比率是六百三十黍，是黄鐘的容量，合比龠大三倍，升比合大十二倍，斗比升大十倍，於是改造這些器具，來確定這一規定。不久又因爲鎛的容量誤差大，又增加到六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銘文寫作"樂斗"。幾個月以後，潞州奉上黍米，李照等人挑選大粒的縱向排列，檢驗長短，確定了黍尺的長度，與太府的尺相合，規則於是確定。

先時，太常鍾磬每十六枚爲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鍾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吕專爲十二數者？且鍾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鍾，又設黄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宫而設也。夫五音：宫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

以前，太常的鐘磬是每十六枚爲一套，可是四個清聲相承并不敲擊樂器，於是李照上書説："十二律的聲音已經具備，其餘的四個清聲是鄭、衛的靡靡之音，請在編懸衹留下十二個中聲，去掉四個清聲，那麽哀思邪僻的聲音就没有發出的可能了。"馮元等人反駁説："前代的聖賢創制音樂，選取的標準并非一個，所以纔有十三管的和，十九管的巢，三十六簧的竽，二十五弦的瑟，十三弦的箏，九弦、七弦的琴，十六枚的鐘磬，各自選取適宜的，怎麽可能有一個固定的律吕標準是十二呢？况且鐘磬，是八音中最重要的，絲竹以下都受鐘磬的聲韵的影響，所以聖人對此尤爲關注。《春秋》中稱呼音樂，總稱叫金奏；《詩頌》中把音樂叫做美，實際上是依據磬的聲音命名的。這兩種樂器不可輕易改動。如今李照想要把磬的數目減少爲十二枚，不合法則，遍考古代的制度，我們認爲不能這樣。况且聖人已經把十二律分别分配給每一個鐘，又設置黄鐘到夾鐘四個清聲來附在正聲的旁邊，推究四聲的意義，大概是爲了夷則到應鐘四個宫調而設。所謂五音：宫爲國君，商爲大臣，角爲黎民，徵爲事件，羽爲物品。互不僭越叫做正，互相僭越叫做慢，這是百代不變的道理。聲音重而濁的爲尊貴，輕而清的卑賤，卑賤者不可凌駕於尊貴者之上，從古至今道理相同。所以排列聲音的尊卑，事件與物品不參與其中。爲什麽呢？事件是國君治理的，物品是國君使用的，因此不能比國君更尊崇。惟獨國君、大臣、黎民三者之間自然有上

若止用十二鍾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宫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鍾、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説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鍾協調清濁，有司别議以聞。”鍾舊飾旋蟲，改爲龍。乃遣使采泗濱浮石千餘段以爲縣磬。

下的分别，不能僭越。所以四個清聲的設置，正是所謂的大臣和黎民相互躲避以表明尊卑之分。如今若僅用十二枚鐘依次敲擊，到了夷則以下的演奏宫調的四管時，大臣和黎民相互僭越，上下參差交互，就會出現凌越犯上的音樂。這樣做萬萬不可。鐘、磬有十六枚，都是源自周代、漢代那些儒生的觀點和唐代各家經典法則的記載，想把它們减爲十二，衹是李照一家之見，我認爲暫且依照舊制爲便。”皇帝下令暫且用十二枚鐘磬作爲一格，并下詔説：“等待精通音樂的人，能够詳細地考查這四枚鐘協調音樂的清濁，有關部門有另外的意見請上奏。”以前鐘上裝飾有盤旋的蟲子，現在把它改爲龍。就派遣使臣采集泗水岸邊的一千多段浮石來做懸磬。

先是，宋祁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元等詳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别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爲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製。今既修正雅樂，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創爲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

之前，宋祁上書説：“樂器架上陳設建鼓，最初并不敲擊，又没有三鼗，而且以前使用的那些鼓大多簡陋陳舊。”於是皇帝命令馮元等人詳細考求典故，他們上奏説：“四架建鼓，如今全部具備可是并不敲擊，另外又在樂器架上陳設四架散鼓偶爾擊打一下，用來代替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書説：‘散鼓設置的原由并不詳知，而且古代文獻中没有記載這樣的做法，不要它就罷了。’雖然國君當時同意了奏請，可是如今散鼓依然存在。另外雷鼓、靈鼓、路鼓雖然敲擊它們可是都不成樂聲，因此經常依賴散鼓敲擊音樂的節奏，而雷鼗、靈鼗、路鼗空缺并未製造。如今已經修訂了雅樂，我們認爲也應當命令能工巧匠改制那些鼓，使它們能敲擊出聲。等到三鼗完成，仿照古代的制度，先彈撥它們，和三鼓的聲音相通。去掉四架散鼓，和乾德年詔書的命令相同。”奏章被許可了。

時有上言，以爲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大樂所製，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鼗以先引。凡圜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推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截擊以爲節，率以此法至

當時有人上書，認爲雷鼓有八面，前代是用來迎接神靈的，没有記載敲擊的方法，而大樂製造的雷鼓，用柱子貫穿中間，所以敲擊時没有聲音。希望下令改造，山趺上伸出雲來承載鼓身，雕刻龍來裝飾柱子，每面有一個樂工敲鼓，一個樂工左手拿着鼗作爲先導。在圜丘迎接神靈共有六次變化，最初在八面各敲三下，推着鼓向左旋轉，走三步然後停止。三，取的是陽數。再敲鼓

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于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鍾，亥之位也；中鼓黄鍾，子之位也；右應大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鍾，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吕，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鞞林鍾，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吕之均擊之。後照等復以殿庭備奏，四隅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晋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製焉。於是縣内始有晋鼓矣。

作爲音樂的節奏，按照這種方法演奏六遍。靈鼓、路鼓也按這種方法演奏。把建鼓設在四角，每架鼓都有左鞞、右應。在乾角，左鞞演奏應鐘調，是亥位；中鼓演奏黄鐘調，是子位；右應演奏大吕調，是丑位。在艮角，左鞞演奏太蔟調，是寅位；中鼓演奏夾鐘調，是卯位；右應演奏姑洗調，是辰位。巽角，右應演奏仲吕調，是巳位；中鼓演奏蕤賓調，是午位；左鞞演奏林鐘調，是未位。坤角，右應演奏夷則調，是申位；中鼓演奏南吕調，是酉位；左鞞演奏無射調，是戌位。應該隨着月律陳設鼓，按照律吕的聲韵敲鼓。後來李照等人回覆説因爲殿庭中具備樂奏，四角已經隨着月律協調音韵，考慮到不能確定音樂的節奏，而《周官》中的《鼓人》記載"用晋鼓打出音樂的節奏"，應該設置晋鼓。國君下詔按照《周官》的舊制安排。於是懸挂樂器的宫架上開始有了晋鼓。

古者，鎛鍾擊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鎛鍾，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黄鍾、太簇、蕤賓也；六曲者，調别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之中，鎛鍾爲難和，一聲不及，則宫商失序，使十二鎛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黄鍾、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韵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鍾依辰列位，隨均爲節，便於合樂，仍得并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焉。

古代，敲擊鎛鐘作爲節奏，而没有合奏的樂曲，大射有兩個鎛鐘，都是胡亂敲擊。後周用十二鎛相生的原理演奏。景德年間，李宗諤兼任太常，從總體上考定十二鎛鐘，可是樂工的演奏技法代代相傳，在殿庭中經常演奏三調六曲。所謂三調，是黄鐘、太蔟、蕤賓；所謂六曲，在三調的基礎上加上《隆安》、《正安》兩支樂曲。在郊廟祭祀時環繞懸挂樂器敲擊它們。宗諤上書説："金屬樂器中，鎛鐘最難以調和，如果一個聲音没有到位，那麽宫商聲調就會順序錯亂，假如十二架鎛鐘的工藝都很精細，那麽音樂快慢有序，隨着月份調節樂律，那些樂曲没有不自然通暢的。"於是真宗下詔命令在黄鐘、太蔟兩個宫調中增加文舞、武舞、福酒三支樂曲。至此，詔請馮元等人詢問敲擊鎛鐘的方法，馮元等人上奏説："後周曾經用相生的方法敲擊鎛鐘，音韵和諧，我們宋朝也采用隨韵調和樂曲的方法，不過衹是在殿庭中運用，未在郊廟祭祀時運用。認爲應該讓十二個鎛鐘按照星辰排列位置，隨着聲韵敲擊出節奏，便於音樂合奏，仍然可以在郊廟祭祀時一并使用。如果是軒懸以下的就不采用這種制度，用隆重完備的音樂來尊崇王制。"國君下

隋制，内官縣二十虡，以大磬代鎛鍾而去建鼓。唐武后稱制，改用鍾，因而莫革。及是，乃詔昉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鎛鍾，本施内官，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東禪梁甫，西瘞汾陰，并仍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用，吉禮則中宫之縣，祀禮則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奉慈廟、后廟，皆應陳設。宫縣則三十六虡，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擊之法，謂宜同於鎛鍾。比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爲樂之節也。"詔可。

詔表示同意。

隋朝的制度，内宫懸挂樂器二十套，用大磬代替鎛鐘并去掉建鼓。唐代武后當權，改用鐘，後代因襲不再變革。到現在，國君詔請馮元等人説："應該用什麽方法敲擊大磬，應該用什麽禮節?"馮元等人都説："古時，僅用磬來代替鎛鐘，本來是施用在内宫中的，於是也用在柔祀中，隋、唐時代，繼承下來并有所改變。先皇帝向東祭祀梁甫，向西祭祀汾陰，一并沿用舊制，陳於懸奏。他所用的方法，吉禮就在中宫懸挂樂器，祀禮就在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天的奉慈廟、后廟，都應該陳設樂器。用四面懸挂樂器的宫懸的形式，就用三十六套樂器，去掉四角的建鼓，像古代一樣就可以了。至於敲擊樂器的方法，認爲應該與敲擊鎛鐘的方法相同。按照以前詔書的旨意，不再輔助以循環相互敲擊的方式，而是確立按音韵合奏樂曲的制度，那麽祇有磬本來就不應出自本韵，與編磬相應，敲出音樂的節奏。"國君下詔許可。

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但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輩作而無終始之别。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摇而亂以通鐸? 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爲八列，别使工人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錞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鼗、鐸、錞、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協舞儀，請如祁所論。"其冬，帝躬款奉慈廟，樂縣罷建鼓，始以磬代鎛鍾。

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人説："宋祁所進獻的《大樂圖義》，討論表演武舞時所用的九種樂器，經書、禮書中祇是説説大概總體的情况而未論及樂器使用的先後順序，因此樂器使用雜亂無章没有開始和結束的分别。况且鼗，是領舞的樂器；鐸，是通鼓；錞，是伴奏用的和鼓；鐃，是表示舞蹈結束的止鼓；相，是輔助的樂器；雅，是用來調節舞步的。怎麽能領舞剛剛開始就演奏止鼓，止鼓已經演奏而又演奏鐸來擾亂呢? 臣認爲舞蹈者開始跳舞，左手拿着干，右手拿着戚，分爲八列，另外讓工人手舉旌旗站在最前邊，開始演奏鼗、鐸，錞來伴奏，左邊拿着相伴奏，右邊拿着雅打出節奏。等到舞蹈將要結束，就敲擊鐃讓舞蹈者退出行列，演奏雅來調節舞步，鼗、鐸、錞、相都停止下來不演奏。這樣舞蹈的儀節就協調了，請按照宋祁的辦法執行。"這年冬天，皇帝親自到奉慈廟祭祀，懸挂的樂器中去掉了建鼓，開始用磬代替鎛鐘。

禮官又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何休、范

禮官又説："《春秋》隱公五年：'仲子的宫殿落成，最初奉獻六羽舞蹈。'何休、范甯等人

寘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干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爲説，故章皇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宫之縣既用鎛鍾，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鍾石之樂，尤爲失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鎛鍾，取陰教尚柔，以静爲體。今樂去大鍾而舞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都認爲，不説佾的原因，是因爲説佾則武舞包含在其中，婦人没有武事，衹演奏文樂。江左的宋建平、王宏都以此爲依據，因此章皇后的廟中衹表演文舞。到了唐代垂拱年以來，中宫懸挂的樂器已經有了鎛鐘，後來代代相繼承，因此儀坤等廟中進獻武舞，陳設鐘石類樂器，尤其失禮。以前下詔討論奉慈樂，有關部門引用舊典，已經用特磬代替了鎛鐘，認爲陰教崇尚柔順，安静是根本。如今的音樂中去掉大鐘可是舞蹈中有干盾等各種武器，這與經書旨意極不協調，請停止演奏《文德之舞》。”國君下詔同意了。

大樂塤，舊以漆飾，敕令黄其色，以本土音。或奏言：“柷，舊以方畫木爲之，外圖以時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説曰：‘有柄，連底挏之。’鄭康成以爲設椎其中撞之。今當創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方圖以黑，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黄，隱而爲神螾。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説。”從之。又詔以新製雙鳳管付大樂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照因自造葦籥、清管、簫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竽、宫琴、宫瑟、大阮、大嵇，凡十一種，求備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下大樂用之。

大樂塤，以前用漆裝飾，皇帝下令漆成黄色，表示其源自土的聲音。有人上奏説：“柷，以前用方型畫木材而得到，外部畫上時令花卉裝飾即可，可是其中衹有一種顔色，并不相稱。先代的儒生認爲：‘有把柄，可以連同底部捅撞。’鄭康成認爲設置一把椎在中間撞擊。今日應該創法流傳後世，用來表明製作的意圖是有所根據的。柷中，東方畫上青色，表示青龍；南方畫上赤色，表示丹鳳；西方畫上白色，表示騶虞；北方畫上黑色，表示靈龜；中央畫上黄色，表示神螾。撞擊的方法，應采用鄭康成的説法。”國君同意了。另外皇帝又下詔把新製作的雙鳳管交付大樂局。雙鳳管的體制，合并兩個樂管使它足以節律樂聲，樂管的頂端刻上裝飾的雙鳳，再加上兩根簧。於是李照自己創製葦籥、清管、簫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竽、宫琴、宫瑟、大阮、大嵇，共十一種樂器，希望雅樂的樂器完備。國君下詔允許大竽、大笙兩種樂器在大樂中使用。

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弦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弦、十二柱；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皆以象律吕之數。又敕更造七弦、九弦琴，皆令圜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

當時又出現了兩儀琴和十二弦琴兩種樂器，用來完備雅樂。所謂的兩儀琴，有兩根弦，十二根柱；所謂的十二弦琴，與一般的琴形式相同而又增加了琴弦，都是爲了與律吕的數目相合。國君又下令再造七弦、九弦琴，命令二者中圓頭的在祭祀天時演奏，方頭的在祭祀地時演奏。

帝乃親製樂曲，以夾鍾之宫、黄鍾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

皇帝就親自創制樂曲，用夾鐘的宫調、黄鐘的角調、太蔟的徵調、姑洗的羽調，創作《景安之曲》，用來祭祀上天。又用《高安》祭祀五帝、日月，創作《太安》在景靈宫祭祀，不用以前的

景靈宫，罷舊《真安之曲》。以黄鍾之宫、大吕之角、太簇之徵、應鍾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景安》、《興安》惟乘輿親行則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鍾之徵、黄鍾之宫、太簇之角、南吕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獻五帝。以林鍾之宫、太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吕之羽作《寧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罷舊《靖安之曲》。

于時制詔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并侑，乃以黄鍾之宫作《廣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酌獻。又詔，躬謁奉慈廟章獻皇后之室，作《達安之曲》以奠瓚、《厚安》以酌獻；章懿皇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瓚、《衍安》以酌獻。皇帝入出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圜丘，太祖配，以黄鍾之宫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太簇之宫作《皇安》以奠幣、《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宗配，作《仁安》以奠幣、《紹安》以酌獻；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吕之宫作《獻安》以奠幣、《感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賓之宫作《恭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季秋大饗明堂，真宗配，以無射之宫作《誠安》以奠幣、《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應鍾之宫作《化安》以奠幣、《韶安》以酌獻。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演之爲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獨未施行。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吕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群祀。

《真安之曲》。用黄鐘的宫調、大吕的角調、太蔟的徵調、應鐘的羽調創作《興安》，用來進獻給宗廟，不用以前的《理安之曲》。《景安》、《興安》衹有在國君親自出行時纔演奏。用姑洗的角調、林鐘的徵調、黄鐘的宫調、太蔟的角調、南宫的羽調創作《祐安之曲》，用來酌獻五帝。用林鐘的宫調、太蔟的角調、姑洗的徵調、南宫的羽調創作《寧安之曲》，用來祭祀土地以及太社、太稷，不用以前的《靖安之曲》。

當時國君給有關部門下詔，認爲太祖、太宗、真宗三位聖君一起祭祀，就用黄鐘的宫調創作《廣安之曲》在用玉帛祭祀時演奏、《彰安之曲》在酌酒獻神時演奏。又下詔説，皇帝親自到奉慈廟章獻皇后的祭室，用玉瓚祭祀時演奏《達安之曲》、酌酒獻神時演奏《厚安之曲》；到章懿皇后的祭室，用玉瓚祭祀時演奏《報安之曲》，酌酒獻神時演奏《衍安之曲》。皇帝出入時演奏《乾安之曲》，不用以前的《隆安之曲》。平常祭祀：冬至和夏至時，祭祀圜丘，太祖配享，用玉帛祭祀時用黄鐘宫調演奏《安定》，酌酒獻神時演奏《英安》；孟春時祭祀感生帝，宣祖配享，用太蔟的宫調演奏《皇安》，酌酒獻神時演奏《肅安》；祈穀時祭祀上天，太宗配享，用玉帛祭祀時演奏《仁安》、酌酒獻神時演奏《紹安》；孟夏時祭祀上帝，太祖配享，用玉帛祭祀時用仲吕的宫調演奏《獻安》，酌酒獻神時演奏《感安》；夏至時祭祀皇地祇，太祖配享，用玉帛祭祀時用蕤賓的宫調演奏《恭安》、酌酒獻神時演奏《英安》；季秋時大規模地祭祀明堂，真宗配享，用玉帛祭祀時用無射的宫調演奏《誠安》、酌酒獻神時演奏《德安》；孟冬時祭祀神州地祇，太宗配享，用玉帛祭祀時用應鐘的宫調演奏《化安》、酌酒獻神時演奏《韶安》。另外又創作《冲安之曲》，用七韵演繹爲八十四曲，都創作出樂譜交給有關部門，衹有《冲安之曲》没有施行。皇帝親自創作在郊廟祭祀的樂章二十一曲，裁成頌體，告祭神明，詔請宰臣吕夷簡等人分别創作樂章，在各種祭祀中使用。

又爲《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聲；第四，圖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廟用律及陰陽數配；第五，十二管長短；第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鞮竿，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以授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群臣焉。

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員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工十六，設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縣。至於鼓吹及十二案，悉修飾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鎔金鑢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是月，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預觀焉。自董監而下至工徒凡七百餘人，進秩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及諸臣樂章用之。

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鍾，又欲以三辰、五靈爲樂器之飾。臣愚，竊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爲不可。"御史曹脩睦亦爲言。帝既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

另外創《景祐樂髓新經》一書，共六篇：第一篇，解釋十二韵；第二篇，闡明掌管之事；第三篇，辨别聲音；第四篇，畫出律吕相生圖，以及祭祀天地、宗廟的用律和陰陽相配之數；第五，十二根樂管的長短；第六，歷代的度、量、衡。都以陰陽爲根本，與四季相配，建之於日辰，通之於鞮竿，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交給樂府，用來考訂正聲，并賜給大臣們。

當初，李照等人改造金石樂器所用的人工共七百一十四人：金屬工匠一百五十三人，木匠二百一十六人，皮匠四十九人，負責刮削摩擦的工人九十一人，負責拍擊黏土製坯的工人有十六人，塗抹色彩的工人一百八十九人。五月開始，九月結束，完成金石樂器七懸。至於鼓吹和十二案也全部加以修理裝飾。皇帝命令冠卿等人編纂二十篇《景祐大樂圖》，記載熔鑄金屬雕刻石料的方法、歷代八音樂器形制的異同、新舊管律的差别。當月，在崇政殿和新樂一起進獻，詔令中書、門下、樞密院的大臣觀看。從負責監工到樂工徒弟共七百多人，分别有不同等級的晋升和賞賜。那年十一月，在南郊祭祀，全部演奏新樂以及皇帝親自創作和大臣創作的樂章。

之前，左司諫姚仲孫説："李照所創制的音樂多數比較詭異，例如冶煉白石作磬，用範鑄造金屬作鐘，又想用三辰和五靈作爲樂器的裝飾。臣比較愚笨，私下裏有所懷疑。自從祖宗考查修定大樂，在郊廟祭祀時演奏，延續有七十年了，一旦罷黜舊的樂器而用新樂器，我私下認爲不能這樣。"御史曹脩睦也有這樣的看法。皇帝既然已經許可了李照創製樂器的請求，而且想探究他這種方法的是非，所以没有聽從姚仲孫和曹脩睦的建議。

宋史卷一百二十七

志第八十

樂(二)

景祐三年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鍾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鍾磬皆稟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黄鍾之法及《國語》鈞鍾弦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鍾下。竊睹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黄鍾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鍾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黄鍾之宫，則

景祐三年七月，馮元等人進獻新修訂的《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皇帝給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等下詔，讓他們拿鄧保信、阮逸、胡瑗等人的鐘律詳細勘定得失可否上報。

九月，阮逸說："臣等人所製造的鐘磬都是根據馮元、宋祁等人的説法，所用到的分方定律又根據胡瑗的算法，但是臣獨自主張《周禮》中記載的標準量器聲音合乎黄鐘之法及《國語》中記載的用鈞鐘調節音律之制，都壓下不用。臣幾天前蒙皇帝召對，説到王朴所定的律過高而李照所定的鐘太低。臣私下裏觀看了皇帝所制定的《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説到《隋書》根據《漢書·志》中的黍尺製管，有的容不下一千二百粒黍，有的不僅僅有九寸長，這些都説明《漢書·志》以後，歷代都没有符合標準的。祇有蔡邕所製的銅龠是按照《周禮》遺留下的規格製作的，蔡邕自己又通曉音樂，所以祇流傳了銅龠，逐漸成爲標準的量器，聲音合乎黄鐘然後律就確定下來了。認爲管有大小長短的人，大概是標準的量器已經製成，然後用量聲定尺，這是很明顯的了。現在議論這件事的人祇是爭論《漢書》中黍尺没有準則的地方，却不知鐘的製造是根據鈞、石、量、衡來造的。何況《周禮》、《國語》，周代的經典，散失無憑，有誰考證古代的做法呢？唐代張文收制定音樂，也鑄成銅甌，這足以驗證周代的標準量器是以聲定律，這也是很明顯的了。臣所以獨自主張根據《周禮》鑄標準量

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黄鍾之宫，乃取李照新鍾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鍾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

器，因爲用它的方尺深尺，度就可顯示出來；容量是一鬴，那麽度量就顯示出來了；重量是一鈞，那麽衡量就顯示出來了；聲音合乎黄鐘宫，那麽律就顯示出來了。律、度、量、衡既然都如此符合，那麽製管定聲，一定會合乎標準的。臣冒死想請求將我所見鑄成銅甌，再限期半個月重鑄標準量器，用它們的聲音合乎黄鐘宫的，再取李照新鐘加以修整，務必使它合乎周代製造鐘量的方法。文字已經编好次序，没有敢進獻。”皇帝下詔給丁度等人讓他們一起制定好了進獻。

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决。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黄鍾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黄鍾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鍾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黄鍾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并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鍾、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

十月，丁度等人説：“根據鄧保信的兩個黍尺，其中一個説是用上黨這個地方的一個圓形的黑黍的長度，累積一百個成爲一尺，與蔡邕的相符合。臣等仔細檢查前代所造的尺，都是以一個黍的寬度爲一分，衹有後魏公孫崇用一個黍的長度累積成爲寸法，太常劉芳以中等大小的黑黍的寬度爲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争執不能决斷。而蔡邕所製的銅龠，本志中也没有明言用黍的長還是寬累積成一尺。現在將保信制定的黄鐘管内裝滿二百粒黑黍以黍長爲分，再累積成兩個尺，比保信的元尺一個長五粒黍，一個長七粒黍。還有一枚律管黄鍾龠，容納一千二百粒黑黍，用元尺比量，分寸大略相同。再將填充在龠中的黑黍累積校對，就又不同。龠、合、升、斗也都像這樣。另外阮逸、胡瑗根據鐘律法製成的黍尺，其中一個説是用上黨羊頭山中等大小的黑黍累積成尺，制定了黄鐘之聲。臣等用一百粒大黍累積它們的寬度爲尺，再將管内二百粒黍的寬度爲分，再累積成兩個尺，比起阮逸等人制定的元尺，一個短了七粒黍，一個短了三粒黍。大概阮逸等人所制定的元尺都是用一等的大黍，填充到管内的黍大小不均匀，於是導致差異。另外他制定的十二枚銅律管，臣等根據楚衍等圍九方分的辦法，與阮逸等人的元尺及所填充到龠中的黑黍再累積成尺的相比較，又各不同。另外所制定的兩個銅秤也和這差不多。臣等詳細查看鐘、磬各一架，雖然合乎記載，而黍尺有了差錯，難以確定。”又説：“太祖皇帝曾經給和峴等人下詔讓他們用影表尺修訂

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疏舛，不可依用。"

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鍾律，嘗覽《景祐廣樂記》，睹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别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

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舊樂鍾磬内不經李照鐫磨者見存餘七架，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宫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晋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鍾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别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摇鼗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琴并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康定元年，阮逸上《鍾律制議》并圖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内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

鐘磬這些樂器，七十年間，在郊廟祭祀的時候使用，合乎唐代的制度，以顯示這是遺留下來的。就可以暫且依據影表舊尺，等到天下有精通鐘律之學的人，使他們考證訂正，而合乎周、漢之制。阮逸、胡瑗、鄧保信和李照所用的太府寺的尺及阮逸上奏的《周禮》度量法，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説法并且錯亂，不可做依據使用。"

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説："臣等先前奉詔詳細制定鍾律，曾經讀過《景祐廣樂記》，看李照所制定的音樂没有根據古代的方法，都是根據自己的理解率意而爲，朝廷因襲使用，知曉的人不以爲然。現在皇帝將親自到南郊祭祀，不可再用和古代相違的音樂來進獻給天地、宗廟。私下聽到太常舊樂，還有留存下來的，宗廟祭祀大禮，請求再用它們。"下詔給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和兩制官詳細勘定後進獻。

七月，宋綬等人説："李照新樂比舊樂低了三律，大家的意見認爲這種做法是無所考證的。希望像韓琦所請求的那樣，宗廟再使用和峴所制定的舊樂，舊樂中鐘磬還没有經過李照琢磨的還存了七簴，郊廟、殿庭可以更改使用。"太常也説："舊樂，宫懸用四面龍鳳散鼓，用它來應和音樂的節奏，李照廢棄不用，衹用一面晋鼓應和；舊樂，有四面建鼓，和鞞鼓、應鼓共十二面，放置着却不敲擊，李照用四角的建鼓與鎛鐘相應和敲擊；舊樂，兩架雷鼓各有八面，衹用一個人敲擊，李照另外造了雷鼓，每一面都用一個人敲擊，順天左旋，三步一停，又讓兩個人摇動鼗來應和。另外造了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琴一起使用。現在既然恢復舊樂，没有審定李照所作的樂器制度，是否應該改正呢?"皇帝下詔説："完全按照舊制，李照所作的不再使用。"

康定元年，阮逸進獻《鍾律制議》和三卷圖。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説："明堂所用音樂都應當隨月份用律，九月應是以無射爲調和，五天帝各自用本音之樂。"於是宫中拿出了明堂樂曲及兩個舞蹈的名字：迎神的叫《誠安》；皇帝升降行止的叫《儀安》；給昊天上帝、皇地

《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庚戌，詔："御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

六月，内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宫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爲一曲，皆黄鍾爲韵。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黄鍾宫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宫歌并肄于太常。是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

奉詔與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吕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鍾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説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用子聲

祇、神州地祇靈位上進獻玉和帛演奏《鎮安》，酌獻演奏《慶安》；給太祖、太宗、真宗靈位上進獻帛演奏《信安》，酌獻演奏《孝安》，司徒供奉禮器演奏《饎安》；五帝靈位上進獻玉和帛演奏《鎮安》，酌獻演奏《精安》，皇帝祭畢飲供神酒演奏《胙安》；退文舞、迎武舞、第二次獻爵、最後一次獻爵都演奏《穆安》，撤下豆演奏《歆安》，送神演奏《誠安》，歸大次演奏《憩安》；文舞叫《右文化俗》，武舞叫《威功睿德》。還拿出皇帝譜好的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個樂曲，餘下的給輔臣下詔讓他們譜曲。庚戌年，皇帝下詔説："我所譜的樂曲名字與常祀相同的，需要更改一下。"於是更改平常所用祭天寓祭明堂《誠安之曲》叫《宗安》，祭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改爲《光安》，供奉慈廟《信安之曲》改爲《慈安》。

六月，皇宫中又拿出了皇帝譜曲的明堂樂八支曲子，用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共二十聲爲一曲；用宫變、徵變的，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共三十聲爲一曲；用子母相生，共二十八聲爲一曲，都以黄鐘爲韵。另外還有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都是以無射爲調和；又用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也以無射爲調和，都是從黄鐘宫入無射。如果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就依據前面的譜按順序成曲，其撤聲自同本律。等到皇帝親自譜鼓吹、警嚴曲、合宫歌一起在太常寺中練習。這個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人説：

奉詔參與議論阮逸所上的編鐘四清聲譜法，請求將它用在明堂中。臣私下認爲用律吕旋宫之法已經定下管之後，又制定了十二鐘準爲十二正聲，用律計算是自倍半。説這件事的人説："半是準正聲的一半，把它作爲十二子聲之鐘，因此有正聲、子聲各十二下。"子聲就是清聲。正管長的爲韵，自用正聲；正管短的爲韵，就是通用子聲然後成五音。然而求聲的方法，本是根據鐘，就是

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鍾，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鍾”者也。

《國語》上所說的“度律均鐘”。

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虡者，蓋取十二鍾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虡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虡者，以一均清、正爲十四，宫、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虡，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

編鐘磬之類的樂器的方法，歷代是不同的，有的以十九爲一虡，大概把十二鐘當作每月的時辰，又加上了七律；有的以二十一爲一虡，用一個韵聲再加上了濁聲；有的以十六爲一虡，用一均清、正爲十四，宫、商各設置了一個，這就是所說的“懸八用七”；有的以二十四爲一虡，就是清、正之聲都齊備了。所以唐代的制度是用十六個數的爲小架，二十四的爲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自有所用的樂器。

今太常鍾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黄鍾至夾鍾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宫輕而商重，緣宫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宫弱商强，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則爲宫，則黄鍾爲角；南吕爲宫，則大吕爲角；無射爲宫，則黄鍾爲商、太簇爲角；應鍾爲宫，則大吕爲商、夾鍾爲角。蓋黄鍾、大吕、太簇、夾鍾正律俱長，并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聲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爲宫，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

現在太常鐘懸挂的是十六個，過去流傳下來的正聲之外有黄鐘至夾鐘四個清聲，雖然在典册的圖上没有説明出處，然而考證它們實際上有義趣。大概從夷則至應鐘四律爲韵開始算起，如果完全用正聲，就會宫聲輕而商聲重，因爲宫聲以下，不允許再有濁聲。一韵之中，宫聲弱商聲强，這是超越了本分，所以需要用子聲，纔能够長短有序。從角聲以下，也遵循這個方法。所以夷則爲宫，則黄鐘爲角；南吕爲宫，則大吕爲角；無射爲宫，則黄鐘爲商、太蔟爲角；應鐘爲宫，則大吕爲商、夾鐘爲角。大概黄鐘、大吕、太蔟、夾鐘正律都長，一起應當用清聲，如此就會音律和諧而無所抗衡，這是這四清聲可以使用的驗證。其他律爲宫，長短、主次自有次序的，不當再用清聲參與。

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弦阮、九弦琴則有太

從唐代末年，樂譜散失，敲擊、彈奏的方法很長時間已不再流傳。現在如果讓匏、土、絲、竹等樂器都用清聲，就是從來没有見過的方法。另外根據大樂樂工等人的陳述，磬、簫、琴、和、巢笙五種樂器本來是有清聲的，塤、篪、竽、筑、瑟五種樂器本來是没有清聲的，五弦阮、九弦琴則有太宗

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黄鍾清聲。

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宫之時，商、角依次并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强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别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

詔可。

七月，御撰明堂無射宫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并用黄鍾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爲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爲角，獻青帝；仲吕爲徵，獻赤帝；林鍾爲宫，獻黄帝；夷則爲商，獻白帝；應鍾爲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

九月，帝服靴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閲雅樂，

皇帝親手製作的樂譜。歌工拉長嗓音演唱，到黄鐘清聲就止住。

臣等參議，清正二聲既有典籍上的根據，按理應當使用。從現在大樂演奏夷則以下四韵正律爲宫聲之時，商、角依次一起用清聲，餘下的八韵都像平常的方法一樣。至於絲、竹等諸樂器過去有清聲的，讓他們隨着鐘磬一起演習；本來没有清聲的，不可隨意創作，并且應當像過去一樣。衹有演唱的人本來用中聲的，所以夏禹用聲爲律，明示這是每人都可做到的。如果勉强都做不到，就不會使音樂和諧。請求衹用正聲作歌，應和的樂器也自成一聲，别的不會有差錯違背的地方。阮逸所上的聲譜，用清濁相應，先後互應，所取聲音靡曼，和鄭聲相近，不可用。

下詔許可。

七月，皇帝譜寫了三首明堂無射宫樂曲，都是五十七個字，五音一首曲子，進獻祭祀禮器的時候用；二變七律一曲，祭祀完畢皇帝飲供神酒時用；七律相生一曲，文舞退下、迎武舞及第二次獻爵、最後一次獻爵、撤下豆的時候用。這個月，上封事的人説："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并用黄鐘一韵聲，這是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的過去的方法，如果對於皇帝親自主持大的供奉活動，就不合適。況且明堂所在的位置，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大概是木、火、金、水的開始。土室在西南，大概是土王所處的位置。已經都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就是獻給神的音樂也應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自從各自的音作爲曲子。《精安》五曲，應該用無射之韵：太蔟爲角，獻青帝；仲吕爲徵，獻赤帝；林鐘爲宫，獻黄帝；夷則爲商，獻白帝；應鐘爲羽，獻黑帝。"給兩制官下詔讓他們同太常一起商議，王堯臣等人説："祭祀大典很快就來到，事情難以突然變更。"下詔等過了大禮再詳細制定上奏。

九月，皇帝穿了穿靴時纔穿的袍子，駕臨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觀看雅樂，

自宫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遍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録，賜群臣。又出新製頌塤、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帝既閲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事于明堂，然世鮮知音，其令太常并加講求。"時言者以爲鎛鍾、特磬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檢詳典禮，别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曉音，詔同定鍾磬制度。

從宫架、登歌、舞佾的音樂共彈奏了九十一首曲子，把它們都演奏了一遍，於是拿出太宗的琴譜、阮譜及皇帝親自譜寫的明堂樂曲音譜，一起演習大樂新録，賜給群臣。又拿出新創作的頌塤、匏笙、洞簫，仍命令登歌以八音諸樂器各演奏了一曲，於是召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不同的賞錢。皇帝已經檢閲了雅樂，對輔臣説："作樂歌頌盛德，進獻給上帝，用來祭祀祖先。現在在明堂將要舉行大禮，然而世上很少有通曉音樂的人，命太常一起訪求。"當時的人認爲鎛鐘、特磬没有和音律相和諧，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詳細查閲典籍，按别的方法鑄造。太常推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通曉音樂，下詔命他同他們一起制定鐘磬制度。

閏十一月，詔曰：

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

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减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核。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傳，歷古研覃，亦未究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兹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宫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

閏十一月，皇帝下詔説：

我聽説古人作樂，本來是用來進獻給上帝、祭祀祖先的，三皇五帝的盛大，不再沿襲，然後一定在太平時期，纔開始一切齊備。周武王受命，到成王時開始有大合樂；漢初也沿用舊樂，到武帝時纔確定下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到明帝時纔改成"大予"之名；唐高祖建國，到太宗時孝孫、文收開始確定鐘律，明皇纔創制成唐樂。纔知經啓善述，禮樂一類的重大事情，必須經過三四代，聲音、文字纔能制定下來。

建國之初也沿用了王朴、竇儼所定的周樂，太祖嫌它的聲音太高，於是命令和峴减去一律，真宗時開始商議隨月轉律的方法，多次反復。然而想到《樂經》早就不傳，學者很少傳習，經過長時間的研討，也没有探究到頭緒。不久以後，雖然多方訪求，最終也没有可以讓人信服的通曉音樂、精通經典的人。曾經更改過，也不符合我的意思。中書門下聚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把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祀讓鬼神享用的登歌、宫懸，審定音律是否合適，考察古今，調整音樂使之和諧，使它們可很長時

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并，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

間的使用，而使祖宗的功德發揚光大，我怎麼會擔心有所改變呢？衹是審定音律、從古籍中驗證，這兩種學問很少有人都具備，以致互相之間有抵觸，没有什麽可以引證的材料，很希望能探求古代的制度，不能忘記這件事。

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并從之。

於是中書門下集合了兩制、太常官，在秘閣中設了工作的地方，詳細勘定大樂。王堯臣等人説：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古通今，希望能一起參與制定，并且希望能借到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好的十五等古尺。一起都應允了。

三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三年五月，皇帝下詔讓徐州、宿州、泗州、耀州、江州、鄭州、淮陽州等七州駐軍采集做磬用的石材，還命令各路轉運司遍訪民間有藏古尺律的上交。

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議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閲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干羽，真宗廟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并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

二月，下詔給兩制及禮官參與考證典籍制度，議定國朝大樂的名字，中書門下仔細審議閲覽後上奏。開始時，胡瑗請求在太祖廟的舞蹈中用盾牌和戚這種兵器，太宗廟中兼用盾牌和羽這種用羽毛作成的舞具，真宗廟用羽和籥，用它們來象徵三聖的功德。然而參與商議的人認爲國家七廟的舞蹈，名稱雖然不同，但是都要用盾牌和羽，另外廟制和古代也不同。等到胡瑗提出建議，衹是降詔定下音樂的名稱而已。

七月，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哲王隨代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有行遠垂久之效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兹，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

七月，王堯臣等人説："按照太常對天地、宗廟、四時的祭祀，一共是八十九首樂章，從《景安》往下七十五章，大多是用'安'作爲名字，不衹是根據褒揚道德、政教的好處，另外還是根據神靈、祖宗安樂的緣故。臣等上奏，國朝音樂應該叫《大安》。"皇帝下詔説："朕惟古先哲王隨代立樂，也已經製作了，一定有所稱謂，根據名字而探究道義，從道義而瞭解道德。大概名字，是承載道德的，有流傳久遠垂之後世的功效。所以《韶樂》是繼承堯的道德，《夏》繼承了舜的道德，《濩》表示拯救民衆，《武》象徵了討伐，流傳下去不朽，是用這種辦法。國家想使遺失的制度得到繼承，使不當的地方得以糾正，典章制度都齊備了，衹是這體制龐大而有司不敢説輕易地改變。我想到這些，非常擔心各位先聖

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追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所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净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鍾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的美德没有昭然顯示給天下，因此給做這件事的人下令，讓他們深入探究然後考訂確實。現在禮官、學士趁着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回覆。并且説：藝祖平息暴亂，安定天下還没有安定的地方，功德很大；二宗使天下太平，安定天下已經安定的，道德很高；自從我繼承前輩的功業，使祖宗没有安定的地方安定下來，仁德深厚。審閲過他們所議論的問題，并對這些已經很熟悉。神德造好國家的根基，神功止息武力，章聖恢復了清净無爲的治理國家之道，冲人蒙成定之業，雖然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安撫人民的方法是相同的。用它配着來敲擊鐘球、摇動文羽籥，用在郊廟之中，報告給神明，叫'大'且'安'，的確能得到它的根本。"

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鎛鍾十二：黄鍾高二尺二寸半，于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二寸二分，深一寸二厘，篆帶每面縱者四、横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鍾并與黄鍾同制，而兩欒間遞减半分；至應鍾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鍾重一百四十八斤，并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黄鍾、大吕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黄鍾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鍾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爲《周禮》："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則是大鍾宜厚，小鍾宜薄。今大鍾重一百六斤，小鍾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鍾厚，非也。又：

十二月，皇帝召集兩府及侍臣在紫宸殿觀看新的樂曲，共有鎛鐘十二個：黄鐘高二尺二寸半，寬一尺二寸，六面鼓，四個鉦，六個跳舞的人，甬、衡和鐘紐高八寸四分，直徑二寸二分，深是一寸二厘，篆帶每面竪着的有四個、横着的有四個、枚景挾鼓參與跳舞，四處各有九個，每面共是三十六，兩個鐘的兩角之間隔着一尺四寸，容量是九斗九升五合，重量是一百零六斤；大吕以下的十一個鐘與黄鐘是相同的，衹是鐘的兩角之間依次遞減半分；到應鐘時，容量是九斗三升五合，而重量加到應鐘是重一百四十八斤，都合乎新律的本律。特磬有十二：黄鐘、大吕股長是二尺，寬一尺，鼓是三尺，寬六寸九分寸之六，弦是三尺七寸五分；太蔟往下的股長是一尺八寸，寬九寸，鼓是二尺七寸，寬是六寸，弦是三尺三寸七分半，它們的聲音都符合本律。黄鐘厚是二寸一分，大吕往下的依次遞加它們的厚度，到應鐘的厚度就到了三寸五分。下詔命令把這些圖都送到中書。商議的人們依據《周禮》上的記載："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則大鐘應該厚，小鐘應該薄。現在大鐘重一百零六斤，小鐘却重一百四十八斤，則是小鐘厚了，這是不正確的。另外，《周禮》上説："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爲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

五年四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是月，知制誥王洙奏："黄鍾爲宫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鍾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鍾磬依律數大小之説，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據此以黄鍾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鍾特磬者，止得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鍾磬大小之制，則黄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小比黄鍾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爲宫，即黄鍾、大吕反爲商聲，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參酌其鎛鍾、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吕、應鍾鍾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韵所歸。"奏可。

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鍾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黄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宫，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鍾磬，一以黄鍾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兑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鍾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

半，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爲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現在的磬没有博厚、長短的講究，也是不正確的。

五年四月，皇帝命令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督商議大樂。這個月，知制誥王洙上奏説："黄鐘是宫調裏最尊貴的，但聲音有主次，不必重視它的形體。説鐘磬根據律數有大小之制的人，經典裏并没有正文，衹有鄭康成這樣説過，他自己也説衹是假設之法。孔穎達爲之作疏，依據他的説法加以闡述。根據歷代史書典籍，也没有鐘磬根據律數有大小之别的説法，康成、穎達等人没有親自製作樂器。至於'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這種説法，根據這些以黄鐘爲律。臣曾經依據這個説法造出了黄鐘、特磬，衹得到了林鐘的聲律。如果根據律的長短來做鐘磬的大小制度，那麽黄鐘長二尺二寸半，依次遞減到應鐘，它的形制大小比起黄鐘纔是黄鐘的四分之一。另外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宫，黄鐘、大吕反爲商聲了，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的象徵。現在參考鎛鐘、特磬的形制大小，想要暫且各依律數，算好長短、大小、容納數量的數目，仍舊用皇祐中的黍尺爲法度，鑄造出大吕、應鐘、鐘磬各一個，就能看出形制、聲韵到底該怎麽樣。"皇帝許可了他的奏章。

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説："奉皇帝的詔書詳細勘定大樂，等我到了專管定大樂的地方，鐘磬已經製造好了。我私下認爲律有長短之分，磬有大小之别，黄鐘九寸是最長的，其氣屬陽，象土，正聲是宫，是諸律中最大的，大概是國君的德政的象徵，没有什麽可以和它相比。現在有十二鐘磬，一律以黄鐘爲率，和古代不同。臣等也曾經詢問過阮逸、胡瑗等人，他們都説'根據律的大小，聲音不能和諧'。所以臣私下對此有所懷疑，請求皇帝給大樂所下詔詳細修訂，再參考古籍中的記載加以更正。"這個月，知諫院李兑説："以前在紫宸殿觀看太常新樂，討論

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爲異説，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鍾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這件事的人認爲鐘的形制不合乎律度，於是斥而不用，又下詔給近臣詳定。聽説大家在崇文院集合起來商議，而王拱辰想要更改前史記載的意思，王洙不願意，議論紛紛。音樂的奥妙，廣大而又差别細微，不是特别懂音樂的人，怎麽能輕易議論呢？西漢離前代聖人還較近，有制氏制作大典音樂，衹能記得音樂鏗鏘有力，但不能説出音樂所含的義理。何况現在又隔了一千多年了，想要求得三代之音，難道不是太難了嗎？况且阮逸本是有罪應該廢棄不用的人，怎麽會通曉聖明記述製作的事情？一定要找出不同的説法，衹不過是想要求得皇帝的恩賞。朝廷多年來制定音樂，正當國家財物困乏之時，花費很多。樂器已經製作好了，又想要更改，雖然命令兩府大臣監督商議，然而不能裁定是否合適。請求用新做成的鐘、磬與祖宗的舊樂相互參校它們的聲音，衹取聲音和諧近於雅正的合用就可以了。”

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預觀焉，賜詳定官器幣有差。

六月，皇帝駕臨紫宸殿聽太常演奏新制定的《大安之樂》，召集輔臣到省府、館閣參與觀看，給制定樂器的人不同的賞賜。

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并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并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

八月，下詔説：“南郊姑且用舊樂，新制定的《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的時候使用。”翰林學士胡宿上書説：“自古没有并用二樂的道理，現在舊樂聲高，新樂聲低，相差了一律，難以并用。况且新樂没有在郊廟中使用，先在朝會中使用，不是先王用音樂供奉上帝、附祭祖先的意思。”皇帝認爲他説的對。

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晋鼓。乃以瑗爲大理寺丞，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内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爲内殿承制，并以制鍾律成，特遷之。

九月，皇帝駕臨崇政殿，召集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一起觀看新樂及新製作的晋鼓。於是任命胡瑗爲大理寺丞，阮逸仍恢復他的尚書屯田員外郎一職，任命鄧保信爲榮州防禦使，入内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爲内殿承制，因爲鐘律一起制成，特意升遷。

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豈樂所召哉？”

至和元年，承辦這件事的人大多認爲陰陽不和是由於大樂没有確定。皇帝説：“音樂和古代的音樂不合，是很長時間的事了。國家遭受水旱之災，和時政得失有關，怎麽是音樂招致的呢？”

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鍾，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

二年，潭州進獻了從瀏陽縣得到的古鐘，送到了太常寺。開始時，李照指責王朴音樂聲高，

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鍾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鍾，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鍾一，工人不敢毁，乃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和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鎛鍾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羲叟之言爲驗。八月，御製恭謝樂章。是月，詔恭謝用舊樂。

於是創作新樂，使聲音低下來。太常歌工擔心其聲音太濁，唱的時候不成聲調，私下裏賄賂鑄造工人，讓他們減少銅齊，而聲音稍微清了一些，歌聲纔和諧，然而李照最後也没有辨别出來。另外王朴所做的編鐘都是側垂，李照、胡瑗認爲不對。等到李照將要鑄造鐘的時候，在鑄瀉務給銅，得到了一個古代的編鐘，工人們不敢毁掉，於是藏在太常寺。古鐘不知是哪一個朝代鑄成的，它上面的銘文説："粵朕皇祖寶和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敲擊古鐘聽它的聲音，與王朴鐘的夷則清聲相合，但是它的形制是側垂的。胡瑗後來改鑄，使鐘鈕端正過來，使之下垂，敲擊它的時候聲音低沉不響亮。鎛鐘又是長的鐘柄而震掉，聲音不和諧。著作佐郎劉羲叟對人説："這個鐘與周景王無射鐘没有差别，皇上將有眩惑這樣的疾病了。"嘉祐元年正月，皇帝駕臨大慶殿接受朝拜，前一天晚上的時候，大殿的庭院裏設置了儀仗侍衛，已經設置好了而天降大雪，以至於把架子壓折了，皇帝在宫中赤脚向上天哀告，於是暴感風眩，人們認爲劉羲叟的話驗證了。八月，皇帝親自譜製了恭謝上天的樂章。這個月，下詔讓恭謝用舊的音樂。

四年九月，御製祫享樂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俎、徹豆奏《充安》，飲福奏《禧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七年八月，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肄

四年九月，皇帝親自製作了大祭時的音樂和舞蹈名：僖祖時演奏《大基》，順祖時用《大祚》，翼祖用《大熙》，宣祖用《大光》，太祖用《大統》，太宗用《大昌》，真宗用《大治》，孝惠皇后用《淑安》，孝章皇后用《静安》，淑德皇后用《柔安》，章懷皇后用《和安》，迎神、送神用《懷安》，皇帝登位和下來用《肅安》，放置祭祀用的玉勺用《顧安》，進獻俎、撤下豆時用《充安》，皇帝飲用祭神後的供酒用《禧安》，第二次獻爵、最後一次獻爵用《祐安》，退下文舞、迎武舞用《顯安》，皇帝歸大次用《定安》，登樓禮完成後用《聖安》，御駕回去用《采茨》，文舞叫《化成治定》，武舞叫《崇功昭德》。皇帝自己制定了迎神、送神的樂章，下詔給宰臣富弼等人讓他們撰寫《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首。七年八月，皇帝創制了明堂迎神樂章，都在太常演習。

于太常。

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况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又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案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説以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烟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虚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

翰林學士王珪説："過去創作音樂，把五聲分配給八種樂器，聲調和諧而與治國之道相通，先王用之於天地、宗廟、社稷，侍奉給山川鬼神，使鳥獸都能感知，何况是人呢？然而音樂雖多但音毁壞，不知道怎樣作樂。現在郊廟升歌用的音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没有木音。所説的柷、敔這兩種樂器，是聖人創作音樂始終都要用到的，怎麽能缺少呢？况且音樂没有比《韶》更隆盛的了，《書》説'戛擊'，就是用到了柷、敔。既然説在下面敲擊鼗，可知是鳴球與柷、敔都在堂上使用，所以《傳》説：'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現在陛下親自在明堂中祭祀，應該給有司下詔考訂音樂的得失而合乎八種樂器之間的和諧。"於是讓禮官商議，堂上開始設置柷、敔。

又秘閣校理裴煜上奏説："大祭祀與國家的忌日重合了，有司援引舊制，禮樂準備但不用。忌日一定要哀傷，志有所至，不要有音樂，是合適的。然而音樂是用來降臨神明的，不是用來使自己舒服的。按照開元年間禮部的意見，忌日享廟應該用音樂。裴寬建議，廟祭比忌日尊就作樂，廟祭不如忌日尊就祇是準備但不演奏。中書令張説認爲裴寬的意見很對。宗廟是這樣，那麽天地、日月、社稷的祭祀用音樂，就是很明確的了。臣以爲凡是大祭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日期相同的，請求用音樂，在宗廟就像裴寬建議的一樣。臣所希望的是忽略地位較輕的存下重要的，不會顯得不合適。"把他的奏意下發給禮官，商議説："《傳》上稱祭天時用烟是歆神的開始，用血是擺設食物的開始；祭地時用埋是歆神的開始，用血是擺設食物的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的開始，用生肉爲擺設食物的開始。然而天地、宗廟都用音樂爲致神的開始，所以説'大祭'有三始，説的就是這些。天地之間空虚開闊而看不見形體的，是陽。鬼神居於天地之間，不可用人的道義和它們聯係。聲音屬於陽，所以音樂的聲音在天地之間傳播，是希望鬼神能够聽到，因而降臨，因此祭祀一定要求之於陽。商代的人祭祀

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并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并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饗明堂，奠幣歌《誠安》，酌獻歌《德安》。

二年九月，禮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罷，舍羽籥，執干戚，就爲武舞。臣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廟，太樂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玄德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習亦異，不當中易也。竊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横於下，進退取舍，蹙迫如是，豈明有德、象有功之誼哉？國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减其半，

時，先要奏樂來求神，是先求於陽；接着是灌地求神於陰，一直到黄泉。周代的人崇尚臭，四時的祭祀，先要灌地來求神，先求於陰。然而天神、地神、人鬼的祭祀不可去掉音樂，是明確的了。現在七廟連在一起，難以區分祭祀和忌日的尊卑，想要依據唐代的制度及當朝過去的事情：廟祭與忌日相同的，都衹是把樂器懸挂着而不演奏；與別的廟祭諸后忌日相同的，就要演奏；如果是祭祀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祭祀百神，都請奏樂；社稷以下的各種祭祀既然都比廟祭低下，那麽音樂就不能演奏。”翰林學士王珪等人以爲：“社稷，國家所尊貴的東西，其祭祀日如果與別的廟祭諸后忌日相同，請求也不要去掉音樂。”皇帝下詔允許了。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上奏，對仁宗在明堂中附帶着祭祀，獻玉帛演奏《誠安》，酌獻演奏《德安》。

二年九月，禮官李育上奏説：“南郊、太廟二舞郎總共六十八個人，文舞結束，放下羽籥，拿着盾牌和戚，接着就跳武舞。臣嚴格地按照舊的典籍記載，文武二舞要各用八佾，凡是祭祀圜丘、祭祀宗廟，太樂令率領工人進入，就位後，文舞進入，排列在架北面，武舞立在架南面。另外文舞出來，武舞進入，有送迎之曲，名字叫《舒和》，也叫《同和》，共是三十一章，衹用一首曲子。進退是同時的，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個都和音樂的節拍相應。《玄德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剛柔緩急不相等，而所效法所練習的也不同，不當中易也。臣認爲天神都降臨，地神都出來，八音能够和諧，祖宗來到，天子親自拿着玉和帛，‘相維辟公’，‘嚴恭寅畏’，可説是到了極點了。而跳舞的人紛紛從縱横兩面下來，進退取捨，緊迫的這樣，怎麽能是明有德、象有功的行爲呢？國家過三年而皇帝親自到郊外祭祀，同一座大殿而八室供奉鬼神，跳舞的人缺少，名義上叫二舞，實際上是一個舞。像大朝會宴請群臣的時候，跳舞的人數都是齊備的，郊廟是用來侍奉天地、祖宗的，而跳舞的人反而减少了一半，非常不相稱。事情有相

殊未爲稱。事有近而不可迹，禮有繁而不可省，所繫者大，而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四年八月，學士院建言：“國朝宗廟之樂，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繼天遵業，欽明勤儉，不自暇逸。踐祚未幾，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軼百王之上。今厚陵復土，祔廟有期，而樂名未立，亡以詔萬世。請上樂章及名廟所用舞曰《大英之舞》。自後禮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詳定朝會及郊廟禮文官於樂節有議論，率以時考正之。”

神宗熙寧九年，禮官以宗廟樂節而有請者三：

其一：今祠太廟《興安之曲》，舉柷而聲已過，舉敔而聲不止，則始終之節未明。請祠祭用樂，一奏將終，則戛敔而聲少止，擊柷則樂復作，以盡合止之義。

其二：大樂降神之樂，均聲未齊，短長不協，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請以一曲爲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則樂舞始終莫不應節。

其三：周人尚臭，蓋先灌而後作樂，本朝宗廟之禮多從周，請先灌而後作樂。

元豐二年，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

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今中書、門下、親王、

似的但不可模仿，禮節有繁縟的但不可省去，關係到的事情很大，而有司的工作不敢廢棄。懇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個人，準備帝王禮樂之用，以之彰顯祖宗之功德。”皇帝允許了。

四年八月，學士院建議説：“國朝宗廟的音樂，各以功德來命名舞蹈。尊敬的英宗皇帝，繼承上天給予的功業，賢明勤儉，顧不上休息安樂。登位不長時間，而恩德實行威望確立，本來已經超過了前代的皇帝。現在厚陵蓋土，祭祀快要來到，然而音樂的名稱還沒有確定下來，不可能傳之萬世。請上奏樂章及名廟所用的叫《大英之舞》的舞蹈。從此以後禮官、御史都明瞭此事，詳細制定朝會及郊廟禮節的文官對於音樂的節奏有不同的意見，一律按時來考證它們。”

神宗熙寧九年，禮官因爲宗廟樂節而有三個請求：

第一：現在在太廟祭祀時用的《興安之曲》，舉起柷但是音樂聲已經過去了，舉起敔而音樂聲不停止，就是開始和結束的節拍不明瞭。請求祭祀時用的音樂，一首曲子要結束的時候，就打擊敔而使聲音稍微停止一下，敲擊柷時音樂就重新開始，以完全合乎停止之義。

第二：大樂中的降神之樂，韵聲不齊，長短不和諧，所以舞蹈中的行走快慢也不能統一。請求用一曲爲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那麽樂舞始終都會和節拍相應。

第三：周朝的人崇尚臭，所以先灌地而後作樂，本朝宗廟的禮節多數和周朝一致，請求也是先灌地而後作樂。

元豐二年，詳細地勘定用來朝會的音樂而又有十個請求：

第一：唐代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中記載王公剛進門時演奏《舒和之樂》，到位子上，音樂停止。奏樂是用來接待王公的，現在中書、門下、王、使相先在丹墀上東西向站立着，皇帝坐

使相先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樂引三品以上官，未爲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官先就立位，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

到御座上，纔奏樂引領着三品以上的官進入，不能算是得禮。請求讓侍從及應赴官員先站立在位子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的官員，分爲東西兩班進入，演奏《正安之樂》，到位子上，音樂停止。

其二：今朝會儀：舉第一爵，宫縣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作。

第二：現在朝會的禮儀是這樣的：舉第一爵，宫懸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爵時，登歌奏《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就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和古代禮儀相違背。請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的音樂隨歌而演奏；第二爵，用笙演奏《慶雲之曲》，衹是吹笙，其餘的音樂都不演奏；第三爵，堂上唱《嘉禾之曲》，堂下吹笙，吹奏《瑞木成文之曲》，一唱一吹相間；第四爵，合奏《靈芝之曲》，堂上堂下的音樂交相演奏。

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酇綴，各六十四。文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左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於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纛翳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爲之。

第三：定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酇綴，各有六十四個人。文舞的人戴着進賢冠，左手拿籥，右手拿野鷄毛，分爲八佾，二工拿着纛在前引領，穿的衣服戴的帽子相同。跳舞的人慢慢進退，進前一步的時候則兩兩相顧作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這叫做一成。其他的成也像這樣。從南第一表到第二表爲第一成，到第三表爲第二成，到北第一表爲三成，轉身向回走到第三表爲四成，到第二表爲五成，再到南第一表爲六成，這時武舞進入。現在文舞所拿的野鷄毛，是把雉鷄的尾羽聚集起來放置在塗成赤黑色的柄上，探求古代的體制，實在是没有根據。聶崇義所畫的圖，羽舞所拿的類似羽葆幢，共有四層羽毛，用綬帶捆扎在柄上，這就是稱爲纛翳的。請求按照圖用野鷄毛做成。

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鞀、執鐸各二工；金錞二，四工舉；二工執鐲、執鐃；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鄼綴總干正立定位，堂上長歌以咏嘆之。於是播鞀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鐲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爲猛賁趫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爲一伐，四伐爲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嚮堂，却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摇鞀、擊鼓，和以金錞，廢鐲鳴鐃，復至南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戚。若用八佾而爲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干戈。説者謂武舞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左執干，右執戈。

第四：武舞戴着平巾幘，左手拿盾牌，右手拿戈。二人拿着旌旗走在前面；拿鞀拿鐸的各有兩個人；有兩個金錞，四個人舉着；兩個人拿着鐲、拿着鐃，拿相這種樂器的人在左，拿雅這種樂器的人在右，也各是兩個人；夾着引舞的人，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相同。分爲八行站立在南表前，先摇動鐸告訴要擊鼓，隨後就擊鼓告訴舞蹈的人，他們聽到鼓聲，就各依鄼綴總干站好位置，堂上長歌而咏嘆。在這時摇動鞀來導舞，舞蹈的人向前走，從南向北，到最南表，以顯示舞蹈是逐漸出現的。然後左右振動鐸，接着擊鼓，用金錞應和，用金鐲做節拍，用相來應和音樂，用雅來調節步武。舞者發揚蹈厲，做成勇猛的武士矯健行走的樣子。每向前一步，兩個人就用戈盾相向，一擊一刺稱爲一伐，四伐叫一成，成叫做變。到第二表爲一變；到第三表爲二變；到北第一表爲三變；跳舞的人轉身向堂上，回頭向南走，到第三表爲四變；於是擊刺向前，到第二表回來改變行列，拿舂、雅的人按節拍分左右跪下，用右膝着地，左脚仰起，像是用文止武，爲五變；舞蹈着前進，作成軍隊回來精神振奮的樣子，振動鐸、摇動鞀、敲擊鼓，用金錞應和，不用鐲敲響鐃，回到南第一表爲六變而舞蹈結束。古代時，皇帝要自己跳《大武》，要戴着禮帽拿着盾牌和戚。如果用八行并作出擊刺的樣子，那麽跳舞者就要拿着盾牌和戈。説這件事的人認爲武舞象徵戰鬥的樣子，演奏六次音樂，每一次演奏之中，大都是用戈和矛擊打四下。戈是擊的兵器，矛是刺的兵器，玉戚不能用於擊刺，現在跳舞的人拿着盾牌和戚，可能是沿襲的錯誤。請求用左手拿盾牌，右手拿戈。

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數相敵，非

第五：古代的鄉射禮節，三笙一和而成聲，説的是三人吹笙，一人吹和。現在朝會時作樂，丹墀之上，吹巢笙、和笙的各是兩個人，人數相當，不是這樣的。大概鄉射是

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增倍爲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

列國大夫、士的禮節，請求增加一倍，用八個人，丹墀東西方向各有三人吹巢笙，一人吹和。

其六：今宮縣四隅雖有建鼓、鞞、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并左右鞞、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鎛鍾相應。鞞、應在建鼓旁，是亦朔鼙、應鼙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鼙，次擊應，然後擊建鼓。

第六：現在宮懸四角雖然設有建鼓、鞞鼓、應鼓，相傳是不敲擊的。乾德年中，皇帝下詔用四面建鼓及左右鞞鼓、應鼓共十二面，根據李照所上奏的，用月建爲韵，與鎛鐘相應和。鞞鼓、應鼓在建鼓的旁邊，也是朔鼙、應鼙之類。請求在奏樂的時候，先要擊鼙，其次擊應鐘，然後再擊建鼓。

其七：今樂縣四隅設建鼓，不擊，别施散鼓於樂縣内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詔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晋鼓，以爲樂節。請樂縣内去散鼓，設晋鼓以鼓金奏。

第七：現在樂懸四角設置了建鼓，不敲擊，再用散鼓在樂懸内代替它。乾德年中，尹拙上奏應該撤掉散鼓，下詔允許，而樂工的習慣也不能廢掉。李照建議做成晋鼓，用它作爲音樂的節拍。請求在樂懸中去掉散鼓，設置晋鼓以鼓金奏。

其八：古者，瞽矇、視瞭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宮縣設鼗，以爲樂節。

第八：古代時，盲人樂師和扶持盲樂師的人都掌管摇動鼗，用來在一首曲子結束的時候做節拍。請求宮懸中設置鼗，用它來做音樂的節拍。

其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鍾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樂。戛擊則柷、敔，球則玉磬，搏拊所以節樂，琴瑟所以咏詩，皆堂上樂也。磬本在堂下，尊玉磬，故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在庭。後世不原於此，以春秋鄭人賂晋侯歌鍾二肆，遂於堂上設歌鍾、歌磬，蓋歌鍾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鍾，則以節歌是已，豈堂上有鍾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晋賀循奏置登歌簨虡，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歌，備録鍾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

第九：用天子的禮節來探求，大凡是樂事摇動鼗，擊打頌磬、笙磬，用鐘鼓演奏《九夏》，這些都是在庭中所奏的音樂。戛擊則說的是柷、敔這兩種樂器，球則說的是玉磬，滚動撫摩它用來給音樂分節拍，琴、瑟是用來咏詩的，這些都是堂上演奏的音樂。磬本來是在堂下用的，尊玉磬，所以使它進入堂上使用，如果擊石拊石，則應當在庭。後世不知是這樣，因爲春秋時鄭國人把兩架編鐘作爲禮物送給了晋侯，於是在堂上設置了編鐘、歌磬，大概是編鐘是在堂上敲擊的，堂下用鼓應和罷了。唱歌時一定要有敲擊樂相應和，命名爲編鐘，則是用它來給歌做節拍而已，怎麽會是堂上有鐘呢？歌磬這個名，本來就無所出。晋代的賀循上書請求設置登歌及懸挂鐘磬鼓的木架，采玉造了小磬，大概是取舜廟所用的鳴球之形制。後周時的登歌，完全齊備了鐘磬，隋、唐到現

設鍾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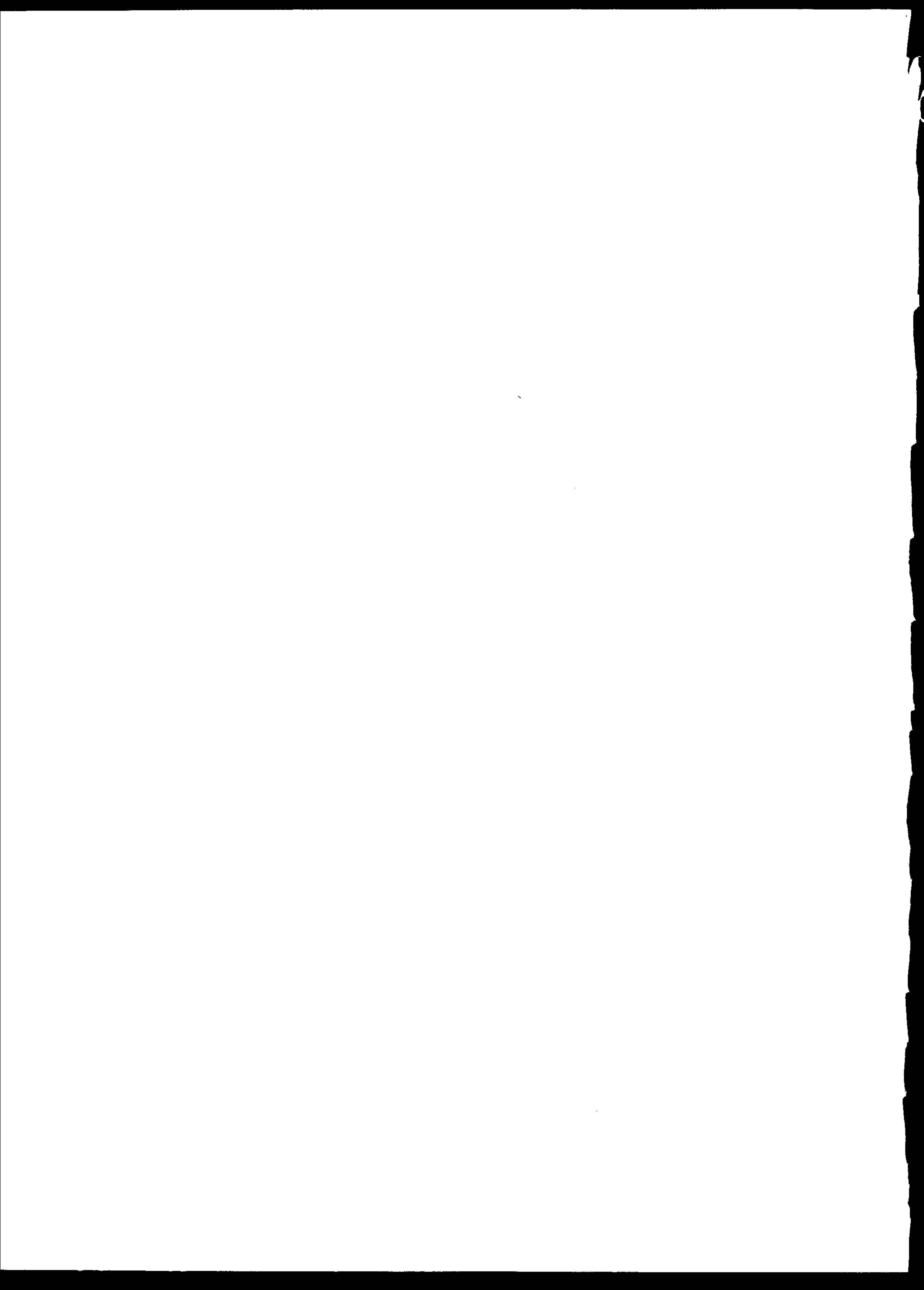
在，沿襲使用，都和禮節不相符合，請更正過來。到朝會時，堂上的音樂中不設鐘磬。

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是諸侯鼓瑟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晋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下管"，貴人聲也，故《儀禮》瑟與歌工皆席于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虡之下，繫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鍾磬俱用八爲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爲八，琴瑟之數放此，其箏、阮、筑悉廢。

第十：古代的時候，歌工的人數是：大射工六個人，四架瑟，就是諸侯鼓瑟時用四個人，歌唱的用兩個人；天子是用八個人，則是鼓瑟和歌唱的都是四個人。魏、晋以後，登歌用五個人，隋、唐四個人，本朝也沿用這種方法，這是遵循了周朝的制度。《禮》中記載"登歌下管"，是貴人聲，所以《儀禮》中的記載都是鼓瑟和唱歌的人在西面的臺階上放一張席子。隋、唐也繼承下來，庭中懸挂磬的架子之下，設兩個唱歌及彈琴鼓瑟的人，并不是所説的升歌貴人聲的意思。現在在堂上彈琴、鼓瑟，和周朝的制度相比，簡直是差了不下幾倍，但歌工衹有四個人，聲音高低不相稱。樂器有八種，所以行八風，因此跳舞的行列與鐘磬都用八爲數。請求撤去庭中唱歌的人，堂上的歌工設爲八個，彈琴、鼓瑟的人數也仿照這樣，箏、阮、筑等都廢除。

太常以謂："堂上鍾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寖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况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鍾磬、庭中歌工與箏筑之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太常説："堂上的鐘和磬，如果撤掉那麽歌聲與宮懸就遠了。漢、唐以來，宮室中的禮儀制度逐漸變化了很多，堂上更加遠離庭中，堂上堂下的音樂節拍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况且朝會這樣的禮節，在西漢興起，那麽後世就難以完全用三代之制。堂上的鐘磬、庭中的歌工與箏、筑一類的樂器，順從舊的禮儀就可以了。"於是像太常議論的那樣實行了。



宋史卷一百二十八

志第八十一

樂(三)

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監致仕劉几赴詳定所議樂，以禮部侍郎致仕范鎮與几參考得失。而几亦請命楊傑同議，且請如景祐故事，擇人修製大樂。詔可。

初，傑言大樂七失：

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咏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咏；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爲依人音而制樂，托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并隨月律，聲不依咏，以咏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

宋神宗元豐三年五月，皇上下詔令秘書監致仕劉几前往詳細考訂所議的樂律，而禮部侍郎致仕范鎮則會同劉几共同議論其得失。劉几又奏請皇上讓楊傑參與討論，并請求參考宋仁宗景祐時的舊有規矩，挑選人員修制大樂。神宗下詔許可。

當初，楊傑認爲大樂有七處不足：

第一是樂曲與唱詞不相配合，樂聲和誦吟不相協調，樂律與樂聲不相和諧。金聲的特點是悠揚洪亮，失調就顯得重；石聲的特點是溫潤，失調就顯得輕；土聲的特點是含混，失調就顯得下；竹聲的特點是清亮高吭，失調就顯得高；絲聲的特點是纖細，失調就顯得細；革聲的特點是隆大，失調就顯得洪大；匏聲的特點是收聚，失調就顯得綿長；木聲的特點是没有多餘，失調就顯得短。衹有人秉承了自然的中和之氣而能有中和之聲，而八音、樂律都是以人的聲音作爲參照標準，所以言辭的誦咏則不應超越歌者聲音之度。現在歌者有的吟誦一句而涉及多種旋律，有的所誦的章句已經結束而樂音還没有奏完，這就是樂聲與誦吟不相諧調。請求減少繁瑣的聲律，以一個音律對應一個樂聲。况且詩表達人的志向，把詩依一定的腔調吟誦出來便成爲歌。五聲與歌相配合，這叫做依咏；樂律的協調，則稱爲和聲。前輩學者認爲應依照人聲來修制樂律，再通過樂器表現出樂聲。樂聲本是仿效人聲，并不是

古制也。

人聲仿效樂聲，就是這個道理。現在以用於祭祀的樂章去配合月律；樂聲不配合吟誦，而以吟誦來配合樂聲；樂律不配合樂聲，而以樂聲來配合樂律，這不符合古制。

二曰八音不諧，鐘磬闕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之本，乃倍之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吕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

第二是諸種樂器樂音不協調，鐘磬缺少四個清聲。舜樂有九個樂曲，而以簫樂爲主；商樂的特點是和平，而以磬樂爲依托；周樂講究合奏，以金樂最爲重要。鐘樂、磬樂、簫樂是樂聲的根本，天子享用八個種類的樂聲；鐘樂、磬樂、簫樂，作爲各樂的根本，加倍便是十六。樂律的本聲數爲十二；應聲數則爲四。本聲的特點是厚重渾大，就好像君父，應聲的特點是清輕，就好像臣子，所以四個應聲叫做清聲，或叫做子聲。李照評論樂律，認爲當初没有采用四個清聲，雖有本聲却缺少應聲，諸種樂器樂音怎麽可能諧調呢？現今使用的巢笙、和笙的管弦數爲十九，其中十二管弦奏樂律的本聲，而七管弦奏樂律的應聲。這種規則使用已久，而樂聲最爲和諧，所以編鐘、磬、簫都適合采用四個子聲去應和八音。

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筝、筑奏一聲，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連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

第三是金石聲亂了秩序。每演奏樂曲一聲，各種樂器都要奏出相應的聲音，既不能少，也不能多。現在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筝、筑每奏一聲，鎛鐘、特磬、編鐘、編磬就連續擊打三聲，聲音繁多掩蓋了琴、瑟諸器的樂聲，於是亂了秩序，鎛鐘、特磬、編鐘、編磬的節奏和琴、瑟諸器是相同的，不應該連擊。

四曰舞不象成。國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所向宜北；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

第四是舞樂不能象徵朝廷偉業。朝廷郊廟祭祀的樂曲，先演奏文舞曲，然後演奏武舞曲，武舞有六種章節變化：第一變象徵大軍開始出動，舞者應該面朝北面；第二變象徵攻克上黨，舞者應該面朝北面；第三變象徵平定維揚，舞者應該面朝東南；第四變象徵荆湖地區的歸順，舞者應該面朝南面；第五變象徵西南蜀地區的歸順，舞者應該面朝西面；第六變象徵軍隊凱旋整頓軍旅，舞者

仰，既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也。

應該面朝北面再轉向南面。現在的舞者動作威猛，前進後退或是姿勢的俯仰，都不能表現朝廷的成就和德化天下的偉業，舞者面向的方位也不正確，而且文舞曲的章節最爲混亂，所以説舞樂不能象徵朝廷偉業。

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來條理，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淆無敘，則失於節奏，非所謂成也。

第五是樂曲節奏不正確。樂曲的開始，樂聲和順安寧好像鳥羽聚攏；鋪展階段，樂聲純正平和；節奏分明，清晰明白；前後條理，頭緒清楚：然後樂曲纔能成就。現在的樂曲聲不够單純，混淆而没有條理，節奏不對，并不是所説的樂曲之成。

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蓋金石衆作之謂奏，咏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吕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吕；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饗祖廟，不奏無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吕。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制，則何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

第六是用於不同對象的祭祀樂曲的樂律順序不對，金石等器樂的合奏稱爲奏，配合以人聲演唱稱爲歌。器樂演奏的必須是陽律，歌者演唱的必須是陰律，陰律陽律相互應和。而順應了陰陽相和的規律，便能通達自然的精微大義。現在冬至日祭天，歌唱不用大吕律；夏至日祭地，奏樂不用太簇律；春天祭祀祖廟，奏樂不用無射律；秋天祭祀后廟，歌唱不用小吕律。普天之下没有專門的用樂制度，怎麽來稱頌宣揚陰陽二氣生成萬物的偉大力量呢？

七曰鄭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别，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吕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器尚存，律吕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調鐘琯，用十二律還宫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

第七是俗樂擾亂雅樂。大紅和紫靠顔色而容易相區别，雅樂、俗樂却没有統一的標準可進行判斷，聖人也擔心難以判斷，所以制定下陽律陰律的中正之音，來做後世的規範。現在古代的樂器還有保留，陽律陰律的調式全都完備，但學士、大夫們不深入考究這些原理，演奏創作都讓身份低賤的樂工來完成，所以俗樂、雅樂不會不相混雜。希望重新審定、調整鐘、琯的樂律，采用十二樂律還宫均法，并讓官員、百姓普遍研習，這樣俗樂就不會擾亂雅樂了。

遂爲十二均圖，并上之。

楊傑同時製作了十二均圖，把它一起呈上。

其論以爲："律各有均，有七聲，更相爲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黄鐘爲宫，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吕、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黄鐘之均。餘律爲宫，同之。官

楊傑的論述談到："樂律有一定的韵，七聲輾轉搭配。和本韵相諧調樂律就和諧，否則樂律就乖悖。現在黄鐘音爲宫聲，而太蔟、姑洗、林鐘、南吕、應鐘、蕤賓七聲相應和，這便是黄鐘之韵。其他各律作爲宫聲時，也與此同類。宫聲

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宫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宫、徵有變聲。凡律吕之調及其宫、樂章，具著於圖。”

象徵皇帝，商聲象徵臣子，角聲象徵百姓，徵聲象徵百事，羽聲象徵萬物。皇帝制定法度號令天下，所以宫聲生徵聲；法度號令傳達給臣子去執行，所以徵聲生商聲；皇帝大臣同心同德，治理國事，於是萬物各得其所，百姓安居樂業，所以商聲生羽聲，羽聲生角聲。臣子有着一定的職務，人民有着一定的職業，物質有着一定的形體，不能改變，一變就會失去正常的性質，因爲如此，所以商聲、角聲、羽聲没有變聲；皇帝統治着千變萬化的事物，不能偏於一個方面；事情有多種多樣的變化，不能固定在某一處：所以宫聲、徵聲都有變聲。陽律陰律的調式以及相應的宫聲、樂章，都作在圖中。”

帝取所上圖，考其説，乃下鎮、几參定。而王朴、阮逸之黄鐘乃當李照之太簇，其編鐘、編磬雖有四清聲，而黄鐘、大吕正聲外誤；照之編鐘、編磬雖有黄鐘、大吕，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夾鐘，則聲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時設而不用。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鎮等因請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鐘及黄鐘、大吕清聲，以爲黄鐘、大吕、太簇、夾鐘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咏之，中和之聲庶可以考。請下朴二律，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别製之。而太常以爲大樂法度舊器，乞留朴鐘磬，别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以朴樂鐘爲清聲，毋得銷毁。

神宗看了楊傑呈上的圖，研究了他的論述，又讓范鎮、劉几仔細考慮。王朴、阮逸的黄鐘音實質等於李照的太蔟音，王朴、阮逸的編鐘、編磬雖然有四個清聲，但黄鐘、大吕音是錯誤的；李照的編鐘、編磬雖然有正確的黄鐘、大吕音，但又缺少全部四個清聲，没有遵守古制。王朴的太蔟、夾鐘音，音高太高，歌唱者無法達到其律規定的音高，一般也就是設置了而没有實用。聖人發明音樂記録中和之聲，從而表達中和之氣，清聲不應該太高，濁聲不應該太低，一定要使諸種樂器樂聲和諧，歌唱者纔能從容把詞唱完。范鎮等人於是請求采用李照的編鐘、編磬十二律作爲新樂律的參考，再增加王朴的無射、應鐘音以及黄鐘、大吕的清聲音作爲黄鐘、大吕、太蔟、夾鐘的四個清聲，讓諸種樂器遵循新樂律演奏，歌唱者遵循新樂律咏唱，中和之聲便會得到。范鎮等人還請求皇上頒布王朴的二律，并認爲太常寺的鐘、磬應該參考該音，若符合該音準的就繼續使用，不符合的就重新製作。但是太常寺認爲大樂應使用原來的樂器，請求皇上保留依照王朴樂律的舊制鐘、磬，另外制定新的樂律標準，以考察評論者的實際水平。神宗下詔説依王朴樂律所製鐘的清聲是標準的，不可以銷毁舊鐘。

几等謂：“新樂之成，足以薦郊廟，傳萬世。其明堂、景靈宫降天神之樂六奏：舊用夾鐘之均三奏，謂之

劉几等人説：“新樂律制成，可以進獻郊廟，傳揚後世。明堂、景靈宫的降天神樂有六種變奏：過去用夾鐘之韵三奏，於是夾鐘音爲宫聲；

夾鐘爲宮；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黄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宫，黄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而'圜鐘者，夾鐘也'。用夾鐘均之七聲，以其宫聲爲始終，是謂圜鐘爲宫；用黄鐘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爲始終，是謂黄鐘爲角；用太簇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爲始終，是謂太簇爲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爲始終，是謂姑洗爲羽。今用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黄鐘爲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則祀天之樂無夷則、林鐘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夾鐘宫、黄鐘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禮也，宜用夾鐘爲宫。其黄鐘爲角，則用黄鐘均，以其角聲爲始終；太簇爲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爲始終；姑洗爲羽，則用姑洗均，以其羽聲爲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以度曲。”

夷則之韵一奏，於是黄鐘音爲角聲；林鐘之韵二奏，於是太蔟音爲徵聲、姑洗爲羽聲。《大司樂》中有‘樂律都是以圜鐘音作爲宫聲，黄鐘音作爲角聲，太蔟音作爲徵聲，姑洗音作爲羽聲’，而‘圜鐘也就是夾鐘’的説法。采用夾鐘韵的七聲，以它的宫聲作爲樂的開頭和結尾的音，這就是圜鐘音爲宫聲；采用黄鐘韵的七聲，以它的角聲作爲樂的開頭和結尾的音，這就是黄鐘音爲角聲；采用太蔟韵的七聲，以它的徵聲作爲樂的開頭和結尾的音，這就是太蔟音爲徵聲；采用姑洗韵的七聲，以它的羽聲作爲樂的開頭和結尾的音，這就是姑洗音爲羽聲。現在采用夷則之韵一奏，這就是黄鐘音爲角聲，林鐘之韵二奏，這就是太蔟音爲徵聲、姑洗音爲羽聲，祭天樂本來没有夷則、林鐘音却又把它們用上，本來有太蔟、姑洗音却又省去了。在《唐典》中，祭天時夾鐘音爲宫聲、黄鐘音爲角聲、太蔟音爲徵聲、姑洗音爲羽聲，這是《周禮》的傳統，也是應以夾鐘音爲宫聲。而黄鐘音爲角聲，就應采用黄鐘韵，以它的角聲作爲樂曲的開頭和結尾；太蔟音爲徵聲，就應采用太蔟韵，以它的徵聲作爲樂曲的開頭和結尾；姑洗音爲羽聲，就應采用姑洗韵，以它的羽聲作爲樂曲的開頭和結尾。祭地，祭祀宗廟，都應該以此律作爲樂曲創作的依據。”

几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律吕相應。鐘三等，王朴鐘所謂“聲疾而短聞”者也，阮逸、胡瑗鐘所謂“聲舒而遠聞”者也，惟李照鐘有旋蟲之制。鐘磬皆三十有六架，架各十有六，則正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箎、笛率從新制，而調琴、瑟、阮、筑、塤諸器，隨所下律。詔悉從之。乃緝新器用，徙置太常，闢屋以貯藏之。考選樂工，汰其椎鈍癃老，而優募能者補其闕員，立爲程度，以時習焉。

劉几等人又評論太常寺磬分三類，王朴的磬比較厚，李照的磬比較薄，衹有阮逸、胡瑗的磬製作精密，但音高又過高，用磬氏的方法研磨磬的周圍，這樣可以使磬的厚薄適宜從而協調樂律的標準。太常寺的鐘也分三類，王朴的鐘“聲音又急又短”，阮逸、胡瑗的鐘“聲音舒緩到達遠處”，而衹有李照的鐘上有旋蟲的裝飾。鐘、磬共有三十六架，每架上各有十六隻，樂的主旋律相應和，清聲飽滿。堂上、堂下箎、笛需重新製作，而調琴、瑟、阮、筑、塤等諸種樂器，依據所頒布的樂律。神宗下詔都許可了。於是搜集新製樂器，搬放在太常寺中，專門闢出房間儲藏起來。考察挑選樂工，把年老遲鈍的樂工淘汰，另招募有才能者補足空缺，把這作爲規則，讓樂工隨時練習，不敢懈怠。

初，皇祐中，益州進士房庶論尺律之法，以爲嘗得古本《漢書》，言在《律曆志》。范鎮以其説爲然，請依法作爲尺律，然後别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爲非。詔鎮與几等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帝然之。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几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曰："太常鎛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黄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吕律合王朴黄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内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黄鐘，則是商爲宫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内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宫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早先時候，宋仁宗皇祐年間，益州進士房庶評論樂律，認爲自己曾經得到了古本《漢書》，而所論的在《律曆志》中有記載。范鎮贊成他的看法，請求按照房庶的方法來制定樂律，然後用别的古樂來參校該法得失。於是房庶奉詔製作律管兩隻以及尺、量、龠各一隻，殿中丞胡瑗對此不以爲然。仁宗下詔讓范鎮等人確定宫廷大樂，范鎮説："要確定大樂應該先校正樂律。"仁宗表示贊同。范鎮製作了律、尺等確定樂律的工具，并打算繪成圖呈給皇上。但劉几認爲樂律的制定應該以人的聲音爲準繩，而不應該追求是否符合固定的尺度。最後確定的大樂大概就是按李照的舊樂律再加上四個清聲，范鎮等人於是奏報皇上説大樂已經制成。仁宗按照等級給他們以物質獎勵，范鎮却辭謝説："這是按劉几的意見所制的大樂，我有什麽功勞呢！"又再次上奏説："太常寺的鎛鐘都有大小、輕重的分别，除了夏、商、周三代，没有能够鑄造的。宫廷中把按李照、胡瑗鑄造的銅律和尺的規格交付給太常寺，以李照的黄鐘律對照王朴的太蔟律，仲吕律對照王朴黄鐘律，而比較王朴的樂律纔低半個音階，這樣鎛鐘外部有改變而内部没有改變，鐘聲鬱悶不能發散，所以并不值得議論。李照的樂律雖然很合適，但是一旦用他的樂器來驗證，有三格自相違背。况且以太蔟律作爲黄鐘律，就是以商聲作爲宫聲。當初劉几奏報皇上時，我開始没有參與。我所制的樂律使鎛鐘内部、外部都有改變，鎛鐘聲音和諧，又和古樂相吻合。現在如果把我作的尺律按照大小的排序來製作大常寺的鎛鐘，可以成就一代偉大樂典。另外，太常寺没有雷鼓、靈鼓、路鼓，而用散鼓來取代。唐朝開元年間，有人進獻畫圖，一隻鼓而可以有八面、六面或是四面，唐明皇采納了建議。我朝郊廟所用的鼓有的能經得起考究，有的不能，宫廷中祇有散鼓，不符合古制。而且八音當中没有匏類器樂音和土類器樂音：笙和竽是用木斗穿竹而又用匏裹起來，所以不能發出匏音；塤器是用木做的，所以没有土音。八音不全，却説樂聲齊備，怎麽可能呢！"没有答覆。

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咏'，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床：并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爲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并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二虡。"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吕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元豐四年十一月，范鎮詳細考訂了古人之説後上奏："搏拊、撫琴、瑟以咏'，就是説堂上之樂，象徵朝廷統治的清明；'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就是説堂下之樂，象徵萬物的秩序井然。後代有關部門不能繼承傳統，歌者在堂上，又設置鐘磬；宮架在内庭，又設置琴瑟；堂下匏竹類樂器，擺放在床具上：所有這些，都不符合規矩。恭請皇上親自春祭宗廟以及有關部門處理事物時，應該是歌者在堂，不設置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置琴瑟；堂下匏竹類樂器，不擺放在床具上。而郊壇上下的樂曲，應該參照這一標準，有關部門處理事務時也應該這樣執行。"又説："以《小胥》中的宮懸來類推，天子用樂，鐘、磬、鎛應懸挂十二架，這是很清楚的。有人認爲應當和十二時辰相配合，有人認爲應該和十二次相配合，這樣懸挂樂器的架數都不超過十二。先王的制度久已不用，學者們也無法考證具體的數目。隋、唐以後，有人認爲宮懸應當是二十架，甚至有人認爲是三十六架。唐朝盛大的日子，有關部門處理事務時，宮廷大樂都有相應的宮懸。唐肅宗至德以後，專職樂工多有流散，郊廟祭祀有登歌却没有宮懸制，後代沿用了這一規則。請求郊廟祭祀有關部門處理事務時，改用宮架十二架來懸挂鐘、磬、鈸等。"如今，太常寺認爲用宮架十二架，造成律吕韵聲不足，不能成韵。請求按如下的禮制：宮架擺放在四個方位上并且和辰位相對應，設鎛鐘十二架，甲、丙、庚、壬位設鐘，乙、丁、辛、癸位設置磬，每一方位各設置一架；四個方位設置建鼓，象徵二十四氣。宗廟、郊丘的用樂也要符合這個規矩。

五年正月，開封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復下楊傑議。傑論防增編鐘、編磬二十有四爲簨制，管籥視鐘磬數，登歌用玉磬，去樂曲之近清聲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與劉几同。請以晋鼓節金奏。考經、禮，制簨虡教國子、宗子舞，用之郊廟，爲何所取？

元豐五年正月，開封百姓葉防上書朝廷議論當朝樂器、樂律及樂曲都不符合古法，神宗命楊傑來討論這事。楊傑認爲葉防增加編鐘、編磬二十四架作爲擺放樂器架數的制度，管籥數依鐘磬數來定，登歌使用玉磬，去掉樂曲中接近清聲的，舞樂没有確立標準，這些都不正確。而葉防所説的太常寺韵律錯雜，和劉几的看法相同。請求用晋鼓節制金類樂器的演奏。考察經、禮，制

而范鎮亦言："自唐以來至國朝，三大祀樂譜并依《周禮》，然其說有黄鐘爲角、黄鐘之角。黄鐘爲角者，夷則爲宫；黄鐘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黄鐘商，姑洗曰黄鐘角，林鐘曰黄鐘徵，南吕曰黄鐘羽。今葉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説，而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本寺均差互，其説難行。"帝以樂律絶學，防草萊中習之尤難，乃補防爲樂正。

六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初用新樂。二月，太常言："郊廟樂虡，若遇雨雪，望祭即設於殿上。"三月，禮部言："有司攝事，祀昊天舞名，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亞、終獻曰《神娭錫羡》；太廟初獻曰《孝熙昭德》，亞、終獻曰《禮洽儲祥》。"詔可。九月，禮部言："《周禮》，凡大祭祀，王出入則奏《王夏》，明入廟門已用樂矣。今既移祼在作樂之前，皇帝詣罍洗奏《乾安》，則入門亦當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靈宫及南郊壝門，乞如之。"

七年正月，詔從協律郎榮咨道請，於奉宸庫選玉造磬，令太常審定音律。六月，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遣冢宰攝事，禮容樂舞謂宜加於常祀。而其樂虡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無異，未足以稱欽崇之意。乞自今準親祠用三十六虡，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三十有四。"詔可。

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詔

簨虡教國子、宗子舞，用於郊廟祭祀，這又以什麽作爲根據？范鎮也談到："從唐朝以後直到本朝，三大祭祀樂譜都遵循《周禮》的傳統，這其中有'黄鐘爲角'和'黄鐘之角'的區别。如果黄鐘爲角，夷則就爲宫；如果説黄鐘之角，姑洗就爲角。十二律和五聲的對應，便是這個規律。但民間的説法，把'之'字去掉，把太蔟稱爲黄鐘商，姑洗稱爲黄鐘角，林鐘叫做黄鐘徵，南吕稱黄鐘羽。如今葉防就是知道民間的通俗説法而不瞭解《周禮》的正文，説太常寺韵律錯雜，没有什麽道理。"神宗因爲音樂學問的艱深，葉防以百姓身份的研習更加難能可貴，便把他補充做了太常寺的樂正。

元豐六年春正月，神宗駕臨大慶殿，開始使用新樂。二月，太常寺啓奏皇上："郊廟中擺放鐘、磬、鼓的架子，如果碰上雨雪天，望祭時就應設置在殿上。"三月，禮部啓奏皇上："有關部門處理事務時，祭天舞的舞名，開始慶賀稱爲《帝臨嘉至》，隨後乃至結束慶賀稱《神娭錫羡》；太廟用樂開始慶賀稱《孝熙昭德》，隨後乃至結束慶賀稱《禮洽儲祥》。"皇上詔令許可。九月，禮部啓奏："按照《周禮》，凡是重大祭祀，君王出入就奏《王夏》曲，表明君王進入廟門時已經用樂。現在皇上是在樂曲奏響之前就已起身，皇上到罍洗奏《乾安》曲，進入廟門也應當奏《乾安》曲，纔符合古制。而進入景靈宫以及南郊壝門，請求也按這個規則來奏樂。"

元豐七年正月，神宗詔准協律郎榮咨道的請求，命他在奉宸庫挑選玉製作磬，并令太常寺審定音律。六月，禮部啓奏皇上："皇上親自參加祭天地的時候，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神，派遣冢宰處理事務，禮容樂舞應該比平常祭祀要隆重。現在所用鐘、磬、鼓有二十架，樂工一百五十二人，舞者六十四人，和平常年歲南北郊上公處理事務時的用樂没有區别，不能表達崇敬的感情。請求從今以後，皇上親自參加祭祀典禮的用樂使用鐘、磬、鼓三十六架，樂工三百零六人，舞者一百三十四人。"神宗下詔許可。

宋哲宗元祐元年，榮咨道又談到："先帝曾

臣製造玉磬，將用于廟堂之上，依舊同編鐘以登歌。今年親祠明堂，請用之，以章明盛典。"從之。三年，范鎮樂成，上其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鎛鐘一、衡一、尺一、斛一，響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篪、巢笙、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簨虡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嘆不忘。"

詔令臣下製造玉磬，將使用於廟堂上，和舊有規矩相同，在登歌中使用編鐘。今年皇上親自祭祀明堂，請采用這一舊制，從而彰顯這一盛大的典禮。"哲宗采納了這一意見。三年的時間，范鎮修訂完成大樂，呈上他修制的三部樂章，所鑄的十二律、編鐘十二隻、鎛鐘一隻、衡一個、尺一個、斛一個，采用響石製作的編磬十二隻，特磬一隻，簫、笛、塤、篪、巢笙、和笙各兩隻，一并呈上的還有專書和圖示。哲宗和太皇太后駕臨延和殿，詔令執政、侍從、臺閣、講讀官都前往觀看。哲宗給范鎮的詔書說："我以爲春秋時代以後，禮樂先已衰落；秦、漢以後，衹有《韶》樂、《武》樂僅存。樂工分散到民間，没有再會聚起來，在齊、魯之間招聘樂師，又不能得到。魏、晋以來，曹、鄶没有什麽值得一提，這以後何止民間俗樂，還攙雜了華、戎的樂器種類。衹是偶有樂作者的作品中還有正統音樂的傳統。要知道用以確定樂律的銖、黍衹有微小的差别，但得出的宮、商就不同了。也衹有范鎮這樣的四朝元老，纔能够瞭解五降的錯誤。范鎮精通音律審訂音律，按律來製尺。飽覽詩書所記述的正宗傳統，瞭解樂器擺放的禮儀。他的所作君臣都能看見，百姓也爲之嘆服。詔令學士、大夫評論范鎮的樂律，又讓工匠師、有關部門考察范鎮所製樂器的實際效果。范鎮的所作對上追述了先帝移風易俗的功德，對下又表現了作爲老臣的愛君憂國的志向。綜合來看，確實讓人欣喜贊嘆難以忘懷。"

鎮爲《樂論》，其自叙曰："臣昔爲禮官，從諸儒難問樂之差謬，凡十餘事。厥初未習，不能不小抵牾。後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書，去其抵牾，掇其要，作爲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量》、《論聲器》，言在《律曆志》。

范鎮作《樂論》，在自叙中說："我過去作禮官，無法從那些儒生中瞭解現存樂律的謬誤，總共有十幾處疑問。剛開始時研習不精，不能不出現自相矛盾的地方。後來，從《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等書中得到啓發，融會貫通，去除自相矛盾的地方，挑選精要，作了八論。"其中《論律》篇、《論黍》篇、《論尺》篇、《論量》篇、《論聲器》篇，都記在《律曆志》中。

《論鐘》曰：

夫鐘之制，《周官·鳧氏》言

《論鐘》篇有：

關於鐘制，《周官·鳧氏》的論説很詳

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介于、鼓、鉦、舞之間則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爲修，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既言鼓間與舞脩相應，則鼓與舞皆六，所云“鉦六、舞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鉦外一。”彼既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遷就其説，其誤三也。

細，但解釋家的謬誤有三處：説：“帶子，就是用來連接的，它的名稱也和連接有關，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在于、鼓、鉦、舞之間起連接作用是對的，但并不在甬、衡之上。這是謬誤之一。又説：“舞，上下方短窄，橫向修長，縱向廣大，舞廣度爲四分。”現在減去徑的二分作爲間距，那麽舞的間隔距就通常是銑的四分。舞的間距爲方四，那麽鼓的直徑就爲方六。鼓六、鉦六、舞四，既然説鼓直徑距和舞脩的間隔數相對應，鼓和舞都應該是六，解釋家所説的“鉦六、舞四”便是謬誤之二。又説：“鼓加二，鉦加一。”既然都説了鉦、鼓直徑距都是六，没有厚薄的區别，這裏便是穿鑿附會來遷就前面的説法，這是謬誤之三。

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爲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之鼓，上去二以爲之舞，則鉦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欒、隧、甬、衡、旋蟲，鐘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也，起於内者也。若夫金錫之齊與鑄金之狀率按諸《經》，差之毫厘則聲有高下，不可不審。其鎛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

現在我所鑄造的編鐘十二隻，和律長相應，鐘口爲十，鐘身的長度就是十六。鉦，就是正的意思，位於鐘的正中，上下都是八，下減去二作爲鼓直徑數，上減去二作爲舞間距數，那麽鉦直徑距爲四，鼓與舞的都是六。于、鼓、鉦、舞、篆、景、欒、隧、甬、衡、旋蟲，都是鐘的紋飾，表現在外部；廣度、長度、孔徑、厚、薄、大、小是鐘的屬性數目，表現在内部。如果這些打擊樂器的鑄造從配料比例到形狀都嚴格按照經書的規定，那麽即使是很小的差别也就形成聲音高低不同，不能不細加審查。鎛鐘的鑄造方法和這相同而要乘以四。

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黄鐘爲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黄鐘最薄而輕。自大吕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

現在太常寺的鐘不分大小、厚薄、配料比例，都以黄鐘爲開始的標準，然後加以打磨使之應和音律，所以黄鐘是最薄最輕的。在大吕之後的各鐘，逐漸加厚和加重，這是地位低的反居於地位高的前面，以小的凌駕於大的之上，這怎麽能行呢？清聲的説法無法從經書中來考據，衹是在《小胥》中有這樣的注：把鐘磬進行編序，十六隻在一架上稱作“堵”。到唐代時又有十二清聲的説法，

尤爲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

但音越高越不好。我朝過去有過的四個清聲，雖有設置但没有使用，到劉几的時候使用起來，簡直和鄭、衛的靡靡俗樂没什麽區别。

《論磬》曰：

臣所造編磬，皆以《周官·磬氏》爲法，若黄鐘股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而三分損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長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聲，不亦遠乎？鐘有齊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爲之長短、厚薄，而其聲和，此出於自然，而聖人者能知之，取以爲法，後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則不足爲法矣。

特磬則四倍其法而爲之。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宫架内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廟，特磬遂爲無用之樂。臣欲乞凡宫架内於鎛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

《論磬》篇談到：

我所造的編磬，都是以《周官·磬氏》的準則作指導，如果黄鐘股的鼓之博是四寸五分，股爲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爲三寸，而厚度爲一寸，弦爲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分别以各自律的長用三分損益法來算，得到各自的標準。現在的十二磬，長短、厚薄都不符合樂律，要想得到準確的音高，不是太遥遠了嗎？鐘是以特定的材料製成的，磬的原料是石頭，是天然形成的東西。按照它内在音質的長短、厚薄和音律相應和，這都是自然天成的，聖人明白其中的道理，取法於自然來規定音律的規則，後代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却對這些規則妄加評議，修訂正確的東西，這是不足以效法的。

特磬的製作就是以前面的製法乘以四。我朝祭祀天地、宗廟以及大朝會時的用樂，宫架内衹設有鎛鐘，衹有后廟中使用特磬，這是不對的。而現在后廟已經祭祀過了，特磬就成爲無用的東西。我請求凡是宫架内在鎛鐘後都加以設置特磬，重要的是金類和石類打擊樂的聲音相互應和。

《論八音》曰：

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是八物者，生天地間，其體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聖人制爲八器，命之商則商，命之宫則宫，無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間至相戾之物無不同，此樂所以爲和而八音所以爲樂也。

《論八音》篇談到：

匏、土、革、木、金、石、絲、竹，這八種東西，産生於天地之間，它們的性質不同相互有抵觸。聖人把它們製作成爲八種樂器，約定爲商的發商音，約定爲宫的發宫音，没有什麽相抵觸的。能够讓天地間最爲相互抵觸的東西相互協調，這就是音樂之所以和諧而八音之所以作爲樂器的原因。

樂下太常，而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

范鎮新訂的樂法頒布到太常寺以後，楊傑上奏説："神宗元豐年間，先帝詔令范鎮、劉几和我詳細討論郊廟大樂，完成以後的演奏，確實非常和諧。現在范鎮新制定的樂法，和太常寺的看法多有不同。而原樂法是由仁宗制定，神宗加以

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

其《議樂章》曰：

國朝大樂所立曲名，各有成憲，不相淆雜，所以重正名也。故廟室之樂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英》之類是也。今鎮以《文明之曲》獻祖廟，以《大成之曲》進皇帝，以《萬歲之曲》進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難以施於宗廟、朝廷。

《議宮架加磬》曰：

鎮言：“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内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廟，特磬遂爲無用之樂，欲乞凡宮架内於鎛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按《唐六典》：天子宮架之樂，鎛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虡，宗廟與殿庭同。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餘如宮架之制。今以鎛鐘、特磬并設之，則爲四十八架，於古無法。皇帝將出，宮架撞黄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帝興，宮架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未聞皇帝出入，以特磬爲節。

《議十六鐘磬》曰：

鎮謂：“清聲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爲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按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徒見於《周禮·小胥》

肯定的，在祭祀天地、祖廟時以及在朝廷中演奏，歷時已經很久了，怎麽能憑范鎮的一個説法就倉促地變更呢?”於是楊傑寫了《元祐樂議》來批駁范鎮的説法。

其中《議樂章》有：

本朝大樂所確立的曲名，分别都有可以遵守的法則，不會互相混淆，所以正名的意義是很重要的。而廟室的音樂也都以“大”來命名，比如《大善》、《大仁》、《大英》等等之類。現在范鎮以《文明之曲》進獻祖廟，《大成之曲》進獻皇帝，以《萬歲之曲》進獻太皇太后，這些樂名没有遵循的法則，所以很難在宗廟、朝廷裏使用。

《議宮架加磬》有：

范鎮談到：“我朝祭祀天地、宗廟以及大朝會時的用樂，宮架内衹設有鎛鐘，衹有后廟中使用特磬，這是不對的。而現在后廟已經祭祀過了，特磬就成爲無用的東西。我請求凡是宮架内在鎛鐘後都加以設置特磬，重要的是金類和石類打擊樂的聲音相互應和。”按照《唐六典》：天子宮架之樂，有鎛鐘十二隻，編鐘十二隻，編磬十二隻，總共是三十六架，在宗廟中的擺放和殿庭相同。凡是中宮之樂，就用大磬代替鐘，其他的和宮架之制相同。現在同時設置鎛鐘和特磬，便是四十八架，古時没有這樣的法則。皇帝將要出發，宮架撞擊黄鐘之鐘，右邊五鐘都以響應；皇帝出發，宮架撞擊蕤賓之鐘，左邊五鐘都以響應。没有聽到皇帝的出入，就使用特磬作爲樂章的小節。

《論十六鐘磬》有：

范鎮談到：“清聲的説法無法從經書中來考據，衹是在《小胥》中有這樣的注：把鐘磬進行編序，十六隻在一架上稱作‘堵’。到唐代時又有十二清聲的説法，但音越高越不好，我朝過去有過的四個清聲，雖有設置但没有使用，到劉几的時候使用起來，簡直和那些民間俗樂没什麽區别。”編鐘、編磬爲十六隻的規矩由來已久，豈衹記録於《周

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爲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内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周禮》曰："鳧氏爲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以簫、笛、塤、箎、巢笙、和笙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

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

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

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裹，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爲進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爲退旅；再鼓，皆正立，

禮·小胥》中呢？漢成帝時候，在四川犍爲郡的水濱發現了古磬十六隻，成帝以此來説明禮樂、雅頌之聲，從而教化天下。這件事記載在《禮樂志》中，不能説不够詳細了，怎麽是因爲劉几而後就開始使用了呢？况且漢樂繼承了秦樂，秦没有制作過禮樂，所説的古罄十六隻，一定是二帝、三王時期遺留下來的古制。王朴樂論中編鐘、編磬的設置，聲律太高，歌者難以達到，所以四個清聲雖有設置而没有使用。到神宗朝頒布"三律"，四個清聲都有使用而且非常和諧。《周禮》中有："鳧氏的製鐘，是後世製鐘厚薄、音聲清濁所能依循的典範。"所以怎麽説清聲在經書中没有記載呢？現在范鎮以簫、笛、塤、箎、巢笙、和笙進獻朝廷，簫一定是十六管，四個清聲已存其中。自古以來就没有十二管的簫，豈止是《簫韶》的九曲之樂中就雜有民間俗樂呢？

禮部、太常寺也談到"范鎮的樂法不過是一家之説，難以采納使用"，而樂仍如舊制。

元祐四年十二月，哲宗詔令大樂正葉防撰寫朝會二舞儀。

武舞也叫《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變：舞者離開南表三步，持盾站立，聽到舉樂，擊鼓三次，往前走三步，到表處蹲下；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立正；再次擊鼓，都持盾舉戈，相對望而作勇猛矯捷的姿勢；再次擊鼓，都轉身面朝裏，用兵器相互擊刺，脚下不動；再次擊鼓，都回轉身體面朝外，和先前一樣擊刺；再次擊鼓，都立正舉手，下蹲；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之後轉身相面對站立，把干戈放在腰部；再次擊鼓，各自前進，左脚在前，右脚在後，左手拿干在胸前，右手舉戈在腰間演繹前進的軍旅；再次擊鼓，互相擊刺；再次擊鼓，各自退後復位，整頓各自的兵器演繹後退的軍旅；再次擊鼓，都立正，下蹲；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立正；都轉

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爲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節樂則蹲。

第二變：聽舉樂，依前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作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裹相擊刺，足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爲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并入行，以八爲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

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鼓，皆擊刺於東南；再鼓，皆按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於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南嚮而望，以象杭、越來朝；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於西北；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擊刺於正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

身相向，持盾舉戈站立；再次擊鼓，相互擊刺；再次擊鼓，都起立，收起兵器象徵攻克敵人獲得勝利；再次擊鼓，都立正，凡遇到樂的小節都蹲下。

第二變：聽到舉樂，往前蹲下；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立正；再次擊鼓，都正相面對，作勇猛矯捷的姿勢；再次擊鼓，都轉身面朝裏，相互擊刺，脚下不動；再次擊鼓，都回轉身體面朝外，和先前一樣擊刺；再次擊鼓，都立正，下蹲；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擺放兵器，左右相互對望作勇猛矯捷的姿勢；再次擊鼓，合并舞行，八行變爲四行；再次擊鼓，兩兩相對相互對刺；再次擊鼓，都回位，改换行列，左邊的换到右邊，右邊的换來左邊；再次擊鼓，都舉手，下蹲；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立正；再次擊鼓，又分爲左右行；再次擊鼓，各自揮起兵器；再次擊鼓，相互擊刺；再次擊鼓，都持盾站立，凡遇到樂的小節都蹲下。

第三變：聽舉樂就蹲下；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轉身相向；再次擊鼓，整理兵器象徵登臺練習武藝；再次擊鼓，都向東南方擊刺；再次擊鼓，都拿盾舉戈，望向東南方，象徵漳、泉進獻領土；再次擊鼓，向正南方擊刺；再次擊鼓，都拿盾舉戈，望向南方，象徵杭、越來朝拜；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正立；再次擊鼓，都向西北方擊刺；再次擊鼓，都拿盾舉戈，望向西北方，象徵攻克并、汾；再次擊鼓，都向正西方擊刺；再次擊鼓，都拿盾舉戈，望向西方，象徵肅清銀、夏；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正跪，右膝着地，左脚微微抬起；再次擊鼓，都把兵器放在地下，各自拱手，象徵不再使用兵器；再次擊鼓，左右舞蹈，象徵以文德來平息征伐；再次擊鼓，都下拜，收拾兵器，站直肅立；再次擊鼓，都起舞，鼓聲停止舞蹈結束，象徵凱旋回朝整頓軍旅。

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即止，以象兵還振旅。

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

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却身，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出爲再辭；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爲固辭；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俯身相顧，初謙，合手當胸；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爲再謙；再鼓，皆左側身、右垂手爲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蹲。

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嚮；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却身爲初辭；再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顧爲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節樂則蹲。

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

文舞稱《化成天下之舞》：

第一變：舞者站立在表的南方，聽到舉樂就蹲下；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立正；再次擊鼓，身體稍前行拱手禮，合手從下到上；再次擊鼓，都向左看往左邊行拱手禮；再次擊鼓，都往右看往右邊行拱手禮；再次擊鼓，放開雙手，蹲下；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立正；再次擊鼓，稍稍後移，初次推讓，雙手合起從上到下；再次擊鼓，都向右看，右手在前，左手推出表示再次推辭；再次擊鼓，都向左看，左手在前，右手推出表示堅持推讓；再次擊鼓，都合起手，蹲下；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立正；再次擊鼓，都俯身相互對望，初次謙讓，把雙手合在胸前；再次擊鼓，都向右側身，左手垂下表示再次謙讓；再次擊鼓，都向左側身，右手垂下表示三謙；再次擊鼓，都彎腰來接受，凡遇到樂的小節都蹲下。

第二變：聽到舉樂就蹲下；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轉身相向；再次擊鼓，身體稍前行拱手禮；再次擊鼓，都向左看往左邊行拱手禮；再次擊鼓，放開雙手，蹲下，立正；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再一次相對望；再次擊鼓，都退身表示初次辭讓；再次擊鼓，都起舞，推辭好像上儀；再次擊鼓，都再次辭讓；再次擊鼓，都堅持辭讓；再次擊鼓，都合起手，蹲下，立正；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再次擊鼓，相互對望；再次擊鼓，相互對望表示初次謙讓；再次擊鼓，再次謙讓；再次擊鼓，三次謙讓；再次擊鼓，都彎腰來接受，立正，凡遇到樂的小節都蹲下。

第三變：聽到舉樂就蹲下；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兩兩相向；再次擊鼓，都身體微傾相互行拱手禮；再次擊鼓，都往左邊

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却身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顧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躬而授之，正立，節樂則蹲。

凡二舞綴表器及引舞振作，并與大祭祀之舞同。協律郎陳沂按閲，以謂節奏詳備，自是朝會則用之。

八年，太常博士孫諤言："臣嘗奉社稷之祠，親睹陳設，初疑其闕略而不備，退而考元祐祀儀，乃與所親見者合焉。其登歌之樂，雖有鐘、磬、簨虡、搏拊、柷、敔之屬，獨陳太社壇上，而太稷闕焉。夫宫架不備，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官》制祭祀之法，則有靈鼓以鼓之，有帗舞以舞之，有太簇、應鐘、《咸池》以極其歌舞之節，此樂文之備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於開元，亦循三代之遺法，於壇之北，宫架備陳，别異天神，中建靈鼓，歌鐘、歌虡各設二壇，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禮，凡祭太社、太稷，宜仿《周官》及《開元禮》文，於壇之北，備設宫架，鐘、匏、竹各列二壇，南架之内，更植靈鼓。"於是集侍從、禮官議增稷壇樂，而添用宫架之説不行。

元符元年十一月，詔登歌、鐘、磬并依元豐詔旨，復先帝樂制也。

二年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吴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

行拱手禮；再次擊鼓，都往右邊行拱手禮；再次擊鼓，放開雙手，蹲下，立正；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相互對望；再次擊鼓，都退身表示初次推辭；再次擊鼓，都再次推辭；再次擊鼓，都堅持推辭；再次擊鼓，都合起手，蹲下，立正；再次擊鼓，都起舞，進一步兩兩相向；再次擊鼓，都相互對望表示初次推辭；再次擊鼓，都再次推辭；再次擊鼓，三次推辭，都彎腰來接受，立正，凡遇到樂的小節都蹲下。

文舞、武舞中聯係的表器以及起舞動作，和大祭祀的舞相同。協律郎陳沂看了之後，認爲葉防所撰舞儀節奏完備，從此以後，朝會時都使用該舞儀。

元祐八年，太常博士孫諤説："我曾經參加國家的祭祀，親眼目睹祭祀的用樂陳設，開始就懷疑有缺漏不完備，後來考證元祐年間的祭祀禮儀，知道和所見是相同的。關於登歌，雖然設置有鐘、磬、簨虡、搏拊、柷、敔等，衹擺設在太社壇上，而太稷壇没有擺設。宫架都不完備，怎麽來體現社稷的重要呢。《周官》中的祭祀法，該擊鼓時用了靈鼓，該起舞時用帗舞，還有太蔟、應鐘、《咸池》更使得歌舞節律完備，這真是樂禮的極至了。唐代社稷壇用樂是宫架二十架，到唐開元以後，也是遵循夏商周時代的古法，在壇的北面完備地擺設宫架，與祭天神法不同，中間設置靈鼓，歌鐘、歌虡分别設置在太社、太稷壇中，下面舞蹈，上面起歌，多麽盛大！我仔細考證典禮，瞭解凡是太社、太稷壇的祭祀，應該效仿《周官》以及開元時的禮文，在祭壇北面，完備擺設宫架，鐘、匏、竹類樂器分别擺設在太社、太稷壇上，南面的宫架内，要增加設置靈鼓。"於是集中侍從、禮官商議增設社稷壇的樂器，但增添宫架的提法没有得到通過。

宋哲宗元符元年十一月，哲宗詔令登歌、鐘、磬的使用都按神宗元豐時的規定，恢復了先帝的樂制。

元符二年正月，由於太常寺少卿張商英的推薦，皇上詔令前信州司法參軍吴良輔按照諧音

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爲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爲經，聲爲緯。律以聲爲文，聲以律爲質。旋相爲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理，文多，故弗著焉。

律，來改造琴瑟，教授登歌。當初，吴良輔在神宗年間就曾呈上《樂書》五卷，該書分爲四類，即："天地初分，氣數已定。樂律缺乏氣數，以聲音來貫通。於是撰寫《釋律》。樂律好像經綫，聲音好像緯綫。樂律以聲音作爲表現形式，聲音以樂律作爲内容實質。轉移主調的位置，從而得到七音，於是撰寫《釋聲》。聲音産生於節奏，樂律産生於振動，所以把六律作爲經，五聲作爲緯，聲律相和諧，互相没有違背。把聲律發揮在八類樂器中，八音由此産生。於是撰寫《釋音》。兼取衆物紋彩，製成樂器八類。考慮擺設制度，形式象徵深刻的内涵。考究樂器討論意義，文德得到昌明。於是撰寫《釋器》。"這四類中各類都有分類條目，總共是四十四篇，大都引經據典，分析精細，深明樂理，由於篇幅較長，在這没有記述。

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笛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韵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晋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瞢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漢津之名達於上焉。

宋徽宗崇寧元年，徽宗下詔令宰臣召集官僚，評議大政，結果認爲大樂的制度多有謬誤疏漏，太常寺的樂器多有損壞，琴瑟的音律參差不同，簫笛類樂器由樂工自備，碰到大樂合奏，音韵混雜，音聲太高。箏、筑、阮，是秦、晋時就興起的樂器，是處在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時的制度，是陳設在宫架的外面。使用笙却不使用匏，舞蹈不能象徵成功偉業，樂曲和樂譜也不協調。樂工出身多半是農夫及市井百姓，遇到祭祀朝會就到鄉里民間去徵召，没有什麽教授練習，於是這些人混沌不通音理。評議大樂的大臣們因爲《樂經》已經失傳，無法找到根據；秦、漢之後，儒生們互相攻擊，意見紛雜，不值得加以考慮，所以請求皇上廣開門路，尋求真正精通音律的人才，這樣魏漢津的名字就被皇帝所知道。

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説，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漢津嘗陳於太常，樂

魏漢津當時已經九十多歲了，原本是退伍老兵，自稱住在西蜀，師從唐仙人李良，從他那裏學習了鼎樂之法。宋仁宗皇祐年間，魏漢津和房庶因爲精通音律得到舉薦，到太常寺時，黍律之法已經制定完成，阮逸從開始就反對魏漢津的樂法，因此魏漢津一直没有機會表述自己的學問。後來阮逸的樂法廢而不用，阮逸纔和魏漢津

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説。或謂漢津舊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説而托於李良。

討論指尺之法，寫了兩篇文章，叙述指法。魏漢津曾經在太常寺陳述自己的樂法，樂工們害怕改動，都不贊成他的學説。也有的説魏漢津曾經給范鎮當過差，見到過范鎮的所作，稍微有些引用，而蔡京是神化了他的學問，把他説成是從唐仙人李良那裏學到的本事。

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之論曰："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宫爲君，四清以黄鐘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吕、夾鐘，或可分也，而黄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内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乃稱朕咨諏之意焉。"

崇寧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呈上撰寫的《樂書》二百卷，皇上命吏部尚書何執中參閲，何執中認爲陳暘作的是考訂音律，校準中音，所以應該送到講議司，讓精通音律的人來考察執行。陳暘的論述談到："魏漢津的樂法，使用了京房二變、四清的説法。五音十二律，是樂律的正宗；二變、四清是樂律中的蛀蟲。二變以變宫聲象徵君王，四清以黄鐘清象徵君王。雖説事物隨時間而變化，但君王恒久不變；太簇、大吕、夾鐘可以有分，而黄鐘不能分。魏漢津的説法難道能够體現古人所説的天地間至尊不二的精神嗎?"壬辰，皇上下詔説："我認爲發揚禮樂是治理國家教化百姓的首要任務，修訂增加這方面的著作，怎麽敢落在别人之後？所以命講議司官詳細研究歷代禮樂的源流演變，從古今樂法中采取適宜的説法，加以參考修訂制成經典，使後世得到收益，使國家安定百姓得到治理，從而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這就我是聽取意見的意義。"

三年正月，漢津言曰："臣聞黄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黄鐘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宫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黄鐘之律定矣。黄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韵清聲

崇寧三年正月，魏漢津説道："我聽説黄帝把三寸之器命名爲《咸池》，大樂稱《大卷》，三三得九，創造了黄鐘律。夏禹效法黄帝，以自己的聲音作律管的參照標準，以身體的尺寸作尺度，把左手中指三節三寸的長度，稱作君指，定爲宫聲律管長；又把無名指三節三寸的長度，稱作臣指，定爲商聲律管長；又把小手指三節三寸的長度，稱作物指，定爲羽聲律管長。食指象徵民、爲角聲，大拇指象徵事、爲徵聲，民和事，受君臣的統治以及萬物的滋養，所以就不用作裁定律管參照的標準。把三節指的長度連接起來，作爲九寸，就得到黄鐘律管的長度。黄鐘律管長度一定下來，其餘律管長就隨之求得。我現在想請求皇上您的中指、無名指、小手指的尺寸，先用於鑄造九鼎，然後用於鑄造帝坐大鐘，再次用

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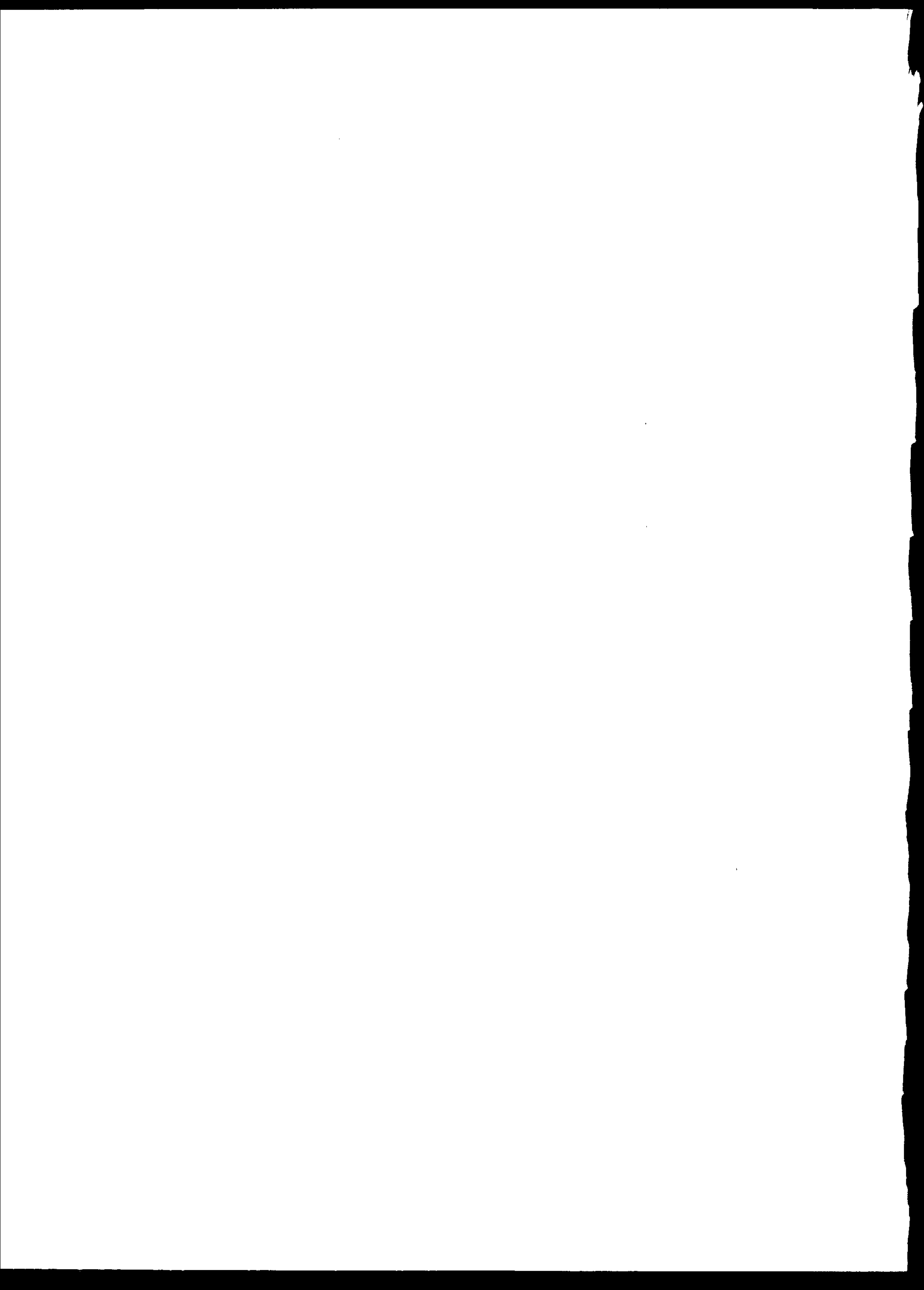
於鑄造四韵清聲鐘，再用於鑄造二十四氣鐘，然後調整絲弦裁定律管，作爲一代樂制。”

其後十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嘆，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黄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昺試之。時昺終匿漢津初説，但以其前議爲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長於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於是遂止。蓋京之子絛云。

這之後過了十三年，有一天徽宗做夢忽然聽到人説：“大樂制成鳳凰却不飛來，因爲没有得到皇帝指頭的尺寸。”徽宗醒來後，非常後悔而嘆息，説道：“崇寧初年時製作大樂，魏漢津曾經請求我手指的尺寸，但內侍黄經臣堅持説：‘皇帝的手指不能讓外人見到’，我拿手指略微比劃了一下，説：‘這就是了。’外人并不知道我手指的尺寸。現在神人傳消息給我，這該怎麽辦呢?”於是再把中指尺寸告訴蔡京，并秘密讓劉昺來試驗。那時劉昺最終隱藏了魏漢津的説法，仍舊以原先的尺寸爲標準，造了一隻長笛并呈上。皇帝手指的尺寸實際比原先的規定尺寸還長，而所造長笛較原先幾乎没有改動，這樣一來擾亂人們的視聽，於是逐漸平息了這件事。這是從蔡京兒子蔡絛那裏得到的説法。

秋七月，景鐘成。景鐘者，黄鐘之所自出也。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韵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宫架之中，以爲君圍。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爲之銘，其文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于斯，無襲于彼。九九以生，律呂根柢。維此景鐘，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萬年，既多受祉。維此景鐘，上帝命爾。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寶之，宋樂之始。”

秋七月，景鐘製成，黄鐘就是出自於景鐘。垂下就是鐘，仰起就成鼎。鼎最大有九斛，是中聲能達到的極至。加入玉屑，投進銅料一起進行冶煉，於是鑄造出來的大鼎精純至極，音韵清亮高吭。景鐘高九尺，用九龍作拱，衹有天子親自祭天時纔使用。把它擺放在宫架中，作爲天子面前的屏圍。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爲景鐘作銘文，銘文如下：“上蒼造就大宋，無比美好。四方都以應和，十有二年。景鐘的製成，正是時候。古代大夏，從禹興起，大宋天子，一脉同承。至於景鐘，乃是中聲極至。我朝傑作，并無抄襲。九九以生，這是律呂算法的根本。這隻景鐘，既不保守也不誇大。景鐘巍然，立於宋庭。天子萬年，多有福至。這隻景鐘，傳揚上帝使命。這隻景鐘，保佑我子孫萬代。吟咏贊嘆，這纔是宋樂的始祖。”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

志第八十二

樂(四)

崇寧四年七月，鑄帝鼐、八鼎成。八月，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錞、簫、鼓、觱篥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百僚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乃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

崇寧四年七月，鑄成了帝鼐、八鼎。八月，大司樂劉昺說："大會群臣時懸挂樂器用的支架以前是用十二種熊羆彩繪的几案，同時，用金錞、簫、鼓、觱篥等與大樂合奏。現在所製造的大樂，參照遠古時期的體制而製成，不應該摻雜一些鄭、衛的靡靡之音。"於是皇帝下詔把它廢除了。又按照劉昺的意見修改制定了兩種舞蹈，分別有九首樂曲，每三首樂曲爲一變化。舞蹈時手持籥、翟、戈、盾，用威嚴的禮儀節奏象徵治理天下的功德。庚寅日，樂曲作成，陳列在崇政殿。皇帝有旨，先演奏三段舊樂，樂曲還没演奏完，皇帝說："舊樂好像哭聲。"揮手制止。隨後開始演奏新樂，皇帝面色和氣，百官稱頌。九月初一，因爲用鼎製作的音樂完成了，皇帝親臨大慶殿接受百官的朝賀。這天，第一次使用新樂，太尉率領百官舉杯稱頌，有幾隻鶴從東北方向飛來，飛過皇宮，盤旋鳴叫。於是皇帝下達詔書說："禮樂的興起，百年於此。然而離聖人越久遠，聖人遺留的音樂就越不能保存。從前，朕在民間得到了退隱的士人，在朕做皇帝之前的領地得到用來演奏古代雅樂的樂器。順應時代的特點，把皇帝自身作爲法度，鑄造鼎來確定音高，根據音高來製做樂器，在庭堂上演奏和諧的音樂，各種音樂都能互相協調。過去，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的君王也各有不同的名字。現在追溯數千年前的音樂，完成一個時代的音樂體制，應該賜給新樂一個名字叫做《大晟》。朕將要祭獻郊廟、祭享鬼神、和順萬邦，與天下

共同享用這首新樂。舊樂不要再使用。”

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于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并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爲二。

在此之前，端州進獻古代的銅器，有樂鐘，考察那個銅器的刻字，是宋成公時代製造的。皇帝以端王的身份繼承了王位，所以詔書中說“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指的是漢津。朝廷過去由太常掌管禮樂，到現在，專門設置了大晟府，并設大司樂一名，典樂兩名，分别爲正職和副職，大樂令一名，協律郎四名，還有製撰官，建立的官制非常齊備。於是禮樂開始一分爲二。

五年九月，詔曰：“樂不作久矣！朕承先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緒；建官分屬，設府庀徒，以成一代之制。二月，嘗詔省内外冗官，大晟府亦并之禮官。夫舜命夔典樂，命伯夷典禮。禮樂異道，各分所守，豈可同職？其大晟府名可復仍舊。”

五年九月，皇帝下詔説：“很久没有製作音樂了！朕繼承先人的遺志，闡述其中的道理并把它製作出來，以此來繼承先王開創的事業，建立官職，分排所屬，設置府衙，聚集樂工，來成就一個朝代的體制。二月，曾經下詔召集省内外閑散官員，大晟府也歸由禮部官員負責。從前，舜任命夔掌管音樂，任命伯夷掌管禮儀。禮儀和音樂的内容不同，各有不同的歸屬，怎麽可以由同一部門負責呢？大晟府這個名稱可以恢復。”

又詔曰：“樂作已久，方薦之郊廟，施於朝廷，而未及頒之天下。宜令大晟府議頒新樂，使雅正之聲被於四海，先降三京四輔，次帥府。”

皇帝又下詔説：“大樂製作已經很久了，正要在郊廟祭祀和朝廷上使用，還没來得及向天下頒布。應該命令大晟府討論頒布新樂，使高雅的音樂傳播到全國，先在京城附近頒布施行，然後是各地帥府。”

大觀二年，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吴時善其説，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詵亦上徵聲，乃降是詔。

宋徽宗大觀二年，皇帝下詔説：“從唐代以來，純正的音樂全部喪失，没有徵、角的音調，五聲不完備，這怎麽能充分引導和諧，從而教化風俗呢？劉詵獻上的徵調，可以命令大晟府會同教坊按照樂譜練習。仍然增加徵、角兩個樂譜，等練熟以後再進獻上來。”當初，進士彭几進獻樂書，論述五音，説本朝用火德統治天下，而羽音没有禁止，徵調也還有闕失。禮部員外郎吴時認爲他説得對，建議請求召彭几到樂府，朝廷采納了他的建議。這時，劉詵也進獻徵調，於是下達了這個詔書。

三年五月，詔：“今學校所用，不過春秋釋奠，如賜宴辟雍，乃用鄭、衛之音，雜以俳優之戲，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樂。”

三年五月，皇帝下詔書：“現在學校使用音樂，不過是在春秋兩季舉行釋奠時，至於在辟雍賞賜宴會，用的是鄭、衛的靡靡之音，同時夾雜一些俳優戲曲，不能把它給衆多的賢士看。從現在開始用雅樂。”

四年四月，議禮局言："國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爲大祠，以僖祖、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設宮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宮架、二舞。"詔可。六月，詔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祀先聖，本《周官》教國子之制。然士子肄業上庠，頗聞耻於樂舞與樂工爲伍、坐作、進退。蓋今古異時，致於古雖有其迹，施於今未適其宜。其罷習二舞，願習雅樂者聽。

四年四月，議禮局說："國家尊崇感生帝、神州地祇，把他們作爲大祠，用宋僖祖和宋太祖配祭，而有關官員在執行這項祭祀時不設置宮架，也不安排二舞，完全失去了尊祖、配神作神主的意義。請求下令在這種祭祀上都使用宮架、二舞。"皇帝下詔同意。六月，詔令就近選拔國子生，教他們練習二舞，以準備祭祀先聖時使用，這是依據《周禮》教育國子的制度。然而讀書人在學校裏修習學業，我們聽到一些關於讀書人對與樂工爲伍，共同起坐進退感到耻辱的事。古今時代不同，古代雖然有這樣的先例，但對當今時代未必適宜。下令停止練習二舞，但願意練習雅樂的人可聽從其便。

八月，帝親製《大晟樂記》，命太中大夫劉昺編修《樂書》，爲八論：

其一曰：樂由陽來，陽之數極於九，聖人攝其數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陽之數復而爲一，則寶鼎之卦爲《坎》，極而爲九，則彤鼎之卦爲《離》。《離》，南方之卦也。聖人以光明盛大之業，如日方中，嚮明而治，故極九之數則曰景鐘，大樂之名則曰《大晟》。日王於午，火明於南，乘火德之運，當豐大之時，恢擴規模，增光前烈，明盛之業，永觀厥成。樂名《大晟》，不亦宜乎？

其二曰：後世以黍定律，其失樂之本也遠矣。以黍定尺，起於西漢，蓋承《六經》散亡之後，聞古人之緒餘而執以爲法，聲既未協，乃屢變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於數十等，而至和之聲愈求而不可得也。《傳》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秬黍云乎哉？

八月，皇帝親製《大晟樂記》，命令太中大夫劉昺編修《樂書》，做成八論：

一論說：音樂是從陽位產生的，陽位的數目到九爲極點，聖人攝取其數於九鼎，寄寓其聲於九曲。陽的數目循環一周又歸爲一，那麼寶鼎的卦名爲《坎》，陽數到了頂端爲九，那麼彤鼎的卦名爲《離》。《離》是南方的卦名。聖人認爲光明盛大的事業如日中天，向着光明而治理，所以極九的數目叫做景鐘，大樂的名稱叫做《大晟》。太陽在正午的時候最明亮，火在南方最明亮，藉助火德的氣運，正處在豐盛宏大的時刻，擴大規模，爲前輩增光，光明盛大的事業，永遠顯示它的成就。大樂的名稱叫《大晟》，這不是很合適嗎？

二論說：後人用黑黍確定音律，這樣做遠遠背離了音樂的根本。用黑黍測量長度是從西漢開始的，這是承接《六經》散亡之後，人們就把《六經》剩餘的細枝末節拿來作爲法度，音樂的聲音已經不和諧了，於是就屢次改變法度而尋求和諧。這就是古今的尺度之所以達到幾十等，而和諧的聲音越追求越得不到的原因。經傳裏說："萬物在人類自身已經完備了，反過來人類對萬物也要以誠相待，沒有什麼比音樂更能體現人類對萬物的真誠了。"前面談到的黑黍不就是這

個道理嗎？

其三曰：焦急之聲不可用於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和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熏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

三論說：浮躁的音樂不可以用於太平盛世。從前，李照想推行他的音律，就說："日後人們聽我的音樂，就會心情舒暢。"李照的音樂本不足以像他說的感應和氣，然而也不能說他的話沒有道理。自從藝祖趙匡胤登基以來，和諧的音樂聲音高亢，至今已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了，而後中正的音樂纔確定下來。太平盛世要修養德行，到處都充滿祥瑞之氣，一個時代的音樂，按理說應該是有所期待的。

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爲先務。後世知爲崇配、布政之宫，然要妙之旨，秘而不傳，徒區區於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且盛德在木，則居青陽，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則居明堂，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則居總章，商聲乃作；盛德在水，則居玄堂，羽聲乃作；盛德在土，則居中央，宫聲乃作。其應時之妙，不可勝言。一歲之中，兼總五運，凡麗於五行者，以聲召氣，無不總攝。鼓宫，宫動；鼓角，角應，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則永膺壽考，曆數過期，不亦宜乎？

四論說：古代帝王都把明堂祭祀作爲最重要的事情。後世衹知道這是尊崇配祭祖先和宣布政令的宫殿，然而其中的精髓奥妙却隱秘而没有流傳下來，後人衹是拘泥於明堂的形狀體制等一些細枝末節，而不知道古代帝王爲什麽要這麽做。盛德在木位的時候，皇帝就要住在青陽，這時要演奏角聲音樂；盛德在火位的時候，皇帝就要住在明堂，這時要演奏徵聲音樂；盛德在金位的時候，皇帝就要住在總章宫，這時要演奏商聲音樂；盛德在水位的時候，皇帝就要住在玄堂宫，這時要演奏羽聲音樂；盛德在土位的時候，皇帝就要住在中央，這時要演奏宫聲。音樂適應時節的奥妙，是無法説出來的。一年之中，五行運轉要全部輪回，凡是符合五行的東西，都可以用音樂來召唤元氣，没有例外。演奏宫調，宫聲就出來；演奏角調，角聲就響應，他們誰也不知道使用這些音樂的原因。由此看來，皇帝長壽，代天理民的順序延長，不也是應該的嗎？

其五曰：魏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九寸之律，三數退藏，故八寸七分爲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宫架環列，以應十二辰；中正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音乃諧。若立春

五論說：魏漢津認爲太極的元氣包含天地人，合三爲一，九寸的音律，應該去掉三分，所以八寸七分爲中聲。正聲得到正氣就可以使用正聲，中聲得到中氣就可以使用中聲。宫架環形排列，以對應天上的十二星辰；中正之聲，用來對應二十四節氣；加上四個清聲，以對應二十八星宿。元氣不能過急，八音纔能和諧。如果立春在歲首之後，

在歲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則所以感召陰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

其六曰：乾坤交於亥，而子生於黄鐘之宫，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漢津以四清爲至陽之氣，在二十八宿爲虚、昴、星、房，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統十二律。每清聲皆有三統：申、子、辰屬於虚而統於子，巳、酉、丑屬於昴而統於丑，寅、午、戌屬於星而統於寅，亥、卯、未屬於房而統於卯。中正之聲分爲二十四宿，統於四清焉。

其七曰：昔人以樂之器有時而弊，故律失則求之於鐘，鐘失則求之於鼎，得一鼎之龠，則權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吕以達陰陽之情，天地之間，無不統攝，機緘運用，萬物振作，則樂之感人，豈無所自而然耶?

其八曰：聖上稽帝王之制而成一代之樂，以謂帝舜之樂以教胄子，乃頒之於宗學；成周之樂，掌於成均，乃頒之府學、辟雍、太學；而三京藩邸，凡祭祀之用樂者皆賜之。於是中正之聲被天下矣。漢施鄭聲於朝廷，唐升夷部於堂上，至於房中之樂，唯恐淫哇之聲變態之不新也。聖上樂聞平淡之音，而特詔有司制爲宫架，施之於禁庭，房中用雅樂，自今朝始云。

又爲圖十二：一曰五聲，二曰八

那麼就要順應這個節氣而加以使用，其他地方都依照節氣而使用音律，使它不犯過猶不及的錯誤，那麼它用來感知召唤陰陽和氣的方法，不是也很嚴密嗎?

六論説：乾坤交於亥位，而子位是在黄鐘音高的宫調中產生的，所以音樂承受於乾位，在亥位相交，在壬位上承擔，在子位產生。從乾位到子位共四個位置，而且清聲都具備了。魏漢津認爲四個清聲是陽的最高點，在二十八宿中和虚、昴、星、房相對應，這四宿正對着東南西北，來統率十二個音律。每個清聲都有三個系統：申、子、辰都屬於虚宿而由子來統率，巳、酉、丑都屬於昴宿而由丑來統率，寅、午、戌都屬於星宿而由寅來統率，亥、卯、未都屬於房宿而由卯來統率。中正之聲分爲二十四宿，由四個清聲所統率。

七論説：過去人們因爲演奏音樂的樂器有時會壞，所以音律喪失了就求之於鐘，鐘喪失了就求之於鼎，得到一鼎的容量，那麼權衡度量就可以考察而知了。因此，鼎可以保全萬事萬物的總體，音律的作用是通達陰陽的情理，天地之間，無不包含其中，造化的力量的運用，可以使萬物興起，音樂感動人，哪裏是没有來由就這樣的呢?

八論説：皇上考察帝王的樂制而成就了一代音樂，把它作爲帝舜的音樂來教育皇室子弟，并在皇室子弟學校頒布實施；成周的音樂由成均來掌管，在府學、辟雍、太學頒布實施；而京都附近和諸侯王的府邸，凡是祭祀用音樂的都把這種音樂賜給他們。於是純正的音樂就在天下流傳了。漢代在朝廷施行鄭國的靡靡之音，唐朝則把蠻夷的音樂拿到大雅之堂上演奏，至於後宫的音樂，惟恐靡靡之音的變化不新。皇上喜歡聽平淡的音樂，特地下詔讓有關部門製作宫架，擺放在後宫裏，在卧室之中演奏雅樂，這是從今朝開始的。

又畫了十二張圖：一叫五聲，二叫八音，三

音，三曰十二律應二十八宿，四曰七均應二十八宿，五曰八十四調，六曰十二律所生，七曰十二律應二十四氣，八曰十二律鐘正聲，九曰堂上樂，十曰金鐘玉磬，十一曰宫架，十二曰二舞。圖雖不能具載，觀其所序，亦可以知其旨意矣：

天地相合，五數乃備。不動者爲五位，常動者爲五行，五行發而爲五聲。律吕相生，五聲乃備，布於十二律之間，猶五緯往還於十有二次，五運斡旋於十有二時。其圖五聲以此。

兩儀既判，八卦肇分。氣盈而動，八風行焉。顓帝乃令飛龍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方是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未備，後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制而爲八音，以聲召氣，八風從律。其圖八音以此。

上象著明器形，而下以聲召氣，吻合元精。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八宿以此。

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宫聲處中爲四聲之綱。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於合樂者，蓋東方七角屬木，南方七徵屬火，西方七商屬金，北方七羽屬水。四方之宿各有所屬，而每方之中，七均備足。中央七宫管攝四氣。故二十八舍應中正之聲者，制器之法也；二十八舍應七均之聲者，和聲之術也。其圖七均應二十八宿以此。

合陰陽之聲而文之以五聲，則九六相交，均聲乃備。黄鐘爲宫，是謂天統；林鐘爲徵，是謂地統；太簇爲商，是謂人統。南吕爲羽，於時屬秋；姑洗爲角，於時屬春；應鐘爲變宫，於時屬冬；蕤賓爲變徵，於時屬夏。旋相爲宫，而每律皆具七聲，而

叫十二律照應二十八星宿，四叫七均照應二十八宿，五叫八十四調，六叫十二律所生，七叫十二律照應二十四氣，八叫十二律鐘正聲，九叫堂上樂，十叫金鐘玉磬，十一叫宫架，十二叫二舞。圖雖然不能完全記録，但觀察它的排序，也可以知道它的主要意思了：

天地相合，纔具備了五種氣運，不動的爲五位；常動的爲五行，五行運動變成五聲。十二聲律互相派生，五聲纔完備，五聲分布在十二律之間，好像五緯循環在十二次中，五運斡旋在十二時中。圖中的五聲就是由此而來。

天地分開以後，八卦纔開始出現。氣盛以後就要運動，八風也就産生了。顓帝於是命令飛龍仿效八風創製音樂，命名爲《承雲》。那個時候，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還不完備，後代的聖人有所創作，以八方的物産來使五聲完備，製成八音，用音樂召唤天地之氣，八風協從音律。圖中的八音就是由此而來。

上面的圖像明確器物的形狀，下面用音樂來召唤元氣，吻合天地的精氣。圖中的十二律照應二十八宿就是由此而來。

北斗在天空的中央，控制四個方向，就好像宫聲處在中央爲另外四聲的總綱。二十八宿分列在四方，用它們來配合音樂的原理是：東方七宿配合角屬木，南方七宿配合徵屬火，西方七宿配合商屬金，北方七宿配合羽屬水。四個方向的星宿分别有它們的所屬，而每一個方向的七宿中，七均完備。中央七宿屬於宫調統管四方之氣。所以二十八宿照應中正的樂聲是製做樂器的法則；二十八宿照應七均的樂聲是音樂和諧的法術。圖中的七均照應二十八宿就是由此而來。

把陰陽之聲合起來用五聲來修飾它，那麽就會形成九六陰陽相交，均聲就會完備。黄鐘爲宫調，這就叫做天統；林鐘爲徵調，這就叫做地統；太蔟爲商調，這就叫做人統。南吕爲羽調，在時節上屬於秋天；姑洗爲角調，在時節上屬於春天；應鐘爲變宫調，在時節上屬於冬天；蕤賓爲變徵調，在時節上屬於夏天。它們循環爲宫

八十四調備焉。其圖八十四調以此。

自黄鐘至仲吕，則陽數極而爲《乾》，故其位在左；蕤賓至應鐘，則陰數極而爲《坤》，故其位在右。陰窮則歸本，故應鐘自生陰律；陽窮則歸本，故仲吕自歸陽位。律吕相生，起於《復》而成於《乾》，終始皆本於陽，故曰"樂由陽來"，六吕則同之而已。相生之位，分則爲《乾》、《坤》之爻，合則爲《既濟》、《未濟》之卦。自黄鐘至仲吕爲《既濟》，故屬陽而居左；自蕤賓至應鐘爲《未濟》，故屬陰而居右。《易》始於《乾》、《坤》而終於《既濟》、《未濟》，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氣交際於其中，造化之原皆自此出。其圖十二律所生以此。

二十四氣差之毫厘，則或先天而太過，或後天而不及。在律爲聲，在曆爲氣。若氣方得節，乃用中聲；氣已及中，猶用正律。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以此。

漢津曰："黄帝、夏禹之法，簡捷徑直，得於自然，故善作樂者以聲爲本。若得其聲，則形數、制度當自我出。今以帝指爲律，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凡四，共二十有八。"其圖十二律鐘正聲以此。

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歌鐘居左，歌磬居右。近世之樂，曲不協律，歌不擇人，有先製譜而後命辭。奉常舊工、村野瘥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選擇惟艱，故堂上之樂鏗然特異焉。其圖堂上樂以此。

金玉之精，稟氣於乾，故堂上之樂，鐘必以金，磬必以玉。《歷代樂

調，而每一律都具備七聲，於是八十四調就完備了。圖中的八十四調就是由此而來。

從黄鐘到仲吕，那麽陽數到了極點，這就是《乾》，所以它的位置在左；從蕤賓到應鐘，那麽陰數到達極點，這就是《坤》，所以它的位置在右。陰到達極點就要回歸本位，因此應鐘自然生出陰律；陽到達極點就要回歸本位，因此仲吕自然回歸陽位。六律和六吕互相生成，在《復》卦興起在《乾》卦完成，從開始到結尾都依據陽，所以叫做"樂由陽來"，六吕祇不過和它們相同罷了。陰陽相生的位置，分開就是《乾》、《坤》的卦象，合在一起就是《既濟》、《未濟》的卦象。從黄鐘到仲吕爲《既濟》，所以屬於陽而位置居左；從蕤賓到應鐘爲《未濟》，所以屬於陰而位置居右。《周易》從《乾》卦、《坤》卦開始而在《既濟》、《未濟》兩卦結尾，天地分開而水火之氣在其中交匯，大自然變化的本原都是由此而來的。圖中十二律的産生就是由此而來。

二十四節氣差之毫厘，那麽有的先於天時而太過分，有的後於天時而來不及。在音律上成爲五聲，在曆法上成爲節氣。如果氣數得到節氣的話，就用中聲；氣數已到了中位，還用正律。圖中十二律照應二十四節氣就是由此而來。

魏漢津説："黄帝、夏禹的法度簡單直接，得於自然，因此善於製作音樂的人以五聲爲音樂的根本。如果誰得到五聲，那麽形數、制度就自然由他來創造。現在以皇帝的手指爲音律，正聲的音律十二個，中聲的音律十二個，清聲共四個，一共二十八個。"圖中十二律的鐘聲正聲就是由此而來。

堂上的音樂，把歌聲看成是最重要的，爲歌聲伴奏的鐘在左邊，磬在右邊。近年的音樂曲調不和諧，歌唱者也不加以選擇，有的先製作樂譜而後填詞，太常裏的舊樂工、山野村夫都嗤之以鼻。登堂演奏樂曲的樂工，在選擇時是很艱難的，所以堂上的音樂聲音非常響亮，顯得很特殊。圖中的堂上音樂就是由此而來。

金屬和玉石的精華在乾位上稟承元氣，所以堂上的樂器中，鐘一定用金屬製成，磬一定用玉

儀》曰："歌磬次歌鐘之西，以節登歌之句。"即《周官》頌磬也。神考肇造玉磬，聖上紹述先志，而堂上之樂方備，非聖智兼全、金聲而玉振之者，安能與於天道哉？其圖金鐘玉磬以此。

石製成。《歷代樂儀》説："歌磬的位置在歌鐘的西邊，用來節制登堂演奏歌曲的句子。"這就是《周官》中所説的頌磬。先皇開始製造玉磬，當今皇上繼承先皇的意志，因此堂上的音樂方纔完備，如果不是聖明智慧兼全、自始至終都有條理的人，又怎麽能够符合天道呢？圖中的金鐘玉磬就是由此而來。

《大晟》之制，天子親祀圜丘，則用景鐘爲君圍，鎛鐘、特磬爲臣圍，編鐘、編磬爲民圍，非親祀則不用君圍。漢津以謂："宫架總攝四方之氣，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以四方之禽，虡在下而以四方之獸，以象鳳儀、獸舞之狀。龍簨崇牙，制作華焕。"其圖宫架以此。

按照《大晟》樂的體制，天子親自到圜丘祭祀，就用景鐘做天子的區域，鎛鐘、特磬做臣子的區域，編鐘、編磬做百姓的區域，不是皇帝親自祭祀就不用天子的區域。魏漢津認爲："宫架統率四方的元氣，所以按照《大晟》樂的樂制，羽飾在上方而統率四方的飛禽，宫架腿在下方而統率四方的走獸，以此來仿效飛鳥走獸的姿態。懸挂鐘鼓的架子形狀似龍，製作非常華麗。"圖中的宫架製作就是由此而來。

新樂肇興，法夏籥九成之數，文舞九成，終於垂衣拱手，無爲而治；武舞九成，終於偃武修文，投戈講藝。每成進退疾徐，抑揚顧揖，皆各象方今之勛烈。文舞八佾，左執籥，右秉翟。蓋籥爲聲之中，翟爲文之華，秉中聲而昌文德。武舞八佾，執干戈而進，以金鼓爲節。其圖二舞以此。

新的樂曲開始興起，效仿夏代籥的九成之數，文舞九成，最後結束在垂衣拱手，無爲而治；武舞九成，最後結束在偃武修文，扔下兵器講習藝術。九成中的每一成進退都有快有慢，抑揚有致，文舞、武舞都各自象徵現在所具有的偉大功績。文舞有六十四人，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翟。籥是五聲裏的中心，翟在文飾中是非常華貴的，掌握中聲而提倡文德。武舞有六十四人，手裏拿着干戈前進，用金鼓作爲節奏。圖中的二舞就是由此而來。

又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鐘，曰鎛鐘，曰編鐘，曰金錞，曰金鐲，曰金鐃，曰金鐸。其説以謂：景鐘乃樂之祖，而非常用之樂也。黄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黄鐘之正，而律吕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鎛鐘形聲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比成文，聲韵清越。錞、鐲、鐃、鐸，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爲之倡，故以金錞和

又排列演奏八音的樂器，金部有七種樂器：景鐘、鎛鐘、編鐘、金錞、金鐲、金鐃、金鐸。圖中的説明認爲：景鐘是最古老的樂器，但不是最常用的樂器。黄帝做了五鐘，第一個就叫景鐘。景是大的意思。鐘是聚集四方的聲音，來象徵它的成功。衹有功績大的人他的鐘也大，世人不瞭解鐘的這種意義已經很久了。鐘的聲音以黄鐘爲正，而律吕由此産生。平時不敲擊它，一颳風它就會自動地發出聲音來。鎛鐘形狀和聲音都很宏大，分别掌管十二辰，以統管四方的元氣。編鐘根據不同的月份使用不同的樂律，交錯排列，形成曲調，聲音韵律清脆悠揚。錞、鐲、鐃、鐸，古時候叫做"四金"。鼓屬於陽，金屬

鼓；陽動而不知已，故以金鐲節鼓。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鐃止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鐸通鼓。金乃《兑》音，《兑》爲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

於陰。陽是用來開始的而作爲音樂的開頭，所以用金錞來配和鼓聲；陽聲一動就不知道停頓，所以用金鐲來節制鼓聲。用陽聲做事是有時間限制的，所以用金鐃來阻止鼓聲。該停就停，該演奏就演奏，這是自然的規律。所以用金鐸來貫穿鼓聲。金是《兑》音，《兑》象徵口舌，因此用金屬做的樂器都象徵口舌。

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編磬。其説以謂："依我磬聲。"以石有一定之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往者，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宫架内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磬，若已升祔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則金石之聲小大不侔。《大晟》之制，金石并用，以諧陰陽。漢津之法，以聲爲主，必用泗濱之石，故《禹貢》必曰"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爲之，其聲沉下，製作簡質，理宜改造焉。

石部有兩種樂器：特磬、編磬。這種説法認爲：《詩經》説："依我磬聲。"以石頭有固定的聲音，各種樂器都要依照它這一點來説，則鐘磬没有不互相依靠的。從前，朝廷祭祀天地、宗廟和大朝會的時候，宫架内衹設置鎛鐘，衹有后廟纔用特磬，如果已經升入祖廟祔祭的后廟，那麽就擱置不用。這樣，金石的聲音就大小不等。按照《大晟》的樂制，金石一起使用，來協調陰陽。根據魏漢津的方法，是以金石的聲音爲主，必須用泗水岸邊的石頭，因此《尚書·禹貢篇》裏一定强調"浮磬"，就是因爲這種石頭遠離土地而靠近河水，采集這種石頭實在非常困難。過去太常所使用的磬，不過是用白色的石頭做的，這種石頭聲音低沉，製作也很簡陋，按理應該加以改造。

絲部有六：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其説以謂：漢津誦其師之説曰："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拊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蓋陽之數成於三。伏羲作琴有五弦，神農氏爲琴七弦，琴書以九弦象九星。五等之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岳闊三分，以象三才；岳内取聲三尺六寸，以象期三百六十日；龍齗及折勢四分，以象四時。共長三尺九寸一分，成於三，極於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爲一之義也。《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陰爻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之陰數而七十有二，以象一歲之候。既罷箏、筑、

絲部有六種樂器：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瑟。這種説法認爲：魏漢津重復他老師的話説："古時，聖人製作五種等級的琴，琴聲掌管陽氣，一、三、五、七、九，都是由陽氣生成的數。師延彈奏一弦琴，前人製作了三弦琴，表示陽氣的數目是從三生成的。伏羲製作了五弦琴，神農氏製作了七弦琴，琴書用九弦來象徵九星。五種琴横額長二寸四分，用來象徵二十四節氣；岳山寬三分，用來象徵天、地、人三才；岳山内部發聲的地方長三尺六寸，用來象徵一年的三百六十日；龍齦和折勢四分，用來象徵四個時節。共長三尺九寸一分，從三的位置生成，在九的位置達到極點。九是究的意思，也就是循環往復又變爲一的意思。《大晟》中的瑟長七尺二寸，陰爻的數目是二十四，再乘上三才的陰數就是七十二，用來象徵一年的七十二候。在停止使用箏、筑、阮以後，絲部音樂逐

阮，絲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爲六十有四，則八八之數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

竹部有三：曰長笛，曰篪，曰簫。其説以謂：笛以一管而兼律吕，衆樂由焉。三竅成籥，三才之和寓焉。六竅爲笛，六律之聲備焉。篪之制，采竹竅厚均者，用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篪之樂生於律。樂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爲一聲。簫集衆律，編而爲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鳴。

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其説以謂：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鳳凰于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内皆用簧，皆施匏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巢，十三簧爲和，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别。八音之中，匏音廢絶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陽而生，九者，陽數之極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鳥斂翼，鳥，火禽，火數七也。

土部有一：曰塤。其説以謂：釋《詩》者以塤、篪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必以塤、篪爲况？嘗博詢其旨，蓋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塤、篪爲然。塤、篪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黄鐘，終於應鐘。二者，其竅盡合則爲黄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塤、篪相應。

漸衰弱，於是增加瑟的數目爲六十四，這樣八八之數是效法陰，琴的數目則是九十九，這是效法陽。”

竹部有三種：長笛、篪、簫。這種説法認爲：笛是一根竹管而兼有六律和六吕，其他樂器都是由它産生的。三個空竅就是籥，其中寄托了三才之和。六個空竅就是笛，六律的聲音就完備了。篪的製做是采集竹孔薄厚均匀的，截取兩節，開六個孔，來備足十二律的聲音，這樣篪的樂聲由律而産生。音樂從律開始而完成於簫。音律依照鳳的叫聲，用一根竹管來表示一種聲音。簫集合了各種音律，編排在一起成爲一種樂器。它的竹管參差不齊，用來象徵鳳的翅膀。簫的聲音清亮，來象徵鳳的鳴叫。

匏部有六種樂器：竽笙、巢笙、和笙、閏餘匏、九星匏、七星匏。這種説法認爲：把竹管排列起來就成爲簫，把竹管聚集起來就成爲笙。鳳凰飛的樣子是由簫來象徵的；鳳凰停止不動的樣子是由笙來象徵的。所以它們的内部都用簧，都把匏放在下面。遠古的時候，把三十六個簧的叫做竽，把十九個簧的叫做巢，把十三個簧的叫做和，都用十九的數目，衹是用竹管的長短、聲音的大小來加以區别。八音之中，匏的音樂已經廢棄很久了。後來的人用木代替匏，這纔更改了它的製作。下面都用匏，而同時製作十三個簧的原因是用來象徵閏餘。十是由土完成的數；三是由木生成的數。木得到土纔能生長。九個簧用來象徵九星。物體得到陽氣纔能生長，九是陽數的極點，七簧用來象徵七星。笙的形狀好像鳥收斂翅膀，鳥是五行中屬於火的飛禽，火的數目是七。

土部有一種樂器：塤。這種説法認爲：解釋《詩經》的人認爲塤、篪是不同的樂器，但聲音相同，然而八種樂器中哪一個不是聲音相同，爲什麽一定要用塤、篪來比况？曾經廣泛徵詢這種説法的要旨。八種樂器中發音相同的，衹有塤、篪是這樣。塤、篪都是六個孔，但都用五個孔來發音。十二律從黄鐘開始，結束在應鐘。這兩種樂器，孔都合上的發出黄鐘的聲音，孔都打開的發出應鐘的聲音，其他樂器不是這樣。所以衹用

革部十有二：曰晋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雷鼓，曰雷鼗，曰靈鼓，曰靈鼗，曰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其説以謂：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蓋鐘爲秋分之音而屬陰，鼓爲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聲而後群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後蟄蟲坯户也。《周官》以晋鼓鼓金奏，陽爲陰唱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節衆樂。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縣而擊之，謂之縣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錫諸侯樂，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柷先衆樂，鼗則先鼓而已。以雷鼓鼓天神，因天聲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天爲神，則地爲靈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令奏擊拊，以革爲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也。

塤、篪來互相對應。

革部有十二種樂器：晋鼓、建鼓、鼗鼓、雷鼓、雷鼗、靈鼓、靈鼗、路鼓、路鼗、雅鼓、相鼓、搏拊。這種説法認爲：凡是討論音樂的，一定説到鐘鼓。鐘是秋分演奏的音樂，因而屬陰，鼓是春分演奏的音樂，因而屬陽。金屬樂器要等待鼓聲纔開始演奏，這是因爲雷先發出聲音，然後萬物纔都跟着鳴響，鼓聲之後再用金屬樂器來控制音樂，這是因爲雷聲停止以後那些小蟲都蟄居洞穴中。《周禮》記載用晋鼓來帶動金屬音樂的演奏，這是因爲陽是陰的開頭。建鼓是少昊氏造的，用來控制各種音樂。夏朝時加上了四條腿，叫作足鼓；商朝時用木柱把它貫串起來，叫作楹鼓；周朝時把它懸挂起來敲擊，叫做懸鼓。鼗是鼓的先兆。天子賜給諸侯的音樂是用柷來統領樂隊，賜伯爵、子爵、男爵的音樂是用鼗來統領樂隊。柷這種樂器先於其他樂器演奏，而鼗衹是先於鼓演奏罷了。用雷鼓爲天神演奏，是用天的聲音來祭祀天；用靈鼓爲社祭演奏，是因爲把天作爲神，那麽地就是靈；用路鼓爲鬼神演奏，這是人道最重要的事情。因爲跳舞的人動作很快，所以用雅這種樂器來控制它，所以叫雅鼓。相這種樂器是用來輔助音樂的，現在用來控制舞蹈的舞步，所以叫相鼓。升堂演奏時現在是敲擊搏拊，這種樂器是用皮革做的，裏面裝滿糠，登堂演奏用它來控制鼓的節奏。

木部有二：曰柷，曰敔。其説以謂：柷之作樂，敔之止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之義，如斯而已。柷以木爲底，下實而上虚。《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虚，爲衆樂倡。《震》爲雷，雷出地奮，爲春分之音，故爲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寅，爲虎，虎伏則以象止樂。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戛之以竹，裂而爲十，古或用十

木部有兩種樂器：柷、敔。這種説法認爲：柷用來起始音樂，敔用來停止音樂，這個問題魏漢津曾經問過李良，李良説："聖人製作樂器的要旨都在《易經》中。《易經》説：'《震》是開始的意思，《艮》是停止的意思。'柷、敔的意思，不過如此而已。柷用木頭做底部，下面實而上面虚。《震》卦是一陽在上，二陰在下，柷這種樂器像《震》卦的形狀。敲擊它的中部，聲音從虚的部分發出，它是各種樂器的起始。《震》就是雷，雷聲出現，大地振奮，它是春分的聲音，所以柷是各種樂器的起始，另外它的外形用山林中的各種生物的形狀來裝飾。《艮》的位置是寅，是虎，卧虎的樣子象徵音樂停止。虎背上

寸，或裂而爲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

有二十七道刻紋，三九是陽數的窮盡。用竹子敲擊它，把竹子分爲十寸，古代有的用十寸，有的用十二寸，這都是陰數。十二是二和六的積數，陽數窮盡而用陰數來結束。”

又有度、量、權、衡四法，候氣、運律、教樂、運譜四議，與律曆、運氣或相表裏，甚精微矣。茲獨采其言樂事顯明者，凡爲書二十卷。說者以謂蔡京使冔爲緣飾之，以布告天下云。

另外還有度、量、權、衡四種方法，候氣、運律、教樂、運譜四種議論，與律曆、運氣互爲表裏，十分精妙。這裏衹采用其中談論有關音樂事情十分明顯的部分，共寫成書稿二十卷。議論這件事情的人認爲蔡京讓劉冔對這部書加以潤色修飾，來公之於天下。

政和二年，賜貢士聞喜宴于辟雍，仍用雅樂，罷瓊林苑宴。兵部侍郎劉焕言：“州郡歲貢士，例有宴設，名曰‘鹿鳴’，乞於斯時許用雅樂，易去倡優淫哇之聲。”

宋徽宗政和二年，皇帝在辟雍賞賜給貢士聞喜宴，仍然使用雅樂，廢除了瓊林苑宴。兵部侍郎劉焕說：“各州郡每年進獻人才，按慣例設宴，名字叫‘鹿鳴’，請求在這個時候使用雅樂，改換除去倡優的淫靡音樂。”

八月，太常言：“宗廟、太社、太稷并爲大祠，今太社、太稷登歌而不設宫架樂舞，獨爲未備，請迎神、送神、詣罍洗、歸復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亞終獻、望燎樂曲，并用宫架樂，設於北墉之北。”詔皆從之。

八月，太常說：“宗廟、太社、太稷都是大祠，現在太社、太稷登堂演奏時不設置宫架和音樂舞蹈，難道是没有準備嗎？請求在迎神、送神、詣罍洗、歸復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亞終獻、望燎樂曲時，同時使用宫架樂器，放置在北墉的北面。”皇帝下詔都采納了這個建議。

三年四月，議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大朝會同。

宋徽宗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獻上皇帝親臨大祠登堂祭祀演奏音樂的體制：與大朝會相同。

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鐘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東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則於泰階之東，宗祀則於東階之西，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設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爲一列，西上。大朝會，和笙在笛南。塤一，在笛南。大朝會在篪南。閏餘匏一、簫一，各在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廟則於泰階之西，宗祀則於西階之東，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西。設笛二、篪一、巢笙二、

金鐘一個，在東邊；玉磬一個，在西邊。都面向北邊。柷一個，在金鐘北邊，偏西；敔一個，在玉磬的北邊，偏東。搏拊兩個，一個在柷的北邊，一個在敔的北邊，東西相向。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一個，瑟四個，在金鐘的南邊，西邊的上位；玉磬的南邊也是這樣，在東邊的上位。又在午階的東邊，如果是太廟，則在泰階的東邊；如果是宗祀，則在東階的西邊；如果是大朝會，則在丹墀香案的東邊。設置兩個笛、一個篪、兩個巢笙、兩個和笙，并排爲一列，在西邊的上位。如果是大朝會，和笙在笛的南邊。塤一個，在笛的南邊。如果是大朝會，塤在篪的南邊。閏餘匏一個、簫一個，分别在巢笙的南邊。又在午階的西邊，如果是太廟，則在泰階的西邊；如果是宗祀，則在西階的東邊；如果是大朝會，則

和笙二，爲一列，東上。塤一，在笛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巢笙南。簫一，在九星匏西。鐘、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太廟、宗祀、大朝會則於殿上。塤、篪、笙、笛、簫、匏工并立於午陛之東西。太廟則於泰階之東西，宗祀則於兩階之間，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西。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敔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朝服，方心曲領、緋白大帶、金銅革帶、烏皮履。樂工黑介幘，執麾人平巾幘，并緋綉鸞衫、白絹夾袴、抹帶。大朝會同。

在丹墀香案的西邊。設置兩個笛、一個篪、兩個巢笙、兩個和笙，并排爲一列，在東邊的上位。塤一個，在笛的南邊。七星匏一個，九星匏一個，在巢笙的南邊。簫一個，在九星匏的西邊。鐘、磬、柷、敔、搏拊、琴、瑟的樂工分别坐在壇上。如果是太廟、宗祀、大朝會則在宫殿上。塤、篪、笙、笛、簫、匏的樂工并排站立在午陛的東邊和西邊。如果是太廟，則在泰階的東邊和西邊；如果是宗祀，則在兩個臺階之間；如果是大朝會，則在丹墀香案的東邊和西邊。樂正二人在鐘、磬的南邊，歌工四人在敔的東邊，都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的西邊，面向東邊。樂正身穿紫公服，大朝會的時候穿方心曲領的絳朝服，腰圍紅白大帶和金銅皮帶，脚穿黑皮鞋。樂工頭戴黑介幘，執麾的人頭戴平巾幘，均身穿紅色綉鸞衫、白絹夾褲，腰圍抹帶。與大朝會相同。

又上親祠宫架之制：景靈宫、宣德門、大朝會附。

議禮局又獻上皇帝親臨大祠登堂祭祀演奏音樂時宫架的體制：附皇帝親臨景靈宫、宣德門、大朝會登堂祭祀演奏音樂時宫架的體制。

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編磬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十二鎛鐘、特磬於編架内，各依月律。四方各鎛鐘三、特磬三。東方，鎛鐘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北，鎛鐘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鎛鐘間之。北方，鎛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景靈宫、天興殿鎛鐘、編鐘、編磬如每歲大祠宫架陳設。

四方各設置編鐘三個、編磬三個。在東邊，編鐘由北向南排開，用編磬把編鐘間隔開，面向東邊。在西邊，編磬由北向南排開，用編鐘把編磬間隔開，面向西邊。在南邊，編磬由西向東排開，用編鐘把編磬間隔開。在北邊，編鐘由西向東排開，用編磬把編鐘間隔開，都面向北邊。在編架裏設置十二個鎛鐘、特磬，分别依照十二律排列。四個方向各設置鎛鐘三個、特磬三個。在東邊，鎛鐘由北向南排開，用特磬把鎛鐘間隔開，面向東邊。在西邊，特磬由北向南排開，用鎛鐘把特磬間隔開，面向西邊。在南邊，特磬由西向東排開，用鎛鐘把特磬間隔開。在北邊，鎛鐘由西向東排開，用特磬把鎛鐘間隔開，都面向北邊。景靈宫、天興殿的鎛鐘、編鐘、編磬的陳設仿照每年大祠宫架的陳設。

植建鼓、鞞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應鼓在右。設柷、敔於北架内，柷一，在道東；敔一，在道西。設瑟五十二，朝會五十六，宣德門五十四。列爲四行：二行在

在四個角落竪立建鼓、鞞鼓、應鼓，建鼓在中，鞞鼓在左，應鼓在右。在北邊的宫架裏設置柷、敔，柷一個，在道東；敔一個，在道西。設置瑟五十二個，朝會時是五十六個，宣德門是五十四個。排列爲四行：兩行在柷的東邊，兩行在敔的

柷東，二行在敔西。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次，五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并分左右。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三，并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宣德門七弦、九弦各二十五，并左十有三，右十有二。次，巢笙二十有八，分左右。宣德門三十二。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間，左二、右一。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大朝會三十。次，竽二十；次，篪二十有八；宣德門三十六。朝會篪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次，塤一十有八；宣德門、朝會二十。次，笛二十有八，并分左右。宣德門笛三十六。朝會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地祇：靈鼓、靈鼗各二。太廟：路鼓、路鼗各二。大朝會晉鼓二。宣德門不設。并在三弦、五弦琴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

西邊。下面，一弦琴七個，左邊四個，右邊三個。下面，三弦琴十八個；宣德門是二十個。下面，五弦琴十八個，宣德門是二十個。各分左右。下面，七弦琴二十三個，下面，九弦琴二十三個，分別左邊各十二個，右邊各十一個。宣德門七弦琴、九弦琴各二十五個，分別左邊各十三個，右邊各十二個。下面，巢笙二十八個，分開左右。宣德門是三十二個。下面，匏笙三個，在巢笙之間，左邊兩個，右邊一個。下面，簫二十八個；宣德門、大朝會三十個。下面，竽二十個；下面，篪二十八個；宣德門三十六個。朝會時篪三十三個：左邊十七個，右邊十六個。下面，塤十八個；宣德門、朝會二十個。下面，笛二十八個，各分左右。宣德門笛三十六個。朝會三十三個：左邊十七個，右邊十六個。雷鼓、雷鼗各一個，在左邊；另外，雷鼓、雷鼗各一個，在右邊。在地祇：靈鼓、靈鼗各兩個。在太廟：路鼓、路鼗各兩個。大朝會時晉鼓兩個。宣德門不設置。并排放在三弦琴、五弦琴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個，在匏笙的中間，稍偏南北方向。

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門四十，朝會三十有六。次柷、敔，東西相向，列爲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右，北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右，東向。副樂正同樂正服，大朝會同樂正朝服。樂師緋公服，運譜綠公服，大朝會介幘、絳鞲衣、白絹抹帶。樂工執麾人并同登歌執麾人服。朝會同。

副樂正二人在柷、敔的前面，面向北。歌工三十二個，宣德門四十個，朝會三十六個。排在柷、敔之後，東西相向。排列爲四行，左右各兩行。樂師四人，在歌工的南邊和北邊，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左右，向北。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的右邊，向東。副樂正和樂正的服裝相同，大朝會時和樂正的朝服相同。樂師穿緋公服，運譜穿綠公服，大朝會時頭戴介幘，身穿深紅色的臂套，腰圍白絹抹帶。樂工執麾的人和登歌執麾的人服裝相同。與朝會相同。

又上親祠二舞之制：大朝會同。

議禮局又獻上皇帝親臨大祠登堂祭祀時兩種舞蹈的體制：與大朝會相同。

文舞六十四人，執籥翟；武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爲八佾。文舞分立於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纛在前，東西相向。舞色長二

文舞六十四人，手執籥翟；武舞六十四人，手執干戚。這兩種舞蹈都是八佾。跳文舞的人分別站在表的左右，左右各四佾。引領文舞的兩個人，手執纛站在前面，東西相向。舞色長兩個

人，在執纛之前，分東西。若武舞則在執旌之前。引武舞，執旌二人，鼗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鐃二人，持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鉦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於宫架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幞頭、抹額、紫綉袍。引二舞頭及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綉鸞衫、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引文舞頭及文舞郎并進賢冠、黄鸞衫、銀褐裙、緑褡襠、革帶、烏皮履；引武舞頭及武舞郎并平巾幘、緋鸞衫、黄畫甲身、紫褡襠、豹文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靴。引武舞人，武弁、緋綉鸞衫、抹額、紅錦臂鞲、白絹袴、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同。

人，在執纛人的前面，分列東西。如果是武舞，就在執旌人的前面。引領武舞的，執旌二人，執鼗二人，執雙鐸二人，執單鐸二人，執鐃二人，手拿金錞的四人，演奏金錞的二人，演奏鉦的二人，演奏相的二人，演奏雅的二人，分别站立在宫架的東西，向北，在北邊的上位，跳武舞的人在他們的後邊。舞色長頭戴幞頭、抹額，身穿紫綉袍。引領文舞、武舞的舞頭和舞郎，都戴紫平冕，身穿黑色綉鸞衫，腰圍金銅皮帶，脚穿黑皮鞋。大朝會時引領文舞的舞頭和舞郎都頭戴進賢冠，身穿黄鸞衫、銀褐裙、緑襠褲，腰繫皮帶，脚穿黑皮鞋；引領武舞的舞頭和舞郎都頭戴平巾幘，身穿紅色鸞衫，黄色圖案的甲胄，紫色襠褲，繪有豹紋的大開口長褲，腰圍起梁帶，脚穿黑皮靴。引領武舞的人，頭戴武弁，均身穿紅色綉鸞衫，頭纏抹額，臂上戴紅錦臂套，穿白絹褲，腰圍金銅皮帶，脚穿黑皮鞋。與大朝會相同。

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

議禮局又獻上皇帝親臨大祠、中祠登堂祭祀演奏音樂的樂制：

編鐘一，在東；編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編鐘之北，稍西；敔一，在編磬之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東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之東，太廟、别廟則於殿下泰階之東，明堂、祠廟則於東階之西。設笛一、篪一、塤一，爲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笛南；巢笙一，在篪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西亦如之，東上。太廟、别廟則於泰階之西，明堂、祠廟則於西階之東。鐘、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明堂、太廟、别廟於殿上，祠廟於堂上。塤、篪、笙、笛、簫工并立於午階東西。太廟、别廟於太階之東西，明堂、祠廟於兩階之間，若不用宫架，即登歌工人并坐。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敔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

編鐘一個，在東邊；編磬一個，在西邊，都向北。柷一個，在編鐘的北邊，偏西；敔一個，在編磬的北邊，偏東。搏拊兩個：一個在柷的北邊，一個在敔的北邊，都東西相向。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一個，瑟一個，在編鐘的南邊，在西邊的上位。編磬的南邊也是這樣，在東邊的上位。在壇下午階的東邊，太廟、别廟則是在宫殿下面泰階的東邊，明堂、祠廟則是在東階的西邊。設置笛一個，篪一個，塤一個，成爲一列，在西邊的上位。和笙一個，在笛的南邊；巢笙一個，在篪的南邊；簫一個，在塤的南邊。午階的西邊也是這樣，在東邊的上位。太廟、别廟則是在泰階的西邊，明堂、祠廟則是在西階的東邊。鐘、磬、柷、敔、搏拊、琴、瑟的樂工分别坐在壇上，明堂、太廟、别廟坐在殿上，祠廟坐在堂上。塤、篪、笙、笛、簫的樂工并排站立在午階的東邊和西邊。在太廟、别廟則是站立在太階的東邊和西邊，在明堂、祠廟則是站立在兩階之間，如果不用宫架，就與登堂演奏的樂工并排坐着。樂正二人在鐘、磬的南邊，歌工四人在敔的東邊，都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的西邊，向

之西，東向。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介幘，并緋綉鸞衫、白絹抹帶。三京帥府等每歲祭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宣王，用登歌樂，陳設樂器并同，每歲大、中祠登歌。

東。樂正穿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頭戴平巾幘，樂工頭戴黑介幘，同時身穿紅色綉鸞衫，腰圍白絹抹帶。三京帥府等部門每年祭祀社稷、風師、雨師、雷神和祭奠文宣王時，用登堂演奏時的音樂，陳設的樂器也與登堂演奏時的樂器相同，每年在大祠和中祠登堂演奏。

又上大祠宮架、二舞之制：

議禮局又獻上皇帝親臨大祠登堂祭祀演奏音樂時的宮架、二舞的體制：

四方各設鎛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一，編磬一。北方，應鐘起西，編鐘次之，黄鐘次之，編磬次之，大吕次之，皆北向。東方，太簇起北，編鐘次之，夾鐘次之，編磬次之，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吕起東，編鐘次之，蕤賓次之，編磬次之，林鐘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鐘次之，南吕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設十二特磬，各在鎛鐘之内。

四方各設置鎛鐘三個，分别依照十二律排列。編鐘一個，編磬一個。在北邊，應鐘由西向東排開，然後依次是編鐘、黄鐘、編磬、大吕，都向北。在東邊，太簇由北向南排開，然後依次是編鐘、夾鐘、編磬、姑洗，都向東。在南邊，仲吕由東向西排開，然後依次是編鐘、蕤賓、編磬、林鐘，都向北。在西邊，夷則由南向北排開，然後依次是編鐘、南吕、編磬、無射，都向西。分别在鎛鐘裏，設置十二個特磬。

植建鼓、鞞鼓、應鼓於四隅。設柷、敔於北架内，柷在左，敔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以靈鼓、靈鼗，太廟、别廟以路鼓、路鼗。分東西，在歌工之側。瑟二，在柷東。次，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二，各爲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簫、竽、篪、塤、笛各四，爲四列，在雷鼓之後；若地祇即在靈鼓後，太廟、别廟在路鼓後。晋鼓一，在笛之後，俱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南，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宫架西，北向。副樂正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及樂正平巾幘，服同登歌樂工。凡軒架之樂三面，其制，去宫架之南面；判架之樂二面，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之樂一面。文武二舞并同親祠，惟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綉袍、銀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

在四個角落竪立建鼓、鞞鼓、應鼓。在北邊的宫架裏設置柷、敔，柷在左，敔在右。雷鼓、雷鼗各兩個，在地祇用靈鼓、靈鼗，在太廟、别廟用路鼓、路鼗。分列東西，在歌工的旁邊。瑟兩個，在柷的東邊。下面，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兩個，分别排爲一列。敔的西邊也是這樣。巢笙、簫、竽、篪、塤、笛各四個，排爲四列，在雷鼓的後邊；如果是地祇就在靈鼓的後面，如果是太廟、别廟就在路鼓的後面。晋鼓一個，在笛的後邊，都向北。副樂正兩個人在柷、敔的北邊。歌工八個人，左右各四個人，在柷、敔的南邊，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宫架的西邊，向北。副樂正穿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和樂正頭戴平巾幘，服裝和登歌樂工相同。所有軒架的樂器有三個朝向，依照體制，離開宫架，面朝南；判架的樂器有兩個朝向，依照體制，又離開軒架，面向北；特架的樂器有一個朝向。文舞、武舞的服裝與皇帝親臨大祠登堂祭祀時文舞、武舞的服裝相同，衹有文舞、武舞的舞郎都戴紫平冕，穿皂綉袍和銀褐裙，腰圍白絹抹帶，

異。

詔并頒行。

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於殿庭，五聲既具，無沾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於是令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者，并令大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此。其宫、商、羽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方全。塤、篪、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大晟府畫圖疏説頒行，教坊、鈞容直、開封府各頒降二副。開封府用所頒樂器，明示依式造粥，教坊、鈞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今輒高下其聲，或别爲他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違者與聽者悉坐罪。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并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雍，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皂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

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剋，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爲相；若用商則刑，用宫則戰，故春禁宫、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宫爲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宫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爲

與皇帝親臨大祠登堂祭祀時的穿戴稍有不同。

皇帝下詔一并頒布執行。

五月，皇帝到崇政殿，親自考察宴樂，招集侍從以上的官員兩旁站立。下詔説："《大晟之樂》已經在郊廟祭祀時使用，但還没在宴會上使用。近來讓有關部門把《大晟樂》傳播到教坊，在殿庭上試用，五聲已經完備，没有煩亂浮躁的聲音，嘉許天下共同使用，可以把所進獻的音樂頒布天下，舊的音樂全部廢除。"

於是命令尚書省立法，新的徵、角兩個曲調的曲譜已經考察試用完成的，一并讓大晟府刊行，以後接續的曲譜，照此辦理。宫、商、羽調的曲譜依照舊的，新樂器的五聲、八音纔完備。塤、篪、匏、笙、石磬之類的樂器已經考察試行的，大晟府畫圖説明頒布執行。教坊、鈞容直儀仗樂隊、開封府各頒布兩副大晟府的圖畫説明。開封府用朝廷所頒布執行的樂器，明確表示是依照體式製造出來的，教坊、鈞容直及中外不得違背。現在動不動就改變音樂曲調的高低，有的改變成其他的曲調，有的改變增減樂器，以前淫靡的音樂，比如：打斷、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的樂曲和它們的曲名，都全部禁止，違者和聽者都要定罪。

八月，大晟府奏報，把雅樂中聲傳播到宴樂中使用，以前缺少的徵、角兩個樂調，以及没有土、石、匏三種樂器，現在的音樂都已經增加上了。皇帝下詔頒布天下。

九月，皇帝下詔："《大晟樂》頒布到太學、辟雍，讓學生們學習，他們戴的帽子用弁，穿的袍子用素紗、皂緣，紳帶，佩玉。"這是依照劉昺的樂制。

劉昺又上書説："五行的元氣相生相克，四時的禁令，不可不頒布於天下。盛德在木位，角聲就産生，得到羽調就會生成，把徵聲作爲相這種樂器的音調；如果用商調，就會發生刑獄，如果用宫調，就會發生戰爭，所以春天禁止用宫調和商調。盛德在火位，徵聲就産生，得到角調就會生成，把宫聲作爲相這種樂器的音調；如果用羽調，就會發生刑獄，如果用商調，就會發生戰

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宫而生，以羽爲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爲相；若用宫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宫、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淆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爲詔旨，淫哇之聲轉爲雅正，四時之禁亦右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争，所以夏天禁止用商調和羽調。盛德在土位，宫聲就産生，得到徵調就會生成，把商聲作爲相這種樂器的音調；如果用角調，就會發生刑獄，如果用羽調，就會發生戰争，所以夏末土運興作，應該禁止用角調和羽調。盛德在金位，商聲就産生，得到宫調就會生成，把羽聲作爲相這種樂器的音調；如果用徵調，就會發生刑獄，如果用角調，就會發生戰争，所以秋天禁止用徵調和角調。盛德在水位，羽聲就産生，得到商調就會生成，把角聲作爲相這種樂器的音調；如果用宫調，就會發生刑獄，如果用徵調，就會發生戰争，所以冬天禁止用宫調和徵調。這些都是夏、商、周三代所共同實行的，《禮記·月令篇》所記載的，是深入透徹的。製作音樂原本是用來引導和氣的，如果使用時失去適宜的方法，那麽反過來就會傷害和氣。那些淫亂的靡靡之音侵犯四時的元氣已經很久了。陛下親自寫下詔書，發布爲詔書旨令，把靡靡之音改爲雅正的音樂，四時的禁令也要尊崇所頒布的條令，與天地之氣協調就會達到純美，連續不絶，完成音樂的演奏。”皇帝下詔命令大晟府製成圖表頒布下達。

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宫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爲黄鐘宫，以夾鐘爲中吕宫，以夷則爲仙吕宫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律改定。”詔可。

四年正月，大晟府説：“宴會使用的音樂各種宫調大多不正，比如把無射宫調改成了黄鐘宫調，把夾鐘宫調改成了中吕宫調，把夷則宫調改成了仙吕宫調之類。又加上了越調、雙調、大食、小食，這些都是民間流傳的，現在依照十二律加以改正。”皇帝下詔許可。

六年，詔：“先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久不施用，其令略加磨礱，俾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又詔：“《大晟》雅樂，頃歲已命儒臣著樂書，獨宴樂未有紀述。其令大晟府編集八十四調并圖譜，令劉昺撰以爲《宴樂新書》。”

六年，皇帝下詔：“先帝曾經命令儒臣開始製造玉磬，收藏在樂府，很久没有使用，現在命令略加研磨，使它和樂律相配合。同時製造金鐘，專門在明堂上使用。”皇帝又下詔：“近幾年，《大晟》雅樂已經命令儒臣寫成樂書，衹有宴樂還没有記述。現在命令大晟府編集八十四調并製成圖譜，命令劉昺撰寫成《宴樂新書》。”

十月，臣僚乞以崇寧、大觀、政和所得珍瑞名數，分命儒臣作爲頌詩，協以新律，薦之郊廟，以告成功。詔送禮制局。

十月，大臣請求把崇寧、大觀、政和等年間得到的珍奇異寶及其名數，分别命令儒臣寫作頌詩，按照新的樂律譜成樂曲，祭獻郊廟，來告慰祖先本朝的功績。皇帝下詔把這個建議轉送禮制局。

七年二月，典樂裴宗元言："乞按習《虞書》賡載之歌，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關雎》、《麟趾》、《騶虞》、《鵲巢》、《鹿鳴》、《文王》、《清廟》之詩。"詔可。中書省言："高麗，賜雅樂，乞習教聲律、大晟府撰樂譜辭。"詔許教習，仍賜樂譜。

七年二月，典樂裴宗元說："請求考察演練《尚書》中的《賡載之歌》，夏朝的《五子之歌》，商朝的《那》，周朝的《關雎》、《麟趾》、《騶虞》、《鵲巢》、《鹿鳴》、《文王》、《清廟》的詩歌。"皇帝下詔許可。中書省說："賜給高麗雅樂，請求教他們演練聲律和大晟府撰寫的樂譜歌詞。"皇帝下詔准許傳授練習，而且賜給樂譜。

三月，議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則有羽無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有干無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乞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協古制。"

三月，議禮局說："按照先王的體制，舞蹈有大小，大的文舞用羽、籥；小的文舞則有羽而没有籥，叫做羽舞。大的武舞用干、戚；小的武舞則有干而没有戚，叫做干舞。武舞又有戈舞，而戈不用於大舞。現在武舞用戈配合干，没有用戚。請求武舞時用戚配合干，不用戈，希望符合古代的體制。"

又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然則鐘，大器也；鎛，小鐘也。以宫、商爲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鎛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爲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鎛。然後細大不逾，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鎛、鐘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鎛鐘，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爲一器，復於樂架編鐘、編磬之外，設鎛鐘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蓋鎛鐘猶之特磬，與編鐘、編磬相須爲用者也。編鐘、編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其陰聲六，以應吕。既應十二辰矣，復爲鎛鐘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宫架樂去十二鎛鐘，止設一大鐘爲鐘、一小鐘爲鎛、一大磬爲特磬，以爲衆聲所依。"詔可。

議禮局又說："伶州鳩說：'大鈞有鎛無鐘，聲音就很細小；細鈞有鐘無鎛，是爲了顯示它的聲音大。'然而鐘是大的樂器，鎛是小鐘。把宫、商作爲鈞，就叫做大鈞，它的聲音洪亮，所以用鎛來把它的聲音變小，因此不用鐘；把角、徵、羽作爲鈞，就叫做小鈞，它的聲音細小，所以用鐘來把它的聲音變大，因此不用鎛。這樣做以後，細小的聲音和大的聲音就不會互相混淆，聲音應和互相依靠，平和的聲音纔會表現出來。鎛、鐘這兩種樂器，它們的用處不同，所以周朝的人分别設立不同的官職來管理。後代的鎛鐘并不衹是不分大小，而且又把它們混成一種樂器，又在樂架的編鐘、編磬之外設置鎛鐘十二個，配合十二辰，這都不正確。鎛鐘和特磬一樣，是和編鐘、編磬相互依靠而發揮作用的。編鐘、編磬有六個陽聲，來配合六律；它有六個陰聲，來配合六吕。既然已經配合十二辰了，又用十二個鎛鐘來配合它，那麽在意義上就重復了。請求在宫架的樂器中去掉十二個鎛鐘，衹設置一個大鐘作爲鐘，一個小鐘作爲鎛，一個大磬作爲特磬，用來作爲各種樂器所依照的標準。"皇帝下詔准許。

四月，禮制局言："尊祖配天者，郊祀也；嚴父配天者，明堂也。所以

四月，禮制局說："用祖先配祭上天，是在郊外祭祀；用先父配祭上天，是在明堂。這樣做

來天神而禮之，其義一也。則明堂宜同郊祀，用禮天神六變之樂，其宫架赤紫，用雷鼓、雷鼗。又圜丘方澤，各有大樂宫架，自來明堂就用大慶殿大朝會宫架。今明堂肇建，欲行創置。"

是爲了招來天神而以禮相待，二者的意義是一樣的。那麽明堂的祭祀和郊祀就應該一樣，都用尊崇天神的六變的音樂。這種祭祀使用的宫架是赤紫色的，用雷鼓和雷鼗。另外在圜丘方澤，各有一個大樂宫架，既然來自明堂就用大慶殿的大朝會宫架。現在明堂剛剛開始創建，要統一建置。"

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運政治頒于天下。是月也，凡樂之聲，以應鐘爲宫、南吕爲商、林鐘爲角、仲吕爲閏徵、姑洗爲徵、太簇爲羽、黄鐘爲閏宫。既而中書省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若以左旋取之，如十月以應鐘爲宫，則南吕爲商、林鐘爲角、仲吕爲閏徵、姑洗爲徵、太簇爲羽、黄鐘爲閏宫；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應鐘爲宫，則當用大吕爲商、夾鐘爲角、仲吕爲閏徵、蕤賓爲徵、夷則爲羽、無射爲閏宫。明堂頒朔，用左旋取之，非是。欲以本月律爲宫，右旋取七均之法。"從之。仍改正詔書行下。自是而後，樂律隨月右旋：

十月，皇帝來到明堂的平朔左邊的偏室，開始把天象運行的情况和國家治理的措施頒布於天下。當月，凡是樂器的曲調，都把應鐘作爲宫調，把南吕作爲商調，把林鐘作爲角調，把仲吕作爲閏徵調，把姑洗作爲徵調，把太簇作爲羽調，把黄鐘作爲閏宫調。後來中書省説："五聲、六律、十二管循環作爲宫調，如果采用向左循環的方式的話，比如十月把應鐘作爲宫調，那麽南吕就是商調，林鐘就是角調，仲吕就是閏徵調，姑洗就是徵調，太簇就是羽調，黄鐘就是閏宫調；如果用向右循環的七均之法，比如十月把應鐘作爲宫調，那麽就應當把大吕作爲商調，把夾鐘作爲角調，把仲吕作爲閏徵調，把蕤賓作爲徵調，把夷則作爲羽調，把無射作爲閏宫調。在明堂頒布曆法的時候，采用向左循環的方式，不正確。打算用十二律作爲宫調的話，向右循環應該采取七均之法。"皇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於是修改以前的詔書并向下傳達。從此以後，樂律和曆法一樣向右循環：

仲冬之月，皇帝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授民時。樂以黄鐘爲宫、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閏徵、林鐘爲徵、南吕爲羽、應鐘爲閏宫。調以羽，使氣適平。

仲冬時節，皇帝來到明堂，面向南來接見百官，隨後離開明堂坐在平朔的偏室，向百姓宣布時節。音樂用黄鐘作爲宫調，太簇作爲商調，姑洗作爲角調，蕤賓作爲閏徵調，林鐘作爲徵調，南吕作爲羽調，應鐘作爲閏宫調。音調用羽調，使元氣適宜平和。

季冬之月，御明堂平朔右个。樂以大吕爲宫、夾鐘爲商、仲吕爲角、林鐘爲閏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黄鐘爲閏宫。客氣少陰火，調以羽，尚羽而抑徵。

季冬時節，皇帝來到明堂平朔右邊的偏室。音樂用大吕作爲宫調，夾鐘作爲商調，仲吕作爲角調，林鐘作爲閏徵調，夷則作爲徵調，無射作爲羽調，黄鐘作爲閏宫調。客氣中少了陰火，音調用羽調，崇尚羽調而壓抑徵調。

孟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太簇爲宫、姑洗爲商、

孟春時節，皇帝來到明堂青陽左邊的偏室。音樂用太簇作爲宫調，姑洗作爲商調，

蕤賓爲角、夷則爲閏徵、南吕爲徵、應鐘爲羽、大吕爲閏宫。客氣少陽相火，與歲運同，火氣太過，調宜羽，致其和。

蕤賓作爲角調，夷則作爲閏徵調，南吕作爲徵調，應鐘作爲羽調，大吕作爲閏宫調。客氣中少了陽相火，與歲星運行的氣運相同，火氣太盛，音調適合用羽調，達到平和的目的。

仲春之月，御明堂青陽。樂以夾鐘爲宫、仲吕爲商、林鐘爲角、南吕爲閏徵、無射爲徵、黄鐘爲羽、太簇爲閏宫。調以羽。

仲春時節，皇帝來到明堂青陽。音樂用夾鐘作爲宫調，仲吕作爲商調，林鐘作爲角調，南吕作爲閏徵調，無射作爲徵調，黄鐘作爲羽調，太蔟作爲閏宫調。音調用羽調。

季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右个。樂以姑洗爲宫、蕤賓爲商、夷則爲角、無射爲閏徵、應鐘爲徵、大吕爲羽、夾鐘爲閏宫。客氣陽明，尚徵以抑金。

季春時節，皇帝來到明堂青陽右邊的偏室。音樂用姑洗作爲宫調，蕤賓作爲商調，夷則作爲角調，無射作爲閏徵調，應鐘作爲徵調，大吕作爲羽調，夾鐘作爲閏宫調。客氣剛强，崇尚徵調而壓抑金調。

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樂以仲吕爲宫、林鐘爲商、南吕爲角、應鐘爲閏徵、黄鐘爲徵、太簇爲羽、姑洗爲閏宫。調宜尚徵。

孟夏時節，皇帝來到明堂左邊的偏室。音樂用仲吕作爲宫調，林鐘作爲商調，南吕作爲角調，應鐘作爲閏徵調，黄鐘作爲徵調，太蔟作爲羽調，姑洗作爲閏宫調。音調適宜崇尚徵調。

仲夏之月，御明堂。樂以蕤賓爲宫、夷則爲商、無射爲角、黄鐘爲閏徵、大吕爲徵、夾鐘爲羽、仲吕爲閏宫。客氣寒水，調宜尚宫以抑之。

仲夏時節，皇帝來到明堂。音樂用蕤賓作爲宫調，夷則作爲商調，無射作爲角調，黄鐘作爲閏徵調，大吕作爲徵調，夾鐘作爲羽調，仲吕作爲閏宫調。客氣屬陰，音調適宜崇尚宫調來抑制陰氣。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樂以林鐘爲宫、南吕爲商、應鐘爲角、大吕爲閏徵、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閏宫。調宜尚宫，以致其和。

季夏時節，皇帝來到明堂右邊的偏室。音樂用林鐘作爲宫調，南吕作爲商調，應鐘作爲角調，大吕作爲閏徵調，太蔟作爲徵調，姑洗作爲羽調，蕤賓作爲閏宫調。音調適宜崇尚宫調，來達到平和的目的。

孟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左个。樂以夷則爲宫、無射爲商、黄鐘爲角、太簇爲閏徵、夾鐘爲徵、仲吕爲羽、林鐘爲閏宫。調宜尚商。

孟秋時節，皇帝來到明堂總章左邊的偏室。音樂用夷則作爲宫調，無射作爲商調，黄鐘作爲角調，太蔟作爲閏徵調，夾鐘作爲徵調，仲吕作爲羽調，林鐘作爲閏宫調。音調適宜崇尚商調。

仲秋之月，御明堂總章。樂以南吕爲宫、應鐘爲商、大吕爲角、夾鐘爲閏徵、姑洗爲徵、蕤賓爲羽、夷則爲閏宫。調宜尚商。

仲秋時節，皇帝來到明堂總章。音樂用南吕作爲宫調，應鐘作爲商調，大吕作爲角調，夾鐘作爲閏徵調，姑洗作爲徵調，蕤賓作爲羽調，夷則作爲閏宫調。音調適宜崇尚商調。

季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右个。樂以無射爲宫、黄鐘爲商、太簇爲角、姑洗爲閏徵、仲吕爲徵、林鐘爲羽、南吕爲閏宫。調宜尚羽，以致其平。

閏月，御明堂，闔左扉。樂以其月之律。

十一月，知永興軍席旦言："太學、辟雍士人作樂，皆服士服，而外路諸生尚衣襴幞，望下有司考議，爲圖式以頒外郡。"

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黄鐘也，黄鐘即中聲，非别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閲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黄鐘爲正聲，又以一黄鐘爲中聲，則黄鐘君聲，不當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吕居黄鐘之次，陰吕也，臣聲也。今減黄鐘三分，則入大吕律矣，易其名爲黄鐘中聲，不唯紛更帝律，又以陰吕臣聲僭竊黄鐘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黄鐘爲正聲，易大吕爲中聲之黄鐘，是帝律所起，黄鐘常不用而大吕常用也。抑陽扶陰，退律進吕，爲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吕爲宫，則本律正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刊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攸又乞取已頒中聲樂在天下者。

季秋時節，皇帝來到明堂總章右邊的偏室。音樂用無射作爲宫調，黄鐘作爲商調，太蔟作爲角調，姑洗作爲閏徵調，仲吕作爲徵調，林鐘作爲羽調，南吕作爲閏宫調。音調適宜崇尚羽調，來達到平和的目的。

閏月，皇帝來到明堂，闕左門。音樂按照這個月份的樂律。

十一月，知永興軍席旦説："太學、辟雍由士人創作音樂，他們都穿士服，而外地的學生還戴着破頭巾，希望傳達有關部門考察商議，做成圖畫的樣式頒布到外郡。"

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説："九月二日，皇帝親自祭祀明堂，應該用大樂。根據《樂書》：'正聲得到正氣就采用它，中聲得到中氣就采用它。'從八月二十八日開始，已得到秋分的中氣，大饗之日應當用中聲的音樂。現在審慎研究古代的神瞽，考察中聲來確定音律，中聲叫做黄鐘，黄鐘就是中聲，并非另外有一個中氣的中聲。考察翻閲前代古籍，最初没有中、正這兩個樂律。如果把一個黄鐘作爲正聲，又把另一個黄鐘作爲中聲，那麽黄鐘的君聲不應當有兩個。何况用皇帝的手指作爲樂律的起始，均法定下來，大吕位置在黄鐘的後面，是陰吕，是臣子的聲音。現在减去黄鐘三分，就變成大吕律了，把它的名字改成黄鐘中聲，不祇是變更了皇帝的樂律，而且又用陰吕臣聲冒用剽竊黄鐘的名字。如果依照《樂書》所説的'正聲得到正氣就采用它，中聲得到中氣就采用它'，就是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常常不用正聲而用中聲。把黄鐘作爲正聲，改大吕爲中聲的黄鐘，這是從皇帝的樂律開始的，黄鐘常常不用而大吕常用。抑制陽氣而扶持陰氣，變律爲吕，危害如此之大，没有比這個更厲害的了。現在到明堂祭祀先祖，是因爲八月中氣還没有過去，而用中聲的樂律，把南吕作爲宫調，那麽本律正聲都不能干預。打算請求廢除中聲的樂律，一律遵守皇帝的樂律，衹用正聲，協調天人的關係，刊正謬誤，寫成《樂書》。"皇帝下詔許可。蔡攸又請求采用已在天下頒布的中聲樂。

宣和元年四月，攸上書：

奉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宫架，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

一，太、正、少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黄鐘、大吕、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爲一架。

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來討論，并依《律書》所載，止用五弦。弦大者爲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爲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其一、三、五、七、九弦，太、少樂内更不製造。

其三，太、正、少篴三等。謹按《周官》篴章之職，龡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篴，三孔，律吕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篴，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少三等，用爲樂本，設於衆管之前。

其四，太正少笛、塤、篪、簫各三等。舊制，簫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其四清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

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可闕數，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大晟樂書》

宣和元年四月，蔡攸上書説：

奉皇帝的詔書製造太、少兩個音律登堂演奏時使用的宫架，用於明堂，現在已逐漸安排妥當，請求上報大晟府的事情一共有八條：

一：鐘按太、正、少分爲三個等級。按照舊的體制，編鐘、編磬各十六枚，在應鐘之外，增加黄鐘、大吕、太族、夾鐘四個清聲。現在既然區分太、少，那麽四個清聲不應當兼用，衹把十二律的正聲分别作爲一個宫架。

二：琴按太、正、少分爲三個等級。按照舊的體制，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共五個等級。現在來討論，并依照《律書》所記載的，衹用五弦。弦大的作宫調，位置在中央，象徵君王。懸挂在右邊，其餘的按照大小順序依次排列，井然有序，把這個作爲太、正、少的體制，而十二律一個也没有遺漏。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在太、少樂律内的不再製造。

三：篴按太、正、少分爲三個等級。按照《周禮》篴章的分工，篴是用來吹奏以迎接寒暑的。王安石説："篴是三個孔，律吕從中産生，而這種樂器不在世上使用已經很久了。近來得到古篴，曾經用它來頒布執行。"現在根據《爾雅》所記載的，製造太、正、少三個等級的篴，用來作爲樂律的本原，放在各種管樂的前面。

四：笛、塤、篪、簫按太、正、少各分爲三個等級。按照舊的體制，簫十六個管，像鐘、磬的體制一樣，有四個清聲。現在既然分太、少，這四個清聲就不應當兼用，衹用十二管。

五：大晟匏有三種，一個叫七星匏、一個叫九星匏、一個叫閏餘，從經典中看不到。匏具備八音，這八音不可缺少，現在已經各自分爲太、正、少三個等級，而尤其是閏餘從經典中看不到，衹有《大晟樂書》

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黄鐘一清聲。黄鐘清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止用兩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

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黄鐘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并以正律林鐘爲宫，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黄鐘曲，則巢笙奏林鐘曲以應之，宫、徵相雜。器本宴樂，今依鐘磬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爲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用。

其七，柷、敔、晋鼓、鎛鐘、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行備設。

其八，登歌宫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乖戾。今欲乞罷而不用。

詔悉從之。

攸之弟絛曰：

初，漢津獻説，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爲九，爲黄鐘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爲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之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

劉昺之兄煒以曉樂律進，未

稱：“匏做成十三簧的原因，是用來象徵閏餘。十是由土生成的數，三是由木生成的數，木得到土纔能生長。”所以衹用黄鐘一個清聲。黄鐘清聲没有照應閏的道理，現在去掉閏餘匏，衹用兩種，而且改變七星匏、九星匏的名字，衹叫七管、九管。

六：舊的體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從黄鐘以下有十九管，這不是古代的體制。竽笙、和笙都用正律林鐘爲宫調，三個笙合奏，樂曲用兩個調，和笙演奏黄鐘曲調，那麽巢笙演奏林鐘曲調來應和它，宫調、徵調相互混雜。這種樂器本來是在宴會時演奏的，現在根據鐘磬的規定，裁減成十二管來對應十二律，成爲太、正、少三個等級，舊笙不再使用。

七：柷、敔、晋鼓、鎛鐘、特磬，雖然没有太、少的分别，但是用來開始、結束和應和的樂器，應該再加以設置。

八：登堂祭祀演奏時的宫架上有搏、拊兩種樂器，按照《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釋説：“或戛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記載大不相同。現在打算請求廢止不用。

皇帝下詔都采納了這個建議。

蔡攸的弟弟蔡絛説：

當初，魏漢津建議説，請求用皇帝的三指的三寸，三個三寸合在一起爲九寸，作爲黄鐘的音律。又把皇帝中指的周長作爲容盛，度量權衡都是從這裏産生的。他還説：“有太聲和少聲。‘太’就是清聲，就是陽，就是天道；‘少’就是濁聲，就是陰，就是地道；中聲處在中間，是人道。把三才之道合在一起，完備陰陽的奇數和偶數，然後四時的順序纔可以得到調和，萬物也纔能得到條理。”魏漢津的這個建議在當時被認爲是迂腐怪異。

劉昺的哥哥劉煒因爲通曉音律而被進

幾而卒。愣始主樂事，乃建白謂：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黄鐘八寸七分琯爲中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黄鐘九寸琯爲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中指，又不得徑圍爲容盛，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説者。

職，但早逝。劉愣開始主持音樂的事務，於是建議説：太、少不符合儒家的學説。把《太史公書》中的黄鐘八寸七分的琯作爲中聲，在初氣的時候上奏；把《班固書》中的黄鐘九寸的琯作爲正聲，在中氣的時候上奏。由於請求用皇帝的手指作音律的標準時衹用中指，而且又不能用中指的周長作爲容盛，所以以後凡是製作樂器，都不能作爲劑量的標準，樂工衹是隨樂律的不同來調整，這大概是因爲有不是魏漢津的本意的説法。

及政和末，明堂成，議欲爲布政調燮事，乃召武臣前知憲州任宗堯换朝奉大夫爲大晟府典樂。宗堯至，則言太、少之説本出於古人，雖王朴猶知之，而劉愣不用，乃自創黄鐘爲兩律。黄鐘，君也，不宜有兩。

到了政和年末，明堂建成，朝廷商議打算做調和陰陽的事，於是召見武臣前知憲州任宗堯從朝奉大夫調任爲大晟府典樂。任宗堯上任後，就説太、少的説法本來是出自古人，即使是王朴都知道，可劉愣不用，而且自行歸并黄鐘爲兩個音律。黄鐘象徵君王，不應該有兩個。

蔡攸方提舉大晟府，不喜佗人預樂。有士人田爲者，善琵琶，無行，攸乃奏爲大晟府典樂，遂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爲三黄鐘律矣。律與容盛又不翅數倍。黄鐘既四寸有半，則圜鐘幾不及二寸。諸器大小皆隨律，蓋但以器大者爲太，小者爲少。樂始成，試之于政事堂，執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布政，望鶴愈不至。

蔡攸剛剛掌管大晟府，不喜歡别人干涉音樂的事務。有一個叫田爲的士人，善於彈琵琶，但品行不好，蔡攸就上奏任命他爲大晟樂府典樂，這樣一來就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的琯，而衹用九寸的琯。以後製作一律，長一尺八寸，叫太聲；又製作一律，長四寸半，叫少聲。這就是三個黄鐘的音律。律與容盛又不止數倍。黄鐘既四寸有半，則圜鐘幾乎不到二寸。諸器大小都隨律，這衹是把大樂器作爲太，把小樂器作爲少。樂律做成後，在政事堂試用，主持政事的人心裏知道這樣不對，但是不敢説，衹好在明堂發布政事時使用，盼望鶴來，却怎麽也盼不來。

絛又曰："宴樂本雜用唐聲調，樂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愣止用所謂中聲八寸七分琯爲之，又作匏、笙、塤、篪，皆入夷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然其

蔡絛又説："宴會使用的音樂本來就夾雜唐朝的聲律曲調，樂器中多使用夷部，也是唐朝的樂律。徵、角這兩個聲調的均聲在隋、唐期間已經消失。政和初年，命令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大晟律的音樂比唐樂已經低了兩個樂律。然而劉愣衹用所謂的中聲八寸七分的琯做樂律，又製作匏、笙、塤、篪，都歸入夷部。至於《徵招》、《角招》，最終没有得到本來的均調，大概都是假

曲譜頗和美，故一時盛行於天下，然教坊樂工嫉之如仇。其後，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

藉它們來表現徵音。然而它的曲調非常和諧完美，所以在天下盛行一時，但是教坊的樂工對它十分嫉恨。這以後，蔡攸再次和教坊管事的樂工商量，又增加唐朝樂譜的徵、角兩個音調，然後再次命令教坊製作曲譜，做成後，還是不能推行，就廢止了。然而政和《徵招》、《角招》由此流行開了。"

二年八月，罷大晟府製造所并協律官。

二年八月，取消大晟府製造所并罷免協律官。

四年十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古鐘，大小九具，狀制奇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繪圖以聞。

四年十月，洪州奏報豐城縣百姓鋤地的時候發現古鐘，大小一共九種，形狀製作十分奇異，每個鐘上都有篆文，用《周禮·考工記》考證，這些古鐘的製作正好與古代的體制吻合。讓樂工敲擊這些古鐘，音律與無射律相符。繪製成圖來稟報。

七年十二月，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詔革弊事，廢諸局，於大晟府及教樂所、教坊額外人并罷。

七年十二月，金人毀約，分兵兩路入侵，皇帝下詔革除弊端，廢除各局，把大晟府和教樂所、教坊多餘的人一并罷免。

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架、樂舞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閏月體式、景陽鐘并虡、九鼎皆亡矣。

宋欽宗靖康二年，金人攻取汴京，所有的大樂軒架、樂舞圖、舜琴文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閏月體式、景陽鐘并虡、九鼎都丢失了。

宋史卷一百三十

志第八十三

樂(五)

高宗南渡，經營多難，其於稽古飾治之事，時靡遑暇。建炎元年，首詔有司曰："朕承祖宗遺澤，獲托臣民之上，扶顛持危，夙夜痛悼。況於聞樂以自爲樂，實增感于朕心。"二年，復下詔曰："朕方日極憂念，屏遠聲樂，不令過耳。承平典故，雖實廢名存，亦所不忍，悉從減罷。"是歲，始據光武舊禮，以建武二載創立郊祀，乃十一月壬寅祀天配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維揚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至就取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

高宗南逃渡江，治理國家困難很多，對於考證古代典章整治禮儀一類事，没有閑暇顧及。建炎元年，首次下詔書給官員説："我繼承祖宗留下的恩澤，能够位居臣民之上，扶持國家的危難，終日爲國事痛心。如果把聽音樂作爲自己的娱樂，其實會增添我傷感的心情。"二年，又下詔書説："我正在終日憂愁挂念，遠離聲樂，不讓音樂過耳。歷代相承的典章，雖然實際荒廢僅存虚名，也是令人不忍心的，一切减省。"這一年，開始依據東漢光武帝時的舊禮，東漢建武二年創立了郊祀禮，於是十一月壬寅祭祀上天配祭祖先，命令東京把大樂、登堂奏歌所用的器物送到祭祀的所在地，前往維揚江都築祭壇行事。凡儀仗隊、樂舞一類，大多不完備，巡夜警戒的金屬樂器和鼓，就從中軍取來，姑且供一時之用。

紹興元年，始饗明堂。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毁散。太常卿蘇遲等言："國朝大禮作樂，依儀合於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設宫架。今親祠登歌樂器尚闕，宣和添用簫色，未及頒降，州郡無從可以創製，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

紹興元年，開始在明堂舉行合祭禮儀。當時剛剛進駐會稽，而渡江時過去的樂器又都毁壞散失。太常卿蘇遲等人進言説："朝廷大禮奏樂，依照禮儀應在祭壇宫殿上設登歌，祭壇殿堂下設四面挂樂器的架子。如今皇帝親自祭祀登堂奏歌的樂器還不足，宣和年間添用簫的音色，没來得及頒布，州郡創製無所依從，應當暫用望祭禮儀的制度，衹設登堂奏歌，用四十七名樂工。"於是尋訪以前的樂工，來預備所需的人數。

四年，再饗，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

紹興四年，又一次舉行合祭禮，國子丞王普説："據《書·舜典》，命令夔説：'詩表明志向，歌唱出語言，聲調依據唱詞，音律和諧聲音。'

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于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鍾，堂下之樂；大呂，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黃鍾；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并奏黃鍾之樂，於義未當。”尋皆如普議。

大概古人作詩以後就唱詩，然後按聲調協和成曲。從歷代到本朝，正規的音樂都是先寫樂章然後譜曲。崇寧以後，纔先製譜，後填詞，於是歌詞與韵律不諧調，而且與通俗音樂没有了差别。請求再用古代制度。另外據《周禮》，奏黃鐘、唱大呂來祭祀天神。黃鐘是堂下的音樂；大呂是堂上的音樂。郊祀禮，皇帝的神位牌在階下，因此還位的音樂應當奏黃鐘；明堂祭祀神位牌在東階上，還位時應唱大呂。如今明堂祭依禮不下堂，却因襲了郊祀還位的儀式，并奏黃鐘的音樂，與古制不符。”不久都按照王普的議論去做。

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宫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爲務，而禮樂之事寖以興矣。

在這之前，皇帝曾因當時器物難於齊備，在儀禮方面有所從簡，命令官員酌情增減，務必要簡單儉省。仍暫且依從元年的先例，令把登殿奏歌的樂器來替代殿下設四面樂器架，那些押樂、舉旗的官員以及樂工的器物服飾等，减省了很多。後來國家逐步安定，主要工作成了保境安民，因而禮樂這類事漸漸興盛了。

十年，太常卿蘇攜言：“將來明堂行禮，除登歌大樂已備，見闕宫架、樂舞，諸路州軍先有頒降登歌大樂，乞行搜訪應用。”丞周執羔言：“大樂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將下任道，係前大晟府二舞色長，深知舞儀，宜令赴寺教習。”卿陳桷言：“前期五使，例合按閲，仍詔應侍祠執事朝臣，并作樂教習。”禮儀博士周林復言：“神位席地陳設，至尊親行酌獻，堂上下皆地坐作樂，而鍾磬工乃設木小榻，當教習日，使立以考擊，庶革循習簡陋之弊。”

十年，太常卿蘇攜説：“將來明堂舉行禮儀，除登堂奏歌的大樂已具備，還缺四面設置的樂器架、樂舞，各路州、軍先前曾頒布過登堂奏歌的大樂，請求搜訪應用。”丞周執羔説：“大樂兼用文武兩種舞蹈，如今殿前司將手下的任道，是先前大晟府文武二舞的領隊，非常瞭解舞蹈儀禮，應當命令他到官署中來任教。”卿陳桷説：“前期設置的五使，體制符合典章，仍應下詔令應侍祠主事的官員，一同撰寫音樂，教導樂工。”禮儀博士周林又説：“神位陳設在地上席子上，皇帝親自行酒奉獻，殿堂上下都坐在地上奏樂，而鐘磬工却設了木製小榻，在教練的日子，讓他們站立敲擊，以革除一直以來延用的簡陋的弊病。”

初，上居諒闇，臣僚有請罷明堂行禮奏樂、受胙等事，上諭禮官詳定。太常寺檢照景德、熙豐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宫并合用樂，其鹵簿、鼓吹及樓前宫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每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即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大

起初，皇帝服喪，官員中有人請求停止明堂行禮奏樂、接受福佑等事，皇帝命令禮官詳細規定。太常寺檢察對照景德、熙寧、元豐年親自主持郊祀的典故，除郊廟、景靈宫合并用樂，其餘儀仗、鼓吹及樓前樂架、諸軍音樂，都備在那裏而不用。每處警戒場地，衹用金鉦、鼓角而已，也就是没有去除奏樂、接受福佑的文字。大饗禮

饗爲民祈福，爲上帝、宗廟而作樂，禮不敢以卑廢尊。《書》“斂五福，錫庶民”，况熙寧禮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樂備舞，祥祉來臻”，是也。於是詔遵行之。

是爲民求福，爲上帝、宗廟而奏樂，禮制不能用卑下廢除尊貴。《書》“斂五福，賜百姓”，況且熙寧年間的禮儀尤其可以考證，那時的赦文中有“六樂備舞，吉祥到來”的辭句。於是下詔書遵照施行。

其後，禮部侍郎施坰奏：“禮經蕃樂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昨内外暫止用樂，今徽考大事既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宫，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

這之後，禮部侍郎施坰上奏：“《周禮》説停止舉樂是表示荒廢政治，大概是要在短時間内表示貶損抑制。過去宫内外暫停用樂，如今徽宗父親的大事已經辦完，慈寧宫主人又已經得到奉養，在一定時節進行祝壽，按理應當舉樂，完全如同舊有的制度。”禮部不久説：“皇帝的祖母回宫，國家大慶，四方來祝賀。自今年冬至、元旦舉行朝賀禮，依照宋朝舊例，應當設全套儀仗并同時使用樂舞等，這樣纔能表明天子的尊貴，舊有的典章不至於廢棄。”皇帝下詔書，等來年再舉行。

十有三年，郊祀，詔以祐陵深弓劍之藏，長樂遂晨昏之養，昭答神天，就臨安行在所修建圜壇。於是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宫架樂辦一料外，登歌樂依在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鍾、磬各一架；柷、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弦各二；瑟四；笛四；塤、篪、簫并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麾幡一。宫架則用編鍾、編磬各十二架；柷、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簫并一十四；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竽笙十；塤一十二；篪一十八；笛二十；晋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從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西、荆湖南北，括取舊管大樂，上于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增修雅飾，而樂器寖備矣。其樂工，詔依太常寺所請，選擇行止畏謹之人，合登歌、宫架凡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宫貴

十三年，舉行郊祀禮，皇帝下詔書説要在祐陵寄托對先帝的哀思，在長樂宫了却奉養父母的心願，表明對神天的恭敬，在臨安這個臨時宫殿修建圜壇。於是有關官員説：“大禮安排設置準備音樂，架設四面的樂器架準備一套外，登殿奏歌的音樂依照在京城夏祭的先例，應當用兩套。所用的樂器，登殿奏歌就用編鐘、磬各一架；柷、敔兩個；搏拊、鼓兩個；琴五種，一、三、五、七、九弦的各兩把；瑟四個；笛四個；塤、篪、簫各兩個；巢笙、和笙各四個；加上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個；麾幡一個。四面設立的樂器架則用編鐘、編磬各十二架；柷、敔兩個；琴五種音色，各十把；瑟二十六個；巢笙及簫共十四個；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個；竽笙十個；塤十二個；篪十八個；笛二十個；晋鼓一個；建鼓四個；麾幡一個。”於是讓太常向南到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到廣東、廣西、荆湖南北，搜求舊有樂器，北上至行都，有缺少的就令軍器所製造，增添修整裝飾，於是樂器漸漸齊備了。至於樂工，詔令依照太常寺的請求，挑選行爲舉止謹慎的人，總計登堂奏歌、四面設置樂架共用四百四十人，同一天分别去太社、太稷、九宫敬神。每處祭典分别用樂正兩人，執色

神。每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計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番充。其二舞引頭二十四人，皆召募補之。樂工、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給。其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及諸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於是樂工漸集。

樂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處祭典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共用一百二十八人，就用文舞輪流充任。文武二舞引頭二十四人，都招募補足。樂工、舞師比照在京城的舊例，分三等付酬。其中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起排練；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及衆多樂工等人，自八月一日起排練。於是樂工逐漸會集。

十四年，太常寺言：“將來大禮，見闕玉磬十六枚。其所定聲律，係於玉分厚薄，取聲高下。正聲凡十有二，黃鍾厚八分，進而爲大吕、太簇、夾鍾、姑洗、仲吕、蕤賓、林鍾、夷則、南吕、無射、應鍾，每律增一分，至應鍾一寸九分而止；清聲夾鍾厚二寸三分，退而爲太簇、大吕、黃鍾，共四清聲，各减一分，至黃鍾二寸而止。”乃下之四川茶馬司，寬數增分，市易以供用。太常博士張晟又言：“大樂所用武舞之飾，以干配刀，《周禮·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先儒謂‘授以朱干、玉戚’，《郊特牲》‘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乃從所請，仿《三禮圖》，令造玉戚，以配舞干。

十四年，太常寺說：“將要到來的大禮，還缺十六枚玉磬。玉磬定聲律的關鍵，在於玉有厚薄之分，决定聲音的高下。標準的音階一共有十二個，黃鐘厚八分，進而爲大吕、太蔟、夾鐘、姑洗、仲吕、蕤賓、林鐘、夷則、南吕、無射、應鐘，每個音階增厚一分，到應鐘止於一寸九分；清聲夾鐘厚二寸三分，依次减薄爲太蔟、大吕、黃鐘，共四個清聲，各减一分，到黃鐘止於二寸。”於是就交付給四川茶馬司，說明厚度與增减的比例，到市場上置備以供使用。太常博士張晟又說：“大樂所用的武舞的飾物，用長矛配刀，《周禮·司兵》說‘祭祀時，授予舞蹈者兵器’，先代儒生說‘授給他們紅色長矛與玉斧’，《郊特牲》說“執紅色長矛、玉斧，穿禮服來表演武舞’。”於是依從了他的請求，仿照《三禮圖》，命令製作玉斧，來和舞長矛相配。

是歲，始上徽宗徽號，特製《顯安之樂》。至於奉皇太后册寶于慈寧宮，樂用《聖安》；皇后受册寶于穆清殿，樂用《坤安》：亦皆先後參次而舉。《顯安》以無射、夾鍾爲宫，《周·大司樂》饗先王，奏無射而歌夾鍾，“夾鍾之六五，上生無射之上九。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無射，陽律之終，夾鍾實爲之合，蓋取其相親合而萃祖考之精神于假廟也。《聖安》純用大吕，《坤安》純用中吕。大吕，陰律之首，崇

這一年，開始爲徽宗上尊號，特製《顯安之樂》。至於在慈寧宮册封皇太后，音樂用《聖安》；在穆清殿册封皇后，音樂用《坤安》：也都是依先後次第不同而確定音樂。《顯安》用無射、夾鐘爲宫調，《周禮·大司樂》：祭先王，奏樂的音律用無射，唱歌的音律用夾鐘。《周禮》的疏說：“夾鐘代表的卦爻是六五，上生無射的卦爻上九。夾鐘，象徵十二地支中卯的氣象，建於二月，而太陽的所在位置在降婁星宿；無射象徵戌的氣象，建於九月，而太陽的所在位置在大火星宿。”無射是陽律的終了，夾鐘其實正與它匹配，大概是取相親相合從而在江南的宗廟中匯聚祖先的精神。《聖安》祇用大吕，《坤安》祇用中吕。

母儀也；中呂，陰律之次，明婦順也。

明年，正旦朝會，始陳樂舞，公卿奉觴獻壽。據元豐朝會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乃奏瑞曲，惟吹笙而餘樂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仍奏瑞曲，而上下之樂交作。今悉仿舊典，首奏《和安》，次奏《嘉木成文》、《滄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樂專以太簇爲宫。太簇之律，生氣湊達萬物，於三統爲人正，於四時爲孟春，故元會用之。

時給事中段拂等討論景鍾制度，按《大晟樂書》："黄鍾者，樂所自出，而景鍾又黄鍾之本，故爲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齋宫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既至，聲闋，衆樂乃作。祀事既畢，升輦又擊之。蓋天者，群物之祖，今以樂之祖感之，則天之百神可得而禮。音韵清越，拱以九龍，立于宫架之中，以爲君圍；環以四清聲鍾、磬、鎛鍾、特磬，以爲臣圍；編鍾、編磬以爲民圍。内設寶鍾球玉，外爲龍虡鳳琴。景鍾之高九尺，其數九九，實高八尺一寸。垂則爲鍾，仰則爲鼎。鼎之大，中於九斛，退藏實八斛有一焉。"内出皇祐大樂中黍尺，參以太常舊藏黄鍾律編鍾，高適九寸，正相吻合，遂遵用黍尺製造。

鍾成，命左僕射秦檜爲之銘。其文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樂以暢天地之化，以和神人。維兹景鍾，首出衆樂，天子專用禋祀，謹拜手稽首而獻銘。其銘曰：'德純懿兮舜、文

大吕是陰律之首，以此表示推崇母親的典範；中吕是陰律中的第二位，表示婦道的順從。

第二年，元旦朝會，開始安排樂舞，公卿舉杯祝壽。根據元豐朝會的音樂：第一杯酒，登殿之歌奏《和安之曲》，堂上的音樂隨着歌曲奏響；第二杯，笙進入，吹奏吉祥曲，衹吹笙而别的樂器不演奏；第三杯，奏吉祥曲，堂上唱歌，堂下吹笙，唱一遍吹一遍相互間隔；第四杯，合奏仍表演吉祥曲，堂上下的音樂交相呼應。如今完全仿照舊有典章，先奏《和安》，再依次奏《嘉木成文》、《滄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這些音樂都以太簇爲宫調。太簇的音律，活力通達萬物，在天地人三統中表示人之正氣，在春夏秋冬四季中表示初春，因此元旦朝會用它。

當時給事中段拂等人討論景鐘的制度，根據《大晟樂書》："黄鐘是音樂的出發點，而景鐘又是黄鐘的來源，因此是音樂之祖，衹有天子在郊祀上帝時用它，從齋宫到祭壇時就擊景鐘，用來召集最大的陽氣。到祭壇後，聲音終止，其他音樂奏響。祭禮完畢，天子上車時又擊景鐘。大概是因爲天是萬物之祖，如今用音樂之祖感召它，那麽天上的百神可以接受人間的敬意。景鐘的音韵清澈遠揚，用九條龍拱衛，立在四面環繞的樂架之中，表示國君的區域；環繞景鐘的是四清聲鐘、磬、鎛鐘、特磬，表示臣的區域；編鐘、編磬表示百姓的區域。内設寶鐘美玉，外面是龍飾鐘架鳳飾琴。景鐘高九尺，這個尺寸來自九乘九，所以實高八尺一寸。垂着是鐘，仰着是鼎。鼎的大小，容九斛，實際容量是八斛一斗。"宫内有皇祐年間大樂中黍尺，參照太常舊藏黄鐘律編鐘，高度正好是九寸，正相吻合，於是遵照黍尺的長度製造。

鐘造成，命令左僕射秦檜爲鐘作銘文。銘文説："宋朝紹興十六年，振興國家的天子憑藉他關愛生靈的美德，已經使天下安定，於是作樂來通達天地造化，來使人神和諧。這個景鐘，由它引導出衆樂，天子專門用來祭祀，我恭敬地行大禮并獻上銘文。銘文是：'純美的品德繼承了舜

繼。躋壽域兮孰内外? 薦上帝兮偉玆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旋又命禮局造鎛鍾四十有八、編磬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及添製編鍾等，命軍器所造建鼓八、雷鼓二、晋鼓一、雷鼗二、柷敔各四。尋製金鍾、玉磬二架。

初，元豐本虞庭鳴球及晋賀循采玉造磬之義，命榮咨道肇造玉磬。元祐親祠，嘗一用之，久藏樂府。至政和加以磨礱，俾協音律，并造金鍾，專用於明堂。蓋堂上之樂，歌鍾居左，歌磬居右。金玉禀氣於乾，純精至貴，故鍾必以金，磬必以玉，始備金聲玉振之全，此中興所以繼作也。於是帝諭輔臣，以鍾磬音律，其餘皆和，惟黄鍾、大吕猶未應律，宜熟加考究。詔禮官以鑄造鎛鍾，更須詳審，令聲和而律應，乃可奉祀。命太常前期按閲，仍用皇祐進呈雅樂禮例。皇帝御射殿，召宰執、侍從、臺諫、寺監、館閣及武臣刺史以上，閲視新造景鍾及禮器。皇帝即御坐，撞景鍾，用正旦朝會三曲，奏宫架之樂，其製造官推恩有差。添置景鍾樂正一、鎛鍾樂工十有二，特磬樂工亦如之。次降下古制銅錞一，增造其二；古銅鐃一，增造其六。改造登歌夷則律玉磬，降到長笛二十有四，並付太常寺掌之，專俟大禮施用。

既而刑部郎官許興古奏："比歲休祥協應，靈芝産於廟楹，瑞麥秀於留都。昔乾德六年，嘗詔和峴作《瑞木》、《馴象》及《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願依典故，製爲樂章，登諸郊廟。"詔從其請，命學士沈虚中作歌曲，以薦于太廟、圜丘、明堂。尋又内出御製郊祀大禮天

與周文王。跨入太平盛世還分内外嗎? 用這樣宏大的樂器向上帝行禮。聲氣相應一同久久注視。留傳給子孫萬代。'"不久又命令禮局造鎛鐘四十八個、編磬一百八十七個、特磬四十八個，以及增添製造編鐘等，命令軍器所製造建鼓八面、雷鼓兩面、晋鼓一面、雷鼗兩面、柷敔各四個。不久又製造金鐘、玉磬兩架。

起初，元豐年間根據虞庭擊響玉磬及晋賀循采玉造磬的故事，命令榮咨道開始造玉磬。元祐年間皇帝親自祭祀，曾用過一次，後來長期收藏在樂府。到政和年間進一步打磨，使之與音律和諧，并製造金鐘，專門在明堂使用。大概明堂上的音樂，奏鐘在左邊，奏磬在右邊。金玉禀承的上天之氣在乾，極其精細高貴，因此鐘一定要以金製造，磬一定要用玉製造，這樣纔能使金聲玉振的説法完備，這也就是復興後繼續製造的原因。於是皇帝告諭大臣，鐘磬的音律，都已經和諧了，衹有黄鐘、大吕還不能與音律相應，應該認真地研究。下詔書命令禮官鑄造鎛鐘，更要精審，讓聲音相和音律相應，然後纔能用於祭祀。命令太常前期審視，仍然用皇祐年間進呈的雅樂禮儀制度。皇帝親臨行射禮的宫殿，召集宰執、侍從、臺諫、寺監、館閣以及武臣刺史以上官員，檢閲新造的景鐘及禮器。皇帝就座，撞景鐘，用元旦朝會時的三首曲子，演奏宫架的音樂，那些製造官受到了不同的恩惠。添置景鐘樂正一人、鎛鐘樂工十二人，特磬樂工增添人數也相同。依次降下古製銅錞一個，增造兩個；古銅鐃一個，增造六個。改造登殿奏歌時音律是夷則的玉磬，降到長笛二十四，并交付太常寺掌握，專等到大禮時使用。

後來刑部郎官許興古上奏："近年吉兆相應，靈芝長在了宗廟柱子上，瑞麥在舊都開花。過去乾德六年，曾下詔書讓和峴作《瑞木》、《馴象》及《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殿時奏歌。希望依照典故，編寫樂章，在郊祀與宗廟中使用。"詔書依從了他的請求，命令學士沈虚中作歌曲，在太廟、圜丘、明堂的祭禮中使用。不久宫内又傳出皇帝親自編寫的郊祀大禮天地、宗

地、宗廟樂章，及詔宰執、學士院、兩省官删修郊祀大禮樂章，付太常肄習。

廟的樂章，并詔令宰執、學士院、兩省官員删改修訂郊祀大禮樂章，交太常排練。

天子親祀南郊，圜鍾爲宫，三奏，樂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饗明堂，夾鍾爲宫，三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佑文化俗》、《威功睿德之舞》。前二日，朝獻景靈宫，圜鍾爲宫，三奏，凡六成，所奏樂與南郊同，歌《興安》，用《發祥流慶》、《降真觀德之舞》。前一日，朝饗太廟，黄鍾爲宫，三奏，樂凡九成，歌《興安》，所用文武二舞與南郊同。僖祖廟用《基命之樂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宗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廟樂舞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端慶》，皆以無射宫奏之。

天子親自在南郊祭祀，用圓鐘定宫調，奏三下，音樂共重復六遍，唱《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在明堂祭祀，用夾鐘定宫調，奏三下，音樂共重復九遍，唱《誠安》，用《佑文化俗》、《威功睿德之舞》。前兩天，在景靈宫朝獻，用圓鐘定宫調，奏三下，音樂共重復六遍，所奏的音樂與在南郊祭祀時的相同，唱《興安》，用《發祥流慶》、《降真觀德之舞》。前一天，在太廟行朝饗禮，用黄鐘定宫調，奏三下，音樂共重復九次，唱《興安》，所用的文武兩種舞與在南郊的相同。在僖祖廟用《基命之樂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宗廟的樂舞是《熙文》、《美成》，英宗、神宗廟的樂舞是《治隆》、《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的樂舞是《重光》、《承元》、《端慶》，都用無射爲宫調奏樂。

每歲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饗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鍾爲宫，樂奏六成，與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臨嘉至》《神娭錫羡之舞》。祀地祇者二：夏至祀皇地祇，樂奏八成，乃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舞》；立冬後祀神州地祇，樂奏八成，歌《寧安》，與祀皇地祇同名而異曲，用《廣生儲祐》、《厚載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其歌《大安》，其樂舞則與歲祀昊天同。三年一祫及時饗太廟，九成之樂、《興安之歌》，與大禮前事朝饗同，而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寧安》，八成之樂，與歲祀地祇同。至於親製贊宣聖及七

每年祭祀昊天上帝的儀式共四次：正月上旬的辛日祈求豐年，初夏祭祀求雨，秋末在明堂祭獻，冬至日在圓丘祭天。用圓鐘定宫調，音樂重復奏六次，與南郊祭祀相同，用《景安之歌》、《帝臨嘉至》《神娭錫羡之舞》。祭祀地神的儀式有兩次：夏至祭皇地祇，音樂重復奏八次，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舞》；立冬後祭神州地祇，音樂重復奏八次，唱《寧安》，與祭皇地祇的歌同名但曲子不一様，用《廣生儲祐》、《厚載凝福之舞》。初春上旬辛日祭祀感生帝，唱《大安》，樂舞則與每年祭祀昊天相同。三年一次的祖先合祭以及根據歲時在太廟進行祭獻，音樂重復奏九遍，唱《興安之歌》，與大禮前進行的朝饗禮相同，而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舞》。大祭土神、穀神唱《寧安》，音樂重復奏八遍，與每年祭祀地神相同。至於皇帝親製贊頌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以此來推廣崇敬儒學輔

十二弟子，以廣崇儒右文之聲；親視學，行酌獻，定釋奠爲大祀，用《凝安》，九成之樂。郡邑行事，則樂止三成。他如親饗先農、親祀高禖，則敞壇壝、奏樂舞，按習於同文館、法惠寺。親耕籍田，則據宣和舊制，陳設大樂，而引呈耒耜、護衛耕根車、儀仗鼓吹至以二千人爲率。先農樂用《靜安》；高禖樂用《景安》；皇帝親行三推禮，樂用《乾安》。其補苴軼典、蒐講彌文者至矣。先朝凡雅樂皆以“安”名，中興一遵用之。

助文治的聲勢；親自視察學校，行酌獻禮，確定祭祀先聖先師，是大型祭禮，唱《凝安》，音樂重復奏九遍。郡邑一級的祭禮，則衹奏三遍音樂。其他如親自向先農祭獻、親自祭祀禖神求子，則開設祭壇，奏樂舞，依照在同文館、法惠寺的演練。皇帝親自在籍田中耕地，就依照宣和年舊制度，陳設大樂，而牽引呈上耒耜、護衛耕根車、儀仗樂隊大至在兩千人左右。祭先農音樂用《靜安》；祭禖神用《景安》；皇帝親自行耕地三推禮，音樂用《乾安》。那些補充散失的典章制度、搜求講解久遠文字的人都到來了。先朝的正式音樂都用“安”命名，中興時完全遵照使用。

南郊樂，其宮圜鍾；明堂樂，其宮夾鍾。圜鍾即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實爲天帝之堂，故爲天宮。祭地祇，其宮函鍾，即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爲坤位，而天社、地神實在東井、輿鬼之外，故爲地宮。饗宗廟，其宮用黄鍾。黄鍾生於虚、危之氣，虚、危爲宗廟，故爲人宮。此三者，各用其聲類求之。然天宮取律之相次：圜鍾爲陰聲第五，陰將極而陽生，故取黄鍾爲角。黄鍾，陽聲之首也。太簇，陽聲之第二，故太簇爲徵。姑洗，陽聲之第三，故姑洗爲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乃取其相次者以爲聲。地宮取律之相生：函鍾上生太簇，故太簇爲角；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故南吕爲徵，姑洗爲羽。地道資生而不窮，乃取其相生者以爲聲。人宮取律之相合：黄鍾子，大吕丑，故黄鍾爲宮、大吕爲角，子合丑也；太簇寅，應鍾亥，故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親，乃取其合者以爲聲。周之降天神、出地示、禮人鬼，樂之綱要實在於此。獨商聲置而不用，蓋商聲剛而主殺，實

南郊祭祀的音樂，宮調用圜鐘；明堂的音樂，宮調用夾鐘。圜鐘就是夾鐘。夾鐘的氣息來自心、房兩個星宿，實際是天帝的殿堂，因此叫天宮。祭地神，宮調用函鐘，也就是林鐘。林鐘的氣息出於未，未是坤位，而天社、地神實際在東井、輿鬼兩個星宿之外，因此叫地宮。宗廟饗獻，宮調用黄鐘，黄鐘的氣息出自虚、危兩個星宿，虚、危代表宗廟，因此是人宮。這三宮，是各用它們的聲類來推求的。然而天宮依據的是音律的次第：圜鐘是陰聲的第五，陰到了極點就産生了陽聲，因此取黄鐘作爲角。黄鐘是陽聲的首位。太蔟，是陽聲的第二位，因此太蔟作爲徵。姑洗，是陽聲的第三位，因此姑洗作爲羽。天道有自然的秩序，於是根據次第確定音階。地宮依據的是音律的相互生成：函鐘上生太蔟，因此太蔟的音階是角；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因此南吕是徵，姑洗是羽。大地的規律是産生萬物而無窮盡，於是依據相互生成來確定音階。人宮依據的是音律的相合：黄鐘代表子位，大吕代表丑位，因此黄鐘的音階是宮、大吕是角，子與丑相合；太蔟代表寅位，應鐘代表亥位，因此太蔟是徵、應鐘是羽，寅與亥相合。人際關係因合而相親，於是依據相合來確定音階。周代音樂的綱要實際就是在於使天神下凡、使地神露面、使人鬼受到禮遇。惟獨商聲有而不用，大概因爲商聲剛强而有殺氣，實在是鬼神所畏懼的。音樂重

鬼神之所畏也。樂奏六成者，即仿周之六變，八成、九成亦如之。

文武二舞皆用八佾。國初，始改《崇德之舞》曰《文德》，改《象成之舞》曰《武功》。其《發祥流慶》、《降真觀德》則祥符所製，以薦獻聖祖；其《佑文化俗》、《威功睿德》則皇祐所製，以奉明禋。其祀帝，有司行事，以《帝臨嘉至》、《神娭錫羡》，與夫獻太廟以《孝熙昭德》、《禮洽儲祥》，則製於元豐。其《廣生儲祐》、《厚載凝福》以祀方澤，則製於宣和。至紹興祀皇地祇，易以《儲靈錫慶》、《嚴恭將事》，而用宣和所製舞以分祀神州地祇，轉相緝熙，樂舞寖備。至中興而賡續裁定，實集其成。中祀而下，多有樂而無舞，則在《禮》"凡小祭祀不興舞"之義也。

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教坊日下蠲罷，各令自便。"蓋建炎以來，畏天敬祖，虔恭祀事，雖禮樂煥然一新，然其始終常以天下爲憂，而未嘗以位爲樂，有足稱者。

孝宗初踐大位，立班設仗于紫宸殿，備陳雅樂。禮官尋請車駕親行朝饗，用登歌、金玉大樂及綵繪宫架、樂舞，仗内鼓吹，以欽宗喪制不用。迨安穆皇后祔廟，禮部侍郎黄中首言："國朝故事，神主升祔，係用鼓吹導引，前至太廟，乃用樂舞行事。宗廟薦享雖可用樂，鼓吹施於道路，情所未安，請備而不作。"續下給、舍詳議，謂："薦享宗廟，爲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則别廟不嫌於用樂。今祔廟之禮爲安穆而行，豈可與薦享同日語？將來祔禮，謁祖宗諸室，當用樂舞；至别廟奉安，宜停而不用。蓋用樂於前殿，是不以欽宗而廢祖宗之禮；停樂於别廟，是安穆爲欽宗喪禮

復奏六遍，是效仿周朝的六變，奏八遍、九遍也是這個道理。

文武兩種舞蹈都用六十四人的樂舞行列。立國之初，開始把《崇德之舞》改名爲《文德》，把《象成之舞》改名爲《武功》。《發祥流慶》、《降真觀德》是祥符年間編製的，用來奉獻給聖祖；《佑文化俗》、《威功睿德》是皇祐年間編製的，用來祭天。祭祀天帝，官員主持儀式時用的《帝臨嘉至》、《神娭錫羡》，和進獻太廟時用的《孝熙昭德》、《禮洽儲祥》，則是在元豐年間編製的。《廣生儲祐》、《厚載凝福》用來祭祀四方山澤，是宣和年間編製的。到紹興年間祭祀皇地神，改用《儲靈錫慶》、《嚴恭將事》，而用宣和年間所編製的舞去分别祭祀四方地神，繼承光大，樂舞逐漸完備。到國家復興而延續審定，實在是集中了以往的成就。中等規模的祭祀，有音樂而没有樂舞，這是依據了《周禮》中"凡小祭祀不用樂舞"的説法。

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書："教坊即刻免除，其中人員自謀去處。"大概因爲建炎年以來，敬畏天神祖先，虔誠恭敬地對待祭祀的事情，雖然禮樂煥然一新，但皇帝始終常以天下爲憂，而從來没有以皇位爲樂，有足以稱贊的地方。

孝宗初登皇位，在紫宸殿設立儀仗，完備地陳設雅樂。禮官不久請求皇帝親自主持朝饗禮，用登歌、金玉大樂及彩繪樂器架、樂舞，儀仗中用吹奏樂，因爲欽宗喪事制度而没有采用。等到安穆皇后在宗廟祔祭，禮部侍郎黄中首先提出："根據我朝先例，神靈牌位祔祭於宗廟，應用吹奏樂引導，前往太廟後，用樂舞參與儀事。宗廟進獻雖然可以用音樂，但在道路上吹奏，在情理上不妥，請求準備而不用。"接着下交給事中舍人詳細議論，認爲："在宗廟舉行薦享禮，是爲了祖宗，爲了大事要包容小事，所以在别廟用音樂并無大礙。如今祔祭宗廟的禮儀是爲了安穆皇后舉行的，怎能和薦享禮同日而語？將來行祔祭禮，拜見各祖宗的神位，應當用樂舞；到别廟供奉，應停而不用。在前殿用音樂，是不因爲欽宗而荒廢了祖宗的禮儀；在别廟停用音樂，是安穆

而屈也。如此，則於禮順，於義允。”遂俞其請。既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尊無二上，其於用樂，無復有嫌。然用之享廟行禮之日則可，而用於今日之祔則不可。蓋祔禮爲安穆而設，則其所用樂是爲安穆而用，雖曰停於別廟，而爲祔后用樂之名猶在也。孰若前後殿樂俱不作爲無可議哉?”詔從之。

皇后爲了欽宗喪禮而委屈。這樣，在禮儀上纔順暢，在道義上纔公允。”於是同意了這一請求。後來右正言周操進言：“在宗廟的前殿，没有比祖宗更尊貴的，在用音樂方面，没有什麽可顧慮的。然而在宗廟行薦享禮時可以用，而在今日祔祭禮上就不妥。因爲祔祭禮是爲安穆皇后設的，那麽所用的音樂也是爲安穆而用，雖説在別廟停用，但爲了祔祭而用樂的名目還在。哪比得上在前後殿都不用音樂更無可厚非呢?”下詔書依從了他。

隆興元年天申節，率群臣詣德壽宫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黄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況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

隆興元年天申節，率領群臣去德壽宫祝壽，議論的人認爲欽宗的喪服已除去，應當用樂。事情交付禮曹，黄中又上奏説：“臣侍奉國君，如同兒子侍奉父親。《春秋》説：賊寇没有討伐，史書不記載安葬，以表明做臣的責任。何況欽宗確實没有安葬，怎麽可以這麽快就用樂呢?”事情於是被擱置。

乾道改元，始郊見天地。太常洪适奏：“聖上踐阼，務崇儉德，郊丘講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沿樂，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且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者，竽工、鼓員不應經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爲數甚夥，其鹵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一，惟是肄習尚逾三月之淹。夫驅游手之人撰金擊石，安能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虚費，總爲緡錢，近二巨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

乾道改用年號，開始在郊外拜見天地。太常洪适上奏：“聖上登皇位，務必要崇尚儉約的美德，在郊外舉行儀式，惟一目的是把誠意交給神明。我認爲古今音樂不相沿襲，金石八音進入不了俗人的耳朵，全國很少有人熟悉這一技藝，而聽起來古樂就困倦想睡，衹是由於古樂常用於祭天地宗廟。過去，吹竽者、擊鼓者有人不能應和經法，孔光、何武曾在漢代上奏罷免他們，前代史書肯定這一作法。如今樂工人數很多，其中儀仗隊的六引、前後的鼓吹，官吏已經奏明，下詔書削減三分之一，衹是練習的時間還是超過了三個月之久。驅趕那些平民百姓去演奏金石音樂，怎能完全符合音律，使鳳凰展示儀容使祥獸起舞呢?而每日的供給白白耗費，會總爲錢幣，將近二萬萬。如果進行裁減，用一個月教習，自然可以應和音律節拍，不至於誤事。”於是下詔書命令郊祀樂工，練習一個月。

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節奏樂工、登歌宫架樂工、引舞舞工，其分詣社稷及別廟，并番輪應奉，更不添置。”尋以禮官裁減壇下宫架二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人，瑟十二

太常寺又説：“郊祀應用的節奏樂工、登歌宫架樂工、引舞樂工，分别派往社稷壇及別廟，輪流應付供奉，不再增添。”不久由禮官裁減壇下宫架二百零七人，減省了十分之一；琴師二十人，瑟師十二人，各省了一半；笙、簫、笛可減

人，各省其半；笙、簫、笛可省者十有八人；篪、塤可省者十人。其分詣給祠凡一百十四，止用八十人。鍾、磬凡四十八架，止設三十有二人，其宫架鍾、磬仍舊。排殿閣慢樂色量省人數，悉報如章。

省的有十八個人；篪、塤可減省十人。分派到宗祠的共一百一十四人，祇用八十人。鐘、磬共四十八架，祇設置三十二人，其中宫架鐘磬仍舊。排列殿堂樂隊時減少樂器種類，減省樂工人數，都像奏章所説的那樣上報。

禮部郎官蕭國梁又言："議禮者嘗援紹興指揮，時饗亞獻既入太室，即引終獻行事，雖便於有司侍祠，免至跛倚，而其流將至於簡。宗廟用之郊饗，尤爲非宜。蓋有獻必有樂，卒爵而後樂闋。今亞、終獻樂舞雖同，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終，不可亂也。若使之相繼行事，雜然於酌獻之間，則其爲樂舞者，不知亞獻之樂耶，終獻之樂耶?"詔從其請訂定。

禮部郎官蕭國梁又説："議論禮儀的人曾援引紹興年間的制度，時祭第二次舉杯進入太廟的中室後，就按照第三次舉杯時的禮節行事，這樣雖然便於官員侍奉祭禮，避免出現偏差，而其影響將導致簡約。宗廟以此行郊祀禮，尤其不合適。有進爵必定有音樂，最後一次進爵後音樂終止。如今第二次、第三次進爵樂舞雖然相同，然而行禮有開始，禮成有終了，不能雜亂。如果使樂舞一曲接着一曲，混雜於斟酒與進獻之間，那麽表演樂舞的人，就分不出是第二次進爵的音樂，還是第三次進爵的音樂。"詔書依從了他的請求進行修訂。

淳熙六年，始舉明堂禋禮，命五使按雅樂并嚴更、警場于貢院，奉詔將樂器依堂上、堂下儀制排設，五使及應赴官僚從旁立觀按閲，仍聽往來察視。時大禮使趙雄言："前例，閲樂至皇帝詣飲福位一曲，即五使以下皆立，而每閲奠玉幣及酌獻等樂，皆坐自如，於禮未盡，不當襲用前例。"故有是詔。

淳熙六年，開始行明堂禋禮，命令五使按雅樂與巡夜、警場鼓樂在貢院布置，奉詔書把樂器按堂上、堂下的儀式制度排設，五使及相關官吏在旁邊站立審察，并聽取往來官吏視察後的意見。當時大禮使趙雄説："先前的慣例，檢閲音樂到皇帝到福位飲酒一曲時，五使以下官員都起立，而在檢閲奠玉幣及斟酒進獻時的音樂時，都隨便坐着，在禮節上不盡情理，不該沿用先前的慣例。"因此有這一内容的詔書。

既而禮官討論，自紹興以來，凡五饗明堂，禮畢還輦，并未經用樂，即無作樂節次可考。乃參酌禮例，成禮稱賀及肆赦用樂導駕，并用皇祐大饗典故施行。其南郊、明堂儀注，實述紹興成憲，又命有司兼酌元豐、大觀舊典，爲後世法程。其用樂作止之節，粲然可觀：

這之後禮官討論，自從紹興年間以來，在明堂共五次祭祀，禮儀結束後車駕回宫，都未曾用音樂，也就没有奏樂的篇章次第可供參考。於是參照禮儀慣例斟酌，完成禮儀祝賀及赦免罪人時用音樂引導車駕，并用皇祐年間大饗禮的典故施行。至於南郊祭祀、明堂祭祀的禮儀，實際上是依據紹興年間現成的規定，又命令官吏兼顧元豐、大觀年間的舊典章，爲後世制定法規程式。祭典用樂起止的規範，莊重可觀：

前三日，太常設登歌樂於壇上，稍南，北向，設宫架於壇南内壝之外，立舞表於酇綴之間。明堂登歌設

前三天，太常在祭壇上設登歌樂，位置稍微靠南，面向北，在祭壇南内墻的外邊設置四圍的樂架，在酇綴之間設立舞表。明堂登歌設於堂上前

於堂上前楹間，宫架設於庭中。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於壇上樂虡西北，一於宫架西北。押樂官位二：太常丞於登歌樂虡北，太常卿於宫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及丞入行樂架，協律郎展視樂器。

祀之日，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鍾，降輿入大次，景鍾止。明堂不用景鍾。服大裘衮冕，自正門入，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工鼓柷，宫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儀安》。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明堂至阼階下，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而後作，偃麾而後止。禮儀使奏請行事，宫架作《景安之樂》。明堂作《誠安》。

文舞進，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執大圭再拜，内侍進御匜帨，宫架樂作，帨手畢，樂止。禮儀使前導升壇，宫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明堂并升自阼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鎮安》。奠鎮圭、奠玉幣于上帝，樂止。詣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儀。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明堂降自阼階。宫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奉俎官入正門，宫架《豐安之樂》作，明堂作《禧安》。跪，奠俎訖，樂止。内侍以御匜帨進，宫架樂作，帨手拭爵，樂止。禮儀使導升壇，宫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明堂無升壇。登歌《禧安之樂》作，明堂作《慶安》。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樂止。讀册，皇帝再拜。每詣神位并如之。禮儀使導

楹柱之間，四面合圍的樂架設在庭中。前一天，設置兩名協律郎位：一名在祭壇上樂架的西北，一名在宫架的西北。設押樂官二人：太常丞在登歌樂器的北面，太常卿在宫架的北面。視察祭品的晚上，押樂太常卿及太常丞檢查樂器，協律郎展視樂器。

祭祀那一天，樂正率領樂工、文武兩隊舞者依次進入。皇帝乘車，從青城齋殿出發，樂正撞擊景鐘，皇帝下車進入大帳篷，景鐘停止。明堂不用景鐘。皇帝穿戴上大裘衮冕，從正門進入，協律郎下跪，俯首，舉旗，音樂開始。樂工擊柷，宫架奏起《乾安之樂》，凡上下、行止都奏樂。明堂奏《儀安》。皇帝到午階牌位，面向西站立，協律郎收旗敲敔，音樂停止。明堂祭祀到阼階下，音樂停止。所有的音樂，都是協律郎舉旗而後開始，收旗然後停止。禮儀使奏請儀式開始，宫架奏《景安之樂》。明堂祭奏《誠安》。

文舞開始，左丞相等上祭壇，到神位前，音樂奏起，奏到六成停止。皇帝手執大圭拜兩拜，内侍奉上御用洗手器皿和擦手巾，宫架樂器奏響，擦完手，音樂停止。禮儀使在前面引導皇帝登祭壇，宫架音樂奏響，到壇下，音樂停止。從午階登壇，明堂祭都從阼階往上走。登歌樂奏響，到壇上，音樂停止。登歌《嘉安之樂》開始奏響，明堂祭祀到堂上奏《鎮安》。進獻鎮圭、進獻玉幣給上帝，音樂停止。到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儀式與上述一樣。禮儀使引導皇帝回神位牌，登歌樂奏響，下臺階，音樂停止。明堂祭從阼階下來。宫架樂奏響，到牌位，音樂停止。奏俎官從正門進來，宫架樂器奏起《豐安之樂》，明堂祭奏《禧安》。下跪，進獻放置祭品的几案後，音樂停止。内侍拿着洗手器皿與手巾上前，宫架音樂奏響，擦手擦酒具，音樂停止。禮儀使引導皇帝登祭壇，宫架音樂奏響，到午階，音樂停止。從午階登壇，登歌樂奏起，到壇上，音樂停止。明堂祭不用登祭壇。登歌樂奏起《禧安之樂》，明堂祭奏《慶安》。到神位前，三次祭酒，站立片刻，音樂停止。宣讀祭文，皇帝拜兩拜。每次到

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樂止。

神位前儀式都一樣。禮儀使引導皇帝回牌位，登歌樂奏響，下臺階，音樂停止。宮架樂奏響，到牌位，音樂停止。奏請皇帝回到小帳篷，宮架樂奏響，進入小帳篷，音樂停止。

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作《穆安》。舞者立定，樂止。亞獻，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皇太子爲亞獻，作《穆安》。三祭酒，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詣飲福位，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明堂作《胙安》。飲福，禮畢，樂止。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明堂不降階。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明堂作《歆安》。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明堂作《誠安》。詣望燎、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燎無瘞。燎、瘞畢，還大次，宮架《乾安之樂》作，明堂作《憇安》。至大次，樂止。皇帝乘大輦出大次，樂正撞景鍾，明堂不用景鍾。鼓吹振作，降輦還齋殿，景鍾止。百官、宗室班賀于端誠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導引，至麗正門，大樂正令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明堂就賀于紫宸殿，不奏《采茨》。乃御麗正門肆赦。

武舞開始，宮架奏《正安之樂》，明堂祭奏《穆安》。跳舞的人立定，音樂停止。第二次進爵，登祭壇，到敬祖先酒的地方，面向西站立，宮架奏《正安之樂》。明堂祭由皇太子第二次進爵，奏《穆安》。第三次進酒，按次第獻酒如同上述儀式，音樂停止。最後一次進酒也一樣。奏請到祈福的位置，宮架奏起音樂，到午階，音樂停止。從午階登祭壇，登歌樂奏響，將要到位置，音樂停止。登歌奏《禧安之樂》，明堂祭奏《胙安》。敬酒祈福，禮節完畢，音樂停止。禮儀使引導皇帝回牌位，登歌樂奏起，下臺階，音樂停止。宮架樂奏響，到達牌位，音樂停止，明堂祭不下臺階。撤除祭祀用的食器，登歌奏《熙安之樂》，明堂祭奏《歆安》。送神，宮架奏《景安之樂》，奏十分之一即停止。明堂祭奏《誠安》。去觀看燃柴祭天、葬物祭地的位置，宮架樂奏起，到了位置，音樂停止。明堂祭有燃柴無葬物。燃柴葬物完畢，回大帳篷，宮架奏起《乾安之樂》，明堂祭奏《憇安》。到了大帳篷，音樂停止。皇帝坐大車出大帳篷，樂正撞擊景鐘，明堂祭不用景鐘。鼓樂齊鳴，下車回齋殿，景鐘停止。百官、宗室列隊在端誠殿慶賀，奏請皇帝出發，軍樂引導，到麗正門，大樂正下令奏《采茨之樂》，入門，音樂停止。明堂祭在紫宸殿慶賀，不奏《采茨》。於是皇帝在麗正門寬赦罪人。

前期，太常設宮架樂于門之前，設鉦鼓于其西，皇帝升門至御閣，大樂正令撞黄鍾之鍾，右五鍾皆應，《乾安之樂》作，升御坐，樂止。金鷄立，太常擊鼓，囚集，鼓聲止。宣制畢，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皇帝還御幄，樂止。乘輦降門，作樂，導引至文德殿，降輦，樂止。

在這之前，太常在門前設置宮架樂，在門西邊設鉦鼓，皇帝登門到御閣，大樂正下令撞黄鐘那口鐘，右邊五口鐘都響應，《乾安之樂》奏響，皇帝登上御座，音樂停止。立起金鷄，太常擊鼓，囚犯集合，鼓聲停止。宣布赦令完畢，大樂正下令撞蕤賓那口鐘，左邊五口鐘都響應，皇帝回到帳篷，音樂停止。乘車出門，奏樂，引導皇帝到文德殿，下車，音樂停止。

按大禮用樂，凡三十有四色：歌

按大禮用樂，共有三十四種事物：一歌，二

色一，笛色二，塤色三，篪色四，笙色五，簫色六，編鍾七，編磬八，鎛鍾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柷、敔十三，搏拊十四，晉鼓十五，建鼓十六，鞞、應鼓十七，雷鼓祀天神用。十八，雷鼗鼓同上。一十九，靈鼓祭地祇用。二十，靈鼗鼓同上。二十一，路鼓饗宗廟用。二十二，路鼗鼓同上。二十三，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單鼗鼓二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鉦二十八，金錞二十九，單鐸三十，雙鐸三十一，鐃鐸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國樂之用尤大者，故具載于篇。

笛，三塤，四篪，五笙，六簫，七編鐘，八編磬，九鎛鐘，十特磬，十一琴，十二瑟，十三柷、敔，十四搏拊，十五晉鼓，十六建鼓，十七鞞、應鼓，十八雷鼓，祭祀天神用。十九雷鼗鼓，同上。二十靈鼓，祭地神用。二十一靈鼗鼓，同上。二十二路鼓，祭宗廟用。二十三路鼗鼓，同上。二十四雅鼓，二十五相鼓，二十六單鼗鼓，二十七旌纛，二十八金鉦，二十九金錞，三十單鐸，三十一雙鐸，三十二鐃鐸，三十三奏坐，三十四麾幡。這些是國樂中最大的規格，因此完備地記載在文章中。

初，紹興崇建皇儲，詔有司備禮册命，然在欽宗恤制，未及製樂。乾道初元，詔立皇太子，命禮部、太常寺討論舊禮以聞。受册日，陳黄麾仗于大慶殿，設宫架樂于殿庭，皇帝升御坐，作《乾安之樂》，升，用黄鍾宫，降，用蕤賓宫。皇太子入殿門，作《明安之樂》，受册出殿門亦如之，皆用應鍾宫。至七年，易應鍾而奏以姑洗。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觀所協之律。有虞典樂教胄子，自天子之元子皆以樂爲教，所以養其性情之正，蕩滌邪穢，消融查滓而和順於道德，則陳金石雅奏，以重元良。册拜宜仿古誼，式昭盛禮。繇唐季世，儲貳罕定，國家益多故而禮廢樂闕。至于建隆定樂，雖詔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始册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册，宜奏《正安之樂》。"百年曠典，至是舉行，中外胥悦。至天禧册命，禮儀院復奏改《正安之樂》。乾道之用《明安》，實祖述天禧，而以姑洗爲宫，則唐東宫軒垂奏樂舊貫云。

當初，紹興年間設立皇儲，下詔書命令官吏準備禮儀册命，然在欽宗喪事期間，没來得及準備音樂。乾道元年，下詔書立皇太子，命令禮部、太常寺討論舊禮報告。受册命那天，在大慶殿陳設黄麾仗，在殿庭設宫架樂器，皇帝登上御座，奏《乾安之樂》，上去，用黄鐘宫調，下來，用蕤賓宫調。皇太子入殿門，奏《明安之樂》，受册命出殿門也一樣，都用應鐘宫調。到七年，用姑洗來代替應鐘。古代時，太子出生時太師吹管來測度他的聲音，觀察與太子聲音和諧的音律。有虞讓主管音樂的官員教育宗室後代，自天子的長子開始都把音樂作爲教育内容，用來培養端正的性情，蕩滌邪穢，消融私欲而與道德和順，因此陳設金石雅樂，是要推崇大善。册命應當仿效古代的意旨，表明盛大的禮儀。自從唐代末世，皇儲很少穩定，國家變故增多而禮樂荒廢。至於建隆年修定樂禮，雖然下詔命令在皇太子出入時奏《良安》，至道年首次册封皇太子時，官員説："太子受册封，應奏《正安之樂》。"百年難逢的盛典，從這時開始舉行，中外都歡悦。到天禧年册命，禮儀院又上奏要求改變《正安之樂》。乾道年用《明安》樂，其實用的是天禧年舊例，而以姑洗爲宫調，則是唐代太子宫奏樂的舊例。

孝宗素恭儉，每賀正使赴宴作

孝宗一向奉行儉樸，每逢賀正使赴宴奏樂，

樂，多遇上辛齋禁，有司條治平用樂典故以進。及生辰，使上壽，適親郊散齋，樞密副使陳俊卿請以禮諭北使，毋用樂。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人，然後用之，庶存事天之誠。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勿用。"宰相葉顒、魏杞方主用樂之議，以爲樂奏於紫宸，乃使客之禮。俊卿獨奏曰："適奉詔旨，仰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彼初未嘗必欲用樂，而我乃望風希意，自爲失禮以徇之，他日輕侮，何所不至?"尋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猶爲北使權用。"後三年，賀使當朝辭，復值散齋，上乃諭館伴以决意去樂及議所以處之者，如使人必以作樂爲言，則移茶酒就驛管領，遂有更不用樂之詔。

常遇上上旬辛日的齋禁，官員向皇帝陳述治平年間使用音樂的舊典。皇帝生日時，使者祝壽，正趕上皇帝親自去郊外行祭父母前的齋禮，樞密副使陳俊卿請求按禮儀告諭北方使節，不要用音樂。不得已，就在祝壽那天設樂，然後皇帝宣旨停止奏樂，等到宴請使者，再用音樂，這樣差不多可以保存事奉上天的誠意。皇帝同意了他的奏章，而且說："宴會殿堂上雖奉上御酒，也不飲用。"宰相葉顒、魏杞開始主張用樂的議論，認爲在紫宸奏樂，纔符合接待使者的禮節。俊卿一人上奏說："適逢接到詔書，見識到皇帝的學識高明，超過古代帝王很多。他們起初并非一定要用音樂，而我們看到一星半點就揣測古人的意思，自以爲失禮而曲從他們，以後他們輕視侮辱我們，有什麼不會做的呢?"不久下詔書："垂拱年間祝壽停止使用音樂，正殿仍然爲了北方使節暫且使用。"此後三年，前來祝賀的使者應在朝廷上辭行，又正趕上祭父母前的齋禮，皇帝於是告訴客舍陪伴人員自己决心去除音樂，并議論了如何處置此事，如果使者堅持要求奏樂，就把茶酒移到驛館讓那裏負責，於是就有了進一步表示不用音樂的詔書。

其後因雨澤愆期，分禱天地、宗廟，精修雩祀。按禮，大雩，帝用盛樂。而唐開元祈雨雩壇，謂之特祀，乃不以樂薦。於是太常朱時敏言："《通典》載雩禮用舞僮歌《雲漢》，晋蔡謨議謂：'《雲漢》之詩，興於宣王，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乞用舞僮六十四人，衣玄衣，歌《雲漢》之詩。"詔亟從之。

這之後因爲雨水遲遲不來，分別向天地、宗廟禱告，隆重舉行祈雨的祭祀。按照禮制，大規模的祈雨祭祀，皇帝用盛大的音樂。然而唐朝開元年間祈雨祭壇，叫作特祀，却不用音樂。於是太常朱時敏說："《通典》記載祈雨祭祀用舞童歌唱《雲漢》，晋代蔡謨議論說：'《雲漢》這首詩，是在宣王時流行的，唱詩的人要表達的是修德防災，以調和陰陽的意思。'請求用舞童六十四人，穿黑色衣服，唱《雲漢》這首詩。"詔書很快依從了他。

淳熙二年，詔以上皇加上尊號，立春日行慶壽禮。有司尋言："乾道加尊號，用宫架三十六，樂工共一百一十三人。今來加號慶壽，事體尤重，合依大禮例，用四十八架，樂正、樂工用一百八十八人，庶得禮樂明備。"仍令分就太常寺、貢院前五

淳熙二年，詔書說要爲太上皇加尊號，立春那天舉行祝壽禮。官員不久進言："乾道年加尊號，用三十六架宫架樂器，樂工共一百一十三人。如今加尊號慶壽辰，事情尤其重大，應依照大禮的慣例，用四十八架，樂正、樂工用一百八十八人，這樣差不多可以使得禮樂明確完備。"仍舊命令分別去太常寺、貢院進行前五天的練

日教習。前期，太常設宮架之樂于大慶殿，協律郎位於宮架西北，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北向；皇太子及文武百僚，并位於宮架之北，東西相向，又設宮架于德壽殿門外，協律郎、太常卿位如之。及發册寶日，儀仗、鼓吹列于大慶殿門，樂正、師二人以次入。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協律郎入，就位，奏中嚴外辦訖，禮儀使奏請皇帝恭行發册寶之禮，太常卿導册寶，《正安之樂》作。中書令奉寶、侍中奉册進行，《禮安之樂》作。發寶册畢，鼓吹振作，儀衛等以次從行。皇帝自祥曦殿輦至德壽宮行禮，册寶入殿門，作《正安之樂》。上皇出宮，作《乾安之樂》；升御坐，奉上册寶，作《聖安之樂》；降御坐，作《乾安之樂》。太后册寶進行，用《正安》；出閤升坐，用《坤安》；降坐入閤，復作《坤安之樂》。禮部尚書趙雄等言："國朝舊制，車駕出，奏樂。今慶典之行，亘古未有，自非禮儀詳備，無以副中外歡愉之心。請慶壽行禮日，聖駕往還并用樂及簪花。"詔從之。既而太常又言："郊禋禮成，宜進胙慈闈，行上壽飲酒禮。所有上壽合辦仙樓仍用樂，其樂人照天申節禮例。"凡上詣德壽宮，或恭請上皇游幸，或至南內，或上皇命同宴游，或時序賞適、過宮侍宴，或聖節張樂、珥花、奉玉巵爲上皇壽，率從容竟日，隆養至樂，備極情文。

習。慶典前，太常在大慶殿設置宮架樂，協律郎在宮架西北，面向東；押樂太常卿在宮架北面，面向北；皇太子及文武百官，都在宮架北面，東西相向，又在德壽殿門外設置宮架，協律郎、太常卿位置如上。到發册書寶璽那天，儀仗、鼓吹樂隊在大慶殿門前列隊，樂正、樂師二人依次進門。司儀引導押樂太常卿、協律郎進門，就位，奏報宮禁内外戒嚴準備工作完畢，禮儀使奏請皇帝進行發册書寶璽的儀式，太常卿引導册書寶璽，《正安之樂》奏響。中書令手捧寶璽、侍中手捧册書向前走，《禮安之樂》奏響。發寶璽册書完畢，鼓吹樂齊鳴，儀仗衛隊等依次跟着走。皇帝從祥曦殿乘車到德壽宮行禮，册書寶璽進入殿門，奏《正安之樂》。太上皇出宮，奏《乾安之樂》；登上御座，奉上册書寶璽，奏《聖安之樂》；下御座，奏《乾安之樂》。授皇太后册書寶璽，奏《正安》；出門登座，奏《坤安》；下座進門，再奏《坤安之樂》。禮部尚書趙雄等人說："本朝舊禮制，車駕出行，奏樂。如今進行的慶典，自古以來没有，假如不是禮儀詳備，無法與中外歡愉之心相稱。請求在慶壽行禮那天，皇帝車駕往返都用音樂并戴花。"詔書依從了他。之後太常又說："郊祭禮完成，應向父母宮進獻祭肉，舉行祝壽飲酒禮。所有祝壽和料理宮樓仍舊用樂，樂工比照天申節禮制的舊例。"凡皇帝去德壽宮，或恭請太上皇游覽，或到皇帝住所，或太上皇命令一同宴飲游樂，或不同時令賞心適意、去太上皇宮侍奉宴飲，或皇帝生日設樂、戴珥花、奉玉巵爲太上皇祝壽，通常從容終日，奉養隆重歡樂至極，無論内容與形式上都極其完備。

及高宗之喪，孝宗力行三年之制，有司雖未嘗別設樂禁，而過期不忍聞樂。金使以會慶節來賀，稽之舊典，引對使人或許上壽，惟輟樂不舉。孝宗斷以禮典，却其書幣，就館遣行。次年再至，始用紹興故事，移

到高宗的喪事，孝宗全力奉行三年的喪制，官員雖然没有特別設置禁樂條文，而孝宗過了服喪期仍不忍心聽音樂。金國使者因爲祝賀節日來朝，考察舊典章，引用對使者有的可以祝壽，衹是不奏音樂。孝宗據禮典決斷，謝絶禮物，安排使者去驛館然後回國。第二年又來了，開始采用

宴于館而不作樂。高宗升祔，太常言："祔饗行禮，當設登歌、宮架、樂舞，晨祼饋食，其用樂如朝饗之制。"於是，高宗廟昉奏《大德之樂舞》。禮部言："今虞祔之行，純用古禮，導引神主，自有衛仗及太常鼓吹，而雜用道、釋，於禮非經，乞行蠲免。"詔從其請。

即而大享明堂，起居舍人鄭僑奏："祭祀於事爲大，禮樂於用爲急，然先王處此，有常變之不同，各務當其禮而已。昔舜居堯喪，三載遏密，後世既用漢文以日易月之文，又用漢儒越紼行事之制，循習既久，不特用禮而又用樂，去古愈遠。聖主躬服通喪，有司請舉大禮，屈意從之。且大饗之禮，祭天地也，聖主身親行之，行禮作樂，似不可廢。其他官分獻與夫先期奏告例用樂者，權宜蠲寢，不亦可乎？今若因明堂損益而裁定之，亦足爲將來法。"乃命太常討論，始詔除降神、奠玉幣、奉俎、酌獻、換舞、徹豆、送神依典禮作樂外，所有皇帝及獻官盥洗、登降等樂皆備而不作云。

紹興年間舊典章，把宴會移至客館而不奏樂。高宗祔祭於宗廟，太常說："祔祭行禮，應當設登歌、宮架、樂舞，清晨行祼禮饋酒食，用樂如同朝饗禮的制度。"於是，高宗廟昉奏《大德之樂舞》。禮部說："虞祭、祔祭的形式，完全用的是古代禮儀，引導神主，自有衛隊儀仗及太常鼓吹樂，而雜用道教、佛教，不符合禮儀，請求免去。"詔書依從了他的請求。

這之後舉行明堂大享禮，起居舍人鄭僑上奏說："祭祀是一件大事，禮樂在儀式中最爲重要，然而先代帝王對待禮樂，常有變化，各自不同，各自滿足禮的需要就是了。過去舜在堯的喪事期間，三年禁絶娛樂，後世既用漢文帝以日當月的條文，又用漢代儒生超越喪制行事的制度，沿襲已久，不衹是有典禮還用音樂，背離古人就更遠了。皇帝在整個喪期服喪，官員請求舉行大禮，皇帝委屈自己的意願聽從他們。再說大饗的典禮，爲的是祭祀天地，皇帝親自舉行，行禮奏樂，似乎不能廢止。至於别的官吏各自的獻祭以及先期奏告按例應用樂的情況，暫且不准，不也是可行的嗎？如今如果因爲明堂祭禮禮儀的增減而裁定，也可以爲將來效法。"於是命太常討論，開始下詔書，除降神、奠玉幣、奉俎、酌獻、換舞、撤豆、送神等幾個儀式依據典章奏樂外，所有皇帝及獻禮官員盥洗、登降儀式的音樂都準備但不演奏。

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志第八十四

樂(六)

光宗受禪，崇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暨壽聖皇太后尊號，壽皇樂用《乾安》，壽聖、壽成樂用《坤安》，三殿慶禮，在當時侈爲盛儀。尋以禮部、太常寺言："國朝歲饗上帝，太祖肇造王業，則配冬饗于圜丘；太宗混一區宇，則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俱配焉。高宗身濟大業，功德茂盛，所宜奉侑，仰繼祖宗，以協先儒嚴祖之議，以彰文祖配天之烈。"乃季秋升侑于明堂，奠幣用《宗安之樂》，酌獻用《德安之樂》，并登歌作大吕宫。及加上高宗徽號，奉册寶以告，用《顯安之樂》。

紹熙元年，始行中宫册禮，發册于文德殿：皇帝升降御坐，用《乾安之樂》；持節展禮官出入殿門，用《正安之樂》。受册于穆清殿：皇后出就褥位，用《坤安》；至位，用《承安》；受册寶，用《成安》；受内外命婦賀，就坐，用《和安》；内命婦進行賀禮，用《惠安》；外命婦進行賀禮，用《咸安》；皇后降坐，用《徽安》；歸閣，用《泰安》；册寶入殿門，用《宜安》。宋初立后，自景祐始行册命之禮。元祐納后，典章彌盛，而六禮發制書日，樂備不作，惟皇后入宣德門，朝臣班迎，鳴鍾鼓而

光宗接受帝位，恭敬加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與壽聖皇太后尊號，壽皇音樂用《乾安》，壽聖、壽成音樂用《坤安》，三殿慶典禮儀，在當時是盛大的儀式。不久因爲禮部、太常寺的意見："國家每年祭祀天神，太祖最先締造了王業，就在圓丘冬日祭祀時配祭；太宗統一天下，所以春天祈禱豐收、夏天祈雨、秋天明堂祭時都配祭。高宗親身救助了國家大業，功德茂盛，本應當報答，和祖宗一同受到仰慕，這樣纔能與先代儒者敬祖的議論和諧，纔能彰顯文飾祖先匹配天神的大業。"於是在秋末配祭於明堂，奠幣時用《宗安之樂》，酌獻用《德安之樂》，都是以大吕做登歌的宫調。等到加上高宗的徽號，奉册書寶璽去報告，用《顯安之樂》。

紹熙元年，開始舉行中宫册禮，在文德殿發册書：皇帝上下御座，用《乾安之樂》；持節展禮的官員出入殿門，用《正安之樂》。在穆清殿接受册書：皇后出來去座位，用《坤安》；到座位，用《承安》；接受册書寶璽，用《成安》；接受宫内外有封號的女人祝賀，就座，用《和安》；宫内有封號的女人奉上賀禮，用《惠安》；宫外有封號的女人奉上賀禮，用《咸安》；皇后下座，用《徽安》；回宫，用《泰安》；册書寶璽進入殿門，用《宜安》。宋朝初年封立皇后，從景祐年開始舉行册封禮。元祐年娶皇后，典章更加繁多，而婚事六禮發制書的日子，準備音樂但不演奏，衹有皇后入宣德門，朝廷大臣列隊迎接時，敲響鐘鼓而已。崇寧年間，纔陳設宫架樂器，用

已。崇寧中，乃陳宫架，用女工，皇后升降行止，并以樂爲節。至紹興復製樂，以重褘翟。詔執色勿用女工，令太常止於門外設樂。隆興册禮時，則國樂未舉，淳熙始遵用之，而紹熙敷賁舊典，於此特加詳備。紹興樂奏仲吕宫，仲吕爲陰；紹熙樂奏太簇宫，太簇爲陽。用樂同而揆律異焉。

明年郊祀，太常耿秉奏："致敬鬼神，以禮樂爲本，樂欲其備，音欲其和。今所用雷鼓之屬，正所以祀天致神，而皮革虚緩，聲不能振應；登歌、大樂樂器及樂舞工人冠服，有積歲久而損弊者，宜葺新之。太常在籍樂工，不給於役，召募百姓，罕能習熟。郊祀事重，其樂工親扈乘輿，和樂雅奏，期以接天地、享祖宗，請優其日廩，以籍田司錢給之，樂藝稍精，仍加賞勸。其緣托權要送名充數者，嚴戢絶之。"又言："大禮前期，皇帝朝饗太廟，别廟内安穆、安恭皇后二室，前此係大臣分詣行事。今既親詣室祼，其酌獻、升殿所奏樂曲，恐不相協，宜命有司更製。"皆從之。

寧宗即位，孝宗升祔，祧僖祖，立别廟。禮官言："僖祖既仿唐興聖立爲别廟，遇祫則即廟以饗，孟冬祫饗日，合先詣僖祖廟室行禮。其樂舞欲依每歲别廟五饗設樂禮例，於僖祖添設登歌樂。如僖廟行禮，就廟殿依次作登歌樂，其宫架樂則於太廟殿上通作。"詔從之。

既而臣僚言："皇帝因重明聖節，詣壽康宫上壽舉樂，仰體聖主事親盡孝之志，俯遂臣子尊君親上之忱，此國家典禮之大者也。檢照典故，天申節賜御筵，在上壽次日，今乃於前一日賜文武百僚宴。重明上壽，用樂攸

女工，皇后上下行止，都以音樂爲節拍。到紹興重新制定樂禮，來表示對後宫事務的鄭重。詔書命令執掌音樂不用女工，命令太常衹在門外設置音樂。隆興年舉行册封禮時，還没用國樂，淳熙年開始遵從詔書的安排，而紹熙年宏大舊典，對此更加詳備。紹興年奏樂以仲吕爲宫調，仲吕屬陰；紹熙年奏樂以太簇爲宫調，太簇屬陽。用樂相同而選調不一。

第二年郊祀，太常耿秉上奏説："向鬼神致敬，以禮樂爲根本，音樂追求完備，聲音追求和諧。如今所用的雷鼓一類，正是用於祭祀天神的，而皮革虚緩，聲音不洪亮；登歌、大樂樂器及樂舞工人的服飾，有因爲年歲久而破損的，應修整更新。太常寺在册的樂工，免除他們的勞役，招募百姓，少有熟悉音樂的。郊祀事關重大，那些樂工親身跟從皇帝車駕，使音樂和諧典雅，期待能以此溝通天地、獻給祖宗，請從優發給他們每日的糧食，用籍田司的錢支付他們，音樂技能逐漸提高後，再加賞賜鼓勵。對那些依靠權臣要人關係而報名充數的人，要嚴厲制止杜絶。"又説："大禮前期，皇帝在太廟行朝饗禮，别廟内安穆、安恭皇后兩人的廟室，此前是大臣分别去行事。如今既然皇帝親自去廟室祭奠，酌獻、升殿所奏的樂曲，恐怕不相和諧，應當命令官員重新制定。"都依從了他。

寧宗繼位，孝宗祔祭，祧祭僖祖，獨自立廟。禮官説："僖祖既效仿唐興聖獨自立廟，遇到合祭則去廟中進獻，初冬合祭的日子，應先去僖祖廟室行禮。樂舞準備依照每年别廟五次祭祀設樂的禮儀慣例，在僖祖廟添設登歌樂。去僖祖廟行禮，在廟殿依次奏登歌樂，至於宫架樂則在太廟殿上一并演奏。"詔書依從了他。

這之後大臣們説："皇帝爲重新光大君父的壽辰，前往壽康宫祝壽奏樂，對上體現聖明君主事奉親人表達孝敬的志向，對下順遂了臣民尊重君主恭敬前輩的熱忱，這是國家典禮中的重要部分。參照典故，天申節賜御筵，在祝壽的後一天，如今却在前一天賜文武百官宴飲。爲重新光

始，而臣下聽樂乃在君父之先，義有未安。”遂命改用次日。凡奉上册寶于慈福、壽康宫者，再備樂行禮，一用乾道舊制。尋御文德殿制册皇后，有司請設宫架之樂，依儀施行。慶元六年瑞慶節，金使至，以執光宗、慈懿皇后喪，詔就驛賜御筵，并不作樂。

大祝壽，纔開始用樂，而作臣的聽音樂在國君父親之前，在禮儀上不妥。”於是下令把賜宴改在第二天。凡是奉上册書寶璽於慈福、壽康宫的，再備樂行禮，完全用乾道年的舊制度。不久皇帝在文德殿爲皇后制定册書，官員請求設置宫架樂，按照禮儀施行了。慶元六年端慶節，金朝使者到來，由於料理光宗、慈懿皇后喪事，詔令在驛館賜皇家筵席，并不奏樂。

嘉定二年，明堂大饗，禮部尚書章穎奏：“太常工籍闕少，率差借執役。當親行薦饗，或容不根游手出入殿庭，非所以肅儀衛、嚴禁防也。乞申紹興、開禧已行禁令，不許用市井替名，顯示懲戒，庶俾駿奔之人小大嚴潔，以稱精禋。”臣僚又奏：“郊祀登歌列于壇上，簉于上龠，蓋在天地祖宗之側也。宫架列于午階下，則百神所同聽也。夫樂音莫尚於和，今絲、竹、管、弦類有闕斷，拊搏、佾舞，賤工、窶人往往垢玩猱雜，宜申嚴以肅祀事。”皆俞其請。至十四年，詔：“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俗效順，奉玉寶來獻，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實惟我祖宗之舊。”乃明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寶，用鼓吹導引，備陳宫架大樂，奏詩三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舊疆來歸》，三曰《永清四海》，并奏以太簇宫。

嘉定二年，舉行明堂大饗禮，禮部尚書章穎上奏：“太常寺在册樂工缺少，率領人辦事時要借用服勞役的人。在皇帝親自參加祭典時，也許混有靠不住的閑人進入殿庭，這不符合整飭儀仗警戒、嚴肅宫禁防衛的作法。請求重申紹興、開禧年已經執行的禁令，不許用街市上的人充數，顯示懲戒，希望使那些爲祭祀奔走的大小人物整肅清潔，從而與精心舉辦的禋祀相稱。”大臣們又上奏説：“郊祀在壇上列登歌樂隊，聚集在上龠，大概表示在天地祖宗的旁邊。宫架樂陳設在午階下，表示百神一同享受音樂。樂曲的聲音最崇尚和諧，如今絲、竹、管、弦類樂器不完備，奏拊搏的、跳佾舞的，賤工、窮人往往輕忽怠慢混雜其間，應當申張嚴肅來恭敬祭祀的事情。”全部答應了這些請求。到了十四年，詔書説：“山東、河北一大片城池仰慕道義，不同習俗的人對我們仿效歸順，拿着玉寶前來奉獻，上面寫着‘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確實是我祖宗的遺物。”於是第二年元旦，皇帝親臨大慶殿接受寶物，用鼓吹樂引導，準備了宫架大樂，奏了三章詩歌：第一首叫《恭膺天命》，第二首叫《舊疆來歸》，第三首叫《永清四海》，都以太簇爲宫調。

理宗享國四十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先是，孝宗廟用《大倫之樂》，光宗廟用《大和之樂》。至是，寧宗祔廟，用《大安之樂》。紹定三年，行中宫册禮，并用紹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册寶，始新製樂曲行事。當時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

理宗任國君四十多年，凡禮樂的事，都遵循舊有典章，未曾做過改動。在這之前，孝宗廟用《大倫之樂》，光宗廟用《大和之樂》。到這時，寧宗祔祭於祖廟，用《大安之樂》。紹定三年，舉行中宫册封禮儀，都用的是紹熙元年的典章。等到奉上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册書寶璽，開始制定新樂曲行事。當時是重新振興的六七十年之間，不少官員感嘆樂典失散已久，大都想搜求論

嘆樂典之久墜，頗欲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姜夔乃進《大樂議》于朝。夔言：

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鎛鍾、景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簫、篪、笛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黄鍾，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黄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

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弦，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鍾、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况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

宫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宫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

證古代制度，來補充遺佚的典章。於是，姜夔在朝上上書《大樂議》。姜夔説：

紹興大樂，多是官府中管音樂的部門製造的，有編鐘、鎛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聲調未必和諧。塤有大小，簫、篪、笛有長短，笙、竽的簧片有厚薄，未必合乎尺度。琴、瑟的弦有鬆緊或乾燥潮濕，定弦軸有鬆動，支弦柱有移位，未必能合調。總括各種樂器的聲音來説，金屬樂器要應和石製樂器，石製樂器要應和絲弦樂器，絲弦樂器要應和竹製樂器，竹製樂器要應和匏製樂器，匏製樂器要應和土製樂器，而四種金屬樂器還要和黄鐘相應，不知是否果真相應和。樂曲祇知道以七種音律爲一種曲調，而不知道作曲的要義；知道以一個音律配一個字，而不知道歌唱的主旨。奏黄鐘時聲音像是林鐘，奏林鐘時聲音像是太蔟。七音與四聲的協調，各有自然的道理。如今以平聲、入聲配重濁音，以上聲、去聲配輕清音，演奏時多不和諧。

八音之中，琴、瑟最難。琴必須每换一調就調整一次琴弦，瑟必須每换一調就移動一次支弦架，上下相互作用，其間的道理非常奇妙，知道的人不多。此外琴、瑟聲音小，常被鐘、磬、鼓、簫的聲音掩蓋；匏製、竹製、土製樂器聲音綿長，而金屬玉石樂器常不能與它們相互協調，往往敲擊時機不合適，此消彼長不整齊。至於唱詩，則唱一句敲四下鐘，唱一字吹一聲竽，與古人敲木頭穿珠子的意思不合。况且樂工祇想在名册中苟且占一個位置，敲鐘磬的人不懂得聲律，吹匏竹的人不知道穴孔，彈琴瑟的人不瞭解琴弦。齊奏時動手不均，重奏時發音不準。近年人事不和，天時多變，就是因爲大樂没能感通神人，招來和氣。

宫調代表君、父，商調代表臣、子，宫商和諧則君臣父子和諧。徵調象徵火，羽調象徵水，南方是火的位置，北方是水的宅

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宫爲夫，徵爲婦，商雖父宫，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宫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隱括四聲，而使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者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

其議雅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

自尺律之法亡於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於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謂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今大樂外有所謂下宫調，下宫調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雙韵、十四弦，以意裁聲，不合正律，繁數悲哀，棄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鷓鴣，曰胡盧琴、渤海琴，沉滯抑鬱，腔調含糊，失之太濁。故聞其聲者，性情蕩於内，手足亂於外，《禮》所謂“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奸，狹則思欲”者也。家自爲權衡，鄉自爲尺度，乃至於此。謂宜在上明示以好惡，凡作樂製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頒爲準。其他私爲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則斯民“順帝之則”，而風俗可正。

其議古樂止用十二宫：

室，常使水聲衰弱、火聲强盛，就可以扶助南方而抑制北方。宫是夫，徵是婦，商雖然以宫爲父，實際是徵的兒子，常用婦助夫、子助母，然後聲調纔能成篇章。徵興盛纔能作到宫唱而有和聲，商興盛纔能作到徵有子而世代無窮盡，美好吉祥不招而自己到來，災害不祓除而自己消失。聖明的君主正要在郊祀中講習禮儀，希望下詔書搜求懂音樂的人，考正太常寺的樂器，選取所用的樂曲，整理五音，修定四聲，使它們協調。然後選擇樂工，上乘的人教他們金、石、絲、竹、匏、土等樂器和唱詩，次一等的人教他們執掌敲打，干楯、羽扇、四金一類事情，再其次不能調教的人淘汰。儘管古樂不容易一下子恢復，但追尋效法祖宗盛典，確實在此一舉。

姜夔議論雅俗音樂高下不一，應當修正權衡度量：

自從以音律定尺度的法則在漢、魏亡佚後，在隋、唐正律之外又出現十五種尺度，出現了所謂倍四的樂器，叫做銀字、中管。如今大樂之外有所謂下宫調，下宫調又有中管倍五的樂器。有的叫羌笛、孤笛，有的叫雙韵、十四弦，根據心緒裁定聲律，不符合正律，頻繁表現悲哀，拋棄了音樂的根本，不足是太清；有的叫夏笛、鷓鴣，有的叫胡盧琴、渤海琴，低緩抑鬱，腔調含糊，缺陷是太濁。因而聽到這些樂器的聲音，表現在内心的是性情不安，表現在肢體的是手足無措，這就是《禮記》所説的‘輕慢而違反禮節，沉迷而忘本，寬緩則包容奸邪，迫促則激起情欲”的情况。家中自定度量，鄉里自制尺度，纔造成這種結果。我認爲應在朝廷明確表示出好惡，凡譜寫樂曲製作樂器的人，一律以太常寺所用的及文思所發出的規範爲準。其他私自决定的曲調或尺度的變化一律禁止，這樣百姓就“順從帝王的法則”，而風俗可以端正。

姜夔議論古樂衹用十二個宫調：

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吕，惟十二宫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宫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古人於十二宫又特重黄鍾一宫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漢、魏以來，燕樂或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爲調者，惟迎氣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并用宫聲”，是也。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緑腰》、《誕黄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黄鍾、太簇、夾鍾、仲吕、林鍾、夷則、無射七律之宫、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太簇之商、羽焉。

國朝大樂諸曲，多襲唐舊。竊謂以十二宫爲雅樂，周制可舉；以八十四調爲宴樂，胡部不可雜。郊廟用樂，咸當以宫爲曲，其間皇帝升降、盥洗之類用黄鍾者，群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驁夏》之義也。

其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

《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陽，歌六吕主乎陰，聲不同

周代演奏六代的音樂用的是六律，歌唱用的是六吕，衹有十二個宫調。《周禮》“王大食，三侑。”的注釋説：“初一、月中。”依據月份用音律，也是十二個宫調。十二個定音管各備五聲，共六十聲；五聲成一調，因此是十二調。古人在十二宫中又特别重用黄鐘的宫調。齊景公作《徵招》、《角招》的樂曲，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的演奏。漢、魏以來，内廷有進用宫調以外的調作樂，重大場合的音樂没聽説以商、角，徵、羽定調的，衹有祭迎五帝，祈求豐年時有五引而已，《隋書》説“梁、陳正式場合的音樂，都用宫調”，説的就是此事。像鄭譯的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的琵琶。大食、小食、般涉這些術語，是西北少數民族語言；《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這些曲名，是西北少數民族的曲目；《緑腰》、《誕黄龍》、《新水調》這些曲子，是中原音樂而用西北少數民族音樂的節奏。衹有《瀛府》、《獻仙音》被叫作道觀音樂，也就是唐代叫作法部的音樂部門的音樂。凡是有“催衮”這一套數的曲子，都是西北少數民族的樂曲，道觀音樂没有“催衮”。再説那叫作八十四調的説法，其實衹有黄鐘、太蔟、夾鐘、仲吕、林鐘、夷則、無射七律的宫、商、羽而已，其中又缺太蔟的商、羽。

本朝大樂的那些曲目，多數是承襲唐代的舊樂。我認爲以十二宫爲祭典音樂，周代的禮制可以振興；以八十四調爲宴飲的音樂，西北少數民族的音樂不能攙雜。祭祀音樂，都應以宫調作曲，儀式中皇帝上下、盥洗之類用黄鐘的情况，群臣祭祀時改用太蔟，這就是周代王用《王夏》、公用《驁夏》的道理。

姜夔議論登歌應當與奏樂相合説：

《周官》談歌唱奏樂，取陰陽相合的道理。歌，指登歌、徹歌；奏樂，指金屬樂、管樂。奏六律爲陽，歌六吕爲陰，聲調不同而道德相合，從唐代以來，已經失去了這些

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黄鍾，俱是陽律，既違禮經，抑乖會合。"今太常樂曲，奏夾鍾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無射，乃或歌大吕；奏函鍾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蕤賓，乃或歌應鍾；奏黄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大吕，乃雜歌夷則、夾鍾、仲吕、無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當改。

其議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

古之樂，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鍾師以鍾鼓奏之，此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畢，下管《象》、《武》。管者，簫、篪、笛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聲，此所謂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詩，自《南陔》皆有聲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供祀饗，此所謂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至晋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詩，夕牲有詩，饗神有詩，迎神、送神又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富，樂無虚作。謂宜仿周制，除登歌、徹歌外，繁文當删，以合乎古。

其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

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詩歌，《七月》之陳王業是也。歌於軍中，周之愷樂、愷歌是也。漢有短簫鐃歌之曲，凡二十二篇，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曰《戰城南》、《聖人出》之類是也。魏

要義。因此趙慎言説："祭祀有下奏太蔟、上奏黄鐘的情形，太蔟黄鐘都是陽律，既違背了禮儀的經書，又不符合陰陽相合的道理。"如今太常樂曲，奏夾鐘時奏陰歌陽，陰陽相合應歌無射，有時却歌大吕；奏函鐘時奏陰歌陽，陰陽相合應歌蕤賓，有時却歌應鐘；奏黄鐘時奏陽歌陰，陰陽相合應歌大吕，却雜歌夷則、夾鐘、仲吕、無射。如果想達成天人之和，這些是應當改正的。

姜夔議論祭祀衹有登歌、撤祭品時應唱詩説：

古代的音樂，或者用金屬樂器演奏，或者用管樂器吹奏，或者用笙吹奏，不必都唱詩。周代有《九夏》，鐘師用鐘鼓演奏它，這就是所謂的用金屬樂器演奏。大祭祀登歌結束後，管樂吹奏《象》、《武》。管樂，指簫、篪、笛一類。《象》、《武》都是詩而吹奏其曲調，這就是所謂用管樂器吹奏。周代六首笙詩，自《南陔》都是有曲無詩，笙師掌管這些曲子供祭祀用，這就是所謂以笙吹奏。周代祭祀升位歌《清廟》，撤位歌《雍》詩，一次大祀衹有兩次唱詩。漢代初年，這一禮制没有改變，迎神奏《嘉至》，皇帝入宫奏《永至》：都是有曲而無詩。到晋代纔背離了古制，不但登歌有詩，夕牲有詩，饗神有詩，而且迎神、送神也有詩。隋、唐至今，詩歌越來越豐富，作曲没有無詩的。我認爲應效法周代制度，除登歌、撤歌外，繁多的歌辭應當删除，從而符合古代制度。

姜夔議論擊鼓吹曲來歌頌祖宗的功德説：

古代，祖宗有功德，必定有詩歌，《七月》陳述王業即是例證。軍隊中的歌曲，周代的愷樂、愷歌即是例證。漢代有短簫鐃歌的曲子，共二十二篇，軍隊中稱這些曲子爲騎吹，曲名叫《戰城南》、《聖人出》一類的就是。魏朝繼承了漢朝的這些曲調，譜寫了

因其聲，製爲《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晋亦製爲《征遼東》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嘗作爲鐃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僭僞，一區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舜；高宗再造大功，上儷祖宗。願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之盛，作爲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于天下。

《克官渡》等曲子十二篇；晋朝也譜寫了《征遼東》等曲子二十篇；唐朝柳宗元亦曾作鐃歌十二篇，陳述高祖、太宗的功業。宋朝太祖、太宗平定了僭越稱號的僞國君，統一了天下；真宗身着戰服退却契丹；仁宗如同大海的涵養，如同養育萬物的春天，德行如同堯、舜；高宗再建大功，功德與祖宗相配。希望詔命文人學士，追述功業的盛事，寫成歌詞，讓懂音樂的人配上樂曲，交付太常，傳播到天下。

夔乃自作《聖宋鐃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濁》，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荆州曰《皇威暢》，取蜀曰《蜀山邃》，取廣南曰《時雨霈》，下江南曰《望鍾山》，吴越獻國曰《大哉仁》，漳、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澶淵曰《帝臨墉》，美致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上于尚書省。書奏，詔付太常。然夔言爲樂必定黄鍾，迄無成説。其議今之樂極爲詳明，而終謂古樂難復，則於樂律之原有未及講。

姜夔於是自己寫作《聖宋鐃歌曲》：宋朝接受天命表現在《上帝命》中，平定上黨的事表現在《河之表》中，平定維揚的事表現在《淮海濁》中，收取湖南表現在《沅之上》中，收復荆州表現在《皇威暢》中，收復蜀表現在《蜀山邃》中，收復廣南表現在《時雨霈》中，攻下江南表現在《望鍾山》中，吴越歸順表現在《大哉仁》中，漳、泉獻上土地表現在《謳歌歸》中，攻克河東表現在《伐功繼》中，征伐澶淵表現在《帝臨墉》中，贊美國家達到治理表現在《維四葉》中，歌頌中興表現在《炎精復》中：共十四篇，上報到尚書省。奏章呈上，詔書命令把歌交付太常。然而姜夔説音樂一定要用黄鍾，最後没有定論。他議論今天的音樂極爲詳細明白，而最後説古樂難於恢復，則是對樂律原本狀况没有涉及。

其後朱熹深悼先王制作之湮泯，與其友武夷蔡元定相與講明，反覆參訂，以究其歸極。熹在慶元經筵，嘗草奏曰："自秦滅學，禮樂先壞，而樂之爲教，絶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知其説，而不知其爲闕也。望明詔許臣招致學徒，聚禮樂諸書，編輯别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後修禮書，定爲《鍾律》、《樂制》等篇，垂憲言以貽後人。

這之後朱熹對先王製作的音樂的亡佚深感悲傷，和他的朋友武夷人蔡元定一同探討，反復參酌修訂，探究古樂的原貌。朱熹在慶元年間參加經筵講席，即席上奏説："自從秦代滅絶儒學，禮樂先遭到破壞，而音樂作爲一種教育，教師的傳授斷絶了。律尺的短長，聲音的清濁，學士大夫没人知道有關學説，也不知道這是一大缺漏。希望明確下詔書，允許我招收學生，彙聚禮樂方面的圖書，編輯成一部書，來彌補六藝中的缺憾。"後來修訂禮書，定爲《鍾律》、《樂制》等篇，爲後人留下可供效法的學説。

蓋宋之樂議，因時迭出，其樂律高下不齊，俱有原委。建隆初用王朴樂，藝祖一聽，嫌其太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至景祐、皇祐間，訪樂、議樂之詔屢頒，於是命李照改定雅樂，比朴下三律。照以縱黍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鍾磬，才中太簇，樂與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復定議，止下一律，以尺生律，而黄鍾律短，所奏樂聲復高。元豐中，以楊傑條樂之疵，召范鎮、劉几參定。几、傑所奏，下舊樂三律，范鎮以爲聲雜鄭、衛，且律有四厘六毫之差，太簇爲黄鍾，宫商易位，欲求真黍以正尺律，造樂來獻，復下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詔獎之。初，鎮以房庶所得《漢書》，其言黍律異於他本，以大府尺爲黄帝時尺，司馬光力辨其不然。鎮以周鬴、漢斛爲據，光謂鬴本《考工》所記，斛本劉歆所作，非經不足法。鎮以所收開元中笛及方響合於仲吕，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光謂此特開元之仲吕，未必合於后夔，力止鎮勿奏所爲樂。光與鎮平生大節不謀而同，惟鍾律之論往返爭議，凡三十餘年，終不能以相一。

大概宋朝人議論音樂，都是根據當時情況而發表言論，因此樂律高低不齊，都有原因。建隆初年用王朴的音樂，藝祖一聽，嫌聲調太高，接近表達哀思，詔令和峴考察西京表尺，命令降下一級音調，這纔比舊樂和暢。到了景祐、皇祐年間，訪求音樂、議論音樂的詔書屢次下發，於是命令李照改定正式場合音樂，比王朴的音樂音調低三級。李照用排列黍米來定尺寸，雖然音律與古樂相應，但所造的鐘磬，纔相當於太簇，樂與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重新研究，祇降低一級音調，按尺度定聲律，而黄鐘的律短，所奏的音樂聲調又高了。元豐年間，因爲楊傑修訂音樂的毛病，召范鎮、劉几參與修訂。劉几、楊傑所上奏的，比舊樂降低三級音調，范鎮認爲音樂中雜有鄭、衛的音律，而且音律有四厘六毫的誤差，太簇爲黄鐘，宫調與商調錯位，希望找到標準的黍米來校正尺度，造樂器來獻上，又比李照的音高下降一級。到元祐年宫廷演奏，詔書對音樂褒獎。當初，范鎮根據房庶得到的《漢書》，上面説的黍律與其他版本不同，把大府尺作爲黄帝時的尺，司馬光極力分辨二者的不同。范鎮以周代的鬴、漢代的斛爲依據，司馬光説鬴的製作根據的是《考工》的記載，斛本是劉歆製作的，不是經典中的器物不足以效法。范鎮根據他所收集的開元年中笛及方響與仲吕相合，校定太常寺的音樂下調五級音調，教坊的音樂下調三級。司馬光認爲這祇是開元年的仲吕，未必與后夔時的樂器相合，竭力阻止范鎮不要將他定的音律上奏。司馬光與范鎮一生中在大節上不謀而合，祇有在鐘律問題上反復爭論，共三十多年，始終不能達成一致。

是時，濂、洛、關輔諸儒繼起，遠溯聖傳，義理精究。周惇頤之言樂，有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

這個時候，濂、洛、關輔等儒生相繼起來，追溯古代聖人遺説，仔細探究義理。周惇頤論音樂，有這樣的言論："古代聖明的帝王製造禮法，修正教化，端正了君臣、父子、夫妻的關係，頒發了九類大法，百姓和睦，萬物順遂，於是作樂來疏通八方之風。音樂聲音清淡而不憂傷，和諧而不淫亂。清淡則貪欲之心平静，和諧則化解煩躁之心。道德興盛國家得到治理，道德與天地相

紊，代變新聲，導欲增悲，故有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配，這是古代最理想的狀態。後代不修定禮法，刑罰政令苛刻繁雜，每换一個朝代就换新音樂，引導人産生欲望增加悲傷，因此就有了禁止不住的輕視生命敗壞人倫的現象。音樂這東西，古代用來使人心緒平和，今天却助長人的欲望；古代用來宣揚教化，今天却增添了人們的怨氣。不復興古代禮制，不改變當今的音樂，而想達到國家治理，要走的路太遠了！”

程頤有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黄鍾，黄鍾之聲亦不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

程頤説：“音律，是自然的數值。先代帝王的音樂，必定需要音律來確定聲音。尺度度量的規範，都取决於音律。律管確定尺的長度，是以天地之氣爲標準，這不是黍米可以比擬的。音律取自黄鐘，黄鐘的聲音也不難定，有瞭解音律的人，參照上下的聲音考定，自然能得到規範。”

張載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弦絶，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吕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此三臣之學，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

張載説：“聲音的道理是與天地相通的，蠶吐絲則商代弦樂就斷絶了，木氣興盛則金氣衰敗，就應驗了這個道理。今人探求古樂過於深究，開始認爲古樂是不可知的東西。音律有可以探求的原理，衹有道德悟性深厚的人纔能知道。”這三個大臣的學術，可以説是探究本源瞭解變化，掌握了音樂的要旨。

熹與元定蓋深講於其學者，而研覃真積，述爲成書。元定先究律吕本原，分其篇目，又從而證辨之。

朱熹與元定是深入研究音樂這門學問的，而研究的深入積累了結論，就編成了書。元定先探究音律的本源，按律分篇目，再進行論證。

其《黄鍾篇》曰：

他的《黄鍾篇》説：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黄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先，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損益焉。其《證辨》曰：

天地的數是從一開始的，到十結束：其中一、三、五、七、九爲陽，九是陽的結束；二、四、六、八、十爲陰，十是陰的結束。黄鐘，是陽聲的開始，是陽氣的運動，因此它的數是九。分寸的數目，都存在於聲氣之先，是見不到的。等到砍竹子做律管，吹它而聲音和諧，看它而氣息相應，這之後纔形成了尺寸的數目。測它的長度，是九寸；看他的周長，是九分；乘出它的體積，是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周長九分，體積八百一十分，這就是音律的根本，度量權衡由此得到規範，另外十一律據此增減而成。《證辨》説：“古代考訂聲律觀察氣息，都根據聲音的清濁、氣息的先後來確定黄鐘。律長則聲音濁而

"古者考聲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内，每差一分而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圍徑如黃鍾之法焉。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晋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至王朴專恃累黍，金石亦不復考。夫金石真僞固難盡信，而秬黍長短小大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籥'，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以見周徑之度，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斯得之矣。"

氣先到，律短則聲音清而氣後到，極長或極短則不成聲而氣息不響應。如果想求得聲氣的和諧，而没什麽做標準，最好是多截竹子來模擬黃鐘的律管，有的極短，有的極長，長短之内，每相差一分製成一管，都姑且把它的長度當作九寸，而管粗都按黃鐘的比例。輪换着吹這些管，就可得到符合聲音的；按長短排列，就可以檢驗是否氣息相應。如果聲音和氣息相應，那麽黃鐘的確是黃鐘，就可信了。黃鐘可信，那麽就可以求得另外十一律和度量衡的標準。後代不知道用這個辦法，一味探求尺的長度。晋代以下，多從金石中探求，梁、隋以來，又加上了用黍米探求；到了王朴專靠排列黍米，用金石求尺度的方法也無從考究了。金石的真假固然難於都信，而黍米長短大小不同，尤其不可靠。古人説'子穀秬黍，符合標準的裝入竹筩中'，是先有了黃鐘而後用黍米測量，來看周長的長度，來産生度量衡的數目，不是音律决定於黍米。百世以後，想探求百世以前的音律，要從聲氣的根本探求而不是一定要用黍米探求，這纔是得到了真諦。"

《黃鍾生十一律篇》曰：

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陽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陰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位以居其衝。其林鍾、南吕、應鍾三吕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吕、夾鍾、仲吕三吕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陽自然之理也。其《證辨》曰："按《吕氏》、《淮南子》，上下相生，與司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雖大吕、夾鍾、仲吕用倍數則一，然《吕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律吕陰陽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

《黃鍾生十一律篇》説：

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都是向下派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都是向上派生。陽數用倍數，是把本律用三除而减去三分之一；陰數用四倍數，是把本律用三除而加上三分之一。六陽辰有了位置，自然有六個陰位居其間。林鐘、南吕、應鐘三吕在陰位，没有什麽增减；大吕、夾鐘、仲吕三吕在陽位，就用倍數，這纔與十二月的氣息相應，是陰陽自然的道理。他的《證辨》説："按《吕氏》、《淮南子》，上下相生，與司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雖然大吕、夾鐘、仲吕用倍數是一樣的，但《吕氏》、《淮南》不過是以數的多少定派生的上下，律吕陰陽錯亂而無條理，與本法不同。"

《十二律篇》曰：

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

《十二律篇》説：

按十二律的實際長度，按寸法約分，那

則黄鍾、林鍾、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吕、姑洗得全分；約以厘法，則應鍾、蕤賓得全厘；約以毫法，則大吕、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約至仲吕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其《證辨》曰："黄鍾爲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黄鍾，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役。至於大吕之變宫、夾鍾之羽、仲吕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黄鍾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爲君之象，然亦非人所能爲，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最爲律吕旋宫用聲之綱領也。"

《變律篇》曰：

十二律各自爲宫，以生五聲二變。其黄鍾、林鍾、太簇、南吕、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吕、夷則、夾鍾、無射、仲吕六律，則取黄鍾、林鍾、太簇、南吕、姑洗、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律之當變者有六：黄鍾、林鍾、太簇、南吕、姑洗、應鍾。變律者，其聲近正律而少高於正律，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宫。其《證辨》曰："十二律循環相生，而世俗不知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吕再生黄鍾，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黄鍾正聲。京房覺其如此，故仲吕再生，别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强加之，亦無所用也。房之所傳出於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爲六十，故其推律必求合此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不可

麽黄鐘、林鐘、太蔟可以得到整寸；用分法約分，那麽南吕、姑洗可以得到整分；用厘法約分，那麽應鐘、蕤賓可以得到整厘；用毫法約分，那麽大吕、夷則可以得到整毫；用絲法約分，那麽夾鐘、無射可以得到整絲。約到仲吕的長度十三萬一千零七十二，用三分，剩二除不盡，這個數不行，這就是音律爲什麽分到十二個就終止了。他的《證辨》說："黄鐘是十二律之首，别的律没有大於黄鐘的，因此它的正聲不被其他律役使。至於大吕的變宫、夾鐘的羽、仲吕的徵、蕤賓的變徵、夷則的角、無射的商，各自用的是變律的半聲，不再是黄鐘了。這就是黄鐘爲什麽最尊貴而成爲君主的象徵，然而也不是人們能刻意造出的，而是數的自然，别的音律雖然想役使黄鐘也做不到。這一節最是根據音律譜音的綱領。"

《變律篇》說：

十二律各自有宫調，從而産生五個音調和兩個變調。其中黄鐘、林鐘、太蔟、南吕、姑洗、應鐘六律，能够做到音調齊全。而蕤賓、大吕、夷則、夾鐘、無射、仲吕六律，則是取黄鐘、林鐘、太蔟、南吕、姑洗、應鐘六律的音調，稍降，不相應和，因此有變律。音律中應當有變律的有六個：黄鐘、林鐘、太蔟、南吕、姑洗、應鐘。變律，它的音調接近正律而稍高於正律，這樣聲音的粗細、高低就不會混亂。變律不是正律，因此不用它定宫調。他的《證辨》說："十二律循環相生，而世俗不知在三分之一的基礎上增減的數目，不能來回計算。仲吕如果再派生出黄鐘，衹能得到八寸七分有零，不成黄鐘正聲。京房發覺了這種情況，因此仲吕再派生，另外叫作執始，轉生四十八律。不知道變律的數目衹有六個，是出於自然，不能再增加。就是勉强增加，也没有用。京房的學説出自焦氏，焦氏的卦氣之學，也是比别人少四而得六十，因此他推求音律一定要與六十這個數相合。不知數目要順其自然，在音律上不能增，在卦上不能減。何承天、劉焯譏諷京房的毛病，却想增加林鐘以下十一律的分，以便使仲吕能

增，於卦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乃欲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吕反生黄鍾，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則是惟黄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

反向生出黄鐘，仍舊得到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這個數，這樣衹有黄鐘一律還是律，其他十一律都與在三分之一基礎上增減的數目不合，他們的毛病比京房更大。"

《律生五聲篇》曰：

宫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按黄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原，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其《證辨》曰："《通典》曰：'黄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宫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夫黄鍾一均之數，而十一律於此取法焉。以十二律之宫長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亂，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爲五十四在黄鍾爲徵、在夾鍾爲角、在仲吕爲商者，其亦誤矣。俗樂之有清聲，略知此意。但不知仲吕反生黄鍾，黄鍾又自林鍾再生太簇，皆爲變律，已非黄鍾、太簇之清聲耳。胡瑗於四清聲皆小其圍徑，則黄鍾、太簇二聲雖合，而大吕、夾鍾二聲又非本律之半。且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皆以次而小其徑圍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聲皆有不得其正者。李照、范鎮止用十二律，則又未知此理。蓋樂之和者，在於三分損益；樂之辨者，在於上下相生。若李照、范鎮之法，其合於三分損益者則和矣，自夷則已降，其臣、民、事、物，豈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乎？晉荀勗之笛，梁武帝之通，皆不知而作者也。"

《律生五聲篇》説：

宫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按黄鐘的數九九八十一，這是五聲的本源，減去三分之一向下派生出徵，徵的數加上三分之一向上派生出商，商的數減去三分之一向下派生出羽，羽的數加上三分之一向上派生出角。到了角的數六十四，用三除，餘一，不能再推算下去，這就是爲什麽聲調的數衹有五個。他的《證辨》説："《通典》説：'以黄鐘爲均，用求五聲的方法在以下十一辰中推求，辰各有五聲，求宫商的方法也一樣。辰各有五聲，共六十聲，這就是十二律的正聲。'黄鐘一均的數，而十一律從這裏得到基準。由於十二律的宫調長短不同，而它的臣、民、事、物、尊卑，都有序而不相雜亂，就是因爲這個。沈括不知這個道理，却認爲五十四在黄鐘是徵，在夾鐘是角，在仲吕是商，他也錯了。俗樂有清聲，是大略瞭解了這個道理。但不知仲吕反生黄鐘，黄鐘又從林鐘再生太蔟，都是變律，已經不是黄鐘、太蔟的清聲了。胡瑗對四清聲都縮小律管的管徑，則黄鐘、太蔟兩聲雖然達到要求，而大吕、夾鐘二聲又不是本律的一半。况且從夷則到應鐘四律，都依次縮小管徑來找音階，這使得十二律、五聲都有不標準的情况。李照、范鎮衹用十二律，則又不知道這個道理。音樂的和諧，在於在三分之一基礎上增減；音樂的分辨在於上下相派生。如果是李照、范鎮的方法，那些符合在三分之一基礎上增減的音律就和諧，但從夷則以下，臣、民、事、物，怎麽能做到尊卑有别互不凌犯呢？晉代荀勗的笛子，梁武帝的所謂通樂律，都是不知而作的人。"

《變聲篇》曰：

《變聲篇》説：

變宫聲四十二，變徵聲五十六。五聲宫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宫之間，近宫收一聲，少高於宫，故謂之變宫。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宫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强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宫、變徵，宫不成宫，徵不成徵，《淮南子》謂之"和謬"，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聲，故不爲調。其《證辨》曰："宫、羽之間有變宫，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不比於正音，但可濟其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變宫聲四十二，變徵聲五十六。五聲宫與商、商與角、徵與羽各相差一律，到角與徵、羽與宫相差二律。相差一律則聲音高低和諧，相差兩律則聲音高低差距大。因此角、徵之間，接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低，所以叫變徵；羽、宫之間，接近宫收一聲，稍高於宫，所以叫變宫。角聲的長度是六十四，用三除，餘一除不盡，已經不可行，應當有變通的方法。聲調變化的有兩個，因此在二上加一，乘以三得九，用九乘角聲的長度六十四，得五百七十六。在三分之一的基礎上增减，再生出變徵、變宫兩聲，用九去除，來符合五聲的數，保存餘數，作爲强弱之别。到變徵的數是五百一十二，除以三，又有餘二除不盡，這個數又不能推算下去，這就是變聲爲什麽衹有兩個。變宫、變徵，宫不是宫，徵也不是徵，《淮南子》把它們叫做"和謬"，用來補充五聲的不足。變聲不是正聲，因此不用於起調。他的《證辨》説："宫、羽之間有變宫，角、徵之間有變徵，這也是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説的就是。然而五聲是正聲，因此用來起調、結束樂曲，是七聲的綱。至於兩個變聲，則不能與正音相比，衹是補充五聲的不足而已。然而有五聲而没有兩個變聲，也不能成音樂。"

《八十四聲篇》曰：

黄鍾不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吕、太簇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吕五半聲，無射、應鍾爲六半聲。中吕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也。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吕二變律，夷則三變律，

《八十四聲篇》説：

黄鐘不依賴於其他音律，所用的七聲都是正律，没有空、積、忽、微。自林鐘以下，則有半聲：大吕、太簇一個半聲，夾鐘、姑洗兩個半聲，蕤賓、林鐘四個半聲，夷則、南吕五個半聲，無射、應鐘六個半聲。中吕是十二律的盡頭，三個半聲。自蕤賓以下則有變律：蕤賓一個變律，大吕兩個變律，夷則三個變律，夾鐘四個變律，無射五個變律，中吕六個變律。都有空、積、

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中吕六變律也。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黄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黄鍾所生，然黄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六十調篇》曰：

十二律旋相爲宫，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宫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宫十二，在羽聲之後、宫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宫徵皆不成，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黄鍾宫至夾鍾羽，并用黄鍾起調、黄鍾畢曲；大吕宫至姑洗羽，并用大吕起調、大吕畢曲；太簇宫至仲吕羽，并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鍾宫至蕤賓羽，并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宫至林鍾羽，并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吕宫至夷則羽，并用仲吕起調、仲吕畢曲；蕤賓宫至南吕羽，并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宫至無射羽，并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宫至應鍾羽，并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吕宫至黄鍾羽，并用南吕起調、南吕畢曲；無射宫至大吕羽，并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宫至太簇羽，并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黄鍾也。黄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有紀綱，以成

忽、微，算不得是正音，因此惟獨黄鐘是聲氣的本源。雖然十二律八十四聲都是黄鐘所派生，然而黄鐘一均，是所謂純粹中的純粹。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是九乘七的得數；二十一，是三乘七的得數。

《六十調篇》説：

十二律轉相爲宫，各有七聲，共八十四聲。宫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共六十聲，爲六十調。變宫十二，在羽聲之後、宫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宫徵都不是，共二十四聲，不能用於起調。黄鐘宫到夾鐘羽，都用黄鐘起調、黄鐘結束樂曲；大吕宫到姑洗羽，都用大吕起調、大吕結束樂曲；太蔟宫到仲吕羽，都用太蔟起調、太蔟結束樂曲；夾鐘宫到蕤賓羽，都用夾鐘起調、夾鐘結束樂曲；姑洗宫到林鐘羽，都用姑洗起調、姑洗結束樂曲；仲吕宫到夷則羽，都用仲吕起調、仲吕結束樂曲；蕤賓宫至南吕羽，都用蕤賓起調、蕤賓結束樂曲；林鐘宫到無射羽，都用林鐘起調、林鐘結束樂曲；夷則宫到應鐘羽，都用夷則起調、夷則結束樂曲；南吕宫到黄鐘羽，都用南吕起調、南吕結束樂曲；無射宫到大吕羽，都用無射起調、無射結束樂曲；應鐘宫到太蔟羽，都用應鐘起調、應鐘結束樂曲，這就是六十調。六十調就是十二律，十二律也就是一個黄鐘。黄鐘派生十二律，十二律派生出五個音調兩個變調。五聲各有條理，成爲六十調，六十調都是在黄鐘基礎上增減變化而成的。宫、商、角三十六調，是老陽調；徵、羽二十四調，是老陰調。調齊全陰陽也就完備了。

六十調，六十調皆黄鍾損益之變也。宫、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

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吕之數由黄鍾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律吕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以黄鍾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其《證辨》曰："《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孔氏疏曰：'黄鍾爲第一宫，至中吕爲第十二宫，各有五聲，凡六十聲。'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正《禮運》所謂'還相爲宫'也。《周禮·大司樂》，祭祀不用商，惟宫、角、徵、羽四聲。古人變宫、變徵不爲調，《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以二變聲之不可爲調也。後世以變宫、變徵參而爲八十四調，其亦不考矣。"

有人説："以干支計算時日的數目由六甲、五子錯綜而成，陰陽聲律的數目由黄鐘九寸增減而成，二者不同。等到數目形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錯綜成六十日；樂律有六律、五聲共六十調，就好像符節一樣相合，這是爲什麽呢?"回答是："這就是所謂音調形成陰陽就齊備。"道理必定有兩方對應，這是數的自然。拿天五地六配合出陰與陽來説，六甲、五子推求出六十，其中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拿黄鐘九寸記陽不記陰來説，六律、五聲推求出六十，也是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不懂得天地造化的人，是不能瞭解這些的。他的《證辨》説："《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轉相爲宫調。'孔氏疏説：'黄鐘爲第一宫，到中吕爲第十二宫，各有五聲，共六十聲。'聲調，是用於起調、結束樂曲的，是各個聲的綱領，辨正《禮運》所謂'轉相爲宫'的説法。《周禮·大司樂》，祭祀不用商，衹用宫、角、徵、羽四聲。古人變宫、變徵不爲調，《左氏傳》説：'商者以下，降了五級以後，就無法彈奏了。'因爲兩個變聲不爲調。後代把變宫、變徵計入得八十四調，已經無從考察了。"

《候氣篇》曰：

以十二律分配節氣，按曆而候之。其氣之升，分、毫、絲、忽，隨節各異。夫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吕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於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

《候氣篇》説：

用十二律分别與節氣相配，按曆法而隨時變化。氣候的上升，分、毫、絲、忽，隨節氣不同而不同。陽氣生於《復》，陰氣生於《姤》，像環一樣没有盡頭。如今音律的數，在三分之一基礎上增減，但到了頭就不再循環開始，這爲什麽呢？回答説："陽氣的上升，從子開始，午雖然生於陰，而陽氣上升并没有結束，到亥然後向上走到了頭而

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升於上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强，在律爲尤强，在吕爲差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吕爲差强。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而絲分毫别，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

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盡天下之變，善惡無不備，律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蠛蠓，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黄鍾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黄鍾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其《證辨》曰："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務，乃區區於秬黍之縱横、古錢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曆數，則氣節亦未易正。"

向下走；陰氣的上升，從午開始，子雖然生於陽，而陰氣的上升并没有結束，到巳然後向上走到了頭而向下走。音律中陰律不寫出來，因此到了頭就不再循環開始。因此升，在陽數上，從子到巳較强，在陽律上表現爲尤其强，在陰律上表現爲較弱；從午到亥漸弱，在陽律上表現爲尤其弱，在陰律上表現爲較强。長度數目的多少，雖然好像不齊，但一絲一毫的分别，各有道理，這就是爲什麽氣可以飛灰，聲爲什麽合律的原因。"

有人説："《易》是説明陰陽的，而音律不寫出陰律，爲什麽呢？"回答説："《易》窮盡天下的變化，善惡無不齊備，音律是要用於中庸和諧，達到最完美的境界。按聲音來説，大到雷霆轟鳴，小到飛蟲振翅，無非都是聲音。《易》是無所不包括的，音律則寫出所謂黄鐘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而實際上就是一個黄鐘。這個道理，在聲音叫和諧，在氣叫合節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没表現出與表現出都合法度，這就是爲什麽聖人可以溝通天人、贊助造化教育的道理。"他的《證辨》説："音律，是陽氣的涌動，陽聲的開始，一定要聲音和諧氣息相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如今不在聲和氣應上下功夫，却斤斤計較黍米的縱横、古錢的大小，這也就太難了。然而不精通曆法計算，那麽氣節也不易訂正。

至於審度量、謹權衡，會粹古今，辨析尤詳，皆所以參伍而定黄鍾爲中聲之符驗也。朱熹深好其書，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受詔典領之臣，宜得此書奏之，以備東都郊廟之樂。

至於審定度量、考證權衡，集中了古今學説，辨析尤其詳盡，都是用來相互考訂黄鐘音律和諧的標準。朱熹十分喜歡這本書，認爲國家將要平定，中原必定會審訂音樂和諧樂律，以此來使神人和諧。接受皇帝命令主管音樂的官員，應得到這本書向上奏報，用於準備東都祭祀的音樂。

熹定《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彙分於所修禮書中，皆聚古樂之根源，簡約可觀。而《鍾律》分前後篇，其前篇爲條凡七：一曰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

朱熹編定《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分别收到他所編修的禮書中，都彙聚了古樂的根源，簡明扼要值得一看。而《鍾律》分前後篇，前篇共分七條：第一是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圖，第二是十二律寸、分、厘、

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絲、忽之數，三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四曰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曰變宫、變徵二變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七曰旋宫八十四聲、六十調之圖。其後篇爲條凡六：一曰明五聲之義，二曰明十二律之義，三曰律寸舊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黄鍾分寸數法，六曰黄鍾生十一律數。大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爲明邃。其《樂制》彙于王朝禮，其《樂舞》彙于祭禮，上下千載，旁搜遠紹，昭示前聖禮樂之非迂，而將期古樂之復見於今，熹蓋深致意焉。其《詩樂篇》别系于後。

毫、絲、忽的數目，第三是五聲五行的特徵、清濁高低的次第，第四是五聲相生、增減、先後的順序，第五是變宫、變徵相生的方法，第六是十二律正變、倍半的方法，第七是十二律與七聲相配得八十四聲、六十調的圖解。後篇共分六條：第一是明五聲的義理，第二是明十二律的義理，第三是律寸舊法，第四是律寸新法，第五是黄鐘分寸數法，第六是黄鐘派生十一律的數目。大致采用元定的著作，互相演繹，而更加明晰。他的《樂制》彙集王朝的禮儀，而他的樂舞彙集了祭祀的禮儀，上下千年，搜集既深且博，明白地顯示了前代聖人在禮樂上并非迂腐，而希望把古樂在今天復現，朱熹用了很大的心思。他的《詩樂篇》另外附在後面。

宋史卷一百三十二

志第八十五

樂(七)

樂章(一)

郊祀　祈穀　雩祀　五方帝　感生帝

郊祀

建隆郊祀八曲：

降神，《高安》：

在國南方，時維就陽。以祈帝祉，式致民康。豆籩鼎俎，金石絲簧。禮行樂奏，皇祚無疆。

皇帝升降，《隆安》：

步武舒遲，升壇肅祇。其容允若，于禮攸宜。

奠玉幣，《嘉安》：

嘉玉制幣，以通神明。神不享物，享于克誠。

奉俎，《豐安》：

笙鏞備樂，繭栗陳牲。乃迎芳俎，以薦高明。

酌獻，《禧安》：

丹雲之爵，金龍之杓。挹于尊罍，是曰清酌。

飲福，《禧安》：

潔兹五齊，酌彼六尊。致誠斯至，率禮彌敦。以介景福，永隆後昆。重熙累洽，帝道攸尊。

亞獻、終獻，《正安》：

謂天蓋高，其聽孔卑。聞樂歆

太祖建隆年間郊祭八首：

降神，奏《高安》：

京城南郊，向天向陽。敬禮上天，保民安康。依禮行祭，樂聲悠揚。禮行樂奏，國運綿長。

皇帝登壇降壇，奏《隆安》：

步履從容，恭敬登壇。神情嚴肅，禮儀儼然。

進獻玉幣，奏《嘉安》：

美玉所製，以通神明。神不受物，取其心誠。

奉俎，奏《豐安》：

吹笙擊鐘，供奉犧牲。面向祭器，進獻神明。

獻酒，奏《禧安》：

丹雲之杯，金龍之勺。斟滿酒杯，是爲清酌。

飲福，奏《禧安》：

酒分五等，斟滿六杯。至誠至敬，敬禮彌敦。以求多福，永保後昆。世人升平，帝道益尊。

亞獻、終獻，奏《正安》：

蒼天雖高，深知下情。聞樂欣欣，助其福

德，介以福禧。

送神，《高安》：

倏兮而來，忽兮而迴。雲馭杳邈，天門洞開。

咸平親郊八首：

降神，《高安》：

圜丘何方？在國之陽。禮神合祭，運啓無疆。祖考來格，籩豆成行。其儀肅肅，降福穰穰。

皇帝升降，《隆安》：

禮備樂成，乾健天行。帝容有穆，佩玉鏘鳴。

奠玉幣，《嘉安》：

定位毖祀，告于神明。嘉玉量幣，享于克誠。

奉俎，《豐安》：

有牲斯純，有俎斯陳。進于上帝，昭報深仁。

酌獻，《禧安》：

大報于帝，盛德升聞。醴齊良潔，粢盛苾芬。

飲福，《禧安》：

祀帝圜丘，九州獻力。禮行于郊，百神受職。靈祇格思，享我明德。天鑒孔章，玄祉昭錫。

亞獻、終獻，《正安》：

羽籥云罷，干戚載揚。接神有恪，錫羡無疆。

送神，《高安》：

神駕來思，風舉雲飛。神馭歸止，天空露晞。

景祐親郊，三聖并侑二首：

奠幣，《廣安》：

千齡啓運，三后在天。嘉壇并侑，億萬斯年。

酌獻，《彰安》：

皇基締構，帝系靈長。躬薦鬱鬯，子孫保昌。

常祀二首：

兮。

送神，奏《高安》：

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天路遥遥，天門洞開。

真宗咸平年間親行郊祭八首：

降神，奏《高安》：

圜丘何在？在京之陽。天神合祭，鴻福無疆。先人來享，祭器成行。禮儀肅然，降福穰穰。

皇帝登壇降壇，奏《隆安》：

禮備樂成，天道大行。帝神穆穆，佩玉鏘鏘。

進獻玉幣，奏《嘉安》：

依禮行祭，告於神明。獻玉供幣，出於至誠。

奉俎，奏《豐安》：

純色犧牲，俎豆列陳。進獻上帝，澤及人人。

獻酒，奏《禧安》：

恭奉天帝，盛德遠揚。醴酒至純，祭穀芬芳。

飲福，奏《禧安》：

圜丘祭天，九州盡力。禮行南郊，百神盡職。神明下降，知我才德。上天明察，聖恩普降。

亞獻、終獻，奏《正安》：

文舞方罷，武舞登場。至誠敬神，賜福無疆。

送神，奏《高安》：

天帝來兮，風起雲飛。天神歸兮，晴空萬里。

仁宗景祐年間親自郊祭，三聖同祭二首：

奠幣，奏《廣安》：

鴻運當頭，三聖在天。并臨嘉壇，億萬斯年。

酌獻，奏《彰安》：

皇基鞏固，帝運綿長。躬獻美酒，子孫興旺。

常祀二首：

太祖配位奠幣，《定安》：

翕受駿命，震叠群方。侑祀上帝，德厚流光。

酌獻，《英安》：

誕受靈符，肇基丕業。配享潔尊，永隆萬葉。

元符親郊五首：餘同咸平，凡闕者皆用舊詞。

降神，《景安》：六變辭同。

無爲靡遠，深厚廣圻。祭神恭在，弁冕衮衣。粢盛豐美，明德馨輝。以祥以佑，非眇專祈。

升降，《乾安》，罍洗、飲福并奏。

神靈擁衛，景從雲隨。玉色温粹，天步舒遲。周旋陟降，皇心肅祗。千靈是保，百福攸宜。

退文舞、迎武舞，《正安》：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進旅退旅，萬舞有奕。

徹豆，《熙安》：

陟彼郊丘，大祀是承。其豆孔庶，其香始升。上帝時歆，以我齊明。卒事而徹，福禄來成。

送神，《景安》：

馨遺八尊，器空二簋。至祝至虔，穹祗貺祉。

政和親郊三首：

皇帝升降，《乾安》：

因山爲高，爰陟其首。玉趾躩如，在帝左右。帝謂我王，予懷仁厚。眷言顧之，永綏九有。

配位酌獻，《大寧》：

於穆文祖，妙道九德。默契靈心，肇基王迹。啓佑後人，垂裕罔極。合食昭薦，孝思維則。

於皇順祖，積德累祥。發源深厚，不耀其光。基天明命，厥厚克昌。是孝是享，申錫無疆。

太祖配位奠幣，奏《安定》：

上承天命，威震萬方。致祭上帝，德厚福廣。

酌獻，奏《英安》：

承受天命，開創大業。恭獻美酒，永葆基業。

哲宗元符年間親郊五首：餘同咸平，凡缺者皆用舊詞。

降神，奏《景安》：六變詞同。

無處不在，深厚廣博。恭敬致祭，弁冕衮衣。祭品豐美，才德生輝。天佑吉祥，人所不及。

皇帝升壇、降壇，奏《乾安》，罍洗、飲福并奏：

天神下界，祥雲是從。玉色温潤，天步從容。依禮升降，其心融融。千神相佑，百福相從。

文舞下、武舞上，奏《正安》：

左手持樂器，右手持雉羽。翩翩起舞，有疾有徐。

撤去祭器，奏《熙安》：

登彼圜丘，代代相承。祭品實多，香氣升騰。上帝來享，贊我至誠。善始善終，福禄相仍。

送神，奏《景安》：

美酒八尊，美食兩簋。至真至誠，祝彼上蒼。

徽宗政和年間親郊三首：

皇帝升壇降壇，奏《乾安》：

因山爲高，爰登其首。我王敬天，在帝左右。帝謂我王，汝心仁厚。回顧至囑，大業長久。

配位酌獻，奏《大寧》：

煌煌先祖，妙道九德。福至心靈，開創帝基。光照後世，勛業無極。享之宗廟，孝思在心。

煌煌順祖，積德未央。博大精深，隱晦韜光。天命不改，子孫永昌。追思先祖，降福無疆。

高宗建炎初，國步尚艱，乃詔有司，天帝、地祇及他大祀，先以時舉。太常尋奏，近已增募樂工，干、羽、簨、虡亦備，始循舊禮，用登歌樂舞，其祀昊天上帝。

降神用《景安》，圜鍾爲宫，三奏：

蒐講上儀，式修毖祀。日吉辰良，禮成樂備。風馭雲旗，聿來歆止。嘉我馨德，介兹繁祉。

黄鍾爲角，一奏：

我將我享，涓選休成。執事有恪，惟寅惟清。樂既六變，肅雍和鳴。高高在上，庶幾是聽。

太簇爲徵，一奏：

禮崇禋祀，備物薦誠。昭格穹昊，明德惟馨。風馬雲車，肸蠁居歆。申錫無疆，賚我思成。

姑洗爲羽，一奏：

惟天爲大，物始攸資。恭承禋祀，以報以祈。神不可度，日監在兹。有馨明德，庶其格思。

皇帝盥洗，《正安》：

靈承上帝，厲意專精。設洗于阼，罍水以清。盥以致潔，感通神明。無遠弗届，其饗兹誠。

升壇，《正安》：

皇矣上帝，神格無方！一陽肇復，典祀有常。豆登豐潔，薦德馨香。棐忱居歆，降福穰穰。

上帝位奠玉幣，《嘉安》：

治極發聞，不瑕有芬。嘉玉陳幣，神届欣欣。誠心昭著，欽恭無文。以妥以侑，篤祜何垠。

太祖位奠幣，《安定》：

茫茫蒼穹，孰知其紀！精意潛通，雖遠而邇。量幣薦誠，有實斯篚。眷然顧之，永錫繁祉。

皇帝還位，《正安》：

高宗建炎初年，國家尚處於困難時期，即令有關機構按時進行祭天、祭地及其他重大祭祀。太常寺不久上奏已經增募樂工，干、羽、簨、虡也已經齊備，可按傳統禮儀爲歌舞配樂，以祭昊天上帝。

降神，奏《景安》，圜鐘宫調，三遍：

莊嚴隆重，謹慎致祭。吉日良辰，禮成樂備。風飄雲旗，神來欣享。贊我之德，賜我多福。

黄鐘角調，一遍：

至誠貢獻，美滿天成。執事有心，畢恭畢敬。樂章六變，雍雍和鳴。高高在上，惟望垂聽。

太族徵調，一遍：

崇禮致祭，物備心誠。上通於天，明德惟馨。風馬雲車，上帝欣欣。賜我福禄，報我至誠。

姑洗羽調，一遍：

惟天爲大，萬物所資。恭敬祭祀，以報以祈。神不可測，念兹在兹。才德馨香，上達天知。

皇帝盥洗，奏《正安》：

心向天帝，至誠至精。皇帝盥洗，其水清清。盥洗致潔，感通神明。無處不在，可感至誠。

升壇，奏《正安》：

皇皇上帝，神明無上！周而復始，祭祀有常。物豐器潔，進德馨香。誠信可感，降福無量。

上帝位奠玉幣，奏《嘉安》：

政聲遠播，名聲芬芳。獻玉陳幣，神明欣欣。誠心可見，樸實無文。祭祀誠心，賜福無垠。

在太祖神位之前奠幣，奏《安定》：

茫茫蒼天，誰知其意！精誠通天，雖遠實近。玉帛赤心，如何計量？回顧既往，賜福無疆。

皇帝歸位，奏《正安》：

典祀有常，昭事上帝。奉以告虔，逮迄奠幣。鍾鼓既設，禮儀既備。神之格思，恭承貺賜。

捧俎，《豐安》：

祀事孔明，禮文惟楙。爰潔犧牲，載登俎豆。或肆或將，無聲無臭。精禋潛通，永綏我后。

上帝酌獻，《嘉安》：

氣萌黃鍾，萬物資始。欽若高穹，吉蠲時祀。神策泰元，增授無已。群生熙熙，函蒙繁祉。

太祖位酌獻，《英安》：

赫赫翼祖，受命于天。德邁三代，威加八埏。陟配上帝，明禋告虔。流光垂裕，於萬斯年。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大德曰生，陰陽寒暑。樂舞形容，干戚籥羽。一弛一張，退旅進旅。神安樂之，祉錫綿宇。

亞、終獻，《文安》：

惟聖普臨，順皇之德。典禮有彝，享祀不忒。籩豆靜嘉，降登肸飭。神具醉止，景貺咸集。

徹豆，《肅安》：

内心齊誠，外物蠲潔。神來迪嘗，俎豆既徹。燕及群生，靡或夭閼。降福穰穰，時萬時億。

送神，《景安》：

於赫上帝，乘龍御天。惟聖克事，明饗斯虔。薦豆云徹，靈猋且旋。載錫休祉，其惟有年。

望燎，《正安》：

靈承上帝，精意感通。馨香旁達，粢盛既豐。登降有儀，祀備樂終。神之聽之，福禄來崇。

紹興十三年，初舉郊祀，命學士院製宫廟朝獻及圜壇行禮、登門肆赦樂章，凡五十有八。至二十八年，以臣僚有請改定，於是御製樂章十有三

祭祀有常，敬告上帝。奉以至誠，奠幣奠幣。鐘鼓既設，禮樂大備。神靈來享，恭待賜福。

捧俎，奏《豐安》：

祭祀隆重，禮尊樂崇。犧牲潔净，載豆載登。依禮陳設，無臭無聲。精誠通天，永保安寧。

敬上帝，酌獻，奏《嘉安》：

黄鐘陽生，萬物所始。敬順高天，沐浴致祭。禱告天帝，增福不已。萬物欣欣，自求多福。

敬太祖，酌獻，奏《英安》：

赫赫翼祖，受命於天。德邁三代，威加九州。上配於天，祭以誠虔。光照後世，達萬萬年。

文舞下場，武舞上場，奏《正安》：

天地大德，生生不息。樂舞相映，干戚籥羽。一弛一張，進退安詳。神明安享，賜福綿長。

亞獻、終獻，奏《文安》：

神聖降臨，我皇之德。典禮有常，祭祀不爽。籩豆整潔，出入有序。神明陶然，大福降臨。

撤豆，奏《肅安》：

我心至誠，我物至潔。神已進食，俎豆當撤。惠及衆生，不受摧折。降福多多，至萬至億。

送神，奏《景安》：

赫赫上帝，乘龍御天。惟聖如此，來享此祭。撤去祭品，神靈回天。賜福賜福，何止今年！

望燎，奏《正安》：

心向上天，精誠可通。馨香四溢，祭品豐盛。登降有序，禮樂齊備。神明下界，福禄無終。

高宗紹興十三年，南渡後首次舉行郊祭，命學士院作宫廟朝獻及圜壇行禮及登門緩刑赦免等樂章，共五十八章。至紹興二十八年，因臣僚請求改作，於是高宗御製樂章十三章，連同徽宗

及徽宗元御製仁宗廟樂章一，共十有四篇。餘則分命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并懿節別廟樂曲，凡七十有四，俱彙見焉。其祀圜丘：

皇帝入中壝，《乾安》：

帝出于震，巽惟齊明。律曰姑洗，以示潔清。我交于神，蠲意必精。既盥而往，祈鑒斯誠。

降神，《景安》：

陽動黄宫，日旋南極。天門蕩蕩，百神受職。爰熙紫壇，煬黄殊色。神哉沛來，蓋親有德。

盥洗，《乾安》：

帝顧明德，監于克誠。齊戒滌濯，式示潔清。郊丘合祛，享意必精。既盥而薦，熙事備成。

升壇，《乾安》：

帝臨崇壇，媪神其從。稽古合祛，并侑神宗。升階奠玉，誠意感通。貺施鼎來，受福無窮。

昊天上帝位奠玉幣，《嘉安》御製：

上穹昊天，日星垂曜。照臨下土，王國是保。維玉與帛，寅恭昭報。永左右之，欽若至道。

皇地祇位奠玉幣，《嘉安》御製：

至哉坤厚，隤然止静！柔載動植，資始成性。玉光幣色，瑑若其映。式恭禋祀，有邦之慶。

太祖皇帝位奠幣，《廣安》御製：

明明翼祖，并侑泰壇。肇造綿宇，王業孔艱。表正封略，上際下蟠。躬以大報，亦止于燔。

太宗皇帝位奠玉幣，《化安》御製：

赫赫巍巍，及時純熙。昊天成命，后則受之。登邁邃古，光被聲詩。有幣陟配，孫謀所貽。

降壇，《乾安》：

御製仁宗廟樂一章，共計十四章。其餘則分别由大臣與兩制儒館之人士另行撰述，加上懿節别廟樂曲，總計七十四首，一并彙録於此。其中用於圜丘祭天者如下：

皇帝入中壝，奏《乾安》：

帝出於東，號令嚴明。律名姑洗，以示潔清。我爲敬神，其念必精。盥洗而往，神明斯誠。

降神，奏《景安》：

陽動黄宫，日至南極。天門大開，百神就職。熙熙紫壇，澄黄殊色。衆神欣然，以親有德。

盥洗，奏《乾安》：

上天明德，察其忠誠。齋戒沐浴，身心潔净。圜丘祭天，其心必誠。盥洗致祭，吉祥告成。

升壇，奏《乾安》：

帝臨高壇，地神相從。依古行祭，并祭帝堯。登階奠玉，精誠可通。降福方興，受福無窮。

在昊天上帝之位奠玉幣，奏御製《嘉安》：

茫茫蒼天，日星照耀。照臨大地，王國是保。有玉與帛，恭敬酬報。永相保佑，恭敬至道。

在皇地神位奠玉幣，奏御製《嘉安》：

茫茫大地，柔順安静！承載萬物，繁殖生靈。玉光幣色，互相輝映。恭敬致祭，國家之慶。

在太祖皇帝神位前奠幣，奏御製《廣安》：

明明翼祖，并享天壇。開疆拓土，創業艱難。人之表率，天地之間。配享祭天，曰柴曰燔。

在太宗皇帝神位之前奠玉幣，奏御製《化安》：

赫赫太宗，世稱光明。上天有命，太宗繼位。超越往古，光耀後世。配享於天，應天順人。

降壇，奏《乾安》：

躬展盛儀，天步逡巡。樂備禮交，嘉玉既陳。神方安坐，薦祉紛綸。陟降有容，皇心載勤。

還位，《乾安》：

克昭王業，命成昊天。泰畤禋燎，八陛惟圓。肅然威儀，登降周旋。是謂精享，神監吉蠲。

奉俎，《豐安》：

至大惟天，云何稱德！展誠致薦，牲用博碩。誠以牲寓，帝由誠格。居歆降祥，時萬時億。

再詣盥洗，《乾安》：

帝出于震，巽惟潔齊。神明其德，乃稱禋柴。惟兹吉蠲，昭事聿懷。重盥而祀，敷錫孔皆。

再升壇與初升同，惟易奠玉作奠酌。

昊天上帝位酌獻，《禧安》御製：

謁款壇陛，祇祀泰禋。丘圜自然，可格至神。桂尊登酌，嘉薦芳新。靡福菲眇，敷佑下民。

皇地祇位酌獻，《光安》御製：

厚德光大，承元之明。玆潛莩吹，升于昭清。冰天桂海，咸資化成。恭酌彝醪，報本惟精。

太祖皇帝位酌獻，《彰安》御製：

於赫皇祖，創業立極。肅肅靈命，蕩蕩休德。嘉觴精潔，雅奏金石。丕顯神謨，惟後之則。

太宗皇帝位酌獻，《韶安》御製：

丕鑠帝宗，復受天命。群陰猶黷，一戎大定。奠鬯斯馨，功歌在咏。佑啓後人，文軌蚤正。

還位，《乾安》：

肆類上帝，懷柔百神。稾秸既設，珪幣既陳。精誠潛交，已事而竣。佑我億載，基圖日新。

入小次，《乾安》：

恭展美報，聿修上儀。禮樂和

親歷盛典，步履從容。樂備禮成，嘉玉既陳。神方安坐，進獻紛紛。升降從容，皇心載勤。

還位，奏《乾安》：

光大王業，無愧於天。泰畤祭天，其壇爲圓。禮儀肅然，登降周旋。祭祀以誠，神享祭典。

奉俎，奏《豐安》：

至大爲天，何以相稱？以誠進獻，犧牲惟大。誠在其中，上天感動。安然享用，曰千萬年。

再盥洗，奏《乾安》：

帝來自東，號令嚴明。其德神明，堪受其祭。祭天事大，敢不盡心。再盥而祭，上天普賜。

再次登壇儀式與初次相同，衹是把以玉相祭改爲以酒相祭。

昊天上帝之神位獻酒，奏御製《禧安》：

虔誠登壇，衹爲祭天。圜丘天成，可感神明。桂杯獻酒，祭食新鮮。無處不福，保佑下民。

向大地之神位獻酒，奏御製《光安》：

厚德光大，承天之明。玆潛莩吹，至於清明。天南地北，教化大成。恭獻酒漿，知恩必報。

向太祖皇帝神位獻酒，奏御製《彰安》：

赫德皇祖，創立基業。謹承天命，大恩大德。獻上嘉釀，樂聲悠揚。神機妙算，垂範後世。

向太宗皇帝神位獻酒，奏御製《韶安》：

繼承帝業，再受天命。群小作亂，一戰平定。獻上美酒，載歌載舞。保佑後人，文治武功。

還位，奏《乾安》：

祭祀上帝，百神就位。草席既設，玉器既陳。精誠通神，祭祀圓滿。保我萬年，帝業日新。

入小帳篷，奏《乾安》：

祭品豐盛，禮儀隆重。禮樂有節，進退有

節，登降適宜。德焉斯親，神靡不娭。海内承福，式固邦基。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泰元尊臨，富媪繁祉。於皇祖宗，既昭格止。奏舞象功，靈其有喜。永言孝思，盡善盡美。

亞獻，《正安》：

陽丘其高，神祇并位。既奠厥玉，既奉厥醴。亦有嘉德，克相毖祀。旨酒載爵，以成熙事。終獻同，止易再酌爲三酌。

出小次位，《乾安》：

爰熙紫壇，天地并貺。來燕來寧，畢陳鬱鬯。承神至尊，精意所鄉。告靈饗矣，祉福其暢。

詣飲福位，《乾安》：

帝臨崇壇，媪神其從。祖宗并歆，福禄攸同。兵寢刑措，時和歲豐。其膺受之，將施無窮。降壇同，止易"將"作"以"。

飲福，《禧安》：

八音克諧，降神出祇。風馬雲車，陟降在兹。錫我純嘏，我應受之。一人有慶，燕及群黎。

還位，《乾安》：

帝出于震，孝奏上儀。燔燎膻薌，神徠燕娭。肅若舊典，罔或不祇。既右饗之，翕受蕃釐。

徹豆，《熙安》：

燎薌既升，焫膋以潔。于豆于登，焄蒿有飶。紫幄熉黄，神其安悦。將以慶成，薄言盍徹。

送神，《景安》：

九霄眇邈，神不可求。何以降之？監德之修。三獻備成，神不可留。何以送之？保天之休。

望燎，《乾安》：

謂天蓋高，陽噓而生。日月列宿，皆天之神。肆求厥類，與陽俱

序。上德下信，神無不喜。海内受福，國家永固。

文舞退，武舞上，奏《正安》：

天帝駕臨，地神多福。我祖我宗，應祭而來。舞蹈威風，諸神高興。追思先人，永志不忘。

亞獻，奏《正安》：

祭壇崇高，神靈就位。既獻美玉，又獻美酒。人有嘉德，畢恭畢敬。斟滿美酒，人神歡欣。終獻所奏曲詞與此相同，祇改再酌爲三酌。

出小帳篷，奏《乾安》：

高大紫壇，天地同欣。來燕來寧，處處酒香。敬神爲重，出於至誠。衆神來享，福禄歡暢。

詣飲福之位，奏《乾安》：

天降崇壇，地神相隨。祖宗同享，福禄所同。天下太平，人壽年豐。諸神來享，賜福無窮。降壇所用曲、詞與此相同，祇改"將"爲"以"。

飲福，奏《禧安》：

音樂和諧，迎接神靈。風馬雲車，神靈出現。賜我大福，樂於接受。一人有福，澤及百姓。

還位，奏《乾安》：

帝來自東，隆重祭迎。燒柴祭穀，神靈來享。一如舊章，莊嚴誠敬。我既祭之，洪福必降。

撤豆，奏《熙安》：

既祭以穀，既祭以脂。祭品豐盛，其香四溢。光照紫幄，神靈喜悦。祭禮告成，隨之撤祭。

送神，奏《景安》：

蒼天邈邈，上天難求。何以降神？惟德之修。祭祀既畢，神不可留。何以送之？保天之福。

望燎，奏《乾安》：

蒼天高高，陽光融融。日月星辰，皆天之神。廣求其類，與陽同升。祭祀於壇，以盡我

升。視燎于壇，以終其勤。

望瘞，《乾安》：

謂地蓋厚，陰翕而成。社稷群望，皆地之靈。肆求厥類，與陰俱凝。視瘞于坎，以終其勤。

還大次，《乾安》：

舞具八佾，樂備六成。大矣孝熙，厲意專精。已事而竣，回軫還衡。我應受之，以莫不增。

還内，《采茨》：

五輅鳴鑾，八神警蹕。天官景從，莫不祗栗。祲威盛容，昭哉祖述。祚我無疆，叶氣充溢。

寧宗郊祀二十九首：

皇帝入中壝，《乾安》：

合祀丘澤，登侑祖宗。顧諟惟精，靈承惟恭。有嚴皇儀，有莊帝容。監于克誠，肅肅雍雍。

降神，《景安》，圜鍾爲宫：

天門蕩蕩，雲車陰陰。百神咸秩，三靈顧歆。神哉來娭，神哉溥臨。饗時宋德，翼翼小心。

黄鍾爲角：

華蓋既動，紫微洞開。星樞周旋，日車徘徊。靈兮顧佑，靈兮沛來。載燕載娭，式時壇垓。

太簇爲徵：

泰尊媪鏖，祖功宗德。辰躔陪營，岳瀆受職。神哉來下，神哉來格。饗德惟馨，留虞嘉席。

姑洗爲羽：

金石宣昭，羽旄紛綸。潔火夕照，明水夜陳。娭哉惟靈，娭哉惟神。風馬招搖，惟德之親。

皇帝盥洗，《乾安》：

皇帝儉勤，盥用陶瓦。禮神頌祇，奠幣獻斝。月鑒陰肅，醴液融冶。挹彼注兹，禮無違者。

升壇，《乾安》：

心。

望瘞，奏《乾安》：

大地無限，萬物叢生。社稷山川，皆地之靈。廣求其類，與陰俱凝。祭祀於坎，以盡我心。

還大次，奏《乾安》：

舞爲八佾，樂用六典。大哉孝德，用心精誠。祭事圓滿，法駕起行。我應如此，以莫不增。

還内，奏《采茨》：

五輅鳴鑾，八神警蹕。百官簇擁，畢恭畢敬。莊嚴隆重，光耀祖宗。保我無疆，祥和充暢。

寧宗郊祀二十九首：

皇帝入中壝，奏《乾安》：

合祭山川，祖宗配享。祭祀以誠，祭祀以恭。皇家儀式，皇帝氣象。天知其誠，嚴肅和諧。

降神，奏《景安》，圜鐘宫調：

天門大開，雲車隆隆。百神降臨，三靈來享。神哉歡樂，神哉降臨。享此祭祀，翼翼小心。

黄鐘角調：

華蓋既動，紫微洞開。北斗旋轉，太陽徘徊。神靈保佑，神靈皆來。燕安歡樂，何止祭壇！

太蔟徵調：

致祭地神，敬其功德。星辰相伴，山河就位。諸神來哉，諸神來哉。祭祀惟誠，惟願永駐。

姑洗羽調：

鐘磬聲聲，舞樂紛紛。燈火夕照，明水夜陳。快哉惟靈，樂哉惟神。神靈來享，惟德之親。

皇帝盥洗，奏《乾安》：

皇帝儉樸，盥洗以瓦。敬神登神，獻幣獻酒。月光照耀，酒漿融溶。依禮敬奉，一如其規。

升壇，奏《乾安》：

崇臺穹窿，高靈下墮。慶陰仿佛，從坐嶕峨。宵升于丘，時通權火。維天之命，百禄是荷。

降壇：

帝饗于郊，一精二純。紫觚陟降，嘉玉妥陳。神方留娭，瑞貺紛綸。申錫無疆，螽斯振振。

還位：

肅肅禮度，銷銷宫奏。天行徐謐，皇儀昭懋。光連重璧，物備籩豆。於皇以饗，無聲無臭。

尚書奉俎：

列俎孔陳，嘉薦維實。鼎煁陽燧，玉流星液。我牲既碩，我薦既苾。神監下昭，安坐翔吉。

再詣盥洗：

帝登初觴，禮嚴再盥。精明顯昭，齊顒洞貫。靈娭留俞，神光炳焕。我宋受福，永壽於萬。

再升壇：

紫壇岳立，神光夜燭。有儼旒釆，有鏘佩玉。霄垠顧佑，祖宗熙穆。對越不忘，俾爾戬穀。

降壇，《乾安》：

天容澄謐，景氣晏和。瓚斝薦醇，銷璆叶歌。帝降庭止，夜其如何？神助之休，宜爾衆多。

還位，《乾安》：

甘露流英，卿雲舒釆。靈俞有喜，神光晻曖。穆穆來莅，洋洋如在。帝用居歆，澤及四海。

入小次，《乾安》：

聽惟饗德，監惟棐忱。顧諟思明，靈承思欽。永言端莅，肅對下臨。上帝是皇，毋貳爾心。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羽籥陳容，干戚按節。德閑而泰，功勞而决。虞我神祇，揚我謨烈。盡美盡善，福流有截。

高高天壇，天帝降臨。無處不在，氣象巍峨。夜登於丘，點起燎火。服從天命，福禄無盡。

降壇：

祭天於郊，一精二純。紫杯敬酒，美玉敬陳。神心欣然，降福紛紛。厚賜無限，子孫昌盛。

還位：

禮節肅肅，樂聲如玉。天下寧静，皇顔光明。玉璧生輝，祭品充盈。上天來享，無臭無聲。

尚書奉俎：

擺好禮器，擺上祭品。火烈鼎沸，瓊漿玉液。犧牲既大，我心且誠。上神下臨，安坐吉祥。

再詣盥洗：

敬酒之後，再次盥洗。至誠之心，貫徹始終。神靈欣欣，神采奕奕。我宋受福，萬世永昌。

再升壇：

紫壇聳立，神光不熄。旌旗飄飄，佩玉有聲。上天保佑，祖宗安寧。我祭神靈，但求賜福。

降壇，奏《乾安》：

天顔安詳，景象和樂。玉杯醇酒，佩玉諧歌。帝降於庭，其夜如何？神助之福，不厭其多。

還位，奏《乾安》：

甘露如花，祥雲舒捲。神靈開顔，神光掩映。莊嚴肅穆，無處不在。帝享其祭，澤及四海。

入小次，奏《乾安》：

既敬以德，又敬以誠。敬奉神明，神明有知。上帝下臨，萬衆肅然。上帝明察，毋存二心。

文舞退、武舞進，奏《正安》：

文舞方罷，武舞登場。德高則安，功高則榮。祭我神靈，揚我功業。盡美盡善，福豈有限！

亞獻，《正安》：

帝臨中壇，神從八陛。華玉展瑞，明馨薦醴。亦有嘉德，克相盛禮。獻茲重觴，降福瀰瀰。

終獻，《正安》：

敬事天地，升侑祖宗。陳盥于三，介觴之重。秉德翼翼，有來雍雍。相予祀事，福嘏日溶。

出小次，《乾安》：

孝奏展成，熙儀畢薦。光流桂俎，祥衍椒奠。風管晨凝，雲容天轉。拜貺于郊，右序詒燕。

詣飲福位，《乾安》：

所饗惟清，所欽惟馨。靈喜留俞，天景窈冥。福禄來成，福禄來寧。皇用時斂，壽我慈庭。

飲福，《禧安》：

瓚斝觩𧤏，觥罍氤氳。有醴惟香，有酒惟欣。肸蠁豐融，懿懿芬芬。我龍受之，如川如雲。

降壇，《乾安》：

天錫多祉，皇受五福。言瞻瑶壇，迄奉瑄玉。昭星炳耀，元氣回復。帝儀載旋，有嘉穆穆。

還位，《乾安》：

璇圖天深，鼎文日輝。慶流皇家，象炳紫微。乾回冕旒，雲焕衮衣。何千萬年，式于九圍。

尚書徹豆，《熙安》：

蘭豆既升，簠簋既登。禮備俎實，饗貴牲膝。時乃告徹，器用畢興。祚我皇基，介福是膺。

送神，《景安》：

神輔有德，來燕來娭。禮薦熙成，三靈逆釐。神饗有道，言旋言歸。福祉咸蒙，百世本支。

詣望燎位，《乾安》：

莫神乎天，陽噓而生。日月星辰，皆乾之精。肆求厥類，與陽俱

亞獻，奏《正安》：

帝臨中壇，神從其後。美玉呈瑞，馨香獻酒。以我嘉德，獻此盛禮。再次獻酒，降福無邊。

終獻，奏《正安》：

敬奉天地，并祭祖宗。一獻再獻，終獻爲重。畢恭畢敬，大方從容。祭祀無違，福禄日增。

出小次，奏《乾安》：

祭禮已畢，祭品已獻。光照桂俎，祥瑞升騰。晨風如樂，雲容月貌。拜祝於天，天下安寧。

詣飲福位，奏《乾安》：

所供清心，所敬馨香。神靈安詳，天景如常。賜我福禄，賜我安寧。福禄可求，福禄安寧。但求斂福，壽我慈母。

飲福，奏《禧安》：

酒器多樣，酒香濃烈。凡酒皆香，有酒皆欣。香氣彌漫，沁人心肺。我龍受之，如川如雲。

降壇，奏《乾安》：

天賜多福，皇家多福。遥望祭壇，瑄玉朝天。昭星燦爛，元氣如天。皇帝氣象，載途肅穆。

還位，奏《乾安》：

國運昌盛，如日中天。皇家祥瑞，正在紫微。煌煌皇冠，熠熠龍袍。千秋萬代，垂法九州。

尚書撤豆，奏《熙安》：

蘭豆既陳，簠簋亦登。禮備器實，祭貴犧牲。祭祀成禮，器撤人興。保我皇基，永保安寧。

送神，奏《景安》：

神輔有德，來享其祭。欣然成禮，天地受祭。神助有道，禮成而歸。天佑神助，延及子孫。

詣望燎位，奏《乾安》：

萬神之神，萬物所賴。日月星辰，天之精英。求其同類，與陽俱升。視燎於壇，祭禮大

升。視燎于壇，展也大成。

詣望瘞位，《乾安》：

地載萬物，陰翕而成。山岳河瀆，皆坤之靈。克肖其象，與陰俱凝。視瘞于坎，思求厥成。

還大次，《乾安》：

福方流胙，祈方欽柴。鹵簿載肅，球架允諧。帝祉具臨，皇靈允懷。遄御于次，降福孔皆。

還內，《乾安》：

八福呵蹕，千官景從。回軫還衡，祲威盛容。妥飾芝鳳，御朝雲龍。歸壽慈闈，敷時民雍。

祈穀

景祐上辛祈穀，仁宗御製二首：

太宗配位奠幣，《仁安》：

天祚有開，文德來遠。祈穀日辛，侑神禮展。

酌獻，《紹安》：

於穆神宗，惟皇永命。薦醴六尊，聲歌千咏。

紹興祈穀三首：

降神、盥洗、升壇、還位及上帝奠玉幣、奉俎，并同圜丘。

太宗位奠幣，《宗安》：

於穆思文，克配上帝。涓選休成，遵揚嚴衛。祗薦明誠，肅陳量幣。享茲吉蠲，申錫來裔。

上帝位酌獻，《嘉安》：

三陽肇新，萬物資始。精誠祈天，其聽斯邇。願均雨暘，田疇之喜。如坻如京，以備百禮。

太宗位酌獻，《德安》：

天錫勇智，允惟太宗。功隆德盛，與帝比崇。禮嚴陟配，誠達精衷。尚其錫祉，歲以屢豐。

孟夏雩祀，仁宗御製二首：

太祖配坐奠幣，《獻安》：

成。

詣望瘞位，奏《乾安》：

地載萬物，萬物蓬蓬。山岳江河，皆地之靈。萬物有象，賴地以誠。視瘞於坎，祭禮大成。

還大次，奏《乾安》：

祭以求福，柴祭通天。車駕整肅，音樂和諧。皇帝致祭，神靈賜福。暫作休息，福禄即來。

還內，奏《乾安》：

衆神保佑，衆官相隨。車駕回宮，聲威赫赫。鳳凰作飾，飛龍御車。太后萬壽，黎民和樂。

宋仁宗景祐年間每月上旬逢辛日祈禱豐收，宋仁宗御製二首：

太宗配位奠幣，奏《仁安》：

國運方興，萬民遠來。祈禱豐收，禮到神助。

酌獻，奏《紹安》：

贊我太宗，永享英名。獻上佳釀，歌聲千咏。

高宗紹興年間祈穀三首：

降神、盥洗、升壇、還位及上帝奠玉幣、奉俎，并同圜丘。

太宗位奠幣，奏《宗安》：

偉哉太宗，堪配上帝。大功告成，名垂後世。既以誠心，再獻帛幣。受此祭祀，賜福後人。

上帝位酌獻，奏《嘉安》：

冬去春來，萬象更新。精誠通天，下臨人間。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糧如山丘，敬天禮地。

太宗位酌獻，奏《德安》：

天賜智勇，實我太宗。功高德盛，與天比崇。禮當配祭，精誠相通。天之所賜，年年豐收。

孟夏求雨之祭，仁宗御製二首：

太祖配坐奠幣，奏《獻安》：

昊天蓋高，祀事爲大。嚴配皇靈，億福來介。

酌獻，《感安》：

龍見而雩，神之來格。犧象精良，威靈赫奕。

雩祀

紹興雩祀一首：

上帝位酌獻，《嘉安》：

蒼蒼昊穹，覆臨下土。欽惟歲事，民所依怙。爰竭精虔，禮典斯舉。甘澤以時，介我稷黍。

冬至、孟春、孟夏、季秋四祀，上公攝事七首：

降神，《景安》二章：

天何言哉，至清而健！默定幽贊，降祥福善。夙設圜壇，恭陳嘉薦。貞馭下臨，儲休錫羨。　生物之祖，興益之宗。于國之陽，以禋昊穹。六變降神，於論鼓鍾。親德享道，錫羨無窮。

太尉行，《正安》：

禮經之重，祭典爲宗。上公攝事，登降彌恭。庶品豐潔，令儀肅雍。百神萃止，惟吉之從。

司徒奉俎，《豐安》：

禮崇禋祀，神鑒孔明。牲牷博腯，以炰以烹。馨香蠲潔，品物惟精。錫以純嘏，享玆至誠。

飲福，《廣安》：

簠簋既陳，吉蠲登薦。洗心防邪，肅祇祭典。陟降惟寅，籩豆有踐。百福咸宜，淳耀丕顯。

亞、終獻，《文安》：

秩秩禮文，肅肅嚴祀。仰洽神休，式協民紀。灌獻有容，敘其俎簋。明德惟馨，以介丕祉。

送神，《景安》：

帝臨中壇，肅恭禋祀。靈景舒光，飛龍旋軌。送神有章，神心具

蒼天在上，祭祀爲大。太祖配祭，賜福無窮。

酌獻，奏《感安》：

祭而見龍，神靈來兮。酒具精良，神靈威風。

高宗紹興年間祭天求雨一首：

上帝位酌獻，奏《嘉安》：

蒼天在上，普照大地。農業豐歉，民之所依。竭盡忠誠，行此祭禮。甘霖普降，年豐民喜。

冬至、孟春、孟夏、季秋四祭，上公代行其事，七首：

降神，奏《景安》曲二章：

上天不言，至明至公！默默無語，普降吉祥。圜壇常設，恭陳祭品。秉公待下，降善賜福。　萬物之祖，萬物之宗。京都南郊，柴燎祭天。六變樂章，鐘鼓迎神。修德學道，賜福無窮。

太尉行，奏《正安》：

諸禮之中，祭典爲重。上公代理，祭祀彌恭。祭品豐潔，典禮肅雍。百神來會，吉利是從。

司徒奉俎，奏《豐安》：

祭天之禮，神明所重。祭品純全，烹製精美。心誠意切，祭品惟精。天降大福，嘉此至誠。

飲福，奏《廣安》：

黍稷已陳，齋戒進獻。心存敬畏，精誠祭典。進退惟敬，陳列有序。百福咸來，光耀人間。

亞獻、終獻，奏《文安》：

恭敬行禮，嚴肅致祭。仰得神佑，亦合禮俗。敬酒有儀，陳設有序。以德致祭，以求祥瑞。

送神，奏《景安》：

上帝降臨，受此祭祀。太陽高照，飛龍時現。送神有章，神心陶醉。仁德相輔，永遠賜

醉。輔德惟仁，永錫元祉。

五方帝

景德以後祀五方帝十六首：

青帝降神，《高安》：六變。

四序伊始，三陽肇新。氣迎東郊，蟄户咸春。功宣播殖，澤被生民。祝史正辭，昭事惟寅。

奠玉幣、酌獻，并用《嘉安》：

條風始至，盛德在木。平秩東作，種獻穜稑。律應青陽，氣和玉燭。惠彼兆民，以介景福。

送神，《高安》：

備物致用，薦羞神明。禮成樂舉，克享克禋。

酌獻，《祐安》：

條風斯應，候曆維新。陽和啓蟄，品物皆春。箎簧協奏，簠簋畢陳。精羞豐薦，景福攸臻。

赤帝降神，《高安》：

長嬴戒序，候正南訛。功資蕃育，氣應清和。鼎實嘉俎，樂備登歌。神其來享，降福孔多。

奠玉幣、酌獻，《嘉安》：景祐用《祐安》，辭亦不同。

象分離位，德配炎精。景風協律，化神含生。百嘉茂育，乃順高明。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送神，《高安》：

籩豆有踐，黍稷惟馨。禮終三獻，神歸杳冥。

黄帝降神，《高安》：

坤輿厚載，黄裳元吉。宅中居正，含章抱質。分王四季，其功靡秩。育此群生，首兹六律。

奠玉幣、酌獻，《嘉安》：景祐用《祐安》，辭亦不同。

中央定位，厚德惟新。五行攸正，四氣爰均。笙鏞以間，簠簋斯陳。爲民祈福，肅奉明禋。

福。

真宗景德年以後祭五方帝十六首：

青帝降神，奏《高安》：樂章變换六次：

四季伊始，萬象更新。東風徐來，萬物復蘇。宜種宜播，惠及萬民。祝史致辭，祭祀謹勤。

奠玉幣、酌獻，均奏《嘉安》：

東風徐徐，草木相迎。及時農耕，播種育苗。春光融融，氣候和暢。惠彼萬民，賜其安康。

送神，奏《高安》：

備物致用，祭祀神明。禮樂俱備，祭祀告成。

酌獻，奏《祐安》：

春風應時，辭舊迎新。陽氣上升，萬物復蘇。音樂悠揚，祭品滿目。祭品豐美，大福俱來。

赤帝降神，奏《高安》：

夏天繼至，農事繁忙。萬物繁茂，氣候清和。鼎滿珍品，樂備頌歌。神靈來享，降福應多。

奠玉幣、酌獻，奏《嘉安》：景祐年間奏《祐安》曲，詞亦不同。

南方屬離，南方屬火。南風炎熱，宜生宜長。萬物繁茂，在天之靈。神無常享，在於至誠。

送神，奏《高安》：

籩豆有序，黍稷馨馨。禮終三獻，神歸杳冥。

黄帝降神，奏《高安》：

地無不載，黄裳大吉。位於中央，含章抱質。年年如此，其功非常。養育生命，地爲根本。

奠玉幣、酌獻，奏《嘉安》：景祐年間用《祐安》曲，詞也與今《嘉安》曲之詞不同。

位居中央，厚德日新。五行之中，四氣之正。吹笙擊鐘，陳列祭器。爲民求福，行此祭禮。

送神，《高安》：

土德居中，方輿配位。樂以送神，式申昭事。

白帝降神，《高安》：

西顥騰晶，天地始肅。盛德在金，百嘉茂育。彍弩射牲，築場登穀。明靈格思，旌罕紛屬。

奠玉幣、酌獻，《嘉安》：景祐用《祐安》，辭亦不同。

博碩肥腯，以炰以烹。嘉栗旨酒，有瀰斯盈。肴核惟旅，肅肅烝烝。吉蠲備物，享于克誠。

送神，《高安》：

飆輪戾止，景燭靈壇。金奏繹如，白露溥溥。

黑帝降神，《高安》：

隆冬戒序，歲曆順成。一人有慶，萬物由庚。有旨斯酒，有碩斯牲。報功崇德，正直聰明。

奠玉幣、酌獻，《嘉安》：景祐用《祐安》，辭亦不同。

大儀斡運，星紀環周。三時不害，黍稷盈疇。克誠致享，品物咸羞。禮成樂變，錫祚貽休。

送神，《高安》：

管磬咸和，禮獻斯畢。靈馭言旋，神降之吉。

紹興以後祀五方帝六十首：

青帝降神，《高安》，圜鍾宫三奏：

於神何司，而德于木？肅然顧歆，則我斯福。我祀孔時，我心載祗。匪我之私，神來不來？

黄鍾爲角，一奏：

神兮焉居？神在震方。仁以爲宅，秉天之陽。神之來矣，道修以阻。望神未來，使我心苦。

太簇爲徵，一奏：

神在途矣，習習以風。百靈後

送神，奏《高安》：

五方五行，土居其中。樂以送神，祭祀告成。

白帝降神，奏《高安》：

秋天一到，天地肅殺。盛德在金，萬物結果。開弓打獵，築場打糧。神靈降臨，旌旗飄揚。

奠玉幣、酌獻，奏《嘉安》：景祐年間奏《祐安》曲，詞亦與今《嘉安》曲詞不同。

犧牲肥大，或烤或烹。美酒嘉肴，有器皆盈。瓜果美味，潔净豐盛。百物皆備，成於至誠。

送神，奏《高安》：

神車來到，光照靈壇。鐘聲悠揚，露珠圓圓。

黑帝降神，奏《高安》：

隆冬一到，一年將終。人有吉凶，物有枯榮。美酒醇厚，碩大犧牲。報其大德，正直聰明。

奠玉幣、酌獻，奏《嘉安》：景祐年間用《祐安》曲，詞亦與今之《嘉安》曲詞不同。

天地運行，一年將終。春種秋收，五穀豐登。克誠致祭，祭品皆美。禮成樂備，賜福不盡。

送神，奏《高安》：

管磬齊作，獻禮已畢。神靈將歸，吉祥永在。

高宗紹興年間以來祭五方帝六十首：

青帝降神，奏《高安》，圜鐘宫調，三遍：

青帝何司，樹木青青？青帝降臨，即我之福。我祭適時，我心恭敬。神靈無私，神來不來？

黄鐘角調，一遍：

神在何方？神在東方。以東爲宅，得天之陽。青帝之來，道阻且長。望神未來，使我心苦。

太蔟徵調，一遍：

神之來兮，東風習習。百神相隨，誰敢不

先，敢一不恭！奔走癘疫，祓除菑凶。顧瞻下方，逍遥從容。

姑洗羽一奏：

温然仁矣，熙然春矣。龍駕帝服，穆將臨矣。我酒清矣，我肴烝矣。我樂備矣，我神顧矣。

升殿，《正安》：

在國之東，有壇崇成。節以和樂，式降式登。潔我珮服，璆琳鏘鳴。匪壇斯高，曷妥厥靈？

青帝奠玉幣，《嘉安》：

物之熙熙，胡爲其然？蒙神之休，乃敢報旃。有邸斯珪，有量斯幣。于以奠之，格此精意。

太昊氏位奠幣，《嘉安》：

卜歲之初，我迎春祇。孰克侑饗，曰古宓戲。於皇宓戲，萬世之德。再拜稽首，敢愛斯璧。

奉俎，《豐安》：

靈兮安留，烟燎既升。有碩其牲，有俎斯承。匪牲則碩，我德惟馨。緩節安歌，庶幾是聽。

青帝酌獻，《祐安》：

百末布蘭，我酒伊旨。酌以匏爵，洽我百禮。帝居青陽，顧予嘉觴。右我天子，宜君宜王。

太昊酌獻，《祐安》：

五德之王，誰實始之？功括造化，與天無期。酌我清酤，盥獻載飭。神鑒孔饗，天子之德。

亞、終獻，《文安》：

貳觴具舉，承神嘉虞。神具醉止，眷焉此都。我歲方新，我畝伊殖。時暘時雨，緊神之力。

送神，《高安》：

忽而來兮，格神鴻休。忽而往兮，神不予留。神在天兮，福我壽我。千萬春兮，高靈下墮。

赤帝降神，《高安》，圜鍾爲宫：

恭！驅逐瘟疫，趕走不祥。眼望下方，從容安詳。

姑洗羽調，一遍：

慈祥仁者，温暖如春。龍乘龍車，肅穆降臨。我有美酒，我有佳肴，我備音樂，我神來享。

升殿，奏《正安》：

在城之東，有壇高聳。樂聲悠揚，伴其降登。潔我禮服，佩玉鏘鳴。無此高壇，怎慰神靈？

青帝奠玉幣，奏《嘉安》：

人人和樂，何以如此？蒙神之福，以此報之。壇上壇下，繒帛玉器。以此祭奠，表我誠意。

太昊氏位奠幣，奏《嘉安》：

一年之初，我迎春神。誰來受祭，應爲伏羲。皇皇伏羲，萬世之德。再拜稽首，敢愛此璧。

奉俎，奏《豐安》：

敬請神靈，安然受祭。犧牲碩大，祭器相承。犧牲雖碩，我心更誠。擊節唱歌，惟望神聽。

青帝酌獻，奏《祐安》：

百花芬芳，我酒如花。以匏爲爵，以合禮儀。春天之神，顧我嘉觴。保我天子，永爲君王。

太昊酌獻，奏《祐安》：

五行五德，何者爲首？功比造化，與天同在。斟上清酒，恭謹進獻。神知神享，天子之德。

亞獻、終獻，奏《文安》：

再三獻酒，神靈歡欣。神靈醉兮，眷戀此都。新春伊始，春耕春種。當雨則雨，神靈之力。

送神，奏《高安》：

飄然而來，帶來鴻福。飄然而去，無影無踪。神在天兮，福我壽我。每逢春天，神靈降臨。

赤帝降神，奏《高安》，圜鐘宫調：

離明御正，德協于火。有感其生，維帝是何。帝圖炎炎，貽福錫我。鑒于妥虔，高靈下墮。

黄鍾爲角：

赤精之君，位于朱明。茂育萬物，假然長贏。我潔我盛，我蠲我誠。神其下來，雲車是承。

太簇爲徵：

八卦相蕩，一氣散施。隆熾恢台，職神尸之。肅肅飆御，神戾于天。於昭神休，天子萬年。

姑洗爲羽：

爗爗其光，炳炳其靈。肸其如容，欻其如聲。扇以景風，導以朱斿。我德匪類，神其安留。

升殿，《正安》：

除地國南，有基崇崇。載陟載降，式虔式恭。燎烟既燔，黻冕斯容。神如在焉，肆予幽通。

赤帝奠玉幣，《嘉安》：

太微呈祥，炎德克彰。佑我基命，格于明昌。一純二精，有嚴典祀。于以奠之，以介繁祉。

神農氏奠幣，《嘉安》：

練以纁黄，有篚將之。肸蠁斯荅，有神昭之。維神於民，實始貨食。歸德報功，敢怠王國！

奉俎，《豐安》：

有牲在滌，從以騂牡。或肆或將，有潔其俎。神嗜飲食，飶飶芬芬。莫腆于誠，神其顧歆！

赤帝酌獻，《祐安》：

四月維夏，兆于重離。帝執其衡，物無癘疵。於皇帝功，思樂旨酒。奠爵既成，垂福則有。

神農氏酌獻，《祐安》：

猗歟先農，肇兹黍稷！既殖既播，有此粒食。秬鬯潔清，彝樽疏冪。竭我瑶斝，莫報嘉績。

太陽爲正，其德屬火。大千世界，赤帝爲何？陽光燦爛，賜福與我。恭謹行祭，神靈降臨。

黄鐘角調：

赤帝赤帝，位於南方。萬物繁茂，夏日之賜。獻上祭品，獻上至誠。神靈下界，雲車聲聲。

太蔟徵調：

八卦相激，一氣所生。酷熱如火，火神主之。神駕驟至，降自於天。神靈賜福，天子萬年。

姑洗羽調：

光華燦爛，神采奕奕。似見其容，確聞其聲。南風爲扇，紅旗先導。何德何能，願神安留。

升殿，奏《正安》：

灑掃城南，祭壇高聳。登降依禮，曰敬曰恭。柴燎如儀，祭服合禮。神靈受祭，人神相應。

赤帝奠玉幣，奏《嘉安》：

太微呈祥，火德昭彰。佑我皇位，永遠興盛。至忠至誠，恭敬致祭。以誠祭之，以求多福。

神農氏奠幣，奏《嘉安》：

纁黄之帛，以篚盛之。誠心敬神，神靈知之。神之於民，始於賜食。論德施報，豈慢天子！

奉俎，奏《豐安》：

犧牲獻祭，紅色公牛。或肆或將，俎豆潔净。神嗜飲食，處處芬芳。如此誠心，神靈來享！

赤帝酌獻，奏《祐安》：

四月爲夏，夏天之光。帝居其位，萬物安康。赫赫功業，歡樂旨酒。獻酒禮成，福瑞則有。

神農氏酌獻，奏《祐安》：

神農神農，農事之祖！教民耕種，有此衣食。黑黍爲酒，彝尊爲杯。酒杯雖滿，難報恩德。

亞、終獻,《文安》:

盥爵奠斝,載虔載恭。籩豆静嘉,於樂鼓鍾。禮備三獻,神具醉止。孰顯神德?揚光紛委。

送神,《高安》:

神來何從?馭然靈風。神去何之?杳然幽踪。伊神去來,霧散雲烝。獨遺休祥,山崇川增。

黄帝降神,《高安》,圜鍾爲宫:

維帝奠位,乃咸于時。孰主張是,而樞紐之?毂我腹我,比予于兒。告我冠服,迨其委蛇。

黄鍾角:

孫無不在,日與我居。孰不可來?肸蠁斯須。象服龍駕,淵淵鼓桴。孫不汝多,多汝意孚。

太簇徵:

樂哉帝居,逝留無常!爾信我宅,爾中我鄉。乃眷兹土,於赫君王。翩然下來,去未遽央。

姑洗羽:

瀹兮撫琴,啾兮吹笙。神之未來,肅穆以聽。繽紛羽旄,姣服在中。神既來止,亦無惰容。

升殿,《正安》:

民生地中,動作食息。與我周旋,莫匪爾極。捕鱻東海,搴茅南山。彼勞如何,矧升降間!

黄帝奠玉幣,《嘉安》:

萬櫝之寶,一絇之絲。孕之育之,誰爲此施?歸之后神,神曰何爲?不宰之功,蕩然四垂。

有熊氏位奠幣,《嘉安》:

維有熊氏,以土勝王。其後皆沿,兹德用壯。黼黻幅舄,裳衣是創。幣之元纁,對此昭亮。

奉俎,《豐安》:

王曰欽哉,無愛斯牲!登我元祀,亦有皇靈。以將以享,或剥或

亞獻、終獻,奏《文安》:

洗杯祭酒,我心至誠。籩豆静静,鐘鼓聲聲。禮當三獻,神靈陶醉。神靈何在?神光時現。

送神,奏《高安》:

神之來兮,靈風驟至。神之去兮,悄無踪迹。神去神來,如雲如烟。獨留吉祥,山高水深。

黄帝降神,奏《高安》,圜鐘宫調:

黄帝就位,正當其時。誰爲主宰,誰爲樞紐?民賴以生,爲民之神。冠蓋致祭,求其和樂。

黄鐘角調:

芳草處處,天天伴我。人人欣慰,香氣彌漫。象服龍車,鼓聲陣陣。何止芳草,更見心誠。

太蔟徵調:

樂哉黄帝,來去無常!却愛我宅,又愛我鄉。偏愛此地,赫赫君王。翩翩而來,留連不去。

姑洗羽調:

從容撫琴,啾啾吹笙。從容肅穆,請神下來。舞樂精彩,服飾鮮明。神靈既來,神采奕奕。

升殿,奏《正安》:

大地生民,生生不息。年年致祭,永不止息。東海捕魚,南山采花。神在何處,升降三間!

黄帝奠玉幣,奏《嘉安》:

萬櫝之寶,一縷之絲。無窮無盡,來自何處?歸功黄帝,神却淡然。不居其功,飄然而去。

黄帝位奠幣,奏《嘉安》:

黄帝黄帝,以土得王。代代相傳,土德興旺。禮服鞋帽,自己創造。黑色幣帛,對比明亮。

奉俎,奏《豐安》:

王命爲重,何惜此牲!祭祀天地,亦祭祖先。亦獻亦享,或剥或烹。大夫之祭,天子之

烹。大夫之俎，天子之誠。	誠。
黄帝酌獻，《祐安》：	黄帝酌獻，奏《祐安》：
黍以爲翁，鬱以爲婦。以侑元功，以酌大斗。伊誰歆之？皇皇帝后。伊誰嘏之？天子萬壽。	黍酒爲夫，郁香爲婦。酬其大功，以我斗酒。誰享此祭？皇皇帝后。誰受保佑？皇帝萬壽。
有熊氏酌獻，《祐安》：	黄帝酌獻，奏《祐安》：
昔在綿邈，有人公孫。登政撫辰，節用良勤。所蓄既大，所行宜遠。載其華樽，從以簫管。	很久以前，有公孫氏。擁有天下，節用勤謹。其志既大，所行當遠。獻上美酒，音樂相伴。
亞、終獻，《文安》：	亞獻、終獻，奏《文安》：
羽觴更陳，厥味清凉。飲之不煩，又有蔗漿。夜未艾止，明星浮浮。願言妥靈，靈兮淹留。	酒杯如雀，酒味清凉。飲而不厭，又有蔗汁。長夜未盡，明星閃閃。但願神靈，能够久留。
送神，《高安》：	送神，奏《高安》：
靈不肯留，沛兮將歸。玉節猋逝，翠旗并馳。顧瞻佇立，悵然佳期。蹇千萬年，無斁人斯。	神不肯留，匆匆將歸。聲如佩玉，翠旗并馳。目送神馳，悵然佳期。千秋萬代，難能如此。
白帝降神，《高安》，圜鍾爲宫：	白帝降神，奏《高安》，圜鐘宫調：
白藏啓序，庶彙向成。有嚴禋祀，用答幽靈。風馬雲車，來燕來寧。洋洋在上，休福是承。	秋天到來，萬物成熟。隆重祭祀，報答神明。風馬雲車，來去安詳。飄飄而去，賜福於下。
黄鍾角：	黄鐘角調：
素精肇節，金行固藏。氣冲炎伏，明河翻霜。功收有年，禮薦有章。祇越眇冥，鴻基永昌。	天地元氣，西方屬金。秋凉冲暑，銀河爲霜。人間豐收，祭神有章。神靈雖去，保我永昌。
太簇徵：	太蔟徵調：
昊天之氣，揫斂萬彙。涓日潔齊，有嚴厥祀。有牲維肥，有酒維旨。神之燕娭，錫兹福祉。	悠悠蒼天，萬物收斂。選擇吉日，隆重致祭。犧牲肥碩，祭酒醇厚。神明來享，賜我福禄。
姑洗羽：	姑洗羽調：
執矩斯兑，實惟素靈。受職儲休，萬寶以成。饗于西郊，奠玉陳牲。侑以雅樂，來歆克誠。	秋日如此，實因白帝。受天之賜，萬物成實。祭於西郊，奠玉陳牲。雅樂伴祭，神享至誠。
升殿，《正安》：	升殿，奏《正安》：
素猋諧律，西顥墮靈。肇復元祀，晨煬肅清。下土層陔，嘉薦芳馨。以御蕃祉，介我西成。	西風諧律，秋風降臨。祭於西郊，晨光肅清。祭壇高高，祭品芳馨。以求多福，以求豐收。
白帝奠玉幣，《嘉安》：	白帝奠玉幣，奏《嘉安》：
惟時素秋，肇舉元祀。禮備樂	時在金秋，舉行大祭。禮備樂作，登降有

作，降登有數。洋洋在上，神既來止。神之格思，錫我繁祉。

少昊氏位奠幣，《嘉安》：

西顥肅清，群生茂遂。有嚴報典，孔明祀事。珪幣告虔，神靈燕喜。賚我豐年，以錫民祉。

奉俎，《豐安》：

洽禮既陳，諧音具舉。有滌斯牲，孔碩爲俎。維帝居歆，介我稷黍。樂哉有秋，緊神之祐！

白帝酌獻，《祐安》：

徂商肇祀，靈蓋孔饗。恭承嘉禧，湛瀹秬鬯。監此馨香，靈其安留。疇惠下民，匪靈之休。

少昊氏位酌獻，《祐安》：

沆碭西顥，功載萬世。乘金宅兑，侑我明祀。嘉觴布蘭，牲玉潔精。神之燕虞，肅用有成。

亞、終獻，《文安》：

肅成萬物，沆寥其秋。惟兹祀事，戾止靈斿。酌獻具舉，典禮是求。冀福斯民，黍稷盈疇。

送神，《高安》：

沆碭白藏，順成萬寶。有來德馨，於昭神妥。露華晨晞，飆馭聿還。介我嗣歲，澤均幅員。

黑帝降神，《高安》，圜鍾爲宫：

吉日壬癸，律中應鍾。國有故常，北郊迎冬。乃蕆祀事，必祇必恭。明默雖異，感而遂通。

黄鍾爲角：

良月盈數，四氣推遷。帝於是時，典司其權。高靈下墮，降祉幅員。神之聽之，祀事罔愆。

太簇爲徵：

北方之神，執權司冬。三時務農，於焉告功。禮備樂作，歸功于神。風馬來游，永錫斯民。

姑洗爲羽：

數。祥雲飄飄，神明下降。神明來享，賜我多福。

少昊氏位奠幣，奏《嘉安》：

秋風習習，萬物結實。隆重祭典，神樂完備。玉帛表誠，神明欣喜。賜我豐年，民之多福。

奉俎，奏《豐安》：

祭品既陳，音樂齊奏。犧牲既潔，犧牲既肥。白帝來享，保我豐收。歡樂金秋，神明保佑！

白帝酌獻，奏《祐安》：

秋祭白帝，白帝來享。逢此喜慶，祭以佳釀。對此馨香，願神安享。施惠下民，神靈之賜。

少昊氏位酌獻，奏《祐安》：

秋氣彌漫，功在萬世。西天白帝，酬我之祭。美酒鮮花，玉帛犧牲。神明喜悦，祭祀成功。

亞獻、終獻，奏《文安》：

春華秋實，秋高氣爽。祭祀事大，飄飄靈旗。禮樂敬神，務求隆重。爲民求福，五穀豐登。

送神，奏《高安》：

秋氣西來，萬物成實。以我之德，以求神明。晨光熹微，送神回歸。但求來年，風調雨順。

黑帝降神，奏《高安》，圜鐘宫調：

初一壬癸，孟冬十月。國有制度，北郊迎冬。自始至終，畢恭畢敬。明暗雖異，至誠通神。

黄鐘角調：

十月爲吉，四季推移。正當其時，帝行其權。神明降臨，賜福大地。神明受祭，祭祀功成。

太蔟徵調：

北方之神，其權司冬。三季耕作，冬享其成。禮備樂作，歸功神明。神明來臨，賜福萬民。

姑洗羽調：

天地閉塞，盛德在水。黑精之君，降福羡祉。洋洋在上，若或見之。齊莊承祀，其敢斁思！

升殿，《正安》：

昧爽昭事，煌煌露光。滌溉蠲潔，容儀肅莊。牲肥酒旨，薦此芬芳。降陟有序，禮無越常。

黑帝奠玉幣，《嘉安》：

晨曦未升，天宇肅穆。祇若元祀，將以幣玉。神之格思，三獻茅縮。明靈懌豫，下土是福。

高陽氏位奠幣，《嘉安》：

飆馭雲蓋，神之顧歆。丕昭禮容，發揚樂音。祀事既舉，仰當神心。申以嘉幣，式薦誠諶。

奉俎，《豐安》：

辰牡孔碩，奉牲以告。秘祝非祈，豐年宜報。至意昭徹，交乎神明。降福穰穰，用燕群生。

黑帝酌獻，《祐安》：

赫赫神游，周流八極。德馨上聞，於焉來格。不腆酒醴，用伸悃愊。神其歆之！民用嚮德。

高陽氏酌獻，《祐安》：

十月納禾，民務藏蓋。不有神休，民罔攸賴。孟冬之吉，禮行不昧。神降百祥，昭著蓍蔡。

亞、終獻，《文安》：

萬彙揫斂，時惟冬序。蠢爾黎氓，入此室處。酌獻告神，禮以時舉。賴此陰騭，民有所怙。

送神，《高安》：

神之戾止，天門夜開。禮備告成，雲軿亟回。旗纛晻靄，萬靈喧豗。獨遺祉福，用澤九垓。

感生帝

乾德以後祀感生帝十首：

降神，《大安》：

和均玉管，政協璇衡。四序資

天寒地凍，盛德在水。北方之神，降福何多！仰望上天，若隱若現。恭敬祭祀，豈敢懈怠！

升殿，奏《正安》：

黎明時分，晨光熹微。灑掃洗滌，嚴肅其事。牲肥酒醇，獻此芬芳。升降有序，禮儀如常。

黑帝奠玉幣，奏《嘉安》：

晨曦未開，天宇肅穆。恭祭天地，獻上幣玉。神明來享，茅草濾酒。神靈歡悦，天下之福。

高陽氏位奠幣，奏《嘉安》：

神駕如風，神駕光臨。依禮行祭，樂聲悠揚。祭祀既行，神靈滿意。再獻嘉幣，以表誠心。

奉俎，奏《豐安》：

雄獸碩大，獻與神明。非求其他，但求豐年。至誠之心，上通神明。降福多多，以安衆生。

黑帝酌獻，奏《祐安》：

赫赫神靈，周游天地。德行上達，感動神明。醴酒雖薄，可表誠心。神明來享，民受其惠。

高陽氏酌獻，奏《祐安》：

十月收糧，民務儲藏。若非神佑，民何所賴。孟冬之吉，禮當行祭。神降祥瑞，明驗占卜。

亞獻、終獻，奏《文安》：

萬物收斂，時在冬季。黎民百姓，家居不出。酌獻敬神，按時舉行。神明保佑，民有所恃。

送神，奏《高安》：

神之所在，天門夜開。禮樂告成，神駕即回。旗幟掩映，人神歡騰。留下福瑞，遍及九州。

宋太祖乾德年間以後祭祀感生帝詞曲十首：

降神，奏《大安》：

音樂和諧，朝政清明。一年四季，萬物并

始，萬物含生。皇猷允洽，至德惟明。爲民祈福，克致精誠。

太保行，《保安》：

衣冠儼若，步武有容。公卿濟濟，率禮惟恭。

罍洗，《正安》：

昊天降康，云何以報？斯謀斯惟，雍雍灌鬯。身之潔兮，神斯來止。神之享兮，民斯福矣。

奠玉幣，《慶安》：

籩豆有踐，玉帛斯陳。神無常享，享于精純。

奉俎，《咸安》：

俎實具列，明德惟馨。肅容祇薦，神其降靈。

酌獻，《崇安》：

樂調鳳律，酒浥犧尊。至靈斯御，盛德彌敦。

飲福，《廣安》：

三陽戒律，萬彙騰精。既蘇昆蟲，畢達勾萌。具陳犧象，式薦誠明。錫以蕃祉，永保咸平。

亞、終獻，《文安》：

大君有命，祀典咸修。薦獻式叙，淑慎優柔。

徹豆，《肅安》：以下二首，政和中製。

奉承明祀，惟羊惟牛。卬盛于豆，備陳庶羞。鍾鼓喤喤，神具醉止。其徹嘉籩，永綏福祉。

送神，《普安》：

既臨下土，復歸于天。神之報貺，受福無邊。

景祐祀感生帝二首：

宣祖配位奠幣，《皇安》：

浚發長源，粤惟始祖。五運協圖，萬靈來護。

酌獻，《肅安》：

龍德而隱，源流則長。宜乎億

生。皇家教化，至德至明。爲民祈福，克盡精誠。

太保行，奏《保安》：

衣冠楚楚，步履從容。公卿濟濟，行禮惟恭。

罍洗，奏《正安》：

上天降福，何以相報？左思右想，祭酒馨香。沐浴齋戒，請神降臨。神既來享，黎民安康。

奠玉幣，奏《慶安》：

籩豆有序，玉帛依禮。神無常享，享我至誠。

奉俎，奏《咸安》：

祭品相陳，美德遠聞。恭敬致祭，神明降臨。

酌獻，奏《崇安》：

音樂合律，有酒盈尊。天神降臨，盛德彌敦。

飲福，奏《廣安》：

春回大地，萬物更生。昆蟲蠢動，草木萌芽。獻上美酒，獻上誠心。賜我多福，永保平安。

亞獻、終獻，奏《文安》：

皇帝有令，祭祀當修。進獻有序，恭謹從容。

撤豆，奏《肅安》：以下二首爲徽宗政和年間所作。

恭承大祭，惟羊與牛。擺上祭器，獻上祭品。鐘鼓齊作，神明欣慰。撤去祭品，永留福氣。

送神，奏《普安》：

既臨下土，復回上天。神之所賜，受福無邊。

仁宗景祐年間祭祀感生帝詞曲二首：

宣祖配位奠幣，奏《皇安》：

源遠流長，來自始祖。國運昌盛，諸神呵護。

酌獻，奏《肅安》：

聖人之德，源流則長。億萬斯年，理當配

祀，侑享彌昌。

元符祀感生帝五首：

降神，《大安》：六變。

二儀交泰，七政順行。四序資始，萬物含生。皇朝創業，盛德致平。爲民祈福，潔此精誠。

初獻升降，《保安》：

冕旒儼若，步武有容。公卿濟濟，《韶》、《濩》邕邕。

帝位酌獻：

樂和鳳律，酒奠犧尊。神明斯享，禮盛難論。

亞、終獻，《文安》：

大君有命，闕典咸修。帝歆明祀，佑聖千秋。

送神，《普安》：

俯臨下土，迴復上天。觸類而長，荷福無邊。

帝位奠玉幣同前《慶安》，禧祖奠幣同景祐《皇安》，酌獻同景祐宣祖《肅安》，奉俎同熙寧《咸安》。

紹興以後祀感生帝十六首：

降神，《大安》，圜鍾爲宫：

炎精之神，飛軿碧落。駕以浮雲，丹書赤雀。禮備豆籩，樂諧簫勺。神具醉止，佑我景鑠。

黄鍾爲角：

宋德惟火，神實司之。上儀申蕆，迎方重離。瑶幣告潔，秀華金支。啾啾神龍，來介繁禧。

太簇爲徵：

於物司火，於方峙南。璇霄來下，羽衛毵毵。祠官祝釐，聯珮合簪。本支有衍，則百斯男。

姑洗爲羽：

惟神之安，方解羽鑾。赤旂霞曳，從以炎官。居歆嘉薦，肸蠁靈壇。神之格矣，民訖多盤。

享。

哲宗元符年間祭感生帝詞曲五首：

降神，奏《大安》：樂章變换六次。

日月運行，天人和諧。四季推移，萬物相生。皇朝創業，天下太平。爲民求福，以此精誠。

初獻升降，奏《保安》：

皇冠威嚴，步履從容。公卿濟濟，聲樂和鳴。

帝位酌獻：

樂合音律，有酒盈尊。神明來享，禮備神尊。

亞獻、終獻，奏《文安》：

皇帝有令，祭典當修。天帝來享，保佑千秋。

送神，奏《普安》：

降臨人間，又回上天。萬物受惠，其福無邊。

帝位奠玉幣，與前相同奏《慶安》曲，禧祖奠幣亦用景祐年間之《皇安》曲，酌獻用景祐年間祭宣祖之《肅安》曲，奉俎用熙寧年間之《咸安》曲。

高宗紹興年間以後祭祀感生帝詞曲十六首：

降神，奏《大安》，圜鐘宫調：

太陽之神，飛車青天。駕馭浮雲，丹書赤雀。祭祀禮備，樂合舜樂。神明欣慰，佑我多福。

黄鐘角調：

宋惟火德，火神保佑。禮儀隆重，迎接太陽。瑶幣無污，秀花如金。啾啾神龍，賜我多福。

太蔟徵調：

其職司火，其位在南。自天而降，儀仗紛紛。祭官求福，同僚携手。支派衆多，子孫多男。

姑洗羽調：

安詳之神，正離天宫。赤旗霞光，火神相隨。安享祭祀，安然靈壇。神之降兮，民之福兮。

盥洗，《保安》：

衡牙鏘鳴，肅容專精。交神之義，罔敢弗誠。設洗于阼，罍水惟清。盥以致潔，感通神明。

升殿，《保安》：

三陽交泰，日新惟良。大建厥祀，茲報興王。禮嚴陟降，德薦馨香。聿懷嘉慶，降福穰穰。

感生帝位奠玉幣，《光安》：

肅肅嚴祀，神幽必聞。騁駕臨饗，將歆飶芬。嘉玉陳幣，欽恭無文。永綏多祜，國祚何垠。

僖祖位奠幣，《皇安》：

於穆文獻，景炎發祥。啓茲皇運，垂慶無疆。篚幣有陳，式昭肅莊。神之格思，如在洋洋。

奉俎，《咸安》：

籩豆大房，秩秩在列。奉牲以告，既全既潔。樂均無爽，牲醴攸設。神兮燕娭，霓旌孑孑。

感生帝位酌獻，《崇安》：

盛德在火，相我炎祚。典祀有常，牲玉維具。風馬雲車，翩翩來顧。式蕃帝祉，後昆有裕。

僖祖位酌獻，《肅安》：

皇矣文獻，開國有先。德配感生，對越在天。練日得辛，來止靈壇。神其錫羡，瑞應猗蘭。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苾苾芬芬，神具醉止。笙磬鏗鏘，干旄旖旎。鬷假無言，神靈惟喜。申錫蕃釐，暨我孫子。

亞、終獻，《文安》：

偉炎厥初，緣感而系。慶衍式崇，昭融有契。樂功既諧，觴獻斯繼。歆類不違，克昌百世。

徹豆，《肅安》：

潔陳斯備，昭格惟禋。神歆以飫，宰徹其餕。清歌振曉，叶氣流

盥洗，奏《保安》：

佩玉鏘鳴，心神專精。敬神之義，豈敢不誠！設洗於席，其水清清。洗以致潔，上通神明。

升殿，奏《保安》：

冬去春來，新春氣象。隆重祭祀，國家興旺。禮儀不爽，以德馨香。心懷嘉慶，降神穰穰。

感生帝位奠玉幣，奏《光安》：

嚴肅祭祀，神明必知。馳駕臨祭，安享芬芳。恭陳玉幣，樸實無華。天降多福，國運無疆。

僖祖位奠幣，奏《皇安》：

穆穆文獻，創業煌煌。開此皇運，流惠無疆。敬獻幣玉，心神肅莊。神明來享，意氣洋洋。

奉俎，奏《咸安》：

籩豆玉飾，依次排列。奉牲祭神，既全又潔。樂曲無誤，牲酒如常。神明欣然，旌旗飄飄。

感生帝位酌獻，奏《崇安》：

盛德在火，保我國運。祭祀有常，牲玉依禮。風馬雲車，翩翩來顧。神明賜福，子孫衆多。

僖祖位酌獻，奏《肅安》：

大哉文獻，開國在先。德配感生，當謝上天。選擇日期，來此祭壇。神明賜福，帝業永昌。

文舞下、武舞上，奏《正安》：

香氣彌漫，神明陶然。笙磬悠揚，旗幟飄飄。精誠通神，神明歡欣。賜福與我，澤及子孫。

亞獻、終獻，奏《文安》：

由火而起，因感而生。祭祀隆重，發揚光大。音樂和諧，獻酒相繼。無違神意，百世昌盛。

撤豆，奏《肅安》：

祭品畢具，祭禮惟誠。神既安享，我撤其餘。清歌響亮，韵味如春。永賜福禄，以安萬

春。永錫祚嗣，以渥烝民。

送神，《大安》：

豐祀孔飾，肅來自天。蘭尊既徹，飆馭載遄。騎雲縹緲，聆樂流連。惟邁惟顧，降福綿綿。

望燎，《普安》：

禮文既洽，熏燎聿升。嘉氣四塞，丹誠上騰。惟類之應，惟福之興。永熾天統，億載靈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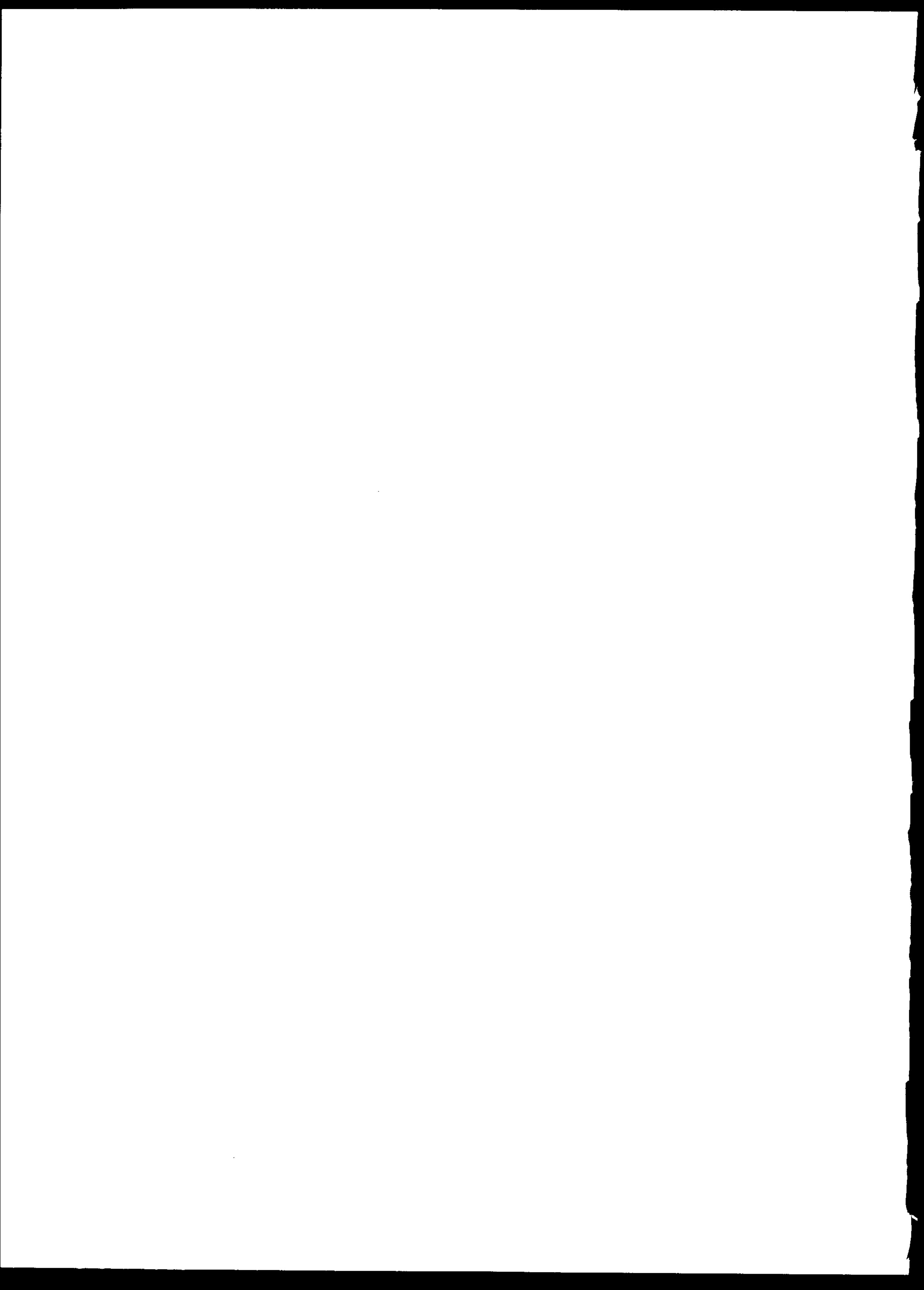
民。

送神，奏《大安》：

祭品豐盛，來自於天。祭器既撤，神駕即回。祥雲縹緲，樂聲流連。時時回顧，降福綿延。

望燎，奏《普安》：

禮樂既備，熏燎則升。瑞氣彌漫，赤誠上騰。有祭必應，有利必興。得天之佑，萬年相承。



宋史卷一百三十三

志第八十六

樂(八)

樂章(二)

明堂大饗　皇地祇　神州地祇　朝日夕月　高禖　九宮貴神

明堂大饗

景祐大享明堂二首:

真宗配位奠幣,《誠安》:

思文聖考,對越在天。侑神作主,奉幣申虔。

酌獻,《德安》:

偃革興文,封巒考瑞。威烈巍巍,允膺宗祀。

皇祐親享明堂六首:

降神,《誠安》:

維聖享帝,維孝嚴親。肇圖世室,躬展精禋。鏞鼓既設,籩豆既陳。至誠攸感,保格上神。

奠玉幣,《鎮安》:

乾亨坤慶育函生,路寢明堂致潔誠。玉帛非馨期感格,降康億載保登平。

酌獻,《慶安》:

肅肅路寢,相維明堂。二儀鑒止,三聖侑旁。靈期訢合,祠節齊莊。至誠并貺,降福無疆。

三聖配位奠幣,《信安》:

祖功宗德啓隆熙,嚴配交修太室祠。圭幣薦誠知顧享,本支錫羨固邦

景祐大享明堂二首:

真宗配位奠幣,奏《誠安》:

文德的先帝,德配於天。報答神明行祭祀,奉獻禮品,表達誠虔。

酌獻,奏《德安》:

停止戰爭,興盛文治,封禪山岳,獲得祥瑞。威勢崇高,應享受宗廟祭祀。

皇祐親享明堂六首:

降神,奏《誠安》:

聖明的先帝,孝敬雙親。開啓了萬世基業,親自舉行精誠的祭禮。鼓樂已布設停當,供品排列整齊。至誠感動上天,禮敬偉大的天神。

奠玉幣,奏《鎮安》:

乾坤廣大慈厚萬物得育成,廟堂巍峨崇高清潔顯虔誠。珠玉錦綉并非刻意求華美,祇在表衷情,保佑江山萬年,五穀豐登,天下太平。

酌獻,奏《慶安》:

莊嚴的路寢,遥對明堂。天地之神來到,祖宗三聖來享。祭祀之期在吉日,祭祀儀式肅穆端莊。以至誠求得福祐,神明賜予福禄無疆。

三聖配位奠幣,奏《信安》:

祖宗的功德開創了光輝事業,序列莊嚴,享祭在太室。美玉布帛敬獻,神明欣喜接受,皇家

基。

酌獻，《孝安》：

藝祖造邦，二宗紹德。肅雍孝享，登配圜極。先訓有開，菲躬何力！歆馨錫羨，保民麗億。

送神，《誠安》：

我將我享，辟公顯助。獻終豆徹，禮成樂具。飾駕上游，升烟高騖。神保聿歸，介兹景祚。

嘉祐親享明堂二首：

降神，《誠安》：

煒煒房、心，下照重屋。我嚴帝親，匪配之瀆。西顥沆碭，夕景已肅。靈其來娭，嘉薦芳郁。

送神，《誠安》：

明明合宫，莫尊享帝。禮樂熙成，精與神契。桂尊初闌，羽駕倏逝。遺我嘉祥，於顯萬世。

熙寧享明堂二首：

英宗奠幣，《誠安》：

於皇聖考，克配上帝。永言孝思，昭薦嘉幣。

酌獻，《德安》：

英聲邁古，德施在民。允秩宗祀，賓延上神。

元符親享明堂十一首：

皇帝升降，《儀安》：

嚴父配天，孝乎明堂。與奠升階，降音以將。天步有節，帝容必莊。辟公憲之，禮無不臧。

上帝位奠玉幣，《鎮安》：

聖能享帝，孝克事親。於皇宗祀，盛節此陳。何以薦虔？二精有煒。何以致祥？上天鑒止。

神宗奠幣，《信安》：

本支都獲福祐，鞏固邦基。

酌獻，奏《孝安》：

太祖創建國家，二宗繼承聖德。莊重從容舉行孝誠之祭，與天地同極。爲我大宋皇家創立聖訓，躬親萬事，何其著力！享受供品，賜予福祐，保佑我民千億萬億。

送神，奏《誠安》：

我皇家舉行祭祀，諸侯都來踴躍相助。獻禮完成供席撤下，儀式圓滿奏樂全備。神明的車駕升上天，燔祭之烟飛向高處。神明滿意回歸，賜予我們福禄無數。

嘉祐親享明堂二首：

降神，奏《誠安》：

燦爛的房、心二星，照耀下界的千家萬户。我莊嚴的先祖，功德超越四瀆。太陽漸漸西行，夕陽中景色肅穆。神明來歡喜，祭獻美味芳香濃郁。

送神，奏《誠安》：

光明的合宫，祭祀我尊崇的先帝。禮儀奏樂圓滿完成，人與神精神相契。美酒已飲，神駕飄然而去。贈予我們吉祥，吉祥光耀萬世。

熙寧享明堂二首：

英宗奠幣，奏《誠安》：

啊，偉大的先帝，與上帝同享祭祀。孝敬之思久遠，恭敬獻上嘉幣。

酌獻，奏《德安》：

英名超越往古，仁德施於萬民。享受宗廟之祭，恭請上天之神。

元符親享明堂十一首：

皇帝升降，奏《儀安》：

先皇與天同祭，誠孝顯於明堂。捧着祭品登壇，音樂相伴呈祥。皇帝舉步有節，容貌肅穆端莊。諸侯以爲榜樣，典禮全都明光。

上帝位奠玉幣，奏《鎮安》：

皇帝聖明舉行祭禮，是以孝誠事親。隆重的宗廟之祭，盛典在此具陳。用什麽表達虔誠？美玉布帛有光輝，用什麽獲得吉祥？六神已經光臨。

神宗奠幣，奏《信安》：

合宫禮備，時維哲王。堂筵四敞，明德馨香。聖考來格，降福穰穰。承承繼繼，萬祀其昌。

合宫禮儀完備，行祭是我聖明之王。殿堂寬敞明亮，敬明德用美物芬芳。先帝降臨，降福無疆。偉業承繼不止，祭祀之禮，萬代隆昌。

奉俎，《禧安》：

光輝的明堂，天子在此舉行祭祀。祭我先帝，地位同於上帝。各種職官，焉敢不恭敬其事！器具整潔犧牲肥美，敬獻合禮儀。

奕奕明堂，天子即事。奠我聖考，配于上帝。凡百有職，疇敢不祗！俎潔牲肥，其登有儀。

上帝位酌獻，《慶安》：

惟禮不瀆，所以嚴親。惟孝不匱，所以教民。陟配文考，享于大神。重禧累福，祚裔無垠。

上帝位酌獻，奏《慶安》：

禮儀不輕慢，用以尊奉至親。孝敬不懈怠，用以教化萬民。與先祖同享祭祀，一齊受祭於天神。降下重重福與禧，皇家統緒無垠。

配位酌獻，《德安》：

隆功駿德，兩有烈光。陟配宗祀，惠我無疆。

配位酌獻，奏《德安》：

顯赫的功業，高尚的品德，功德煥發烈光。在宗廟享受祭祀，施惠我大宋萬年無疆。

退文舞、迎武舞，《穆安》：

舞以象功，樂惟崇德。文經萬邦，武靖四國。一張一弛，其儀不忒。神鑒孔昭，孝思維則。

退文舞、迎武舞，奏《穆安》：

舞蹈表現功勛，奏樂歌頌仁德，文治經營萬邦，武功安寧邊疆各國。文武一張一弛，儀式没有差錯。神明觀察十分仔細，孝敬是不變的準則。

亞獻，《穆安》：

於昭盛禮，嚴父配天。盡物盡誠，莫匪吉蠲。重觴既薦，九奏相宣。神介景福，億萬斯年。

亞獻，奏《穆安》：

啊，光明的盛典，先帝受祭一同於天。物盡力人盡誠，最優秀的纔入選。既獻酒累觴，音樂九奏相宣。神明賜予洪福，享有萬年億年。

飲福，《胙安》：

莫尊乎天，莫親乎父。既享既侑，誠申禮舉。戛擊堂上，八音始具。天子億齡，飲神之胙。

飲福，奏《胙安》：

最尊貴的是天，最親近的是父。祭祀又敬獻，至誠表達，禮儀并舉。音樂奏響堂上，八音和諧完備。天子有億萬年之壽，享受神明賜福。

徹豆，《欽安》：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辟公，來相思成。神既歆止，有聞無聲。錫我休嘉，燕及群生。

撤豆，奏《欽安》：

莊嚴肅穆，在堂在庭。顯貴的諸侯，來把壯盛的典禮完成。神明飲宴歡喜，聽得祈禱之聲。賜予我們美好，施惠天下百姓。

歸大次，《憩安》：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子聖考，作帝之配。樂酌虞典，禮從周志。釐事既成，於皇來暨。

歸大次，奏《憩安》：

雄偉的明堂，萬國應時來會。列聖先祖，與上帝同享祭祀。奏樂依照《舜典》，禮儀合於《周禮》。祭祀之事全部完成，衆神全都欣喜。

大觀宗祀明堂五首：

奠玉幣，《鎮安》：

交于神明，内心爲貴。外致其文，亦效精意。嘉玉既陳，將以量

大觀宗祀明堂五首：

奠玉幣，奏《鎮安》：

與神明交往，貴在内心誠敬。既有外在的言語禮儀，更需要由衷的全心全意。獻上美玉，又

幣。肅肅雍雍，惟帝之對。

有邦事神，享帝爲尊。内心致德，外示彌文。嘉玉效珍，薦以量幣。恭欽伊何？惟以宗祀。

配位奠幣，《信安》：

肇祀明堂，告成大報。顒顒祗祗，率見昭考。涓選休辰，齊明朝夕。於惟皇王，孝思罔極。

酌獻，《孝安》：

若昔大猷，孝思維則。永言孝思，丕承其德。於昭明威，侑于上帝。賚我思成，永綏福祉。

配位酌獻，《大明》：

於昭皇考，大明體神。憲章文思，宜民宜人。嚴父之道，陟配于天。躬行孝告，有孚于先。

紹興親享明堂二十六首：

皇帝入門，《儀安》：

惟我有宋，昊天子之。三年卜祀，百世承基。施及冲眇，奉牲以祠。敢忘齋栗，偏舉上儀。

升堂，《儀安》：

於赫明堂，肇稱禋祀。祖宗來游，亦侑于帝。九州駿奔，百辟咸事。斂時純休，錫我萬世。

降神，《誠安》：

噫神何親？惟德是輔。玉牲具陳，誠則來顧。我開明堂，遵國之故。尚蒙居歆，以篤宗祐。

盥洗，《儀安》：

肇開九筵，維古之仿。皇皇大神，來顧來享。庶儀交修，百辟顯相。微誠自中，交際天壤。

獻精美布帛。禮敬的隊伍恭順莊嚴，祇以上帝的願望爲旨意。

我國邦尊奉神明，恭奉上帝至尊。發自内心的誠敬，又輔禮樂之文。獻上的美玉是珍中之珍，錦綉是純中之純。如此恭敬却是爲何？爲了宗族永世長存。

配位奠幣，奏《信安》：

祭祀在明堂，向神明報告成功。恭敬肅穆，來拜見祖先之靈。用心選定了好時辰，仔細齋戒從朝至夕。啊，我英明的聖王，謹致以誠孝無極。

酌獻，奏《孝安》：

如同古昔的聖王，孝敬是最高準則。説不盡孝敬之道，承繼祖先的美德。啊，威嚴聖明，與上帝同位。賜予我成功，保佑我們永享福祐。

配位酌獻，奏《大明》：

啊，我聖明的先帝，聖明接天，與神同位。規章制度仁慈悠遠，宜於天下萬民。皇父的道德與天地相配。誠心行孝道，不愧於聖明的祖先。

紹興親享明堂二十六首：

皇帝入門，奏《儀安》：

啊，我大宋，是上帝的親子。三年一度大祭祀，奠定了百世基業。恩惠遍及萬民，敬獻犧牲祭禮和諧。齋戒預備，不敢不戰戰栗栗，儀式齊全，都是最高禮儀。

升堂，奏《儀安》：

啊，煊赫的朝堂，在這裏舉行祭祀。各位祖先前來享受，與上帝同位。天下九州齊心向往，各級官員諸事完備。選擇的時辰十分美好，上帝保佑我皇家萬世。

降神，奏《誠安》：

啊，天神與誰親近？親近那有德行的人。美玉和供品齊全，衆神見我誠敬，都來享受供品。我以明堂祭祀，是遵守國家的前例。希望獲得衆神眷顧，愉悦歡欣，使我國家永遠與神相親。

盥洗，奏《儀安》：

開設最高規格的筵席，一切遵循古代制度。偉大的天神，高興地來享用供物。各種禮儀完美又整齊，各級官員莊重肅穆。從心底裏發出誠

上帝位奠玉幣，《鎮安》：

皇皇后帝，周覽四方。眷我前烈，燕娭此堂。金支秀發，黼帳高張。世歆明祀，曰宋是常。

皇地祇位奠玉幣，《嘉安》：

至哉坤元，持載萬物！繼天神聖，觀世治忽。頌祇之堂，薦以圭黻。孰爲邦休，四海無拂？

太祖位奠幣，《廣安》：

推尊太元，重屋爲盛。誰其配之？我祖齊聖。開基握符，正位凝命。於萬斯年，孝孫有慶。

太宗位奠幣，《化安》：

帝神來格，靡祀不從。侑坐而食，獨升祖宗。在庭祇肅，展采錯重。三獻之禮，百年之容。

徽宗位奠幣，《泰安》：

於穆帝臨，至矣元造！克配其儀，惟我文考。仁恩廣覃，奕葉永保。宗祀惟初，以揚孝道。

皇帝還位，《儀安》：

耳聽鋗玉，目瞻熉珠。樂備周奏，儀參漢圖。神人并況，天地同符。亦既見帝，王心則愉。

尚書捧俎，《禧安》：

展牲登俎，《簫韶》在庭。羞陳五室，意徹三靈。匪物斯享，惟誠則馨。永作祭主，神其億寧。

昊天上帝位酌獻，《慶安》：

日在東陸，維時上辛。肇開陽館，恭禮尊神。蒼玉輝夜，紫烟煬

敬，誠敬上達天的最高處。

上帝位奠玉幣，奏《鎮安》：

偉大的上帝，看着宇宙的每一個角落。特别關愛我們的先祖，於是在我的殿堂降落。金銀樹發出了繁花，綉花帳張設整齊。世世代代延續這樣隆重的祭祀，我大宋獲得上帝最高獎勵。

皇地祇位奠玉幣，奏《嘉安》：

最寬厚的大地，承載着世間萬物，與高天同樣神聖，鑒察世上的或治或忽。在這敬拜的殿堂，獻上美玉錦綉。什麼叫國家安康，就是四海都不違背天地的囑咐。

太祖位奠幣，奏《廣安》：

尊崇乾元，宫殿壯盛。誰來配享上帝？是我祖齊天之聖。開創基業，持有符瑞，享有至尊之位得天命。千年萬年，子孫有吉慶。

太宗位奠幣，奏《化安》：

天帝降臨，祭拜無所不至。衆神陪坐享用供品，我的先祖位最尊崇。殿堂恭敬肅穆，布置得華貴莊重。獻禮經過三度，代表我皇家百年光榮。

徽宗位奠幣，奏《泰安》：

啊，上帝降臨，偉大啊，這根本的創造！禮儀與上帝相配，是我光榮的皇考。父皇仁愛廣遠，子孫萬代有依靠。宗廟祭祀在於追溯初始，表達對先祖的無邊孝道。

皇帝還位，奏《儀安》：

耳聽着鐘鈴玉磬，眼看着耀眼的明珠。演奏着周代的音樂，祭拜儀式與漢代相符。人與神會聚在一起，天與地和諧共處。得見上帝的威儀，我王心中歡愉。

尚書捧俎，奏《禧安》：

布設供品，安排供案，優雅的音樂奏響在庭。美味擺滿五間殿堂，誠意達於天地人三靈。不在於供品如何精美，衹在於由衷誠敬。我大宋發願永遠在這裏祭祀上帝，上帝保我億萬年安寧。

昊天上帝位酌獻，奏《慶安》：

太陽從東方升起，時辰正是上辛。祭天的儀式開始，供奉我偉大的天神。美玉使暗夜也變得

晨。祖宗并配，天地同禋。

光輝燦爛，瑞氣繚繞在吉祥的早晨。我先祖與上帝一起享受祭祀，我大宋與天地同壽同辰。

皇地祇位酌獻，《彰安》：

地禩泰折，歌同我將。黝牲純潔，絲竹發揚。博厚而久，含洪以光。扶持宗社，曰篤不忘。

皇地祇位酌獻，奏《彰安》：

在北郊祭祀地神，載歌載舞。祭品肥美整潔，音樂典雅悠揚。大地之德，廣大深厚久長，涵育萬物有光。請神祇扶持我大宋，我對神祇誠敬永不忘。

太祖位酌獻，《孝安》：

一德開基，百年垂統。中天禘郊，薄海朝貢。寶龜相承，器鼎加重。澤深慶綿，帝復命宋。

太祖位酌獻，奏《孝安》：

太祖以至德開創基業，爲百年制立規章。在中華祭天祭祖，遠在海外之邦，都來朝貢。神靈祥瑞相繼顯現，鑄大型寶鼎慶祝。福澤深，吉慶長，保佑我大宋江山永固。

太宗位酌獻，《韶安》：

紹天承業，繼世立功。帷幄屢勝，車書始同。武掃氛霧，文垂日虹。遺澤所及，孰知其終！

太宗位酌獻，奏《韶安》：

接受天命，繼承祖業，承繼宗祀，創立大功。征伐外邦屢獲全勝，使天下一統。武功掃蕩敵寇，文治與天光輝映。傳下恩澤與後世，無止無終！

徽宗位酌獻，《成安》：

欽惟合宫，承神至尊。祇戒專精，儼然若存。奠兹嘉觴，茝蘭其芬。發祉隤祥，以子以孫。

徽宗位酌獻，奏《成安》：

啊，莊嚴的明堂，迎候至偉至尊的天神。恭敬地齋戒，一心一意，等待天神降臨。獻上這尊美酒，飄溢着蘭蕙的芬芳。吉祥無邊無際，子子孫孫吉祥永存。

皇帝還小次，《儀安》：

匏尊既舉，秸席未移。有德斯顧，靡神不娭。物情肅穆，天宇清夷。宅中受命，永復邦基。

皇帝還小次，奏《儀安》：

酒杯高舉，禮席端端正正。德行高尚，神明保佑，衆神都高興。萬物和人心都隨之莊重，遼遠的天空也一體明净。神殿中接受神的旨意，永遠保佑我國家强盛。

文舞退、武舞進，《穆安》：

神之欻至，慶陰杳冥。風馬雲車，恍若有承。備形聲容，於昭文明。庶幾嘉虞，來享來寧。

文舞退、武舞進，奏《穆安》：

衆神一齊來到，祥雲若隱若現。風爲馬雲作車，仿佛行進在天上的路綫。聲音形容都在眼前，顯示無上的神驗。獲得神的獎勵，神來享受祭獻。

亞獻，《穆安》：

四阿有嚴，神既戾止。備物雖儀，潔誠惟己。有來振振，相我熙事。載酌陶匏，以成毖祀。

亞獻，奏《穆安》：

殿堂莊嚴，衆神安然。祭品完備合規矩，更有志誠在心間。神靈連翩而至，觀察我的盛宴，用陶杯匏碗裝酒，以完成我由衷的祭獻。

終獻，《穆安》：

誠一爲專，禮三而稱。孰陪邦祠？惟我同姓。金絲屢調，圭玉交

終獻，奏《穆安》：

誠敬在於專心，獻禮必須足三。誰陪同舉行祭獻？是我皇家子男。樂器調得齊整，美玉光輝

映。是謂熙成，福來神聽。

皇帝飲福，《胙安》：

孰謂天遠，至誠則通。孰謂地厚，與天則同。惠我純嘏，克成大功。握圖而治，如日之中。

耀眼。儀禮圓滿完成，神靈賜福無限。

皇帝飲福，奏《胙安》：

誰説天空遥遠，有誠心，萬里猶如眼前。誰説地厚無邊，其實與天一般。天神賜予我福祐，助我完成大功空前。掌管宏圖，治理萬國，我大宋偉業如日中天。

徹豆，《歆安》：

工祝告休，笙鏞云闋。酒茅既除，牲俎斯徹。幽明罔恫，中外咸悦。禮成伊何？天地同節。

撤豆，奏《歆安》：

司儀宣布禮成，音樂也告一段落。美酒灑向苞茅，供品順序而撤。神明心意滿足，全場一體歡悦。什麽叫禮成？是天地人同步同節。

送神，《誠安》：

奕奕宗祀，煌煌禮文。高靈下墮，精意升聞。熙事既畢，忽乘青雲。敢拜明貺，永清世氛。

送神，奏《誠安》：

高聳的宗廟，隆重的禮儀。神明自天降臨，接受我們的誠意。祭拜完成，神明乘上青雲。敬拜受神明的賜福，世道清明，萬世如新。

望燎，《儀安》：

載酌載獻，以純以精。歌傳夜誦，物備秋成。報本斯極，聽卑則明。願儲景貺，福我群生。

望燎，奏《儀安》：

酌酒又獻酒，供品純又精。歌舞又誦詩，祭物多豐盛。回報神明，傾我所有，一切都分明。希望保有神的祝福，福佑我天下百姓。

望瘞，《儀安》：

禮協豐融，誠交仿佛。辟公受膰，宗祀臨瘞。貽我來牟，以興嗣歲。山川出雲，天地同氣。

望瘞，奏《儀安》：

祭禮和順融洽，祭品豐盛，誠敬溢於心中。諸侯接受祭肉，宗祀燒埋祭物。請神祝福我們，以興盛我宗族。山川雲霞升起，天地遍布靈氣。

還大次，《憩安》：

應天以實，已事而竣。氈案朝帝，竹宫拜神。靈光下燭，協氣斯陳。福禄時萬，基圖日新。

還大次，奏《憩安》：

上天接受了我們的祭拜，禮儀圓滿完成。案桌以朝拜天帝，祭壇禮敬諸神。靈光普照下土，和諧之氣密陳如雲。福禄無邊無際，國家基業日日常新。

紹興、淳熙分命館職定撰十七首：

紹興、淳熙分命館職定撰十七首：

降神，《景安》，圜鍾爲宫：

上直房、心，時惟明堂。配天享親，宗祀有常。盛德在金，日吉辰良。享我克誠，來格來康。

降神，《景安》，圜鐘宫調：

上感房宿、心宿的，是祭祀的明堂。與天神同享祭祀，我宗祀以此久長。茂盛的美德應在秋天，日期時辰都十分吉祥。請接受我們的至誠，降臨祭壇，賜予安康。

黄鍾爲角：

合宫盛禮，金商令時。備成熙事，蒐揚上儀。駿奔在庭，精意肅祇。來享嘉薦，神靈燕娭。

黄鐘角調：

明堂舉行盛大的儀式，在秋天這個美好的季節。各項活動都圓滿，會集發揚了最高禮儀。職臣奔走在庭堂，心意至誠表情恭謹。請衆神享受我的祭獻，神明全都安樂欣喜。

太簇爲徵：

休德孔昭，靈承上帝。孝極尊親，嚴配于位。嘉薦芬芳，禮無不備。神其格思，享玆誠至。

太蔟徵調：

美好的品德多麼顯明，它上承偉大的天帝，對尊親極盡孝敬，祭祀與上帝同位。獻上祭品芳香，禮儀全都具備。請天神降臨，接受我無上的誠意。

姑洗爲羽：

霜露既降，孝思奉先。陟降上帝，禮隆九筵。有馨黍稷，有肥牲牷。神來燕娭，想像肅然。

姑洗羽調：

霜露已經降落，以孝思供奉先祖。追隨着上帝的脚步，設下最高規格的酒筵慶祝。供奉芬香的稷與黍，還有肥美的羊和牛。衆神愉快地享用祭品，神的形象十分莊嚴肅穆。

盥洗，《正安》：

禮經之重，祭典爲宗。上公攝事，進退彌恭。庶品豐潔，令儀肅雍。百祥萃止，惟吉之從。

盥洗，奏《正安》：

禮儀以經書的記載爲準則，祭祀要以古典爲榜樣。太傅主持祭典大事，行爲恭謹，合於規章。各種祭品豐盛又整潔，儀表肅穆又端莊。所有的祥瑞都會聚在此，因爲我大宋吉人有天相。

升殿，《正安》：

皇祖配帝，歲祀明堂。冕服陟降，玉佩瑲瑲。疾徐有節，進止克莊。維時右享，日靖四方。

升殿，奏《正安》：

我偉大的先祖與天帝同受祭祀，每年舉行在明堂。朝服莊重，進退有節，美玉佩飾悦耳叮噹。快走慢走步法合禮，或進或退都很安詳。按時辰舉行儀式，太陽光照四方。

上帝位奠玉幣，《嘉安》：

大享季秋，百執揚厲。明明太宗，赫赫上帝。祗薦忱誠，式嚴圭幣。祚我明德，錫玆來裔。

上帝位奠玉幣，奏《嘉安》：

大禮舉行在晚秋，百官執事意氣揚揚。我英明的太宗先帝，與上帝同樣榮光。在這裏獻上全部誠敬，美玉錦綉擺設嚴莊。祭祀我祖有聖德，賜福我皇家後世悠遠綿長。

太宗位奠幣，《宗安》：

穆穆皇祖，丕昭聖功。聲律身度，樂備禮隆。祗薦量幣，祀于合宫。玉帛萬國，歡心載同。

太宗位奠幣，奏《宗安》：

莊嚴肅穆我皇祖，創立的功業光照於天。爲此制定此聲律音樂，禮儀隆重又齊全。誠敬獻上祭品，舉行儀式在神殿。美玉錦綉代表萬國，天下民衆一體同歡。

捧俎，《豐安》：

備物昭陳，工祝告具。維羊維牛，孔碩孔庶。有嘉維馨，加食宜飫。斂時五福，永膺豐胙。

捧俎，奏《豐安》：

祭品齊備，擺設在桌案。執事之官也準備周全。有羊有牛，既多又肥大。有美酒有香飯，正宜飲宴。收得五福，永遠供奉豐美無限。

上帝位酌獻，《嘉安》：

燁彼房、心，明明有融。維聖享帝，禮行合宫。祀事時止，粢盛潔豐。昭受申命，萬福攸同。

上帝位酌獻，奏《嘉安》：

光彩的房宿、心宿，明亮暖融融。應時祭祀上帝，舉行儀式在合宫。大禮合時有節，供品潔净豐盛。光榮地接受天命，萬般福祐都歸我大宋。

太宗位酌獻，《德安》：

受命溥將，勛高百王。寰宇大定，聖治平康。有嚴陟配，宗祀明堂。神保是格，申錫無疆。

太宗位酌獻，奏《德安》：

接受上天的指令，建立的功業超過前代帝王。天下完全安定，國家政治和平安康。上帝同享祭祀，祭祀舉行在廟堂。神明前來保佑，賜予我們福禄無疆。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温厚嚴凝，於皇上帝。文德武功，列聖并配。舞綴象成，肅雍進退。秉翟踆踆，總干蹈厲。

文舞退、武舞進，奏《正安》：

温柔敦厚，莊嚴凝重，是偉大的上帝。因有顯赫的文德與武功，得與上帝同享供祭。舞蹈象徵着成功，莊嚴的舞步有進有退。有的舉着長羽緩行，有的舉着武器躍進。

亞、終獻，《文安》：

總章靈承，維國之常。禮樂宣鬯，降升齊莊。竭誠盡志，薦兹累觴。於昭在上，申錫無疆。

亞獻、終獻，奏《文安》：

依照規章祭拜，是國家的立國之綱。禮儀與奏樂有規矩，儀式活動合規章。竭盡誠敬表達心志，獻上美酒一觴又一觴。昭明天神高高在上，賜予我們福禄無疆。

徹豆，《肅安》：

於皇上帝，肅然來臨。恭薦芳俎，以達高明。烹飪既事，享于克誠。以介景福，惟德之馨。

撤豆，奏《肅安》：

啊，偉大的上帝，莊嚴地來到這裏。恭敬地獻上美食，以告知無上的神明。準備供品已經妥當，讓上帝接受我們的虔誠。求上帝賜我們無邊之福，有德者自然獲得上帝歡心。

送神，《景安》：

帝在合宫，鑒觀盛禮。黍稷惟馨，神心則喜。禮備樂成，亦既歸止。億萬斯年，以貺多祉。

送神，奏《景安》：

上帝來到神殿，觀看我們盛大的祭禮。黍稷做成的飯食香氣繚繞，神見了十分歡喜。祭禮圓滿完成，上帝起駕回歸天宇。保佑我們萬年億年，賜予我們無邊福祉。

高宗位奠幣，《宗安》：

赫赫高廟，于堯有光。覆被萬祀，冠冕百王。有量斯幣，蠲潔是將。在帝左右，維時降康。

高宗位奠幣，奏《宗安》：

巍峨的高祖之廟，光輝繼承自堯帝。福祐天下祭祀，超過歷代的王與帝。豐富的供品，整潔地擺設在這裏。我先祖與上帝同在，時時降福我江山社稷。

酌獻，《德安》：

炎運中興，蒼生載寧。九秩燕豫，三紀豐凝。精祀上帝，陟配威靈。錫羨胙祉，萬世承承。

酌獻，奏《德安》：

旺盛的國運獲得中興，天下蒼生獲得安寧。九十歲老人參加宴會，三十六年五穀豐登。以虔敬的精神祭祀上帝，時刻伴隨上帝的威靈。遍賜象徵福禄的祭肉，千秋萬代鴻運不停。

孝宗親享明堂樂曲并同，惟天地位奠幣、酌獻及太祖酌獻、皇帝入小次、還大次、亞獻、送神等篇，各有删潤。又以太祖奠幣曲改名《廣安》，

孝宗親享明堂所用的樂曲與這些樂曲相同，衹有天地位奠幣、酌獻及太祖酌獻、皇帝入小次、還大次、亞獻、送神等篇，各有些許修改。此外，將太祖奠幣曲改名爲《廣安》，酌獻改名

酌獻改名《恭安》，太宗奠幣改名《化安》，酌獻改名《英安》。

皇地祇

景德祀皇地祇三首：

降神，《静安》：

至哉厚德，陟配天長！沈潜剛克，廣大無疆。資生萬物，神化含章。同和八變，神靈效祥。

奠玉幣，酌獻，《嘉安》：

於昭祀典，致享坤儀。備物咸秩，柔祇格思。功宣敏樹，日益鴻禧。持載品彙，率土攸宜。

送神，《静安》：

妙用無方，倏來忽逝。蠲潔寅恭，式終禋瘞。

景祐夏至祀皇地祇二首：仁宗御製。

太祖奠幣，《恭安》：

赫矣淳耀，俶載帝基！一戎以定，萬國來儀。寅恭潔祀，博厚皇祇。威靈攸在，福禄如茨。

酌獻，《英安》：

丕命惟皇，萬物咸睹。卜年邁周，崇功冠禹。有燁炎精，大昌聖祚。酌鬯祈年，永錫繁祜。

熙寧祀皇地祇十二首：

迎神，《導安》：

昭靈積厚，混混坤輿。配天作極，陰慘陽舒。齊明薦享，百福其儲。庶幾來止，風馬雲車。

升降，《靖安》：

有來穆穆，臨此方丘。其行風動，其止霆收。躬事匪懈，豐盛潔

《恭安》，太宗奠幣改名《化安》，酌獻改爲《英安》。

景德祀皇地祇三首：

降神，奏《静安》：

偉大啊，這無邊大地的美德，與天同壽同廣！深沉剛健，無往不勝，廣大無疆。滋育天下萬物，使它們有文采有靈光。使萬變歸於和諧同一，神明顯示吉祥。

奠玉幣，酌獻，奏《嘉安》：

啊，這顯耀的祭典，敬獻對大地的禮儀。萬物全都繁榮，感受大地的恩賜。功德顯赫，到處樹立，喜慶日新月異。厚德無邊，持載萬物無遺。直至天盡頭，無不相宜。

送神，奏《静安》：

玄妙的神靈不知在哪裏，來來往往没有踪迹。整理供品，清潔器具，一切都誠心誠意，拜祭結束，把供物掩埋入地。

景祐夏至祀皇地祇二首：仁宗御製。

太祖奠幣，奏《恭安》：

光輝啊，照耀顯現，始創大宋基業！用武功平定天下，萬國都來獻禮。誠敬地布設祭拜儀式，供獻我太祖皇位。威靈永遠存在，賜予福禄無邊際。

酌獻，奏《英安》：

受命於天的偉大先皇，明察世間萬事萬物。我大宋的年運將超過周代，我太祖的功業已逾越大禹。光輝的天星，顯示我朝福禄無數。獻上此酒，祈求國運永遠，獲得最多的福禄。

熙寧祀皇地祇十二首：

迎神，奏《導安》：

神靈使大地深厚，成爲浩茫的龐大之車。與天同受祭祀，陰陽不斷轉折。齋戒之後設供，賜福之多不可量測。衆神都來享用祭品，乘着風馬駕駛的雲車。

升降，奏《靖安》：

神明紛紛降臨，來到這方丘澤中。神的行動如風，伴着振奮人心的雷霆。祭祀的事情不敢鬆

羞。百昌咸殖，允矣神休！

奠幣，《隆安》：

純誠昭融，芳美嘉薦。肅將二精，以享以奠。休光四充，靈祇來燕。其祥伊何？永世錫羨。

太祖，《肇安》：

於皇烈祖，維帝所興。光輝宗祀，如日之升。告靈作配，孝享烝烝。錫兹祉福，百世其承。

司徒奉俎，《承安》：

我修祀事，於何致誠？罔敢怠佚，視兹碩牲。納烹薦俎，侑以和聲。格哉休應，世濟皇明。

酌獻，《和安》：

猗嗟富媼，博厚含弘。發榮敷秀，動植兹豐。爰酌兹酒，肸蠁交通。衆祥萃止，垂祐無窮。

太祖，《佑安》：

光大含弘，坤元之力。海宇咸寧，烈祖之德。作配方壇，不僭不忒。子孫其承，毋替厥則。

飲福，《禔安》：

載登壇阼，載酌尊彝。牲酒嘉旨，福禄純熙。其福維何？萬物咸宜。其禄維何？永承神禧。

退文舞、迎武舞，《威安》：

雍雍肅肅，建我采旄。舞以玉戚，不吴不敖。其將其肆，腪臄嘉肴。何以侑樂？鍾鼓管簫。

亞、終獻，《儀安》：

折俎在籩，截羹在豆。何以酌之？酒醴是侑。何以錫之？貽爾眉壽。何以格之？永爾康阜。

懈，祭品潔净又豐盛。各種福祐都繁榮，美好啊，偉大的神明！

奠幣，奏《隆安》：

以最高的誠敬，獻上最美的供品。奉獻美玉和布帛，祭祀神明。祥和的光芒充滿宇宙，神靈齊來享用。這種吉祥象徵着什麼？將賜予我們安寧。

太祖，奏《肇安》：

啊，偉大的太祖，是上帝使之興盛。太祖的光輝照耀萬代，如太陽冉冉上升。與神明同享祭祀，我們供獻的供品豐盛。神明賜給我們福祉，我皇家永遠繼承。

司徒奉俎，奏《承安》：

我們舉行祭祀，獻上無邊的至誠，絲毫不敢懈怠疏忽，請看獻上的肥美犧牲。犧牲有烤有烹，擺上桌供，又有優雅的奏樂和聲。請衆神前來吧，顯示神靈。給我們的國家無限光明。

酌獻，奏《和安》：

啊，繁榮茂盛的大地，廣博寬厚，氣度恢弘。使萬物生長繁榮，動物植物全都繁盛。獻上美酒，祭品的香氣飄向神明，各種祥瑞都出現，象徵我大宋福禄無窮。

太祖，奏《佑安》：

光明偉大又寬宏，是大地的威力。天下四海都安寧，是我太祖的美德所致。在祭壇舉行祭拜儀式，儀式完全合乎規矩。子子孫孫都如此，這規則傳於萬世。

飲福，奏《禔安》：

登上這祭壇，斟上這酒尊。酒香肉又美，福禄都會集。這福怎麼樣？萬物都相宜。這禄怎麼樣？子孫永承繼。

退文舞、迎武舞，奏《威安》：

從容莊重，舞蹈的隊伍飄彩旗。玉戚作舞具，絶不喧嘩失禮儀。供案最豪華，佳肴皆肥美。用什麼作伴奏音樂？鐘鼓管簫諸般齊。

亞獻、終獻，奏《儀安》：

解肉裝在竹籩，分羹盛在木豆。斟的什麼酒？甜酒作供奉。什麼作賞賜？賜與最長壽。用什麼與神明心意相通？保佑大宋永遠國安民富。

徹豆，《豐安》：

曳我黼黻，履舄接武。鏘我珩璜，降升圉圉。其將肆兮，既曰不侮。其終徹兮，恭欽惟主。

送神，《皁安》：

神兮來下，享此苾芬。酌獻雍雍，執事孔勤。神之還矣，忽乘飛雲。遺我祺祥，物象忻忻。

常祀皇地祇五首：

迎神，《寧安》：八變。

坤元之德，光大無疆。一氣交感，百物阜昌。吉蠲致享，精明是將。介茲景福，鼎祚靈長。

升降，《正安》：

禮經之重，祭典爲宗。上公攝事，登降彌恭。庶品豐潔，令儀肅雍。百祥萃止，維吉之從。

奉俎，《豐安》：

禮崇禋祀，神鑒孔明。牲牷博腯，以炰以烹。馨香蠲潔，品物惟精。錫以純嘏，享茲至誠。

退文舞、迎武舞，《威安》：

進旅退旅，載揚干揚。不愆于儀，容服有章。式綏式侑，神保是聽。鼓之舞之，神永安寧。

送神，《寧安》：

物備百嘉，樂周八變。克誠是享，明德斯薦。神鑒孔昭，蕃禧錫羡。回馭飄然，邈不可見。

紹興祀皇地祇十五首：

迎神，《寧安》，函鍾爲宫：

至哉厚德，物生是資！直方維則，翕闢攸宜。於昭祀典，致享坤

撤豆，奏《豐安》：

提起錦綉衣服，脚步接脚步。佩玉響叮咚，隊伍多肅穆。祭祀即將完成，没有絲毫違誤。儀式終結了，恭敬仍如故。

送神，奏《皁安》：

衆神下降來到這裏，享用這供品芳芬。供品十分豐盛，執事官員更殷勤。衆神受祭後回歸天宫，乘着飄忽的白雲。贈予我們吉祥，萬物歡欣。

常祀皇地祇五首：

迎神，奏《寧安》：八變。

大地的美德，光明偉大無邊際。和諧之氣布滿，萬物齊發育。我們用最好的供祭禮拜，致以最誠敬的心意。請大地賜予廣大的福祐，保佑我大宋江山萬紀。

升降，奏《正安》：

至禮以經書爲準則，祭祀以古典爲正宗。太傅主持這件大事，進退十分虔恭。供品豐盛又潔净，儀式莊重又從容。各種祥瑞都集中在這裏，吉人自有天意相從。

奉俎，奏《豐安》：

禮儀注重祭祀，神的目光分外清明。供上的牛羊既多又肥美，有的煮，有的蒸。果品清香器具整潔，各種供品全是最上乘。請神明賜給我們洪福，接受我們的一片至誠。

退文舞、迎武舞，奏《威安》：

舞蹈的隊伍進退有序，時時舉起手中的舞具。隊伍整齊不違禮儀，服飾光彩更華麗。我們的軍隊安撫四境保衛國家，一切聽從神的旨意。又奏樂又舞蹈，神看了稱心如意。

送神，奏《寧安》：

供品集中了最好，鼓樂演奏得最全，請神明接受我們的至誠，在這裏把我們的誠意展現。神明的目光最明亮，賜予我們最多的平安。神的車駕回天宫，飄飄忽忽已經看不見。

紹興祀皇地祇十五首：

迎神，《寧安》，函鐘宫調：

至高的大地之德，萬物依靠你而萌生！大地方方正正，季節變换都相應。我舉行祭祀，供奉

儀。禮罔不答，神之格思。

太簇爲角：

蕆事方丘，舊典時式。至誠感神，馨非黍稷。肸蠁來臨，鑒兹明德。永錫坤珍，時萬時億。

姑洗爲徵：

至哉坤元，乃順承天！厚德載物，含洪八埏。日北多暑，祀儀吉蠲。式昭毋事，敢告恭虔。

南吕爲羽：

蕆事方丘，情文孔時。名山大澤，侑祭無遺。牲陳黝犢，樂備《咸池》。柔祇皆出，介我繁禧。

盥洗，《正安》：

於穆盛禮，肅肅在宫。蕆事有初，直于東榮。滌濯是謹，惟寅惟清。祇薦柔嘉，享兹克誠。

升殿，《正安》：

景風應時，聿嚴毖祀。用事方丘，鏘鏘濟濟。登降有節，三獻成禮。神其格思，錫我繁祉！

正位奠玉幣，《嘉安》：

坤元博厚，對越天明。展事方澤，亶惟顧歆。嘉玉量幣，祇薦純精。錫我繁祉，燕及函生。

太祖位奠幣，《定安》：

毖祀泰折，柔祇是承。於赫藝祖，道格三靈。式嚴配侑，厚德惟寧。爰昭薦幣，享于克誠。

捧俎，《豐安》：

丕答靈貺，蕆事方丘。豆登在

地神。各種禮儀都齊備，請神明下降於此視與聽。

太蔟角調：

在方丘舉行祭典，依照古代的制度。用我們的至誠感動地神，所供的是芬芳的黍稷。神靈飄忽來臨，考察我們的明德。讓我們永遠獲得地神的恩賜，恩賜上萬上億。

姑洗徵調：

偉大的大地，與上天同心意。深厚的恩德承載萬物，恩惠遍及宇内各地。每一個角落都變得温暖，祭祀儀式選在吉日。用典禮弘揚地母之德，宣告我們的誠敬心意。

南吕羽調：

在方丘舉行祭典，心志和祭文都十分合宜。名山和大河，都一體享用祭祀。供品是上好的牛羊，奏樂是美妙的《咸池》。神靈都來享用，賜予我們最多的福禧。

盥洗，奏《正安》：

啊，莊嚴盛大的祭禮，舉行在宫庭。諸事有始有終，直到天明。又滌又濯十分仔細，惟求恭敬潔净。獻上精美的祭物，請神明接受我們的至誠。

升殿，奏《正安》：

和風應時而起，舉行隆重的祭祀。在方丘舉行祭典，鼓樂悠揚，隊伍整齊。行進合於節奏，三次貢獻完成祭祀。請衆神降臨，賜予我最多的福祉。

正位奠玉幣，奏《嘉安》：

大地寬廣深厚，與上天同光明。在地壇舉行祭典，得到神明長遠的歡愉。獻上美玉和幣帛，供獻的都是最好的物品。請神明賜予最多的福禄，讓天下百姓得到好處。

太祖位奠幣，奏《定安》：

在北郊舉行祭典，請仁慈的地神應承。我偉大的太祖皇帝，道德同於三靈。莊嚴地同神明同受祭拜，深厚的美德使我大宋安寧。獻上祭品，請接受我們的至誠。

捧俎，奏《豐安》：

爲了報答神明的恩賜，舉行祭典在方丘之

列，鼎俎斯傳。牲牷告具，寅畏彌周。柔祇昭格，飆至雲流。

正位酌獻，《光安》：

祇事坤元，飭躬敢憚！爰潔粢盛，載嚴圭瓚。清明內融，嘉旨外粲。介我繁釐，時億時萬。

太祖位酌獻，《英安》：

皇矣藝祖，九圍是式！至哉柔祇，萬彙允殖！保茲嘉邦，介我黍稷。酌鬯告虔，作配無極。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於穆媼神，媲德彼天。我修毖祀，以莫不虔。肆陳時夏，干羽相宣。靈其來游，降福綿綿。

亞、終獻，《文安》：

禮有祈報，國惟典常。籩豆豐潔，降升齊莊。備物致志，式薦累觴。昭格來享，自天降康。

徹豆，《娛安》：

承天效法，其道貴誠。牲羞黃犢，薦德之馨。芳俎告畢，禮備樂盈。既靜既安，庶物沾生。

送神，《寧安》：

至厚至深，其動也剛。精誠默通，或出其藏。神之言歸，化斯有光。相我炎圖，萬世無疆。

神州地祇

宋初祀神州地祇三首：

降神，《靜安》：

膴膴郊原，茫茫宇縣。畫野分疆，禹功疏奠。靈祇是臻，豆籩祇薦。幽贊皇圖，視之不見。

奠玉幣，酌獻，《嘉安》：

圍。祭器排列整齊，豆登鼎俎成對。牛羊全都供奉妥當，禮儀全都完備。仁慈的神明降臨，如大風捲起白雲飛。

正位酌獻，奏《光安》：

恭敬地祭拜大地之神，皇帝親自布供，不敢疏忽。盛好潔凈的供飯，供上最好的美玉。殿堂裏充滿祥和之氣，供品光彩奪目。請神明賜予我們福祉，福祉億萬無數。

太祖位酌獻，奏《英安》：

偉大啊，太祖，是九州的楷模！偉大啊，大地之神，滋生萬物！保佑我們的國家，賜予我們稷與黍。獻上祭品，表示虔誠，祭典永遠無邊無數。

文舞退、武舞進，奏《正安》：

啊，莊嚴的地母之神，美德上齊於天。我舉行祭祀，以無邊的誠虔。供品陳列應時又豐盛，舞蹈來相伴。神明來享用，賜予我們福祐綿綿。

亞獻、終獻，奏《文安》：

舉行祭祀，請求福祐，是國家制度典章。祭器整潔，祭品豐盛整潔，行動肅穆齊莊。供品完全表達心意，獻上一杯杯的美酒。請神明降臨，上天賜予安康。

撤豆，奏《娛安》：

秉承天意，效法前代，祭祀的原則在於至誠。祭物用最美的黃牛，香氣上升。各種祭品上供完畢，禮儀周到，鼓樂齊歡騰。神明安詳欣喜，萬物得恩榮。

送神，奏《寧安》：

大地最厚最深，不可動搖。人的誠意與大地相通相感，萬物得繁茂。神明要回去了，有靈光閃耀。特別施恩我華夏皇圖，永遠都美好。

宋初祀神州地祇三首：

降神，奏《靜安》：

肥沃的原野，遼闊的赤縣。劃分天下疆界，是大禹樹立的功業。祭祀神靈真美好，祭祀器具更整潔。我大宋的浩遠疆域，廣大得看不到邊界。

奠玉幣，酌獻，奏《嘉安》：

肸蠁儲靈，肅恭用幣。鏘洋導和，洪休允契。嘉氣雲蒸，浹于華裔。式薦坤珍，聿符明世。

送神，《静安》：

獻奠云畢，純嘏祁祁。威靈藏用，邈矣何之？

景祐孟冬祭神州地祇二首：

太宗位奠幣，《化安》：

削平僞邦，嗣興鴻業。禮樂交修，仁德該洽。柔祇薦享，量幣攸攝。侑坐延靈，神休允答。

酌獻，《韶安》：

有煒彌文，克隆宏構。貽此燕謀，具膺多祐。嶰律吹莩，彝尊奠酒。佐乃沈潜，永祈豐楙。

元符祭神州地祇二首：

迎神，《寧安》：八變。

膴膴浚邦，皇天是宅。必有幽贊，聰明正直。布列籩豆，考擊金石。中外謐寧，繄神之力。

送神，《寧安》：

都邑浩穰，民物富盛。主以靈祇，昭乃丕應。玉帛牲牷，鼓鍾管磬。祇薦攸歆，歸于至静。

紹興祀神州地祇十六首：

迎神，《寧安》，函鍾爲宫：

芒芒下土，恢恢方儀。富媪統攝，潜運八維。爰稱元祀，告備吉時。揭兹虔恭，僾其格思。

太簇爲角：

洪惟坤元，道著品物。上配紫旻，厚載其德。良月肇蕆，祭器布列。必先皇祇，以迓景福。

姑洗爲徵：

飄揚的神風有神明降臨，莊重恭敬奉獻帛幣。鼓樂齊奏氣氛祥和，十分美好，合於神的心意。瑞氣如祥雲般上升，充滿華夏之地。獻上最珍貴的美玉，符瑞降於聖明之世。

送神，奏《静安》：

祭獻已經完畢，獲得洪福多多。神明要起駕回天宫，形影不見，去向如何？

景祐孟冬祭神州地祇二首：

太宗位奠幣，奏《化安》：

蕩平了僭僞的帝國，繼續興盛我們偉大的事業。禮與樂都振興，仁政德行都諧和。地神享用祭祀，接受我們敬獻的布帛。衆神都來陪侍，神明十分歡樂。

酌獻，奏《韶安》：

華麗的表文，對應這壯麗的建築。在這裏舉行祭祀，應當獲得更多的福禄。演奏的樂曲合乎音律，大酒杯獻上最美的酒。神明保佑我們舉動都合適，求得福禄無數。

元符祭神州地祇二首：

迎神，奏《寧安》：八變。

肥沃的中國大地，皇天把我們安排在這裏。有神明保佑我們，神明聰明又正直。擺設了許多祭品，敲鐘擊磬，演奏樂曲。讓中國與外邦都安寧，全憑神的威力。

送神，奏《寧安》：

城市浩大繁榮，百姓物産豐盛。全憑神明主持，神明有求必應。布帛美玉和牛羊，鼓鐘笙磬齊奏鳴。敬獻神明得歡欣，漸行漸遠，歸於平静。

紹興祀神州地祇十六首：

迎神，奏《寧安》，函鐘宫調：

遼闊的國土，無邊的大地。地母之神統管，安排指揮八維。即將舉行祭祀，準備停當，正逢吉時。恭敬地表達虔誠，請神明降臨在此。

太蔟角調：

廣闊的大地，承載着萬物。上與天相應，深厚是大地的美德。在好月份舉行祭祀，祭器排列整齊。敬拜地神多恭敬，迎接神明帶來的福利。

姑洗徵調：

坱圠無垠，磅礴罔測。山盈川冲，自生自殖。其報惟何？率禮靡忒。億萬斯年，功被無極。

大地無邊無際，浩渺不可量測。山豐茂河豐沛，萬物自由繁育。用什麼回報大地之神？用合於規矩的全副祭禮。保佑我們億萬萬年，創立功業無極。

南吕爲羽：

翕闢以時，協氣陶蒸。播之金石，鏘厥和聲。冥冥眑眑，孔享純誠。是聽是娭，邦基永寧。

南吕羽調：

大地開張有時宜，氣息和諧蓬勃上升。恩德用鼓樂表現，鏗鏘和諧之聲。神明雖不可見，祭祀極爲虔誠。神明聽見我們的祈求，讓我大宋國家永遠安寧。

盥洗，《正安》：

晨煬致烟，浡然四施。飄飄風馬，仿佛來斯。祀事維清，沃之盥之。載涓載肅，罔有愧辭。

盥洗，奏《正安》：

早晨升火成香烟，香烟沛然四散。飄飄忽忽的風雲仿佛車駕，來到我們的宮殿。祭祀之事要誠敬又潔净，又沃又盥，擦拭打扮。面對神明，纔不會心不安。

升殿，《正安》：

崇崇其壇，屹矣層級。佩約步趨，降登中節。左瞻右睨，祥風藹集。斿旆羽紛，昭鑒翊翊。

升殿，奏《正安》：

高高的祭壇，巍巍的階梯。佩飾合禮，步伐安穩，行進合乎禮儀。向左看向右看，祥雲都來聚集。旗幟羽毛紛紜，整齊有秩序。

神州地祇位奠玉幣，《嘉安》：

璇璣諧序，籍斂薦嘉。昭答柔祇，迭奏雅歌。幣琮以侑，儀腆氣和。靈其溥臨，容與燕嘉。

神州地祇位奠玉幣，奏《嘉安》：

日月星辰和諧有序，正是好時節，在這時舉行祭典。報答地神的恩賜，演奏幾重雅樂。用幣帛和美玉作供祭，儀式圓滿，氣氛和諧。神靈降臨，贊賞我們的宴會布設。

太宗位奠幣，《嘉安》：

穆穆令聞，溥博有容。澤被萬宇，靡不率從。恭陳量幣，明薦其衷。禮亦宜之，享德攸同。

太宗位奠幣，奏《嘉安》：

有美好的名聲，有寬廣的包容。恩德施於天下，天下全都信從。恭敬地獻上禮品，表達我們的心情。祭禮合乎制度，美德天下大同。

奉俎，《豐安》：

肅肅嘉承，唯德其物。工祝以告，緊民之力。神哉廣生，孔蕃且碩！奠于嘉壇，吐之則弗。

奉俎，奏《豐安》：

莊重的祭禮，美德是最高的供物。執事官誠敬祭告，代表天下民衆。神奇啊，大地，繁榮又豐盛！在神壇祭祀神明，言語句句由衷。

神州地祇位酌獻，《嘉安》：

恭承明祀，嘉薦令芳。亦有桂酒，誠慤是將。瑟瓚以酌，效歡厥觴。庶乎燕享，永懷不忘。

神州地祇位酌獻，奏《嘉安》：

恭敬地舉行祭祀，美好的儀式多芬芳。還有桂花美酒，帶着誠意獻上。演奏高雅的樂曲，飲酒更歡暢。這樣的祭祀宴會，永遠不能忘。

太宗位酌獻，《化安》：

宗德含洪，方祇可擬。闢土開疆，八埏同軌。是用作配，有永無紀。祼獻以享，茂格蕃祉。

太宗位酌獻，奏《化安》：

祖宗的美德廣大無邊，祇有神靈可比。開闢領土拓展邊疆，八方終於統一。因此與上帝同享祭祀，永遠如此。敬獻供品，福禄從此無極。

文舞退、武舞進，《文安》：

奕奕綴兆，《咸池》孔彰。丕闡文德，靡忘發揚。進退有節，乃容之常。樂備爾奏，燁燁榮光。

亞、終獻，《文安》：

縮酌以裸，既旨且多。三獻有序，情文愈加。黄祇臨享，錫以休嘉。廣兹靈祲，覃及邇遐。

徹豆，《成安》：

展牲告全，乃登于俎。竣事而徹，侑以樂語。奉釐宣室，祚我神主。斂敷庶民，并受其祐。

送神，《寧安》：

雲馭洋洋，既歆既顧。悠然聿歸，曷求厥路。欽想頌堂，跛立以慕。賚我肹蠁，莫不懌豫。

望瘞，《正安》：

神罔怨恫，燕其有喜。蔵事告成，爰修瘞禮。樂闋儀備，休氣四起。尚謹不愆，念終如始。

朝日夕月

景德朝日三首：

降神，《高安》：六變。

陽德之母，羲御寅賓。得天久照，首兹三辰。正辭備物，肅肅振振。淪精降監，克享明禋。

奠玉幣酌獻，《嘉安》：

醴齊良潔，有牲斯純。大采玄冕，乃昭其文。王宫定位，粢盛苾芬。民事以叙，盛德升聞。

送神，《高安》：

縣象著明，照臨下土。降福穰穰，德施周普。

夕月三首：

文舞退、武舞進，奏《文安》：

整齊的樂隊，演奏美妙的《咸池》樂章。張揚高尚的德行，讓後世永志不忘。隊伍進退合乎節律，是自古的典常。樂曲全部演奏，仿佛有耀眼的光芒。

亞獻、終獻，奏《文安》：

斟酒遍賜諸侯，酒又美又多。經過三次獻禮，情志和言辭更加誠敬。神明降臨享用，賜予我們吉慶。對神明行恭敬祭祀，遠近都高興。

撤豆，奏《成安》：

供祭的物品齊全，擺滿供案。儀式完成撤下供案，伴以奏樂和宣言。禮敬神主回宣室，再加祭奠。聚合天下百姓，全都享受神的保全。

送神，奏《寧安》：

彩雲的車駕多壯觀，享受祭祀格外喜歡。悠悠然回歸高天，在來時的路上漸行漸遠。回想神的恩德，恭敬地站立，目送神的雲鸞。使我美德遠播，萬民無不安然。

望瘞，奏《正安》：

神明没有不滿，全都安然欣喜。祭祀大事完成，開始舉行掩埋之禮。樂曲演奏完畢，儀式也完備，祥和之氣四面升起。祭祀恭謹無差錯，始終如一。

景德朝日三首：

降神，奏《高安》：六變。

太陽是萬物之母，羲和駕車，爲太陽作導引。得到天光照耀，首位是日月星三辰。撰寫祝辭，準備祭品，恭敬振奮。光照之神降臨在此，接受我們的敬拜之心。

奠玉幣酌獻，奏《嘉安》：

酒美食物整潔，犧牲選用最上乘。樸素的禮服，何必顯現花紋。王宫設定祭祀，祭品溢芳芬。把國事向神明稟告，無邊盛德，神明得知聞。

送神，奏《高安》：

太陽高懸光明足，照臨下土。降福多多，仁德遍施，天下到處享受福禄。

夕月三首：

降神，《高安》：六變。

凝陰稟粹，照臨八埏。麗天垂象，繼日代明。一氣資始，四時運行。靈祇昭格，備物薦誠。

奠玉幣、酌獻，《嘉安》：

夕耀乘秋，功存宇縣。金奏在縣，以時致薦。祀事孔寅，明靈降眷。潔粢豐盛，倉箱流衍。

送神，《高安》：

夙陳籩豆，潔誠致祈。垂休保佑，景祚巍巍。

降神，奏《高安》：六變。

月光純粹，照耀下界八方，布滿天空顯示徵兆，繼續太陽發出光芒。以元氣助宇宙運行，四時有常。神明降臨，奉上祭品齊全，請神品嘗。

奠玉幣、酌獻，奏《嘉安》：

夜光照耀在秋天，功德遍宇宙。鼓樂演奏在中原，祭祀正是時候。祭禮隆重恭敬，神明來眷顧。供品清潔又豐盛，保佑我們年年大豐收。

送神，奏《高安》：

陳列各種祭物，祭物整潔齊全，心意誠敬，申明心願。請神明降下吉祥，保佑我大宋社稷永延。

大觀秋分夕月四首：

降神，《高安》：

至陰之精，虧而復盈。輪高仙桂，階應祥蓂。玉兔影孤，金莖露溢。其駕星車，顧于兹夕。

奠玉幣：

玉鈎初彎，冰盤乍圓。扇掩秋後，烏飛枝邊。精凝蟾蜍，輝光嬋娟。歆于明祀，弭芳節焉。

酌獻：

名稽《漢儀》，歌參唐宗。往于卿少，乘秋氣中。周天而行，如姊之崇。可飛霞佩，下琉璃宫。

送神：

四扉大開，五雲車立。霓裾娣從，風翻童執。摇曳胥來，鏘洋爰集。歆我嚴禋，西面以揖。

大觀秋分夕月四首：

降神，奏《高安》：

月亮是至陰之精，缺了再盈。一輪高挂天上，長滿桂花仙樹，與下界吉祥照應。白兔形影孤單，承露盤裏仙露充盈。明月以群星作車駕，今晚降臨此殿中。

奠玉幣：

新月如鈎剛出現，晶瑩如盤又成圓。團扇在秋後收起不再用，烏鵲飛到樹林裏邊。月光精氣化作蟾蜍，光輝照耀嫦娥美嬋娟。接受祭祀，芳容更嬌妍。

酌獻：

名稱根據《漢儀》，樂曲取自唐宗。正當少年，在秋氣中運行。沿天空周行不止，如太陽一般光榮。用彩霞作衣服，來到琉璃宫。

送神：

四扇大門敞開，五彩雲車出行。彩霞作衣服，姊妹來相從，風作儀仗相伴爲童僕。輕盈愉快前來，鼓樂齊鳴。接受我們的祭祀，面向西方把禮答應。

紹興朝日十首：

降神，《高安》，圜鍾爲宫：

玄鳥既至，序屬春分。朝于太陽，厥典備存。載嚴大采，示民有尊。揚光下燭，煌煇東門。

黄鍾爲角：

升暉麗天，陽德之母。率無頗

紹興朝日十首：

降神，《高安》，圜鐘宫調：

玄鳥來了，季節正當春分。祭拜太陽神，典禮常存。儀式極光彩，告訴民衆，太陽爲至尊。光輝普照，光明燦燦照東門。

黄鐘角調：

光輝鋪滿天，太陽是偉大的母神。遍施天下

偏，兼燭下土。恭事崇壇，禮樂具舉。頓御六龍，裴回容與。

太簇爲徵：

周祀及閫，漢制中營。肸蠁是屆，禮神以兄。我潔斯璧，我肥斯牲。神兮燕享，鑒觀孔明。

姑洗爲羽：

屹爾王宫，泛臨翊翊。惠此萬方，豈惟五色。以修陽政，以習地德。雲景杳冥，施祥無極。

初獻升殿，《正安》：

天宇四霽，嘉壇聿崇。肅祗嚴祀，登降有容。仰瞻曜靈，位居其中。既安既妥，沛哉豐融！

奠玉幣，《嘉安》：

物之備矣，以交於神。時惟炎精，不忘顧歆。經緯之文，璆琳之質。燦然相輝，其儀秩秩。

奉俎，《豐安》：

扶桑朝暾，和氣肸飭。奉此牲牢，爲俎孔碩。芬馨進聞，介我黍稷。所將以誠，玆用享德。

酌獻，《嘉安》：

匏爵斯陳，百味旨酒。勺以獻之，再拜稽首。鍾鼓在列，靈方安留。眷然加薦，惟時之休。

亞、終獻，《文安》：

禮罄沃盥，誠意肅將。包茅是縮，冀畢重觴。焕矣情文，既具醉止。熙事備成，靈其有喜。

送神，《禮安》：

羲和駕兮，其容杲杲。將安之兮？言歸黄道。光赫萬物，無古無今。人君之表，咸仰照臨。

夕月十首：

降神，《高安》，圜鍾爲宫：

金行告道，玉律分秋。禮蕆西郊，毖祀聿修。精意潛達，永孚于休。神之聽之，爰格飆斿。

無偏頗，下界都受恩。祭祀恭敬，祭壇高入雲，禮儀奏樂已具陳。駕駛六龍之車，徘徊在青雲。

太蔟徵調：

祭祀依據《周禮》，學習漢代王宫。香氣飄揚上升，敬拜神明依正宗。供奉有潔净玉璧，還有肥美犧牲。神明前來享用，耳目十分光明。

姑洗羽調：

巍巍的王宫，臨水建築。恩惠天下，不但我大宋中土。敬拜太陽的恩賜，接受大地的賜福。雲彩飄渺，祥和之氣永駐。

初獻升殿，奏《正安》：

天空晴朗，祭壇壯麗高聳。祭祀恭敬莊嚴，行進合禮從容。瞻仰禮拜太陽，太陽位在高空。儀式安穩妥當，豐盛啊，喜氣融融！

奠玉幣，奏《嘉安》：

祭品都齊全，供奉於神明。祭拜太陽神，神歡喜享用。祭文有經有緯，條理分明，美玉質地優勝。光輝燦爛耀眼明，儀式整齊莊重。

奉俎，奏《豐安》：

日出扶桑，晨光温暖，和氣充盈。供奉牢牲，肥美又豐盛。香氣被神明所得，神明賜我好收成。以此無邊誠敬，將祭祀完成。

酌獻，奏《嘉安》：

酒尊陳列，有各種美酒。斟酒獻上，再拜叩首。鐘鼓成陣列，神明安詳停留。恭敬致祭，一時美不勝收。

亞獻、終獻，奏《文安》：

禮儀完成，誠意深厚。苞茅布展，再獻一尊酒。光彩的祭文，伴着神明醉。祭事圓滿完成，神明多歡愉。

送神，奏《禮安》：

羲和駕車，光輝明亮。將去往哪裏？回歸天上。光輝照耀萬物，從古到今都一樣。可作人君表率，仰望太陽的光芒萬丈。

夕月十首：

降神，奏《高安》，圜鐘宫調：

金的行運正强，時令是中秋。在西郊舉行祭禮，諸事得敬修。誠意充分表達，永遠享福祐。神明得知，乘風來降來游。

黄鍾爲角：

時維秋仲，夜寂天清。實嚴妺事，用答陰靈。壇壝斯設，黍稷惟馨。雲車來下，庶歆厥誠。

太簇爲徵：

溯日著明，麗天作配。潔誠以祠，禮行肅拜。光凝冕服，氣肅環珮。庶幾昭格，祇而不懈。

姑洗爲羽：

穆穆流輝，太陰之精。盈虧靡忒，寒暑以均。克禋克祀，揆日涓辰。牲碩酒旨，來燕來寧。

升殿，《正安》：

猗歟崇基，右平左墄！祇率典常，届兹秋夕。陟降惟寅，威儀抑抑。神其鑒觀，穰簡是集。

奠玉幣，《嘉安》：

少采陳儀，實曰坎祭。禮備樂舉，嚴恭將事。于以奠之，嘉玉量幣。神兮昭受，陰騭萬彙。

奉俎，《豐安》：

穀旦其差，有牲在滌。工祝致告，爲俎孔碩。肸蠁是期，祚我明德。備兹孝欽，式和民則。

酌獻，《嘉安》：

白藏在序，享惟其時。躬即明壇，禮惟載祇。斟以瑶爵，神靈燕娭。歆馨顧德，錫我蕃釐。

亞、終獻，《文安》：

肅雍嚴祀，聖治昭彰。清酒既載，或肆或將。禮匝三獻，終然允臧。神具醉止，其樂且康。

送神，《理安》：

歌奏云闋，式禮莫愆。以我齊明，罄其吉蠲。神保聿歸，降康自天。蘿圖永固，億萬斯年。

黄鐘角調：

時令在中秋，夜寂静，天澄清。恭敬地舉行祭祀，報答在地之靈。祭壇修整，黍稷香氣升。神明乘雲車下降，享用我們的敬與誠。

太蔟徵調：

隨着太陽一起放光明，升上天空，與太陽享用祭拜。器具整潔，心意誠敬，禮儀敬如在。禮服華麗，氣氛肅穆，佩玉有光彩。神明降臨，禮敬不懈怠。

姑洗羽調：

静静地放射光輝，這是月亮之精。盈虧應時無差錯，寒暑得均平。祭祀圓滿完成，選擇了好時令。牛羊肥美酒香甜，神明享用得安寧。

升殿，奏《正安》：

美麗啊，這高聳的祭壇，右邊是車道，左邊有階梯。恭敬地祭祀是國家制度，舉行正逢秋夕。登上祭壇十分恭敬，儀表都合禮。神明識見清明，求得福禄都聚集。

奠玉幣，奏《嘉安》：

陳列光彩的供品，是祭祀山川河谷。禮儀齊備鼓樂齊鳴，恭敬又嚴肅。用什麽奉祭？用美玉和錦綉。神明接受祭拜，福禄會集此處。

奉俎，奏《豐安》：

正是良辰無偏差，牛羊已清洗。執事官宣讀祭文，祭肉美又肥。香氣飄揚是我意，獻我有德之禮。奉獻我們的至誠，萬民同心合意。

酌獻，奏《嘉安》：

時令在秋藏季節，祭祀正當時。來到祭壇，舉行恭敬禮。用玉杯斟滿美酒，神靈飲用多歡喜。接受祭獻，關愛我大宋之德，錫予我們福禄無極。

亞獻、終獻，奏《文安》：

恭敬肅穆的儀式，將我聖明政治顯揚，清亮的美酒已供奉，請神明品嘗。行禮三遍，完成得真漂亮。神明飲宴歡喜，賜我們歡樂安康。

送神，奏《理安》：

樂曲演奏完畢，行禮没有差錯。我們準備得充分，將吉日選擇。神明滿意回歸，從上天降下福澤。我大宋億萬年，永固山河。

高禖

熙寧以後祀高禖六首：

降神，《高安》：六變。

容臺講禮，禖宫立祠。司分届後，帶韣陳儀。嘉祥萃止，靈馭來思。皇支蕃衍，永固邦基。

升降，《正安》：

郊禖之應，肇自生商。誕膺寶命，浚發其祥。天材蕃衍，德稱君王。本支萬世，與天無疆。

奠玉幣，《嘉安》：

昔帝高辛，先禖肇祀。爰揆仲陽，式祈嘉祉。陳之犧牲，授以弓矢。敷祐皇宗，施于孫子。

酌獻，《祐安》：

昭薦精衷，靈承端命。青帝顧懷，神禖儲慶。祚以蕃昌，協于熙盛。螽斯衆多，流于雅咏。

亞、終獻，《文安》：

赫赫高禖，萬世所祀。其德不回，錫兹福祉。蕃衍椒聊，和平芣苢。傳類降康，世濟其美。

送神，《理安》：

禮奠竭衷，祭儀竣事。丕擁靈休，蕃衍皇嗣。

紹興祀高禖十首：

降神，《高安》，圜鍾爲宫：

聿分春氣，施生在時。禖宫肇啓，精意以祠。禮儀告備，神其格思！厥靈有赫，錫我繁釐。

黄鍾爲角：

眷此尊祀，實惟仲春。青圭束帛，克祀克禋。庶蒙嘉惠，嗣續詵詵。神之降鑒，雲車來臻。

太簇爲徵：

猗歟禖宫，祀典所貴！粤自艱難，禮或弗備。以迄于今，始建壇

熙寧以後祀高禖六首：

降神，奏《高安》：六變。

在容臺行禮儀，爲禖神立祠。禖神主管延續後世，在此舉行拜祭。吉祥聚集，神靈車駕前來，保佑我皇家宗族繁盛，創立萬世之基。

升降，奏《正安》：

在郊外祭祀禖神，始於玄鳥生商。應和上天的指令，皇族從此發祥。上天選才使之繁榮，有德者可稱君王。我皇家本支千萬代，與天同長，萬壽無疆。

奠玉幣，奏《嘉安》：

古代的高辛氏，開創祭祀禖神。選定在仲春之日，求神明降臨。祭品供奉犧牲，陳列弓箭。保佑皇族，施恩於子子孫孫。

酌獻，奏《祐安》：

向神明表達忠誠，接受神的指令。青帝特别關懷，神禖多歡慶。社稷得以昌盛，宗族繁榮，如各螽斯般衆多，雅詩已歌頌。

亞獻、終獻，奏《文安》：

顯赫的高禖之神，萬代享受祭祀。美德不受曲折，賜予我們更多福祉。我宗族繁榮如雅詩所咏，如同椒聊和芣苢。世世相續，福壽康寧，和美無邊際。

送神，奏《理安》：

行禮發由衷，祭祀圓滿完成。禮敬神明，我皇家宗嗣繁榮昌盛。

紹興祀高禖十首：

降神，《高安》，以圜鍾爲宫：

春意正盛，是生育之時。開啓禖神之宫，誠心行祭祀。禮儀已經齊全，神明降於此。神明靈光無限，賜予我們無邊福祉。

以黄鐘爲角：

看重這場祭祀，正逢在仲春。供奉上青玉和束帛，恭敬地行祭禮。希望得到神的恩惠，子孫多無極。神明明察降臨，乘着雲車齊集。

以太蔟爲徵：

美麗啊，禖神的宫殿，祭祀從來被看重！從前由於事變，有時祭祀未成。到如今天下太平，

壝。願戒雲車，歆此誠意。

姑洗爲羽：

春氣肇分，萬類滋榮。惟此祀事，皆象發生。求神以類，式昭至誠。庶幾來格，子孫繩繩。

升壇，《正安》：

有奕禖宮，在國之南。壇壝既設，威儀孔嚴。登祀濟濟，神兮顧瞻。佑我皇祚，宜百斯男。

奠玉幣，《嘉安》：

青律載陽，有鳦頡頏。祈我繁祉，立子生商。三牲既薦，玉帛是將。克禋克祀，有嘉其祥。

奉俎，《豐安》：

祗祓禖壇，潔蠲羊豕。博碩肥腯，爰具牲醴。執事駿奔，肅將俎几。神其顧歆，永錫多子。

青帝位酌獻，《祐安》：伏羲、高辛酌獻并同。

瑞鳦至止，祀事孔時。酌以清酒，裸獻載祗。神具醉止，介我蕃禧。乃占吉夢，維熊維羆。

亞、終獻，《文安》：

中春涓吉，葳事禖祠。禮備樂作，籩豆孔時。貳觴畢舉，薦獻無違。庶幾神惠，祥啓熊羆。

送神，《理安》：

嘉薦令芳，有嚴禋祀。神來燕娭，亦既醉止。風馭言還，栗然歘起。以祓以除，錫我蕃祉。

纔建造祭壇高聳。希望神明駕駛雲車，接受我們的至誠。

以姑洗爲羽：

春氣正盛時節，萬物生長繁榮。祭祀禖神，情形與此相同。求神明使我皇族子孫衆多，在此表達最高的忠誠，神明降臨，子孫繁盛。

升壇，奏《正安》：

壯麗的禖神之宮，在都城之南。祭壇準備妥當，儀式更莊嚴。祭祀十分隆重，神明分外喜歡。保佑我大宋皇族，生育百千子男。

奠玉幣，奏《嘉安》：

季節轉换到了春天，燕子成雙飛翔。祈求宗族繁榮，如同上帝降子生商。三牲既已供獻，還有玉與帛奉上。恭敬地禮拜祭祀，神明賜予吉祥。

奉俎，奏《豐安》：

禮敬禖神之壇，選擇清洗羊與猪。又多又大又肥美，有祭肉還有美酒。執事官都前來，安排桌案。神明喜歡享用，保佑我宗族子孫無限。

青帝位酌獻，奏《祐安》：伏羲、高辛酌獻詞與此相同。

吉祥的燕子到了，祭神正是好時候。獻上清美的酒，祭拜奉獻都專注。神明飲宴歡喜，賜予我繁榮後世。於是得到好夢，夢同文王，都是好消息。

亞獻、終獻，奏《文安》：

在仲春選擇吉日，在禖神之宮舉行祭祀。禮儀全備衆樂齊鳴，器具更齊整。所有的酒杯都舉起，祭拜合規矩。希望獲得神的恩惠，吉夢成現實。

送神，奏《理安》：

美好的祭物透出芳香，祭祀儀式多莊嚴。神明享用供品，飲酒真喜歡。駕駛風雲之車將回歸，風車忽然騰起上天。恭敬地結束儀式，請神明賜予我們福祉無限。

九宮貴神

景德祀九宮貴神三首：

降神，《高安》：

倬彼垂象，照臨下土。躔次運

景德祀九宮貴神三首：

降神，奏《高安》：

光明的神的形象，照耀着大地。按照次序運

行，功德周普。九宫既位，惟德是輔。神之至上，皇皇斯睹。

奠玉幣，酌獻，《嘉安》：

靈禋既肅，明神既秩。在國之東，協日之吉。升歌有儀，六變中律。懷和萬靈，降茲陰騭。

送神，《高安》：

祇薦有常，惟神無方。回飆整馭，垂休降祥。

元祐祀九宫貴神二首：

降神，《景安》：六變。

上天貴神，九宫設位。功德及物，乃秩明祀。望拜紫壇，赫然靈氣。奠玉薦幣，歆之無愧。

送神，《景安》：

天之貴神，推移九宫。厥位靡常，降康則同。來集于壇，顧歆恪恭。歌以送之，飆靜旋穹。

紹興祀九宫貴神十首：

降神，《景安》，圜鍾爲宫：

紫閟幽宏，惟神靈尊。輔成泰元，贊役乃坤。曰雨曰暘，絪豫調紛。享薦隕光，蒙祉如屯。

黄鍾爲角：

載陽衍德，農祥孔昭。賚茲元㙈，穰穰黍苗。象輿眇冥，金奏遠姚。無閟厥靈，丹衷匪恌。

太簇爲徵：

於赫九宫，天神之貴。煌煌彪列，下土是莅。幽贊高穹，陰騭萬類。肅若舊典，有嚴祇事。

姑洗爲羽：

練時吉良，聿崇明祀。粢盛潔豐，牲碩酒旨。肅唱和聲，來燕來止。嘉承天休，賚及含齒。

初獻升壇，《正安》：

於昭毖祀，周旋有容。歷階將

行，功德遍施無不及。九宫神位已排定，輔佐有德之君。神明高高在上，把一切看在眼裏。

奠玉幣，酌獻，奏《嘉安》：

儀式安排妥當，神明均已在位。在都城的東郊，選定了好日期。演奏樂曲合禮儀，節奏合音律。和諧天下萬民，降下福禄無極。

送神，奏《高安》：

祭禮貢獻有規章，神明降福無限量。風雲之車整齊要回歸，降下福氣顯吉祥。

元祐祀九宫貴神二首：

降神，奏《景安》：六變。

上天尊貴的神，設有九宫之位。功德遍及萬物，享受這番祭祀。凝望祭拜神壇，充溢着神靈之氣。獻上美玉和布帛，神明受之無愧。

送神，奏《景安》：

天上尊貴之神，位在九宫。神位變動不居，降下福禄却相同。都來到神壇，享受我們的由衷恭敬。奏樂爲神送行，雲駕升上遥遠的天穹。

紹興祀九宫貴神十首：

降神，《景安》，圜鐘宫調：

宫殿幽深又恢弘，爲祭祀神靈所用。神明創始萬物，大地承載殷勤。有時雨雪有時晴天，萬物和諧又紛紜。神明接受祭祀放光輝，我們獲得福禄如雲之屯。

黄鐘角調：

太陽的盛德無限長，降下吉祥多又廣。賜福多多，讓禾苗長得茁壯。神顯示着徵兆，金鐘奏曲悠揚。對神靈不敢輕慢，一片丹心絶不虚狂。

太蔟徵調：

啊，顯赫的九宫神，十分尊貴。光輝燦爛在天空，照耀大地。神明在高天，賜福地上萬類。祭祀遵循古代制度，恭敬合禮儀。

姑洗羽調：

選擇吉日良辰，將莊重的祭禮舉行。食物豐盛又潔净，牛羊肥美酒香濃。歌聲雄壯，和樂悠揚，神明來享用。接受天神的恩惠，所有人都得到福慶。

初獻升壇，奏《正安》：

啊，莊嚴的祭祀，每一步驟都莊重從容。邁

事，趨進鞠躬。改步如初，没階彌恭。左墄右平，陟降雍雍。

上臺階舉行禮儀，前進再鞠躬。又回到慢步，下壇愈謙恭。左邊是臺階右邊是車道，上升下降都儀態雍容。

太一位奠玉幣，《嘉安》：

煌煌九宫，照臨下土。陰騭庶類，功施周普。恪修祀典，禮備樂舉。嘉玉量幣，馨非稷黍。攝提、權星、招摇、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乙位，樂曲并同。

太一位奠玉幣，奏《嘉安》：

光輝的九宫神，照耀大地無垠。賜福與萬物，功德遍人民。誠意舉行祭典，禮儀齊全，鼓樂齊發音。有美玉和布帛，發出香氣的都是黍稷芳芬。攝提、權星、招摇、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乙位，所用樂曲與此都相同。

奉俎，《豐安》：

靈鑒匪遠，誠心肅祇。是烝是享，俎實孔時。禮行樂奏，肸蠁是期。雲車風馬，神其燕娭。

奉俎，奏《豐安》：

神明的目光如在眼前，誠心致敬是必然。祭品或是蒸或是煮，祭祀正逢好時間。既行祭禮又奏樂，香氣瀰漫在宫殿。以雲爲車風爲馬，神明享用心喜歡。

太一位酌獻，《嘉安》：

惟天丕冒，彪列九神。財成元化，陰騭下民。有酒斯旨，登薦苾芬。昭哉降鑒，茀禄來臻！九位并同。

太一位酌獻，奏《嘉安》：

天的意志真顯耀，天上有九神。財物生成有原因，是神明保佑萬民。這酒真香甜，祭品更芳芬。神明目光敏鋭，福禄聚成群！九位與此曲都相同。

亞、終獻，《文安》：

均調大化，陰騭下民。駿功有赫，誕舉明禋。嘉觴中貳，執事惟寅。清明鬯矣，福禄攸臻。

亞獻、終獻，奏《文安》：

神明意志和平，布施大化，福禄保佑下界之民。偉大的功業多顯赫，舉行祭祀敬神。美酒斟入成雙的酒杯。執事官恭敬謹慎。奉上清澈的美酒，福禄成群。

送神，《景安》：

薦獻有序，降登無違。禮樂備舉，昭格燕娭。雲車縹緲，神曰還歸。報以景貺，翊我昌期。

送神，奏《景安》：

獻禮有次序，拜祭無差錯。禮儀周全，鼓樂齊作，神明降臨享用祭品心歡悦。雲車遠遠而去，神明回歸天壑。回報我們多多福祐，使我們永遠昌盛歡樂。

宋史卷一百三十四

志第八十七

樂(九)

樂章(三)

太廟常享　禘祫　加上徽號　郊前朝享　皇后別廟

太廟常享

建隆以來祀享太廟一十六首：

迎神，《禮安》：

肅肅清廟，奉祠來詣。格思之靈，如在之祭。克謹威儀，載嚴容衛。降福孔皆，以克永世。

建隆以來祀享太廟十六首：

迎神，奏《禮安》：

莊嚴的宗廟，爲祭祀特來拜詣。祖先在天之靈，接受我們的祭祀。心情恭敬儀表莊嚴，儀仗多威武。降下福禄多多，千世萬世。

皇帝行，《隆安》：

工祝升階，賓尸在位。祇達孝思，允修毖祀。顯相有儀，克恭乃事。儼恪其容，通此精意。

皇帝行，奏《隆安》：

執事官宣布祭文，登上祭壇，代神接受祭拜的神尸已在位。恭敬表達我們的孝敬心意，在此進行莊重的祭拜之禮。祖先之靈顯示神迹歷歷在目，我們更加恭敬進行祭祀。人們心情恭敬儀表莊嚴，祖靈深知我們的心意。

奠瓚用《瑞木》：

木符啓瑞，著象成文。於昭大號，協應明君。靈命有屬，鴻禧洞分。歌以升薦，休嘉洽聞。

奠瓚用《瑞木》：

瑞木顯示吉祥，顯示形象成文章。形象鮮明，與有道之君的政治相仿。祖靈的指示有歸屬，降下無邊吉祥。用歌舞拜祭先靈，美妙之聲在耳旁。

又《馴象》：

嘉彼馴象，來歸帝鄉。南州毓質，中區效祥。仁格巨獸，德柔遐荒。有感斯應，神化無方。

又奏《馴象》：

那美麗的馴象，來到大宋的京都。是南方的優秀物産，顯示吉祥於中原地區。多麽仁慈的龐大動物，證明我大宋的德仁遍及最遠處。這是感化的表現，神的力量不可勝數。

又《玉烏》：

素烏爰止，淳精允臧。名符瑞

又奏《玉烏》：

白烏鴉停息在這裏，精淳之氣多美好。它的

牒，色應金方。潔白容與，翹英奮揚。孝思攸感，皇德逾張。

奉俎，《豐安》：

維犧維牲，以炰以烹。植其鼖鼓，潔彼鉶羹。孔碩茲俎，於穆厥聲。肅雍顯相，福禄來成。

酌獻僖祖室，《大善》：

湯湯洪河，經啓長源。鬱鬱嘉木，挺生本根。大哉崇基，出乎慶門。發祥垂裕，永世貽孫。

順祖室，《大寧》：

元鍾九千，生於仲呂。崇臺九層，起於累土。赫日之升，《明夷》爲主。孝孫作帝，式由祖武。

翼祖室，《大順》：

明明我祖，積德攸宜。肇繼瓜瓞，將隆本支。爰資慶緒，式昭帝基。於穆清廟，永洽重熙。

宣祖室，《大慶》：

艱難積行，綿長鍾慶。同人之時，得主乃定。既叙宗祧，乃修舞咏。經武開先，永昭丕命。

太祖室，《大定》：

猗歟太祖，受命于天！化行區宇，功溢簡編。武威震耀，文德昭宣。開基垂統，億萬斯年。

太宗室，《大盛》：

赫赫皇運，明明太宗。四隩咸暨，一變時雍。睿文炳焕，聖德温恭。千齡萬祀，永播笙鏞。

飲福，《禧安》：

嘉粟旨酒，博腯牲牷。神鑒孔昭，享茲吉蠲。夙夜毖祀，孝以奉先。永錫純嘏，功格于天。

亞獻，《正安》：

已象文治，乃觀武成。進退可

名字史書有記載，它的顏色應和西方的色調。顏色潔白，上下飛騰，意氣昂揚，羽毛光耀。是孝敬的心思感化，祖先的美德，召引它來到。

奉俎，奏《豐安》：

祭物齊全，有烤有煮。安排了鼖鼓，清洗器具。牛羊又肥又大，與祖先的名聲相副。儀式莊嚴肅穆，福禄降在此處。

酌獻僖祖室，奏《大善》：

浩蕩的大河，發源之後流經長遠。茂密的樹木，有堅實的根與幹。偉大啊，祭壇，對着宫觀。焕發吉祥顯示福禄，賜福子孫千萬年。

順祖室，奏《大寧》：

大鐘鑄了九千座，全部合聲律。高高的祭臺有九層，層層起於土。光明的太陽上升，神明作主。賢明的子孫成帝王，緊跟祖先的脚步。

翼祖室，奏《大順》：

光明的祖先，積下深厚的美德。後代繼承，宗族更出色。美好的事業延綿，帝王基業顯赫。莊嚴肅穆我祖廟，光彩永諧和。

宣祖室，奏《大慶》：

在艱難中奮起，福祐綿長得吉慶。人心和諧之時，聖主出現，天下就平定。繼承了宗族的傳統，祭祀伴以舞蹈和歌咏。祖先開闢的事業，後世永遠不忘繼承使命。

太祖室，奏《大定》：

偉大啊，太祖，接受使命在天！德行教化天下，功業載於史册。武威震撼光閃閃，文德顯赫更燦然。開創基業建立規章，我大宋江山億萬年。

太宗室，奏《大盛》：

顯赫的國運，顯揚由太宗。四境統一，改變國風。智慧的文章多光彩，高尚的品德更謙恭。千年萬年的祭祀，永遠傳播笙奏與考鐘。

飲福，奏《禧安》：

有美食有甜酒，牛羊多又肥。神明識見清明，吉祥的日子行祭禮。日夜恭敬，以孝爲先。祖靈保佑我們獲得大福，功業與天齊。

亞獻，奏《正安》：

已呈現文治，又顯示武功。進退合規章，儀

度，威儀克明。

終獻，《正安》：

《常武》徂征，詩人所稱。總干山立，厥象伊凝。

徹豆，《豐安》：

肥腯之牲，既析既薦。鬱鬯之酒，已酌已獻。祝辭亦陳，和奏斯遍。享禮具舉，徹其有踐。

攝事十三首：

降神，《理安》：

肅肅清廟，昭事祖禰。粢盛苾芬，四海來祭。皇靈格思，令容有睟。降福孔皆，以克永世。

太尉行，《正安》：

祼鬯溥將，賓尸在位。帝德升聞，孝思光被。公卿庶正，傅御師氏。至誠感神，福禄來暨。

奠瓚，《瑞安》：

淳清育物，瑞木成文。元氣陶冶，非烟郁氛。玄貺昭格，至和所熏。登歌祼獻，肸蠁如聞。

奉俎，《豐安》：

麗碑割牲，以炰以烹。博碩肥腯，薦羞神明。祖考來格，享于克誠。如聞謦咳，式燕釉寧。

酌獻僖祖室，《大善》：

肅肅藝祖，肇基鴻源。權輿光大，燕翼貽孫。載祀惟永，慶流後昆。威靈在天，顧我思存。

順祖室，《大寧》：

思文聖祖，長發其祥。錫羨蕃衍，德厚流光。眷命自天，卜世聿昌。祇肅孝享，降福無疆。

翼祖室，《大順》：

明明我祖，積德累仁。居晦匿曜，邁種惟勤。帝圖天錫，輝光日

式多威風。

終獻，奏《正安》：

《常武》之詩歌咏出征，爲古人稱頌。看我國家武器如山，是强盛的保證。

撤豆，奏《豐安》：

肥美的犧牲，已經分解又供獻。濃鬱的美酒，已經斟滿敬祖先。祝禱之文宣讀過，樂曲演奏已三遍。祭祀全部完成，按順序撤下筵宴。

攝事十三首：

降神，奏《理安》：

莊嚴的宗廟，在這裏祭祀先祖。食物豐盛芳香，四海之内都來相助。祖靈降臨，容儀多專注，降福多多，保佑我子孫享世萬數。

太尉行，奏《正安》：

祭祀敬酒行禮，受禮的神尸已經在位。先帝的美德讓神知道，孝敬成光輝。公卿百官，各位執事，以至誠感動神靈，求得福禄齊集。

奠瓚，奏《瑞安》：

清淳之德滋育萬物，瑞木耀光明。浩浩正氣陶冶，祥烟繞層層。敬獻祭文，神明降臨，是和氣的感應。歌聲悠揚，獻酒誠敬，香氣飄揚，神明用心聽。

奉俎，奏《豐安》：

將牛羊拴在石柱上，宰割分解，有烤有煮。又多又大又肥美，做成祭肉獻給神主。祖先降臨，享用我們的祭物。音容宛在，宴享安寧。

酌獻僖祖室，奏《大善》：

莊嚴的太祖，創立雄厚的基礎，開闢不竭之源。把基業發揚光大，保佑子子孫孫。祭祀永遠延續，福禄遍及後人。祖先威靈在天，對我們時時關心。

順祖室，奏《大寧》：

我們悠遠神聖的祖先，永遠賜予吉祥。使我皇族繁榮久遠，祖先的美德深厚放光芒。受到上天的愛護，世代美好繁昌。恭敬祭祀，爲我們降下福禄無疆。

翼祖室，奏《大順》：

光輝的先祖，積累美德多慈仁。不顯示存在，收斂光芒，降福最勤。國家疆域天賜予，光

新。寢廟繹繹，昭事同寅。

宣祖室，《大慶》：

洸洸我祖，時惟鷹揚。潛德弗耀，發源靈長。肆類配天，永思不忘。來顧來享，百福是將。

太祖室，《大定》：

赫赫太祖，受命于天。赤符啓運，威加八埏。神武戡難，功無間然。翼翼丕承，億萬斯年。

太宗室，《大盛》：

穆穆太宗，與天合德。昧旦丕顯，乾乾翼翼。敷佑下民，時帝之力。永懷聖神，孝思罔極。

真宗室，《大明》：

煌煌真宗，善繼善承。經武耀德，臻于治平。封祀禮樂，丕昭鴻名。陟配文廟，皇圖永寧。

徹豆，《豐安》：

鼎俎既陳，豆籩既設。金石在庭，工師就列。備物有嚴，著誠致潔。孝惟時思，禮以《雍》徹。

送神，《理安》：

神之來兮風肅然，神之去兮升九天。排凌兢兮還恍惚，羽旄紛兮蕭燔烟。

真宗御製二首：

奠瓚用《萬國朝天》：

鴻源浚發，睿圖誕彰。高明錫羡，累洽延祥。巍巍藝祖，溥率賓王。煌煌文考，區宇大康。珍符昭顯，寶曆綿長。物性茂遂，民俗阜昌。甫田多稼，禾黍穰穰。含生嘉育，鳥獸蹌蹌。八紘統域，九服要荒。沐浴惠澤，祗畏典常。隔谷分壤，望斗辨方。并襲冠帶，來奉圭璋。峨峨雙闕，濟濟明堂。諸侯執

輝日日新。朝堂宗廟連綿不斷，祭祀最恭謹。

宣祖室，奏《大慶》：

浩蕩我祖先之德，時時發揚。收斂自己不炫耀，源遠流長。美德與天同受祭祀，世世永不忘。來關心來享用，帶來福禄無疆。

太祖室，奏《大定》：

顯赫的太祖，受命於上天。火德之瑞爲我宗族開好運，威力施於天地之間。以神武平定戰亂，功德無人比肩。後代全部繼承，將是萬年億年。

太宗室，奏《大盛》：

莊嚴的太宗，美德與天相合。在晨曦中的太宗廟，高聳又巍峨。以功德保佑人民，藉重天帝的偉力。我們敬奉神聖，孝敬之情深不可測。

真宗室，奏《大明》：

光輝的真宗，繼承先帝的偉業。整治武備，顯示恩德，創造太平世界。封祀山川，興盛禮樂，美名多顯赫。在文廟享受祭祀，國運永和諧。

撤豆，奏《豐安》：

鼎與俎已陳列過，豆與籩也不短缺。樂器演奏在堂下，各類執事排成列。祭品整齊又豐盛，帶着至誠把器具洗得清潔。孝敬表達正合時，最後演奏一曲《雍》歌，儀式完結。

送神，奏《理安》：

神明前來啊，風聲颯颯，神明離去啊，升上九天。衝上九天極高處啊，恍惚看不見。羽旗紛紛飄揚啊，帶着裊裊祭祀的燎烟。

真宗御製二首：

奠瓚用奏《萬國朝天》：

開源深厚洪流浩蕩，宏圖大張。對高尚文明賜予福氣，多而和諧，綿遠吉祥。偉大的太祖，普天之下，都來尊奉我大宋爲王。光輝的先王，使天下安康。祥瑞頻出現，國祚綿長。萬物依其本性繁榮，百姓安居樂業，物産茂昌。田野長滿莊稼，禾與黍茁壯生長。天地包容生命美好發育，鳥獸成群奔忙。天下歸於一統，九服之外都歸順我王。萬民享受恩澤，恭敬合乎典常。根據地形區劃地理，根據星斗辯認地方。穿上禮服戴

帛，天后當陽。何以辨等？衮衣綉裳。何以褒德？輅車乘黄。聲明焕赫，雅頌汪洋。啓兹丕緒，祐我無疆。大統斯集，大樂斯揚。俯隆宗祏，仰繼穹蒼。

亞獻、終獻用《平晋樂》：

五代衰替，六合携離。封疆竊據，兵甲競馳。天顧黎獻，塗炭可悲。帝啓靈命，浚哲應期。皇祖丕變，金鉞俄麾。率土執贄，獷俗來儀。瞻彼大鹵，竊此餘基。獨迷文告，莫畏天威。神宗繼統，璇圖有輝。尚安蠢爾，罔懷格思。六飛夙駕，萬旅奉辭。徯來發咏，不陣行師。雲旗先路，壺漿塞岐。天臨日照，宸慮通微。前歌後舞，人心悦隨。要領自得，智力何施。風移僭冒，政治淳熙。書文混一，盛德咸宜。干戈倒載，振振言歸。誕昭七德，永定九圍。

真宗告饗六首：

告受天書，《瑞安》：

寶命自天，鴻禧錫祚。昭晰緑文，氤氲黄素。玄感荐彰，靈休誕布。寅奉珍符，聿懷永慕。

太祖、太宗加上尊謚，《顯安》：

報貺陟封，聿昭典禮。讓德穹厚，歸功祖禰。丕顯尊稱，盡善盡美。寅威孝思，以介蕃祉。

東封畢，躬謝酌獻，《封安》：

奕奕清廟，錫羨詒謀。升中神岳，顯允皇猷。歸格藝祖，昭報靈休。奉先追遠，盛德益修。

祀汾陰畢，躬謝酌獻，《顯安》：

官帽，參加祭祀捧着圭璋。巍峨的宫殿，寬廣的明堂，諸侯捧布帛，太陽放光芒。根據什麽分等級？看他們穿的錦綉衣裳。用什麽表揚美德？華美的大車，駕車的馬都色黄。聲名顯赫，頌歌浩蕩。開啓社稷宗祠，保佑我大宋萬年無疆。一切都集合在此，正樂全奏響。我先祖下視宗族興旺，向上仰望，受命於穹蒼。

亞獻、終獻用《平晋樂》：

五代衰敗相繼，天下分崩離析。各自封疆據權，戰争不息。上天看百姓可憐，枉死可悲。上帝發布指令，我祖的美德正應其期。先祖指揮時局，統率英勇的軍隊。天下都順從，野蠻人也來參加朝儀。還有一夥强徒，占據我們的地方。不聽從我大宋的勸諭，不畏懼天威。神宗繼承大統，宏圖更有光輝。那些蠢徒，没有正常的思維。六龍駕車，千萬軍隊奉命出擊。戰歌豪放，隊伍整齊。雲旗在前開路，勞軍的民衆遍地。上天看顧，日光普照，神的智慧通微。前陣有歌，後陣有舞，萬民歡喜心相隨。人人知道自己的名位，詐謀智力何處可施？淳正之風使僞政傾覆，美政使天下和平無極。文字語言歸於一統，盛德施於何處都相宜。征伐勝利結束，武器收起，威武雄壯的軍隊奏凱而歸。張顯延續七德，九州永遠一體。

真宗告饗六首：

告受天書，奏《瑞安》：

命令來自天上，上天賜予洪福。神妙的文字，書寫在黄絹。爲微妙的感應祭禮，神明都出現。恭敬地供奉祥瑞，此心誠敬無邊。

太祖、太宗加上尊謚，奏《顯安》：

回報賞賜和表揚，舉行盛大典禮。美德與天同高，這是先祖的功績。先祖的名聲顯赫，盡善盡美。以無盡孝敬之心，求先祖降下福禧。

東封畢，躬謝酌獻，奏《封安》：

高聳的清廟，爲我們劃策定謀。登上神山，光顯大宋榮耀。功勞屬於太祖，在此向神靈禀告。尊奉祖先，追慕遥遠，莊盛的美德更爲繁茂。

祀汾陰完畢，躬謝酌獻，奏《顯安》：

於昭列聖，休德清明。威靈如在，享于克誠。報功厚載，馨薦惟精。歸格歆至，禮備樂成。

啊，光明偉大的先祖，美德清又明。先祖的威靈永在，祭拜以至誠。報答功績與厚愛，供品求最精。請先祖歸來飲宴，禮儀奏樂都完成。

聖祖降，親告，《瑞安》：

於赫聖祖，景靈在天。神游來暨，晬容穆然。誨言昭示，帝胄開先。齊明欽若，延鴻億年。

聖祖降，親告，奏《瑞安》：

啊，顯赫的聖祖，神靈在天。神靈已來到，容貌光彩肅然。教導我後世言語明白，一切從我皇族開端。齋戒嚴整，得鴻福萬萬年。

六室加謚，《顯安》：

欽崇太霄，肅奉徽册。大禮克誠，鴻猷有赫。令芳爰薦，明靈斯格。昭謝垂祥，永懷何極。

六室加謚，奏《顯安》：

尊崇神明上達太空，恭敬地捧着典册。祭祀大禮已經完成，鴻福更顯赫。把美味敬獻神明，神明來享用。報答我們降下吉祥，敬拜爲準則。

景祐親享太廟二首：

迎神，《興安》：

追養奉先，納孝練主。金奏鳳鳴，《關雎》樂舞。奠鬯恭神，肥腯展俎。積慶聰明，降景寰宇。

景祐親享太廟二首：

迎神，奏《興安》：

追思恩惠，奉敬祖先，表達孝誠於祭祀之主。金鐘演奏，鳳凰和鳴，行《關雎》之舞。敬酒向神明，肥美的供物盛在豆俎。求得福氣耳目聰明，福氣滿寰宇。

酌獻真宗室，《大明》：

於穆真皇，宅心道粹。和戎偃革，煥乎文治。操瑞拜圖，封天祀地。盛德爲宗，烝嘗萬世。

酌獻真宗室，奏《大明》：

莊嚴的真宗皇帝，仁心寬厚，道德純粹。消除戰爭，封鎖兵器，力行文治。接受祥瑞，迎拜河圖，祭拜天和地。美好的德行爲後世樹榜樣，萬代都如此。

禘祫

至和祫享三首：

迎神，《興安》：

濡露降霜，永懷孝思。祫食諦叙，再閏之期。歌德咏功，八音播之。歆神惟始，靈其格兹。

至和祫享三首：

迎神，奏《興安》：

凝露降霜時節，心懷悠遠的孝敬之思。祭祀先祖陳述此情，在閏月之期。歌咏盛德和功績，鼓樂演奏整齊。神靈來享用，聚集於此。

奠瓚，《嘉安》：

昭穆親祖，自室徂堂。禮備樂成，肅然祼將。瑟瓚黄流，條鬯芬芳。氣達淵泉，神乎來享。

奠瓚，奏《嘉安》：

左昭右穆，我們尊敬的祖先，從神殿來到祭堂。禮儀齊全鼓樂完備，祭祀有規章。玉瓚潔净充滿美酒，陳列飲食飄散芳香。香氣遠播，神靈都來品嘗。

送神，《興安》：

四祖基慶，三后在天。薦侑備成，靈娭其旋。孝孫應嘏，受福永年。送之懷之，明發惻然。

送神，奏《興安》：

四祖成吉慶，三后在高天。祭祀已完成，神靈將回還。子孫誠孝，得福萬年。送行神靈心懷念，希望神靈多盤桓。

嘉祐祫享二首：

迎神，《懷安》：

嘉祐祫享二首：

迎神，奏《懷安》：

躬玆孝享，禮備樂成。神登于俎，祝導于祊。展牲肥腯，奏格和平。靈其昭格，肅僾凝情。

來到這祭祀現場，禮儀齊備，鼓樂齊鳴。請神明上宴席，執事官引導前行。牛羊肥美，樂曲和諧安寧。神明十分歡欣，贊許我們的至誠。

送神，《懷安》：

送神，奏《懷安》：

靈神歸止，光景肅然。福祥裕世，明威在天。孝孫有慶，駿烈推先。佑玆基緒，彌萬斯年。

神靈將要歸去，形影漸行漸遠。福禄恩惠世人，威嚴顯明在天。後世子孫有福氣，出自偉大的祖先。保佑我們的基業宗族，超過億萬年。

熙寧以後享廟五首：

熙寧以後享廟五首：

酌獻英宗室，《大英》：

酌獻英宗室，奏《大英》：

在宋五世，天子嗣昌。躬發英斷，若乾之剛。聲容沄沄，被于八荒。垂千萬年，永烈有光。

是大宋的第五世，繼承天子明堂。智慧發揚英明果斷，如天一般剛强。聲音與容貌感人深厚，名望傳於天下各方。千年萬年，無際光芒。

送神，《興安》：

送神，奏《興安》：

鍾鼓惟旅，籩豆孔時。衎我祖宗，既右享之。神亟來止，孝孫之喜。神保聿歸，孝孫之思。

用鐘鼓伴隨祭祀，祭器排列合時令。禮拜我們的祖先，登上高位享用。神靈於是來到，我們欣喜歡慶。神靈要回歸了，我們的思念綿綿不停。

禘祫孟享、臘享，宗正卿升殿，《正安》：

禘祫孟享、臘享，宗正卿升殿，奏《正安》：

進退有容，服章有儀。匪亟匪遲，降登孔時。

進退合禮儀，服飾祭文合規矩。步驟不急也不慢，升壇降壇正應時。

祫享仁宗，《大和》：

祫享仁宗，奏《大和》：

於穆仁廟，聖澤滂流。華夷用乂，動植蒙休。徽名冠古，奕世垂謀。帝躬祼獻，盛典昭修。

啊，莊嚴的仁宗廟，聖德的恩澤寬廣。中華和四夷都依恃着這恩澤，動物植物也靠它生長。美名超越古代，世代福祐綿長。皇帝親來行祭，祭獻盛典多榮光。

英宗，《大康》：

英宗，奏《大康》：

赫赫英皇，總提邦紀。浚發神功，恢張聖理。仙馭雖遥，鴻徽不弭。永言孝思，竭誠躬祀。

顯赫的英宗皇帝，主掌國家綱紀。焕發了廣大的神聖功業，弘揚了祖先至理。神的車駕雖然遥遠，神的恩德却無休無止。孝敬之思綿長，永遠進行誠敬的祭祀。

常祀五享三首：

常祀五享三首：

迎神，《興安》：九變。

迎神，奏《興安》：九變。

奕奕清廟，昭穆定位。霜露增感，粢盛潔祭。神靈來格，福祉攸暨。追孝奉先，本支百世。

高聳的宗廟，以左昭右穆定列聖之位。秋天時節表達思念，供奉飲食豐盛潔净。神靈降臨，帶來福禄齊。追思先祖，以孝爲先，保佑我大宋本支百世。

太尉奠瓚，《嘉安》：

太尉奠瓚，奏《嘉安》：

有秩時祀，匪怠匪瀆。有來宗

按規章應時祭祀，不敢鬆懈，不敢疏忽。各

工，載祇載肅。厥作祼將，流黄瓚玉。是享是宜，永綏多福。

送神，《興安》：

皇祖皇考，配帝配天。駿奔顯相，神保言旋。祝以孝告，嘏以慈宣。去來永慕，宗事惟虔。

紹興以後時享二十五首：

迎神，《興安》，黄鍾爲宫：

奉先嚴祀，率禮大經。時思致享，肅薦芳馨。竭誠備物，樂奏和聲。真馭來止，熙事克成。

大吕爲角：

聖靈在天，九關崇深。風馬雲車，紛其顧臨。擁祥儲休，昭答孝心。孝孫受祉，萬福是膺。

太簇爲徵：

嘉承和平，秩祀爲先。乃練休辰，祝史告虔。内心齊明，祀具吉蠲。交際恍惚，如在後前。

應鍾爲羽：

道信於神，神靈燕娭。酒有嘉德，物惟其時。緩節安歌，樂奏具宜。欣欣樂康，福禄綏之。

奉俎，《豐安》：

王假有廟，子孫保光。奉牲以告，玉俎膏香。專精厲意，神其迪嘗。休承靈意，申錫無疆。

初獻盥洗，《正安》：

恪恭祀典，涓選休成。設洗致潔，直于東榮。嘉觴祇薦，明德惟馨。祖考來格，享兹孝誠。

升殿，《正安》：

冠佩雍容，時惟上公。享于清廟，陟降彌恭。籩豆静嘉，粢盛潔

位執事官，恭敬又嚴肅。祭祀開始，供奉着光彩的美玉。享受祭祀最合宜，永遠賜予我們福禄。

送神，奏《興安》：

我們光明的先祖，與上帝和天神一同享受祭祀。來到祭壇現容貌，享用之後要回歸。向神明表達我們的孝敬之情，蒙受先祖的恩榮。神來神去，我們都恭敬。宗廟行祭祀，永遠虔誠。

紹興以後時享二十五首：

迎神，《興安》，黄鐘宫調：

尊奉祖先舉行隆重的祭祀，所有的禮節都依據典籍。對應四時，舉行祭祀，恭敬地獻上美食。有最高的誠意和最多的祭品，演奏和諧的樂曲。神的車駕來到，祭祀得以完畢。

大吕角調：

聖靈在高天，九重天又高又深。風爲馬雲作車，紛紛降臨。帶着吉祥和美好，回應我們的孝敬之心。子孫接受賜予，萬般福禄集於此身。

太蔟徵調：

接受上天賜予的和平，依照規章祭祀爲先。選定好時辰，執事官申告神明之前。使心清静齋戒仔細，把祭器好好地選。神明與人來往，形踪不定，忽而在後，忽而在前。

應鐘羽調：

正道獲得神的贊許，神靈來享受祭祀。獻酒代表美德，萬物都應時。和美的樂歌，節奏舒展，奏樂更相宜。神明高興安樂，福禄下降有時。

奉俎，奏《豐安》：

供奉祖靈在宗廟，子孫依恃祖先的榮光。供獻祭品申告神明，祭品散發濃香。聚精會神，一心一意，神明先品嘗。接受神靈的美意，獲得福禄無疆。

初獻盥洗，奏《正安》：

嚴格遵守祭祀典章，選擇好時辰。設洗爲求潔净，等待日出時分。斟上美酒恭敬奉獻，有美德祭品更芳芬。先祖降臨，接受我們的誠心。

升殿，奏《正安》：

服飾多雍容，是太傅上公。在宗廟舉行祭祀，行動虔恭。祭品多美好，飲食整潔又豐盛。

豐。孝孫有慶，萬福來同。

僖祖室酌獻，《基命》：

於穆文獻，自天發祥。肇基明命，錫羨無疆。子孫千億，宗社靈長。神之格思，如在洋洋。

宣祖室酌獻，《天元》：

天啓炎曆，集我大命。長發其祥，篤生上聖。夷亂芟荒，乾坤以定。時祀聿修，孝孫有慶。

太祖室酌獻，《皇武》：

赫赫藝祖，受天明命。威加八紘，德垂累聖。祀事孔明，有嚴笙磬。對越在天，延休錫慶。

太宗室酌獻，《大定》：

明明在上，時維太宗。允武允文，丕基紹隆。於肅清廟，昭報是豐。皇靈格思，福禄來同。

真宗室酌獻，《熙文》：

於穆真皇，維烈有光。丕承二后，奄奠萬方。威加戎狄，道格穹蒼。歆時禋祀，降福無疆。

仁宗室酌獻，《美成》：

至哉帝德，乃聖乃神！恭己南面，天下歸仁。歷年長久，垂裕後人。祀修舊典，寶命維新。

英宗室酌獻，《治隆》：

炎基克鞏，赫赫英宗。紹休前烈，仁化彌隆。篤生聖子，堯、湯比踪。烝嘗萬世，福禄來崇。

神宗室酌獻，《大明》：

於昭神祖，運撫明昌。肇新百度，克配三王。遐荒底績，聖武維揚。永言《執競》，上帝是皇。

哲宗室酌獻，《重光》：

於皇浚哲，遹駿有聲。率時昭

子孫獲吉慶，各種福禄都歸我大宋。

僖祖室酌獻，奏《基命》：

啊，莊嚴的祖先，受天命而發祥。開闢基業，順應天命，得賜福無疆。子孫繁榮，宗族綿長。神明降臨，如在我身旁。

宣祖室酌獻，奏《天元》：

上天把五德之運選在火，指定我大宋對應天命。吉祥久遠宏大，就是我們先聖。平定戰亂，掃除災荒，天下得安定。四時祭祀多美好，子孫有吉慶。

太祖室酌獻，奏《皇武》：

顯赫的太祖，接受上天的指令。威武施於八方，美德超越前聖。祭祀儀式隆重，演奏笙和磬。與上天同樣偉大，降下福祐，賜予吉慶。

太宗室酌獻，奏《大定》：

光明的先祖，是神聖的太宗。武德高超文治高明，使社稷更興隆。在宗廟恭敬祭祀，祭品豐盈。神靈降臨，福禄賜遍民衆。

真宗室酌獻，奏《熙文》：

啊，莊嚴的真宗，光輝浩蕩。以美德繼承前代二帝，鞏固天下萬方。威德使外族臣服，美德上達穹蒼。現在接受我們的祭祀，降下福禄無疆。

仁宗室酌獻，奏《美成》：

偉大啊，皇帝的聖德，是聖是神！謙恭己身繼承帝位，領天下歸於仁。在位年代長久，留下恩德造福後人。恢復了古制祭祀，大宋的神聖國運日日更新。

英宗室酌獻，奏《治隆》：

我大宋基業鞏固，顯赫的英宗。繼承前代聖王美德，仁義教化更興隆。所育的王子與堯、湯一般英明。使我大宋萬世行祭祀，福禄數不清。

神宗室酌獻，奏《大明》：

啊，我光明的神祖，使國運高揚。創新許多制度，功德可比遠古三王。最遠處都接受治理，又聖又武，美名遠揚。歌咏周詩《執競》，上帝也榮光。

哲宗室酌獻，奏《重光》：

啊，皇帝有最多的智慧，遠近傳美名。祭祀

考，丕顯儀刑。功光大業，道協三靈。永綏厥後，來燕來寧。

徽宗室酌獻，《承元》：

天錫神聖，徽柔懿恭。垂衣拱手，遵制揚功。配天立極，體道居中。佑我烈考，萬福攸同。

欽宗室，《端慶》：

於皇欽宗，道備德宏。允恭允儉，克類克明。孝遵前烈，仁翊函生。歆兹肆祀，永燕宗祊。

高宗室，《大德》：

於皇時宋，自天保定。高宗受之，再僕景命。紹開中興，翼善傳聖。何千萬年，永綏厥慶。

孝宗室，《大倫》：

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思皇孝宗，履行立教。始終純誠，非曰笑貌。於萬斯年，是則是效。

光宗室，《大和》：

維宋洽熙，帝繼于理。萬姓厚生，三辰順軌。對時天休，以燕翼子。肅唱和聲，神其有喜。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肅肅清廟，於顯維德。我祀孔時，我奏有翼。秉翟載駿，有來干戚。神之燕娭，休祥允格。

亞、終獻，《文安》：

觀德宗祏，奕世烈光。有嚴祀典，粤循舊章。樂諧九變，獻舉重觴。燕娭如在，戬穀穰穰。

徹豆，《恭安》：

禮備樂成，物稱誠竭。相維辟公，神人以説。歌《雍》一章，諸宰

應時完美，符合章程。功德使祖業更光輝，美德可比古代三聖。祭祀綿延永不絶，神明享用，賜予我大宋和平安寧。

徽宗室酌獻，奏《承元》：

上天造就神聖，柔和謙恭。依照古代聖王垂拱而治，遵從古制，發揚事功。上天爲我皇家樹立規範，聖王體會把握合於章程。保佑我大宋世世代代，萬福在其中。

欽宗室，奏《端慶》：

啊，光明的欽宗，德行圓滿恢弘。又謙遜又儉約，十分英明。孝敬前聖，遵循制度，仁義恩澤百姓。享受祭祀，永遠飲用在宴會廳。

高宗室，奏《大德》：

啊，光明偉大應天命的大宋，上天保佑成功。高宗接受天命，張大又繁榮。開創中興業績，發揮善行，繼承神聖。千年萬年，永遠享受吉慶。

孝宗室，奏《大倫》：

聖人的品德，最高是孝敬。文明偉大的孝宗，身體力行，教化百姓。自始至終有誠敬，誠敬由衷。千年萬年，遵行這章程。

光宗室，奏《大和》：

我大宋和平光明，皇帝以理繼承。天下百姓生活安寧，日月星辰欣喜運行。應時得上天吉祥，保護後代多聖。頌歌恭敬地咏唱，神靈多高興。

文舞退、武舞進，奏《正安》：

莊嚴的宗廟，顯示我先祖的美德。舉行祭祀正是好時辰，演奏樂曲與古制相和。手舉羽毛，騎着駿馬，武器光閃爍。神靈安寧地享用宴席，氣氛最祥和。

亞獻、終獻，奏《文安》：

在宗廟見美德，世世有烈光。祭祀莊嚴，全部遵循古代典章。鼓樂和於九變之曲，奉獻美酒有幾觴。祭祀神靈，感受到神靈的存在，眼見得莊稼茁壯生長。

撤豆，奏《恭安》：

禮儀齊全，鼓樂齊鳴，奉獻祭品表達忠誠。還有諸侯參與，神人都歡樂和平。再奏一曲

斯徹。天子萬年，無競維烈。

送神，《興安》：

霜露既降，時思展禋。在天之御，眷然顧歆。樂成禮備，言歸靡停。既安既樂，福禄來成。

祫享八首：

迎神，《興安》，黄鍾宫：

時維孟冬，霜露既零。合食盛禮，以時以行。孝心翼翼，惟神來寧。肅倡斯舉，神具是聽。

大吕角：

於穆孝思，嘉薦維時。誠通兹格，咸來燕娭。神之聽之，申錫蕃釐。於萬斯年，永保丕基。

太簇徵：

於昭孝治，通乎神明。寒暑不忒，熙事備成。牲牷孔碩，黍稷惟馨。以享以祀，來燕來寧。

應鍾羽：

苾芬孝祀，薦灌肅雍。致力於神，明信咸通。靈之妥留，惠我厖鴻。廣被萬宇，福禄攸同。

初獻順祖，酌獻，《大寧》：

於赫皇祖，浚發其祥。德盛流遠，奕世彌昌。孝孫有慶，嘉薦令芳。神保是享，錫羡無疆。

翼祖酌獻，《興安》：

上天眷命，佑我丕基。翼翼皇祖，丕耀其輝。積厚流長，福禄攸宜。祀事孔時，曾孫篤之。

光宗室酌獻，《大承》：

於皇光宗，握符御極。昭哉嗣服，惟仁與德！勤施於民，靡有暇逸。萬年之思，永奠宗祏。

送神，《興安》：

《雍》歌，桌供撤下。天子萬歲，好運如烈焰騰騰。

送神，奏《興安》：

霜露已下降，祭祀正殷勤。神明的車駕，準備渡天津。樂已成禮已全，歸天不停息。神明安寧歡樂，賜福予下民。

祫享八首：

迎神，奏《興安》，黄鐘宫調：

時在初冬，霜露已凝。祭祖的盛大禮儀，應時舉行。孝敬之心虔誠，請神靈來享用。儀式的全部過程，請神明品評。

大吕角調：

啊，悠遠的孝敬之心，祭祀在此刻。至誠通過禮儀表達，神明都歡樂。神靈聰明監察下界，賜福多多。千年萬年，我大宋偉大的基業萬年永不墮。

太蔟徵調：

光榮的孝道治國，心意與神靈相通。不論寒暑季節，祭祀都圓滿完成。牛羊又多又大，黍稷成飯香氣上升。用以供奉祭祀，神明享用，歡樂安寧。

應鐘羽調：

芬芳的孝敬祭祀，供奉斟酒都莊重。努力告訴神明，誠心與聖意相通。神靈贊許歡欣，賜予我們廣大的吉慶。天下都受恩澤，福禄來成。

初獻順祖，酌獻，奏《大寧》：

顯赫的皇祖，以深厚的智慧開創我萬世吉祥。美德茂盛，恩澤遼遠，世代都繁昌。子孫得吉慶，供品更芳香。神靈享用，保佑我大宋福禄無疆。

翼祖酌獻，奏《興安》：

上天特别眷顧，保佑我偉大的祖基。偉大的皇祖，閃耀無際的光輝。美德深厚，恩澤廣遠福禄正相宜。祭祀正應時，子孫恭謹行祭禮。

光宗室酌獻，奏《大承》：

光明偉大的光宗，根據天命登極。榮耀的皇族本支，仁義和恩德聚集！恩惠遍施民衆，不分遠近。遥想萬年之後，仍恭行祭祀。

送神，奏《興安》：

合祭大事，因時發天。翼翼孝思，三獻禮虔。神兮樂康，飆馭言旋。永福後人，於千萬年。

祭祀祖先是大事，應時受命於天。恭敬地申告孝敬之情，獻禮獻供心意虔。神靈歡樂安寧，駕車回天。永遠保佑後人，千年萬年。

加上徽號

上仁宗、英宗徽號一首：

入門升殿，《顯安》：

於穆仁祖，寵綏萬方。執競英考，迄用成、康。圖徽寶册，有烈其光。庶幾億載，與天無疆。

上仁宗、英宗徽號一首：

入門升殿，奏《顯安》：

啊，莊嚴的仁宗，關愛安撫天下萬方。英明的英宗，功業可比周代的成王、康王。偉業銘記在徽號和典册，光芒萬丈。傳播億萬年，與天地一樣久長。

上英宗尊號一首：

入門，《正安》：

在宋五世，天子神明。群公奉册，乃揚鴻名。金書煌煌，適昭厥成。思皇多祜，與天同聲。

上英宗尊號一首：

入門，奏《正安》：

宋帝第五世，天子神且明。諸侯上封號，天下揚美名。金字多輝煌，象徵功業成。祖先多福分，天地與同聲。

增上神宗徽號一首：哲宗朝製。

升殿，《顯安》：

於惟禰廟，乃聖乃神。秉文之士，作起惟新。建宫稽古，一視同仁。庶幾備號，以享天人。

增上神宗徽號一首：哲宗朝製作。

升殿，奏《顯安》：

我們的祖廟，是聖又是神。繼承祖業，又行維新。建造宮殿依古制，普天下一視同仁。再上一個尊號，禮敬在天上之人。

紹興十四年奉上徽宗册寶三首：

册寶入門，《顯安》：

於鑠徽考，如天莫名。迨兹丕揚，擬純粹精。溫玉鏤文，來至于祊。有嚴奕奕，禮備樂成。

紹興十四年奉上徽宗册寶三首：

册寶入門，奏《顯安》：

啊，光輝的徽宗，如天神一樣有美名。美名至今傳揚，如美玉純粹晶瑩。美玉刻鏤文書，恭請到殿中。禮儀十分莊重，鼓樂齊鳴。

册寶升殿，《顯安》：

金字煌煌，瑶光燦燦。群工奉之，登此寶殿。對越祖宗，式遵成憲。威靈在天，來止來燕。

册寶升殿，奏《顯安》：

金字輝煌，美玉光燦燦。執事官捧着册與寶，來到寶殿。向祖先稟告此事，遵循古制。上帝的威靈在天，前來參加飲宴。

上徽號，《顯安》：

惟精惟一，乃聖乃神。鴻名克揚，茂實斯賓。如禹之功，如堯之仁。孝思永慕，用詔無垠。

上徽號，奏《顯安》：

專心致志，這是聖與神。美名遠揚，名是實之賓。創立大禹般的功業，如堯一樣寬仁。孝敬之思永遠，申告於天地無垠。

淳熙十五年上高宗徽號三首：

册寶入門，《顯安》：

於穆高皇，功德兼隆。稱天以誄，初謚未崇。載稽禮典，揚徽垂鴻。涓日之良，登進廟宫。

淳熙十五年上高宗徽號三首：

册寶入門，奏《顯安》：

啊，莊嚴的高宗，功業和德行都隆盛。以天的名義上尊號，當初的謚號不足以顯功。尋找典籍的記載，奉上徽號，後世傳美名。選擇吉日良辰，舉行儀式在宗廟之宮。

册寶升殿,《顯安》:

有瑑斯寶,有編斯册。導以麾仗,奏以金石。祲威盛容,煌煌赫赫。臣工奉之,高靈來格。

册寶升殿,奏《顯安》:

美玉製成寶印,功德入典册。儀仗爲前導,鐘鼓齊奏樂。禮拜威儀敬形容,光輝顯赫。百官恭候在此,請神靈降臨。

上徽號,《顯安》:

中興之烈,高掩商宗。揖遜之美,放勳比隆。字十有六,擬諸形容。威靈在天,裕後無窮。

上徽號,奏《顯安》:

中興之功偉大,高過盤庚。揖讓謙遜的美德,與堯帝一樣尊崇。尊號有十六字,符合高宗的功業聲名。神靈高高在天,給後世降福無窮。

慶元三年奉上孝宗徽號三首:

册寶入門,《顯安》:

巍巍孝廟,聖德天通。同符藝祖,克紹高宗。有儀有册,載推載崇。鏤玉繩金,登奉祏宫。

慶元三年奉上孝宗徽號三首:

册寶入門,奏《顯安》:

巍峨的孝宗之廟,聖德與天相通。與太祖同有祥瑞,繼承高宗。典禮和文册俱在,都十分莊重。刻在玉石金器上,祭拜在神宫。

册寶升殿,《顯安》:

文金晶熒,册玉輝潤。統紹乎堯,德全于舜。勤崇推高,子孝孫順。冠德百王,萬年垂訓。

册寶升殿,奏《顯安》:

金字光閃閃,美玉放光明,光輝温潤。源出於上古帝堯,美德同於帝舜。政治勤奮功德高,子孫孝敬恭順。功德超過古代諸王,萬代聆聽教訓。

上徽號,《顯安》:

金石充庭,珩璜在列。繪畫乾坤,形容日月。巍巍功德,顯顯謨烈。垂億萬年,鴻徽昭揭。

上徽號,奏《顯安》:

鐘磬擺滿宫庭,美玉煌煌成列。殿堂裏畫着乾坤圖,上面有運行的日與月。偉大的功德,煊赫的謀略,延續億萬年,如今的徽號正顯示這一切。

郊前朝享

高宗郊祀前朝享太廟三十首:

皇帝入門,《乾安》:後還前殿并同。

於皇我后,祇戒專精。假于有廟,祖考是承。趨進惟肅,僾思惟誠。神之聽之,來燕來寧。

高宗郊祀前朝享太廟三十首:

皇帝入門,奏《乾安》:其後還前殿用曲與此相同。

啊,我們偉大的皇帝,祭祀恭敬專誠。在這莊嚴的宗廟,祭拜祖先之靈。行進的步子十分恭敬,表達我們的摯誠。神靈明察,受祭得安寧。

皇帝升殿,《乾安》:詣室、降殿并同。

皇皇大宫,丕顯於穆。休德昭清,元氣回復。芝葉蔓茂,桂華馮翼。孝孫假斯,受兹介福。

皇帝升殿,奏《乾安》:祭皇帝室、降殿用樂曲與此相同。

明亮的大殿,莊嚴肅穆。美德顯明高尚,使元氣恢復。靈芝的葉子繁茂,桂樹開花掩映。孝順的子孫以祭祀,接受神靈的福禄。

盥洗,《乾安》:

維皇齊精,祲假于廟。觀盥之初,惟以潔告。衎承祖宗,恤祀昭孝。誠心有孚,介福斯報。

盥洗,奏《乾安》:

皇帝的崇高精神,受祭拜於宗廟。行盥洗之儀,求身心一體潔净。繼承列祖列宗,以祭祀表達孝誠。誠心終有回報,回報我們福禄吉慶。

迎神,《興安》:

秬鬯既將,黄鍾具奏。肅我祖考,祇栗以俟。監觀于兹,雲車來下。

迎神,奏《興安》:

獻上美酒,黄鐘已演奏。莊嚴的我先祖,我們恭敬地等候。先祖看到,乘雲車來此享受。

尚書奉俎,《豐安》:

有碩其牲,登于大房。肅展以享,庶幾迪嘗。匪腯是告,我民其康。保艾爾後,垂休無疆。

尚書奉俎,奏《豐安》:

又肥又大的牛羊,送上殿堂。恭敬地設供祭拜,請神靈品嘗。供奉的都是肥美,萬民享受安康。保佑我繁盛的後代,萬世無疆。

皇帝再盥洗,《乾安》:

盥至于再,潔誠愈孚。帝用祇薦,靈咸嘉虞。騰歌臚歡,會于軒朱。觀厥顯若,受福之符。

皇帝再盥洗,奏《乾安》:

盥洗行第二遍,更爲虔誠。準備祭獻上帝,神明全都高興。歌聲伴着舞蹈,在大殿開展。看這祥和之貌,顯示我們將獲得福慶。

僖祖室酌獻,《基命》:

思文僖祖,基德之元。皇武大之,受命于天。積厚流光,不已其傳。曾孫篤之,於萬斯年。

僖祖室酌獻,奏《基命》:

悠遠的僖祖,創立基業在先。皇族得以壯大,原是受命於天。積德深厚,恩澤寬廣,傳承不完。子孫恭行不違,千年萬年。

翼祖室酌獻,《大順》:

天命有開,維仁是依。乃眷冀邦,于以顧之。其顧伊何?發祥肇基。施于孫子,虔奉孝思。

翼祖室酌獻,奏《大順》:

天命的開啓,選擇仁德之人。於是鍾愛我中國,愛我人民。上帝愛我祖怎麽樣?使我祖開創大宋基業。恩澤延及子子孫孫,敬拜先祖最殷勤。

宣祖室,《天元》:

昭哉皇祖,源深流長!雕戈圭瓚,休有烈光。天祐潛德,繼世其昌。永懷積累,嘉薦令芳。

宣祖室,奏《天元》:

光明啊,偉大的宣祖,美德源遠流長!供奉布帛美玉,光彩芒芒。上天保護聖德,世世都繁昌。積德無限,祭祀芳香。

太祖室,《皇武》:

爲民請命,皇祖赫臨。天地并貺,億萬同心。造邦以德,介福宜深。挹彼惟旨,真游居歆。

太祖室,奏《皇武》:

爲百姓請求上天保護,我皇祖以光輝照臨。天與地都欣喜,億萬人民一意同心。創建國家,張揚美德,求得福禄深深。斟上美酒,神靈安樂來飲。

太宗室,《大定》:

皇矣太宗,嗣服平成!益奮神旅,再征不庭。文武秉德,仁孝克明。以聖傳聖,對越紫清。

太宗室,奏《大定》:

偉大啊,太宗,繼承祖業,地平天成!振奮有神相助的軍隊,征伐不從王命的元凶。文與武都繼承了先祖的美德,仁與孝都卓出於衆生。出於聖明,傳於聖明,可比上天太清。

真宗室,《熙文》:

思文真宗,體道之崇。憺威赫靈,遵制揚功。真符鼎來,告成登封。盛德百世,於昭無窮。

真宗室,奏《熙文》:

仁惠的真宗,表現美德是尊崇。威儀顯明,遵循聖人制度,建立大功。寶符出現,寶鼎出水,向神靈禀告,登上泰山峰。美德傳於百世,

仁宗室，《美成》：徽宗御製。

仁德如天，遍覆無偏。功濟九有，恩涵八埏。齊民受康，朝野晏然。擊壤歌謡，四十二年。

英宗室，《治隆》：

穆穆英宗，持盈守成。世德作求，是纘是承。齊家睦族，偃武恢文。於薦清酤，酌之欣欣。

神宗室，《大明》：

烝哉維后，繼明體神！稽古行道，文物一新。潤色鴻業，垂裕後人。靈斿沛然，來燕來寧。

哲宗室，《重光》：

明哲煌煌，照臨無疆。紹述先志，實宣重光。詒謀燕翼，率由舊章。苾芬孝祀，降福穰穰。

徽宗室，《承元》：御製。

於皇烈考，道化聖神。堯聰舜孝，文恬武忻。命子出震，遺駿上賓。罔極之哀，有古莫倫。

降殿，《乾安》：

明德惟馨，進止回復。裼襲安恭，嚴若惟谷。誠意昭融，群工袂屬。成此祲容，生乎齊肅。

入小次，《乾安》：

於皇我后，祗戒專精。躬製聲詩，文思聰明。雍容戾止，玉立端誠。神聽如在，福禄來寧。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八音諧律，綴兆充庭。進旅退旅，肅恭和平。盛薦祖宗，靈監昭升。象功崇德，遹觀厥成。

光明無窮。

仁宗室，奏《美成》：徽宗御製。

仁德如天般崇高，覆蓋萬物無私無偏。功德遍及九州，恩澤包容天下到極遠。天下萬民都安康，朝廷和民間都安然。如上古之民歌唱《擊壤》，熙熙安樂，長達四十二年。

英宗室，奏《治隆》：

莊嚴的英宗，保持祖業，守護成功。世代追求美德，圓滿繼承。整治家庭，和睦親族，停止武力，張揚文明。獻上清冽的美酒，飲用歡樂無窮。

神宗室，奏《大明》：

偉大啊，我們的神宗皇帝，繼承祖業，和於衆神！執政遵循古訓，國家面貌煥然一新。使國家大業添光彩，留下恩德給後人。神靈的車駕齊來到，享受祭祀多歡欣。

哲宗室，奏《重光》：

明哲有光芒，照耀無疆。繼承發揚先帝之志，又宣重光。保護後代，制度全從舊章。芬芳的祭祀之孝，獲得降福無疆。

徽宗室，奏《承元》：御製。

啊，偉大的先祖，道德教化合於神。有堯的神聖和舜的孝敬，文武都歡欣。指令太子繼承帝位，己身上天成神。經受無盡的哀痛，古來没有第二人。

降殿，奏《乾安》：

聖明之德芬芳，禮拜進止往復。服飾得體儀表恭敬，小心翼翼如臨深谷。誠意顯明融和，百官依次禮拜。儀式圓滿完成，整個過程都莊重嚴肅。

入小次，奏《乾安》：

啊，我偉大的先皇，祭祀十分恭敬。先皇親自製作聲律和祭歌，文明又聰明。容儀端正有威嚴，如美玉一樣純粹專誠。神靈知道這一切，賜予我們福禄安寧。

文武退、武舞進，奏《正安》：

八音和於聲律，樂隊列滿大庭。祭祀有進有退，始終恭敬和平。以美物進獻列祖列宗，神明傾耳聽。祭祀爲表彰功績，尊崇美德，請神靈檢

閱我們的成功。

亞獻，《正安》：

威神在天，享于克誠。申以貳觴，式昭德馨。籩豆孔嘉，樂舞具陳。庶幾是聽，福禄來成。

亞獻，奏《正安》：

威嚴的神靈在天上，祭祀極其誠敬。再獻上美酒，申告美德茂盛。祭品十分美好，樂舞更齊整。請神明考察，福禄賜予我皇宗。

終獻，《正安》：

疏羃三舉，誠意一純。孰陪予祀，公族振振。神具醉止，燕娭窈冥。於萬斯年，綏我思成。

終獻，奏《正安》：

獻祭三度，誠意純而又純。誰陪同我祭祀？全體皇族之人。神靈飲宴滿足，宴會歡樂深。千年萬年，幫助我事業無垠。

皇帝出小次，《乾安》：

夙戒告備，禮節俯成。妥侑惟乾，氛氳夜澄。有嚴有翼，列聖靈承。於穆清閟，肅肅無聲。

皇帝出小次，奏《乾安》：

長期齋戒完備，儀禮全部準備完成。祭祀在好時辰，祥氣滿天，夜空澄静。列祖的神廟壯盛，神靈居住在此。殿堂肅静安寧，莊嚴無聲。

皇帝再升殿詣飲福位，《乾安》：

維皇親享，至再至三。禮備樂奏，層陛森嚴。粢盛芳潔，酒醴旨甘。雲車風馬，從衛觀瞻。

皇帝再升殿詣飲福位，奏《乾安》：

皇帝親臨祭禮，二度又三度。儀禮齊備鼓樂奏響，高聳的宫殿莊嚴肅穆。供奉的食物清潔芳香，酒味甜美。雲爲車風作馬，神靈侍衛也歡愉。

飲福，《禧安》：

赫赫明明，維祖維宗。鑒于文孫，維德之同。日靖四方，亦同其功。億萬斯年，以承家邦。

飲福，奏《禧安》：

光明顯赫，是列祖列宗。指導子子孫孫，美德與先皇相同。太陽使四方平安，我先祖有如此功。億年萬年，我大宋都繁榮。

還位，《乾安》：

帝既臨享，步武鳴鸞。陟降規矩，顒昂周旋。登歌一再，典禮莫愆。神之聽之，祉福綿綿。

還位，奏《乾安》：

上帝前來享受祭祀，脚步清泠如鳳鳴。執事官行動合於規矩，前進後退舉首低頭都從容。奏頌歌一遍再一遍，儀式没有過失。神靈明察，賜予我們福祉無窮。

尚書徹豆，《豐安》：

熙事既成，嘉籩告徹。洋洋來臨，藹藹布列。配帝其功，在天對越。允集叢釐，萬邦和悦。

尚書撤豆，奏《豐安》：

祭祀之事已完成，美食撤下供案。神靈浩浩蕩蕩，祥雲在天空列隊漸遠。與上帝功業相配，在天空同行同止。保佑我們福禄成群，天下萬國永不征戰。

送神，《興安》：

神之來游，風馬雲車。淹留仿佛，顧瞻欷歔。神之還歸，鈞天帝居。監觀于下，何福不除！

送神，奏《興安》：

神明下降祭壇，乘着風馬駕雲車。仿佛長久停留在此，品評我們的供桌。神明要回去了，回到上帝的住所。考察了我們的祭祀，降下福禄一定最多！

降殿，《乾安》：

於皇上天，欽哉成命。集于冲

降殿，奏《乾安》：

啊，偉大的上天，我們完全遵守您的指令。

人，丕承列聖。爰熙紫壇，于廟告慶。肸蠁潛通，休祥荐應。

還大次，《乾安》：

盛德豐功，一祖六宗。欽翼燕詒，禋享是崇。厲意齊精，假廟惟恭。率禮周旋，福禄來同。

寧宗朝享三十五首：

皇帝入門，《乾安》：

王假有廟，四極駿奔。鼎俎宵嚴，虡簴雲屯。積厚流廣，德隆慶蕃。是則是繩，保我子孫。

升殿，《乾安》：

於穆清宮，奕奕孔碩。芝莖蔓秀，桂華馮翼。八簋登列，六瑚賁室。皇代擁慶，啓佑千億。

盥洗，《乾安》：

天一以清，地一以寧。維皇精專，承神明靈。娥御墮津，瀆祇揚溟。盥事允嚴，先祖是聽。

詣室，《乾安》：

丹楹雲深，芳勺宵奠。樂華淳鬯，禮文炳絢。有容有儀，載肅載見。維時緝熙，世世以燕。

還位，《乾安》：

旅楹有閑，人神允叶。福以德昭，饗以誠接。六樂宣揚，百禮煒燁。對越在天，流祚萬葉。

迎神，《興安》，九變。黄鍾爲宫：

《咸》、《英》備樂，簋席列斝。詩歌安世，聲叶皇雅。翠旗羽蓋，雲車風馬。神其來兮，以燕以下。

大吕爲角：

勾陳旦闢，閶闔夜分。軫風挾

使命降臨我們年少之人，光榮地承續列聖。和氣充溢的祭壇，宗廟有吉慶。香氣飛揚上天，祥瑞與祭祀相映。

還大次，奏《乾安》：

有美德有偉功，一祖之後有六宗。得到上天的保護和叮嚀，對祖先的祭祀一代比一代興隆。格外用心，準備供物，憑恃宗廟表達忠誠。禮儀齊備，儀式莊重，福禄賜予我大宋。

寧宗朝享三十五首：

皇帝入門，奏《乾安》：

祭祀先王有宗廟，四海之内都趕來奉迎。供品盛於鼎俎，連夜準備整齊，虡簴如層雲般豐盈。美德深厚，恩澤廣布，德行高尚，吉慶繁盛。以此爲準則準繩，保佑我子孫永遠安寧。

升殿，奏《乾安》：

莊嚴的清宮，壯麗又雄偉。靈芝結秀實，桂花樹葉濃。八簋排列整齊，六瑚裝滿祭堂。皇家歷代獲得吉慶，億萬年和平。

盥洗，奏《乾安》：

上天得一以清澄，大地得一以安寧。先皇用心既專一又精深，接受神靈的指令。娥皇追隨墮河的舜帝，河流也恭順地揚波來迎。盥洗之禮最虔誠，先皇因此更高興。

詣室，奏《乾安》：

宫殿層層如雲深，芳香取來獻先皇。美妙的音樂使酒更美，禮儀和祭文光彩輝煌。容貌端莊，服飾華麗，一舉一動都合乎規章。和諧歡欣，世世代代享有吉祥。

還位，奏《乾安》：

宫殿的門楣多華麗，人和神看見都高興。福禄因德行而獲得，祭祀憑誠意進行。六樂齊奏，百禮輝映。美德上接天，福禄萬年永不停。

迎神，奏《興安》，九變。黄鐘宫調：

樂曲齊備，祭品齊全。頌歌安寧世界，聲律合乎大雅之樂。翠旗和羽蓋，雲作車風爲馬。神明來到，享受祭拜。

大吕角調：

北極星在早晨退隱，天門在夜裏打開。趁着

月，車馳凌雲。瑞景晻靄，神光耀煜。神其來兮，以留以忻。

太簇爲徵：

穆穆紫幄，璜璜清宫。《旱麓》流咏，《鳧鷖》叶工。道閎詒燕，業綿垂鴻。神其來兮，以康以崇。

應鍾爲羽：

文以謨顯，武以烈承。聖訓之保，祖武之繩。有肅孝假，式嚴衎烝。神其來兮，以宜以寧。

捧俎，《豐安》：

簠豆薦牲，鉶籩實饋。其俎孔庶，吉蠲爲饎。惟德達馨，以忱以貴。神既佑享，祉貺來暨。

再詣盥洗，《乾安》：

精粹象天，明清鑒月。再御兹盥，益致其潔。齊容顯若，誠意洞徹。百禮允洽，率禮不越。

真宗室，《熙文》：

天地熙泰，躋時升平。闡符建壇，聲容文明。君臣賡載，夷夏肅清。本支百世，持盈守成。

仁宗室，《美成》：

在宋四世，天子聖神。用賢致治，約己裕民。海内富庶，裔夷肅賓。四十二年，堯、舜之仁。

英宗室，《治隆》：

明明英后，仁孝儉恭。丕顯丕承，增光祖宗。繼志述事，遵制揚功。萬邦作孚，盛德形容。

神宗室，《大明》：

厲精基治，大哉乾剛！信賞必罰，内修外攘。禮樂法理，號令文章。作新之功，度越百王。

風，帶着月光，四馬之車駕着祥雲。祥雲多光彩，神光照耀。神明來了，留在這裏多歡欣。

太蔟徵調：

莊嚴的祭殿，光明的清宫。《旱麓》歌唱得好，《鳧鷖》曲奏得工。道德寬廣安然飲宴，功業綿長天神遣飛鴻。神明來到，安樂又尊榮。

應鐘羽調：

顯示文德用文書，繼承武運有英烈之風。祖上的教導要永不忘記，祖上的武德是保國準繩。恭敬地祭祀，儀式莊重，祭品豐盈。神明來到，歡欣安寧。

捧俎，奏《豐安》：

祭器裝滿供品，豐盛地獻與神靈。祭品既美又多，在好時辰請神享用。有德之人獻供品，自然香氣上升，因爲滿懷着高貴的至誠。神明接受祭獻，賜予我們福禄豐盈。

再詣盥洗，奏《乾安》：

精美純粹像天，清明潔净像月。再次行盥洗身心更加清潔。形象整潔，誠意顯示無遺。各項禮儀都適宜，没有不及，也没有僭越。

真宗室，奏《熙文》：

天地和平安泰，應時天下升平。根據占卜建設祭壇，聲音容貌都光彩文明。君臣融洽愉快，中國和邊境都安然清平。我皇族本支百世，保持偉大功業，守衛祖上的成功。

仁宗室，奏《美成》：

是大宋的第四世，天之子既聖且神，用賢德治理國家，約束自己，寬厚對待萬民。海内富庶，華夏安寧，外邦進貢。長達四十二年，有堯、舜之仁。

英宗室，奏《治隆》：

光明的英宗，仁愛孝敬，節儉謙恭。自己創立輝煌的功業，發揚先皇的優秀傳統，讓祖宗分外光榮。繼承先皇，完成事業，遵循制度開拓成功。天下萬國都賓服，禮敬美德和聖容。

神宗室，奏《大明》：

勵精圖治，偉大啊，如天一般剛强！有功必賞，有過必罰，治理國内，驅逐敵狂。復興禮樂，申明法律，嚴明號令，製作文章。創新的偉

哲宗室，《重光》：

於皇我宋，世有哲明。元祐用人，適駿有聲。紹述先志，思監于成。受天之祜，王配于京。

徽宗室，《承元》：

帝撫熙運，晏粲協期。禮明樂備，文恬武嬉。道光授受，謀深燕詒。駿命不易，子孫保之。

欽宗室，《端慶》：

顒顒令主，輝光日新。奉親以孝，綏下以仁。兢兢業業，誕保庶民。於穆不已，之德之純。

高宗室，《大德》：

昊天有命，中興復古。治定功成，修文偃武。德隆商宗，業閎漢祖。付托得人，系堯之緒。

孝宗室，《大倫》：

藝祖有孫，聰睿神武。紹興受禪，歸尊于父。行道襲爵，百度修舉。聖德曰孝，光于千古。

光宗室，《大和》：

維宋洽熙，帝繼于理。萬姓厚生，三辰順軌。對時天休，以燕翼子。肅唱和聲，神其有喜。

還位，《乾安》：

在周之庭，設業設虡。酒醴惟醹，爾殽伊脯。帝觴畢勺，天步旋舉。丕顯丕承，念兹皇祖。

降殿，《乾安》：

黼幄蟬蜎，飆斿寧燕。尊彝獻祼，瑚簋陳薦。視儀天旋，淳音《韶》變。適求厥寧，福禄流羡。

大功績，超越前代百王。

哲宗室，奏《重光》：

啊，我偉大的宋，世代有聖明帝王。元祐朝廷選拔賢才，賢臣有名望。繼承前代教導，成功保護祖上功業。有上天的保佑，哲宗與上帝一起，把祭祀同享。

徽宗室，奏《承元》：

皇帝正逢好時運，和平安樂是佳期。禮儀妥當樂完備，文武無事都歡喜。根據天道傳位太子，出於深謀遠慮。國家命運不變，子孫繼承社稷。

欽宗室，奏《端慶》：

光明的欽宗，光輝日日新。以孝誠侍奉至親，以仁愛管理萬民。對政事兢兢業業，一心保護庶民。啊，敬穆無止境，美德又高又純。

高宗室，奏《大德》：

上天有指令，中興宋室，恢復古道。天下安定，大功告成，發揚文治，刀劍入鞘。德行超過商代武丁，功業大過漢代高祖。選定繼承人最適當，與帝堯同道。

孝宗室，奏《大倫》：

太祖有玄孫，聰明智慧，有神有武。紹興年間接受禪讓，最尊皇上父。遵行正道，接受尊位，百事得舉。聖德至孝，光輝照耀千古。

光宗室，奏《大和》：

大宋和平安樂，光宗繼續治理。天下萬姓得興盛，日月星辰依正軌。應時得天的吉祥，如燕子用翼保護子女。祭祀歌聲悠揚，神靈聽了心歡喜。

還位，奏《乾安》：

在依周代制度建造的神殿，設供祭祀神明。甜酒用上好的米釀造，祭肉是肥美的三牲。上帝的酒尊斟滿，上帝的脚步回旋在大庭。祭祀儀式多隆重，懷念先祖在天之靈。

降殿，奏《乾安》：

宮殿光輝燦爛，神靈乘風來飲宴。酒尊獻酒，銅鼎獻肉，珍貴的器具陳列在前。隆重儀式得上天贊許，美妙的樂曲奏的是《韶》樂幾遍。虔誠地祈求安寧，獲得福禄無邊。

入小次,《乾安》:

皇容肅祗,天步舒遲。對越惟恭,敬事不遺。陟降莅止,永言孝思。上帝臨女,日監于兹。

入小次,奏《乾安》:

先皇的容貌莊嚴,步伐安寧。我們的祭拜十分恭敬,程序一件也不簡省。進退有規章,表達我們無盡孝敬之情。上帝看了喜歡,時刻考察我們的言行。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明庭承神,鼗磬柷敔。玉梢飾歌,佾綴維旅。既肖厥文,復象乃武。祖德宗功,惟帝時舉。

文舞退、武舞進,奏《正安》:

明堂敬拜神明,各種樂器奏鳴。用玉製的手杖指揮樂隊,樂隊進行有規程。象徵先皇的文德,象徵先皇的武功。先皇的文德武功,上帝總是贊成。

亞獻,《正安》:

尊斝星陳,罍冪雲舒。來貳鷩鷸,玉佩瓊琚。相予嚴祀,秉德有初。對揚王休,何福不除!

亞獻,奏《正安》:

祭器如繁星,又像層雲。神明享用祭品,有罕見的美玉。看我們隆重的祭禮,有美德作憑依。弘揚先王的美德,福禄焉能不降這裏。

終獻,《正安》:

秉德翼翼,顒相肅雍。疏冪三舉,誠意益恭。光燭黼綉,和流笙鏞。子孫衆多,福禄來從。

終獻,奏《正安》:

恭謹地繼承美德,祭祀十分莊重。獻酒三遍,誠意更深濃。燭光照耀美麗的衣服,樂隊演奏優美的樂曲。我皇族子孫衆多,福禄無窮。

出小次,《乾安》:

廟楹邃嚴,夜景藻清。文物炳彪,禮儀熙成。帷宫載敞,珮珩有聲。帝復對越,將受厥明。

出小次,奏《乾安》:

廟堂深邃莊嚴,夜色寧静澄清。祭品散發着光彩,祭祀順利進行。宫門四敞大開,玉佩叮咚有聲。神靈再次出現,接受無邊的光明。

再升殿,《乾安》:

明明維后,詒厥孫謀。系隆我漢,陳錫哉周。以孝以饗,世德作求。介以繁祉,萬邦咸休。

再升殿,奏《乾安》:

光明的先皇,爲子孫謀福利。我大宋上接漢運,繼承周的鴻基。現在以孝敬致禮,秉承累世的美德。請神靈賜予我們無邊福禄,天下萬邦和平無極。

飲福,《乾安》:

玉瓚黄流,有飶其香。來假來享,降福穰穰。我應受之,湯孫之將。有百斯男,福禄無疆。

飲福,奏《乾安》:

玉瓚充滿美酒,供飯飄着清香。神明前來享用,賜予福禄寬廣。我們接受賜予,如同商湯。皇族子孫數百,福禄無際無疆。

還位,《乾安》:

聖圖廣大,宗祊光輝。假于有廟,帝命不違。僾若有慕,夙夜畏威。嘉樂君子,福禄祁祁。

還位,奏《乾安》:

國家疆域廣大,宗廟更光輝。在宗廟舉行祭祀,上帝的指令不能違背。誠敬發自内心,日夜恭敬,心存畏忌。用美食美樂供奉神靈,神靈降下福禄無極。

徹豆,《豐安》:

升饌有章,卒食攸序。庭鏘金奏,凱收鋓管。其獻惟成,其餕維

撤豆,奏《豐安》:

供祭美食合於規章,進食依照次序。庭堂裏鼓樂悠揚,如同凱旋之旅。祭獻已經完成,美味

旅。禮洽慶流，皇祖之祜。

祇爲祭獻。禮儀融洽，吉慶充溢，全是先皇的美意。

送神，《興安》：

珠幄熉黄，神既燕娭。監觀于下，福禄來宜。雲車風馬，神保聿歸。啓佑我後，福禄來爲。

送神，奏《興安》：

綴滿珠玉的宫幄光彩燦爛，神靈前來宴會。觀看下界，福氣充溢。雲作車風爲馬，神靈歡喜回歸。請求保佑我大宋後世，福禄成堆。

降殿，《乾安》：

聖有謨訓，詒謀燕翼。奉天酌祖，萬世維則。維皇孝熙，乾乾夕惕。禮既式旋，惟福之錫。

降殿，奏《乾安》：

先聖有教訓，爲宗族謀劃久遠。敬天祭祖，萬世以此爲準則。先皇孝敬安樂，終日端正。禮儀合乎規章完備。神明回天，賜予我們無邊福禄。

還大次，《乾安》：

王假有廟，對越在天。帷宫旋御，率禮不愆。泰畤展祠，雲陽奉瑄。齊居精明，益用告虔。

還大次，奏《乾安》：

祭祀先王在宗廟，功德與天平齊。宫殿供奉神靈，禮儀没有差違。在泰畤行祭禮，在雲陽獻玉璧。齋戒之所最精巧潔净，表達我們誠敬至極。

理宗朝享三首：

皇帝升降，《乾安》：

於皇祖宗，清廟奕奕。威靈在天，丕顯惟德。垂裕鴻延，詒謀燕翼。孝孫格斯，受祉罔極。

理宗朝享三首：

皇帝升降，奏《乾安》：

啊，偉大的列祖列宗，宗廟壯麗恢宏。祖先的威靈在天，顯示美德光榮。降下福禄綿遠悠長，爲宗族謀劃久遠，永保子孫安寧。子孫奉行不違，享有無邊吉慶。

迎神，《興安》，九奏：

秬鬯既將，黄鍾具奏。瞻望真游，僾若有慕。於皇列聖，在帝左右。雲車具來，以妥以侑。

迎神，奏《興安》，九奏：

美酒已祭獻，黄鐘也奏響。瞻望神靈來，由衷敬先皇。偉大的列祖列宗，伴隨在上帝身旁。雲車一起來，祭祀同享。

寧宗室，《大安》：

帝德之休，恭儉淵懿。三十一年，謹終如始。升祔在宫，祖功并美。民懷有仁，何千萬世。

寧宗室，奏《大安》：

寧宗的美德，恭敬儉約更深厚。執政三十一年，恭謹始終如一。在宫廟行祭禮，祖宗功德無限美。民衆懷念仁義，不止千世萬世。

高宗祀明堂前朝享太廟二十一首：

皇帝入門，《乾安》：

於皇我后，祗戒專精。齊肅有容，祖考是承。造次匪懈，孝思純誠。神聽有格，福禄來寧。

高宗祀明堂前朝享太廟二十一首：

皇帝入門，奏《乾安》：

啊，我們偉大的高宗，恭敬神明最專誠。莊重整齊有儀容，將祖先美德繼承。舉行祭祀不懈怠，孝敬之情最真誠。神明知道這些，降下福禄保安寧。

升殿，《乾安》：

肅哉清宫，熉珠照幄！神之來

升殿，奏《乾安》：

莊嚴的清宫，明珠照耀，帷幄生色！神明前

思，八音振作。赤舄龍章，奉玉惟恪。匪今斯今，先民時若。

來，鐘鼓齊作。皇帝的鞋子多光彩，捧着美玉恭敬獻上神座。隆重的祭祀并非從今天開始，很久以前制度已設。

盥洗，《乾安》：

於皇維后，觀盥之初。精意昭著，既順既愉。圭鬯承祀，卿士咸趨。目視心化，四方其孚。

盥洗，奏《乾安》：

啊，偉大的先皇，考察我們的盥洗之禮。精誠之心昭顯，順從神意，神靈歡愉。美玉和美酒作祭獻，百官全都參與。觀看此景心激動，天下四方都受益。

迎神，《興安》：

涓選休成，祖考是享。夙夜專精，求諸惚恍。洋洋在上，惟神之仰。鬯矣清明，應之如響。

迎神，奏《興安》：

選擇好時辰準備祭祀，先祖享用。晝夜齋戒用心專一，恭候神明降臨。浩浩蕩蕩神明來了，天下萬民仰望神明。獻上美酒清又香，神明有響應。

捧俎，《豐安》：

來相于庭，鳴鋗鏘鏘。奉牲而告，登彼雕房。非牲之備，民庶是康。神依民聽，上帝斯皇。

捧俎，奏《豐安》：

神明來到宫殿，鼓樂齊奏，聲音響亮。用牛羊告祭，進入祭拜之堂。這不僅是牛羊三牲，它代表着萬民的希望。神明依從民衆的意願，上帝偉大又慈祥。

僖祖室酌獻，《基命》：

何慶之長？實兆于商。由商太戊，子孫其昌。皇基成命，宋道用光。詒厥孫謀，膺受四方。

僖祖室酌獻，奏《基命》：

吉慶有多麽綿長？開始於遥遠的商。從商的太戊開始，子子孫孫都繁昌。偉大的基業建成，我大宋進一步發揚。爲子孫深謀遠慮，征服四方。

翼祖室，《大順》：

上帝監觀，維仁是依。繼世修德，皇心顧之。其顧伊何？在彼冀方。施于子孫，降福穰穰。

翼祖室，奏《大順》：

上帝考察下界，輔助那仁厚的君王。我大宋世代修德，上帝特别降吉祥。上帝的關心怎麽樣？發祥在冀州地方。恩德延及子子孫孫，福禄多而綿長。

宣祖室酌獻，《天元》：

昭哉皇祖，駿發其祥！雕戈圭瓚，盛烈載揚。天錫寶符，俾熾而昌。神聖應期，赫然垂光。

宣祖室酌獻，奏《天元》：

光明啊，皇祖，開拓國家的吉祥！雕花的戈矛和美玉，威武雄壯。上天賜予祥瑞寶符，希望我大宋像烈火般興盛。宣祖應時而起，焕放無限光芒。

太祖室，《皇武》：

猗歟皇祖，下民攸歸！膺帝之命，龍翔太微。戎車雷動，天地清夷。峨峨奉璋，萬世無違。

太祖室，奏《皇武》：

偉大啊，太祖，天下萬民衆望所歸！接受上帝的使命，使命出於天宫太微。太祖統率着戰車如驚雷滚滚，天地間從此没有戰火飛。捧着美玉祭拜，千世萬世不違背。

太宗室，《大定》：

太宗室，奏《大定》：

煌煌神武，再御戎軒。時惠南土，旋定太原。車書混同，聲教布宣。維天佑之，億萬斯年。

光輝神聖又勇武，太宗的戰車高又寬。恩惠到達南方，再平定北國的太原。天下制度歸於一統，德政教化四海宣傳。是上天保佑我們，大宋江山，長億萬年。

真宗室，《熙文》：

於皇真宗，體道之崇。游心物外，應迹寰中。四方既同，化民以躬。清浄無爲，盛德之容。

真宗室，奏《熙文》：

啊，偉大的真宗，發揚美德最尊榮。心胸十分坦蕩，道德遍及宇宙之中。天下歸於一統，教化萬民，親身實行。政治清静，與民休息，盛德難以形容。

仁宗室曲同郊祀。送神亦同。

仁宗室曲與郊祀曲相同。送神曲也相同。

英宗室，《治隆》：

噫我大君，嗣世修文！維文維武，諟繼虞勛。天錫丕祚，施于後昆。於薦清酤，酌之欣欣。

英宗室，奏《治隆》：

啊，我偉大的先皇，繼承前代重文！又有文又有武，延續帝舜的功勛。上天賜予大吉祥，恩德遍於後人。現在祭獻清醇的美酒，先皇飲用最歡欣。

神宗室，《大明》：

烝哉維后，繼明體神！憲章文、武，宜民宜人。經世之道，功格于天。子孫嚴祀，無窮之傳。

神宗室，奏《大明》：

光榮啊，神宗，繼承前代，代表天神！遵循文王、武王的正道，處處愛民愛人。治理國家的美政，功德與天平均。子孫恭敬祭祀，世代無窮無盡。

哲宗室，《重光》：

明哲煌煌，照臨無疆。丕承先志，嘉靖多方。朝廷尊榮，民庶樂康。珍符來應，錫兹重光。

哲宗室，奏《重光》：

聰明聖哲多輝煌，光照華夏無邊疆。光榮地繼承先祖，得以平定八方。朝廷尊榮於天下，民衆歡樂安康。祥瑞齊來響應，閃現無限光芒。

徽宗室，《承元》：

聖考巍巍，光紹丕基。禮隆樂備，時維純熙。天仁兼覆，皇化無爲。功成弗處，心潛希夷。

徽宗室，奏《承元》：

先皇偉大，擴大祖基。禮儀隆盛，鼓樂完備，應時合運，和樂光輝。上天仁慈，包容萬物，德行教化，清静無爲。大功告成，歡欣讓位，心思平和，萬世所希。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作樂合祖，簨虡在庭。衆奏具舉，肅雍和鳴。神靈來格，庶幾是聽。缴繹以終，永觀厥成。

文舞退、武舞進，奏《正安》：

奏樂祭祀祖先，祭品排滿大庭。鼓樂一起奏響，肅穆莊嚴和鳴。神靈一齊來到，考察我們的至誠。祭祀圓滿完成，神靈永遠歡慶。

亞獻，《正安》：

威神在天，來格于誠。既載清酤，有聞無聲。相予熙事，時賴宗英。肅肅雍雍，允協思成。

亞獻，奏《正安》：

威嚴的神明在天上，考察我們的至誠。獻上清冽的美酒，神靈寂静無聲。觀看我們的祭禮，贊美我們的祖風。儀式莊嚴肅穆，象徵我們的成功。

終獻，《正安》：

終獻，奏《正安》：

疏冪三舉，誠意一純。孰陪予祀，公族振振。明靈來娭，樂舞具陳。奉神所佑，昭孝息民。

飲福，《禧安》：

赫赫明明，德與天通。施于孫子，福禄攸同。日靖四方，民和年豐。有秩斯祜，申錫無窮。

徹豆，《豐安》：

歆我齊明，威德如存。牲牷是享，圭玉其溫。群公執事，亦既駿奔。禮成告徹，咸福黎元。

還大次，《乾安》：

神明既交，恍若有承。欽翼齊莊，福禄具膺。王業是興，祖武是繩。佑我億年，以莫不增。

孝宗明堂前享太廟三首：

徽宗室酌獻，《承元》：

明明徽祖，撫世升平。制禮作樂，發政施仁。聖靈在天，德澤在民。億萬斯年，保佑後人。

高宗室，《大德》：

於皇時宋，自天保定。高宗受之，再儤景命。紹開中興，翼善傳聖。何千萬年，永綏厥慶。

還大次，《乾安》：

禮既行矣，樂既成矣。維祖維妣，安且寧矣。皇舉玉趾，佩鏘鳴矣。拜貺總章，于厥明矣。

理宗明堂前朝享二首：

寧宗室奠幣，《定安》：

皇矣昭考，聖靈在天！稱秩宗祀，有嚴恭先。奉幣以薦，見之僾然。仁深澤厚，厥光以延。

酌獻，《考安》：

假哉皇考，必世後仁！嘉靖我邦，與物皆春。之純之德，克配穹旻。餘慶淵如，佑我後人。

獻祭三度，誠意純而又純。誰陪同我的祭祀，全體皇族之人。神靈前來飲宴，樂與舞演奏歡欣。請求神明保佑，愛護天下人民。

飲福，奏《禧安》：

光明顯赫，聖德與天相通。施恩於子孫，福禄一般同。功德安寧四方，百姓和樂，五穀豐登。獲得最多福祐，神明獎賞無窮。

撤豆，奏《豐安》：

神明享用我們的整齊明净的祭祀，祭祀神明，威德顯明如真。祭獻了牛羊，還有美玉晶瑩温潤。百官主持祭拜，諸侯欣喜來奔。祭祀完成申告神明，百姓福氣長存。

還大次，奏《乾安》：

神明來到，恍惚有響應。形象整齊莊重，福禄都應承。王業得以興盛，祖先的規矩是準繩。保佑我大宋億萬年，增長不停。

孝宗明堂前享太廟三首：

徽宗室酌獻，奏《承元》：

光明的徽宗，安定天下得和平。製禮作樂，發揚德政，遍施仁風。聖靈在天，美德澤及民衆。延續億萬年，後人享用無窮。

高宗室，奏《大德》：

啊，偉大的大宋，上天保佑安定。高宗接受，再度發揚偉大的天命。繼承祖業中興，保佑善行傳承神聖。豈止千年萬年，永遠接受吉慶。

還大次，奏《乾安》：

祭禮已經進行，奏樂也完成。我們神聖的祖先，和平又安寧。皇帝邁開脚步，環佩叮咚和鳴。拜祝合於規章，從此更爲聖明。

理宗明堂前朝享二首：

寧宗室奠幣，奏《定安》：

偉大啊，先祖，聖靈高高在天！發揮大宋宗祀，恭敬地供奉祖先。獻上玉帛行祭祀，見了先祖心安然。仁義深厚恩澤廣，光輝永綿延。

酌獻，奏《考安》：

偉大啊，先皇，舉世罕見的仁義之君！使我中華安寧，萬物春意深。美德純粹，與天同親。留下吉祥如海洋，保佑我大宋後人。

皇后別廟

皇后廟十五首：

迎神，《肅安》：

閟宮翼翼，雅樂洋洋。牲器肅設，几筵用張。飾以明備，秩其令芳。神兮來格，風動雲翔。

太尉行，《舒安》：

服章觀象，山龍是則。容止蹌蹌，威儀翼翼。

司徒捧俎，《豐安》：徹同。

恪恭奉祀，祗薦犧牲。九成爰奏，有俎斯盈。

酌獻孝明皇后室，《惠安》：

祀事孔明，廟室惟肅。鉶登籩豆，金石絲竹。既灌既薦，允恭允穆。奉神如在，以介景福。

孝惠皇后室，《奉安》：

初陽作配，內助惟賢。柔順中積，英徽外宣。神宮有侐，明祀惟虔。歆誠降祐，於萬斯年。

孝章皇后室，《懿安》：

猗那淑聖，象應資生。配天作合，與日齊明。椒宮垂範，彤史揚名。聿修毖祀，永奉粢盛。

懿德皇后室，《順安》：

王門稟慶，帝族惟賢。功存內治，德協靜專。流芳圖史，垂範紘綖。新廟有侐，祀禮昭然。

淑德皇后室，《嘉安》：

明明英媛，德備椒庭。籩豆有踐，黍稷匪馨。靜嘉致薦，容與昭靈。精意以達，顧享來寧。

莊穆皇后室，《理安》：

曾孫襲慶，柔祇育德。正位居體，其儀不忒。教被宮壼，化行邦

皇后廟十五首：

迎神，奏《肅安》：

皇后之廟莊嚴，演奏雅樂如浩洋。祭器豐盈，恭敬陳列，筵席整齊，布在殿堂。服飾一片明亮，供品全都芬芳。神靈來了，風飄動，雲飛翔。

太尉行，奏《舒安》：

服飾在於象徵，象徵高山巨龍。容貌行步端莊穩重，威儀令人肅然起敬。

司徒捧俎，奏《豐安》：撤豆用曲與此相同。

虔敬地舉行典禮，至誠地供獻犧牲。九成之樂奏過，祭品極其豐盈。

酌獻孝明皇后室，奏《惠安》：

祭祀之典多光明，廟堂最嚴肅。排列各種祭器。陳設各種樂器。又斟酒又獻供，恭敬肅穆。敬拜神靈如神靈在眼前，求神靈賜以洪福。

孝惠皇后室，奏《奉安》：

美德與初陽伴隨，天子的內助最賢。柔順之德深厚，光輝時時展現。神殿設立尊位，祭拜既誠又虔，神靈誠心降下福祐，千年萬年。

孝章皇后室，奏《懿安》：

光榮的賢淑孝章皇后，品德高尚幫助衆百姓。與上天相伴隨，與日月一樣光明。皇后之宮樹立典範，青史上留下美名。誠意舉行祭祀，長久將美食供奉。

懿德皇后室，奏《順安》：

皇族有吉慶，選擇賢明皇后。功績在於治理內宮，美德表現在專誠嫻靜。美名流傳在圖書國史，確立模範八方響應。在宗廟舉行祭祀，儀禮光明，合於規定。

淑德皇后室，奏《嘉安》：

光明的賢淑皇后，美德充滿後宮。祭器排列整齊，黍稷的香氣蒸騰。恭敬地奉獻祭品，神靈的行動十分舒緩。表達精誠的敬意，希望神靈享用平安。

莊穆皇后室，奏《理安》：

子孫繼承吉慶，地神有養育萬物之德。身居後宮正位，儀表禮數永遠無差錯。教化遍及宮

國。祝史正辭，垂裕無極。

莊懷皇后室，《永安》：

淑德昭著，至樂和平。登豆在列，肸香薦誠。六變合禮，八音諧聲。穰穰景福，佑我休明。

元德皇后廟，《興安》：

爲太宗后，爲天下母。誕聖繼明，膺乾作主。玉振金相，蘭芬桂芳。於萬斯年，永奉烝嘗。

飲福，《禧安》：

彝尊鬯酒，慶佑遂行。介以純嘏，允答明誠。

亞獻，《恭安》：

宗臣率禮，步玉鏘鏘。吉蠲斯獻，百禄是將。

終獻，《順安》：

薦獻有終，禮容斯穆。以奉嘉觴，以膺多福。

送神，《歸安》：

明禋告畢，靈輅難留。升雲杳邈，整馭優游。誠深嘉栗，禮罄欽修。豐融垂佑，以永洪休。

景祐以後樂章六首：

章獻明肅皇太后室奠瓚，《達安》：

肅肅閟宫，順時薦事。鬱鬯馨香，如見於位。

酌獻，《厚安》：

祥標曾麓，德合方儀。萬邦展養，九御蒙慈。孝恭祊祏，美播聲詩。淑靈顧享，申錫維祺。

章懿皇太后室奠瓚，《報安》：

青金玉瓚，裸將于京。永懷罔極，夙夜齊明。

酌獻，《衍安》：

翊佐先朝，章明壼教。淑順謙勤，徽音在劭。樹風不止，劬勞匪

禁，恩澤施於全國。祭祀官宣布祭文，證明皇后造福後世，無限功德。

莊懷皇后室，奏《永安》：

美德顯著，安樂和平。禮器成行列，祭品香氣濃。樂曲演奏六闋合禮儀，八音和諧真安静。數不盡的洪福，保佑我光明的大宋。

元德皇后廟，奏《興安》：

是太宗皇后，是天下人民之母。出生神聖繼承聖德，與皇帝合作主人公。品質如精美的金玉，如蘭桂一般芳香。從今千年萬年，永遠祭祀不誤。

飲福，奏《禧安》：

美味和美酒，福慶相伴行。賜予無限美，報神最真誠。

亞獻，奏《恭安》：

群臣都拜禮，佩玉叮咚聲。良辰獻祭禮，有福降門庭。

終獻，奏《順安》：

祭拜終有時，敬禮更恭敬。高舉一尊酒，求神降吉慶。

送神，奏《歸安》：

祭祀已完成，神車難挽留。升天漸行遠，車駕更優游。誠摯極恭敬，禮儀美不收。降下最多福，美好大又稠。

景祐以後樂章六首：

章獻明肅皇太后室奠瓚，奏《達安》：

莊嚴的皇后之宫，應時舉行祭祀。美酒飄芳香，太后現神位。

酌獻，奏《厚安》：

祥雲出於高山，美德合於大地。萬國賴以供養，九州蒙受恩慈。孝敬祖先神祇，美名傳播歌詩。神靈降臨祭壇，帶來福禄無極。

章懿皇太后室奠瓚，奏《報安》：

銅鼎美玉，獻祭在壇。思念無邊，晝夜肅然。

酌獻，奏《衍安》：

輔佐先朝，教導後宫。賢淑恭順，謙和勤勞，聲如鐘玉，耳邊縈繞。樹立正風，萬里迢

報。黍稷令芳，椒兹乃告。

奉慈廟章惠皇太后室奠瓚，《翕安》：

祼圭既陳，酌鬯斯醇。音容仿佛，奠獻惟寅。

酌獻，《昌安》：

内輔先猷，夙昭壼則。保祐之勞，慈惠其德。榮養有終，芳風無極。享獻閟宫，載懷凄惻。

真宗汾陰禮畢，親謝元德皇后室三首：

迎神，《肅安》：

閟宫奕奕，《韶》樂洋洋。牲幣虔布，几筵肅張。醴泉淳美，嘉肴潔香。俟神來格，降彼帝鄉。

奉俎，《豐安》：

樂鏗金石，俎奉犧牲。九成斯奏，五教爰行。

送神，《理安》：

鸞驂復整，鶴駕難留。白雲縹緲，紫府深幽。廟雖載止，神無不游。垂佑皇宋，以永鴻休。

元德皇后升祔一首：

《顯安》之曲：

顯矣皇妣，德侔柔祇！升祔太室，協禮之宜。耀彼寶册，列之尊彝。惟誠是厚，永佑慶基。

崇恩太后升祔十四首：

入門，《顯安》：

俔天生德，作配元符。儀刑壼則，輔佐帝圖。登崇廟祏，勒號璠璵。烝嘗億載，皇極之扶。

神主升殿，《顯安》：

曰嬪于京，天作之配。進賢審官，克勤其志。於穆清廟，本仁祖

迢。教育子孫，不求回報。黍稷香美，在此敬告。

奉慈廟章惠皇太后室奠瓚，奏《翕安》：

美玉已敬獻，美酒香又醇。音容如在前，祭獻更恭順。

酌獻，奏《昌安》：

在内宫輔佐先皇，名聲顯於京城。保佑祖業的功績，仁慈恩惠顯德行。養育後代成功，芳香宇内傳送。在閟宫享受祭祀，表達無邊的思念之情。

真宗汾陰禮畢，親謝元德皇后室三首：

迎神，奏《肅安》：

閟宫壯麗，《韶》樂浩蕩如海洋。牛羊玉帛恭敬奉獻，筵席隆重開張。醴泉作酒最淳美，美食佳肴清潔又芳香。等待神的來臨，降臨上帝的故鄉。

奉俎，奏《豐安》：

樂聲響亮，牛羊奉上。樂曲奏九闋，五教得顯揚。

送神，奏《理安》：

神靈的車駕修整待發，難以挽留。白雲縹渺，天宫深幽。祭祀雖然結束，神靈之氣飄浮。降下福禄爲大宋，保佑我江山美不勝收。

元德皇后升祔一首：

奏《顯安》之曲：

光榮啊，皇妣，聖德同於地神！在太室舉行祔祭，合於禮儀的精神。光燦燦的金書玉册，明晃晃的銅鼎觴尊。皇妣鍾愛誠信仁厚，保佑大宋基業永存。

崇恩太后升祔十四首：

入門，奏《顯安》：

依天出聖德，與元符相伴隨。在後宫作制度，輔佐皇帝之國。供奉在宗廟，美名記在金玉。享受祭祀億萬年，將大宋扶助。

神主升殿，奏《顯安》：

在都城爲輔佐，是天的使命。推薦賢才考察官員，用力勞神。供奉在祖廟，張揚太后的仁

義。億萬斯年，神靈攸塈。

迎神，《興安》四章：

黄鍾宫二奏：

閟宫有侐，堂筵屹崇。靈徽匪遐，精誠感通。苾芬維時，登兹明祀。泠然雲車，有來其馭。

大吕角二奏：

羽旌風翔，翠葆飄舉。儼其音徽，登兹位處。笙鏞始奏，合止柷敔。是享是宜，永求伊祜。

太簇徵二奏：

枚枚閟宫，鼎俎肆陳。烝畀明靈，登其嘉新。鼓鍾既戒，旨酒既醇。攸介攸止，純禧荐臻。

應鍾羽二奏：

旨酒嘉肴，于登于豆。是享是宜，樂既合奏。衎我懿德，執事温恭。靈兮允格，有翼其從。

罍洗，《嘉安》：

列爵陳俎，芬芳和羹。摐金擊石，洋洋和聲。禮行伊始，我德惟明。既盥而往，於昭斯誠。

升降殿，《熙安》：

笙簫紛如，陟彼廟庭。鏘鏘佩玉，懷兹先靈。神保聿止，音容杳冥。繁禧是介，萬年惟寧。

酌獻，《兹安》：

雍雍玉佩，清酤惟良。粢盛具列，有飶其香。懷其徽範，德洽無疆。於兹燕止，降福穰穰。

亞獻，《神安》：

嬪于潛邸，爰正坤儀。《關雎》化被，《思齊》名垂。柔德益茂，家邦以熙。皇心追崇，永羞牲粢。

退文舞、進武舞，《昭安》：

翩然干戚，揚庭陳階。文以經

義。萬年億年，神靈相宜。

迎神，奏《興安》四章：

黄鐘宫調兩遍：

閟宫清静，筵席豐隆。神靈不遠，精誠感動可以相通。芬芳應時而發，祭祀適時舉行。雲車輕盈，降落祭庭。

大吕角調兩遍：

羽旗在風中飛揚，翠蓋在風中高張。音樂和諧悦耳，演奏在庭堂。鼓樂開始，八音齊響。祭禮合規矩，求得福祐無疆。

太簇徵調兩遍：

嚴密的閟宫，祭器排列成陣。祭獻給神靈，祭品既美又新。鼓鐘準備停當，祭酒既甜又醇。悠遠又悠長，賜予我們福禄無垠。

應鐘羽調兩遍：

有美酒有佳肴，供在祭壇多豐盈。神靈享用最相宜，鼓樂一起奏鳴。配合我們的美德，祭祀官神情温潤謙恭。神靈很高興，包括神靈的許多隨從。

罍洗，奏《嘉安》：

祭器陳列在案，還有飄着芳香的大羹。演奏金石樂器，是浩洋盈耳的美聲。祭祀已經開始，表達我們美德的純正。盥洗完畢，顯示我們的至誠。

升降殿，奏《熙安》：

樂器陳列，來到廟庭。叮咚的佩玉之聲，思念祖先之靈。神靈安詳降臨，聲音容貌不很分明。賜予我們許多福禄，千年萬年享受安寧。

酌獻，奏《兹安》：

悦耳的玉佩，清酒最優良。美食豐盛陳列，濃濃飄芳香。懷念光榮的榜樣，美德和諧無疆。在這宴會上，降福無邊寬廣。

亞獻，奏《神安》：

結婚在東宫，成爲皇后正天下母儀。弘揚《關雎》的教化，與《思齊》一樣光輝。柔順之德茂盛，國家因此受益。光明的心靈被後世懷念，尊奉萬世不已。

退文舞、進武舞，奏《昭安》：

翩翩飛舞的干與戚，祭祀在庭堂展開。用文

緯，武以威懷。其張其弛，節與音諧。迄茲獻享，妥靈綏來。

終獻，《儀安》：

珩璜之貴，褘褕之尊。天作之合，内治慈温。元良鍾慶，祉福乾坤。以享以祀，事亡如存。

徹豆，《成安》：

鏘洋純繹，於論鼓鍾。周旋陟降，齊莊肅容。維罍既旨，維籩伊豐。歌徹以《雍》，介福來崇。

送神，《興安》：

黍稷維馨，虡業充庭。既欽既戒，靈心是承。顧予烝嘗，言從之邁。申錫無疆，是用大介。

上册寶十三首：

册寶入門，《隆安》：

威儀皇止，庶尹在庭。爰舉徽章，遹觀厥成。勒崇揚休，寫之瓊瑛。迄于萬祀，發聞惟馨。

册寶升殿，《崇安》：

有猶有言，順承天則。聿崇號名，再揚典册。朱英寶函，左右翼翼。千秋萬歲，保茲無極。

迎神，《歆安》，黄鍾宫：

籩豆大房，犧尊將將。馨香既登，明靈迪嘗。其樂伊何？吹笙鼓簧。靈來燕娭，降福無疆。

大吕角二奏：

吉蠲惟時，禮儀既備。奉璋峨峨，群公在位。神之格思，永錫爾類。展彼令德，於焉來暨。

太簇徵二奏：

雍雍在宫，翼翼在庭。顯相休嘉，肅雍和鳴。神嗜飲食，明德惟馨。綏我思成，式燕以寧。

治理國家，用武安撫内外。舞蹈有張有弛，音樂節奏和諧。如此隆重的供獻，神靈一定欣然肯來。

終獻，奏《儀安》：

品德如珩璜尊貴，儀表如褘褕美麗。是上天使皇后輔佐皇帝，治理宫禁，仁慈温潤。至善得上天鍾愛，福祉保護乾坤。在此祭祀，供奉先靈，如同敬奉生人。

撤豆，奏《成安》：

音樂悦耳純粹，美德表現在鼓與鐘。禮儀合於規章，整齊莊重又從容。酒杯裏面的酒最美，竹筐裏邊的肉最豐。奏歌一曲是《雍》，求得福禄無窮。

送神，奏《興安》：

黍稷做成的美食香，牛羊祭肉排滿大庭。恭敬齋戒，神明的心意得應承。看到我們的祭獻，接受我們的祈請。賜予我們無邊的福禄，因此將祭祀舉行。

上册寶十三首：

册寶入門，奏《隆安》：

威儀堂堂，百官都在廟庭。美名弘揚，看大功告成。銘記功德，表彰尊崇，記録在美玉瓊瑛。從今萬年以後，天下都知美名。

册寶升殿，奏《崇安》：

有謀略有言語，順應上天的準則。尊上偉大的名號，莊重記録在典册。彩色裝飾的寶匣，排放整整齊齊。千秋萬代，保有美名無極。

迎神，奏《歆安》，黄鍾宫調：

祭器陳設在庭堂，整齊又明亮。美食已經供獻，神靈開始品嘗。音樂怎麽樣？又吹笙又鼓簧。神靈來享用，降下福禄無疆。

大吕角調兩遍：

選擇吉日正當時，禮儀完備又合宜。供奉美玉多齊整，諸侯萬官都來此。神明前來，大福賜予同類。展示皇族美德，福禄一起聚集。

太蔟徵調兩遍：

優雅在宫，莊重在庭。顯示美好，雅樂齊鳴。神靈飲食，德行茂盛。助我成功，永久安寧。

應鍾羽二奏：

犧牲既成，籩豆有楚。摐金擊石，式歌且舞。追懷懿德，令聞令儀。靈兮來格，是享是宜。

罍洗，《嘉安》：

嘉肴旨酒，潔粢豐盛。既盥而往，以我齊明。有孚顒若，黍稷非馨。神之格思，享于克誠。

升降，《熙安》：

佩玉鏘鏘，其來雍雍。陟降孔時，步武有容。恪茲祀事，神罔時恫。綏我邦家，福禄來崇。

酌獻，《明安》：

旨酒嘉栗，有飶其香。衎我淑靈，歆此令芳。德貽彤管，號正椒房。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退文舞、進武舞，《昭安》：

籥翟既陳，干戚斯揚。進旅退旅，一弛一張。其儀不忒，容服有光。以宴以娭，德音不忘。

亞、終獻，《和安》：

望高六宫，位應四星。輔佐君子，警戒相成。褘衣褒崇，琛册追榮。于以奠之，有椒其馨。

徹豆，《成安》：

濯濯其英，殖殖其庭。有來群工，賚我思成。嘉肴既將，旨酒既清。《雍》徹不遲，福禄來寧。

送神，《歆安》：

禮儀既備，神保聿歸。洋洋在上，不可度思。神之來兮，肸蠁之隨。神之去兮，休嘉是貽。

上欽成皇后册寶六首：

入門升殿，《顯安》：

上帝錫羡，實生婉淑。輔佐神皇，寵膺天禄。誕育泰陵，劬勞顧復。於昭徽音，久而彌郁。

應鐘羽調兩遍：

牛羊三牲已祭獻，盛於祭器真豐富。奏響金玉樂器，又唱歌又跳舞。懷念神主的美德，美好的名聲，還有莊重的儀容。神靈來了，受祭享用。

罍洗，奏《嘉安》：

佳肴和美酒，整潔的食物真豐盛。盥洗之後來到這裏，整齊莊重又光明。祭祀合禮，不但飲食香氣濃。神靈喜歡，接受我們的至誠。

升降，奏《熙安》：

佩玉叮咚響，隊伍真雄壯。進退合時宜，步法有規章。恭敬行祭禮，神靈更歡暢。安寧我國家，福禄山一樣。

酌獻，奏《明安》：

有甜酒和上好果品，濃濃的芳香。敬獻給賢淑的神靈，神靈享用這些美味芬芳。美德表達在樂器，名聲張顯在後宫椒房。神靈飲食滿足，降下福禄成雙。

退文舞、進武舞，奏《昭安》：

樂器和羽旗已陳設，儀仗武器高揚。一進一退，一弛一張。儀式没有差錯，服飾和面貌都有光芒。宴會祭祀神靈，美好的名聲永遠不能忘。

亞獻、終獻，奏《和安》：

名望高過六宫，地位對應天上四星。輔佐天子，幫助成功。光明的服飾真少見，光輝的册書顯示光榮。在此祭祀，後宫的美德萬古常青。

撤豆，奏《成安》：

多麽清亮，多麽鮮明。百官都來，表揚成功。佳肴獻上，美酒澄清。再奏《雍》歌，福禄來迎。

送神，奏《歆安》：

儀式圓滿完成，神靈愉快回歸。浩蕩上升在天，可想而不可追。神靈來了，上下翻飛。神靈去了，贈予無盡的和美。

上欽成皇后册寶六首：

入門升殿，奏《顯安》：

上帝特别眷顧，於是出現温婉賢淑的皇后。輔佐天子，享有上天賜予的福禄。養育了哲宗皇帝，慈母勞苦。美好的名聲，越久越顯著。

迎神，《歆安》：

於顯惟德，徽柔懿明。嬪于初載，有聞惟馨。肆我鼓鍾，萬舞在庭。神保是格，來止來寧。

盥洗，《嘉安》：

有煒柔儀，率履不越。惠于初終，既明且達。我將我享，相盥乃登。胡臭亶時，攸介攸寧！

升降，《熙安》：

苾苾其芳，殽核維旅。陟降孔時，有秩斯所。雍容内化，維神之明。明則不渝，綏我思成。

酌獻，《明安》：

天維顯思，有相于内。右賢去邪，夙夜儆戒。猗歟追册，重翟褘衣。既右享之，百世是儀。

亞、終獻，《和安》：

酌彼玉瓚，有椒其馨。駿假無言，雍容在庭。生莫與崇，於赫厥聲。祀事孔明，神格是聽。

上明達皇后册寶五首：

迎神，《歆安》：

恭儉宜家，柔順承天。德昭彤管，憂在進賢。寶册褘翟，追榮壽原。四時裸享，何千萬年。

酌獻，《明安》：

清宫有嚴，廣樂在庭。鍾鼓管磬，九變既成。縮茅以獻，潔秬惟馨。靈游可想，來燕來寧。

退文舞、進武舞，《昭安》：

秉翟竣事，萬舞摐金。總干揮戚，節以鼓音。禮容有煒，肸蠁來歆。淑靈是聽，雅奏愔愔。

徹豆，《成安》：

登獻罔愆，俎豆斯徹。神具醉

迎神，奏《歆安》：

光明的美德，温潤柔順，美好賢明。與先皇成禮，就有好名聲。陳列鐘鼓，盛大的舞蹈在庭。神靈欣喜，來此多寧静。

盥洗，奏《嘉安》：

光明的國母之儀，一舉一動都合於禮節。自始至終施惠於國家，聖明又賢達。我們舉行祭祀，洗濯之後再行禮。供品的香氣綿綿不斷，神靈十分喜悦！

升降，奏《熙安》：

濃濃的芳香，佳肴和果品以供祭祀。行動按時按節，儀式十分莊重。皇后的美德教化内庭，是無上的神明。神明永不改變，保佑我們成功。

酌獻，奏《明安》：

上天總是聖明，爲皇帝選定賢内助。表揚賢德、斥逐邪行，如上古聖人，晝夜戰戰兢兢。追封皇后多尊榮，儀式更隆重。用很高的禮儀祭拜，讓百世學習皇后的賢明。

亞獻、終獻，奏《和安》：

酌酒玉瓚，後宫的美德茂盛。神靈雖然不言語，音容仿佛在庭。在世時無上尊崇，升天後聲譽更隆。祭祀儀式莊重，神靈接受我們的至誠。

上明達皇后册寶五首：

迎神，奏《歆安》：

恭行儉約，宜室宜家。温婉柔順，受命於天。美德茂盛，載入史篇，功績卓著，尤在舉賢。進奉寶册，鳳衣光鮮。追尊榮譽，壽比高原。四時祭祀，不止萬年。

酌獻，奏《明安》：

清宫壯麗，龐大的樂隊陳列在大庭。樂器完備，樂曲演奏九次完成。酒灑在苞茅作貢獻，明潔的食物香氣濃。神靈一定歡喜，來享用祭品，天地安寧。

退文舞、進武舞，奏《昭安》：

執事官手舉羽旗指揮，擊鐘跳萬舞。干與戚齊上場，奮勇敲大鼓。舞蹈場面多壯麗，飛揚上天。賢淑的神靈聽見了，心情更歡愉。

撤豆，奏《成安》：

祭獻没有差池，供品從容撤除。神靈飲食滿

止，禮終樂闋。御事既退，珊珊佩玦。介我繁祉，歆此蠲潔。

送神，《歆安》：

備成熙事，虛徐翠楹。神保聿歸，雲車夙征。鑒我休德，神交惚恍。留祉降祥，千秋是享。

紹興別廟樂歌五首：

升殿，《崇安》：

新廟肅肅，蕆事以時。陟降階墄，雍容有儀。鞠躬周旋，罔敢不祇。祝史正辭，靈其格思。

奉俎，《肅安》：

肇嚴廟祀，爰圖遺芳。物必稱德，或陳或將。有縟其儀，有苾其香。靈兮來下，割烹是嘗。

懿節皇后室酌獻，《明安》：

曾沙表慶，正位椒庭。徽音杳邈，宮壼儀刑。虔修祀事，清酌惟馨。縮以包茅，昭格明靈。

亞、終獻，《嘉安》：

霄漢月墮，郊原露晞。徽音如在，延伫來歸。有酒既清，累觴載祇。神具醉止，燕衎怡怡。

徹豆，《寧安》：

仙馭弗返，眇邈清都。薦此嘉殽，既豐既腴。奠享有成，鼓樂愉愉。徹我豆籩，率禮無逾。

乾道別廟樂歌三首：

詣廟，《乾安》：

涓選休辰，于秋之杪。既齊既戒，爰假祖廟。有侐儀坤，舊章是效。享祀奚爲？天子純孝。

升殿，《乾安》：

宗祀九筵，先薦閟宮。陟自東階，煌煌衮龍。於穆聖善，監玆禮容。是享是宜，介福無窮。

足，祭禮完成，奏樂結束。執事官退出，佩着貴重的美玉。賜予我們最多的福祉，神靈永遠享受我們的祭物。

送神，奏《歆安》：

祭祀圓滿完成，宗廟烟靄迷濛。神靈愉快回歸，雲車連夜起程。神明考察我們的美德，心思與神靈交往相通。賜予福祉降吉祥，千秋萬代，祭祀不停。

紹興別廟樂歌五首：

升殿，奏《崇安》：

新成宗廟莊嚴，祭祀正應時。登上祭壇，端莊容儀。行禮拜祭，恭敬至極。執事官宣讀祭文，神靈傾聽沉思。

奉俎，奏《肅安》：

舉行莊重的宗廟祭祀，用以懷念神靈的美祥。祭物一定與美德相稱，選來恭敬地獻上。有復雜而華麗的儀式，有濃郁的芬芳。神靈來了，將祭物且割且煮，請神靈品嘗。

懿節皇后室酌獻，奏《明安》：

天下都歡慶，皇后主持後宮。美德名聲傳得很遠，爲宮禁禮儀樹立典型。恭敬地舉行祭祀，供獻美酒澄清。將酒灑在苞茅，獻給神明。

亞獻、終獻，奏《嘉安》：

太空中明月西斜，原野露珠漸稀。美德之音如在耳畔，期待神靈來歸。美酒清亮，敬獻一觴又一觴。神靈飲用滿足，宴會歡愉。

撤豆，奏《寧安》：

仙駕將回返，奔向遥遠的天都。獻上佳肴，佳肴又多又肥美。祭獻圓滿完成，鼓樂十分歡愉。撤下祭物，全部禮拜都合於規矩。

乾道別廟樂歌三首：

詣廟，奏《乾安》：

選擇吉日良辰，在深秋時節。齋戒完滿，準備行祭祀在宗廟。敬拜國家之母，依照祖先的規矩。祭祀爲了什麽？表達當今天子孝敬之思。

升殿，奏《乾安》：

宗祀開設九筵，先祭祀皇后之宫。在東面的臺階上升，衣服綉着金龍。啊，皇后的至善之靈，觀看我們的祭禮。享受祭祀最合宜，賜予我

懿節皇后室酌獻,《歆安》:

丕顯文母,厚德維坤。仙馭雖邈,徽音固存。瑟彼玉瓚,酌此鬱尊。簡簡穰穰,裕我後昆。

紹熙別廟二首:

安穆皇后室酌獻,《歆安》:

祥發俔天,符彰夢日。有懷慈容,孝享廟室。黍尊是酌,旨酒嘉栗。靈其格思,祚以元吉。

安恭皇后室酌獻,《歆安》:

美咏河洲,德嬪媯汭。徽音如存,肇修祀事。縮以包茅,酌以醴齊。靈來顧歆,降福攸備。

紹興二十九年顯仁皇后祔廟一首:

酌獻,《歆安》:

恭惟聖母,躋祔孔時。陳羞宗祏,徽福坤儀。鍾鼓惟序,牲玉載祇。於皇來格,永介丕基。

開禧三年成肅皇后祔廟一首:

酌獻,《歆安》:

天合重華,内治昭融。承承繼繼,保佑恩隆。歸從阜陵,登祔太宫。燕我後人,福禄來崇。

們福禄無窮。

懿節皇后室酌獻,奏《歆安》:

光榮的文皇之母,深厚的美德有如大地。皇后的仙駕雖然遠在高天,諄諄教導永遠牢記。獻上美玉,還有濃香的美酒,祭禮多麽繁盛,保佑後世子子孫孫。

紹熙別廟二首:

安穆皇后室酌獻,奏《歆安》:

吉祥始發與天齊,瑞氣與太陽一樣崇高。懷念慈愛的皇后容顔,祭禮舉行在宗廟。斟上美酒,還有上好的果品。神靈喜歡,賜予我們上上大吉。

安恭皇后室酌獻,奏《歆安》:

美麗相似《在河之洲》詩章,美德可比《天命玄鳥》之詩。美音猶存在耳,今天敬行祭祀。準備了獻酒的苞茅,甜酒合於禮數。神靈歡喜享用,降下福禄與天齊。

紹興二十九年顯仁皇后祔廟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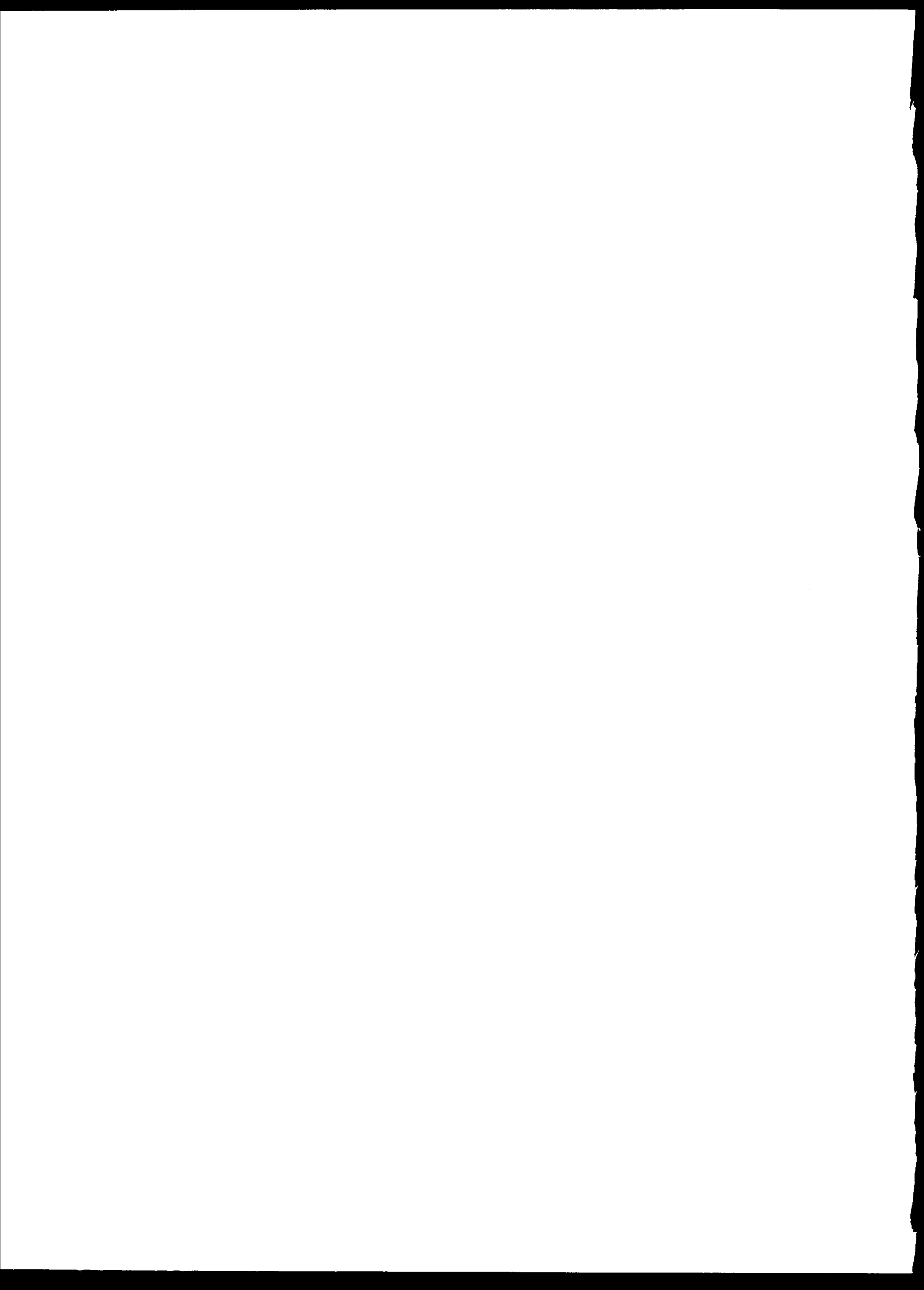
酌獻,奏《歆安》:

恭敬的聖德之母,在祔廟接受祭祀。陳設了佳肴,福禄與大地相齊。鐘鼓演奏有秩序,牛羊奉獻表恭敬。神靈來了,鞏固我大宋的萬世祖基。

開禧三年成肅皇后祔廟一首:

酌獻,奏《歆安》:

天命與帝舜相合,皇后治理後宫,聖明和融。後代承繼不止,神明保佑,恩澤繁榮。皇后安身在阜陵,祭祀在太宫。降福後人,福禄如山重重。



宋史卷一百三十五

志第八十八

樂(十)

樂章(四)

朝謁玉清昭應宮　太清宮　朝享景靈宮
封禪　祀汾陰　奉天書　祭九鼎

朝謁玉清昭應宮

真宗奉聖祖玉清昭應宮御製十一首：

降聖，《真安》：

巍巍真宇，奕奕殊庭。規模太紫，炳煥丹青。元命祇答，大猷是經。多儀有踐，丕應無形。肆設金石，聲聞杳冥。伫迴飆馭，永祐基扃。

奉香，《靈安》：

芳氣上浹，飆馭下臨。紹承丕緒，永勵精明。氤氳成霧，葱鬱垂陰。虔恭對越，介祉攸欽。

奉饌，《吉安》：

發祥有自，介福無疆。紛綸丕應，保佑下方。嘉薦斯備，雅奏具揚。寅威洞達，監眄昭章。

玉皇位酌獻，《慶安》：

無體之體，强名之名。監觀萬宇，統治九清。真期保祐，瑞命昭明。乾乾翼翼，祇答財成。

真宗奉聖祖玉清昭應宮御製十一首：

降聖，奏《真安》：

高聳的廟宇，壯麗的殿庭。仿照天宮建造，色彩光耀鮮明。報答上天的指令，深謀遠慮，是國家之宗。儀式既多又莊重，張顯無形的神明。陳設鐘鼓樂器，樂聲直達天庭。神明飄忽前來，保佑我大宋江山永遠牢固安寧。

奉香，奏《靈安》：

香氣往上升，神靈的車駕降臨。繼承光榮傳統，勵精圖治，政治清明。仙氣裊裊成霧，籠罩天地，鬱鬱葱葱。虔誠恭敬對高天，求得福禄繁盛。

奉饌，奏《吉安》：

吉祥來自天上，賜福萬年無疆。神靈熱烈響應，保佑地下萬方。獻禮美好完備，奏樂優雅悠揚。神明知悉誠敬，考察祭禮情況。

玉皇位酌獻，奏《慶安》：

玉皇無形而形自彰，玉皇無名而名自强。監察宇宙每一處，統治高天無限量。真神保佑降福禄，顯示祥瑞見明光。恭恭敬敬加心意，神靈回報財無疆。

聖祖位酌獻,《慶安》:

於昭靈貺,誕啓鴻源。功濟庶彙,慶流後昆。蘭肴登俎,桂酒盈尊。俯迴飆駕,永庇雲孫。

聖祖位酌獻,奏《慶安》:

啊,光榮的聖祖,開啓我大宋的浩洋之源。功績遍及天下百姓,吉祥傳播後世久遠。佳肴列在供案,美酒樽中斟滿。駕風雲之車降臨,保佑我大宋子孫。

太祖位酌獻,《慶安》:

赫赫藝祖,受命高穹。威加海外,化浹區中。發祥宗祏,錫祐眇冲。欽承積德,勵翼精衷。

太祖位酌獻,奏《慶安》:

顯赫的太祖,受命於高天。威武施於海外,教化遍及中原。創立大宋宗祠,保佑子孫永遠。後世繼承聖德,盡忠治國萬年。

太宗位酌獻,《慶安》:

明明文考,儲精上蒼。禮樂明備,溥率賓王。功德累洽,歷數會昌。孝思罔極,丕祐無疆。

太宗位酌獻,奏《慶安》:

光明的太宗,精誠來自上蒼。禮樂都已完備,天下服從我王。功德積累深厚,天命自是繁昌。奉上孝思無限,求得福禄無疆。

亞、終獻,《冲安》:

太初非有體,至道本無聲。降迹臨下土,成功陟上清。至仁敦動植,丕緒啓宗祊。紫禁承來格,鴻基保永寧。發祥垂誕告,致孝薦崇名。廣樂伸欽奉,儲休固太平。

亞獻、終獻,奏《冲安》:

天地不必有形,大道不必有聲。神明關愛下界,成功上升太清。仁德施於萬物,開創光榮傳統。紫氣布滿宇宙,國家永保安寧。感謝先祖創業,祭祀弘揚美名。奏樂表達誠敬,積德固享太平。

飲福,《慶安》:

明明始祖,誕啓慶基。翼翼後嗣,虔奉孝思。精潔斯達,祉福咸宜。于以報貺,于以受釐。

飲福,奏《慶安》:

光明的先祖,開創我大宋偉大的基業。强盛的後嗣,將孝敬之思奉獻。精美的供物獻上,福祉左右咸宜。用以敬報祖先,用以接受福利。

徹饌,《吉安》:

雕俎在御,飆駕聞聲。真游斯降,旨酒斯盈。大樂云闋,大禮云成。徹彼常薦,罄此明誠。

撤饌,奏《吉安》:

精美的祭器列在供案,神靈的車駕前來,可聽到聲音。神靈降臨,美酒斟滿樽。高雅的樂曲奏遍,隆重的祭禮完成。將祭品撤下供案,表達了無限的至誠。

送聖,《真安》:

精心既達,真游允臻。禮容斯舉,福應惟醇。將整仙馭,言還上旻。永存嘉貺,用泰烝民。

送聖,奏《真安》:

精誠之心已表達,神靈十分高興。禮儀如數舉行,福氣與供物的醇美相應。神靈修整車駕,準備回歸天宮。祭祀永遠完美,百姓福壽康寧。

迎奉聖像四首:并用《慶安》。

迎奉聖像四首:此曲也用於《慶安》。

玉皇位:

玉虛上帝,金像睟容。宅真雲構,練日龜從。維皇對越,率禮寅恭。靈心丕應,福禄來崇。

玉皇位:

太空中的上帝,金像燦爛美儀容。居住在白雲深處,選定日期,占卜顯吉徵。皇帝與上天同位,祭禮十分謙恭。神靈的指令獲得響應,福禄如山重重。

聖祖位:

聖祖位:

總化在天，保昌厥緒。降格皇闈，瓊輪載御。藻仗星陳，睟容金鑄。佑我慶基，宅兹靈宇。

太祖位：

烝哉大君，聿懷帝祖！鎔範真儀，奉尊靈宇。至感祥開，洪輝物睹。瞻謁盡恭，飛英率土。

太宗位：

於顯神宗，德洽區中。祥金爍冶，範兹睟容。殊庭胥宇，備物致恭。明威有赫，降福來同。

玉清昭應宮上尊號三首奉告，《隆安》：

登隆妙號，欽翼淵宗。茂宣德禮，有恪其容。奉璋升薦，垂佩彌恭。揚休咏美，以間笙鏞。

太初殿奉册寶，《登安》：

皇靈垂祐，洪福彌隆。祇率綿宇，潔祀真容。嚴恭奉册，對越清躬。睟容肅穆，懿號尊崇。禮成樂舉，福禄來同。

二聖殿奉絳紗袍，《登安》：

赫赫列聖，盛德巍然。彤彤靈宇，睟儀在焉。奉以龍衮，被之象天。重慶宗稷，億萬斯年。

太清宮

朝謁太清宮九首：

太尉奉聖號册寶，《真安》：

上旻降監，介祉實繁。邦家修報，妙道歸尊。增名胃極，奉册靈軒。茂宣聖典，永祐黎元。

寶册升殿，《大安》：

圖書昭錫，典禮紹成。烝民何幸，教父儲靈。欽承景貺，祇奉崇名。致虔寶册，垂祐基扃。

聖命得自天，開創偉大的傳統。降生在我室家，明月相伴從。儀仗如星辰繁盛，聖像用黄金鑄成。保佑我吉慶國家，在華夏永遠昌盛。

太祖位：

偉大啊，太祖，繼續祖先的福禄！製作儀像出現真容貌，恭敬供奉在廟宇。至誠召來吉雲，光輝普照萬物。拜祭極盡恭敬，吉慶天下遍布。

太宗位：

啊，光明的神宗，美德遍布天地之中。用美金鍛煉，鑄出光彩的聖容。宗廟深邃寬廣，祭物齊全，禮拜虔恭。神靈多顯赫，降下福禄大同。

玉清昭應宮上尊號三首奉告，奏《隆安》：

奉上崇高的名號，欽敬先祖的厚德。舉行隆重的典禮，心志肅然，容貌端正。將美玉獻上，佩玉整齊，更顯恭敬。張顯美德，歌咏和美，鼓樂一齊奏鳴。

太初殿奉册寶，奏《登安》：

先祖在天之靈特别關愛，賜予我們洪福隆盛。福佑悠長，遍及天下，聖明的祭祀供奉真容。莊重地捧着寶册，美名與上天相同。聖容肅穆，名號無限尊崇。禮拜完成鼓樂興，福禄天下大同。

二聖殿奉絳紗袍，奏《登安》：

顯赫的列位先聖，威德崇高如山。壯麗的神殿，顯現先聖的容顔，敬獻上綉龍紋的絳紗袍，象徵先聖美德齊天。給社稷重重歡慶，歡慶萬年億年。

朝謁太清宮九首：

太尉奉聖號册寶，奏《真安》：

上天考察大宋，賜予福祉最勤。國家以美政回報，至道屬於先君。奉上最好的名號，記録在寶册，禀告天神。隆重舉行典禮，永遠保護我庶民。

寶册升殿，奏《大安》：

上天賜予河圖洛書，用盛典慶祝成功。百姓多麽幸運，教化之主有神靈。接受祝福，尊奉高名。貢獻寶册，保佑國家牢固安寧。

降神，《真安》：

猶龍之聖，降生厲鄉。教流清浄，道符混茫。大君肅謁，盛儀允臧。森羅羽衛，躬薦蕭薌。簪紱濟濟，鍾石洋洋。高真至止，介福誕祥。

奉玉幣，《靈安》：

琳宫奕奕，黼坐煌煌。玉帛成禮，飆馭延祥。鴻儀有則，景福無疆。嘉應昭協，丕猶誕揚。

奉饌，《吉安》：

金奏以諧，飆游斯格。靈監章明，皇心勵翼。肅奉雕俎，來升綵席。享德有孚，凝禧無斁。

酌獻，《大安》：

欽崇至道，肅謁殊庭。順風而拜，明德惟馨。飆馭來格，尊酒斯盈。是酌是獻，心通杳冥。

飲福，《大安》：

彼渦之壤，指李之區。千乘萬騎，來朝密都。躬陳芳薦，款接仙輿。飲酒受福，永耀鴻圖。

亞、終獻，《正安》：

邈矣道祖，冥幾惚恍！常德不離，至真無象。引位清穹，降祥神壤。酌醴薦誠，控飆來享。

送神，《真安》：

醴盞在户，金奏在庭。籩豆有踐，黍稷非馨。義盡蠲潔，誠通杳冥。言旋風馭，祚我修齡。

太極觀奉册寶一首：

《登安》之曲：

薦號穹冥，登名祖禰。陟配陽郊，協宣典禮。感電靈區，誕聖鴻懿。册寶斯陳，福禄來曁。

降神，奏《真安》：

神聖如天上之龍，降生在厲鄉。教化合理想，道德如天宇浩茫。皇帝謁拜，威儀盛顯榮光。儀仗護衛最嚴整，皇帝親自灑酒在苞茅上。服飾整齊，鼓樂浩洋。神靈來到，降下福禄吉祥。

奉玉幣，奏《靈安》：

宫殿壯麗，陳設輝煌。玉帛供奉合禮儀，神靈車降吉祥。壯盛的儀式合規矩，求洪福無疆。美好的徵兆顯明，美德進一步發揚。

奉饌，奏《吉安》：

鼓樂和諧聲律，神靈前來降臨。神靈的目光明亮，皇帝用心堅毅。恭敬地捧着雕花盤，登上祭壇布筵席。美德必有吉祥相應，獲得福禄無極。

酌獻，奏《大安》：

敬仰大道，恭敬拜於廟庭。依着神風行禮儀，美好的德行有芳名。神靈的車駕來到，美酒斟得豐盛。布設祭品奉獻，心意傳達到神靈。

飲福，奏《大安》：

這是渦河神聖之地，老子誕生的故土。衆望所歸，天下人都來朝拜神靈居住的密都。皇帝親自布禮，安詳迎接仙駕。神明飲酒享用祭祀，光輝永遠照耀大宋版圖。

亞獻、終獻，奏《正安》：

悠遠啊道祖，神明洞察萬物！遵守正德不偏離，最神靈已不須形象托附。靈位高在太空，吉祥降在華夏之土。敬獻祭品，神駕着風車與祭禮會晤。

送神，奏《真安》：

祭品陳設在堂前，樂隊演奏在大庭。祭器豐盈有秩序，黍稷做飯香氣濃。禮儀完備，器具整潔，無限的虔誠與神明相通。神靈的車駕將回歸，保佑我社稷萬年長青。

太極觀奉册寶一首：

《登安》之曲：

祭祀意在高天，高天上有先祖之名。春季在郊外祭祀，典禮合并舉行。感應神靈的消息，神明偉大又光榮。奉上寶册，福禄來此集中。

朝享景靈宮

景靈宮奉册寶一首：

《登安》之曲：

穆穆真宗，錫羡蕃昌。飆輪臨貺，諄誨洞彰。虔崇懿號，祇答景祥。至誠致享，降福無疆。

景祐元年親享景靈宮二首：

降真，《太安》：

真館奉幣，潔齊致馨。靈因斯格，社稷慶寧。

送真，《太安》：

椒漿尊享，珍饌精祈。晬容杳邈，瑶輅霞飛。

大觀三年朝獻景靈宮二首：

奉饌，《吉安》：

威靈洋洋，靡有常嚮。於惟欽承，來假來饗。博碩芬香，是烝是享。奉器有虔，載德無爽。爾牲既充，是烹是肆。

爾肴既具，是羞是饋。非物之重，惟德之備。神之格思，歆我精意。

高宗郊前朝獻景靈宮二十一首：

皇帝入門，《乾安》：

維皇齊居，承神其初。顒顒昂昂，龍步雲趨。景鍾鏗如，肅覲清都。肸蠁之交，神人用孚。

升殿，《乾安》：

帝既臨饗，罄兹精意。對越在天，爰升紫陛。孔容翼翼，保承丕緒。孝奉天儀，永錫爾類。

降聖，《太安》：

惟德馨香，升聞八方。粤神臨之，來從帝鄉。萬靈景衛，有燁其光。監我精純，降福穰穰。

盥洗，《乾安》：

齋居皇皇，瓊琚鏘鏘。承祭之

景靈宮奉册寶一首：

《登安》之曲：

莊嚴的天地真神，優美又慈祥。乘着風車來到祭祀之地，諄諄教導世人，意義顯揚。虔敬地奉上尊號，報答神明賜予的吉祥。以至誠獻祭，神明降下福禄無疆。

景祐元年親享景靈宮二首：

降真，奏《太安》：

在真人之館獻玉帛，潔净整齊揚清芬。神靈欣喜來下降，保佑社稷永長存。

送真，奏《太安》：

美酒斟在金玉樽，佳肴精選最精純。神靈容貌看不見，美玉大車飛入雲。

大觀三年朝獻景靈宮二首

奉饌，奏《吉安》：

威武的神靈充塞天地，形態不常。接受敬仰，來到祭祀之場。祭品牛羊肥大芳香，蒸成美味請神靈品嘗。祭器手捧心懷虔敬，代表我們的美德無限量。

供奉的牛羊最豐盈，煮得美味列在庭。佳肴既已製作好，製成美味獻神明。并非祭品多貴重，衹因以德報神靈。神靈考察我心意，嘗我獻物知我誠。

高宗郊前朝獻景靈宮二十一首：

皇帝入門，奏《乾安》：

皇帝居住在齋宮，與神明開始接觸。從容嚴肅端莊，真龍乘雲來到此處。大鐘鏗鏘敲響，大殿莊嚴肅穆。志誠之氣飄揚，神與人心思相副。

升殿，奏《乾安》：

皇帝親臨祭祀，表達無限誠意。精誠止與天齊，於是登上丹陛。容儀莊嚴，與光榮的前聖一致。孝敬尊奉天帝，天帝賜福我社稷。

降聖，奏《太安》：

美德施展芬芳，上升布滿八方。神靈得知，欣然來自帝鄉。衆神作保衛，神靈的隊伍多輝煌。考察我們的用心純誠，降下福禄如汪洋。

盥洗，奏《乾安》：

齋宮明亮，佩玉鏗鏘。將行祭祀，神靈在

初，其如在旁。挹彼注兹，儲禧迎祥。神之聽之，欣欣樂康。

聖祖位，《乾安》：

涓選休辰，有事嘉薦。琅琅瓊珮，陟降岩殿。其陟伊何？幣玉斯奠。周旋中禮，千億儲羨。

聖祖位奉玉幣，《靈安》：

上靈始祖，雲景元尊。嚴祀夙展，六樂朱軒。明玉之潔，豐帛之温。暢乃繼序，承德不愆。

還位，《乾安》：

我后臨饗，奠幣攸畢。式旋其趨，矩度有式。禮容齋莊，孝思純實。天休滋至，時萬時億。

奉饌，《吉安》：

百職駿奔，來相于庭。奉盛以告，登兹芳馨。際天蟠地，默運三靈。神兮來歆，祚我休平。

再盥洗，《乾安》：

有嚴大禮，對時休明。情文則粲，蠲潔必清。再臨觀盥，以專以精。真游來格，永觀厥成。

再詣聖祖位，《乾安》：

於赫炎宋，十葉華耀。屬兹郊報，陟降在廟。其降伊何？椒漿桂酒。再拜斟酌，永御九有。

聖祖位酌獻，《祖安》：御製。

瑶源誕啓，玉牒肇榮。覆育群有，監觀圓清。酒醴既洽，登薦惟誠。無有後艱，駿惠雲仍。

還位，《乾安》：

奠鬯告成，式旋厥位。天步雍容，神人燕喜。九廟觀德，百靈薦祉。子孫其昌，垂千萬祀。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於皇樂舞，進旅退旅。一弛一張，笙磬具舉。豈惟玩聲，象德是

旁。取水盥洗，福禄吉祥。神明得知，十分歡暢。

聖祖位，奏《乾安》：

選擇吉日良辰，祭祀就在今天。佩玉叮咚作響，登上雄偉的神殿。登殿將做什麽？要把玉帛敬獻。動作進退合禮節，神靈將賜福無限。

聖祖位奉玉幣，奏《靈安》：

神聖的在天之靈聖祖，是崇高的至尊。隆重的祭祀早已準備妥當，樂隊演奏在紅門。光明潔净的美玉，温和豐盛的布帛，世代奉獻，繼承祖德，子子孫孫。

還位，奏《乾安》：

皇帝行祭祀，獻帛完成。行動進退從容，合於古來規程。祭拜容儀整齊莊重，表達孝敬之思純誠。上天的美祥衆多，有百千萬億降呈。

奉饌，奏《吉安》：

百官奔忙，祭拜在大庭。供奉豐盛稟告神明，以芬芳表達孝敬。祭祀遍及天地，誠意奉獻三靈。神靈前來享用，保佑天下太平。

再盥洗，奏《乾安》：

莊嚴的祭祀大禮，適時美好光明。祭文華麗光彩，選擇洗濯器具一定潔净。再次考察洗漱，心情專一用意誠。神靈來了，贊美我們的成功。

再詣聖祖位，奏《乾安》：

光榮的大宋，已經十世榮耀。在郊原舉行祭祀，登上神廟。登廟做什麽？祭獻桂花美酒。再拜再獻祭，我大宋永遠統治九州。

聖祖位酌獻，奏《祖安》：御製。

誕生在仙宫，祥瑞送繁榮。養育天下生靈，監管宇内清明。甜酒已斟滿，祭獻最虔誠。後世永無艱難，神靈賜福，像天上雲一般數不清。

還位，奏《乾安》：

祭酒完成，回到原位。天子的步伐從容，神靈飲宴歡喜。設置九廟是讓神靈考察我們的美德，衆神都來享受祭祀。子孫繁盛，千年萬年行祭祀之禮。

文舞退、武舞進，奏《正安》：

啊，壯觀的樂舞，前進後退有容儀。一張一弛，各種樂器演奏整齊。奏樂不止是欣賞聲音

似。神鑒孔昭，福禄來予。

亞、終獻，《冲安》：

五音飭奏，神既億康。澹其容與，薦此嘉觴。有來顯相，鍚玉鏘鏘。奉承若宥，罔不齋莊。

飲福，《報安》：

嘉薦既終，神貺斯復。賚我思成，靈光下燭。孝孫承之，載祗載肅。敷錫庶民，函蒙祉福。

還位，《乾安》：

帝臨閟庭，逆釐上靈。神鵜安坐，肅若有承。嘉觴既申，德聞惟馨。靈光留俞，祚我億齡。

徹饌，《吉安》：

普淖既薦，苾芬孔時。神嗜而顧，有來燕娭。饗矣將徹，載欽載祗。展詩以侑，益臻厥熙。

送真，《太安》：

雍歌既徹，熙事備成。神夕奄虞，忽乘青冥。靈心回眷，監我精禋。誕降嘉祉，休德昭清。

降殿，《乾安》：

我秩元祀，上推靈源。展事有侐，祲威肅然。丹墄既降，秉心益虔。荷天之休，于千萬年。

望燎，《乾安》：

奕奕靈宫，有嚴毖祀。燔燎具揚，禮儀既備。帝心肅祇，天步旋止。對越在天，永膺蕃祉。

還大次，《乾安》：

帝將于郊，昭事上祀。爰兹畢觴，復即于此。飆游載旋，容旌杳騎。維皇嘉承，錫祚昌熾。

高宗明堂前朝獻景靈宫十首：

降聖，《大安》：

德惟馨香，升聞八方。粤神之

美，在於美德與美聲相似。神明考察得清楚，將福禄賜予。

亞、終獻，奏《冲安》：

五音齊奏，神靈十分安康。恬淡從容，把美酒獻上。神靈顯現，聽得佩玉叮噹。獻上佳肴，儀禮全都合於規章。

飲福，奏《報安》：

獻禮結束，向神明再作祝福。賜予我們成功，靈光照耀華夏之土。孝子孫接受，崇敬嚴肅。遍賜予我萬民，有福祉無數。

還位，奏《乾安》：

皇帝來到閟宫，迎接在天之靈。神靈的主位安然，仿佛有神在應。美酒已奉獻，與美德一樣光明。神靈留下福祐美好，保祐我大宋億年安寧。

撤饌，奏《吉安》：

美酒已經祭獻，佳肴應時供祭，神靈享用歡喜，一齊加入宴會。宴會將結束，我們更加恭敬。唱歌再敬酒，祭祀更加完美。

送真，奏《太安》：

唱了《雍》歌宴會終，祭祀大典圓滿完成。神靈即將回天宫，乘着雲車上太空。神靈回首顯深情，看我祭祀最精誠，降下吉祥福禄成。美好德行萬年青。

降殿，奏《乾安》：

我宗廟最初的祭祀，發自神靈之源。祭祀十分明净，場面肅穆莊嚴。從丹陛下降，内心愈恭愈虔。我宗族得上天福祐，社稷千年萬年。

望燎，奏《乾安》：

壯麗的靈宫，舉行莊嚴的祭祀。燎臺烟火飛揚，禮儀已經完備。皇帝心意恭敬，天子之步止息。與上天同位，享受最多的吉慶。

還大次，奏《乾安》：

皇帝來到郊外，舉行隆重的祭禮。剛纔祭祀一場，現在又來到此。神靈車駕升天，光明旌旗漸漸不見。享受光明的福禄，社稷無休無止。

高宗明堂前朝獻景靈宫十首：

降聖，奏《大安》：

美好的德行溢芳香，上升飄揚到八方。神靈

從，燦然有光。驂飛乘蒼，啾啾蹌蹌。消搖從容，顧予不忘。

升殿，《乾安》：

帝既臨享，龍馭華耀。孝孫承之，陟降在廟。誠意上交，慶陰下冒。天休駢至，千億克紹。

聖祖位奠玉幣，《靈安》：

玉氣如虹，豐繒充笥。既奉既將，亦奠在位。有永群后，實相祀事。何以臨下？心意不貳。

奉饌，《吉安》：

瓊琚鏘鏘，玄衣綉裳。薦嘉升香，粢盛芬芳。禮儀莫愆，鼓鐘喤喤。曾孫之常，綏福無疆。

聖祖位酌獻，《祖安》：

裴回若留，靈其有喜。薦我馨香，挹兹酒醴。我祖在天，執道之紀。申佑無疆，奏神稱禮。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進旅退旅，載執干戚。不愆于儀，容服有赫。式妥式侑，神保是格。靈鑒孔昭，孝思維則。

亞、終獻，《冲安》：用舊辭。

飲福，《報安》：

於赫大神，總司元化。監我純精，威光來下。延昌之貺，千億馮藉。曾孫保之，丕平是迓。

徹饌，《吉安》：

洋洋降臨，肅肅布列。熙事既成，嘉籩告徹。九天儲慶，垂佑無缺。濩明濩昌，綿綿瓜瓞。

送真，《太安》：

高飛安翔，持御陰陽。幽贊圜穹，監觀四方。元精回復，奄虞孔良。畢觴降嘏，偃蹇于驤。

得知來到此，輝煌燦爛有光芒。神靈的車駕由龍馬牽引。龍馬的叫聲啾啾，步伐堅强。神靈安然又從容，特別關愛我大宋之疆。

升殿，奏《乾安》：

皇帝來祭祀，龍駕光彩光耀，孝孫跟隨一起來到宗廟。誠意上達天庭，吉祥滋潤禾苗。上天降福極多，千億萬億來到。

聖祖位奠玉幣，奏《靈安》：

美玉的光芒如彩虹，豐厚的布帛裝在櫃中。陳列出來都獻上，祭拜在位的聖祖之靈。後世皇帝永遠行祭祀。神靈來到賜福什麼？我們與先祖心意相同。

奉饌，奏《吉安》：

佩玉叮噹，穿着玄衣和綉裳。供獻美酒飄香，米飯芬芳。禮儀合於規章，鐘鼓樂音響亮。子子孫孫都這樣，得福禄無疆。

聖祖位酌獻，奏《祖安》：

轉了幾圈留在這裏，神靈很歡喜。供上我們的美味，斟上我們的美酒。聖祖在高天之上，掌管天上的事務。請先祖保佑萬福無疆，恭敬神靈，全都合於禮數。

文舞退、武舞進，奏《正安》：

樂隊前進後退，手執干戚。儀式全都合禮，服飾閃爍光輝。祭祀得體，神靈滿意。神靈的目光最明亮，我們的孝敬之思永不虧。

亞獻、終獻，奏《冲安》：用舊辭。

飲福，奏《報安》：

啊，偉大的天神，總管萬物的産生變化。考察我們的精誠，帶着顯赫的光輝來到地下。既綿遠又繁盛的賜福，累累千億。子孫世代享有，永遠和平偉大。

撤饌，奏《吉安》：

神靈浩蕩降臨，祭品嚴整陳列。祭祀圓滿完成，祭品從容撤下供案。九天充滿吉慶，顯示恩惠不缺。又光明又繁盛，有如綿綿瓜瓞。

送真，奏《太安》：

在高空飛翔，總管宇宙陰陽。安排天地，監察四方。神靈即將回天，車駕安詳。祭拜之後降大福，無盡無疆。

望燎，《乾安》：

奕奕原祠，有嚴毖祀。禮儀孔宣，燔燎斯暨。帝心肅祇，天步旋止。熙事既成，永膺蕃祉。

望燎，奏《乾安》：

壯麗的祠殿，舉行莊嚴的祭祀。禮儀十分隆重，燎臺烟火升起。皇帝心懷恭敬，步伐停止。祭祀圓滿完成，永遠享受最多的福祉。

孝宗明堂前朝獻景靈宫八首：

盥洗，《乾安》：

合宫之饗，報本奉先。欽惟道祖，浚發璇源。駕言謁款，其盥惟虔。尚監精衷，錫祚綿綿。

孝宗明堂前朝獻景靈宫八首：

盥洗，奏《乾安》：

在合宫舉行祭祀，意在追敬本原，供奉祖先。聖明的道祖，開創了大宋的光明之源。祭拜先祖，洗漱一定誠虔。以表達誠敬，得福祐綿綿。

聖祖，《乾安》：

駿命有開，慶基無窮。祇率百辟，仰瞻睟容。鼓鐘斯和，黍稷斯豐。靈其居歆，福禄來崇。

聖祖，奏《乾安》：

偉大的天命開啓，光明的事業無窮。恭敬地率領百官，瞻仰先祖的慈祥面容。鼓樂奏得祥和，黍稷供得豐盛。神靈來享用，賜予我們福禄如山重重。

還位，《乾安》：

嘉玉既設，量幣既陳。仿佛靈游，來顧來寧。對越伊何？厥惟一純。佑我熙事，以迄于成。

還位，奏《乾安》：

美玉已陳列，布帛也擺上供案。看不見的神靈，歡欣來飲宴。以什麽答謝神靈？是那真誠之心一片。神靈保佑我們的光榮事業，成功就在眼前。

奉饌，《吉安》：

發祥仙源，流澤萬世。曷其報之？親饗三歲。相維列卿，潔粢是饋。匪物之尚，誠之爲至。

奉饌，奏《吉安》：

吉祥發於上天之源，恩澤延及萬世。用什麽回報？皇帝親自主持祭祀。還有百官，將潔净的米飯供祭。供物并非珍貴，全在於恭敬至極。

再詣盥洗，《乾安》：

華燈熒煌，瑞烟氤氲。威神如在，蠲潔必親。再盥于罍，再帨于巾。皇心肅祇，其敢憚勤。

再詣盥洗，奏《乾安》：

華燈明亮，瑞氣紛紛。神靈的威嚴如在身邊，洗漱一定躬親，再次在盆中洗手，然後擦拭用巾。誠心恭敬嚴肅，豈能辭苦怨勤？

再詣聖祖位，《乾安》：

歲逢有年，月旅無射。我將我饗，如幾如式。肅爾臣工，諧爾金石。本原休功，垂裕罔極。

再詣聖祖位，奏《乾安》：

今年大豐收，選定在季秋。將要行祭祀，儀式依禮數。百官都恭敬，鼓樂齊和奏。追想大功績，恩澤永不休。

還位，《乾安》：

旨酒思柔，神具醉止。工祝既告，孝孫旋位。何以酢之？純嘏來備。燕及雲來，蕃衍無已。

還位，奏《乾安》：

美酒獻神靈，神靈欣然飲。司儀讀祭文，皇帝還本位。用什麽祭獻？用最好的祭品。神靈從雲中來飲宴，福禄降臨無已。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象德之成，有奕其舞。一弛一張，進旅退旅。嘒以管籥，和以鏞

文舞退、武舞進，奏《正安》：

象徵美德的成功，是華麗的舞蹈。一張一弛，前進後退。管籥聲親切，鐘鼓聲和諧。神靈

鼓。神其樂康，永錫多祜。

寧宗郊前朝獻景靈宮二十四首：

皇帝入門，《乾安》：

閟幄邃深，雲景杳冥。天清日晬，展容玉庭。綿基發祥，希夷降靈。神其來燕，是饗是聽。

升殿，《乾安》：

帝居瑶圖，璇題玉京。日月經振，列宿上熒。桂篚飶芬，瑚器華晶。夤承禋祀，用戒昭明。

降神，《太安》，六變。圜鐘爲宮：

四靈晨耀，五緯夕明。風雲晏和，天地粹清。靈兮來迎，靈兮來寧。啓我子孫，饗于純精。

黄鐘爲角：

芬枝揚烈，熉珠叶陶。闓珍闓符，展詩舞箾。神哉來下，神哉來翱。肅若有承，靈心招摇。

太蔟爲徵：

龍車既奏，鳳馭載翔。帝幄伫靈，天衢騰芳。神來留俞，神來蹇驤。禮卺樂明，奏假孔將。

姑洗爲羽：

虹旌霓旄，鸞旗翠蓋。星樞扶輪，月御叶衛。靈至陰陰，靈般裔裔。來格來饗，福流萬世。

盥洗，《乾安》：

禮文有俶，祀事孔明。將以潔告，允惟齊精。自盥而往，聿觀厥成。靈監下臨，天德其清。

詣聖祖位，《乾安》：

維宋肖德，欽天顧右。於皇道祖，丕膺靈祐。葛藟殖繁，瓜瓞孕茂。克昌厥後，世世孝奏。

聖祖位奉玉幣，《靈安》：高宗御製，見前。

皇帝還位，《乾安》：

歡樂安康，賜予我們最多的福禄。

寧宗郊前朝獻景靈宮二十四首：

皇帝入門，奏《乾安》：

宮殿深邃，雲影遥遥。天空晴朗，太陽明亮，原來是皇帝來到。創立基業，生發吉祥，神靈來到。神靈享用飲宴，贊美我們的功勞。

升殿，奏《乾安》：

上帝居住天宮，牌匾題名玉京。日月星辰環列，二十八宿光明。桂花筐裏美食香，珊瑚寶器晶瑩放光芒。恭敬舉行祭祀，教誨深刻高明。

降神，《太安》，六變。圜鐘宮調：

四靈在早晨閃耀，五緯在夜晚光明。風雲平静，天地澄清。神靈來了，來了安寧。賜福給大宋子孫，獻上一片至誠。

黄鐘角調：

桂花香氣濃，明珠色彩美。珍寶獻神明，唱歌又跳舞。神明來降臨，神靈飄飄舉。歸入神主位，我知神靈意。

太蔟徵調：

龍車已啓行，鳳凰齊飛翔。皇帝候神靈，天街飄芳香。神靈來察看，神靈車駕忙。敬酒奏雅樂，奏樂皆美祥。

姑洗羽調：

彩虹爲旗幟，鳳凰作車蓋。星辰作車夫，月亮作侍衛。神靈不顯形，神靈多和藹。下降享祭祀，福禄傳萬代。

盥洗，奏《乾安》：

儀式有規章，祭祀多吉祥。萬物都清潔，整齊又精良。精心洗漱畢，觀禮來朝堂。神靈來察看，德行都清爽。

詣聖祖位，奏《乾安》：

大宋有美德，順應天命，得到上帝的特别愛護。啊，我們偉大的聖祖，得到上帝最多的福佑。子孫衆多，如瓜瓞一般繁盛。自聖祖建功之後，世代表達孝敬。

聖祖位奉玉幣，奏《靈安》：高宗御製，見前。

皇帝還位，奏《乾安》：

桂宫耽耽，藻儀穆穆。天回衮彩，風韶璜玉。《咸》、《英》嗷亮，容典炳煜。假我上靈，景命有僕。

桂宫莊嚴，禮儀肅穆。天上顯五彩，風聲如美玉。古樂多悠揚，典禮光彩鋪。祈求天上神，天命有依附。

奉饌，《吉安》：

奉饌，奏《吉安》：

我簋斯盈，我簠斯實。或剥或烹，或燔或炙。有殽既將，爲俎孔碩。禮儀卒度，永錫爾極。

我的祭品豐盈，我的祭品寶貴。或切割或蒸煮，或火燒或板炙。佳肴已經獻上，裝滿祭器。儀禮完成，永遠賜福神的同類。

再盥洗，《乾安》：

再盥洗，奏《乾安》：

觴湇初勺，禮戒重盥。假廟以《萃》，取象于《觀》。清明外暢，精肅中貫。我儀圖之，三靈攸贊。

酒杯初次斟滿，依禮儀再次洗漱。祭祀用《萃》調，象儀用《觀》曲。清潔明亮容儀好，精誠表達心志。儀式仿照此項，神靈都滿意。

再詣聖祖位，《乾安》：

再詣聖祖位，奏《乾安》：

肇基駿命，鞏右鴻業。鼎玉龜符，垂固萬葉。靈貺具臻，神光燁燁。暉祚無疆，規重矩叠。

開創基業，張顯天命，鞏固偉大事業。各種吉祥都出現，徵兆我大宋有萬世不滅。神靈賜福多又美，神靈之光更閃耀。光輝的社稷無疆，合禮和諧。

聖祖位酌獻，《祖安》：高宗御製，見前。

聖祖位酌獻，奏《祖安》：高宗御製，見前。

還位，《乾安》：

還位，奏《乾安》：

皇帝瑞慶，長發其祥。纂系悠遠，溯源靈長。德之克明，休烈有光。配天作極，孝饗是將。

皇帝的祥瑞吉慶，吉祥既長又廣。傳統悠遠，源遠流長。美德聖明，美祥有光。與上天同位，在此接受孝饗。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文舞退、武舞進，奏《正安》：

持翟成象，秉朱就列。旄乘整溢，鳳儀諧節。揮舒皇文，歌蹈先烈。合好效歡，福流有截。

舉羽旗作指揮，依朱木成行列。操牛尾的意氣盈，舉鳳旗的合節拍。宣讀祭文，唱歌舞蹈，贊美先聖之烈。場面和諧又歡欣，福禄永不斷絶。

亞獻，《冲安》：

亞獻，奏《冲安》：

光熉紫幄，神流玉房。秉文侑儀，嘉虞貳觴。震湇醉喜，仿佛迪嘗。璇源之休，地久天長。

光輝照耀帷帳，神氣圍繞玉房。宣讀祭文助祭，敬獻美酒成雙。神靈悠然多飲酒，又將佳肴品嘗。美祥來自天上，所以地久天長。

終獻，《冲安》：

終獻，奏《冲安》：

靈輿蹇驤，畢觴泰筵。貳饗允穆，祼將克竣。垂恩儲祉，錫羡永年。將以慶成，燕及皇天。

神靈的車駕將起行，神靈飲酒滿足，筵席將終。祭祀儀式多莊重，儀式全部完成。神靈降恩賜福，保佑長吉慶。將以大成功，再次禀告神明。

詣飲福位，《乾安》：

詣飲福位，奏《乾安》：

若木露英，清雲流霞。蔓蔓芝秀，馮馮桂華。綿瑞無疆，産嘏孔

若木發芽，彩雲流霞。靈芝開花，桂樹壯大。祥瑞衆多，福禄來下。皇帝接受，鞏固國

奢。皇則受之，鞏我帝家。

飲福酒，《報安》：

旨酒惟蘭，勺漿惟椒。福流瓚斝，光燭琨瑤。拜貺清宮，凝輝慶霄。神其如在，徘徊招搖。

還位，《乾安》：

烝哉我皇，繼天毓聖！逆釐元都，對越靈慶。如天斯久，如日斯盛。瑤圖浚邈，永隆駿命。

徹饌，《吉安》：

房鉶陳列，室簋登奉。告饗具歆，展徹惟拱。祥光奕奕，嘉氣懞懞。受嘏不愆，燕天之寵。

送真，《太安》：

雲車風馬，靈其來游。天門軼蕩，神其莫留。遺慶陰陰，祉發祥流。康我有宋，與天匹休。

降殿，《乾安》：

璇庭爛景，紫殿流光。禮洽乾回，福應日昌。聖系厖鴻，景命溥將。德茂功成，率祀無疆。

詣望燎位，《乾安》：

厥初生民，淵浚唯祖。芳薦既輟，明燎具舉。德馨升聞，靈貺蕃詡。懷濡上靈，佑周之祜。

還大次，《乾安》：

帝假于宮，彝承清祀。天暉臨幄，宸衛森峙。行繇大室，旋趨紫畤。率禮不違，式勇靈祉。

理宗明堂前朝獻景靈宮二首：餘用舊辭。

升殿，登歌《乾安》：

我享我將，磬茲精意。陟降左右，維天與契。齋明乃心，祗肅在位。於萬斯年，百福來備。

家。

飲福酒，奏《報安》：

美酒蘭花香，美漿氣如椒。福禄載酒尊，燭光照琨瑤。祭拜在清宮，光輝到雲霄。神靈來受祭，車駕齊環繞。

還位，奏《乾安》：

偉大啊，我大宋皇帝，受命於天，學習先聖！迎接福祥在京都，尊貴的身份對應神靈福慶。如天一樣永久，如太陽一般强盛。國家版圖廣闊，永遠發揚上天的使命。

撤饌，奏《吉安》：

大庭中祭器陳列，祭堂中美食供奉。祭告獻供，始終十分恭敬。祥光明亮，喜氣茂盛。受福無限，得上天的寵敬。

送真，奏《太安》：

雲作車風爲馬，神靈來止來游。天門大開，神靈無法挽留。吉慶浩湯，祥雲無止無休。保佑我大宋，與上天同樣永久。

降殿，奏《乾安》：

天庭光輝燦爛，玉殿溢彩流光。禮儀完備感動上天，福禄相應日月光芒。神聖之命始於天地未成，降臨我大宋。美德茂盛，功績繁榮，祭祀永遠實行。

詣望燎位，奏《乾安》：

當初上帝選定的人民，就是我們德行深厚的先祖。芬芳的美味已奉獻，再行明燎之禮。美德上達天庭，神靈格外欣喜。忠誠感動神靈，保佑我大宋享有周的福祉。

還大次，奏《乾安》：

皇帝祭祀在宗廟，美滿如同先聖的祭禮。上天的光輝光臨神殿，日月星辰莊嚴地排列護衛。行禮在大室，致敬在紫畤。一切禮儀都合規章，取悦於靈祉。

理宗明堂前朝獻景靈宮二首：其餘用舊辭。

升殿，奏登歌《乾安》：

我們的祭祀奉獻，竭盡全部精誠。上殿下殿的行動，與天意完全相符。從内心恭敬齋戒，在祭殿恭敬嚴肅。大宋千年萬年，獲得福禄無數。

亞獻，宫架《冲安》：

慶雲郁郁，鳴璆琅琅。澹其容與，申薦貳觴。奉承若有，神其樂康。錫以多祉，源深流長。

亞獻，奏宫架《冲安》：

祥雲聚集，佩玉叮噹。恬淡從容，獻上成對的酒觴。供奉神明美味佳肴，神明安樂健康。賜予我們最多的福祉，福祉源遠流長。

封禪

大中祥符封禪十首：餘同南、北郊。

大中祥符封禪十首：其餘與南、北郊相同。

山上圜臺降神，《高安》：

岩岩泰山，配德于天。奉符展采，翼翼乾乾。滌濯静嘉，罔有弗蠲。上帝顧諟，冷風肅然。

山上圜臺降神，奏《高安》：

雄偉的泰山，德行上齊於天。代表上天出現祥瑞展示風采，莊嚴隆盛神聖無邊。洗滌器具清潔祭品，一切都經過嚴格挑選。上帝降臨觀察，山上冷風肅然。

昊天上帝坐酌獻，《奉安》：

皇天上帝，陰騭下民。道崇廣覆，化洽鴻鈞。靈文誕錫，寶命惟新。增高欽事，式奉嚴禋。

昊天上帝坐酌獻，奏《奉安》：

偉大的皇天上帝，福澤保護下界之民。道德崇高福佑寬廣，教化普遍既大又深。神明顯示恩賜，神聖指令常新。登到極高處接受上帝指令，供奉神靈嚴肅認真。

太祖配坐酌獻，《封安》：

於穆聖祖，肇開鴻業。我武惟揚，皇威有曄。四隩混同，百靈震叠。陟配高穹，明靈是接。

太祖配位酌獻，奏《封安》：

啊，莊嚴肅穆的聖祖，開創大宋偉大的基業，武力大力弘揚，威名光輝强烈。天下混同爲一，萬物和平安樂。現在與高天同享祭祀，與神靈同列。

太宗配坐酌獻，《封安》：

祗若封祀，神宗配天。禮樂明備，奠獻精虔。景靈來格，休祥藹然。於昭垂慶，億萬斯年。

太宗配位酌獻，奏《封安》：

恭敬地行封禪之禮，太宗的神明上齊於天。禮樂壯盛又完備，祭祀奉獻，虔誠無限。偉大的神明前來，顯出祥雲一片。降下吉慶，吉慶萬年億年。

亞獻，《恭安》：

因高定位，禮修物備。薦鬯卜牲，虔恭寅畏。八音克諧，天神咸暨。降福穰穰，永錫爾類。

亞獻，奏《恭安》：

在高山確立神位，禮儀完整，祭品完備。獻酒宰牛羊，對神明又敬又畏。樂曲演奏十分和諧，六神都來聚集。降下福禄最多，永遠保佑人類。

終獻，《順安》：

浩浩元精，無臭無聲。臨下有赫，得一以清。備物致享，薦兹至誠。泰尊奠獻，夙夜齊明。

終獻，奏《順安》：

無邊的天神，無形無聲。光臨下界顯神通，天地得一以清明。準備全部祭品供奉，獻上無盡忠誠。用大酒杯致禮，晝夜大顯光明。

社首壇降神，《靖安》：

至哉坤元，資生伊始。博厚稱德，沈潜柔止。降禪方位，聿修明

社首壇降神，奏《靖安》：

偉大的大地，是産生萬物的本源。廣大深厚與美德相合，沉静深沉十分柔和。行封禪之禮敬

祀。寅恭吉蠲，永錫蕃祉。

皇地祇坐酌獻，《禪安》：

坤德直方，博厚無疆。秉陰得一，靜而有常。寶藏以發，乃育百昌。肅祇禪祭，錫祉穰穰。

太祖配坐酌獻，《禪安》：

皇矣聖祖，丕赫神武。秉運宅中，威加九土。德厚功崇，頌聲載路。陟配方祇，對天之祜。

太宗配坐酌獻，《禪安》：

毖祀柔祇，報功厚載。思文太宗，侑神嚴配。鐘石斯和，籩豆咸在。永錫坤珍，資生爲大。

拜禮首神，舉行隆重的祭祀。選定好日子恭敬祭拜，神靈降下福禄多多。

皇地祇坐酌獻，奏《禪安》：

大地之德既直且方，廣大深厚無邊浩蕩。根據陰陽之德回歸到一，安靜不動永遠如常。適時獻出寶藏，使萬物繁昌。在這裏恭敬行封禪大禮，請神靈降下福禄無疆。

太祖配位酌獻，奏《禪安》：

偉大啊，聖祖，發揚顯赫的武功。在華夏接受天命，威嚴施於九土。德行深厚，功業崇高，贊美之聲聞於時時處處。在這裏與天神同享祭拜，深得天神的愛護。

太宗配位酌獻，奏《禪安》：

祭祀地神，回報地神的功德，功德在於承載地上萬物。悠遠的太宗，與神明同享祭拜。音樂奏得和諧，祭品陳列得豐富。永遠獲得地神的恩賜，萬物生長，得到永遠的愛護。

祀汾陰

汾陰十首：

降神，《靖安》：

茫茫坤載，粤惟太寧。資生光大，品物流形。瞻言汾曲，允宅神靈。聖皇躬享，明德惟馨。

奠玉幣，登歌《嘉安》：

至誠旁達，柔祇格思。奉以琮幣，致誠在茲。

奉俎，《豐安》：

博碩者牲，載純其色。體薦登俎，聿崇坤德。

后土地祇坐酌獻，《博安》：

秉陰成德，敏樹宣功。應變審諦，神力無窮。沈潛剛克，流謙示中。潔茲奠獻，妙物玄通。

太祖配坐酌獻，《博安》：

坤元茂育，植物成形。於穆聖祖，功齊三靈。嚴恭配侑，厚德攸寧。永懷錫羨，歆此惟馨。

汾陰十首：

降神，奏《靖安》：

浩渺的大地，本質在於安寧。産生萬物使之壯大，給各種物質確立品位，確定外形。敬拜於汾河之曲，這裏居住着神靈。皇帝親自主持祭祀，明德如香氣上升。

奠玉幣，奏登歌《嘉安》：

至誠四處擴散，神靈光榮降臨。獻上美玉布帛，赤誠永遠在心。

奉俎，奏《豐安》：

又多又大的牛羊，選擇的都是同一種毛色。分割之後裝上食盤，尊崇大地之德。

后土地祇坐酌獻，奏《博安》：

秉承陰陽成至德，智慧樹立建大功。順應變化詳審察，神祇之力無窮盡。深沉安寧又剛健，柔美謙和折於衷。清潔物品誠奉獻，玄妙物理與神同。

太祖配坐酌獻，奏《博安》：

大地之德使萬物發育繁茂，設立萬物使之成形。我們光榮的聖祖，功德與神靈相同。在這裏恭敬舉行祭祀，深厚的美德使天地永遠安寧。感

太宗配坐酌獻，《博安》：

報功厚載，祀事惟明。思文烈考，道濟群生。侑神定位，協德安平。馨潔并薦，享于克誠。

飲福，《博安》：

寅威寶命，明祀惟虔。協神備物，罔不吉蠲。后祇格思，靈飆肅然。誕受景福，遐哉億年！

亞、終獻，《正安》：

至哉柔祇，滋生蕃錫！滌濯静嘉，寅恭夕惕。金奏純如，萬舞有奕。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后土廟降神，《靖安》：

博厚流形，秉陰成德。柔順利正，直方維則。明祇格思，素汾之側。祇載吉蠲，宸心翼翼。

酌獻，《博安》：

至哉物祖，設象隆脽！動静之德，翕闢攸宜。嘉栗以薦，精禱洪釐。茂宣陰貺，五穀蕃滋。

激神靈的賜予，請神靈享受我們奉獻的至誠。

太宗配坐酌獻，奏《博安》：

回報大地的厚載之功，舉行祭祀敬神明。悠遠的先祖，功德在於愛護天下衆生。在衆神中確定地位，美德與地位相等。志誠與美物一同奉獻，神明享受我們的至誠。

飲福，奏《博安》：

有神威有天命，祭祀十分恭敬。備齊祭品與神位相等，一切都經嚴格選擇而定。神靈降臨，車駕到來威嚴壯盛。我們接受上天洪福，洪福億年長慶！

亞獻、終獻，奏《正安》：

偉大的地神，滋生萬物繁茂。洗滌器具既潔又美，恭敬如古人終日在神靈前戰栗。音樂聲音和美，舞蹈神采奕奕。爲萬民樹立準則，準則完美至極。

后土廟降神，奏《靖安》：

廣大深厚，賦萬物以形，秉承陰陽之德。柔順堅貞，方正有準則。神明來到，降臨在汾水之側。選擇吉日多恭敬，神靈之心多安樂。

酌獻，奏《博安》：

偉大的萬物之祖，設定品形使之隆盛。動静合於原則，開合合於時令。獻上好果品，以精誠祈求吉慶。坤德昭然宣示恩榮，使大地五穀繁盛。

奉天書

祇奉天書六首：

朝元殿酌獻，《瑞文》：

妙道非常，神變無方。惟天輔德，靈貺誕章。玄文昭錫，寶曆彌昌。禮崇明祀，式薦馨香。

含芳園，《瑞文》：

運格熙盛，將封介丘。禮神之域，瑞命殊尤。靈文荐降，丕顯皇猷。聖心肅奉，永洽鴻休。

泰山社首壇升降，《瑞文》：

玄穹眷懷，寶符申錫。垂露騰文，粲然靈迹。發祥吉圖，純熙寫

祇奉天書六首：

朝元殿酌獻，奏《瑞文》：

妙道没有常形，神靈的變化無限量。上天輔佐有德之人，神靈的賜福昭彰。賜予神奇的洛書，還有稀世的寶鼎。現在以隆重的儀式行祭祀，祭品全都芳香。

含芳園，奏《瑞文》：

國運光榮繁盛，行封禮於介丘。在敬拜神靈的地方，顯示的祥瑞最稠。河圖洛書出現，弘揚我國家遠謀。皇帝心存恭敬，永遠將洪福承受。

泰山社首壇升降，奏《瑞文》：

上天關愛，賜予我們祥瑞寶符。降下洛書河圖，顯示光明的神迹。祥瑞是洛圖，洛圖光輝純

奕。登薦欽崇，式昭天曆。

奉香酌獻，《瑞安》：

謂天蓋高，惟皇合德。倬彼靈章，圖書是錫。眷命諄諄，被以遐曆。膺籙告成，虔恭欽翼。

地屆興王，祥開圖籙。典禮昭成，祺祥交屬。大輅逶迤，卿雲紛郁。祐我含靈，錫茲介福。

祥符七年奉祀畢，天書迴至應天府，有雲物之瑞，命製是曲，以紀休應。

升降，《靈文》：

旻穹無聲，惟德是輔。降監錫符，垂文篆素。孝瑞紀封，英聲載路。既壽而昌，篤天之祜。

正和美。進行誠摯的祭祀，弘揚光輝的天賜寶曆。

奉香酌獻，奏《瑞安》：

天極高，皇帝合於上天之德。顯示神靈之意，賜予河圖洛書。上天的旨意親切，立意悠久。祥瑞出現，虔誠地接受，莊重肅穆。

大地振興我王，祥氣中展現天書。以典禮宣示這件大事，祥瑞不斷展露。神靈的大車連續而至，伴着彩雲飛舞。保佑我大宋百姓，賜予洪福。

祥符七年奉祀之後，天書巡迴到應天府，出現了彩雲祥瑞，於是製作這支曲子，用以紀念上天顯靈。

升降，奏《靈文》：

上天無聲，祇輔佐有德之主。考察功績，賜予天書，顯示文章，用篆書寫於絹素。紀念祥瑞行祭祀，天子的英名傳播四處，既長壽又強健，得到上天的愛護。

祭九鼎

祭九鼎十二首：

帝鼐土王日祀降神，《景安》：

日號丙丁，方號中央。德惟其時，蠲吉是將。夫何飲之？黄流玉瓚。夫何食之？有陳伊饌。

奉饌，《豐安》：

粢盛既豐，牲牢既充。展茲熙事，温温其恭。惟明欣欣，燔炙芬芬。保乎天子，繁祉荐臻。

亞、終獻，《文安》：

工祝致辭，黄流協鬯。爰登清歌，載期神享。噫予誠心，精禋是虔。嘉予陳祀，豐盈豆籩。

春分，蒼鼎亞、終獻，《成安》：

法乾剛兮，鑄鼎奠方。涓嘉旦兮，齊明迎祥。胡爲持幣？維箱及筥。胡爲和羹？有錡維釜。

立夏，岡鼎迎神，《凝安》：

我方東南，我日朱明。爰因其時，鼎以岡名。粢盛既馨，牲牷既

祭九鼎十二首：

帝鼐土王日祀降神，奏《景安》：

太陽的名字是丙丁，居住在中央。美德適逢其時，日期選得恰當。請神靈飲什麽？玉杯斟酒漿。請神靈食什麽？美味盤中裝。

奉饌，奏《豐安》：

米飯豐盛，犧牲充盈。舉行祭祀，儀式從容恭敬。祭壇一片光明，烤肉香濃。上帝保祐天子，福禄集大成。

亞獻、終獻，奏《文安》：

司儀宣布祭文，黄酒滿斟在杯中。開始奏清歌，請神明享用。以我無限的誠心，誠心無止境。神靈贊美我們的祭祀，祭品最豐盛。

春分，蒼鼎亞獻、終獻，奏《成安》：

效法乾的剛健啊，鑄鼎形狀成方。選擇吉日良辰啊，齋戒迎接吉祥。用什麽裝布帛？用大箱小箱。用什麽盛大羹？用大缸小缸。

立夏，岡鼎迎神，奏《凝安》：

我選擇的地方在東南，我選擇的日子在夏季。因逢其時，便把岡當作鼎的名字。米飯最芳

盈。佑我皇家，巽令風行。

亞、終獻，《成安》：

黄流在中，惟馨香祀。於薦于神，爰祇厥事。禮從多儀，以進爲文。尊斝三獻，昭示孔勤。

夏至，彤鼎酌獻，《成安》：

犧尊將將，俎基自堂。牲牷肥腯，鼓鐘喤喤。肆予醴齊，椒馨飶香。聿來歆顧，天祚永昌。

立秋，阜鼎酌獻，《成安》：

明德崇享，磬管鏘鏘。鏗兮佩舉，峨冠齊莊。肆陳有序，承筐是將。其牲伊何？籩豆大房。

秋分，皛鼎亞、終獻，《成安》：

神宫巍巍，庭燎有煇。聲諧備樂，物陳豐儀。清酤既載，酌言獻之。惟神醉止，聿來蕃釐。

立冬，魁鼎迎神，《凝安》：

時運而冬，乃神玄冥。陰陽相推，豐年以成。越陳嘉肅，牲牢粢盛。來享來依，監于明誠。

酌獻，《成安》：

罍之初登，其儀昭陳。罍之既裸，其香升聞。神心嘉止，於焉欣欣。貽我有年，穰穰其仁。

冬至，寶鼎奠幣，《明安》：

秉心齊明，奉牲博碩。匏絲鏗陳，冠佩儼飾。其肆其將，明神來格。執奠維何？猗歟幣帛！

香，牛羊最豐盛。保佑我皇家，號令暢行如風。

亞獻、終獻，奏《成安》：

黄酒斟在杯中，將此香用作祭祀，供獻給神明，恭敬地操持此事。禮儀求圓滿，恭敬就是最好的祭文。酒樽獻三次，表達我們對上帝極其敬慕。

夏至，彤鼎酌獻，奏《成安》：

肉鼎酒樽排成行，從臺階登上祭堂。牛羊肥美，鐘鼓響亮。陳列我的祭品，芬芳滿堂。神明來歡飲，上天保佑我大宋永遠繁昌。

立秋，阜鼎酌獻，奏《成安》：

以聖明之德舉行隆重的祭祀，奏樂聲音響亮。佩玉叮咚，高高的禮帽整齊端莊。祭品陳列有序，用筐子裝送來庭堂。犧牲怎麽樣？裝滿祭肉的竹筐排列在庭堂。

秋分，皛鼎亞獻、終獻，奏《成安》：

神宫巍峨高聳，庭燎光輝照耀。音樂和諧完備，祭品豐富有次序。清酒斟好，斟好獻神祇。神靈飲食滿足，賜予我們許多福祉。

立冬，魁鼎迎神，奏《凝安》：

時令在冬天，神靈處在玄冥。陰陽互相作用，豐收得以形成。陳列祭品美好肅敬，牛羊肥美米飯豐盈。神靈前來享用，考察我們的至誠。

酌獻，奏《成安》：

酒樽開始奉獻，儀式依照程序進行。酒已灑在苞茅，香氣飄散上升。神靈表示嘉獎，心情十分高興。賜予我們大豐收，豐收又吉慶。

冬至，寶鼎奠幣，奏《明安》：

誠心行齋戒，奉獻牛羊既多又肥碩。奏樂和諧優美，服裝佩飾多顔色。祭品陳列，神明降臨。向神靈祭獻什麽？美麗的布帛！

宋史卷一百三十六

志第八十九

樂(十一)

樂章(五)

祀岳鎮海瀆　祀大火　祀大辰

祀岳鎮海瀆

大中祥符五岳加帝號祭告八首：

迎神，《静安》：

鍾石既作，俎豆在前。雲旗飛揚，神光肅然。當駕飆欻，來乎青圓。言備縟禮，享兹吉蠲。

册入門，《正安》：

節彼喬岳，神明之府。秩秩威儀，肅肅靈宇。懿號克崇，庶物咸睹。帝籍升名，式綏九土。

酌獻東岳，《嘉安》：

節彼岱宗，有嚴廟貌。惟辟奉天，依神設教。帝典焜煌，嘉薦普淖。至靈格思，殊祥是效。

南岳：

作鎮炎夏，畜兹靈光。敷與萬物，既阜既昌。爰刻温玉，式薦徽章。昭蝦神意，福熙穰穰。

西岳：

瞻言太華，奠方作鎮。典册是膺，等威以峻。上公奉儀，祀宗薦信。介祉萬邦，永配坤順。

大中祥符五岳加帝號祭告八首：

迎神，奏《静安》：

音樂已經奏響，祭品擺在神靈座前。彩雲之旗飛揚，神靈光彩肅然。神靈的車駕像風一樣迅速，轉眼來到山巔。祭文周全，儀禮繁盛，選定的吉日就在今天。

册入門，奏《正安》：

高聳的大山，是神靈居住之處。威儀顯耀，神靈居屋多肅穆。所上尊號與地位相符，萬物都得眷顧。皇帝憑藉神山之名，安撫天下九土。

酌獻東岳，奏《嘉安》：

高聳的泰山，有威嚴的神廟。建廟用以祭天，依照神理，弘揚神教。皇帝的祭典真輝煌，供奉的祭品多又好。神靈來到，用奇異的吉祥回報。

南岳：

代表炎熱的夏天，積蓄神靈之光。鋪陳萬物，萬物豐富繁昌。銘文刻在美玉，祭獻光彩的徽章。弘揚神的旨意，昭示福禄浩蕩。

西岳：

瞻仰太華山，作鎮在西方。接受祭封的盛典册書，威名與威儀相當。太傅主持祭典，表達祭祀的誠信。爲天下求福，福禄與大地一樣久長。

北岳：

仰止靈岳，鎮于朔方。增崇懿號，度越彝章。祗薦嘉樂，式陳令芳。永資純佑，國祚蕃昌。

北岳：

瞻仰北岳，北岳鎮守在朔方。加封美好的名號，奉上尊貴的徽章。演奏美好的音樂，陳列美味芬芳。永遠獲得神靈保佑，國家社稷繁榮久長。

中岳：

岩岩神岳，作鎮中央。肅奉徽册，尊名孔章。聿降飆駕，載獻蘭觴。熙事允洽，寶祚彌昌。

中岳：

高聳的神山，作鎮在中央。恭敬地奉上名號典册，所上的尊貴名號光彩昭彰。神靈車駕來到，我們獻上蘭花酒漿。祭祀十分圓滿，國家長久富强。

送神，《静安》：

祗薦鴻名，寅威明祀。有楚之儀，如在之祭。奠獻既終，禮容克備。神鑒孔昭，福禧來暨。

送神，奏《静安》：

向五岳上美名，恭敬莊嚴舉行祭祀。整齊的禮儀，向神靈致意。祭拜奉獻結束，儀式圓滿完備。神靈觀察詳明，福禧賜予我輩。

天安殿册封五岳帝一首：

册出入，《正安》：

名岳奠方，帝儀克舉。吉日惟良，九賓咸旅。温玉鏤文，纁裳正宁。禮備樂成，篤神之祜。

天安殿册封五岳帝一首：

册出入，奏《正安》：

名山依照所在方位獻祭，皇帝的儀式全部完成。選擇的日子最吉祥，九賓都隨行。在美玉上刻記名號，還獻上錦綉衣裳正名。禮儀完備，奏樂圓滿，神靈保佑，江山萬古長青。

熙寧望祭岳鎮海瀆十七首：

東望迎神，《凝安》：

盛德惟木，勾芒御神。沂、岱、淮、海，厥功在民。爰熙壇坎，哀對庶神。于以歆格，靈貽具臻。

熙寧望祭岳鎮海瀆十七首：

東望迎神，奏《凝安》：

東方有木德，勾芒是木的保護神。有沂水、泰山、淮河、東海，功德在萬民。行祭禮在祭壇，恭敬面對諸神。諸神喜歡，賜福給我們。

升降，《同安》：

紳韠襜兮，玉珮蕊兮。于我將事，神燕喜兮。帝命望祀，敢有不共。往返于位，肅肅雍雍。

升降，奏《同安》：

服飾光彩，佩玉燦爛。我行祭祀，神靈喜歡。皇帝命令舉行隆重的祭祀，百官焉能不小心肅然。在祭壇上往返，始終從容莊嚴。

奠玉幣，《明安》：

祀以崇德，幣則有儀。肅我將事，登降孔時。精明純潔，罔有弗祗。史辭無愧，神用來娭。

奠玉幣，奏《明安》：

以崇高的美德行祭祀，奉獻玉帛有規矩。恭敬祭拜，登壇降壇都合時。供品精美又潔净，全都合於神的心意。祭文没有闕失，神靈欣喜來此。

酌獻，《成安》：

肇兹東土，含潤無疆。維時發春，喜薦令芳。祭用薶沈，順性含藏。不涸不童，誕降祺祥。

酌獻，奏《成安》：

五德之始的東方，包含生命，滋潤萬物，造福無疆。在應時的春天，舉行祭祀美名揚。祭用物品深深埋藏，順應物理合於東方。讓河流不乾枯山岳頭不秃，降下無邊的吉祥。

送神，《凝安》：

神之至止，熙壇爲春。神之將歸，旂服振振。欻兮迴飆，窅兮旋雲。祐于東方，永施厥仁。

送神，奏《凝安》：

神靈來到，祭壇祥和，一片春光。神靈將要回歸，旌旗高揚。神靈的車駕如風旋，回歸於雲之鄉。神靈廣施仁德，永遠保佑東方。

南望迎神，《凝安》：

嵩、嵇、衡、霍，暨厥海江。時維長養，惠我南邦。肆嚴牲幣，神式來降。以侑以妥，百福是龐。

南望迎神，奏《凝安》：

嵩、嵇、衡、霍諸山，還有大海和大江。這裏的恩德在於萬物生長，施惠於我南國之邦。陳列犧牲和玉帛，神靈欣喜下降。獻祭完全合禮，獲得福禄多又廣。

酌獻，《成安》：

景風應律，朱鳥開辰。肅肅明祀，嘉籩列陳。牲用牷物，樂奏蕤賓。克綏永福，祐此下民。

酌獻，奏《成安》：

南風應時而發，孔雀開屏合辰。莊嚴的祭禮，美食排列成陣。祭牲用純色全牲，音樂演奏是蕤賓。以此獲得永遠的福佑，保護天下萬民。

送神，《凝安》：

鼓鍾云云，龠管伊伊。神既醉飽，曰送言歸。山有厚藏，水有靈德。物其永依，往奠炎宅。

送神，奏《凝安》：

鐘鼓震震，笙管悠揚。神靈飲食滿足，送神靈回歸天上。山之德在於厚藏，水之德在於靈光。萬物永遠依靠，祭祀年年不忘。

中望迎神，《凝安》：

維土作德，維帝御行。含養載育，萬物以成。有嚴祀典，薦我德馨。神其歆止，永用億寧。

中望迎神，奏《凝安》：

土之德在中央，上帝以之運行。包含承載養育萬物，萬物得以繁榮。莊嚴的祭典，以美德奉獻祭品。神靈享用，保佑我大宋億萬年安寧。

酌獻，《成安》：

高廣融結，實維中央。宣氣報功，利彼一方。坎壇以祀，六樂鏘鏘。靈其有喜，酌以大璋。

酌獻，奏《成安》：

兼有深厚與廣大，這是四維的中央。弘揚正氣，回報功德，恩澤一方。在坎壇舉行祭祀，六樂聲音鏗鏘。神靈欣喜，再獻上美玉大璋。

送神，《凝安》：

言旋其處，以奠中域。無替厥靈，四方是則。神永不息，祀永不忒。以享以報，于萬斯年。

送神，奏《凝安》：

神靈將要回到居所，在中央祭祀送行。神靈永遠不變，天下四方信奉。神靈永存，祭祀長行。神靈享受祭祀必有回報，保佑我大宋江山萬年青。

西望迎神，《凝安》：

品物順説，時司金行。于郊迎氣，以望庶靈。雅歌維樂，圭薦惟牲。作民之祉，永相厥成。

西望迎神，奏《凝安》：

萬物順應時令，時令和方位是金德主掌。在郊外迎接神之氣，希望賜福天下生靈。奏雅樂唱雅歌，獻美玉和三牲。爲民衆創造福祉，神靈永遠保佑我們成功。

酌獻，《成安》：

西顥沆碭，執矩司秋。諏言協靈，時祀孔修。禮有薦獻，爰視公侯。秩而祭之，百福是遒。

酌獻，奏《成安》：

西天浩蕩，職守是西方與秋。虔敬之言合於神靈，祭禮隆重。祭禮有供獻，參與的都是公侯。恭敬祭祀，百福齊來游。

送神,《凝安》:

我樂我神,籩俎腥饔。曰神之還,西土是宫。于蕃禽魚,于衍草木。富我藪隰,滋我高陸。

送神,奏《凝安》:

我們在這裏祭拜神靈,有各種美味供奉。神靈要回歸了,回到西方的天宫。神靈讓禽魚繁殖,讓草木繁榮。讓我們的河湖物産豐富,讓我們的陸地高山更葱蘢。

北望迎神,《凝安》:

帝德乘坎,時御閉藏。爰潔牲醴,兆兹北方。海山攸宅,神施無疆。具享蠲吉,降福孔穰。

北望迎神,奏《凝安》:

皇帝之德顯於坎,時令轉换到關閉收藏。整潔三牲和美酒,神靈出現在北方。海與山都安然無恙,神靈的恩惠無邊寬廣。享受我們的祭拜,降福十分浩蕩。

酌獻,《成安》:

凄寒凝陰,隕籜滌場。百物順成,黍稷馨香。款于北郊,爰因其方。何以侑神?薦此嘉觴。

酌獻,奏《成安》:

寒冷冰凉,草木凋零,收拾打穀場。百物順應時令,自有黍稷芬芳。祭祀在北郊,是神的所處地方。用什麽祭獻?有美酒盈觴。

送神,《凝安》:

維山及川,奠宅幽方。我度其靈,降止靡常。肅肅坎壇,既迎既將。促樂徹俎,是送是望。

送神,奏《凝安》:

祭了山,祭了川,祭祀遍及各方。我知道各處神靈,降臨休息有自己的規章。莊嚴的郊祭之壇,迎接神靈,祭禮隆昌。樂曲結束,撤除供案,送别神靈,恭敬遥望。

紹興祀岳鎮海瀆四十三首:

東方迎神,《凝安》:

帝奠九壤,孰匪我疆。繄我東土,山川相望。祀事孔時,肅雍不忘。巖峨濛鴻,郁哉洋洋!

初獻盥洗,《同安》:

青陽肇開,祀事孔飭。鬱人贊溉,其馨苾苾。敬爾威儀,亦孔之則。神之格思,無我有斁。

奠玉幣,《明安》:

司曆告時,惟孟之春。爰舉時祀,旅于有神。鼓鍾既設,珪帛具陳。阜蕃庶物,以福我民。

東岳位酌獻,《成安》:

岩岩天齊,自古在昔。膚寸之雲,四方其澤。惟時東作,祀事乃飭。惠我無疆,恩沾動植。

東鎮位:

惟山有鎮,雄於其方。東孰爲

紹興祀岳鎮海瀆四十三首:

東方迎神,奏《凝安》:

皇帝奠定九野,九野都是大宋疆土。展望東方,山川連屬。祭祀選在好時辰,恭敬從容没有差誤。東土巍峨浩大,茂盛啊,生機廣布!

初獻盥洗,奏《同安》:

春天開始,祭祀隆重整齊。主掌玉器的鬱人行贊禮,祭壇香風濃郁。莊重司儀的儀表,是祭祀的規矩。神靈來到,考察我没有差池。

奠玉幣,奏《明安》:

司曆官選定時辰,在初春時分。舉時春祭,祭祀東方之神。鐘鼓已經就列,美玉和布帛也全部布陳。讓東方之神使萬物繁茂,造福我大宋之民。

東岳位酌獻,奏《成安》:

高聳與天平齊,泰山自古如此。山上生雲,滋潤四方土地。選定時辰祭祀東岳,儀式十分整齊。賜福我大宋無休止,動物植物都受益。

東鎮位:

山上設有鎮,雄鎮其地一方。東方之鎮誰最

雄？于沂之疆。祀事有時，爰舉舊章。我望匪遥，庶幾燕饗。

東海位：

澒洞鴻濛，天與無極。導納江、漢，節宣南北。順助其功，善下惟德。我祀孔時，以介景福。

東瀆位：

我祀伊何？于彼長淮。導源桐柏，委注蓬萊。捍齊護楚，宣威示懷。豆籩列陳，亦孔之偕。

亞、終獻，酌獻：四位并同。

我祀孔肅，神其安留。容與裴回，若止若浮。洽此重觴，申以百羞。無我斁遺，萬邦之休。

送神，《凝安》：

褰兮紛紛，神實戾止。以飲以食，以享以祀。呦兮冥冥，神亦歸止。以醉以飽，以錫爾祉。

南方迎神，《凝安》：

朱明盛長，我祀用飭。厥祀伊何？山川咸秩。如將見之，繩繩齊栗。神哉沛兮，消摇來格！

初獻盥洗、升降，《同安》：

爰熙嘉壇，揭虔毖祀。鬱人沃盥，贊我祼事。于降于登，以作以止。莫不肅雍，告靈饗矣。

奠玉幣，《明安》：

我祀我享，儀物孔周。一純斯舉，二精聿修。璞兮其温，絲兮其紑。是薦潔蠲，神兮安留。

南岳位酌獻，《成安》：

神曰司天，居南之衡。位焉則帝，于以奠方。南訛秩事，望禮有常。庶幾嘉虞，介福無疆。

雄偉？原在沂水邊上。祭祀之事應時而舉，一切根據古來的規章。我的希望并不遥遠，神靈即將在宴會下降。

東海位：

洪大浩渺，與天一樣無極。收容江水、漢水，調節氣候，融和南北。順應其勢是水的功績，善於處下是水的德紀。我們的祭祀多美好，求得最多福祉。

東瀆位：

我們的祭祀在何處？祭祀在長淮。淮水發源於桐柏山，蜿蜒注入蓬萊。護衛齊與楚，宣示威嚴，表達關懷。祭品陳列，豐富光彩。

亞獻、終獻，酌獻：其他四神位歌辭與此相同。

我們的祭祀隆重嚴肅，神靈安然在此存留。飛揚環繞，似落座，又似飄浮。祭獻幾回美酒，還有各種美味。神靈看我無違誤，天下都得福佑。

送神，奏《凝安》：

旗幟紛紛，神靈要回歸。獻飲獻食，行祭行祀。太陽被旗幟遮掩，神靈已經歸去。神靈飲食滿足，給天下萬民賜福。

南方迎神，奏《凝安》：

南方之德使萬物茂盛生長，因此行祭祀。祭祀在何處？山川都有神靈主持。仿佛神靈就在面前，萬民恭敬戰栗。神靈啊，隊伍浩浩蕩蕩，從容來享受祭祀。

初獻盥洗、升降，奏《同安》：

光明的祭壇，恭敬地舉行祭祀。鬱人主持洗漱，幫助祭祀。於祭壇上升降落，依據程式。場面恭敬嚴肅，請神靈享用。

奠玉幣，奏《明安》：

我們的祭祀，儀式和祭品圓滿周到。布帛獻上，飲食美好。美玉温潤，布帛質量高。祭獻物品全部經過嚴格挑選，神靈安然入座，其樂陶陶。

南岳位酌獻，奏《成安》：

司天之神，居住在南方的衡山。尊位是南方之帝，按方位施行祭典。南方職事正當，禮儀圓滿。獲得神靈的贊美，賜福無限。

南鎮位：

維南有山，于彼會稽。作鎮在昔，神則司之。厥有舊典，以祀以時。百味維旨，靈其燕娭。

南海位：

維水善下，利物曰功。逶迤百川，誰歟朝宗？蕩蕩大受，於焉會同。膋蕭列陳，以答鴻濛。

南瀆位：

四瀆之利，經營中國。南曰大江，險兮天設。維爾有神，陰其廟食。望秩孔時，我心翼翼。

亞、終獻，酌獻：

神之游兮，洋洋對越。澹乎容與，肸蠁斯答。乃奏既備，八音攸節。重觴申陳，百禮以洽。

送神：曲同迎神。

薦徹豆籩，熙事備成。靈兮將歸，羽旄紛紜。飄其逝矣，浮空藹雲。悵然顧瞻，有撫懷心。

中央迎神，《凝安》：

天作高山，屹然中峙。經營厥宇，萬億咸遂。火熙土王，爰舉時祀。繩繩宣延，仿佛來止。

初獻盥洗、升降，《同安》：

思來感格，肅雍不忘。禮儀既備，濟濟蹌蹌。潔蠲致敬，往薦其芳。交若有承，神兮孔饗。

奠玉幣，《明安》：

練日有望，高靈來下。何以告誠？心惟物假。有篚斯實，有寶斯籍。于以奠之，神光燭夜。

中岳位酌獻，《成安》：

與天齊極，伊嵩之高。顯靈效異，神休孔昭。飭我祀事，實俎鸞膋。以侑旨酒，其馨有椒。

南鎮位：

南方有名山，名山在會稽。古來就有鎮位，神靈在此主持。對此有制度，應時舉行祭祀。供奉的百味都是最美，神靈十分欣喜。

南海位：

水的美德在於處下，水的功績是滋潤萬物。曲折的百川，將朝拜於何處？浩渺的大海，是它們的歸宿。祭品陳列，報答大海的賜福。

南瀆位：

四瀆的功績，在於流經中央之國。南方有長江，雄險乃是天設。長江有神靈主掌，因此有祭祀之廟。舉行山川之祭合於時令，我們的心意有寄托。

亞獻、終獻，酌獻：

神靈來到，浩浩蕩蕩滿天。恬淡從容，飄揚安然。音樂演奏圓滿，旋律合於節奏。獻上幾回美酒，各種禮儀完全。

送神：曲調與迎神相同。

撤下祭品，祭祀圓滿完成。神靈將要回歸，羽旗紛紛升空。車駕飄然遠去，天空衹剩下浮雲。心情悵然，時時回望，顯現關愛我們的心情。

中央迎神，奏《凝安》：

上天設定高山，屹立在中央。掌管的地方，萬物都很好地成長。光輝照耀中土，應時舉行祭祀。神靈絡繹不絕，仿佛都來到祭堂。

初獻盥洗、升降，奏《同安》：

神靈來到，恭敬無差錯。禮儀完備，盛大壯闊。將潔净的祭品奉獻表敬意，芳香列在供桌。神靈似乎有反應，享用祭品很歡樂。

奠玉幣，奏《明安》：

選擇的日子吉祥，崇高的神靈降下。用什麽表達真誠？用我們的誠敬，藉助美物無價。箱裏裝滿布帛，供案擺滿美玉，將這一切奉獻神靈，神靈的光輝在夜空揮灑。

中岳位酌獻，奏《成安》：

與上天一樣無極，是那嵩山之高。顯示神靈，表現奇異，神靈的祥氣光照。修整我們的祭祀，祭品十分美好。還有美酒，香氣如椒。

中鎮位：

禹畫九州，河内曰冀。霍山崇崇，作鎮積勢。我祀如何？百末旨味。承神燕娭，諸神畢至。

亞、終獻，酌獻：

禮樂既成，肅容有常。奄留消摇，申畢重觴。仰臚所求，降福滂洋。師象山則，以况皇章。

送神：曲同迎神。

虞至旦兮，靈亦有喜。蹇欲驤兮，象輿已轙。粥音送兮，靈聿歸矣。長無極兮，錫我以祉。

西方迎神，《凝安》：

有岌斯安，有涵斯洽。聿相厥成，允祀是答。爰飭乃奏，乃奏既協。於昭降止，是遵是接。

初獻盥洗、升降，《同安》：

靡實不新，靡陳不濯。人之弗蠲，矧敢將酌。載晞之帨，載濡之勺。洗儀告備，陟降時若。

奠玉幣，《明安》：

彼林有麃，彼澤有沈。猗與西望，弗菲弗淫。乃追斯邸，乃慌斯尋。印禮既卒，是用是歆。

西岳位酌獻，《成安》：

屹削厥方，風雲斯所。陰邑有宫，伷伷俁俁。清酤在尊，靈沓在下。于俎獻兮，則莫我吐。

西鎮位：

維吴崇崇，于汧之西。瞻彼有隴，赫赫不迷。克裨于岳，我酌佽齊。於凡有旅，視公維躋。

西海位：

奄浸坤軸，滋殖其濊。而典斯稽，有陛有壇。弗替時舉，元斝斯酹。胡先于河？實委之會。

西瀆位：

中鎮位：

大禹劃定九州，黄河以内叫做冀。霍山高聳，設鎮藉助山勢。我們的祭祀怎麽樣？供奉各種美味。請神靈降恩來飲食，諸神都來到此。

亞獻、終獻，酌獻：

禮儀和奏樂都已完成，恭敬自然同剛纔一樣。神靈安然宴飲，從容欣喜，祭拜再獻酒漿。祭祀本有所求，求神靈降福如海洋。以高山爲榜樣，比照皇帝的光芒。

送神：曲調與迎神相同。

天將明啊，神靈也欣喜。天馬將要飛騰啊，車駕已備齊。奏樂送神靈啊，神靈已經回歸。永遠不止啊，賜與我們福祉。

西方迎神，奏《凝安》：

高大就安然，涵泳就融洽。根據西方的功績，用美好的祭祀作報答。祭祀奉獻，奉獻合於禮儀。神靈降臨，恭敬迎迓。

初獻盥洗、升降，奏《同安》：

所有供品都是最新，所有的祭器都仔細洗浸。没有經過挑選的物品，絶不敢祭陳。服飾燦爛，祭器温潤。洗濯的儀式圓滿，升壇降壇，合於上古精神。

奠玉幣，奏《明安》：

森林有深藏，大澤深又廣。舉目向西望，林茂水浩洋。遠望最西處，茫茫無邊疆。盛禮已完備，祭禮神靈享。

西岳位酌獻，奏《成安》：

險峻的西方，是風雲産生的地方。那裏有神宫，神宫和樂安寧。清酒斟樽中，神靈紛紜而下。獻上祭品啊，神靈不會拒絶。

西鎮位：

吴山高聳，在汧水之西。那裏有關隴，巍峨綿延無際。與五岳相匹配，我酌佽齊以獻。於是行祭祀，公侯齊集。

西海位：

水布於大地的西方，滋潤繁殖萬物。追尋典籍，祭壇有臺階有坡路。應時舉行祭祀，用大杯斟酒。爲什麽先於祭河？是神靈吩咐。

西瀆位：

自彼崐虚，于以潛流。念兹誕潤，豈侯不猶。在昔中府，曁海聿修。迄既望止，神保先卣。

發源在昆侖高山，匯成浩大的河流。想念河流滋潤的功績，爵位定在封侯？從來就有神靈之府，與大海同受祭物。祭禮舉行，神靈保佑賜福。

亞、終獻：

肅肅其乂，既旨既溢。追其畢酌，偏兹博碩。祀事既遂，不敢詳射。神或醉止，我心斯懌。

亞獻、終獻：

敬獻的美酒，又甜又多。敬獻之後，還有牛羊大而肥碩。祭祀完成，仍然恭敬不分心。神靈飲食滿足，我心纔安樂。

送神：曲同迎神。

乃羞既徹，乃奏及闋。無餕斯俎，式聽致謁。不蹇不蹶，不沸不决。厲魃其祛，永庇有截。

送神：曲調與迎神相同。

美味撤下，樂曲演奏最後一闋。没有缺點的供品，任憑神靈評説。禮儀不缺又不錯，音樂不過又不訛。惡鬼遠遠逃去，神靈賜福不竭。

北方迎神，《凝安》：

我土綿綿，孰匪疆理。惟時幽都，匪曰隃只。滌哉艮月，朔風其同！曷阻曷深，其亦來降。

北方迎神，奏《凝安》：

我們的國土綿綿無際，到處都是我大宋的領域。包括北方的幽都，豈止是隃只。坦蕩啊，艮之月，朔風與其相應！不管重重阻隔，降來神靈。

初獻盥洗、升降，《同安》：

壽宫輝煌，聿修時祀。繽其臨矣，吉蠲以俟。居乎昂昂，行乎遂遂。敬爾攸司，展采錯事。

初獻盥洗、升降，奏《同安》：

壽宫輝煌，在這裏舉行應時的祭祀。神靈紛紛前來，恭候神靈，選擇吉時。神靈落座威嚴，行動從容。告訴執事官，展示風采，使儀式錯落有致。

奠玉幣，《明安》：

相予陰威，厥功浩浩。一歲之功，何以爲報？府有珪幣，我其敢私！肅肅孔懷，于以將之。

奠玉幣，奏《明安》：

敬觀北方之威，神靈的功績浩蕩。在這一年中的功德，用什麽回報？府庫中有美玉布帛，我哪敢隱藏不獻？以恭敬的心情，供奉在神靈面前。

北岳位酌獻，《成安》：

瞻彼芒芒，曰北之常。既高既厚，乃紀乃綱。薦鬯伊始，靈示孔將。玄服鐵駕，覽此下方。

北岳位酌獻，奏《成安》：

瞻望廣大的山峰，是北岳亘在北方。北岳既高又廣，是紀又是綱。祭獻開始，神靈顯示光芒。着玄色服駕鐵車，觀察下方。

北鎮位：

赫赫作鎮，幽、朔之垂。兼福我民，食哉具宜。克配彼岳，有嚴等衰。蠲我灌禮，其敢不祇！

北鎮位：

光明的北鎮，矗立在幽、朔之地。保佑我們的民衆，祭獻的食物十分相宜。地位配合北岳，威嚴相等。獻上我們的致敬之禮，豈敢不有恭敬誠意！

北海位：

八裔皆水，此一會同。沄沄天墟，洞蕩洪濛。至哉維坎，不有斯

北海位：

八方都是水，這裏也相同。浩蕩接天壤，波濤到蒼穹。至德在坎位，功績顯光明！祭祀用何

功！所秩伊何？黄流在中。

北瀆位：

水星之精，播液發靈。不脅于河，既介以清。翼翼盥薦，椒糈芬馨。載止載留，爰弭翠旌。

亞、終獻：

俎豆紛披，金石繁會。侑以貳尊，匪瀆匪怠。我儀既周，我心孔戒。憺兮容與，仿佛如在。

送神：曲同迎神。

靈既醉飽，禮斯徹兮。靈亦樂康，樂斯闋兮。雲征飆舉，不可尼兮。薦福錫祉，曷有極兮！

淳祐祭海神十六首：

迎神，《延安》，宫一曲：

堪輿之間，最巨惟瀛。包乾括坤，吐日滔星。祀典載新，禮樂孔明。鑒吾嘉賴，來燕來寧。

角一曲：

四溟廣矣，八紘是紀。我宅東南，迴復萬里。洪濤飄風，安危所倚。祀事特隆，神其戾止！

徵一曲：

若稽有唐，克致崇極。祝號既升，爰增祭式。從享于郊，神斯受職。我祀肇新，式祈陰騭。

羽一曲：

猗與祀禮，四海會同！靈之來沛，鞭霆馭風。肸蠁仿佛，在位肅雍。佑我烝民，式徽神功。

升降，《欽安》：

靈之來至，垂慶陰陰。靈之已坐，飭兹五音。壇殿聿嚴，陟降孔欽。靈宜安留，鑒我德心。

東海位奠玉幣，《德安》：

百川所歸，天地之左。澒洞鴻

物？黄酒在樽中。

北瀆位：

天上水星的精華，在地上顯示神靈。獨立於黄河，所以河水清清。恭敬洗濯而後獻祭，祭品是芳香的椒與糈。神靈决定留下享用，止息了翠蓋羽旌。

亞獻、終獻：

祭器層叠，奏樂到高潮。祭獻美酒，心意至誠，不敢辭辛勞。祭禮儀式完備，我們的心意莊重。神靈恬淡從容，仿佛在宴飲歡笑。

送神：曲調與迎神相同。

神靈飲食滿足，禮儀完備了。神靈歡樂安然，奏樂最後一曲了。神靈的東駕乘着風雲上升，已經看不見了。神靈降下的福祉，多得没有邊了！

淳祐祭海神十六首：

迎神，奏《延安》，宫調一曲：

天地之間，有大量海洋。包括乾與坤，吞吐日月星。祭祀盛典供獻新物，禮儀和奏樂都十分光明。神靈贊許我們的美好供奉，來享用祭祀，表情安寧。

角調一曲：

四海廣大啊，八方包容於此。我國家位在東南，周圍長達萬里。洪濤和颶風，安危全係於大海。祭祀尤其隆盛，神靈降臨欣喜！

徵調一曲：

追想唐代，就對大海舉行了隆重的祭祀。現在奉封名號，豐富祭祀儀式。在郊外行祭，神靈愉快接受。我們的祭禮創新，祈求神靈福祉。

羽調一曲：

壯觀的祭祀之禮，使四海會同！神靈來得多，駕駛雷霆和大風。飄揚再降落，在神位莊重從容。保佑我們萬民，托福神靈之功。

升降，奏《欽安》：

神靈來到，祥雲陣陣。神靈入座，音樂響起。祭壇和神殿整齊莊嚴，上壇降壇都合禮儀。神靈安然停留，考察我們的誠敬之意。

東海位奠玉幣，奏《德安》：

百川歸於東海，東海在天地之左。浩蕩無

濛，功高善下。行都攸依，百禄是荷。制幣嘉玉，以侑以妥。

南海位奠玉幣，《瀛安》：

祝融之位，貴乎三神。吞納江、漢，廣大無垠。長爲委輸，祐我黎民。敬陳明享，允鑒恭勤。

西海位奠玉幣，《潤安》：

蒲昌之澤，派引天潢。羲娥出入，浩渺微茫。蓋高斯覆，猶隔封疆。我思六合，肇正吉昌。

北海位奠玉幣，《瀚安》：

瀚海重潤，地紀亦歸。吞受百瀆，限制北陲。一視同仁，我心則怡。嘉薦玉幣，神其格思。

捧俎，《豐安》：

昭格靈貺，祀典肇升。牲牷告充，雕俎是承。薦虔效物，省德惟馨。靈其有喜，萬宇肅澄。

東海位奠酌獻，《熙安》：

滄溟之德，東南具依。熬波出素，國計攸資。石臼却敵，濟我王師。神其享錫，益畀燕綏。

南海位酌獻，《貴安》：

南溟浮天，旁通百蠻。風檣迅疾，琛舶來還。民商永賴，坐消寇奸。薦兹嘉觴，弭矣驚瀾。

西海位酌獻，《類安》：

積流疏派，被于流沙。布潤施澤，功均邇遐。我秩祀典，四海一家。祗薦令芳，靈其享嘉！

北海位酌獻，《溥安》：

倏忽會同，裴回安留。牲肥酒香，晨事聿修。惟德之涼，曷奄九州？帝命是祗，多福自求。

際，功德崇高，却善於處下位。行爲至美，舉動合宜，蘊藏無盡福禄。用美帛和美玉，奉獻於神靈之側。

南海位奠玉幣，奏《瀛安》：

祝融的神位，比另外三神更尊貴。容納長江、漢水，廣大無邊際。長久蘊藏和運輸財富，造福黎民。恭敬陳列祭品，請神明考察我們的恭敬殷勤。

西海位奠玉幣，奏《潤安》：

大澤蒲昌，是天河的支流。羲娥在那裏出入，浩渺無際，微波茫茫。上天覆蓋一切，所覆蓋也有分疆。我知道六合之内，西海正顯示吉祥。

北海位奠玉幣，奏《瀚安》：

瀚海滋潤廣大，地紀也歸於此處。容納百川，終止了大地的北部。大海没有偏愛，因此我十分歡愉。奉獻美玉布帛，神靈安處。

捧俎，奏《豐安》：

顯揚神靈的恩賜，祭典舉行。牛羊豐盛，用雕花的供案供呈。祭祀虔誠，祭品上乘，與美德的香氣一起上升。神靈很高興，環宇一片澄清。

東海位奠酌獻，奏《熙安》：

滄海的品德，尤其表現在東南。熬煉海水出白鹽，與國家生計密切相關。石陣阻止敵兵，援助王師作戰。神靈享用祭祀，歡樂安然。

南海位酌獻，奏《貴安》：

南海上接於天，連接百蠻。帶帆的船飛快，裝寶玉的船歸還。百姓和商人托福，國家可以輕易消滅寇頑。獻上美好的牛羊和美酒，停息吧，驚天的狂瀾。

西海位酌獻，奏《類安》：

匯集河流，分支河流，讓河水遍於流沙。把濕潤廣施，功德滿天下。我們舉行祭典，四海歸於一家。恭敬獻上美味，神靈安享！

北海位酌獻，奏《溥安》：

各海之帝會同，飄揚之後安留。牛羊肥美，美酒香甜，祭祀之典美不勝收。美德恩澤無限豈祇有九州？對上帝之命多恭敬，福禄自來不需求。

亞、終獻,《饗安》:

籩豆有楚,貳觴斯旅。神其醉飽,式燕以序。百靈秘怪,蜿蜒飛舞。錫我祺祥,有永終古。

送神,《成安》:

告靈饗矣,錫我嘉祚。乾端坤倪,開豁呈露。玄雲聿收,群龍咸騖。滅除凶災,六幕清豫。

亞獻、終獻,奏《饗安》:

祭器多齊整,酒樽行祭禮。神靈既醉飽,宴會有秩序。百神心意歡,翩翩共飛舞。賜予我吉祥,吉祥到萬古。

送神,奏《成安》:

祭告神靈完畢,神靈賜予我們福祉。乾坤顯示端倪,大海就是乾坤的顯露。玄雲聚集,群龍駕車馳騁。消滅各種災害,宇宙徹底清明。

祀大火

紹興祀大火十二首:

降神,《高安》,圜鍾爲宫:

五緯相天,各率其職。司禮與視,則維熒惑。至陽之精,屆我長贏。于以求之,祀事孔明。

黄鍾爲角:

有出有藏,伏見靡常。相我國家,鑒觀四方。視罔不正,終然允臧。神其來格,明德馨香。

太簇爲徵:

小大率禮,不愆于儀。展采錯事,秩祀孔時。維今之故,閲我數度。修厥典常,神其來顧!

姑洗爲羽:

於赫我宋,以火德王。永永丕圖,繄神之相。神之來矣,維其時矣。禮備樂奏,神其知矣。

升殿,《正安》:

有儼其容,有潔其衷。屹屹崇壇,伊神與通。神肯降格,嘉神之休。虔恭降登,神乎安留。

熒惑位奠玉幣,《嘉安》:

馨香接神,肸蠁恍惚。求神以誠,薦誠以物。有藉斯玉,有篚斯幣。是用薦陳,昭兹精意。

商丘宣明王位奠幣,《嘉安》:

熒惑在天,惟火與合。繄神主火,純一不雜。作配熒惑,祀功則

紹興祀大火十二首:

降神,奏《高安》,圜鐘宫調:

五星布在天空,各自實行職責。司禮官遥望天空,首先看到火星。陽氣凝結而成,保佑我們永遠成功。用什麽方式祈求,祭祀隆盛。

黄鐘角調:

有時出現,有時隱藏,出現和隱藏不可測量。考察我們的國家,鑒定品評四方。所見無不純正,到處都是美祥。神靈來到,享受我們的美德芬芳。

太蔟徵調:

各項禮儀,全都合於規矩。展現文采,修飾儀式,祭祀十分應時。因今天的典禮,神靈考察我們的功業。典禮合於規章,神靈欣然前來!

姑洗羽調:

啊,我顯赫的大宋,以火德爲天下之王。社稷長久,疆域廣大,是上帝使大宋興旺。神靈來了,正是好時辰。禮儀完備,鐘鼓齊鳴,神靈考察周詳。

升殿,奏《正安》:

儀容十分恭敬,沐浴齋戒,全身清净。高高的祭壇,與神靈意會相通。神靈降臨,我們贊美神靈的美好。恭敬登壇降壇,請神靈安然留停。

熒惑位奠玉幣,奏《嘉安》:

以清香迎接神靈,神靈飄揚恍惚。用至誠祭拜神靈,獻上祭品豐盈。獻上美玉,還有布帛。將這些陳列供奉,顯示我精誠最濃。

商丘宣明王位奠幣,奏《嘉安》:

火星在天上,地上的火德與其相合。神靈位既在火,本性純粹,没有雜色。祭祀火星,頌揚

然。不腆之幣，于以告虔。

功德，也是如此。没有雜色的玉帛，將我們的虔敬，禀告神靈之座。

捧俎，《豐安》：

火邁其令，無物不長。視此牲牢，務得其養。豢以祀神，有腯其肥。非神之宜，其將曷歸？

捧俎，奏《豐安》：

火星發揚自己的美德，照耀萬物，萬物成長。眼前用作犧牲的牛羊，也是火德的滋養。養成它們用以祭神，又肥又壯。如果供奉神靈不相宜，把它們往何處存放？

熒惑位酌獻，《祐安》：

皇念有神，介我戩穀。登時休明，有此美禄。酌言獻之，有飶其香。神兮燕娭，醉此嘉觴。

熒惑位酌獻，奏《祐安》：

懇求天神，賜予豐收的五穀。神靈適時顯現吉慶，降下如此福禄。奉獻給神靈，美食飄溢芳香。神靈享用，還飲美酒滿觴。

宣明王位酌獻，《祐安》：

誰其祀神？知神嗜好。閼伯祀火，爲神所勞。眷言配食，既與火俱。於樂旨酒，承神嘉虞。

宣明王位酌獻，奏《祐安》：

是誰祭祀神靈，知道神靈的喜好？商星是火德，一齊祭祀在郊。祭祀一體，都與火德相并。有美樂有美酒，接受神靈的贊許，降下的吉慶。

亞、終獻，《文安》：

神既貺施，嗜我飲食。申以累獻，以承靈億。神方常羊，咸畢我觴。于再于三，于誠之將。

亞獻、終獻，奏《文安》：

神靈施恩澤於下土，也喜歡我們供奉的飲食，一獻又再獻，讓神靈心裏歡喜。神靈游動在祭壇，把我們供奉的美酒全都飲盡。第三次又進獻，帶着我們最深的誠意。

送神用《理安》：

登降上下，奠璧獻斝。音送粥粥，禮無違者。已虞至旦，神其將歸。顧我國家，遺以繁釐。

送神用《理安》：

在祭壇登降，獻上玉璧和酒漿。音樂和諧，禮儀周詳。自午至旦，神靈將要回歸。關愛我的國家，賜予我們最多吉祥。

祀大辰

出火祀大辰十二首：

降神，《高安》，圜鍾爲宫：

煒煒我宋，火德所畀。用火紀時，允惟象類。神以類歆，誠繇類至。有感斯通，孚我陽燧。

出火祀大辰十二首：

降神，奏《高安》，圜鐘宫調：

光輝的大宋，出自火德。用火星記時，是準確的同類相合。神靈欣喜，因爲火星與我同類。人神心意相通，用陽燧取火，十分順利。

黄鍾爲角：

樂音上達，粤惟出虚。火性炎上，亦生於無。我鏞我磬，我笙我竽。氣同聲應，昭哉合符！

黄鐘角調：

音樂上達天穹，樂聲出於虚無。火的本性也是向上，它也産生於無。我們演奏的各種樂器，都是同聲相應，同氣相符！

太簇爲徵：

火在六氣，獨處其兩。感生維君，繫辰克相。何以驗之？占兹垂象。騰駕蒼虯，欵其來饗。

太蔟徵調：

火在六氣之中，獨自占有二氣。由火德星君感應而生，二者表現同一。用什麽檢驗？看它們的顯相。神靈駕馭蒼龍，飛騰前來，享用祭祀。

姑洗爲羽：

姑洗羽調：

星入於戌，與火俱詘。火出於辰，與星俱伸。一伸一詘，孰操縱之？利用出入，民咸用之。

火星入於戌野，與火一同隱藏。火出於辰野，與火星一同伸張。一伸張一隱藏，是誰執掌？但它或出或入，都可利用，下民享用其光。

升殿，《正安》：

升殿，奏《正安》：

屹彼嘉壇，赤伏始届。揚光耀明，洋乎如在。俯仰重《離》，默與精會。隨我降升，肅聽環珮。

高高的祭壇，在盛夏時來到這裏。光輝普照大地，神靈也來聚齊。行動合於占卜之《離》，心思與南方相會。隨着我升降祭壇，有叮咚作響的環珮。

大辰位奠玉幣，《嘉安》：

大辰位奠玉幣，奏《嘉安》：

維莫之春，五陽發舒。日之夕矣，三星在隅。莫量匪幣，莫嘉匪玉。明薦孔時，神光下矚。

在暮春季節，陽氣伸張。太陽落山時候，三星在天的一旁。數不清的布帛，看不盡的美玉。祭獻應時，揮灑下無邊的神光。

商丘宣明王奠幣，《嘉安》：

商丘宣明王奠幣，奏《嘉安》：

二七儲神，與天地并。孰儷厥德？聿惟南正。功楙陶唐，澤流億姓。作配嚴禋，贊列惟稱。

神明儲於二七，與天地相并。誰與其美德相符？是美好的南方之正。功績使陶唐繁榮，恩澤遍及天下百姓。舉行莊嚴的祭祀，規格與地位相稱。

捧俎，《豐安》：

捧俎，奏《豐安》：

有嚴在滌，陳彼牲牢。孔碩其俎，薦此血毛。厥初生民，飲茹則然。以燔以炙，伊誰云先？

經過仔細的清洗，是陳列在堂的三牲。又多又大擺在供案，供奉有血有毛之物是禮儀的規定。當初人類早期，就這樣茹毛飲血，又是燒又是烤，是誰將飲食方式革命？

大辰位酌獻，《祐安》：

大辰位酌獻，奏《祐安》：

孰爲大辰？維北有斗。曾是彗星，斯名孔有。幽榮報功，潔齊敢後。容與嘉觴，式歆旨酒。

誰是大辰？北方有北斗。這是一顆明亮的星，纔將美名擁有。報答其使萬物由幽到顯，清净齋戒，豈敢在後。從容獻上祭品，請神靈品嘗美酒。

宣明王位酌獻，《祐安》：

宣明王位酌獻，奏《祐安》：

周設司爟，雖列夏官。仍襲孔易，闓端實難。相彼商丘，永懷初造。不腆桂椒，匪以爲報。

周代設有祭司，位置列在夏官。以後沿用容易，另立一端却難。看那商丘，永遠代表商朝的開始。若不是香桂香椒，哪能回報聖賢。

亞、終獻，《文安》：

亞獻、終獻，奏《文安》：

潛之伏矣，柞櫪既休。有俶其來，榆柳是求。靈駕紛羽，尚其安留。飲我三爵，言言油油。

潛藏時，樹木停止生長。出現時，樹木繁榮茂盛。神靈車駕齊來，存留在此安静。飲用三杯美酒，神靈和樂吉慶。

送神，《理安》：

送神，奏《理安》：

五運惟火，實宗衆陽。宿壯用明，千載愈光。神保聿歸，安處火房。鬱攸不作，炎圖永昌。

在五運之中，火是衆陽的統領。積蓄强壯，表現光明，千載永放光芒。神靈要回歸，安然處於火宫。火的正氣不斷瀰漫，國家前途繁榮昌

納火祀大辰十二首:

降神,《高安》,圜鍾爲宫:

赫赫皇圖,炎炎火德。侈神之賜,奄有方國。粢盛既豐,俎豆有飶。於萬斯年,報祀無斁。

黄鍾爲角:

火星之躔,有燁其光。表于辰位,伏于戌方。時和歲稔,仁顯用藏。告爾萬民,出納有常。

太簇爲徵:

季秋之月,律中無射。農事備收,火功告畢。克禋克祀,有嚴有翼。風馬雲車,尚其來格!

姑洗爲羽:

明明我后,重祭欽祠。有司肅事,式薦晨儀。禮惟其稱,物惟其時。神之聽之,福禄來爲。

升殿,《正安》:

猗與明壇,右平左墄!冕服斯皇,玉珮有節。陟降惟寅,匪徐匪疾。式崇大祀,禮文咸秩。

大辰位奠玉幣,《嘉安》:

金行序晚,玉露晨清。齊戒豐潔,肅恭神明。嘉幣惟量,嘉玉惟精。于以奠之,庶幾來聽。

商丘宣明王位奠幣,《嘉安》:

恭惟火正,自陶唐氏。邑于商丘,配食辰祀。有功在民,有德在位。敢替典常,惟恭奉幣。

捧俎,《豐安》:

萬彙攸成,四方寧謐。工祝致告,普存民力。乃薦斯牲,爲俎孔碩。介以繁祉,式和民則。

大辰位酌獻,《祐安》:

盛。

納火祀大辰十二首:

降神,奏《高安》,圜鐘宫調:

光輝的版圖,熱烈的火之德。多得神靈的賜予,終於擁有四方之國。米飯豐盛,牛羊飄香。從此千年萬年,祭祀不會短缺。

黄鐘角調:

火星的軌迹,有耀眼的光芒。出現在辰位,隱藏於戌方。時令和順,年年豐收,顯示仁德,開拓寶藏。告知天下萬民,大自然的吐納自有規章。

太蔟徵調:

時節在晚秋,音律合於天射。農事全部結束,火的事功完畢。此時舉行祭祀,祭祀莊重合禮。風爲馬雲作車,神靈紛紛來此!

姑洗羽調:

光明的大宋皇帝,重視祭祀,親自主持。執事官恭敬從事,開始早晨的祈禱之儀。禮儀與祭祀相稱,供品選擇最美。神靈用心考察,將福禄賜予。

升殿,奏《正安》:

壯麗啊,明壇,右邊是車道,左邊是臺階!服飾光彩燦爛,玉珮叮咚有節。祭壇降壇都恭敬,也不緩慢也不急。弘揚這場祭祀,儀禮嚴整和諧。

大辰位奠玉幣,奏《嘉安》:

金的運行在晚上,玉露在早晨清明。人齋戒,物豐盛整潔,恭敬地奉獻神明。布帛獻上最多,美玉獻上最精。在此全部奉獻,請求神明考察我們的德行。

商丘宣明王位奠幣,奏《嘉安》:

恭敬禮拜火神,始於帝堯。建都邑在商丘,同時祭祀火星。有功績在萬民,有德政在帝位。現在不敢改變古代制度,惟有恭敬奉獻玉幣。

捧俎,奏《豐安》:

萬物會聚成功,四方和平安寧。司儀向神禀告,民力旺盛永存。獻上三牲,案上肥美豐盈。以此祈求多福,天下萬民和同。

大辰位酌獻,奏《祐安》:

庶功備矣，休德昭明。天地釀和，鬱鬯斯清。玉瓚以酌，瑶觴載盈。周流常羊，來燕來寧。

宣明王位酌獻，《祐安》：

廣大建祀，式崇其配。馨香在兹，清酒既載。穆穆在暉，洋洋如在。聿懷嘉慶，緊神之賚。

亞、終獻，《文安》：

幣玉肅陳，笙簧具舉。桂醑浮觴，瓊羞溢俎。禮有三獻，式和且序。神具醉止，慶流寰宇。

送神，《理安》：

神靈降鑒，天地回旋。惟馨薦矣，既醉歆焉。諸宰斯徹，式禮莫愆。隤祉降祥，天子萬年。

各種功績完備了，美德更顯明。天地和諧，美酒更清。用玉瓚斟酒，用瑶觴來盛。神靈環繞游覽，宴會歡樂，送來安寧。

宣明王位酌獻，奏《祐安》：

祭壇建得廣大，祭祀更加隆盛。香氣環繞，清酒斟滿。肅穆閃光輝，神靈如在對面。喜慶滿心懷，神靈賜平安。

亞獻、終獻，奏《文安》：

布帛美玉恭敬陳列，笙簧樂器一起演奏。桂花酒裝滿酒杯，供案滿是美味珍饈。獻禮三次，儀式和美。神靈歡喜，吉慶寰宇長留。

送神，奏《理安》：

神靈下降考察，天地爲之迴旋。獻上美食，神靈歡喜飲宴。祭品依次撤下，禮儀没有差錯。賜予福祉，降下吉祥，天子長壽萬年。

宋史卷一百三十七

志第九十

樂(十二)

樂章(六)

祭太社太稷　祭風雨雷師　祭先農先蠶
親耕藉田　蜡祭　釋奠文宣王武成王　祭祚德廟　祭司中司命

祭太社太稷

景德祭社稷三首:

降神,《静安》:

百穀蕃滋,麗乎下土。聿崇明祀,垂之千古。育物惟茂,粒民斯普。報本攸宜,國章咸睹。

奠玉幣酌獻,《嘉安》:

於穆大祀,功利相宣。靈壇美報,歷代昭然。介以蕃祉,祚以豐年。土爰稼穡,允協民天。

送神,《静安》:

制幣犧齊,正辭無愧。樂以送之,畢其精意。

景祐祀社稷三首:

迎神,《寧安》:

五祀之本,百貨何極?道著開闢,惠周動植。國崇美穀,民資力穡。奠獻惟寅,神靈來格。

初獻升降,《正安》;太社、后土、太稷、后稷奠玉幣,并《嘉安》;奉俎,《豐安》。同前。

景德祭社稷三首:

降神,奏《静安》:

百穀繁育,都附着於沃土。尊崇神明之祀,這個制度來自上古。大地孕育萬物,使之茂盛,天下民衆都因此得福。報答神明最合宜,國家的規章,人與神都看得清清楚楚。

奠玉幣酌獻,奏《嘉安》:

啊,壯盛的祭祀,把神明之功和百姓之利宣傳。在靈壇以美物報神,自古昭然。祈求多福,報以豐年。在土地上耕作,和諧百姓與上天。

送神,奏《静安》:

玉帛合制度,犧牲也整齊,致辭更美好,周到無闕失。奏樂送神明,誠心又盡意。

景祐祀社稷三首:

迎神,奏《寧安》:

社稷爲五祀之本,土地産生的物品無邊極。大道出於開闢,恩惠遍及動物與植物。國家崇尚穀物美好,民衆關注種田地。獻禮十分恭敬,神靈因此降臨。

初獻升降,奏《正安》;太社、后土、太稷、后稷奠玉幣,都用《嘉安》;奉俎,奏《豐安》。與前曲相同。

亞、終獻，《文安》；送神，《寧安》：

神之來兮，降兹下土。神之去兮，杳無處所。壇壝肅然，瘗幣徹俎。乃粒之功，冠于萬古。

奉俎，《豐安》：神州地祇、皇地祇與社稷通用。

禮崇明禋，維馨斯酒。潔粢豐盛，殺時犉牡。齊莊嚴祇，升燎于槱。其報伊何？如山如阜。

大觀祀社稷九首：

迎神，《寧安》，黄鍾二奏：

惟土之尊，民食資焉。陰祀昭格，牲牢腥膻。有功于民，告其吉蠲。神之來享，雲車翩翩。

太簇角二奏：

惟穀之神，函育無窮。百嘉蕃殖，民依厥功。嚴飭壇壝，威儀肅雍。神之來享，祈于登豐。

姑洗徵二奏：

猗歟那歟，生養斯民！家給人足，時底熙純。祇嚴明禋，於薦苾芬。粢盛豐潔，神乃有聞。

南吕羽二奏：

籩豆斯陳，三牲告幽。報本之禮，答神之休。來歆芬香，豐登於秋。倉箱千萬，治符成周。

初獻升降，《正安》：

崇崇廣壇，嚴恭祀事。威儀孔時，周旋進止。鏘若環佩，誠通于幽。相于農植，邦其咸休。

奠幣，《嘉安》：

於嘻陰祀，封土惟崇。于時之吉，歆予鼓鍾。柔静化光，人賴其功。陳兹量幣，百貨是隆。

酌獻，《嘉安》：

亞獻、終獻，奏《文安》；送神，奏《寧安》：

神靈來了，降臨下土。神靈回去了，不知居住之處。祭壇肅穆，埋藏祭物撤下供案。養育萬民的功德，顯赫於萬年之古。

奉俎，奏《豐安》：神州地祇、皇地祇與社稷通用此曲。

禮儀最尊崇的是祭祀，因此敬獻美酒。食物潔净豐盛，應時牛羊製作犧牲。整齊莊重極恭敬，升火在前庭。神靈用什麽回報我們？回報的福禄如山如陵。

大觀祀社稷九首：

迎神，奏《寧安》，黄鐘奏兩遍：

土地的尊貴，在於提供萬民飲食。祭祀土地禮儀顯揚，供奉牛羊猪三牲。土地有功德於人民，人民用吉禮回報。神靈來享用，乘着雲車，翩翩來到。

太蔟角調奏兩遍：

穀物之神，養育包容無窮。優秀的穀物繁育，民衆依恃大功。仔細地準備祭祀，威儀嚴肅從容。神靈來享用，祈求賜予五穀豐登。

姑洗徵調奏兩遍：

光明啊，偉大啊，養育天下之民！家家都富裕，人人足飲食，到處和樂安熙。恭敬舉行祭典，供奉的物品芬芳。米飯豐盛又潔净，神靈喜悦歡欣。

南吕羽調奏兩遍：

祭品陳列，三牲齊備。回報神靈所賜，贊頌神靈之美。神靈享用芬芳，秋來五穀豐登。穀箱穀倉裝滿萬千，成功可與周初相比。

初獻升降，奏《正安》：

高聳的祭壇，莊嚴地舉行祭祀。威儀壯美，行動合禮儀。佩玉叮咚，至誠通於神明。神明關注農田種植，國家享受完美。

奠幣，奏《嘉安》：

啊，社稷之祭，封壇最高聳。選擇吉日，奏響鼓鐘。土地柔和寧静成光輝，人民依賴它的偉功績。供上最多的布帛，物産因此豐沛。

酌獻，奏《嘉安》：

坤元生物，功利相宣。蠲兹祀事，美報致虔。清酤芬如，壝壇巋然。酌尊奠觴，神其格焉！

亞、終獻，《文安》：

薦嘉亶時，洋洋來格。載登兹壇，齊明維敕。神用居歆，順成農穡。其崇若墉，其比如櫛。

送神，《寧安》：

尊罍芬香，威儀肅雍。靈心嘉止，洋洋交通。神歸降禧，年斯屢豐。倉箱千萬，慰予三農。

紹興祀太社太稷十七首：

迎神用《寧安》，函鍾爲宫：春社用。

五祀之本，社稷有嚴。芟柞伊始，夫敢不虔。吉日惟戊，式薦豆籩。神其來格，用介有年！

函鍾爲宫：秋社、臘用。

功烈在民，誕受露雨。《良耜》既歌，乃揚帗舞。是奉是尊，厚禮斯舉。相其豐年，多稌多黍。

太簇爲角：

是尊是奉，兹率舊章。樂音純繹，薦溢圜方。情文備矣，神其迪嘗！永觀錫羨，多穡穰穰。

姑洗爲徵：

穀資土養，民賴穀生。功利之博，莫之與京。式嚴祠壇，因物薦誠。禮具樂奏，惟神顧歆。

南吕爲羽：

國主社稷，時祀有常。肅若舊典，報本不忘。粢盛豐潔，歌吟青黄。尊神倏來，百物賓將。

盥洗，《正安》：

祭重齊肅，神格專精。沃洗于阼，涓潔著誠。清明鬯矣，熙事備

大地生萬物，大地之功與民衆之利相顯。選定祭祀，用美物回報，心意誠虔。清酒飄香，祭壇巋然。斟酒滿尊，恭候神靈出現！

亞獻、終獻，奏《文安》：

獻祭在美時，神靈浩蕩來到。登上祭壇，這裏光輝明耀。神靈安然享用，保佑農事順遂。堅固如城墻，整齊如木梳。

送神，奏《寧安》：

酒尊芬芳，威儀嚴肅從容。神靈贊許，與我們心意相通。神靈歸去，降下福禄，年年大豐收。穀箱穀倉裝滿千萬，欣喜天下之農。

紹興祀太社太稷十七首：

迎神用《寧安》，函鐘宫調：春社用。

五種祭祀之中，有莊嚴的社稷之祀。代表草木萌發，祭禮豈敢不虔誠。選擇吉時爲戊，奉獻祭品。神靈降臨，祈求豐收。

函鐘宫調：秋社、臘祭用。

功業光輝在萬民，萬民享受雨露。演奏古歌《良耜》，又跳起祈禱之舞。供奉最尊敬，獻上厚禮。求得豐收年，收得最多的稌和黍。

太蔟角調：

恭敬供奉，全都根據規章。音樂清純，供品裝滿盆或筐。真情和美文章全備，神靈啊，快來品嘗！永遠考察我們，賜予福禄，莊稼長得茁壯。

姑洗徵調：

穀物全靠土地滋養，百姓全靠穀物爲生。土地的功績之大，没有别的功績可與其相并。在莊嚴的祭壇，用供品表達我們的虔誠。禮儀全備，鐘鼓齊奏，請神靈降臨享用。

南吕羽調：

國家根本在社稷，應時時祭祀有規則。嚴格依據古典，回報神的恩賜，不敢逾越。米飯豐盛潔净，歌曲悠揚動聽。神靈忽然來到，我們將百物供奉。

盥洗，奏《正安》：

祭祀是重禮，齋戒要嚴肅，對神靈一定專一誠敬。在東階洗手，用清潔表達虔誠。獻酒既清

成。以似以續，如坻如京。

又明，祭祀準備完成。祈求豐收連年，穀堆如山高聳。

升壇，《正安》：

神地之道，粒食有先。歲謹祈報，禮嚴豆籩。降登祼薦，罔或不虔。以似以續，宜屢豐年。

升壇，奏《正安》：

神聖立國的原則，一定以糧食爲先。每年恭敬求神靈回報，禮儀莊重，供品齊全。登壇降壇，上供獻酒，全都由衷誠虔。祈求吉祥不斷，總是豐收年。

太社位奠玉幣，《嘉安》：春秋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土發而祭，農祥是祈。籩豆加筐，典禮有彝。惟玆珪幣，用告肅祇。神靈降鑒，錫我繁釐。

太社位奠玉幣，奏《嘉安》：春秋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在春天祭祀，祈求農事吉祥。祭品裝在盤裏筐裏，禮儀輝煌。用這美玉和幣帛，禮拜神靈。神靈降臨考察，賜予我們福禄無疆。

太社位奠玉幣，《嘉安》：秋臘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赫赫媪神，稼穡是司。方是藉斂，報本攸宜。嘉壇建祀，玉帛陳儀。明靈昭格，以介蕃釐。

太社位奠玉幣，奏《嘉安》：秋臘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光輝的地母之神，主管農業。憑藉神的力量收穫穀物，應該回報神賜。在社壇舉行祭祀，供奉美玉布帛。神明降臨，還有更多福祉。

還位，《正安》：

國主太祀，地道聿神。稷司百穀，利毓惟均。練日新吉，粢盛飶芬。神燕娭矣，福此下民。

還位，奏《正安》：

國家大事是太社之祭，大地有主管之神。稷神主管百穀，將利益平均。選擇日期最吉祥，供奉的米飯芳芬。神靈來宴會，賜福給天下之民。

捧俎，《豐安》：

嘉承天和，黍稷翼翼。默相農功，繄神之德。俎實犧牲，舊章是式。嗣有豐年，我庾維億。

捧俎，奏《豐安》：

接受的諧和之氣，黍稷長得茂盛。看農作之功，全是神的幫助。供案布滿牛羊猪三牲，依照制度的規定。豐收年一個接一個，我們的倉庫多得數不清。

太社位酌獻，《嘉安》：春社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封土崇祀，有烈在民。千載不昧，福此人群。洗爵奠斝，有酒其芬。神具醉止，愷樂欣欣。

太社位酌獻，奏《嘉安》：春社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堆土成祭壇，舉行重大祭祀，光輝照耀萬民。光輝千年不暗淡，保佑這億萬人。清洗祭器，斟滿芬芳的美酒。神靈飲食滿足，心情歡欣。

太社位酌獻，《嘉安》：秋社臘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叶氣嘉生，年穀順成。萬億及秭，如坻如京。奉時牸牡，告於神明。歌此《良耜》，於昭德馨。

太社位酌獻，奏《嘉安》：秋社臘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在和氣中生長，穀物年年有收成。收得億萬捆，堆積如山陵。按時獻犧牲，向神明稟告成功。演奏古歌《良耜》，顯揚美德美聲。

亞、終獻，《文安》：

風雨時若，自天降康。稼穡滋

亞獻、終獻，奏《文安》：

風雨合於時節，從天而降，保佑安康。莊稼

殖，自神發祥。穀我婦子，豐年穰穰。報本嚴祀，齊明允臧。

徹豆，《娭安》：

報本之禮，載于甲令。靈壇昭告，神既來聽。徹彼豆籩，精誠斯罄。實惟豐年，農夫之慶。

送神，《寧安》：

乃粒烝民，功昭萬古。國有常祀，薦獻式敘。肅肅雍雍，舊章咸舉。神保聿歸，介我稷黍。

望瘞，《正安》：

地載萬物，民資乃功。報本稱祀，太稷攸同。禮樂既備，瘞埋愈恭。神其降嘏，時和歲豐。

苗壯生長，是神靈顯示的吉祥。養育萬民，豐收在望。回報神靈，舉行莊嚴的祭祀，禮儀光彩，無比輝煌。

撤豆，奏《娭安》：

回報神靈行祭禮，這是皇家法令。在祭壇向神明禀告，神靈都來傾聽。撤下祭品，精誠已全部奉獻。求得豐收年，是農夫的喜慶。

送神，奏《寧安》：

神靈養育百姓，功業顯揚萬古。國家按時祭祀，祭拜整齊有序。莊重從容，一切依照從前的規矩。神靈安然回歸，賜予我們豐收的稷黍。

望瘞，奏《正安》：

大地承載萬物，萬民獲益於神功。回報神靈，舉行祭祀，太稷受此光榮。禮儀鼓樂都完備，埋藏祭物更謙恭。神靈降下大福，四時和順，年年好收成。

祭風雨雷師

熙寧祭風師五首：

迎神，《欣安》：

飄搖而來，淅瀝而下。爰張其旂，爰整其駕。有豆有登，有兆有壇。弭旌梠轄，降止且安。

升降，《欽安》：

盥帨于下，有盤有匜；饋酌于上，有登有彝。服容柔止，進退優止。即事寅恭，神其休止。

奠幣，《容安》：

育我嘉生，神惠是仰。載致斯幣，庶幾用享。鼓之舞之，式繄爾神。錫福無疆，佑此下民。

亞、終獻，《雍安》：

栗栗壇坫，載是豆觴。醇烈氤氳，普薦芬芳。酌之維宜，獻之維時。民有報侑，靈用安之。

送神，《欣安》：

奠獻紛紛，靈心欣欣。超然而返，衆御如雲。其施伊何？多黍多稌。其祥伊何？不愆厥叙。

熙寧祭風師五首：

迎神，奏《欣安》：

飄搖而來，漸漸降下。伸張神的旗幟，調整神的車駕。祭器整齊，祭壇莊重。神靈的旗幟和車駕，降臨祭壇很安寧。

升降，奏《欽安》：

在壇下盥洗，用盤用匜；在壇上供奉，用盆用鼎。服飾容貌都優雅，前進後退都從容。祭禮恭敬，神靈安寧。

奠幣，奏《容安》：

我們的莊稼生長，仰仗神靈的恩惠。貢獻布帛，希望神靈接受。又奏樂又舞蹈，以取悦於神靈。賜予福禄無疆，保佑下界萬民。

亞獻、終獻，奏《雍安》：

莊嚴的祭壇，擺滿了裝滿祭物的器具。香風濃密，是供奉的美味飄香。供品全都適宜，奉獻全都適時。下民有回報，神靈安然享用。

送神，奏《欣安》：

祭獻的供品多多，神靈的心歡悦。升上高空回歸，護衛的衆神如雲。神靈的獎賞是什麽？是無數的糧食。神靈的祥瑞如何？答應我們的全部心意。

大觀祭風師六首：

降神，《欣安》：

羽旗雲車，飄摇自天。猗歟南箕，歆嘉升烟！牲餼粢盛，俎簋鉶籩。維神戾止，從空泠然。

初獻升降，《欽安》：

明昭惟馨，威儀孔時。鏘鏘鳴佩，欽薦牲犧。惟恭惟祗，無愆無違。周旋中禮，肅恭委蛇。

奠幣，《容安》：

吹嘘于喁，披拂氤氲。衆竅咸作，潜運化鈞。恩大功豐，酬神維恭。嘉贈盈箱，于物有容。

酌獻，《雍安》：

犧尊斯陳，清酤盈中。芬芬苾苾，馨香交通。明靈來思，歆我精衷。維千萬祀，品物芃芃。

亞、終獻，《雍安》：

清酤洋洋，虔恭注兹。條鬯敷宣，神用歆之。尊罍静嘉，金奏諧熙。於皇肆祀，休我群黎。

送神，《欣安》：

窈冥無窮，肸蠁斯融。來終嘉薦，歸返遥空。惟神之歸，欣安導和。惟神之澤，于彼滂沱。

雨師五首：

迎神，《欣安》：

神之無象，亦可思索。維雲陰陰，維風莫莫。降止壇宇，來顧芳馨。侑以鼓歌，薦此明誠。

升降，《欽安》：

佩玉璆如，黼黻襜如。承神不懈，訖獲嘉虞。聖皇命祀，臣敢弗恭。凡爾在位，翼翼雍雍。

奠幣，《容安》：

崇崇壇階，靈既降止。有嚴執奠，承祀兹始。明靈在天，式顧庶

大觀祭風神六首：

降神，奏《欣安》：

飄摇而來，漸漸出現。光明的風神，贊美我們祭壇！牛羊肥美，米飯豐盛，祭器在壇上陳展。神靈來到，聽空中風聲泠然。

初獻升降，奏《欽安》：

儀式光明安寧，威儀十分莊盛。佩玉叮咚，美好的牛羊犧牲供奉。極其恭順，極其肅敬，没有失誤發生。行動合乎禮儀，莊重恭敬從容。

奠幣，奏《容安》：

神風吹拂似唱合，飄浮融匯。萬物都發聲，深厚的力量，施恩惠既大又均勻。恩惠廣大，功德豐厚，答謝神靈，必須恭順。美好的賜予裝滿糧倉，品物樣樣皆美。

酌獻，奏《雍安》：

犧牲和酒尊陳列，清酒滿尊中。芳香濃濃，神靈心相通。神聖來到，享受我們的誠心奉敬。祭祀千萬道，物品極其豐盈。

亞獻、終獻，奏《雍安》：

清酒如海洋，虔誠斟在樽中。美味陳列，神靈愉快享用。器具優雅美好，音樂演奏和諧。這樣莊重的祭祀，保佑我黎民百姓。

送神，奏《欣安》：

遼遠幽深無邊際，大風飛揚氣息融融。來到祭壇，接受了美好的奉獻，現在要返回天上玉宫。神靈的回歸，十分愉快從容。神靈的恩澤，像滂沱大雨，遍賜衆生。

雨師五首：

迎神，奏《欣安》：

神靈没有形象，但是可以想象。看雲層層在飛，聽風陣陣在響。是神靈降臨祭壇，享用供品百樣。伴以奏樂唱歌，將誠敬奉獻於神靈之旁。

升降，奏《欽安》：

佩玉聲音悦耳，錦綉光彩閃動。承蒙神靈勞苦，獲得嘉獎豐盛。皇帝指令祭祀，群臣焉敢不敬。在位各路神靈，全都肅穆從容。

奠幣，奏《容安》：

高高的祭壇，神靈降臨於此。司儀恭敬主持祭禮，儀式現在開始。聖明的神靈在天，考察我

察。澤潤以時，永拂荒札。

酌獻，亞、終獻，《雍安》：

寅恭我神，惟上之使。俾成康年，民徯休祉。折俎既登，斟酒既盈。匪薦是尃，配以明誠。

送神，《欣安》：

牲俎告徹，嘉樂休成。卒事有嚴，燕虞高靈。蕃我民人，育我稷黍。萬有千祀，承神之祐。

紹興祭風師六首：

迎神，《欣安》：

夫物絪緼，神氣撓之。誰歟其司？維南之箕。俶哉明庶，我祀維時！我心孔勞，神其下來！

初獻升降、盥洗，《欽安》：

神哉沛矣，厥靈載揚！揚靈如何？剡剡皇皇。我其承之，繩繩齊莊。往從鬱人，爰俠斯芳。

奠幣，《容安》：

物之流形，甚畏痓癘。八風平矣，嘉生以遂。絲縷之積，有量斯幣。惟本之報，匪物之貴。

酌獻，《雍安》：

我求於神，無臭無聲。神之燕饗，惟時專精。大磬在列，槱燎在庭。侑我桂酒，娭其以聽。

亞、終獻：

禮有三祀，儀物視帝。神臨消摇，疇敢跛倚！重觴載申，百味孔旨。神兮樂康，答我以祉。

送神：曲同迎神。

荃其止乎？禗禗其容。奄横四海，蹇莫之窮。時不驟得，禮焉有終。荃其行乎？余心忡忡。

雨師雷神七首：

們的祭祀。滋潤大地最無私，永遠没有災荒之時。

酌獻，亞獻、終獻，奏《雍安》：

十分恭敬我們的雨神，雨神聽從上帝的指令。成就好年景，民衆享受吉慶。分割好的祭肉奉上，斟滿美酒供呈。不僅是祭品美好，更有無邊的誠敬。

送神，奏《欣安》：

祭品撤下，音樂也演奏成功。祭祀結束更恭敬，愉悦在高天之靈。使我們的人民衆多，讓我們的穀物豐盈。千年萬年行祭祀，神靈的福祐無窮。

紹興祭風師六首：

迎神，奏《欣安》：

萬物和諧，是神的氣息安排。由誰執掌？是南斗的風師。莊重啊，光明啊，我們舉行祭祀正是吉時！我心極其盼望，盼望神靈來此！

初獻升降、盥洗，奏《欽安》：

神靈的隊伍多壯盛啊，旗幟浩浩蕩蕩。旗幟怎麽樣？耀眼明光。我來迎接，恭敬齊整。典禮官隨從，祭壇上飄溢芬芳。

奠幣，奏《容安》：

萬物生長，最怕瘴氣。八風平和，就生長順利。由一絲一縷，織成這些布帛，現在用以回報神靈賞賜之恩，并不是因爲它們有多珍貴。

酌獻，奏《雍安》：

我們拜求神靈，神靈不顯形，不出聲。神靈來飲宴，既要應時，又要祭品既美又精。樂器陳列堂上，燔火明耀在庭。獻上桂花酒，希望神靈來享用。

亞獻、終獻：

祭禮有三類，祭品一同於祭祀上帝。神靈來到，安閑自得，焉敢分彼此！酒尊一再奉獻，百味一律鮮美。神靈歡樂，回報我最多福祉。

送神：曲同迎神。

神靈留下了嗎？神靈留連我們的供奉。大風跨越四海，無盡無窮。吉時不可多得，儀禮終將完成。神靈要離開了嗎？我分外傷情。

雨師雷神七首：

迎神，《欣安》：

衆萬之托，動之潤之。昭格孔時，維神之依。泠然後先，肆我肯顧。是耶非耶？紛其來下。

初獻盥洗、升降，《欽安》：

言言祠宫，爰考我禮。維西有罍，維東有洗。爰潔爰滌，載薦其醴。神在何斯？匪遠具邇。

奠幣，《容安》：

霈兮隱兮，蹶其陰威。相我有終，胡寧不知！我幣有陳，我邸斯珪。豈維有陳，于以奠之。

雨師位酌獻，《雍安》：

山川出雲，裔裔而縷。載霔載濛，其德乃溥。自古有年，胡然莫祖！無簡我觴，無怠我俎。

雷神位酌獻：曲同雨師。

瞻彼南山，有虺其出。維蟄之奮，維癘之息。眷焉顧饗，在夏之日。觴豆匪報，皇忍忘德。

亞、終獻：曲同初獻。

作解之德，形聲一兮。爰展獻侑，酌則三兮。我興有假，云胡有私！下土是冒，庶其遠而。

送神：曲同迎神。

陰旄載旋，鼓車其鞭。問神安歸？冥然而天。皇有正命，祀事孔蠲。其臨其歸，億萬斯年。

祭先農先蠶

雍熙享先農六首：餘同祈穀。

降神，《静安》：

先農播種，九穀務滋。靈壇致享，《良耜》陳儀。吉日惟亥，運屬純熙。樂之作矣，神其格思。

奠玉幣，《敷安》：

迎神，奏《欣安》：

萬物托付於神，神將萬物催動與滋潤。顯現降臨是應時，民衆惟求神靈保護。神靈飄然，先後來到，來考察我們。一定是衆神來了，紛紛降臨此處。

初獻盥洗、升降，奏《欽安》：

安閑的祠宫，舉行我們的祭禮。壇西有水缸，壇東有水洗。洗手又洗物，獻禮最清潔。神靈在何處？就在不遠處，觀察我行禮。

奠幣，奏《容安》：

大雨飄飄，雷聲滚滚，顯揚神靈的威儀。觀察我們的功業，神靈什麽都知悉！我們爲神靈陳列布帛，還有美玉。哪裏僅僅是陳列呢？希望神靈全部收去。

雨師位酌獻，奏《雍安》：

山川生雲，綿綿而出，絲絲縷縷。降下濛濛細雨，恩德天下廣布。自古以來的豐收年，全都因祭祀所求！不要減少我們的酒尊，不要輕慢我們祭獻的猪羊牛。

雷神位酌獻：樂曲與雨師相同。

瞻望南山，有雷從山出。雷聲震動，將瘴疫清除。神靈來飲宴，就在夏季。奉獻酒肉并非僅僅報恩，更爲獲得神靈眷顧。

亞獻、終獻：樂曲與初獻相同。

降雨和除疫兩種功德，一爲形一爲聲。現在獻上祭品，合爲三重。我們的祭祀有依據，焉能説妄爲！看地上萬物繁茂，遠近一般同。

送神：曲同迎神。

神靈的羽旗要回歸，車駕快馬加鞭。問神要歸何處？是那遥遠的高天。皇帝有嚴格命令祭祀要十分圓滿。神靈來了又回歸，保佑我大宋萬年億年。

雍熙享先農六首：其餘與祈穀相同。

降神，奏《静安》：

后稷播種百穀，百穀繁盛。在靈壇祭祀，仿照《良耜》的規定。選擇吉日在亥，運道最光明。鼓樂齊奏，神靈來聽。

奠玉幣，奏《敷安》：

親耕展祀，明靈來格。九有駿奔，百司庀職。獻奠肅肅，登降翼翼。祈彼豐穰，福流萬國。

奉俎，《豐安》：

肅陳《韶》舞，祗薦犧牲。乃逆黄俎，以率躬耕。

亞獻，《正安》：

祀惟古典，食乃民天。歆兹潔祀，以應祈年。

終獻，《正安》：

式陳芳薦，爰致虔誠。神其降鑒，永福黎甿。

送神，《静安》：

明禋紺壇，靈風肅然。登歌已闋，神馭將旋。道光帝籍，禮備公田。鑒兹躬稼，永賜豐年。

明道親享先農十首：

迎神，《静安》：

稼政之本，民食惟天。《甫田》兆歲，后稷其先。靈壇既祀，黛耜攸虔。乃聖能享，億萬斯年。

皇帝升降，《隆安》：

冕服在御，壇壝有儀。陟降左右，天惟顯思。

奠玉幣，《嘉安》：

將躬黛耜，先陟靈壇。嘉玉量幣，樂舉禮殫。神既至止，福亦和安。千斯積咏，萬國多歡。

奉俎，《豐安》：

將迎景福，乃薦嘉牲。籍于千畝，用此精誠。

皇帝初獻，《禧安》：

雲罍已實，玉爵有舟。薦于靈籍，佇乃神休。

飲福，《禧安》：

神既至饗，福亦來酬。申錫純嘏，旨酒惟柔。思文后稷，貽我來牟。子孫千億，丕荷天休。

皇帝舉行親耕儀式，神靈降臨。九州聚集，百官各司其職。獻祭莊重，登壇降壇最恭敬。祈求豐收，福澤流布天下萬國。

奉俎，奏《豐安》：

莊重起《韶》舞，恭敬獻犧牲。手捧黄禮匣，南郊行親耕。

亞獻，奏《正安》：

祭祀依古典，民以食爲天。神靈享祭祀，賜予豐收年。

終獻，奏《正安》：

依規獻供品，以此表虔誠。神靈來考察，賜福衆黎民。

送神，奏《静安》：

行祭在神壇，神風來肅然。登歌演奏遍，神駕將回還。皇帝耕南畝，行禮在公田。神靈美親耕，永賜豐收年。

明道親享先農十首：

迎神，奏《静安》：

農政的根本，在於民以食爲天。《甫田》之歌象徵豐收，后稷是農耕的祖先。在靈壇已經行祭禮，親耕儀式更爲誠虔。神靈接受祭禮，保佑我們萬年億年。

皇帝升降，奏《隆安》：

皇帝着朝服，在祭壇行禮儀。左登從右降，上帝很贊許。

奠玉幣，奏《嘉安》：

將要親耕南郊，先登先農神壇。獻上美玉布帛，樂曲奏遍，儀式完全。神靈已來到，福禄和又安。歌咏一千遍，萬國都喜歡。

奉俎，奏《豐安》：

迎接洪福來，獻美玉三牲。藉此耕千畝，表達我精誠。

皇帝初獻，奏《禧安》：

大罍已裝滿，玉杯有托盤。以此獻神靈，神靈心喜歡。

飲福，奏《禧安》：

神靈來飲宴，福禄作報酬。獻禮美而大，獻酒甜而柔。遥思后稷祖，賜福同所求。子孫千萬億，永得天保佑。

退文舞、進武舞，《正安》：

羽葆有奕，文武交相。周旋合度，福禄無疆。

亞獻，《正安》：

豆籩雖薦，黍稷非馨。惠我豐歲，歆兹至誠。

終獻，《正安》：

歆我嘉薦，錫我蕃禧。多黍多稌，如京如坻。

送神，《静安》：

獻終豆徹，禮備樂成。祠容肅肅，風馭冥冥。三時務本，一墢躬耕。人祇胥悦，祉福是膺。

景祐饗先農五首：

迎神，《凝安》：

在昔神農，首兹播殖。無有汙萊，盡爲稼穡。乃粒斯民，實惟帝力。嘉薦令芳，佇瞻來格。

升降，《同安》：

居德之厚，厥祀攸陳。土膏初脉，農事先春。鏗然金奏，儼若華紳。陟降于阼，福禄惟神。

奠幣，《明安》：

農爲政本，食乃民天。苾芬明祀，穮蓘良田。陳兹量幣，望彼豐年。茂介福祉，來欽吉蠲。

酌獻，《成安》：

農祥晨正，平秩東作。倬彼大田，庤乃錢鎛。酒醴盈尊，金璆合樂。期兹萬年，充于六幕。

送神，《凝安》：

務嗇之本，恤祀惟馨。神斯至止，降福攸寧。崇兹稼政，合于禮經。俎徹樂闋，邈仰迴靈。

先蠶六首：

退文舞、進武舞，奏《正安》：

羽旗多光彩，文舞武舞相映輝。舞蹈合規矩，福禄無邊永相隨。

亞獻，奏《正安》：

祭品已奉獻，黍稷飄香氣。保佑我豐年，至誠盡在此。

終獻，奏《正安》：

神靈享用我們美好的供品，賜予我們更多的福利。多黍又多稌，重重如山積。

送神，奏《静安》：

祭獻結束，職官撤供，禮儀完備，音樂圓融。祭祀多莊重，神靈的車駕在風中升上高空。一年四季，三季做農事，皇帝親自耕作，翻開一條壟。人和神都十分喜悦，天降福祉，由我們應承。

景祐饗先農五首：

迎神，奏《凝安》：

從前的神農氏，開始播百穀。土地没有荒蕪，全都種上了稷黍。養育人民，是上帝的力量。獻上美味芬芳，等待神靈來享受祭物。

升降，奏《同安》：

具有最深厚的美德，因此在這裏舉行祭祀。肥沃的土地剛剛萌動，一年的農事從春天開始。音樂聲鏗鏘，人們穿着華麗的衣服。在祭壇臺階上下，神靈賜予我們的福禄。

奠幣，奏《明安》：

農事是國政之本，民衆以飲食爲天。芬芳的祭祀，肥沃的良田。陳列布帛，祈望豐收年。衆多的福禄，符合我們選定的吉利時間。

酌獻，奏《成安》：

農事吉祥時辰好，按照順序作農事。在廣大的田野，用犁鋤翻開土地。有甜酒裝滿酒尊，佩玉和着音樂。希望千萬年，福氣充滿天際。

送神，奏《凝安》：

耕作是國家根本，祭祀必須虔誠。神靈來到，降下福祐安寧。重視農事之祭，合於禮的規定。供品撤下，奏樂結束，抬頭遠望回天的神靈。

先蠶六首：

迎神,《明安》:

生民之朔,衣皮而群。惟聖有作,被冒以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欲報之德,金石諧均。

迎神,奏《明安》:

民衆在遠古,穿着皮衣聚群而居。聖人開始改革,使人民得知禮儀。用禮和樂提高道德水準,用以區别貴賤尊卑。希望回報神的恩惠,用和諧的音樂使神歡喜。

升降,《翊安》:

掩抑笙簫,鏗鋐金石。神來宴娭,嘉我休德。奉祀之臣,洗心翊翊。錫兹福禧,以惠四國。

升降,奏《翊安》:

笙簫聲音有高有低,鐘磬的聲音悠揚清越。神靈來宴會,贊許我們的美德。舉行祭祀的大臣,心意誠懇,小心翼翼。賜給我們福禄,惠及天下之民。

奠幣,《娭安》:

皇天降物,屢化若神。聖實先識,躬以教民。功被天下,爲萬世文。幣以達志,庶幾徹聞。

奠幣,奏《娭安》:

上天降下萬物,萬物的變化最神奇。聖人最先知道,并親自教導萬民。功德遍及天下,是萬世不變的標準。獻上布帛表達心志,希望神靈知聞。

酌獻,《美安》:

敻哉聖神,成功微妙!乃衮乃裳,以供郊廟。百末旨酒,嘉觴自招。靈徠宴饗,不嚬以笑。

酌獻,奏《美安》:

悠遠啊,至聖之神,成功微妙!穿上華麗的衣服,祭祀在郊廟。各種美酒,斟在尊中。神靈來宴會,面帶微笑。

亞、終獻,《惠安》:

神之徠,駕蹌蹌。紫壇熙,燭夜光。會竽瑟,鳴球琅。薦旨酒,雜蘭芳。佑明德,賜百祥。

亞獻、終獻,奏《惠安》:

神靈前來,車駕浩蕩。紫壇光明,夜空明亮。竽瑟齊奏,鐘磬歡暢。供獻美酒,氣味芬芳。保佑美德,賜予吉祥。

送神,《祥安》:

神之功兮,四海所宗。占五帝兮,莫與比崇。倏往來兮,旌騎容容。恭明祀兮,萬世無窮。

送神,奏《祥安》:

神靈的功德,使四海一同。蠶神爲五帝之一,業績誰可比并。神靈忽然來到,旗幟和車駕多從容。恭敬舉行祭祀,萬世無窮。

紹興享先農十一首:

皇帝入内壝盥洗,《隆安》:

大事在祀,齊潔爲先。既盥而升,奉以周旋。下觀而化,無敢不蠲。惟神降格,監厥精虔。

紹興享先農十一首:

皇帝入内壝盥洗,奏《隆安》:

國家大事是祭祀,整齊潔净爲先。洗手之後上壇,獻禮於神靈之前。神靈考察天下而實行教化,祭物都經過挑選。神靈降臨,考察我們的心意誠虔。

迎神,《静安》:

猗歟田祖,粒食之宗!世世仰德,青壇載崇。時惟后稷,躬稼同功。作配并祀,以詔無窮。

迎神,奏《静安》:

光明啊,農田之祖,是糧食之宗!世代依賴聖德,在青壇祭奠神靈。祭祀后稷,始建農耕之功。與天神一起受祭,詔告聖德無窮。

神農、后稷位奠幣,《嘉安》:

制爲量幣,厚意是將。求之以

神農、后稷位奠幣,奏《嘉安》:

製作量幣,把厚意托付。祭祀一定求同類,

類，各因其方。于以奠之，精誠允彰。神其享止，惠我無疆。

尚書奉俎，《豐安》：

柔毛剛鬣，或剥或烹。爲俎孔碩，登薦厥誠。

酌獻，《禧安》：

蠲滌盞斝，巾帨而升。挹彼注兹，酒醴維清。洋洋在上，享于克誠。神其孚佑，以厚民生。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羽毛干戚，張弛則殊。進旅退旅，匪棘匪舒。

亞獻，《正安》：

顯相祀事，濟濟鏘鏘。舉斝酌醴，神其允臧。

終獻，《正安》：

殽核維旅，酒醴維馨。于再于三，禮則有成。

飲福，《禧安》：

幽明位異，施報理同。克恭明神，降福乃豐。我膺受之，來燕來崇。豈伊專饗，于彼三農。

徹豆，《歆安》：

莫重於祭，非禮不成。籩豆有踐，爾殽既馨。神具醉止，薦以齊明。贊徹孔時，釐事斯成。

送神，《静安》：

神之來止，風馭雲翔。神之旋歸，有迎有將。歌以送之，磬管鏘鏘。何以惠民？豐年穰穰。

親耕藉田

親耕藉田七首：

皇帝出大次，《乾安》：

勤勞稼穡，必躬必親。爲藉千畝，以教導民。帝出乎震，時惟上春。天顔咫尺，望之如雲。

親耕：

元辰既擇，禮備樂成。洪縻在

因爲萬物同氣相求。用什麽祭獻，以精誠光明。神靈享用，恩賜我們福祉無數。

尚書奉俎，奏《豐安》：

牛羊猪三牲，有切割和煮烹。供品又多又大，表達我們的虔誠。

酌獻，奏《禧安》：

洗滌祭器，整裝而登。斟酒在尊，甜酒最清。神靈在上，享受至誠。神靈降福，保佑民生。

文舞退、武舞進，奏《正安》：

羽旗、牛尾和干戚，有張有弛作舞。有進有退，踏着合於節奏的脚步。

亞獻，奏《正安》：

顯揚的祭祀，整齊雄壯。舉杯獻禮，神靈歡暢。

終獻，奏《正安》：

佳肴和果品獻祭，美酒芬香。再獻又三獻，儀禮成祥。

飲福，奏《禧安》：

幽明在位雖有異，回報施惠，道理相同。恭敬神明，降福豐盈。我們接受賜與，神靈參與宴飲。這是一場專門祭典，目的是保佑天下之農。

撤豆，奏《歆安》：

最重要的是祭祀，無禮儀則不成。祭器排列整齊，佳肴香氣上升。神靈飲食滿足，祭品優等。進獻和撤供都合時，祭祀大功告成。

送神，奏《静安》：

神靈前來，在風雲中飛翔。神靈回歸，遠遠地瞻望，奏歌爲神靈送行，樂聲鏗鏘。用什麽施惠萬民？豐年連續，糧穀滿倉。

親耕藉田七首：

皇帝出大次，奏《乾安》：

勤勞做農事，皇帝要到農田親自耕耘。在南郊舉行親耕儀式，用以教導農民。皇帝出於震之位，應時在初春。上天之神的面貌就在咫尺之間，望之有如滿天的彩雲。

親耕：

選定好時辰，禮儀和音樂演奏準備完成。趕

手，祗飾專精。三推一墢，端冕朱紘。靡辭染履，以示黎甿。

升壇：

方壇屹立，陛級而登。玉色下照，臨觀耦耕。萬目咸睹，如日之升。成規成矩，百禄是膺。

公卿耕藉：

群公顯相，奉事齋莊。率時農夫，舉耜載揚。播厥百穀，以佑我皇。多黍多稌，丕應農祥。

群官耕藉：

叟叟良耜，我田既臧。土膏其動，春日載陽。執事有恪，于此中邦。農夫之慶，栖畝餘糧。

降壇：

肇新帝藉，率我農人。三推終畝，祇事咸均。陟降孔時，粲然有文。受天之祐，多稼如雲。

歸大次：

教民稼穡，不令而行。進退有度，琚瑀鏘鳴。言還熉幄，禮則告成。帝命率育，明德惟馨。

紹興祀先農攝事七首：

迎神，《凝安》：

青陽開動，土膏脉起。日練吉亥，爲農祈祉。典秩增峻，儀物具美。幄光熉黄，庶幾戾止。

初獻升殿，《同安》：盥洗同。

率職咸莅，禮容睟然。澡身端意，陟降靡愆。神心嘉虞，饗兹潔蠲。敷錫純佑，屢登豐年。

奠幣，《明安》：

靈斿載臨，見先陳贄。有嚴筐

牛的鞭子握在手中，面容和心情都十分誠敬。三次推犁，翻成一條壟，皇帝的朝服華麗，有奏樂絲弦聲聲。不怕泥土沾上朝靴，作出榜樣教導民衆。

升壇：

方壇屹立，皇帝沿着臺階登升。美德普照，看人們在田野農耕。萬民都看見皇帝的天顔，就像太陽在空中。儀禮合於規矩，獲得福禄無窮。

公卿耕藉：

公侯們都來到，參與儀式，整齊端莊。率領那些農夫，帶着農具，神采飛揚。播種百穀，以擁護我皇。黍稌收穫多多，應和上天賜予的農事吉祥。

群官耕藉：

農具很整齊，我們的農田肥沃。土壤化凍了，春天的陽光多温和。農事嚴肅認真，在這中央之國。農夫的吉慶，就是土地足，餘糧多。

降壇：

皇帝舉行新一年的親耕儀式，率領我們的農民。三次推犁到成壟，每一步都恭謹。登壇降壇都應時而動，行動言語燦然有文。接受上天的保護，豐收的莊稼多如天上之雲。

歸大次：

教導民衆耕種，不需發令，百姓自去實行。進退合於法度，佩玉叮咚和鳴。將要回皇宫了，典禮已經完成。皇帝的命令得到執行，美德如香氣上升。

紹興祀先農攝事七首：

迎神，奏《凝安》：

青陽開始萌動，土壤的肥力恢復。選擇吉日在亥，爲農事祈求多福。典禮隆重，供奉的禮品全精美。殿堂輝煌，希望神靈來此。

初獻升殿，奏《同安》：盥洗與此曲相同。

所有的官員全來到，禮儀華美。沐浴全身，心意端正，登壇降壇全都合於規矩。神靈心喜，對我們贊許。祭品爲神所食。賜予我們福祐，豐年無休無止。

奠幣，奏《明安》：

神靈降臨，看見陳列的禮物。裝供品的圓筐

實，式將純意。肸蠁既接，禮行有次。神兮安留，歆我禋祀。

神農位酌獻，《成安》：

耒耜之教，帝實開先。致養垂利，古今民天。嘉薦報本，于以祈年。誠格和應，神娭福延。

后稷位酌獻，《成安》：

有周膺曆，實起后稷。相時豐功，率由稼穡。振古稱祀，先農并食。阜我昌我，時萬時億。

亞、終獻，《同安》：

旨具百味，酌備三疇。貳觴既畢，禮洽意周。庶幾嘉饗，格神之幽。相我穡事，錫以有秋。

送神，《凝安》：

熙事成兮，始終潔齊。籩豆徹兮，搏節靡垂。靈有嘉兮，降福孔皆。票然逝兮，我心孔懷。

祀先蠶六首：

迎神，《明安》：

功被寰宇，裸蟲之靈。有神司之，以生以成。典禮有初，祀事講明。孔蓋翠旌，降集于庭。

初獻盥洗、升殿，《翊安》：降同。

靈修戾止，詔以毛血。既盥而悅，尊爵蠲潔。金石諧宛，登降有節。宜顧宜饗，情文不越。

奠幣，《娛安》：

化日初長，時當暮春。蠶事方興，惟后惟嬪。絲纊御冬，殘生濟人。敢忘報本，篚幣是陳。

酌獻，《美安》：

盛服承祀，出自公桑。衣不羽皮，利及萬方。百味旨酒，有飶其

排列整齊，獻上純誠之意。與神靈感應相通，禮儀有次序。神靈安然逗留，享用我們的祭物。

神農位酌獻，奏《成安》：

農耕的教化，是后稷開創。養育萬民，降福大衆，古今人民都以食爲天。貢獻美食以回報神靈，用以祈求豐年。我們的虔誠必有應和，神靈來到，福禄得延。

后稷位酌獻，奏《成安》：

周代的歷史，起源於后稷。應時而作，創立偉大功業，都是農耕之力。自古以來祭祀相稱，后稷享用美食。神靈使我們繁榮富强，福禄成萬成億。

亞獻、終獻，奏《同安》：

供奉了百樣美味，祭獻了三次美酒。獻酒完畢，禮儀和諧，誠意詳而周。這一場宴會，得到神靈的留意。觀察我們的農事，賜予我們大豐收。

送神，奏《凝安》：

祭祀成功了，始終莊重整齊。祭物撤下了，旗幟也收起。神靈贊許了，降下許多福禄。飄然遠去了，我心懷念不止。

祀先蠶六首：

迎神，奏《明安》：

功德遍寰宇，是蠶蟲的神靈。有神靈執掌，使蠶業成功。典禮追述當初，祭祀十分光明。許多華麗的車駕，降臨在庭。

初獻盥洗、升殿，奏《翊安》：降殿與此曲相同。

神靈來到，我們將祭物供獻。盥洗修飾，酒杯清潔。鐘鼓奏響，登壇降壇合於禮節。神靈觀看享用，我們的禮儀不缺。

奠幣，奏《娛安》：

氣候温和的一天，時令在暮春。蠶事開始，主持蠶事的是皇后和妃嬪。抽絲織布防禦寒冬，蠶用自己的生命救助世上人。不敢忘恩，回報功德，獻上整筐的布帛排成陣。

酌獻，奏《美安》：

盛裝行祭祀，祭祀蠶桑。人們穿衣不需羽毛和皮革，蠶桑的功利遍及天下萬方。獻上百味美

香。神其歆止，洋洋在傍。

亞、終獻，《惠安》：

日吉辰良，禮備樂作。精誠内孚，俎豆交錯。升歌清越，侑此三爵。黎民不寒，幽顯同樂。

送神，《祥安》：

神之來矣，靈風肅然。云胡不留？歸旄有翩。乃舉舊典，歲以告虔。降福我邦，於萬斯年。

蜡祭

景德蜡祭百神三首：

降神，《高安》：

百物蕃阜，四方順成。通其八蜡，合乃嘉平。旨酒斯醇，大庖孔盈。萬靈來格，威儀以成。

奠玉幣酌獻，《嘉安》：

肅肅靈壇，昭昭上天。潔粢豐盛，以享以虔。百神咸萃，六樂斯縣。介兹景福，期於有年。

送神，《高安》：

來顧來享，禮成樂備。靈馭翩翩，雲行雨施。

熙寧蜡祭十三首：

東西郊降神，《熙安》：

天錫康年，四方順成。乃通蜡祭，索享于明。金石四作，羽旄翠旌。神來宴娭，澤被群生。

升降，《肅安》：

惟蜡有祭，報神之功。合聚萬物，來享來宗。承詔攝事，不忘肅雍。靈之格思，福禄來崇。

奠幣，《欽安》：

穰穰豐年，緊侯休德。帥承天和，欽象古則。嘉玉量幣，奠容翼翼。靈施暨民，罔有終極。

奉俎，《承安》：

禮崇明祀，必先成民。奉牲以

酒，酒味芬芳。神靈享用，隊伍浩蕩。

亞獻、終獻，奏《惠安》：

在吉日良辰，禮儀完備，音樂齊作。精誠發自内心，供物擺滿了供桌。升歌清亮遼遠，還有酒上三爵。黎民因此不受寒冷，神靈和人民同安樂。

送神，奏《祥安》：

神靈來了，靈風肅然。神靈爲什麽不再留？是翻飛的旗幟在召唤。根據古代典章，每年都向神靈祭祀。神靈降福在我家邦，千年萬年。

景德蜡祭百神三首：

降神，奏《高安》：

百物繁茂，四方順應其成。祭祀臘八，祈求國家升平。美酒香醇，牛羊猪三牲滿盈。所有神靈都來到，威儀壯盛。

奠玉幣酌獻，奏《嘉安》：

莊嚴的靈壇，昭明上通於天。潔净的米飯豐盛，請神靈享用，表達我們的誠虔。百神都來到，各種樂器齊全。求得洪福，獲得豐收年。

送神，奏《高安》：

神靈來享受祭祀，禮儀完備，音樂圓滿。神靈的車駕翩翩而去，布雲降雨，吉祥萬端。

熙寧蜡祭十三首：

東西郊降神，奏《熙安》：

上天賜予豐收年，天下四方順應成功。於是舉行蜡祭，祭祀十分光明。音樂奏響，旗幟飄揚。神靈來宴會，民衆得恩澤吉祥。

升降，奏《肅安》：

舉行蜡祭，是回報神明之功。聚合各種祭品，請神靈享用。遵奉皇帝的命令行事，全體十分恭敬。神靈來到，帶來福禄安寧。

奠幣，奏《欽安》：

無邊的大豐收，全憑神靈的美德。承受上天的和諧，符合上古的規則。美玉和布帛供奉，祭祀的儀式莊重。神靈施恩民衆，没有終止的時刻。

奉俎，奏《承安》：

國家典禮重視神明祭祀，用以成就人民。奉

告，備腯其均。炮炙芬芬，俎豆莘莘。錫之純嘏，以佑斯人。

酌獻，《懌安》：

秩秩禮文，爲壇四方。嘉栗旨酒，百神迪嘗。敷與萬物，既阜既昌。伊樂厥福，傳世無疆。

亞、終獻，《慶安》：

禮文備矣，肅肅無嘩。金石諧節，圭璧光華。粢以告豐，醴以告嘉。錫茲福祉，以澤幽遐。

送神，《宣安》：

靈之來下，擴景乘光。靈之迴御，景龍以驤。鑒我休德，降嘏産祥。大田多稼，以惠無疆。

南北方迎神，《簡安》：

美若休德，民和歲豐。稼穡雲施，其積如墉。惠我四國，先嗇之功。祭之百種，來享來宗。

升降，《穆安》：

皇皇靈德，經緯萬方。承詔攝事，陟降以莊。高冠岌峨，長佩鏘洋。嘉承神貺，令聞不忘。

奠幣，《吉安》：

於穆明祀，莫如報功。靈之利澤，惠我無窮。齋以滌志，幣以達衷。撫寧四極，永錫登豐。

酌獻，《禔安》：

英英禮文，既備而全。嚴嚴四郊，屹屹紫壇。百末旨酒，其敷若蘭。何以畀民？既壽而安。

亞、終獻，《曼安》：

林林生民，含哺而嬉。教之稼穡，實神之爲。圖報厚德，萬祀無期。以假以享，錫我繁禧。

送神，《成安》：

嘉薦芳美，靈來宴娭。斿車結雲，若風馬馳。既至而喜，錫我蕃

獻三牲稟告，牛羊肥美平均。又燒又烤香氣濃，裝祭肉的器具多多。賜予福禄，以保佑萬民。

酌獻，奏《懌安》：

莊重的禮儀，築壇四四方方。有佳果和美酒，百神開始品嘗。降吉祥於萬物，萬物繁昌。人人接受這份恩賜，世世傳揚。

亞獻、終獻，奏《慶安》：

祭祀禮儀完備了，祭祀現場肅穆無聲。奏樂和諧有節奏，美玉放光明。米飯最豐盛，甜酒最美。賜予福祉，恩澤天下蒼生。

送神，奏《宣安》：

神靈降臨，乘着無限光芒。神靈回歸，大龍駕車飛翔。考察我們的美德，降下福禄吉祥。田地莊稼多，恩惠無際無疆。

南北方迎神，奏《簡安》：

美好的品德，使民衆和諧，年年豐收。莊稼茂盛如雲，穀物堆積如城墻。恩惠天下各國，是神農的功德。向神靈祭獻百穀，請神靈享用。

升降，奏《穆安》：

光明的神靈之德，管理天下萬方。接受皇帝的詔令舉行祭祀，登壇降壇肅穆端莊。帽子高聳，佩玉叮當。接受神靈的恩賜，神靈的美德永遠不忘。

奠幣，奏《吉安》：

啊，莊嚴的祭祀，是爲了回報神明之功。神靈的恩惠，讓我們受益無窮。齋戒以澄净心志，獻幣以表達忠誠。神靈安撫寰宇，永遠賜予我五穀豐登。

酌獻，奏《禔安》：

繁盛祭禮，圓滿完全。莊嚴的郊廟，高聳的祭壇。用百草精華釀成的美酒，飄出蘭花香。將什麽送給人民？讓百姓長壽平安。

亞獻、終獻，奏《曼安》：

億萬人民，淳樸安樂。教導他們耕種，是神靈的作爲。回報神靈的深厚恩德，將永遠行祭祀。神靈享用祭品，賜予我們許多福祉。

送神，奏《成安》：

供獻美食美酒，神靈來飲宴。神靈車駕如雲騰，如風飄，如馬馳。神靈來到歡喜，賜予我們

禧。喜承天貺，曼壽無期。

大觀蜡祭二首：

東郊亞、終獻，《慶安》：

震乘春陽，仁司生殖。錫我歲豐，襄我民力。誰其尸之？宗子先嗇。億萬斯年，懷神罔極。

南郊升降，《穆安》：

穆如薰風，敷舒文藻。氣蒸消除，豐予黍稻。神之聽之，鍾鼓咸考。於萬斯年，惟皇之報。

紹興以後蜡祭四十二首：

東方百神降神，《熙安》，圜鍾爲宮：

玄冥凌厲，歲聿其周。天地閉藏，農且息休。古大蜡禮，伊耆肇修。爰薦馝馨，以迓飆游。

黃鍾爲角：

惟大明尊，實首三辰。功赫庶物，光被廣輪。歲方索饗，咸秩群神。靈斿來下，尸此明禋。

太簇爲徵：

三時不害，四方順成。酬功報始，以我齊明。《豳》頌土鼓，樂此嘉平。降祥幅員，惠于函生。

姑洗爲羽：

日昱乎晝，容光必照。肸蠁之交，惟人所召。有監在下，視茲升燎。肅若其承，雲駢星曜。

初獻升降，《肅安》：

禮儀告具，心儼容莊。工歌屢奏，聲和義章。崇壇陟降，濟濟蹌蹌。靈光共仰，嘉薦芬芳。

大明位奠玉幣，《欽安》：

晨曦未融，天宇澄穆。有虔秉誠，將以幣玉。如在左右，罔不祇肅。神兮安留，錫以祉福。

帝神農氏位奠幣：曲同大明。

農爲政本，食乃民天。神農氏

福利。接受上天的恩賜，長壽無止期。

大觀蜡祭二首：

東郊亞獻、終獻，奏《慶安》：

震位乘着春陽，仁德主管萬物生殖。賜予我們年年豐收，助我萬民之力。誰來代表？是宗子神農。萬年億年，懷念神靈，不忘恩情。

南郊升降，奏《穆安》：

静穆如和風，施展文采。祥氣上升，消除污穢，使我們的穀物豐收。神靈考察，鐘鼓齊奏，千年萬年，回報神靈恩澤。

紹興以後蜡祭四十二首：

東方百神降神，奏《熙安》，圜鐘宫調：

雨師威猛，豐收依賴照應。天地在臘月閉藏，農事休停。古代行大蜡之祭，自伊耆開始實行。獻上美味芬芳，迎接衆神靈。

黄鐘角調：

光明之神，首先是日月星。功德在於光明萬物，光芒照耀寰宇之中。歲末行祭祀，報答衆神明。神靈降臨，入座享受虔誠。

太蔟徵調：

三時無災害，四方都成功。酬謝功德回報本原，奉獻我們的米飯豐盛。擊鼓歌唱《豳》風，歡慶好年景。降福極其廣大，施惠於天下蒼生。

姑洗羽調：

太陽在白天運行，光輝普遍照耀。與神靈交往，人的德行最重要。神靈監視下界，考察我們的庭燎。恭敬接受神賜，雲飛舞，群星閃耀。

初獻升降，奏《肅安》：

禮儀完備，心恭敬，容貌端莊。歌曲反復演唱，奏樂和諧，美意顯揚。登上高高的祭壇，隊伍整齊雄壯。神靈之光，天下共同仰望，祭品芬芳。

大明位奠玉幣，奏《欽安》：

晨曦未盡，天空澄清。將全部虔誠，將布帛美玉奉獻神靈。神靈仿佛就在身邊，因此愈加恭敬。神靈安然停留，賜予福禄安寧。

帝神農氏位奠幣：樂曲與大明相同。

農事是國家爲政之本，百姓以食爲天。神農

作，民始力田。先啬之配，禮報則然。有幣將之，維以告虔。

氏首創農耕，人民纔致力於農田。祭祀神農，以禮回報，理在必然。獻上布帛，告訴我們的誠虔。

后稷氏位奠幣：曲同大明。

后稷氏位奠幣：樂曲與大明相同。

播種之功，時惟后稷。推以配天，莫匪爾極。崇侑清祀，是爲司啬。陳幣奠將，永祚王國。

開創播種的功德，歸於后稷。推德以后稷與上天同享祭祀，后稷的功績可爲至極。尊崇這清明的祭祀，供奉后稷。陳列布帛獻美食，保佑大宋萬年無極。

奉俎，《承安》：

奉俎，奏《承安》：

享以精禋，馨非稷黍。工祝致告，孔碩爲俎。執事駿奔，繩繩具舉。神之嘉虞，介福是與。

舉行祭祀，黍稷芳香。執事官宣讀祭文，俎中裝着肥美的牛羊。百官齊集，肅穆雄壯。神靈贊許，賜予我們吉祥。

大明位酌獻，《擇安》：

大明位酌獻，奏《擇安》：

肇禋備祀，教民美報。時和歲豐，奉醴以告。惟照臨功，等於載燾。酌獻云初，明神所勞。

舉行隆重祭祀，率領人民報答神靈。四時和順，年年豐收，奉獻禮品禀告神明。太陽有光照天下之功，與天地同樣尊崇。奉獻禮品追念開創偉績，大明之神受萬民欽敬。

神農位酌獻：曲同大明。

神農位酌獻：樂曲與大明相同。

惟酒欣欣，惟神冥冥。是顧是饗，來燕來寧。耒耜之利，神所肇興。萬世永賴，無斁其承。

飲酒多歡欣，神靈多安寧。降臨來飲宴，神靈好心情。農耕利萬民，神農始建功。萬世都依賴，歡樂永繼承。

后稷位酌獻：曲同大明。

后稷位酌獻：樂曲與大明相同。

釋之蒸之，爲酒爲醴。推本所由，於焉洽禮。周邦開基，邰家是啓。獻兹嘉觴，拜下首稽。

淘米又蒸米，製成各種酒。追念種植之本，於是舉行祭祀。周朝開國奠基，就是始於邰地。獻上這尊美酒，禮拜神農后稷。

亞、終獻，《慶安》：

亞獻、終獻，奏《慶安》：

申以貳觴，百味且旨。禮告三終，神具醉止。旌容騎沓，揚光紛委。降福穰穰，被大豐美。

獻上美酒，百味最美。儀禮行三遍，神靈飲食滿意。神靈的旌旗光彩，車騎衆多，光彩照耀大地。降下福禄極多，下民享受最多最美。

送神，《宣安》：

送神，奏《宣安》：

禮樂既成，神保聿歸。言歸何所？地紀天維。豈惟屢豐，嗣歲所祈。億萬斯年，神來燕娭。

儀式奏樂已完成，神靈將回歸。歸往何處？在天地最遠處。不但年年豐收，而且答應我們的全部祈求。萬年億年，神靈都來把祭祀享受。

西方百神降神，《熙安》，圜鍾爲宫：

西方百神降神，奏《熙安》，圜鐘宫調：

玄冬肇祀，始于伊耆。歲事聿成，庸答蕃釐。眷言西顧，匪神司之。歸功爾神，翩其下來。

在冬天祭祀，開始於伊耆。一年的農事完畢，於是回報神靈的恩賜。西向而望，由神靈主掌。功在神靈，等待神的翩翩降臨。

黄鍾爲角：

黄鐘角調：

魄生自西，照望太陽。下暨諸神，貺施萬方。節適風雨，富我囷箱。共承嘉祀，惟以迪嘗。

太簇爲徵：

神罔小大，奠方茲土。祭列坊庸，禮追猫虎。有功斯民，祀乃其所。非稷馨香，厥福周溥。

姑洗爲羽：

豐年穰穰，美芳職職。籩豆方圜，其儀孔碩。風馬在御，雲車載飭。來顧來饗，維俟休德。

初獻升降，《肅安》：

盥獻恭莊，燎烟芬酷。載陟載降，禮容可度。欽惟爾神，上下肅肅。成我稷黍，鑒此牲玉。

夜明位奠玉幣，《欽安》：

穆穆太陰，禮嚴姊事。璧玉華光，推以哀對。十二周天，歲乃有終。盡我備物，莫報元功。

神農位奠幣：曲同夜明。

耒耜肇興，自神農氏。稼穡滋殖，爲農者始。作配明祀，奠以告虔。萬世佃漁，帝功卓然。

后稷位奠幣：曲同夜明。

明明周祖，惟民之恤。播種爲教，下民乃粒。曾是索饗，而匪先公。萬物難報，阡陌之功。

奉俎，《承安》：

時和歲登，物亡疾瘯。實俎間膏，報神之福。匪神福之，曷成且豐！肥腯咸有，惟神之功！

夜明位酌獻，《擇安》：

除壇西郊，坎其擊鼓。百靈至止，結璘作主。秬鬯湛淡，玉斝觩

月亮在西天，與太陽遥相照耀。統率以下諸神，賜福天下萬國。節制風雨，使之適當，使我們的糧倉豐富。百神共同接受祭祀，品嘗我們祭獻的供品。

太蔟徵調：

神靈不分大小，都有功於下土。祭獻列在各處，禮儀遍及猫或虎。有功於人民，享受祭祀理所應當。黍稷芬芳，象徵福禄在天下廣布。

姑洗羽調：

豐年多多，美食多多。器物有方有圓，禮品大而豐美。風馬駕車，雲車整齊。神靈來享用，考察我們的美德。

初獻升降，奏《肅安》：

盥洗獻祭，恭敬莊肅，烟霧飄散着芬芳。登壇和降壇，儀禮有容光。恭敬衆神，場上一片肅穆。祈求神靈讓我們黍稷豐收，獻此美玉和牛羊。

夜明位奠玉幣，奏《欽安》：

肅穆的月亮，與太陽本爲姊妹。如玉璧放出光芒，與太陽遥遥相對。十二階段一周天，一年一回歸。奉獻我全部所有，也難以回報神的恩惠。

神農位奠幣：樂曲與夜明相同。

農事興盛，開始於神農氏。莊稼繁殖，是農耕事業的開始。與天帝同享祭祀，奉獻禮品，申告虔敬。萬世或種田或打漁，神農的功績卓出於世。

后稷位奠幣：樂曲與夜明相同。

光明的周代祖先，一心愛護人民。教民衆播種，下民纔有飲食。因此祭祀，不僅在先公。供奉萬般物品也難以回報，是后稷開闢農田之功。

奉俎，奏《承安》：

四時和順年景好，萬物没有病害。裝滿祭品都肥美，回報神靈的關愛。如果没有神靈的關愛，怎能獲得如此厚載？肥美都歸我們所有，神靈之功永在！

夜明位酌獻，奏《擇安》：

建壇在西郊，擊鼓咚咚響。百神都來了，美玉排成行。米酒清爽，玉尊盛來濃香。因爲我們

醪。是謂嘉德，神其安留。

神農位酌獻：曲同夜明。

蕩蕩鴻明，稱秩群祀。配以昔帝，式重農事。潔我圭瓚，黄流在中。靈其監兹，肸蠁豐融。

后稷位酌獻：曲同夜明。

歲十二月，祀有常典。祭列司嗇，言反其本。酌彼泰尊，百末蘭生。承神嘉虞，緊此德馨。

亞、終獻，《慶安》：

歌磬臚歡，膋蕭激香。飆御奄留，申以貳觴。相與震澹，告靈其醉。庶幾聽之，成我熙事。

送神，《宣安》：

禮備樂成，澹然將歸。其留消搖，象輿已轙。偃蹇欲驤，羽毛紛委。忽乘杳冥，遺此福祉。

南方百神迎神，《簡安》：

維物之精，散乎太空。維索之饗，合聚而同。乃擊土鼓，于歲之終。格彼幽矣，肸蠁其通。

初獻盥洗、升降，《穆安》：

有帨其新，有匜其潔。言念清祀，弗簡弗褻。誠意既交，品物斯列。是用告虔，靡神不説。

奠幣，《吉安》：

百室機杼，衣褐具宜。民以卒歲，神實惠之。言舉祀典，答神之釐。有篚斯陳，振古如兹。

神農位酌獻，《穆安》：

肇降生民，有不粒食。維時神農，乃爲先嗇。爾耒爾耨，云誰之因。酌以污尊，我思古人。

后稷位酌獻，《穆安》：

維后之功，配天其大。祀而稷之，萬世如在。黄冠野服，駿奔皇皇。自古有年，神其降康。

有美德，神靈留飲安詳。

神農位酌獻：樂曲與夜明相同。

偉大又光明，列在許多祭祀之禮當中。與上古之帝相并，證明古來即重農。清潔我的美玉，還有尊中美酒。神靈考察在此，香氣裊裊上升。

后稷位酌獻：樂曲與夜明相同。

一年十二月，祭祀有規章。祭拜神農，是爲了神農的首創。大尊斟滿酒，酒有百花香。神靈表示贊許，德行更芬芳。

亞獻、終獻，奏《慶安》：

唱歌奏樂盡歡，美味飄濃香。神靈之駕再留片刻，獻上酒一觴。人神和洽，神靈飲宴歡暢。仔細聽我們禀告，保佑我們百事都吉祥。

送神，奏《宣安》：

禮儀完備，樂奏完成，神靈安然要回歸。神靈有意留此，無奈車駕已待飛。龍馬將要騰空去，鳳凰的羽毛蓬起。神靈車駕向高空上升，留下福祉成堆。

南方百神迎神，奏《簡安》：

萬物的精華，散布在太空。舉行祭祀，聚合成形。於是擊鼓行儀禮，在一年之終。等待神靈，與我們心意相通。

初獻盥洗、升降，奏《穆安》：

拭布全新，水洗最潔。準備祭祀，不能簡慢，不能輕褻。誠意表達，祭品成列。用以表示虔誠，諸神全都喜悦。

奠幣，奏《吉安》：

百家有織機，衣服全備齊。百姓賴以度過年末，這是神靈的恩惠。舉行祭祀大典，回報神的賜福。裝滿布帛的圓筐陳列在神靈之前，自古以來都是如此。

神農位酌獻，奏《穆安》：

生民之初，没有糧食。神農降世，最先種植。你們的各種農具，是繼承自誰？因此斟美酒祭獻尊神，懷念上古之人。

后稷位酌獻，奏《穆安》：

后稷的功德，偉大可與天同享祭祀。祭祀并且延續，萬世都如此。官員和百姓，都來參與祭典。一定求得大豐收，神靈賜予我們福氣。

亞、終獻,《曼安》:

豐年孔多,百禮以洽。匪極神歡,何以昭答!載酌之酒,用申其勤。神具醉止,與物交欣。

送神,《成安》:

卒爵樂闋,禮儀告備。神保聿歸,敢以辭致。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自今以始,八方攸同。

北方百神迎神,《簡安》:

蕩蕩閶决,氣清泬寥。仿佛象輿,麗于穹霄。蹇其來下,肅然風票。神乎安留,於焉消摇。

初獻盥洗、升降,《穆安》:

齊誠揭虔,敬恭祀事。維儼之容,維潔之器。雍雍樂成,肅肅禮備。神其燕娭,錫祉庶類。

奠幣,《吉安》:配位同。

神宅于幽,昒昒沈沈。至和塞明,考我德音。神聽静嘉,儼乎若臨。幣以薦誠,敢有弗欽。

神農氏位酌獻,《禔安》:

先嗇之功,神實稱首。以耜以耒,俶載南畝。列籍皇墳,億世是守。何以爲報?爰潔兹酒。

后稷氏位酌獻,《禔安》:

煌煌后稷,實配于天。司嗇作稼,民以有年。匪神之私,歲以醴告。酌彼泰尊,于德之報。

亞、終獻,《曼安》:

蘭生百末,申以貳觴。神具醉止,爛其容光。遺我豐年,萬億及秭。俾民歡康,以洽百禮。

送神,《成安》:

靈之來兮,虯龍沓沓。下土光景,憑陵閶闔。靈之旋兮,羽衛委蛇。偃蹇高驤,遺此蕃釐。

亞獻、終獻,奏《曼安》:

豐年實在多,行百禮以迎合。不使神靈十分歡樂,哪能算是回報合格?敬獻美酒,表達我們的殷勤。神靈飲宴滿意,萬物也怡然自得。

送神,奏《成安》:

獻上最後一杯酒,唱完最後一首歌,禮儀完備。神靈將要回歸,不敢挽留在此。順應天地得成功,此意在蜡祭時可與神相通。從今以後,八方大一統。

北方百神迎神,奏《簡安》:

廣闊的太空,空氣清澄多寥廓。仿佛有車駕,出現在雲霄。車駕降臨,肅肅然大風在飄。神靈安然留此,在祭壇自在逍遥。

初獻盥洗、升降,奏《穆安》:

齋戒虔誠,恭敬行祭祀。有莊重之容,有潔净之器。雍容奏樂圓滿,肅穆禮儀完備。神靈宴飲,賜予我們福祉多類。

奠幣,奏《吉安》:配位與此相同。

神靈居位於高天,高天遼闊幽深。我們演奏優雅的音樂,表現我們的德音。神靈聽了音樂美,仿佛就在祭壇降臨。獻上布帛表誠敬,不敢存異心。

神農氏位酌獻,奏《禔安》:

神農的功績,在神靈中列於首位。帶着農具,親耕於南郊田地。歷代古書所載,我們萬世遵守不移。用什麼報答后稷之功?獻上這清酒幾杯。

后稷位酌獻,奏《禔安》:

光明的后稷,功德可比於天。首先耕種莊稼,民衆得以享有豐年。對神靈不敢隱私,每年以重禮稟告。斟滿大杯的酒,把神靈的功德回報

亞獻、終獻,奏《曼安》:

蘭花加百草,製成美酒獻神靈。神靈飲宴滿意,容貌燦爛光明。賜予我們豐收年,禾黍億萬。讓民衆歡樂安康,百禮更豐盈。

送神,奏《成安》:

神靈來了,角龍成群。地上光輝燦爛,上接天宫。神靈回歸了,羽旗舒捲。龍馬飛騰,留下福禄吉慶。

釋奠文宣王武成王

景祐祭文宣王廟六首：

迎神，《凝安》：

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風。常祀有秩，備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

初獻升降，《同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犧在俎，雅奏來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奠幣，《明安》：

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德而名。齊以滌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

酌獻，《成安》：

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酌彼醇旨，薦此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

飲福，《綏安》：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兗國公配位酌獻，《成安》：哲宗朝增此一曲。

無疆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享其從。嘉栗旨酒，登薦惟恭。降此遐福，令儀肅雍。

送神，《凝安》：

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歆馨肸蠁，迴馭凌兢。祭容斯畢，百福是膺。

大觀三年釋奠六首：

迎神，《凝安》：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於昭斯文，被于萬年。峨峨膠庠，神其來止。思款無窮，敢忘于始。

升降，《同安》：

景祐祭文宣王廟六首：

迎神，奏《凝安》：

偉大啊人間至聖文宣王，是文明教化之宗。使王化有紀綱，徹底改變民風。祭祀有規章，儀禮有光彩。神靈前來，我們仰慕崇敬。

初獻升降，奏《同安》：

推崇文明，弘揚教化，師法古聖學效仿賢明。神明祭祀有規章，選擇吉日在丁。豐盛的犧牲列在供案，優雅的音樂演奏在庭。升壇降壇行儀禮，降下福祉不停。

奠幣，奏《明安》：

孔聖作法度，千古以後都遵循。有儀式可供瞻仰，無法爲其命名。齋戒清静心志，獻布帛以表達虔誠。儀禮合於法度，黍稷香氣上升。

酌獻，奏《成安》：

上天降生聖人，創立規範指導百王。恪守恭行神明之祭，登上殿堂。斟上美酒，獻上美味。三次祭獻，完成禮儀，一切都合於古來的規章。

飲福，奏《綏安》：

犧牲擺在前，佳肴陳列。奉獻給神靈，既芬芳又清潔。禮儀完成音樂圓滿，人民歡欣神喜悅。祭祀爲求福，遵循神的指令，不敢逾越。

兗國公配位酌獻，奏《成安》：哲宗朝增加這一曲。

無疆的祭祀，歷來有配位。舉事有類比，享祭有賓從。佳果和美酒，獻給神靈心誠敬。降下無邊的福禄，儀式華美從容。

送神，奏《凝安》：

莊重的庭堂，祭事光明。偉大啊宣王孔子，上天使之成聖，又使之多能。祭物香氣飄揚，神靈車駕騰空。祭祀儀式結束，百福降成。

大觀三年釋奠六首：

迎神，奏《凝安》：

越仰望越顯崇高，越鑽研越顯深奥。聖人創立的光輝文明，萬年賴以成教。巍峨的學堂，神靈來到。思念與表達志誠無窮，創始之功不敢忽略。

升降，奏《同安》：

生民以來，道莫與京。温良恭儉，惟神惟明。我潔尊罍，陳玆芹藻。言升言旋，式崇斯教。

奠幣，《明安》：

於論鼓鍾，于玆西雍。粢盛肥碩，有顯其容。其容洋洋，咸瞻像設。幣以達誠，歆我明潔。

酌獻，《成安》：

道德淵源，斯文之宗。功名糠秕，素王之風。碩兮斯牲，芬兮斯酒。綏我無疆，與天爲久。

配位酌獻，《成安》：

儼然冠纓，崇然廟庭。百王承祀，涓辰惟丁。于牲于醑，其從予享。與聖爲徒，其德不爽。

送神，《凝安》：

肅莊紳綏，吉蠲牲犧。於皇明祀，薦登惟時。神之來兮，肸蠁之隨。神之去兮，休嘉之貽。

大晟府擬撰釋奠十四首：

迎神，《凝安》，黄鍾爲宫：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并隆。神其來格，於昭盛容。

大吕爲角：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祀，威儀孔時。維玆初丁，潔我盛粢。永適其道，萬世之師。

太簇爲徵：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時維上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諧中聲。

應鍾爲羽：

聖王生知，闡乃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良日惟丁，靈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饗。

自從有人民以來，孔子的大道没人可比并。温良恭儉，是神是聖。我用清潔的酒尊和盤碗，陳列這些美味。登壇又降壇，爲了張揚孔子文明。

奠幣，奏《明安》：

排列鐘鼓在西厢，飯香肉肥顯容光。神明浩蕩，神容瞻仰。用獻幣以表達虔誠，神明享受我祭獻的芬芳。

酌獻，奏《成安》：

道德深厚，文明的宗師。把功名看作糠與秕，這是素王風儀。肥美的三牲，還有芬芳的美酒。安寧我廣闊的疆土，與天地同樣長久無期。

配位酌獻，奏《成安》：

尊貴的世家之族，巍然建立廟庭。百王承續祭祀，選擇吉時在丁。有三牲有美酒，祭祀最求誠敬。與聖人相處，德行一定光明。

送神，奏《凝安》：

肅敬莊重，服飾光明，選擇吉日獻犧牲。莊嚴的祭祀，獻禮成功。神靈來了，靈氣飛揚。神靈去了，降下美祥無窮。

大晟府擬撰釋奠十四首：

迎神，奏《凝安》，黄鐘宫調：

偉大啊，宣聖孔子，道德最尊崇！發揚王道之化，是萬民所宗。典禮有常則，精誠與美物都隆盛。神靈降臨，顯現光輝的面容。

大吕角調：

聖人生而有智慧，教育民衆不分類。在大學堂行祭祀，儀式莊嚴合時宜。在這初丁時刻，供品最豐盛。永遠遵循聖人之道，是萬世之師。

太蔟徵調：

巍巍堂皇，孔聖大道如天齊。清明的聖象，順應萬物而成。吉時在上丁，所有的祭品都寓有誠敬。在這莊重的典禮上，音樂和諧，合節中聲。

應鐘羽調：

聖人生而有智慧，闡釋製作儒學規範。以《詩》、《書》弘揚文明教化，功德萬世永垂。選擇吉日在丁，神靈全部應承。獻上誠敬，神靈來享用。

初獻盥洗，《同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經。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犧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升殿，《同安》：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于民，實千萬世。笙鏞和鳴，粢盛豐備。肅肅降登，歆茲秩祀。

奠幣，《明安》：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幣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奉俎，《豐安》：

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饗無窮，其興萬世。既潔斯牲，粢明醑旨。不懈以忱，神之來暨。

文宣王位酌獻，《成安》：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兗國公位酌獻，《成安》：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辰，昭陳尊簋。旨酒欣欣，神其來止。

鄒國公位酌獻，《成安》：

道之由興，於皇宣聖。惟公之傳，人知趨正。與饗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亞、終獻用《文安》：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徹豆，《娛安》：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饗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初獻盥洗，奏《同安》：

弘揚文明，興盛教化，遵循古道，師法聖經。神明祭祀有規章，選擇吉日在丁。豐盛禮品供在桌案，優雅音樂演奏在庭。在祭壇上行動合禮儀，自有福祉相應。

升殿，奏《同安》：

興盛文明，包容天與地。功德施於人民，造福千萬世。鐘鼓齊鳴，米飯豐盛。莊重地行祭在堂，神靈享用祭祀。

奠幣，奏《明安》：

自有人民以來，究竟誰最隆盛？文宣王既神且明，超越所有前聖。米飯與布帛齊備，儀式最莊重。不是黍稷芳香，祇因神靈在傾聽。

奉俎，奏《豐安》：

大道與天平齊，是人倫的最高標志。祭祀永遠不絕，孔子興盛萬世。供奉清潔的犧牲，飯香酒美。懷着不懈的忠誠，祈求神聖來此。

文宣王位酌獻，奏《成安》：

偉大啊，神聖的文宣王，是上天賦予的美德！演奏音樂以崇高祭祀，禮儀永遠没差錯。清酒香濃，牛羊肥又多。將佳肴奉獻神明，請神明昭然降落。

兗國公位酌獻，奏《成安》：

生活總是困頓，道德既厚且深。宣揚聖人之道，百世之下，也應與聖人同享祭品。選定吉日良辰，陳列美食美酒。酒香飄揚，神明降臨。

鄒國公位酌獻，奏《成安》：

大道興盛，始於光明的宣聖。鄒國公弘揚聖人學説，教導人民棄惡歸正。在堂上行祭禮，情與文都與國公相稱。萬年繼承美德，美德出於天命。

亞獻、終獻用《文安》：

百王尊爲宗師，人民遵行規範。仰望浩蕩無邊，是神靈來到神殿。斟酒在金尊，美酒清醇甘甜。登殿三次奉獻，啊，儀禮多莊嚴。

撤豆，奏《娛安》：

犧牲列在前，佳肴在兩邊。獻肉又獻酒，清潔芳又鮮。禮儀完成，奏樂圓滿，人神都喜歡。神明受祭必降福，遵從神的指令不逾越，必有福

送神，《凝安》：

有嚴學宫，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兹惟馨，飆馭旋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景祐釋奠武成王六首：

迎神，《凝安》：

維師尚父，四履分封。靈神峻密，祀事寅恭。蕭薌祇薦，飆馭排空。如幾如式，福禄來崇。

太尉升降，《同安》：

上公攝事，衮服斯皇。禮容濟濟，佩響鏘鏘。靈斿惚恍，嘉薦令芳。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奠幣，《明安》：

四岳之裔，凉彼武王。發揚蹈厲，周室用昌。追封廟食，簡册增芳。升幣以奠，磬管鏘鏘。

酌獻，《成安》：

獵渭之陽，理冥嘉應。非龍非彪，聿求元聖。平易近民，五月報政。祀典之宗，於斯爲盛。

飲福，《綏安》：

神機經武，隆周之宇。表海分封，邁燕超魯。耽耽廟貌，俎豆有序。薦福邦家，維師尚父。

送神，《凝安》：

聖朝稽古，崇兹武經。禮交樂舉，于神之庭。嘉栗旨酒，既饗芳馨。永嚴列象，劍舃簪纓。

熙寧祀武成王一首：

初獻升降，《同安》：

武德洸洸，日靖四方。百王所祀，休有烈光。命官攝事，佩玉鏘鏘。思皇多祜，以惠無疆。

大觀祀武成王一首：

酌獻，《成安》：

凉彼周王，君臣相遇。終謀其成，諸侯來許。洋洋神靈，尊載酒

禄無邊。

送神，奏《凝安》：

莊重的大學堂，四方來此學習。虔誠舉行祭祀，一片從容的威儀。神明享用美好的祭品，車駕將回歸。祭拜儀式完畢，獲得百福來集。

景祐釋奠武成王六首：

迎神，奏《凝安》：

以尚父爲師，天下得以分封。神靈聰明正直，祭祀必須虔恭。苞茅陳列致敬，神靈車駕現於太空。祭祀遵循規範，福禄賜予朝廷。

太尉升降，奏《同安》：

上公主持典禮，朝服光彩明亮。容儀端正恭謹，佩玉叮叮噹噹。神靈仿佛來到，獻上祭品芳香。神靈飲宴滿足，降下福禄無疆。

奠幣，奏《明安》：

上古四岳的後裔，就是武成王。發揚又擴大，周朝所以繁昌。追封建廟行祭，史書美名流芳。供奉布帛祭獻，演奏音樂悠揚。

酌獻，奏《成安》：

在渭水行獵，獲得神的顯靈。不是龍不是虎，尋求大聖。性格平易，愛護人民，五月就成德政。祭祀典禮莊重，尚父最爲壯盛。

飲福，奏《綏安》：

神機妙算，文韜武略，使周朝隆盛。封國直達東海，超過燕與魯。高高的神廟，排列的祭品整齊有序。獻福給國家與天下，是王師尚父。

送神，奏《凝安》：

大宋聖朝依據古典，崇敬尚父的武經。禮儀完備，奏樂圓滿，在神廟之庭。佳果和美酒，祭獻芳香。尚父永遠被尊奉，世代爲武神之雄。

熙寧祀武成王一首：

初獻升降，奏《同安》：

武德廣大，如太陽照耀四方。百王都祭拜，壯烈放光芒。奉皇帝之命行祭禮，佩玉叮噹。祈求神靈多降福，以恩惠我國土無邊之廣。

大觀祀武成王一首：

酌獻，奏《成安》：

輔佐周王，君臣得相知。謀略終於成功，諸侯都賓從。浩蕩的神靈隊伍，金尊敬美酒。用新

酹。新聲爲侑，笙籥備舉。

紹興釋奠武成王七首：

迎神，《凝安》，姑洗爲宫：

於赫烈武，光昭古今。載嚴祀事，敕備惟欽。既潔其牲，既諧其音。神之格思，來顧來歆。

初獻升殿，《同安》：

肅肅廟中，有嚴階墄。匪棘匪徐，進退可則。冕服是儀，環珮有節。神之鑒觀，率履不越。

奠幣，《明安》：

祀率舊典，禮崇駿功。齊明衷正，肸蠁豐融。量幣肅備，周旋鞠躬。神其昭受，幽贊無窮。

正位酌獻，《成安》：

赫赫尚父，時維鷹揚。神潛韜略，襟抱帝王。談笑致主，竹帛流芳。國有嚴祀，載稽典常。

留侯位酌獻：

眷彼留侯，奇籌贊漢。依乘風雲，勒成功旦。克配明禋，儀刑有焕。英氣如生，來格來衎。

亞、終獻，《正安》：

道助文德，言爲世師。功名不泯，祀事無遺。旨酒惟馨，具醉在兹。有嘉累獻，神其燕娭。

送神：

日惟上戊，神顧精純。禮備三獻，樂成七均。奄留洋洋，流福無垠。言還恍惚，空想如存。

譜的樂曲伴飲宴，百樂齊鳴。

紹興釋奠武成王七首：

迎神，奏《凝安》，以姑洗爲宫調：

啊，光輝的武德之功，照耀古今。現在舉行莊嚴的祭祀，準備得恭敬認真。犧牲洗得潔净，樂隊調好聲音。神靈來到，看了這些都歡欣。

初獻升殿，奏《同安》：

肅穆的廟中，有臺階和坡道，也不陡也不緩，正好利於進退。朝服華麗，佩玉有節律。神靈觀看，對這一切都十分滿意。

奠幣，奏《明安》：

祭祀全部依據古典，禮儀尊榮，贊美神功。場面整齊，由衷誠敬，人和神和樂融融。布帛充足，鞠躬如儀。神靈明確接受，賜福無窮。

正位酌獻，奏《成安》：

偉大的尚父，施展雄才，如雄鷹奮揚。神奇的計謀韜略，輔佐帝王。談笑之間成就偉業，史書萬古流芳。國家有祭祀，自古如常。

留侯位酌獻：

懷想留侯，用奇謀興漢。依從時勢，建功刻石，記在管弦。與神明同享祭祀，儀式光明燦爛。英雄之氣如長生，來到神殿。

亞獻、終獻，奏《正安》：

大道有助文王之德，言語作萬世之師。功名永遠不滅，祭祀永遠不失。美酒飄香，神靈宴飲。佳肴多次奉獻，神靈十分歡欣。

送神：

選擇吉日在上戊，神靈看見我們的精誠美物。禮儀完備，經過三次奉獻，奏樂圓滿，遍奏七音。神靈心有留戀，顯示福禄無邊。神靈回歸，我們的不盡思念，如在身邊。

祭祚德廟

紹興祀祚德廟八首：

迎神，《凝安》，姑洗爲宫：

匿孤立後，惟義惟忠。昔者神考，追録乃功。祀典載加，進爵錫公。神兮降格，尚鑒褒崇。

初獻升降，《同安》：

紹興祀祚德廟八首：

迎神，奏《凝安》，以姑洗爲宫調：

藏匿孤兒，撫養長大，又義又忠。當年神宗皇帝，追認表揚大功。列入國家祭祀大典，進封爵位，賜號爲公。神靈降臨，看見我們敬禮尊崇。

初獻升降，奏《同安》：

廟宇更新，輪奂豐敞。神靈如在，英姿颯爽。執事進趨，降升俯仰。威儀翼翼，虔祈歆饗。

廟宇修整一新，美侖美奂又寬敞。神靈仿佛前來，英姿颯爽。主祭官前進奉迎，將神靈瞻仰。威儀嚴整，請神靈入位宴饗。

奠幣，《明安》：

牲薦碩大，幣致精純。聿升祀事，兹用兼陳。箱篚既實，奠獻惟寅。饗我至意，福禄來成。

奠幣，奏《明安》：

獻上牛羊肥美又大，獻布帛精美又純。舉行祭祀，各種供品來陳。箱子布帛，圓筐牛羊，裝得都滿，祭獻恭謹。享用我的至誠，賜予我們福禄成群。

彊濟公位酌獻，《成安》：

以身托孤，實惟死友。撫嫗長之，若父若母。潛授于韓，克興厥後。崇廟以獻，德侈報厚。

彊濟公位酌獻，奏《成安》：

以身家托付孤兒，實是生死之友。撫育孤兒長大，如同親生父母。歸還韓氏，復興家族。建廟祭祀，美德多，回報深厚。

英略公位酌獻，《成安》：

立孤固難，死亦匪易。義輕一身，開先趙嗣。肅穆廟貌，烈有餘氣。式旋嘉薦，昭哉祀事！

英略公位酌獻，奏《成安》：

撫養孤兒當然艱難，爲正義赴死也不容易。因正義而輕己身，開創了趙氏宗祠。莊嚴肅穆的宗廟，壯烈有先聖的正義之氣。現在實行祭祀，獻上美酒美食！

啓佑公位酌獻，《成安》：

於皇時宋，永祚有基。始緊覆護，扶而立之。敢忘昭答，牲分酒醴。靈其燕饗，益相本支。

啓佑公位酌獻，奏《成安》：

啊，偉大的大宋，永遠保有立國之基。當初加以保護，其後又扶持樹立。不敢忘記對神靈的報答，獻上牛羊和美酒。神靈來飲宴，使大宋皇室本支强盛。

亞、終獻用《正安》：

呦呦靈宇，神安且翔。三哲鼎峙，中薦嘉觴。凛若義氣，千載彌光。猗其祐之，錫羡無疆。

亞獻、終獻用《正安》：

光明的神廟，神靈安然翱翔。三位聖哲同享祭祀，獻上美酒佳肴。聖哲凛然有義氣，千載有光芒。神靈保佑，賜福無疆。

送神，《凝安》：

禮樂云備，畢觴爾神。翊翊音送，轎輿若聞。駕言歸兮，靈斿結雲。祚我千億，介福來臻。

送神，奏《凝安》：

禮儀完備，奏樂圓滿。向神靈獻上最後一尊酒。祥音送神升天，車駕聲音若無若有。神靈回去了，旌旗聚集如雲。保佑我大宋億萬年江山，還有無邊福禄。

祭司中司命

司中司命五首：

迎神，《欣安》：

冠峨峨兮，服章蕤蕤。靈來下兮，進止委蛇。我涓我壇，我潔我俎。降輿却旌，於兹享御。

司中司命五首：

迎神，奏《欣安》：

帽子高高，衣服艷麗。神靈降臨，進退從容合儀禮。清掃我們的祭壇，清洗我們的祭器。神靈車駕降落，旌旗收起，享用我們的祭祀。

升降，《欽安》：

紳綏舒舒，佩環鏗鏗。陟降上

升降，奏《欽安》：

衣服舒展，佩玉叮咚。登壇降壇，壇上火燎

下，壇燎光明。有盥于罍，有帨于巾。不吴不敖，庶以安神。

奠幣，《容安》：

我誠既潔，我豆既豐。神來降期，有儼其容。薦此嘉幣，肅肅雍雍。何以侑之？於樂鼓鍾。

酌獻，《雍安》：

酌兹旨酒，既盈且芬。式用來歆，衎衎熏熏。何以寧神？薦有嘉籩。何以錫民？曰惟豐年。

送神，《欣安》：

雲兮飄飄，風兮稜稜。飆馭返空，杲日來升。歸旆揚揚，衆樂鏘鏘。我神式歡，惠我嘉祥。

五龍六首：

迎神，《禧安》：

靈之智兮，躍漢潛幽。欲豢擾兮，無董與劉。陳金石兮，佐侑牢羞。庶燕享兮，澤應民求。

升降，《雅安》：

靈之至兮，逸駕騰驤。嘘雲吸氣，承祀日光。展詩鳴律，肅莊琳琅。何以膺神？貺惠無疆。

奠幣，《文安》：

維靈德兮，變化不常。沛天澤兮，周流八荒。奠嘉幣兮，肅雍不忘。永佑民兮，錫以豐穰。

酌獻，《愷安》：

練吉日兮，進神之堂。牲既陳兮，粢盛既香。奠桂酒兮，容與嘉觴。靈安留兮，錫我福祥。

亞、終獻，《嘉安》：

明明天子，禮文咸秩。矧神之功，横被九域。雲施稱民，物産滋殖。嘉承惠和，罔有終極。

送神，《登安》：

靈之來下，以雨先驅。靈之旋馭，五雲結車。操環應夏，發匣瑞虞。真人在御，來獻珍符。

光明。在盆中洗手，再用拭巾。各種禮節無差錯，讓神靈安心。

奠幣，奏《容安》：

我們的誠敬已表達，我們的祭品已豐盛。神靈下降，容貌莊重。獻上禮品，儀式肅穆從容。用什麽勸酒？擊鼓敲鐘。

酌獻，奏《雍安》：

獻上美酒，美酒既多又芬芳。神靈來飲，飲用歡樂安詳。用什麽使神安寧？獻上最好的禮品。將什麽賜予人民？豐收連年相望。

送神，奏《欣安》：

雲啊飄飄，風啊拂拂。神靈車駕返太空，太陽冉冉上升。歸天的旗幟飛揚，地下的音樂鏗鏘。神靈十分高興，賜予我們吉祥。

五龍六首：

迎神，奏《禧安》：

神龍多智慧，躍上銀河，潛入深淵。要豢養馴服，根本没有什麽馴龍的董和劉。陳列樂器，用太牢珍饈。神龍享用，答應民衆的請求。

升降，奏《雅安》：

神靈來到，車駕飛騰。吹雲吸氣，承受日光。誦詩歌合於音律，肅穆琳琅。神靈賜予什麽？恩惠無疆。

奠幣，奏《文安》：

神靈有德啊，變化不常。天降雨露，周流八荒。獻上布帛，肅穆從容不能忘。永遠保佑人民啊，賜以豐收無疆。

酌獻，奏《愷安》：

選擇吉日啊，來到神靈之堂。犧牲陳設啊，米飯飄香。獻上桂花酒啊，從容獻上美酒。神靈安留啊，賜予我們福禄吉祥。

亞獻、終獻，奏《嘉安》：

光明的天子，禮文齊備。神靈的功德，遍及九州。布雲降雨，符合民衆願望，百物興盛。承受神的恩賜，没有終極。

送神，奏《登安》：

神靈來到，以降雨作先驅。神靈回歸，五彩雲作車駕。用玉環應和夏啓，用玉匣應和有虞。真人駕車，來獻祥瑞。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四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页数＝２６５６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５５／０４／！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２６５６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１７３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１－１　／　Ｋ２０４．１／Ｎ２８５
【原书定价】　２１２２．００（全十六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宋人　纪传体　宋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四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